

恽毓鼎澄斋日记 ①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恽毓鼎澄斋日记

①

恽毓鼎著 史晓风整理

浙江古籍出版社

本书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总 序

戴 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组成之领导小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十四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藉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飘渺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国素称诗书礼义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栋，尤以清代为盛。盖清代统治较久，文化发达，学士才人，比肩相望，传世之经籍史乘、诸子百家、文字声韵、目录金石、书画艺术、诗文小说，远轶前朝，积贮文献之多，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昔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江陵，西魏军攻掠，悉燔于火，人谓丧失天下典籍之半数，是五世纪时中国书籍总数尚不甚多。宋代印刷术推广，载籍日众，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难窥其涯涘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种，人议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补编》，增补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超过原志著录之数。彭国栋亦重修《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书一万八千零五

十九种。近年王绍曾更求详备，致力十馀年，遍览群籍，手抄目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书至五万四千八百八十种，超过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书之全豹。王绍曾先生言：“余等未见书目尚多，即已见之目，因工作粗疏，未尽钩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书籍总数若干，至今尚未能确知。

清代不仅书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档案留存于世。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而清朝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档案，秘藏内廷，尚称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档案，多达二千万件。档案为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具有较高之真实性、可靠性。大量档案之留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俾历史学家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

二曰乱。清代以前之典籍，经历代学者整理、研究，对其数量、类别、版本、流传、收藏、真伪及价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清理、甄别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销毁所谓“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时经师大儒，联袂入馆，勤力校理，尽瘁编务。政府亦投入巨资以修明文治，故所获成果甚丰。对收录之三千多种书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种存目书撰写详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内容要旨，述其体例篇章，论其学术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编成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洵为读书之典要、后学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狱渐戢，印刷之术益精，故而人竞著述，家娴诗文，各握灵蛇之珠，众怀昆冈之璧，千舸齐发，万木争荣，学风大盛，典籍之积累远迈从前。惟晚清以来，外强侵袭，干戈四起，国家多难，人民离散，未能投入力量对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档案，深藏中秘，更无由一见。故不仅不知存世清代文献档案之总数，即书籍分类如何变通、版本度藏应否标明，加以部居舛误，界划难清，亥豕鲁鱼，订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尘封，行将渐灭。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与坊间劣本混淆杂陈。我国自有典籍以来，其繁杂混乱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度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一千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播迁，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沈阳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馀，璞玉浑金，含章蕴秀，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

名琛档案》)，英法联军时遭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清代流传下之稿本、抄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牘、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合浦之珠光射目，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抄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某些书籍，在中国大陆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国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太平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中国，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国图书馆中保存之太平天国文书较多。二十世纪内，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

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自然科学、艺术和西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仪》、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迄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摩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清朝实现国家之大统一，组成中国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傣文、彝文书写之文书，构成为清代文献之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献、档案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绚丽多彩。

清代之文献、档案为我国珍贵之历史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多样、涵盖之宽广、内容之丰富在全世界之文献、档案宝库中实属罕见。正因其具有多、乱、散、新之特点，故必须投入巨大之人力、财力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吾侪因编纂清史之需，贾其余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装网络，设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贮存、检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侪汲深绠短，蚁衔蚊负，力薄难任，望洋兴叹，未能做更大规模之工作。观历代文献档案，频遭浩劫，水火兵虫，纷至沓来，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为浩叹。切望后来之政府学人重视保护文献档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卷帙长存，瑰宝永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献档案得以流传永远，沾溉将来，是所愿也。

序 言

戴 逸

清朝人有写日记的习惯，许多名人大多有日记刊行于世。如政治家林则徐、李星沅、曾国藩、翁同龢、王文韶、唐景崧，以及学者李慈铭、王闿运、叶昌炽等。名人往往处于历史漩涡的核心，比普通人有更多见证历史真相的机会。他们或铺陈重大历史事件，或书写读书心得，或阐发个人胸臆，或缕述起居琐事，或披露参政内幕；这些文字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有一些官吏位居中下层，但关心时事，富有才能，又有机会结交权要，出入豪门，甚至行走宫内，侍奉皇帝。他们见多识广，了解政坛内幕，消息灵通。所见所闻，写在每天的日记中，常常能透露其他文献资料中见不到的历史真相。这类日记，其历史价值甚高。

摆在我面前的《澄斋日记》的作者恽毓鼎原籍江苏常州，任晚清史官十九年，担任过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提调，文渊阁校理，咸安宫总裁，起居注总办，编书处总校、总纂、总办，功臣馆总纂，讲习馆总办等职，是清廷为数不多的皇帝近臣之一，曾随侍光绪皇帝，写有《崇陵传信录》，是记述清末史事的一部信史。他熟悉晚清宫廷内幕及掌故，成为宫廷事件的旁观者和记述者。《日记》虽然常从日常生活入手，但记事并不琐碎，保留有大量政治历史资料和宫廷生活细节。

恽毓鼎还于光绪二十七年任过《各国政艺通考全书》的总校兼总纂。宣统二年，翰林院奏设宪政研究所，以恽氏为总办。因此他也是晚清新政的参与者与见证人；其《日记》对晚清政治风云与思想变迁颇多反映，时发议论，折射出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如光绪二十一年八月《日记》载称：对官员所上八项变革办法条陈：一铁路，二军制，三变通科举，四造就人才，五筹款项，六重工商，七矿务，八交涉，恽氏认为第一、第五、第七三条可斟酌而行，其余固宜就今法变通，却反对单纯对西洋之法亦步亦趋地模仿。他的观点是中国自有长处，患在用人不当：“故重情面，袭具文，苟且姑息，以致弊端百出耳。必欲舍己从人，而仍用此等丧心误国、贪利营私之人，亦何法不能滋弊哉！”对于器械之道与人相配合的重要性，恽氏以中日战争为例发出了自己的感叹：“中日战事，我兵皆望风而遁，无人向东发一矢放一炮者，故使敌人得利耳。岂得咎以器械之不精哉！即尽得外洋火器，而纪律不精，刑罚不严，委而去之，徒资寇也。”这真实反映出面对西方

入侵时，晚清士大夫普遍呈现出的焦虑心态。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中国在战争中的惨败，使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洋务运动仅仅靠引进西方器械之道，使国家走向富强所导致的局限性。以后的戊戌变法即着眼于制度变革，二十世纪初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国民性”素质的质疑和讨论都是由此引发而来。《日记》中所反映的心态成为时代变迁的晴雨表。

《澄斋日记》按年编排，起自光绪八年恽毓鼎中举始，至其逝世前一年（1917年）止，其间有残缺。恽毓鼎曾将所记内容概括为六类：文献，时事，读经史子集笔记，论古文诗词，民俗风情，家庭琐事。文献、时事二类中含有大量的时局议论。最重要的是《日记》反映了清廷末世的腐败。他在光绪三十四年的日记中写道：“时事日非，而京朝官车马衣服，酒食征逐，日繁日侈。吾辈光阴精力，皆消磨于奔驰醉饱中，可为太息。”在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凡为外官者，必谋要津大老书函致其上司，名为‘运动’。且视京官无不嗜财，但挟重金，即以为无投不利。此虽贵人有以致之，然亦可以规风气、测人心矣，可叹可叹！”再如宣统三年十月十四日的《日记》中，就通过点评五代唐明宗时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所言五不足惧六可畏，来讽喻当时的政局。认为：宣统年间所谓六可畏者，无不蹈其辙，“更加以贪人败类，贿赂公行，无一事非因贿而成，无一官非因贿而进，人心安得不去，大乱安得不兴乎？”

但恽毓鼎本人处在衰世浊流中亦非洁身自好者。他曾讨好奕劻和袁世凯，上疏弹劾瞿鸿禨、岑春煊，在晚清权力斗争中推波助澜。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民俗风情与家庭琐事二类中所包含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内容。以往我们对晚清日记的解读与研究利用多只注意与重大政治事件相关的那一部分内容，而忽略日记中对日常琐碎生活的描写，而中国历史研究要实现突破，恰恰要把目光投向这些日常生活的描写，以展现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间更广阔更复杂的层面，以及实现历史转变的全貌。前几年乔志强同志点校刘大鹏《遐想斋日记》中对此已有所反映。在这方面，《澄斋日记》同样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日记》中举凡古籍版本、书画手迹、行医处方、天气天象、地理地震等，均有程度不同的记载。恽毓鼎叙事的优点是不像一般日记，行文易走入流水账的叙述模式，而是叙议结合，往往将对话语言等细节照录其中，存录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作者又具有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和医生等多重身份，故其《日记》中的记载也展现了中国近代社会和文化知识的方方面面。又由于史晓风先生的大力整理，解决了识读和其他疑点难点，故此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这部《日记》的出版无疑将对近代史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是值得推荐的一部好书。

《澄斋日记》长期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篇幅浩繁，有三十六册，百万字之多。因恽氏行草字体辨认较难，断句不易，难以卒读，所以从未刊行面世。史

晓风先生退休以后，发挥余热，穷十年之力，埋头整理这一繁重而珍贵的史料，实难能可贵。他年事已高，却勤奋用功，寒暑不辍，把整部《日记》点校整理并誊写一过。由于恽氏《日记》是随笔记录，多用草书，故辨认字体极为艰难。有时辨认某个字，遍阅草书字典，不得其解；以后忽见另一处亦用此字，前后通观，反复研读，其义豁然贯通。遇到许多人名、史事，亦必追根究底，切实理清。这种勤奋、缜密、敬业之精神，老而弥笃，值得钦佩。

在学术著作出版难的今天，浙江古籍出版社决定出版这类珍贵史料，具有现代出版家的远见和胆识，也是令人赞赏和欣慰的。

二〇〇二年十月

目 录

总序	戴逸 (1)
序言	戴逸 (1)
北上日记 光绪八年壬午 (1882年)	(1)
计偕记 光绪十二年丙戌 (1886年)	(12)
味腴室读书日记 光绪十二年丙戌 (1886年)	(24)
味腴室读书日记 光绪十三年丁亥 (1887年)	(34)
味腴室日记 光绪十五年己丑 (1889年)	(42)
味腴室日记 光绪十六年庚寅 (1890年)	(59)
北上记 光绪十六年庚寅 (1890年)	(70)
日记摘录 (1888—1890年)	(74)
日记 光绪廿一年乙未 (1895年)	(81)
日记 光绪廿二年丙申 (1896年)	(91)
日记 光绪廿三年丁酉 (1897年)	(116)
澄斋日记 光绪廿三、廿四年丁酉、戊戌 (1897—1898年)	(136)
守拙目录 光绪廿四、廿五年戊戌、己亥 (1898—1899年)	(162)
澄斋目录 光绪廿五年己亥 (1899年)	(190)
南游记 光绪廿五年己亥 (1899年)	(195)
日记 光绪廿九年癸卯 (1903年)	(205)
澄斋日记 光绪卅年甲辰 (1904年)	(228)
澄斋日记 光绪卅一年乙巳 (1905年)	(262)
澄斋日记 光绪卅二年丙午 (1906年)	(293)
澄斋日记 光绪卅三年丁未 (1907年)	(340)
澄斋日记 光绪卅四年戊申 (1908年)	(368)
澄斋日记 宣统元年己酉 (1909年)	(419)
澄斋日记 宣统二年庚戌 (1910年)	(472)
澄斋日记 宣统三年辛亥 (1911年)	(521)

澄斋日记	1912年	(578)
澄斋日记	1913年	(629)
澄斋日记	1914年	(677)
澄斋日记	1915年	(718)
澄斋日记	1916年	(757)
澄斋日记	1917年	(772)

附录

崇陵传信录	(781)
恽毓鼎奏议选	(794)
诰授资政大夫赠头品顶戴原任日讲起居注官二品衔翰林院侍读学士恽 府君墓志铭 曹允源	(808)
恽毓鼎小传	(810)
后记 史晓风	(811)

北上日记

光绪八年壬午（1882年）

光绪八年，元默敦牂，正月初一日起（予年二十）

正月初一日，戊子 晴。早起拜年。孙乐亭、家容生叔、小园、韵梅来。灯后抹牌。

初二日 晴。掌灯抹牌。

初三日 晴。晚间落影，抹牌。

初四日 晴。饭后往藩司前看灯，因登黄鹤楼，游人甚众，稍坐即归。鄂省可游者止此，究之毫无意味耳。

初五日 晴。舒松岑、吴蕴生、方先生来，三鼓方散。

初六日 晴。早起出门，往各处拜年。饭后吴蕴生、吴道甫、方先生来，日暮即散。

初七日 晴。饭前剃头。

初八日 晴。

初九日 晴。连日无事，晚间打牌。

初十日 晴。

十一日 晴。

十二日 晴。

十三日 雨。饭前剃头。

十四日 阴晴各半。饭后访方先生，坐谈许久，偕往道甫处，晤蕴生、道甫，并见刘少味，稍坐即归。

十五日 晴。早起拜节。饭后韵梅来。夜间抹牌。

十六日 阴。韵梅邀饮，饭后偕诸兄及虎弟至彼处。因同游曾公祠（祠祀曾文正公暨益乡胡文忠，亭台楼阁稍有可观），顺往广货店一行，复回韵梅处。席散天已昏暗，健步而归。新雨之后，道路泥泞，甚难行也。

十七日 晴。徐士丈请先生，邀予兄弟作陪。傍晚赴召，座客六人。步行而归。

十八日 晴。

十九日 晴。早起剃头。黄昏丁羹卿来。

二十日 晴。今日为三叔祖七十正寿，早起往盐署拜寿，吃面即归。复至横街古董摊

上，买得旧版《唐宋八大家》一部，价六百。又有明刻《说文》一部，惜缺一本，未买。

二十一日 阴晴各半。发蒋少甫信一封，寄交章幼同处。

二十二日 晴，下午有风。早，吴蕴生来。晚间放烟火，尚有可观。

二十三日 晴。蕴生、羹卿来。蕴生在此抹牌，二鼓始散。

二十四日 晴。

二十五日 晴。饭后出门，在藜青阁买得朱子文一部，版甚好，价六百文。晚间，孳兰吃汤包子，颇为果腹。掌灯打牌。

二十六日 晴。饭时方先生来。晚间抹牌。

二十七日 晴。甚热。饭后抹牌。

二十八日 日赤如血，甚热。

二十九日 晴。日色仍赤。饭后打牌。卜润生来。

二月初一日 晴。早起狂风如吼。饭后至藜青阁。归后复偕望兄至兰陵正街，搜罗旧货。买得墨评旧版《诗经》一部（未著姓氏，不知何人所评，字甚好），价三百。路遇韵梅，同访刘树千未晤。晚间雨。是日剃头。

初二日 晴。

初三日 晴。一日无事。晚间吴稼珊来。

初四日 晴。一早孙先生暨唐先生到鄂。吴蕴生来。

初五日 晴。

初六日 晴。京信到。蒋少甫于上月丁嗣祖母艰。

初七日 晴。饭后剃头。

初八日 晴。一早陈政雨来。

初九日 晴。

初十日 晴。

十一日 晴。

十二日 阴。晚间微雨。

十三日 晴。餐桂亭背桂树开花，只两朵，想天气过于和暖故耳。饭后孙伟之来。

十四日 阴。终日微雨。王先生于明日卸事，搬在西街。饭后剃头。晚间大雨。

十五日 一日大雨如注。

十六日 雨一日未止。看《廿二史札记》起。

十七日 阴，午前狂风如吼，有拔木发屋之势。

十八日 阴。清明节。饭后偕诸人登黄鹤楼，坐少顷，由司湖贡院一绕而归。晚间抹牌。

十九日 晴。

二十日 晴。

二十一日 阴。饭后微雨。接少甫信并讣一份（上月廿一日所发信已接到）。是日剃头。

二十二日 晴。

二十三日 晴。《廿二史札记》看完。

- 二十四日 雨，雷始发声。
- 二十五日 雨。
- 二十六日 晴。饭后李云舸来（系从安陆上省，明日即动身）。
- 二十七日 晴。
- 二十八日 晴。
- 二十九日 晴。
- 三十日 晴。黄昏丁羹卿来。
- 三月初一日 阴雨。
- 初二日 阴雨。
- 初三日 晴。谷雨节。写少甫信一封，交王先生带至常州，由赵家转寄（初五动身）。
- 初四日 晴。早起舒松岑来，史子经亦来（系从金坛来湖北者）。饭后剃头。
- 初五日 晴。饭后方先生来。半夜微雨。
- 初六日 早阴，午晴。
- 初七日 终日阴雨，晚间稍寒。
- 初八日 终日阴雨，寒甚。晚间雷雨交作。
- 初九日 午前阴雨。剃头。
- 初十日 早前冷，饭后晴。
- 十一日 晴。
- 十二日 晴。
- 十三日 晴。
- 十四日 晴。剃头。
- 十五日 一日晴，甚热。晚间雨，雷电交作。
- 十六日 晓起天已放晴，仍热甚。
- 十七日 晴。
- 十八日 立夏。一日大晴。半夜大雨且雷。予睡，未之闻也。
- 十九日 早起大雨如注，一日未住。饭后剃头。
- 二十日 阴雨。公寄品舅信一封，交雨擎带去。
- 二十一日 天竟放晴，稍热。
- 二十二日 晴。彦生叔来。
- 二十三日 晴。望之接湖南信，崇之于月之十四作古，伤哉，痛哉！
- 二十四日 晴。傍晚吴蕴生来。剃头。
- 二十五日 晴，尤热。阅申报，法国大兴师攻越南，有灭此朝食之势。然越南为广西藩蔽，使法国并而有之，非中国之利也。
- 二十六日 阴。
- 二十七日 阴雨。
- 二十八日 一日大雨如注，天稍寒。
- 二十九日 晴。丁羹卿、舒松岑来。
- 四月初一日 丙辰朔。日有食之，云阴不甚见，且小雨。

初二日 晴，饭后阴。

初三日 晴。

初四日 晴。饭后吴蕴生来。

初五日 晴。剃头。

初六日 晴。伯父兼署臬司，于是日接印。制台今日出殡，早起偕诸兄及虎弟至文昌门，仪仗极盛，唯路远人挤，甚为疲苦，午刻始归。饭后蕴生、羹卿、彦叔均来，黄昏去。

初七日 晴。早发思臣信一封（由信局寄）。黄昏陈良甫来（名显扬，系臬台监印）。晚间雨。吕八舅母自陕西到鄂，留住署中。

初八日 一夜大雨，至晓甫住。韵梅来。饭后复雨。

初九日 晴。

初十日 阴晴各半。剃头。陆幼箴年伯来（新选巴东教官，曾在此代馆数月）。饭后至藜青阁买书。

十一日 晴。饭后羹卿、蕴生来。

十二日 晴。两撇到。接品舅信。彦叔来。

十四日 晴。韵梅来。饭后剃头。筱园来。良甫来谈。

十五日 晴。饭后蕴生、松岑来。良甫来谈。

十六日 晴。蕴生、松岑来。

十七日 阴。一日大雨。蕴生、松岑来。八舅母起身，三两日后始开船也。

十八日 晴。饭前吴蕴生来。

十九日 晴，热甚。巳刻祭祖，未刻拜堂见礼，二鼓后同人即散。

二十日 晴，仍热。两点钟回门见礼，陪席者四人。傍晚始归。半夜微雨。

二十一日 阴，闷热更甚。早起至五伯处谢。两至岳母处（先往谢昨日之席，后往谢见面礼）。归署吃饭。傍晚蕴生来。

二十二日 阴，微雨稍凉。松岑来。

二十三日 一日阴雨。饭后春潭来。

二十四日 一日阴雨。饭后至岳母处，留饮。阅《申报》，金陵竹生花，说者谓主兵，且引咸丰壬子竹生花为证。灾异虽不无穿凿，鄙人则殊抱杞忧也。傍晚春潭来。早起剃头。

二十五日 晴。

二十六日 晴。饭后春潭来，偕出拜门，有见有不见。回时便在岳母处少坐即归。蕴生来。

二十七日 晴。傍晚春潭来，吃饭去。

二十八日 晴。饭后至春潭处少坐。

二十九日 晴。饭后偕春潭、大哥、望之至黄鹤楼，因约诸君天禄斋小饮，掌灯即散。

三十日 晴，晚阴。

五月初一日 天明大雨如注。发岳父信，由信局寄。

初二日 阴。伯父请春潭，余兄弟代陪。席散至内坐许久始去。

初三日 阴。

初四日 一日雨未止。剃头。

初五日，端午 一日陰雨，悶熱異常。早起拜節至岳母處，未見。韻梅、蘊生、方先生來。晚，雷電。

初六日，夏至 陰晴各半，悶熱更甚。飯前至岳母處，少坐即歸。

初七日 陰。飯後春潭來，傍晚又來，吃飯去。

初八日 一日陰雨。傍晚至岳母處，吃晚飯而歸。

初九日 陰晴各半。

初十日 陰晴各半。早間春潭來辭行，十三走。傍晚至岳母處，吃晚飯而歸。晤程少農。

十一日 陰晴各半。晚間陳良甫招飲天祿齋，未赴。

十二日 晴。傍晚至岳母處，晚飯後復往，少坐即歸。

十三日 晴。岳母今日動身。早起往送行，遂送過江，至乾裕訪王韻琴未晤。在天興樓吃飯，庄若林作東。（岳母系乘“江永”輪船，今晚十點鐘開。）兩點鐘渡江歸，暑風甚大。歸後頭痛，大臥。伯初叔公來（自蘇州起服來省）。

十四日 早雨。一日陰。嚴蔚軒（武昌令）年伯來。飯後病，頭暈發熱，困臥半日。

十五日 陰雨。病稍愈。今日伯母生辰，早起勉強出去拜壽。一日避風，殊悶悶也。

十六日 一早大雨。一日陰晴不定。發康生、思臣信，均由官封寄去。又發少甫信，由信局寄。剃頭。

十七日 晴。飯後在義泰恒看會，尚有可觀。

十八日 晴。甚熱。

十九日 早晴，飯後陰雨。

二十日 一日大雨如注。

二十一日 晴。發常州信，飯後至士丈處少坐。早起剃頭。

二十二日，小暑 晴。晚間微雨。一日收拾書籍，頗疲乏也。韻梅來（托有劉樹千事）。寫嚴蔚丈信一封，系荐梅成衣，交其携往武昌。

二十三日 早雨，飯後大晴。韻梅來，晚間姑娘為予送行。

二十四日 晴。早起往各處辭行，五伯、伯初叔公、仲屏處下轎。申刻士安、蘊生招飲天祿富，為予送行。座中方先生、道甫兄弟皆北闈應試者，盡歡而散。今早李方去看輪船，招商局“江表”船于廿七日開，即定于是日起身。

二十五日 陰復雨，殊悶悶也。吳道甫來辭行。晚間舒松岑來。

二十六日 陰晴各半。早間韻梅來，約明日在漢鎮為予餞行。傍晚，伯母給酒食及饅頭，適伯初叔公來，遂留之，天黑始去。伯初談及趙子林（不知其名，俟打听）署長興縣，循聲卓著，真能不要一錢。甫履任，即與百姓在城隍廟賭咒，誓不取非份之財。每月初一，將所入公費等項詳開一單，粘于廟外。洵廉吏也。而其尤擅長者，則在捕盜。其法于照壁外釘兩大柱，以巨鐵鏈鎖其上。每獲一盜，將其縛于鏈上，屈曲其身，使之欲上不得，欲下不得。如是者一日，盜必實供。既供後，以善言導之，戒其嗣後不可作賊。盜如應允，則命其往擒一盜，將功贖罪。若能獲得，列為親勇，月給工食（皆自己出，不動公帑）；不能獲，仍以鐵鏈處之。盜所獲之盜，亦如法炮治。署事未幾，其親勇已有四十餘人，皆有飛檐走壁之能。故能道不拾遺，萑苻患息。他縣有盜，請長興代捕，可克期而得。是以民

歌其德，贼畏其威。如此干员，近今颇不易得，亟录之，以志其英迹云。早起剃头。

二十七日 晴。十点钟辞行过江，韵梅设饯于汪秋樵家（安徽人）。侑酒者九美，花团锦簇，亦有可观，但无出色者耳。席散，树千招饮花酒，谈许久。席甫设，陈政雨亦邀饮于他家，复往，略为酬应而归。晚间天闷热不堪，蚊子又大肆肆虐，几于体无完肤。一夜未寐，殊为苦也。

二十八日 晴，有风。晓起眼眩腹闷，大有发痧之势，急以痧药治之，鼻口兼施，始得清爽。天明四点钟始开轮，七点钟过黄州，十点钟过蕲州，距省已三百六十里。看湖北下游地势，大率以黄州为扞蔽，得黄州而善用之，上瞰武昌，下临蕲州，大江以西尽城守矣。十点三刻过田家镇，水师副将在焉。十一点二刻过武穴，二点钟到九江。遥望庐山，清奇怪特兼而有之。停轮上货，至十点钟，以天色将变，路险难行，遂不开船。早晚均在账房吃饭。账房唐冠卿，香山人。半夜雨。

二十九日 竟日阴晴不定，微雨。四点钟鼓轮，十点钟过安庆，二点钟过大通，六点半至芜湖，停轮，大雨。八点钟开，三更过南京。

六月初一日 晴，大风。五点钟至镇江，珽卿先在此等候，遂附轮同赴沪。饭后风更甚，颇为颠簸。

初二日 晴。五点钟抵上海。即在太古昌徐旭山处落脚，一切供应较之栈房竟胜十倍，甚可感也。少停，即同旭山出门买书。饭后复出照相，归后乘马车至静安寺。是时也，天朗气清，大风拂面，群花毕至，妍媸咸集。予左顾右盼，饱看芳菲。然如此冶游，究属伤风败俗也。旭山遂邀饮聚丰楼，偕往金桂园观剧，三鼓始归。剃头。

初三日 晴。伤风发热，甚为讨厌。早起往拜上海道邵筱村（友濂），未见。饭后邵观察枉过。晚间诸君同出看电气灯，予以病卧不能行，甚闷。发第一号家书。

初四日 晴。热仍不退，精神格外疲顿，奈何！傍晚，旭山在石愁家摆酒，强予往，予辞，不获已，乘轿而往。席散至天仙观剧。品舅北上，已于初一日到沪，住万安楼，今日在路始碰着，海中又可结伴同行。

初五日 晴，饭后雷雨。病仍未减。早间品舅见访。灯后旭山、珽卿往金桂观剧，恐余寂寞，以轿载余而往，情谊殷拳，良可感也。看未毕，先归。“丰顺”轮船于今日到沪，准于初七日开。接刘树千信。

初六日 一日阴。饭后请医来看病，诊予感冒风寒，不甚要紧，开方而去。

初七日 一日阴。写树千回信，交旭山携回。饭后出门买物，顺至周桂芳家小坐。旭山邀在华众会茶园吃茶，有素面颇佳。复至肇贵里黄繡尹家，觅品舅不见。晚间微雨上船，一表为舫篋者攫去，数也。同舟同乡甚多。叔来、季文两太叔祖亦在船。

初八日 晴。黎明开轮，晚八点钟入黑水洋。今日虽无大风巨浪，予已呕吐数次，僵卧不能动矣。

初九日 早微雨。黎明至烟台，少停。饭后出黑水洋。一日波平如镜，舟稳如家，为之大快。

初十日 晴。波浪仍平静，如此飘洋，真罕觐也。半夜至大沽口，拨货停轮。因登舟顶望月，上下空明，四无障翳，胸襟为之一廓。

十一日 晴。九点钟开行，午刻入口，有炮台三。昔日僧惠王在此拒洋人，有广东奸

细以二十万卖与敌人，遂至天津失守，文宗北幸，守御之要所关如此。内河有七十二湾，水狭且不深，轮舟屡次搁浅，迟至四点钟尚未到紫竹林，遂换划子摆至春元客栈，暂作息脚。予自上轮后四日未饭，是晚始得一嚼。壁间有题壁诗，依韵和之。复往浴堂洗浴。

十二日 晴。发第二号家信。晓起坐车往谒筱珊太叔祖（住二道街），留吃早饭。复至南斜街拜元卿大哥，未晤。黄昏偕子辛等在杏花村吃茶，并有酒菜，刘吉六东。步月而归，顺至佛照楼，访汤炳臣。

十三日 晴，热甚。五鼓装车，黎明开行。未数里，予车覆焉，人尚未伤，幸极。三十馀里至韩口打尖，四十里蔡村旅店。武清县治，一路田禾茂盛，丰稔可期，为我农一喜。

十四日 晴。四鼓开车，七十馀里在安平打尖，五十里至张家湾旅店。通州治。是晚将箱子寄放店内，令其日内送来。衣裳另打软包，恐崇文门需索故也。孟子曰：“古之为关者，将以御暴；今之为关者，将以为暴。”忆此，不禁慨然。

十五日 阴。三鼓开车，二十五里虞家卫小憩，二十五里至崇文门。在路遇大雨，车轨中水骤至数寸。十二点钟至北半截胡同。予偕大哥先出剃头，然后谒见外祖母、寄父母、二舅母。予住外厢房，一路鞍马劳顿，晚间即歇，酣寝达旦。

十六日 阴，微雨。早起出门拜客，均下车，惟细姨未见。拜未毕，回寓吃饭，复出。聘师在外坐馆未晤。晚间，寄父、次伯、韞兄邀饮广和居，二鼓后归。椒舅在席间谈及内蒙古地无海，居民所食之盐从何出产，四座皆茫然。当向《元史·食货志》中查之。（〔眉〕均山盐也，自张家口知之。此仍谬。口外盐均出自内蒙吉兰泰盐沼，晶莹味美。此天之所以锡北氓也。男惠注。——前数字壬寅春所写，此注则壬申冬，已三十一年。上距先君日记之时则五十一年矣。）品舅到京。

十七日 晴。发第三号家信。刘剑生、蓉生、俞笏东、何表伯均衣冠来。晚间在玉雨处纳凉赏月，三鼓始寝。

十八日 晴，热甚。偕寄父至伏魔寺访仰皋、鲁叔文，叔文留饮，尽欢而返。饭后寄父邀至天和馆观剧，戏甚佳。归后外祖给酒食，又复醺然。

十九日 晴。早起入城拜客，晤椒舅。回寓午餐。傍晚珽卿来。发常州信，交信局寄。张家湾所放箱子，居然送来。晚间，鲁叔文招饮万兴居，未赴。

二十日 晴。早起剃头。偕大哥入城，赴伯绅、仲梓之约。归后复出，访小斋未晤，遂至仰皋处，少坐即返。鲁叔文来。

二十一日 晴。王灿卿、方先生、珽卿、管凌云来。饭后至琉璃厂购物。傍晚偕寄父、大哥至广和居，赴受轩表伯之约。席散，顺访韞兄。

二十二日 晴。方先生、管赓云、凌云、潘小斋来。晚间，仰高邀饮义胜居，二鼓即归。写少甫信一封，附外祖母家信寄去。

二十三日 晴。傍晚，雷雨交作。早起偕大哥访珽卿，复至武阳馆访方先生，晤福菴、吉六，子年未晤。饭后聘师枉过。师近来讲究《说文》，聆其绪论，具见精蕴。晚间玉雨邀饮，座中皆苏州人。

二十四日 晴。关帝圣诞。早起偕玉雨往伏魔寺拈香，顺访仰高、叔文，遂至小斋处少坐。方先生、刘梅菴来。晚饭后至次伯处。

二十五日，立秋 阴晴各半。饭前至吴慎生处谒藜师。饭后，藜师枉过，葭生、伯雅

来。夜半寒热大作。其抖也，如冰沁心；其烧也，如火炙肤。苦极。

二十六日 晴，晚微雨。早起热稍退，至黄昏寒热复作。藜师过谈许久。

二十七日 阴雨。刘洪如邀饮便宜坊，钮伯雅兄弟邀饮泰丰楼，皆谢之。因父忌不出门，且病不能与也。黄昏寒热又作，殊为愤闷。谢静轩来京，余搬住内厢房。

二十八日 阴雨。饭前至吴慎生处就诊，未开方，说一古方。饭后吴道甫昆仲来，予病未见。饭间服药，微汗，热仍不减。

二十九日 雨仍不止。饭后寒热又发，请吴筠汀（仁和人）来诊，开方而去。吴道甫兄弟来，入内视予，言及渠在海中遇大风，舱中皆水，予等真大幸也。接三哥信，言及湖北水灾甚大，十馀县皆被淹没，居民大半为鱼，深可悯恻。晚晴。热大作，满体起紫点，有似乎疹急发，表之。

三十日 晴。点隐不见，精神疲弱。饭后筠汀来诊，云昨所发非疹。晚间仍烧。

七月初一日 晴。病似稍减，晚间仍烧。

初二日 阴雨。饭后吴筠汀来诊，云病已减，惟痰未去耳。掌灯复烧。接三哥上月十九家信。

初三日 一日大雨如泻，晚晴，夜复倾盆。掌灯仍烧，奈何！

初四日 雨仍不止。早间热似稍退。饭后筠汀来诊，谓予亏弱，用补剂。次伯及玉雨来。掌灯复烧。

初五日 晴。精神尚健。饭后次伯偕南京濮君（濮公文暹之子）来诊，说予病宜发散，如服补药，将不治。晚即服其方。掌灯寒热大作，予热虽久而未退，而寒则早已除去，今忽大发，不解其何故也。

初六日 晴。热仍不退。

初七日 晴。热仍未退。何寿轩表伯枉过。

初八日 晴，天大热。晚间发热加剧，坐卧不安。

初九日 雨。仍烧。晚间祝君来诊。

初十日 晴。烧仍不退。饭后陈莲舫来诊。

十一日 晴。晚，病大剧。夜间，气喘色变，其势颇险，吴慎生来诊，开方。

十二日 晴。热已轻减，格外疲弱。饭后藜师枉过。

十三日 晴。早间热稍减。饭后吴慎生来诊，云脉有弦象，受风之故，亟宜避风。余熙臣来。

十四日 晴。病大减。晚间玉雨来。

十五日 晴。吴慎生来诊。珽卿来。

十六日 晴。病已减，困卧一日。二鼓庖人不戒于火，枕席、衣服尽被焚去，烟焰迷腾，幸大哥等知觉扑灭之，然而险矣。

十七日 晴。仍卧一日。叔来、季雯二太叔祖来。干仲来。

十八日 晴。今日为品舅生日，寄父设席祝寿，余以病不能出也。今日吃面少许。接三哥信。晚间，吴慎生来诊。

十九日 晴。服药后，疾大减，精神稍健，能起坐。

二十日 早晴，饭后阴。傍晚藜师枉过，长谈而去。大哥于今日搬进城去。

二十一日 阴。饭前叔来太叔祖来。一夜雨，抵晓未住。发第四号家信。

二十二日 晴。黄昏何顺甫来，说及场前借养病习静，于场中大是有益，甚为有理。

二十三日 晴。今日为寄母生日，余以风大未敢出门，就室中拜寿。珽卿、道甫、质甫来，次伯枉过。邀慎生来诊，开方，补气服十帖。

二十四日 晴，大风。写三哥、五弟信，交大哥寄。饭后俞笏东来，长谈。

二十五日 晴。接少哥信，说及苏门前月地震。今日学台考罗，予病不能出，求品舅代考。（〔眉〕即录遗也。）

二十六日 晴。余始出房门。大哥、品舅出城。品舅昨日代考，甚为辛苦，不安之极。饭后黎师枉过。

二十七日 晴。饭后叔来太叔祖来。

二十八日 一日阴，时雨。早起剃头。避风竟日。夜半雷电风雨大作，予酣睡未闻。

二十九日 阴晴不定。大哥出城。饭后黎师枉过。是日为地藏王诞日，晚间满地插香。考罢出案，大哥第一，予六十五名。

八月初一日 晴。早起精神疲顿，筋骨酸痛，以曲茶治之。衣冠拜二舅母寿。傍晚玉雨来，说三场乱号，暗记玉雨用“洲”字，予用“禁”字。今日简放学政，仲梓得福建，丁桐生得云南，冯联棠得河南。

初二日 晴。早起赴间壁谒黎师。饭后方先生、受轩表伯、叔来太叔祖、次伯、汪芷沅来。

初三日 晴。二舅三十生日，早起拜寿。衣冠往间壁谢吴慎生，晤玉雨。饭后谒黎师。徐伯文、汪芷沅来，遂偕同人作龙虎之戏，掌灯即散。晚间，雨大至，雷电交作。

初四日 阴。饭后大雷雨。发少甫信。晚间作龙虎之戏，胜焉。

初五日 晓雨，俄而西北风作，天竟放晴。傍晚至黎师处少坐。一日寒甚。

初六日 晓雨，午晴。饭后搬小寓，在路复遇大雨。两点钟至寓，同宅中熟人甚多，予不暇往访也，而来者甚众。傍晚至贡院一行。

初七日 晴。姚子祺、蕴硕兄来。熟人来者仍不减于昨日。傍晚复至贡院看牌。一日风日清和，甚可乐也。

初八日 晴。黎明即起，饱餐。日出接签点名，进场坐东渭字拾贰号。熟人唯袁子年在东文场，饭后访之，食其饅首。初鼓封号，三鼓题纸下，首题“子曰雍之言然”，次题“日省月试”三句，三题“伯夷圣之清”三句。诗题“松风含古姿，得松字”。一挥半篇。曲肱熟寝，半夜寒甚，三棉犹不甚暖。

初九日 晴。黎明起，十点钟首艺写作俱毕，接手作次篇，四点钟毕，作三篇未誊，灭烛安睡。一日精神倍觉焕发。

初十日 晴。予二十生日也，胡里八涂而过之。日出起做诗，誊文，补稿，午正交卷，领签而出。昨夜有河间人遇鬼，自宫，尚馀一息，其报甚显。

十一日 黎明起，点应进场如初，坐东剑字七十五号。七十二号为凌云，谈天甚快。饭后阴略雨，半夜晴。三鼓题纸下，即起做《易经》文，毕即寝。

十二日 晴，大风，傍晚稍止，二鼓复风。一日手不停挥，掌灯皆毕。半夜寒甚。

十三日 晴，犹有风。十点钟出场，偕方先生访子年，叔来、季文二太叔祖，均未晤，

遂至寄父处少坐而归。夜眠甚酣。

十四日 晴。黎明起，入场坐东必字二号。今年添设四十篷号，四面以篷遮蔽，三人一几，仅有坐地，夜不能眠。予幸免焉。同在龙腮者，仲光、福生，点“南皿”时，在龙门招呼熟人，以便明夜乱号也。是日，东场有一士子为号军所殴，血流满面，诸生共抱不平，故而至公堂禀明，当即将号军立送刑部，从重治罪。其被伤之士，则请医诊看，给药敷治，以了此案。彼号军因属不法已极，而该士为无妄之灾矣。（监临示诸生牌甚趣：“诸生且各归本号，本堂自有道理，为诸生泄愤。”）半夜雨。

十五日，中秋节 早晴，饭后阴。黎明题纸下，策五道（〔眉〕策题，一道经，二道史，三道学校，四道水利，五道廉政），甚易。自己实对四篇，五篇抄之他人。四点钟雷雨，幸傍晚即晴，夜间月色分外光明。如此光景于矮屋中遇之，亦无聊之极矣。三鼓步月出场，回寓酣寝。

十六日 晴，傍晚阴，微雨。早起剃头。乘车出城。干仲来。晚间次伯招饮，偕寄父、大哥同往，三鼓始归。汪芷沅述及孙莲舫论诗之《九罟》一篇，系周公留召公之作，于“公归无所”等语方合，其说甚当。接伯父、三哥、五弟信各一封。

十七日 阴。寄父生日。早起衣冠拜寿。徐伯文来。珽卿自城中搬出，住外书房。晚间叔文来，共作龙虎之戏。常府同乡京官今午在馀庆堂接场，辞之。

十八日 阴晴各半。唐昆华已刻招饮，却之。饭前访次伯处。午刻赴李秋丞之召；未刻赴朱燮翁、次伯、蕴兄之召；申刻赴受轩袁伯之召；三局皆在广和居。真困于酒食矣。二鼓归寓。

十九日 晴。寄父以予正生日在场中空过，择于今日为予补做。早起衣冠磕头。徐伯文来。晚间寄父设有酒席，兼为品舅饯行。席散，共作龙虎之戏。

二十日 晴。午刻珽卿邀饮广和，散后往文昌馆观剧。静轩邀饮泰丰楼，遂于戏毕后偕静轩同车而往，三鼓始归。

二十一日 晴。早起出门拜客，饭后始归。偕寄父至次伯处，送叔来、季文二太叔祖行。叔文、质甫、昆华、宝龄、蕴兄来。品舅就陈严生明府书启席，有口外之行，本拟今日动身，以车不到，迟至明早。发常州信。

二十二日 晴。早起送品舅行。今日花妹下定，委予陪媒。聘师召饮福兴居，润甫邀饮乐楼花厂，均以无暇辞焉。饭后访小斋、叔文，均未晤。路遇道甫，邀往广和居小饮。席散，遂乘车至福兴居，赴钮伯雅之约。三鼓始归。

二十三日 阴，天明微雨。姚子祺邀饮广和居，却之。饭后至聘师处。

二十四日 晴，甚热。早起送珽卿起身。十一点钟偕大哥至长椿寺，次伯在彼诵经故也。食素面，席佳。遂至文昌馆观剧。散后道甫邀饮熙春，乘蕴兄车同往，三鼓归寓，以事至藜师处。

二十五日 晴，仍热。早起至藜师处，晤玉雨。饭后蕴兄邀往文昌馆观剧，归后至广和居赴俞笏东之约。席散，偕笏东到寓，坐谈良久乃去。

二十六日 晴。早起至藜师处长谈。饭后偕仰高至文昌馆观剧。五鼓起观彗星，星出于东南，在井鬼之分，长二丈馀，其形似刀，恐非吉兆。

二十七日 晴，热甚。早起偕玉雨、仰高至前门关帝庙求签。顺访熙臣，少坐即归。

饭后，在藜师处长谈。晚间藜师、玉雨召饮广和，散甚早。发湖北信。

二十八日，寒露 晴。饭前偕寄父至彰仪门大街。饭后访道甫、筱斋未晤。访干仲，谈许久始归。晚间竹山、次伯、韞兄来。

二十九日 一日阴雨，不出门。饭前在藜师处长谈。师于初一日移馆苏州潘宅。饭后打牌，二鼓方散。

三十日 晴，早起偕寄父进西华门。将游承光殿，不果入，遂游中海。内城有三海，南海、北海、中海，皆天子观玩处。其中为殿一，曰武成；为阁一，曰紫光，昔日毅皇帝召见英吉利于此，关帝显圣，英人惊怖几死，圣天子威灵，足使外夷僭邦心折。殿阁中四壁皆画，本朝武功如平金川、平准噶尔等之事，皆详细图绘。又有午门受俘、紫光阁筵宴朝外国使臣二图，皆有纯皇帝御容。并有功臣像十馀箱，展视七八轴，乃知少陵所谓“褒公鄂公毛发动”，非虚谀之语也。呜呼！予观于此而不禁有慨矣。夫国家定鼎之初，明裔辗转于边境，三藩蠢动于滇闽，戮力穷年始能平定。既而内地虽静，外域潜窥，边部诸回负隅不服。我纯皇帝大振威武，详策庙谟，爰命重臣率兵讨叛。维时将佐竭谋，士卒尽勇，忘生舍死，奋力战攻，卒使燭火之光泊焉就灭。献俘阙下，铿锵泮水鸾声；郊劳亭前（福大将军班师，上亲劳之于良乡，后遂名其亭曰“郊劳”），肃穆将军虎旅。告成功于太庙，日择黄辰；收负版于遥疆，人皆赤子。当其时，臣称其职，民安其生。野有栖亩之粮，民弃闭门之钥。而朝廷以上亦复君臣倡和，赓虞廷纒纒之章；鞶鞶周行，修泰岱封巡之礼。懿欤！洵千载之一时也。迄今才数十年，山川犹是，而曩时之气象，不可复睹矣。今昔之感，可胜道哉！游毕，复至殿旁龙王庙略憩，时已晌午，同至庆福居午餐，出城归寓已三点钟矣。少息，又至西庆云一行，在藜师处坐谈。余芷舫邀饮泰丰楼，却之。阅京报，刘晓澜议新疆善后事宜、请行屯田一折，与余曩时所拟防边疏之意正合。其言郡县不可设，亦能揆度情势。斯为经世之文。晚饭后，偕椒舅、寄父、大哥访韞兄，遂在彼打牌，三鼓归寓。

计偕记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年）

离别园林甫三月，往来河海万千程。婆娑春梦真堪笑，徒把芜辞累管城。
不辞握笔写深更，无巨无纤尽显呈。为怕家人询旅况，好将此籍看分明。

浣红生自题

光绪十有二年，岁躔柔兆闾茂。

正月初一日，乙未，立春节 阴，午后雨雪冰珠交作。晨起往局前谒宗祠，顺至数处拜年。饭后又乘轿而出，薄暮始归。夜雨未息。一日客甚多。

初二日，丙申 一日微雨，间以冰珠。季申兄暨寿良、双三弟来。惕身来议北行结伴，并云芷沅在沪上会齐。

初三日，丁酉 阴晴不定，且微雪。士瀛、镜老来。礼叔来长谈，傍晚始去。晚，落神影。

初四日，戊戌 晴。段新畲来。饭后偕三兄、诸弟至府城隍庙，类都中厂甸之举，亦颇喧阗，特无甚可观。最后遇澄兄、吴侯轩同出。庙后所谓荷花池者（地名），有武技一场，皆以妇女演耍，殆即跑解之艺，功力兼到，实具真实本领，与掉元虚者不同。观者皆啧啧叹赏，不诬也。傍晚归。

初五日，己亥 晴。发寄父、大哥信，交礼叔附寄。饭后补出拜年，惟晤家赓、廷兄、屠敬山。敬山以朱卷见赠。二三场专主许书，渊懿朴茂。杏书来，相左。

初六日，庚子 晴。接珽卿信，并《说文新附考》、《引经考证》各一部。饭后至城隍庙，路闻岳母病危之耗，急赴北岸，已于午刻逝世。病止六日，身后萧然，伤哉！因留料理诸务。景襄先生本邀酉刻饯行，辞之。景老自至北岸，因邀，峻却不获，只得往赴，一坐而归。座客有武学老师及去年新贵。

初七日，辛丑 晴。代北岸发岳父及苏州程小云信。晨起往北岸，因钱不凑手，诸事宕空。本家至亲互相推诿，可发一叹。同议阿领丧服，杨子荣谓：祖在，孙不得称承重。

顷朱姓曾因此贻诮，宜服斩衰三年，而讣上则只称齐衰期服孙。程均丈谓，宜直称承重。余谓承重者，承宗嗣之重者也。祖在，则所谓宗嗣之重尚在祖身，孙而遽称之，是忘祖也。乌呼！可着服斩衰而称期服，是名实相戾也。子在，为父母斩衰，子没，适孙服三年，天理人情之至也。既无子孙又服期，天下岂有曾有子现有孙而无三年之名者乎？或以周制祖在孙为祖母服齐衰杖期相难，余谓周制之存于今，不从者多矣，即如《丧服传》父在子为母服期，若必遵此制，则刻讣之时亦将上列杖期，天下称齐衰期服子乎？余谓必如何而可？余谓宜援齐衰五月曾孙、齐衰三月元孙之例，称斩衰三年孙，斯于情理名实俱符合矣。

初八日，壬寅 晴。晨起赴北岸，未刻入殓。晚饭后归。先生今日开学。

初九日，癸卯 晴。接子禹信。饭后往北岸，兼访研琴、次云两丈，均未晤。归值礼叔在此，少谈而去。

初十日，甲辰 晴。午刻赴史佳若太姻伯之召，菜甚佳。座客有竹坡叔公、惕身及余逸斋。逸斋将随刘芝田星使出使英国。谈及黄河之势断难尽复故道，唯有弃地予河，筑遥堤一法耳。向议此者亦颇有人，而悉沮不行者，则以民埵旁田园庐舍一旦悉付河伯，则民失其生。欲筑遥堤，当先以荒田移民开垦，授牛分种，年不起科，俾民各有业，不与河争地，然后大工可建耳。

十一日，乙巳 晴。礼叔、元直来。接大兄信并朱卷。帖肆以旧拓《虞恭公碑》求售，竟有二千馀字之存，较兰泉侍郎《金石萃编》所见多至一半。未敢决其必真，留两日还之。

十二日，丙午 阴。岳母头七，晨往北岸。饭后访胜吉少谈。傍晚微雨且风，偕三兄赴幼润之招，陪先生，二鼓后归。

十三日，丁未 晴。复珽卿信。代北岸发徐伯父信，托礼叔带。又代发邵阳、麻阳信，信局寄。

十四日，戊申 晴。午刻，伯父为会试同人饯行（惕身、士瀛、子延、幼龄、学生恒甫），余及三兄代主，傍晚始散。元直来，偕至新府街打灯谜，稍立而返。接大兄信、企贤表叔信、子禹信并仲弟所带《说文》两部。

十五日，己酉 阴。午时拜节。饭后往城隍庙略游而返。蒋子范来。晚，至凤来仪茶肆听戏一出。

十六日，庚戌 阴，微雪，甚寒。复子禹信，托礼叔带。

十七日，辛亥 阴。饭后礼叔来，遂偕出。在礼叔许小坐。复至北岸。晚，雪，乘轿往麻巷赴伯诗叔公之招。座客十六人，畅饮而归，漏三下矣。

十八日，壬子 晴。傍晚，惕身来，说开洋本在廿八，闻近来彼处天气极冷，恐须迟至下月初矣。

十九日，癸丑 晴。元直来。傍晚，次云、均甫二丈来，仆人误以余他出拒之。余料均丈必有话谈，因即答访。遇二人于途，遂偕至步瀛茶话。散，往协兴赴幼润之招，以段氏古韵牴牾之处质之丁孟虞，聆其语似甚有见。以时地仓卒，不克细谈，甚怅。十点钟归。发徐受之信。

二十日，甲寅 晴，稍暖。晨起偕三兄步至青果巷，三叔公冥庆故也。面后归。澄兄、仲光、子延来。发少甫信。

二十一日，乙卯 晴。孚生、仲光、胜吉来。饭后访惕身未遇，晤其子谦伯。复往北

岸一行，归遇惕身于巷口，因邀入小坐而去。在书肆买赵文敏《松雪斋诗文集》一部，又《渔洋诗话》两本，当夜阅毕。

二十二日，丙辰 晴，有风。阅《松雪集》，前五卷皆诗，清逸无俗韵。五古淡而不枯，质而不俚，尤得陶、谢门径。饭后仲光来。

二十三日，丁巳 阴，微寒。阅《松雪集》，六卷至十卷皆文，又外集一卷，题跋附焉。子昂文不逮其诗，要亦清迥拔俗。有《书今古文集注序》云：“《诗》、《书》、《礼》、《乐》、《春秋》，皆经孔子删定笔削，后世尊之以为经，以其为天下之大经也。秦火之后，《乐》遂无复存。《诗》、《书》、《礼》、《春秋》由汉以来诸儒有意复古，殷勤收拾，而作伪者出焉。学者不察，尊伪为真，俾得并行，以售其欺，《书》之古文是已。嗟夫！《书》之为书，二帝三王之道于是乎在，不幸而至于亡，于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伪乱其间耶？又幸而觉其伪，忍无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后世常受其欺耶？余故分今文、古文而为之集注焉。嗟乎！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余恐是书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众也。昔子云作《法言》，时无知者，曰：后世有子云，必爱之矣。庸讵知今之世无与我同志者哉！”按子昂卓见与草庐同，今人知元之辟古文者有草庐，不复知有子昂矣。故备录之。其集注仍兼古文者，厄于当时功令也。惜其书不传（此文颇得欧、曾之逸）。其论作文，谓一以经为法，一以理为本，必不可不作者勿使无，可不作者勿使剩。又《叶氏经疑序》谓：“大凡读书不能无疑。读书而无所疑，是盖于心无所得故也。无所得则无所思。不思矣，何疑之有？此读书之大患也。善读书者，必极其心思。一字不通，弗舍之而求一句；一句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章；一章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篇。夫如是则思之深，思之深则必有疑。因其疑而极其心思，则其有得也。凡书皆然，经尤甚。”至理名言，皆可为法。教山来。

二十四日，戊午 晴。晨起往天宁寺拜陶太夫人之寿（常州绅宦人家遇生日，辄于庙中延僧啐经，名曰寿经。无非穷和尚立此名目欺骗妇人财物耳。而众莫之悟也，可笑可恨）。面后赴北岸代其清理物件，并检查田租及积欠，傍晚始归。彭福祉有信来，并寄所撰《匏瓜录校勘记》。此书系溧阳芮岩尹先生（城）所著，伯父刻之于汉口。其时校对甚疏，鲁鱼亥豕不一而足。福祉觅得旧本详加讎对，并参以己见，细心考订而成。是记亦可见其致力之勤，用心之密矣。又接受之信，知已于卅一日起身，先道入都。

二十五日，己未 晴。一日收检书籍。丁夔卿来。阅李富孙《说文辨字正俗》两卷，剖析甚精（是书共四本，叔弟于书肆购之）。

二十六日，庚申 雨。岳母三七，乘轿往北岸，饭后归。陆幼箴年伯枉过（名开济，丁卯湖北榜，正任巴东教谕会试者），未晤。接少甫信。

二十七日，辛酉 雨。发岳父及大兄信。乘轿至伯芳大伯处辞行，晤澄兄，遂至三叔婆处。赴八叔之召。五伯出南田翁墨迹见示。字贰册，系临晋唐帖十四种。画壹册，系模古十二种。仙逸神能，无品不备。外间膺鼎殆不足过目，直觉爱不释手，掩卷后犹有馀韵也。画系纯庙赐阮文达者，上有御宝叁方，文达纪恩诗两首，幕友分题十首（皆一时名士，诗字俱佳）。三伯得之于津门贾人。真稀世之珍也。散后复至隔壁吕、赵两处一行，又往伯思、叔畚二叔公处，知芷沅定于初六日自杭起身，在沪会齐。

二十八日，壬戌 雨。接少甫信、孚生信。

二十九日，癸亥 晴。发少甫信，又发宁波孚生信，约其初七、八在沪会齐。

三十日，甲子 晴。叔畚叔公、刘伟臣来。

二月初一日，乙丑 晴。惕身来，定于初四起身。发少甫信。

初二日，丙寅 早晴，饭后雨。往姑母处及北岸管、赵二处辞行，晤士瀛、幼润，以缩本《皇清经解》惠借，矮屋中为利无穷。重光来，订北行同伴。命唐升往雇船，价洋十二元，定日在外。明晚移泊小南门外御史桥码头。发珽卿、福之信，由局寄。《唐诗叩弹正续集》，国初杜紫纶先生（诏）所选，专取中晚。首香山，迄韦庄。长吉诗选至九十馀首，义山诗至百馀首，东野亦三四十首，其好尚可知。搜罗颇备，足为学诗者之助。然取郊、岛而遗昌黎，颇不可解。岂以其魄力雄壮，步武盛唐，与诸家不类而置之耶？余久闻此书，顷在元直处见之，附论数语于此。

初三日，丁卯 晴。段新畚邀协兴，座只幼润。归后收检行李。元直来。大嫂于辰刻得一女。

初四日，戊辰 阴，大风。午后下船。惕身、仲光两同年同伴。四点钟解维，掌灯泊东门外昌桥。

初五日，己巳 晴。风仍不顺。八点钟十里过戚墅堰，十里过黄林，十里过王牧，十里过洛社，十里过石塘湾，十里过高桥，十里至无锡，偕二君上岸，至茶室小憩，遇惕兄令侄，托其带去惠泉酒一坛。

初六日，庚午 阴。三十里过新安，三十里过浒市关，二十里至枫桥。风大逆，雨至，遂泊。时已一鼓阑矣。夜雨达旦。

初七日，辛未 雨一日未止。清晨移泊娄门内狮子口。乘轿往钮家巷少甫处，叩见斗眉舅公。遂至欣舅处，欣舅备酒席相待已二日矣，于是设筵畅饮，三点钟始散。顺拜苏州府魁文农太守（元）、元和县程东明府（其德。甲子年丈，又为先祖甲辰门下门生），未至大井巷谒见次山高叔祖母并叔来、季文两太叔祖，在彼晚饭。归舟已二鼓矣。老太太出所著《洗蕉吟馆诗稿》见示，随披览一过，亦清新，亦雄厚，不似闺阁中手笔。余最爱其《咏落叶》云：“千林齐下洞庭波，无那秋光婉晚何。小院静知风力减，深宵寒杂雨声多。凄凉汉殿哀蝉曲，萧飒阴山敕勒歌。却笑浓阴能几日，不堪生意顿婆婆。”《送林夫人归闽》云：“剪烛西窗话夙因，伤心我亦过来人。湘江竹泪痕犹湿，沧海桑田梦不真。南浦剧怜芳草暮，东风又放柳条春。阳关一曲无聊甚，珍重归途莫怆神。”（又断句云：“山色放晴舟稳渡，涛声入梦月临窗。”）《伤五媳》云：“于归有三载，一旦遽泉途。情重怜夫婿，伤怀泣幼雏。生原同梦幻，死或误医巫。知否堂前恸，西风泪欲枯。”其他零句，五言如同上题云：“莺花春一梦，风雨夜三更。”《张庆堂花烛词》云：“眉图弓样月，髻绕镜中云。”七言如《落叶》云：“人情晚岁臻平淡，红紫来年赖蕴含。”《题梅花帐额》云：“影浮淡墨人俱瘦，神到秋毫纸有香。千载多情高士癖，一缣冷韵素娥霜。”《哭二儿》云：“弓冶有心承父业，文章无路答君恩。”《题潘某西湖饯秋图》云：“尊酒已从湖上醉，秋光应向画中还。”《和人四十自寿诗》云：“好山便是埋愁地，诗卷真成养病书。”又云：“尘埃未必无青眼，事业终当付黑头。”皆佳句也。今年皇上谒陵，三月初七日车驾始还宫。会试头场改为初十日入场，已见上谕，亦未有之事也。

初八日，壬申 阴。晨起步行访欣舅。至萧家巷谒姚彦丈，未见，晤公蓼。返至钮家巷，值少甫考诗古未归，在彼午饭。复偕欣舅往元妙观一行，在玉楼春茶话，少甫亦至，

同出买物。少甫邀饮一阳楼，同座仲光、公蓼。散后少甫、公蓼送余下船，畅谈而去。

初九日，癸酉 晴。狂风如吼，舟不得开。乘轿至钮家巷，又至义巷拜汝华舅，未见，仰高岁考未归。又至大井巷少坐，叔来、季文二太叔祖邀饮源兴楼，烧鸭甚佳。散后闲步于大街小巷之中，遂游顾氏怡园，地不甚大，而结构精严，点缀幽雅，颇足怡神。仍至大井巷小坐即归。少甫已在船久候，畅谈而去。晚，风益大。发常州信。

初十日，甲戌 阴。清晨开船，三十六里过维亭，三十六里至昆山，泊。微雨。

十一日，乙亥 阴。五十里过陆家浜，又五十里泊黄渡。一日颇觉不适，以曲茶治之。

十二日，丙子 阴。四鼓趁潮开行，五十里过周泰伯庙，小泊又行。一路春阴漠漠，山树迷离，绝好云林画景。午后抵上海。有大方栈伙引之到栈，至一房，忽见芷沅所书楹联，见其家人，知已于初十日到，惜外出，未即把臂，稍待之。雷雨骤至，临晚始已。芷沅仍未归，即偕惕仲赴四马路之中和园小饮。又至天仙观剧。戏过半，芷沅寻踪而至。场上金鼓大作，对面不闻声，遂偕出至普庆里茶话而别。中天月色皎然，非意所及也。归舟即眠。

十三日，丁丑 晴。晨将行李搬至大方栈，与芷沅同住。今夜开两轮船，“深大”无舱，“海定”金谓不稳，未敢涉险，只得株守他船矣。闷甚，往源丰润访陈连城，交去伯父信一件，托其招呼轮船。顺至扫叶山房，买《说文释例》、戴东原《方言疏证》、《尚书》（孙辑马、郑注）、《南北朝文钞》（彭兆荪选）、《曝书楼词》，共洋四元三角。复往永保栈访业舅，兼晤胜吉、敬轩、重清，在彼午饭。又偕业舅至连城处，少坐返寓。又偕芷沅、仲光往四马路长乐园听书。散至万华楼茶憩。吴彦生昆仲、张楚生、赵伯度、文士瀛、陈容民均在坐。至薄暮，往普庆里张宅赴盛我航之招，归寓已三鼓矣。邮常州信并广锁。

十四日，戊寅 晴。饭前未出门，偕芷沅畅谈。午后至文玉山房买《郎潜纪闻初笔》，价洋五角。又往文瑞楼买旧板《全唐诗钞》，洋三元。业舅来，偕赴招商拜杏丈未遇。遂至万华楼，遇刘缙丈，坐许久。芷沅、楚生、砚生亦至。王君星采者（徽州人，在仁大典），与楚生有素，遂同邀至复新园晚饭。散后，偕仲光往老丹桂赴连城之招，一点钟归寓。发常州信并广锁两把。

十五日，己卯 晴。晨起甚为不适。惕生邀坐马车，固辞不获，乃先至普庆小坐，即往静安寺，遇徐旭山，立谈片时。归途头忽大眩，急返栈静卧。旭山来。

十六日，庚辰 晴。人仍不适，畏风特甚。有冯少亭者，常州人，贸然而来，自称伯绅堂弟，言语支离，情形闪烁。余觉其不伦，急托故麾之去。少顷，业舅来，谈及，知此人姓名无定，到处撞骗，同乡中屡为所欺。人情变幻如此，险矣哉！饭后，沈昂青来（苏州人，在源丰润掌笔墨），说“高升”十八可到，船大而速，房舱即可看定（“高升”系怡和船。账房刘东峰，宁波人）。晚间，楚生邀海天春啖番菜，却之。灯下独坐，闷损无聊，成诗四绝。其一：“神山将到却吹回，寂寞高楼一酒杯。羁客离愁骚客感，无端都向静中来。”其二：“隔墙车马玉龙鸣，空外春风卷市声。人自喧阗依自静，一帘竹影月初晴。”其三：“花倍精神月倍华，轻歌妙舞万人家。寻芳愧我心情懒，赢得春愁别样赊。”其四：“碧梅花映碧纱窗，遥想深闺倚玉缸。莫把金钱问行客，春风春雨滞申江。”正在吟哦，旭山忽来，固邀肇贵里张宅酒话，只得同往。三鼓返栈。

十七日，辛巳 阴。病稍愈，尚未健。乘轿入城，拜邵筱村观察（友濂），请免验单。

有客未晤，顺拜容民。又访连城，晤昂青，决计看定“高升”。归栈午饭。屠敬山、陈容民来。黄昏偕容、芷、惕三君往陈家木桥，赴盛杏丈之召。席散，访砚生，少坐先返。

十八日，壬午 阴雨。晨往永安街访旭山，畅谈，在彼午饭。归栈。傍晚，往复新园，赴王季和（名作梅，小坪太守令郎）、张楚生之招，饌甚丰。散后偕重光乘兴闲游。

十九日，癸未 阴晴不定。“海晏”已至，芷沅、惕身改计，附轮而去。余已托连城，倘再反覆其间，依人作计，不几为傀儡乎哉！遂决意俟“高升”。惟同人均去，旅邸倍觉寂寥。赖泽之同年偕郑大敬诸君新搬至栈，稍可慰情。往新椿记访敬山，又访连城，又往阜安里访徽州唐昆华部郎。归栈，业舅来。晚，昆华邀饮杏花楼，送字者不识余姓，遍问不得其人。少顷，昆华自来，畅谈至三鼓。

二十日，甲申 晴。“高升”已到。业舅来，帮同照顾行李，遂偕下船。所定房舱已被人占去，只得改坐官舱。安置妥贴后，复偕至万华楼茶话。晚，在杏花楼消夜。散，偕仲光登舟，同伴敬山、泽之、士敬、子康、怀冰也。聚谈，颇不寂寞。

二十一日，乙酉 晴。天明开轮。

二十二日，丙戌 晴。两日风平浪静，稳等江轮，真难得也。

二十三日，丁亥 晴。晨抵大沽。水浅载多，不能进口，停轮一日，烦闷异常。

二十四日，戊子 晴。潮来势小，仍不能行。因改用拨船，借小火轮船拖带，薄暮始开。舱面风狂如虎，不可顷刻居。暂借水手船尾住舱小坐。夜将半，因与仲光等五君枕藉一榻，勉强成寝。诸君相谓，今夕之事不啻患难相同，鸿爪雪泥，他日当忆此一番聚会也。四鼓抵码头。余先至太昌栈。

二十五日，己丑 晴。天明行李上栈。布置毕，进城访椒舅，适遇惕身，知其住招商局。定于后日开车。复出城至排头街谒兰生太叔公，在彼午饭，借轿往津道署谒万莲初年伯（培因）。返栈小憩。傍晚复至排头街赴兰生太叔公之召，座客兼有芷沅。余疲倦已极，不能支持，席未终先还。发常州信。

二十六日，庚寅 晴。昨嘱栈房雇车，以近遇皇差，车皆为官局截留，应谒陵之用，又公车异常拥挤，一时竟无从觅雇。再三催促，至午后始得四辆，乃偕仲光登车。六十里宿杨村。

二十七日，辛卯 四鼓开车。六十里河西务，午尖。六十里宿张家湾。一路黄尘卷地，暝不见人，扑面眯目，甚为烦苦。

二十八日，壬辰 天明开车。五十里至广渠门。城吏索酒钱，给以大钱贰百，应声而去，迥非曩年气焰矣。缘前岁曾重办一次，稍有惧心，蠹吏之不可不以法惩之如此。午后抵北半截胡同卸车。晤受之。多年阔别，一旦畅叙，觉快慰异常。傍晚偕寄父访韞石、厚存两兄，次伯随扈而去。俞笏丈亦来。掌灯返寓。晚饭后偕寄父、颖芝、受之赴财盛馆听戏，未毕先归。

二十九日，癸巳 晴。清晨入城至大兄小寓少坐。复至东城根谒岳父，留午饭。孚生亦在彼，遂偕出城。傍晚又偕寄父到韞兄处及武阳会馆。芷沅、惕身诸君已到，兼晤恒甫、子延。掌灯到福兴居赴陈桂林之招。散后偕受之又到会馆，畅谈而返。

三月初一日，甲午 晴。大兄出城。惕身来，同在受之处畅谈。午刻往福兴居赴玉雨之招。召鹿。散后，偕玉雨访伯渊（现丁艰在家），兼晤袁渭渔同年。归寓在内久话。掌

灯往广和居赴庭芷年伯之召。散甚早。

初二日，乙未 清明。晴。往广慧寺吊冯升之世伯之丧，顺谒陈聘臣师。又谒汪柳门学士，以去岁所著《六书转注明疏》就正。学士赠余《说文统系图》一纸。是图曲阜桂未谷先生所定，罗两峰先生所绘。学士得其原本，重勒石于济南学署者也。归寓午饭。将三场卷面填好。无事，看书数卷，颇觉闲静。傍晚偕桂林、玉雨畅谈。

初三日，丙申 晴。先祖中丞公、先祖妣盛夫人、先考中翰公、先妣蒋宜人、先世父中宪公、世母董恭人皆卜于今日安葬潘家桥新茔。不肖孤以求名之故，迢迢千里，不克临圻一哀，内问寸心，且悲且歉。韞兄、仲光来。三点钟赴琉璃厂买书而归。发常州信，全泰盛寄。晚，仲光来，因在此下榻，清谈半夜，颇慰旅怀。

初四日，丁酉 晴。饭后芷沅来。晚，寄父请客，客多未与。席散，芷、惕二君来谈。少坐，偕至韞兄处清谈，夜半始返。接常州信。

初五日，戊戌 晴。收拾零件，先令唐升押入内城。余乘车诣老丈许，留午餐。复至乾元寺胡同谒刘次方师，公出未见，因返小寓。同寓沈子贞同年昆仲及余兄弟也。

初六日，己亥 晴。写大卷壹开，白折壹开。再谒次师，仍未见。

初七日，庚子 雨。写大卷壹开。偕子贞出城，次伯至自东陵，因往谒。午后寄父请客，余作陪。房门锁固，忘带钥匙出城，因借玉雨处下榻，与桂林隔壁而谈。

初八日，辛丑 晨微雨，未几即晴。次伯未得分校，余免回避，乃入城，顺谒岳父，谢见面礼，稍坐即行。韞兄、芷沅、惕身搬来同寓。一日客来访者有五十余人，来往如梭，应接不暇。余性恶烦扰，颇简于酬酢焉。

初九日，壬寅 晴。往贡院看牌，余及大兄皆在第叁牌。归令李方、唐升收拾考具。一日来客仍不减于昨日。次伯、鲁叔文、姚思臣来送场。因偕叔文访徐仲山同年，故人相见，分外款洽，久谈始返。两日亦时至友人处答访，不胜纪载。所有熟人，大半晤面，憧憧往来，求一刻之静而不得，独与知己数人畅叙离衷耳。

初十日，癸卯 晴。黎明起，饱餐。先令李方、唐升负考具至龙门外。日初出，偕大兄至贡院，接签接卷，由东右门入，坐东调字五十号。号宽且长，一边堆积零物，侧身而卧，颇有馀地。午刻封号。遍视同号，非特无一熟人，并求一曾经识面者亦不可得。兀坐矮屋中低吟周犊山文数篇，以畅文机。掌灯即寝。三鼓题纸到，头题“子张问行”一章，次题“中庸不可能也”，三题“取诸人以为善”一节。诗题“报雨早霞生”。略布局势，仍倒头酣睡。

十一日，甲辰 晴，燥热非常。黎明起，连挥三篇。黄昏写作俱毕，握笔研思，颇不作第二人想。点灯作诗一首而寝。

十二日，乙巳 晴，更热。天明未寤，号军来唤始觉。写诗补稿，八点半钟放头牌，余因纳卷，随队而出，到寓小息。誊正场作三篇。大兄、子贞兄弟亦至。张濂孙、汤伯丈、岑泰丈来接场。人来人往，仍极纷纭。晚，在隔壁受之处饮酒。叔文亦来，畅谈而返。

十三日，丙午 晴。点名稍晏，日高始入。坐西重字拾陆号。号尤宽，有翻身之地。午正封门，同号仍无一熟人。誊头场首艺，以备寄归。看《尚书》马、郑注《洪范》一篇。阴训覆，鸷训升（升犹生也），谓天覆生下民，解作积善之名，不知始于何时。掌灯即寝。三鼓题纸下，《易》题“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书》题“六府孔修，庶土交正”，

《诗》题“终南何有？有纪有堂”，《春秋》“冬十有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卫侯使孙良夫来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孙良夫盟”，《礼》题“侍射则约矢，侍投则拥矢。胜则洗而以请，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马”。起作《易》艺毕，倒头复寝。

十四日，丁未 晴，天热非常。黎明起，握笔作《书》艺。午初，五篇俱毕。申正，真草俱写就。自来作文无如此神速者。末篇考据尤简当可喜。薄暮晚餐即寝。

十五日，戊申 大风骤起，号帘皆飞起。收拾考具。七点钟放头牌，偕大兄出场。已而雨声大作，私虑三场狼狈矣。逾刻竟大放晴。烦闷皆除，凉风徐起，又感天公之默相也。晚，偕诸君畅谈。

十六日，己酉 晴。日高入场，坐西虞字拾陆号。同号有养源，且连舍，此次无虑岑寂矣。谈日、高事甚悉，盖养源充驻日本领事及朝鲜电局者也。三鼓题纸下，不复展阅，酣寝如故。

十七日，庚戌 晴。策问：一经学，二史学，三小学，四边防，五黄河。俱不甚难。偕养源互查，十得八九。掌灯真、草俱毕。夜甚寒。

十八日，辛亥 晴，有风。黎明出场。稍休息，即乘车出城。次伯枉过。饭后拟偕桂林往听戏，途遇受之，据云今日官工，各处无戏。因复折还。闷极无聊，卧看《困学纪闻·诸子门》一卷。引证博而论断确，深宁自是宋代第一等读书人。晚赴次伯之召，坐皆公车。寄父亦至。夜半冒雨而归。

十九日，壬子 阴，微雨。半日看书。饭后偕受之往庆和观剧。散时尚早，顺至寿春、云酥茶憩。傍晚往广和赴庭丈之召，剧未终先归。半夜雨。

二十日，癸丑 晴。起甚晏。在受之处畅谈。午刻乘车往便宜坊赴吴慎丈之召，座皆苏州公车。主人亲为调度，肴饌甚佳。散后观澜同至寓小坐。客去倦卧，华胥一梦，日斜始觉。晚，寄母作东，食黄花鱼炒面，然余宿饱未解，不能多食矣。在内久坐，方出就寝。发三哥及幼润信并场作一篇。

二十一日，甲寅 晴。清晨出门拜城外客，顺往富兴楼赴董效曾之招，主人未到，因留字辞谢。东客拜毕，即往馀庆堂赴柳门学士之召，散后西行谒毕东师、周筱师，皆未见。唯晤徐季师，并谒俞曲园先生（先生名樾，字荫甫，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先祖甲辰所得士，学问博洽融贯，天下推为通人）。略谈，言及今科题目，先生谓昔人言古无笔墨，此说未确。若使只用刀笔，子张之绅何以书之？即此一端，其学可见。黄昏归寓少息，即往福兴赴韞兄之约，召鹿。沈兰台又邀景酥，席未终先返。李半林固邀寿春，苦却之。书绅一事，归与玉雨谈及，玉谓古有漆书，绅上正可用漆，为之恍然。甚矣读书之难也。

二十二日，乙卯 晴。清晨送庭丈，起身即出门。再谒东师，见之。遂入城，在仲楫处午饭。乃由西而东，谒徐应师、乌达师，皆见。孙燮师公出，未晤。拜毕，出前门，在关帝庙求签（“知君袖里有骊珠，生不逢辰亦强图。堪叹头颅已如许，而今方得贵人扶。”），语甚灵切，倘得微幸，当补书其故，兹先不具论焉。晚，寄父招饮便宜坊。体甚疲倦，归寓即寝。惕身邀春馥，却之。

二十三日，丙辰 晴。写大卷两开。仰高自苏来。傍晚至会馆，惟晤彦孙、子钧。复访伯渊，坐谈良久。携灯徒步而归，在桂林、颖芝处谈甚畅。

二十四日，丁巳 晴。写大卷壹开。午刻往乐椿园赴岑泰丈昆季之招，饮酒甚豪。今

日壬午南榜在安徽会馆团拜。晚，偕大哥同往观剧。三鼓偕仲光徒步而归。有邱（秉瑞）、陈（其镛）者，素未谋面，忽折柬邀余兄弟福隆堂，却之，然主人情盛，亦可感也。

二十五日，戊午 晴。写大卷贰开。韞兄、惕身来。饭后偕思臣往广慧寺访李毓如，未晤。遂访秋丞。三点钟往福兴，赴惕身之招，召鹿。傍晚偕玉雨诸君到财盛馆观苏府接场之剧，有想九霄者名噪都下，举国为之若狂。观其演戏两出，名花笑日，翠柳摇风，正如姑射仙人桃霞而出，情移目夺者久之。又双跑马中口技亦佳。两点钟始返寓。

二十六日，己未 晴。十点钟始起。写大卷甫两行，蒋醉园来长谈。何顺甫、姚制芟继至。饭后写满两开。李毓如来。傍晚诣次伯、韞兄处，掌灯归。知直隶中额只二十三名，会试者共有七百人，合叁拾中壹，难矣哉！晚饭后在内长谈。

二十七日，庚申 晴。写大卷贰开。庄秉文、史孚生来。晚，在慎丈处畅谈。桂林、玉雨又来谈，夜深方寝。

二十八日，辛酉 晴。巳刻，大宛京官接场。午刻，武阳京官接场。偕大兄先至大宛试馆，兼祭先贤魁星。席未终，即往广和赴武阳之约。散后与子贞、仲良、子康、旻生、泽之诸君同到寓小坐。客去，写大卷壹开。张润生、赵士瀛来。晚偕蕴苓、兰台、受之、颖芝、芷沅、惕身、韞兄、大哥在福兴吃梦。看梦者吴玉雨。尽欢而散。客有招想九霄者，颇觉减色，不似彩氍毹上碧衫红袖，使人意消也。

二十九日，壬戌 晴。写大卷壹开。庄九丈、冯仲梓、岑云阶及赵士瀛来。饭后做墨盒，色甚黑。随意看书数卷。接礼叔信。晚，寄父请客，余作陪。

三十日，癸亥 熟梅天气，阴晴不定。写大卷壹开。饭后偕大兄访林梅桢，面请其写琴条一幅。傍晚偕寄父到次伯处，遂同诸君至福隆堂。余及韞兄、大哥作东。留鹿。适梅桢亦在彼请客，因往入席，饮酒甚多。归寓三鼓。

四月初一日，甲子 晴。写大卷壹开。濮梓丈来。偕大哥至绳匠胡同拜厚存大嫂三十正寿，送去礼二色。遇士瀛，分到公车费八金，先还吉庆长宿账，少坐即往福兴。寄父请客三席，余及大兄代主。散尚早，因归寓。复写大卷半开。钮伯雅、王子筠来。傍晚往聚宝堂赴戴艺郭年丈之召。艺丈谈文论艺娓娓不倦。出示拟作三篇，理精法密。又集唐顾太夫人寿序一篇，语语切合，尤妙在零金碎玉仍有灏气行乎其间，毫无联缀痕迹。三鼓始散。

初二日，乙丑，立夏节 晴。晨起食烧酒豆腐。同人约在蕴苓处字课，各写大卷一本。偕大哥、受之同往。九点钟动笔，五点半钟写竣。虽觉费力，而时刻却甚从容，殿廷上可不虑矣。薄暮归。厚存兄来，遂偕至广和，与大哥、仰高同吃梦，饮烧酒十三壶，甚畅。

初三日，丙寅 晴。起甚晏。偕大兄、仰高往松竹斋观陈殿撰（冕）状元原卷及吕太史（凤岐）朝元原卷。顺购《都门丛裁》一部而归。写大卷半开，手甚颤，殆饮酒过多之故，因搁笔。饭后随意看书几卷。接子禹信。

初四日，丁卯 晴。写白折壹开半、大卷半开。饭后偕大兄至南横街赵处，同棣威往陶然求文昌签。余先得一签（“戍人归日及瓜时，三十年前老健儿。闻说东堂今有待，不须求赛敬亭祠。”）。又代大哥得一签（“画送中枢晓禁清，欢从塞北弟兼兄。太平时节难身遇，不负烟霄是此行。”）语兆甚吉，姑待后验。归后濮柚生及云倚来，老丈亦枉过。晚，至便宜坊赴赵仲丈之召。

初五日，戊辰 晴。闻伯渊定于后日南还，因往话别。在彼午饭。归，着衣冠赴徐季

和师处观剧，系乡会门生集资公演，余不在摊分之列，而师兼邀余。戏甚佳。一点钟偕寄父同车而返。姚制芟午刻招福隆堂，却之。

初六日，己巳 阴。写大卷乙开。与寄父、大哥诣次伯、韞兄处不遇。复至大川淀访汤伯丈，亦不遇，知其考御史名列二十有四。归途过南横街，雨至，急赴赵处暂避。晤仲丈、士瀛、重卿、棣威，坐谈良久。雨稍止乃归。饭后又写大卷一开。观澜来。傍晚天气甚凉爽，因偕大哥、仰高往法源寺观牡丹，共有数十株，红白相间，清馨袭人。镇日饱餐色香味，和尚之福不浅哉（住持名静涵，年七十馀，矍铄如五十许人）！留连片时，归途又遇雨，急奔而归。岑泰丈邀粤东馆观剧，未赴。夜雨。

初七日，庚午 雨，终日不止。院积水成河，寸步不能行。王友松招安徽馆吃梦，冯雨丞同年招福兴，皆却之。写大卷两开半。饭后甚无聊，诣受之、桂林处畅谈。

初八日，辛未 天竟放晴，甚为凉爽。写大卷壹开半。饭后往次伯处，均出未晤。晚，偕寄父至景龢赴芷沅之局。召鹿。一点钟返寓。

初九日，壬申 晴。写大卷半开。与大哥、颖芝同车至馀庆堂，赴江韵涛之召。本邀已刻，时已未初。他客略用酒肴先去。坐谈许久，次伯、韞兄始到。又布席饮啖，同座无他姓，可一笑也。薄暮散。遂与韞兄到寿春，受之未到，贻机亦在彼。先入座小谈，受之继至。复设筵畅饮。召鹿，群芳毕集，笙管齐鸣，极一时之盛。归寓将四鼓。

初十日，癸酉 晴。睡起日影将中。剃头毕即吃饭。胜老、笏丈、厚兄来访。重卿、棣威少谈而返。接常州信并康生夫人托买物银四两。晚间早寝。

十一日，甲戌 晴。心颇不定。受之、桂林来畅谈。午刻往广和赴方勉丈之召，散甚速。归后在内代写信四封，复写条幅两纸。芷沅、重卿来，少谈即去。晚，偕大兄至泰丰楼吃梦。同局颖芝、受之、惕身。韞兄看梦。沈琪泉及桂龄、玉雨召鹿。散尚早。

十二日，乙亥 阴。是日揭晓。七点钟即起，彷徨于中庭。午刻与芷沅、惕身、彦孙、韞兄同饮，相对无言。归后往大街看红录，掌灯返。轧善如年丈送来酒席，遂与同寓诸君开怀畅饮。十点钟犹不闻好消息，乃寝。

十三日，丙子 阴。天明买来题名录一纸。武阳唯庄秉文一人，其余友好皆被摈斥。春梦已醒，反觉坦然。乘车至武阳馆访下第诸公。顺至松竹斋买物。往源丰盛访汪子沅，挪盘费足银八十金。前门修石道不通车，绕进崇文门，到东城根谒岳父，在彼午饭，久谈而返。厕上得诗一首：“一场春梦今初醒，沧海明珠竟就沉。遥想灯花窗下卜，闺中犹自盼泥金。”大兄反其意又得诗一首：“这场春梦何曾醒，沧海明珠讵久沉。牢记陶然亭下卜，再来准许报泥金。”余申其意又得一首：“谁道文章无定价，漫将命运判升沉。此番好把工夫用，一寸光阴一寸金。”又一首：“凤阙寻春春莫寻，萧条燕市日初沉。片帆将作莼鲈计，稳度鲸波万顷金。”玉雨亦和一首：“文章一尺胜千寻，学问深时气自沉。莫道儒冠终误我，年来声价比黄金。”唱和甚乐。

十四日，丁丑 晴。本拟明日起行，外祖母再四挽留，特迟一日。饭后至武阳馆访芷沅、幼龄诸君，取回前所托写之件。顺至琉璃厂，为五弟购《小仓山房诗文集》一部，价四千五百，乘车而归。晚，寄父设酒肴，为同寓诸人饯行。席散，在内久坐。

十五日，戊寅 晴。一日收拾行李，友好托带信件者纷纷送来。老丈枉过。次伯、韞兄、史恒甫、俞笏丈、濮子丈均来。柳门学士以《六书转注明疏》见还，并作序弁其首。

又惠以《说文系传校录》一部。作启谢之。(顷间返舍，蒙颁赐《说文》一部，乍披篆体，势若翻鸿，裁味微言，讹分亥豕。逾恒之贶，开卷知恩，虽锡百朋，未均斯喜。又拙著一种，殆等管蠡，辱荷弁言，曲加藻饰，所谓揄扬过当，君子失辞，比拟纵横，小人惑志。或长者振兴绝学，欲以鼓舞人才，如侄下愚，亦邀奖借，感德滋永，图称滋深，特恐樗栎微材，终辜培植耳。风尘仆仆，马首将东。翘瞻通德之门，弥切望尘之恋。)思凡、厚存来，同在内畅谈，三鼓方去。今早遣于升至通州雇船。领回落卷，在郑思贺房备荐。

十六日，己卯 阴雨。清晨装行李，共用二把手车二辆，唐升押以行。偕大兄至绳匠胡同辞行，皆未醒，呼起之，少坐即返。在内饱餐点心，拜别登车。受之送余，泫然欲泣。甫出国门，大雨骤至，幸不久渐息，然淅沥终未停也。一路泥潦，车甚费力。六点钟抵通之皇亭，寻见于升，乃登舟。系如意船一只，颇宽敞，价亦不昂。小憩。往馆中买来饼菜，甚适口。夜，星斗满天，为之色喜。

十七日，庚辰 晴。一日候行李不至，舟不得开，闷甚。傍晚始到，检点下船，布置停妥，沽酒畅饮。

十八日，辛巳 晴。黎明解维，午后风色不顺，行一百八十里，初鼓后泊红庙。在路得诗一首。(《落花》：“数枝红艳褪朝露，蜂蝶无言散午衙。莫向东风怨零落，人间尚有未开花。”)

十九日，壬午 晴，风甚逆。黎明开船，七点钟二十里过河西务。又数里，风雨大作，舟不得前。乃泊于荒村岸侧。四望无人，扁舟独系，声喧篷背，凉透轻衫。村酒微斟，醺然薄醉。杜康遣闷，几不知有天上玉堂之感矣。

二十日，癸未 晴。黎明解维，西北风大作，挂帆疾驶。午初，一百二十里过杨村，少泊买物。此地出产茯苓糕干，买六包，每包四十文。于升等包饺子当午餐，甚佳。九十里抵天津，时甫三点钟。泊舟东门外之三叉河口。大兄上岸拜客，余托病不出。晚，椒舅至船，邀至永庆楼小叙，座无他客，只余兄弟也。问“海晏”，明日可到。寄父致椒舅信并参两匣、银贰两，仰高致洪端甫信，均交去。

二十一日，甲申 晴。东南风大，舟不得下。饭后始移向紫竹林，泊炮台。因地方稍僻，又移新海关前。船上四面阳光，热气薰蒸，殆不可耐。乃与大兄至招商南栈访刘安丈、吴岩孙，畅谈甚快。薄暮二君邀往赵桂兴点心馆小餐。晚，风狂如吼，四壁冷气逼人，以夹被障之，稍得安寝。

二十二日，乙酉 晴。“海晏”已到，水浅不得拢码头，移舟就之。醇邸此次往旅顺、烟台阅演炮台，系乘“海晏”往返，中流改坐小轮。营伍先期列队迎接。旌旗晃日，铙吹喧风。小轮遍扎彩绸，醇邸居中，李傅相、善将军、恩都统列坐其后。又有太监一员，系内务府总管，加三品衔(本朝太监位止四品，此加三品系异数。临行时，太后谕以不准带顶，免致招摇，故只带七品顶戴焉)，威仪甚盛。十一点钟上船，拥挤异常，无可位置，因与账房吴渭卿同室。

二十三日，丙戌 晴，甚热。清晨船将开，水浅不能转头。迨至尽力移过，潮势已退，不复能行。闷极无聊，与同舱诸人纵谈。有湖州钮茗笙孝廉(泽昕)，谈甚合式。晚，趁子潮开至大沽口。

二十四日，丁亥 晴。潮小沙阻，仍不能行，又停轮一日，真烦闷也。晚十点钟始开

驶。

二十五日，戊子 晴。一日风平浪静。读《渔洋山人精华录》卷四、卷五。人极不适，腹泻不畅，大有痢势。

二十六日，己丑 阴。风雨交作，船大颠簸，饭后更甚。僵卧地上，摇荡欲死。白浪打窗，衣被尽湿。幸两日未食，免于呕吐。夜间，风声、雨声、水声、轮声相喧激，不能安寝。

二十七日，庚寅 阴。风稍止，馀波未息。清晨过茶山，稍得起坐进食。目眩耳鸣，体疲足软，若大病新愈。十二点钟抵上海码头，命于升雇船，过拨行李，移泊观音阁。稍憩，往华众会剃头、吃点心，访旭山未晤。至文瑞楼交仰皋信并银七两。知本科状元赵以炯（贵阳），榜眼邹福保（元和），探花冯煦（金坛），传胪彭述（衡山）。邹是己卯乡榜，号咏椿，有数面之识。归船，见大哥字，知途遇陆彦甫、徐士安、张楚生，约余在万华楼茶话，再续他局。然余疲倦已极，不能再出，作字辞之。

二十八日，辛卯 晴。清晨尚有事未了。潮势退后舟不得过闸，又停一日。写寄父、岳父、玉雨、仰高信，托源丰润寄。晚，访旭山不遇。至文瑞楼买《骈体文钞》、《七十家赋钞》而归，价洋乙元一角。

二十九日，壬辰 阴。清晨解维，到新闻小泊候潮。八点半钟开行，一日顺风，甚为省力。掌灯泊赵家港，昆山治。

五月初一日，癸巳 阴。四点钟解维，一日仍顺风，四点钟行一百三十里抵苏，泊娄门内华阳桥。微雨。折柬招少甫，因同访欣舅，在彼饮啖。雨甚，雇船而返。

初二日，甲午 大雨。不克登岸，遂开船。午后雨稍止，风大逆，行甚迟。五点半钟九十里到无锡，绕城行又一时许，泊王婆墩（俗音如此，恐非是）。

初三日，乙未 晴。一日无风，拉纤而行。三点钟抵城，进南关，泊舟惠民桥下，更衣登岸。

味腴室读书日记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年）

十月初二日 七弟生日。读《通鉴》第二百十卷唐睿宗景云元年至玄宗开元元年。司马承祜对睿宗曰：“国犹身也，顺物自然，而心无所私，则天下理矣。”语甚粹。晋陵尉杨相如时政疏有云：“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恶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亲，以至于覆国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诚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顺指。积忤生憎，积顺生爱，此亲疏之所以分也。”语至明切。阅《戴东原集》卷一四篇古文。《尚书今文古文考》叙次最核。《书顾命后》谓旧本析“王若曰”以下为《康王之诰》为非，分经文为三段。“惟四月”至“命士须材”为首段，叙群臣受顾命之事。“狄设黼裳”至“出庙门俟”为次段，记逾年即位，唐王先受册命之事。“王出，在应门”至末为三段，记适治朝，践天子位之事。余因取《顾命》合下篇读之，信然。如此一分，倍为清晰。深服先生读书之精。因悟黼裳、蚁裳、彤裳皆逾年即位之仪。即位上承祖统，不得复顾私亲，故君臣皆吉服从事。迨礼毕趋出，王乃释冕复服新裳，经文一“反”字甚明。蔡传苏氏所讥，毋乃未审。西汉经师最重章句，盖章句明则经义自明，于此可见。发大兄信。

初三日 读《通鉴》二百十一卷未毕，客来，抵暮乃去。灯下看《曾文正公家书》第一卷、第二卷。读书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数端：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别无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摘卷一段）

初四日 一日事杂，不得观书。刘静之师、吴质甫来。灯下看《家书》第三卷、第四卷。

初五日 晨起出小北门诣黄塘乡秦家村扫墓。轿中思《尚书》今古文篇数，颇了了，因识于此：伏生书本二十八篇，其中析《盘庚》为三，分《顾命》“王若曰”以下为《康

王之诰》，计增三篇，为三十一篇。《太誓》三篇后出，增入为三十四篇。欧阳、夏侯所传悉遵不易，此今文之篇数也。孔氏壁中古书得多十六篇，以其绝无师说，谓之逸书。其中多《九共》，为九篇，计增八篇，为二十四篇，合今文三十四篇为五十八篇。至于卷数则并《盘庚》三篇为一卷，《九共》九篇为一卷，《太誓》三篇为一卷，《顾命》、《康王之诰》为一卷，其余每篇一卷共四十五卷，增《书序》一篇，又为四十六卷，《武成》一篇建武之际止，故贾、马、郑所传仍为四十五卷。此今古文之都数也。东晋梅賾伪书于今文仍析为三十一篇，又析《尧典》为《舜典》，《皋陶谟》为《益稷》，为三十三篇，增多十九篇，内析出《太甲》为三篇，《说命》、《泰誓》亦各三篇，为二十五篇，合今文之三十三为五十八篇，以符合旧时篇数。至于卷数则取百篇之序，散列各篇之首，而以同序者同卷，异序者异卷，上篇之序列次其间为四十六卷，以符合旧时卷数，此伪古文之都数也。未初归家，一路为大风所吹，颇觉不适。看《东原集》五篇，《书郑风后》辨郑卫之音是音非诗。桑间濮上之音，据郑君礼注引“纣作靡靡之乐”为证，不引《桑中》之篇，明其音之由来已久，非《桑中》诗。有功于诗教不少。

初六日 作书院文一篇。

初七日 看《东原集》八篇（第一卷毕）。《周礼大史正岁年解》二篇，《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皆经书之大义，治经者不可不知。先生尝自言《改元即位考》三篇，倘能如此做得数十篇，《春秋》全经之大义举矣。近世南皮张香涛制军亦云，每经皆有大义数十条，学者当通大义。观于此数篇，可以知所从事矣。看《家书》第五卷。接少甫信。

初八日 往局前吊蓉初舅公之丧。读《通鉴》，补上次未毕者。又读二百十二卷（五年至十三年）。姚、宋并为开元名相，然崇喜任权数，又近阿谀，非璟匹也。唐宦者之弊始于杨思勳之立战功，养兵之弊始于张说之召募壮士不问邑役优为之制，言利之弊始于宇文融之括逃户及籍外田税。饭后写大兄及少甫信。王仲先来，抵暮乃去。复阅《改元即位考》。议论之周密，非一览所能尽。看《家书》第六卷。此数卷叙述当日办贼机宜，情势至为明晰，而于用兵之道论之尤精，惜中有间缺，未免前后不连耳。

初九日 读《通鉴》二百十三卷（开元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国子祭酒杨珣奏诸司帖试明经，不务求述作大指，专取难知，问以孤经绝句或年月日，请自今并帖平文。按今汉学家治经亦多蹈此弊。先是选司注官，唯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裴光庭为吏部尚书，始悉用循资格，无问能否。选满即注，限年躐级，毋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其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胡注：此即后魏崔宏之停年格循而行之，至今犹然。才俊之士老于常调者多矣。愚谓循资注选可杜躁进之阶，亦不可尽废，要当兼复汉代征辟之法，参而行之，始可得人也。饭后访仲光，少谈即归。看《家书》第七卷。“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身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摘两段）

初十日 眉卿弟来辞行，赴京完姻兼小试。读《通鉴》第二百十四卷（开元廿二年至廿九年）。韦缙奏请宗庙每坐筵豆十二，职方郎中韦述议曰：“圣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类之无限，故为之节制。人之嗜好本无凭准，宴私之饌与时迁移，故圣人一切同归于古。”

《书》曰：‘黍稷非馨，明德唯馨。’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习，求神无方，何必泥古，则簠簋可去，而盘盂杯案当在御矣；《韶》《濩》可息，而箜篌箏笛当在奏矣。既非正物，后嗣何观。”此一段说得好。缙又奏：《丧服》：舅丝麻三月；从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于从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则轻重有殊云云。按此等处古圣制礼当自有精意，须细思之。“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纁、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李林甫既相，九龄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看《家书》第八卷，于当日敌情地势无不了了，此等本领实不可及。

十一日 半日写信（寄父信、岳父信，寄火腿两只，戴艺丈信为王仲光事）。饭后重光来会。看《东原集》第二卷计九篇。定天子诸侯皆三朝三门，无五门之说，证之礼经悉合。《匠人沟洫之法考》云：“先王不使出赋税之民治洫与浍，而为法令民治洫浍者当其赋税。故农政水利之大，皆君任之，非责之民。及其失也，竭民之力，毕以供上，于是洫浍不治，井田所由废也。中原膏土，雨为沮洳，水无所泄；暘为枯尘，水无所留。地不生毛，赋减民穷，上下交病矣。”向季四兄借储选十大家韩文，将其批语圈点，录入茅鹿门本。今日批六篇。灯下看《家书》第九卷，谆谆以胸次廓大、谦光俭约相勸。又功成之际，最多惧词。可法也。

十二日 次伯动身，将各信交去。读《通鉴》第二百十五卷（天宝元年至五载）。是时奸臣在外，艳妾在内，纪纲紊矣。批韩文八篇。阅《东原集》第二卷毕。此卷皆记宫室冕服之制，必先将注疏看得大概，方能知其精核也。灯下看《家书》第十卷。

十三日 读《通鉴》第二百十六卷（六载至十二载）。“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人为宰相。其四夷之将，虽才略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馀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则庆、忠诸王，宰相则萧嵩、牛仙客，始遥领矣。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始兼统矣。李林甫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书，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峻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恩结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尽用胡人（胡注：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皆胡人也）。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摘六载）“先是，折冲府皆有木契铜鱼，朝廷征发，下敕书契鱼，都督、郡府参验，然后遣之。自募置弘骑，府兵日益隳坏，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复点补，其六驮马牛器械糗粮耗散略尽。府兵入宿卫者谓之侍官，言其为天子侍卫也。其后本卫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隶，长安人羞之，至以相诟病。其戍边者又多为边将苦使，利其死而没其财。由是应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无兵可交。五月癸酉，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是后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其折冲、果毅，又历年不迁，士大夫亦耻为之。其弘骑之法，天宝以后稍亦变废，应募者皆市井负贩、无赖子弟，未尝习兵。时承平日久，议者多谓中国兵可销，于是民间挟兵器者有禁，子弟为武官，父兄擯不齿。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矣。”（摘七载）“或劝陕郡进士张彖谒国忠，曰：‘见之富贵立可图。’彖曰：‘君辈倚杨右相如泰山，吾以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辈得无失所恃乎？’”（摘十一载）批韩文七篇。方镜老来会。灯下看《家训》卷上。此二卷附《家书》之后，别

为编次，专寄劼刚、睿侯昆仲者，所论多读书作字之法。

十四日 读《通鉴》第二百十七卷（天宝十三载至十四载）。批韩文八篇。看《家训》下卷毕。

十五日 读《通鉴》第二百十八卷（肃宗至德元载）。批韩文六篇。接少甫信。

十六日 批韩文十篇。看《东原集》卷三八篇。《与王内翰书》辨“光桃横”，《答秦尚书书》辨“胡遐何宁”及“惨燥讯淬”、“搏搏”及“鼃鍊”及“鸢鯛”诸字，皆精核达训诂之原。《尔雅注疏笺补序》云：“援《尔雅》附经而经明，证《尔雅》以经而《尔雅》明，然或义具《尔雅》而不得其经，殆《尔雅》之作，其时六经未残阙欤？”余因悟《说文》中僻字无征于古、无用于今者甚多，殆汉时尚存证据欤？灯下看《先正事略》卷一。

十七日 赴局前吊卜平甫之丧，又诣姑母处拜寿。读《通鉴》第二百十九卷十馀页。质甫来，遂畅谈，抵暮乃去。灯下看《事略》卷二。

十八日 作书院官课文二篇。

十九日 作书院师课文二篇。

二十日 补诗四首。补读《通鉴》半卷（至德二载七月止）。批韩文七篇。看《东原集》卷三三篇毕。《答江慎修论小学书》云：“大致造字之始，无所凭依，宇宙间事与形两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实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体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两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声谐，曰谐声；声不谐而会合其意，曰会意。四者，书之体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印、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伸，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两大端也。”按此论六书次第最好，说假借尤简明，唯说转注处不能无疑，详见余所著《转注明疏》中。灯下看《事略》第三卷。

二十一日 三兄生日，五弟亦改是日。读《通鉴》第二百十卷（至德二载九月至乾元元年）。平卢节度使王玄志薨，裨将李怀玉杀玄志子而推姑子侯希逸，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臣光曰：“夫民生有欲，无主则乱，是故圣人制礼以治之。自天子、诸侯至于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伦，若纲条之相维，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覬觎。其在《周易》：‘上天，下泽，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谓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己也。苟或舍之，则彼此之势均，何以使其下哉？肃宗遭唐中衰，荣而复国，是宜正上下之礼以纲纪四方，而偷取一时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将帅，统藩维，国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无问贤不肖，惟其所欲与者则授之。自是之后，积习为常，君臣循守，以为得策，谓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杀逐主帅，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则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乱之生也，庸有极乎？且夫有国家者，赏善而诛恶，故为善者劝，为恶者惩。彼为人下而杀逐其上，恶孰大焉！乃使之拥旄秉钺，师长一方，是赏之也。赏以劝恶，恶其何所不至乎？《书》云：‘远乃猷。’《诗》云：‘猷之未远，是用大谏。’孔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天下之政而专事姑息，其忧患可胜校乎？由是为下者常眈眈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间则掩而屠之（胡注：二语甚尽唐末藩镇将卒之情状）。争务先发以逞其志，非有相保养为俱利久存

之计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厉阶，肇于此矣。盖古者治军必本于礼，故晋文公城濮之战，见其师少长有礼，知其可用。今唐治军而不顾礼，使士卒得以凌偏裨，偏裨得以凌将帅，则将帅之凌天子，自然之势也。（胡注：贾谊廉陛之论正此意。）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然后大宋受命，太祖始制军法，使以阶级相承，小有违犯，咸伏斧质。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无思不服，宇内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军以礼故也。岂非治谋之远哉！”愚按此种文字皆极有关系，学者所宜熟读也。看《东原集》第四卷，《答段若膺论韵书》甚长，当先将先生《声类考》细读一过，方能了然于此书所云也。以文理艰奥，只阅一篇。

二十二日 幼润来谢辞，谈极久。饭后和徐受之自题住处茅庵诗四律。

二十三日 剃头。看曾袭侯日记，有一段云：“今之学者不耻不智，顾且为虚骄夸大之辞以自文饰。一旦有事，朝廷不得贤士大夫折冲樽俎之才而用之，则将降而求诸庸俗骈侷之间。诗书礼义无闻焉，唯货利是视，其于交际之宜、措施之方，庸有当乎？抑或专攻西学，不通华文，鉴其貌则华产也，察其学术性情，无以异于西域之人，则其无益于国事亦相侔耳。”语甚透切。又有一段云：“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曾有之局，盖天运使然。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已明矣。家乡僻左，蒸汽之轮辑不径于见闻，抵掌拊髀，放言高论，人人能之。登庙廊之上，膺事会之乘，盖有不能以空谈了事者。吾党考求事理，贵能易地而思之也。”亦说得是。批韩文八篇。看《东原集》卷四毕。此卷皆论音韵之文。《书玉篇卷末》考反切始于孙炎叔，然三十六字母定于唐末僧守温，非来自西域、创自释神珙，足破郑樵、沈括之谬。《书广韵四江后》云：“《广韵》别立四江以次东冬钟后，似有见于古用韵之文，江合于东冬钟，不入阳唐，故使之特自为部。不附东冬钟韵内者，今音显然不同，不可没今音，且不可使今音古音相杂成一韵也。不次阳唐后者，撰韵时以可通用字相附近，不使以今音之近似而淆紊古音也。惜不能尽从斯例，如七麻当分为二韵，一次鱼虞模之后，一次歌戈之后。五支当分为二韵，一与支脂微附近，一与歌戈附近。十虞当分为二韵，一与鱼模附近，一与侯幽附近。一先当分为二韵，一与真臻淳敦文魂痕附近，一与元寒桓删山仙附近。三萧四宵五肴六豪之字当别出古与尤侯幽通者为一韵，次尤侯幽之后。十二庚十三耕十四清当别出古与阳唐通者为一韵，次阳唐后。十八尤当分为二韵，一与脂之微附近，一与侯幽附近。二十二覃、二十三谈、二十四盐，当别出古与侵通者为一韵，以次侵后，上去入准此分之。定韵时仅仅明于江韵，余诸韵则在明昧之间，不能截然分别，宜乎好古者讥其论韵之疏欤。”按此论极确凿明晰，他日若于韵学有得，当继先生之志成之。发受之信并和诗。

二十四日 读《通鉴》第二百二十一卷（起乾元二年），甫及半，季兄与弟来谈，饭时乃去。批韩文八篇。

二十五日 饭前大兄自鄂旋里，因畅谈别后事。傍晚，五弟亦到，船泊过远，未上岸。发少甫信。

二十六日 迎五弟夫妇上岸。一日贺客极多。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 连日事杂，不得观书。

二十九日 写礼叔信，畅论作诗之旨一千馀言。右目痛胀异常，静坐不敢久视，闷甚。

接少甫信。

三十日 目仍不愈。仲光来会。

十一月初七日 接少甫信，即发复信并受之信、洋五元。

初八日 写珽卿信，托购《明史》，交质甫带。夜赴钱均伯之约。

初九日 批韩文十篇。

初十日 补读《通鉴》二百廿一卷（讫上元元年）。批韩文五篇。向均伯借《艺舟双楫》（泾包慎伯先生《安吴四种》之一）。看《文谱》一篇，文甚长，节录其要于此：“余尝以隐显、回互、激射说古文，然行文之法又有奇偶、疾徐、垫拽、繁复、顺逆、集散，不明此六者，则于古人之文无以测其意之所至，而第其诣之所极。垫拽、繁复者回互之事，顺逆、集散者激射之事，奇偶、疾徐则行于垫拽、繁复、顺逆、集散之中，而所以为回互、激射者也。回互、激射之法备，而后隐显之义见矣。是故讨论体势，奇偶为先。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仪厥错综，致为微妙。次论气概，莫如疾徐，文之盛在沉郁，文之妙在顿宕，而沉郁顿宕之机操于疾徐，此之不可不察也。有徐而疾不为激，有疾而徐不为纤。夫是以峻缓交得而调和奏肤也。垫拽者，为其立说之不足耸听也，故垫之使高；为其抒议之未能折服也，故拽之使满。高则其落也峻，满则其发也疾。垫之法有上有下，拽之法有正有反，是故垫拽者，先觉之鸿宝，后进之梯航，未悟者既望洋而不知，闻声者复震惊而不信，然得之则为蹈厉风发，失之则为朴樾辽落。姬嬴之际，至工斯业，降至东京，遗文具在，能者仅可十数，论者竟无片言，千里比肩，百世接踵，不其谅已。至于繁复者，与垫拽相需而成，而为用尤广。比之诗人则长言咏叹之流也，文家之所以热情尽意茂豫发越也。繁以助澜，复以丰趣。复如鼓风之浪，繁如卷风之云。浪厚而荡，万石比一叶之轻；云深而酿，零雨有千里之远。斯诚文阵之雄师，词囿之家法矣。集散者，或以振纲领，或以争关纽，或奇特形于比附，或指归示于牵连，或错出以表全神，或补述以完风裁。是故集则有势有事，而散则有纵有横。《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士君子能深思天下所以化成者，求诸古、验诸事、发诸文，则庶乎言有物而不囿于藻采雕绘之末技也。”夫作文读文皆可为法。

十一日 幼泽来，畅谈至午。看《东原集》卷五。此卷皆论天象之文。

十五日 祭宗祠。

十六日 连日做书院文四篇。

十七日 批韩文九篇。看《艺舟双楫》一卷半。接汪子渊信。

十八日 晨起至北岸一行。读《通鉴》二百二十二卷（起上元二年，迄代宗广德元年）。时河北诸州皆已降，史朝义降将薛嵩、田承嗣等迎仆固怀恩，拜于马首，乞行间自效。怀恩亦恐贼平宠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宝臣分帅河北，自为党援。朝廷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胡注：河北藩镇自此强傲不可制矣）。看《艺舟双楫》两卷。

十九日 晨起至局前史宅并麻巷本家处道喜，傍晚归。灯后复至史宅。

二十日 读《通鉴》二百二十三卷（起广德元年秋，迄永泰元年冬）。仆固怀恩辨冤一疏理直气壮，未可以叛臣而并议之。泽潞节度副史李抱真以山东有变，上党为兵冲，而离乱之余，土瘠民困，无以贍军，乃籍民每三丁选一壮者，免其租徭，给弓矢，使农隙习射，岁暮都试，行其赏罚。比三年，得精兵二万。既不费廩给，府库充实，遂雄视山东。

由是天下称泽潞步兵为诸道最。

二十一日 看《艺舟双楫》一卷半，皆论书之文。

二十四日 祖母大祥，提于是日除服。

二十五日 黎明偕大兄下船，至上店谒宗祠，筮豆陈列，祖嘏雍容，大有古意焉。掌灯返。

二十六日 为王重光村翁撰骈体寿序一篇。

二十七日 崔子禹自鄂来，带到《明史》一部，缺去末本，即写信致徐伯父，恳其设法补足。

二十八日 往青果巷赵宅拜寿。批韩文七篇。

二十九日 读《通鉴》二百二十四卷（起永泰元年闰十月至大历八年）。批韩文六篇。看《艺舟双楫》一卷毕。

十二月初一日 读《通鉴》二百二十五卷（起大历九年十四年）。德宗初政极有可观，使始终得贤相以辅之，当不亚贞观之治。阅《东原集》卷六，皆论水道之文。善长虽依经附注，不言《水经》撰自何人，《唐书·艺文志》始以为桑钦撰。钦在班固前，固尝引其说，与《水经》违异。善长于经文“涪水至小广魏”，解之曰：小广魏即广汉县也。于“钟水过魏宁县”解之曰：魏宁，故阳安也。晋太康元年改曰“晋宁”。然则《水经》上不逮汉下不及晋初，实魏人纂叙无疑（摘《水经注序》）。灯下阅雷浚《说文引经例辨》上卷。浚字深之，吴县人。今尚存所著书闻有四种，余曾见其《说文外编》十六卷，此亦其一种也。序云《说文》引经之例有三：一说本义，所引之经与其字之义相发明者也；一说假借，所引之经与其字之义不相蒙者也；一说会意，所引之经与其字之义不相蒙，而与其从某从某某声相蒙者也。故取《说文》引经九百六十有五条分为三科云云。其书明晰而精核，洵为读许书者所不可少。本义科有一条云：“祿，明视以算之。”《逸周书》曰：“士分民之祿，均分以祿之也。”段氏玉裁曰：“今《逸周书》无此语，当在亡篇内。”又曰：“或曰：本典解‘均分以利之’，即此句也。”复按：或说是也，《说文》古本当云：“《逸周书》曰：均分以祿之。士分民之祿也。”上句引古，下句乃许释《逸周书》语。今《说文》两句既误倒《逸周书》，又误祿为利，遂急索解人不得矣。精确之至。

初二日 读《通鉴》第二百二十六卷（起大历十四年至德宗建中元年）。协律郎沈既济选举议云：“夫安行徐言非德也，丽藻芳翰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执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尽矣。今人未土著，不可本于乡闾；鉴不独明，不可专于吏部。臣谨详酌古今，谓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宜令宰臣进叙，吏部兵部得参议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属，许州府辟用。其牧守将帅，或选用非公，则吏部兵部得察而罢之，罪其私冒。不慎举者小加谴黜，大正刑典。责成授任，谁敢不勉。”刘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过此则不能运矣。”批韩文五篇。阅《东原集》第七卷，皆论历算之文，未细看，接阅第八卷两篇。接徐受之信。

初三日 读《通鉴》第二百二十七卷（起建中二年夏至三年）。批韩文十篇。看《东原集》第八卷，皆论性之文。先生之意，以宋儒以虚灵复初论性，为糅于异学之言，不可

为训。根据《孟子》兼举理义材质反复证明，较程子论理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理不明之说，尤有把鼻。愚意千古论性，其旨莫明于《孟子》，亦莫详于《孟子》。学者但取《孟子》而熟玩之，贯通之，自可豁然于本初之理。宋以后陈陈相因之语录虽置而不观可也。发少甫信。

初四日 读《通鉴》第二百二十八卷（起建中四年春，至冬十月）。批韩文七篇。叔和学生来谈，遂达暮。看《东原集》第九卷。《与某书》云：“君子或出或处，可以不见用，用必措天下于治安。宋已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又云：“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又云：“圣贤之道德即其行事，释老乃别有其心所独得之道德，圣贤之理义即事情之至是无憾，后儒乃别有一物焉，与生俱生而制夫事。古人之学在行事，在通民之欲、体民之情，故学成而民赖以生；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

初五日 读《通鉴》第二百二十九卷未毕（起四年十一月）。饭后往北岸一行。看《东原集》第十卷。“‘三百’之皆无邪，至显白也。况夫有本非男女之诗，而说者亦以淫佚之情概之。于是目其诗则褻狎戏谑之秽言，而圣人顾录之，淫佚者甘作诗以自播，圣人又播其秽言于万世，谓是可以考见其国之无政，可以俾后之人知所惩，可以与南豳雅颂之章并列之为经。余疑其不然也。”（摘《毛诗补传序》）“日月之行终古不变，故交食一事可以验推步之得失，其不应，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使天行有变，必不可以得其准，无从立推步之常法矣。而圣人警于天变者，以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犹有蔽亏，人君可自谓无蔽，不省于亏失乎？日，君象，月，臣象，日失其明甚于月，喻君之蔽亏甚于臣，故曰‘亦孔之丑’，曰‘于何不臧’。”（摘《诗比义述序》）此二段均说得精。

初六日 补读《通鉴》（迄五年正月）。“《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夫天在下而地处上，于位乖矣，而反谓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处下，于义顺矣，而反谓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约己而裕于人，人必悦而奉上矣，岂不谓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岂不谓之损乎？”（摘《陆宣公奏疏》。胡注：陆贄此言深究否泰损益之义，诚足以箴砭德宗之失。）“陛下愤习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临，以严法制断，流弊自久，浚恒太深。远者惊疑而阻命逃死之乱作，近者畏慑而偷容避罪之态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务致理而下防诛夷，臣将纳忠又上虑欺诞（胡注：此数语亦深中当时君臣之病），故睿诚不布于群物，物情不达于睿聪。臣闻仲虺扬赞成汤，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吉甫歌颂周宣，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是则圣贤之意较然著明，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谏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于圣德固亦无亏。陛下若纳谏不违，则传之适足增美；陛下若违谏不纳，又安能禁之勿传？”（同上。胡注：陆贄告君之言可谓深切著明。）批韩文五篇。看《东原集》第十一卷。《族支谱序》论宗法最明晰，《为程氏祀议》尤得情理之中。“事无大小，亘古今无豫为杜弊之法，其所恃以弊无自开者，盖有故。凡事之经纪于官府，恒不若各自经济之责专而为利实。”（摘《汪氏学田碑》）

初七日 董坦生舅祖以昨夜三鼓捐馆，老成雕谢，感慨系之。读《通鉴》第二百三十卷（起兴元元年二月，尽四月）。陆宣公诸奏皆深明大势，甚当事情，《通鉴》载其疏特多，有以哉！

初八日 读《通鉴》第二百三十一卷（起兴元元年五月，尽贞元元年七月）。以宦官窦文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使，王希迁监右厢兵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胡注：宦官握兵柄，自此不可夺矣）。批韩文三篇。看《东原集》第十二卷终。与大兄参酌作坦三舅公挽联云（大、三兄出名）：“五六年乡里归帆，幸精神未迈，步履犹安，颐养适林泉，冀借桑榆收晚景；八十载光阴弹指，痛诸舅先亡，外兄遥隔，凄凉临穗帐，空将涕泪洒冰天。”又代杨春霆姨丈作一联云：“紫塞久淹留（时在奉天），三十年甥馆云违，幸有掌珠承侍履；青城痛摧折，数千里噩音遥递，何堪泪血斲征衣。”

初九日 读《通鉴》第二百三十二卷（起元年八月，迄三年七月）。“于阗王曜上言：‘兄胜让国于臣，今请复立胜子锐。’上以锐检校光禄卿，还其国。胜固辞曰：‘曜久行国事，国人悦服。锐生长京华，不习其俗，不可往。’上嘉之。”行滕钉鞋（上幸梁州，李昇、郭曙、令狐建皆着行滕钉鞋，更控上马）。胡注：滕当作滕，行滕以邪幅缠足膊肠（今俗名腿肚子）。《诗·采菽》“邪幅在下”，传云：幅，偃也，所以自偃束也。笺云：邪幅如今行滕也。偃束其胫，自足至膝。正义曰：邪缠于足，谓之邪幅。余因悟古者履内有袜，袜内又有行滕，故君臣燕礼有脱袜之仪。《左传》褚师声子袜而登席，盖以有足疾不便行滕，第着外袜，故有脱之将骹之言，而卫侯怒其失礼也。今西洋妇人以帛缠膝下，尚有行滕之意。又按：古人外朝只解履，至燕朝乃并解袜。《左传》杜注，古者臣见君□袜云云，尚未辨析。胡又注，钉鞋以皮为之，外施油蜡，底着铁钉。按此物与今无异，其制殆即始于唐时。未刻往天主堂送三舅公之殓。灯下看《经韵楼集》卷一七篇。

初十日 读《通鉴》第二百三十三卷（起三年八月，迄六年）。批韩文七篇。看《经韵楼集》卷一又卷二数篇。

十一日 读《通鉴》第二百三十四卷（起八年春，迄十年夏）。“凡是谮诉之事，多非信实之言，利于中伤，惧于公辩。或云岁月已久，不可究寻；或云事体有妨，须为隐忍；或云恶迹未露，宜假它事为名；或云但弃其人，何必明言责辱。词皆近于情理，意实虚于矫诬，伤善售奸，莫斯为甚。”又曰：“监临受贿，盈尺有刑。至于士吏之微，尚当严禁，矧居风化之首反可通行？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见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与交私，何能中绝其意？是以涓流不绝，溪壑成灾矣。”（摘宣公奏疏）批韩文。

十二日 读《通鉴》第二百三十五卷（起十年夏，迄十六年）。批韩文六篇。看《经韵楼集》卷二《且字考》一篇，至为精密，可以正诸刻本之误，可以析自来说礼家之疑。愚按且字之见于《仪礼》注者凡四，《礼记》注者四，《公羊传》注者三，今照段氏所引备录之，以资考据。《乡饮酒礼》“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注云：“某者，众宾姓也。同姓则以伯仲别之，又同则以且字别之。”《少牢馈食礼》“皇祖伯某”注云：“伯某，且字也。”《士丧礼》“父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士虞礼》“适尔皇祖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檀弓》“乌呼哀哉尼甫”注云：“因且字以为之谥。”《杂记》“阳童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曲礼》“有天王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坊记》“其死曰孟子卒”注云：“孟子，盖其且字。”《公羊》宣十五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注云：“札者，

冠且字也。”定四年“刘卷卒”注云：“刘卷氏采，不名且字。”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注云：“宰渠伯纠，天子下大夫，系官（宰）氏（渠）且字（纠）称伯者，（伯）上敬老也。”（以上随手摘入，无次序）。愚又按古者有姓、氏、族、字、且字、谥之分，今以孔子一人证之：子为姓（孔子出于商，姓子），孔为氏（宋大夫孔父以字为谥，后人因以为氏，孙以王父字为氏，故孔子氏孔），即为族（郑君曰族者氏之别名），尼为且字（段按：《说文》：且，荐也。凡承藉于下曰且。凡冠而字只一字耳。必五十而后以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称其字，单言某甫，是称其且字），加仲称仲尼为字。鲁哀公因以尼为孔子谥（孔子谥尼，故汉封孔子后为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君。愚按使尼不为谥，则汉称宣尼加谥于且字之上，不成文法）。以字为谥，见于《左传》隐七年、《穀梁》桓二年（本作“孔父字谥也”，今本孔下衍一氏字，不可通）。

十三日 读《通鉴》第二百三十六卷（起贞元十七年，迄顺宗永贞元年）。批韩文七篇。

十四日 往天井巷口本家处贺君硕大令爱出阁之喜，抵晚方归。灯下看《经韵楼集》卷三，论丧服多得礼意辨，舅祖宜称太舅，见《后汉书》不得有祖之称，舅非同姓不得称父，姑非异姓不得称母，足正世俗之谬。

十五日 读《通鉴》第二百三十七卷（起宪宗元和元年，迄三年）。饭后往天井巷口陪新，二鼓后归。

十六日 读《通鉴》第二百三十八卷（起元和四年），未毕。

十七日 往三叔婆及纪六舅处，均拜寿。遂往吊董四舅公丧并襄题主，抵晚归。灯下看《经韵楼集》卷三，多考正《礼记》文阙误，其事甚微，所关甚巨。

十八日 一日看大兄书寿屏，未观书。灯下看《经韵楼集》卷三又卷四数篇。《大学》“此之谓自谦”，郑既云谦读为慊矣，而又云慊之言厌也者，正恐人读为“行有不慊于心”之慊同愆，而以此足之。汉人赚、谦、歉通用。子夏《易传》用赚为谦，《大学》之篇用谦为赚。唯歉字汉人少用，谦、赚即歉也。赚者口有所衔也。人有不自得于心，正如口有所衔未下于嗑，乃不快不足之反，而“心广体胖”乃是快足之境。章句所云“以自快足于己”，似预侵章末，语气重矣，愤乐参半而愤多乐少，用功全在愤处（摘《大学》“此之谓自谦”郑注释）。

十九日 大雪厚三寸许。晨起往园中冲寒小步，琼楼玉树，如入画图。补读《通鉴》第二百三十八卷（迄元和七年）。子禹复自鄂来，接伯父信并补到《明史》末本，少坐而去。看《经韵楼集》卷四毕。

二十日 重光来谈。看大兄写屏，仍未观书。偶翻徐孝穆传，有云：“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尝诋诃作者。”可以为法。世之恃才傲物者，正是才不足之象，非有馀之象。

味腴室读书日记

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年）

闰四月初十日 晴。今年虽将《资治通鉴》看毕，其余则东翻西猎，坐废光阴，忽忽悠悠，一无心得。爱博而情不专，正是余之恶习，今将痛戒此弊，定一简约易守之程，每日读《明史》一二卷，写大字六十个，读韩文五六篇，先高声朗诵以取其气机音节，继沉心密咏以玩其意致条理。傍晚抄诗六七首，用曾文正公注。五古专取陶、谢，七古专取韩、苏，五律专取少陵，七律专取山谷，七绝专取放翁，庶几用志不纷，可期恒久。本日照程办讫。傍晚元直来。重光同年以余前为其封翁撰寿文，备礼来谢，再三却之不可，只得照收。然文甚不佳，当之殊有愧也。

十一日 晴，燥热殊甚。做书院文，不看书。

十二日 阴雨，略爽。晨将文誉毕。看史读韩如课。灯下阅《说文释例》，略有会。

十三日 晴。做书院文，不看书。

十四日 晴。功课照常。写字时，想余字结构太劣，或上重下轻，或左小右大，横竖尤不平直，今后当于体段上用功夫。因执此意作数十字，而手不从心，仍无一笔是处。

十五日 晴。正看《明史》，叔畚叔祖及季申兄来，谈及将以安邱王氏《说文释例》付石印，因携写本来，嘱为校对。其写本长约二尺半，宽约三尺，每张三十四行，每行二十七字，字甚端好。客去，因先校第六卷同部重文一条，至晚对四张余。按许书重文有二义：一可得同中见异之义，如莛之重文柎，则以莛系草本故从草，寄生于木，故又从木。邈之重文瞽，则邈为行疾，瞽为言疾也。一可得古合今分之音，如透之重文恠，知委从未声，在歌韵，为字亦在歌韵也。迂之重文迺，知西字古读在先韵也。此类甚多，细看极有益。灯下抄陶诗十馀首。

十六日 早阴雨。接少甫信，看《明史》一卷。校《释例》四页，鱼豕之多，上方几满。此书系照四川本写，原书板式极精，而中多误字（篆字尤佳，而笔画亦多不合）。余所有系山东刻本，字体颇恶，然讹误不多，非此次之两相核对，不知其善也。傍晚雨，至园中小立，一片清声，千林爽气，何止扑去俗尘数斗。灯下抄陶诗数首。

十七日 阴，微雨。看《明史》一卷半。写字时悟信本笔意均从魏碑化出。又《曾文正公日记》云，褚书取横势，欧书取直势。细玩良然。校《释例》四页。灯下抄陶诗十馀

首。

十八日 晨起偕大兄至青果巷拜翁寅臣妹倩并送行，少坐，复至叔畚叔祖处，值其亦校《说文释例》，因助考订数字。在彼午饭，借张皋文先生手批《文选》一套而归。寅臣复来答拜。客去，校《释例》五页。或体不特取叠韵，亦有取双声者，如頰之或体颯，榘之或体槩，皆同声，由此类推，可兼尽假借之法。灯下抄陶诗数首。

十九日 晴。剃头。看《释例》卷五，有一段云：“《说文》：‘辵，治也。’引《周书》：‘我之不辵。’窃谓许君所言乃《尚书》正解也。辵，治也，推究流言所自起而治其罪也。若云避位，则不应居东。《诗》‘驾言徂东’，《毛传》：‘东，洛邑也。’则周公居东，亦是洛邑。既居陪京，何言避位？且果系避位，则流言自东来，公反居东，并无尺柄以当馁虎之蹊，亦不智矣。业已避位，则王疑当释，何待风雷之警乎？‘罪人斯得’，斯者迟之也。以公之智而须二年乃得，公之仁也，其事彰著而后云得也。此正辵治之明验矣。故以居东为东征者误，罪人未得，无可征也。以为避位尤误。周公乃为流言所撼，忍置王室于不问，此后世不足者避嫌之伎俩耳。”余按此说甚确。《史记·鲁世家》周公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见太王、王季、文王。与此说略同，盖西汉古文师说也。又按《金縢》一篇，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愚意孝昭十四能辨燕旦之诬，成王一代圣君，岂明智不及孝昭乎？况霍光疏远之臣，周公亲则叔父，德为圣人，宜为王所亲信，孝昭不疑霍光而谓成王疑周公，无是理也。窃谓管蔡流言，周公以武王新崩，嗣王年幼，己身实系天下安危，若避嫌而去，恐奸计遂行，天下离畔，无以对三王在天之灵，故仍留辅成王摄行政事。成王亦知流言为诬，专任周公而不疑。管叔间无所施，遂挟武庚以畔。周公奉王命东征，勤劳二年，罪人斯得。观于《大诰》，一则曰“王若曰”，再则曰“王若曰”，其为奉命出师无疑。迨三监既夷，周公恐王狃于太平，渐耽安逸，故作《鸛鷖》之诗。其词危，其情迫，冀以警动成王（《无逸》篇亦当作于此时）。而王以天下既平，公诗忧危过切，意谓过虑，心不以为然，亦未敢信公者。“信”当作“信”，《说文》：信，古文作“訇”，与“信”字省文相同，以形近而误。未敢信公者，未敢信公言为必然也。至“秋大熟”以下，西汉今古文说皆指为周公既没，成王葬公之事阙如，孙氏《尚书注疏》断此下为《亳姑》之逸文，传者以有“金縢”字样与前相同，乃并合为一篇，亦无不可。“王亦未敢信公”以上，祷疾讨乱正文已毕，此下殆史因周公之事而并及见终。此篇盖统言生平，犹后世世家之体，其他《大诰》、《多方》等乃分事详言之耳。何以见其然也？国君十二而冠，王亦宜然。弁乃冠者之服，当武王崩时，成王年方十岁，次年救乱，又次年克殷（见《尚书大传·洛诰》，成王年才十二耳。若如马、郑诸家之说，因天变而迎公，迎公而后讨叛，则此一节尚在克殷之前，王年十一，其时未冠，安得爵弁以临事乎？况询史注书，亦非幼冲所解。《汉书》梅福传及儒林传皆云，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而皇天动威，雷风著天。王充《论衡·感类篇》亦云，王狐疑于葬周公之间，天火雷雨动怒示变，以彰圣功。又曰开匱得书，觉悟泣过，决以天子礼葬公，出郊观变，天乃雨，反风，禾尽起。《史记·鲁世家》、《后汉书·周举传》、《汉纪》张奂疏、《白虎通·丧葬篇》、蔡邕《琴操》，虽有小异，而其旨皆同。此必师师相传之说，《金縢》后半篇之确解也。亲迎者，“亲”当作“新”（《大学》“在新民”亦作“在亲民”），“迎”读平声，自新其意以上迎天意也。后人泥“亲迎”之语，谓成王亲迎周公。无论周公既在洛邑，道里辽远，非可朝发

而夕至，诗之所咏，史之所书，皆无车驾徂东之事；即下文“国家礼亦宜之”之“礼”字，亦无着落矣。鄙意如此，附录之，以俟通经之君子焉。又按《史记》“王亦未敢谓公”，“谓”作“训”，恐亦是“訃”字之误。即作“训”字，训，顺也，王未能顺公之意，说亦可通。校《释例》七页。灯下抄陶诗数首。

二十日 阴雨。发礼叔、质甫信各一封。看《明史》一卷，摘《职官志序》入杂录中。校《释例》四页，第六卷毕。灯下抄陶诗十馀首。

二十一日 晴。看《明史》二卷。写大字，读韩，均如课。陶诗抄毕。先将谢集点勘一过，以便选录。

二十二日 晴。看《明史》一卷。已刻偕大兄应雪师之召，座间刘彬孙说及《俞民丛书》中有《六书说》一篇，讲音义最精晰，嘱余代觅此书，当为留心借阅。未刻归。叔畚叔祖、季申兄来，畅谈至晚。灯下抄谢诗数首。

二十三日 晴，热甚。互校《说文释例》第十一卷。有“鄠”字一段云：“鄠读若许，第谓其音同耳，而经典无不借用。惟《史记·郑世家》尚有‘鄠’字，且说解曰：炎帝太岳之胤甫侯所封。叙中溯其得姓之由曰：太岳佐夏，吕侯作藩，俾侯于许。许不作鄠者，以‘五经无双’之许君，而于其姓尚且从众，不敢擅改。可知考古义当严，适时用当通，譬诸草木区以别矣。世之好用古字者，良由所识本少也夫。”此最说得好，洞中今人症结。余因思不特作字宜然，凡署地名、官名皆宜直用今名，方合遵王之道。今人好奇炫博，地名、官名必取秦汉唐宋。若以非是，则不免于俗者。人为本朝之人，而所处之地所居之官者皆前朝之地与官，名实相违，大不可也。且今之所谓雅者，皆前人恒称之辞，其时上自士大夫，下至农工商贾，悉以为口头言语，了不为奇。今乃取其口头语袭用之以为雅，不特为有识所嗤，古人有知，亦当笑其愚陋耳。黄昏校毕。灯下过热，未抄诗。

二十四日 晴，稍有风。一日散漫殊甚，仅校得《释例》三页。是即肆之机也，求放心之难如此，可畏哉！发积山书局信，将校就《释例》两卷寄去。又发岳父信。

二十五日 晴。看《明史》一卷。选《文选》五十六篇，以备朝夕讽诵。灯下抄谢诗数首。

二十六日 晴。看《明史》两卷。写字，读《文选》。灯下抄谢诗数首。

二十七日 晴。剃头。看《明史》两卷。写字，稍有得于瘦挺之致。校《释例》第十四卷四页。灯下读文。

二十八日 阴雨。作窗课一篇。发叔来曾叔祖信。

二十九日 一夜大雨，达旦乃止。看《明史》一卷《高皇后传》。“一日，问女史：‘黄老何教也，而窦太后好之？’女史曰：‘清净无为为本，若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是其教矣。’后曰：‘孝慈即仁义也，讵有绝仁义而为孝慈者哉！’”吴兴富民沈秀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将诛之。后谏曰：“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帝或告以赈恤，后曰：“赈恤不如蓄积之先备也。”克元都俘宝至，后曰：“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宝欤？”帝曰：“朕知后谓得贤为宝耳。”后拜谢曰：“诚如陛下言。妾与陛下起贫贱，至今日，恒恐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故愿得贤人共理天下。”又曰：“法屡更必弊，法弊则奸生；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皆名言也。写字如数。饭后段新畚来，久坐乃去。灯下抄谢诗数首。

五月初一日 阴雨。看《明史》一卷半，孝穆纪，太后、庄烈愍后二传，叙次最佳，读之三过。兴宗、睿宗传另作一卷，列诸王前，体例最正。前史亦有此例，但此则兼以后附，尤为得体也。大礼之议，张璠说是称本生加谥，亦人子之情。必欲其考孝宗而称兴献为叔父，颠倒伦纪，乖刺天性，殊非所安。特称宗祔庙，则蹈于丰昵之失而不合礼经矣。写字读文如课。夜甚热，不抄诗。

初二日 夏至。阴雨。谒宗祠，午后归，读《文选》。

初三日 阴雨。叔畚叔祖、季申兄曾将其所校《释例》二卷送来，嘱校义文。因与大兄细校一过，错误极多。校毕交局寄去。傍晚雨稍霁，至北岸一行。

初四日 阴雨。一日功课无旷。

初五日 阴雨。拜节祀先。

初六日 小晴。看《明史》二卷。饭后韞硕兄来，述及迪舅病势，殊深悬虑。久谈始去。写字读文如课。《申报》浙江萧臬司谢恩折有云：“峻急不足与更新，当以弼教为明刑之本；粉饰尤易于滋弊，当以察吏为致治之原。”四语甚好。

初七日 晴，稍热。功课无旷。薄暮至北岸一行。接鄂信，湘中难民二千余人窜至湖北荆州府属石首县，陷据其城，知县不知去向。其地距省垣五百里，门户洞开，无险可守，星星之火，亦不无可虑也。接岳父信。

初八日 阴雨。作窗课。

初九日 阴雨。灯下看《日知录》第十卷。明代赋税之制，取民无艺，苏松等府钱粮尤重，一府所纳抵湖广一省，财尽力殫，逃亡相继。而官田一项更为秕政。卒之民力既竭，国势亦颠，流寇乘之，竟倾宝祚。亭林剴切论列，不啻痛哭流涕之谈矣。

初十日 阴雨。一日功课无旷。发岳父信，内附欣舅一函，托其代觅孙子昌云骑尉执照。此事由余经手寄京托迪舅代办，此照若有遗失，何以对孙君哉！灯下看《日知录》第十卷毕。论驿递漕运行盐，确实可行，深有得于余心，反复讽诵者久之。

十一日 阴雨。池中水势平桥，荷花俱经浸没。一日功课无旷。灯下看《日知录》第十一卷。

十二日 晴。校《说文释例》第五卷十页。元直来。傍晚访仲光，谈及郡城盗贼之多，白昼公行抢劫，殊属不成事体。余谓欲弭盗贼，莫如办保甲。欲办保甲，莫如责成绅士，每一大绅各管一段，挨户稽查。如长生巷及化龙巷北头均归余家经理，他处类是。或十日，或半月，府县一出考核，则事不繁而法易行，又不假吏胥之手，绅士各顾家室，无不竭力尽心。至于内河，亦仿此法，码头歇船必全船行认保，遇有面生可疑及行踪诡秘者，驱逐出关（水关）。如此则贼无所容，自然远颺而去矣。仲光深以为然，并云太尊如访及此事，当以余言应对。又言龙舟竞渡，男女错杂，最败风俗、坏人心，今岁阻止不行，计亦良得。久谈始归。

十三日 晴。做窗课。发少甫信。晚，仲光来，在园中步月。谈及有浙人欲从余兄弟批文，余从师不暇，何敢为师哉！因固却之。

十四日 晴。一日功课无旷。《曾文正文集》有《与朱太学孔阳书》，论六书转注，其略云：老者会意字也，考字转注字也，部首之可指数者，如犛部、爨部、畫部、眉部、菁部、筋部、稽部、橐部、𦏧部、重老部、履部、𩚑部、鹽部、弦部、酉部，皆转注之部也。

凡形声之字，大抵以左体为母，以右体之得声者为子，而母字从无省画者。凡转注之字大抵以会意之字为母，亦以得声者为子，而母字从无不省画者。省画则母字之形不全，何以知子之所自来？唯好学深思，精心研究，则形虽不全，意可相受。如老字虽省去匕字，而可知考、耄等字之意从老而来，履字虽省去舟文而可知履、屐等字之意从履而来，橐字虽省去豕字而可知囊、橐等字之意从橐而来，寤字虽省去夢字而亦可知寤、寐等字之意从寤而来。推之犛、鬻、畫、肩等部莫不皆然。其曰建类一首者，母字之形模尚具也。其曰同意相受者，母字之画省而意存也。抑又有进者，转注之字其部首固多会意者矣，亦有不尽然者，如鹽从鹵，監声，形声字也，而所属鹽鹵等字仍不害其为转注之字。歆从欠，齋声，形声字也，而所属之歆仍不害其为转注之字。至于酉者象形字也，本不得目为转注之部，特以酉字之才不足以统所属之字，似应别立酒部，而于醞釀醅醕醇醴等字，增曰：从酒省显声，从酒省襄声，从酒省寿声、昔声、享声、离声云云，乃与全书义例相合。盖此等字本不仅胚胎于酉字，实由酒字贯注而来。斯又许君所未指为转注而不害其为转注者也。愚按，东原先生有云：“守一说之确者，终身不易乃是。”余于转注一门，始治小学时，惟戴、段互训之说是从，后乃迁其解于《说文》同意之字。丙戌春曾著《转注疏证》二卷，畅发其旨，质诸同人，或疑或信，而余意固不摇也。久而稍有未安，以为古人制字以利民用，当简而易明。余之所说过费穿穴，入于艰深，殊乏自然之致，求诸古人之心，当不如是。今阅文正此论，反复玩索，觉与造字之原合，与许君考老之例合，与建类一首同意相受之旨亦无不合，而仍简而易明，无强探力索附会支离之弊，信乎说之至确者也。继自今当尽毁旧稿，守以终身，不复游移两可矣。因备载之。傍晚偕大兄至小浮桥，预祝朱太师母明日八十七岁寿辰。

十五日 晴。伯母生日，来客甚多。今日适值烈帝圣诞，有轮叉之举（考烈帝姓陈，讳杲仁，隋司徒也。某朝〔不记是元是明〕有贼兵攻常，城已濒危殆，贼见城上有神灯数百，守埤兵士皆以人负人罗列城堞，大惊而遁。邑人感神恩威，因仿为轮叉之举，扎采为高架，上坐两小儿，扮为各戏，以一人负之而行。岁时报赛，以答神惠。至烈帝封号不知始于何时，俟考）。俟其赛神既毕，招之来寓，供诸客同观，共十一部（吾乡呼车一辆为一部，轮叉声近于车，因讹为车，亦以部呼之）。往来穿插，亦颇可观。与同人谈及现在名器之滥，虚衔花翎本朝廷酬庸之大典，今则劣绅大贾人人有之，且有伪造以饰观瞻，俨然厕学士大夫之列者，深可一叹。

十六日 阴雨。看《明史》第一百二十四、二十五两卷。《陈友定传》末附元末忠义诸臣事迹，不具《元史》而见于《明实录》者共二十余人。此等皆元代故臣，不便人为之传，而其大节卓卓，又不忍湮没不传。扩廓帖木儿、陈友定、把匝剌瓦尔密皆完守一方与明师相抗，大兵屡出而后定之，与明事交涉最多，故特为之立传，而以诸公附列于中。用意之深，体例之苦，皆前史所无也。写字读文如课，以日长添看《经义述闻》五六条。本朝小学之深，段氏之外推王氏父子为最，曾文正公极为服膺，谓其于实理虚神面面俱到。余记性平常，段书太繁，苦难卒业，拟专就此求通借声音之法，为读群经之关键焉。

十七日 阴雨。发叔来太叔祖信。

十八日 晴。为徐子展先生补祝昨日四十正庆，莒生弟、伯诚侄（俱今年入泮）适来，因留共饭。饭毕畅游园中。看《经义述闻》四则。

十九日 晴。补做窗课，数有客来，未能告竣。

二十日 晴，甚热。将窗课做毕。齿痛殊甚，以盐青果、竹叶汤治之。

二十一日 晴，尤热。齿尚不愈，并连咽喉作痛，因静坐看《述闻》二十馀条。王氏深斥虞仲翔旁通之说，以为舍本卦而取于旁通，刚爻而从柔义，消卦而以息解，适以滋天下之惑。

二十二日 燠热尤甚，汗流不止，兼以齿痛不减，殊觉意乱心烦。携《日知录》第一卷至隐花小榭静坐，四围竹影蕉荫，炎阳尽隔，披书细读，稍解烦蒸。傍晚，黑云如峰，丰隆大作，斜风急雨，相继而来，土腥袭人，一洗沉闷之气。惜不久即霁，夜间苦如前。

二十三日 齿痛小愈，作窗课。

二十四日 晴，甚热。将窗课誊清。饭后至园中，看《日知录》卷一十馀页。慈溪黄氏震《日钞》曰，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于事，唯随事谨省则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后齐一也。孔子之教人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不待言心而自贯通于动静之间者也。孟子不幸当人欲横流之时，始单出而为求放心之说，然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则心有所主，非虚空以治之也。至于斋心服安之老庄，一变而为坐脱立忘之禅学，乃始瞑目静坐，日夜仇视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乱，则曰“易伏猛兽，难降寸心”。呜呼！人之有心，犹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为，其不能无扰者，势也，而患心之难降欤（省斋记）？又曰，古今之所谓存心者，存此心于当用之地也。后世之所谓存心者，摄此心于空寂之境也（山阴县主簿所壁记）。愚按此言切中讲心学者之弊。宋儒张子言礼，朱子言敬，皆最无弊。至慈湖、象山及明之阳明，天分虽高，皆未免涉于禅学。刘念台以静坐说慎独，亦误。

二十五日 晴，甚热。至园中看《日知录》第一卷。亭林极斥希夷、康节之《易》学，识见卓然。

二十六日 晴，尤热。三嫂生日，衣冠拜寿。看《日知录》第一卷毕，接看第二卷。“七八九六”一条不甚了然。愚按孔氏《周易疏》谓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其说有二：一者乾体有三画，坤体有六画，阳得兼阴，故其数九，阴不得兼阳，故其数六；二者老阳数九，老阴数六，老阴老阳皆变，《周易》以变者为占。按《左传》、《国语》有艮之八泰之八，如第一说则不可通，其义非也。第二说郑康成、杜元凯皆同之。盖少阳称七，老阳称九，少阴称八，老阴称六。《周易》生于变动，阳动进而称九，是息之义也；阴动退而称六，是消之义也。老足以包少，故但言九六而七八备焉矣。其称八者，以爻之不变言，抑或《连山》、《归藏》数用七八，与《周易》异，未可知也。

二十七日 晴，甚热。晨起至北岸，又至向三舅处探剑农夫人之丧。看《日知录》第二卷。《顾命》及《康王之诰》，蔡传引苏氏之说，诬圣昧礼，甚属妄谈。亭林疑篇中有阙文，谓“狄设黼扆”以上为成王顾命，“登遐”以下为康王，逾年即位，援证甚备（《戴东原集·书顾命后》，其旨与亭林同）。家子居先生著论极非之（邵阳魏氏采入《书古微》），谓作谥而葬，葬而祔礼也。成王三十七年四月崩，葬则当在十一月。葬则举谥，而曰新陟王，何欤？曰“命作册度”，曰“御王册命”，册命者，册康王为天子之命，自“皇后凭玉几”至“用答扬文武之光训”是也，书之册而史臣宣之之辞也。成王崩，即为此册，迟至

一年宣之，何欤？逾年即位，见于祖庙，承先王先公而止，陈皇后之命，何欤？“三宿三祭三咤”，说者以为奠于殡礼之哀而教也，见于祖庙而行之何欤？然则顾命之书非逾年即位之书也，非逾年即位之书则为柩前即位之书无疑矣，而何所谓阙文耶？盖古者，始死，东方正嗣子，所以别其尊。既殡，柩前立嗣君，所以传其统。逾年朝庙改元，所以慎其初。三年诸侯朝于天子，天子见于诸侯，所以明其治。盖至是而亲政矣。三年之礼，于“高宗谅阴”明之，逾年之礼于《春秋》书即位明之，柩前之礼于《顾命》明之，皆折衷于孔子云云。其义较顾氏为长。按《日知录集释》中，黄氏汝成曰《公羊传》“正棺于两楹之间然后即位”，此语必有所本。“天子七日而殡”，此书云：“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须材，供鬻涂也，所以殡也。自此以下变册命于大行柩前，即出见诸侯于治朝，然后反而成服，皆癸酉日事，于事于情于礼意无不协者。既殡而后衰麻，殡时尚服无端，但髻发腰经耳，无脱衰袭吉之嫌也。”其意亦不以顾说为然，与子居先生说合，而指次情事尤详明。

二十八日 晴。看《日知录》第二卷毕。亭林信梅賾书而疑书序，故此卷所论颇有不堪人意处。接着第三卷，注引全氏曰，古未有诗而不入乐者，特宗庙朝廷祭祀燕享不用，而其属于乐府，则奏之以观民风，是亦乐也。是以吴札请观于周乐，而列国之风并奏，不谓之乐而何？古者四夷之乐尚陈于天子之廷，况列国之风乎？亭林于是乎失言（亭林谓《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二《南》、《豳》之《七月》，《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颂》诗之入乐者也。十二国风《鸛鸣》以下六篇，《六月》以下五十八篇，《民劳》以下十三篇，诗之不入乐者也），况变风亦概而言之。《卫风》之《淇澳》，《郑风》之《缁衣》，《齐风》之《鸡鸣》，《秦风》之“同袍同泽”，其中未尝无正声，是又不可不知也。又引陈氏曰，诗篇皆乐章也。然诗与乐实分二教。经解云，诗之教，温柔敦厚；乐之教，广博易良。是教诗教乐，其旨不同也。王制曰，乐正立四教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是教诗教乐其时不同也。故叙诗者止言作诗之意，其用为何，乐则弗及焉，即鹿鸣燕群臣、清庙祀文王之类，亦指作诗之意，而言其奏之为乐，偶与作诗之意同耳。叙自言诗不言乐也，意歌诗之法自载于《乐经》，元无烦叙诗者之赘及。《乐经》今已不存，则亦无可考矣。古人用诗于乐，不必与作诗之本意相谋，《文献通考》论之甚悉，如射乡之奏二南，两君相见之奏文王清庙，何尝以其词哉！况舍诗而征乐，亦异乎古人之诗教矣。朱子尝答陈体仁书，言诗之作，本以言意，非为乐而作。斯语甚当。及传诗则傅会乐章以立义，与己说相违，不可解也。剖析甚精。

二十九日 晴。看《日知录》第三卷毕。太原、韩城二段考据最精确。实始剪商注引徐璈曰：习凿齿曰，昔周人咏祖宗之德，追述剪商之功。惠栋曰，《尔雅》剪，勤也。《诗》言太王自邠迁岐，始能光复祖宗修朝贡之职，勤劳王事也。璈按习氏之义，证以雅训及惠氏之解，则知文王三分有二，犹合六州之众，奉勤于商。当太王之初基，值殷宗之继轨，虽天佑岐周，亦不得遽云剪断矣。

六月初七日 连日校《释例》，未观书。

初八日 晴。做书院文一篇。傍晚，至北岸一行。阅《申报》，礼叔选授长洲县教谕，可喜之至。

初九日 晴。发礼叔信。

十五日 晴。连日送礼者络绎不绝，无暇观书。晚，月食。

十六日 晴，甚热。伯父六十正诞。黎明即起，一日贺客甚多。接麻阳信。

十七日 晴。接礼叔信并诗八首。

十八日 晴。作书院文一篇。

十九日 晴。立秋。又作书院文一篇。

二十日 晴，连日蒸热殊甚，且写各谢寿信，不观书。

二十二日 晴。晨邀徐、方两先生、屠敬山、王重光、赵士瀛至协兴小饮。散后至书肆一行，买《四六注海》（蒋评本）、《国朝画识》而归。

二十三日 晴。书院课期，热甚，未作。半夜雷电交作，大雨如注。

二十四日 侵晨雨止，馀润犹存，凉意袭人，始有秋意矣。看《日知录》卷四，顾氏说《春秋》最正大直截。

味腴室日记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

四月初九日，揭晓 绶金来谈。在关圣前求签得“好于清夜把心扪”之句，余窃意签语甚吉，非五魁即二百名外矣。往米市胡同看红录，知绶金中四十七名。因偕四兄至会馆，适伟臣丈报到，中一百〇五名。徬徨至薄暮，归寺。晚饭后，将就寝矣，忽报录人至，第二百三十一名恽毓昆（〔眉〕扪心也，“扪”误为“火”）。次伯及厚存均来，谓“昆”字系“鼎”字草书之误，必余中式无疑。余亦疑信参半，客去，心中忐忑不能成眠。

初十日，丙戌 晴。李方往礼部看榜，余果中式第二百三十一名。因至电报局发常州电。往源丰润取银七十两，归寺。饭后，至棉花三条胡同，谒第三房房师王保之先生（名培佑，山东平度人，癸未翰林），辞以考差后见。入城，谒座师昆小峰大司空（冈）、廖仲山少宗伯（寿恒）、壬午座师徐荫轩协揆（桐）、达峰大司马（乌拉喜崇河）、监临棣山藩尚（嵩申）、本科知贡举孙燮臣少冢宰（家鼎）、壬午房师刘次方侍御（纶襄）。出城，在会馆久坐。

十一日，丁亥 晴。移寓武阳会馆。城外谒座师李兰荪大宗伯（鸿藻）、潘伯寅大司空（祖荫）、己卯宗师徐季禾宗丞（致祥）、拜大兴京官王友松比部（鹏运），索到印结一张。因拜礼部李玉舟丈托其买卷。归来填亲供一张，写复试卷半本。大兄将出京至天津，余往送行，一言不得发而归。

十二日，戊子 晴。大兄出都。写复试卷半本。亲友来道喜者甚多，不具载。饭后偕伟丈、绶金移寓起厝泮（在太和门之西首）。次伯来谈。

十三日，己丑 阴。五鼓起，结束停妥。天明点名，入中左门。文题：“登太山而小天下。”（二句）诗题：“风传刻漏星河曙，得河字。”四点钟，三人同纳卷而出。往咸安宫谒次伯，并晤陆蔚廷年丈及冯仲梓，乘车出城。

十四日，庚寅 晴。谒座师李兰荪大宗伯（鸿藻），并拜缪仲丈、汤伯丈。往魏乐胡同吊毕东河师之丧，壬午是日公祭也。饭后，写大卷四开半。复试报到，余取壹等第壹名。意外之喜，殊可惭愧。发常州电。伟丈一等第六名。晚饭后，仲先、稚和诸君来畅谈。接常州电。

十五日，辛卯 晴。便衣谒徐季师，商量拜阅卷老师诸事。因入城谒阅卷徐应轩、乌

达峰、嵩嵎山师、席卿冢宰（锡珍）、吟涛抚宪（松森）、许星叔大司马（庚身）、翁叔平大司徒（同龢）、孙子寿少司徒（诒经）、朗轩少宗伯（宝昌），或见或不见。余卷出叔平师手。灯下构策冒策尾，夜深方寝。

十六日，壬辰 晴。谒城外阅卷祁子和抚宪（世长）、楫云阶少司寇（允升）、汪柳门少司空（鸣銮）。谒房师王保之先生。三场评语皆极华美，经文有“合观五艺足征根柢深厚”之语，相赏可谓至矣。堂上已为李师所摈斥，适廖师所中二百三十一名第三房直隶卷一本，以卷头谬误撤去。房师往廖师处竭力为余卷说项，乃得补中。故余卷虽中于李，而实中于廖也。为房师知己之感安有穷哉！归寓，编辑策中各门空论，夜深方寝（托吴稚和带家信一封，并老丈寄家用银二十两）。

十七日，癸巳 晴。写大卷三开。饭后编辑策论。何受丈、俞笏丈枉过。晚饭后，诣李玉舟处，托其办殿卷。

十八日，甲午 晴。光梁自津还。知大兄已于十四日抵津，暂住电报学堂。偕孚丈往源丰润，孚丈借银二百两，写笔据一纸。因至财盛馆团拜。芷秋、竹芬演《小宴》，芷秋、莲芬演《双思凡》，极佳。座师唯昆师未到。五点钟散。入城往子寿师处，送去殿卷两开。灯下编辑策论。

十九日，乙未 阴。写大卷两开。蔚廷丈枉过。饭后访熙年，未晤。次伯来馆，送来制就松烟墨一瓶。灯下编辑策论毕。

二十日，丙申 晴。日赤而光淡。次伯枉过。厚兄来谈。饭后在松竹制考具，入城仍寓起居注。

二十一日，丁酉 晴。日仍赤。（〔眉〕本日殿试）三点钟起，饱餐，收拾笔墨。天大明始点名。中式名次单数入中左门，复数入中右门。余及伟丈均入中左。布置略妥，出至丹陛，向北行三跪九叩礼。赞礼者系满语，不可解，以意会之。跪受题纸，一荒政，二食货，三安攘，四蚕桑。九点钟，前二道对讫，先写，十二点钟两刻写就四开。午餐，对后二道，两点钟写起，六点钟毕。卷交监试王大臣，另草稿副本写两行，出交礼部堂官。伟叔尚少一开，候其交卷，七点钟同出。余卷第二开脱一字，以文理尚无碍，听之。此外一无疵病，不知可望前列否。赶前门出城，至馆已掌灯。晚饭后早寝。

二十二日，戊戌 晴。日仍赤。晚，伟丈邀致美斋。

二十三日，己亥 晴。偕伟丈至虎坊桥送芷渊。在次伯处午饭。归后写朝考卷二开半。晚早寝。接伯父谕，并汇银贰百两。

二十四日，庚子 晴。三点钟起，偕次伯、伟丈、幼润入内听宣。到东华门天已大明，步行穿西华门至西苑。日出如血，赤而无光。苑内绿树成荫，烟波浩渺，风景颇近江南。立待良久。七点钟，读卷大臣始出，传宣：状元临桂张建勋，榜眼德化李盛铎，探花汉军刘世安，传胪善化杜本崇。因至内阁少憩乃归。报到余二甲第二十九名，发电至常。伟丈二甲十三名。致诸弟信并书，托仲瑜同年带。

二十五日，辛丑 晴。两点钟起，偕次伯、伟丈入内朝贺。卯刻，皇上自西苑还宫。辰初御太和殿受贺。自太和至长安重门洞开，殿廷东西密陈御仗，乐部奏乐，鸿胪传胪宣制：授状元为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为编修。二甲以下赐进士出身，三甲以下赐同进士出身。三鼎甲出班就五品石跪。新贡士视中式名次，单数在廷西，双数在廷东，随班行礼。

毕，皇上退朝。礼部官捧黄榜置于龙亭内，出长安左门外张挂。余乃登车而归。接五、六、七弟信，写朝考卷三开半。灯下读试帖。发大兄信。

二十六日，壬寅 晴。在低桌考凳上写朝考卷四开。晚，厚兄、怀冰来谈。

二十七日，癸卯 晴。入城拜翁叔平师六十正寿，少坐即归。闻大兄自津还，仍住护国寺。先遣李方往，余于饭后偕伟丈至寺。大兄恐余之往，先出门以避之。少顷，大兄返，见余车在门，复掉头而去。怨毒之于人诚深，然余自问并无丝毫开罪处也。仍偕伟丈归馆。何寿丈枉过，送来张显庭年丈所制松烟明墨合一个。三点钟后移入起居注。

二十八日，甲辰 （〔眉〕本日朝考。）晴。三点钟起。黎明自中左门点名入。论题“戒俗吏矫饰”，疏题“劳农劝民”，诗题“柳边人歇待船归，得归字”。三点半钟交卷而出。少坐即出城。次伯、仲固丈枉过。

二十九日，乙巳 晴。偕伟丈至高庙，大兄反锁其门，隐而不见。前为段干木，今为泄柳矣。午刻，往安徽馆，赴孚生、士瀛、次云、士敬之约。傍晚报到，余一等五十七名。伟丈二等，殊出意外。

三十日，丙午 晴。晨起偕绶金至翰林院看榜。买得全单一纸。朝元薪水陈曾佑，余于直隶，当第五，可望馆选矣。发常州电。黎师枉过。午刻偕伟丈在安徽馆请士瀛诸君。散后，余邀诸君在馥春酒叙，掌灯即散。

五月初一日，丁未 阴。拜城外客，至次伯处午饭。在徐季师、王保师处长谈。晚，微雨。怀冰诸君来。

初二日，戊申 晴。接质甫信，殷殷以“虚怀若谷，不改本来”相勸，良友意厚，甚可感也。接三哥、五弟信。发常州信，并寄去场作三篇，请夔师改削。晚，在元兴居与惕身、士敬公局。归后自敬来畅谈，一点钟始寝。

初三日，己酉 晴。十一点钟始起。写外祖母信，并木匣两个，又上伯父一禀，并补服两副，均托孚丈带。

初四日，庚戌 晴。晨起至城内外乡会房师、座师、复试阅卷师处拜节，顺访钟英。钟英邀德兴堂便饭。四点钟归寓，烦热特甚。

初五日，辛亥 晴。至缪老太爷、汤伯丈、次伯、大兄处拜节。在次伯处午饭。偕四兄往打磨厂天乐园听小荣椿部戏，颇佳。绶金、厚兄亦至。傍晚归寓，接常州电。

初六日，壬子 晴。为仲光写扇两柄。偕伟丈至翰林院演礼。诣次方师，并访秉文。晚，早寝。

初七日，癸丑 晴。十二点钟即起，一点钟登车，将至西苑，忽然鼻衄不止，觅凉水扑治，良久乃住。抵苑尚早，在车中假寐片时。（〔眉〕本日新进士引见。）晨六点钟在西苑门外排班。七点钟皇上御勤政殿引见，背履历讫（〔眉〕恽○○，顺天人，二甲进士，年二十五岁〔惠按：先君于己卯入学时，系报十五岁，故较真年龄少二岁〕，朝考一等〔与普通引见不同〕），鱼贯而出。因谒见麟芝庵、陆凤石两太老师。归寓酣寝。一点钟偕仲光往万福居，赴汤仲信之约。席散入城，诣次方师请日，壬午同房将请房师也。怀冰来谈。

初八日，甲寅 晴。无事，写白折两开。傍晚，在次伯处久坐。

初九日，乙卯 阴，大风，饭后微雨。偕季兄往肉市广和楼观小洪奎部，不甚佳。傍

晚天复放晴。

初十日，丙辰 晴。清晨余尚酣寝，仆人唤醒，知报到，余幸得庶常。因往次伯及老丈处磕头。归寓写拜前辈白帖。发常州电。接家信。伟丈用部属，可惜之至。

十一日，丁巳 晴。拜老师。

十二日，戊午 晴。拜老师，至翁师处，适值韬甫之祖太夫人八十正寿，因人拜祝，吃面而出。傍晚归。夜雨。接常州信。

十三日，己未 阴晴各半。晨入西城拜谒，归寓。复至乐椿花厂，偕同房冯雨人、赵小鲁、江金波、端仲信、王仲光公请次方师，散后回馆题名，在文帝、武帝、魁星前拈香。再出拜城外同乡。

十四日，庚申 晴。饭后入城拜谒。晚，至兴胜寺，赴胜吉之约。步月而归。

十五日，辛酉 晴。饭前拜城外老师，饭后偕秉文、四兄至大栅栏庆乐园观同春部。夜，大风。

十六日，壬戌 晴。入城拜谒。便衣诣大兄处，见之。

十七日，癸亥 阴，微雨。入城拜客。饭后晴，归寓。偕四兄至浴堂濯垢。晚，在义胜居为怀冰、仲光、四兄吃中书梦，余及伟丈、绶金看梦。

十八日，甲子 晴。入城拜客，归寓午饭。复至西城一行。晚，雨人来畅谈。

十九日，乙丑 晴。入城拜客，归寓午饭。写应酬扇件。

二十日，丙寅 晴。拜城外客。晤郑听湘，话先人旧侍事甚悉。此人现不知去向，一朝失足，遗恨千秋矣。晚，诣江韵丈，托其为两弟起文书。

二十一日，丁卯 晴。拜城外客，归寓午饭。燥热特甚。写扇幅数事。发常州信，附去老丈一信。

二十二日，戊辰 阴雨。七点钟起，至翰林院行上任仪。大翰林一员宣初十日谕旨，庶吉士等皆南向跪听。宣毕，行三跪九叩礼。复谒至圣祠、昌黎祠，十二点钟归寓。发湖北信，复吴哲甫，并附去老丈致越裳一信。晚，在老丈处长谈。

二十三日，己巳 晴。夏至节。国忌，不拜客。写散馆卷半开。接伯父信，并银贰百两。饭后在次伯处少坐，复往徐季师处送行。归至琉璃厂散步，买得《砖塔铭》一本，价四千文。

二十四日，庚午 阴。偕同房诸君在乐椿园公请王保之先生（新阳李传元号橘农、嘉善郁保章号宪辰、贺县李孝先号南陔、武陵唐右楨号召皆、英山金鸿翎号汝仪、米脂高增融号再樽、宁陵吕敬直号恪符、泰安王济号既生、辽州刘秉钧号叔衡、富平武瀛号仙航、临桂张其磁号文明、平定陈铎绶号鸾浦、太谷阎维玉号正堃），共十四人。未与名者三人（崔兴亿、郑襄、李延撰）。二点钟散。复至三里河拜薛叔耘年丈。

二十五日，辛未 晴。四兄等入城考中书。八点钟入城拜客，在廖师处见蒙自杨鼎臣同年（增新，新分甘肃知县），年齿甚轻，而通达事体，论事皆息心静气，贯彻首尾。廖师极为首肯，余亦敬佩万分。自愧粗浮于事，皆仿佛依稀一无着落，大有告子“不得于言，勿求诸心”之弊。归来与伟丈谈及，自誓此后当向沉静一路加功，以期变化气质。接常州信，并闻艺三篇。道路泥泞，竟日摇撼不安，颇以为苦。

二十六日，壬申 晴。已刻往乐椿园赴王保师之召。徐贵来，知三兄及五、六两弟已

抵都。席散，因至护国寺畅谈一切。接伯父谕并七弟信，又纫秋信一纸。傍晚归寓。

二十七日，癸酉 大雨竟夜，道路成河。不拜客。写散馆卷一开。饭后诣王保师，送板价并谢昨宴。归，五、六弟来，至晚方去。在老丈处久谈。

二十八日，甲戌 晴。拜南城客，往谢公祠，应冯梦华、章幼叔两同年之约。散后，复略拜客，归寓。三兄及两弟来。酉刻赴濮子泉年丈之召。

二十九日，乙亥 晴。拜西南城外客，归寓午饭。复出拜客。晚，冯雨人招景华，偕仲光同往，召秦。发常州信两封。

六月初一日，乙亥 晴。偕六弟往贡院看中书团号榜。大哥竟遭摈斥，至可凭者莫如字，而亦无凭，可慨也。阳湖取者五人：刘保良、吕幼龄、刘叔楠、季申兄、赵剑秋。五、六弟均来馆久坐。缪老太爷枉过。写扇件数事。

初二日，丙子 晴。晨起，拜东城外客。因往福隆堂赴次方师之召。傍晚在高庙久坐，因邀三兄，五、六弟，厚兄，饮于便宜坊，并邀季兄及伟丈，伟丈未到。

初三日，丁丑 晴。大兄两字来催搬寓，不致余而致李方，余只可嬉笑以答之。饭后，三兄来，同至琉璃厂一行，傍晚去。

初四日，戊寅 阴。十点钟至翰林院上学。少顷，大教习福中堂、翁尚书均到，庶常等皆迎于二门内。教习更朝衣谒至圣，复更公服谒昌黎。庶常等皆排班。两教习升公案上任，起行交拜礼，相向三揖。庶常等行一跪四叩礼，后二叩，赞礼者唱免。礼毕各退。顺甲第进号书，十人一班，各执《大学》一本或《书经》进至教习前，教习以朱笔标“六月初四日”五字于简端，乃退。以次号书毕，教习行，庶常皆恭送于二门外，各乘车而返。怀冰来谈。晚，骤雨。

初五日，己卯 晴。偕季兄至绳匠胡同拜次远伯母三十一寿，在彼午面。复拜西城外客数处而归。改削复试文。晚，雨。

初六日，庚辰 晴。偕伟丈、季兄至草厂七条徐姓处，推邵子数。归寓午饭。赴湖南会馆团拜，黄榜请老师兼饯同年外官。散后拜客数家而归。

初七日，辛巳 晴。拜东城内客，谒教习陆凤石师。

初八日，壬午 阴。拜西城内客，在素礼庭世丈（麟）处午餐。归路至宣武门，大雨倾盆而至，暂在月洞躲避，幸不十分狼狈。雨稍小，疾驰而归。

初九日，癸未 晴。往聘师处唁丧明之戚。在江苏会馆，偕孙叔和、刘伟丈、费妃怀、徐肇甫公请八县同乡。傍晚至琉璃厂一行。夜，写七弟及纫秋信，交仲光带。雨。

初十日，甲申 晴。辰刻到庶常馆应开门课，题为“蛾子时术赋”（以“知类通达强立不及”为韵），赋得“夜雨长溪痕”，得痕字。先交诗篇，用白折写。大教习备午餐。餐后送教习去，乃归。江苏己丑同年在徐庆堂公饯苏人作令他省及他省人之作令吾苏者，余派分资而未往。中书引见，季兄记名，可喜之至。阳湖取五人，惟刘叔楠未用。

十一日，乙酉 晴。闭门作赋。五弟来。傍晚偕三兄，五、六两弟往财盛馆观剧，己未团拜也。归馆已四鼓，三兄等在此下榻。

十二日，丙戌 阴。六点钟起，送仲光起身，写课卷两开。偕伟丈往福兴居公请武阳同乡熟人。风雨交作，洒然生凉，座客皆有寒色。归寓复写字一开。

十三日，丁亥 晴。写卷两开，令马贵交至翰林院。饭后至缪老太爷处，祝筱珊年伯

母三十正寿。在次伯处少谈。复往高庙，久坐而归。

十四日，戊子 晴。入城祝许星叔、廖仲山两师寿。又至东河沿答拜冯伯渊。饭后邀四兄、三兄、五弟至庆和园观小荣椿部，六弟因病未来。在束鹿堂买《缙绅》一部而归。接静之师信。写上外祖母禀，并礼叔信，为请封事。冯雨人邀福兴，却之。

十五日，己丑 晴。发苏州信。在乐椿园请江韵涛、陆蔚廷、濮子泉、李玉舟、吴慎生五年丈，冯雨人同年，何受轩表伯，何润夫表兄，次伯作陪。暴雨倾盆，时止时作。

十六日，庚寅 晴。写应酬各件。饭后至福兴居，赴查荫阶年伯之召，玉阶、隽臣代主。散后步行而归。买山晓阁《古文赋汇题注》一部。

十七日，辛卯 晴。次弟来。饭后，四兄邀三庆园同春部。接七弟信。

十八日，壬辰 晴。偕伟丈、绶金在福兴公请会试诸君。散后同至广德楼，观小荣椿部。

十九日，癸巳 晴。写应酬各件。品园舅自多伦诺尔来。饭后往西城内外拜客，在保之师处久坐。夜半大雨。

二十日，甲午 阴，微雨，午刻偕伟丈至陶然亭，赴庄心和丈之召。用劳闾臣家庖，菜甚精美。中席先散，往福兴赴冯雨人之约。散后惕身拉往韵春，召秦，二点钟始归寓。

二十一日，乙未 晴。阅台湾抚臣刘铭传复奏铁路一折，其意主于兴修，而指陈得失处支离廓落，一派谬说狂谈。任事之臣，才识如此，可为寒心，愤闷不怡者半日。午刻往同兴楼，赴邹紫东同年之约。孙叔和来谈。夜，次寅来此下榻。

二十二日，丙申 晴。在乐椿园请大宛同乡，归往老丈处拜寿。

二十三日，丁酉 天明时雷电风雨交作。会馆约课，设有午席。次伯来久谈。秉文邀万福，却之。

二十四日，戊戌 忽晴忽雨，大似黄梅天气。一日看书写字。发七弟信。

二十五日，己亥 晴。拟至琉璃厂，中途泥泞不得通，折回。次寅来。饭后偕四兄往同仁堂、桂林轩买物。笏东丈来，读别墅之“墅”如“署”音。客去查之，果音“署”，上声，在语韵，又别音“野”，义亦通。吾常读如“士”音，不知何本，字典并无此音。近今说字，以讹沿讹，反忘其本。若对人读“墅”如“野”，鲜不笑为认白字者。以此知处世接物，无一不当虚心。接七弟信。晚，在老丈处谈。胜吉邀万福，却之。写复静之师信。

二十六日，庚子 晴。晨起往琉璃厂一行，以地图托松竹、含英、清秘寄售。次伯枉过。

二十七日，辛丑 晴。先人忌日。饭后偕季兄至次伯处及高庙久谈。灯下看《困学纪闻》十则。

二十八日，壬寅 阴晴各半。会馆第二课。往兴胜寺答拜乡试诸君。饭后偕季兄至琉璃厂一行，几有泥涂之辱。怀冰来谈。

二十九日，癸卯 阴雨，夜益甚，达旦方止。看《困学纪闻》十馀则。

三十日，甲辰 晴。一日看书写字。叔坤来。晚饭后在老丈处久谈。

七月初一日，乙巳 阴雨竟日。惕身来谈。

初二日，丙午 晴。饭后偕季兄至庆乐园观义顺和部。李慧叔邀福隆，却之。

初三日，丁未 晴。入城拜宝师母寿，晤侄世兄东之、华政（裕启）。出城往兴升店，

拜杨子英太年丈，又为荣履吉大令送行。午刻在福兴请端仲信、潘奕卿、史幼润、冯雨人，幼润未到。

初四日，戊申 晴。迁居高庙。在粤东馆偕刘静皆（世安）、费妃怀（念慈）、姚械卿（士璋）、冯子庄（端）、宝酥年（丰）、李枚生（鹏飞）、曹价人（树藩），公请教习陆老师。冯系丁卯举人，姚则丁卯优贡也。

初五日，己酉 晴。晨起至会馆，写扇件数事。午刻往广和居赴潘小斋之约。散后至同乐轩观同春部。酉刻，季兄邀福兴，席未终大雨倾盆而至，良久不息。坐待雨势稍小，狼狈乘车归馆。头眩恶心，手足冰冷，痧势甚重，刮之摘之，服药闻药，不见喷嚏。静卧半时始觉稍适，乃就寝。天明时遍体大汗，衣被尽湿，系服药太多，过于发散之故。接苏州信。

初六日，庚戌 晴。疲顿异常，如坐云雾中。晚回高庙。

初七日，辛亥 大雨竟日。饭后拟偕三兄至会馆，中途雨甚不得行，三兄折回，余坐车到馆。往广慧寺吊陈世兄之丧。夜住会馆。发常州信。

初八日，壬子 晴。一日入城，往各师处送朱卷。归馆，次寅在此，遂同回高庙，中途几陷泥淖中。

初九日，癸丑 晴，热甚。再入城拜客。出城至源丰润取银一百两。

初十日，甲寅 晴。先慈忌辰。何寿丈邀馀庆，陆凤师邀燕善，潘奕卿邀广和，均未往。一日在馆收拾行李，清理账目。

十一日，乙卯 晴。遣马贵下潞雇船。往亲友处辞行。次伯邀晚饭，大雨骤至，偕季兄同车而归。积水不能行，遣人驼负以入。发常州信。

十二日，丙辰 天竟放晴。九点钟与老丈及伟臣诸君揖别登车。三点钟三间房午尖。薄暮抵通西门，穿城至东关，觅船不得，只得在宏兴店卸车。石路吉屈崎岖，无三步平坦，入城后尤甚。肩痛如脱，骨震欲苏，地棘天荆，无此艰苦也。疲乏不胜，不食晚餐而寝。

十三日，丁巳 晴。天明，魏喜觅到马贵，知昨日有水手在八里桥候予而未见。偕季兄至船中少坐，在复兴馆午餐，仍回店酣卧。四点钟行李二把手车始到，乃下船。

十四日，戊午 天明骤雨，未久即晴。平明解维，水势盛涨，顺流而下。至上灯时行二百七十里至杨村，又乘月行三十里泊港口，可云神速矣。

十五日，己未 阴。八点钟抵紫竹林，先至电报学堂访陈苍源昆仲、许锡珍，因乘轿至排头街，谒兰生族曾叔祖，在彼午饭。大雨骤至，不得行。傍晚始归，遂住学堂。

十六日，庚申 阴雨。乘轿在城内外拜客。李傅相于余家世甚悉，谈及累代世谊，意甚殷拳。归学堂午饭，人甚不适，以曲茶治之。仍住学堂。

十七日，辛酉 晴。知招商“新盛”船到埠，不得抵码头，泊于去紫竹林七十里之唐山口。因检点一切，发伟丈两信，并洋十九元，一由源丰润寄，一由洋关信局寄。四点钟放舟登轮，住上舱一间，甚凉爽。

十八日，壬戌 晴。一日上货，不得开轮，闷甚。账房陈望生，宁波人；顾静川，太仓人，招呼极好。看《困学纪闻》两卷。

十九日，癸亥 晴。货犹未上毕，二点钟始开出。大沽上煤，复停轮。看《困学纪闻》一卷半。

二十日，甲子 晴。天明开轮。看《纪闻》两卷。

二十一日，乙丑 晴。晨入黑水洋，半夜出黑入绿。两日风平浪静，饱食安眠。七次海轮，此为最适。看《纪闻》三卷。

二十二日，丙寅 阴。一点钟过茶山，天色陡变，风浪颇大，幸已在内洋，不甚颠簸。三点进口，四点钟抵埠。雨骤至，暂住吉升栈。剃头洗浴，如释重负。晚饭后，邀季兄在新丹桂观剧，归栈复久谈，乃寝。

二十三日，丁卯 晴，郁热特甚。清晨即起，入城拜龚观察。出城拜张楚生、任逢年、徐旭山、陈连城。旭山在汉未回。饭后雨。傍晚偕张崧甫往恒裕昌（宝善街，店伙汪子谅，常州人）洋货店买物。上灯，邀季兄在序宾园晚餐。餐毕，季兄邀天仙观剧。发常州及京信。陈望生邀同安里王月仙酒叙，余往而主人已去。

二十四日，戊辰 晴。命仆人收拾行李下船。饭后至久安茗谈，玉人无恙，风致嫣然，坐对半时，颇有海上移情之趣。傍晚季兄邀坐马车往申园一巡，归已上灯。因邀张楚生、陈望生、顾静川、余熙臣、家善卿叔祖、季申兄于久安酒叙。乐事未已，别愁更牵，鬓语依依，弥增惆怅。散已十二点钟，乃回舟酣寝。余于熙臣定交最早，丰神洒落，才气纵横，自是一时英俊。年来江湖落拓，细行多疏，物议纷纭，颇不可耐。然语言之际极悔前非。临别赠言，殷殷以勿增气焰，勿食洋烟相勸。其人可惜，其才可爱，其情尤可感。余因世之毁熙臣者过于不齿，兹特表而出之。

二十五日，己巳 晴。日出解维，一日顺风，惜逆潮而上，不得畅行。九十里泊黄渡。

二十六日，庚午 早晴。风色极顺。十一点钟过陆家浜。饭后，舟人前后不和，心手不复相应，天又阴雨，多所耽搁，上灯始泊昆山。两日无事，唯以杜诗消遣。

二十七日，辛未 阴。十一点钟抵阊门。剃头吃饭。雨势甚大，冒雨登岸，至大儒巷，又略拜客。雨益甚，仍回大儒。晚间，人甚不适，头眩发热，恶寒恶心，吃粥一盂而寝。一夜大雨如注。接七弟信。

二十八日，壬申 雨仍不止。人略清健。饭后下船，夜甚凉。

二十九日，癸酉 晴。移舟至枫桥，西北风大作，不得开行，停泊一日，闷极。傍晚雨。

八月初一日，甲戌 晴。风仍不顺，勉强开行。晚泊南望亭。

初二日，乙亥 晴。风仍不甚顺，午刻过无锡，索来纤夫五名。四鼓抵东仓桥。

初三日，丙子 晴。七点钟抵家，衣冠登岸。知三兄处科侄殇去，甚觉可惜。三兄两次北闱，一抱黄门之戚，一增子夏之伤，殊难为情也。

初四日，丁丑 晴。甚热。剃头。乘轿先到至亲处，兼吊虎臣五兄之丧，在彼午餐。四点钟归家。

初五日，戊寅 晴。发京信。傍晚诣夔师畅谈。

初六日，己卯 晴。热甚。出门拜客。饭后在家休息，略收拾书房。

初七日，庚辰 阴。稍凉。饭后拜客。发京信。

初八日，辛巳 阴。夔师枉过。饭后拜客。

初九日，壬午 晴。写散馆卷半开，读赋数篇。

初十日，癸未 晴。热甚，不减伏天，静坐犹汗流浹背。余生日，在祖宗司命前磕头。

又乘轿至府署谢太尊送礼，未见。复诣本家述川叔，少坐而返。吴葭生来谈，留其午餐，又许久乃去。读赋数篇。傍晚，士瀛来，晚饭酒。余腹甚不适，有痢势，以百洁丸治之。大雨雷电交作。

补录各省试差：

五月初一日 云南：平利李联芳，固始张星炳。 贵州：南海陈如岳，临桂刘名誉。均编修。

十二日 广东：贵筑阁学李端棻，闽县修撰王仁堪。 广西：怀宁陈同礼，长乐潘炳年，均编修。 福建：嘉定副都徐季和师，山阴编修鲍临。

二十二日 四川：天门仆少胡聘之，安顺侍读黄卓元。 湖南：宁河编修高庆恩，宛平修撰陈冕。 甘肃：桂阳陈兆文，望江檀玘。均编修。檀甫出都即丁外忧。

六月十二日 湖北：闽县中书陈璧，崇仁编修华焯。 江西：祥符副都沈叔眉师，太仓编修陆继焯。 浙江：顺德少詹李文田，衡山编修陈鼎。

二十二日 江南：安邱鸿卿李端遇，廂蓝户主承荫。 陕西：潍县修撰曹鸿勋，吴县编修刘传福。

二十四日 以承荫系江宁驻防，改曹为江南副，刘为陕西正，而承副之。

七月初八日 山东：正黄礼右宝朗轩师，商城编修蒋良。 山西：福山谢隽杭，仁和徐琪。 河南：宛平徐致靖，历城李葆实。均编修。 顺天监临：廂黄阁学文治，吴县工尚潘伯寅师。

八月初六日 顺天大主考：汉军正蓝协办徐荫轩师，廂黄藩尚嵩驎山师，番禺吏侍许筠庵师，钱塘户侍孙子授师。

同考官：正蓝侍读寿耆，廂蓝侍讲荫廉，黄县王锡蕃，内卿卢俊章，莒州管廷献，均编修。 兴县检讨康洒清，沂水御史刘次方师，太仓陆宝忠，弋阳江澍昀，丹徒丁立钧，侯官陈舆罔，武陵周克宽，旌德吕珮芬，均编修。 合肥检讨蒯光典，泰州赞若王贻清，江夏御史胡泰福，南昌御史童毓英，仁和礼主詹鸿谟。

十一日，甲申 晴。稍凉。腹中仍不适，连服天中茶。写团折扇各一柄，读赋数篇，作试帖一首。接外祖母信，即作复函，并都中携来各件交原船带回。

十二日，乙酉 晴。腹仍不甚适。读赋数篇，作试帖一首。史干丈、家竹坡叔祖过谈。钱观生来，请其诊脉，开方。接伟臣信。灯下读试帖。

十三日，丙戌 晴。已刻赴葭生处陪吊，在彼午饭。饭后襄题神主，四点钟始归。田治庭年丈在此，因具礼谒见。灯下作试帖一首。

十四日，丁亥 晴。次寅弟妇生日。写大卷半开。人颇不适，因搁笔。饭后身体凛凛有寒意。晚饭后寒热大作，因入内卧，夜热甚。

十五日，戊子 晴。头痛而眩，体中时作寒热。拜节、祀先，均不能出，闷甚。发苏州信并件。

十六日，己丑 晴。人甚燥闷，昏卧半日。傍晚，忽手足厥冷麻木，恶心头眩，大有急痧之势。赶请善针者来，挑之推之，始得稍定。钱观生来诊。

十七日，庚寅 晴。热退而不楚，疲弱异常。观生来诊，谓予将发疟疾。接苏州信并月饼。

十八日，辛卯 晴。发苏州信并书。饭后寒热大作，天明始退。

十九日，壬辰 晴。一日无恙，略吃饭，避风不出。

二十日，癸巳 晴。饭时寒热复作，连日请观生来诊，连进柴胡，亦无可如何。

二十一日，甲午 晴。风块大作，自头至足，无一不痒，遍体爬搔，手为之极。观生来诊，谓伏邪外透，可望寒热渐轻。

二十二日，乙未 晴。青果巷祭祖，余不得往。十一点钟寒热复来，观生来诊。

二十三日，丙申 晴。一日无恙。发苏州本家信并件。在内无事，阅《通鉴辑览》元一朝毕。

二十四日，丁酉 阴。寒热复作。

二十五日，戊戌 阴，凉。精神甚疲。阅《辑览·明纪》。观生来诊。

二十六日，己亥 阴。饭前寒热即作，困顿一日。

二十七日，庚子 阴。接京信并三兄等闹作三篇。阅《明纪》。观生来诊。

二十八日，辛丑 阴。十点钟寒热即作。

二十九日，壬寅 晴。秋分。闷极无聊。肩舆祭祠，礼毕先归。晚阴雨。观生来诊。

三十日，癸卯 阴。八点钟寒热即作，余服观生药，毫无效验。渠亦蹶鼠技穷，因停药。闻朗存言，五、六两弟于廿六起身，三兄则决意候榜。阅廿四日谕旨，京师大雨雹，雷火焚天坛祈年殿。

九月初一日，甲辰 阴。饭后忽发寒热。

初二日，乙卯 阴。八点钟寒热即作，饭后四点钟退，少顷复作，一日两症，奇哉！发苏州信。

初三日，丙辰 饭后发寒热。

初四日，丁巳 阴雨。十点钟发寒热。观生来诊，谓予间症转为日作，此佳兆也。

初五日，戊午 一日雨不止。饭后发寒热。发苏信。

初六日，己未 阴雨。（以下连日发寒热。）

初七日，庚申 阴雨。

初八日，辛酉 阴雨。

初九日，壬戌 阴。接苏州信并小菜。

初十日，癸亥 阴雨。接五、六弟信，知其于初八日抵申。数日在内，病退后阅选《得月楼赋》甲乙丙丁四编一遍。

十一日，甲子 阴雨。病退后闲阅石天基《传家宝》中“知世事”一种，于人情物理阐发特精，大有益于持躬涉世。接苏信。

十二日，乙丑 阴。五伯送来贺仪三十元。望京电甚切。七弟在顾文光打听北榜消息，知于明日揭晓。

十三日，丙寅 阴。仲光来，因偕至协兴，余连饮热黄酒四杯，觉遍体温暖，略吃菜吃饭，复至宛委山庄一行而归。寒热竟不至。夜雨。

十四日，丁卯 雨。外间已报五人（吕椒生舅〔樵光〕、刘浩〔如瀚〕、安生丈〔学诚〕、董受之〔受祺〕，又汪姓系徽籍入常州学）。（〔眉〕汪名应度，号春宇。又知庄秉澄〔雅藩〕中式大兴籍，余己卯同案也。又吴稚英〔琳〕寄河南籍，本省榜。）椒舅年四十七，

文战十有二次，绩学晚遇，有志竟成。刘氏棣萼交辉，可云佳话。董系绶金胞兄。至掌灯家中尚不得电音，知三兄等无望矣，废然而寝。

十五日，戊辰 阴晴各半。发苏州信，五、六弟抵里。接老丈、伟臣、绶金三信。

十六日，己巳 阴。看《困学纪闻》卷二。偕两弟谈。

十七日，庚午 晴。发伯闻师信并朱卷。夜间伯母肝气大发，胃脘作痛，呕吐不止。余等于二点钟均起，延观生夜轿来诊，谓系肝阳犯胃。医去，痛略平。余乃就寝，时已四点钟矣。

十八日，辛未 阴，风甚大。看《纪闻》卷二，复读试帖。晚间季兄、与九、莒生来谈。毕文荣来。

十九日，壬申 晴，风颇大。早，往隔壁张处祝慎之舅公七十寿。季兄及与九、莒生来谈，三点钟始去。看《纪闻》卷二。“璪火黼黻黼黻”，林艾轩谓璪火为一物，而引《考工记》“火以圜”为证，此郢书燕说也。璪、火为二，郑、孔皆无异议。《说文》玉部璪云：“玉饰，如水藻之文。”下引《虞书》云云，是璪为水草文之证。鸟兽跄跄，马融以为笋虚；凤凰来仪，吴械以为箫声之和。果如此说，古圣人作乐之神，天神、土地祇降感通之妙，全不见矣。

二十日，癸酉 阴雨。看《纪闻》卷二数则。金仁山伯益、伯翳辨极明确。晚读试帖，灯下看《近思录》。

二十一日，甲戌 阴雨。祭祖开贺，来客不少，午刻大祀先于大厅，助祭者绍兴、六叔、澄甫、季申、念劬、三兄、善庆、与九、莒生、寿椿、四弟、伯诚侄，吃酒饭，兴甚豪。三点钟客尽去。酬应一日，颇觉劳碌，乃静坐稍憩。看《纪闻》两则。灯下看《近思录》。接苏州信。

二十二日，乙亥 晴。籽云丈来谈。写对两付，看《纪闻》数则，“五观”一条，翁氏注精当之至。

二十三日，丙子 阴雨。吴葭生来谈，许久乃去。写京信数封，看《纪闻》数则。

二十四日，丁丑 阴。特祭宗祠，与季申兄合办。助祭者十七人。饭后微雨。归略不适，适观生诊伯母病，余附诊焉，谓系感冒凉邪，汗之即愈。伯闻师自乡上城枉过，未晤。

二十五日，戊寅 阴晴各半。发老丈信，附致伟臣信（为请封事）、周松斋信（为刘咏丈处事）。绶金复信，为五弟虚症颇剧，延余伯初来诊，谓病虽沉重，然一时不至成瘵，当可医治。南闹揭晓，武阳获隽者十人（张鹤龄丈〔鹤龄〕、刘葆真〔毓麟〕、薛葭生〔绍元〕、庄士兰〔兴〕、朱湛恩、徐汝翼、谈承恩、杨振祚、李宝箴、姜麟书），南北共十七人，可云盛矣。

二十六日，己卯 晴。燥热异常，易重棉为两夹。地湿如水，潮气上蒸，颇不可耐。天时不正，唯有择爽垲静坐观书以避之。重光来，谈及久雨不止，将成大歉。苏、松、常镇本有积谷数百万石，八月初浙省大水，米价增至斤四千馀文，四郡商民以本年秋收可望全丰，转瞬新谷即出，因将陈谷运浙贩卖，获利颇巨，而各囤为之一空。此时米价翔贵，各肆倒闭，府县出示劝其平糶，禁其居奇，其实粒米无存，将至接济断乏矣。时势如此，殊切杞忧。夜，西北风大作，稍有寒意。

二十七日，庚辰 阴，甚寒。送两先生关书。抄赋读本一篇。看《纪闻》数则。文王

受命改元，异说纷纷。《书·西伯戡黎》正义至谓貌虽事纣，内秉王心，其诬文王实甚。翁注引《竹书纪年》：帝辛三十三年，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沈约注云：文王受命，九年大统未集，盖得专征伐，受命自此年始。且《纪年》于帝辛之四十二年，分注云：周武王元年，《逸周书·柔武解》：“维王元祀。”注云：“此文王卒之明年。”《大开武解》云：“惟王一祀。”是武王即位改元，无因文王之年之说也。伯初来诊，开参耆以培养髓液。接大、三兄信，知六弟得挑眷录（房师何人，尚未探悉）。三兄于廿二起身。夜复雨。

二十八日，辛未 阴雨。抄赋一篇，复读赋数篇。发苏州信。伯初来诊。

二十九日，壬申 阴雨。霜降节。读赋数篇，看《纪闻》数则。晚饭后五弟病忽增剧，余适发风块，热而且痒，不得出视，焦急万分。伯初来诊，谓将发间日疟疾。五弟身体甚亏，曷能禁此，心焉忧之。

十月初一日，癸酉 晴。读《唐赋》十余篇。伯初来诊，余亦附诊，谓系肝疾未平，风阳上僭，宜以药疏之。

初二日，甲戌 阴。写对七付，抄赋一篇。灯下阅《纪闻》数则。伯初来诊。发费妃怀同年信。

初三日，乙亥 阴雨，入夜弥甚。抄赋一篇，阅《纪闻》数则。九五福言富不言寿，吴太易之说最精。

初四日，丙子 阴。肩舆出门谢客，行至西下塘，大雨不止，狂奔而归。抄赋一篇。发吴道甫信，为三兄将续娶事，并附致珽卿信，均有朱卷。夜雨达旦。伯初来诊。

初五日，丁丑 晴。抄赋二篇。伯初来诊，谓疟疾虽退，脉象软弱无神，阴阳两亏，宜兼培益。接妃怀复信，知江苏将成灾歉，情形中丞已附片陈明。入晚北风大作，略有晴意。

初六日，戊寅 晴。杂事不得静坐，抄赋一篇。元直来，谈古今甚洽。灯下看《纪闻》。

初七日，己卯 晴。天气如能不变，两邑晚稻可望收成。磨墨看书。接外祖母信，又长洲县学信，惊悉礼堂表叔于初三日戌刻捐馆，叹诧不怡者久之。灯下看《近思录》。程子砚云：“有主则实，邪不能入。”后又云：“有主则虚，无主则实。”朱子所释，亦未详尽。愚意颇疑后义不如前义之确。沉思累时，仍未通释。

初八日，庚辰 晴。杂事不能静坐。伯初来诊。

初九日，辛巳 晴。早起诣鹤龄丈处，送喜伯。闻师枉过。饭后往答谒，未见。顺谢客。成儿患气喘，晚饭后势甚剧，急请观生，因病不至。乃请湘溪诊，云肺胀须防。丑寅二时，以麻黄治之，服药后喘更剧，且见汗，只可停药。一夜不眠。三兄自北返里。

初十日，壬午 晴。天甫明，唤推惊者来视，云系喉风。观生亦来，所见相同，谓须防气脱，姑以黑锡丸救之。午后气略平，稍能进食。刘先生荐其令岳何翁惠艺，自乡间延来，诊系痰喘，开平降方而去。观生复来，云虚火上升，尚在险途，第较早间略和，可以进药。夜间颇能睡息，众人之心少安。又有乡医曹姓，三叔婆荐其来诊，不甚有把握。

十一日，癸未 晴。请观生，知其于昨晚赴锡，怅恨之至。又不敢杂以他医，恐反僨事，只得仍将昨方尽服一剂，饭后气渐平。写对四付。

十二日，甲申 阴，有风。晨起肩舆出小北门，特祭黄塘乡秦村嘉善庵先茔。两点钟

至青果巷午饭。饭毕出东门，特祭三里庵又骀公茔。归家已傍晚矣。代外祖母写致张雪桥丈信，因交局寄山东。

十三日，乙酉 晴。读赋。饭后访叔起、季超两丈，在彼久谈，抵晚乃归。灯下代鹤龄丈作试帖一首。

十四日，丙戌 晴。答拜陈伯商前辈。孚生丈来谈，士瀛丈亦来辞行（将至浙到省），剧论乃去。灯下看《近思录》数则。四鼓，正酣眠，六弟来唤，云五弟气喘过剧。急披衣登楼视之，屡濒气厥。至五鼓稍定，乃归房稍憩。

十五日，丁亥 晴。立冬节。请观生早轿，正在诊脉，肝风大作，目眩筋挛，手振气逆，大有痉厥之象，急治以柔肝之剂，午后稍定。竹坡叔祖召饮，余已作简辞谢。旋因伯父有话须商，仍至周线巷一行。客已将散，少坐即返。晚复请观生，候至三鼓不至，疲甚乃寝。接苏州信。

十六日，戊子 阴。观生来，云昨晚在友人处夜饮，十二点钟归寓，始知余处往请，夜深不克来。诊五弟，云肝阳虽平，然肝脾肾均亏，恐致复僭，开柔肝填髓方而去。成儿气喘已平，亦开方调理。写大卷一开。

十七日，己丑 晴。敬轩来谈。写大卷半开。往局前祝姑母寿，傍晚始归。灯下看《纪闻》。发苏州信。观生来诊。

十八日，庚寅 晴。先慈生辰，拜供。读赋写字。饭后诣燮师长谈。傍晚在通桂小酌。灯下看《纪闻》。

十九日，辛卯 晴。作试帖一首。饭后孚丈来，因同至局前，写喜事各帖，晚饭后乃归。

二十日，壬辰 晴。作《野舍时雨润赋》，以“一雨及时人种田”为韵。灯下看《遁庵文集》，系宜兴储广期先生（方庆）所著。先生为礼执先生之父，于同人先生为从侄行。是集则同人选定评点也。

二十一日，癸巳 晴。傍晚至宛秀买新翻储选五种（《左传》、《八大家》未出）。

二十二日，甲午 晴。朗存表棣与椒生舅令媛缔姻完娶，季兄为媒，余为灼。是日过日帖。午刻前往男府，宴毕，押帖至女府，掌灯归。灯下阅遁庵文，喜其理势兼明，行文亦有得于昌黎、六一。

二十三日，乙未 晴。朗诵《史记》数篇，颇有会于叙事文提勒之法。饭后写对六付。接苏州信。

二十四日，丙申 晴。写对十馀付，甚矣，身为人役也。

二十五日，丁酉 晴。刘先生在协兴请余逸斋，约余作陪。早起同往余处，以便偕行，始知刘先生请客之柬误廿五为初五，致逸斋先约而他出。余因邀刘先生至馆，早餐而归。

二十六日，戊戌 晴。连日东翻西阅，信口诵读，毫无一定之业。悠悠忽忽，可愧也，可惧也。

二十七日，己亥 晴，甚热。晨起，刘先生仍申前约。余先往，刘先生往约吴剑龙，余至协兴则逸斋已在，系余伯初作东，见余皆邀入坐。谈饮至终席而刘、吴不至，余只得先面以俟。少顷，刘先生到，余已扰伯初，不复能下箸矣。归后，女府遣肩舆来迓。午席散，押同嫁装（常人谓之行家）至男府。掌灯归，人颇不适。

二十八日，庚子 晴，尤热。先往男女两府道喜。回拜孙叔和同年（无锡来）。归寓午饭后，男府来迓，三点钟席散发轿，余同往，俟女府发轿而返。晚，疲困特甚，早归。

二十九日，辛丑 晴。人不爽健。胜吉送来老丈信一封，有银二十两，系恩其代划者未交来。饭后即发复信，附去董绶金家汇银信一封。傍晚，拜胜吉未晤，在管处少坐而归。拟明日巳刻与孚生丈、季申兄公请叔和，假座园中，请胜吉、稚和作陪。胜、稚皆来谢，叔和亦以明早回锡辞不赴。晚不适早卧。叔和自来，乃出谈，久坐而去。夜发热头眩。

三十日，壬寅 晴。小雪。一日热退不楚。观生诊五弟兼诊予（此系初一事），谓系感冒风邪，药之即愈。在内无事，读储选西汉文。

十一月初一日，癸卯 阴。一日养病不出。接苏州信。

初二日，甲辰 阴雨。先中翰生辰。避风不得出。发五伯信。江西便人来，带到余托恒甫所购局本《朱子全书》一部（四十本，价三元）。

初三日，乙巳 阴雨。养病。接老丈信，内附伟臣信。连日读汉文，觉贾生之文善于蹴起逆势，故特见雄健。

初四日，丙午。 阴，西北风，天骤寒。病愈，而肝气不甚平，以十制陈皮治之。

初五日，丁未 阴。

初六日，戊申 阴雨，间有冰珠。

初七日，己酉 阴。写扇、条数件。孚生丈来谈。接胜吉信，划款竟食前言，人之无信，何以行哉！

初八日，庚戌 阴。抄赋二篇。发伟臣信，为请封事，开去履历一纸，附上老丈一函。灯下用朱过批《大云山房文集》十余篇。此批向系传录本，或云子居先生自加，或云白本文太史所评，今未能定，大约两说均不可信。（文中有自记者，俱低一格标明自记。批本有称子居文云云，其非自加可知，且语气亦不类。初集文俱成于嘉庆以后，其时白本文已卒，不及加评也。）余意圈点或系自加，评语则当时友好知文者所加也（〔眉〕或云吴仲伦先生评，近之）。近时湖北本家鏤于书局，圈点只具首尾，苟略殊甚，且有脱误，不足据。余以两本参订，稍觉整齐。发苏州信。

初九日，辛亥 阴。抄赋二篇。饭后稚和来畅谈，抵暮乃去。因往通桂，与季兄合为孚丈、士敬饯行。灯下批《大云文》十五篇，卷一毕。

初十日，壬子 晴。抄赋三篇。

十一日，癸丑 晴。抄长赋二篇。饭后批《大云文》卷二十余篇。写八叔信并朱卷，交季旭初带。

十二日，甲寅 晴。往潘桥扫墓。伯父一舟，余与六弟一舟，十点钟开。西北风甚顺，扬帆而行。沿途水没低田，几成巨浸。掌灯初抵潘桥。

十三日，乙卯 晴。行墓祭礼。十一点钟解维，适值东南风，往返俱顺，快意之至，傍晚泊戚氏堰。余腹甚不适，连泻三次，幸夜中不至起旋。

十四日，丙辰 晴。复乘东南风而行，九点钟抵家。腹疾已愈。接大兄信，诬毁五弟甚力，薄矣哉！灯下批《大云集》卷二毕。

十五日，丁巳 晴。大雪节。甚热。抄赋二篇。饭后至大街及千秋坊看屋，以三兄喜事将为女府设公馆也。顺访幼龄不晤。至北岸管处一行，检点树荃先生诗词板，交子容刷

印。灯下批《大云集》卷三。接外祖母信并件。

十六日，戊午 晴。至麻巷吊庄宣之封翁，观子巷吊史燮甫太年丈及子贞年伯母之丧，均代伯父陪吊。午初归，抄赋一篇。灯下批《大云集》卷三毕。

十七日，己未 晴。抄赋两篇。仲光来谈，以哀启嘱余改削，为归并移易，令五弟缮写。灯下批《大云集》卷四。

十八日，庚申 晴。抄赋两篇，兼披阅馆赋十余篇。仲光来谈。灯下批《大云集》卷四毕（初集终）。

十九日，辛酉 晴。抄赋两篇，是选钞毕。大率局求其整，机求其圆，句求其庄，字求其稳，皆平妥精能，施之殿廷而无弊者也。灯下读《史记储选》。

二十日，壬戌 晴。读赋。为礼叔作墓志一篇，局法、调法悉本庐陵，所嫌者太似耳。然初学作古文，必从规模始，然后几于变化。姚郎中曾言之，余唯谨守绳尺，益加自勉而已。

二十一日，癸亥 晴。读赋。傍晚偕六弟下船，往上店祭祠，开至白家桥泊焉。读《史记》，略有会于抑扬锁勒之法。

二十二日，甲子 晴。五鼓解维，九点半钟抵上店，十二点钟行礼，余主祭，六弟读祝。饭后返棹，八点钟抵家。晚颇疲，早寝。

二十三日，乙丑 晴。西桥、仲光先后来谈，遂至半日。发大兄信，并刘谷生官照三纸，功牌一纸，交谷生自寄。

二十四日，丙寅 晴。往河庄祭祠。饭后下船，开三十里至奔牛泊焉。读《史记》封禅、平准二书，细玩其脉络之细，渡接之清，波澜之妙。

二十五日，丁卯 晴。向明解维，开二十五里至夏墅，衣冠上岸，谒仲山叔祖。因晤本家六十七世至七十一世十余人，设酒菜留予早餐。水路本可到石桥湾，缘彼处无人招呼，乃在此易舟而轿，徐贵乘小车。令船放空至石桥。行七里至牛郎庙小憩，见六十七世本家两人，设鸡子酒，意甚殷拳，酒味甘如饴。八里过万岁镇，相传为梁武帝故里。五里抵河庄，有砖城，周围三里。北门外十馀里濒江。因在永大质当下榻。傍晚竹坡叔祖亦来。

二十六日，戊辰 阴。先至祠堂瞻仰，规模宏敞，门外为“鄱阳世泽”横额，衡阳彭雪琴宫保书。第一席为光裕堂，亦彭宫保书，中悬御书“福”字额，旁悬“理学名儒”（逊庵公）、“瓯香三绝”（南田公）等额。第二席为正寝，祀汉梁王相贞道府君、宋提举常平茶盐公事方直府君、南分始祖承之府君、北分始祖述之公。左夹室为“崇德”，祀逊庵公、南田公、孝子庸之公及庚申殉节诸人。右夹室为“报功”，祀有功于宗祠者。东庑为“显亲扬名”，祀科甲诸公，先府君与焉。西庑为“源远流长”，祀各分支祖及捐资入祠各主。第三席为女寝，祀始祖妣傅夫人以下。左夹室祀“节孝”，右夹室祀各“命妇”。十二点钟开祭，余在前寝主祭，礼与上店宗祠同，而更繁重。一点半钟礼毕，在质当午饭。微雨。三点钟乘小车至石桥，陆行十里，一路暝烟四起，村落苍茫，洵画景也。掌灯抵船，因上岸谒见各本家，见六十六世、六十七世两人，余处以阴黑不得遍往，托二公为致意，乃开船。十里至夏墅泊焉。时已二鼓。

二十七日，己巳 晴。未明开船，至奔牛风大顺，十二点钟抵家。在路看《朱子全书》卷一（《小学》，《为学之方》），至中余病痛处，不禁悚然。

二十八日，庚午 晴。冬至祭祠以明日先祖妣忌辰，提今日行礼。晨起先至十八家村赵处拜寿，继至宗祠，饭后归。复往夔师处坐谈。

二十九日，辛未，冬至节 作赋。夔师枉过。

十二月初一日，壬申 晴。读赋，读韩文，灯下看《朱子全书·为学之方》。接苏州信，发大兄信，为夔师请封事。

初二日，癸酉 晴。发苏州信并银壹百贰拾两。

初三日，甲戌 晴。江苏即用县郁宪辰同年（保章）来。饭后往答拜，兼拜李子康，均未晤。收拾书籍，趁天气和暖，闲暇无事，将所有书籍俱整齐紧排，为明岁北上之计也。灯下看《朱子全书》。

初四日，乙亥 晴。一日收拾书籍。灯下看《朱子全书》。

初五日，丙子 晴。一日收拾书籍。

初六日，丁丑 晴。往伯方大伯处陪吊，在季兄处午饭，复往襄题主，归已曛黑矣。发徐伯闻信。

初七日，戊寅 晴。收拾书籍毕。灯下看《朱子全书》卷二《存养类》。女府到常。

初八日，己卯 晴。往赵源盛买庚帖等。史提珊来拜。饭后女府上岸，移入大街市房。写帖数付。

初九日，庚辰 晴。写帖毕。缙节繁文诸多可省，而吾乡俗例牢不可破，亦无可如何之事也。灯下看《朱子全书》。

初十日，辛巳 晴。连日心颇不定。朱子云：“心有事时当如无事时。”余涵养太浅，少经事即觉憧憧，可恨可愧。灯下在伯父处立语良久，说祖父事甚悉。先世以寒苦起家，而余辈坐享其逸，若不勉自砥砺，何以为人！

十一日，壬午 晴。往天王堂巷张处陪吊。饭后写对数付。

十二日，癸未 晴。

十三日，甲申 晴。三兄过定。男媒家竹坡叔祖，女妁史干甫丈。幼润来道喜。灯下细读《史记》屈原、伯夷列传。《伯夷传》以“名”字为主，通幅波澜顿跌，无非宕出此意，至末幅乃与点睛。《屈原传》以“怨”字为主，却仅以中幅两见，如大海中日影，空山中雷声。柳子厚之“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洁非节字缩句之谓，乃意无夹杂、墨无旁沈也。若以字句求之，则《史记》文字之可节者亦多，安得谓之洁耶？因思陈寿《三国志》，昔人称为高简有法。所谓简者，其妙在刊落琐屑浮诞与不甚可信之事，独举要辞，所以为有法。宋子京修《新唐》，只是于字句加功，虽事增文省，以语古法则远矣。

十四日，乙酉 晴。写琴条两幅。灯下读《史记》留侯、陈平世家，多用倒勒总铃之笔，最可玩，知此便无散漫之病。又读《孟荀列传》，以宾形主，主意提得分明，则虽宾繁于主，无非为主意出力。同人先生此篇旁批最佳，宜细审之。夜寒甚。又思《伯夷传》为列传之冠，拈“名”字作主，则此下凡列于传者，皆有“名”者也。传末云：“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自负亦复不小。

十五日，丙戌 晴。小寒节。往崇德寺王仲光处陪吊，面后归。午刻在局前陪先生饮，傍晚归。灯下读《史记》数篇。《管晏列传》固是借知己发慨，然细详史公之意，则以管仲、晏婴事迹言论详见于《春秋左氏传》及所著《管子》、《晏子》中，世间多有其书，不

胜载，亦不必载，故转就一二轶事曲折写尽其生平，行业则以总语隐括之，所谓见一羽而知风，见一毛而知麟也。构局苦心，赞语中固明言之，后世知此者鲜矣。

十六日，丁亥 晴。八叔处九妹许字胡式嘉姑丈之子多嘉表弟，余作女媒，往来两处，灯后方返。

十七日，戊子 晴。费妃怀同年自苏来。连日料理各事，颇忙。

十八日，己丑 阴。答拜妃怀，未晤。陶念乔、吴稚和两同年招饮，却之。晚，稚和复来邀，乃往。座唯妃怀、干甫。席间谈丹徒县知县王仲芳大令（芝兰）治行甚悉，真一时能吏也。

十九日，庚寅 晴。清晨起，衣冠酬贺客，跪拜甚劳。午刻祭祖，三点钟发轿，掌灯始回。十一点钟见礼，庙见诸事悉竣，乃送入洞房。十二点钟共寝。

二十日，辛卯 晴。往女府谢亲，例不见。徐先生放学回宜兴。

二十一日，壬辰 晴。会亲，请仲屏姻伯母及提珊，均谢。饭后往拜女府，略坐而回。

二十二日，癸巳 晴。女府折柬来请，亦谢不往。至马山埠董处陪吊，客甚少，久坐乃归。灯下作《先府君事略》，未脱稿。

二十三日，甲午 阴。甚寒。饭后雪。傍晚肩舆至青果巷吕宅赴送梅生二舅母之殓。祀灶。

二十四日，乙未 仍雪。一日唯以手谈消遣。

二十五日，丙申 阴。雪止甚寒。清晨乘轿至各处拜客。午后谢质甫来。

二十六日，丁酉 晴。过年。提珊来。

二十七日，戊戌 晴。

二十八日，己亥 阴雨。算清各账务。

二十九日，戊戌 阴，雨止。

三十日，己亥 阴。晚，祀先毕，诸兄弟团坐畅饮，颇得乐趣。

（庚寅春正弟毓巽补记八日）

味腴室日记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

庚寅正月初一日，壬寅 阴雨。

初二日，癸卯 阴雨。饭后出门拜年。灯下无事，看《日知录》卷八、卷九。

初三日，甲辰 晴。两日唯以“百官铎图”及“状元筹”消遣。灯下看《日知录》卷十。

初四日，乙巳 晴。早半日至各署拜年。饭后史提珊来，托其刻石章四块。灯下看《日知录》卷十一、十二。

初五日，丙午 晴，稍寒。饭后至郡庙一行。晚，作四子戏。

初六日，丁未 阴雨。吴砚生开吊，委季弟往陪。已刻请史提珊午饭，朗存作陪，在园中久谈。晚，作四子戏。

初七日，戊申 晴。季弟邀协兴早餐，顺至郡庙一行。午后作四子戏，夜分方散。

初八日，己酉 晴。闻静之师回里，饭后衣冠往谒，略谈。详阅提珊印谱，颇古劲。

初九日，庚戌 晴。往府直街拜静之师母五十寿，青果巷拜念先丈二十寿，均不坐而行。元、寿二侄开学，仍延刘丙孙先生，以成儿附入。晚，请先生，幼润、安生作陪。（江阴缪啸厓，冯季同表叔，孙晋蕃，王雪怀，周衡甫年伯）

初十日，辛亥 晴。夔师招陪先生，午初往，未刻返。傍晚，又至姑母处陪先生，归甚晏。

十一日，壬子 晴。写对。接外祖母信。

十二日，癸丑 晴，甚热。季超丈邀饮协兴，顺至书坊买《同治中兴京外奏议》（价四角）、《日知录集释》（价乙元一角）。

十三日，甲寅 晴。提珊来刻图章，作半日盘桓，乃走访陈叔畴并晤伯商前辈。

十四日，乙卯 阴雨。至小河沿买烟火。接伟臣信。

十五日，丙辰 晴，立春。成儿腮肿特甚，偕至湘溪处诊视。饭后，至叔畚叔祖处陪媒。晚，祀先。

十六日，丁巳 晴，甚热。至青果巷午宴，女府代媒也。湘溪来诊。傍晚至小浮桥送刘先生太翁入殓。

十七日，戊午 晴，甚热。八叔处九妹出阁，适表弟胡幼嘉。清晨即往道喜，又至男府一行。午刻祭祖毕，复往男府赴代媒之宴，随赘轿回青果巷。晚饭毕即返。夜半姻女忽患呕泻，扰攘一时许，乃得就寝。发苏州信。

十八日，巳未 晴，燥热尤甚，似暮春天气。饭后至乾益查外祖母处利银事。又访刘先生商量延权馆事。因至夔师处坐谈。湘溪来诊。夜大风。

十九日，庚申 阴，一日大风如吼。作《戴次仲谈经夺席赋》，以“解经不穷戴侍中”为韵，傍晚脱稿。向叔舅邀饮。

二十日，辛酉 阴，天顿寒，重裘不暖。成儿又患咳喘。观生来诊。发大兄电，为刘谷生官事。

二十一日，壬戌 阴，雪，寒甚。读赋。徐先生来开学，伯诚侄来权馆。晚，请先生，季超、提珊作陪。

二十二日，癸亥 晴。往北直街祝刘保良太翁六十寿。缪筱珊年伯自江阴来。观生来诊。

二十三日，甲子 晴。答拜筱丈未晤。一日读赋。

二十四日，乙丑 晴。作《仁寿镜赋》，以“仁寿之字昭然可观”为韵，傍晚脱稿。灯下看《中西纪事》卷一。

二十五日，丙寅 晴，复热。读赋。饭后游园甚畅。少前来。灯下看《中西纪事》卷二、卷三，是书署名江上寒叟，闻之伯父云，系当涂夏新甫先生（夔）所撰，从前在江西曾识其人，极留心时事者也。

二十六日，丁卯 阴雨。叔畚叔祖具柬招饮，却之。李荫山来。写扇三柄。灯下看《中西纪事》卷四。接苏州信。

二十七日，戊辰 阴。读赋。仲光来谈，述其尊人哲之年丈现为青云山土地，仲光及其太夫人青云山庙祝，皆有梦征，不虚也。饭后偕仲光至千秋坊看屋，顺至宛委山庄，因往夔师处坐谈，师委书寿屏八幅。发徐伯文信，为地图事。看《中西纪事》卷五、卷六。

二十八日，己巳 晴。看《中西纪事》卷七、八、九、十。

二十九日，庚午 晴。写对十馀付。晚，头痛目胀，早寝。

二月初一日，辛未 晴。鉴千招饮，却之。目痛益甚，延观生来诊，谓系肝风与外风相搏，不甚紧要。

初二日，壬申 晴。养疾不出，唯目痛虽减，不能观书，闷甚。

初三日，癸酉 阴。养疾不出。

初四日，甲戌 晴。至书房少坐，然目眩不能久视。籽云丈来谈。请谭姓画师来，嘱其临摹先考、先妣神像。

初五日，乙亥 晴。检点字画，挈带入都。连日服药而目疾仍不复原，闷闷。

初六日，丙子 阴。仲光来畅谈，以二百元赎去抵押田单，饭时乃去。午后收拾行篋。籽云丈来。

初七日，丁丑 阴。姻女周岁。半夜雨。

初八日，戊寅 雨。下乡别墓，次弟偕行。清晨下船，风不利，晚泊戴溪桥，写扇两柄。

初九日，己卯 竟日雨。八点钟抵潘家桥，十一点钟冒雨展墓，衣冠尽湿。一点钟开回，泊洛阳桥。

初十日，庚辰 阴，大风，舟几不得行，勉强摇牵而上。连日无事，细观倪畚香先生所辑《儒门语要》三卷，确然见静坐养心是学者入手第一义，向来只谓心学为禅，未尝措意，今乃知周、程、李、杨、罗、朱以来相传指诀，正是如此，与孟子正合。禅学所谓养心，只是不动心，守此一件作死工夫；吾儒则由此扩充，明辨笃行，以施诸事物也。延平云：“心下热闹，如何看得道理出？”我辈此心汨于利欲场中，昏驰已久，若非正本清源，收拾此心，使确有归宿，纵教论知论行，只是一场说话也。三点钟抵家，始知伯母昨日大发肝气，虚阳上升，面赤自汗，其势颇剧。接徐伯闻信。

十一日，辛巳 晴，甚寒。干甫丈招饮，午刻往赴。蒋子谦亦在青果巷招饮，席散往作周旋，并为八婶送行。夜间，伯母疾复大作，请观生夜轿。

十二日，壬午 晴。为夔师写寿屏四幅。重光为予饯行，移尊园中，兼有他客，席终即散。

十三日，癸未 晴。伯父请会试诸君，余代主席，散，久谈，傍晚乃去。

十四日，甲申 晴。写寿屏三幅。伤风，人极不适。竹坡叔祖、季申兄皆邀饮，均以疾辞。晚间发热特甚。

十五日，乙酉 晴。热犹不退，困顿之至。观生来诊，以薄荷、茅根等表之。服药后大汗，热退。陈叔畴邀已刻，董泰臣舅邀申刻，均辞。

十六日，丙戌 晴。人颇疲乏，避风不出门。看《儒门语要》，许鲁斋云：“喜怒哀乐爱恶欲，一有动于中，则气便不平，气既不平，则发言每失。七者之中，唯怒为难治又偏招患难，须于盛怒时坚忍不动，俟心气渐平，审而应之，庶几无失。忿气如烈火，火焚徒自伤。触来勿与竞，事过心清凉。”此一段最宜服膺。

十七日，丁亥 晴。人稍健。写寿屏一幅毕。接岳父信，知于正月选授湖北应山县知县，可喜之至，因写复贺信并湖南信。

十八日，戊子 晴。一日收检行装，异常嘈杂。

十九日，己丑 阴。出门辞行，并祭宗祠，崧云五伯补授湖北粮道故也。抵晚方归。三兄、诸弟设酒肴薄饼为予饯行。晚饭后在伯父前立谈甚久。接徐伯闻信并图十一部。

二十日，庚寅 阴。出门辞行，午饭时归。饭后收拾行装。晚，叔畚叔祖邀协兴，偕五、六弟同往，席散雨至，借伞而归。发苏州信。

二十一日，辛卯 阴雨。料理行李下船，夔师、管申甫丈、陶念乔同年来送行（念乔并惠书两部）。饭后，观生来，请其诊视开方。因衣冠辞行。提珊、伯诚诸兄弟，元、寿两侄送余至北水关登舟，少坐俱去，乃解维。心中千头万绪，惆怅如有所遗，瞑目静坐片刻。晚泊仓桥（马贵随行，又丁聪丈旧仆曹珍将往天津，亦附余同行）。

二十二日，壬辰 阴，寒甚。醒闻水声甚厉，从窗隙外视，岸行若飞，询诸榜人，知已过戚氏堰。西北风大作，转帆而行，十二点过无锡，薄暮遂达金阊。从来坐船无此神速。一日无事，写扇面数件。抵岸以天暝不克移泊娄门，因肩舆入城至大儒巷谒外祖母、舅母，畅谈至夜分方寝。

二十三日，癸巳 晴。至亲友处拜会并谒黄子寿方伯、刘景韩廉访，均晤。方伯处谈

尤久。掌灯归，仍寓大儒巷。船已移泊娄关内张相桥，路尚远，不归舟。

二十四日，甲午 阴，雪，寒甚。写团折扇六件。傍晚偕少甫至观前一行。

二十五日，乙未 晴。接常州信，知伯母恙已轻减。饭前走访李橘农同年，请其开在苏各前辈住址单。饭后因携毡帖遍拜，均未晤。归少憩，复至观前一行。

二十六日，丙申 晴。发第一号家信并买寄各件。外祖母以酒肴相待，兼请斗眉。外祖母年已九十一，神采焕发，步履坚强，真所罕觐。子寿方伯惠以桐城光律元（聪谐）《有不为斋随笔》，庄述祖《弟子职笺释》，方伯自著《紫泥日记》，黄漳浦《十四札疏证》四种，《隋主簿吴岩墓志》，《荆州刺史李则墓志》，明吴宽书七言墨拓对一付，又为书八言楹联。

二十七日，丁酉 阴。命曹珍至书局买钱塘女史汪端《自然好学斋诗集》、《明三十家诗钞》，价一千五百文。步行至大井巷，赴季文曾叔祖之约。归已日曛，复写折扇一件，乃辞行。少甫、墨缘送余下船，少坐而去。卧看《紫泥日记》一本讫。

二十八日，戊戌 睡醒闻篷背雨声滴沥，舟停避雨不行。少顷，雨稍微，复鼓棹前进。饭后晴，风色大顺，越昆山，泊陆家浜青浦县界，距省百二十里。看光氏《随笔》甲、乙、丙、丁、戊五卷，不分门类，随手琐记，所论有极精当可喜处。抛书静坐，颇动乡思，得诗三章。

庚寅二月既望，散馆人都。积雨初霁，东风笑人，绿波漾晴，芳草含媚，春愁既纵，别怀转浓，惆怅登舟，忽如有失。杯酒独醉，不能销丛生之忧；柳丝虽长，不能绾将离之绪。嗟嗟！何人不别，何别不伤，矧仆少小工愁，生平多感者乎？因是驱遣楮墨，雕镂肝肠，聊咏短章，助其太息

怅惘出门去，故园花正稠。风尘从此别，春色不胜愁。未报恩勤德，多惭侍从俦。莫嗤儿女态，难忍是离忧。（忆伯父母）

频年遭驿马，南北逐征鸿。为问荆花树，春来发几丛？连床前夜雨，孤棹异乡风。寂寞凭谁诉，斜阳古渡红。（忆弟）

流水自东去，我心犹向西。寒烟迷蝶梦，残月咽鸡啼。遥忆深闺静，应怜翠黛低。登楼休望远，柳色易含凄。（忆内）

余近年作诗，多不存稿。偶于枕上记得去年在京曾有出闾见柳色一首，似尚不恶，爰附录于此。

会试出闾，见郊原新柳候已含青，有触于心，偶成一首

旬馀未暇到林阿，瞥见垂杨绿渐拖。乡思每从闲处触，光阴强半苦中磨。例来吉语惭亲友，官样文章笑白科。问讯大罗天上事，霓裳可许月边歌？

廿九日，己亥 阴，微雨。竟日看《随笔》己、庚、辛、壬、癸五卷毕。写扇两柄。晚泊张家泾，距上海四十五里。

青浦道中

南浦晴波澹似油，片帆无恙过苏州。野桃红处初斜日，垂柳青时独放舟。苦忆乡园成夜梦，唯余僮仆伴清愁。春风两度莺花节，偏值王郎赋远游。

忆园中海棠

晴光暖罨绮罗天，万点嫣红剧可怜。欲向梦中化蝴蝶，春风吹到画堂前。

三十日，庚子 阴雨。春分节。阻潮屡泊，四点钟抵上海观音阁码头，移住级升栈。晚饭后岑寂无事，访玉人于公阳。

闰二月初一日，辛丑 一日大雨。访旭山，在彼午饭。写对四付，屏四幅。偕旭山肩舆至公阳，茗谈一时许。旭邀东公和花氏酒叙，同座朱仙伯、时莘仙（广莱）、尹紫旭（彦钊）、徐澍生（士霖）四太守，召玉，一点钟归栈。

初二日，壬寅 阴雨。至源丰润，连城在杭未回，晤其同事焦乐山、顾紫霞，交去伯父信，取银五十两。往申报馆取《图书集成》一部，共一千六百二十九本，仍交号觅便寄常。在乐善堂买《朱子心学录》一部，洋三角。返栈托栈伙宣姓定太古行“武昌”轮船舱位，与沈子振、子钧同年昆仲偕行。旭山来访，因同肩舆至太古昌栈。写屏四幅、扇二柄。在彼晚饭。同至东公和，赴紫旭之约，召玉。席散，莘先年丈又邀日新里，半席先散，归船，发常州信并件，又写一信交源丰润附书寄常。

初三日，癸卯 阴。船犹不开，因访旭山少坐。十二点钟开轮，至茶山停一时许。出口后颇有风浪。

初四日，甲辰 阴。午前犹有风浪，入黑水洋后转觉平静，略能进食卧谈。

初五日，乙巳 晴。十点钟抵烟台，停轮三时，复行。

初六日，丙午 晴。坐卧不适，骨痛特甚，苦矣哉！十点钟到大沽，停轮拨货，六点钟进口，不久复泊葛沽。

初七日，丁未 晴。天明驶轮，水浅沙淤，竭两轮进退之力，两点钟始达刘庄，距码头约有五里，下行李，换拨船，四点钟抵春元栈。解装略憩，访苍源、建侯于电报学堂，少谈而返。晚，在宁安居茗坐。

初八日，戊申 晴。往扒头街谒兰生太叔祖，在彼午餐。饭后为烟所醉，头目眩晕，呕吐狼藉，静卧半日，至灯后犹不能动，乃乘轿归栈，困惫不胜。（发第三号家信。）

初九日，己酉 阴。虽未复原，人已清健，乃开车。椒舅来栈，交到汇款京松银五十两。建侯亦来送行。四点钟宿杨村，武清辖，去天津北关六十里。

初十日，庚戌 晴。半夜十二点钟开车。在车中酣睡，比醒已七点钟，抵河西务打尖，武清辖，去杨村六十里。尖后即行，四点钟六十里，宿张家湾，通州辖，在州南十二里。

十一日，辛亥 阴。四鼓开车，五十里抵广渠门，时约午初，卸车西河沿大苑试馆。解装剃头，异常清适。伟丈知余到京，来长谈。晚，大风。

十二日，壬子 晴。衣冠拜客。在次伯处午饭。傍晚归寓。老丈枉过，彼此相左。

十三日，癸丑 阴。颇寒，见雪。命马贵将携带各件并送人礼物分投清讷。次伯老丈枉过。刘安丈来谈。发第五号家信。偶阅《曾文正日记》云，唐先生言：“最是静字工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工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工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又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刚恶柔恶，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动辄发见，须自己体察所溺之病，终身在此处克治。”按唐名鉴，字镜海，著有《国朝学案小识》。此两言，前一条系学圣贤入手工夫，后一条则变化气质工夫也。卧思日间与安生丈论房首办请房师各事，倾筐倒篋，言无不尽，自谓为人谋甚忠，不知此种伎俩皆从炫能讨好上起见，似公而实私，似诚而实伪，非从慎独上痛下工夫，安得心田清静哉！

十四日，甲寅 阴。醒甚早。枕上看《曾文正日记》。唐先生言，为学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闲邪存诚。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著云云。阅之，觉此心昭然，大有入处。记得临动身时，伯父勸以为学之要云：宋儒千言万语，莫妙于“提醒”二字。又举昔在礼部主稿时，公务纷杂，如理乱丝，因痛下“主一”工夫，使此心无一毫外走，乃得秩然就理，精神不致懈散。后来出任湖北粮道，日行公事极为安闲，此心便放倒了，因叹治心之难。又举上蔡一年去得一“矜”字相勉，尤中余病痛，若不切实省克，何以副伯父期望之心。散馆在即，自不能不密用考试工夫，拟午前写散馆卷数开，午后读赋数篇，灯下读试帖诗。三、六、九作赋，以半日为限。以此数端为场前正功。每日抽两个时辰，看宋儒书数页，为检摄身心之严师。如此勿忘勿助，行之有恒，或者身心泰然，不至虚度长日乎。既起就案，因书此以自课。竟日雪花飞舞，寒甚，须著重裘。衣冠在西城内外拜客，归寓午饭。子振昆仲来拜，因搭车至青厂，往南柳巷访棣威，未晤，交去洋百元。在松竹斋购买铜具、纸件。甫归，安生丈、厚存兄来访。安丈邀龙源楼小叙，九点钟归。《曾文正日记》有云：“未来不迎，当事不杂，既往不恋。”此三言可为涵养操存之法。

十五日，乙卯 晴。皇上谒东陵。奉皇太后启銮。受轩表伯、仲固年伯、润夫表兄答访。伟丈来谈，多阅历有得之言，伟因邀庆乐观同春部。散后偕至教场四条口访怀冰，往广和赴伯温丈之召，顺访潘弈卿，归寓已三鼓。取京官印结一张，托清秘堂汤黼辰年丈赴翰林院销假。

十六日，丙辰 晴。清明节。读赋，制墨盒。怀冰、泽之来谈，留其午饭。之后同出至琉璃厂书纸店一行，因至会馆访老丈。晚饭后乘车而归。时已十点钟。棣威邀京善，未往。

十七日，丁巳 晴。写大卷两开。饭后读赋摘赋，吟玩既久，既而看书写字，觉心目间无往非赋，此专心之效也。凡学皆然，吾其知所勉矣。薄暮静坐半时，收拾此心，令空荡荡地，乃收视返听之后，心中转觉震撼不宁，盖由过于着力把捉，致有此病。要当从容

涵养，归于自然，乃为有得耳。

十八日，戊午 晴。写一赋一诗。饭后厚兄、孟孚来谈。客去摘赋，至晚静坐，思延平教学者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伊川谓不当于未发之前求中。二先生之言似乎不同，盖伊川恐人专求未发，一向偏在空寂上去，到动时便倾倒了，故教人且从已发后省察涵养做功夫。延平则因此心一向胶扰，未易下手，故教人且收摄思虑，向内寻取，从不睹不闻时做功夫。其要只在慎独，随事提醒，随念察识，不使一毫走漏纵弛。到得静固静、动亦静时，便见两先生合处。

十九日，己未 晴，甚热。写一赋一诗。饭后访伟丈、怀冰剧谈。伟丈谓治心处事之道，当以耐烦为第一义。余谓扼要功夫不外“主一”。朱子所云，读书时只读书，着衣时只着衣，理会一事时只理会一事，了此一件又做一件。又云，如读书要读这一件又要读那一件，又要写字又要做诗，人只有一个心，如何分做许多去？到得合用处，都不得力。两君甚以为然。呜呼！此学不讲久矣。如得二三同志相与切磋琢磨，庶易收夹持之益。伟丈因约义胜居小饮。散后又同回怀冰书房少坐，聘师亦出，因以两日所书大卷就正，谓余笔画时有不分明处，当留心细改之。

二十日，庚申 晴。写卷一开半。剃头。看《明史》熊廷弼、袁崇焕二传。饭后衣冠在城内外答拜各客。见庄秉澄殿卷极佳，可备三名之选。在绳匠胡同与杏堂久谈。归寓更衣往熙春赴张彝廷世丈之约（宪廷年伯之弟），召秦，散甚早。读试帖。

二十一日，辛酉 晴。写大卷两开半。限二刻作试帖一首。闻季申兄到京，饭后至武阳馆视之，因在老丈处畅谈。晚饭乃返，大风扬沙。

二十二日，壬戌 晴。写卷一开。觉胃气上行，四肢不暖，大小便俱急数，乃静坐凝摄，半时始复，温适如常。又写卷一开，饭后在同寓陆纯甫（绍周，乙酉举人，宛平籍）处久谈，借其案头李二曲先生《四书反身录》。秉文答访。晚读试帖。缪袖岑邀广和，却之。发第六号家信。睡前看《儒门语要》，薛中离先生（侃）有云：《语》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如何是“闻道”？“知德者鲜矣”，如何是“知德”？“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如何是“见大意”？于此省悟一分是入头学问，省悟十分是到头学问。因就枕沉思许久，苦未有得，倏即睡去。中夜复醒，偶触斯旨，忽觉洞然，急披衣起，挑灯握管而为之说曰：闻道夕死之旨，记得白沙先生有云，人只争一个觉，才觉便见我，大物小物有尽，而我无穷。唯其无穷，故微尘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恋，死不知憎（约略记是如此。架上无白沙语录可查，不知字句有异同错误否）。此虽近宗门作用，然觉之前自有一段存养工夫，到得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所谓觉也。既觉之后，见得日用寻常，色色形形，万殊一本，性体中非不足，性体外非有馀，怡然涣然，一切荣辱死生更何足道，夫子乐在其中，颜子不改其乐，皆此理也。有得于心之谓德，要识得天地万物悉备吾心一点。本体之明，亭亭当当，不待着意安排，不假向外搜索，但常常提醒，不令昏杂，到人欲净而天理见，天地位，万物育，便是知德尽头。曾点见得一举一动，天理流行，无少欠缺，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因物付物，而我无与焉。扩而充之，即夫子老安少怀，其胸襟度量亦是如此。斯者何？炯然不昧之良心也。功夫之得失盈歉，分寸离合，他人所不及知，而良心无不知焉，更瞞他一些不得。开云未信，正是近里着己，甘苦自道语，故夫子说其不欺。此四章书看似不同，实是一理，乃悟中离先生一串说下，真是善于启发也。吾辈用功欲几于闻道知德

地步，窥见曾点、漆雕开意思，一言以蔽之曰慎独。写至此搁笔微思，闻马贵鼻息正酣，邻友亦阒寂无声，市柝轻送，凉风徐鸣，真觉此心旷然，毫无胶扰。呜呼！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夜气之存，盖无几矣。此情此景，非静中安能领取哉！

二十三日，癸亥 晴。车驾还宫。写大卷一开。马积山来谈，因往蔚廷年丈处贺嫁女之喜，留彼陪媒。男媒陆伯葵师（叔坤去岁挑眷录出其房），女媒陈梦陶世丈。席散即归。源丰润午刻邀福隆堂，辞之。归寓复写卷一开半。晚，至福隆堂赴李慧叔年丈之召，召秦。

二十四日，甲子 晴。往西城及城外谒见各师。在季兄处午饭，次伯处小坐，顺至五圣庵答拜积山并晤濮云依，掌灯归寓。天气甚热，三棉颇不能胜。

二十五日，乙丑 晴。往东城谒各师。在同和楼午餐，四点钟归寓。伟丈来候，不遇而去。写大卷半开。发常州电，为老丈挪款事。

二十六日，丙寅 晴。闻大兄出城，因至五圣庵恭候，至则已往他处，不克晤。在濮氏昆仲处午餐。往武阳馆候季兄，在老丈处久坐。掌灯往财盛馆观剧。乙酉团拜，大兄来招故也。一点钟归寓。

二十七日，丁卯 晴。写卷两开。饭后衣冠入城，在徐荫轩师相处论学至三点钟之久。师云，主敬主静不可分而为二，世人诋周子为禅学，只缘错认静字故也。又云，一字彻始彻终。“道之大原出于天”，此一之最初；“唯精唯一”，此一之极至。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浑然天理，一私不杂，此境非圣人不能。学者只从主一入手，到得纯熟后，或者有无所用主之一境。至于用功之时，则不可存此心而妄希高远也。又云，今训诂之学盛兴，动斥义理为空虚之说，不知子臣弟友何者是虚？孟子云，践形尽性，有物有则。义理不外形色，世人跳不出子臣弟友圈子，即跳不出义理二字，安得以空虚目之。又云，今人讲训诂，习辞章，其心只是骛外，圣贤教人无非近里着己下工夫。子夏在圣门列文学之科，为后世训诂词章之祖，而其论求仁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曰笃曰近，直指本心，何尝教人骛外来？余因问：姚江良知之说究竟如何？先生云，良知之说未可厚非，阳明实从《学》、《庸》、《语》、《孟》中体验出来，特以此提倡，学者不善领略，遂专守良知求顿悟，遗却居敬穷理下半截工夫，走入弄精魂一路，故其门人当时已多走作，后世亦遂群起而攻之。余因问：良知固出孟子，若《学》、《庸》、《论语》则未之前闻。先生云，良知之义非孟子杜撰。《大学》云：“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此不待学而即能，诚求者非良知乎？《中庸》云：“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甘苦酸咸孰不知之，而其所以知甘苦酸咸者，则人日习而不知，然则此所以能知者，非良知乎？《论语》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子路气质虽觉略粗，何至如此自欺？夫子所云，正欲其向良心上讨取真几，炯然不昧也。非即阳明所谓一点良知，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亦只不要欺他云云之旨乎？推之《易》云，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此知亦即良知。不过孟子以前未尝道破“良知”二字，其理则可参取也。大凡学问门径不同，而及其至则无不同。譬如适京师者，或自崇文门入，或自彰仪门入，或自东西二便门入，其所入虽别，而其至京师则未尝有别也。但当潜心理会，身体力行，不必过分门户主张太甚。又云，前西宁办事大臣豫公（师），现在西城建一乐善公所，每月十六日集诸生讲学。此公虽系姚江之学，而其所讲则多有启发处，亦一时儒者也。又言广西刘嘉树前辈（名誉），操履平实，于此道大有功夫，现住西河沿，嘱余试后往从论学。又在昆

师处少坐。大风扬沙，乃归寓。接少甫信。

二十八日，戊辰 晴。写卷两开。冯聃生来拜。饭后至乌师处吊师母之丧。又至陆凤石师处交《仁寿镜赋》教习课卷一本，未晤。归寓写卷半开。怀冰来谈，因邀余致美斋小饮，步行而归。《四书反身录》有一段云：人之所以为人，止是一心。七篇之书反复开导，无非欲人求心。孟氏而后，学知求心，若象山之“先立乎其大”，阳明之“致良知”，简易直截，令人当下直得心要，可为千古一快。而末流承传，不能无弊，往往略工夫而谈本体，舍下学而务上达，不失之空疏杜撰鲜实用，则失之恍惚虚寂杂于禅。程子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子约之为“主敬穷理”，以轨一学者，使人知行并进，深得孔门博约家法。而其末流之弊，高者做工夫而昧本体，事现在而忘源头；卑者没溺于文义，葛藤于论说，辨门户同异而已。吾人生乎其后，当鉴偏救弊，舍短取长，以孔子为宗，以孟氏为导，以程、朱、陆、王为辅，先立其大，致良知以明本体，居敬穷理，涵养省察以做工夫，既不失之支离，又不堕于空寂，内外兼诣，下学上达，一以贯之矣。

二十九日，己巳 晴。剃头。磨墨。端仲信、冯雨人、潘奕卿、史叔起丈、史恒甫来拜。恒甫交到次寅信一封，系十三日缄寄。客去写卷半开。至琉璃厂一行，买《文献通考正续合编》（价三两）、叶注《近思录》（价四千）。《通考》系卢宣旬所纂，于马氏正书略有删减，而续以南宋至明，胜于常熟严氏详节本。叶书后附《续近思录》，系紫阳门人蔡模（九峰先生之子）集朱子语，仍依前录名类编次。

三月初一日，庚午 晴。至小寓访大兄，他出未晤，留字而行。因至城内外答拜各客。在季兄处午饭。三点钟归寓。写白折半开。椒舅过谈。发第七号家信。

初二日，辛未 晴。庶常馆大课，八点钟往，翁师已到，福师正来，题为“金带围赋”，以“一时名士皆在选”为韵，赋得“溪留闰月花”，得留字。先交诗片，饭后恭送两教习，乃归作赋，八点钟脱稿。椒舅来谈。

初三日，壬申 晴。写卷。十二点钟毕。因交翰林院。看《朱子全书·道统类》三卷。

初四日，癸酉 晴。为季兄作“择其善者而从之”两句文，未脱稿。饭后至源丰润一行。在同明斋买影印散馆卷八张，俱不知何人手笔。因往武阳馆访老丈，不晤。在季兄处坐谈，大风起，遂归寓。安生丈来谈。

初五日，甲戌 晴。写卷两开。饭后作文脱稿。夜微雨。

初六日，乙亥 晴。写卷一开。季兄将搬小寓，顺道来谈。饭后同往同乐轩观同春部。老丈枉过。

初七日，丙子 晴。写卷两开。限两刻作试帖一首。奕卿来，谈及中国兵轮弊端，了若指掌，将来设起海氛，不堪设想。唐升送来鸭肉二肴，因于傍晚招潘筱齐、厚存兄小酌，并留奕卿在此畅饮而散。接常州信，述里门及家事甚悉，不啻与诸弟面谈，旅客愁怀为之一减。

初八日，丁丑 阴。平明即起，乘车至贡院送两兄入场，往各寓访苏、常熟人，又在场前招呼点名既毕，乃行往安福胡同访聃生，在内久谈。遂至武阳馆视浩如、铁卿，皆因病未入场者也。偕老丈往源丰润一行，又偕返大苑馆久坐始去。自到京后看《儒门语要》一遍讫。此书系丙戌所买，当时正事口耳之学，又滞于讲学家门户之见，以其近于禅学而忽之。年来逐逐于故纸堆中，诸事放倒，心中时有不顺，身体为之不安。所处虽是乐境，

而此心扰扰憧憧，甚以为苦。颇有触于孟子“持其志无暴其气”、周子“寻孔颜乐处”之旨。复玩此书，乃知养心定气是入手扼要工夫，静中默自体验，益信所言之不谬。向也几以浮光掠影而失之，今当约守此编，辅以《近思录》，沉潜反复，不复疑惑，主敬主静合为一途，为程朱、为陆王举所不论，吾唯着里用功而已。

初九日，戊寅 晴。写卷一开。伟臣、绶金来谈，为绶金写白折一开。客去又读赋数篇兼看《近思录》，自今日始。

初十日，己卯 阴雨，颇为凉爽。写大卷两开。饭后入城，为两兄接场。晤季兄，见其场作甚佳（首题“子贡曰夫子之文章”两章，次题“知所以治人”至“有九经”，三题“霸者之民”四句。诗题“城阙参差晓树中，得阙字”）。候大兄至五点钟尚未出，乃出城发苏州信。灯下看《近思录·伊川易传》云：性则皆善，语其才则有下愚之不移。叶注：“性无不善，才者性之所能，合理与气而成，气质则有昏明强弱之异，其昏弱之极者为下愚。”按程子言才与孟子言才不同。孟子云：“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自其发于性者言之，是指性之所能。程子云：“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浊。”自其稟于气者言之，是指质之所能。叶注牵混，殊不了了，当改云：“性无不善，才者质之所能，有昏明强弱之异，其昏弱之极者为下愚。”于义始明。程庸斋《性理字训》云，性之所能，无有不善，质之所能，有善有恶，是皆谓才。合孟、程而说之，其义甚备。

十一日，庚辰 晴。写卷两开。读赋读试帖。老丈枉过，偕至源丰润借银四百两，八厘起息，年内归还，经手秦远帆、邱子瑜。

十二日，辛巳 晴。收拾衣箱。饭后至西华门外静默寺答拜鄂抚谭敬甫年丈，又祝孙燮师、麟芝师寿（麟本明日寿，预祝以省往返）。往翠花街拜高熙廷年丈，系外祖壬戌门生，与先人熟识也。归寓，颖庭来谈，同往龙源楼赴陆念修丈之约，同座唯萨（霖）号济田，大门侍卫。

十三日，壬午 晴。写卷两开。饭后访伟臣未晤，因至次伯处赴申刻之召，十一点钟归。

十三日（原文如此——整理者注），癸未 晴。清晨入城送三场。次方师在东右点名，因趋见，并同至公所少坐。归寓写卷两开。伟臣来谈，偕出至会馆一行，过琉璃厂买《读书录居业录摘要》（郑绪章辑，薛、胡各两卷），价三千，《近科同馆赋》，价二千五百。返寓读赋。接伯父谕并汇银贰百两。灯下写家信。

十四日，甲申 晴。写卷三开。饭后奕卿来谈。客去读赋。

十五日，乙酉 晴。写卷三开。发第八号家信。

十六日，丙戌 晴。为颖亭写扇一柄，对一付，又写屏四幅，作第九号家信托颖亭带并木底香蕈、白折书又散馆卷一本（系录先中丞公道光庚子散馆一等第二名《正大光明殿赋》）。饭后静看《读书》、《居业》两录摘要，无一条不着实，无一条不深切，真可为千古严师。因置书于案，对之三叩首，自矢终身遵守不渝，庶几变化气质，庶几可期寡过。文清、文敬在天之灵，或亦默牖我乎！写白折半页，读赋数篇。夜间月色皎然，在中庭徐步，天空似水，微风送凉，忽闻邻店歌靡靡之声，悠扬入听，顿觉枵触春情，此心无主，不知深闺少妇，挑灯罢绣，亦常忆及征人否？盛少帆舅祖过谈。

十七日，丁亥 晴。磨墨。季兄来谈。因偕至次伯处，饭后归寓。写卷半开。往鸿升

店武阳馆答拜各客。

十八日，戊子 晴。写卷两开。两点钟往韵春，赴惕身之约。甫出门，忽有怪风一阵着地盘旋而上，天地为之昏霾，急至左近帽店躲避，风过乃行。召秦，傍晚归寓。陆念修丈招龙源，辞之。

十九日，己丑 晴。写卷一开。衣冠入城，拜汪师母寿。又往乌达师处公祭师母。偕惕身在同和楼午餐。归寓又写卷一开。傍晚，部友骆西恒来谈，交到托查各事，因写致陆耀卿信，托颖亭带回。在车中看《近思录》，颇有会于横渠心统性情之说。

二十日，庚寅 阴。写卷一开半。饭后大雨，洒然生凉。申刻在福兴居请客（吴星初年伯，吕葭生舅，盛少帆舅祖，史叔起丈，赵世瀛、刘伟臣两丈，赵子耀，岳父）。

二十一日，辛卯 晴。谢钟英来畅谈。钟英于三国舆地甚精，所论极有依据，亦朴学士也。留其午餐乃去。写卷一开。宝龢年同年来，互观所习大卷，指摘得失。惕身衣冠来，同至韵春小坐，因约余聚宝堂小饮，召秦，宾主二人尽欢而散。

二十二日，壬辰 晴。作《勤政殿赋》，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韵。来客甚多，屡次搁笔，至三点钟方脱稿。又读赋数篇。灯下作试帖两首。藜师枉过。

二十三日，癸巳 晴。写卷两开。饭后伟丈、怀冰、秉道、季兄来谈，甚洽，因同出访绶金，傍晚归。

二十四日，甲午 晴。接常州信。写卷半开，以目痛为止。饭后访龢年未晤，归寓觉左目稍胀，不敢观书作字。

二十五日，乙未 晴。写卷一开。至会馆访怀冰、子贞、稚和。未刻往万福居公请会试诸君，客到三桌，尽醉而归。

二十六日，丙申 晴。写卷一开。往同升堂赴朱嵩生之约。归寓又写卷半开有馀。龢年来谈。灯下看《读书录》有云：“促迫褊窄，浅率浮躁，非有德之气象。”此八字余皆犯之，安望其进德哉！

二十七日，丁酉 晴。写卷一开。往湖南馆己未团拜兼请鄂抚谭、前藩于两年伯，新出小学堂班昆戏居多，莲芬演《双官诰》全本，竹芬、桂枝演《白罗衫》全本，砚依、莲芬演《掷戟》，均妙。戏散始归。接三弟信，又纫秋信并笋豆。

二十八日，戊戌 晴。写卷半开，极不顺手，乃搁笔往武阳馆同府团拜，并请八县公车。席散偕季兄、怀冰诸君畅谈。天甚热，候日落始归寓。读赋数篇。少帆舅祖过谈。

二十九日，己亥 晴。写卷开半。饭后作《玉人用心若镜赋》，以题为韵。写纫秋信，交老丈附寄。又发重庆余云墀丈（恩鸿）信，为少帆舅祖事。

三十日，庚子

北上记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

光绪庚寅八月二十七日，甲子 晴。过浒墅关小泊，买席并豆腐干，皆土产也。九点钟抵阊门太子码头，命周贵往王洗马巷通知。

二十八日，乙丑 晴。全眷上岸。成儿复发哮喘，彻夜不能眠，疲苦已极。下榻王洗马巷。接常州信并洋四元。

二十九日，丙寅 晴。成儿气稍平，余仿钱冠生方药为酌开一方使服之。饭后至西美巷访橘农，值其患病未愈，在卧室久谈。又至大井巷、钮家巷、萧家巷一行。归寓，发常州信并件。下榻王洗马巷。

三十日，丁卯 阴。至阊门皋桥买物。一日无事。下榻王洗马巷。傍晚访仰皋。

九月初一日，戊辰 阴。接常州信。饭后偕少甫兄至阊门买物，傍晚归。赴仰皋之约，甚畅。连日写应酬各件。

初二日，己巳 晴。外祖母邀余夫妇、子女游留园，画舫各一。午初出城，抵园，余先访园主人（盛旭人观察）。例，游资人九十文，同乡熟人则不索。归船午餐。偕诸人入园。旧园曲折有致，新园地势寥阔，山石亭池尤错落含画意。惜木樨香里士女如云，未免烦杂扰兴也。游赏至暮乃出。纫秋先率子女回舟。余仍下榻王洗马巷。

初三日，庚午 晴。饭后下船，与少甫、墨缘揖别，移泊娄关。发常州信并《文选》一部，食物两种。又发刘艺传信。

初四日，辛未 阴。风色大顺，十点钟扬帆直过昆山。灯后泊三江口，距黄渡十里。

初五日，壬申 阴。午前风色仍顺，饭后以潮来水逆，不得畅行，傍晚始抵新闸，三鼓移泊老闸。

初六日，癸酉 晴。至级升栈询悉“海晏”已开，“新裕”未到。饭后行李起坡，率眷口移寓栈中。夜，在三雅园观剧，张寿颐丈作东。戏未散先归。

初七日，甲戌 晴。访旭山，在汉未来，晤其管事李宝臣。又至源丰润，晤紫霞、乐山。饭后偕纫秋、成儿、姻女乘马车游愚园。纫秋及子女合拍一照。在楼中用茶点。四点钟归。夜，早寝。发常州、苏州信。

初八日，乙亥 晴。至宝善街买物。发家信并件，又附致炳卿、幼润各一信（又季兄

一信)。三点钟偕崧甫在也是楼听书。访小玉于同安。晚，往聚丰园赴源丰润之约。散后偕紫霞至同安、尚仁闲步。十一点钟归。

初九日，丙子 晴。重阳佳节，乡思凄然，诵摩诘“遍插茱萸”之句，沉吟者久之。先令刘福搭“拱北”轮船赴津，以便预雇大船在白荡口等候。饭后入城，拜上海道聂仲芳观察（缉规），为谢护照兼有寿颐丈事。晚，拟至三雅观剧，以成儿又有发喘疾，不果。

初十日，丁丑 晴。“新裕”抵埠，饭后移行李登轮。

十一日，戊寅 晴。十二点钟开轮，一过茶山即风浪大作，困卧不能起。

十二日，己卯 晴。风益甚，白浪击窗，船愈颠播，呕吐狼藉，两孩亦然。

十三日，庚辰 晴。天黎明，风稍定，以为可望平稳矣，甫炊许，风势又大作，困苦迫急，惟有号呼而已。今日为纫秋二十九岁生日，乃于奔涛骇浪之中昏愤呻吟以度，殊可怜也。十一点钟过烟台，直过不停轮。两点钟风竟渐息，起坐略进饮食。

十四日，辛巳 晴。天明抵大沽口，一点钟趁潮进口，八点钟抵白荡口，命周贵往寻刘福，竟不知去向，乃另雇舟，价银十五两五钱。督率移拨行李，月明如昼，尖风刺人，迨部署妥帖，天已将明，草草就寝。

十五日，壬午 晴。天明开船上溯，风逆水溜，两点钟始抵紫竹林，泊海军公所码头。至电报学堂访建侯，知刘福已往迎余，中途竟未相值。又诣扒头街谒兰生曾叔祖，在彼晚餐，谈及北河水荒过甚，盗贼横行，近来抢劫客舟之案已见两起，不能无戒心。因向水师营统领郑诚斋副总戎（崇义）处索到炮船一只，护送到通，虽所费略多，然旅魂可恃以无恐矣。夜间建侯来长谈。

十六日，癸未 晴。发常州信。朱嵩生信，托其向城门招呼。又给于升信，告以将抵都门。访建侯，在彼午餐，剃头。刘福已来，退去所雇船只，大费口舌。偕建侯上街买物。又至震兴钱店兑银，知店主系本家，请出相会。询悉系铁箫公之后，兄弟二人，长寄林，次寄生，名兆澍，辈行尚幼余一世，年五十馀，皆无子嗣。此支现只存伊二人，无可承继。吾族外迁者，其后皆不繁，亦怪事也。寄生馈余食物两种，殷殷颇有族谊。饭后移舟泊三汉口，与炮船相傍，哨官郑千总（明发）。

十七日，甲申 阴。黎明解维。行至龙凤寺，狂风逆吹，斜雨骤集，因泊焉，距杨村二十里。时甫两点馀钟，闷损之至。连日无事，辄读柳州文《与许孟客书》、《西汉文类序》，极似太史公。夜，风雨益暴。

十八日，乙酉 晨醒已过杨村，天竟放晴。掌灯泊河西务。

十九日，丙戌 晴。五鼓开船，行三十馀里，风大逆，屡泊荒岸，傍晚始定，又行十馀里，泊香河。

二十日，丁亥 晴。一日风色甚顺，行一百三十里，灯后抵通州。

二十一日，戊子 晴。作谢郑诚斋信（赏以洋十二元），交郑弁带回，并附致兰生先生一信。清晨率眷口乘单套车进京，行李暂存恒通店交周贵看守。二十里双桥午尖，两点钟进东便门，三点半钟进宅。傍晚往武阳馆访大兄，知其定于廿四日起身回常。又访朱嵩生。

二十二日，己丑 晴。衣冠入城拜增幼亭驾部（铨），系崇文门税务堂委，托其向城门招呼，适值其出门未晤。归寓作字，令刘福送往兵部。增君唯利是图，皮箱一只索我银

四两，刘福不答而返。乃致监督嵩棣山师书。

二十三日，庚寅 晴。诣次伯略谈。顺访孟孚。归寓嵩宅送来回信，已允伤人向城门招呼。即令于升下通，助周贵收拾行李。往米市胡同拜潘师母寿。伟臣来，偕至会馆送大兄，大兄仍不理我。

二十四日，辛卯 晴。又令刘福下通。一日人甚不适。交大兄带去伯父母一禀并丝带等。渠黎明起身，不及往送。灯后周贵来，知行李已达齐化门。

二十五日，壬寅 晴。稚和来谈。饭后行李抵宅，城门护送诸人，给以当十钱三十二千，不争而去，于升之功也。次伯枉过。

以上失记。

十月十一日，丁未 晴。写白折半开。午刻赴署，掌院接见。荫轩师已到，论学甚久。云《中庸》舜“必得其名”，武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得与不失，此中身分自别。又云往岁读《诗·卫风》（应为《邶风》。——整理者注）《墙有茨》、《鹑奔》诸什，颇疑夫子删诗，何以备采此种，及读《定之方中》，乃悟家庭之不正，其祸必至于亡国。既有禽兽之行，即召禽兽之侵，故终为狄所灭。至文公侧身修行，乃成中兴。圣人以《定之方中》次诸诗，自有深意也。又云四凶之恶，尧明明知之（如“靖言庸违”、“方命圮族”之类），何以能容其在朝直待舜而后去之？此系千古一疑窦。先儒论此均未透。散后谒子授师未见，谒次方师略坐谈，又至徐季和师处祝寿。归寓，伟臣来谈。

十二日，戊申 阴，微雨如雾。写折一开。苏济帆来，为幼秋、成儿诊病。饭后访稚和。看《朱子全书》，摘六条。

十三日，己酉 阴，稍寒。写折一开。读欧文，读史（下不备书，有间则书）。傍晚，访伟臣不晤。看《朱子全书》，摘七条。

十四日，庚戌 阴。写折读书。往广慧寺吊周采臣同年太翁之丧。饭后，吴慕濂（永）来拜。看《朱子全书》，摘三条。

十五日，辛亥 晴。写读无间。接郑诚斋复信。发湖北五伯及老丈信。看《朱子全书》，摘三条。

十六日，壬子 晴。朱嵩生邀龙源楼，却之。汉文帝除肉刑，《纲鉴全编》载，陈季雅论以为非，陈埴论以为非。故建安中议复肉刑，孔融以为不可。曹魏时，钟繇、陈群均以为当复宫刑之制，王朗非之。愚按朱子答郑景望书曰：今世徒流之制，既不足以止穿窬之奸，又有失于重者，如强暴赃满之属，皆不当死而入于死。当采陈群之议，此可以折衷矣。看《朱子全书》，录四条。

十七日，癸丑 晴。写读无间。饭后至大栅栏买物。看《朱子全书》，录六条。

十八日，甲寅 晴。先妣生辰家祭。至妙光阁吊姚季湘丈太夫人之丧。饭后补写读无间。傍晚，至上斜街赴年伯寿丈之召，同坐有周子黻，系河南知县，论许仙屏河帅现整顿河务，自信过勇，待下过刻，所言虽觉可听，实不能底于行，将来恐不免后患。指陈利害，缕缕分明，能吏也。接湖北信，老丈已调署云梦。

十九日，乙卯 阴。写读无间。看《朱子全书》，摘四条。

二十日，丙辰 阴。看史，未写字。饭后出门答拜各客。闻缪仲英太年姻丈病歿，因往探丧。归寓更衣至韵秀，赴叔南之约，召秦。

二十一日，丁巳 阴。壬午同年公请年伯陈右铭廉访（宝箴），余系值年承办。十点钟至富兴堂，朱古微、徐鞠人两前辈、章幼叔同年继至。一点半钟廉访始到，入座尽欢而散。

二十二日，戊午 晴。写读无间。录朱子书八条。

二十三日，己未 晴。写读无间。录朱子书十六条。

二十四日，庚申 晴。录朱子书六条。为姻女断乳。

二十五日，辛酉 晴。写折一开。饭后往太平街送庄心和丈夫人殓，候甚久。至安福胡同看表妹，交去外祖母一禀，托其附寄。出城在受轩丈处少坐而归。

二十六日，壬戌 晴。吴稚和铨宰洪雅，便服往谈。傍晚访伟臣，适剑秋在彼，久坐同别。录朱子书七条。接张崧甫信并小照。

二十七日，癸亥 晴。发天津信。录朱子书五条。合观朱子答范伯崇、吕子约、何叔京、林择之诸书，其于居敬穷理之工夫节次，可谓明备而无偏害矣。愚按朱子之意，大要欲学者先存得此心，不使走作，而格物穷理以察其端倪，辨其是非，体验亲切，敬义夹持，操存固守，无一毫间断，久之自有个通贯浹洽处矣。盖涵养是彻始彻终之事，而以穷理工夫互相发明，不涵养无以清穷理之源，而舍穷理亦无以立涵养之本也。

二十八日，甲子 晴。至西单牌楼二条兴隆街圆通观，访前西宁办事大臣豫锡之先生（师）。此公讲求宋儒之学，于当街庙设立乐善公所，月课诸生而为之讲学，有古儒者风。徐荫师称其知行并进，煞有见地，命余以后学礼见之。坐谈一时许，予质以素日所疑二条，均发挥亲切，足相启发。（问上蔡讲《论语》“子见齐衰者”、“师冕见”两章，谓本末一贯，一部《论语》皆当以此求之，其意如何？先生曰：于此足见圣人一团仁爱惻怛之心充塞胸中，触处流露，无所为而为，不期然而然，取“长沮桀溺”章参玩，即见大意。上蔡语此正欲人于圣人作止语，默求天理流行之妙耳。问舜除四凶，先儒谓尧能容他，舜却不能容他，可见舜不如尧之大。此论固非，然究竟应作何义？先生曰：读书首当论世。尧时天下未平，以不得舜为己忧，唯急亲贤是务。四人虽心术不端，然其才必有大过人者，故尧均驾驭之，以尽使诈使贪之效。至舜时，外患将平，渐次肃清朝廷，又鲧有治水不成之罪，故不得不去之耳。谓舜不如尧之大固非，谓四凶在尧时恭顺，在舜时跋扈，故舜去之，亦浅之乎测圣人也。）（〔眉〕《程子遗书》中论此事凡三条，甚精确。此论不合，盖殪四凶在治水之前也。）又至冯处贺表妹生女洗三之喜，至门始知小孩已殇去，乃与仲丈久谈，在彼午餐。又出城答拜数客而归。接橘农信。

二十九日，乙丑 晴。

日记摘录

(1888—1890年)

此中有摘录戊子、己丑、庚寅日记中要语，当与日记并存。

澄斋识

挽董坦生舅祖

大兄及三兄出名 外祖、外孙

年八十五，十二月初七日逝世。诸舅早亡。外兄子恂，时在鄂。

四五年乡里归帆，幸精神未迈，步履犹安，颐养适林泉，冀借桑榆收晚景；
八十载光阴弹指，痛诸舅先亡，外兄遥隔，凄凉临穗帐，空将涕泪洒冰天。

又代杨春霆姨丈 岳父、婿

姨丈时在奉天，从母在家侍奉，不忍远离，三十余年矣。

紫塞久淹留，三十年甥馆云违，幸有掌珠承侍履；
青城痛摧折，数千里噩音遥递，何堪泪血斲征衣。

挽史子绍鹺经 大兄出名

子绍以盐经历在浙需次多年，官况极窘，往依其叔父研孙太守于鄂，竟以疾卒，年仅四十。丙戌冬十二月廿九日因往溧阳便道过此，与大兄畅谈，而一面匆匆，遂成永诀。

禾城暂叙，鄂渚重逢，访我记年前，风雪闲谈小除夕；
范叔长贫，崔駟不乐，痛君真命厄，江山望断早秋天。

挽蒋迪甫母舅

绿衣弱质，夙荷垂怜，今春手简遥传，犹念及吾母早亡，深盼孤儿重北辙；

白发高堂，正当迟暮，一旦音容遽渺，痛从此长安再至，忍驱羸马过西州。

又 余四兄弟出名

正秋分噩耗遥闻，犹疑传说非真，一病讵应成永诀；
念吾母同胞仅此，倘使重泉相见，衔悲难免问高堂。

又 大兄及三兄出名 大兄作

频年射策，幸托仁帡，宾至久如归，感从前东道情深，嗣是频添行李恨；
十载为郎，竟赍壮志，人生真似幻，际此日北堂垂暮，那堪遽折树萱心。

挽赵母刘孺人 代吕翰卿作 姨母、姨甥

翰卿母歿已十八年。丙戌春，其母舅刘廷玉又卒。孺人以十月临产，子三日不下，遂母子俱殒。
心摧萱草，岁纪重更，犹窃幸从母方强，每当衣摄东堂，恍触北堂千载慕；
泪洒州门，挽歌在耳，更何堪干儿未产，竟使峰倾太华，惨随少华一时颓。

挽家兰生伯 代扬庭族兄作

扬兄需次江右，近藉差归里，将行矣，而兰伯卒。
廿馀年宦海遥羈，溯从髫断，中历艰难，平生踪迹多疏，每太息光阴荏苒；
二千里征尘甫涤，未叹生离，遽悲死别，何意归来一面，竟勾销叔侄因缘。

挽庄母孺人 代扬兄作 岳母、婿

在江右同处廿馀年，前年始返里。扬兄归时，孺人已病。其子在鄂作幕，因事归，以十月十四早抵家，
而是晚孺人卒。

廿馀年杖履，竟共秋归，犹幸啮指灵机，鄂渚初还游子棹；
三十日征尘，又和泪斲，遥想深闺噩梦，章江剧痛掌珠心。

挽蒋迪甫舅 代向叔舅作 表兄弟

迪舅生于外家吕氏，与向舅自幼同居，嗣迪舅随宦至京，向舅又以知县入都引见，下榻邸第，此后则
不复相见。

卢李少同居，廿馀年宦海萍飘，樽酒竟成千古事；
光阴惊逝水，十一载郎官匏系，科名盼断七旬亲。

积半生苦诣，阻迹蓬山，崔长岑以不乐损年，撒手遽西归，谁向北堂树萱草；

慨总角同游，分驰宦辙，江文通竟销魂诀别，回思款东道，空依南斗望京华。

挽吴子权观察 岳父、婿

观察初仕滇中，曾知曲靖府事兼摄迤东道篆，继以观察改仕鄂垣，于丁亥十月十六日骤得风疾，十九日殁于官舍，配吕夫人时适抱恙，其长君需次安徽，未及视敛。叔伦其第二婿也。

蓦地间噩耗到江南，不闻疾疢，遽中膏肓，综生前治谱流传，堪与戴侯垂德誅；
转胸际薤歌盈楚北，伯氏未归，娇儿远别，痛此日岳峰摧折，难偕元礼慰慈怀。

挽家芷祥兄

兄于乙酉岁病歿。病革前有不祥之梦，自知不起，果于十月谢世。其子伯诚降制满服后人科试县学。将葬，补撰此联。

一别遽招魂，讶生前噩梦有征，聚窟难求延寿药；
五旬如泡影，幸身后佳儿继起，泷冈待展表阡心。

棠阴书院联

书院左有文昌祠，南近鬲湖。

结邻傍文昌六星，愿诸君明德维馨，常使珠光射牛斗；
辟地近鬲湖十里，看此日人才蔚起，平分秋气入词场。

正月建寅

☰泰

本卦

丑初九 拔茅茹以其汇，征吉（三阳在下相连而进，拔茅连茹之象，征行之专也。占者阳刚，则其应吉矣）。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味腴室札记

《春秋》大义不外经、权二字。经者先王之大法，权者圣人之妙用。如崇王道、黜霸功，经也；以尊周攘夷予桓文，权也。诸侯无王命不得征伐，经也；而讨叛定乱，权也。文成数万，皆当作如是观。

伊川《易传序》极精密。其要领则求“言必自近”一语足以蔽之。前半篇皆发挥此意。

朱子不信《春秋》书法，然如书日书月书爵书人之类，却确然有个道理，圣人著书断无任其纷纭歧互之理，但不宜过于穿凿，必如程子所云，优游涵泳，默识心通，始得耳。

延平答问最好看，须将朱子之问先揣度一番，拟其是否，然后再阅延平所答，便觉其理益精。如此思索，极有益于学者也。

《论语》“犯而不校”，与《孟子》“三自反”境地深浅不同。“三自反”是学者克己工夫，“犯而不校”则已臻天理浑然、物我两忘之候。

朱子答陈器之、林德久两书，本《孟子》“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乃所谓善”之说，于发见处论性最有把握，非若释氏所谓明心见性，索之昭昭灵灵，流向空寂去也。

延平答问论忠恕一贯之义，较《集注》为精。盖忠恕尽头即是一贯，忠则无自欺，恕则无自私，表里洞澈，非一贯而何？《集注》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一借字，觉得忠恕自忠恕，一贯自一贯，犹未免分而为二也。

看薛文清“人伦礼乐之本”一段，因悟文物度数五声八音，只是有形之礼，有形之乐，所谓礼乐之迹也。其无形之礼乐只在吾身，吾能敬即礼具矣，慢则非礼，吾能和即乐具矣，戾则非乐，此所谓礼乐之意也。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其义如此，断无终日行礼乐之理。向来于此层每有窒碍，近始觉稍有入处。（以上戊子年）

看《王心斋语录》有云，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见，便是妄；既无所向又无所见，便是无极而太极。此直是佛经所谓无耳目鼻身意，凡有所见，皆是虚妄一派说话，但当论心之所见所向如何耳，岂可便如此说。

姚江致良知之学是从功夫积久后悟出来者，今王学诸儒却拿此作一件题目，尽屏学识闻见，专于此做功夫，其于程朱主敬穷理之功相去远矣。

在廖仲山师处见同年蒙自杨增新，年齿甚轻，而通达事体，论事皆息心静气，贯彻首尾。廖师极为首肯，余亦敬佩万分。自愧粗浮，于事皆仿佛依稀，一无着落，大有告子“不得于言，勿求诸心”之弊。自誓此后当向沉静一路加功，以期变化气质。

俞笏东丈来，读别墅之墅如“署”音。客去查之，果音“署”，上声，在语韵，又别音“野”，义亦通。吾常读如“士”音，不知何本，韵书并无此音。近今说字，以讹沿讹，反忘其本。若对人读“墅”如“野”，鲜不笑为认白字者。以此知处世接物，无一不当虚心。

为盛礼堂表叔作墓志，局法、调法悉本庐陵，所嫌者太似耳。然初学作古文，必从规模始，然后几于变化，譬作字者必先临帖也。余唯谨守绳尺，益加自勉而已。

连日心颇不定。朱子云：“心有事时当如无事时。”余涵养太浅，少经事即觉憧憧，其何以应大事临大变哉！可恨可愧！

伯父言祖父事甚悉。先世以寒苦起家，而余辈坐享其逸，若不勉自砥砺，何以为人！

停年格始于元魏崔亮，循资格始于唐裴光庭。论者金以为非。愚谓循资注选，可杜躁进之阶，亦不可尽废。要当兼复汉代征辟之法，参而行之，始可得人也。

史称徐孝穆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尝诋诃作者。此可为法。世之恃才傲物者，正是才不足之象，非有馀之象。

安邱王氏筠云：考古义当严，适时用当通；世之好用古字者，由其所识本少也。此说洞中令人症结。余因思不特作字宜然，凡署地名、官名皆宜直用今名，方合遵王之道。今人好奇炫博，地名、官名必取秦汉唐宋，若以非是，则不免于俗者。人为本朝之人，而所处之地，所居之官，皆前朝之地与官，名实相违，大不可也。且今之所谓雅者，皆前人恒称之辞，其时上自士大夫，下至农工商贾，悉以为口头言语，了不为奇。今乃取其口头语袭用之以为雅，不特为有识所嗤，恐古人有知亦当笑其愚陋耳。

细读《史记》伯夷、屈原列传。《伯夷传》以“名”字为主，通幅波澜顿跌，无非宕

出此意，至末幅乃与点睛。《屈原传》以怨诽而不乱，括《离骚》之旨即为一传之主，却仅以中幅两见，如大海中日影，空山中雷声。柳子厚云“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洁非节字缩句之谓，乃意无夹杂、墨无旁沈也。若以字句求之，则《史记》文字之可节者亦多，安得谓之洁耶？因思陈寿《三国志》，昔人称为高简有法。所谓简者，其妙在刊落琐屑浮诞与不甚可信之事，独举要辞，所以为有法。宋子京修《新唐书》，只是于字句加功，甚至以艰深文浅陋，虽事增文省，以语古法则远矣。

又，《史记》留侯、陈平世家，多用倒勒总铃之笔，最可玩，知此便无散漫之病。又读《孟荀列传》，以宾形主，主意提得分明，则虽宾繁于主，无非为主意出力。

又，读《管晏列传》，固是借知己发慨，然细详史公之意，则以管仲、晏婴事迹言论详见于《春秋左氏传》及所著《管子》、《晏子》中，世间多有其书，不胜载，亦不必载，故转就一二轶事曲折写尽其生平，行业则以总语櫟括之，所谓见一羽而知凤，见一毛而知麟也。构局苦心，赞语中固明言之，后世知此者鲜矣。（以上己丑年）

近来看得静坐养心是学者入手第一义。向来只谓心学为禅，未尝措意。今乃知周、程、杨、罗、李、朱以来相传指诀，正是如此，与孟子合。禅学所谓养心，只是不动心，块然守此一件作死工夫；吾儒则由此扩充，明辨笃行，以施诸事物也。延平云：“心下热闹，如何看得道理出？”我辈此心汨于利欲场中，昏驰已久，若非正本清源，收拾此心，使确有归宿，纵教论知论行，只是一场说话也。

卧思日间与刘安生丈论房首办请房师事，倾筐倒篋，言无不尽，自谓为人谋甚忠，不知此种伎俩皆从炫能讨好上起见，似公而实私，似诚而实伪，非从慎独上痛下工夫，安得心田清静哉！

临动身北上时，伯父勖以为学之要云：宋儒千言万语，莫妙于“提醒”二字。又举昔在礼部掌印时，公务繁杂，如理乱丝，因痛下“主一”工夫，使此心无一毫外走，乃得秩然就理，精神不致懈散。后来出任湖北粮道，日行公事极为安闲，此心便放倒了，因叹治心之难。又举上蔡一年去一“矜”字相勖，尤中余病痛，若不切实省克，何以副伯父期望之心。

曾文正公有云：“未来不迎，当事不杂，既往不恋。”此三言可为涵养操存之法。

散馆在即，终日读赋摘赋，吟玩既久，既而看书写字，觉心目间无往非赋，此专心之效也。凡学皆然，吾其知所勉矣。

无事静坐半时，收拾此心，令空荡荡地，乃收视返听之后，心中转觉震撼不宁，盖由过于着力把捉，致有此病。要当从容涵养，归于自然，乃为有得耳。

延平教学者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伊川谓不当于未发之前求中。二先生之言似乎不同，盖伊川恐人专求未发，一向偏在空寂上去，到动时便倾倒了，故教人且从已发后省察涵养做功夫。延平则因此心一向胶扰，未易下手，故教人且收摄思虑，向内寻取，从不睹不闻时做功夫。其要只在慎独，随事提醒，随念察识，不使一毫走漏纵弛。到得静固静、动亦静时，便见两先生合处。

与刘伟臣丈谈，伟丈谓治心处事之道，当以耐烦为第一义。余谓扼要功夫不外“主一”。朱子所云，理会一事时只理会一事，了此一件又做一件。又云，如读书要读这一件又要读那一件，又要写字又要做诗，人只有一个心，如何分做许多去？到得合用时，都不

得力。伟丈深以为然。呜呼！此学不讲久矣。如得二三同志相与切磋琢磨，庶易收夹持之益。

主敬主静不可分而为二。世人诋周子为禅学，只缘错认静字也。

一字彻始彻终。“道之大原出于天”，此一之最初；“唯精唯一”，此一之极至。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浑然天理，一私不杂，此境非圣人不能。学者只从主一入手，到得纯熟后，或者有无所用主之一境。至于用功之时，则不可存此心而妄希高远也。

今训诂之学盛兴，动斥义理为空虚之说，不知子臣弟友何者是虚？孟子云，践形尽性，有物有则。义理不外形色，世人跳不出子臣弟友圈子，即跳不出义理二字，安得以空虚目之。

今人讲训诂，习辞章，其心只是骛外，圣贤教人无非近里着己下工夫。子夏在圣门列文学之科，为后世训诂辞章之祖，而其论求仁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曰笃曰近，直指身心，何尝教人骛外来？以子夏之笃实，夫子犹恐其为小人儒，然则今之学者可猛省矣。程注君子儒为己，小人儒为人，最为痛切。今之学者皆为人也。

前西宁办事大臣豫心师，字锡之，在西城建一乐善公所，每月十六日集诸生讲学，犹有古风。余曾往听讲，质以所疑，大约善于旁通博引，口辨纵横，似今士子之对空策，于本义实不能亲切启发也。

昔之学者主程朱而诋姚江，今之学者并主姚江者而亦无之，可慨也夫。

象山说本心，当时朱子辨之，有明及国初诸儒辟之，信无遗蕴矣。然因此遂讳心学而不讲，则又未得其本也。余三五年来逐逐于故纸堆中，诸事放倒，心中时有不顺，身体为之不安。所处虽是乐境，而此心憧憧扰扰，甚以为苦。颇有触于孟子“持其志无暴其气”之旨，乃悟养心定气是入手握要工夫，未可谓心学近禅，徒为高论也。在书肆买《读书》、《居业》二录，无一条不着实，无一语不深切，真可为千古严师。因置书于案，对之三叩首，自矢终身遵守不渝，庶几变化气质，庶几可期寡过。文清、文敬在天之灵，或亦默牖我乎！

《读书录》云：“促迫褊窄，浅率浮躁，非有德之气象。”此八字余皆犯之，安望其进德哉！（以上庚寅年）

读史须统观全局，熟审其始末先后以定是非，方不致有偏漏。若斤斤于一事一句，以记诵为能，此程子所谓玩物丧志也。余向来不免斯失。

与孙虎峰书

日前闻阁下有留京开吊之举，私衷缕缕，窃所未安。本拟就寺面陈，而客次匆匆，未能尽达。退而思之，觉此举重大，系人观瞻，诚有不可冒昧者。《礼记》奔丧之制，阁下知之悉矣，无烦为阁下赘。征之外间议论，不免啧有烦言，金谓阁下既得凶音，即当仓皇去国，留连旬日，殊觉非宜。仆虽力辨阁下之留京实因百事未清，不能骤去，至开吊之说，则拟暂清讣稿，托友于启行后代发代收，并非亲身设吊；然中心终有不能已于言者，谨为阁下陈之。

夫在京中设吊者有三：有亲歿京寓而即设吊者，其讣文则曰：亲视含殓，择期扶柩回

籍安葬。有己身在外，闻亲歿于京而奔丧回京设吊者，其讣文则曰：需次某地，闻讣星夜匍匐奔丧至京，遵制成服，择期扶柩回籍安葬。有既奔丧回里，而复至京设吊者，其讣文则曰：闻丧匍匐回里，遵制成服，择期安葬。此三者，士大夫之所通行者也。若在京供职，闻丧而不即奔，先行成服设吊，则未之前闻，何则？其讣文若曰星夜回里，则于踪迹不符；若仅曰匍匐奔丧回籍，则方当大故，惊痛奔驰之不暇，何暇耽延旬日，设幕受吊乎？此又掩耳盗钟之策也。如谓须待信出都，尤为不可。夫所谓待信者，恐凶耗或有传讹，必待确信而始成行也。今阁下则既成服矣，尚何信之待乎？考之于礼则不合，较之于例则不恒，质之于物议则纷纷而相诽，诚非计之得者也。无论现无此例，即例或可袭，岂能间执途人之口乎？阁下但见两次电音皆有待信之说，既待信，不得不设吊。阁下之心公心也，不知者执因以为利之说加诸左右，则公而私矣。阁下孝思纯笃，前日奉唁之顷，涕泗交零，哀戚之容，惨难入目。因以为利之见，断不忍为阁下疑。然市虎传讹，不可不慎。阁下哀痛之余，或无暇深顾而却虑。然仆与阁下相交不浅，有所闻有所知而不告，是陷友于不义也。设阁下他日追悔，责仆以不言，仆之咎更无可辞矣。契之同年，爱阁下者也。其为阁下谋者，皆古人诤友之义。愿阁下敬之听之。仆口讷于言，而心之爱阁下，则无异于契之。用敢布其胸臆，佐阁下之不逮，伏乞采择为幸。毓鼎顿首。

旋得虎峰复书，深以此书为是，而悔前日为众口所惑，已决意中止，即日出京。良友之受尽言可敬也。然外间诸公谈论，竟有谓此言迂腐不必听者，弟遂受不情名。乞以此文上呈伯父，仰求训示为盼。

日记

光绪廿一年乙未（1895年）

（〔眉〕乙未 三十三岁）

余之有日记也，自戊子始。中载历年读书课程及摘录各书精要语，甚详备。惜或作或辍，不能接续汇齐以资参考，甚悔之。自今日始，复立此记，以有恒为准的云。

乙未岁六月初九日 晴。热甚，傍晚雷雨。诣王保之师，贺传补江南道御史之喜。为孟常改《赦小过》文。时疫甚重，死亡相继，皆在顷刻之间。余依藿香正气散古方，酌加附子、干姜，以救伏寒，配成末药施送，未知有效否。

初十日 阴。湿热下注，左足不良于行。伯温丈以和梅北海市诗四章见示。志先来。姻女患病，请西岑丈诊治，服药后，晚略清减。一日养病，看《三鱼堂日记》消遣。阅邸抄，两广谭制台（军，钟麟）、马抚台（中丞，丕瑶）禁赌折有关风化。此事自南皮张公督粤时所开，每年赌规所入不过三十万元，而民害日深，政体大坏。折中有云：“当此时艰孔亟，民俗凋残，即使用款难筹，亦何堪以呼卢喝雉之钱为理财筹饷之计。量入为出，酌盈剂虚，与其取不义之财而大亏政体，何如减无用之费而稍挽颓风。”数语通达之至。又曹侍御（志清）请严饬外县认真缉捕盗贼一片有云：“大抵盗贼恃捕役为护符，捕役即以豢贼为生路，而不肖牧令又多以讳盗为规避处分之计。”说得曲尽情弊。又《饬禁差徭苛敛》一片，亦痛切。

十一日 晴。足尚未健。西丈来，为姻女诊疾。谈及做州县之难及差役、家人之舞弊，可为浩叹。修辑《国史·王德榜列传》讫，因眷真。

十二日 晴。早诣西丈诊疾，开一温补方。点看《明纪》四卷（《太祖纪》）。董绶金同年来谈。

十三日 阴。点看《明纪》卷五（《太祖纪》）。接湖南梁叔庄（恩湛）信，又陆季良信。扎克齐以武清田契八顷来借银四十两，付去。吴子明前有信来，兼寄诗一册，又赠我两律。夜间作诗三首酬之。

调寄邯郸吴四兄大令

两载相思洛水滨，褰衣欲见怅无因。临风却寄琼章美，饮我真逾赵酒醇。生本多情方造福，吏如不俗便能循。讼庭花月池塘草（指令弟子和太史），惭愧金门待漏人。

杜陵身世感蹉跎，一曲清商唤奈何（君寄诗一册，皆忧时之作）。天相嬴秦成久醉，人居燕赵易悲歌。武灵台古空烟雨，马服山荒长薜萝。芜吏登临怀往事，伤时涕泪恐无多。

六年京洛素衣缁，芸省浮沉愧圣时。一代风流槐里传，半生心事玉溪诗。楼头花鸟遂成笑，江上莼鲈有所思。多谢故人相望厚，皇华久已负襟期。

十四日 晴。点看《明纪》卷五讫。

十五日 晴。至国史馆交功课，又领得宗室《霍穆欢传》（号慎斋，阁学，六弟辛卯、大兄壬辰座师）。约汤丈、敬山、叔南手谈。晚，小酌，兼约西丈。西丈后散，灯下茗话，畅论养气存神之法。

十六日 阴晴不定。苏济帆来谈。纂辑霍慎翁传仅一开半，了无事实，唯叙官阶差使而已。此等只能入表存其姓名。特公家文字，不能不立专传也。点看《明纪》卷六（太祖），写字百馀。朱梦霆来谈。阅邸抄，徐侍郎（用仪）退出军机及抚理衙门，翁、季二尚书入总署，钱侍郎（应溥）入军机。傍晚出门拜客。

十七日 晴。济帆来，为平姬诊疾，发浙江徐季和师信（为吕业卿舅事）。写字百馀。点看《明纪》卷七（惠帝）。

十八日 晴，立秋。湖北解高锡委员屠大任来见。访西丈，请其改方。西丈云：法人此次索云南普洱府城外孟乌、孟旺土司地。其地皆产茶、产锡，膏腴地。无此二土司，即无普洱也。抚署王大臣皆枝梧未决，徐侍郎（用仪）独欣然画稿许之。英使臣闻之，至抚署大闹。云南京官绅衿亦递公呈阻止割地。不知上意如何也。又丁衡三军门（槐），云南人，曾上条陈，以英、法二国覬覦滇南，处心积虑，久而必发，请回籍自练土兵防守。上颇以为然。军门向政府言其事，徐用仪大惊，云：“我们添兵防守，如使大英闻之，如何得了！”嘻！可笑也。又访子蔚，问疾。邱振声来，交去六弟及姜（麟堂）、徐（文田）、庄（清华）、刘（欢）、郑（光照）六人国史馆誊录功课费一千九百馀金。晚，气满腹板，竟夕不成寐（复吕镜宇年伯信，交鲍荫庭年伯转寄）。

十九日 阴雨。请西丈诊疾，云：“清阳下陷，宜和肝脾以调之。”一日在内静卧。读宋晁具茨先生诗集（名冲之，字用道）。诗十五卷，只两本有□□□笺注。具茨诗不甚传，然格律高迈，备唐以来诗法，苏、黄之后，范、陆之前，自成一大家。余十许岁即喜为诗，读张船山诗，从性灵入手。甲申、乙酉间，改学李义山，为一变。戊子、己丑间，古体学陶、韦，近体学大历十子，而汇流于新城，为一变。辛卯、壬辰间，自嫌诗华，近年改学黄山谷，为一变。今得是集，反复玩味，颇有人处。专心读之，或有进益也。陈养源观察（久颐）来会，系张香涛制府保举出使人才。

二十日 晴。气少平。接王严阁信。点看《明纪》卷七讫。在内静卧，看《容斋随

笔》三卷（此书与《困学纪闻》最足沾溉后人。余阅已三过，然玩之尚不厌也）。

二十一日 晴。济帆来谈，交还前借款三百两。张子晋来谒，颇致力于古文。写家信。西岑丈又来，久谈乃去。

二十二日 阴。写五伯信，又岳父信，均托屠篆生带。至上斜街吊徐伟侯先生之丧。答拜养源、篆生，均未见。至刘叔南处，祝年伯母五十九寿。盘桓终日，夜间畅饮而散。大雨达旦。

二十三日 阴。发家信，内附复业卿舅、王仲光同年各一信。饭后访邱振声，又交去京松银六百二十八两，一律交清。觉肌毛洒洒生寒，急归，蒙被取汗。略愈，人颇困倦，静卧。看《容斋随笔》两卷。夜雨。

二十四日 阴雨。访西丈开方，坐谈良久。至冯雨人前辈处，祝年伯、年伯母双寿，略坐即返。张子晋以所作古文六篇来呈，细阅一过，喜其笔力法度均到古人。子晋前此自言文学大苏，不虚也。写字百馀。

二十五日 晴。点看《明纪》卷八（成祖）。访子蔚久谈。未刻赴汤丈手谈之约。晚饭后归。

二十六日 晴。左子衡（运机）来拜。写字百馀。饭后答拜左君未晤。在养源处少坐。入城答拜管凌云丈。车中看《日知录》一卷。晚，约橘农、雨人、根生、恺臣于广和，谈甚畅。根生论诗亦深，有取于山谷。

二十七日 晴。中翰公忌辰。点看《明纪》卷九（成祖）。傍晚，访子蔚。

二十八日 晴，热。戴邃庵来见。中丞公生辰。管凌云丈来会，因留午饭。诣沈友卿，道喜兼陪媒。

二十九日 晴。写字。访西丈，久谈。点看《明纪》卷十（成祖）。天闷热特甚，不堪伏案。访子蔚消暑。子蔚久病之后颇有意于变化气质。

七月初一日 晴，甚热。至惜字馆查课，在馆午饭。归写屏对十馀件，惫甚。傍晚颇不适。温丈招福隆堂，辞。

初二日 晴，尤热。不敢伏案，逍遥随意检阅而已。姚本泉、张子晋均来见。午后橘农来谈，兼示赠余诗四律。橘农说夜眠下身必然盖被，酒不可多饮，甚暑静坐最好，便不致染时症。谈及湖州戚润如比部（人铎）之子以时症卒，其妇刎颈以殉，可哀已。

初三日 晴，仍热。至史馆交《霍穆欢传》，又领得《马如龙传》。点看《明纪》卷十、卷十一（仁宗）。邱振声交来功课票八张，誊录照五分。接吕椒舅信并汇京松银壹百两（聚增炉房）。橘农又赠诗一首。

初四日 阴雨。天气顿凉，可御夹衣。点看《明纪》卷十二（宣宗）。访吴蔚若世丈，未晤。访子蔚，询马如龙事迹。夜，甚不适。

酷暑次橘农同年韵

岂有热从常侍带，竟教火向酆侯焚。肠枯欲浣华池水，肤合谁蒸泰岱云。静觅禅机归丈室，偶吟蛮语学参军。丁沽风雨昆山月，回首炎凉六载分。

题扇画蝶

瑶阶芳草夕阳红，拓就滕王画本工。羨煞双双花里活，一生沉醉倚东风。

初五日 晴。将云峰书院（闰五月份）课卷封交济帆转寄。访西丈诊脉，兼访马如龙事迹始末。西丈论养心之道，甚有益。归改削钟生（锡潢）文策，交龙光斋。

初六日 晴。绶金同年驰柬相召，遂入城视之，知其太夫人病垂危，嘱为筹款。归写广东信，交局寄（附贺万寿折件）。接江西吕箴叔舅信，现撮分宜令篆，为吴子明姻事。即送子蔚阅。

初七日 晴。人甚倦，恶寒。饭后访橘农散闷，谈至薄暮。橘邀广和小酌，座唯恺臣。

即席呈橘农

一奕涤烦暑，悠然忘主宾。遣怀当七夕，对影只三人。妙论抒心得，高谈健病身。夜凉风露重，未厌酒杯频。

谢橘农惠茯苓白朮

滇南老松蟠蛟青，空谷日月钟精灵。千年真气结根底，轮囷盘郁成仙苓。螭龙旁睨不敢食，留济人世延颓龄。天台野术亦佳绝，坚胜精金白胜雪。云头之名天下奇，功参造化和气血。鰕生病湿胸未舒，常资珍品驱停淤。药肆收采苦不实，强将砒砷充璠玕。胸中磊块何日净，深山大泽滋沮洳。李侯念我久委顿，不自服饵却相赠。闻名先喜二难并，入手应逾百朋媵。药炉水鸣蚯蚓间，香气不散相回环。松风谡谡健筋骨，便合置身淮南山。

初八日 晴。点看《明纪》卷十二讫。接李平泉上海信。访子蔚久谈。余劝其看宋儒书涵养性情，子蔚深以为然。

初九日 晴。诣史馆查书归，点看《明纪》卷十三（英宗）。接第十号家信，知吾乡亦大疫，亲故罹其灾者甚多。傍晚，访叔南。叔南邀广和。散极晏，倦甚。

初十日 晴。蒋恭人忌辰。接五、六弟信。温丈、叔南来谈。为钟生修改第五道策。

十一日 晴。过节。清晨，竟将祭神忘却，精神恍惚一至于此，可恨可叹，又自痛内助之不可无人也。午刻祀先，荐茄饼。请二妹来检视衣饰。访董效曾丈，小坐。晚饭后，访西丈，久谈。西丈反复诵《孟子》“牛山之木”章，谓此章指示学者入手工夫，为千古真命脉。余亦诵“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谓察识扩充工夫，此章尽之。通夜不成寐，甚矣心之杂乱也。

十二日 阴。王泽寰来，请为其封翁作寿文。谈其曾祖母之节孝，封翁之孝友，令人钦佩。一日看《儒门语要》，以资静摄。敬山招手谈，却之。夜早眠。

十三日 晴。写应酬一件。至增寿寺吊朱宜斋之丧（嵩生令兄），兼襄题主。顺访志先，交去前欠电费十七两。接袁秉道信，知西席薛耕山茂才（元龄）已代订定，允于明春开轮北来，欣慰之至。点看《明纪》卷十三讫。傍晚，嵩生送素席一桌，邀西岑丈小酌。西丈言：“仪封人是孔子生平第一知己。门弟子之赞夫子曰圣，曰日月，曰生民未有，而仪封人‘木铎’一言，直将我夫子万世师表一眼看破，一语断定，岂非卓识？惜未详其姓名，否则配食庙庭无愧也。”余谓夫子所遇隐遁诸人，仪封人自是第一流；晨门、丈人次之，荷蕢、接舆又次之，长沮、桀溺又次之，微生亩最差。夜半梦有人传授修炼之诀，其说甚长，醒后唯记得三句，云“炼心养性之法，当先使无而有，再由有而无”云云。在床再四玩索，此即太极生阴阳五行，阴阳五行复归太极之理也。

十四日 晴。至万寿西宫吊张润泽祖太夫人之丧。国史馆送来《陈建侯传》，请复辑（陈号仲耦，乙卯年伯，曾任武昌府知府）。以梦中语作字，质之西丈。西丈复云：“心神专则梦境清。鬼神来告，当必不谬。‘由无而有，由有而无’二语已概括修道之始终。凡物皆自无生有，人之生也亦然。初用功时，在虚无窟中混合神气，无所谓丹也。迨神气凝而生精，则无中生有矣；迨精气结，则更有矣；迨精气化而归神，则有者无矣；迨神通变化，则无者亦无矣。此即造化之妙也，非知者，神不能传之。”此一段议论阐发精妙，非曾用功者不能如斯洞达也。点看《明纪》十四（英宗）。访子蔚，西丈亦至，久谈而归。接史振九、益三信。

十五日 晴。补祀神。修辑《陈建侯传》。陈系循吏一流，而原辑直率，不足以传其绩，因为增改甚多。饭后衣冠答拜诸客，顺谒温丈，少坐。接王薇阁信。

十六日 晴。将陈传誊真。批阅云峰书院课卷。

十七日 晴。接天津吕纪云舅信，即刻作复寄去，并附复椒舅一信。批阅课卷。饭后，病足，卧看熊文端所辑《学统》，自和靖至延平，奋然兴学问之思。

十八日 晴。一日静养。看《学统》朱子至敬轩。夜，发寒热。

十九日 晴。晨，请西丈诊视。至史馆交陈传。答拜赵剑秋。出城谒李蠡菴年丈。归后服药，静卧，随意浏览。晚，至广和赴志先之约。

二十日 晴。白露。诣西丈诊疾久谈。复王薇阁信托刘恺臣带（并件）。事务烦杂，心乱甚，静坐一时，始略定。编同门录姓氏交龙光斋。晚，静坐既久，徐步中庭，觉天地清朗，心胸为之一廓。

二十一日 晴。答拜各客归，为泽寰封翁撰六十寿序脱稿。阅京报，大学士九卿覆奏蓝田吕氏大临从祀孔庙折，叙次生平言行著作甚详。程门四先生皆跻两庑矣（荐山系沈叔眉师督闽学所请。兴叔则陕西黎学使荣翰所请也）。平姬于戌刻举一子。

二十二日 晴。病足，卧。看《学统》敬斋、整庵。此书于儒释之辨甚明。后来唐确慎辑《国朝学案小识》，旨意略同，皆辟金溪、姚江者也。午刻赴李芍农年伯之召。

二十三日 晴。小孩洗三。未刻赴马石衢之约；兼约观剧，辞。晚，水气凌心，呕吐甚剧，请西丈诊治。

二十四日 晴。略愈。访西丈改方。写家信。未刻赴周容皆年伯之召，酉刻客尚未齐，仆人来报史仲屏丈自鄂来京，在寓相候，不坐而返，久谈始去。为冯志先捉刀作贺沈友卿完娶诗一首。友卿拟乞假归娶表，遍贻同好征诗，余亦贻以两律，俗笔不足存。

乞婚表达九重天，文采风流最少年。十幅霞笺名士艳，二分明月美人圆。梁栖玳瑁巢初稳，地近蓬瀛气自仙。定有催妆诗句好，伴他眉妩绮窗前。

二十五日 晴。发家信，附去堂谱一本，丸药三种。晚，至会馆赴汪春宇之招。体颇不适，归后大发寒热，竟夜如焚。

二十六日 阴雨。请西丈诊视，谓恐系疟疾。一日热未退清。接岳父信，并银四两（史仲丈交来）。又接刘少竹信（局来）。是日五伯奉旨升鄂臬，武阳无两司几四十年矣。

二十七日 阴。甚寒，御两棉。热稍清。竟日看《近思录》，发明存养门沉寂之余，殊有理会。西丈来改方。接天津吕纪云舅信。

二十八日 晴。养病。看《近思录》。见得静坐是学者入手真实工夫，此理庚寅年始悟出，近更深信不疑。朱楚白来，送朱卷，兼为余诊脉。谓宜服补中益气汤。同人在青梅居公请石衡丈，余亦附主人，未往。

二十九日 晴。养病。楚白以家藏四十余年陈皮见赠，色香味俱佳。

三十日 晴。访西丈，畅论义理。饭后访子蔚，傍晚始归。又至便宜坊赴陈孟甫同年之约，坐谈而已。

八月初一日 晴。盛夫人生辰，拜供迎。静斋来辞行，谓余湿气太盛，宜常服苍术酒。署中接见。归途答拜数客。到家写斗方两个，颇得用笔之妙。

初二日 晴。橘农来谈，约偕入城，至汪柳师处道喜，又至友卿处陪媒。戏谑语太多，为累不小，静卧思之颇悔。当熟玩横槊语以自警。接老丈信。

初三日 晴。人已健。早诣友卿道喜，兼赞礼。热闹场中忽有感触，遂归。晚，友卿来邀，未往。诣西丈，静谈。汤潜庵先生所云“师友多讲论一番，即增一番光明”，见得是如此。

初四日 晴。写五伯及老丈信，交全泰盛寄。国史馆来送信，知已补纂修，兼送黄方伯（彭年）《循吏传本事》，实来请纂辑。因谒提调李子丹年丈，未晤。至江苏馆祝曹再韩前辈尊翁年伯七十寿。熟人甚多，入座谈甚久。归途顺访子蔚。夜漏二鼓，西岑丈函来，以车中所作“在格物”文见示。大旨格物主内省说，与姚江之说相近，见得格物工夫即诚意正心入手工夫。程子所谓圣贤千言万语，无非欲人约之，使反复入身来，正此意也。即作字答之。

初五日 晴。访子蔚。归为孟常改功过格序一篇。原本理解颇明达，可喜也。写家信，交全泰盛寄，附去姨太太五十寿、五弟夫妇、六弟妇三十寿礼各色。又复袁秉道一信。看《汤潜庵先生文集》卷一（序记）。

初六日 晴。看《潜庵先生集》，所言多启发人。在寓请陈养源，史静伯、仲屏、管凌云、养和四丈，温丈、伯雅、本泉、雅初作陪，西岑丈辞，未到。傍晚始散。

初七日 晴。答拜诸客。归写应酬屏、扇。傍晚，访子蔚。

初八日 晴。看《潜庵先生集》卷二（书辨），其指示本体工夫确可持循，不可徒作文字读过也。李子丹年丈送来刘中丞（蓉）《养晦堂文集·奏议》。检阅其致曾文正书数首，大旨专守程、朱，深不以姚江为然，议论与稼堂先生最相近。午后谒芍农年丈，代大兄敬

致墓志润笔五十金。顺访作黼。申刻往便宜坊赴根生同年之约。根生云，壬午同年孙少鼎（传爽）潜心理学，煞有体会。惜以养亲出都，不得往访一质所疑。

初九日 晴。至史馆取《循吏黄辅辰传》副本（黄号琴坞，曾任陕西凤郾道，子寿先生之父。同治五年，陕抚刘蓉奏请入《循吏传》）。至会元堂赴杨定光年丈、钟梓勤同年之约，梓勤以新刊雷副宪（铨）《励志杂录》见贻，讨论学十九条，论治廿四条，共四十三条。归途细细玩绎，中有云：阴阳鬼神之说，圣人相易言之，他书未之及也。故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迨周、张二子始切切指以示人，然要人知得即气即理，无物不有，无时不然，不可须臾离却。工夫乃是教人切近处，非是教人高远也。又云，养得性情和平，方可作事。看来古今莫大事业皆从性情做来。故圣贤之学只是理会性情。又云，读书全在涵咏玩味，便是以义理养其心。又云，须从旧法中做出新政来，只在事事实做。实做便无弊，不实做便都是弊。又云，要做伊尹事业，须先励伯夷风节。皆精要。顺道诣仲屏丈少坐。

初十日 晴。余生日也。雅初夫妇来，留其饮啖。诣西丈，久谈。西丈诵先贤格言：“慎勿妄想，慎勿妄言，慎勿妄动，慎勿妄因。”余质“妄因”之义，西丈云：凡事不干己而好名包揽，纠缠牵率，致成本心大累，或轻为然诺，后不能践，又要曲以弥缝之，皆“妄因”也。余闻言悚然，十馀年来正坐此病，深为身心之累，乃力加愧悔。以“勿妄因”三字颜诸座右，请西丈作记，不时观省，以期触目警心。

十一日 晴。奉旨补右春坊右赞善。发南电。遣邱福入城呼供事，候至未刻不至，乃入城谒少詹张振青年丈（英麟），知明日谢恩已来不及，连日皇上有挪动，恐须迟至十五矣。西岑丈作《勿妄因斋记》成，送来，简当不繁。夜颇不适。接王仲芸信。又纪云舅信，并银壹百两。

十二日 晴。写请代奏谢恩呈。西丈来诊脉。

附呈稿：

新授詹事府右春坊右赞善恽毓鼎谨呈，为恳请代奏恭谢天恩事：本月十一日经吏部具奏，詹事府右赞善一缺，将恽毓鼎奏补，奉旨依议，钦此。窃毓鼎畿疆下士，词馆备员。献赋枫廷，忝附超迁之列；衡文棘院，复膺分校之荣。未报涓埃，方深兢惕，兹又渥承恩命，晋秩官僚。名长托乎承明，情敢忘乎翼善。毓鼎唯有勉培樗植，益励葵忱，竭蚁悃之颛蒙，答鸿慈于高厚。所有毓鼎感激下忱，理合循例呈请代奏，恭谢天恩。谨呈。

十三日 晴。看《潜庵先生集》卷三（碑志）。至高阳师、王保之师处换帖叩节。

十四日 晴。入东城至各师处叩节（在管养和丈处午饭）。车中看《潜庵先生集》卷四（杂文、语录）。语录共二十六条，皆精粹（卷五系诗词）。夜微雨，即晴。

十五日 晴。入内谢恩，在传心殿少坐，三点半钟折发下，待天晓穿午门坐班。各衙门到者仅六人。向例坐班夏卯冬辰，今日迟至巳刻始有御史来。本属具文，兹并文而亦不具矣，可叹。归寓，祭神谢宅。午时祀先。饭后访子蔚，至晚乃归。

十六日 晴。阅房山书院课卷。诣李蠡菴年丈，详询到任各节。

十七日 晴。苏济帆来，偕访冯雨臣前辈，共诣天庆楼小酌，庆乐园观宝胜和部，皆济帆主人。归途访子蔚，其疟疾复因劳而发。

十八日 阴。巳刻至詹事府上任。入门有四役呵导而行。先在主簿厅少坐，易朝服，至至圣前行三跪九叩礼，出诣春坊拜印，亦三跪九叩。升公座，标朱日用印三颗。四役磕头。复返主簿厅更衣，至韩文公祠行礼（祠额曰“右文祠”，詹事翁覃溪先生所书。文公系塑像，金面红袍），系二跪六叩。即升车，四人复呵殿而出（赏衙门票三十二千）。顺至孙、徐二师处磕头，均未见。发纪云六舅信，又复谢盛杏丈信。

十九日 晴。纂辑《循吏黄辅辰传》。傍晚在王保师处久坐。

二十日 晴。小孩弥月，取名赞官，仿伯鱼名鲤之意，识君恩也。午祀先。接十一号家信，并银贰百两；又季申兄信，并银四十八两。薛先生因太夫人不令出远门，不得来京，关书已退回。

二十一日 晴。纂辑《黄辅辰传》毕，参以刘霞仙中函所撰墓志事迹，颇详备矣。入西城拜客，在唐春卿年丈处久坐。春丈谓今日时势，无论大官小官无一得行其志者，可胜浩叹。归寓甚疲。

二十二日 晴。纂辑《循吏黄彭年传》。饭后出门拜客。申刻在寓请客（渠楚南、陈孟学、何润光、屠敬山、邱子瑜、李俊臣、赵剑秋、季桂航。叔南未到）。

二十三日 晴。纂辑《黄彭年传》毕。复纂《孝友黄国瑾传》。祖孙父子三人，二在《循吏》，一在《孝友》，佳话也。接吕椒舅信，并银壹百两。赵叔沅以王爵棠方伯（之春）条陈送看，凡八条：一铁路，二军制，三变通科举，四造就人才，五筹款项，六重商工，七矿务，八交涉。第一、第五、第七三条可斟酌而行，其余固宜就今法变通，然必欲取外洋而一步一趋，亦非探本之论也。窃谓中国自有长处，患在用人不得其当，故重情面，袭具文，苟且姑息，以致弊端百出耳。必欲舍己从人，而仍用此等丧心误国、贪利营私之人，亦何法不能滋弊哉！即如中日战事，我兵皆望风而遁，无人向东发一矢放一炮者，故使敌人得利耳。岂得咎以器械之不精哉！即尽得外洋火器，而纪律不精，刑罚不严，委而去之，徒资寇也。晚，访子蔚。

二十四日 晴，热甚。纂《黄国瑾传》讫，因眷真。接椒舅信，并京松银壹百两整。午刻至江苏馆赴壬午南榜同年之约。又至云山别墅，赴何润夫之约。沈左卿约广和，辞。

二十五日 阴雨，顿凉。写致沈叔钧信，复椒舅信，托志先带。至湖广馆，祝毛文达夫人八十寿，入坐观剧，雨甚，乃归。朱梦霆中翰言，在内阁见庶子题本，赞善在其次，应升单中。

二十六日 晴。发第十二号家信（附叔南三信），交全泰盛寄。仆人张福以事开发。饭后至宝兴隆一行，归接叔坤电，又作一信，交局寄去。灯下看《春明梦馀录》卷一、卷二（北平孙承泽著，于有明一代典章朝政谈之颇详）。

二十七日 晴。看《梦馀录》卷三至卷八。饭后伸屏姻丈过谈，至暮方去。姚本泉来（为仲丈事）。接十二号家信，并银贰拾两（协成乾来）。又接叔坤不列号信（局来）。又接薛以庄丈信（局来）。又接刘树千信内附瞿薛斋信（局来）。率成儿在至圣先师前行礼。

二十八日 晴。写应酬两件。至江苏馆壬午公局请林右臣（介弼）、杨蔚霞（士晟）两同年，抵晚始散。又至聚宝堂赴朱筠轩之约。

二十九日 晴。看《梦馀录》卷九至十二。绶金在龙泉寺折柬来邀，因往谈。

九月初一日 晴。复王仲云信。又上老丈信。又帽盒一个寄五弟。均托仲屏丈带。饭后诣史馆交黄传功课，出诣蕴和店送仲丈，至文友堂为成儿买《纲鉴易知录》一部。成儿患病，延西丈枉诊，谈至夜深始去。

初二日 晴。访邱振声，为史恒甫誉录事。归发南电催速汇款。王保师折柬来邀，因便衣趋诣，保师为捐历俸，嘱为张罗二百四十金。归路访子蔚久谈。汪作黼过谈，还前借百金。晚饭后，史少华同年招景觶，却之。接五伯信。

初三日 晴。写对屏十馀事，腕力为疲。饭后，访濮梓泉丈、张伯纳同年，均未晤。又访根荪畅谈良久。晚，因孟常近日杂会纷纭，读书心颇不专，特与严词开导，因举《吴康斋日记》数则以勉之，乃知古人用功坚苦卓绝处真不可及。根荪论教子弟经书读毕，宜授以《通鉴》，俾知兴衰利弊、典章制度，庶为他年有用之材。此论甚是。余之欲以《纲鉴》先为成儿讲解，亦此意也。根荪学问极好，而粥粥若无能，朋辈中不可多得。余近来取友得四人焉：一为西岑王丈，严气正性，使我肃然起敬；一为吴子蔚前辈，心胸洞达，一破世俗齷齪城府之习，使我鄙吝不萌；一为曹根荪同年，深潜缜密，使我躁释矜平；一为李橘农同年，博学多闻，使我增长识见。

初四日 风雨交作，居然深秋。发陈中丞信（内附五伯信），又五、六弟信，均交局寄。偶检得箬字，《史记》“虞卿蹶蹶担箬”注：“箬，长柄笠。”《急就篇》注：“箬、笠皆取以御雨。大而有把，手执以行，谓之箬；小而无把，首戴以行，谓之笠。”是则古之箬即今之雨繖也（繖俗作伞，盖象形为之）。

初五日 晴。甚寒。点看《明纪》卷十三讫。史馆送来《循吏陈文黼事实》，来请纂辑（陈系长沙人，陕西留坝厅同知）。饭后，拜客至朱筠轩处，寒甚，饮烧酒数杯而返。灯下看书至夜半方寝。

初六日 晴。答拜刘竹溪（谥，湖北知县），贻余其尊翁（名璈，前之台湾道，为刘省三中丞所陷而出戍）所校刊明赵氏建郁《孙子十三篇注释》。竹溪留心时务，示余著作三四篇，所学可见一斑。橘农来久谈。交王保师一百五十金。

初七日 晴。点看《明纪》卷十四（英宗）。绶金同年以武英殿聚珍本丛书（福州本）一百函寄存，各写标签，以便检阅（计一百四十种书，诚大观也）。

初八日 晴。入西城拜客。在绶金处久坐。访叔南，未晤。

初九日 晴。访子蔚久谈，偕诣喜轿铺讲价。至聚宝堂，赴史少华同年之约。散后复饮馥森。叔南招广和，未能往。

初十日 晴。济帆来，偕访劬庵丈，又访梓泉丈，未晤。接厚存兄信。排各科住址单，以便发帖。恒甫电汇来京提银四百二十两，即访振声，托办誉录。

十一日 晴。效曾丈过谈，知女府已到京。接十二号家信，附瞿熈孙信，并京松银四百两。二妹在观音院为伯母盛夫人作六十冥寿，因往祭。顺诣温丈、橘农，请其执柯。傍晚，访效丈，交去熈孙汇款。晚饭后，诣西丈久谈。西丈谓易卦益不如损。我辈于嗜欲酬应，一切当损之又损，以葆吾天。名言也。夜半肝气上逆，干呕发颤，良久乃已。

十二日 晴。请西丈诊治。修《陈文黼传》。接五伯南京电。请润泽、惠卿、孟常写喜分红签。

十三日 晴。点看《明纪》卷十五（景帝）。访西丈改方。饭后至史馆交陈传功课。顺至沙滩关帝庙，为五伯定屋（僧名真全）。天阴欲雨，急归。晚，至广和居赴志先之约。濮梓泉丈过谈。

十四日 阴，大有雪意。部办董峻山来，托其赶为厚存兄交捐，免保举银两。又访效曾丈，索大结。

十五日 阴，寒甚。遥望西山，皓然积白，始知山雪甚大，御重裘尚不甚温。济帆、西丈、温丈、子蔚、庄思缄均来，陆续抵暮。夜，至万福居赴济帆之约。夜半卧醒，肝疾复作。

十六日 晴，稍和。接厚兄上海电。发盛杏丈信，内附上五伯信托其转交。又发棣耆信，唁其断弦。

十七日 晴。连日胸中郁郁不舒，疲惫特甚。至源丰润代厚兄取印结银京足七百八十八两有零，即送结局取到大结三张，送交董峻山。晚，在广和居请客（汪孟复、陆耀星、李俊臣三大令，温丈、效丈、作黼、西丈、志先作陪）。

十八日 晴。竟日困顿，随意观书。西丈过诊，午饭乃去。

十九日 晴。管安人小祥，在观音院作佛事，沈岳孙、冯志先、吴雅初、赵叔沅、苏惠卿、程孟常来吊。晚归，悲感不胜。诣子蔚散闷，夜深始归。接刘嗣伯信。

二十日 晴。下媒人及陪媒诸君请帖。接南京八叔电。复嗣伯信，交其令叔□□大令。

日 记

光绪廿二年丙申（1896年）

（〔眉〕丙申正月）

初一日 晴。除夕寒颤，微发热，祀灶后疲不能兴，遂未入贺正旦。晨起在先师前行礼，复拜祖先。饭后祝高阳师寿。至董宅拜年，大风起，即归。董希文、效曾两叔岳均枉过。

初二日 晴，寒甚。饭后拜南城客。拟取宋、元、明诸儒切要语编成一书，名曰《正修要录》，为朝夕玩味之资。不分门户，朱、陆、薛、王并录，唯取其于养心持躬之道有益而已。今日为始，编《周子语》八条。

初三日 晴。国忌不拜客。编《明道先生语》。晚，落神影。至劳闾忱处赴刑部提调诸君之约（汤温丈、熊再卿、鹿粹斋、闾忱），缘十二日团拜请余主戏也。粹斋云《鹿忠节遗书》刻有三种，他日当见赠。

初四日 晴。拜北城客，掌灯始返。

初五日 晴。拜城外西路客。编《伊川先生语》。

初六日 晴。皇上祭祈谷坛，臣毓鼎往迎驾。三点钟起，七点钟归。编《伊川先生语》。饭后率成、嫻游厂，购《理学宗传》。夜，肝疾，不快。接家信并京松银壹百两（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发）。又伟臣、季超、薇阁信。

初七日 晴。拜中城客。

初八日 晴。饭后游火神庙，购得旧铜炉一个，价十二千。晚，赴汤温丈之约。编《康节先生语》。

初九日 晴。岳母来，竟日未出门。傍晚访志先。临眠陡觉眩晕，伏不能起，良久不愈，请西丈来诊。

初十日 晴。一日养病。济帆来谈，交来房主纯益诚糖行去年清账。吴子清丈送来诰轴两份，毓鼎以恭遇覃恩封先考为中宪大夫，先妣恭人，又本身妻室封。

十一日 晴。接次伯信，惠州发。编《横渠先生语》。饭后偕橘农游火神庙，见有《孙夏峰全集》，以价太昂，未购。

十二日 晴。刑部湖广馆团拜，请余提调各戏，适己未亦在馆团拜，竟日观，夜半两

点始返。

十三日 晴。编《上蔡先生语》。饭后拜东城客。

十四日 晴。编《上蔡语》。消寒第七集，余作主人（梁铨院、段春岩、叶鞠裳、张逊之、张季瑞、陈苏生、曾重伯、徐研甫，皆己丑同年也），在云山别墅与重伯剧谈，多奇辟切至之言。

十五日 晴。采涧生日，演大傀儡戏。吴稚初、董吉甫、受之来。女客散已不早，十二点钟始散戏就寝。

十六日 晴。拜西城客。

十七日 晴。丑初三刻十三分月食，至太常寺救护，寅正三刻复圆，行礼而返。天甫黎明，苏海卿来开学。未刻，至松筠庵赴重伯之约，消寒八集也。重伯出示所释《诗经》，新奇多心得处。上灯至效丈处赴约。

十八日 晴。常府同乡江苏馆公请任筱沅河帅。散后至安徽馆。乙卯团拜，有《春秋配》全本，情节甚佳，十一点钟返寓。发伟臣复电，又广东电，均托志先。

十九日 晴。写信（觅渡桥庄）。午刻至聚宝堂赴秋审处之约，大醉而出。拜东城外客。在车屡眠，为老刘唤醒，抵家上灯。

二十日 晴。大风，不出门，编《龟山先生语》。

二十一日 晴。为成儿讲《尚书》，因与海卿讲说今古文源流，发明《尧典》大义两处，海卿叹为闻所未闻，自幼至今无人如此说法，盖俗学之误人久矣。饭后约温丈、叔南、橘农、志先手谈。晚，备酒肴，并约效丈。秦云来议团拜戏，留之侑尊。橘农交来曹根生令媛八字（乙酉十二月初九日辰时生），将与成儿缔姻也。客散，采涧忽肝厥不省人事，请西丈诊视。海卿闻余说经，始有意于经学。余即令其治今古文《尚书》，盖余于此经，曾用数年心力，略知义类也。

二十二日 晴。拜东城内客。拜年事告竣。为子蔚请感冒假。

二十三日 晴。发广东信。至馀庆堂祝罗小山同年尊严慈寿。访春岩未值。归寓细看《书·金縢》一篇。署中知会廿五日引见讲官，开去衔名（旋改三十日带领）。

二十四日 晴。竟日看《高景逸先生语录》（《明儒学案》）。

二十五日 晴。再访春岩未值。诣二妹少坐，又至董处，傍晚始归。灯下静看《廉生节公语录》，颇觉当下有省。读先儒书十馀年，近始略有入处。

二十六日 晴。竟日写家信（为龚承祖办荫袭需费四十金）。又复季超丈信。访橘农，交去所择过定吉期，托其转达根生。偕橘农至广和，今日橘本有约也。夜雪。

二十七日 竟日大雪，平地深尺许。自冬迄春，滕六君第一次税驾也。发第一号家信（全泰盛信）。又作信一纸，并南中托购各件托江霄纬大令携苏转交班船带常（第二号），因访霄纬面托。又陆太师母吕庭芷丈两公幃均托霄纬带。

二十八日 晴。消寒第九集，在云山别墅，擘芙主人。积雪初晴，郊原含润，楼外垂杨皆有青意，西山爽气落杯酒间，凭眺久之，心旷神怡，不复知有红尘十丈矣。

二十九日 晴。接岳丈筠墅先生信，知已挂牌，仍回应山本任。焚香泣告先室管恭人。盖恭人得疾，半由此忧郁而然也。内附史仲屏丈信。又接杭州史静伯丈信，均轮船来。孟常患病颇剧，延西岑丈过诊，未来。

三十日 晴。四点钟至景运门朝房，六点半钟乾清宫见开坊者六人（余名第六），编检十人（李伯虞庶子绂藻当头）。西丈来诊。饭后酣眠一时许，刘心斋自乡来就子蔚馆。

二月初一日 晴。接叔元兄信。孟常因病还乡。得子蔚柬，知己到京，因访之，稍话别后事。又至宝兴隆一行。灯下看《理学宗传》末卷张无垢、杨慈湖、罗近溪、王龙溪、周海门五家语，阅之终卷。龙溪之学却失师门宗旨，后人因龙溪而并集矢于阳明，则过矣（龙溪立身却无可议）。齿痛特甚。

初二日 晴。复辑《安徽地志》。至湖广馆吊曾慕陶通判夫人之丧。答拜陶郢声大令，诣冯蓬塘前辈，均未晤。子蔚来谈。接江西朱点生大令（兆麟）信，并寄赠元史、明史记事本末。灯下看《宗传·顾泾阳语录》，语语开心，语语透宗，夏峰先生目为通儒而列之十一子中，不虚也。接徐伯闻信，并炭敬十两。

初三日 阴。社稷坛迎送，令郑贵往递职名。徐班侯来为赞儿诊疾。橘农来，云根生允于廿五日过定。午刻至会馆祭文昌帝君，到者仅五人。灯下读《泾阳语录》毕。语多心得，别有领会。读书须办此一副眼光。夜，雪。

初四日 竟日大雪。饭后至安徽馆，赴辛卯团拜之请，上灯归，雪益甚，顷刻半尺许。

初五日 雪。彭用侯大令（锡蕃）自江右解饷到京来见。一日写应酬各件，腕力为疲。灯下看《宗传》冯少墟、高景逸诸先生语录（此书大致看一遍迄。除宋五子外，余最喜明儒顾、鹿二家，惜不得其全书读之）。

初六日 晴，竟日狂风如虎，寒甚。随意检《明史》列传，凡阅四卷。复盛杏丈信。申刻赴沈酈廷之约。

初七日 晴。姻女生日。一日看《元史记事本末》十馀卷。英宗南坡遇弑，晋邸以世祖嫡曾孙就近入承大统，在位五年崩。太子即位，改元天顺。名分既定，统绪亦正，周、怀二王分封已久，安得干之？愚意泰定、天历之际，当书“帝崩，太子即位”，下即以“天顺”纪年，而于文宗之起兵则直书“图帖睦尔反，帝遣某某讨之”，下历书图帖睦尔陷某郡、陷上都，帝不知所终，梁王禅、丞相倒刺沙等死之，图帖睦尔称皇帝。如此叙列，史法始严。复谢李梅生、钱新甫两同年信，托金甸丞同年附寄。

初八日 晴。两日月昼现于东方，竟日不隐，入夜月色倍明。此阴盛阳微之兆也。天道不远，殊切杞忧。一日复辑《安徽志》。访春岩同年。灯下看《元史记事本末》。

初九日 晴。看《元史记事》讫。为海卿改文一篇。复辑《安徽志》。傍晚访橘农。接房山书院信，出去生童课题。

初十日 阴。复辑《皖志》。又复辑《湘志》。灯下看《明纪》甚久。

十一日 晴。接叔坤信，并同知衙实收。又接瑾叔信。为叔沅、润泽各改诗两首。饭后谒徐、孙两师。

十二日 晴。皇上祭文昌宫，臣毓鼎至神武门迎送，日出时归寓少寝。复辑《湘志》。至宝兴隆一行。又访润夫、巽之，均未值。诣江苏馆赴苏生同年之约，少坐，即至秦韶臣前辈处。韶臣与橘农为儿女姻亲，今日传红，余作女媒，押盘至橘处，又回韶处夜宴。

十三日 晴。复辑《湘志》。傍晚至烂面、绳匠一行，晚饭后归。

十四日 晴。复辑《湘志》毕。陆孟孚自津来，交到蔚文谢信。又接江建霞同年信件。温丈、润夫均来谈。复谢徐伯闻、朱点生信（徐信交温丈附寄，朱信托石位山携回）。夜，

春岩来谈。

十五日 晴，一日日色无光。饭后至史馆交《湘志》功课。出城至广盛昌一行。石位山来拜，兼贻夏布、冬笋等，其子石秉壬，余礼闈所荐士也。

十六日 晴。皇上祭关帝庙，臣毓鼎至神武门迎送，冒大风而行，黎明归寓。复辑《鄂志》。

十七日 晴。西城内外拜客。昨日菜市杀太监一名，姓寇，名连瑞，通州人，素娴文墨，为两宫所赏。十二日请假五日，既销假，即进条陈凡十事：一、颐和园不宜驻蹕；一、停止勘修圆明园工程；一、不宜使皇上日近声色；一、请立皇子；一、李鸿章不宜出使外洋；一、武备废弛，沿边请练乡团；一、停止铁路工程；一、铸行银元（其三条不得其详）。奏上，太后震怒，谓祖制宦官不许干预国政，立予斩决。至市，索袍褂着就，向东拜别祖茔及老母，云：“我虽系内监，然所陈诸事皆忠君爱国之心，即骈首市曹，亦可见祖宗于地下。”帖然就戮。

十八日 晴。接次寅信，并通判衔实收一纸。写岳父信，托湖北提塘带。饭后至温丈处手谈。晚饭后归（西丈来，为采涧诊疾）。

十九日 晴，甚热。复辑《鄂志》。接迎静斋信（香炉营四条陈宅送来）。拜吴颖芝下媒人请帖。至董宅视岳母病。饭后，橘农来，作半日谈。

二十日 晴。奉旨转补左赞善。傍晚，兰生太叔祖自天津来，因同至便宜坊，并约子蔚昆仲。谈至两点钟，兰翁始进城。

二十一日 晴。起甚晏。饭后答拜兰翁，久谈。出城访济帆。

二十二日 晴，热甚，可御夹衣。己丑湖广馆团拜，余提调戏局，两点钟戏散，归寓鸡鸣，疲乏已极。户部不戒于火，自二更至四更未旦，大堂、档房、颜料库焚毁略尽，所未动者十四司耳。

二十三日 晴。起甚晏。午刻至江苏馆赴庞劬庵、李玉丈两丈之约。席散回寓，易便服至福隆堂赴陈延堂同年之约。

二十四日 晴。毛艾生招同丰堂，辞。

二十五日 晴。巳刻至詹事府上任，谒圣拜印如仪。右赞高熙廷丈亦同时到任，在端范堂略谈（左右春坊各一印，俱系紫花司经局印，无清文，尚系明印）。为成儿定亲，男媒橘农，女媒颖芝。三点钟发盘，五点钟回盘。设席请媒，秦韶臣、吴子蔚两前辈，吴子和、沈懋廷、冯志先、效曾五叔岳、雅初妹丈作陪。（效丈交来京松银四百二十四两，嘱转汇常州。）

二十六日 阴。引见讲官。四点钟至景运门朝房，七点钟乾清宫引见（张野秋年丈当头，是日适得祭酒，旋圈旋开）。归寓少寝。接吕椒舅信，并京松银百两。又接仲屏丈信。今日忌辰，照例素服，惟太常寺官员进斋戒，铜人及铜版则补服挂珠。傍晚，采涧忽发肝厥，逾时始愈。李玉如招同丰堂，却之。

二十七日 晴。一日谢客。姚本泉来谈，述及俄国近来遍建文庙，国人皆教以习中国经书，听此，其志不在小矣，不胜杞忧。夜发肝疾甚剧，黎明始得安寝。

二十八日 阴。一日疲倦。本泉来谈，云：查明司业与左右赞并较俸：左深右浅，则题本嵌司业于左右之间；左浅右深，则司业当末；左右皆浅，司业始得当头，盖左右赞有

一人俸深，则司业皆为所压，不能驾而上之也。饭后，诣子蔚散闷，以史恒甫史馆功课费交清邱振声（三百十八金）。

二十九日 阴。写第三号家信，交全泰盛寄，内附复瞿熙孙信，又效丈寄余宅银信。申刻至青梅居赴石蘅丈之约，冒雨而归。子蔚来谈，交还三百二十金，十二点钟始去。

三十日 一日落雪珠，积地数寸。天甚寒，御重裘。写致景苏丈信，托董处附寄。考求明中叶河套形势，遍检舆地诸书，得其大概，而小地名仍不可知。灯下偶检唐李肇《国史补》，有一段云，赵辟弹五弦，人间无其术。辟曰：“吾之于五弦也，始则神遇之，终则天随之。方吾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弦为辟，辟之为五弦也。”此数语可以悟为学之道，吾人用功精专，要当如此。细玩右军《感怀帖》四十九字，颇知用笔运腕之法。

三月初一日 晴。访耕生未值。复迎静斋信。批阅书院卷数本。闻二妹病，往视之。（接朱颂青信，许介侯送来。）邱振声来谈，交去虞汝森京平足纹壹百两，托其捐誊录。

初二日 晴。批阅书院卷。访根生，嘱其撰孙燮师寿文，因至松竹斋定屏。在文友堂小坐，买《四书本义汇参》一部。

初三日 晴。引见讲官。三点钟出门，道路泥泞。抵东安门，天已黎明。皇上至中和殿看版，回乾清宫引见。（李荫墀侍讲〔殿林〕得讲官。）窃见天颜清减，深以为忧，竟无人敢以摄养之说为圣明告者。又是日各衙门皆有引见。朝仪不肃，衣服不齐，敬事之忱渐凌夷矣。回寓少寝。接常州第一号信（大哥、五、六弟均有信），并银四两。五、六弟见余拍照形容憔悴，谆谆以节劳养心相规，吾弟爱我之切，为之泣下。饭后人颇不适，诣子蔚散闷，与子和围棋一盘。温丈枉过。

初四日 晴。皇上祭先农坛，臣毓鼎往午门迎送。三点钟出门，八点钟归寓，解衣酣寝。阅课卷讫，托苏试之带回，并函致刘琴斋，约明十四日往房山考课。夜雨。

初五日 晴。饭后视二妹病，顺至董处一行。夜颇不适。

初六日 晴。未刻至江苏馆赴徐拙庵、陈梦陶两丈、朱梦霆、曹敏斋之约，席未终先行，至聚宝堂赴黄肇青之约。接崔子禹信（回信寄武昌省城戈甲营褚姓）。今日为中丞公忌辰，竟未拜供，且出门赴宴，恍惚荒唐一至于此，可恨可叹！

初七日 阴。接季文五太叔祖信，内有六太叔祖信一封，银二千两（源丰润来）。春岩过谈，交来己丑直年账目图记，久谈乃去。写孙师寿屏一幅。晚，至嘉颖赴温丈之约。夜，渐雨。

初八日 晴。一日杜门谢客，写寿屏七幅。傍晚，至宝兴隆一行，送还龚（承祖）办荫裘费四十两，又前欠首饰账四十一两零。又大兄大兴县起复文书托其投顺天府。又次寅、叔坤两照托查捐案曾否到部。又史子举注册事。

初九日 晴。写寿屏四幅讫，因送松竹斋装轴加匣。申刻至同丰堂赴志先之约。归甚晏。

初十日 晴。写复仲屏丈、子禹丈、瑾叔信。为成儿讲《盘庚》，颇窥见当日事势神吻。《盘庚》佶屈聱牙，昌黎尚苦其难读，然细玩文脉语气，或语之以理，或胁之以势，或动之以情，曲折顿挫，煞是有味，朗诵数过，颇有自得之乐。傍晚，作“惜花意欲春常在”试帖一首，灯下写入白折。

十一日 微雨。复季文先生信，至源丰润托其附寄，因取回银票贰千两。发兰生先生

信（附去苏州家信），又复余伯申信，均交局寄。写团扇一柄。临玄寓斋本《洛神赋》十三行。此本体势近欧柳，且时时露北碑笔意，子敬书法开北宋，玩此帖可见。接汪子渊信，论吾郡设致用局，侧重天算之非，与鄙见甚合。饭后肝气盘郁，人颇不适。

十二日 晴。祝效曾丈五十寿。又入城祝孙燮师七十赐寿。出城至天庆楼赴效丈之约。散后到三庆园观玉成部。

十三日 微雨。

十四日 晴。七点钟起身，赴房山，海卿、成儿偕行。十二点钟至芦沟桥午尖，五里过长新店，二十五里过良乡县，一路平畴含润，远山送青，柳绿桃红，掩映村落，如入画图。久居红尘中，到此心神俱远。又二十五里到房山，风雨骤至。入东门，住北街苏济帆处，疲乏，早寝。

十五日 晴。拜地方官及各绅衿。在书院少坐。饭后偕济帆至纯益诚粮行一行。

十六日 晴。至书院开课（生文题“父作之，子述子”，童文题“子曰：惠矣生童”，诗题“三月春阴正养花”）。斋长刘琴斋（青绶）、常六斋（履一）设宴相款，邑令许东藩（元震）作陪。席散登城东南隅魁楼远眺。申刻，济帆寓中设酒肴，坐客八人。客散拈笔拟作生题，后二比颇觉才气纵横。

十七日 晴。济帆昆仲以余疾久不平，荐其表兄张素斋（纯）诊视，云系老名医，治危疾屡见神效。自长沟延来，年六十七矣。诊脉谓余系停饮气郁，切忌补剂。为开一疏气利湿方。余问，同人诊我脉，皆谓极弱，系阴阳两亏，而君独云忌补剂，何也？素斋云：脉随人禀赋不同，君脉轻而清，本质如此，乃极贵之脉，人以为弱，误矣。因至书院阅卷，生童共十六本。傍晚出榜。申刻至县署，赴许大令之招，陪客皆地方官（学师邢殿英，号乐亭，卢龙人，其尊翁系丁卯举人）。眠前服药。

十八日 晴。再请素斋诊视，改开一方。九点钟登车。芦沟尖。六点钟抵家。得三哥信并银四十两。又罗景湘信并炭款十两。

十九日 晴。答拜各客。吴稚英来辞行。

二十日 阴，微雨。写第四号家信（并高丽参，五姑母上贺礼，赵叔泽托买各件，龚承祖荫袭照两纸），又复赵元直信，又史仲屏丈信（并高理臣年丈寄李宅二十金），瑾叔弟信（并银十六两四钱），均托周安生带。访张伯纳，值其卧病未晤。因至温丈处手谈，晚饭后归。成儿作四韵诗，颇见明顺。

二十一日 晴。写不列号家信（并木匣、帽笼、肥皂等），又王仲云信（并布照、磨照），托稚英带。又次伯信并浩轴，托吕廉生带。因访稚、廉二君，将信件交去。两日疲于笔墨，心中烦杂异常。晚饭后访西丈久谈。

二十二日 晴。饭后至安徽馆丁卯团拜，未暮即归。遣儿女往观剧。申刻至同丰堂赴稚英之约。

二十三日 晴。辰刻立夏称人，余八十八斤，成儿四十一斤，姻女三十五斤，赞儿十五斤，平姬七十六斤。视二妹病。诣保之师，少坐。复访橘农，借得罗念庵《广舆图》，于明代九边小地名极详，大可资考证。其总论、分论，指陈形势利弊，尤有用。

二十四日 晴。接刘树千信（瞿蘧圃交来）。又接伟臣信（折差送来）。因作复函仍交折差带去。写五伯信，又八叔信，又瑾弟信，又复崔子禹丈信，又复仲屏丈信，又复谢瞿

庚丈信，交局寄。吕业卿舅自浙转饷来都作半日谈，述南中近事颇悉。傍晚访丁衡甫同年。又访殷楫臣，交去所索五伯一信（为张罗事）。至广和居赴西岑丈之约。

二十五日 晴。接八叔宜昌信。访俞幼珊，请其为赞儿种痘。答谒业舅，少谈而返。晚至湖广馆观剧，甚佳，一点钟归。

二十六日 晴。子蔚兄、姚本泉来作半日谈。作“以文会友”试帖一首，写入白折。致苏济帆昆仲信，恳其转请张素斋。又致邢乐亭信。曾重伯、陈粒唐两同年过谈。

二十七日 雨，甚凉。饭后至广慧寺吊庄九丈出殡，至则主人已去。因至岳母处久坐而返。

二十八日 晴。复冯申甫信（交大德通）。写致杞怀信。写应酬数件。子蔚来，因偕访橘农，同至广和小饮，兼约根生、颖芝，知己剧谈，至十二点钟始散。

二十九日 晴。至增寿寺吊曹锦涛年伯之丧兼陪吊，熟人甚多，久坐乃行。至同丰堂赴王保师之召。归寓，五舅来谈。晚饭后为海卿、孟常详论写字之法。

三十日 晴。本泉来谈，交来伊兄乐泉大令（学康）炭敬五十金。为成儿讲《书·微子》一篇。蒿目时艰，共商去就，沉痛之音，使我刺心生感。复辑《湖北地志》。偕子蔚至橘农处，掷百官铎。晚饭后，又久谈乃归，已十二点钟矣。

四月初一日 晴。复辑《鄂志》。饭后西岑丈来作半日谈，极论处世养身以心下清静为第一义。

初二日 阴。接岳母来寓吃烧鸭。苏试之偕张素斋自房山来，因约至万福居便酌，邀济帆，他出未至。归访子蔚，纵论经史，不知宵漏三下矣。邢樾亭寄来公启足银二十二两，托为捐从九职衔兼赠余两礼，随作示复之。

初三日 晴。素斋为余诊脉，开一消导清热方。饭后至广慧寺吊心和丈之丧。归寓，适五舅在此。程少农自鄂来。上灯时，俞幼珊来为赞儿种痘。灯下看《困学纪闻·诗类》。余于此书披阅已数过矣，广见闻，长识力，为益不浅（翁氏集释旁通曲证，大有功于深省，尤有裨于后学）。窃谓小儿读经书毕后，如能以此书为之讲解，真能培植根柢，沾溉一生。

初四日 晴。皇上祭零坛，入斋宫，臣毓鼎至午门送驾，六点钟往，十点钟归。复辑《忠义李仁党传》（橘农初辑）。傍晚，答拜数客并访雅初。晚饭后，人极不适。一夜魂梦颠倒，心胆虚怯。

初五日 晴，天燥热难堪。接南昌、常州两电，因复常电，交志先。张素斋来诊，济帆偕来，留其午饭。一日内热特甚，手足心如烙，傍晚服药。以邢樾亭捐项托邱振声。子蔚来谈。接粤东刘嗣伯信，并见赠《五史记事本末》一百零七本（广雅书局刻本）。

初六日 晴，天仍燥热。内热略清。复辑《鄂志》毕。文友堂为觅《广舆考》一部，系万历年刻本，□□汪□□所著，有图有表有说，与念庵先生本大略相同，而多营制、马政、复套等议十余篇（其图疑以罗书为蓝本），洵为治明史所不可少之书，索价八金，以六金得之（计两大本，方广二尺许）。日斜时诣温丈处手谈。陈粒唐同年招湖广馆，辞。

初七日 晴。张素斋来，饭后约其观剧，遣成儿代往。在家写扇、对十馀事。接吕箴舅信，因访子蔚酌写复信。腹中甚不适，即归。效丈邀广和，辞。

初八日 阴，大风。接常州电（为虞汝森事）。五舅过谈，留其午饭。客去，气逆特甚，良久未平，静卧看周密《浩然斋雅谈》上、中、下三卷，张溥《云谷杂记》两卷。龚

瑞冀自常来，携大兄信，嘱划银贰百两。效丈过谈。夜雨，颇凉爽。

初九日 晴。接八叔电。至德保魁访素斋，已于今早回房山。入城祝徐、昆二师相寿。至地安门外贺陈养源生子之喜。至国史馆交《湖北地志》及《李仁党传》功课。出城至同丰堂赴赵剑秋之约。申刻即在同丰堂请客（巢孟芒、程少农两丈、业舅、瞿蓬庵、汤伯丈、董效丈、冯润田）。

初十日 晴。请西丈为孟常夫人诊疾。龚瑞冀来，偕至宝兴隆一行。接第三号家信（大兄、五弟）。又得常电（仍为虞事）。饭后华胥一枕，颇觉酣适。又访邱振声。祝谢味馀同年年伯、年伯母双寿。在岳母处少坐。因至广和居请客（张樊之、吴雁舟、陈粒唐、许少鹤、陈延堂、李橘农、黄肇青、丁衡甫，张、陈〔延堂〕、丁均未到）。雁舟、粒唐云，京中近闻杜鹃声啾，康节先生天津桥之叹复见于今矣。

十一日 晴，甚凉。接第二号家信，并布包、纸包、油纸包等（本托许锡珍带，锡珍在保定耽搁，转交张亦琴带来），知五弟有冬闲偕元侄北来之意，甚喜。饭后贺李毓如丈妻子妇之喜。武阳馆答拜瑞冀。入城诣陆伯葵前辈，为业舅索信。出城贺孙莱山尚书嫁女之喜。问潘师母病。访戴少怀前辈。归寓，闻吴处慈甥殇去，因至二妹处少坐。往广和赴叔南之约，与子蔚同车而归。

十二日 竟日阴雨。随意看书消遣。看《东华续录·咸丰一》。

十三日 晴。瑞冀来谈，交来上陈右铭中丞信，托为加封转寄。饭后酣眠一时许，起剃头。将赴劳凯臣之约，采涧旧疾复作，因作柬辞之。橘农来少谈。接潘奕卿信，以拾金遣邱福送交奕卿夫人，奕卿借作家用也。（西丈来诊疾。）

十四日 晴。史馆送来《儒林》、《文苑》全传稿本，归余考订校阅。李子丹年丈枉过，又交来已纂未收及待辑《姓氏目录》三册。业舅来谈，留其午饭。子蔚来约观剧，因同出至庆和园观同春部，散后在万福居小酌。灯下看《东华续录·咸丰二》。

十五日 晴。看《儒林》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李（颀）四传，下五签。温丈、业舅均过谈。复谢张素斋一信，托苏试之携回。灯下看《东华续录》咸丰三、四。

十六日 晴，午后风雷微雨。西丈来久谈。接次伯信，内附致二妹信，因亲自交去，坐谈良久。晚，访子蔚，三鼓始归。

十七日 晴。写第五号家信，交全泰盛寄。陆又民自太仓来，交到季良信一封并图章一匣。灯下看《东华续录·咸丰五》。

十八日 晴，大风。谒徐荫师，请示团拜日期，谈两时许始行。又谒孙燮师，未见。答拜邹紫东、陈粒唐两同年。归寓少息，复至云山别墅，赴渠楚南之约。灯下看《咸丰》六、七。

十九日 晴。写应酬各件。未刻至陶然亭，赴冯润田之约。散，又至广和居赴温丈之约。

二十日 晴。润泽交来课作，即时删改而去。杨蓉浦年丈过谈。饭后访俞幼珊，致去谢仪二金。访济帆，视其外症。至蕴和店答拜潘朴庭（骏），泰来店答拜吕耀廷（昱）、陆又民（长康）。诣杨艺芳丈，交去次伯信一封。诣温丈，贺简守常德之喜。归寓，子蔚来谈，至一点半钟始去。以大哥起复咨署文书，托其转交。

廿一日 晴。子蔚昨谈侯朝宗有代司徒公办流贼奏议，深合今日堵剿回匪机宜。检读

《壮悔堂文集》原疏，大意在委业经糜烂之区于贼，而力堵邻近完善之区，使其进不得窜，退无所掠，久必生变自毙，其法甚是，洵为办流寇之要着。连日看《东华录》广西会匪其事情形，正坐堵扼不力，以致窜出湖南，遂成勾结蔓延之势（不力扼而尾进，未有不致溃裂者，盖纵令出境，到处皆有土匪勾结，地转阔，贼愈多，倍难收功矣）。现在甘肃回匪情形正复相似。彼处文武不和，堵剿不力，闻已有窜入新疆、四川者，一成流寇，遂不可制，思之忧愤。雪苑文议论通透，曲折尽情，兼有韩、苏之胜，昔人讥其火候未纯，非也。午后贺李玉舟年丈嫁女之喜。因至劳闾臣处手谈，三鼓始归。

廿二日 晴。看《壮悔堂文集》数卷。午后酣眠一时许，甚矣，余之惰也。发龚萃民信并部议荫袭底稿。五舅来谈。灯下看《东华录·咸丰八》。

廿三日 晴。上陈右铭年伯信，附去龚萃民一信。入城下徐、孙两师请帖。至蕴和店送五舅，交去致陆孟学信，托其将存普源公棧五种《纪事本末》一箱设法运京。灯下看《咸丰录九》。

廿四日 晴。家人告米煤告罄。近来月费多至八十馀金，接济不敷，撙节无法，思之焦灼。竟日肝火极旺，勉强抑制，不免屡发，以此知涵养之难。

廿五日 晴。写应酬各件。近来以扇索书者纷至，几案堆积如山，几有分拨不开之势。书本不工，而横受此累，可叹，可叹！写岳父信，史仲屏丈信，谢罗景湘信，均托程少农带，因至广升店为程、瞿二君送行，将信交去。访子蔚，少坐。诣岳母，久谈。归寓，得第四号家书（大兄、五弟），内附瞿熙孙、姜伯亮二信。又得萃民信。朱梦霆送来中允题本底稿，余当头，高熙丈次之，黄慎丈又次之。继思写应酬各件，固足为累，然余书法之长进，实资于此。缘无论写屏写扇写册页，必展帖细临，从未信手涂抹，故近来于松雪及成亲王书略得其意，颇为一时所谬许。其实未尝专事临池，皆从酬应各件得来也。由此思之，烦恼之心顿消。

廿六日 晴。竟日看书。午后，温丈、子蔚、橘农来谈。

廿七日 晴。入城祝翁叔平师寿。诣徐、孙两师催请。因往江苏馆办壬午团拜。十点钟，两师均到，同年到者北榜十八人，南榜二人，尽欢而散。刘心斋引其友段锦文（字汉卿，宛平秀才，年三十一岁）来执贽，略谈而去。陈养源招饮，辞。

廿八日 晴。奉旨升右中允，内阁送来科抄，詹事府请示上任日期。拟谢恩呈稿，誊真交供事。饭后诣少詹冯莲塘前辈少坐。至松筠庵赴季端同年之约。竟日热甚，晚稍凉。发常州电。

新授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恽毓鼎谨呈，为恳请代奏恭谢天恩事。本月廿八日奉朱笔：“恽毓鼎补授右春坊右中允，钦此。”窃毓鼎一介樗材，五年芸馆。簪毫蓬岛，欣绌金匱之藏；晋秩芸坊，忝与华资之选。未图涓报，方切冰兢，兹复巽命特膺，擢升今职。逾半岁而三迁其秩，独受恩多；抚寸心而勉竭其愚，弥思职称。毓鼎唯有常昭勤慎，益励论思，以答鸿慈于万一。所有毓鼎感激下忱，理合循例呈请代奏，恭谢天恩。谨呈。

玉堂金殿，长垂紫珮以朝天；秋实春华，倍矢丹忱而向日。

廿九日 晴。入城拜满汉正詹阔安甫前辈、张振卿年伯，均未见。归寓，会客数人。夜诣子蔚久谈。

五月初一日 晴。热甚，不出门。接崔子禹信。傍晚，看二妹病。叔南约一善堂夜局，辞。

初二日 引见讲官。三点钟出门，至东华门天已大明，步行至西苑门外，在六项公所久坐。六点半钟勤政殿引见。微雨。（圈出当头姚丙然。）在东安门外合兴吃面充饥。因诣东城各师处拜节，午正归寓，酣寝两时。二妹病势颇剧，再往视之。接徐听涛信。

初三日 晴。入内谢恩（正詹阔安甫前辈〔普通武〕、张振卿年丈〔英麟〕、少詹绵达斋前辈〔文〕、冯莲塘前辈〔文蔚〕均到），六点钟折发下始行。至西城答拜各客。出城诣王保师拜节。阅书院课卷。酣眠一时许。闷热殆不可耐，傍晚得微雨，凉风习习，顿形爽适。两日在车中看《困学纪闻·诗类》，时有会心。昔人谓开卷有益，信然。接龚萃民信。

初四日 竟夜大雨，至早未止，凉甚，御两夹犹不觉热。早半日料理账目。饭后，吊潘师母之丧。至岳母处拜节。又视二妹疾，已危笃，不可为。奈何，奈何！得南昌电。

初五日 阴雨。早祭神，午刻祀先，拜节。吉甫来，少坐。温丈过谈。看《东华录·咸丰十》。

初六日 晴。访橘农，交去壬年值年图记账簿。往视二妹病。归寓阅书院卷。高熙廷丈、子蔚过谈。

初七日 晴。巳刻至詹事府上任，谒圣拜印如仪。出城至源丰润取来次伯款五十金，又以龚萃民信、京足银六十八两托其汇津。饭后陆续会客。看《东华录·咸丰十一》。

初八日 晴。午前答拜各客。醇贤亲王福晋于辰刻薨逝，一切典礼俱照贤王故事。小臣愚意窃谓皇帝本生考妣丧仪似宜略示崇厚，于统绪亲情两得其正。天子辍朝，百官缟素，或十二日，或七日，似不可少也。

初九日 晴。闻二妹卯刻逝世，急往哭之，在彼久坐。饭后入城，祝叔南太夫人寿。归寓写应酬各件。傍晚至同丰堂赴叔南之约。复厚兄电，托志先代发。

初十日 阴雨。西丈来，为采涧诊疾。午刻至武阳馆赴巢盟芷丈之约。散后至吴处久坐，子刻送入殓始归。

十一日 阴雨。卯刻夏至，荐馄饨于祖先。竟日不适。

十二日 晴。腹中不畅。外舅学周先生忌，至绳匠胡同助祭。顺拜客数家，饭后归。接盛企贤表叔信（张明诚巡检〔国恩〕带来）。晚，甚不适。

十三日 晴。痰饮积寒，延西丈诊治，以桂姜药之。竟日养病谢客，惟以小说书消遣。效丈来视予疾。

十四日 晴。养病。

十五日 晴。伯母七十二岁生日，率合家大小向上磕头。男客来者苏济帆、汤温丈、汪作黼、董效丈、冯志先、吴虎臣、董受之、吉甫昆仲、苏海卿、程孟常。一日趋跄，尚不甚疲。得姚乐泉信。

十六日 晴。未刻赴张朱南同年之约。

十七日 晴。巳刻至慈珍堂赴周采臣同年之约（粤菜颇有佳品，惜余病初愈，不敢多

食)。接陆孟学信并书两箱（代取到《纪事本末》）。

十八日 阴。出门谢客，大雨骤至，急奔而归。

十九日 晴。写第六号家信（上伯母两禀，诸兄弟长信，采润致诸嫂、弟妇信）。又复姜伯亮信，附去姜、郑、庄、徐、刘史馆功课票五张，又假金银线、蟾酥定，交全泰盛寄。一日作书，手腕为疲。接墨缘信并食物两种。又接龚萃民信，知汇款已收到。夜雨达旦。

二十日 晴。仆人张顺病垂危，赏给十四金，遣其甥护送回景州。从四眼井姚君处取回五种《纪事本末》一百零七本（《通鉴》、《通鉴长编》、《宋史》、《元史》、《明史》），广雅书局刊本，《长编本末》初见，其书纪载北宋一朝典章、人物极为详明。《宋史》既嫌繁芜，《东都事略》又稍简质，得此殊便稽览，惜南宋数百年无如此一部好纪载也。午后无事，因检阅《真宗亲征契丹》一卷。傍晚答拜夏闻牧、朱点生，未值。访橘农，少谈。又问高阳师病。夜颇凉。梦侍先君，谈颇久。先君又问不肖病状，就案诊视，论治法甚详，惜寤后不复记忆矣。

二十一日 晴。复刘嗣伯信，交森昌寄。午后杨艺丈过谈，盛称锡山新开纱局之利。吊潘师母，己丑公祭。归寓，宝龕年同年来谈。竟日腹痛。夜雨达旦。灯下看《长编本末》卷一。

二十二日 阴。辰刻在馀庆堂路祭潘师母，值二妹发引，亦至大街，因送殡至妙光阁。午刻襄题神主。又吊萧福成太夫人之丧。归寓，管丹云丈来，久谈。访西丈，请其诊疾。灯下看《长编》卷二。夜甚不适，发热心悸。

二十三日 阴。静坐养疾。看《长编》卷三。饭后吊李子丹年伯母之丧。顺道答拜数客。诣岳母处问疾。偕效丈至广和居赴温丈之召。

二十四日 阴。看《长编》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七皆阙，卷八阙半卷）、卷八。邱福以《杨忠愍集》求售，以三千文得之。看年谱一本，见其早年穷苦之况，在狄道典史政事恩惠之及民，末年受罪之惨，令人感奋悲咤不能自己。又看训子遗笔。傍晚，疾复作，手足厥冷，继以发热。夜，大雨达旦。

二十五日 晴。疲甚。竟日静卧，看《长编》卷九至卷十三。味馀、葛卿、橘农、根生来谈。以金汉良誉录功课各费二百三十六两交邱振声。

二十六日 晴。养病。看《长编》卷十四。校勘史馆《儒林传》。闻王云舫少宰（文锦）捐馆。余前年大考卷出少宰手，少宰欲列之一等，为诸公所抑。去年见崧耘五伯谈及，尚为惋惜。其实余与少宰向来未通一刺也。大考例不认师生，然知己之感，中心藏之矣。月馀不看宋儒书，觉胸次烦杂鄙吝，殆不可耐。今日偶因校勘《儒林传》，检查《学案小识》，随意看玩一二卷，即觉有检束警醒意，方寸间略得清泰，以此知性理书之无刻可离，思之奋然自勉。得刘景陶信，已署奉天安东县。

二十七日 晴。随意检《明儒学案》，看庄渠、白沙语录。饭后子蔚来，作半日谈。子蔚谋宽心养病之法，余劝其看宋儒书。接恒甫电。

二十八日 晴。己丑同门公请王保之师。十点钟橘农来，因偕至陶然亭，旷野多风，甚为凉爽。四点钟散。访温丈、作黼。又诣岳母处，略坐而返。接八叔信并见寄银壹百两。又得刘嗣伯贺信。

二十九日 晴。贺杨蓉文擢少司马之喜。访子蔚，商写致吕箴丈信。为苏、程两生论

学，余命海卿治史学，孟常看宋儒书，各因其性之所近也。以《廿二史札记》授海卿，以《学统》（熊文端〔赐履〕纂）授孟常，为入门径路。未刻赴谢纘臣之约，座有李奇峰总兵，甲子年曾以哨长从大军光复我常者也。闻徐州民聚众焚教堂、戕外国教师，众约万余人，竖旗大书“报仇雪耻”四字。两江刘制军电奏请剿，尚未知庙谟如何。余意此事只可设法解散，而治其为首者一二人，以伸国法而安反侧，全在地方官之善为调停。若遇事张惶，遽议弥雍，必至激而生变，安徽之凤颖、山东之曹沂，皆与徐境毗连，素多伏莽，一旦从风响应，则腹心之患可虑也。（〔眉〕按此即义和团之先声。盖国民愤外人之侵袭，蓄致死之心已久，固有触即发，在上者复导扬而利用之，乃溃败决裂而不可收拾矣。）吾常在徐州下游，一水可达，不胜忧危。接常州电，为复温丈借款事。

三十日 晴，颇热，时令始正。校勘《儒林传》。访味馀，谈及病态，与我无一不符，真可谓同病相怜矣。答拜菊生，未晤。因至同丰堂，赴志先之约，召秦，座客酒兴甚豪，主人携酒二十斤，将次告罄，而拇战犹未已。余不胜久坐，逃席而归。发常州信（为采澗致燮尹夫人信，内附伯母一禀），不列号。

六月初一日 晴。崇文门一带答拜各客。车中看《明儒学案》吕泾野、杨忠介语录。未刻赴吴季卿丈之约。席散顺访梦霆。接九弟信。

初二日 阴。接伟臣信。饭后入西城答拜各客。车中看《蕺山语录》有云：“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本性。”余因大悟：性只当就气质说，盖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在太虚中只可谓之理，不可谓之性。一说到性，便已堕入气质中矣。《系辞》“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成字即就气质说。周子所谓“形生知发，五性具焉”，程子所谓“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张子所谓“形而后有气质之性”一段皆是。就气质中指出义理之性，其实气质之外别无所谓义理之性也。故学者用工夫只力求变化气质，便是复性学问（若离气质而言性，便有元虚之弊）。子夜，肝气上冲，郁逆几死，合家抢攘，至天明始安枕。

初三日 阴雨。困顿异常。延西丈诊治，谓心肝脾肺肾五经俱病，仍以和养为主。一日静卧看书。朱嵩生招龙源楼，辞之。

初四日 晴。服药略愈。在文友堂购取《孙夏峰全集》、《思辨录辑要》。一日看《思辨录》卷一（“或问不识字”一段〔七〕，“道学不可遇于畏人”一段〔九〕，“晦庵诗有云”一段〔十一〕，“卧病而起”一段〔十二〕，“减得一分势利”一段〔十二〕），卷二（“惠乎富贵者”一段〔十二〕，“问冗杂勿忙之时”一段〔七〕，“罗懋庵曰”一段，“人心中”一段〔九〕，“吾十有五”一段〔十二〕，“道是人所共由”一段〔十二〕，“或问尽数穷理”一段〔十二〕），卷三（“天下之理”一段〔一〕，“人欲中天理”一段〔三〕，“人心之灵”一段〔七〕，“人性中皆有悟”一段〔六〕，“悟到时”一段，“悟处皆由于思”两段〔十〕，“思如炊火”一段〔十一〕）。（〔眉〕此大概摘记，以便他日录入正修录要。）夜半睡醒，自思余近来之病皆系肝气作剧，然余所处所遭，毫无拂郁，实不应有此疾。总由心不定，气不平，无拂逆时觉拂逆，无烦恼处寻烦恼，以致于此。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也。以此知养心养气工夫不特可以进学，亦是养生妙诀。自今以往，当于此道痛下工夫。接棣戎信。大雨达旦。

初五日 雨，竟日不止，檐溜琤琮，中庭积水皆满，寸步不可行。唯以看书消遣。看《思辨录》卷四（“凡案头”一段〔二〕），卷五、卷六（“不识敬天二字”一段〔三〕），

“人当心中有事”一段〔三〕，“人不可有胜心”一段〔六〕，“恶念易去”一段〔六〕，卷七（首、次两段，“王范先问”一段〔五〕，“勿忘勿助”两段〔七〕，“凡遇倥偬”两段〔八〕，“禅家一切放下”两段〔八〕）。连日看理学书，心中颇觉清宁，益信前言之不谬。访西丈诊脉改方。就枕后，忽思《大学》诚意是省察工夫，正心是涵养工夫。诚意是唯精，正心是唯一。余读理学书十有五年，此心本体之明时时呈露，当偶亦彻悟时，觉心中异常清旷，并非不可造就者。乃光阴迅速，因循作辍，自误生平，可叹可恨。雨稍止，徐步中庭，玩花草鲜润，各含生意，心中舒畅者久之。

初六日 晴。写广东信。饭后访子蔚，作半日谈。余言火最能耗气，拂逆过甚，则肝火旺，思虑过甚，则心火旺，二火薰灼，真水日耗，水耗则火益炽，势不至枯竭不止。养身之道，莫妙于“心平气和”四字，而平和心气，莫如玩理学书。子蔚言看《近思录》苦无人处，不数纸即昏昏欲睡。余谓此不能勉强，当从白沙、阳明、康斋、念庵、夏峰诸语录入手，涵养性天，变化气质，使此心活泼泼地，久之必有悟处。新会、姚江昔贤讥其近禅，吾辈今日固不必立此门户，但求各人会心、各人自得可也。子蔚深以为然。灯下看《思辨录》卷八、卷九（“人心为风俗之本”一段〔五〕）。夜中雷电交作，天雨如注。

初七日 晴。发广东信，全泰盛寄。随意玩味康斋、白沙语录，胸次颇有觉洒然。饭后至岳母处久坐。又访橘农，畅论理学，似此朋友讲论，盖不可多得矣。灯下看《思辨录》卷十。橘农论学，亦主理趣，归于自证自悟。

初八日 晴。管丹云丈来谈。接第五号家信（大兄，五、六、七弟），并洋八元。又接椒舅信，并京松银百两。竟日看康斋、白沙、龙溪语录，觉近来见解又高一格。

初九日 晴。饭后橘农来谈，因偕访子蔚，纵论今古，至夜分方散。接于智泉信。

初十日 晴。至北河泡（又名莲花池），赴段春岩之约。出彰仪门五里而遥，车夫不识路，误涉积潦中，凡一里许始出险。席散，诸君共乘小舟穿绕荷荡而行，花红盖碧，清芬袭衣，薰风徐来，顿解溽暑，亦雅游胜境也。抵家已薄暮。灯下看《理学宗传》中《姚江语录》尽一卷，工夫简易直截，足启发人。

十一日 晴，甚热。写吕箴舅信，并吴处聘礼程仪三百金，交百川通汇寄。访子蔚久谈。至松竹斋买物，又至文友堂，见《王文成全书》（传习录、文集、诗集、年谱），未买。余意欲且就《夏峰集》研究，而会通参证于《理学宗传》，以求进益，一时书集案头，转无暇究心矣。接崔子禹、吕品园两丈信，又孙世兄（廷嘉，号礼仲，伯闻师世兄，向未见过）信，均陆尚志带来。夜，雷电大雨。

十二日 晴。二妹五七，至妙光阁上祭，少坐即返。看《思辨录》卷十一、十二。晚，至会仙楼，赴作黼之约。散，至岳母处略谈。

十三日 阴，微雨。申刻在广和居偕研甫合钱杨望洲丈并约温丈、赵子衡、谭复生（敬甫年伯三世兄、江苏知府）为曲局，唱和甚乐。

十四日 晴。接大兄信，并温丈借款五百金（源丰润来）。复生过谈。入西城吊王芸舫侍郎及熙小舫前辈太夫人之丧。出城答拜数客。饭后酣眠至五点钟方觉。傍晚，访西丈久谈。

十五日 晴。清晨入东城，补祝廖师寿，并拜客。至史馆少坐。归寓，管丹丈来谈。接五伯信。傍晚，诣杨蓉丈小坐。复谢姚乐泉信。夜雨达旦。都韶臣同年（守化）来谈。

十六日 雨。伯父生辰，拜供。午后畅晴，迎岳母来，傍晚又雨，遂下榻于此。校勘《儒林传》一卷半。夜半雷霆，大雨如注，马棚颓塌，车骡均无恙。接庄思缄信。

十七日 清晨雨止，中庭水深没阶。校勘史馆《儒林传》卷上毕（皆理学诸儒，下卷则经师也）。诸传草率殊甚，其品其学皆不足以传之。缘嘉、道以来，训诂之学盛行，视宋学若土苴，濂洛一脉几成绝响，承修诸公皆不屑置意也。灯下看《思辨录》卷十三、十四，其封建类所欲更张各条，愚意不能无疑。

十八日 晴。校勘《儒林传》卷下。诣温丈致大兄信，久谈乃行。看《思辨录》卷十五、十六。傍晚，访子蔚，倚案共读《康斋日录》一卷，叹其进学之勇，克己之严，直从困衡中寻真乐，多体味有得之言。

十九日 晴。菊坡前辈过谈，交来己卯浙江同门单。祝岳母五十三岁寿。因至沈太师母处少坐。归寓，校勘《儒林传》。发五伯、八叔、瑾弟信，交森昌寄。接次伯信。看《思辨录》卷十七、十八。

二十日 阴雨，午后晴。至财盛馆吊萨年伯之丧。诣李子丹年丈少坐。归寓少憩。至陶然亭赴钮伯雅之约。散后至吴兴馆问姚子湘丈疾。顺访橘农。以车接采涧，余缓步而归。

二十一日 晴。本泉来谈。一日校勘《儒林传》，为补汪双池一传。炎热逼人，挥汗如雨，赖有书籍养心，犹不至十分烦躁。灯下看《思辨录》卷十九至二十一。礼类一条云，古人行礼所为可贵者，非谓其一依图说确然不移也，亦谓古人举事处处皆有秩序，皆有仪文耳。《仪礼》所载，不过写出一规模举止以为楷式。自君子行之，必有本之而稍为变通者，唯不失礼意而不泥礼迹，故能行之久远而无弊也。此段真得礼中精义，自来诸儒未曾说及。

二十二日 阴雨。一日校勘《儒林传》，孔（广森）传全载其《公羊通义序》，此最知要，于全经纲领义例，犁然理解，能使读者得其菁华，胜于前史连篇文赋，徒长浮华者矣。

二十三日 晴。批阅书院卷，心跳头昏而止。此亦心血不足之一端。信乎，养心之功不可少也！因静坐看《景逸语录》，心气略定。接湖北王仲云信，又四川袁秉道信。午后至源丰润一行。

二十四日 晴。诣温丈，交去银款。又访雅初，与季卿丈久谈。见大农筹款奏稿，欲各省督抚海关筹银一千二百万两。平常应解各款仍如数批解外，令其平空解此巨款，不知款从何出。竭泽而渔，可笑可叹！天甚热，仍看《景逸语录》。批书院卷数本。夜间不适特甚。

二十五日 阴。诣西丈诊脉、开方。批书院卷。申刻在广和居请客。（补上月十五日晚宴，兼请都韶笙、陆又民。陆辞未到。）邱振声交来史（久华）、金汉良国史馆功课票。

二十六日 阴。皇上万寿。五点半钟出门，七点半钟午门外行礼。归寓早餐。率成儿、姻女至妙光阁为二妹断七拜忏。午后归路至岳母处。雨大至，在吉甫榻眠一时许，复进酒点。冒雨而归。灯下看《思辨录》卷二十二（论乐礼有极精者）前集毕，接看后集卷一。车中忽思《礼记》春夏秋冬夏、雷霆雨露无非教也，即夫子“予欲无言”、“无行不与”意。又思程子《易传》“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可见日用寻常无非道妙。泾阳每言当下，夏峰每言眼前，皆是此意。

二十七日 晴。刘仲鲁同年以《中州名贤集》见赠，凡孙夏峰、汤潜庵、耿逸庵、张

敬庵、李礼山、张静庵、冉蟬庵、李文园、倭艮峰九家，分文集、事略、语录、讲义、学规、诗集，浏览一过，持择颇不苟（湘潭黄恕斋〔舒昺〕所辑。黄现掌教河南明道书院）。批阅书院生童卷毕。为孟常改文一篇。管丹丈来久谈。接南昌电。舒宾如（鸿仪）来见。灯下看《思辨后集》卷一（“朱子论理气”一段〔十二〕，“鸢飞鱼跃”一段〔十三〕，“暮春数语”一段〔十四〕）。复季良信并图章七方，又寄大妹银二十六两，托陆又民带。先中翰公忌辰，家祭。

二十八日 晴。立秋节。先中丞公生辰，家祭。岳母枉过。午刻至广和居赴汪作黼之约。散，偕子蔚同车访橘农，未晤。又访芋丞前辈，略谈归寓。子蔚坐谈良久，畅论养心养气之道。接六弟信，以余多病，殷殷以不用心不气恼相劝。此后当自寻乐趣，以副吾弟相望之心。温丈交来复谢大兄信，并笔据一纸。夜半，大不适。写仲梓丈信，托志先附寄。

二十九日 阴，微雨。一日养病，校勘《儒林传》。灯下看《思辨录后集》卷二。

七月初一日 日食，云阴不见。病体甚疲。写家信数纸。看《思辨录》卷三、卷四，鬼神果报之事，非尽无稽，先生必执以为决无此事，未免太过。唯高景逸有一条说得最好。又谓《太极图说》一篇，主意全在人极上；今人读《太极图说》，不论人极而止论太极，失周子之意。语甚精实。傍晚，西丈诊疾。枕上思释士云：“离一切心即汝真性。”此语颇精微。盖一切心即妄念也，真性即天理之本体也，但本体见后更须着一番涵养扩充工夫耳。接陆季良信。

初二日 晴。接第六号家信（内附姜伯亮信）。发第七号信（内附史久华、金汉良眷录照、功课票），全泰盛寄。校勘《儒林传》。看《思辨录》卷五（“古人多说尽性”一段〔九〕，“仪于性学工夫”一段〔十〕），又卷四（〔三〕“舜光问诚神几”、《通书》之“诚则无事”两段），卷六。子夜，疾复大作。

初三日 晴。困惫殊甚。西丈来诊。看《思辨录》卷七至卷九。桴亭先生推崇濂溪甚至，而甚不满意于甘泉。其论息庵，谓其一生履历皆在清华，遇一足以佐之，其造诣纯粹以此。因思不肖早年置身翰苑，散列清华，无部员奔走之劳，无州县风尘之扰，又日用皆济自南中，无内顾之忧。于此而不痛自砥砺，向身心切实下功夫，岂不辜负光阴，蹉跎境遇！勉之，勉之！无贻他日悔也。接潘爽卿信。夜雨达旦。

初四日 晴。张明诚复来见。看《思辨录》卷十毕。桴亭先生学问甚正，发挥太极人极之旨，以真心学圣贤，为教极为平实，其即气质论性，尤具卓识。未刻至安徽馆赴谢味馀同年之约。散后至文友堂购《高子遗书》而归。《思辨录》有儒家养生诀云：“动静必敬，心火斯定；宠辱不惊，肝木以宁；饮食有节，脾土不泄；沉默寡言，肺金乃全；澹然无欲，肾水自足。”语极精实可行。

初五日 晴。养疾。复盛企丈信。又致瑾弟信并殿卷一包，均托张明诚带。看高子年谱、墓志、行状数篇，奋然兴师法之思。效丈招同丰堂，辞。而效丈自来约，只得前往。坐久，觉眩晕，乃先归。泥涂搔抓，归家呕吐狼藉，竟夜头晕，不能展侧。

初六日 晴。诣西丈诊脉。一日静看《高子语》（卷一）。接兰生先生信。

初七日 晴。校勘《儒林传》讫。傍晚，至近处答拜数客。在岳母处少坐。灯下看《高子语》。写复墨缘信，托志先附寄。

初八日 晴。访子蔚久谈。《儒林传》粘签、编目。刘心斋来谈，劝其从事根柢之学。

灯下看《高子语》讫。接看札记，昔刁蒙吉先生得读忠宪书，曰：“得见此书，此生不虚矣。”其服膺如此。

初九日 晴。接瑾叔信。午后至妙光阁。又访黄慎之丈，未值。至广和赴冯芋丞前辈之约。归为孟常改文一篇。

初十日 晴。先妣忌辰，拜供。纂辑《汪双池先生传》。据洪腾蛟所撰小传及《国朝学案小识》，采录《论学语》三条，读《读书录》一条，参《读礼志疑》二条。双池之学专守程、朱，语多心得，天文、地理、乐律、兵法无不究畅，洵一代通儒，而一生颠沛困厄，处文人之极穷。歿后书又不甚传，曾不得比于汉学者流偶说一经，即脍炙人口，则以提倡表章之无其人也。唯痛诋白沙、阳明，至斥为贼儒，未免过当。后附《汪星溪先生（佑）传》，亦暗修之儒也。星溪有《明儒通考》一书，高汇旃千里借抄，以为得见此书瞑目无憾，不禁心向往之。暇当向书肆访求。傍晚，访子蔚少坐。又诣李子丹丈，未值。灯下看《高子札记》讫。今日家庭之间颇有拂逆，心气异常不平。平日论学津津，临事乃一无涵养，如此可恨可耻！接吕椒舅信。

十一日 晴。过节。清晨祭神。午刻祀先，荐茄饼。复寄椒舅信。陆尚志约聚宝堂，辞，复辑《皖志》。

十二日 晴。午刻至广和赴子蔚之约。散，在岳母处少坐。灯下看《高子遗书·论辨类》。

十三日 晴。诣李子丹丈，交去《儒林传》。入城访钱聪甫，交去兰生先生存款二千金。与橘农约，在史馆会齐，同诣汪、柳师处下十六日公钱请柬，柳师面辞。因至前元寺答谢希文丈。炎尘扑面，归寓甚疲。黄慎之丈、吴子清、叶鞠裳相继来谈。写岳家楼村观音庵碑记，未毕手疲而止。接王仲云信。

十四日 晴。写碑记毕，又写对数付。雅初来久谈。瞿耀生、孙联桂、效丈陆续来。延西丈为采涧诊疾。

十五日 晴。访橘农，偕至米市胡同潘宅看屋，即文恭文勤师故宅，余将卜居与橘农合住也。晤祝年十世叔（祖颐）。又还橘处久谈乃归。午后酣眠一时许，起复辑《皖志》。刘春农世兄（荫照）来谈。次方师三世兄也以县丞在保定候补。灯下看《高子遗书》。

十六日 晴。永定河决。德旨截南漕十万石赈大兴、宛平、东安、永清灾民，顺直同乡京官诣西苑门谢恩。三点钟往，七点钟事始下（此次先引见，再发奏折）。出城答拜刘世兄未晤。至宝源恒取武阳馆捐（三、四、五、六月）。归寓酣眠。诣岳母处午饭。又至江苏馆祝陈太师母七十六寿。晚膳后，子蔚来谈，携其世父鼎堂先生（树声）著作各种（《六书微》、《诗小学》、《歌麻古韵考》、《论语尊经录》、《孟子小学》、《合音辑略》、《两汉书小学》、《两汉粹言》），事实一册，拟为纂辑列入《儒林传》。谈至三鼓乃去。疲倦特甚。

十七日 黎明大雨，竟日不止。写第八号家信并木匣、布色，托同乡张太太带。

十八日 晴。奉朱笔转左中允。辑史馆《安徽地理志》。皖境淝水有三：一为淮北之淝水，曰北淝水，源出涡阳县东北龙山湖，历怀远、灵璧至凤阳县沫河口入淮；一为淮南之淝水，曰南淝水，自河南鹿邑县来，历亳州、太和、阜阳、涡阳，至凤台硖口西入淮，即《汉·地志》、《水经注》所谓复肥水也；一为东淝水，源出合肥鸡鸣山，北流分二支，

一入巢湖，一至寿州入淮。谢玄破苻秦兵于淝水，即此。三水同名淝河，源流各别，阅者往往迷乱，特为分疏于此。作黼、橘农来谈。偕橘访子蔚久谈。

十九日 晴。答拜各客。在温丈、闻枝同年处略谈。子丹丈饷斋。春岩来贺。写复崔子禹丈、孙世兄信，托陆尚志带。雅初来谈，交来次伯信，钦州发。接五弟电，又济南张寿龄电。

二十日 晴。已刻至詹事府上任。谒圣拜印如仪。壁悬圣祖讲官箴。御书“仁义道德”额。恭颂（昆山徐秉义撰）、詹事府题名记（亦徐相国撰），皆正詹冯莲塘前辈新书而揭诸壁者也。顺道问徐荫师疾。归寓，写直赈捐册两开（小楷），又扇一柄。发管凌云丈信，全泰盛寄。傍晚为尚志送行，未晤。顺拜两客。灯下看《高子讲义》。

二十一日 晴，午刻忽迅雷烈风甚雨，半时许即晴。赞儿周岁，吉甫来道喜，留其酒面。写扇一柄、白折一开。接橘农柬，潘宅别有葛藤，作为罢论。杨定志丈过谈。

二十二日 阴。午后吊胡芸楣年伯母之丧。顺答拜城内外客。在岳母处少坐，雨将至急归。看《高子讲义》。

二十三日 阴。吊黄同年（麟兄）之丧。至陶然亭贺岳母嗣孙之喜。饭后归，为孟常改文一篇。灯下偶检《明史纪事本末》，看定郎襄、平断藤峡两卷。

二十四日 晴。接常州电（为三兄及李善宜捐会典馆保举事），因访子蔚，托其询捐项章程。饭后，丹云丈来久谈。写复刘竹溪大令（浚）信，却其纳贽称弟子之请，托杨定老丈附寄，因答拜定丈及近日贺喜各客。效丈见过未值。灯下看《纪事》兴复哈密一卷。封疆之事以门户终，将相修郗，遂弃边事于不问，真前明之恶习也。

二十五日 晴。为段汉卿改文两篇。作黼、温丈来久谈。缪子梁自鄂来，交到瞿薛斋信。发陆季良信，内附上次伯信，托其转寄。又复黄榆庭、刘嗣伯信，全泰盛寄。高理臣丈过谈。傍晚，出门拜客。在根生处畅谈。灯下看《纪事》南宫复辟、曹石之变、汪直用事三卷。

二十六日 晴。接常州七号信。写扇一柄。吴容民、陈少阶来谈。午后酣眠，醒则岳母在此。傍晚，西丈为赞儿诊疾。

二十七日 晴。复辑《皖志》讫。撰《儒林柯（衡）附传》。舒宾如来见。饭后至东路拜客。

二十八日 晴。接常州电。午后至江苏馆赴夏闰枝之约。散后在岳母处少坐。询吉甫小考门斗姓孔名泰，住大佛寺后身。缘元侄将来应童子试，吾家素用王门斗，以无嗣绝传，故须改用也。又答拜吴容民。子夜，肝疾复作。

二十九日 晴。又接常州电，烦极头眩，不能久坐，静卧竟日，客来皆不见。效丈约万兴居兼观剧，辞之。西丈来诊。接龚萃民信。

八月初一日 晴。祖母生辰，拜供。仍养病竟日。为张润泽批文两篇。随意看书数卷。晚饭后，叔南来约会仙楼，因往谈。席未终先归。发南昌常州复电。

初二日 晴。批阅书院卷。午刻至龙泉寺，己丑公祭潘师母，素面后归。王爵生同年来谈，未刻至同丰堂赴沈蕙廷之约，上灯始归。采涧牙疼，饮食坐卧皆痛苦，致余心绪烦恼异常。遣奴子荣儿抄录罗念庵先生《广舆图论说》，以便与汪著《广舆表》参看。今日钞毕，订成一卷。接景苏丈复书。上海姚志梁观察（文栋。子让同年之兄）以所著时务书

数种见赠，深留意于滇缅边务。夜雷雨交作。

初三日 竟日阴雨。至张雁初同年处贺嫁妹之喜，江苏馆祝刘我山同年太夫人寿。至温丈处贺与吴容民令郎缔姻之喜，未刻再赴温丈、容民之约，二鼓归寓。连日俱看《宋史纪事本末》。

初四日 阴，骤寒，竟御棉衣犹觉凛凛，时令不正如此。复庄思缄信，交百川通寄。为润泽改文两篇。申刻在万福居请客（刘春农、邹鹤侑、缪志梁、苏济帆、冯雨人、效丈。闰枝未到），九点钟归。接次伯信（钦州发）。

初五日 阴。为海卿改文一篇。午后至便宜坊，赴冯润田之约。广惠寺吊张子清年伯世兄之丧，松筠庵赴李子丹丈之约。归路在岳母处少坐。又访温丈略谈。接常州电，又管豫云营口信。

初六日 晴。皇上祭社稷坛，臣毓鼎在阙右门迎送圣驾，日出归寓。子蔚及柯凤孙年丈过谈。午刻至福兴居赴黄介卿之约。续有戏局，未往。发九号家信。接椒舅信并京松百金。

初七日 晴。

初八日 阴，夜雷雨。接袁秉道信。

初九日 晴。蕴和店答拜蒋伯元，晤缪志梁。至史馆检索《鄂省通志》。因至前圆恩寺贺小孩弥月之喜，面后归。晚，采涧、平姬设酒肴薄饼为余暖寿。子蔚来谈。叔南招同丰堂，未往。

初十日 晴。余三十四岁生日，子蔚、橘农、志梁、吉甫、受之、心斋、叔沅、润泽、海卿、本泉、宾如均来祝，午面后始去（岳母、四婢、五婢均来）。偕子蔚至温丈处送行，并晤作黼，少谈而返。

十一日 晴。批阅书院卷毕。饭后出门谢客。接迎静斋信。写家信并件，托温丈带。

十二日 晴。晨送温丈登车。写致吕箴舅信，由子蔚交百川通寄。接黄榆庭信。雅初来谈。摘《蔡氏书传》中精当议论，令成儿录出，为之讲解，稍使成诵，为明理通文笔地步。

十三日 晴。橘农来，偕访子蔚，同至史馆。出，在东安门外和兴午饭，又畅谈多时乃散。至希文四丈处谢寿，各师处拜节，傍晚始归。灯下看《高子讲义》毕。

十四日 引见讲官。黎明至景运门，六点半钟引见（圈出当头侍讲陈秉和）。王（荣商）、高（赓恩）、叶（大遒）均以临时不到，将牌子掣下。归寓酣眠一时许。午后清理账目。竟日阴雨。

十五日 晴。心斋、叔沅、润泽来拜节。晨起祭神。午后至高阳师、保之师处叩节。又至岳母处。归，再复辑《鄂志》，令体例划一。傍晚祀先。灯下看《高子会语》。接陈右铭中丞复信。

十六日 晴。

十七日 晴。接家季文先生信。写大伯信，附去搢绅及各住址单。又写五伯及老丈信，均托缪子梁带。答拜柯凤孙年丈，交去其太翁名藿儒林附传。又访叔南。出，至广和赴橘农之约。

十八日 晴。复辑《鄂志》。纂《儒林吴树声传》（号鼎堂，子蔚胞伯。精小学，撰有

《六书微》、《诗小学》、《歌麻古韵考》、《论语尊经录》、《孟宗学》、《两汉书小学》等书）。其《歌麻古韵考》最为独得，发顾、江、段诸先生所未发。余载其全序入传，以见一斑，因持示子蔚，因在彼晚饭。两人前辈亦未相与。畅谈而返。

十九日 晴。贺劳闾忧娶子妇之喜。访效丈，略谈。至妙光阁，二妹百日啖经，在寺素面。又访志先未晤。晤剑秋。

二十日 晴。发广东信，交全泰盛寄。午刻至广和居赴作黼之约。迎岳母来作竟日盘桓，夜即下榻于此。傍晚食蟹。

廿一日 阴。写应酬两件。连日随意检书，毫无专壹之功，思之可恨。午后酣眠甚久。申刻至便宜坊赴根生之约。根生古文初学桐城派，具有师法，近更学养一斋，所诣甚精。冒雨归寓。灯下看《高子遗书·书札类》。作黼来谈。

廿二日 阴。检读《养一文集》两卷，大抵李先生文根柢厚，意蕴深，局度谨，自足成家。余拟精选先生及家子居先生、张皋阁、陆祁生两先生四家文各数十篇为《阴湖四家文钞》，令小奴钞清，为朝夕循讽计。答拜缪子梁，托其携鄂信两封。至会馆拜孙廉重（晋蕃），请其督课成儿。志先、叔南、子蔚来谈。

廿三日 晴。人颇不适。一日以《春梦馀录》消遣。

廿四日 晴。吊李荆南年伯之丧兼陪吊。入城拜陆伯葵少詹，未晤。至叔南处贺小孩弥月之喜，留吃汤饼筵，傍晚始归寓。因《梦馀录》载给事中何楷募兵疏中引司马光论刺义勇之害，谓其深切著明，乃检《长编纪事·刺义勇》一卷读之。温公凡六奏，指陈情势通达曲尽，真有益文字。下孙先生关书。

廿五日 阴。复袁秉道信，交文茂带。饭后至琉璃厂一行，买《历代名臣言行录》一部，本朝朱语村先生（桓）所辑，因朱子《宋名臣言行录》而推广之，上自战国，下至有明，凡二十四卷，合数千年名臣大儒于一堂（所载皆有关学问经济），如聆其言，如见其行，为立身治事准绳，岂非快事（高安朱文端有名臣、名儒、循吏三传，持择殊谨，然愚意微嫌其稍有成见）。至岳母处少坐归寓。汪子渊自南来，故人相见，握手甚欢，留其晚饭，久谈乃去。灯下看《长编纪事·濮议》一卷，叙次详明之至。接墨缘信。

廿六日 阴。起甚晏。写八叔及叔畚叔祖信，又复椒舅信并人参须两匣，均托子梁带。至前元寺祝希文丈寿，面后行。访养源、菊生，坐谈半时即出城。纪云六舅来访未值。车中看《长编纪事》（〔眉〕《通鉴》）。宋代官衔极冗，一人也而有本职，有带职，有加官，阅之猝难分辨。读者非先将宋百官志详究一番，未易了了。按本职谓之职事官；加官谓之寄禄官，如开府仪同三司至大中大夫；带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等。

廿七日 阴。纪舅、子渊来谈，留其午饭。未刻至广和居请客，同年轮作主人也。灯下阅书院卷。

廿八日 阴。至绳匠胡同祝吉甫寿，在彼午面。归后酣眠甚久。接八号（葆良带来，并食物、洋元）、九号（乾昌局来）家信，久不得家书，阅之甚喜。晚膳后访西丈久谈。阅书院卷。

廿九日 晴。拜李子丹丈、汪子渊，谒王保师，均未晤。访葆良详询里门近事，午饭后归。为海卿、孟常改文。傍晚访子蔚。春岩来谈。灯下看《宋史纪事》卷三十三。

三十日 阴。写家信并应酬各件。看《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五（刺义勇）、三十六

(濮议)、三十七(王安石变法)。余于两宋事迹记忆甚疏，拟将此书浏览一过，补腹笥所未备。《宋史纪事本末》似胜谷氏《明史纪事》(〔眉〕此说非也。《宋史纪事》因《宋史》编辑易于精密，《明史纪事》则其时《明史》未成，出于谷氏草创也，正未可优彼劣此)。

九月初一日 阴。客来络绎不绝。盛杏丈来谈，因约其广和居便饭。芷沅、葆良、志先、剑秋作陪。归寓，根生复过访。傍晚，食蟹。接孙叔久、陆李良信。灯下看《宋史纪事》卷三十八(学校科举)、卷三十九(元丰官制)。根生论文极服膺包安吴。

初二日 阴，微雨。访作黼未晤，又访颖芝少谈，访姚志梁亦未值。饭后督下人收拾书房。作黼约同丰堂，辞之。子蔚来谈。看《宋史纪事》四十(西夏用兵)、四十一(熙河之役)、四十二(泸夷)、四十三(元祐更化)。发第十号家信，交胡万昌寄。

初三日 晴。复辑《文苑张问陶传》。饭后诣史馆交功课，兼携吴鼎堂先生所著各书交两提调阅，共商列入《儒林》。出城访子蔚略谈。

初四日 晴。至宝兴隆一行(商办寅、坤两弟职衔换照，为李衡宜〔景晟〕办起复)。午后岳母来下榻。未刻，孙先生来开学。晚，请先生，作黼、芷沅、伯雅、效丈、纪云丈、葆良、志先、剑秋作陪。纪云舅宿于书斋。客散，采涧将临产，一夜未眠。

初五日 晴。寅刻得一女，以其母梦看月华而生，名曰“月华”。一日疲乏特甚，酣眠至暮。接刘竹溪信。子蔚来谈，为斟酌代麟中堂挽宗室福相(锜)联一付：“李文饶无愧宗臣，十载功名留北阙；谢安石竟难再起，三年丝竹冷东山。”

初六日 晴。发第十一号家信。饭后菊生来谈。偕访芷沅久谈。又诣效丈，留吃蟹。

初七日 晴。小孩洗三。未刻至惠丰堂赴朱嵩生之约。灯下看《宋史纪事》卷四十四(宣仁之诬)、四十五(洛蜀党议)、四十六(绍述)。

初八日 晴。接南昌电，持示子蔚，因久谈乃归。看《宋史纪事》卷四十七(孟后废复)、四十八(建中初政)、四十九(蔡京擅国)。写琴条一幅，晴窗净几，展帖细临，颇得静中之乐。

初九日 晴。徐研甫同年从前借去《洛阳伽蓝记》(汉魏丛书本)，今日检还，乃据璜川吴氏本用朱笔为我校改一过，得之大喜。研甫可谓用力勤而用心挚矣。因读之终卷，文笔极奇，向来却未寓目也。效丈约天庆楼，为登高之举。四点半钟归寓。接崔子禹信。

初十日 晴。巳刻至同丰堂赴颖芝丈之约。晚饭后子蔚来谈。

十一日 晴。至薛云阶师处贺娶孙妇之喜。顺访黄慎丈未晤。又访志先、剑秋，适许锡珍自保定来在此，因畅谈良久乃出。午后疲倦欲眠，而芷沅来。客去，写应酬数件。晚饭后子蔚来谈，三鼓方散。

十二日 晴。阅书院卷。午刻至福州馆赴翁葵卿丈、叶茂如之约。散，访效丈，又访橘农。

十三日 晴。管恭人生辰，拜供。作黼来谈。大苑试馆团拜。朱嵩生推余值年，辞之不获。在济帆处少坐。顺道答拜数客。接瑾弟信，又家运生叔信。灯下检阅《明史》列传数卷。

十四日 晴。至增寿寺吊姚本泉太翁之丧。午刻至广和居赴挚甫之约。散，访雅初久谈。晚，请西丈为采涧诊疾，夜深方去。

十五日 晴。六舅錫珍、劉伯涵來談。偕先生訪濟帆，同至東興居便酌，坐客圍棋數局，傍晚乃返。接吳蘊生信并件。又朱頌青、劉景陶兩信。連日疲于酬應，晚歸，頹然病矣。

十六日 晴。早起督家人蒔菊。午刻至聚豐堂赴翁幼申之約。出城又至同豐堂赴邵小亭之約，少坐即歸。燈下看《宋史紀事》卷五十（花石綱）、五十一（道教之崇），五十二（金滅遼）。

十七日 晴。接呂箴舅信，携訪子蔚。至湖廣館吊張椿叔之喪。長椿寺吊錢干臣夫人之喪。賓如、少階來見。

十八日 晴。午刻至江蘇館赴潘經士之約。申刻至便宜坊赴裴偉丈之約。真可謂困于酒食矣。夜，大風。

十九日 晴。管恭人大祥，在觀音堂唸經。子蔚、志先、鄂孫、雅初、吉甫、海卿、叔沅、孟常來祭。未刻入城吊陳太師母之喪。陶端一午刻約廣和，子蔚申刻約廣和，均辭。岳母回家。

二十日 晴。一日在家休息，會客數人。申刻赴張采南同年詩鐘之約。看《宋史紀事》卷五十三。復蘇電。

廿一日 晴。至粥廠監放。又至江蘇館常府公請盛杏翁，三點鐘客始到，主人皆有飢色，傍晚始散，疲甚。葆良約廣和，辭。發常州電，又湖北密電。從潘經士處借來薛叔耘副憲《庸庵海外文編》四冊，早起粗讀數篇，經國遠謨，言之有物，文亦深有義法，自是不朽之作。發五伯信，托孫子斌司馬帶。

廿二日 晴。為海卿改文一篇，又講文兩篇。飯後出門謝客。燈下看《海外文編》。接王仲云信并銀乙百兩。

廿三日 晴。看《海外文編》。飯後至東西城外拜客，凡十餘家，無一見者。

廿四日 晴，大風。至龍泉寺祝沈太師母壽。又入城祝盛杏丈壽，面後歸。看《海外文編》，措置交涉事務，真能洞中敵情。接箴舅信。

廿五日 晴。至會館訪芷沅、錫珍，兼勘估修理門牆房屋。飯後偕芷沅、劍秋在琉璃廠書帖古玩店閑游，傍晚始歸。接呂安生信。燈下看《海外文編》。

廿六日 晴。訪子蔚賞菊，品評良久。子蔚又偕過我賞菊。書齋陳列六十餘盆，頗有一兩盆為稀有之種，贊嘆玩賞不置。飯後至大宛試館為元侄小試報名兼掣廩保。雅初來談。燈下寫五伯信，又得綬金信。

廿七日 晴。接五伯密電。發湖北信（森昌寄）。朱古微前輩過談。至繩匠胡同祝五叔岳母壽，面後歸。詣楊蓉浦丈少談。至同豐堂赴許錫珍、劉伯涵之約。燈下看薛叔耘先生《海外文編》畢。昔介甫得東坡海外文，輒嘆賞不置，然不過詞章小文耳。今庸庵海外文皆經國遠謨，絕有關係，措置交涉事務，真能洞中敵情，文亦深有義法，自是不朽之作。連日快讀，增長識力不少。因發兩仆照抄。

廿八日 晴，大風揚沙。為巢爾亭托事訪濮梓丈少談。未刻至廣和居赴梁銓院之約。接劉嗣伯信并藥丸。

廿九日 晴，風稍止，甚寒。復吳蘊生信，托伯涵帶。子蔚來談，囑代作壽序。作翻來，偕至恒裕訪馮潤田。申刻在廣和居請客（姚子梁、吳穎芝、許錫珍、張紹甄、劉伯涵、

张采南、吴子蔚、刘叔南)。孙莲舫以自篆对联见赠并录示近作二首。此君才调不凡，惜乎浮诞不羁，所如辄阻也。赠以程仪四金。

十月初一日 晴。撰寿序。尔亭、丹云丈来谈。接姚子辉同年信。

初二日 晴。诣杏丈送行，为次寅力谋铁路事，杏丈满允，因留午饭。出城至龙源楼面辞伯雅之局，即至广和居赴林乔生约。孙廉舫招同丰堂，却之。卧看《宋史纪事》五十四（方腊之乱）、五十五（金）。群奸满朝，老成谋国之言一不施用，事机屡失，坐致沦亡。阅之愤闷积胸中，夜几不成寐。（〔眉〕他人见此，如谓余代古人担忧，非知我心者也。初六日补注。）

初三日 晴。立冬。甚热。十点钟报到，五伯升浙江布政使，欣忭已极。臣家所被君恩为至渥矣。因发贺电。子蔚、作黼、伯涵来谈。至广慧寺吊陈太师母之丧，陪吊坐甚久。又入城唁叶鞠裳同年丧明之痛。又拜客数家而归。叔南、嵩生来谈，至绳匠胡同董处少坐。灯下寿序脱稿，持访子蔚，三鼓乃归。接墨缘信（刘葵生带来）。

初四日 晴。阿丙弥月，效丈、吉甫、受之、子蔚、橘农、叔南、心斋、叔沅、海卿、孟常来贺，女客来者尤多。客散至聚宝堂赴吴季卿丈之约。

初五日 晴。写家信。子蔚清晨来谈，嘱于寿序添撰两幅，因为填缀交去。午后蔚复来畅谈。未刻至福隆堂赴吴献斋同年之约，坐皆壬午同年，谈甚款洽。

初六日 晴。入城贺徐荫师娶孙妇之喜。谒孙燮师少坐，为刘伯涵求谭中丞信。出城访伯涵，时已三钟，饥甚，索点心，畅啖之。又答拜数客。发十二号家书。锡珍、粒唐来谈。灯下作“通商惠工”试帖一首（得“文”字）。接管凌云丈信，并寄还四十金。

初七日 晴。詹事府因京察届期，来开履历清单，因照式开去。复吕安生信（蔚丰厚带），又季文太叔祖信（全泰盛寄），外人参一匣，则托汪作黼带。作黼来辞行。至魁和买参，路过琉璃厂，遍寻《瓿香馆帖》，竟不可得。因至会馆送作黼。与芷沅、锡珍畅谈而返。灯下代采润写景苏丈、燮尹夫人信。作“关西大汉铜琶铁板唱大江东去”试帖一首，题目琐碎已极，而气概甚阔，须细切中兼雄浑，方与题称。

初八日 阴，微雨。出门谢客。接家信并新侄妇上贺。伯母以元侄年幼，不欲其远离膝下，小试作罢论。五弟亦遂不来。中年兄弟见面如此之难，思之泪下。张绍甄来久谈，通达时务，议论皆中窍要，后起人材也，当夹袋储之。午后写应酬各件。灯下作“出使星轺满路光”试帖一首。接五伯电。

初九日 晴。新选阳湖县高亮畴大令（承惠）来拜。写家信并七弟妇新侄妇见面礼，托作黼带。发五伯信（局寄）。午刻至元兴堂赴石衢丈之约。傍晚归。

初十日 晴。皇太后万寿，卯刻至午门外行礼。归路答拜数客，皆未见。写白折诗三首，饭后书应酬各件。访子蔚少谈。申刻至同丰堂赴叔南之约。

十一日 晴。批阅书院卷。至效丈处帮写各件。饭后偕步访橘农，谈至傍晚乃归。

十二日 晴。批卷毕，即交去。子蔚来谈。饭后入城祝崇峻峰先生（保）八旬晋二重宴鹿鸣寿，听戏两出而归。接家信并龚照及银三百馀两，又七弟妇、新侄妇小照。归寓，春岩来访。

十三日 晴。至恒裕为龚萃民、蒋醉园查办官事。至广和居赴姚志梁之约，傍晚归。程惠泉（浙江知县，肇元，其尊翁名开运，号囊第，丁卯年伯）、刘幼云太史（廷琛，癸

已同年，次伯门生，其尊翁名喬祺，号云樵，丁卯年伯，现任浙江嘉兴县）来拜。晚，采南来久谈。

十四日 晴。至武阳馆公请高亮畴大令，到者九人，三点钟散。偕葆良同车访子蔚，少坐，又至余寓看诗而去。灯下作“疏篱种菊晚香多”试帖一首，即录入白折。

十五日 晴。写应酬各件。锡珍、雅初过谈。馆后酣寝一时许。陈少阶来辞行，将应广平府岑太守之聘。郑贵抄《庸庵海外文编》一卷成，因校讎加圈点。灯下写扇一柄。步月访子蔚久谈。接顾子韩表姑丈信。

十六日 晴。校评《海外文编》。吴质甫自鄂来。未刻至江苏馆赴张绍甄之约，坐客不齐，一鼓后方散。微雨。

十七日 阴，微雨。为孟常改文一篇。至吴季卿丈处，道字女之喜。傍晚赴董效丈、许肇丈之约。紫儿抄《海外文编》一卷成。

十八日 晴。先妣蒋恭人生辰，拜供后至效丈处贺吉甫完姻之喜，余赞礼。傍晚，头晕归寓，竟夜僵卧，不敢转侧。

十九日 晴。子蔚来谈。竟日拂逆不快。傍晚至粤东馆祝管士修年丈太夫人八旬晋一寿，听戏两出。又至松筠庵赴张季端之约。归寓，张绍甄来久谈。接次伯信（阳江发）。

二十日 阴。起甚晏。程惠泉（桂站，辛卯同年，甲午翰林）来谈。傍晚，效丈率吉甫来谢。因至绳匠胡同一行。复刘景陶信，托大兴县加官封马递。

廿一日 晴。绍甄以东海关营弁所议海军条陈十五份见示，细阅一过，采录廿馀条入《澄斋杂录》，以备他日之用。午后出门拜客。晚间，家庭之间口角齟齬，胸中郁郁不快。

廿二日 晴。竟日大风，寒甚，水已见冰，而书斋丛菊犹芳，玩赏良久，以自怡悦。写家信，又致龚萃民信。绍甄、肇良、志先来谈。接天津寿臣叔祖信。

廿三日 晴，甚寒。校评《海外文编》。饭后至东城答拜各家。西丈枉过，为赞儿诊疾。灯下作“鲁鱼帝虎”试帖一首。

廿四日 晴。至沈老太太处，告以广东代送潘宅百金已妥交。又访吴季卿丈，详询节妇请旌章程，谈及盛杏丈近上条陈一份。天下为十镇，练兵三十万。一裁各省厘金，一开设银行，铸造银元，一设达成馆，由亲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奏保编检六部司员外州县入馆，习法律公法交涉诸事，备将来参赞出使总理大臣之用。于十四日会议，现将练兵裁厘议驳，大旨谓目下餉源太竭，难于招练，且三十万人亦不敷用。现有聂自成、袁世凯所招练军及南京自强军尚可敷衍。裁厘恤商便民诚为至计，惟现与外洋议加税尚未就绪，骤减此项，实于库帑有碍，且从缓再议。银行责成盛宣怀招股开办。银元先铸十万元试用，如果通行，再行增铸。以九成银、一成铜铸一元，作足银一两。因关税、国课一律收纳，惟合库平空加六两再扣去一成铜，以一百元作九十元，外间行用则无平色之分，俟通行之日，外间元宝馆概废不用。达成馆相地造设，由各督抚公举管学大臣，编检司员州县如议保举，其如何录用及详细章程，俟馆屋落成设大臣后妥定。今日送总署画稿，廿六日即入奏矣。（〔眉〕民间以银一两易银元一元，而交国课时仅作九钱用，是吃一钱亏矣。此法未善，恐行时窒碍不通也。）饭后诣高理臣年丈，少坐，至会馆赴许锡珍之约，归路诣岳母略谈。发十四号家信（内附致龚萃民信，又京账报销单）。

廿五日 晴。德音蠲免顺直被水州县秋粮，同乡官具折谢恩。六点钟折发下，齐诣西

苑门内行礼。出至聚丰堂早餐。归寓，济帆来谈。至吴兴馆吊姚子湘丈，广惠寺吊顾蓉舫同年之丧。偕橘农同访根生未值。夜，大风。

廿六日 晴。接湖北五伯及眉卿弟信并银乙百八十两，祝李菊庄太夫人寿。至恒裕访润田。归，校勘《国史·文苑传》，文笔颇芜杂。

廿七日 晴。阅书院课卷。访子蔚久谈。傍晚，橘农折柬相邀，采南亦在彼，因同至广和消寒。知己三四人抵掌纵谈，不知夜漏三下矣。

廿八日 晴。阅书院卷。未刻在直隶老馆请客（周芾棠、李子丹丈、苏苑之丈、张学端、吴季卿丈、许肇良、冯志先、许少镛、潘经士），傍晚客齐始入坐。质甫来谈。

廿九日 阴。阅课卷毕。访石衡丈，兼访根荪，晤其令兄纯甫。葆良来谈。灯下作“鲁鱼帝虎”其二首，燃烛录入白折。

三十日 晴。竟夜大风，至晓未已。写白折半开。午后至琉璃厂修润斋装裱《诒晋斋帖》十二册。贺莲青买笔两支。灯下作“燕然勒石”试帖一首。

十一月初一日 晴。校阅《文苑传》。子渊来谈。天寒日短，日间尤易悠忽，就枕自省一天所为，殊增愧悚。灯下作“直哉史鱼”试帖一首（成儿诗课题），又录昨诗人白折。接袁秉道信。润田来谈。

初二日 晴，颇暖。先中翰府君生忌，拜供。午刻至广和赴橘农之约。散至高阳师处贺升协揆，许筠师处贺升大空之喜。诣岳母少坐。

初三日 晴。饭后入城，贺徐荫师大拜，孙燮师调宗伯，钱密丈升总宪之喜。归路在文友堂少坐，见有残本钱塘吴氏所刻《洛阳伽蓝记》，纸板甚精，携之以归（阙后二卷），以校汉魏丛书。璜川吴氏二本，互有得失（且有讹字不少）。晚，诣子蔚久谈。

初四日 晴。校《伽蓝记》，因取汉魏本加墨校注。昔人谓读书必须求善本，信然。如汉魏本讹脱殆不可读。作“看图闲教阵”试帖一首，写入白折。向刘葆良借到融斋先生《艺概》二本，凡六卷（论文、论诗、论词、论书、论经义），多独得之论，穷半夜之力阅之一过。

初五日 晴。拟上“求才”条陈，成“预储使才”一条。午后访冯润田。复访志先，托其发鄂电。归路在岳母处少坐。与葆良略谈。

初六日 阴，有雪意。写应酬各件。饭后访质甫，同至琉璃厂游览。

（原稿此处空半页。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十二月初一日 晴。代子蔚写内廷春联。吴季卿、刘仲士丈、段春岩来谈。灯下看《高子遗书》。

初二日 阴。饭后芷沅来，约往会馆手谈。因至王保师处补祝师寿，即诣馆，二鼓后方归。头眩呕恶，甚惫。夜，雪。

初三日 雪花飞舞，侵晨平地已积三寸许。刘幼云招饮，作柬辞之。

（原稿此处空12行。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廿六日 晴。德音蠲缓顺直被水灾区钱粮，同乡官诣西苑门谢恩。六点钟折发下，行礼而出，到家祭神。报到，知蒙朱笔圈出，派充文渊阁校理。检《词林典故》，四库书皮藏阁中，检查进御及整理收藏，皆校理司之。旧制每日二员轮值，辰入申出。后改为虚衔不任事，相传有仪同三品之说，查《典故》无所依据（〔眉〕检《词林典故·服饰门》，据

理得与讲官南上两书房同场，仪同三品）。访子蔚，久谈。饭后子渊见过，借去《十六国春秋》一部。傍晚，约橘农来，共啖鹿肉，论书评帖，夜深乃去。

廿七日 晴。午后至会馆，偕子渊、仲士丈往琉璃厂一行，又诣岳母处，晚饭后归。连日读《汉书》，颇入佳趣。窃谓马、班并称，前人每右马而劣班，愚意以文章论，《史记》固卓越古今，若以史体论，繁兴衰治乱之要，详人物政事之全，断以兰台为上，次之范氏《后汉书》，陈氏《三国志》，唐修《隋书》、《五代志》，国初修《明史》，皆史书中之最有用者。

廿八日 晴。一日料理账目，烦杂异常。得刘静哲同年书并十二金。晚，诣子蔚，久谈，三鼓始返。

廿九日 阴。起后即入城，诣各师处拜年，四点钟始归，饥寒交迫。得兰生太叔祖信并十二金。发德州留致五伯电。又以三月不得家书，未知家中安否，心摇摇如旌旌，特致恒甫电，嘱其转询大兄。两电均托志先代发。灯下看《理学宗传》（此书终身味之不尽）。

三十日 晴，竟日风狂如虎。至王保师处拜年。晚，接祖先神影。亥刻接灶，和衣少寝。接岳父信并银四百两。

日 记

光绪廿三年丁酉（1897年）

丁酉正月初一日 晴。卯刻起焚香拜天，即入内。先在午门外行礼，至太和殿前。辰正二刻，皇上升殿，入班朝贺。归寓，在至圣先师前朝服行三跪九叩礼。脱朝服在祖先前拜年。饭后祝李高阳师寿。诣岳母处。又至会馆孙先生处兼晤仲士、浏若诸君。傍晚始归。得五伯德州所发电，初七日可到京。

初二日 晴，大风，立春节。憚风不出门。冯志先来谈。写家信。

初三日 晴，大风。拜大街以南客。晤濮揖泉丈，托其为五伯办理安折及定方略馆寓处。晚，落神影。子蔚赠余鹤庆吕子恒仪部（存德）《慎思记》、《讼过记》，乃昆明陈太史（荣昌）所刊者。吕君为大兄壬辰同年，去夏病歿，年才二十八，生平求道之笃，改过之勇，皆见此记中。有如此儒者在咫尺间，竟未谋一面、聆一语，岂非憾事！读两记，语语若伤我者，又不觉汗流首竦也。

初四日 晴，大风。拜城外西路客。子渊、剑秋来谈。午后随意看《通鉴》一卷。傍晚至湖广馆观剧，十二点钟归。

初五日 晴，无风。因至北城拜年，抵安定门，折而西入后门，出西安门，赶宣武门而出，到家已上灯久矣。车中偶携《罗念庵语录》，初读一二段即喜其开豁，连阅十馀段，觉精密透悟，玩味不尽。念庵论学虽本姚江，却无王门旷荡之弊，当细绎之。

初六日 晴。发第一号家书。又发墨缘信，内附季文先生、孙荃伯年丈复信。午后子蔚、橘农来，同至火神庙一游。买铁箫公墨笔牡丹一大幅（价七两五钱），王良常字一幅（价二两五钱），如获至宝，捧之而归。又在翰文斋买《樊榭诗文集》一部。晚，五伯遣前站张玉来，知今晚住黄村。

初七日 晴。黎明遣邱福至南西门迎接，余于八点钟到兴胜寺，五伯已到，畅谈一切，饭后始归。接程（肇元）信。傍晚又诣五伯夜谈，二鼓后归。五伯赐我二百金。又三叔婆赐寄火腿、茶叶并采涧见面礼二十金。

初八日 晴。略拜客数家，至兴胜寺午饭。四点钟同移入新方略馆。

初九日 晴，大风。两点钟起送五伯入景运门，在军机房隔壁班房略坐。季卿、揖泉两丈来谈，子渊、志先亦来相送。黎明同诣合兴号便酌。至西城拜客，风大起，尘沙蔽天，

对面不见人，乃归。酣寝一时许。彭用侯大令（锡普）自江右转饷到京，未见。饭后，随意看《通鉴》一卷。傍晚，至岳母处久坐，晚饭前归。（〔眉〕此后接信发信均详载收发信簿中，兹不赘及。）

初十日 晴。皇上有事于祈谷坛，臣毓鼎诣午门送驾（十点钟午门）。归途拜客数家。饭后，五伯枉过。未刻，先生开学。晚，设席，请先生，兼请春酒（先生、王西岑丈、汪子渊、钮伯雅、董效丈、刘氏三昆仲、冯志先、赵剑秋）。

十一日 晴，天气和暖，始有春意矣。上半日拜客。至兴胜寺，随五伯往杨艺芳丈处午饭，同出游厂，在火神庙买得《杨龟山全集》四十二卷，《罗豫章全集》十卷，皆福建刻本。伊洛一脉，伊川传之龟山，龟山传之豫章，豫章传之延平，延平传之朱子，遂集道学之大成。此二家余慕想久矣，得之甚喜。晚，复赴艺丈之约。

十二日 晴。彭用侯来见。根生过访，约共游厂，午后以车来迓。我因流连各书摊，傍晚始归。乐哉此游也。买得明刻本《文献通考》十六函（一百二十八本），又明刻《史汉评林》八函（六十四本），价二十金。此二书思之数年，一旦得之，觉火神庙中珠玉满前，五光十色，未若是物之可宝也。又以一千馀文买周书昌先生《先正读书诀》一本。

《汉书评林》王宗沐序中有云：司马迁《史记》诚千古绝调，顾其初以英倔之气未能自伏，薄游海内欲以发其奇，而其晚又以宫幽不得志而舒其愤。好奇则不纯，怀愤则不平，故其为书于豪杰、货财、兵事以及感慨悲喜之间，有溢于人情者。虽其文足以发人意，而使其笃嗜，然以概于孔子叙书之旨，与夫垂载帝王经纶之全，则以视固书不得并也。此一段与余前日持论相合，然未易为耳食者语也。竭半夜之力看《读书诀》一过讫。

十三日 阴。闻五伯母病，诣兴胜寺问视，延西丈过诊。饭后拜客，访翁恭卿丈少谈。灯下看《龟山集》卷一（奏议）。卧思节后拜年事讫，拟定一功课：饭前读《汉书》；饭后写白折一开，看《文献通考》；灯下看理学书。遇三、六、九则饭后不写字，但写各处应复各信两三封，灯下作试帖诗一首。似尚简易，可以持久。

十四日 晴。接次伯银信。李玉山、吴质甫、彭用侯来谈。岳母来下榻，因作手谈。傍晚诣五伯久谈。

十五日 晴。采涧生日，肇良、吉甫、受之、海卿、孟常来祝。橘农约游厂，未往。

十六日 晴。入西城拜客。午刻至嵩云草堂，赴吴竹楼之约。申刻至广和居，赴效丈及质甫两局。散后在岳母处少坐。

十七日 晴。检查《通考》卷数。质甫来谈。晚在兴胜寺久谈。

十八日 晴。访子蔚。午刻至江苏馆，赴吴季丈之约，少坐即至广和作主人，消寒第五会，与梁铨院同年合办。散诣岳母略坐，又访庞劬丈。书业堂以明初刻本《通典》求售。看《官制》两卷。

十九日 晴。彭用侯来见。拜西城内容。车中看《念庵语录》，洵为姚江忠臣，龙溪诤友。归寓，子渊、橘农来谈。晚饭后诣兴胜寺，挪得家用二百两，三鼓后始归。

二十日 晴。五伯枉过。至东华门银闸轧宅题主，礼毕少坐即行。至全浙馆，赴吴季卿丈之召，听戏四出。又至同丰堂，赴王鉴如之约。顺道诣兴胜寺略谈，归寓三鼓。竟日酬应，疲顿之至。接八叔宜昌密电，无密本可查，对之如天书，一字索解不得。夜梦疆事溃败，洋人已入京城，洋兵三五成群布满街市，子渊以书来商去就，余拈笔大书“国事如

此，有死而已”八字答之。旋见案头一书，仿佛古今人表，上列屈原，陶潜在第二等中，其下注脚甚多，方欲细观，瞿然而寤。

二十一日 晴。一日来客甚多，络绎不绝。未刻至聚宝堂，赴陈养源之约，略坐即入城，住西苑门外静默寺。

二十二日 晴。三点钟起，送五伯请训。天明后拜西城北路客，归寓为吴质甫写册页四开。寿臣叔祖自津来。晚，诣广和，赴张子虞年伯之约。发八叔复电。

二十三日 晴。饭后访子蔚。傍晚，自制菜点为五伯饯行，杨艺文、吴竹楼、曹根生、吴质甫、冯立先作陪。子虞丈、子渊未到。

二十四日 晴。答拜寿臣叔祖，知其接电丁（嗣母）内艰。又拜前门东客。至兴胜寺遇五伯于途。与翰臣略谈归寓。半日会客，应对为疲。申刻至福洛堂赴苏济帆之约。半夜旧疾复发。

二十五日 晴。疲甚。写三叔祖母及伯母信，诣兴胜寺交五伯。五伯为我诊疾，开一温通方。傍晚归寓，写册页两开，赶交质甫。又写岳父信，封就已三鼓后矣。

二十六日 晴。诣兴胜寺送五伯，知三点钟方起身，因至大苑试馆团拜，再回兴胜寺送五伯登程。五伯待我极厚，临歧依恋，未免凄然。归寓略憩。申刻赴李蠡菴年丈之约。季端、橘农约消寒，汪笙叔丈、聂献廷均约广和，皆辞之。连日车中细看《念庵语录》，颇有入处。灯下又看宗传中《阳明语录》，功夫简易直截，深启发人。余于理学书玩之十馀年，时入时出，毫无主脑，只坐徒事口耳，未曾躬行体验，故徒成一浮光掠影耳。思之愤奋交集。

二十七日 阴。子渊来谈，借去京足五十金。偕访伯崇议团拜戏。彭用侯来辞行。饭后为吴少序送行（将至英国）。岳母枉过，作半日手谈。晚，子蔚来，久坐乃去。灯下读《汉书》一卷。

二十八日 晴。人仍不健。饭后至恒裕，访润田，又至正文堂书店浏览书籍，见有元槩朱子《韩文辨正》颇精，索价过巨不能得。以一两二钱买明槩本《唐鉴》而归。沈酈廷招饮，辞之。灯下读《汉书》二卷。橘农尝谓班史佳处在深密有法外意，不使人一览而尽，愈读愈见意味。不似他史，第读一过即索然意尽，不欲再诵也。洵然。接恒甫电。无事坐书肆中抽览各书，与书贾论板本目录，殊有益处，胜于与俗熟客谈名利，作无谓周旋。

二十九日 阴。写团拜各请帖。饭后吊罗小山同年太夫人之丧。顺拜客数家。在岳母处久坐。又谒高阳师，告团拜日期。

二月初一日 晴。入城至昆、廖两师处，告团拜期。见廖师略谈。顺拜东城内客。出城至吕祖祠焚香。归寓饥乏特甚。买《陈白沙集》，阅其前后序记及墓志、行状之属，凡数十篇，唯高明区大伦《游江门记》一篇，发明白沙之学最为透彻，张诩所撰行状亦颇详尽，读此二篇便可尽废其余。

初二日 晴。读宣公奏议数篇。饭后访子蔚略谈。归看《白沙集》卷一（奏疏序记）。师荅臣（忠）来见。湖南武陵人，颇知读书，而落魄不偶，衣履皆不全。去腊困迫投缳，为人救解。读书人末路至此，为之太息。刻拟诣陕西投亲，余助以川资三金，再三称谢而别。终年浪费不知凡几，如此用法似尚不负也。申刻赴劳闾臣之约，三鼓乃归。

初三日 晴，惊蛰节。午刻至会馆祭文昌，礼毕午餐，到者仅五人（子渊、葆贞、叔

南、志先、余)。在子渊处久谈。访艺芳丈，交去五伯所借八金。归寓易便衣至同丰堂赴志先之约。

初四日 晴。写团拜请帖，因至昆、李、廖师处下帖。车中看《明儒学案》中《白沙语录》全卷。白沙学甚完密，宗其教者多清介之士，其所成就可知。余向来持论每病白沙为禅，甚矣耳食之为弊大也。

初五日 晴。疲倦特甚。饭后至一得阁买墨汁，贺莲青买笔，又在书业堂少坐，见有松雪《过秦论》小楷精美绝伦，购之以归，即展帖临二百馀字，颇得心手相应之乐。傍晚，偕孟常、海卿、佩伯、成儿、姻女至广和大嚼，归甚早。灯下看《甘泉语录》，以究白沙学脉。有一事拂逆，大动气恼，连日看理学书而心气依然不平和，所谓书自书我自我也。克治涵养之功如此之疏，虽读尽宋明先儒书，究于身心何益？甚矣，余之不肖也。

初六日 晴。诣蓉浦丈久坐。子蔚、子和均来谈。饭后，检点书画箱。答访汪笙叔年丈，又访橘农，又至岳母处少坐，与效丈步行至广和赴葆真昆仲之约。

初七日 晴。姻女生日。子蔚京察未圈记，访之解闷。饭后旧疾复作，颇为狼狈。

初八日 晴。一日静养，读《汉书》数卷。岳母来手谈，至晚饭后乃去。

初九日 晴。己丑科湖广会馆团拜。九点钟即往请先生及吉甫管账。昆、廖两师均到，衣冠趋跄，晚间不甚可支，十一点钟先归。（戏演福寿部，同年到者七十五人。）

初十日 阴且有微雪，天骤寒。一日静憩，看书消遣。五弟书来，四月初可以到京，甚喜。申刻至广和居，赴叔南之约。

十一日 阴。算结戏账。出门拜客，归途访润田，托其为虞（树荪）、刘（增广）捐眷录。

十二日 晴。写信六封。傍晚，访子蔚久谈。归看《高子语录》，眠甚晏。王西丈来，为妻妾诊疾。

十三日 晴。写白折。傍晚访颖芝少谈，在岳母处略坐，至广和赴许肇良之约。

十四日 阴，甚寒且雪。写白折。午刻至安徽馆赴钱干臣、毛艾生之约（主客同席，皆癸巳同年），半席先行，赴志先寓中之约。

十五日 阴。写白折。至源丰润访邵缙云，顺至松竹斋买物。曾重伯移寓对门，闻余绶屏同年在彼，步往共谈。连日朱圈《明儒学案》中《高子语录》毕。余于此卷绎阅不下十馀过，车中枕上皆未释手，颇觉味之不尽。近日又细看《念庵语录》，其于良知流弊固多所救正，唯证之以上圣贤所论勤学穷理诸说，不免有所牴牾，鄙意不能无疑。

十六日 阴。写白折。岳母来作半日手谈。

十七日 晴。写白折甚多。汪笙叔年丈过谈，托为其世兄议婚效丈之二令媛。余芷舫大令自鄂来。灯下接看《高子遗书》卷十，有游记数篇，胸次笔力均高，令人神怡意远。枕上思仿圣哲画像之意，取生平所景仰愿学诸儒，以时代为次，排列牌位，用一纸装为立轴，悬之中堂，朝夕奉祀，以志师法溯源，聊记于此。

愿学图

至 圣 先 师	先贤子思子	先儒涑水司马文正公	先儒延平李氏四 先儒上蔡谢氏二		先儒亭林顾氏 先儒景逸高子
	先贤颜子	先儒高密郑君	先贤明道程子 先贤濂溪周子	先儒深宁王氏 先贤紫阳朱子	先儒河东薛子
	先贤曾子	先儒昌黎韩子	先贤伊川程子	先儒鄱阳马氏	先儒香庵罗氏
	先贤孟子	先儒庐陵欧阳文忠公	先儒龟山杨氏三 先儒横渠张子 (次应居一)		先儒夏峰孙氏 先儒潜庵汤氏

十八日 阴，春分节。写白折。答拜余芷舫。午刻至湖广馆赴癸巳团拜之请，上灯归。遣儿女往观剧。灯下为采涧写信。

十九日 阴，微雨。舒宾如来见。孙文卿同年过谈。起甚晏，写白折。傍晚诣岳母处，晤效丈，致汪丈之意，效丈辞焉。归看《高子遗书》卷十。

二十日 阴，微雪。写白折。孟常索余折楷，为书朱子《与魏应仲书》全文以贻之，俾奉为师法。同乡林稚梅观察（志道）来拜，曾慕道通判所保人才也。略谈顷刻，不能窥其人崖略。傍晚至同丰堂赴根生之约。归为海卿改文一篇，又看《高子遗书》卷十，下有家训廿馀则，甚切实，令成儿录出，与之讲解。本日作“文昌气似珠”试帖一首，得“昌”字。

二十一日 阴，竟日大雪。常府同乡搭安徽馆戏局团拜。楼上五桌，十点钟即往。丁卯、壬午南榜，辛卯三科皆具柬见邀，余以一身周旋于楼上下东西四科之间。至夜半一点钟，疲惫极矣，乃归寓。

二十二日 雪更甚，至夜不息。天时不正，一至于此，总之皆阴盛所感也。写白折。钱鸣伯同年来辞行，将随张樵野侍郎出使英国也。灯下看《高子遗书》卷十一，《泾阳先生行状》一篇极可看。

二十三日 雪止，仍阴。写白折。橘农来谈。朱梦霆为丙女诊疾。客去，往鸣伯处送行。灯下作“正大光明”试帖一首，“桓温偕诸寮属登平乐楼眺瞩中原”试帖一首。本日看《高子遗书》卷十二毕。

二十四日 一日大雪。广东承差吴泰来见，交到次伯带来各处信一百五十六封，《朱子语类》一部，陈兰圃先生《语类日钞》一本（凡五卷），药三种。余于朱子之书所得亦云备矣，所患不究心耳。因取《语类日钞》看一遍讫，采录颇有门径。陈先生汉学之功极深，而倾心尽力于朱子之书乃如此，可知凡真能读书人，断不轻斥宋儒也。余前日曾语根生，谓学问果深，任是博通经史末梢，必以宋儒书为归宿，盖义理之学颠扑不破也。彼主张汉学痛诋程朱者，其学其品皆可知。雨雪杂下，道路泥淖，寸步不能行。乙卯科在安徽馆团拜，未往。

二十五日 雪止，犹微雨。岳母来视丙疾，梦霆又来诊。傍晚王西丈过谈。饭后勉强

至恒裕（为唐景襄先生事）、宝兴隆（为李衡宜起服事）一行。一日看《语类》论周、程诸儒数卷。

二十六日 阴。肝疾复作，静卧观《语类》论杨、李诸儒及自论为学工夫，解经数卷，深信朱子之学为自来儒者所不及，从此专心致志体验力行，将奉以终身焉。《语类》系门人记朱子之言，所学有浅深，所记有舛误，未可一概笃信，先哲论之甚详。当将《朱子文集》反复寻绎，令胸中略有把握，然后参以《语类》，以尽其蕴，庶几处处得益。西丈来为丙女诊疾。余芷舫来谈。余每劝从学诸生玩性理书而窥其意思，总不善看。甚矣，利禄之途诱人，而真肯用功者之少也！

二十七日 天竟放晴。至安徽馆祝方芟塘年丈八十双寿。又答拜林稚梅未晤，因至南横街赴廉惠卿之约。惠卿托人画高忠宪《水居图》，冯莲塘阁学书《明史》本传，吴挚夫刺史（汝纶）书水居、可楼二记，汪子渊太史书忠宪集中水居各诗。把玩良久，看《水居图》风景绝佳，悠然神往。惠卿又出示高子与弟手札十三通，皆居家琐屑事，极真朴。中有一札云“虽小事亦不可糊涂”，又足见先生谨小慎微之学。此札惠卿新以十金得之，余因语惠卿云，兄近以水居征画征书，寓向往景行之思，而先生手笔即为兄所得，可见至诚感召为不虚。同人深以余言为然。雪后道路泥淖，车行甚劳，归寓易车而骑，至源丰润一行，取回次伯汇款三千三百七十金，灯下与妻妾分置各函中粘封记。

二十八日 晴。至湖广馆赴乙酉团拜之请，九点钟归，遣儿女往观。看《朱子语类》论治道数卷，通达治体，绝不迂阔难行之说。

二十九日 晴。出门答拜各客。问高阳师疾，晤四世兄，又至岳母处少坐。归寓易便服至同丰堂赴余芷舫之约。

三十日 晴。至湖广馆行吊。秦佩萼前辈来，久谈。汪笙叔丈、武子彝同年均来。为海卿、孟常各改文一篇。写白折。作“黄金筑台从隗始”试帖一首，得“台”字。晚饭后访子蔚，夜深归。

三月初一日 晴。写白折。作浣花节试帖一首，“鸦翻枫叶夕阳动”试帖一首，亦录入白折。拟于北小院添造小厨房一间，请冯雨人前辈来看风水，据云方位合宜，十三日未时可动工。灯下写家信，看《语类》论治两卷，开豁心胸，阅之不忍释手。

初二日 阴。早半日写信。诣杨蓉丈少谈。饭后葆良来谈。至江苏馆赴王荇臣、陶端一、杨石渔、仁山昆仲之约。散后答拜徐芷帆、沈公诒，均未晤。到家微雨，傍晚遂雪。时令不正如此！写白折一开。

初三日 清明，天竟放晴。写白折。午后作字约子蔚春游遭闷。子蔚意兴阑珊，遂止。浙江新选布经历邱闾生（兆金）来见。晚饭后人甚不适。杨蓉丈枉过，久谈。

初四日 晴。写浙江各信，托邱君带。未能写字。张润泽来交课，当面为批改讫。端仲信同年（谨，登州太守）之世兄名文绮（号霞轩）持仲信信来见，年甫十六，颇安详有礼。杨蓉丈以陈兰圃《东塾读书记》见赠。灯下看论郑君、朱子两卷。其论朱子，专发明其实是求是之学处，以关汉学家辟朱子之口，有功于朱子不浅。友好中颇有诋宋儒空疏者，恨不持此编示之。

初五日 晴。德音蠲缓天津顺属钱粮，同乡官诣乾清门外谢恩，黎明行礼，至上书房他坦便饭（他坦满洲语，盖直庐之意也）。归寓酣寝。济帆来谈。答拜邱经历，托其带浙

信三封。根荪以初刻《煮字斋诗略》嘱校，两日细读一过。诗不主一家而气骨韵致俱胜，余素服根荪古文辞，而不知其工诗如是也。傍晚访根荪未值，在岳母处久坐。灯下看《东塾读书记》“论”、“孟”、“春秋”三卷。

初六日 阴。中丞公忌辰拜供。访子蔚，见其妻兄张叔平。叔平精铁笔，余以小方请其镌刻。归寓作“民生在勤”试帖一首，写入白折，又为写一开。薄暮大雷雨，顷刻中庭水积成河。看《东塾记》“诗”、“书”、“礼记”三卷。

初七日 大风，天竟放晴。作“绿阴幽草胜花时”试帖一首，脱手而成，毫不费力，盖熟境矣。即写入白折，又另写一开。谢味馀同年来谈。傍晚访橘农。申刻至同丰堂赴武子彝同年之约。

初八日 晴。作“天街雨后绿槐风”试帖一首，即写入白折，又写一开半。接家书，随手作复信，并李衡宜起服照交局寄。傍晚橘农来谈，偕访子蔚，同诣广和小酌，橘作东，宾主三人瀹茗清谈，至一点钟始归，真友朋之乐也。

初九日 晴。写白折。武子彝来谈。灯下读《汉书》贾谊、晁错二传。《史记》谊传以其尝为书吊屈原，遂与原同传，而序其言事本末处甚略，《汉书》则增入治安诸疏不下万余言。《史记》错传仅记其与诸大臣相谗杀始末，《汉书》则增入言兵事徙民实边疏，亦不下数千言。贾、晁诸疏区画利弊、指陈事势，均千古经世大文章，然则《史记》、《汉书》之孰为有用，不待明者而决矣。朱子云，学者须是有业次，须专读一书了，又读一书，又必须是专心致意。余受驳杂之病甚大，今拟案头止列《前汉书》一部，《朱子语类》一部，其余杂书一切收起，令心之所系，目之所注，无非是物，庶可得专精之益。

初十日 晴。写白折。午后为许肇良送行，在岳母处少坐。归寓，剑秋、子和来谈。申刻至同丰堂赴钮伯雅之约。夜归，旧恙复发。

十一日 阴。一日不适。接七弟电，即托志先电复。刘葆真来谈，余询以《汉书》批本，葆真谓过批最无益，随他人作手眼，于自己毫无干涉，且随后诵读不免有所漏略。此事须自立体例：第一次点句读。第二次求史法，用一色笔；凡义例线索皆与标出，其言外之意微而显、隐而章处尤宜著眼。第三次考事迹，用一色笔；凡制度、奏议有关经世者皆圈出。第四次求词章，用一色笔；凡叙次议论有精采处皆圈出。如此作几番功夫，自然贯穿浹洽，应用不穷（以上葆真语大略如此，而余润色之）。所论真精要，当遵行之。中年以后，觉记性、目力皆远不如二十五岁以前，惟悟性则颇胜于前，则十馀年诵读阅历之功也。故为今之计，只可守约以期得用，断不能贪多务博，致下稍无一理会。又孱躯多病，尤不相宜。专一用功，于进学养心皆有裨益。夜半大雨。

十二日 晴。为季兄事访丁衡甫同年，祝效丈寿，面后归寓。朱多笏、王泽寰来谈。访西丈诊疾。接五弟信。

十三日 晴。访橘农，招葆良来，共当面作试帖一首（“远移山石作泉声”，得“泉”字），诗成写入白折。在橘处午饭，又同至陶然亭，踏青骑马而归。何润夫、谭志云、余芷舫均来访。

十四日 晴。访丁衡甫，为季兄取结递感留呈。答拜各客。在同文书局买夹带两部。饭后，王西丈来久谈。申刻在广和居请客（张叔平、武子彝、刘伯崇、吴子蔚、劳闾忱、朱梦霆、余芷舫、刘叔南，闾忱不到）。归接季兄电，知明日可到京。亥正后，谭志云、余

芷舫来谈。

十五日 晴。遣邱福至东便门迎季兄，至黄昏未到。一日写白折甚多。傍晚访李蓉溪年丈，为志云办起服到衙门。

十六日 晴。至广和居赴王胜之同年之约，少坐即归。季申兄自南来，至会馆畅谈。季兄交到家信一封并件，又三叔婆带来食物两种。询知五弟定于廿五日北行，甚喜。傍晚，季兄来，偕访衡甫未值。灯下读《汉书·严助传》中淮南王安谏伐闽越书，情势洞明，文气激宕，在汉文中亦不可多得，读之数过。此疏不入淮南王传而载于助传中者，一以形严助劝伐闽越之失，一以淮南传但叙叛逆各情，此疏列之不称。史家布置不苟如此，若入后人手，此疏即不入安传亦当著诸闽越传中矣。

十七日 晴。入西城拜客，归寓午餐。葆良、宾如来谈。又至三圣庵陪吊。写白折半开。头眩大作，呕吐黄水四五次不止，肠胃几翻。急延西丈诊治，以旋覆代赭汤治之，服药呕止。

十八日 晴。疲惫不能支。苏济帆来谈。西丈来改方，久谈乃去。饭后四兄来。余芷舫招景春，却之。

十九日 晴，狂风如虎，黄沙蔽天。济帆来诊脉。至惜字馆查课，归路诣蓉浦丈久谈。蓉丈知余患痰饮，赠以化州真桔红及桔花。傍晚，读《汉书》数传。

二十日 晴，大风。西丈约同丰堂，作柬辞之。西丈自来诊脉，谓可不必避风，且以出外消遣为宜，乃冒风而往，席未终先归。甫下车，曹根生来访，畅谈文史。根生询余初学作论宜读何书，余答以吾常通行《东莱博议》，然余意宜取《十三经注疏》及宋元诸儒所注各经诸序（王弼《易注序》，郑君《诗笺序》，孔安国《尚书序》，杜预《左传序》，范宁《穀梁传序》，何晏《论语序》，赵岐《孟子序》，唐明皇《孝经序》，伊川《易传序》，伊川《春秋传序》，朱子《易传义序》、《诗集传序》，朱子《大学章句序》、《中庸章句序》，蔡九峰《尚书集传序》，陈澧《礼记集解序》，朱子《易学启蒙序》、《论孟精义序》）及二十一史中序、《文献通考》二十四序汇为一编，圈点评注，令人熟读。盖一书之源流纲领窍要俱详各序中，讽诵既熟，了然于心，则此书门径已可得其大概矣，其用甚大，不止为通顺文理计也。根荪大以为然，谓古人俱未见及此。晚饭后，芝云、芷舫、子蔚俱来谈，夜半乃去，疲极。

二十一日 晴。饭后答拜谭敬甫年伯，顺拜各客。在橘农处易便衣至广和居赴吴絅斋之约，席未终先归。刘伯崇约同丰堂，以亟于静养，却之。灯下读《汉书》数传（《朱博传》叙次之妙不减太史公，反复数过，不忍就枕）。谢赞臣约江苏馆，亦辞。

二十二日 竟日微雨。甫下床，四兄即来谈今论古，直至薄暮，复同车至豫和园赴叔南之约，新开河南饭馆也。

二十三日 晴。闭门谢客，为养痾计，从四兄借《诗人征略》随意翻阅吟哦，以怡性情。午后访子蔚、叔平散闷，少坐即归。灯下读《汉书·匈奴传赞》，卓识巨笔，古今有限文字也。《匈奴传》诸家评语皆斤斤较《史》、《汉》优劣于增减一二字间，以余观之，皆无关紧要，必执此以扬马抑班，殊属无谓。《史记》不载冒顿遗高后书，为之讳也。至班氏则不必讳是，故详著之。而刘会孟者乃责班氏何不效《史记》为之少讳，诧异已极，甚至指某字为《史记》雅，某字为《史记》澹宕，真魔道也（此皆明人习气陋处）。班史删

改《史记》，固有失其本意，不如《史记》处，然此传则无可议，所增补且有较胜者。

二十四日 晴。一日在家，闭门谢客，读《汉书》消遣。傍晚，诣岳母少坐，即至广和赴效丈之约。得次寅电，廿六日起身。

二十五日 晴。芷舫、橘农来谈。

二十六日 晴。己未科在江苏馆团拜，公请谭敬甫年伯，午刻前往。散后至会馆与四哥久谈。四哥以新出《续古文辞类纂》见赠（其书名与王益吾祭酒所纂同而体例不同，大旨本于曾文正《经史百家杂抄》），前编选经、子，中编《史》、《汉》、《三国志》、《五代史》，下编桐城派各家，直接姬传先生前编。其书胜益吾前辈选本，得之甚喜，抱书而归，灯下即读其所选《汉书》数篇。晚饭后访曾重伯同年，夜深乃返。

二十七日 晴。济帆、志先来谈，至南半截胡同一行。一日读《续古文辞类纂》。托志先复厚存兄一电，为吴、吕亲事。

二十八日 晴。润泽来，呈课作，面为改定而去。饭后答访武子彝。又诣会馆贺四兄补缺喜，因偕访余芷舫，未值。在火神庙访陆休之占课，休之以安徽学政相许，恐亦是应酬话头也。一路在书肆纸店流连，傍晚始散，买得《遵生八笺》一部，归寓大略翻阅，中载养生之法甚备，于孱躯殊觉相宜。以京松一千两入银行股，先付五十金挂号，再交四百五十金，其余随后零付，每月八厘行息，开立怀永堂薇记字号，交志先挂号，掣取股票两张。

二十九日 晴。写字。写鄂信两函，托余芷舫带。灯下作“自古英雄尽解诗”试帖一首，得“雄”字。

三十日 晴。写字。润泽来。午刻赴周幼湖比部之约，散后诣效丈少坐而归。《时务报》论官制数则，极透切，深愜鄙衷，阅之数过。灯下检阅《孙夏峰集》序跋类。

四月初一日 晴。三月春光荏苒过矣，身心学问一无进境，思之瞿然以惊。写白折。午后偕妻妾儿女至南半截胡同看屋（上房十间，南北开窗，甚爽适，惜外间太穹远散漫），因访橘农，适耕菘在坐，相与畅谈一时许始归。灯下看《夏峰集》。卧前因家务撻心，日用不给，未免焦急，遂致通宵不寐。继思急亦无益，徒于进德养生两为妨损，亟宜洒开。

初二日 晴。燥热殊甚，恐有雷雨。写白折颇顺手。岳母来作半日盘桓。傍晚批阅房山课卷。灯下看《夏峰集》序跋书启类，平实亲切，果能体验力行，持躬涉世，可以寡过矣。先生身当易代之变，忧时伤乱，多激昂感慨之言，读之使人奋发。文友堂送来旧板《有正味斋诗集》，以银四钱留之。穀人先生诗大致近厉樊榭，而隽峭稍逊，然亦饶雅秀之致，可以洗涤俗烦。

初三日 晴，颇凉爽。写白折。书业堂送来原板二冯《才调集》，以一两五钱留之。韦氏所选多温柔敦厚之作，在诗家自是正宗，二冯批亦好。唐诗选本之简约者则沈氏《别裁》、蘅塘退士《三百首》（此本为书塾小儿读惯，通人每不屑齿及，其实门径极好，持择甚精，胜于《唐诗合解》百倍）及此本，皆有家数（此指其简约者）。又送来汲古阁初印《唐人选唐诗》八种，以其无《极玄》、《才调》二种，又为谁何涂抹狼藉，未留。午后诣蓉浦丈略谈，在王保之师处久坐。四哥来，未值。归寓下车，芷帆同年适来，少坐而去。

初四日 晴。立夏节。吴蔚若丈来久谈。写白折半开。至江苏馆赴余石荪年丈、朱蕙卿同年之约。四哥又来，未值。归寓，佩萼前辈、绶屏同年来访，傍晚乃去。灯下读《才

调集》，颇觉醅醅有味。

初五日 晴。皇上有事雩坛，已初入斋宫，臣毓鼎至午门送驾。出城答拜马植轩臬使、楼合卿通判。归寓酣寝。古微前辈、雅初来谈。傍晚访四哥，杯酒清谈，适汪芷沅自南来，相与谈论甚畅。

初六日 早雨晚晴。次寅将到，为收拾住房。余近于宅之东北隅筑小屋一间，为静坐读书计。纵六尺，横一丈，施工甚简，颜曰“陋室”，复系之以联：“收拾身心，眼前别无俗物；俯仰今古，壶中自有乾坤。”茗碗炉香，左图右史，怡然自乐，不足为外人道也。位置琴书未竟而橘农见访，因同诣琉璃厂买物。归途访子蔚。与张叔平考订金石，夜深乃归。芷沅来谈。

初七日 晴。检点书籍，芷沅来谈。傍晚诣岳母处少坐，即诣会馆偕四哥至同丰堂作主人。归寓已十一点钟，又作试帖两首：“日永吴蚕上箔时”得“蚕”字，“雨景如秋麦熟初”得“秋”字。乃就枕，街柝已四鼓矣。

初八日 晴。清晨葆良来，同至松竹斋，择白折两本。因访丁衡甫同年，托其用印弥封作考差试卷，以懿文办卷太劣难写故也。归寓写折眷昨诗。舒宾如、曾重伯过谈。灯下作“察车自轮始”试帖一首，亦录入白折。阅书院课卷。

初九日 晴。叔南来谈。饭后入城，祝徐、昆二师寿，兼预贺明日昆世兄嘉礼。谒孙燮师未见，留诗卷七本。至魁和为季文先生买人参（共七十金）。归寓阅书院卷，至三鼓后方寝。

初十日 晴。作“鸡犬琴书共一船”试帖一首。批书院课卷，积压两月之久，因循不动笔，以致斋夫坐索，连日夜手不停挥，以此知平日因循徒然自苦。吕新吾先生所云：“果决人似忙，心中却有馀闲；因循人似闲，心中却甚忙迫。”（此四语未检《呻吟语》，末句恐有误处。）真名言也。饭后，贺李高阳师娶儿妇之喜。又入城至陆伯葵前辈及殷可亭处道喜。归寓仍阅卷。

十一日 晴。阅卷毕，交斋夫携去。写白折。何润夫来久谈。

十二日 阴。竟日写白折。傍晚约子蔚、橘农广和小酌，杯酒清谈。十二点钟始归寓。

十三日 阴雨。写白折。编近作试帖诗草。

十四日 晴。至琉璃厂苍辰阁买墨汁（每两十二千）。又在松竹斋置备考具。四点钟移寓入内阁，与子蔚昆仲、橘农同寓。

十五日 黎明起略进饮食，六点钟中左门接卷而入，坐殿西壁。文题“经正则庶民兴”，经题“三曰举贤四曰使能”，诗题“赋得方流涵玉润，得方字”。一日天色晴润，无风，笔墨异常调和，写作一无讹误，六点钟交卷，候齐蔚、橘同出，疲倦，不出城。饭后早寝。

十六日 阴。清晨出城，到家得五弟沪上初六所发信，大约一二日内可到矣。饭后四哥来谈，傍晚乃去。效丈、伯雅、志先、剑秋、心斋、叔沅均来。夜，微雨。以京松五百金交志先掣取股票两张（一怀永堂薇记，一澄斋主人）。

十七日 晴。马少蘅、袁芦臣来。有吕显扬者，常州人，自奉天流离至京，贫困不得行，将来求助，观其瑟缩可悯，助以盘费使去。（〔眉〕此事竟为所欺，七月中尚有人见之在李铁拐斜街。甚矣，人心之叵测也！）访子蔚，适子渊亦往，相与久谈。饭后风霾雷

雨，俄顷即止，天转清润。因出门访古微前辈。未晤，访葆真昆仲、芷帆，少坐，又至岳母处。灯下读《才调集》，颇觉醅醅有味。大抵唐人诗皆有文外意、味中味，不使人一览而尽，而此选尤为得之。

十八日 晴。乾清宫引见讲官，三点钟出门，六点半钟引见（圈出当头丁仁长）。答拜剑秋及泰来店吕季艇大令。归寓酣寝。午刻至汪笙叔年丈处陪媒。子蔚、芝云、马积山来谈。傍晚，偕子蔚访橘农，同至广和小酌。十二点钟归。

十九日 晴。管丹丈来谈，交去应山银信。饭后偕子蔚、橘农游城南崇效寺（即枣花寺）看牡丹，大半开残，惟绿色一种尚鲜碧可爱，真异品也，赏玩良久。尚有黑者，作深墨色，尤可贵，惜已残尽矣。寺僧出示旧藏《训鸡图》、《红杏青松图》，康、雍、乾、嘉诸名人皆有题咏（渔洋、竹垞、初白俱有诗），结束如牛腰，殊为大观。因题观款，附名其次。展玩未竟，暮色苍然，匆匆而出。至广和小酌，兼约根荪、保良，橘作东。方燮尹自铁路来，交到五弟一字，嘱明日遣车在丰台迎接。

二十日 晴。遣邱福下天津帮张寿押送行李，遣车夫至丰台。三点钟，次寅到，畅谈家园琐事。六点钟四哥来，因设酒肴，弟兄畅饮。知七弟举一子，乳名阿隆。

二十一日 晴。答拜燮尹。访志先，托其发南昌、常城二电。因访季兄，在彼午饭，细读兄近来所作文赋各数篇。狂风大起，乃归。泽寰来见。

二十二日 阴，仍风。寝未起，衡甫同年来，出见之。李橘农、邱振声、舒宾如、廉渭卿、方燮尹、冯志先、刘葆真、董效翁、朱蒿卿、谢味馀相继而来，几有应接不暇之势。三点钟至陶然亭，赴袁葆三之约。

二十三日 晴。一日来客仍不少。午后至大宛试馆唁济帆。傍晚偕季兄在同丰堂请客（马积山、董峻山、董效丈、方燮尹、五弟）。

二十四日 晴，风。步行访积山久谈。携叔坤来信，拟至恒裕商问一切，行至半途，不知何时将信失去，只得徒手而返。傍晚访子蔚。

二十五日 晴。引见，误于署中知会，一点钟即往，迟至六点半钟始带引。皇上辰刻御文华殿，觐见俄国使臣乌和他木斯科（在俄封吴王），偕子蔚、橘农诸君立于殿西隅观礼。俄使、参赞、随员凡二十二人，或谓邦交辑睦，玉帛相将，举欣欣有喜色，余则义愤填膺，深以为耻。立久甚疲，归寓酣寝。未刻微雨，至同丰堂，赴衡甫同年之约。散后在岳母处少坐，又至广和赴志先之约。余及徐研甫、莹甫、根生、次寅撮笛拍昆腔甚乐。

二十六日 晴。至钮伯雅处贺娶妇之喜，江苏馆祝吴颖芝太夫人寿。访橘农，易便衣，子蔚亦至，同诣广和吃梦，子刻方归。

二十七日 晴。至陶然亭壬午团拜。风霾大起，凜然生寒。徐、孙二师均到。散后入城，祝翁师寿。

二十八日 晴。在江苏馆同门公请房师王保之先生，申刻方散。

二十九日 晴。至观音院行吊，易便衣到陶然亭吃梦，余及子渊、葆真、葆良、叔南为梦中人，看梦者效丈、燮尹、志先、剑秋、四兄、五弟也。手谈笛唱，传杯畅饮，作竟日之欢。归已夕阳西下矣。

五月初一日 晴。放云南（周克宽、余堃）、贵州（林本荣、陈伯陶）考官。写家信交局寄。

初二日 晴，燥热不可耐。午后答拜各客，傍晚始归。夜，雷雨。

初三日 晴。

初四日 晴。入城至各师处拜节。灯下作诗一首：

喜五弟自南至

三年云水阻题襟，乍拂尘装喜不禁。风采汝还颜色好，霜花我渐鬓毛侵。连床顿解秋中味，沽酒同谈别后心。毕竟坝麓胜簪绂，莫教容易负光阴。

初五日 晴。祀先。诣岳母处拜节，又至季、许二师处。写广东信。

初六日 晴。小满节。午后夔尹来，偕至岳母处久坐。归寓，四兄来。傍晚，偕子蔚、次寅至广和，兼招橘农小饮，三鼓后散。

初七日 晴。发广东、苏州二信。接次伯信。程惠泉自浙寄来新刻汪双池先生书四种（《礼记章句》、《礼记或问》、《大礼或问》、《春秋集传》），大略翻阅，注礼三部最有用，经学家考礼之书虽多，以其浩繁琐碎，罕有全编勒成一家者。双池章句有功《礼记》甚巨（其发挥纯粹处似胜元陈氏集说，然余粗加流览，尚未敢大下断语）。

初八日 晴。岳母枉过。内兄元生定宋氏女未娶而卒，宋女必欲过门守贞，以死自矢。效丈大不以为然，语甚矫激。余意未婚守贞固非义理之正，然当势穷情切，亦宜曲全其间。圣贤云礼从义起，又云礼顺人情，未可执一偏之见，置人于死地也。午刻至松筠庵赴李子丹年丈之召。散后访雅初、根生、菑南久谈。

初九日 晴。诣效丈谈宋女事，大龃龉，外姑尤悲忿。至妙光阁，二妹周年。入城祝刘叔南太夫人寿。同乡毕集，议宋事，颇多持公平近情之论者。效丈意亦转圜。坐有彼其之子二人，效丈屡问计，竟不赞一词，有何祸可畏而模棱至此，城府亦太深矣。归路复诣岳母处少坐。

初十日 晴。一日写应酬各件。

十一日 阴。大解气坠，有类痔疾，竟日困顿。午后勉偕次寅至广盛昌、贺莲青、松竹斋一行。

十二日 晴。菑南赠予石印魏《王僧志》，古劲沉厚，是北碑中佳帖，因自加装裱，为展玩计。菑兄兼赠明薛（益）所书《文待诏传》，时年七十二矣，而蝇头小楷精美茂密，无一率笔，足见精力过人。吾家静园藏《四十二章经》石刻亦薛君所书，较此更饶雄厚。午后雷雨。薄暮偕次寅至南下洼，散步于苇薄丛冢之间，落日自云缝射出金光一线，异样光华，俄顷散为晚霞，半天鲜丽，玩赏久之，始缓步而归。临睡因小事动心，竟夜不寐。今日放广东考官（萨廉、刘福姚）、广西（尹铭绶、谭启瑞）、福建（葛宝华、谢佩贤）。

十三日 晴。关帝生日，至会馆公祭，兼请外官。散后回家小憩。傍晚偕次寅赴效丈之约。朱梦霆约江苏馆，辞。

十四日 晴。同人醴资在嵩云草堂消暑，兼为汪子渊称祝，在座十三人（汪子渊、劳闾臣、俞伯钧、董效丈、刘葆真、刘葆良、方夔尹、刘叔南、冯志先、赵剑秋、余兄弟三人），十点钟即往，竟日盘桓，薄暮始归。

十五日 晴。伯母七十三岁生日，合家朝上磕头，以廿一金演大傀儡戏。已刻开台，子刻散。拜寿者十八人（孙先生、汪子渊、董效丈、李橘农、吴子蔚、刘葆真、葆良、刘叔南、方燮尹、吴雅初、冯志先、赵剑秋、刘心斋、苏海卿、赵叔沅、董吉甫、董寿之、四兄）。午面晚宴，直至一点钟乃散。疲极。

十六日 晴。起甚晏。浙江知县张（树俭）来拜，索五伯信，其人目动言肆，巧于钻营，决非善类。午后访寿臣叔祖，归路访谭芝云。

题方子可先生读书秋树根图

为燮尹表弟作

琴剑飘然岭海行，符郎伴读记南城。薄游已倦风尘味，寂寞弥增父子情。古树三秋新画本，奇花万萼旧文名。梧桐雏凤声清绝，不负丹青当纳楹。

十七日 晴。出门谢客。直隶同乡在松筠庵祭杨椒山先生。午后校国史《文苑传》。连日饮水过多，胸膈胀闷作痛，竟夜不安。晚，雷雨。

十八日 晴。以一千四百金存恒裕。校《文苑传》。傍晚，访张季端，唁其丧明之痛。夜梦雷雨交作，既觉耳边犹似隆隆有声。

十九日 晴。接家信。王保师来招，嘱缮奏折。四点钟缮就，携交保师，略坐而返。四兄、燮尹来谈。

二十日 阴。平姬已刻举一子，两月之中三房连得两男，殊为可喜。午后入城答谢叔南，又为寿臣、叔祖事谒瞿子久年丈，未遇。燮尹来。灯下写次伯信。

次寅题读书秋树根图（代）

溪云沉夕凉，老树瘦秋绿。谁摹辋川图，写此杜陵屋。先生古诗人，南山事卜筑。骥子好男儿，提挈伴幽读。疏林风雨多，琅琅声相续。即今十四年，墓前草竟鞠。画手迹已陈，暗尘皴卷轴。令子千里木，天衢骋长毂。复展南墅图，更伤北庭目。回首荒山中，父子对卧宿。人声沉暮烟，灯影耿岩竹。世外得因依，一编味自足。虽增流寓感，转饶天伦福。我生亦鲜民，少小痛风木。未能读父书，身世犹碌碌。援笔题君图，怅然生愧慙。

二十一日 晴。同人在江苏馆公饯燮尹，主客十一人。中席至广和赴吴季卿丈之约。润田约同丰堂，辞。福建谢佩贤撤去，改放黄绍第。

二十二日 晴。夏至。小孩洗三，略备酒肴，与季兄、次弟同嚼。诸子女性多卞急，是子取名阿柔，以当佩韦之义。邻宅张氏子善拍像，不索资，因延之来寓，与次寅合拍一照，又四儿女合一照。傍晚答拜各客。子久丈来谈。四川（张仁黼、杨捷三）、湖南（朱益藩、陈同礼）、甘肃（连甲、王廷钺）。

二十三日 晴。一日校勘《文苑传》。傍晚答拜各客。在文友堂取《罗念庵集》一部。

灯下看《行状》一篇。

二十四日 晴，甚热。校勘《文苑传》。发次伯信，托林作舟大令（济）带交各处谢片谢信，诰轴，贺莲青笔。

二十五日 晴。发六号家信。写应酬各件。

二十六日 晴，甚凉。校勘《文苑传》。未刻至江苏馆赴叔南之约。

二十七日 阴。至张子青师处，直隶公祭，略坐知宾。答拜吴同年（寿祺），访剑秋少坐。又极北答谢董受之，归途遇雨，凉甚。傍晚又至同丰赴季兄之约。

二十八日 晴雨不时。一日校勘《文苑传》。申刻至广和赴根生之约。

二十九日 清晨大雨，十点钟晴。在江苏馆与四兄合请杨葆初（寿昌）、冯晓卿（嘉锡）、孙伟之（如璋），芷沅、经士作陪，散后诣岳母处久坐。发崔子禹信，又汤温丈信（交草湖门口街长河县署蒋尚怀第七师爷代收转寄）。

三十日 晴。一日校勘《文苑传》，增辑《包世荣传》，附其兄世臣传后，又改辑《厉鹗传》，增附丁敬、赵昱二人，皆樊榭诗侣也。

六月初一日 晴。同人醪资借余寓征歌会饮，三鼓始散。接吴质甫银信，至湖广馆祝曾慕陶（广汉）太夫人寿。

初二日 晴。校勘《文苑传》，增辑秀水王又曾传，附朱彝尊传后。余最喜丁辛老屋诗。一瓣心香，颇欲为穀原先生下拜。今幸司史笔，聊申景慕之忧。午刻偕次寅至庆和堂赴陈养源之约，烈日炎尘，颇形疲苦。荷花不见，并田田者亦落落如晨星，殊少清趣。归路至砖塔一带闲游，上灯返寓，惫甚。作柬辞橘农广和之局。

初三日 晴。接邱经历（兆金）信。刘庚伯、念谋叔侄来拜，交到六弟信。校勘《文苑传》毕，重编目录，增辑《方楷传》，附其祖履箴传后。又录出李申耆先生传，作函寄徐葆光丈，因徐丈昔年曾托查申耆先生崇祀乡贤案，以《武阳新志》删改不公，谆谆以表扬先哲相期也。在文友堂买《晋略》一部，有义法，有关系，简当精要，卓然良史之才。《晋史》诸志甚佳，倘能录出，附之此书之后，自是典午良史。

初四日 晴。冯志先、刘开八、舒宾如来谈。午刻至松筠庵赴志先之约，正客为黄公度观察（遵宪），聆其议论，颇具识见。入城谒李子丹丈，拟交《文苑传》，未晤。复答拜各客。夔尹为我绘《溪山秋思图》，笔墨清超，几入南田老人之室。红树秋山，竹篱茅舍，悠然动归隐之思。灯下看《念庵集·书类》。

初五日 阴。发史仲屏丈、潘小斋、吕安生、程惠泉四信，均交邮政局寄。接安生、子禹丈信。午后雨。傍晚诣岳母处，头眩而归。

初六日 晴。午后至恒裕一行，因诣会馆，偕四兄入西城大院胡同高升，赴志先之约。一点钟后迂道出前门到家，头眩呕清水无算。

初七日 晴。接季文太叔祖信并参价银七十两。午刻至云山别墅乙卯公局，请世兄黄公度观察。天颇凉爽，晚作诗二首。

送夔尹之皖

年少方公子，依然正狂风。画中传品格，酒后露英雄。谡谡松盘地，翩翩鹤翥空。

如逢黄叔度，鄙吝一时融。

才集题襟句，仍开祖帐筵。归途青笠雨，离绪白荷天。执手难为别，知心信有缘。梦随吴地月，直到皖江边。

初八日 晴。小暑节。写应酬各件。午刻在江苏馆常府同乡梦局。梦中十一人（武阳五人：汪子渊〔洵〕、刘葆真〔可毅〕、葆良〔树屏〕、刘叔南〔瞻汉〕及余；江阴三人：吴唱初〔鸿甲〕、徐拙庵〔士佳〕、夏闰枝〔孙桐〕；宜荆三人：朱幼笏〔启勋〕、徐研甫〔仁铸〕、莹甫〔仁镜〕）。梦神十二人（董效曾丈〔瀚〕、冯渭卿〔毓璜〕、冯晓卿〔嘉锡〕、冯志先〔荣高〕、方燮尹〔宾穆〕、赵剑秋〔栖木〕、陈养源〔允颐〕、四兄、次弟、朱梦霆〔震甲〕、杨仁山〔楷〕、陶端一〔世凤〕）。葆良以弟病下通州，闰枝、叔南不到。席未阑先归。志先复约广和，因头眩辞。夜半旧恙小发。

初九日 阴。闾臣来谈。接少甫、墨缘信。撰马石衡丈七十寿序。傍晚骑马入城，谒子丹丈，交去《文苑传》，余意欲将《儒林》、《文苑》二传校定后付梓传布，使少年子弟浏览一过，可知学问门径，且易动观感之心。西丈来，为平姬诊疾。五弟约泰丰楼，未往。夜半大雷雨。

初十日 阴晴不定，午后复雨。汪作黼自南来，交到兄弟信各两纸。陈菊生、马少蘅均来。寿言脱稿。与五弟论作古文大概。古文断不可不学。凡论事叙事，识见虽好，必须文笔足以达之，方能通达简明。试观古今有名大人物，无不通文笔者，其为用甚大。若骈体一道，以言情怡性，未始无趣，以言有用则未也。灯下看《念庵集》。念庵论学近己着里，体统工夫，精密无弊，故夏峰许为真儒。阅全集，始知《明儒学案》所录不足以尽念庵。余向日所疑（详见二月十五日），因未窥全体耳。念庵之学通寂感动静为一境，而以收摄保聚为第一义，自是濂洛以来相传正脉。（其效忠龙溪处，尤足救王门末流拈本体不说工夫之弊。）

十一日 阴晴不定。奉朱笔补授司经局洗马，内阁送科抄詹事府，请上任日期。午后易五品冠服，在祖先前磕头。五伯在江汉关道任务奖花翎，亦于今日开戴。谒正詹瞿子久年丈（鸿襪）、少詹李伯虞年丈（绂藻），商定代奏谢恩。傍晚偕次寅访橘农、恺八，因至广和赴冯渭卿之约。归寓复看《念庵集》，就寝甚晏。

十二日 晴。今日放浙江（徐树铭、吴相生）、江西（张百熙、杨家骥）、湖北（黄绍箕、熊亦奇）考官，而余仍不与，大概留放学差矣。撰谢恩呈，嘱次寅缮写，而余则赴钮伯雅处，为其冢妇题主。归路谒岳母，热甚不可耐，餐西瓜一个，顿觉满腹清凉。傍晚至泰丰楼赴冯晓卿之约，座客拥挤，喧呶殊甚，挥汗如雨。席半乌云忽起，雷声隆隆，绕天而行，大雨将至，急附芷沅车先归，车灯骤灭，趁电光而驰，到家始雨。项薇垣来久谈。

新授司经局洗马恽毓鼎谨呈，为恳请代奏恭谢天恩事。本月十一日奉朱笔：“恽毓鼎补授司经局洗马，钦此。”窃毓鼎猥以樗材，忝登芸馆。历跻清职，久佩春华秋实之箴；校理秘文，幸窥天禄石渠之典。未图报称，方切兢惶，兹复渥荷纶音，荣升六局。龙光宠锡，螯戴情殷。伏思司经职列于《唐书》，洗马名标于《汉志》，允维论思之地，实为侍从之荣。自愧谫愚，难酬高厚，惟有常严素履，益矢丹忱，以冀上答

鸿慈于万一。所有毓鼎感激下忱，理合循例呈请代奏，恭谢天恩。谨呈。

十三日 阴。

十四日 阴，躁热殊甚。连日贺客纷至沓来，有见有不见，不能备载。发第七号家信（附去蒋醉园事）。济帆来，为赞儿诊疾。夜半大雷雨。

十五日 子刻雨止。丑刻出门，至西苑门谢恩（正詹载泮香〔粤〕、瞿子久〔鸿襪〕，少詹李伯虞〔绂藻〕、文星〔阶海〕）均到。五点二刻，折发下，遂行至徐、翁、孙三师处磕头，答拜吕镜宇年丈。已初至詹事府上任，谒圣拜印如仪。午刻，为得子、升官二事祀先。济帆来，为赞儿诊疾。西丈又来，为丙女诊疾。丁卯在松筠庵公局，未往。申刻，至同丰堂，赴沈桐声之约。在朝房以十千文买原板《南宋杂事诗》一部，注中征引宋以后说部朝野琐事甚备，足资骈文诗词之用。即看厉樊榭、赵意林两家。

十六日 阴。拜供。一日看《杂事诗》沈栾城、符幼鲁两家。傍晚，乘马答拜汪作黼，未晤。拟借次寅访子蔚，甫出门而蔚至，小谈而去。晚饭后中庭纳凉，听盲词有“子路从而后”一阙，演说《论语》甚详，雅于拱立止宿中间添插两人问答情由，能补文中未及之意。竟夜大雨达旦。

十七日 晴。何子襄表弟、效丈、四哥均来。午刻至陶然亭，赴冯润田之约。新霁微凉，山容淡远，车穿苇薄，清绿沾衣，尘烦为之一净。散后在岳母处少坐。次寅以七千文招歌弋腔，颇可听。

十八日 晴。看《杂事诗》吴尺凫一卷。饭后答拜各客。为润泽改文。

十九日 晴。己丑科公祭南皮文达师，出至孙、廖两师处。拟至北城拜客，以天气太热，改而南辕，拜城外数客。归寓随意看书消遣。申刻至同丰赴四兄之约。微雨。

二十日 晴。柔儿弥月。岳母枉过。看《杂事诗》赵功千一卷。傍晚问效曾叔岳母病，又问高阳师病。诣保之师磕头，未值。

廿一日 晴。小有不适，卧半日。修史馆《皖志》。志先邀复春，未往。

廿二日 晴。放江南（刘思傅、米锡恩）、陕西（柏锦林、刘学谦）考官，今日两起。余固不作此想，乃同乡、熟人仍无动者，殊为减色。偕五弟入城答拜庾年，又祝叔南太翁寿，面后出城，访冯渭卿、沈桐声，畅吃西瓜归。检《文献通考》，看《兵考》所载各议论，极有益，读之增长识力（严太仆《通考详节》极便记诵，然欲考求法制，为经世之用，究须看全书也）。日斜后偕次寅至郊原散步，甫出门，遇刘心斋，偕至南下洼徘徊良久，共入茶肆，凭窗啜茗，颇有乡村风味。接迎静斋信。王西丈来为采涧诊疾。

廿三日 晴。一日阅云峰书院课卷。申刻在广和居请客（徐子贞、沈桐声、何子襄、孙叔玖、刘金谋、冯渭卿、四兄、五弟），归寓已三鼓，仍看书十馀页，乃就寝，盖余于看书亦若有瘾，非此不得安眠也。

廿四日 晴。冯志先、张仲仙（自江右来）来谈。午刻至云山别墅，赴何润夫之约。同座白少植工青衫调，唱《蒲关》一段缠绵顿挫，馀味曲包，自是雅人吐属。听毕觉神味犹悠扬不尽，音之足以感人如此。书业堂以旧板《朱子大全文集》、《王阳明全集》来售，以十金得之（余性素吝，独于书则挥霍不少惜）。灯下看《传习录》，尽三十馀纸，启发甚多。

廿五日 阴。润泽来，交去改作。闻高阳师薨逝，悲愕异常，即往吊，伏地痛哭，不

觉失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不第为师门私痛也。至江苏馆，常州京官公请公使大臣前常镇道吕镜宇（海寰）、新放常镇道长久山（恒），主人到者十九人，两宾迟至四点钟始到，半席而去。夜归看《传习录》。半夜雨。

廿六日 晴。皇上万寿，卯刻诣午门外随班行礼，到者寥寥，不禁太息。归路答拜张仲仙、彭思柔，未晤。因至会馆，与渊丈、四兄略谈归寓。写广东信两封并同乡祝次伯六旬寿礼及余所送寿礼，托孙伟之带。午刻赴志先之约（其阿郎弥月）。席散作手谈，傍晚始归。冯渭卿约韵华，以先府君忌辰已近（系半夜丑刻），不往。

廿七日 晴。拜供。接吴质甫信。浙江解饷委员俞耀珊大令（宗渊）来见。发五伯信，交森昌寄（为潘恩荣、叶滋纯、彭自强、潘志颀、程肇元、李应珏、吕俭锡说项）。润泽来交课卷，应时改定而去。至高阳师处知宾，出诣岳母少坐。灯下看《传习录》。因事大动气恼，于养身养心皆不相宜，事平旋悔之，以此见治怒之难。

廿八日 晴。中丞公生辰拜供。结己丑用账，以备移交。午后至豫和堂赴吴子和之约。酷热不可耐，得微雨而解。接潘筱斋信。六点钟后偕次寅步诣龙爪槐，穿禾黍而行，如入田野，其地房屋凉爽，于消夏极宜。窗外蒹葭送青，蝉声幽静，因与次寅持杯对酌，以畅幽情。归途西山晚霞映带林薄，诗情画意俱在心目间，恨无王孟佳句、马倪名笔传之耳。晚饭后为孟常讲《近思录》。五弟亦有志看宋儒书。

廿九日 一日雨不止，闻心斋、孟常言，四乡则自四月至今未见滴雨，禾苗枯槁欲尽，何偏枯如此！未刻至同丰堂，赴剑秋之约。接刘彬孙信。灯下看《传习录》，明透处洞达本原，读之使人兴起。

七月初一日 孟秋时享太庙，轮应毓鼎陪祀。雨一日夜不止，水深没膝，竟未能往阅房山课卷。饭后西丈来为采涧诊疾。偕次寅至会馆访四兄未值。在渊丈处久谈。雨复大至，冒雨而归。从段春岩处借来《徽书》两本。此书系永新贺子翼先生（貽孙）所著，极为包安吴所重，比之《淮南》、《吕览》。昔在安吴文中见此书名，复从《文苑传》中得其大略。因读之尽一卷，大旨即小见大，因近喻远，多沉挚深练之言，体格文笔均近《吕览》。夜雨达旦。

初二日 一日雨不止。阅卷。饭后偕次寅至湖广馆祝劳闾忧夫人寿。观剧至十一钟始归。夜，雷雨尤甚。

初三日 一日雨不止，前后院水深一尺，倘淫霖不已，庚寅之患又将见于今日矣，不胜忧虑。兀坐室中看《文献通考·兵考》。傍晚雨略息，至绳匠胡同一行。高阳师饰终诏下，予谥“文正”，以“守正不阿，忠清亮直”八字褒之，可谓名称其实，犁然有当于人心中。夜，星斗皎然。

初四日 天竟畅晴，非意料所及。岳母枉过。至荣宝斋定会馆课卷，访管丹云丈，偕一刘把总（名凤藻）到教场五条看屋两所，将为会馆置产。归阅房山卷。灯下看《兵考》，反复数过，于两汉兵制略有见。

初五日 晴。阅书院卷讫。又出生七月分题目。午刻至同丰赴四兄之约。散后访子蔚。日入乃归。夜半复雨。

初六日 晴雨不定。清晨至会馆，散会课卷，领卷者十八人。午饭后归。接林大令（济）信。

初七日 阴，夜大雨。

初八日 晴。至岳母处贺厚官周岁之喜，面后归。访戴少怀前辈，请其评阅课卷。山东（陆宝忠、李桂林）、山西（王祖同、姚舒密）、河南（管廷鹗、华俊声）。

初九日 阴。骑马答拜前门东客归，适张啸圃丈在此。午后偕次寅入西城，赴叔南、苏云之约。半途遇大雨。七点钟半席先行，赶宣武门归寓。

初十日 晴。先妣忌日，拜供。橘农、宾如、耀珊均来。写五伯信，并采涧寄叔祖母物件托耀珊带。连日心气浮动，看书竟不能入，心之易放难收如此。申刻立秋。

十一日 晴，湿热殊甚。清晨祭神谢宅，午刻祀先荐茄饼。饭后写应酬各件。周安生自鄂来。发孙荃伯年丈、吴质甫二信，森昌寄。

十二日 晴。接余芷龄信。至会馆答拜啸圃丈，因与诸君剧谈。在四哥处午饭。又冒暑答拜各客，未至橘农处，解衣吃瓜，清谈至晚始归。与橘农论今天下最可忧者在人心风俗（在上者极力提倡西学，而人心渐与之俱化，一旦泰西有事，恐不免从风而靡耳。总之，不向根本处培植而唯考之以西学为务，是直驱民离叛也。可恨可痛），其害实自汉学家启之，使为学、做人分为两事，而学者不复向身心性命上用功，学校无名教，士林无清议，陵夷浇薄，非一朝夕之故也。向使讲学之风犹盛，宋儒之说大行，人心未漓，气运决不至此！相与慨叹者久之。灯下看《传习录》。

十三日 晴。接诸哥弟信，知伯母上月患病甚剧，幸医治得法，得以转危为安。即与次寅托志先发一电，问慈体近已痊否。信中又述近来里门盗贼横行，肆无忌惮，居民惶惶，如待寇至。地方官姑息讳饰，益长奸心，家中遭穿窬之患，窃去谢虞少奶之首饰等件约值千馀金。武进县不肯认真究办，恐难破案也。申刻至一品升赴季兄之约。

十四日 晴。拟上治盗跖斟酌属稿，大旨实叙近日情形，深恐勾结哥老会匪为江南之患，请飭抚臣督责地方官认真查办。因谒正詹瞿子久年丈，请其阅看。岳母枉过。申刻至广和居吃梦（子蔚昆仲、葆真昆仲、橘农及余）。

十五日 晴。谒满正詹载瓣香、少詹李伯虞年丈，又至衙门查看格式。出城答拜各客。至松竹斋取折子及折匣牌子归，嘱次寅缮写。接余伯申黑龙江信（去年十二月所发）。

十六日 晴。至高阳师处，己丑公祭。入西城拜少詹文星。偕同年至画丰堂大苑公局，请吕镜宇星使。烈日薰蒸，坐车中如炽炭。竟日衣冠周旋，苦不可耐。接兰生太叔祖信。晚饭后子蔚来畅谈，至丑刻始去。

十七日 晴。城西拜客。饭后詹事府笔帖式连（桂）来，封折写牌交其于半夜呈递。朱楚白（珩）自广东来，以《粤雅堂丛书》见贻。申刻在一品升与啸圃丈、葆贞昆仲合请陈养源，席未散先归就寝。接黄榆庭信。

十八日 丑刻至西苑门外朝房听旨，呈递膳牌预备召见，折留中。因至北城拜客，归寓酣寝。午刻赴陈孟甫同年之约，半席先行，赴秦韶臣前辈待媒之局。陈庚年邀怡云，却之。接军机处来字，知封奏已寄谕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认真办理。闻是日瞿丈入见，亦询及折中情形云。

十九日 晴。午后至西城赴剑秋之约。子夜赶城而出。

二十日 晴。十点钟至男府，押定礼往女府。午刻，橘农待媒。席散后押妆奁至男府，礼毕归寓。接程惠泉信。德林祥来。

二十一日 晴。十一点钟至男府押轿往女府，喜筵后随轿回男府，礼成始行，至林梅楨、万小湖两处道喜。连日天气酷热，衣冠往来，不胜其苦。顺道至晓卿处送行。答拜吴幼英，食瓜甚适。回寓写家信，又复吕品园丈信，又写岳父信，均托晓卿带。傍晚诣岳母少坐，复赴橘农夜局。

二十二日 晴。写五姑母寄来屏条四幅，亦托晓卿带。胡幼志表弟自南来。接叔祖母、二姑母带来各件。傍晚偕次寅至大街买考具，又在恒裕少坐。

二十三日 晴。至会馆答拜幼志，兼与四兄剧谈，午饭后归。偕次寅入城看小寓，定水磨胡同贡院前屋两大间，价银二十两。顺访谢树存，为成儿作“十年一觉扬州梦”试帖一首。

二十四日 阴，略凉爽。四兄来作半日谈。李蠡莼丈、袁昆吾、谢树存、汤道甫、瞿薛齐、刘恺八均来。发次伯电。因颁赏方略须备折谢恩。

以下失记。

八月初七日 阴。复思缄信，托谢树存寄。又复朱颂青信，交协同庆寄。午后至广和与蔚、橘、贞、良诸君便酌，葆良作东。雷雨欲至，急入城宿次寅小寓。接五伯信并银三十两，折差来。

初八日 晴。早起送次寅入场。出城访芷沅，在荣宝斋买薛叔耘先生《庸龠》六种（《文编》、《续编》、《外编》、《海外文编》、《筹洋刍议》、《出使四国日记》）。经世巨制，足长识力。何润夫、管丹丈来谈。于智泉都阍（凯臣）自保阳来。看《出使日记》首卷。傍晚访曾重伯，为郁宪辰同年觅信，归路访宪辰。

初九日 阴。至李世兄处，交去己丑同年外官单，顺访芷帆久谈。岳母枉过，作半日手谈。傍晚雷雨大作，顷刻水深数寸。念及五弟在场中之苦，惨然欲涕。两日看《文献通考·兵考》。以四百金为武阳馆置房产三所：一在西北园，两所均在教场五条南头路东，卖主王文宽，中保代笔刘竹溪，中人管丹云。为成儿改论一篇，原本颇清畅可喜。

初十日 天竟畅晴，余三十五岁生日也。董希文丈、吴子蔚、李橘农、王泽寰、刘心斋来祝。面后率荔侄、成儿至小寓接场。五弟已早出。阅其闹作，浑灏流转，气势极为发皇，可决其必售（“学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夫物之不齐”五句，赋得“妙句锵金和八銮”得“金”字）。啸圃丈、季兄均在寓，谈至傍晚出城。灯下看《兵考》。接龚萃民信。

十一日 白露节。皇上祭社稷坛，臣毓鼎陪祀。坛上向北设两案，东西向各设一案，皆置牺牲香烛。坛中为方孔。上祭位在坛下，三献跪读祝，奏乐（甚和雅），鸣赞（皆清语）。陪祀之次在御位西北，相去不过二十步，凡行三跪九叩者三次，一跪三叩者一次，祭毕诣坛西井边投祝版。驾还宫，太常官恭捧神牌出，毓鼎等各散。天乐铿锵，礼仪肃穆，犹可想象焉。归寓酣睡。午后至各处谢寿。在岳母处久坐。晚，子蔚来剧谈，至四鼓乃去。

十二日 晴。清理会馆用账。午后至嵩云草堂祝俞伯钧同年太翁寿，闻有旨补办庆典，一切点景礼仪均仍甲午事例，其款则以洋债拨用五百万。时事如此，小臣窃怀忠愤，归寓郁郁不舒者半日。又闻俄人经营高丽，日本阻之，遂致大相龃龉，衅端已启，将寻干戈，须由中国济师，亦危局也。顺道拜客数家，在裴伟堂丈处少谈。灯下看《兵考》。兵制之坏，兵力之弱，至宋而极。

十三日 晴，甚热。接袁秉道信。午后到小寓看次寅，见其经文五篇精神颇完足，少坐即行。至昆师处拜节，董希文处谢寿，赶城而归。灯下看《兵考》毕，制度议论皆精详有用。为成儿改论一篇。夜雨。

十四日 晴。料理账目。午后至城内外各师处拜节。夜，子蔚来久谈，颇有意于词章之学。然余近来志愿却有不同，以为通籍后，外而经纶世务，内而省察身心，当务其远大切要者。骈文诗词偶尔寄兴亦无不可，必欲用全力治之，此程子所谓玩物丧志也。古文却宜学，言之不文不能行远，其有用远过骈文。

十五日 晴。清晨祭神，合家拜节。至岳母处拜节。写广东信并写扇两柄。傍晚祀先。访子蔚畅谈。

十六日 晴。人颇不适。刘嗣伯来辞行时，次伯信并方略四十一套托其携带。午后写对数付。访效丈、吉甫。接岳父七月初七日信。为吴佩伯改论一篇。

十七日 晴。次寅自小寓移回。午刻与春岩、绶屏、铨院、芷帆四同年合请己丑四学使及傅彤臣太守，宾陆续到齐，散后至会馆周旋出场诸君。晚，家中设酒肴，为先生、幼嘉、次寅、吉甫接场，四兄作陪。

十八日 晴。引见讲官。三点钟登车，日初出在乾清宫引见。寒甚，御小棉袄犹不暖。至翁师处贺拜相之喜。归寓稍憩。报到，知蒙朱笔圈出，派充日讲起居注官。撰谢恩折，令次寅缮写。杨苏拉来，交其代递。未刻至同丰堂，同乡接场公局，到三十余人，傍晚始散。季端、子蔚来谈。

奏为叩谢天恩恭折仰祈圣鉴事：本月十八日奉朱笔圈出：“恽毓鼎著充署日讲起居注官，钦此。”窃臣畿疆下士，词馆备员，彤廷邀献赋之荣，锁院列衡文之选。芸坊晋秩，资备历乎清华；藜杖分光，书喜窥乎中秘。涓埃未报，兢惕方深。兹复渥荷纶音，叩陪讲幄。才疏画日，愧莫赞夫高深；志遂瞻天，幸常依夫禁近。臣惟有弥加勤慎，时切论思，以冀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谨缮折恭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澄斋日记

光绪廿三、廿四年丁酉、戊戌（1897—1898年）

丁酉八月二十日 晴。寅刻入内，递折谢恩。故事，凡升授三日之内，皇上有挪动，须在道旁碰头。本日圣驾诣颐和园，因径至神武门外，在东屋（俗名花园屋子）与高熙廷年丈（赓恩）、黄慎之世丈（思永）会齐（侍讲王荣商不到），先期往西屋见御前大臣（清语戈什谕班）端王，请其奏明。即出至北上门西屋少坐，候车驾出宫，在神武门外依次排列，西向南上，离轿十馀武，即跪脱帽置地（花翎向上），口称臣恽毓鼎等叩谢天恩，随以头叩地，驾过带帽而起。归寓少憩，写家信，托刘念谋带。饭后写对五付，系荣宝斋交来，拟以卖字为生涯矣。未刻至福隆堂赴刘世兄春农（荫熙）之约，与同年薛（宝辰）谈陕西矿务甚悉。起居注来请上任日期，择廿四日午时，付票二十八千，并不前往。灯下读《汉书·食货志》，尽上下两卷，睡甚晏。

二十一日 晴。一日写应酬各件。瞿子久丈过谈，问及江苏知名之士，并学校利弊。余谓南中子弟极多聪俊者，然往往伤于浮薄，似宜以正心术、励品行为先。志先来谈，云有新刻《光绪会计录》寄售（刑部主事李希圣著），以洋三角买之，记国帑出入款项甚悉，居官不可不知。接椒舅信并银壹百两。夜，篝灯作《外祖母吕恭人遗稿序》，三鼓脱稿。

△△△诗△卷，外王母吕恭人所作也。恭人少娴吟咏，在室即与诸姊妹相倡和。及归我外王父蒋子良先生，主持内政，巨细毕亲。贤能之声，著于戚党。中馈之暇，不废翰墨。晚年夫亡子丧，悲伤抑郁，一发于诗。大抵五十以前多冲和婉笃之音，五十以后多憔悴忧思之作，而皆不失性情之正焉。

今年秋，外兄少甫、外弟墨缘将梓恭人诗，千里驰书，索序于余。犹忆癸巳冬，余以世父之变，请急南旋，谒恭人于里第。恭人谓毓鼎曰：我生平所作颇多，顾不自修饰。汝其为我删校之，冀可传示后世。毓鼎谨诺。呜呼！言犹在耳，而操笔作序，乃在色笑长辞之后耶？

毓鼎少长于外家，先妣又早弃养，恭人爱怜顾恤，无异诸孙。嗣南北奔驰，常得假馆外家，侍奉颜色，谈论古今，兼及诗词说部，未尝不至夜深。每私心妄冀，或得忝窃东南使节，迎恭人于使署，日侍膝前，稍补先妣事母未竟之忧，而不肖孤亦得以

事恭人者事先妣。孰意日月不待，而平生志愿仅以一序托空言。抚此遗编，不禁涕泗之横集矣。丁酉八月外孙恽毓鼎谨序。

后段情文颇见笃挚，用笔亦健。（自记）

二十二日 晴。陈梦陶丈、谢味馀、朱楚白、舒宾如、冯渭卿均来谈。傍晚诣岳母处少坐，即至广和赴橘农之约。接六弟信（初六日发），方燮尹信（自安庆天台里发）。归寓仍读《汉书·刑法志》，头眩而止。子夜肝疾大作。

二十三日 晴。竟日养疴。读《汉书·沟洫志》、《地理志》。为采涧致思緘夫人信，托谢树存带。钮叔文招豫和堂，以疾辞。

二十四日 晴。送冯渭卿。答拜陈梦陶丈。至陶然亭赴瞿薛斋、刘恺八、胡幼嘉之约。席散，诣岳母处少坐。又至豫和堂，赴丁衡甫同年之约。疲极，半席先归。致盛杏丈信，为次寅谋事。读《汉书·艺文志》。班氏创此例，后来隋、唐、明志皆用之，有功于经籍不少。连日读《汉书》诸志，见班氏经世之识，实非寻常史家所及。以后惟《隋书》中《五代志》及《明史》志体大思精，最为闳括切要。汪作黼招广和，辞。作史以作志为最难，读史以读志为最要。仅看列传记事，实抑末也。（李延寿《南北史》，昔人颇推之，然不能贯串历朝典章制度作志，毕竟无识。）余近来看史必先看志，觉寻绎甚得义味，是识见长一格处。为成儿改《汉明帝遣使天竺求佛书论》。

二十五日 晴。早，半日会客。午后，至广德楼观剧（王希甫约）。归路访王西丈少谈。灯下读《汉书·艺文志》。班氏以尉繚二十九篇入杂家，而别出尉繚三十一篇入兵家。分明尉繚书有两种，乃郑樵《通志》诋之曰，尉繚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竟似只见杂家之尉繚，未见兵家又有尉繚者。著书立说而乃鹵莽灭裂若此，抑何可笑！夹漈所言之不足据，此其一端。郑樵《通志》最不满《汉书》，诋之甚力。后来蔡方山《广治平略》亦用是说，所谓一警引群警。班氏诸子总叙，议论精当，讽之数过。

二十六日 晴。写应酬数件。湖北饷员余（铄）来见，诉其十馀年宦况之苦。念及先世父识拔之恩，至于痛哭流涕。是尚有良心者。入城祝董希文丈寿。面后出城，往返廿馀里，至同丰堂赴幼嘉之约。散后归寓。少憩，复至广和居请客（刘春农、郁宪辰、冯芋丞、李橘农、朱楚白、王泽寰、舒宾如。项薇垣未到）。两访孙慕韩，不值，归，致书详询铸银元及行用利弊。慕韩系天津银元局总办也。一日在车中读《汉书》列传四卷；灯下又读一卷。口诵心维，竟忘疲倦。书之足以怡人如此。

二十七日 阴。秋分。一日人颇不适。略写应酬各件。寄盛杏丈信，为次寅谋铁路差。夜，子蔚来谈，子刻始去。

二十八日 晴。访叶同年（大琛）。至恒裕借款。祝董吉甫寿，午面后归。发五伯信，又复少甫、墨缘信并序文。读《汉书·郊祀志》。

二十九日 晴。与志先、季兄在江苏馆请客，季兄来，偕往，傍晚始散。为荔生改《唐肃宗即位灵武论》。

九月初一日 晴。访效丈，少谈即至江苏馆，己丑秋团公请同年、四学使、傅太守，到三十八人。以京足银一千两典住屋，四年为限，今日成契（房东徐福寿堂寿衡侍郎之如

夫人也。中保俊和木厂李掌柜)。阿柔百日剃头。荔生正讲《纲鉴·唐纪》，因令买范氏《唐鉴》熟看，可以增长见识议论。昨日刘葆真在省馆丑诋宋儒，余不与争辩，以一晒避之。今日观《唐鉴》，识议纯正，岂唐以前所可及。宋儒书毕竟有味。曹根生同年（允源）交来所撰先大夫碑铭，简质笃雅，深合金石文字，铭尤佳，足以传先大夫矣。

初二日 晴。接六弟信。结昨日用账。午刻至安徽馆，赴吴秋舫同年之约，日入客始齐，少坐即归。食蟹。读《汉书·循吏传》。班史所次六人，皆以教养为政，读之如被和风甘雨，悠悠神往其间，如此方可谓之循。后世史家杂入能吏，失其旨矣。

初三日 雨。马少蘅、王锡怀来谈。发复椒舅信。午刻至陶然亭，赴庄秉衡之约。雨后山色颇佳。归路访秦韶臣前辈。灯下读《汉书》货殖、游侠二传，两序议论纯正，笔力劲厚，读之数过。诸传神妙，亦不减太史公。写对两付。

初四日 晴。午后至会馆各处，少坐，入西城拜客。

初五日 晴。阿丙周岁。吉甫来。午面后至江苏馆，赴李玉舟年丈之约。知系十三日揭晓。席散，至中和园观剧。申刻，饮于同丰堂。皆志先约也。未刻，三座门内朝房灾，地近景运门，幸未蔓延。阅《时务报》所载，东抚李（秉衡）议驳赫德土药加税疏，苾直剴切，不愧名臣。

初六日 晴。志先来，以仲楫丈寿屏请书，葆真撰文，极雄骏有法，不落俗套。接吕安生信。饭后修史馆《地志》。晚饭后，偕次寅访子蔚，作半夜谈。为荔生改《游侠论》一篇。

初七日 晴。往会馆访四哥、渊丈、薛斋。至同丰堂赴保之师之召。回寓少歇，又至豫和堂赴钮伯雅之约。接叔畚叔祖信，内附大兄七月廿四一书。

初八日 晴。写家信。偕四兄至西砖胡同看屋，地既冷僻，背后太空，不甚谨慎。因至广和赴汪作黼之约。又至豫和堂赴四哥之约。散诣岳母处少坐。

初九日 晴。以重阳糕荐祖先。发家信。午后至恒裕，还去千金。即出城至天宁寺，赴刘伯俊兄弟之约。以所撰《励学语》交龙光斋付梓。灯下复属稿，至三鼓方就寝。

初十日 晴。甚热，似暮春天气。巳刻至松筠庵，赴子蔚之约。席半，又至江苏馆赴沈蕯廷之约，诸君自请学台耳，而鄙人乃亦随同配享，至于应接不暇，思之哑然失笑。衣冠肃谢根荪，少谈。又答谢吉甫，未值。

十一日 阴。写应酬各件。傍晚风雨交作，洒然生凉，始有深秋气味矣。冒雨至便宜坊，赴于智泉之约。竟夜腹痛。

十二日 晴。晨起遂泄泻，一日不适。乡试揭晓，五弟又落第，懊闷殆难言状。兄弟四人，何五弟所遭独不幸若此！夜半挑灯相对，无言可慰，无计可筹。

十三日 晴。腹泻仍不止。

（原稿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十九日 晴。前室管恭人三周忌辰，在观音院啐经。汪渊丈、李橘农、杨少林、袁励志、孙叔久、王锡怀、董效丈、胡幼嘉、瞿薛斋、冯志先、刘恺臣均来吊。傍晚归寓。岳母来此下榻。劝五弟治《公羊传略》，以体例授之，五弟颇乐从事。

二十日 晴。出门谢客。五弟请客，食蟹。申刻至一品升，赴子渊、啸圃二丈之约。

二十一日 晴。五弟自撰长联，嘱余书之。（上）世味亦何耽，长于文酒流连，便极

人生乐事；（下）百年能有几，修得弟兄厮守，即为无上福缘。语颇真挚。午刻至江苏馆，赴秦佩蓴前辈之约。顺道又拜客数家。

二十二日 晴。写五伯、八叔、大哥信三封，托四兄及幼嘉带。孙文卿、舒宾如来。傍晚访冯润田，为幼嘉借三百金。因至同丰堂，赴恺臣之约。连日看于清端所辑《正修录》，颇觉有味，因书数十语于简端：“乙酉春初，购此书于郡城城隍庙前，粗览一过，格格不相入。十馀年中，扫除成见，遍读宋明学案，又从身心仔细体验，略有所窥。偶检此编徐读之，觉格言精义，皆躬行心得之谈。譬之采玉于山，求珠于渊，触处无非至宝，虽一鳞半爪不足尽诸家学派，然辑录详审，义味深长，简册不多，如聚诸老先生于前，而听其提策，真自镜要编也。爰日置案头，以备省览。”

二十三日 晴。申刻与次寅在广和居，为孙先生、张啸丈、幼嘉、四兄饯行，芷沅、葆真昆仲、志先、恺八作陪（孙先生及薛斋未到）。下王锡怀茂才（曾荫）担馆请帖。灯下为采澗写夔尹夫人信。

二十四日 晴。至源丰润，为幼嘉借四百金，以李兄出名，余及志先担保。在松竹斋取到装裱寿屏（送五伯），交幼嘉带。因至会馆与诸君剧谈。归寓写应酬各件。灯下著《励学语·史学篇》。

二十五日 晴。午刻至同丰堂，赴武阳新贵之约。

二十六日 晴。四哥、幼嘉诸君南旋，余与次寅借送行为名，作津门之游。十二点钟出南西门，至马家堡登火车，过丰台、黄村、安定、杨村，均略停车，四点钟抵津。住紫竹林中和栈。四哥邀裕泰吃番菜，鸣盛园观剧，京中名优皆在焉。

二十七日 晴。钱绍云来访，邀至第一楼吃番菜。散至洋货店买物。本家寄生闻余至，过栈畅谈。傍晚答访寄生。申刻至桂家胡同花媛媛家酒叙，亦绍云东也。绍云拟以其庶出三岁之女许字赞儿，略与定议。归栈已三鼓。

二十八日 晴。霜降节。与四兄、幼嘉揖别回京。十点半钟登火车，两点钟抵马家堡。归寓阅孙慕韩来函，论银钱利弊甚悉。灯下以有要事作函寄四兄。接常州电。李蠡莼年丈枉过。

二十九日 晴。著《励学语·子学篇》。

三十日 晴。子渊来谈。午后访伯雅，商借颐和园住处。入城吊陆伯葵学士太夫人之丧。两日看章实斋《文史通义》。所论义法极高，其箴砭俗病尤切中。夜，早寝。

十月初一日 阴。皇上孟冬时享太庙，臣毓鼎侍班（是日兼有陪祀差，但递职名）。丑刻诣庙门外，有起居注灯笼前导，至第二门，屏从人，入与同事齐班（济乐农学士〔徵〕、瑞景苏学士〔洵〕、李蠡莼庶子〔昭炜〕），恭诣太庙西阶上，候皇上步临。起居注官立于檐外西，乐悬之上，介西右门之中（阶上唯起居注官、监仪御史及王公陪祀者，馀执事皆在阶下），礼成焚帛，乃退（太庙七楹甚深邃。神位、祭品夜中不甚辨。两庑，东系功王十五人，西系功臣十一人）。归寓黎明，解衣复寝。饭后，写仲梓丈寿屏数幅。拜吴纲斋太史，请其书先府君碑铭。诣岳母处少坐。复至达子营武庙，赴朱莹如、于志权之约。疲困而归。接品园舅信（杨梓民带来）。发陈梦陶丈信，为次寅事。

初二日 晴。济帆来谈。以修改各屋告成，特祭宅神，移寓淀园。两点钟登车，出西直门，一路风和日暖，山色特佳。五点半钟至颐和园。住西宫门外青龙桥路南复兴龙茶叶

店，与高春轩（毓森）、李新甫（定昌）、钮伯雅（德荫）三署正同榻。此寓即李君所借也。在广顺楼晚餐。夜，与高、钮二君久谈，乃寝。

初三日 晴。九点钟入东宫门，瞻仰仁寿殿彩棚。午正演习筵宴，余坐次在仁寿门外右五桌，与黄慎之中允同桌。殿上演习歌舞，辨不甚清，唯闻钧天乐奏而已。礼毕即散。过海淀，在万源居午饭。归寓已上灯矣。

初四日 晴。与次寅收拾厅屋，悬挂字画，位置菊花。未刻，王锡怀先生（曾荫）来开学。晚，设席请先生，兼约同人赏菊（李橘农、汪作黼、钮伯雅、吴枚臣、冯志先、瞿薛斋、刘恺八。效丈未到）。

初五日 阴。资政公忌辰，拜供。钱铭伯、杨梓民来谈。访济帆。答拜梓民。未刻，赴杨荫北之约，席散，又赴白绍直之约。接大、三兄，六、七弟信。

初六日 晴。写屏三幅。饭后入城，谒子丹丈，未值。访叶鞠裳，久谈。出城，诣岳母处，夜饭归。写祝瞿废丈六十寿信，又复品舅信，均托薛斋带。剑秋约同丰，不暇往。

初七日 阴。晨诣会馆，送薛斋与渊丈，稍谈。发家信。午后，移寓淀园。出平则门，取道土路，过万寿寺。一路垂杨夹岸，湖水澄清，远山一角，映带林薄。是日天气微阴，略有凉意。车中静望，烦郁俱消。久居长安人海中，人事应酬，杂扰欲病，不可无山林清旷之景宣畅性情也。海淀西北皆种稻田，引湖水灌溉，沟洫纵横，阡陌平整，居然江乡风景。所出米红而长，俗名桃花米，亦名香稻米，其实香味远不如江南也。上灯始抵青龙桥，仍寓复兴龙，与李、钮、高三君同住。夜微雨。

初八日 雨稍止。卯正二刻颐和园仁寿殿筵宴。入座皆朝服。毓鼎改与庶子庆颐同桌。光禄寺斟酒一巡，内务府斟奶茶一巡，均系银碗。计：羊腿四只，一大盘（国语名色食牡丹）；苹果四盘，葡萄四盘，荔枝、桂圆、黑枣、核桃仁各一盘；五色糖子四盘；五色饽饽二十盘，牛毛馓子三盘（每盘十六件，虚架起）。谢宴，谢盘赏，行一跪三叩礼，庆辰处礼部收取职名。辰初宴毕，以口袋携各品果饵而归（唯苹果、葡萄尚可吃，馀则或生或蛀）。到寓华胥一觉，已至午正。因在庆成居午餐。饭后独游西山碧云寺。十二里抵山下，崎岖不便行车，乃步行一里许，抵寺门。盖去壬午九月之游十五年矣。殿旁凌霄、寄生藤、婆罗树皆无恙，摩娑良久。与僧法舟茶话。参五百罗汉堂。贾勇登塔，凭栏四顾，悄焉无人，飘然有凌虚御风之想。东望平则、西直二城楼，历历在目。溯自山门抵塔，凡石磴一百九十一级，足力颇疲，请车夫老刘扶掖而下。行宫门扃，不得入，在石壁出泉处听玩久之，乃出山。在茶室小憩，循原路归。沿山麓人家数百，自成村落，在深林夕照间，真一幅云林画也。夜，早寝。

初九日 晴。访裴韵珊前辈，少谈。午后，拟至乐家花园访庞劬丈。途遇陈尧圃、濮梓泉、郭春榆诸小枢，偕至西宫门外观水。俯仰良久，将归，又遇于志权、朱莹如、田立堂（务本。总兵在田之子）、吴翰臣（邦栋）。吴系此地树村汛把总，因导游玉泉山。步行而往，山光湖色，爽秀怡神，诸君谓不减西湖风景也。周览山中诸胜，至龙王庙前，寻玉泉发源处。坐石矶上，以杯汲水，尝之味甘而冽。纯庙尝品为天下第一泉。在中泠之上，有石碑，大镌“玉泉趵突”四字。三面皆刻奎章御笔。恭读一过，复入观音洞，观石佛。足力已惫，不能复登山顶。少憩，啜茗，沁人心脾。仍步归，往返七八里，腰脚尚可支持。过诸君寓所，晚餐。

初十日 阴。一点半钟即起，诣东宫门外詹事府帐篷少坐。寅刻入园，穿长廊，曲折而行。华灯电灯光彩间发，照耀如昼。诣排云门外序立，恭候皇上驾到，进表行礼，祝皇太后六旬晋三万寿（一二品大员在二宫门外，三品以下在排云门外）。礼成，沿湖栏鱼贯而出。过内殿，毓鼎不知为皇后禁寝也，偶驻足旁顾，为怡亲王所诃，为之瞿然。念《乡党》“孔子在朝”数章，毓鼎于是为不敬矣。默自警讼，疾行趋出。昨夕竟夜不寐，神倦目昏。午刻，庆辰处发赏，不能勉候，因以本署印领，托赵仲衡主簿（作新）代领。即登车归，垂帐酣眠，日斜始觉。赵主簿送来御赐大瓷盘一件，荷包一对，帽缨一匣，红绸袍料一卷，敬谨领观。傍晚雨，通宵滴沥。接汤温丈信（李仲仙臬使〔经义〕送来），并嘱代送亲友各信；又筠墅先生信并银件（吴稚英大令〔琳〕送来）；又王仲光同年信（魏汝钦〔授龄〕送来）；又张大令树德信（折差送来）。湖中小轮船三，曰“祥云”，太后所御；曰“捧日”，上所御；曰“祥凤”，皇后所御。又湖中坐船：太后名“镜春舳”，上名“水云乡”。西直门外船坞：太后坐船名“木兰舳”，上名“鸥波舳”。

十一日 阴。写寿屏毕。晚访子蔚，畅谈。项薇垣来见。先生以算学授成儿，为之讲解几何及《周髀》，甚有益。余昔年尝有志于此，未及一月，心气不宁，竟为孱躯所限，未敢卒业，深以为憾，倘得成儿弥此缺陷，亦快事也。以唐同年（宗海）贖分九十馀金交傅彤臣同年。

十二日 晴。杨梓民、汪作黼、孙叔久来谈。饭后至荣宝斋、文友堂一行。晚，至广和赴橘农之约，宾主四人，三鼓乃归。发盛杏丈信，为次寅事。

十三日 晴。立冬。起改复制钱折稿，并附两片：一请复滇铜政运现钱及捐局收铜旧制，以辅铜政；一请暂添铸当十大钱，以救钱荒。拟俟十六日车驾还宫入告。饭后拜客，在岳母处久坐。灯下看曾文正书札。

十四日 晴。写应酬各件。曾慕陶光禄来谈。午后拜客。写仲梓丈信并寿幛，交志先带。灯下看书札。

十五日 晴。次寅缮折，余缮两片。缮毕封固。饭后访志先，交去寿屏、寿幛。又拜客数家而归。此次因草封奏，遇事理难显之处，竟不能曲折畅达，或格格不吐，或冗沓失裁，始知平日未能专治古文，动笔乃不得力，可恨可愧！此后当于每日腾出一两时辰，专治古文，以期致用。昔人论治古文，宜专读一家，较易得力。余意则思兼揽诸家之胜，足以开拓心胸，增长识力。古文选本，首推惜抱翁《类纂》，次则黎氏《续编》（曾文正《经史百家文钞》最好，唯卷帙稍繁，余资性既钝，又不耐持久，故未能专意揣摩。王益吾前辈《续编》则稍落窠臼），门庭既大，所录又极精当，余将奉此书以从事焉。

十六日 晴。卧未起，蠡莼年丈枉过，畅谈至午初始去。杨苏拉来，以封奏交其代递。饭后至观音院，与僧静天久谈。又访傅彤臣，未值。申刻至同丰堂，赴志先之约，席半先归。读《古文辞续编》数篇，乃就寝。

十七日 晴。寅初至传心殿候折，卯正事下，乃行。黎明到家，解衣复寝。午刻杨荫北送信来，知一折两片均奉旨交片户部议奏，钦此。次寅以今日为生日，设酒肴，唤盲歌以祝之，岳母、效丈均枉祝。接叔坤信。灯下看《古文辞续编》。

十八日 晴。先妣六十冥寿，在观音院啐经设祭，男客来者二十八人。上灯前始归。近今经济书，宜推薛叔耘先生《庸盦六种》为第一。识见既阔远，文字又中义法。昔包安

吴论古文有叙事、言事二种，而谓叙事为尤难。先生殆兼擅其胜。居今日而谈经世之学，洋务必宜究心，格局之奇，情势之变，既为伊古所未有，即不能泥古法以绳之。唯是西学书虽多，而文字绝少佳者，且开口动言变法，断难见诸施行，则亦徒乱人意耳。今观《庸盦六种》，真今日经世宏编也。余虽陋劣，窃具私淑之忱焉。

十九日 晴。次寅出谢客。申刻至同丰，赴吴稚英之约。接椒舅信并银百两。

二十日 阴。复李玉山信（托杨蓉老寄）。又复程惠泉信（托德林祥寄）。饭后访子蔚，作半日谈。

二十一日 阴。封寄书院九月份课卷。余因诸卷均不惬意，拈笔拟作两大比，自喜文机不涩。午后谢客。次寅经营陋室，颇精洁。一灯荧荧，兄弟相对，杯酒论文，亦手足之乐也。而次寅抑郁过甚，触处生忧，颓然有欲病之势，心窃忧之，然非语言所能解也。申刻至同丰，赴吴枚臣、陈庚年两局。牵记次寅之病，半席先归。恺八、枚臣接踵来问疾，颇见朋友交情。于凯臣、冯志先均来谈。

二十二日 晴。苏济帆来，为五弟诊疾。志先来谈。未刻至南半截胡同效丈新居道喜，少坐，即至广和居，赴冯雨人前辈之约。

二十三日 晴。次寅疾仍不愈，焦甚。子蔚、橘农、枚臣、叔久均来问疾。因请橘开一方，大致与济帆同。宝龢年来谈。午前至妙光阁吊沈子培、子丰太夫人之丧。又至王西丈处吊其夫人之丧。易吉服，至毕世兄处道妻子妇喜。傍晚，在西丈处晚饭。效丈招饮，辞。

二十四日 晴。次寅疾颇减，济帆来诊。午刻至江苏馆，壬午科公请李仲仙臬使（经羲），三点钟客始到，尽欢而散。

二十五日 晴。西丈来，同出左安门，二里至枣林武阳义园看地，徘徊荒野甚久。午正，见日有白围，旁现两珥，作五彩色。其侧又有彩虹一钩，背日向西北。一时许始渐隐。与西丈嗟异久之。近日山东焚毁德国教堂，戕其领事、教主各一，洋人因此起衅，调兵轮三只，胁索胶州湾海口。东抚李鉴帅偏于刚，译署偏于柔，措置均不合机宜。朝廷恐李抚开兵端，促新抚张汉仙（汝梅）驰往接手，然张亦非了事才也。察天象，衡时势，愚意深以为忧。归路在左安门外茶室小憩。西丈邀泰丰楼晚饭，相对忧时，殊动归隐之志。二鼓到家，疲甚。

二十六日 晴。次寅病大轻，济帆复来。一日在家静养。与次寅坐陋室中，清谈颇乐。饭后发家信，又写应酬各件。岳母枉过。

二十七日 阴。访济帆、梓民。入城谒常熟师，未见。拟至北城谢希丈，天寒欲雪，车中冻甚，乃改南辕出城，谢项薇垣而归，已雪花飞舞矣。适吴枚臣在此，共坐陋室畅谈。严密温和，几不知门外满天风雪。闻刘伟臣到京，晚饭后冒雪访之，细谈别后事。

二十八日 小雪节。阴。时时微雪，朔风怒号，大有冬意。济帆来诊。至梁家园义学查课，在彼午饭。答拜陆蔚丈桥梓，均见。又至江苏馆，赴邹经甫同年之约。散至岳母处少坐，即归。此数日后，每日在陋室与次寅论古谈今，读文看帖，或坐或卧，颇获三冬之乐。总记于此，后不琐及。德国以六事要挟中国：一、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二、赔款；三、抚恤；四、严缉凶犯；五、与闻东三省铁路事宜；六、索浙江镇海。闻该夷已入胶州城矣。

廿九日 晴。有风。修史馆《湖北志》。复汤温丈信，又致徐研甫信，均托梁叔庄带。接崔子禹丈信。伟臣来访，作半日谈。剑秋亦来。

十一月初一日 晴。复筠墅先生信并件，托吴稚英带。饭后拜稚英，送行。又拜客数家。在志权处久谈。接与九弟信，惊悉八婶母于九月廿一日逝世。灯下与次寅共诵《续古文辞类纂》。此编所选皆说理、叙事、论学、论文之作，有关系，有实际，于学者极有益，胜于王氏续编在此（王选持择亦颇不苟，然流连风景、摹仿欧曾诸作犹未淘汰净尽）。晚饭后访吴子明昆仲，畅谈至四鼓乃归。

初二日 晴。中翰公生辰拜供。舒宾如、杨梓民来谈。饭后步行访廉渭卿，出示近得宋槧《韦苏州集》，纸、板极精。渭卿以吴挚甫写定《古文尚书》石印本，方望溪先生《左传评点》、《左传义法举要》（二书皆渭卿自刻本）见贻。又出示姚惜抱《左传评点》（写定未刊）。渭卿于桐城之学可为勤矣。又借得张皋文先生评点《汉书》，令成儿照录。访橘农、效丈。申刻在寓设酒肴，与橘农合请吴子明，其令兄子清及王西丈作陪。

初三日 晴。修《鄂志》。岳母来下榻。接季兄信并银，以一千二百两还恒裕，四百金还源丰润，均掣回笔据。竟夕读《续类纂》张廉卿《曾文正寿序》。此等大人物、大功业，何难下笔万言，乃仅寥寥五百余字，实者虚之，空灵雅洁，转觉无所不包，如此方当得一“超”字。及观薛叔耘《陈督臣忠勋事实疏》，凡三千四百字，可为繁矣，而运实于虚，处处筋节，但觉其精神团结，不觉其长。柳子厚以“洁”字评《史记》，当于此等求之。

初四日 晴，风。刘琴斋来拜，随即答拜。因入城拜客，未刻始归。李升押行李自海道来京，知大兄、六、七弟准月半后遵陆北行。呈出大兄、六弟信。杨梓民来辞行，以品园舅存款五十金借之。灯下修《鄂志》。

初五日 晴。修《鄂志》。邹经甫、朱楚白来谈。申刻赴苏器之年伯之招。

初六日 晴。发五伯信。偕次寅访志先，托其发常州电。又托寄钱绍云信，并洋十元。因在彼午饭。晤彭子嘉，谈及前上条陈，户部议驳，但令广东、湖北、天津加铸制钱抵京饷，委员解部。未刻赴朱古微前辈陪媒之约。

初七日 晴。发家信，又季兄信，又武昌、常州两电。傍晚志权、莹如来谈。因约其至广和小酌。归寓接四兄信，陶兰泉带来。为苏海卿讲解颖滨《商论》及《闵子庙记》两篇，命意超妙，用笔圆灵，文境最足启发学者。尝思将唐宋八家及桐城阳湖派诸家文选数十篇，皆取其精严有义法者，为学古文准绳。

初八日 晴。修《鄂志》。管丹丈来谈。饭后答拜各客。诣王保之师处候起居，师抵掌论时事，忠愤形于辞色。至湖南馆，赴壬辰同年消寒首局，俞伯钧作主人。

初九日 晴。已刻汪笙叔年丈约陪媒。散后拜客数家。归甚不适，接季兄信。

初十日 晴。竟日不快。兰泉来访，留其午饭。客谈过久，孱躯殊觉不支。

十一日 晴。气弱体疲，静坐以书籍消遣。志先、虎臣来谈。

十二日 晴。得武昌复电。辑《鄂志》竣。申刻壬午消寒首局，余作主人（李橘农、冯芋丞、杨味春、曹根生、余绶屏、夏闰枝、朱古微、陈孟甫、秦幼衡。徐芷帆未到）。席散又久谈，乃散。次寅病后有悟，喜看宋儒书，遇触着痛痒处，觉津津不厌，有心得则札记，多阅历体验之言。

十三日 晴。偕次寅至晋阳寺看屋。顺访子蔚，为瞿薛斋荐馆。姚乐泉大令（学康）来见（前湖北建始县服阙谒选），乙未门人本泉铨部胞兄也。复子禹丈信，附去所索王胜之学使信。又发家信，并蒋彬若官照三纸，托吴枚臣带。午后至史馆交功课，又领到恒明传稿，系朱太史启勋初辑。归路在广盛祥买物而返。车中看《高子遗书》，盖第二次寻究玩味矣。守程朱家法，复能兼姚江学之长，真有明一代大儒也。

十四日 晴。次寅以事赴津。人殊不适，闭门养痾，以书籍消遣。志先约豫和堂，辞。

十五日 晴。接虞树荪回电并五十金。海卿来。午后入西城拜客。以次伯俸米票托曹敏斋代领。出城访王幼霞丈，久谈。祝吉甫夫人生日。亥刻，采涧胎产发动，竟夜不眠。

十六日 阴，风狂如虎。病愈特甚，延西丈来诊。采涧一日腹痛，而胎不下，只可守《达生编》之说，静以待之。汪笙叔丈处喜事，约余赞礼；己丑消寒，段春岩首局，均不得往。

十七日 晴。仍风。产妇腹痛愈紧，胎仍不下，力将竭矣，举室惊惶失措，有哭失声者。余唯默祷灶君及祖先，求保安全而已。邀神之祐，已正举一男，大小平安，喜出望外。吾父母今年又增三孙矣。本枝繁盛，为之心慰。志先、雅初适来，次寅亦返。接杨梓民信，立时作复。效丈来久谈。海卿来，为作大小字两件。接家信（七弟、寿侄）。次寅奔驰往返，而事仍不成，求人之难可怜可叹！志先送来新出《译书公会报》，每月四册，董绶金同年及诸同人所创也。所译西人记载，多有用之书；采录外国报，亦见精审。不似他报之一意借洋人口气，丑诋父母之邦。即留阅以扩识见。另有《国闻报》，陈陈相因，徒费目力，还之。

十八日 晴。伟臣、兰泉、橘农来。偕次寅访济帆，同至同福楼吃羊肉。散至嘉兴店答访健卿叔祖，未晤。归，衣冠祝王保之师寿。阅邸抄，川督李鉴帅，竟迫于德夷，降旨罢斥。吁！是何异罢李纲以谢金人耶？

十九日 晴。小孩洗三，命名酉官。管丹丈、季良、伟臣来谈。

二十日 晴。至万寿西宫，贺张生润泽娶弟妇之喜。在彼午面，礼待甚恭。海卿来，为写横幅一纸。静临诒晋斋，颇得心手相得之乐。申刻至青梅居，赴马少衡之约。又至同丰堂，赴李新甫之约。

二十一日 晴。兰泉来。午后偕次寅至大宛试馆，吃羊肉甚畅，尊楼同年东也。归路访健卿叔祖，仍未值。归寓小憩，复至豫和堂，赴秦幼衡之约，消寒第二局也。

二十二日 晴。发家信（伯母稟），交邮政局寄。接杨梓民、刘嗣伯信。午后至兰泉处手谈，小胜。午正，诣法源寺，己丑公祭高阳师。连日看罗念庵集。近日论学，颇思专玩罗、高二先生书，自附于私淑弟子之列。

二十三日 晴。奉朱笔补授翰林院侍讲，钦此。即具谢恩折，唤杨苏拉来，交其代递。傍晚诣子蔚少谈。赴壬辰顾亚蘧豫和堂消寒局，半席先归，就寝。发常州电（得子、升官二事）。

二十四日 晴。寅刻诣西苑门谢恩。与杨蓉浦、唐春卿二丈久谈。辰初折牌始发下。即驰至增寿寺，路祭高阳文正师。访虎臣、雅初。诣岳母处，磕头、饮食而返。昼寝片刻，复至广连升，梁铨院消寒第二局。复至效丈处，晚饭归。看书数页，乃寝。

二十五日 晴。圣驾入斋宫。寅刻至西苑门九卿朝房坐候，辰初驾出，在栅栏门外御

道下（路南）碰头叩谢天恩。寒甚，体栗，急至地安门外和楼早餐，饮烧酒取暖。因诣昆、贵、翁、麟、孙、徐诸师处磕头，唯见荫师，谈论时事，忧愤万分。老成严正，毕竟与今之从政者不同。又晤翁弢夫前辈，久谈。又诣董希丈，未见一人。驰驱半夜、半日，归寓甚疲。酣寝一时许，觉时已黄昏矣。接管豫云信。两日贺客盈门，一概未见。

二十六日 晴。竟日休息。朱嵩生、袁子赓丈、刘伟臣、许仲衡、冯志先、董效丈均来谈。傍晚诣湖广馆，吊劳（启扬）太夫人之丧。夜，早就寝，钱绍云自津来，未能起见。

二十七日 晴。冬至。南郊先一日皇上御太和殿阅祝版，臣毓鼎侍班。寅初至殿外与同事齐班（庆石臣庶子〔颐〕，伊仲平侍读〔光坦〕，秦佩鹤学士〔绶章〕同班）。卯初二刻驾临，起居注官蟒袍补褂（检蒋氏《香案集》系貂褂，不知何时改服补褂）。（〔眉〕集载：旧制执事官皆朝服，今亦只服蟒袍补褂。）立于殿之中门外西檐下，齐柱东向。太常官进祝版香帛，上近前恭阅，退就垫行一跪三叩礼（祝版蓝地红字。上袍褂靴垫皆蓝色。帽用冬珠顶）。太常官移黄案置祝版、香帛于亭（凡三亭），由中门昇出。上近门向外立，礼部官跪，用满语奏礼成。上回殿后，起居注官乃退。黎明抵寓，复寝。邹经甫来谈。偕次寅至天庆楼，赴刘心斋之约，上灯方散。

二十八日 晴。冬至节。风。廿三日奉旨补授翰林院侍讲，今日巳刻至翰林院上任，在清秘堂少坐，易朝服，在至圣前行三跪九叩礼。复易常服，在韩文公祠行一跪三叩礼。看《永乐大典》，本系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今存者八百五十四本而已。付馆役票二十八千乃行，有四人在登瀛门外，出入皆呵殿。归寓祀先（升官、得子、冬至故也）。傍晚偕次寅围炉吃烤羊肉，甚香暖。岳母枉过。接潘熙年信（佩萼前辈交来）。临睡计及家务，甚焦烦。

二十九日 晴。祖妣盛夫人忌辰，拜供。午后偕次寅至晋阳寺看屋。因访朱云甫、姚乐泉，均未值。至江阴馆晤沙循矩、顾敬修。连日看《念庵集》，读古文，殊有乐境。灯下写应酬字一幅。翁弢夫、佑申昆仲、钮伯雅来谈。陈仲瑀同年（玉麟）来拜。福建人，湖南知县，其令兄名瑜，字葆初，现任霍邱令。

三十日 晴。午后答拜各客。至三胜馆，赴叶鞠裳消寒局。灯下修史馆《恒明列传》。

十二月初一日 晴。午前会客。未刻赴洪毅夫同年（汝源）广连升之约。席散复赴陈孟甫同年本宅之约，皆消寒局也。

初二日 晴。此两日，在家则会客，出门则应酬，无一刻可以静坐看书写字，疲苦已极。又不敢令仆人拒客，致启欺侮之渐。傍晚，兰泉折柬招饮，颓然欲病，勉强周旋，竟夜不适。

初三日 晴。甚暖。绍云来作半日谈，留其午饭。写三哥及季兄信，附去余氏银信一封，交局寄。傍晚，携成儿、丙女至岳母处少坐。

初四日 晴。根荪、济帆来谈，为济帆作字数幅。根荪极喜曾文正《经史百家简编》，谓其文止四十八篇，而精实简要，超出诸家选本之上。余素思为成儿觅一少而好之古文选本，令之熟读。此编极佳，惜乎其少单行本也。午刻至同丰堂，赴廉惠卿之约，惠卿出示所摹高忠宪《水居图》，嘱为题识。首有高子小像，系高氏子孙所藏当日行乐图，而惠卿请名手照临者，据云所临毫发不爽。余自去年得《高子遗书》，反复玩味，深具私淑之志。敬瞻遗像，不禁肃然。又示吴挚甫先生手札数十通，皆贻贺松坡者。其中论文论学书颇多，

借归细阅。席散至琉璃厂一行。访贺莲青久谈，取其小羊颖两支归寓。伯雅复来谈。灯下看吴札一册（挚翁为桐城派古文大师）。

初五日 晴。午后访文星阶同年。晚间，次寅设酒肴，请岳母、效丈。灯下拟言时事奏稿，至夜深方寝。

初六日 晴。连日天气甚暖。看吴札，录其有益文学者。

与铁青书

昨论肝肺左右之非，尊指似未深信，请略申其说。仆老矣，于文学道艺，茫乎未有闻，独深晓医术，间独自谓中国人不能逮也。西医谓中国偏信古书，此殊未然。凡中国业医者，皆无所事书，有能读近人黄坤义、陈修园书，则翹然自旌异矣。前奉上《外台秘要》，自汉晋至唐名医之说皆在焉，世莫之能读也。要其说故自后起，不由古书。古书无存者，独张仲景书尚在，又颇脱烂不完。他所传黄帝、神农、扁鹊书，尽伪耳，其文汉元、成以后所为也。当汉之世，为五脏之说者凡二，皆《尚书》家言。其古文说盖本《月令》，而《太玄》依之，乘以前相承旧说也。今西医剖人腹验视脏腑，形状乃暗与之同。而《素问》所称五脏方位，则承用今文家言。自汉至今，中国医人代代守之不变。今文在汉立学官，有禄利，其言虽谬妄不经，然颇盛行。班孟坚与诸儒论经白虎观，说五脏用其言，遵功令而已。医浅术，儒者弃不道。治医者但闻博士说，不知古文。其弃秦以前旧义，据今文新说，殆若今世时文家守讲义弃注疏者类耳，而医家奉为不刊之典且二千年。是亦不可稍变矣乎？又，五脏配五行，古文、今文说并尔。此皆妄也。五行始见《洪范》，其后亦名五材。而《夏书》并谷数之，谓之六府，此于他事物何与？自邹衍为终始五德之论，而后世因有所谓代天行气之说。于是百家众伎，四方万类，无物不隶之五行。在淫巫小数不足怪，至刘向、歆父子，子云，孟坚，皆有汉大儒，亦深汨其说，宋之周子、朱子，亦有二五妙合之言，此不可解也。凡吾言医，必尽难此等荒怪谬解，而切求之人身五官百骸，肌肤血脉，脏腑骨节，精力饮食，居处动作，风雨寒热之际，而通乎微漠之幾，夫而后医之说可徐理也。此世俗所怪骇不信，诧为异闻者。吾子倘有意乎？仆当抗颜为吾子一倡言之，非仅肝肺云云而已也。若吾子无志于此，而断断焉以治《史记》、《汉书》，业古文为事，则仆非其人也，有范肯堂、贺松坡诸公在。唯亮察不周。汝纶顿首。

答贺松坡书

得老弟手柬，并寄示所为《论左传》一首，其谓左氏书但纪述事始末，而未尝为之条例以解诂《春秋》之文，其条例而解诂之者，浅学自喜者之所为也。此诚卓识阔议。鄙人私蓄此疑于胸臆久矣。往与张廉卿论郑庄克段篇，廉卿摘文中段不弟数语，谓为飞鸿点雪。仆以汉人谓左氏不传《春秋》，若开宗明义便如此云云，则愚人亦知为《春秋》传矣。盖尝疑之而未敢信也。今得大论，为之一快。凡此等于文中增窜语言者，盖不可一二数。《史记》载华元飨士，其御羊羹不及。古以斟为羹，羊斟为羊

羹，而非御者之姓名甚晰。今左氏乃有君子谓羊羹非人也等说。此必师弟讲论时有疑羊羹为人者，而其经师知斟之为羹，故曰羊斟非人。岂知后之浅者，入此语于左氏书中，而赍续之以私怨殄民云云者哉！此与郑庄克段篇皆文中掺杂肤受浅说，尤为谬乱。恐全书中此类尚多，尤能疑误后学，安得各执事者一一辨白而删薙之，如柳子厚之于《国语》，岂不快哉！至谓其事出于刘歆，则愚心尚未敢附和。歆虽引传文解经，略如费氏之于《易》，未必遽有移易窜改。杜元凯序，称刘、贾、许、颖，刘、杜相去二百余年，刘所为书，杜犹及见之，若果改易左氏本书，杜岂不知，而顾从而阿顺之，曾不一为致疑而辨诤之，尚得为左氏忠臣哉！僖五年正月，视朔、登台观、书云物，麇入晋杀太子申生文中，使与前年所书事离绝不属，其为后人掺入者无疑。而《汉书》已引之，其他释经条例或在歆前，或在后，今殆无能确证。要之非左氏本然，此可使知者。刘子骏学术故自渊懿，孟坚盖深服之，于其父子间议论异同，时时右子骏。观所为《让太常书》，其毅然自守，嗜古而嫉俗，岂非真知古今、闳博大雅之君子哉！班氏爱其文学而惜其附莽，斯其为不隐恶不虚美之信史，非如后君子恶其为人则虚加之以恶名，而诋诬之以本无之事，若望溪之以《周官》为刘歆增窜者，则尤为无实不根，一人之臆说，不足引为深据也。鄙见如此，未识有当否，有异同可相违复。

再答贺松坡书

歆时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此所谓以不诵绝之者。尊论解经凡例谓作于歆前歆后皆不可蒙。意则似经师赍续为之，前后皆有，不得臆决其作于何人。如陈侯鲍卒以甲戌、己丑为再赴，此说经者曲说，不出左氏正明，而《史记》已载之。此尚出史公前，岂但前于刘氏乎？如人火曰火，天火曰灾，班氏引为左氏说，而今皆入传中。此又明出班后，不但在歆后矣。班引左氏有传有说。如跻僖公引左氏说不引传，如大雨雹、华弱出奔、陈灾郑灾等，引传并引说，是班于汉经师之说，不以麇入传文，分别至严。若刘歆所为条例，其不引为传甚显白矣，而汉志所引“不书日，官失之”、“六鹤退飞，风也”等说，皆称为传。且此数事，《史记》亦已载之，安得谓歆前无说乎？班氏引二刘，必称刘向以为、刘歆以为云云，而引左氏说不云刘歆，是左氏说必非歆作。班谓歆后章句始备耳，执事乃云解经始于刘歆，非其实也。

（原稿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十三日 阴。诣段春岩同年，祝年伯母寿。连日与次寅缮时务疏，凡三千馀言。大旨分审敌情、联邦交、修内政三纲，而每纲之中又有小纲、子目，处处提挈照应，使局势虽长而不散漫，以王荆公《言时政书》为法。附以一片，则因皇上求雪，未及三日，即得祥霁，极陈天人相与之机，寓规于颂，隐破近年不畏天变之说，自谓颇得进言之体。正缮写间，大兄、六弟、七弟自陆路抵京，手足相叙，欢然道故，问尊长平安外，详询里门近事以为乐。晚饭后，将折封固，遣邱福至景运门外，觅苏拉先递。丑刻披衣起，而邱福归，以未见杨苏拉，他人不敢搀越，未能入奏。夜停饮，为患头眩呕吐。

十四日 晴。午后再遣邱福入城，傍晚归云：奏事官须面收封奏。余两日头眩特甚，

急图静摄，暂搁。嗣因德议已成，而雪未沾足，仍须祈祷，语多不合，疏遂中辍，留作他日文章。晚诣会馆，访伟臣。

十五日 晴。约诸兄弟至豫和堂便酌，葆良消寒局亦在豫和，因辞之。散后至广和，赴橘农消寒之约。又至岳母处久坐。

十六日 晴。发伯母禀。接椒舅信并银百两。余绶屏消寒局，以疾辞。何颂梅、濮云依均来久谈。云依明象数之学，言：廿三日将出彗星，在亢度，尾指軫，寅卯间出东南方。又言年内京师城南将有火灾。其说凿凿，姑存以待验。其他论治乱安危机局甚详，未敢落笔，然而小臣之忧殊甚也。

十七日 晴。答拜各客。晚，赴葆良请媒之约。

十八日 晴，甚暖。辰刻诣志先处，发轿至男府，候新郎上轿，复回女宅赞礼。又贺何季良表弟（厚副）完姻之喜（受轩表伯子，年甫十五），白昆甫驾部娶子妇之喜。夜，志先来邀，以早寝辞。

十九日 晴。卯刻诣起居注，同人会齐，至内阁进丙申年记注，贮以铁柜，朱油其外，以两人舁之到阁。大学士一人（徐荫轩师相）迎于门外，一揖升堂，大学士阅书两册，即铃锁加封舁存大库。起居注官乃退，仍回公所，各占年底新正侍班日期，凡十二班。余书廿八日袷祭，元旦乾清宫，十五日保和殿筵宴，十七日祈谷，四班。入席早餐（系咸安宫所备，菜点均佳）。付书价廿二千而出。顺道答拜两客。归寓小息，饭后偕兄弟至琉璃厂一行。傍晚便宜坊小饮，大兄作东。

二十日 晴。葆良会亲，先至冯处，与黄慎翁、志先、酈庭会齐，同往。席散访橘略谈。酉儿作弥月，贺客六人，留伟臣、兰泉手谈，二鼓始散。

廿一日 晴。写五伯信，交翁处。饭后偕叔季步访濮云依，久谈。又诣岳母，有酒肴相待，弟兄对酌。正醺醺有味，云依复招广和，往赴之。复思缄信，托岳母附寄。

廿二日 晴。得三哥信。午后入西城拜客。志先约陪新亲，辞。阿柔患病，以车迓云依来诊。岁除日逼，外款不来，有不能卒岁之势，焦灼万状。既而思之，天下无过不去之事，只可安静处之，徒急无益。因拈笔大书“委心任运，随分读书”八字以自遣。接兰生先生信并银十六两。

廿三日 晴。午刻诣江苏馆，与根生、鞠农公请陆蔚丈，吴蔚若、陈润甫两前辈，钱新甫同年，张亦琴太守（庞纲丈不到），汪范卿丈、秦佩鹤前辈作陪（冯雨人不到）。未刻入座，上灯始散。在省馆候客，静读欧《五代史·冯道传》，冷隽妙远，不减子长。归来检旧史道传，则铺叙平实，索然无生气矣，唯传赞尚妙。文笔生死之分相去何止寻丈！大约欧公《五代史》列传极有用意处，文外大有远致。此法班、陈犹得之，晋书以下则排比事迹而已。宋子京《新唐书》逊欧公远甚，反不如看刘昫《旧唐》（薛史诸志不可少，欧公尽削之，则不满人意）。归寓送灶。今日席间，蔚若谓天下如公共一灶，神则不胜其繁剧；如每户一灶，神以十八行省计之，何啻数千万。同时朝天，南天门外不将拥挤可笑乎？此虽诙谐之谈，实亦索解不得也。（〔眉〕此问题已见《阅微草堂笔记》。）

廿四日 晴。午后诣志先处手谈，申刻入席，席散复毕一局，乃归。

廿五日 晴。午前齐书。午后偕诸兄弟至廊房头条观灯，买十馀件。复至文友堂买《曾文正文钞》。归寓已上灯。彭子嘉约江苏馆，忘之，归始忆及，急作柬致谢并引咎焉。

廿六日 晴。祀神谢宅。接吴殿英信并仪廿金。翁弢夫在龙泉寺除服，偕大哥往行礼。饭后清理账目。平日用度不节，过年窘累不堪，乃知古人“量入为出”四字真持家妙诀也。连日灯下随意检阅《明史》，觉史学有裨实用，无逾此者。惜其卷帙繁重，看记均难，须破一番大功夫，择其言论行事有关经济及足为持己待人之法者，依志传次序分条节录，略如《名臣言行录》之例，以便时时绎玩，异日遇事触发，即可坐言起行，似亦用功经济之一法。岁云暮矣，日月如流，默自思省，八月以前，痴心冀望得差，日营营于利欲；八月以后，名心顿灰，百为废弛。三百六十日，竟无一事可言，荏苒光阴，真为可惜！于是发愤立一宏愿：自戊戌年元旦起，凡事皆立章程，杂费悉从节省，以勤补拙，以俭养廉，减无谓之应酬，读有用之书籍，清心寡欲，进学养身，庶几过一日有一日之益也。特书于此，以策后功。子夜挑灯记。

廿七日 晴。午后赴朱云甫消寒之约。陆蔚丈送来酒席一桌，因请先生。晚，头晕而寝。

廿八日 晴。皇上祫祭太庙，臣毓鼎侍班。一点钟起，头晕大吐，勉强登车，甫行复吐不止，只得折回。遣邱福至朝房，请秦佩萼前辈代班（秦本有陪祀差）。一日在寓养病。

廿九日 晴。保和殿除夕筵宴，本应黄慎之丈侍班，起居注误，请余往。病体小愈，亟图休息，因于昨日作柬致慎丈，请其侍宴。一日开销账目，神劳财耗，烦恼异常。明年若不改定章程，妥谋简静，身家二字均受累不少。午后挂神影，傍晚恭祀。亥正接灶。今年除夕，兄弟团聚，较往年大为热闹，而余心境不佳，孱弱多病，竟鼓兴不起。吴子蔚来，谈及国事日非，有岌岌不能终日之势，忧愤填膺，更无心寻乐矣。

光绪二十四年，岁在戊戌，余年三十六岁

正月初一日 日有食之。皇上不升太和殿，但御乾清宫受礼。臣毓鼎侍班。在乾清门外与同事齐班（瑞景苏学士〔洵〕、伊仲平侍读〔光坦〕、王友莱侍讲〔荣商〕）。辰正二刻，上自慈宁宫还，升宝座。起居注官蟒袍补褂立于殿内，背负大橱东向北上（殿内唯御前大臣二人，起居注官四人），王公拜于丹墀，一品拜于甬道，二品至五品拜于门外。礼毕，上回西暖阁。起居注官移步斜向北，俟上掀帘入，然后御前大臣（庆、端二邸）、起居注官向宝座行三跪九叩礼，乃退。归路诣王保之师拜年。至武阳馆（文昌关帝）前拈香。归寓，拜至圣先师，复拜神像。合家大小上下拜年。午后率成儿诣岳母处，少坐即归。申正日初亏，酉初食甚，酉正二刻复圆。日食三朝，自古忌之。天象示警，杞忧殊切。今日侍侧，仰窥圣颜憔悴特甚。归为弟辈言之。小臣窃怀拙虑，似闻宫廷游宴，不废弦歌，诵《孟子》“阴雨桑土”数节，不禁歔歔欲绝也。接三哥信，十二月十三日所发。

初二日 晴。孱体不快，未出拜年。与兄弟作手谈消遣。晚，在湖广馆搭戏局灯果，请袁、潘、陶、薛、刘、冯、董诸君。

初三日 晴。半日手谈。午后偕兄弟作厂甸之游。晚，落神影。连日看杨龟山全集卷一、卷二、卷三，皆奏书札子，所言靖康时金寇金盟情事，皆洞中今日之弊，为之掩卷太息。接王重光信。

初四日 晴。与大兄分拜城外客三百馀家。晚作手谈。

初五日 晴。祀神。早作手谈。午后至安徽馆，乙卯团拜。初鼓，三弟及儿女往观剧，余先归。

初六日 阴。德音缓征顺直二十二州县钱粮，同乡官诣乾清门外谢恩。天明至聚丰堂早餐，同人谈及时事，俱深忧愤。蒋蕤圃前辈尤义形于色。余与蕤老几至作楚囚对泣。散后诣希文丈处拜年。拟拜北城客，北风大作，埃尘涨天，乃改南辕归寓午饭。灯下看《龟山语录》。时势日迫，事权不属，徒切嫠忧，唯有随分读书，聊以遣日。如天之福，国事或有转机，尚将执此以往，拨乱世而反之正，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也。论史学中最有实用者，《明史》甚切要，唯卷帙太繁重。中年以后，精神、记性、目力无一可恃，雅不欲穷大失居。《明纪》简矣，又不足用。其次，则推《宋史》，为其时势利害均与今日相似也。然亦苦其繁冗，难于熟复。因检阅《东都事略》、《南宋书》两书，于有宋一代朝章国故、诋谟硕画，颇为精详。而书只四函，易于诵习。以此为专业，然后辅以《宋史》诸志、《长编》、《纪事》，亦足为练达之资。至理学书，为政事身心根本，断不可一刻暂离。周、程、张、朱、杨、罗、李、薛、罗（念庵先生）、高、孙之书具在，皆当诵习体味，以求浹洽也。

初七日 晴。遣叔坤至西城拜年。午后游厂，以银二两八钱买家叔植先生（庭森）墨笔花卉立轴，殊有铁箫先生家法。复椒舅信。

初八日 晴。复王重光信。午后偕兄弟步行游厂，以银一两买《孟子义疏》一部（蔡觉轩先生〔模〕集疏，通志堂初印本，甚精）。

初九日 晴。先生开学。晚，在家设席请先生，濮云依、曹根生、吴子蔚、董效丈、冯志先、陆季良、吴雅初作陪。

初十日 晴。午后偕大兄、七弟游厂，买《契丹国志》、《大金国志》（扫叶山房四朝别史初印本）、正谊堂《五子》、《横渠理窟》、明槩《中论》（有王阮亭图章）、汲古阁本《汉制考》诸书。盘桓至暮，乃归。连日颇得悠闲之乐。

十一日 晴。拜客。傍晚诣岳母处。灯下读杜诗至三鼓。

十二日 晴。得筠墅外舅信并百金。又陈养源信并十六金。入城补祝昆师母昨日寿。因拜东城客。口渴足麻，访宝酥年同年小憩。值他出，见其夫人，满礼接待亲友，其真质有时胜于汉人。直至傍晚方归。在车中看《横渠理窟》一遍。横渠说甚精实，而文字却奥，急切索解不得，中有两条颇可疑，如云：《易》曰一致而百虑，既得一致之理，虽不百虑亦何妨；又云：己守既定，虽孔孟之言有纷错，亦不须思而改之。皆说得太率易有病，疑系记者有误，转却横渠语意也。晚饭后兰泉来谈。

十三日 晴。拜西城客。

十四日 晴。效丈、志先、剑秋均招饮同丰，辞。

十五日 晴。上元筵宴，寅刻入内侍班，至景运门始知因斋戒改期。诣兄弟招演大傀儡，以乐新年。采涧二十五岁生日，吉甫来祝。晚祀先。田介臣约消寒局，辞。

十六日 晴。午后偕六、七弟游厂，买《初月楼文集》。申刻赴橘农之约。户部议复中允黄思永奏：息借华债，造借票一百万张，名曰昭信股票。令中外文武大小实缺候补候选人员缴银领票（每百两一张），周年以五厘行息，期二十年本利归清。徐芷帆约消寒局，

辞。

十七日 晴。皇上有事于祈谷坛，臣毓鼎侍班。子刻朝衣貂褂至坛门外帐房，与同事齐班（伊仲平侍读，嵩锡臣侍读〔恩〕，秦佩萼学士）。寅正上自斋宫步行诣坛祈谷，旧在祈年殿，自己丑年殿毁于雷火，至今未修复，借用天坛行礼，升降三献，逾五刻始礼毕。神位前灯及导驾提灯皆用蓝色。驾还斋宫，起居注官皆退。坛凡三成。第一成设九幄，中祀昊天上帝，左右各四幄，奉三祖五宗，配享神位，全书尊号（坛地已满，神幄无从增设，故宣宗以后永罢升配）。第二成设风云雷电四从坛。起居注官本立第二成，不知何时降列第三成，盖以前引各大臣皆在二成，人多地狭，故降阶相让，然当时诸前辈失其职矣。黎明归寓，一日编《励学语·子学篇》。

十八日 晴。保和殿筵宴蒙古王公（筵宴外藩，向系上元。今年因斋戒改期），臣毓鼎侍班。寅刻蟒袍补褂入景运门，穿后左门上殿，与同事齐班（恩子承学士〔顺〕，儒子为学士〔林〕，李蠡莼庶子）。辰初皇上进殿后门升座，起居注官立于坐次，东向侍班讫，即入宴。宴在殿西北隅齐北头第一楹，在豹尾枪（又名后护）前，王公一品之上羊腿一盘，鲜果四盘，干果四盘，五色大小糕饼十二盘，馐子六包。上进酒，皆跪行一叩礼。赐坐，复行一叩礼。歌舞以次进。宴毕起立，上还原，乃退。顺至西城拜未了客。归寓少憩。未刻至湖广馆，赴李苾园侍郎之约。傍晚即散。

十九日 晴。录《励学语》，交龙光斋。一日大风。傍晚子蔚来，偕至广和消寒。作柬招橘农，三人纵论今古，三鼓方散。

二十日 晴。偕兄弟手谈。未刻至豫和堂赴汪钮春酒之约。连日读陶诗，觉胸次颇平。次寅代拜北城客，城内外客于是乎肃清。

二十一日 晴。致盛杏丈信。接兰州朱颂青稟（协同庆来）。未刻至福隆堂，赴周衡甫壬辰消寒之约。

二十二日 晴。湿甚脾困，昏倦异常。未刻偕大兄至江苏馆，赴曹根生之约，勉强终席。

二十三日 晴。至前元寺吊董受之之丧，路过史馆少坐，开去叔坤年貌履历，办誊录送考文书。归寓甚疲，灯下草封奏。

二十四日 晴。午刻在同丰堂请客（胡揆甫前辈，李蠡莼、陆蔚廷、李子丹三年丈，吴子蔚前辈，李木斋、叶鞠裳、邹经甫三同年。高葵北、陶雅箕皆未到）。

二十五日 晴。皇上升文华殿，外国使臣觐见。臣毓鼎侍班。巳初刻，十一国使臣率随员以次集景行门（共七十七人）。巳正上升座，起居注官立于宝座西南北上东向。恭亲王领使臣等入门脱帽鞠躬，徐向前再鞠躬，再向前三鞠躬。七十七人均立齐，推最前一人出一纸，读良久，翻译官译云：恭贺大皇帝新年新禧，福寿绵长，圣躬康健，五谷丰登，人民安乐。恭亲王升跪座侧，上说国语良久，恭亲王三应起降，亦出一纸，读云：祝语吉祥，朕心嘉悦。敬问贵国大皇帝、大后帝、大君主、大伯理玺天德安好。使臣答数语，恭亲王复读云：但愿贵使臣遇事和衷商办，使邦交格外亲睦，海宇共享升平，朕有厚望。使臣等复向上鞠躬，面上斜退，以次出左门，复绕至中甬道而出。上降宝座，恭亲王跪奏数语，乃退。起居注官亦退。归寓草封事。傍晚访兰泉，又诣岳母少坐。

二十六日 晴。缮山东运河自陶城埠至临清州二百里宜修铁路济运折。又，经济科宜

分曹登进并清流品折，令次寅代缮。用两封。未刻赴余绶屏消寒之约。散后复赴沈蕙庭豫和堂之招，少坐即还。

二十七日 晴。子初刻诣西苑门外九卿朝房，将两折恭交奏事官。在朝房小憩。寅刻归寓，解衣复寝。午刻在豫和堂与大兄合请同乡，上灯始散。阅邸抄，奉上谕：侍讲恽毓鼎奏经济特科宜议登进之途一折，国家登进人才必须言行相符，而后可收实用。况经济一科，系属特设，内外臣工尤当仰体朝廷破格旁求之意，不得以有才无行之人滥登荐牍。至该侍讲所请仿照从前观政之例，以试其能等语，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参酌情形奏明办理。钦此。

二十八日 晴。发五伯信，又缪筱丈信，又次伯信。晚，在同丰堂约田伶际云，讲己丑团拜戏，兼约志先。兰泉来谈，知前奏一片已交吏部。

二十九日 晴。撰《励学语·理学篇》。未刻，在同丰堂作壬辰消寒局，纲斋、闰枝未到。尽醉而散。

三十日 阴。接三哥信（系昨日）。黄慎丈、伟臣来谈。复史研丈信，为查官事。傍晚，五兄弟小饮于聚丰馆，冒雪步行而归。

二月初一日 早雪，旋放晴。至一善堂赴卢仲夫消寒之局，同人会齐，先到丰泰拍照，共十二人。

初二日 晴。撰《理学篇》。

初四日 皇上祭社稷坛，臣毓鼎侍班。丑刻朝服前往，至坛下与同事齐班（庆石臣庶子〔颐〕、嵩锡臣侍读〔忍〕、王友莱侍讲〔荣商〕）。狂风如吼，衣冠欲飞，改于拜殿内行礼。寅正驾临，起居注官立于殿内东北齐柱西向南上，风愈厉，寒甚。行礼毕，天犹未明。归寓复寝。晤吴季卿丈，知前奏修运河铁路折，奉朱批：该衙门酌量办理。钦此。闻政府译署均以为然，拟筹款兴筑云（旅顺、威海、胶岙均为外人所有，万一海道偶艰，南漕不继，畿辅根本之地可为寒心。故此事为不可缓之图也）。傍晚风少止，至岳母处坐谈。夜，子蔚来，畅谈，多阅历有味之言。

初五日 晴。北风仍厉。冒风至昆师相、廖仲师处请示己丑团拜日期，均未见。谒孙燮师，侍谈良久。出城答拜吴仲霖，在济帆处小餐。申刻至福州馆，赴叶覲寰同年之约。接杨梓民、刘嗣伯信。连夜睡梦颠倒，窘惧交集，总缘日来应酬思虑，言语太多，心为物役，气因之而不定，以致心气横溢，现出种种幻相。醒后默思先儒存心养气工夫，自愧论学十馀年，决裂乃至如此！痛恨殆无地自容。发筠墅先生信，托提塘寄。

以下失记。

十四日 晴。皇上御中和殿阅祝版，臣毓鼎侍班。丑刻常服补褂前往，入中左门，至殿上与同事齐班（文星阶少詹〔海〕、嵩锡臣侍读、高熙廷洗马〔赓恩〕）。卯初二刻驾临，自殿后入。起居注官立于门外，齐柱东向。礼部官奏礼成，起居注官趋下西阶，排立桥前南向，上升舆乃退。顺至廖师处贺入枢廷之喜。回寓少憩。未刻至江苏馆，赴癸巳同年之约。散后诣岳母处，次寅、季鑫皆到，相与便酌。归适云依在此为柔儿、丙女诊疾，少谈而去。子蔚复来。

十五日 阴。为曾蜀章同年之嫂谢恭人书《玉辉馆诗稿叙》（将付石印）。闻于志权病，亟趋往视之，至则其夫人及世兄（号华堂）已自津赶到，哭声震屋，已于昨日午刻捐馆，

旅歿孤寺，异常凄惨。因帮同料理后事。遍身发寒，不能支持，乃归。夜病颇困。

十六日 晴。一日养病。

十七日 晴。己丑团拜，在湖广馆，戏演玉成部外串。力疾前往照料。未刻，昆、廖两师均到。傍晚，困惫不支，先归。留袁葆三、冯志先、陈庚年、五、六弟在馆调度一切。

十八日 晴，大风。吴季卿丈约聚宝，朱古微前辈、李橘农均约广和，皆辞。复杨梓民信，寄上海。接瞿赓丈银信。

题何润夫前辈表兄春堤试马图

玩游遂忘疲，亭亭景将夕。遥闻南屏钟，已解催归客。长堤亘远青，暝烟荡空碧。笋舆苦日短，兰桨畏风逆。翩然跨马行，迅若舒俊翮。昔看长安花，曾经理轻策。六桥三竺间，更试茸衫窄。当其据鞍时，顾盼一何逸。我家惠山西，西湖近咫尺。浮名滞行役，辜负良可惜。自踏东华尘，衣上素痕渍。宵来清秋梦，常绕岩前石。兹晨披君图，羞愧一时积。即景动遐缅，顿萦山水癖。斯游倘能追，重寻马蹄迹。

十九日 晴。仍养病不出门。武阳公车庄仲咸（清华）、徐步青（文田）、华梓敬（同芳）、沈子义（严）、张馥荪（宝廉）、杨秉铨（殿玉）均来拜。子蔚来谈。接庄思缄信，赵振卿同年（唯铎）带来。

二十日 微雪。备祭菜至关帝庙祭于志权。复至便宜坊，赴王伯唐同年诗钟之约，颇为尽兴，胜于喧呶征逐多矣。

二十一日 晴。著《励学语·经济篇》。海卿来，为讲解文字。午后访赵仲铭，交去孟常供奉各费。步行访姚志梁，谈时事，多切中窍要语。复诣岳母处久坐。接瞿耕丈银信。

病起遣兴

诗酒频年减却狂，行年卅六已颓唐。忧时日作归田计，多病人传绝欲方。雪霁竹窗徐向暖，春深梅蕊尚留香。闭门即是安心法，去马来车任尔忙。

挽于志权

驱马风尘际，天涯偶遇君。对灯淮浦雨，倚剑泰山云。倾盖交非浅，同岑意独殷。人才论绌灌，何必恨无文。

欢醉犹前日，翻成奠一尊。有家生竟隔，无病死何冤。结客倾田产，论功积泪痕。凄凉萧寺月，夜夜与招魂。

二十二日 晴。午后至湖广馆，丁卯团拜，上灯即归。

二十三日 晴。答拜各客。复任河帅信，交其孙世兄伯显孝廉承弼附寄。申刻至豫和堂，赴夏闰枝消寒局。令叔坤代写请假折。

二十四日 晴。递折请假十五天。午刻至福兴居，赴徐花农前辈之约。花老因病未来，其婿杨赤玉代主，到客寥寥。接许锡珍信。

二十五日 晴。吊庄云甫年丈之丧。顺拜各客。答谒鹿芝轩年丈，忧时论事，多忠愤之谈。归寓适西丈在此，请其诊脉开一长服丸方。申刻至广和居，赴刘式夫同年之约。

二十六日 晴。午刻至畿辅先哲祠，同乡公议张公（淮。明正德嘉靖间任言官，以直谏著称，仕至廉使）、李文肃（殿图。乾隆朝由词官升至福建巡抚。以事降调中允，擢侍讲，乞病归）、李文正师、张文达师增祀先贤。到者十余人，鹿芝老领袖。高熙廷洗马谓，李、张两相国祀典应迟之三十年以后方可议。意盖别有在，而以此为辞。李子丹太史谓，文正允无间言，文达只可入孝友、文苑，而提名臣宜酌。于是同人公商，谓此事既非从祀巨典可比，又非国家明禋，何必拘以年限，况盖棺论定，文正一无愧辞，自当增祀。张廉使风骨凛然，足以廉顽立懦，亦宜祀。张文达以但入孝友为当。李文肃末路稍有可议，须详查治闽政绩及曾否奏祀名宦为定，可暂缓。十余人之意皆符，遂定议。集北学堂午饭。余饭毕先散，至同丰堂赴陶兰泉之约，至上灯后始归。接汤温丈信，洋洋十二纸，甚详挚。

二十七日 晴。济帆来，为六弟诊疾。午后步行答访赵棣威、君权，并晤志先、兰泉、肇庆、剑秋，畅谈至晚。兰泉约景觶酒叙，召秦，三鼓后始归。此后日有公车来见，不能悉记。

二十八日 晴，风。春分。乙酉团拜，余以在假内不往。门人迎静斋（安）自鄂来见。济帆复来诊。午后撰《经济篇》。

二十九日 晴。济帆复来诊。癸巳同年在湖广馆团拜，袁保三亦具柬相约，均辞。午刻至会馆答拜公车，唯晤钱鹤岑（向杲）。诣万福居，赴济帆之约，同座多房山绅衿。傍晚步行访潘经士，托其领次伯俸银。又访橘农，不晤。在岳母处晚饭。泽寰来见，盛推罗忠节（泽南）之功在湘乡文正之上，因其以诸生讲学三十年，乡人闻其教者多以忠义相切劘，迨文正一呼而集，遂多有用之才。人知文正网罗之功，而不知人才可用，实皆忠节有以培养之也。接林作舟大令（济）信。又接家信并史研丈寄赠三十金。

三月初一日 阴，寒甚。傍晚微雪。乙未荐卷门生应菊人（万选。永康人）、宋春伯（祖同。钱塘人。均甲午）来见，春伯携交陆惕身同年信。济帆复来诊。史季超丈（悠瑞）、恒甫同年（久华）、傅渭矾同年（成霖）、瞿熙生同年（光黼）、赵重卿同年（契年）、棣威同年（仪年）、君权（衡年）、姜仲良同年（士鸾）均来拜，皆公车也。为叶覲瑜作上五伯函。晚，微觉不适，刘叔南招同丰，辞之。

有感六首

连日读杜诗，酒边灯畔，悲笑无端。蒿目时艰，更多感触。前后得诗六首，字字皆血泪痕也。

太息扶桑役，天威竟止戈。九州真铸铁，四海竞生波。膏血秦民尽，提封汉代多。雨风勤缔造，泪洒旧山河。

扰扰瀛寰局，悠悠政事堂。设谋空自秘，定策果谁长。岂解忧阴雨，唯闻蔽太阳。夙衰诚已矣，敢笑接舆狂。

逼处滋他族，鲸鲵气日豪。酣眠侵卧榻，重险失惊涛。终有长蛇虑，宁堪穴蚁逃。

陪京營陝洛，早望建旌旄。

寰宇浮生困，熙寧法再新。林搖驚宿羽，水涸泣枯鱗。國脈維元氣，人心向至仁。深宮先儉德，雨露萬方春。

士習吁堪怪，流風不可親。人才亦東豕，吾道已西麟。鬼哭虛倉頡，祚興遍大秦。何時霾霧掃，重睹日華新。

培養先朝厚，含容聖主寬。竟成多壘辱，可覺問心安。膚剝忱時及，巢傾卵豈完？保家還保國，雪涕盼朝端。

初二日 陰。積雪未消，劇增寒意。應菊人之弟季中孝廉（德閔）來見。其尊人敏齋廉訪為先大父甲辰典浙試所得士，師門風義甚篤。官吾蘇時，每過郡城必詣先茔祭掃。咸豐庚辛之際，先君子及二世父奉大母避難，几瀕于危，賴公而濟，其厚誼至今不忘。季中少年科第，英爽不群，深喜哲人有後也。方子永（恒）、丁益虞（同方）、程子延（炳熙）、李澤之（正光）、王仲光（燮）、徐子展（應軫。五、六、七弟業師）、姜伯亮（麟書。侄輩業師）、費譜生（樹藩），伯誠、叔明兩侄皆來談。午刻至安徽館，赴寶瑞臣同年之約。散后至會館，晤公車二十餘人。

初三日 晴。辰刻至畿輔先哲祠演禮，余與張篁樓太守（彬）司執爵。演畢馳至陶然亭，約己丑諸同年修禊（即消寒末局也）。客散復答拜公車，兼謁董景蘇表舅（若洵）。晚與大兄在寓約伯亮、懷冰、重光、季超、恒甫便飯。

三月三日江亭約諸同年修禊

上巳江亭載酒過，暮春天氣漸清和。晴烟已綠茸茸草，積雪初融漾漾波。醉可忘忱偏斷飲，事難如意且長歌。欲寬懷抱逢多難，其奈尊前勝景何。

初四日 晴。辰初詣先哲祠行禮，鹿芝老主祭，礼仪肅穆，同人皆敬謹將事，終始不愆（中祀聖賢，起伯夷、叔齊，迄孫奇逢。旁列名臣、孝友、儒林、文苑、忠義、循吏、独行、隱逸諸先哲。兩廡左為忠義，右為列女）。祠中所藏畿輔先哲字畫極多，皆香濤制軍所搜羅，不下百餘種，無不精美。祭日皆展而懸諸壁，餘日則度藏之。禮畢後因至各處逐一觀玩，流連不忍去。在祠午餐，即入城訪陸孟，字季良。出前門，復答拜荐卷數門人。晚赴效丈之約。

初五日 晴。乙未門人黃補臣（壽袞）來見（浙江山陰人），并携卷折來就正。其意甚殷，為詳示一切。夏楚卿（良材）、陳寅伯（崇禮）皆來見，乙未荐卷門生也（并武昌人）。季申兄到京，傍晚來談，留其晚飯。交到次伯信一封，家信兩封。

初六日 晴。劉叔南得分授武陽，考差者五人，唯叔南張吾軍矣。季兄、薛以庄來談，約其聚豐館午餐。飯後兩弟移入小寓，接福成侄來暫住。俞伯鈞、寶瑞臣、吳子蔚皆來。政府以旅順、大連灣予俄，并許其山海關外駐兵，于今日畫押。外患日迫，國勢將危。英、日啟衅責言，恐速瓜分之局矣。同人擬聯名具疏，痛哭上陳，為懲前毖後之計，未及定議而散。晚與大兄約蔚、橘兩君在廣和消遣。橘農議論乖謬，多不入耳之談，與平日持論迥

别，可异之至！语不投机，遂觉无从纵论，草草散归。余兼有志先之约。

初七日 阴。目疾，不能观书，闷甚。傍晚，访子蔚，作半夜谈。

寿宗室芝莽相国五言十二韵

一代宗臣重，三朝顾遇荣。紫微瞻上相，丹地领群英。家世洵平范，文章说颀名。搜才珊是网，宰选玉为衡。王室仍多事，同朝仗老臣。诤谏陈密勿，忠悃郁精诚。德劭神弥固，心和物不争。耆年文潞国，懿辅李端卿。雨露分西掖，星辰焕上京。自天颁吉语，大地听春声。衣舞郎君彩，霞称弟子觥。台莱殷献颂，期寿祝长庚。

初八日 晴。黎明起至举场送季兄、两弟入场。遍访公车，晤薛翳庄、杨怀冰、王重光、李泽之、程子炎、姜仲良、姜伯亮、谢钟瀛、薛怀远、傅渭矶、瞿熙孙、刘淮生、孟蓉生、徐寅生、费惕臣、史季超、恒甫，伯诚、叔明两侄。午刻过寓。接五伯信并百金。又接余芷龄信并画一轴。

初九日 晴。养目不观书。晚，子蔚来谈，四鼓方去。余先就寝。

初十日 晴。销假请安。恭备安折二（一请皇太后圣安，写全尊号；一请皇上圣躬万安）；寅初刻至传心殿递膳牌，预备召见。卯刻折发下，即出城。午后风霾蔽天，因目疾不敢接场。大兄前往，归携六、七弟闾作（子曰放于利而行两章；不诚无物；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赋得“云补苍山缺处齐”，得“山”字）。六弟作抟掬精严，真力弥漫；七弟作斟酌饱满，笔气发皇。均可望售。

十一日 晴。黎明至小寓送场。又至四兄寓，阅兄及两侄闾作，各有所长。归路在魁和买参，写复季文太叔祖信并参，托兰泉带。饭后偕大兄、五弟至琉璃厂一行。

十二日 晴。至南半截胡同，祝效丈五十二岁生日。面后归。申刻赴陈孟符之约。厅事列牡丹、兰花十馀盆，木瓜两盘，清芬扑鼻，雅静宜人。杨永清约广和，辞。

十三日 晴。未刻与大兄在同丰堂请客（吴仲霖、赵鹤楼、冯润田、苏济帆、董峻山、杨永清、王蕴斋、刘子通、方子顺。均愆期始到）。席甫散，得赵棣威柬，知己出场，在怡春酒叙。意兴、精力均有过人者。因偕大兄往赴之，召秦。

十四日 晴。作谢陶铨生亲翁信。又复谢有梦琴太尊信。出门答拜各客，访济帆久坐。接彭思柔信。

十五日 晴。清明节。天气颇和。遣郑贵至城隍庙买桃花、柳枝，归插铜瓶，居然二分春色矣。复沈左卿信，并杨殿藩官照，托兰泉带。午刻至便宜坊，赴轧克斋之约，宾主对坐而已。至关帝庙看志权夫人。兰泉来辞行。

十六日 晴。皇上祭先农坛。臣毓鼎侍班。寅初朝服至门外帐房，与同事齐班（济乐农、瑞景苏两学士，李蠡莼庶子）。灯笼前导，诣坛下少憩。钟动，驾临。起居注官立于阶下东向北上。礼成，上诣具服殿更衣，行耕藉礼。毓鼎亦脱朝服，随至观耕台前（台班别有起居注官四员）。上御黄龙袍，横斜挂数珠。有着蓑笠二人，授鞭进耒。礼官前导，从臣数人牵牛扶犁，挈籽种水器以从，上执鞭随其后。田夫摇彩旗，唱田歌，往返四推毕，升观耕台。顺天府率耆老、农夫，在台前行礼。王公九卿（六部都通大）以次扶犁，皆九

推。毓鼎先出，至兰泉处送行。饭后偕大兄至会馆，补写新做题名匾。因约大兄、三弟在同德楼小酌，酒菜均佳。乙未门人顺德李彝坤来见（字次甫。乙酉举人。年三十七岁）。闻俄国使臣此次觐见，竟登宝座中阶，直逼御案，呈递国书。又各国使臣欲我皇上起立受书。由总署奏请，竟奉俞旨。呜呼！诸大臣身受国恩，乃令吾君受辱如此，真万死不足以赎罪矣。今早瑞景苏前辈言，此后觐见，我辈伤心惨目，何忍在旁侍班乎？其言绝痛，毓鼎不觉泪下。汉朱云欲请上方剑斩佞臣一人头，元王著杀阿合马于阙下。古之人哉，古之人哉！

十七日 晴。迎静斋来见。午刻至三圣庵行吊。即至湖广馆，与吴子蔚前辈，贻藹人、宝瑞臣、俞伯钧三同年共议公疏。棣威约观剧，未往。

十八日 晴。济帆来，为柔儿诊疾。客来甚多。午后至达子营看志权夫人。因访四兄及赵氏昆仲。又访景苏丈，未晤。在岳母处少坐而归。晚与大兄令厨子治酒肴为一兄两弟两侄接场。客散，草请会议封事。眠甚晏。

十九日 晴。西岑丈来，为柔儿诊疾。客来仍不少，百事俱废。午刻出门答拜诸公车及荐卷门生。在源丰润取回粤浙汇款。傍晚始归。体次甚疲。蔚、橘招广和，不能赴矣。

二十日 晴。大风。半日会客。午后偕王先生至大宛馆报名，因在仲霖丈处少谈。至钮叔文处吊其夫人之丧。复答拜慕皋丈。

二十一日 晴。午后至湖广馆，集议奏稿，到者寥寥，人心涣散，至于如此，可为浩叹。归寓乃本此意自撰封事，专言大政不宜秘密，亟宜下廷臣集议。拟单衔入告。

二十二日 晴。与伟臣、作黼、葆良、大哥在广和居为同县公车接场。共列四席，颇为热闹。归寓料理奏折，皆次弟手书也。乙酉同年元和李子康孝廉（炳寿）扶疾入场，二场呕血，犹勉终三场，病体遂不能支。未数日，歿于会馆。科名小事，以身殉之，闻之酸鼻。申刻至关帝庙，为志权题主。

二十三日 晴。子刻诣景运门内朝房，递封奏，计一折两片（一劾顺天贪吏谢裕楷、刘仲斌及劣幕朱凤藻；一劾招摇撞骗之太监）。卯刻事下，乃行。文仲恭侍御（悌）亦同递封事。其人激昂，有奇气。余久闻其名，因与接谈。诵其前日所上万言疏，分法祖、尊师、勤政、纳谏四意，指陈情弊，滔滔滚滚，沉着痛快，听之忘倦，不觉东方发白矣。午后诣伟臣手谈，未终局先归。

二十四日 晴。翁弢夫前辈来谈，云昨上封事，正折留中，劾片交查。其一因系西朝太监，非特不能查拿，并不便宣泄，将原片严密封存。呜呼！圣主体贴保全之苦心，闻之感涕。午刻至同丰堂，赴王保之师之召。炎风烈日，街沟泥淖，秽气熏天，无怪疫气之盛行也。乃知先主洁治道路之政，所关甚大。

二十五日 晴。常府京官在同丰堂为八邑公车接场，到者四十人。竟日周旋，归寓惫矣。

二十六日 晴。贺吴雅初续弦之喜，意有感触，少坐即行。午刻至江苏馆，赴壬午南榜同年之约。散后复入西城，答拜各客。阅邸抄，会典馆保案四百余人，有同功异赏者，有功高赏薄者，有功微赏厚者，意轻意重，公道全无。东海师素号正人，此事乃大不厌人意，可见权利之难居也。晚偕橘农访子蔚，因其保案不平，为之解闷，多激烈之谈。

二十七日 晴。接盛杏丈信。一日在寓静坐。怀冰来谈。傍晚诣岳母少坐。因与子蔚、橘农、大哥、五、七弟在广和剧谈，余作东。归寓四鼓。

二十八日 阴。辰刻与大哥、四哥、六、七弟至内阁送同乡大挑，余与六弟入西长安门，穿午门而进。午刻微雨，在合兴号便饭（余兄弟五人）。武阳得一等者四人（李正光、赵巽年、赵仪年、王士芬），二等者七人。

（原稿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闰三月初九日 晴。护送福成侄至天津徐宅入赘。本约伟臣同行，逾时不至。午初火车开行，三点半钟抵津。住紫竹林春元栈楼上。作字招钱绍云同年及家寄生侄。傍晚，寄生来栈，邀第一楼番餐。归寓绍云亦来，久谈乃去。

初十日 晴。发上次伯信，由信局寄。又发京信，由邮局寄。饭后衣冠拜吕椒舅、左子铤、钱绍云、家健卿叔祖，并见绍云夫人，坐谈一刻许。接源丰润汇来喜用银两。灯下作费幼亭年伯寿文。

十一日 晴。绍云年嫂制菜见贻。左子铤来访，邀第一楼早饭。托其向女府商酌一切。归寓椒舅枉过，同诣电局访王仲良询会榜消息。张小松来访，乃归。灯下作寿文至三鼓，不得京电，乃寝。甫就枕，吕新之表弟来，嘱划付品园舅存款百金，少坐而去。

十二日 晴。天明电局送来全录，矇眊睡眠粗阅一过，竟未见恽字，废然掷之于几，蒙被复卧。遥想两弟下第滋味，为之涔涔泪下。少眠再起，细阅全录，知武阳中者五人（董景苏舅、史季超丈、赵剑秋、袁志、吕植臣昆仲），其余知好尚多。吾家应试五人，全作遗珠，未免减色。即挥笔作慰两弟书，交邮局寄。寿文脱稿，草草缮出，附致费惕臣信交信局寄。午后至徐宅，见管四太太，前室管恭人之堂婶也。坐次话及前室旧事，四太太潸然泪下，余亦悲感不自禁。抚今追昔，谈家常琐屑甚久。子铤、小松相继而至，相与议定喜事各节。因赴绍云之约。家庖极精美，同座有管洛生、管寿臣，皆内族也。

十三日 晴，甚热。钱绍云、杨慕劬、管寿臣均来谈。管四太太以菜点见贻。午后访寄生。未刻张小松来，将礼帖、衣饰箱请其押送女府。彼此不请媒人，亦省俭从实之道也。发次伯信，邮局寄。伟臣自京来，交到大哥信。又接信局京信并徐师相寿文节略，知前上弹章，已奉谕旨，谢裕楷开缺另补，刘仲城交部议处（嗣吏部议革职），朱凤藻革职，驱逐回籍。灯下与伟臣纵谈学问，意见多同，畅快忘倦。

十四日 晴。上街买物，在震兴午饭。在座有陈益三，闽人而大兴籍，余己卯同案也。余东生、赵棣威、许锡珍、椒舅、小松均来谈。椒舅邀往赵桂兴便酌，有清蒸鲥鱼、红烧青鱼，肚窠甚美，余不尝此味已久年矣，不禁动乡关之思。小松复约林桂生家酒叙，夜深始返。桂生昔在京师西城，与余有两面之识。今日匆匆相遇，一见即能呼我姓名，亦慧心人也。

十五日 晴。甫起，余征甫丈枉过。绍云在新园招洗浴，与伟臣偕往。余未敢浴，啜茗而已。遇锡珍，约回栈午饭。乘东洋车入城，答访征丈、东生、小松、棣威、寿臣、慕劬。甫回寓，得张啸圃到津，在第一楼相候，因往谈。散后又至花宝宝处，赴东生之约，肴皆臭腐不堪下箸。三鼓归，作京信，托啸圃带。就枕后旧疾复作，良久始定。

十六日 晴。一夜梦魂颠倒，晨醒发热不退。竟日在栈静养，不出门。伟臣复回京。

十七日 晴。热退未清。八点钟勉着衣冠，偕福成诣江苏馆，预备起身。贺客十余人，皆同乡也。征丈招宴，以不得脱身辞。主人命仆携樽相就，借作午餐。午刻，女府以彩舆来送新郎登舆。酉刻，余至女府谢亲，会亲，受新人礼。入宴半席，一揖而散。凉风大起，

瑟缩轿中，病躯颇觉不支，归栈偃卧。季生来视予，此次承其情意殷拳，可感也。挑灯结喜事用账，留送福成，夜深乃寝。

十八日 阴。黎明即起，检点行装，登火车，卯正开行。同车有俄员沃罗诺福以副将来中国者，让茶让酒，情谊颇洽，并约余如至开平，可诣马队洋务局相访，惜其不通华语，彼此皆由其仆译传，议论未得畅也。午初抵马家埠，握手而别。下车微雨，回家作半日休息。接筠墅先生信。

十九日 晴。十日之中客来甚多，因遍往道喜答拜。

二十日 晴。午后访子蔚，作半日谈。

二十一日 晴。会客十余人，口体为疲。写五伯信，托赵铸伯带。

（原稿此处空三行。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四月二十四日 晴。本科殿试，引见前十本。臣毓鼎侍班。黎明扶病偕大兄、五弟前往，至乾清门外与同事齐班（文星阶、儒子为、高熙亭洗马）。六点三刻，读卷大臣进呈拆封讫，出至阶上传宣（状元夏同龢，贵州人；榜眼夏寿田，湖南人；探花俞陛云，浙江人；传胪李积勋，四川人）。起居注官随读卷大臣、前十名新贡士入候上升座，立于殿门外北上东向。前十名各背履历出，起居注官亦退。归寓益惫，全气下坠，而大便枯燥不得出，午后虚火上矣，有旺热之势。子蔚来视予，嘱请济帆。遂作字延之，飞奔而来，可感也。先以白蜜五钱、香油一两调服，再用滋阴攻下，峻剂继之。服药未一时，居然得畅解，心气大定，乃就寝。

二十五日 晴。一夜发热，连烧甚疲。太和殿传胪，未能入贺。济帆仍来诊。接五伯信，折弁带来。

二十六日 阴。一日思静养，而俗冗纷绕，迄不得静，苦矣哉！子蔚来谈。中宵梦醒，闻檐棚雨声甚厉，盖京师入年第一次甘霖也。倾耳起坐，心气俱清。

二十七日 阴雨，达旦始止，凉爽健人。余因停饮。肝疾悬凉药为厉禁者，将四年矣。前日急则治标，放胆服之，乃寒性中凝，腹痛大作。午后勉至松筠庵，赴李丹丈之召。又至陶然亭，赴贾子永同年之约。郊原雨霁，绿润上衣，在车中凝望远山，苍翠绝秀，神怡者久之。归路复诣岳母少坐。阅邸抄，常熟翁相国奉严旨罢斥，以揽权狂悖罪之。此举得失，小臣不敢妄言，唯忧危太息而已。

二十八日 晴。子蔚来作半日谈。

二十九日 晴。润泽来交课，为应时改去。大哥引见，授编修。可喜之至！阅朝考等第全单，门人黄、钟、李俱列一等。

三十日 晴。入城谒翁师，不见。车中喝甚，因驰归。傍晚访景苏丈。啸圃在一品升以柬来招，因往，尽欢而散。

五月初一日 晴。蓉浦丈来久谈。畅论时事，忠愤勃发。接三哥信。午后至琉璃厂，作半日消闲。在正文堂买《通典》、《续通典》。经国伟业，断推此书。颇思破一年工夫专精治之，为异日经世之用。唯余发大愿，力每未能偿，姑存此说可也。接于华堂信并鲜枇杷，不尝此味已九年矣。择其鲜洁者荐祖先，余与合家分啖之，大半坏烂，可惜。

初二日 晴。早间访子蔚。午后蔚复来，抵暮方去。

初三日 晴。皇上有事于方泽，臣毓鼎侍班。亥正即登车，子正出安定门，抵坛门外

起居注帐棚，与同事齐班（济乐农学士、伊仲平侍读、陈梅村庶子秉和），至坛下祇候。坛凡三成，正方，砖瓦皆黄色，四周以水环之。第一成中奉皇地祇，旁列八幄，奉三祖、五宗配享。第二成设四从坛，祀五岳、五镇、四海、四渎，而以祖陵五名山（启运、天柱、隆业、昌瑞、永宁）附祀于五岳之次。寅初刻驾临（服黄朝衣，悬金帕珠），拜位在第二成。起居注官立第三成，升降三献，读祝送神，焚帛瘞埋，礼成而退。候上在黄幄更衣起驾，起居注官乃趋出。顺至昆、徐、孙、廖各师处拜节。归寓略憩，即至江苏馆，与大兄同作主人，客到二十人，席散惫矣。今日夏至节，荐馄饨于祖先。端午节日迫，囊空如洗，债务纷集，平日不知撙节，今日焦灼欲死，闷甚，恨甚。

初四日 阴，微雨。接史研丈信并三十金。至恒裕访应沂初书券举债二百金，为过节资。闲谈及同治中年，物力之充，物价之贱，中人之家有十金便可度一月，以较今日，何止一倍。抚今思昔，相与叹慕者久之。午后访子蔚。夜间清理账目。代采涧写如皋徐芝田信，为其大令爱执柯议婚于黄县王季樵少詹。接许锡珍信并食物。

初五日 晴。天中节。晨起祀神，午刻祀先，合家拜节。午后诣王保师及董处贺节，少坐即归。接吴质甫信（包子如带来）。又杨怀冰电。本日奉上谕，废八股，改试策论，令部臣详议章程。臣谨按：时文之弊，至今已极。庸陋空疏之士，皆得敷衍成篇，弋获科第。世之登甲榜，掌文衡，而不知经史为何物者比比也。若改为论体，使得镕经铸史，畅所欲言，则有根柢者可以学识见长，而空疏者自无从着手，诚善制也。唯愚意义理之学断不宜废。或首场试四书义一篇，五经义二篇；次场试史论三篇（在《资治通鉴》内出题）；三场试时务策三篇（不必定讲西学。凡田赋、盐漕、钱法、水利、兵刑之类皆是）。趋向既端，又足以覘学识，似亦拔取真才之一道也。两日看《通典·田制门》两卷。

初六日 晴。齿痛，竟日坐立不安。李次甫、卜贺泉、杨益元、苏济帆均来。傍晚至旷野，信步吟眺。连日心烦意乱，看书亦不能入，遂生出种种病痛。长此不已，身心交困，真觉辜负光阴。

初七日 晴。午后访慎之丈。又至李苾翁处行吊。傍晚约慎丈、益元、贺泉饮于广和。杨村南北，自廿二年永定河水倒漾，周围八十馀里三十馀村尽成泽国，积水至今未消。余去冬今春两次铁道经过，目睹沉沦，心伤昏垫，惻然思有以拯之。归来为慎之丈提及，慎丈见义勇为，引为己任，筹款四千，履勘形势，在运河东岸屈淀开堤泄水，加以西北风助顺，积水逼向口门，未及三日，涸出良田一千馀顷，小民补插新秧，水地既肥，十日之间，青苗盈尺。多年泽国，一旦变为膏腴，指日西成，欢声遍野，乃为地方官所忌。杨副通判遂通禀直督，顺天府仓场谓慎丈率领千人擅自开堤兴工泄水，前后两禀，第二禀并牵连及余。今早苾翁向大兄言之，余因携图与苾老详论情形，苾老颇首肯，然此事尚未解也。（〔眉〕其实通判及武清县春间亦曾禀顺直大吏，谓宜于屈淀开堤放水，以纾民困。与此次办法相同。）

初八日 晴。冒暑答拜各客。在高寿农年伯处久谈。包子如别驾（希蔺）自湖北来，程惠泉大令（肇元）自浙江来。包以家刻《安吴四种》、小倦游阁删定《书谱》拓本见贻；程以新刻汪双池先生《理学逢原》、《遗书八种》见贻。傍晚偕大兄、五弟至南下洼散步。夕阳在山，凉风微度，徘徊于丛芦古树间，顿觉心旷神怡。因步访闰枝。又诣董宅，与效、景二丈剧谈。

初九日 晴。甚热。偕次寅至妙光阁，行二妹除服祭礼。少坐入西城，祝刘叔南太夫人六十三岁寿，而后归。热风大起，炎尘涨天，目眇唇燥，殆不可耐。到家以西瓜涤暑。忽接南电，知寿侄病危，催大兄速归。以意度之，凶多吉少。

初十日 阴，清晨微雨。今早新进士第一日引见。臣毓鼎侍班，五点半钟入乾清门候上升座，起居注官立于殿西门内北上东向。事毕趋退。遇兼尹孙燮臣师，告以开堤事顺天府将劾弹章，嘱余向胡芸楣京兆分辨。因偕出，见芸楣年丈，将此事情形大略说明。据芸丈云，初禀本无尊名，第二禀牵连及之，此事可与阁下无涉。归路细思此事，余发其端，嗣后兴工，虽未经手，而实与闻，今乃坐视慎丈独受其过，于心不安。因访慎翁略谈。归寓，慎丈复来。客去，出门答拜包子如。拟入城谒燮师，再为慎翁分辨，以彰公道。甫近前门，大雨倾盆而下，主仆均不能前进，乃驰归。大兄明早南旋，匆促移交一切。啸圃约便宜，未往。

十一日 晴，天甚凉爽。济帆、慎丈（原稿缺漏、失记。——整理者注）

六月十一日 晴。孙燮臣师相以冯林一中允（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进呈，有旨刷印一千部，发交各衙门分阅，签出可行不可行，注简明论说，会交军机处，分别多少份数，进呈御览。臣毓鼎领到一部，详细阅勘。拟上条陈，分：译泰西政治书，练八旗驻防及内外蒙古矿务，仿屯田之制改役营兵，停捐纳以励学校人才四条，连日构思，今晚脱稿。

十二日 晴。接季申兄信并还恒裕借款，掣回借据。发方燮尹信。与次弟分缮奏折，灯下签《抗议》至三鼓。慎之丈、子蔚、亚蘧同时来谈。语及时事，相与太息，乱将作矣，吾奚适归！又阅改官制复奏已上，吏部、翰林院皆在当裁之列。未知当道大臣有能挽回此举者否？果尔，则无官一身轻，余将遁迹荒江，抱圣贤遗书私自讲明以待后世，留此清白不随俗变之身，见先人于地下也。

十三日 晴。签《校议》。午刻至江苏馆，赴同郡八进士衣冠之约。与仁山、闰枝谈甚洽。席散，访橘农，适子蔚在彼，相与剧谈。又诣董处久坐，晚饭始归。灯下仍签书。两日暇辄阅《朱子语类·治道门》，大儒议论准情酌理，不激不随，断非寻常所及。世之附和新学者，竟有妄诋之辞，真聋瞽丧心者也。遇此辈狂论，不直与校真，用孟子之法以妄人待之而已。阅成儿所作《裁官增俸策》，颇清畅可喜。近日颇有人劝余令成儿习外洋语言文字，一笑谢之。

守拙目录

光绪廿四、廿五年戊戌、己亥（1898—1899年）

六月十四日 阴雨。世变日亟，人心日非，天下事非区区措大所能挽救，日夕忧愤，亦复何益！此后当戢影一室，涵养天和，薄有所知，则专疏上陈，以尽臣职。馀日则我行我素，择家藏书籍之切实有益而又简约易守者，罗列案旁，晨夕玩味，既以自娱，兼以课子。稍倦则访二三知己，抵掌剧谈，宣导埋郁。死生得失，一听诸天，唯知守拙而已。因取以名目录，而标数语于简端。

晨餐后入城，祝廖仲师六十寿。诣夔师，未值。访张畹丈略谈。归签《校邠庐抗议》十馀篇。晚，微雨，天骤凉，可御夹衣。

十五日 阴。签《抗议》讫，计四十七篇，下签六十馀条。此书所议，有三十年前情形，与今日不同者，有陈义虽高而不能行于今者，有逞心而谈，行之实窒碍且滋纷扰者，皆与笺识，未敢附和其间。至其卓识竑议，确然可行，往往有今已通行，而先生已早发其端者，不可谓非通人也。傍晚与次寅分缮黄签。访衡甫，又诣董处，三鼓乃归。阅邸钞，排日召对翰詹科道诸臣，许部员士民条奏时事。新政之最可喜者，治平之兆其基于此乎？得刘嗣伯书。

十六日 晴。与次寅缮签粘书讫。午后颇倦，适橘农在子蔚处遣价来招，因往剧谈。与橘农论时事，意见多不合，一笑置之。晚早寝。

十七日 子初起，入内递封奏。（凡四条：一广译泰西政治家言；一陈八旗驻防及内外蒙古；一仿屯田之法令营兵开矿；一停捐纳以劝学校人才。为片论热河练兵，拳贼殃民。）月色皎然，琼楼金阙，如在镜中。在朝房假寐，至天明，事下，乃行。归寓酣寝。午刻至南河泡，赴陈孟甫同年之约。宴后散步河干，红荷绿盖，冉冉送馨。西望遥山，葱翠欲滴。尘俗胸襟，为之一洗。留连久之。归路复访夏闰枝，阅所录《日本学校考》（从黄遵宪《日本国志》中录出），其培养人才有足取者。因思西国政治往往暗与古合，参取所长，以辅吾之不及，亦礼失求野之意。乃迂拘者既摈斥不谈，趋时者复事事推崇，举而加诸吾中国之上，欲尽弃所学而学焉，皆不得其平也。

十八日 午前骤雨一阵即晴。苏济帆来。写外舅筠墅先生信，托提塘寄。接大兄、六弟信，内附杨怀冰信并二百金，托为其弟怀仁办眷录。又接福成侄信。又发许锡珍信，并

史恒甫捐项尾款四十八两零，交德恒号转寄。吴纲斋同年送来所书先府君墓志，雅健匀洁，足传不朽。随具衣冠前往叩谢，晤谈良久。闻经济特科登荐牍者，多闾茸之流，半系徇情且有以贿得者。大臣举措若此，徒变法制何济乎？顺至恒裕，托其为外舅办加级。申刻至同丰堂，赴何颂梅之约。即席戏赠颂梅：“白下诗人何颂梅，一樽聊为晚凉开。故人已作松江守（颂梅馆于濮梓泉年丈寓，新简松江知府），还乞鲈鱼下酒来。”近来心神散漫，友人托办及自己当为之事，多半遗忘，每致失误。今思得一法，用白粉牌一面悬于座右，有事即书其大略，事了销之，庶几心不劳而事易结。偶阅旧帖，悟古人用笔之妙，皆蓄满不发，故能笔短意长。又古人起笔多用逆锋，绝无平下者，特其锋有露有不露耳。松雪书最圆润，用笔亦非平直。俗子任笔所之，皆取顺势，无怪学赵者辄蒙熟烂之讥也。中宵不适。

十九日 晴。竟日疲困，若受大伤。大约湿蒸所致也。至董宅祝外姑五十六寿，面后归。为诸生及成儿改课作。晚饭后至对过与两生论学，劝其读宋儒书。看《朱子语类》论世论人各条，几席间谈，极有精切可味之语，为摘录本所不能入者。以此知学紫阳者断不可不读全书也。闻总署日前与日本使臣会晤，谈及变法，日使谓自来治国之道，断无全舍自己而专学他人者，欲求自强，仍须从自己做起。闻者愧之。

二十日 阴。立秋节。访杨荫北。祝子蔚生日，坐彼久谈。拟约蔚、橘诸君广和晚酌，因病体不支而止。夜雨。接家信。

二十一日 大雨时作。体仍不快。午刻偕次寅至裕升楼，赴苏济帆之约，令余服清胃和中丸。陶伟仲约江苏馆，辞。归寓看《朱子语类·法制门》，于当代掌故考究煞是精详，兼能深体立法之意。其于介甫、蔡京变法得处，亦不埋没。真可谓恶而知其美矣。只缘学者畏《语类》繁重，不肯细看，故于朱子学问经济多不见。世多诋宋儒空疏，试问其曾见过朱子书否？盲心瞽目，可笑可恨。复大兄信。

二十二日 晴。体仍不快。刘叔南太翁寿，亦未往视。写应酬数件，腕力颇疲。静看夏心伯先生（忻）《述朱质疑》四卷（起朱子少时学术，止己丑中和之悟），精思深识过王白田，读之不忍释手。接赵棣威皖中书。得荫北柬，知前折留中，片交查。

廿三日 晴。稍健。写应酬两件。展临东坡书，悟其左势必逆蹴，右势必含蓄。看《述朱质疑》卷五，发明朱子主敬之学甚切要。傍晚入西城，答拜庄心安丈，谈及湖南辰州有一种矿砂，其名为锑，西语谓之安的摩尼，可作炸药及制器染物之用。出产甚旺，惜雇用洋工融炼，所费太巨，而土法又劳而鲜功。近来中国学生考究矿学化学颇有成材，当就学堂调取此项人才用法淘炼，为利更大。余意此种锑砂当与朱砂相类，特其用为不同耳。朱砂亦出于辰州。申刻至福兴居，赴黄捷卿之约。坐有绍兴少年，与余初见，便信口雌黄朝政，可为少不更事矣。接钱绍云同年信，论变法当从根本上着手。可谓要言不烦。

廿四日 晴。酷热不可耐，唯有静坐读书一法。偶检《朱子全书·读书法》，阅之终卷。又看《述朱质疑》卷六、卷七（考论朱子编纂各书）。傍晚走访志先，未值，晤葭孙、剑秋，其案头有观海楼苏帖一册，甚佳。至董处少坐。访橘农，偕至广和，兼约子蔚、次寅。因论变法，余举《朱子语类》论法制及熙宁人物数条，橘农击节叹赏，服为通儒之论（论介甫新法）。接汤温丈信，极言湖南提督驻常德，昔为要边，今则为腹地，所辖武职极多，皆安坐骄惰，克扣军饷，糜俸无益，似当议裁。武子彝大令（光樽）、李香谷农部（增芳）来谈，皆滇人也。

二十五日 晴，尤热。子蔚、伟臣、颂梅、效丈、景丈、志先、吉甫、慰堂均来为次弟送行。黄补臣来见。午后，挥汗作应酬屏对十馀件。虽觉热不可耐，却得心手相应之乐。晚，设酒肴，为次弟饯行，兼约效、志、慰三君。接许锡珍信。

二十六日 卯刻入内，恭祝皇上万寿。辰初在午门外行礼（仅二十馀人，而翰林院人员居十分之九）。归寓送次弟登程。聚首年馀，顿形寂寞。午刻阵雨，俄顷即晴，仍酷热。写诸兄弟信，交局寄（内有要言，急于达到，恐次弟在路耽搁故也）。静看《述朱质疑》卷八、卷九（皆记同时学派）、卷十（辨前人诋诬朱子之说，如李氏《朱子晚年全论》，戴氏《孟子字义疏证》，胡氏《篝灯约旨》之类）、卷十一（论朱子出处及各奏札）。戴东原于汉学颇有心得，丁亥戊子间，余正治声音训诂之学，于《东原文集》曾研究一番，喜其精核深刻，唯有意与程、朱为敌，遂不惜盲心眯目，发为离经叛道之谈（如指人欲为正之类）。其心术实不可问。段茂堂为东原高弟，晚年乃深服朱子小学（见《经韵楼文集》），可谓智过其师矣。窃谓诸君专精汉学，穷搜冥索，不失为经师，乃必与宋儒为难，诋其学术，并诋其立品，一概以迂疏二字了之。微论程、朱诸大儒断非迂疏，即六经中义理之言，亦复开卷即是，岂能一笔抹煞乎？况纲常名教，非宋儒所创，汉学诸君岂置其身于纲常名教之外乎？意气用事，利欲熏心，只见为蚍蜉之撼而已（如毛奇龄、江声之流尤其谬者）。今日人心日非，大道将裂，梅瑟（摩西）之教，乘吾之虚以祸中原，未始非汉学诸君有以阶之厉也。（掊击宋儒，世人不复闻义理之说。人而无义无理，亦将何取不至哉！孟子斥杨、墨以无父无君之学祸天下，杨、墨亦岂欲无父无君，然其弊必至于此。以此论汉学诸君，正非苛激之论也。观于有明士气之盛，主昏于上，犹能维持数十年者，诸公讲学之力也。今日如宋学盛行，时事之坏，余敢断其决不至此。）读心伯先生诸论，感而书此。晚，凉风徐来，酷暑顿解。灯下看书颇久，夜深始寝。

廿七日 阴，微雨。先中翰公忌日，拜供。收拾书斋，为静坐读书计。午后访子蔚，纵论中古，至二鼓后始归。以性理精义授诸生，世衰道微，能将此道留得一分，即圣学有一分维系。守先待后，虽非其人，窃有其志也。

廿八日 晴，仍热。先中丞公生辰，拜供。伏案作字，辄挥汗如雨。一日随意观书。晚饭后，蔚兄来谈，情谊极洽，更深乃去。余思守约专看一书，以便施诸实用。拟看《经世文编》，又拟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此书于北宋一代朝章国故，多采自当日公私著述及实录、公牒，故较正史倍为详明。其立法利弊，政事得失，多可借以推见本末。余得是编，珍喜特甚，盖不独娴熟北宋事迹，于经济一道实大有裨益也），踌躇不决，因举以质诸子蔚。蔚老谓《经世文编》中固有精要之作，然其空者，徒发议论，坐言未必起行；其实者，拘于一时一地，又未必即奉为不刊之典。奏疏所陈，半系纸上文章，未见悉符实事。且一篇之中，枝叶过于精华，徒费目力，获益殊鲜。不如专看《长编纪事》，既可多识前言往行，而以后代人观前代已行之事，得失昭然，最足阅历事情，增长识见。余深服其论。嗣后当专看此书，冀收实益（熙宁以后之事，于今日之用尤切）。以此知为学之必赖有良友也。杨门斗来，为成儿小试报名。

二十九日 晴。至长椿寺行吊。复拜客数家。傍晚，诣董处晚饭。接吴质甫信。许少鹤同年遗缺补常州府，特过余访风问俗及利弊所当兴革者。（〔眉〕后补镇江府。）

七月初一日 晴。皇上孟秋时享太庙。臣毓鼎陪祀。成儿诣府学审音，因留宿内城，

备明日县考正场，托海卿同往照拂一切，王先生亦赴试。黄榆庭来见。王季樵前辈过谈。未刻至同丰堂赴朱莹如之约。仆人来请，知莒生八弟自津来，八叔明日可到。留其暂下榻于此，畅谈里门近事。延王西丈为柔、酉两儿诊病。接德麟阁大令（恩）信。

初二日 晴。午后偕莒生出永定门迎八叔，遇于中途，因延至同丰堂便餐。薛以庄丈、孙虚谷（皖人，来引见者）同来，并约之。傍晚始散。谈及伯母上月患病数日，恐大兄一时未便成行。又闻次寅候泰顺轮船尚未南下，旅宿塘沽，清况可想，为之凄然。张润泽自束县来，知成儿考试无恙。灯下看《读朱质疑》卷十二（纪奏札及出处）、卷十三（居官政绩）、卷十四。第十二卷中引颜之推语云：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陵忽长者，轻慢同列，以学求益，今反自损，不如无学也。反复斯言，感叹者久之。书桃庙议状奏札后一篇，议论正大切当。古今议始祖桃庙者，得此论而定，真经生之文也。

初三日 寅夜雷霆震撼，几榻俱振，骤雨如倾。因摄衣端坐。黎明后天竟放晴。岳母枉过。济帆来，为酉诊疾。已刻在陶然亭请客（潘泉孙大令〔志裘〕为正客，陈润甫、朱古微两前辈，李橘农、徐芷帆、夏闰枝、曹根荪四同年作陪。杨味莼、陈孟甫未到），皆壬午同年也。雨后山色特佳，薄暮始散。八叔枉临，未值。得次寅塘沽所发书。又接曹星阶（晋泰）信并件。阅《国闻报》，录春间皖藩于次棠方伯举劾一疏（劾大学士李鸿章、翁同龢，侍郎张荫桓。举大学士徐桐，前尚书崇绮，总督张之洞、边宝泉、陶模，巡抚陈宝箴，前四川总督李秉衡，提督冯子材），切直沉痛，足以褫奸邪之魄，而增敌忾之忱，近来章疏中有数文字。

初四日 晴。李蠡莼丈、汪作黼、刘仲鲁来谈。仲鲁学问淹通，可敬也。午后谒八叔，未见。与莒弟久谈。交到叔坤、季莽信并《曾文正全书》。答访武子彝，未值。看《述朱质疑》卷十五、六（杂考证）毕。

初五日 晴。濮梓泉丈来谈。至江苏馆，祝丁年伯、年伯母双寿（衡甫同年之尊人）。顺诣董处午饭。仆自内城出，知成儿正场取第三十九名，今日初复。申刻至同丰堂赴景苏丈之约。席散诣八叔处久谈。归寓四鼓。八叔交到五伯信一封并寄银百两。又大伯信并履伯侄妇上贺礼。又季兄信。连日因酉儿患病，终日哭闹，心绪异常恶劣，勉强坐书斋看书排遣，而思虑终不能澄。五伯信中言，变法当先变人心，又以危行言孙相勸。皆至论也。夜间说话过多，上床竟不成寐。因思自收拾书斋已将十日，而东翻西阅，仍不能专一用功。今拟立一简要课程，每日只看二书：早半日看《续通典》（宋以后法制利弊与今日较相近，又可省一番考订之功）（〔眉〕看《续通典》仍不如看《续资治通鉴》及《长编纪事》为易得力）；下半日看《朱子语类》（此书毕，再看文集），读《古文辞类纂》数篇，其余概不翻阅。心既不纷，功亦易竟，或可收守约之效。

初六日 晴。成儿出城（明太祖以时艺取士论；沿海设机器局多年，未闻有制一器者，果何如而行之有效策）。傍晚报到，知取列第二十三名。复令进城，备明日终复。俞希甫来久谈。饭后橘农在子蔚处相招，遂往剧谈。连日条陈昭信股票扰累地方者颇多，虽皆奉严旨训饬而迄无惩办停止之意。各督抚欺饰圣明，已成惯技，其肯据实入告乎？仍为具文而已。余近来在广座论及时事，愤懑之下往往不能择言。又性好诙谐，忍俊不禁，有时一二戏言，伤人次骨，殊非处世之道。晓醒细绎五伯危行言孙之戒，瞿然警省。昨定功课看《通典》，继思稽核制度，颇伤繁碎，不免过耗精神，殊非中年所宜，不如仍依子蔚言，专

看《长编》为要。五弟东城保案于今日入奏。

初七日 早起枯坐，颇有感触。午前大雨。刘琴斋自房山来见，问学之心甚切。看《长编纪事》卷一至卷八（中有三卷缺）。申刻访吴蔚若、王季樵两前辈，均未值。因至方壶斋赴杨荫北之约，座唯八叔及余而已。肴甚精美。门人黄补臣来柬，意欲编纂《国朝掌故》、《泰西政事》二书，皆用表体。余答以二者均于表不宜。《国朝政事》当仿《长编纪事》体例，分代分类以次相从。诏谕奏议皆择要甄录，其大事有关系处，则用温公《通鉴》、豫章《遵尧录》之法，作为论以发明之。《泰西政事》当用编年体，使纲举目张，盛衰利害犁然在目。遇有可法可戒处，亦略加论辨，俾求新者可得其平。补臣用心甚专，识议亦好，倘能独力成此二书，洵盛业也。接刘嗣伯信。

初八日 晴。武子彝来，论中国茶业利弊甚悉。午刻子蔚过访，纵谈殊惬。偕至琉璃厂各书肆看时务书，余与蔚各买《海国大政纪》、《英法俄德四国志略》一部而归。灯下略翻阅，笔墨均简要，胜《万国近政参略》远甚。接方燮尹、史挹珊二信。

初九日 晴。门斗来报，成儿县试长案取列二十五名。大兴邑尊林文伯（绍清），云南举人，由昌平州调署吾邑。雅初、吉甫来谈。傍晚访张燮钧前辈。燮翁新简驻朝鲜公使，以母老辞。燮翁谓，凡驻外国使臣，最要在探其阴谋。朝鲜虽不须虑此，然俄、日两国刻刻有谋鲜之志。防俄、日以护朝鲜，即所以卫中国也。故首宜联络俄、日驻鲜使臣，庶可得其要领。所论可谓扼要。又在董处晚饭。

初十日 晴。先妣忌辰，拜供。八叔在此午饭。与志先本定初九公请盛杏荪、吴季卿、庄心安三丈，黄伯南、沈友卿两同年及八叔，盛、庄诸公以是日不能到，自改今日。余与志先皆有家忌，乃勉改，以便衣从事，约陶端一、丁衡甫作陪，傍晚散。

十一日 晴。过节。祭神，谢宅，祀先。荐茄饼。云依来，为姻女诊疾。盛杏丈以新刻《经世文续编》见赠。篇目一依贺氏正编，略有增易。官书私著，编辑颇详。缪筱珊、汪子渊两君任其事，而杏翁总其成，亦犹魏邵阳之于贺氏也。午后写应酬各件。展临苏帖，颇舒胸中郁勃之气。

十二日 晴。杏丈过谈，兴辞后即一径登程矣。一日客来络绎，气急头昏，神志恍惚。此种无益有损之周旋，竟无法以绝之。薄暮稍静，发诸兄弟信。灯下看《长编纪事》卷十，太宗谓田锡奏对“陈词不繁，指事尤切”。此八字是奏疏要诀，吾辈当以为法。

十三日 晴。杜门谢客，为黄补臣写五伯及顾紫霞两信。午后吊吴聚垣年丈之丧。复答拜数客。秋热甚炽，因归寓，随意读老泉文，复细玩山水画谱，以领静远之趣。时局日非，无能补益，唯有养心一法，是实落受用也。晚饭时阅邸抄，湘抚陈右铭丈疏保八叔，奉旨预备召见。即诣会馆夜谈。接季兄电。《经世文续编·学术门》所采数篇，多不满意于唐确慎《学案小识》。鲁通甫谓，陆清献、熊文端诸公辨姚江于王学方盛之时，犹有可说，若唐氏之时，非特讲程、朱者难得，并讲姚江者亦不可多见，而犹斤斤持此门户，无乃迂阔鲜当乎？（余不记通甫原文，此特撮其大意耳。）余按：确慎立身为学，均无可议。至《小识》之不惬人意之处，诚如通甫所讥。唯《经世编》中录此等文字，殊不关紧要，且亦收不胜收。

十四日 阴，微雨生凉，始有秋意。看《长编纪事》卷十、卷十一。未刻至江苏馆，赴张啸圃丈之约，席散在董处少坐。阅邸抄，汰冗官，谕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太仆、

光禄、鸿胪四寺，一律裁撤。河督，督抚同城之巡抚，不押运之粮道，无盐场之盐道，不管地方之同通佐贰，均裁去。其被裁之督抚、京卿等，另候录用。其余详细章程，令内阁六部限一月筹议复奏。臣谨按：各官有名无实，久应裁并，我皇上毅然废之，一破宋元以来积习。彼失职者横生非议，何足窥变法之精心哉！唯微臣愚见，圣朝中外一家，将三百载，而满汉之见犹不能融，堂司各官皆重重对设，是每官常增一倍也。又，京师文武大小满官专缺，其数尤繁，斟酌重轻，岂无可议？乃满臣既不肯言，汉臣又不敢言。旷职糜禄，莫此为甚！微臣抱兹孤悃，窃因汰官之谕，聊一及之。接次寅沪上信，海天无恙，颇慰所怀。

十五日 阴。秋凉袭人，遂御重衾。午刻至江苏馆，赴沈友卿之约。交去岳母托寄信一封并洋拾元。席散至武阳馆，为友卿送行。在八叔处晚饭。子蔚来谈，三鼓始去。

十六日 晴。管养和丈自浙来，作半日谈。饭后杨仁山来访，欲于大学堂设博物院，而举余为提调。余自愧迂疏，恐无能为役也。未刻赴余绶屏同年之约。灯下看书甚久。今日为诸生定简明功课单，复草一束示诸生，附载于此。

今日世衰道微，邪说蜂起，圣学遂有凌夷之渐，可骇可叹！吾辈为学，原非专为利禄计。正学不讲久矣，正宜趁此师友相处，专一考求，使修齐平治之理，常存于一二人。晦盲丕塞，安知无天清地宁之一日。倘能达而在上，自可出所学以匡济明时；即不幸穷而在下，亦可成己成人，培植来学。孟子所谓守先待后，吾侪亦与有责焉，正不必震为高远也。顷所陈应看各书，如《资治通鉴》，程、朱诸大儒之书，《日知录》，皆当视为毕生身心性命之学，而不可一日离者也。诸君从我游，颇思有所成就，以不负比年相从之雅，故特发数语为诸君劝。务望恢宏志气，相与有成，勿第囿于俗学，孤此启迪，仆实有厚望焉。

十七日 晴。为采涧复徐芝田信。午后至恒裕，又访作黼，出示其世兄液池（霖龙）策论数篇，才气颇好。因至小学堂，适黄慎之丈在坐，与王小航共商畿辅水利。甫归寓，八叔来召，复诣会馆，至则八叔已移入内城预备召见。与伟臣、啸圃、季超诸丈，莒生弟略谈而归。大雷雨。

十八日 夜半入城，途遇骤雨。至六项公所，送八叔陛见。天明归寓，检《明儒学案》罗念庵语录静阅廿馀段，此卷去冬及今春研究颇专，今日偶一翻阅，如遇故人，遂不忍释手。傍晚莒弟来约便宜小酌，率成儿同往。

十九日 晴。草专责成封奏（此奏未用）。傍晚，橘农在子蔚处相招，往谈至夕。晚饭后与张、苏、程、赵、吴诸生讲学，均觉默默领会。此道不讲久矣，一堂辩论，气象犹佳。阅邸抄，礼部六堂因阻遏主事王照封奏，为王所诃，怀、许两尚书，堃、徐、溥、曾四侍郎，均革职；王照赏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奖其敢言。

二十日 晴。一日缮写封奏，手目俱疲。夜早寝。志先招饮，辞。

二十一日 晴。子刻入景运门，递封奏，计二件：一劾广西巡抚黄槐森庸懦欺饰，贻误戎机。请别简谋勇兼裕大员一；面饬湘抚陈宝箴、黔抚王毓藻，严防两省交界处所，杜贼外窜之路。一请在京师建武备大学堂，为各省中小学堂总汇，以储将才，并调操天津练

军，俾成劲旅。又呈递膳牌，预备召见。递折后至吏部朝房八叔处小憩。黎明事下，折留中，乃行。归寓酣寝。未刻至便宜坊，赴效丈、景丈之约。

二十二日 晴。项薇垣来谈。午后答拜管养吾丈。访云依，请其就近至董处为赞、柔、酉诊疾。晚归寓。莒生来。阅邸抄，以昭信股票扰民，特旨停办。我朝忠厚之家法，圣主体民之仁心，均于此见之矣。

二十三日 白露节。竟日微雨。写应酬各件。午刻制肴点，迎吴氏妹，与钱行。未刻至江苏馆，赴刘伟臣、葆良、史季超三君之约。散后至吴季丈、董景丈处送行。闻朝议有剪发辫、易西服之意，忧愤填膺，几至食不下咽。归接家信，知大兄即日挈眷北来。为孟常、成儿改甘陵南北部党论二篇。看《理学宗传·姚江门人》一卷，意味津津。独坐至四鼓始就枕。此学不讲久矣。余独为于举世不为之日，非偏嗜也。正以此心此理之同，触之而无不应，返之而无不惬，意味深长，自令人不能暂释。即如近来为苏、张、程、赵诸生讲授，浸入此学，至议论入心处，金欣欣点首领会，亦可见心、理之同然矣。

二十四日 晴。午刻答拜各客。在八叔处久坐，为其料理封奏，三鼓始归。接大兄沪上电，即日开轮。又接迎静斋信。

二十五日 雨。蒋季和来谈。交去李子康同年乙酉帮分六十馀金。随意看书消遣。傍晚拜近处数客。为黄榆庭觅王卉堂信。子蔚过访，知其已改知府，分发四川。平日肺腑之交，遂将远别，一腔心血，郁郁谁语，念及此，不禁泪下沾襟。谈至三鼓方去。送客至门，忽发眩晕，狼狽就枕，不能转侧。

二十六日 阴。写应酬各件。杨仁山来谈。傍晚与子蔚、子和、橘农在广和夜谈。闻翰林院有淘汰编检之信（仅留数十人），相对忧叹。东海为掌院十馀年，平日唯知照应私人，受制权要。一旦危机相迫，乃噤不敢发一语，非唯不能护持全局，而因循迂执，且授外人以弹射之资。同类将倾，犹恋恋病躯，不忍舍去，自命心性之学，今日直败露无馀矣。

二十七日 阴。甫下床，即会客。午刻诣会馆少坐。至湖广馆乙酉团拜。申刻赴张次山前辈之约。遣郑贵下天津，迎大兄。苏、程两生皆散学。连日酬应冗杂，作种种无益周旋，说种种无益言语，自己正事一例废搁。妻、子轮流患恙，沸耳呻吟，寝食俱为之不快。偶一瞑坐，神志旁皇，学固日堕，身亦将病矣。

二十八日 晴。子蔚来，作半日谈。迎云依来，为采涧及赞、柔、丙、酉诊疾。八叔枉过。傍晚客去，头眩不能支，遂狂呕两次，多时宿水，倾肠倒胃而出之。

二十九日 晴。疲倦异常，脾胃甚劣。以人参、松术、茯苓、陈皮煎浓汤药之，遂杜门谢客为静养计。看《明道语录》，后世朱子、象山、姚江论学之旨，先生皆有以发之。明道论新法，其言公平广大，吾辈今日所当熟复者也。

三十日 阴，微雨。海运委员张雨人（树德）来见。午后迎云依诊疾。吉甫来访。傍晚，郑贵、张寿自津押行李来。

八月初一日 晴。祖妣盛夫人生辰，拜供。朱莹如来谈。午后访濮梓泉丈，何颂眉换次伯借据。申刻大兄嫂率两侄女到京，灯后长谈里门近事。采涧病，请王西丈诊治。西丈一病之后，竟大见衰老，披裘拄杖，扶挈而行。拟于廿五日携幼女遄返云南，万里长途，龙钟就道，良用惻然。西丈谈及永昌风土之胜，居家日用之俭，悠然生避地之思。无事检阅《明儒学案》邹东廓、钱绪山语录，复检《理学宗传》中两先生语录阅一过，两家所录

全然不同。精深微妙，耐人寻求，足以见诸儒学派，《学案》为胜。若抉择简当，约而易守，有益身心，则《宗传》尤可玩味也。枕上成一联云：“闭门即是安心法；寡欲斯为却病方。”二语于余最为切当，拟制联书之，悬诸书塾。欲，不必专指色欲。凡有所沾滞牵率，足以累心者皆是。既无山深林密之可避，唯有杜门静摄，是养心第一义。诸欲亦无一时遽绝之理，但使寡之又寡，渐至于无，庶几此心静定，得实落受用也。是日三鼓篝灯复记。连日恭阅谕旨。我皇上之励精图治，广开言路，至矣尽矣。惜乎参谋国是者之非其人，恐终负此一番宵旰忧勤耳。

初二日 竟日阴雨。闷损无聊，未作一事。八叔简放福建泉永道，欣喜不置。国恩之逮臣家，至矣。晚偕大兄冒雨在豫和堂便酌，兼约濮梓丈、何颂眉。散后诣会馆少坐。归看《东廓语录》（《宗传》本），有两段云：“世界安能磨人，人自磨世界耳。薰风吹林，荟蔚不能障；杲日当空，江湖不能浸。矧灵于万物者，乃被荣华拂郁磨杀耶？故善学者以拂郁为玉成，不善学者以荣华为桎梏。”“古之不入俗久矣。求合于古，则必拂于俗，而阉然媚于俗者，且将得罪于古。故士君子宁受多口之憎，而侃侃尚友于千载之上，然后可以对越天地而无愧。”玩读再四，令人激昂奋发，坚自守之心。

初三日 晨雨，午晴。衣冠诣八叔，道喜兼送行。写谭敬甫年伯、史研孙姻伯信，均托榆庭带。又为桂丹洲（步銮）作王伯信。《理学宗传》不收聂双江，未测其故。白沙之致虚，双江之归寂，念庵之收摄保聚，皆从未发中透性体，是归根立命工夫也。

初四日 阴。病体不健，怅怅无聊。午前访云依，在董处午饭。归寓云依旋来，偕至季兄新居相度，将有所建置也。复至粤东馆赴梁铃远同年之约。席间所闻，深堪骇诧。晚饭后，子蔚来作半夕谈。

初五日 阴。榆庭来见。莒弟来辞行，留其午饭，偕访志先，不值，晤庞葭菴。拟至便宜坊赴季超之约，病骨殊不耐劳，乃归，作柬辞之。晚间心绪尤恶，就枕后遂发热。

初六日 阴。壮热殊甚。云依来诊，谓有外感，略疏散之。傍晚呕吐两次，子蔚来视疾。闻步军统领至南海馆逮康有为，已于昨日远颺，系其弟广仁以去。晚阅邸抄，皇太后仍训政，初八日御勤政殿受礼。朝局大变。

初七日 沉阴不雨已数日矣。热仍不减，呕吐弥甚，饮食不能进。云依复来诊，更以黄连清之。子蔚来视疾，颇代担心。为往约西丈，西丈扶病而来，大咎濮方用凉药之误，改用桂枝汤。缙骑逮侍郎张荫桓，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杨深秀，参新政四章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举人梁启超。梁已逸去。（改东洋装，为日本人拥护而去。康有为坐太古重庆轮船至上海，为英国人保护往香港。官军视其去，莫敢谁何。）人心汹汹，莫敢自保。余病莫能兴，且自问坦然，此心不动，唯惊心时事，系恋圣躬忧危竟夕。

初八日 晴。皇上祭夕月坛，应毓鼎侍班，请黄慎丈代往。昨晚服药，天明热竟退，稍能进饮食。子蔚来视疾，又为我往约西丈。西丈病，不能来，嘱服苓桂术甘汤。

初九日 晴。病势已轻，疲倦特甚。专服人参、白朮以扶元气。子蔚来视疾。朋友相待之挚，可感可感。

初十日 晴。余三十六岁生日。子蔚乔梓、吉甫，苏、刘、张、赵诸生，门人王泽寰、项薇垣均来祝。五叔、岳母枉祝。不肖孤露馀生，终身不应作生日。家人以余病初起也，为设酒肴以乐之。余禁其勿杀生。京官所裁各衙门俱一律复设。

十一日 晴。病中以《剑南七律》消遣，始知放翁诗妙处。其忧国之切，见道之深，直与少陵一脉，而格律精严，情景真切，结调炼字之清超，真能拔出唐贤之外，自成一大家。子蔚来谈。

十二日 阴。看书养病。子蔚两次来谈。闻杨、谭、杨、刘、林、康俱斩西市，惊痛刺心，呕吐大作（张遣戍、徐永远监禁）。〔眉〕此十三日事。祸福相伏其机，真可畏哉！

十三、十四日 晴。子蔚来谈。

十五日 晴。中秋节。早祭神，命成儿代行礼。晚祀先，大哥来行礼。橘农来谈。

十六日 晴。阿成府考入城。宝龢年来谈。

十七日，十八日 晴。发家信。黄慎丈来谈。

十九日 晴。成儿经古场取第十八名。子蔚来谈。

二十日，廿一日 晴。成儿正场取第十一名。张润泽来谈。写筠墅先生信，又复品园舅信，均托黄榆庭带。榆庭来辞行，少谈。

廿二日 阴。闻西丈病笃，感念畴昔之情，力疾往视。余杜门谢客已半月矣。西丈病虽危，尚可支持，少坐而返，赠以人参数件。

廿三日 晴。至对过大兄处散步，看张大风（风）、曹逸云（沂）山水画册良久。成儿初复，取第十二名。润泽来谈。夜，子蔚来，论事不合，断断争辨，气促汗出，体为之疲，可笑也。然此正契友乐处，否则世故周旋，虚与委蛇，无真性情矣。

廿四日 晴。与大兄在江苏馆请瞿廉访（廷韶）、何学使（乃莹）、谭观察（启宇）、濮太守（子潼）、赵太守（椿年），翁弢甫、余绶屏、冯志先作陪。谭、可、赵均不到。因先至武阳馆答拜瞿丈，再至省馆终席而归。成儿终复，取第九名，居然跳进前十，颇为可喜。写三叔祖母禀，并件托张（树德）带。门人张（之锐）自江右来见。阅邸抄，考试仍复八股文试帖（闻系何乃莹所奏），禁止各处报馆。

廿五日 晴。先生、海卿、成儿均出城。橘农来谈，偕访子蔚，不值。卧病以来，静读《八家古文》，择其尤精善者百数十篇，合为一编，令诸生分钞，为朝夕讽诵玩味之本，庶几专心守约，易于得益。披阅《海峰全集》，文派固甚正当，然才力薄弱。一种简洁者，苦乏深味；一种有意学韩，故为奇崛，又不免以芜杂为累。求其精深完美者，不过十馀篇而已。只缘当时望溪推奖甚至，又得惜抱翁为之弟子，不免推尊本师，取以继震川之绪，其实上逊震川，下愧惜抱，殊觉名过其实也。

（原稿此处空三行。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九月初九日 晴。霜降节。段春岩同年约湖广馆衣冠局，辞之。访徐芷帆，甫坐定，朱古微前辈、秦幼衡、刘式夫两同年踵至，偕出左安门游花之寺（俗名三官庙，曾宾谷所更名）。花市殊萧索，柿树特奇。坐谈良久。又访唐家花园。夕阳西下，乃入城，同诣广和畅饮。志先约便宜坊。

九日偕朱古微、徐芷帆、刘式夫、秦幼衡

同年游城南花之寺（此诗颇近放翁）

胜侣相携不待求，西风仍许续前游。黄花又作重阳节，红叶未寻古寺秋。病起经

旬犹断饮，时艰何地可埋忧。且随丈室参茶话，莫负云山半日留。

初十日 晴。一日静坐，未出门。收拾书室为读书计。三冬无事，拟谢绝应酬，杜门看书，养心定气。时事难言，且求乐耳。（〔眉〕一冬悠忽，此言仍未能践。甚矣，躬之不逮也。可耻可恨。十二月十七日记。）

十一日 阴。朱嵩生来谈，将引见出京。托余接管西悦生堂善举。选八家文毕，共一百六十余篇，精益求精，删存颇废斟酌。分托诸门人及一仆缮写成帙。复拟选明归震川，国朝方望溪、刘海峰、姚姬传、家子居先生、梅伯定、曾文正、吴南屏文，为后八家，仍照前编分类，列为后编。两编约共三百篇，以资读味，终身守之有馀矣。（海峰稍弱，不甚惬意，然上接震川，下开惜抱，渊源一脉，故列之以备一家。）桐城文家尚多，如周星叔、管异之，皆能自立，然余反复较量，无逾姚、梅、曾、吴诸家者。

十二日 晴，甚寒。出门拜客。在志先处午饭。接家季文先生、刘嗣伯信，均有汇款，托买物及办事。

十三日 晴。四点钟入内，随同值日预备召见。七点钟单始发下，命臣第二起入见，九点钟召对于勤政殿。皇太后与皇上并坐，面向南。太后问话甚多，臣一一恭对。因论练兵，复奏陈七月间请练八旗驻防旗丁一事，颇蒙嘉许。臣又恭问皇上圣躬欠安，近日能否轻减。太后复详论病状及药饵饮食诸琐事，乃退。时已将近十钟，与志先、剑秋在合兴小餐。归寓因先室管恭人生忌，拜供。至对过祝大嫂四十五岁生日，设有酒肴。面后复至松筠庵，赴熙菊明、刘仲鲁、李橘农三同年之约，尽欢而散。疲乏早寝。

十四日 晴。一日静养，不出门。傍晚诣岳母，少坐。

十五日 晴。壬午公局，在江苏馆请端午桥廉访，桂月亭观察，冯星岩太守。桂同年辞。十点钟即往，候至未刻始入座，薄暮终席。又至朱古微前辈处，赴陪媒之约。

十六日 晴。已刻至夏闰枝同年处，道嫁女之喜。约余送亲，因至朱处兼襄赞礼。归寓少息，复至恒裕宝兴隆一行。晚饭后，子蔚来作半夜谈。

十七日 晴。答拜各客。

十八日 晴。访陆申甫，交去豫建侯同年贖馀四十金，存款利折一扣（共百金存程敬治堂，每月息银一两）。接家信。

十九日 晴。管恭人忌日，拜供。复钱绍云同年信，并沈姓收条乙纸。坐书室，颇苦寒，因重理陋室。晚至福兴居，赴袁葆三之约。

二十日 晴。王植卿来谈。午后访李玉舟丈，代曾蜀章募刑部囚衣。归在陋室位置书史，陈列菊花，净几明窗，颇饶雅趣。因约子蔚来作半夕谈。

廿一日 晴。访吴颖芝，少谈。至广和，赴植卿之约。在座皆保山诸君，共议西岑丈灵柩及幼女行止，吴楚生创议留京，与余意合，同人金以为然。唯韦莲浦稍立异议。席散复至江苏馆，赴陆凤石师之约。灯下为成儿改《信乎》题文一篇。

廿二日 晴。访华铭新，托带复季文太叔祖一信并人参三匣。诣李蠡丈久谈。至钮伯雅处，贺娶子妇之喜。至长椿寺，吊翁弢甫祖太夫人之丧。归得四哥电，知廿四日可到。

季文曾叔祖索寄近作，诗笔久干，
无以应也。偶成小诗奉寄，聊当报章

问讯诗中伯，分襟八载馀。东篱正秋色，佳句近何如。风雨催吟管，乾坤入寄庐。江湖余乐也，南望重踟躇。

(原稿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十月初一日 阴。至西北城，答拜尚会臣同年（其亨）。又顺拜客数家。傍晚，杨蓉浦丈过谈，出示湘人黄（凤岐。河南同知）新上练步队条陈，其人奇事也，惜不能尽其用耳。至同丰堂，赴何颂眉之约。夜微雨。

初二日 晴。复卢子明、曹星阶、刘嗣伯三信，均交邮政局寄。沈太师母来召，因往久谈，述其家庭之苦，沈（宗养）殆非人类也。又诣岳母处。又访冯润田。薄暮始归。灯下钞古文两篇。为苏、吴二生讲授桐城家文，有序有物，实古文正宗，余既自勉，复以之勉诸生。二生皆忻忻有乐为意。

初三日 阴。奸商挑剔钱文，百物之价骤踊两倍，居长安之苦真不可言矣。午刻至同丰堂，赴四兄之约。房山大令王蔭臣来谈。

初四日 竟日微雨。略得静憩。申刻至广连升，赴效丈之约。候他客至，二鼓乃入座，宾主赌酒喧呶，余独与葆良静坐，谈桐城家古文宗旨，如林鸟之呼其类，颇得和声之乐。归寓已晏，犹在灯下录惜抱文一篇。剑秋来辞行。

初五日 阴。伯父资政公忌辰，在大兄处拜供。午刻至同丰堂，赴陈庚年、公坦昆仲之约。至申刻未散，又至隔座赴冯润田之约。自廿三至今日，无日不局，百事都废。真符“困于酒食”之占矣。归寓写次寅信，托剑秋带。又录古文一篇，乃寝。夜殊不适。

读史有感

斗室千秋俯仰宽，忽悲忽喜两无端。须知展卷惊心处，都作前人血泪看。命世几曾逢稷契，论才不敢薄申韩。（杨蓉丈极赏此两语。）高谈平日匆匆过，当局经营觉大难。

初六日 竟日雨声滴沥不止，借此静养不出门。姜仲良约福隆堂，却之。傍晚，就近拜陈荪石京兆，未值。写复汤温丈书，交信局寄。为海卿、成儿各改文一篇。灯下录古文一篇。又读文数篇。坐陋室中，挑灯听雨，其味深长。

初七日 晴。天骤寒，非火不温。饭后答拜冯昆甫。又诣四兄久谈，上灯始返。

初八日 晴。饭后访王植卿（西岑丈之族弟），代写各件。顺至琉璃厂书业堂少坐，买彭刻《曾文定全集》，张刻《宋名臣言行录》五集，价共五两。又见洪刻《言行录》初印本，精雅无比，索价十二金，只可割爱。余之买此书，为翻阅计耳，非徒供插架也。张刻有圈点，尤便读。其价只二金，故遂舍彼而取此。（作文有师法，作人亦宜有师法。持躬、治家、居官之要，皆备于此书，即作为平生师法可也。）《南丰集》亦有圈点，辑诸家评语甚备，最便揣摩。余于古文，近日立志以南丰为宗主，以桐城各家为辅，庶有门径途辙可

循，而用心不分，亦易得力。灯下与海卿、成儿畅论学问文字，余令其于经治《穀梁春秋》（此余之独见），于史治《汉书》，于理学书看五子《近思录》、《理学宗传》，于古文学欧、曾及桐城家，于经世杂学治《日知录》，聚精会神为专门之学。二子咸奋发鼓舞，有乐从之志。接李泽之、宋春伯信。

初九日 晴。写请旌呈（王先生之母夫人及吴县蒋节妇），托赵星楼同年（礼部仪制司主事）代办。饭后写复庄思缄信，交日升昌寄。灯下为苏、吴二生授古文两篇。两生闻余言，亦深嗜曾文，如沆瀣之一气相合也。

初十日 晴。皇太后万寿圣节，辰正二刻在午门外朝服祝嘏。归寓略憩。润泽来交课，应手改定而去。傍晚答谢丁兰生观察，未晤。灯后王苾丈以要事来谈。接吕椒翁专差来信，大兄作复。

十一日 阴。钞古文两篇。饭后访钮叔文，未晤。访廉惠卿，久谈。惠卿出示吴挚甫先生文四十余篇，乃其手所钞辑者，因借归细读。又借望溪先生曾、王二家评本（系录于储选十家本）。道途泥淖，冻坚处如峭石，车中摇撼不堪，又触冒寒气，临寝遂大呕吐。

十二日 晴，甚寒。养痾不出门。吴颖芝丈招万福居，辞。读吴先生文，品在昌黎、半山、南丰间，叙事尤工，惜其中寿序过多，又间以考据之作，未尽卓卓。接家信，次寅病体颓唐，语多惨沮，阅之不怡半日。灯下看《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卷一、卷二。

十三日 阴，大风。叔文柬约面谈，未往。看《言行录》卷三、卷四、卷五，其中立品、治家、处事、接物皆可师法，为益甚多。海卿及成儿亦喜阅之，均有奋兴之志。海卿自购一部，为循味计。余拟再购一部，授成儿，庶几志趋早端，为异日有用之学。刘葆良来访。灯下取茅鹿门本曾文，过录储方评点（此后每日灯下必批数篇，不再赘记）。望溪绳南丰文甚苛，且多删改。余意后人文笔，岂能远过前人，以己之文法律前人，动辄议其不合，此则文人矜夸轻蔑之习，不意望溪亦复蹈之。

十四日 晴。起颇晏。许静山同年来谈，山西胡中丞所保使才也，谈时事殊有见地。吊王西丈之丧。未刻题主，傍晚始归。灯下看《言行录》卷六。与诸生谈诗，畅论杜诗宗旨，因思少陵诗选本甚多，皆胸无见解，漫为去取，无一佳者，唯含山张（夔承）《杜诗百篇》，所录皆意味深厚、寄托阔远之作。篇幅虽简，能使全集宗旨见于一斑，不特可窥杜老门庭，于诗教渊源亦思过半矣。余深嗜之，珍为善本。盖舟车枕上所尝寝馈也。

十五日 晴。黄慎之丈之二世兄（号敏仲）与董效曾丈之大令媛缔姻，余及志先作媒人。先至男宅午宴，押盒至女宅，待以茶点。复诣男宅，礼毕而归，已上灯矣。灯下看《言行录》卷七。

十六日 阴。与大兄为成儿改文一篇。饭后入城，祝崇文山先生寿。答拜陈公坦（聘臣师之世兄）。访张畹九侍御，为次寅事。归寓甫下车，知四兄约广和消寒，已与大兄先行，因易衣复往。座唯云依，畅叙而散。与云论次寅病，甚可忧，为之半夜焦灼。

十七日 晴。访费芝云，为孟常姻事（芝云将以其侄孙女为孟常续室），以一言订定。至江苏馆，祝陶端一太翁寿。徐庆堂赴朱嵩生之约。晚，为成儿讲文两篇，看《言行录》卷八、卷九、卷十，前集毕，钮叔文过访，相左。吴颖丈来谈。

十八日 晴。先妣蒋恭人生忌，拜供。饭后访叔文，作半日谈。小备酒肴，留余晚饭。见叔父所藏南田翁墨迹临河南书两种（隋清娱志、汝阳公主志），会规草稿一纸，画跋草

稿两种（一山水，一画蝶，涂改凡三四易稿，可见前人矜慎，无一字苟且）。皆极真极精之品，洵可宝也。敬观良久，不忍释手。归为成儿讲文两篇。接钱省三津信。

十九日 晴。二酉斋书贾来，以十四金买毕氏《续资治通鉴》一部（江苏书局本，字大行整，殊便翻阅）。余向日观史，独喜有宋一代（人品、经济，事事可为师法），前得《通鉴长编纪事》、《四朝别史》，即有志于专精，以期致用，昨购两宋名臣言行五录，今又购此巨编，庶几采猎山渊，探求无尽，可成一家之学矣。（〔眉〕其中典章法制，须参之《文献通考》、《续通典》，乃得分明。此二书余亦购置，左右逢源，取资甚足矣。十二月十七日又记。）自今日为始，朝夕唯守此数部书，以求实效。虽有他途，不问津矣。古文专读曾、王及桐城家（韩、柳难于步趋，苏文性所不近），诗读陶、杜，字习东坡。此余近日守约功课也。午刻至广和居，赴翁又申之约。归路诣岳母处，少坐。杨蓉丈请省墓假，即日南旋，便衣往话别。与大兄共批改成儿文，大有长进，可喜。

二十日 晴。至广慧寺吊丧。午后四哥来，偕至琉璃厂访揣骨相人雷姓，未遇。在二酉斋少坐。复至便宜坊，与大、四兄为何颂眉公饯。闻子蔚自保阳回，卧病不能出。接包子如信。

二十一日 晴。十点钟至董处，午宴后押妆诣黄府，复回董处，晚饭而归。易便衣，访子蔚，作半夕谈。写次寅信。

二十二日 晴。已刻赴黄府，午宴后押轿诣女府，复回黄处，赞礼撒帐归。作上伯母稟及次伯信。因步访颂眉送行，托其带信件（次伯所需老鸱草）。晚，甚疲矣，又作怀冰一书，亦托颂眉带。

二十三日 晴。翰林院知会派充咸安宫总裁。十一点钟至效丈处午饭，同诣黄宅会亲见礼。散后贺朱古微前辈升侍讲之喜。又访秦佩鹤前辈，拟询咸安宫一切，未晤。归寓料理成儿明日下通州。又至广和居，赴古微消寒第一局。接蒋季和信。

廿四日 晴。写应酬数件。午刻至效丈处，陪新婿回门。散后至三圣庵行吊。访陈荪石前辈。晚，呕疾复发。

廿五日 晴。德音蠲缓顺直钱粮，同乡官具折谢恩。辰正在西苑门内行礼，皇上升勤政殿觐见俄国使臣，名格尔思，臣毓鼎侍班。在德昌门外与同事齐班（济、瑞、秦三学士）。已正二刻，皇上入座，起居注官随御前大臣同人，立于殿内西向南上。使臣升宝座，呈递国书，上微欠身手接（自去年至今，三侍觐见班。第一次在宝座下递国书，恭忠亲王手接；第二次登宝座，然犹置案上；此次直亲手接受矣）。各致辞讫，退出。上下座，起居注官趋而出。在合兴号午餐少憩。因至昆、徐二师相处致谢，回寓将申初矣。接筠墅先生信。灯下看《言行录》后集卷一（韩魏公，尽一卷），忠诚远识，德业两全，卓然为一代伟人。展卷令人敬慕，不能自己。

廿六日 晴。午后季兄来，与大兄同访揣骨人。价太昂，且茫渺无凭据，遂只谈相而出。（所谈有道着语，而多圆活之言。）在正文堂少坐，买原版《惜抱轩全集》。诣王植卿处，会子蔚，资遣西丈亲戚栾氏父子。其十一龄幼女（名寿保），由余领回抚育，以践西丈两次遗嘱托孤之约。晚饭后访蔚久谈，至三鼓。

廿七日 晴。接包子如信并《通鉴》一百零四本。应看之书陆续购置略备，自今而后，余将专意看书，不复旁搜博览矣。午后访杨荫北久谈。又访叶鞠裳，卧病未晤。出城诣岳

母处。又与蔚、橘在广和消寒。夜深始返。

廿八日 阴，风，甚寒。访济帆，留午饭。归齐书。灯下钞古文一篇半。

廿九日 晴。风狂如虎，天气厉寒。闭户不敢出门。沈逸叔来谈。午后，钞古文两篇。傍晚，通州有报来，成儿廿七日考古，次日出案，取列第二名，于进学颇有可望。

十一月初一日 阴，大风。奉朱笔转补翰林院侍读，钦此。志先来谈。午后至四兄处预祝四嫂寿，以明日有事故也。晚面后又久谈，冒寒而归。赵叔沅自通回，述及成儿古试，极承宗师垂青。此次考古（史论，赵普论，性理论，为学须有切实工夫论），宗师特调近面试。

初二日 晴，仍有风。先中翰府君六旬冥寿，在三圣庵啐经。亲友来者三十余人。上灯始归。接常州电，知翊虞侄昨日得一子。子孙又多一代矣。国恩家庆，感悚殊深。

初三日 晴。午后吊徐年伯母丧。因入西城谢客。

初四日 晴。清晨得潞报，成儿提复第三十七名，今日酌复。午后接海卿、润泽来信（文题“其至尔力也”至“而皆去其籍”。“有则髡必识之”。“旋筑诗坛按酒兵”）。灯后得潞电，知成儿入学。一脉书香又多一代，祖宗庇荫之泽长矣。冯虎生表兄之次女字同乡萧颀云为继室，余与叔南作媒，今日过礼。先诣男府午宴，押盘至女府，设有茶点，后回男府少坐，即归。发常州电。

初五日 晴。清晨报来，知成儿取入大兴县学第二十五名（先生入第二十四名）。作字约赵生叔沅来，请其赴通办复试结，余家向例二十金（〔眉〕此次只以十五金成之，旧例为之一减），今但申旧例，可不费唇舌也。此次成儿应考，左之右之，皆诸生徒之力，可为不负师门。效丈、四哥来贺，傍晚就近谢客。灯下作伯母禀，诸兄弟信。

曹年伯母刘太夫人七旬寿诗

清秋瑞气动蓬莱，燕喜华尊七秩开。刘女久书中闾范（明王集敬妻刘氏著《女范》行世），曹门再见大家才。金萱郁郁凌霜健，玉树亭亭傍日栽。忝列郎君屏外客，长吟愿侑紫霞杯。（此种诗无可出色，但能兴题雅切，便是好诗耳。）

初六日 晴。秦佩萼前辈、费芝云、冯志先均来谈。咸安宫掌稿笔帖式广（禄）来见，请到学日期。咸安宫每月两大课（初十、廿五），六堂均到，轮出题；六小课（逢三、逢八），轮一总裁到。见史泽山同年（悠咸）《燕台秋感》七律八首，清丽婉约，寄托悠深，深得玉溪风味。泽山有《眠琴阁诗集》，已付梓。近日诗人也。

初七日 晴。沈仲昭、刘伟臣、濮云依来谈。已刻至翰林院上任。谒圣及韩文公如仪。出城答拜各客。至江苏馆，祝毛艾生同年祖太夫人寿，留午面。申刻至福州馆，赴陈润甫前辈消寒第二局。发家信，又次伯信，均邮局递。归后随意检《通鉴》，阅《孝宣帝纪》一卷。温公论霍氏得祸，前半责霍光擅权致祸，后半讥宣帝酿罪寡恩，语语精当。温公《通鉴》义例宏深，固为经济绝作，胡省三注，于地理分合险要，制度因革损益，凡纠纷难解处，一一爬梳稽核，详审分明，尤善测古人用意，错综情事，审决旨归，无不推见至隐，洞中窳确，不唯为涑水功臣，实为后学津逮。昔人称其体大思精，洵不虚也。

初八日 晴。成儿生日。午后贺钮闻叔续室之喜。子蔚来作夜谈。子蔚论古有卓识，与之读前人书，一阅便能见其深处。批郢导窾，皆余所日对之而懵然者也。于此见子蔚天分之高，而余资性心思之浮拙，愧恨者久之。

初九日 晴。萧处过妆，午后先至女府宴饮，复押妆至男府。成儿自潞暂归。

初十日 晴。冬至节。巳刻至咸安宫。本日推仲弢前辈出题。余无公事，唯据公案受教习、学生参见，画到而已（同事者景敦甫〔厚〕、伊仲平〔克坦〕、秦佩萼〔授章〕、陈梅村〔秉和〕、黄仲弢〔绍箕〕五前辈）。归寓午饭后，至男女两府成礼而退。两接家次荪叔祖信。润泽来，详询通州考事。翰文斋送来《方望溪全集》（以一两四钱留之），有正集、外集及补遗，皆桐城戴存庄（均衡）所辑。望溪之文莫详于此本矣。存庄于先生文深嗜笃好，乃至如此，宜其所就足以自成一家欤？《易》曰言有序，又曰言有物。文章义法不出此两言。文而无序，固不足以成章，然有序而无物，则优孟衣冠、祭祀刍狗焉，亦安足贵乎？故文章以有物为最难，亦以有物为最重。古文精华不可磨灭者，恃此而已。宋之曾南丰，我朝之望溪、惜抱二先生，皆湛深经术，洞达义理，而于为文之法，讲之尤精。故其文非他家所及，有序有物殆兼之矣。余于此三家文，皆已购得。自此以后，当潜心玩味，以期自得，庶几有所依归云。

十一日 晴。一日静养，不出门。吉甫来贺，偕其步行访袁锡三，未晤。晚，刘葆良来访，留其晚饭，相与坐陋室中论古文义法，殊有益。客去后，眩呕复作。苏府同人消寒第一局，在福兴居，曹再韩前辈作主人，余未往。

十二日 晴。成儿复下通州，请孟常伴送。草疏通翰林封事，灯下脱稿。又看《续通鉴》第一卷。傍晚诣岳母久坐。叶鞠裳同年来谈。浙江解饷委员周、叶均来见。葆良论文，不甚主南丰，而欲贯通史汉、六朝文、唐宋八家、本朝桐城派为一大家，其志愿甚宏。余则唯欲合韩、南丰、曾为一治，而辅以方、姚、梅、曾（湘乡）四家，不能上溯也。大旨求于平整中见精神，不能过于奇崛，则才分限之。

十三日 晴。午后访子蔚畅谈，至二鼓始归。

十四日 晴。两日草崇正学封事。答拜家继卿叔祖及周、叶二令，未见。未刻赴志先之约，酒数行即起。祝濮云依尊翁寿。又至江苏馆，赴夏薇卿之约。灯下看《覃溪诗话》，尽四卷（其论唐人诗殊有端委）。

十五日 阴，微有雪意。心斋、润泽均来。至董处午饭。复访四兄，见其新装订《元诗选》三集（顾侠君编），纸版精美可爱，搜辑有元一代之诗，可云备矣。晚至豫和堂，赴夏闰枝消寒第三局。归后看《覃溪诗话》后四卷毕。

廿四日 晴。以上因病失记。是日王保之师生日。午刻率成儿入城，谒张振卿大宗师，未值。因参拜景月汀方伯。连日养痾，读韦毅《才调集》，深有领会。由此上而汉魏乐府，又上而楚骚，又上而至诗三百篇，其中渊源一脉，犹可推见。温柔敦厚，宗旨未遥。唐人诗之可贵在此（宋元以后去此远矣），此本之可贵亦在此。唐诗选本虽多，皆非正法眼藏也。余去年读是编，即领悟及此，今更深信而笃好之。以此为本体而更广之，于少陵，于诗道，庶有得乎？拟略为删削（其中不无近袭者），本韦君之意，再补录数十篇，别缮一部，细加丹黄，以授成儿及诸生徒，当易于领略。灯下为苏生讲解李山甫诗八首，温飞卿诗三首，欣然有会。（山甫诗首首有意味，妙处不减义山，自来选家罕称及之，何也？）

廿五日 晴。晨诣咸安宫大课，轮余出题（“子路问闻斯行诸”至第二段“闻斯行之”。诗题“料得南枝有早梅”）。午饭后散（肴饌甚精美，平日有名）。接家信两封，银十二两。写上筠墅先生信（并蜜糕、风鸡）。复史研丈信。又致诸兄弟信。又上次伯信（并请旌行查稿）。均托湖北解饷委员金峙生（鼎）带。傍晚，为冯虎生送行，托其带人参须一匣（常州吕处），天津本家冀林、寄生两侄信并贺礼（冀侄新嗣一子）。未值。因诣岳母处少坐，夜饭后归。灯下仍读《才调集》。

廿六日 晴。率成儿再谒张宗师，晤谈良久。归寓易便衣至便宜坊请客（袁植臣、黄敏仲、董吉甫，程、赵、张、苏、吴五门人），除黄、吴外，皆因其在潞照应成儿，谢之也。尽欢而散。就枕前殊不适。

廿七日 晴。一日不出门。志先、陈润甫前辈来谈。二酉堂杜诏、杜庭珠合选《唐诗叩弹集》，起白乐天，迄韩致光，凡三十七人，皆中晚名家。又《续集》三卷，则精选各家名作，起李绅，迄徐铉，系旧刻本，以一金留之。自来选家多卑视中晚，除乐天、义山、牧之外，所录皆极寥寥。其实中晚诸公诗，神韵、意味之佳，皆能于初盛外自极其长，各具面目（诗境至王、孟、李、杜而极，后人实无从措手。故昌黎变而为奇崛，卢、李〔贺〕变而为幽险，温、李、杜〔牧〕、罗、韦诸公变而为浓至深厚，皆时代为之。中晚之与初盛不同，正其各具精神，不相蹈袭处也。后人乃一概以王、孟、李、杜诗格绳之，而卑之不足道，误矣！），决非宋元以后所能及。此选专重中晚，采录精详，与《才调集》皆唐诗善本也。余近来论诗宗旨专注在此，故于此二种特深信笃好，觉诗境较前颇有入处矣。晚复大呕，内热通宵，继以寒颤，神魂旁皇不能安。

廿八日 晴。静坐养痾，以诗消遣。晚在寓设席请客（黄慎翁、董效翁、子蔚、作黼、伟臣、保良、志先、根生、叔南辞），病不能陪，大、四兄代作主人。

廿九日 晴。疾少间。徐班侯来诊，云服赤石脂至壹斤，可终身无痰饮之患，拟尝试之。祖妣盛夫人忌辰，在对过拜供。接任筱翁信，又门人朱颂青信，均有伴函。接看《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四、五、六三卷。王介甫立身本无可议，即变法亦未可尽非，唯一意执拗，好同恶异，专用一般邪谄小人，流毒当世，遂受后来恶名，几与古之奸邪误国者同类而语，则荆公有以致之也。至朱子录入名臣，亦自有见。（盖南宋政治委靡苟且，其弊更深，非得英明君相，取相沿秕政，逐渐变更，不能为治。故朱子不以介甫变法为非，观《语类》论介甫处可见。）而余前见明刻《临川全集》序（忘其姓名，系万历时人），乃举旧案而尽翻之，谓荆公新法，事事合宜，则误甚矣。

三十日 晴。批咸安宫课卷十馀本。曹根荪、项薇垣来谈。余以《庄子·养生主篇》质诸根荪，颇觉豁然意解。灯下看《叩弹集》，读曹唐诗三十馀首，清华迢丽，寄托遥深，真才人之笔（世徒称其小游仙，未尽所长也）。又，李群玉五言古，结藻清英，格调迢亮，直驾温、李而上之，觉中、晚五古无逾文山（群玉字）者。读二家诗良久，辍卷犹有馀思。学诗几二十年，今得此编，乃确然有门径可寻。

十二月初一日 阴。朱笔补授翰林院侍讲学士。此次题本，系左庶子黄绍箕当头，毓鼎乃逾次越级而得之。天恩高厚，顶踵难酬。即发常州电。午后预备谢恩折。遣邱福送交杨苏拉。济帆、伟臣、四兄均来贺。申刻同乡消寒第三集，在同丰堂，余作主人，八点钟即散。归路微雪，中宵遂皓然，积二寸许。入冬第一次祥霰也。

初二日 丑刻雪止，朔风怒号。寅刻起，冒寒入城，绕景山至西苑门外下车。在朝房与裕寿田、庞纲堂两丈剧谈。午初折始发下，即归寓少憩。一时许，诣大、四兄及岳母处磕头。申刻同年消寒第五集，在福州馆，刘式夫作主人，地近而暖，因往畅谈。散颇早。篝灯读《叩弹集》乐天诗廿余篇，乃就枕。余虽于乙未年因大考开坊，然资俸甚浅，由赞善得中允，须与司业较俸为一关，由侍讲转读为一关，由侍读得庶子为一关。而余于侍读名列第三，资深诸公蝉联而上，皆足压余，往往历十馀年不得进一阶，故此关为尤难。而乃水到渠成，毫无停顿。叨窃非分，至超两庶子而上之，始愿万万不能及此。可见凡事皆由命定，人力不必施，人力亦无可施。唯自顾陋薄，遭际过优，盈满之忧无时敢释耳。唯有事事谨慎，见义必为，力杜骄矜，时怀兢惕，于上天裁成之厚，祖宗庇荫之深，保泰持盈，庶几不负。漏下三刻，书此自警。

初三日 晴，寒甚。管丹丈、叔沅、孟常均来。饭后访济帆。归访子蔚，二鼓后方归。吾乡读蒲萄之蒲作白音，琵琶之琵作别音，今日读乐天《寄献裴令公》长律云：“羌管吹杨柳，燕姬酌蒲萄。银含凿落盏，金屑琵琶槽。”蒲字琵字皆作仄声用，岂白公亦作吾乡音耶？接雅初信。

初四日 阴，雪。因升官祀先。浙江委员周锡康来见。饭后诣王保师磕头，未见。冒雪拜客数家。申刻至豫和堂，赴效丈之约。接钱省三信。又桂步銮信并伴函。陈子励同年过谈。接国史馆知会，总裁点派复校奏议年表。

初五日 晴。批阅咸安宫课卷。夜微雪。岳母来下榻。

初六日 晴。迎云依来，为采润诊。入城至徐、孙、廖三师处磕头，均未见。又谒钱子密尚书。傍晚约云依，大、四兄在广和小酌。汪作黼来访。济帆传一治疟疾方，用大枣一枚，对太阳念咒云：吾有枣一枚，一心归大道，忧他或忧降，或劈火烧之。念毕即将枣置病人口中，立愈。看《言行录》后集卷七至卷十。

初七日 晴，稍和。看《言行后录》卷十一、卷十二（王存无甚言行可记，不知何以录之）。申初刻至翰林院上任。谒圣拜文公祠如仪。诣昆师相处磕头。归路至恒裕访冯润田，商借度岁之资。上灯始归，饥疲殊甚。车中读《汉书·霍光传》，前半叙其定策辅政，以至病薨，自始至末一无贬辞。至其因忤意杀李种、王平、徐仁等，贵显幸臣冯子都等，奏事者关尚书先白副封，仇视儒生诸事，则旁见侧出，带叙于后。深服班氏史体之善。

初八日 晴。以腊八粥荐灶君及祖考。连接家信三封，详哉其言之。迎云依，为采润诊。批咸安宫课卷毕，写定甲乙。灯下看《言行录》后录毕。因录中及洮河事，乃检《长编纪事》，看王韶取熙河洮岷一卷。韶此事不无功绩，但无故迎合君相之意，开边黩武，荼毒生灵，耗中国之财，以守无用之土。虽能拓地，实不足言也。汉武帝开拓西北，以断匈奴右臂，其雄才远略，有益边防不小，不得以神宗此举例之。伊仲平、朱古微两前辈，叶鞠裳同年来谈。

初九日 晴。大寒节。接于华堂信，即作答寄去。访尹寿人少谈。在效丈处午饭。至广和居，赴杜筱生诗钟之局。同人只以矜奇斗僻为工，绝不加意琢句，余所不喜。掌灯方散。济帆约福隆堂，辞。

初十日 晴。陆凤石师枉谈。午初至咸安宫大课，饭后点名发款。归寓已日斜。少憩，复至福兴居，消寒第四集，费芝云作主人。看《言行录别集》卷一至卷四。此集所录多宣

和、靖康忠节之士，唯于言行采辑殊略，而所记反有不关紧要处，去朱子前后两集远矣。

十一日 晴。济帆来谈。午后吊冯星岩同年太夫人之丧，陪吊少坐。答拜城西各客，傍晚始归。复至同丰，赴四哥之约。接五伯信并二百金（折差来）。无事，读龙翰臣《粤西团练略序》，颇爱其说团练利弊，多精理名言。行文纤徐往复，亦近南丰。亟欲登之《古文简要编》（余所选桐城文读本），以资玩读。迨展诵再四时，觉其笔气散缓，条理多不相应。至文字紧要处，辄令人不能畅然洒然。若入南丰先生手，醇茂中仍自遁密，必无懈可乘。古今人才力不相及如此。

十二日 晴。溧阳史翥云（源）来见（直隶知县），素不相识也。聆其谈论，尚能留心时事。盛称其同乡缪恒庵（彝）之吏治（直隶候补道），并以《缪武烈公遗集》见赠（名梓，恒庵之父，任金衢严道，殉粤匪之难）。饭后缮崇正学疏。四哥来谈（交去叔明侄官照一纸）。晚，作同年消寒第六集主人，在寓，用家庖（唯陈孟甫不到）。席散又久谈乃散。

十三日 晴。写折毕。又缮疏通翰林片。灯下复五伯信，交折差携回。偶检《唐鉴》，读敬宗至昭宣帝共六卷，唐宋各论，语重心长，大有关系。真有用之文。昔伊川、颍滨晚年专看此书，皆极重之。

十四日 晴。午刻赴松筠庵直隶公局，请刘景韩中丞、何润夫京兆、廷绍民廉访。散后入西城访叶鞠裳。归寓适四兄在此，橘农、子蔚继至。蔚谈至三鼓方去。与子蔚考究五代舆地，检欧公《职方考》读之，前后五朝，纵横十国，沿革无常，得失靡定，谱中所列，乃一目了然，如指上罗纹，历历可数。真有经画之才。

十五日 晴。伟臣、济帆来谈。饭后出门，答拜各客。

十六日 晴。一日人殊不适，杜门谢客。灯下书应酬小行楷二百馀字，略得舒静之趣。

十七日 晴。叔祖母八十四岁寿辰，在中街作竟日周旋，二鼓后始归，疲困极矣。夜，大风。接季文太叔祖信，并和余前寄诗原韵数首。

十八日 晴。一日缮写封奏。

十九日 晴。丑正至西苑门外递折（计一折两片）。在朝房假寐，黎明诣起居注，恭进二十三年记注。屋大而寒，阴气砭骨。同事陆续而来。候至九点半钟，毓鼎折留中，起居注折发下。又候半时许，始举铁书柜（满汉书共廿四本），随至内阁大堂昆中堂收验讫，加封舁入大库。疲冻特甚，不暇饮啖而归。傍晚，访效丈及作黼。晚饭后子蔚来，略谈即去。接本家冀林信。

二十日 晴。采润未刻生一女，取名恩官，以志恩遇。效丈，大、四兄均来。

二十一日 晴。接史翥云信，并《国朝骈体正宗续编》，乃嘉兴张公束（鸣珂）所辑者。午后入西城，谒王夔石大农，坐谈良久。余备陈钱荒米贵利害，乞大农早筹善策，夔老亦深以为忧。又答谒陆凤石师，卧病未见。出城贺段春岩同年嫁女之喜。车中读吴仲伦文集，气体清迥，笔墨简静。刘葆良曾品评先生文，谓如世家子弟，一裙一屐，气度自亦闲雅；又如秋山平远，虽无大邱壑，自能涤俗怡情。皆笃论也。（〔眉〕《惜抱集》有答仲伦书，以“理当格峻，气清词雅”评吴之文，殊非轻美。）灯下检读惜抱先生文，则醇实渊雅，高出《初月楼》上矣。

二十二日 晴。甚和，大有春意。写春联。复史翥云信。小孩洗三。吉甫来。饭后至

江苏馆，祝吴楚生太夫人寿。晚至同丰，赴根荪之约。归看惜抱《九经说》两卷。先生论学分义理、考据、词章，其文殆兼之矣。后来足与抗行者，唯曾湘乡，其余各家皆有厚薄虚实之分（梅伯言最优于各家，然较之姚，则稍不逮）。《经说》多错简、脱行、重篇、缺句之处。余藏此书系原刻初印本，必非书贾所误。不知当日编钁时，何以疏舛若此。如以先生原稿不免凌乱，刻时未敢轻动，则当于序中及之，而又未明言，何也？接瞿子玖丈银、信。

二十三日 晴。傍晚送灶。晚饭后访子蔚，作半夕谈。

二十四日 晴。立春节。写春联。写家信（并管淑人小照一卷）。又致钱绍云信，本家寄生信。复钱省三信。四哥来谈。

二十五日 晴。写五伯信，均交邮局寄。晚，赴潘经士消寒之约。接赵铸伯同年银、信。

二十六日 晴。国史馆臣工划一传告成，请奖，奉旨恽毓鼎赏加三品衔，钦此。即换顶戴，在祖先前磕头。子蔚来，略谈而去。饭后至恒裕一行。接潘筱斋银、信。

二十七日 晴。德音蠲缓江苏被灾州县钱粮，同乡京官具折谢恩。黎明登车，辰初事下，在西苑门内行礼。出至聚丰堂便饭。因往北城各师处拜年。灯下读《辽史》各志，以考证其疆域、职官。

二十八日 晴，有风。得奖各员具公折谢恩。黎明登车，颇寒，在六项公所少坐，事下而出。归寓因感寒腹痛，至晚未愈。一日料理账目，烦杂异常。

廿九日 晴。不适犹甚。还债付款，钱如水流。银缺钱荒，百物昂贵。京师人海，而食货匱乏，乃至于此。时局何以支持？忧心如焚，正不第为长安难居私计也。傍晚至四兄处拜神影辞岁。复诣岳母处。归，先在大兄处祀先，复在家行礼。倦极，略憩假寐，至子初起，接灶。

己亥年，岁在屠维大渊献，皇帝御宇二十五年正月朔日 子初起，焚天香。皇太后升皇极殿受贺，皇上率百官行礼。臣毓鼎侍班（着貂朝衣）。已正入锡庆门（景运门对过），在皇极门外与同事齐班。入门在阶下少憩。午初刻驾到，在皇极门外降舆，步行自东门入。起居注官立于宁寿门外西阶下北上东向。上御貂朝衣，自东阶上，在金殿（殿在门东序）（〔眉〕按此殿不过一间屋，备皇帝临时休憩及更衣之所，宫中通称之曰金殿云尔）少坐。午初三刻，闻鸣炮十声，殿上钟动，乐作，门启，太后升宝座。上在宁寿门槛外行三跪九叩礼。王公拜于阶下。一二品大臣、内廷诸臣拜于皇极门外。三品以下官拜于午门外。礼毕，上仍自东阶下，起居注官随出。上升乾清宫受贺。归寓在至圣先师前行礼，先像前行礼。与大兄嫂拜年。四兄来，未值。饭后诣武阳馆，在文昌、关圣帝君前行礼，与王先生拜年。复至四兄处拜神影，拜年。又诣岳母处拜年。成儿均偕往。效丈、吉甫来，相左。

初二日 晴。大风。拜城外西北各客。在子蔚处少坐。晚湖广馆内阁团拜。四兄搭灯果相邀，偕大兄同往，亥正归。

初三日 阴。拜年。晚，落先像。

初四日 晴。饭后游厂，买玩物数种而归。

初五日 晴。祝黄慎丈生日。顺道拜年。饭后偕子蔚游厂，买《宋诗钞》一部，价银

四两。归少憩。复至兵马司前街，赴曹再韩前辈之约，觥筹交错，夜深始归。

初六日 阴，微雪。德音蠲缓顺直钱粮，同乡官在西苑门外谢恩。因至后门外拜年。午后，迎先生开学。晚，在寓设席请先生，效丈、橘农、子蔚、伟臣、根荪作陪。夜，雪积三寸许。

初七日 雪竟日未止。接家书，知六弟妇病颇危笃，甚以为虑。晚，大兄在寓请子蔚、效丈、伟臣、四兄。

初八日 雪。午刻至伟臣处手谈，子初始散。吉甫约同丰堂，辞。

初九日 晴。在家随意看诗消遣。午后，四兄来，偕游火神庙。晚，访子蔚。接陆惕身同年银、信。

初十日 晴。子蔚与杨莲府前辈结婚（为佩伯定亲），余与丁衡甫同年作媒。衡甫午初来，同至吴处略进酒点，即押礼诣杨处宴饮，终局复回吴处。易便衣晚宴。席散倦矣。

十一日 阴。接李次甫粤东信，并广雅局书目一本。又接陈吟伯（崇礼。乙未荐卷门生）芜湖来信。饭后，四兄来，同作厂游，路泥淖，几不能行。买《归震川文集》一部。又买花瓶一个。

十二日 晴。拜西城内年。在叶鞠裳同年处茗坐。出城诣岳母处。

十三日 晴。午刻至松筠庵，赴陈澹峰丈之召。座有贺紫澜观察（元彬），为先君昔年旧交，谈光绪初年朋辈过从事甚悉。散后复至四兄处赴局，夜深乃归。

十四日 晴，天甚和暖。午后偕大、四兄游厂。买磁器数种及文具插屏。连日校读吴挚甫先生古文讫，交还廉惠卿。挚老文有义法。其读《荀子》两篇，记写定《尚书》后两篇，张薊云墓志，醇古奇逸，皆无愧古之作者，在集中最为高作。其馀好用古字涩句，以震骇耳目。此近数十年号称名士者之本领，微特方、姚诸家所不屑为，即唐宋八家亦无此笔墨也（此种始于樊宗师，然樊岂文之至者）。又，寿序之与墓志，虽同一谀人，然墓文盖棺论定，犹有公道，且体近于史，故其文特尊。若寿序，则直面谀而已。归震川以此取讥于大雅，昔人往往编之外集，为其不甚足存也。若夫巨人硕士如惜抱翁之于刘海峰，张廉卿之于曾文正，名实相副，故读者不以为嫌。否则受者有愧辞，施者即未能称心而出矣。集中寿李合肥者两篇，寿合肥赵夫人及马太夫人各一篇，此外酬应上司之寿文不一而足，在当时既为其属吏，又素负能文名，当操笔之任自不得不尔，若刻集传后，似不必一概存之。余以此意作书致惠卿，劝其斟酌删削，不知以为然否。

十五日 阴，微雨。采润生日。效丈父子、黄敏仲、苏海卿、四哥均来。海卿言，元旦日出时，见日下复有一日，其色稍赤，摩荡良久，始渐隐去。变不虚生，深为忧虑。傍晚祀先。采润未弥月，余又精神恍惚，招呼不到，以致祭祀之菜肴简异常，痛自责恨，晚饭不能下咽。祖宗得子孙如毓鼎者，亦复何所用之！其罪真无可解免也。竟日为之不怡。

十六日 阴，颇寒。答拜贺紫澜丈。因至祁景沂处，赴午刻之局，家庖精美，京中不可多得。散复赴张子清年伯之招，归寓二鼓。

十七日 阴。荣心庄大令来会，己未世兄弟也。历任昌平、顺义、怀柔、通州各州县，爱民嫉恶，不畏豪强，其循能为顺属牧令之冠。现任房山令，以余掌教是邦，故特来会谈。申刻赴效丈之约。席散复赴潘经士之约，半席复赴子蔚之约。冒雪奔驰，三鼓始毕。寿臣叔祖枉过，新自津来。

十八日 雪竟放晴。常州府在湖广馆搭楼团拜，公请新放太尊德乾一（元）。戏演太平和部，有声有色。余已刻即往照料，子刻始归。

十九日 晴。恩女作弥月，女客颇多。午刻至广和居，赴王植卿之约，同人公议西岑丈归枢事也。灯下复雅初书。连日读惜抱轩文。接冯仲梓丈银、信。

二十日 晴，有风。作送子蔚序。构思遣词，经营殊苦，傍晚大致脱稿。申刻赴孔小篷之约。道途泥泞，无一步平，车中摇机，头晕几呕。半席先归。

廿一日 晴。吊贾筱云丈太夫人之丧。答拜寿臣叔祖，交去致杨濂甫前辈一函。接常州电，惊悉六弟妇史宜人于十九日戌刻逝世。兄弟六人，弦断其四，是系何风水耶？殊为伤恻。六弟本极工愁，儿女又均幼弱，凄凉况味，其何以堪！因发常州复电。又作伯母稟，慰六弟信，附致五弟一纸，接李伯虞丈银、信。灯下修改送子蔚序。

廿二日 晴。午初骑马入西北城，补拜未尽各家年。在董雨农处少憩，略进茶点。雨农尊人汇川先生年正八十，其配年七十六，皆矍铄如五十许人。汇翁步履尤健，能往返行十馀里。余询汇翁养生之术，答云：愚拙，别无他长，唯屏除焦思烦恼，使此心不动而已。此正触余病痛，闻言憬然。酉初始归。（凡事熟能生巧，余于骑马见之。）灯下录曾文正古文一篇。王伯唐在广和居约诗钟，曹根荪约消寒，皆未往。

廿三日 晴。合家在三圣庵成服。效丈、四兄均来祭。礼毕，四兄偕过寓午饭，作半日谈。申刻至三胜馆，赴尹寿人之约。

廿四日 晴。热不胜裘。与大、四兄在豫和堂请春酒。吕椒生舅自延庆州来，因约其人局。客坐两席，傍晚始散。子蔚来，作半夕谈。写致荣心庄信，交大兄携去。

廿五日 阴，微雨。惊蛰节。写瞿废丈信，交沈逸叔带。申刻至福隆堂，赴广源金店王寿山之约。归寓录古文一篇。延订吴江庞君溪生司笔札，每节送束脩四金。

廿六日 晴。咸安宫开课，已往未归。申刻至福州馆，赴余绶屏消寒之约。

廿七日 阴。午后至全浙馆，祝徐班侯太夫人寿。顺至西悦生堂小坐。又拜客数家而归。微雨。灯下写信两封。

廿八日 一夜大雪，达旦始止。翰林院值日。黎明入东长安门，踏雪至西苑门外朝房，琼楼玉宇，倍觉高寒。八点钟事下，乃行。天竟放晴，积雪融释，檐溜琤琮，俨然江南天气矣。写寄吴雅初、方燮尹、吴质甫、包子如各信，又庞写复任筱翁、陈养源、吴季卿各信，均交邮局。

廿九日 晴。约成子蕃侍御（昌），王梦湘太守（以愍），杜筱生（本崇）、江润生（云龙）、王聘三（乃征）三太史，王伯唐驾部（铁珊），在广和居作诗钟（李橘农、张采南均不到）。午集亥散。凡得句七十馀联。定十三日壬辰团拜戏。

三十日 晴。陆续会客。刘心斋来见，与论书法，似有领会。晚饭后访四兄夜谈。

二月初一日 晴。史翥云自津来。子蔚、植卿亦来谈。午刻至便宜坊，赴伟臣、葆良之约。借四兄思贤讲舍刻本《荀子》一阅。系善化王益吾祭酒集解，采辑各家校语甚备。灯下读数篇，考订时有融释处。唯往往以今人文法臆测古书意义，稍不可通，则辗转改字，以求其合，并有原文甚为明白，而因其句法之不齐，字法之不对，辄指为衍文误字，强书就我。此诸家大蔽也。（卢氏〔文弼〕、王氏〔念孙〕均不免此病，而俞樾为尤甚。）（〔眉〕如《荣辱篇》“然而人力为此而寡为彼”，以力与寡不对，而改为多。《儒效篇》

“图回天下于掌上”〔图，谋也；回，转也。言图谋运转天下之事于掌上〕，乃改图为圆，谓为圆字之省〔皆俞氏说〕。若此之类，不可枚举。

初二日 晴。饭后子蔚来作半日谈。相与玩包安吴草书删定《书谱》，大有悟于用笔妙处。夜录古文二篇。

初三日 晴。至会馆祭文昌帝君。祭毕午饭。答拜史翥云，则已返津矣。傍晚管磷士来谈。接翁绣章银、信。

初四日 晴，风狂如虎。林诒书太史（开簪）来，定壬午团拜搭桌之局。午刻至四川馆，赴陈孟孚之约。观剧至初鼓乃归。无事看《艺舟双楫·论书》一卷。因细玩晋唐各帖，颇有得处。又稍悟古人执笔之法。夜深始就寝。

初五日 晴。作唁吕椒舅书，托源丰润寄。午刻至便宜坊，赴成子蕃诗钟之局，酉刻散。灯下读《艺舟·论文》一卷，安吴自命过高，掊击前人殆尽，然于文字秘密实有神解，多发昔人所未发。

初六日 晴。午后四哥来谈，至晚偕步行至便宜坊，赴竹甫、效丈之约。接五伯信。

初七日 晴。写复赵铸伯同年信，交来使带回。午刻至福州新馆，赴余绶屏之约。申刻又赴徐芷帆消寒局。

初八日 晴。早入城，访吴子和。午刻至同丰堂，赴叔南之约。归路访子蔚略谈。灯下与苏、吴二生讲解作文写字之法，及班、陈史法，颇觉津津有味。余令苏生专治《汉书》，吴生专治《三国志》，而各以方、姚、梅、曾古文为程准。二子于诗，性俱不近，即可置之，免分心力。

初九日 晴。至咸安宫祭至圣先师，带补昨日大课。午饭后谒启颖之尚书久谈。出城在岳母处久坐，晚膳后始归。车中读望溪文一卷余。

初十日 晴。写诸兄弟信，又复孙叔玖信，均托管述亭带。午后偕王小姐约同吴子和、戈幼山、韦濂浦、王植卿至天顺祥，收回西文存款一千三百八十金，又金器七件。段春岩约聚堂，蒋春卿丈惠丰堂消寒局，均未赴。

十一日 晴。国史馆送来应校《皇清奏议》正副本各十卷，功课档一册。因校对两卷，侍讲张（佩纶）筹边疏甚合机宜，司业（宝廷）应诏陈言疏，颇切直。夜雨达旦。

十二日 晴。海卿有志专治《汉书》。此书余深信笃好久矣。因作一柬与海卿，凡千余言，详论《汉书》佳处及读之之法，而深以无恒迁业戒之。午后入城，谒徐、孙二师相，请团拜日期，在荫师处谈甚畅。

与苏海卿论读《汉书》书

海卿足下：去岁与足下论为学，或经或史，谓宜用专精工夫，乃有益。劝足下专治《汉书》，足下亦欣然愿卒業，甚善，甚慰。夫读史之益，其上在通知治道，练达世务；其次则究悉义例，窥古人用意所在，以定是非；而记故实以资博闻，玩习文字以助词章，又其次也。昔人论史，虽并重四史，其实所尊者独《史记》耳。每抑班不得与马抗，若《后汉》、《三国志》，直附及焉。夫《史记》之妙，固独绝千古，班书则所得尤多。古今理道，幽明情变，无不备载其中。可以练经世之识，一也。体例精密，后

来史法皆出于此，可以得所贯通，二也。训诂辞旨，多古言古谊，可证周秦以前经义，三也。其文闳整道宕，集刚柔之大成，所载西京文词，又可规范取法，四也。洵史家之盛业，乙部之鸿宝。学者苟能专精此书，左右逢源，其得益尚有非笔墨所能尽者。足下欲专治之，可断然无疑也。至于读之之序，宜先列传，次本纪，次地理、沟洫、郊祀、刑法、食货、艺文六志，及各表序。盖帝纪除高祖外，皆不过叙朝政大纲及诏书而已，虽有用意深处，而未读志、传，一时事势不明，亦骤难推见。初学每因其简寂，倦不终卷。故必以列传启其兴，引其机，使心思易入，反复而不厌。然后读本纪以摄其纲，读诸志及序文以求一代制度之大端，政事之得失，而精神始得所会通矣。若夫天文律历，别有专门，非可强解，不妨姑置之。五行志则粗读一过，知其大概。诸表无文可读，第约略翻阅，留备考订而已。此其序也。至于治之之法，宜详训诂，正句读，一字不可含糊。讨论事实，必综贯其始末，虽人名地名亦不可忽略。创例立义，先后正变，详略繁简之间，与夫言外微旨，皆当推见至隐，详思其所以然。叙事纪言，谋篇布局，宅句下字，皆当求其行气运笔之妙，不可但猎取一二，钩棘方言，谬托于古雅。凡若此者，分观以辨其支，合揽以通其脉，朗诵以舒其气，涵咏以领其微。反复焉，融会焉，于此一书，庶几无负矣。虽然，以上所言者，皆规矩也，若夫其中之巧妙，则读者真积力久，各有会心，非口笔所能传述也，是在足下领取焉可耳。抑仆更有说焉。仆自粗解文字至今二十馀年，手未尝释卷，只因无恒之故，东泐西猎，所业屡迁，探索虽勤，迄无实获。私心痛悔，而中年精力，已不如前矣。足下频年为学，似亦有此病存，务望鉴仆前车，力以无恒为戒。既读《汉书》，即视天下之书其美无过于《汉书》者，却纷屏异，归命一源。静专之馀，真味自出。以视鹵莽涉猎，必有间矣。夫五谷唯常食，故能养人；鸡鱼之品，人嗜之而不厌者，深知其味故也。足下诚能常守而知其味，将有好之乐之，鼓之舞之，而不能自己者，唯足下深勉之。《汉书》之外，《三国志》义例深远，笔墨高简；《隋书》整赡详核，最得体要。二者并良史，仆皆嗜之。《三国志》之学，近以授吴生。《隋书》则尚有待足下。今既专治《汉书》，此类亦暂置之，他日补读可也。及吾门者甚众，皆意在速化，或囿于科举之业，无人肯传朴学者。以足下斐然有志，故尽以所见授足下。如有疑义，幸不惮质难，往往不无补益也。毓鼎手白。

十三日 阴，傍晚微雨。大兄在湖广馆壬辰科团拜，戏演太平和部，余司账房、提调，九点钟往，五鼓始归。

十四日 晴。一日休息，不出门。校《奏议》二卷。灯下偶阅《通志·总序》。渔仲勇于自信，古今名人无一足当其意者，马、班、陈、范皆所诋讥。其实《通志》列传皆录前史旧文，选举、刑法、食货等略不能出杜氏范围，其所最得意者，不过年谱、氏族、六书、七音、校讎、图谱、金石、昆虫、草木之类，其细已甚，果能函盖前人否乎？明眼人当能定之。（〔眉〕惠按：《职官略》总序全钞《通典》序原文，几于不易一字，并唐代讳“世”讳“民”而亦仍之。夹漈丑诋兰台剿袭龙门，乃躬自蹈之。则又何说？）

十五日 晴。午后答拜各客。至广连升赴四兄之约。晚访子蔚，适仲鲁、橘农俱至，相与剧谈，余以体极先返。闻二君谈至次日午刻方散，可谓健谈矣。

十六日 晴。竟日头眩体倦，不出门，略会数客。

十七日 晴。赵棣威自冀州来。校《奏议》三卷。饭后，伟臣复来久谈。灯下与成儿讲写字笔法，因遍检欧帖以博其趣。

十八日 阴，大风。咸安宫小课，未往。校《奏议》讫，加签。子蔚来夜谈。以《三通序》授成儿熟读，自今日讲解始。此数十篇文字，初学苟能烂熟于胸，终身用之不尽。

十九日 晴。已刻赴曹再韩、夏闰枝、鲍川如同年之约。午后入城下孙师请帖，送徐师筵酒。出城至卢州馆，赴江润生诗钟之局，归寓三鼓。

二十日 晴。大学士李鸿章等复奏浚治山东黄河办法，有旨着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本日集内阁公阅原折，已刻前往。计两折一片，比利时工程卢法尔一呈（一折系大治办法，需银九百馀万及六百馀万；一折系治标即以治本，需银二百万加岁修四十万。一片系递比工师呈，呈中系通南东河大治，需银至三千万。又图五件）。办法虽有大小之分，而下游必不能不疏通使畅。现在丝网口并无入海之道，固不可行，即数年来韩家垣海口亦非正道，唯有引河仍归铁门关故道，开河引水，筑堤束沙，迁民让河，最为要着，舍此别无办法矣。归寓少憩，复出拜客。申刻至福隆堂，赴济帆之约。半席又聚宝堂，赴佩鹤消寒之局。

二十一日 晴。诣四兄午饭。复拜数客而归。

二十二日 晴。接八叔厦门信。又季文太叔祖信，并买参六十金。

二十三日 晴。阴。午刻至聚丰堂，赴杨梓勤同年之约。

二十四日 晴。壬午科在湖广馆团拜，戏演太平和部。九点钟即往，午初孙燮师到，终席而去。余照料至寅初乃归。

二十五日 晴。清明节，起甚晏。一日未出门。咸安宫大课亦未到。梁铨院同年、赵棣威均来谈。赵思召自里来，带到家信一封并件。

二十六日 晴。咸安宫新传教习高凌霄（号石芝，四川丁酉举人）来见。午后答拜各客。傍晚至云齋，赴棣威之约。召十三旦，付清戏价。三鼓始归。余绶屏同年来谈。

二十七日 晴。己丑、乙酉在湖广馆团拜。午初前往，昆、廖两师皆到。未刻至湖南馆，赴丁卯、癸巳团拜，少坐仍回湖广馆，夜深始归。

二十八日 晴。李香谷来辞行，交去八叔信一封。饭后访佩鹤久谈。申刻赴子蔚之约。同乡杨伯驹（葆昂）来拜。

二十九日 晴。延朱又笏同年为采涧诊疾。济帆来谈。至陈松山前辈处行吊。未刻与大兄在便宜坊合请邵缙云、冯润田、赵棣威、思召，傍晚散。

三月初一日 晴。翰林院值日。卯正前往，在西苑门外朝房小坐。辰初事下，乃行。至贵坞樵师处，补祝师母昨日寿。在小合兴号便餐。诣内阁会议军机处具复奏稿。其余各员阅稿意见相同，即注一奏字，否则单衔另奏。稿中大旨：先用治标办法，以救近年之急。大治之法，则随后分年分款办理。比工师所呈窒碍难行，应无庸议。并请特派大员驻河监工。余未躬历河干，其利害无从悬揣，第画议而退。归路答拜杨伯驹。又至子蔚处贺嫁女之喜，因送妆至顾亚遽同年处。余绶屏、何承祐、钱新甫三同年约在聚宝堂算结己丑团拜账目，二鼓始归。

初二日 晴。甚热，几不能御棉衣。一日在子蔚处帮忙。复至杨味莼同年处道喜。归

寓写应酬数件。晚，复在蔚处便饭。接刘嗣伯粤东信并银二十两。

初三日 晴。午后赴王聘三同年诗钟之局。三鼓始归。又，笏复来，为采涧诊疾。

初四日 晴。闲步诣四哥小谈。共检李氏文藻《南涧杂记》，阅其《琉璃厂书肆记》一篇，系乾隆时情景，与今日大不同矣。记中极言魏鹤山《古今注》为宋儒说经第一善本。因与四哥查汇刻书目，唯《说郛》中有此书。相与向慕良久，当托文绮堂老李为我求之。又答访陶文泉。在岳母处午饭。至炸子桥赴赵芝珊同年诗钟之局，晚席觥筹交错，宾主甚洽。

初五日 晴。门人彭用侯大令（锡藩）自江右解饷到京来见。午后至福隆堂，赴马少蘅之约。以余兄弟三人俸米票托韩蔼轩代领。又至天寿堂赴冯润田戏局，八点钟归。文绮堂老李以王尔缉先生（心敬）《丰川全集》来售。先生为李二曲门人，讲学不立门户，皆体验有得之言，亲切透悟，极耐寻绎。因以四金留之。

初六日 晴。中丞公忌辰。便衣谒王保之师，面辞聚宝堂局。午后约伟臣、擎菱、文泉、思召、四兄手谈。何丞祐招聚宝，亦辞之。

初七日 阴。复奏会议黄河事宜，凡列衔诸员皆呈递膳牌。日出始登车，辰初至西苑门外六项公所少坐。事下各退。书贾提包者，以陈硕士《太乙舟文集》求售，初刻旧本，甚精，以二金得之。出城访王梦湘送行。诗酒流连，情谊正洽，骊歌骤唱，未免怅然。又答拜两客而归。看《太乙舟》文书类、序类两卷。硕士先生为惜抱翁高第弟子，学问文章一宗师说，守之专好之笃，故能卓然有成。可见学问一道，唯专乃精。鄙陋之资，自今益奋，余于古文之学，拟专主惜抱，扩之以曾湘乡，辅之以归、方两家，庶几有轨辙可守。发八叔信，由邮局寄。接汤温丈信：一系去年十二月初所作，一系今年正月杪所作，至二月中始总缄交递。畅论湘中学术之波，痛心于昔年作俑之学，使论学论治斤斤以圣贤义理为依归。老辈纯朴之风，犹可概见。反复来函者久之。苏臬陆春江廉访（元鼎）来拜，晤谈半刻，近日好官也。

初八日 晴。批阅房山课卷。午后偕马少蘅至丰泰照相馆久坐。登楼凭眺，烟树苍茫，为之神旷。归路访子蔚，上灯始归，则岳母在此久候矣。因剃头，偶检阅《困学纪闻》，思古文之学固贵有序，尤贵有物，故根柢最宜培积。鄙人年近四十，精神、目力皆远逊从前，博览旁搜，万万不暇，唯有就古人已成之书，撷其菁华，益吾智识。虽若近于稗贩，而折衷一是，触类贯通，则亦不无少补，故余于《困学纪闻》、《日知录》二书，窃有专嗜焉。

初九日 夜雨，早晴。至大宛试馆团拜，先贤前行礼毕，在龙源楼午饭之后，同至三庆园观剧，少坐而出，在广盛祥买物而归。接浙江德令（恩）来信。

初十日 竟日微雨。咸安宫大课，午饭后散。批阅房山课卷。

十一日 晴。批阅课卷。傍晚忽不适，夜遂发热。

十二日 晴。一日热不退，头昏目倦，静卧而已。效丈生日亦未往祝。陈润甫前辈、徐芷帆同年约福州馆，辞。

十三日 晴。延朱幼笏同年来诊。以余脉沉细，舌苔白，口不作渴，谓系伏寒虚热，以桂枝、白芍宣之。岳母枉视。

十四日 晴。热仍不退。子蔚来谈，深以服桂枝为不然，而幼笏亦驰柬劝勿服二煎。晚间内热大作，五内如焚，竟夜展侧不成寐。效丈来视予。

十五日 晴。改延苏济帆来诊，谓系温热，以凉药大剂滋阴清火。子蔚来视予。连日卧疾，唯以《资治通鉴》消遣，看《梁纪》四、五卷，深服胡注之精。

十六日 晴。内热略减，而仍不清。岳母枉视，因下榻。

十七日 晴。辛卯科湖广馆团拜。袁葆三亦具柬相约。均辞。费谟生、杨伯驹合同丰堂，亦辞。济帆、幼笏均来诊，两方略同。苏剂较重。写岳父信。接次伯信，薛以庄交来。

十八日 晴。咸安小课，未往。四哥来视予。岳母回府。

十九日 晴。济帆来诊，谓病势已解，嘱安心静养。效丈乔梓、李橘农均来视予。

二十日 晴。养病。连日看陈兰浦《东塾读书记》。丁酉年杨蓉浦年丈赠此书，曾穷十日之力，快阅一过。病中复取静读，精实通透，处处惬意，其综贯可匹《日知录》，而说经之妙，且欲过之。病中赖以度日，所益为不浅矣。因以之授吴生慈培及成儿。吴生照购一册，略以读法授之，为读经看注疏门径。《困学纪闻》、《日知录》、《东塾读书记》，皆通儒心得之言，学者苟能熟玩此三书，可以无憾矣。

廿一日 晴。看书养病。子蔚来谈，劝我出门散闷。

廿二日 晴。剃头。午后至对过一行。得家书。发岳父信，交邮局寄。

廿三日 晴。发家信，并上伯母禀。傍晚至对过少坐。子蔚来谈。

廿四日 阴。连日天气郁蒸殊甚，今日骤凉。再发家信，并唁伯诚、叔明两侄信，交邮局带。傍晚访子蔚作夜谈。

廿五日 晴，有风。答拜冯叔惠观察，未晤。访志先。以银行收条易股票，周年八厘行息，每年分两届领取，上半年正月初一日，下半年七月初一日。因诣岳母处午饭。接瞿庚丈回信。午后偕子蔚诣丰泰拍照，同照者丁衡甫、熙菊明、刘仲鲁、曹根荪、李橘农、吴子清、子蔚、子和三昆仲及蔚子佩伯也。同归蔚处晚酌，席终，余先散。

廿六日 晴，风甚大。诣四兄谈，留午饭。又诣岳母处。伟臣约手谈，畏风未往。接五伯信，并三叔祖母、五伯寄成儿洋三十元，为其入洋也。解饷委员过玉书大令交来。在四哥处见朱蓉生先生《佩弦斋文集》，大略翻阅，深喜其语多实际，因携归细看。先生有《无邪堂答问》（粤东掌教答诸生之书），精博平实，向所倾心。惜余通籍来京，先生已因言事左官不在京，未得一聆警咳也。

廿七日 晴。彭用侯来见。看《佩弦文》一册，中有答康有为书数通，盖皆在甲午以前，辨驳精严，其学术、心术之波辟，先生早有以烛之。发诸兄弟信一纸，邮局寄。

廿八日 晴。答拜吴福茨廉访，三兄之亲家也。晤谈片刻。又答拜两客。傍晚访子蔚，作半夕谈。绮文斋书贾李姓为觅得抄本《朱子圣学考略》，共十卷，宝应朱心泉先生（泽法）所编。余自壬午年在湖北得先生《朱子分类文选》，序跋中极重此书，谓为一生精力所萃，即心慕此编，各处求之不能得。迨通籍后，在翰林院见藏书目录中有是书，渴欲借抄，格于例，不果，以为大憾。日前李贾来，姑列书名嘱其代觅，竟得如愿相偿。索价四金，即日如数付之。快心已极！抄手虽不甚精，然尚匀净可观。其书取《语类》、《文集》诸书，分年排纂，各系以论说，疏通而证明之。其年月不甚分明者，则悉心考订，使相从附。朱子一生进学之次第，得力之浅深，议论前后之交互，无不内贯眉列，灿然了然。朱子之学得此编而大明，而读朱子之书亦得此编而确有门径可入，信要编也。唯先生尚有

《朱子诲人编》，当再觅之。

廿九日 晴。钱子密尚书宅昨遭回禄，先世收藏荡然尽付灰烬，为可惜也。因往慰。新甫同年午刻与大、四兄在福州馆公请吴福茨廉访、冯叔惠观察、吴子蔚太守、吴竹楼太史、徐花农前辈，杨若朱同年作陪。邹紫东同年未到。傍晚始散。为彭用侯作致江西李学侠书。岳母来下榻。

三十日 晴。偕岳母、采澗率王姬、七儿女至丰泰拍照。午后龚怡卿观察（晋义）来拜，藹人年伯哲嗣也。徐子贞同年来谈。

四月初一日 晴。恩官百日剃头。伟臣来谈，云闻英、俄保护中国，已向政府昌言。恣睢无礼，一至于此！列祖列宗二百五十年，深仁厚泽相传之天下，竟将坐致陆危。愤懑填膺，泪下如雨。然苍茫天道，岂尽无凭。彼志肆气骄，不留馀地，如此恶贯满盈，其能免于祸罚乎？厚其毒者酷其灾，吾将拭目以观其后也。昨日拍照不佳，午后率家人再往。申刻在豫和堂请客（朱幼笏、薛以庄、张仲常、彭用侯、王泽寰、舒宾如、冯志先、四兄）。访秦幼衡同年久谈。

初二日 晴。至四兄处手谈。晚饭后体倦欲病，先归。

初三日 晴。静养，不出门。

初四日 阴。天骤凉，御重棉犹不胜。傍晚兰生太叔祖枉过，偕至同丰堂便酌。兰翁作东。

初五日 晴。步行访效丈。又访橘农。午后答拜兰翁兼谒见太叔祖母。晚至云馼，赴兰翁之约。

初六日 晴。张幼和来拜。未刻至陶然亭，赴陈紫实之约。散后至同丰堂，与四兄合请兰翁，并约子蔚、子和、志先。

初七日 晴。写应酬数件，颇倦。接吕椒翁信，有嘱托戴艺郭年伯之事。因访艺老，未值，留函而出。又访张燕南、杜筱生，皆不晤。接八叔信，以余平日忧穷，所以慰勉激励之者，甚至且云，须扩开心胸，为国家办事。余更深愧斯言。托翁致甫前辈带季文先生信并人参，又五弟信并鞋。

初八日 晴。俞希甫同年与陈子实都经（寿衡）联姻，请余与张幼和大令为媒。今日过礼，先至陈府午宴，押盒至女府，礼毕暂散。申刻至聚宝堂，赴希甫之约。

初九日 晴。发五伯信，交邮局寄。午后入城，祝徐、昆两师寿。湖北宜昌游击合肥蒯（德浦）来会（号朴斋），年六十馀，曾及事胡文忠公，议事论兵，极中窾要。今日之将才也。

初十日 晴。咸安宫大课。午饭后出城，顺访济帆少坐。傍晚诣岳母处。接庄思緘百色厅信，并银百三十两（日升昌来）。

十一日 晴。济帆来，为丙、酉诊疾。晚，子蔚来，作半夜谈。

暮春古意送子蔚

折尽东风柳万丝，美人南去镇相思。忍抛鸳绮轻移枕（言其由翰林改官），强买螺青学画眉（言其改知府）。飞絮已迷前梦影，落花犹恋最高枝。伤春未了重伤别，锦字緘

情更诉谁。

十二日 晴，甚燥热。写五伯信。又上三叔祖母禀并件。又复胡幼嘉信。均托饷员过玉书大令（铸）带。何润夫京尹来谈，云受轩表伯已到京（新升甘泉），约十四日午饭。未刻至泰丰楼，赴吴子清、子和之约。散后拜过玉书。此君精于外科，尤善治疗症，著有治疗专书，见赠一部。又答拜蒯朴斋，未见。张苾南来拜，请为其长男至吴子和处求亲。因衣冠访子蔚昆仲致意，久谈乃归。以《说文释例》赠吴生，劝其治小学，专看《段注》及王氏《释例》二书。盖小学不通，万不能从事汉唐注疏之学，故此道必宜究心。至若本朝汉学家墨守训诂声音，置义理之学于不顾，又好与宋儒为难，轻相诋毁，此则文人陋习，不欲诸生效之也。小学之书，汗牛充栋，支离破碎，几不成学问，唯此二书最为精要。看二书，通于此道已思过半矣。吴生甚喜，归即购《段注》读之。接史研孙丈银、信。

十三日 阴。王姬生日。偕大兄访吉甫，同至土地庙买花。午后微雨，天顿清爽，中庭新购花草鲜润可爱，玩赏久之，心神颇怡。蒯朴斋复来畅谈。沈子钧自里来，故人相见，已隔十年矣。接刘嗣伯书，并上好肉桂一匣。

十四日 阴。复庄思缄信，交日升昌带。午刻至顺天府，谒见受轩表伯，兼赴润夫之约。出城答拜数客。傍晚顾亚蘧来访，云有彭镜轩者，相法极灵。因与大兄三人偕访之。相大兄，犹在影响间，相余则无一语不相反，可发大噱。济帆来，为采润诊疾。

（原稿此处空五行，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八月初四日记按：按此即已闻北洋生变，颐和密谋，朝局翻变在指顾间，而未便明记也。参政四卿中，谭复生捷智自矜，思以禄位宠异袁世凯，以殊荣禄，使太后孤立，即可无障碍。当时林暲首曾以诗代柬讽之，有“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之句（见梁任公《林旭传》）。盖以董福祥粗勇易制，虑世凯难于利用也。果尔世凯还津，而荣禄入京，径趋淀园。杨莘伯（崇伊）又袖疏密达西朝。德宗既无腹心之大臣，又乏效忠之武将。复生则志大才疏，暲首亦少年新进，虽以刘裴村年丈之持重，杨叔峤之绩学，亦依违其间，无所匡正。临时更懵然罔觉，漫无布置，不旋踵而祸作，四卿相继就逮，骈首市曹。其祸且更惨于唐之八司马矣。太后素性狠鸷，更事已久，宫中多其耳目，乃安居颐和，佯作不知，迹其所为，直与郑庄之待叔段无异，而以区区数书生与之角，庸有幸乎？

（原稿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澄斋日录

光绪廿五年己亥（1899年）

己亥年四月廿四日 晴。一日缮封奏。正折以外洋相逼日深，请速筹战备。附片保举人才（直隶候补道前署广平府知府缪慈，正任通州现署房山县知县荣恒，湖北宜昌游击苏德浦）。

廿五日 晴。寅初至西苑门外敬递封奏，在朝房恭候。辰初事下，命臣毓鼎第三起入见。苑内狂风如虎，几不能行。在瀛秀门外奏事房小坐。巳正，皇太后、皇上召见于仪鸾殿。天语垂询，颇蒙优奖。始论边防，次论人才，次论筹饷、练兵，次论吏治，次论行用银元利弊。跪对三刻始出，已十一点钟矣。自去年九月至今两次入见，俱荷训诲周详，既钦且感。诵少陵“未有涓埃答圣朝”之句，愧奋交萦。出至咸安宫命题，少坐即归。接杨荫北柬，知所保各员，有交片令吏、兵二部带领引见。引见后预备召见。傍晚访以庄先生、四兄略谈。

廿六日 晴，仍大风。寄缪恒莽书。午刻与大、四兄公请何受轩表伯，润夫、敬山、绶金作陪，薄暮始散。接门人朱颂青银、信，天成亨来。

廿七日 晴。葆良约江宁馆手谈。阅葆良近作古文数篇，相与论申姚曾绪论，所见多同。诣岳母处。问吉甫病。夜殊不适。

廿八日 晴。一日静养不出门。作端午桥（陕臬）、升吉甫（粮道）两同年信，均为门人夏楚卿大令（良材）作先容也。午桥贻我新得汉透光铜镜，以镜面向日，其影射地，镜阴花纹字形悉现。铜质甚厚，乃能透光，不知何以致此。可宝也。又元鼎押铸作鼎形，腹有文字，残剥不甚可辨。古质斓斑，确系旧物。午桥以与余名相合，特制黄杨为匣，镌字以赠余。皆甚可喜。又作家书及伯母叩节祝寿，奉托薛鹭庄带。

廿九日 阴，微雨。约鹭庄、沈子钧、汪幼安、刘伟臣、董绶金在大兄处作手谈之局，傍晚散。因诣四兄处与蒯朴斋晤谈。

五月初一日 晴。接诸弟信。又汤温丈常德信。又包子如信。绮文堂老李携书廿余种来，无甚中意者。惟旧板《渔隐丛话》四函甚精好，以六金留之。书凡百卷（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论汉魏至宋有诗名各家，或评诗，或摘句，或考证，或纪事，殊有心得。长夏得此，大可消炎遣日矣。苏、赵二生来，与之谈文甚久。

初二日 晴。得缪恒莽复书。午刻至省馆赴刘振青同年之约。座皆己丑同年熟人，谈宴颇洽。

初三日 晴。清晨入城，至昆、徐、孙、廖四师处拜节。傍晚至恒裕一行。

初四日 晴。一日料理账目。夜访四兄。发六弟信，专为吕新之划款事。

初五日 晴。天中节。清晨祭神，午刻祀先。至王保之师、何受轩丈、岳母、效丈、四兄处拜节。未刻至会馆赴沈子钧手谈之局。入局片刻，即与四兄步至琉璃厂，在各书肆留连，闻书业堂有新到书，略取阅之，乃无甚精品，唯缪刻《太白集》颇精，然亦非难得之书也。晚饭后归。接龚萃民湖南信并土宜两种。

初六日 晴。巳刻至内阁会议筹饷兴利之策，唯恭阅前日谕旨，列衔画阅而已。出至同丰堂赴巢份叔之约，半席先归。延济帆来为采涧、柔儿诊疾。朱古微前辈来谈。晚饭后，侯伶来定十五日戏局。车中看山谷诗，其致思必深沉，其炼格必道上，其造句必警健，其支对必灵变，昔人谓其善学老杜，余谓其实能融萃诸家之法成一家也。第其品格似在髯翁之上，或乃以无神韵少之。此乃新城支裔，第凡中晚唐诗者之说耳。山谷神味正在索之而愈深，泳之而愈远，未可为皮相者道也。从中晚派入手者，必须以山谷为归宿，方能涤尽公共家言。

初七日 晴。内城火药局炸裂，门窗皆震，闻左近不免伤人。邢桂坪来谈。午后至安徽馆，乙卯团拜，兼赴陈润甫前辈之约，薄暮归。

初八日 晴。闷热殊甚。闻火药炸地，左近庭舍俱尽，约伤百余人，残骸破脏狼藉满地，伤哉惨哉！一日批阅房山课卷。滇藩李仲仙来久谈。晚至便宜坊赴四兄之约。

初九日 晴。清晨入城，祝刘叔南太夫人寿。午后避暑不出门。朱幼笏来为采涧诊疾。

初十日 晴。蜀令孙少朴（世荣）来见，交到门人黄榆庭信并蜀产数种。王荇臣、潘经士均过谈。一日批阅课卷。傍晚至云山别墅，谢何受丈。接六弟信。申刻与大兄在广和居合请十五日司账诸君。

十一日 阴。天略凉爽。午后与大、四兄同至何受丈处送行。又拜数客而归。荣正庄刺史来拜，未值。是日昆师母寿辰忌，未往祝。

十二日 晴。清晨入城，祝廖师母寿。又拜数客而归。汪笙叔丈、陈润甫、曹再韩前辈先后来畅谈。批阅书院课卷。天气酷热，随意读诗古文消遣，颇得乐趣。接德麟阁信。

题何润夫京兆云林听泉图

叩门京尹一封书，示我听泉旧日图。正苦炎风吹五月，顿令清梦满西湖。天机翔跃亲鱼鸟，人世声闻洗笛竿。更喜此心清到底，出山未与在山殊。（此诗似黄山谷。前四句凡四易稿，迄不惬意。此四语乃于车中一触得之。）

十三日 晴。武阳会馆祭关帝，兼请同乡外官，到者两席。散后与屠敬山久话，见其所著《元秘史地理今释》，心伟绝业，然非愚鲁之性所近也。复刘嗣伯信并为其作致吴福茨廉访一书，交邮局寄。

十四日 阴，微雨不成，天略凉爽。一日在贵州馆布署诸事。接盛企贤表妹沪上书并

卫生丸二匣，关切之情可感。傍晚在大兄处斋佛。江润生送来《王梦湘诗集》四本，倜傥深秀，自是才人之笔。近日朋辈以诗名者三人，樊云门（增祥，丁卯年丈）、史泽山（悠咸）、王梦湘（以懋），皆刻有诗集。樊、史皆以声色胜。潘经士以李莼客年丈（慈铭）骈文四本相赠，品格清丽，得力在宋齐诸家。闻先生诗注尤精，惜未见刻本。

十五日 阴晴不定，傍晚雷而未雨。在贵州馆为伯母称觞，戏演太平和部。到客二百五十余人，到分五百馀家。竟日趋跼褊苦，夜间略得清闲。子正散戏归寓。内阁会议，托朱古微前辈代画奏字。

十六日 晴。酣眠至午正方觉。饭后结算昨账。接于世兄信并件。戊正月食，亥初既，无光而色赤，子初始复圆。

十七日 晴。午后贺效丈孙女弥月之喜，面后归。批房山课卷。

十八日 晴。连日燥热不可耐，寒暑表升至百度以上，中伏不足过也，只能静坐观书，不出门。缪恒莽观察（彝）来见。余与缪君素未谋面，唯闻其两守广平，威惠兼行，循声卓著，为不愧古之良吏，故特疏保荐。兹与晤谈良久，识见宏远，气度老成，深可佩也。浙江道员徐澍生（士霖）亦来见。余己丑年道出申江，曾与盘桓十日，其人伉爽明达，亦有用之才。接刘嗣伯信。

十九日 晴。会议复奏，呈递膳牌，辰刻在朝房候旨，事下乃行。顺道答拜缪、徐两公。为蒯朴斋贺交荣相差遣之喜。即至会馆赴沈子钧、汪幼安之约。席散，同人手谈，余归家避暑。傍晚，赵生来问业。

二十日 黎明梦醒，闻窗外雨声滴沥，燥旱既久，心神为之一爽。竟日檐溜琤琮不息，积水满庭，静坐室中，以写字看书消遣。柔儿生日吃面。

二十一日 黎明雨止，天气顿凉，颇亲笔墨。傍晚访绶金、再韩，兼诣岳母处小坐。

二十二日 晴，复热。史馆送来第二批奏议，因校一卷。内阁侍读学士广安预定穆宗继嗣请颁铁券疏，其用心甚忠，其措词则非也。午后至贵州馆祝汪笙叔年丈七十寿，观剧数出，不耐热而归。连日静坐书室，看《渔隐丛话》消遣，不特可以消暑，于诗法亦甚获新益。诗话中有“精深华妙”一语，余意作诗必须兼备此四字，乃非苟作。学宋诗者精深而不华妙，学中晚及新城者华妙而不精深，兼之者其右丞、少陵乎？傍晚，访朱又笏久谈。至广和居赴四哥之约。

二十三日 阴。接沈友卿唐县银信。未刻与大兄在万福居谢望日司账诸君，兼约何仲英表弟。晚，岳母在此下榻，灯下久谈。接五弟信。

二十四日 晴。陆惕身自江山县寄来江亭销夏公费，因约诸君在陶然亭作竟日之叙，午初往，日入始归。接门人迎静斋信。

陆惕身同年摄令江山，夏初书来，兼寄百金为同人销夏资，爰约朱古微、陈润甫、李橘农、杨味莼、余绶屏、徐芷帆、夏闰枝、陈孟甫八同年在江亭消暑。酒酣赋此，呈即席诸君，即寄谢惕身同年

故人昔有平原约，远寄江亭买夏钱。灯火十年谈笑隔，壶觞千里主宾联。遥山净绿分茅屋（是日山色极清，山半屋宇历历可数），近郭丛青长苇田。雨后晚凉最相忆，将心

付与白鸥边。

廿五日 晴。复德麟阁信。已刻与大兄在安徽馆请李仲仙方伯，徐澍生、龚怡甫两观察，蒯朴斋游戎，朱又笏、徐芷帆作陪（正客胡月舫前辈，陪客陈润甫前辈均未到），申初始散，汗流被体矣。归寓小息。傍晚步行问岳母病。夜风颇凉。

廿六日 晴。辰刻内阁会议徐中堂、準（良）、袁（昶）、貽（谷）、高（燮曾）、张（仲忻）筹饷各折片。徐相主搜括招商、电报、铁路公积馀利。準学士主责成督抚剔除中饱。袁光禄主整顿关税厘金，必须得人而理，宜参用士人司局务，且保举廉明之员九人。高读学主平外洋金磅之价。貽学士则请严饬疆吏，大省每年筹三百万，中省二百万，小省百万。张光少与貽同而稍减其数。复奏折亦已草定，系军机大臣主稿，于六说或驳或准或从而变通，而终归于无把握。愚见一时亦无可措手，姑随同画议而退。大约高折最中窍要，而苦于办不动。（〔眉〕按我国既非金本位，则国际汇兑当然操纵于人，磅价自有赢亏，试问如何平法？）貽、张则纯用劫制，不通理势之谈。此财非天造地设，安得如许闲款以供予取予求乎？归批房山课卷。薄暮趁晚凉乘马至西悦生堂一行，山光林翠，爽扑襟袖，清风徐来，烦暑尽涤。顺道访伟臣少谈。朱幼笏来为采涧诊疾。

廿七日 阴，微雨。至鸿升店答访徐澍生，面致盟牒，澍兄长余十七岁。又至东路谢客十馀家。午刻至对过拜供（二伯母生辰）。闰枝、颂年、亚蘧在大兄处招余手谈，晚饭后始散。悦生堂司事李佩玖、高瑞征来报销用账。

廿八日 晴，甚凉爽。复陆惕身同年信，托澍生带。一日校对奏议。丁中丞（日昌）议海防事宜，切实详明有用之文也。叶玉书同年（祥麟）来拜（新选广东信宜县）。傍晚澍生来辞行，与大兄约其至广和话别。书贾李姓以姚铉《唐文粹》求售（浙江许刻本），雠校板本甚精，殊胜旧刻。自明人定古文八家，于唐唯取韩、柳，本朝储氏复益以孙、李，于是学者于唐人文仅知有此四家，此外概从摈弃。此书采录唐文甚备而不收骈体，一时奇古醇逸之作均赖以存。学者既以韩、柳为宗，又必旁读诸家，左右取资，方足以尽文心之变。接湖南梁叔庄、黑龙江家叔畚先生书。

廿九日 晴。校勘奏议。作家书。戚升槐同年（扬）、沈子钧、冯舫同（圻。梦华前辈胞侄）、易丞午（贞）陆续来谈。夜雨颇凉。

三十日 阴。午后雷雨。缪恒莽、舒宾如来谈。恒莽云，闻之王夔老，近来各卿贰颇有疏保人才者，皆留中不发，而余所保三员独蒙召用，实异数也。闻言深怀愧悚。灯下随意读《文粹》，奇变殊扩心目。舒元與《问国庠记》一篇，尤深宕有味。查西悦生堂出入用账，为重定章程数条。

六月初一日 晴。祝冯志先太夫人寿。又祝曾慕陶太夫人寿。午刻至同丰堂赴又笏之约。散后访徐袖芝（寿兹），壬午、癸未年间换帖旧交，新自河南镇平县知县保举人才入京引见。旧雨重逢，各畅谈别后事。袖芝任上蔡、镇平，皆有惠政，今之循吏也。晚，又诣志先处夜宴。

江亭销夏诗 第二首

西山背水绝尘喧，小坐庐亭一解烦。空对乾坤搔短鬓，且回日月入清尊。座间喜集霓裳侣，泥上重寻雪爪痕。何日南金贡双阙，诗情宦迹醉中论。

初二日 阴。浙江海运委员郭（润畦，山东人）来见。饭后袖芝、谢树存（祖宝）来谈。晚，袖芝约同丰，大雨骤至，冒雨而归。

初三日 晴。浙江海运委员曹星阶（晋泰）来见。接兰生先生信。午后拜客，顺诣岳母处。

初四日 阴。连日校对《皇清奏议》，约润泽来帮写校签，八卷均校毕，粘签记档。

初五日 阴。皇上升勤政殿，觐见德国新换使臣克林德，臣毓鼎侍班（文星阶、伊仲平、王爵生同班）。太液荷花盛开，红裳翠盖，晚霞送馨，缓步河边，爽沁心骨。已正人侍如仪。出至国史馆交奏议。归寓批阅咸安宫课卷。晚，古微、橘农约广和。

初六日 晴。阅卷。午后董绶金来久谈，因偕至琉璃厂，在论古斋买《晚香堂苏帖补遗》，系明拓本，杨幼云又一苏斋藏本也。精采奕奕，眉山真面始见。余习苏书年馀，至此益坚所习。又买苏书《心经》小楷一纸，亦旧拓也。傍晚，袖芝来，因偕至便宜坊赴树存之约。散后同饮于女春堂，归近四鼓。

初七日 晴。一日阅卷。展新获帖，作应酬字数件。傍晚出门拜客，访缪恒莽，知己奉旨仍以道员发直隶，尽先即补，并交军机处存记。晚饭后树存约韵华，未往。

初八日 晴。接许锡珍信。一日阅卷。润泽来，为之讲授文字。午后出门拜客。以陈根仁大兴超赴选文事托马少蘅（古微来托者）。

与徐受之、谢树存话旧

徐侯上考书梁苑，谢客蛮参泛越舡。旧梦依稀还昨日，故人寥落半晨星。激昂论事心空赤，跌宕征歌眼尚青。醉卧不辞无算爵，人生踪迹似浮萍。

受之招饮，因病未赴，以诗谢之

招凉宵置酒，解醉冷浮瓜。偏为梁园病，多辜杜曲花。忧时铁如意，惜别玉琵琶。人事仍相左，沉吟感岁华。

（原稿此处空三行。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南游记

光绪廿五年己亥（1899年）

七月二十日 晴。具折请回籍省墓省亲假。辰初至朝房候事，奏事官口传谕旨，着赏假三个月。出城拜客数家而归。

廿二日 晴。发常州信。午刻至便宜坊，赴余绶屏之约。席散至正阳楼与大、四兄小酌，食蟹甚佳。

廿三日 晴。黄慎之丈来久谈。饭后往琉璃厂买物，在论古斋买《朱子古文读本》一部。至致美斋便酌，亚蘧、颂年、大兄撒兰公局也。散后诣源丰润，托其汇银壹百两。

廿四日 晴，甚热。荣心庄来谈。入城访叶鞠裳。出城访秦佩鹤前辈。归寓橘农来。未刻正阳楼赴济帆之约。酉刻至聚宝堂赴张伯纳之约。余到过迟，客将散矣。葆贞约便宜坊，未往。

廿五日 晴。出永定门至安乐林，为黄捷卿之令兄成主。得门人黄补臣信并其尊人讣。归寓收拾行装。申刻至豫和堂赴葆良之约。

廿六日 晴。徐子贞来谈。书贾李姓以巴陵方氏藏书来售。买《金华丛书》二百本，明嘉靖印本；《宋史新编》四十二本，《文选补遗》二十本（白棉纸，印极精）；《湖文录》一部；《古文正的》一部（常德杨性农〔彝珍〕选，墨守桐城家言者也）；《廿四史文钞》一部；《昌黎诗注》一部。又见南宋本《通鉴纪事本末》，共八十四本，证以瞿氏藏书目录，行款均合（每半页十二行，行十九字，板心有字数及梓人姓名），字大纸密，可爱之至，索价八百金。又南宋本《六臣注文选》，行款亦确，而板本则模糊断烂，远不如《纪事》之精，索价六百金。据李贾言，《纪事本末》三百金可得，余则无此力量也。午刻赴志先本宅之约（首座者为刘曼仲，景韩中丞之子也）。申刻又赴潘经士本宅之约，肴甚精，同人行令下酒，尽欢而散。接缪恒莽信，拟为余招呼津程，随手作复，交原差带去。又接于华堂信，留余下榻。

廿七日 晴。发八叔信。又复于世兄信，排定咸安宫课卷甲乙，大、四兄所代阅也。得塘沽回电，云“海晏”初三四可到。申刻赴效丈之约。

廿八日 晴。送行之客络绎而来，有见有不见。未刻赴乙未门人安徽馆公饯。希文四叔自内城来送。

廿九日 晴。入城至昆、徐、孙、廖师处辞行。出城至正阳楼赴汪颂年之约，半席先行，至便宜坊赴谢纘臣之约。

三十日 晴。一日料理行装，清厘经手要件。叔南、志先约本宅，余辞之。固来邀，只得往谈，略坐即行。至广和居赴吴子倩、子和之约。子和新自献县来，交到佩伯信一封，于师门倦倦特甚，深以不得在此卒业为恨。佩伯视一世无足当意者，而信服余出于至诚。其天分甚高，倘裁其狂简，自可成材。惜乎师友之不易得也。申刻又赴橘农小酌。吴颖芝丈来访，拟令其世兄宸臣十月中附余伴北行。

八月初一日 晴。祖妣生辰，拜供。午后诣保之师辞行，久谈。又诣效丈及四兄处，迎外姑及四嫂来作竟日叙。

初二日 晴。清晨起，九点钟登车。外姑挈一仆妇同行。十一点钟火车开行，三点钟抵天津老龙头，于世兄来接，随至塘沽。火车停一时许复行，抵塘已上灯矣。住佛照楼，探得“海晏”未到，“泰顺”昨日挂口，因搭“泰顺”。此次出京系广升栈包办，自京送至沪，火车（二等）、轮船（上房舱）、水脚，一路上下挑力均在内，每人十六元（行李少，则十五元，闻尚可商减。余坐头等车加洋二元），简便之至（同乡徐厚之〔福基〕，志先托余挈之以行）。

初三日 晴。十点钟上船，住官舱。于世兄招呼极为周到，可感。托其寄京信一纸并酒三瓶。账房金紫云（住上海后马路恒源里），其副符少峰，皆湖州人。紫云之子，号叔兴，少年美秀。

初四日 晴。拨船不来，停轮一日。同舱潘子久太守（泰谦，皖人，曾任南海县），许苓西（秉榛，广东人，筠师从子），于明若（式格，晦若前辈弟），谈极洽，赖此稍解寂寞。

初五日 晴。四点钟晚潮始开行，一夜平稳。

初六日 晴。十一点钟抵烟台，礼拜不上货，又停轮一日。买梨者蚁集。其皮色丑而黑者为莱阳梨，味极甘脆；彼美其外者则劣甚。石榴之大者如小西瓜。发第二号京信，交邮局。

初七日 晴。晚潮开轮，一夜平稳。连日闷坐，唯读朱子古文，迺丽如庭陵，醇茂如南丰，清峭如半山，实为南宋一大家，乃自来论文家以先生道学之故，竟忽视其文，不置之唐宋诸大家之内，可见俗论之未可凭也。若置之唐宋八家内，当胜颖滨。

初八日 晴。入黑水洋。微风徐拂，水波不兴，几不知有海行之苦。终日与诸君手谈。晚，入绿水洋。

初九日 晴。清晨已渐入黄水，仍无风浪。三点钟抵上海。海行七日，眠食照常，屈指十二次飘洋，此为第一矣。登岸往长发栈，发京电，又发常州明信片一纸。栈中臭虫之多，几于车载斗量。无可如何，以大板架于屋中心而眠。申刻潘子久诸君约一家春番菜馆，至则系粤人郑业臣作东（香山人，在沪开巨安吕宋烟行，并汇中外银两），同坐麦羲民（昌绪）亦香山人，在沪开全亨洋行。席散，苍西约花叙，余召林凤宝。

初十日 晴。余三十七岁生日，外姑为我吃面。往铁马路桥船行，雇船并定小轮拖带（四舱大无锡快），合洋廿四元。至鸿仁里源丰润访顾紫霞未值，见其同事龚文浩，取到汇银百两（合洋乙百三十七元四角），又椒舅汇票五百金。至新马路昌寿里对过访翁寅臣妹丈并见六妹，留余午饭。知弢甫前辈亦在沪，因约来畅谈。闻苏关查索甚苛扰，爰托弢甫

代起江海关护照。归棧偕岳母坐马车绕黄浦滩及各马路，在万年春番菜馆便餐，傍晚始归。瑾叔弟来谈，新自鄂迎妇归也。少憩复至林新宝家赴子久之约，余改招金菊香。

十一日 晴。写应酬扇、对六件。麦羲民、翁弢甫均来访。羲民邀至一品香吃番菜，同至嘉伦绸缎庄买纱罗数种。至游戏报馆访李伯元（名宝嘉，季莽内兄也）略谈。复至全亨答访羲民、巨安，答访业臣。归寓黄小农来访，偕岳母坐马车游张氏味莼园，无甚足观，惟衣香鬓影掩映左右，为差胜耳。遇陈杏荪、王旭庄，匆匆立谈数语，日薄虞渊，始命驾而归。诣桂仙观剧。余暂赴一家春，应寅臣之约。复回桂仙，不终局而出。棧伙李阿金送客回京，托其带第三号家书。

十二日 晴。子久、苍西、羲民均来送行。伯元来答访，托带季龠信件。写应酬四件。命两仆发行李，护岳母下船。余至一品香赴弢甫之约。弢甫谈及去年在常下榻里第，承诸兄弟关照，至今切切于心。散后即下船，五点钟轮拖开驶。

十三日 阴。十一点钟抵苏州，泊阊门太子码头，微雨登岸，至王洗马巷谒见舅母，则病瘵已半月，势甚危殆，形容枯瘦，迥异十年前，余几不能辨识。与少甫、墨缘畅谈。午饭后至大井巷谒见高叔祖母、季文五太叔祖，萧家巷访叔元三哥并见三嫂。雨甚，天暝，仍归蒋处，谈至夜深。舅母彻夜呻吟，不能成寐。

十四日 雨竟夜不止。拟出城展谒外王母吕恭人坟茔，因雨未果。花表妹闻余至，归宁。午饭辞行下船。中宵闻岸上箫声呜咽，顿触思家之念，展侧不甚成眠。

庚寅八月，偕前室管夫人北上，舟泊阊门，距今已十年矣。怆然生感

又是江南稻蟹时，西风回首不胜悲。秋云如梦归何处，崔护重来鬓渐丝。

十五日 中秋节。溯自壬午秋闱，在场中过节，此后无岁不在家，今乃客中第二次也。一日风逆雨甚，午初抵浒墅关（至阊门三十里），登岸买席。又勉强行二十里，抵望亭泊焉。蚊飞扑面，顷刻不能眠。

怀采涧

佳节匆匆路上经，篷窗孤倚酒初醒。欲知今夜征夫梦，雨雨风风泊望亭。
玉臂云鬟背碧纱，中庭瓜果感蟾华。别离滋味初尝到，月正圆时不在家。

十六日 天竟放晴，风仍逆。黎明解维，十八里过新安，廿五里过无锡，时钟指十点。绕城行半时许，九里过皋桥，十八里过石塘湾，又十八里泊洛社（无锡辖）。

十七日 晴，风仍逆。晨醒已过戚墅堰，故乡烟树，顾之欣然。午刻抵常城，入北水关登岸，到家叩谒伯母，慈颜虽渐见老境，精神尚不甚衰。又见老姨太太、兄嫂、诸弟伉俪。饭后至家庙祖先行礼。庙系诸兄弟前年所创，以承世父未竟之志。轮奐崇闳，气象严整，旁辟小园，池亭雅靓，水木清华，瞻眺良久始返。（庙寝设神龕三座，中祀中丞公，盛太夫人。左龕祀资政公，中宪公，中翰府君。右龕祀董恭人，蒋夫人。而亡嫂吕宜人、

吴宜人，亡室管夫人，三弟妇吕宜人皆列焉。)晚，合家剧谈南北诸事。翊虞备薄饼接风。

十八日 晴。出门拜客，见姑母谈甚久。次伯则赴消夏会未值，傍晚诣岳母略坐。老姨太太备中碗炒面接风。

十九日 晴。秋分。祭宗祠。与次伯畅谈。归路拜客，见史清翁、刘护翁。傍晚，三兄邀余吃顺昌，适陶宝如在旁屋，夺东而去。眠时人稍不适，服人参一钱。

二十日 晴。至次伯处贺福承、福鸿两侄入泮之喜，饭后归。盛旭翁枉过，为重宴鹿鸣事，乡绅具呈，约余列衔。旭老年八十六矣，步履康强，精神矍铄，吾乡之耆硕也。虞树荪送来酒席一桌，邀椒舅、怀冰、朗存在园中共啖之。灯下作致采涧书。

二十一日 晴。次伯、佳翁枉过。午刻祭家庙。二分二至因大宗祠行礼向例改后一天，此次则因麻巷开贺又展一天。祭毕享胙（吴让之亦在座，吴名荣，金匱人，精刻碑版，颇有钱梅清之风。家庙所有碑志皆吴手镌也）。步行而归，得大兄及采涧信，两宅安好。因添复大兄书两纸，封交邮局递寄。出门拜客。阳邑尊庆少甫（多。代理县篆）未晤。晤武邑尊施润斋（沛霖，汉军靖海侯之后。己丑、庚寅联捷进士）谈甚久，于政务极为练达。申刻赴朗存之约，与吕幼龄同年畅论别后事。

二十二日 晴。接京电，平姬廿日（后得京信乃系廿一日九点钟）得一女。步行诣岳母处。傍晚，杨怀冰移尊园中畅谈。

二十三日 晴。庄思潜来访。午刻至局前赴吕嘉生、刘护生两丈之约。傍晚，史季超来别，交还前欠三十金。宋致德来拜。

二十四日 晴。步行诣岳母处。午后至椒舅处品画，次伯、汤润丈已先在。椒老收藏颇富，且多精品。王石谷立轴，南田翁山水、花卉扇面各一，文待诏扇面，仇实父山水扇面，皆无上上品也。仇画清超苍秀，为生平目所未见。下视世间赝作，真有天壤之分。又有董文敏手书朱国盛告身一巨轴，字迹的真。展玩未尽，天已向暝，椒舅出酒点坐谈。步行而返。施邑尊答拜，未值。

二十五日 晴。杨桂士（敏）来答拜。次伯、嘉丈、金桂生均来，同步行至府西横街赴屠敬山之约。肴有熊掌，烹调极烂而佳。席散偕诸老步游府学一带。访兴文井古迹，井已智，有碣在焉。题曰：“太乙泉碣。井上仙人风水木，敬而护之诒尔福。刻斯碣兮永无极。天台山人题。”系宋人手迹也。灯下作致墨缘信。又为岳母作致效曾、景苏丈两信。

二十六日 晴。天颇寒，须御棉衣。竟日拜客。晤德乾一太尊（元），谈甚久。见钱松生所辑学轨中有姬传先生尺牍数十条，皆论学论文之语，极精到有益，拟录出附于《惜抱文集》之后。

二十七日 晴。接墨缘信。沈森甫丈来久谈。其人虽老而倔强有奇气。客去，在园林徘徊半日，悠然会心。诸兄弟清福不浅哉。傍晚，诣岳母处，代作内姑母信两纸。至顺昌赴吕翰卿之约。

二十八日 晴。晨起三兄邀迎风楼吃蟹肉馒头，弟侄均往。至婆罗若为季超丈送行，未值。晤恒甫略谈，归寓。季超来辞行。钱季增（荣）以其季父松生大令（祝祺）《归求集》见赠，中有《学轨》四卷，辑录王阮亭、刘海峰、姚惜抱、梅伯言、梁小舟、曾文正、张香涛前辈诸公论文论诗论书之说，阅之殊有益。灯下作致采涧书。

二十九日 晴。敬山、重光、恒甫、澄甫兄均来谈。午刻至西下塘赴伍润芝之约。

三十日 晴。安生、新铭约西小河沿宝斋花叙。召琳宝并挈桂贞，皆常产之翘楚也。晚眠不适。

九月初一日 晴。一日养痾。翰卿来作手谈，未终局而卧。发京信。

初二日 晴。帖贾顾姓以淳化阁帖求售，系顺治时拓本，薛所蕴得残石于卫源，嘱王雪尼补廿七段，纸墨均旧，取肃府本比较，精彩迥殊，惜第九册有缺页。据顾贾言，此缺页在长寿康定张姓处可设法得而补之。乃以洋十元得之，与叔坤排比半日。晚，疾颇减。

初三日 晴。老刘猝得寒疾几殆，幸鍼师挽回。作一纸书寄采涧。傍晚人颇倦，偕叔坤至杨天兴小酌，元直、重光、怀冰均作不速客。元、怀旋去，仍偕重、坤访琳。

初四日 晴。寒露节。吴允生来谈。午刻至兔渡桥赴李静之、庄思潜之约。席散在岳母处久坐。复偕诸君访翠。在帖贾张姓处取来残阁帖廿八页，插配略全，惟第九册则尚多缺页。接京信。

初五日 晴。巳初偕三兄、五弟、翊侄出小北门上坟。中途与次伯会齐，先至黄塘乡秦村展谒本生七世祖匪庵公茔（讳骅，别号又骅，配刘孺人），次谒高祖讳耕方公茔（济桥公〔配项夫人〕居主穴，左昭因刑家言未葬，右穆为曾伯祖南陵公〔讳焯，字晴厓，配陈夫人、杨夫人〕，次昭为曾祖南冈公〔讳煜，字景升〕，配季夫人，次穆为曾叔祖南陔公〔讳冬寿〕，配陶夫人，又次昭为胞伯祖母金夫人、德夫人，又次穆为伯祖宠三公〔讳镐甲〕，配蓝夫人，伯祖抃之公〔讳梦甲〕，配王夫人、毛夫人。旁附一坟为次伯生母方夫人。茔外并列三冢为十太姑婆女〔守贞，未婚〕及晴厓公侧室徐婆、尚婆，又厝基二，一为胞伯祖豫生公〔讳保〕，次伯元配伯母盛夫人。次谒金郎殿叔祖云巢公厝基（讳光烈）。此地厝基凡六：一为云巢公，一为次伯继配赵夫人，一为堂叔仲玉公（讳镐麟），配董孺人，一为姊二小姐（五伯之女），一为次伯侧室崔氏。其坟堂屋侧为三姑母冢。次第祭毕，在坟屋少憩，审理坟丁周灿林盗卖坟树，未结。归路诣郑王庙嘉善庵展谒六世祖铁船公茔（讳安宗），配刘宜人（铁船公居主穴；左昭为五世伯祖起潜公〔讳钟仪〕，配庄孺人；右穆为五世伯祖天麒公〔讳钟〕，配刘孺人；又次穆为五世祖苍书公〔讳钟儁〕，配刘夫人、强夫人〔在次穆穴下〕。茔外尚有两房）。祭毕入城，归寓午饭。余复独出东门至三里庵展谒七世祖又骀公茔（讳骀），配毛孺人。茔向托稻香庵僧人照管，今僧名慧修。庙系明时所建，有万历年碑。归寓已夕阳在屋角矣。盛籽云丈再来访，未值。

初六日 晴。清晨次伯来讯坟仆盗树事，地保、买树人秦福泉、周灿林俱集，议责议罚各有差。饭后偕六、七弟至岳母处，以酒点相待。归途访素。

初七日 晴。半日写酬应各件。翰卿、朗存均来。饭后走访宋滋德，晤其兄善先。又访幼龄未值。在嘉生丈处小坐而返。又偕诸兄弟至隆兴馆小酌，三兄作东。归途访琳。灯下作致大兄书。得季兄明信片。

初八日 晴。发常德汤温丈信（局寄），又发京信及季兄明信片（邮局寄）。诣岳母处，留我午饭。兼访思潜，思潜以尊甫《玉馀尺牍》、《滇事总录》见赠。在宛委山庄买《东坡书陶诗》一部（跋中有绍兴十年，毛氏宸谓系翻雕苏本。记得《渔隐丛话》曾考此书，载有写人姓名。待考）。《纪评瀛奎律髓》一部，方虚谷守西江宗派所标举诗法，甚有渊源，阅之殊有益。唯分类太碎，所录诗亦未尽惬人意，故后人多致讥弹。要之不失诗家宗轨。纪文达抨击不留余力。纪于诗学本未入微，所论不可尽凭也。晚间邹厨备肴点献余，怀冰

适来，邀之同嚼。阅申报，恭读初五日祈雨，上谕有云：应天之实，首在恤民。令直隶清狱讼，缓钱粮及积谷捐。臣毓鼎因念此次刚相使苏使粤肆意诛求，掊克小民，剥削元气，上干天和，未始不由于此。（刚相之意反在力杜中饱，裁节浮费，不欲掊克小民。殊不知取之于官，官何所偿，仍取之于民耳。——庚注）慕聆诏语，隐痛于心，惜远在江湖，不克乘时入告，爰作函致秦佩鹤前辈，请其斟酌疏陈，或可默感圣衷，稍纾民困也。整容匠魏姓推捏甚舒畅，胜于诸工，由其深谙穴道耳。

初九日 晴。已刻至钟家巷赴费惕臣之约，召琳，日暮始散。次伯、椒舅约红梅阁登高，不果往。顾姓又以绛帖残本求售，旧拓也。纸墨甚精，以四元得之。临卧眩晕，呕水数斗，惫甚。

初十日 晴。服香砂六君汤，健脾理气，体次居然不甚倦。午刻勉赴史恒甫之约。散后访袁幼铨剧谈。杨永清自京转饷回里，畅讯日下近事。伯诚偕毛君云上来访，王先生有南旋之说，拟延其督课成儿，然亦未能定局也。庄思缄自粤西回，过访未晤。

十一日 晴而有风，稍寒。晨诣岳母处。午饭后与思缄押衣饰至宋府。归寓与诸兄弟在园拍照。椒舅来访，偕至东门鼎昌小酌，兼约次伯。散后顺诣次伯处夜谈，肩舆而返。汪竹甫自京回，来访未晤，交到大兄信两封，采涧信一封。

十二日 晴。已刻至袁幼铨处，赴幼铨、幼舫、子谨之约，召琳，席半，偕思缄诣岳母处候宋府奄来。傍晚复返袁宅，则客、妓皆久候矣。乌镇厘局委员德令（恩）专足来信，随即作复交去。

十三日 阴。晨起即诣岳母道喜。午初偕思缄押绿轿诣宋府少坐，即随轿而回。新人入门，即祭祖谒姑，亲戚见礼。新人貌仅中人，而苦志贞节，良堪敬悯，两代孤孀，相依为命。至亲如效曾、景苏二丈，乃俱以陌路视之。人情之薄，可长叹也。此次岳母办事，里中本家竟无一人至者，尤可怪笑。傍晚微雨，肩舆至麻巷，赴次伯之约。座唯椒舅、怀冰，谈叙颇畅。与次伯议论国事，相对欷歔。归后作致采涧书（次日由邮局发）。

十四日 阴雨。诣新塘乡潘家桥扫墓。晨餐后至北水关下船，次弟、翊侄同行。一路冒雨而行，晚泊虞桥。夜雨更甚。

十五日 雨止，濛濛者犹未已也。午初至孙里木桥，水长桥低，易小舟而行，午正抵潘桥，未初展谒祖茔（祖父中丞公，祖妣盛太夫人，居主穴。左昭为伯父资政公。右穆为伯父赠中宪公，伯母董恭人。次昭为先考中翰府君，先妣蒋夫人）。松楸成列，气象郁然。又抚前室管夫人厝基，琴分钗断，瞬已六年。宿草犹青，不堪回首。（先嫂吴宜人、亡弟妇吕孺人厝基亦近焉。）三兄及诸弟近于丰东乡武城羌区得地一亩馀，可为吾兄弟五人归老之所，而地近九世祖旣原公佳城，坟仆张有贵可以兼顾此事尤便。拟于冬间諏日先奉三先嫂吴宜人、前室管夫人、六亡弟妇史宜人、七亡弟妇吕孺人四柩安葬云。坟仆周元率其妇及童养子媳来见。大先嫂吕宜人墓在前亭山，距潘桥二里馀，以雨不克往，唯翊虞乘肩舆往祭。申初回船，即开行。晚泊戴溪桥。

十六日 天竟放晴。午正抵家。两日舟中无事，唯以《瀛奎律髓》消遣。方氏所选诸诗诚有未尽完美者，然荟萃名家，批郢导窾，学诗者自可于此问途。纪评于编内佳篇标举无遗，颇具卓识，唯性不喜西江派，而于虚谷又挟成见以相诋诃，遂有不必诋无可诋者而亦巧为诋驳，甚至举杜、黄、陈、陆之诗而痛抹之，此则偏之为害也。吕嘉义来访。傍晚

与椒舅、朗存在园中手谈。中晚唐人诗，婉而多风，丽而有则，蕴藉得诗人之遗，其弊也格卑气靡，语易雷同；西江派诗，着想切，使事精，矫健而多变化，其弊也或至拙晦生硬不耐寻味。倘能去两短，集两长，庶几文质彬彬，尽诗家之妙用矣。彼偏袒互诋，皆未离门户之见者也。鄙人抱此宏愿，加以十馀年阅历之功，或践斯言乎？中晚诗自六朝来，西江诗自浣花来，各有命脉，各有精神，《才调》、《叩弹》（中晚）、《律髓》（西江）三选，虽未尽饜人意，要可见两家之一斑者也。学者从此问途，亦可得门而入矣。

十七日 晴。午前诣岳母处。步行至西庙沟赴沈仲维、申甫、钱子明三丈之约，复偕三兄步行而归。接效曾丈信。

十八日 阴。次伯在新城隍庙为毛夫人资百旬冥福，因往行礼。面后偕叔坤、伯诚侄步行而归。中途遇雨，买伞以行，顺路访琳。又在郎存处少坐。傍晚，怀冰复约隆兴。灯下为六、七弟作《书院赋》一篇，拟唐黄文江《秋色赋》。

十九日 晴。诣北岸吊管研琴太叔岳之丧，见太叔岳母兼谒杨氏从母（二伯母董恭人之胞姊）。至天宁寺（堂嫂钦旌节烈余恭人十周年）、崇德寺（张啸圃丈之尊人阴寿）两处应酬。归寓刘静之师枉别。未刻至致用精舍赴刘淮生、郑禾生两同年之约，中席作字六七联。傍晚，重光复来谈。接景苏丈信。

二十日 晴。霜降节。德麟阁大令自乌镇来见，思緘、重光均过谈。写对联十馀付。午后与诸兄弟侍伯母拍照。偕叔坤往大街买物，因诣岳母处。李经畦自京回，交到大兄书。阅邸抄，兴泉、永道已别简人，不知八叔作何下落，爰电询五伯。

二十一日 晴。晨起朗存约长兴早点。归途登废季子庙旁荒阜，高可数丈，全城历历在目。季子为吾常先贤之冠，庙经兵燹焚毁，夷为平地，今承平近四十年，仙佛祠宇以次增缮，而兹庙无议及者，守土吏及邑绅皆与有责焉。在朗存处作竟日手谈。晚，老姨太太设酒肴相饷。

二十二日 晴。经宜、恒甫、虞树荪、邵涂生均来谈。午刻赴伯申叔之约。接大兄及采涧信。老姨太太侍伯父三十馀年，襄理家政，劳怨不辞，视余兄弟尤有恩，年五十馀，膝下无一子女，伯母命以柔儿嗣之为孙，从前先妣临歿，曾有遗命，以七弟与老姨太太为子，老姨太太未敢承命。适癸巳七弟得隽侄，余适在家，因申此议，令其孙隽，老姨太太又以正出之男未敢承；柔儿为王姬所出，于事为宜。余亦义不容辞，爰驰函大兄妥商。兹得大兄回书，亦深以为然。此举遂定。

廿三日 晴。早诣岳母。饭后写对二十付，腕力为疲。傍晚偕季弟、翊侄步行赴次伯之召，夜深持灯而归。得杭州回电，八叔因日人索虎头山事，坚请开缺也。

廿四日 晴。甚热。一日衣冠至各处辞行。傍晚，伯母设酒肴薄饼作饯。次伯、椒舅来送。

廿五日 晴。起身赴杭，且至苏州吊蒋氏舅母之丧。上月过苏，舅母病入膏肓，明知势将不起，距今不过一月耳。素书一纸，遽隔音容，殊感悲痛。而外家之家运凋落，尤可太息也。原坐周姓船适在常州，因仍雇之以行，价洋五元。翊侄赴京小试，五、六弟到苏吊丧，均同行。庄思潜、庄思緘、杨永清、史新铭、朗存、吕翰卿、史恒甫皆来送行。已刻在尊长前叩辞，又叩谒家庙，即下船。张先生（号森疑，名士双。明隽之师也）、杨文照、谢芸孙均来送。午初解维，三十里至横林时，已向暝，因泊焉。

廿六日 阴。晨起再过洛社桥侧，有开利寺绰楔镌联云“昔年右军第宅”，桥联亦云“题扇寻右军故宅”，岂题扇桥即系此桥，开利寺基即右军故宅耶？午饭过无锡，风甚逆。向驿索纤夫二名。自西门至南门城脚，败棺累累，平置岸上，风雨摧残，白骨暴露，惻然伤之。而过客又无能为力，俟人都当与廉惠卿、唐鄂郑二君商之，嘱其致函善堂筹款掩埋，了此一重心愿也。夜泊望亭，雨。

廿七日 阴，微雨。午刻抵苏，泊舟太子马头，即登岸，在凤林馆午餐。吊大舅母。与少甫、墨缘谈。傍晚至萧家巷访三兄，晚酌，王重光适在此，入座畅谈。十点钟赶城而出，仍宿舟中。

廿八日 晴。晨起偕六弟、元侄步游盛氏留园。园为刘氏寒碧山庄故址。粤匪窜苏，竟未毁于兵燹。盛旭翁复扩而大之，玲珑曲折，兼奥如旷如之胜。周览一过，仍回船午饭。至王洗马巷略坐。肩舆至大井巷，赴季文五太叔祖之约。途遇费杞怀，偕行。入内谒见高叔祖母，谈诗不休。席散，仍赶城下船。接常州两次信，内附京信两封。杞怀以所刻影宋本《中兴间气集》及《白氏讽谏》见赠，校刻皆极精。

廿九日 晴。收拾行李，分重大、零碎各件，派李升改搭沪轮押至上海，托陆春江方伯在粮署请得护照，以免新关留难。与五、六弟、元侄买小舟渡至胥门洋桥，易马车至青阳地，在青云阁茶憩，万家春番菜，叔元兄、重光均来。重作东。饭后又徜徉衢路，与三兄耗洋一元。四点钟芥航小轮拖带开行（船价、拖价共洋十三元）。过宝带桥，天已向暝。桥凡五十三孔（隶吴江县），长虹跨波，映水如镜，面面皆圆。十一点半钟过嘉兴。

十月初一日 阴。七点钟起，问程已到塘栖。即收拾行装。十点钟即抵拱辰桥。此次舟行之速，为自来所未有也。藩署遣轿来接，入武林门，穿满城进署，叩见叔祖母，精神矍铄，耳目聪明，真寿者相也。见五伯兼祝寿。又见五伯母及两弟妇、九妹。晤眉卿、瑾叔两弟。下榻后乐园中“再到亭”，程公裔采题额。晚侍五伯，谈良久。卧闻窗外风雨声，未知能不阻明日游兴否。（藩署即南宋宰相府，元行中书省，额尚悬二堂。）

初二日 晴。晨起偕丁庆臣（佑申。癸巳举人。藩署书启。衡甫同年之弟）、三哥、眉弟、本家缉庭弟、元侄步行出涌金门下船，摇至三潭印月，顺石桥曲折而行。有亭作卍字式，式奇而雅。至御碑亭（御书“三潭印月”四大字），看三潭三塔鼎立，其形如瓶，波光浩淼，掩映上下。复折回，沿竹径访退省庵，万竹参天，绿映襟袖。庵为衡阳彭刚直公别业，中堂悬公遗像，褒鄂英姿，肃然生敬，眉目收敛，沉毅中若有隐忧，其在外侮交讧之际乎？在楠木厅小坐，仍下船午餐，令舟子取道左公祠登岸。入湖山春社，其中祀花神，题曰“湖山神位”。余特前一揖，愿天下有情人成眷属。壁绘十二名花。再入为左公祠，享堂三楹，奉文襄牌位。又西别辟园亭，豁然开朗，林石皆有疏秀之致。向南之轩为竹素园，世庙御书额以赐浙抚李卫者，旁辟一室，祀李敏达。庭心为池，临水建亭。其西为临花舫，迤南为水月亭。最后左为观瀑轩，右为泉香室。啜茶少憩，复访岳庙。崇坊翼然当前，题曰“碧血丹心”。中殿祀武穆王。左为辅文侯祠，祀张将军（宪）。右为烈文侯祠，祀牛将军（皋）。又旁一室，祀王之五子。从侧门入，展谒岳坟。闻王遗骸葬在今臬署中（即风波亭故址），此则葬衣冠之所也。墓前有二石笼，置铁铸秦桧夫妇、万俟卨、张俊像，向墓长跪（系五伯所新铸，勒碑记之，杨雪渔前辈手书）。行人咸溺其首，戏侮唾笑，无所不至，亦可伸千秋之愤矣。游毕复泛舟至平湖秋月圣因寺，入行宫，由石洞曲折而前，

忽见杰阁当前，乃文澜阁也，实藏四库秘籍，毁于粤匪之乱。钱塘丁松生司马重加搜求，仅获十之四五，护以文橱，整齐雅洁，规复之功，斯为可尚。余充文澜阁校理者一年有馀，天禄秘书曾未寓目，未知丛尘饱蠹亦能有此整齐？石阁前有池，池心立美人石，高有丈馀，玉立亭亭，宛然插髻，若从旁睨视，则又若老僧趺跏，可谓极清奇之致，使米老见之定当下拜。四围周览，步访孤山，寻放鹤亭遗址。相传山麓有空谷传声，临水一呼，对山移时始应，毕肖其音。余与三哥、元侄各试数语，闻之绝倒。移步他处，则不能也。亭西有冯小青坟，题壁甚多，无足观者。仍返至行宫前，余独在石桥头小立，山光平远，湖影空明，烟树夕阳，杳然无际，觉尘俗胸襟洗荡殆尽。时已薄暮，遂泛舟而归。在藕香居茗憩，乃入城返署。篝灯纪游，犹若置身六桥疏柳间也。

初三日 晴。出门择拜同乡亲友，午前返署。五伯设席相待，同座者李俊臣、何仲英。散时已晏，不及出游。发京、常家信各一函。

初四日 晴。竟日拜客。

初五日 阴。晨起略会数客，即偕眉弟、元侄（三兄齿痛不能同行）肩舆出清波门，取道净慈寺，屋宇颓敝，僧正建水陆道场，无足流连。略登后山眺远，即避僧而出。寺外有井，僧绾火下烛之，有巨木一椽浮水面。据云当日济颠僧建寺取木湖湘，从井中钩而出之，此其剩材也。姑妄听之。数里至花港观渔，地已荒涸，仅有亭，立碑镌四字，存古迹而已。过于忠肃公坟，入高庄，为豁庐主人高仲瀛观察（驂麟）漪园，拓地不多而布置精雅。凭栏遐瞩，湖山十里皆在目前，亦胜境也。在且住轩小憩而出，径趋灵隐。过茅家埠渐入山路，抵寺门，觉树石清奇，风景已别。过春淙亭，亭倚飞来峰下，峰势皆极剝削，苍翠逼人，四面崖石时镌罗汉、菩萨各像，形状古朴，若出天然。入一线天，两山合处特漏一圆孔，日光隐约可辨。忽闻有操吴音者，谛视之乃杨玉书同年（宝森）也。阔别七八年，相隔三千里，忽于飞来峰下邂逅相逢，因欢然握手道故。入冷泉亭少坐，泉声泠泠，循山麓而出，细者泠泠如琴筑，大者澎湃如雷霆，静听移时，心神俱远。过壑雷亭，经大雄殿，取道韬光径，迤邐而上，径皆平地，不以级增，惟觉其愈进愈深，不觉其渐进渐高也。山半丛篁蔽天，深绿无际，灌木耸秀，烟云尽苍，一草一石皆含灵气，较之湖上秋色，雄秀迥殊。行甫及半，足力稍疲，元侄独率老刘贾勇而上，遥见其青衫乌帽出没于深林翠霭中，真绝妙画图也。余与眉卿缓步下山，过夏氏松秀山庄，楼台新筑，工尚未竣，正屋三进，每进益高。坐春霭堂中，对面灵岩插空，浮翠欲活。倘能移家于此，岂非神仙中人。出山，随喜罗汉堂，五百金身，禅容各异。中奉高宗、仁宗圣像（从前安奉正殿，兵燹后乃移奉于此），敬瞻天表，肃然悚然。又有圣祖御像，则作罗汉形，生有自来，宜乎跨绝一代也。毓鼎从高宗像侧依年岁顺数三十七尊，得一罗汉，方颐宽额，左顾微笑，甚与余貌相似。眉卿亦诧为奇。出至客堂，候元侄出山，同至寺门外茶肆素餐，相与话韬光之胜。元侄亦因腰脚不济，未跻绝顶也。肆后通周氏别业，小有坐落，亦尚幽洁。归路顺访玉泉，一路皆修竹，绵亘数里，霜林红叶，掩映其间。玉泉在清涟寺中。池蓄五色鱼不下万头，大者盈二尺许，投食引之，拨刺喧争，殊博一笑。其后更有小池，以足顿石，则水沫如珠如轮，自下而上。此外无甚足观。乃沿湖至张勤果公祠。山行半日，忽见湖光，心目顿异。祠颇宏敞，享堂之左小有邱壑，假山石洞，蜿蜒回折，直跻其巅，豁然开朗。登水明楼，凭栏俯瞰，全湖历历在目，暝色苍然，尤饶胜概，唯楼阁参以洋式，未免有玷湖山矣。入

钱塘门至方谷园，赴胡幼嘉表弟之约。跋涉几四十里，腰背渐疲，终席而返。时已三鼓。

（子宝惠）按：原本以下失记。检据翊虞先兄日记，是月十一日尚游龙井，并穷九溪十八涧之胜。寓杭十日，遂赴申江，随先君航海北上矣。

谨按：先君己亥日记至此而止。次年即为光绪庚子及辛丑、壬寅，均有日记，向由不肖藏之篋中。自惠丙戌春间离京由沪赴滇转渝东下，寓杭归里，行程万里，瞬已七年。先君日记未及随身携带。直至去岁辛卯始由邮全部寄常，而此三年日记竟付阙如。一再追究，乃知系有人借阅，而其人又已物故，辗转查询，迄无下落。此皆由于不肖忽视责任，未能妥为付托，以至先人手泽遗失，无从追补，负疚曷极。查庚子最重大之事为拳乱启衅及御前会议，其原因经过备详先君自撰《崇陵传信录》中。当时同与召对者转述之语，一见叶鞠裳年丈《缘督庐日记》（庚子五月二十日）：“皇太后、皇上召见六部九卿询和战，端王、澜公、滢贝勒、濂贝勒主战甚力，徐小云、玄豫甫两公与廷争，词臣恽薇孙、朱古忤辈从而助之，皆不能夺。闻之陆凤石云。”（时陆文端直南斋，是日同预叫大起者也）。一见高澄兰年丈庚子五月二十一日日记：“少南来言，朱古忤昨日召见，以衅不可开，拳不可恃，触怒（此指太后及诸亲贵也）。归遂送老太太之行。”（少南为甘大璋，蜀人。时官内阁侍读学士，亦同承召对者也。）据此两记，则先君当日处境之危险可知。盖于诛戮五大臣后，将以次及王文韶、廖寿增、那桐诸人及凡反对召拳开衅者，皆在捕杀之列。旋以七月二十日联军入都两宫出走而免。迨神京沦陷，先君奉庆亲王札委办理外城地方交涉事宜，安抚商民，禁戢奸暴，其经办各件，具载《庚子绥辑记略》。不肖于辛卯秋间曾撰后跋，特照录于后，当时情事知之甚详，则日记虽失，或尚可稍补遗阙耳。云云。

溯维先君自戊戌至己亥冬，三次独对，备蒙优奖。及两宫西幸，又奉飭赴行在之谕。倘彼时即奔赴晋陕，必可不次超迁，立跻显要。只以悯念被难商民，情殷救济，不惜屈己周旋，结果竟遭诬劾，其事至为不平。唯个人之显达为时有限，而功留群众则遗惠无穷。先君于民国戊子秋捐馆，八月中举殡出宣武门以达长椿寺，沿途商民之设茶祭、路祭者凡一百三十馀处，其感念风德，久而不忘，咸出于至诚，决非威势强迫所能办到者。又庚子西幸之际，行在诸臣颇诩扈从之功，《缘督庐日记》（辛丑二月廿七日）曾有一段志其感慨：“行在诸人显分畛域：以扈蹕者为第一等，奔赴者为第二等，留京者为第三等（咸丰庚申决不如是）。吾辈效死危城，流离惊恐，不知何负于朝廷也。”昔宁武子曰：“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扞牧圉？”斯言谅矣。

日记

光绪廿九年癸卯（1903年）

癸卯年正月初一日 晴。皇上升太和殿受贺。臣毓鼎偕兄毓嘉朝衣冠入东华门，巳正二刻入班行礼。连日狂风阴晦，今日乃朗然清和，气象殊好。归寓在至圣先师位前行礼，祖先神像前行礼，合家拜年。又至南横街，与大兄嫂拜年。翊虞侄媳胎前水肿，牵动肝风，除夕垂危，仅存一息。身后事皆已置办。午间水忽畅行，肿消十之七八，抽搐亦定，惟尚不省人事。夜半胎堕，不甚费力。神识顿清，竟保无恙，欣慰莫可名状。以此知命不当绝，虽危亦安。大兄处新年安乐依然，尤可贺也。是日奉旨开癸卯万寿恩科。其正科则移于丙午年举行。识者谓体恤停考地方士子，俾可于五年限外与试，不欲使滥竽者过于偏沾也。

初二日 晴。一日城外拜年。

初三日 晴。忌辰，不拜年。午饭后偕大兄游厂。晚落神影。至闰枝处赴消寒局。接七弟书。

初四日 晴。德音缓征顺直钱粮，同乡官在乾清门外谢恩。黎明登车，巳刻归。午后偕大兄赴苏济帆之约。遣成儿出代拜年。

初五日 晴。早起祭神。至老墙根祝黄慎之丈寿，手谈半日。晚，看烟火而归。

初六日 晴。陈小梅来见。尔后偕大兄游厂，买磁器数件，《李习玉集》（汲古阁本）。接姜伯亮汴信，又五弟信，又燮尹信。

初七日 晴。午刻偕大兄步行赴曹梅访消寒之约，手谈半日，酉刻席散。接浙江杨慕璠信，广东厚存兄信。彭尺木论文有云：善为文者，空诸所有，一字不立，如是久之，客气既消，天明斯复。古昔圣贤所以为言之旨，乃可得而窥也。又云：从自己胸中流出，盖天盖地去。不如是不足以为文。又云：有所作，称意为之。此皆先得我心所欲言。古文一道，规矩法度，固不可违，然第拘之于规矩法度之中，依墙摸壁，亦步亦趋，是优孟衣冠，全无自己，非文之至也。文之至者，发抒性灵，切合事理，笔墨落纸，纯是方寸灵光结成，现出异样神采，方是天壤间真文章。余心仪此境，未知何日能到也。

初八日 晴。午后偕大兄游厂。途遇亚遽，同流连者半日。买尹和靖、李延年、张南轩、黄勉斋四先生集，皆正谊堂零本也。在文友堂久坐，携《鮎埼亭全集》而归。又影宋本《河岳英灵集》一本（影刻甚精）。维新之书层见叠出。稗贩杜撰，几于千手雷同，略

看一二编，即可意其大概（近人译者尤劣）。余积习未化，实不耐向此等用心。独于理学、史学、古文、诗各书，一见若旧交，深嗜笃好，不忍释手，非此竟无以遣日。中年乐境，无逾此者。申刻备家庖，请余绶屏、张季端、周少朴、李橘农、李木斋、杨若朱、顾亚蘧诸同年。绶屏赴津未回，若朱以病辞。席散畅谈，至更深始散。诸君于东南新学俱深恶而痛斥之。前日七弟来信言，吕誉千之子新著《女诫驳议》一书，专驳曹大家之说，谓女不当受制于舅姑及夫，一切出入举止皆当自由，方是女中豪杰云云。余阅之发指皆裂，恨不焚其书，诛其人，以惩败类。风俗人心，江河日下，世道如斯，正不知作何变幻也。吾恐中国之祸不远矣。（此种混账少年，即义和团之变相也。）

初九日 晴。各国公使觐见贺岁。毓鼎侍班，挈元鸿二侄、惠儿往观。至九卿朝房与同事齐班（惠学士〔纯〕、宝侍读〔熙〕、周学士〔克宽〕）。已正二刻，皇太后、皇上升乾清宫，起居注官常服补褂序立于殿内东面北上。各国公使参随共七十余人会齐入见，公致颂辞。各公使又趋宝座案前，分致颂辞。皇太后亦各以吉祥语分答，礼毕而退。是役也，韩国使臣亦与焉，其服饰与日本大同小异。出城易素服，吊沈鄯廷丁内艰。在大兄处午餐。丁筱村自保定来，面议婚事（余作伐，以效曾丈之次女字之）。筱村交还先君手柬一纸，乃二十年前在保定致其尊人六村世丈者。手泽犹新，敬谨藏弃。客去后，赴白少植午刻本宅之约。接刘恺臣信、朱莹如信、门人姬子明（慎思）信（乙未荐卷，议叙知县，需次江右，去秋分乡房）。均有伴函。又接玉臣叔祖信，并还一百五十金。

初十日 晴。大风。甚寒。皇上升保和殿，宴蒙古王公。臣毓鼎侍班。已初刻朱桂卿前辈过寓，同行至殿上与同事齐班（毓学士〔隆〕、伊学士〔克坦〕）。午正上自殿后来入座，管宴官跪进酒一樽，上受之作饮状，复进果点肴饌。殿外奏细乐。王公行一叩礼。皆安坐。各赐酒一杯（宴系白肉火锅二具，咸菜酱油一总盘，馒头二盘）。撤御饌分赐群臣，复赐御酒，以次升宝座跪饮，叩首而下。起居注官蟒袍补褂序立于宝座之西（除夕、上元皆有起居注官宴一桌，在王公大臣之上，斜设于宝座西，惟此次无宴桌）。先奏满洲乐，次高跷、竹马、射妈虎子，次贯跤（上手持贯跤人名单，随意点二人），次僧乐，次回回乐，作打鬼状，次滚狮子，歌舞毕，奏大乐。今日天颜甚喜，遥见殿外看热闹者拥挤敲倒之状，笑不可遏。迨至王公争上宝座饮御酒，复启颜大笑。君臣同乐，于此可见。上下座，仍自后殿出。起居注官乃退。风逆几不能前。抵寓少憩，以车迎张、程两先生开学。余率赞、柔、酉、丙向先师前行礼，后拜先生，送入学。申刻家庖请先生，济帆、锡三、敏仲、吉甫、大兄、善弟、翊侄作陪，尽醉而散。

十一日 晴。啸圃、绶金来谈，午刻至观音院行礼，吉甫释服。面后偕大兄游厂，买钱牧斋《初学集》、《有学集》（价二十四金）。虞山诗文，皆卓然成家，为胜朝艺林后劲，惜气节一挫，遂使著作减色耳。前日得《谢山集》，今更得此，澄斋展卷，足以消遣春光矣。又以钱四千买汲古阁本《五代史补》（陶岳著）、《五代史阙文》（王禹偁著）合一册，遗闻轶事足补正史所未及。乙部书如此类最佳，置之案头架上，极有味。又买磁器数种而归。天虽晴，风后殊寒，裘薄颇不耐。访萧翰臣，沽酒小饮三杯以御之。晚，合家男女下人备酒筵为夫人暖寿。

哭徐芷帆侍御同年

病骨嶙峋心自豪，谏书夜草不辞劳。十年玉署成鸡肋（君居翰林十二年，未得一差），再世霜台有凤毛（尊人铸庵年丈曾为御史）。忆时挑灯同感旧，从今看菊罢登高（重九君尚扶病同游天宁寺）。画图虽在魂何处（九月间同人为朱古微学使饯别江亭，用泰西法同拍一照，君亦与焉），朔雪西风泪满袍。

十二日 晴。正拟握管作书，大兄在兰泉处忽折柬招往手谈，遂消遣竟日。

十三日 晴。答拜缪恒莽、丁筱村，均未值。归寓发各省例信。接茅西农别驾（潘清）太原书（有伴函）。申刻橘农借庖在寓作消寒，宾主十人（李木斋府丞，余绶屏太守，陈梅生、周少朴两侍御，张季端殿撰，段春岩、陈苏生、孙问清三编修，橘农及余）。连日阅《桃花扇》传奇遣日。感慨缠绵，惊才绝艳，读至题画一折，令人辄唤奈何。至沉江一折，则泪涔涔承睫矣。文能移情，信然。古今传奇当推《琵琶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为最。此论其词笔耳，若感伤时局，寄兴苍凉，事真景真情真，当推《桃花扇》为第一，而《长生殿》次之。《牡丹亭》描写才子佳人，遂开后世恶套。近人黄韵珊撰传奇七种，惟《帝女花》、《桃溪雪》二种差可观，其余皆平平。《居官鉴》尤腐，所有关白布置悉平直乏味，益见传奇小道殊未易操觚。李笠翁十种失之浅俗，蒋心馀九种曲则远胜笠翁。然持较前四种，觉瞠乎后矣。（四种之佳在能入曲，所以尤难。）

十四日 晴。发各处贺年复谢信（共十九封）。又寄望之兄信。申刻至豫升堂赴庄干卿之约，少坐即归，呕水数升。晚，王姬、成儿、儿妇、姻女、寿女、翊侄、蕨侄女合备酒肴为采涧暖寿，大兄嫂亦来入座。

十五日 晴。丑初起，拟至祈年殿侍祈谷班，头眩、呕吐狼狈，只得遣李升诣坛，酌请陪祀诸君由宝瑞臣代班。采涧三十岁生日，来客甚多。昼演各种戏法，上灯后祀先，放烟火，演软包戏八出，子刻始散。房山县胡令（光泰）来见（字星阶，绍兴人）。

十六日 晴。起甚晏。午后至嵩云草堂，赴辛卯团拜之请。顺谢客数处。答拜董希文丈，已于午刻出京矣。归寓，丁筱村来谈。贾子咏招饮，以病辞。

十七日 晴。巳刻张伯纳同年请为其叔母成主。未刻至江苏馆，赴唐黼臣昆弟春酒之约。回寓随意看书廿馀页。申刻赴王聘三消寒之约。接次寅正月初八日发第一号信。闰枝约壬辰消寒，未暇往。枕上思时局如此，无可行志，只可以艺文自娱，古文诗字各向古人讨真消息，归于自立门庭，庶几不与草木同腐。

十八日。 晴。发次弟山东、季弟里门书。午后步诣大兄处，兄绶金新得《精华录》四家手批本（查初白、沈归愚、焦南浦、李眉生），真异书也。

斋舫罗列梅花水仙香韵绝胜

破梦初开落月明，凌波一笑大江横。合成花里清高品，洗尽人间热恼情。宦海风多求稳泊（余颜斋舫曰稳泊处），画帘香静解微醒。他年倘撰群芳史，合传应标隐逸名。

十九日 晴。皇上午初升紫光阁，宴蒙古王公，毓鼎等先期失于敬谨预备，遂致误班。吉甫、润泽、邹培勋集寓中，议公和事。未刻与大兄合请客（在兄处）。上灯始入座。席散又手谈，夜深归。

二十日 晴。大风。董效丈次女公子许字丁筱村大令，余为媒，裴韵珊丈为妁。已刻同诣同丰堂，押盒至女府，午宴毕，复押盒回同丰，申刻宴毕而归。复常州电。接沈逸叔湖北信。川督岑（春煊）劾罢道府州县四十馀员。蜀中吏治昏浊久矣，庶几振肃法纪，民困稍苏。毓鼎前岁召见，曾为圣上言，治乱国当用重典，宜峻法以绳贪吏，不可过事姑息。慈圣颇为动容。

二十一日 晴。翰林院值日。日出始登车，入西长安门，七点半钟到西苑门外，在六项公所略坐，事下即行。归寓眠一时许，午后偕大兄至丰泰合拍一照，著朝衣冠端坐，题曰元旦待漏图。饮于玉楼春，啖番菜。就近招萧翰臣。主人任景峰作东道主焉。丁筱村来夜谈。客去疲困特甚。灯下展《七家文钞》海峰文朗诵四五篇，为之神王气健，睡魔顿祛。此书为乡先辈陆祁生先生所选，七家者望溪、海峰、梅厓、秋士、惜抱、茗柯、大云也。仅上下两册，凡一百有七篇，简而甚精，远出杨氏（彝珍）《国朝古文正的》上，真简练揣摩佳本也。系大兄所藏，盖得之里人庄氏者，旧有圈点，庄仲求世丈（士敏）手笔，标圈处极得法度。板毁于兵火，世无传本。余拟发侍史照录，以备熟读深思。海峰选十九首，如《送倪司城序》，学史记；《江汶川诗序》，学震川；《王天孚诗序》、《江若度文序》，学半山；《浮山记》，学习之，以上规《禹贡》；《江先生传》，学庐陵；《偃师知县卢君传》，纯用龙门义法而不袭其貌；《舅氏杨君权厝志》，则又几于《左传》矣。无一篇无法度，无一篇无精神，乃为海峰剔出，真本领。与方、姚如骖之靳，操选者之有功古人如是。独是惜抱亲为海峰门人，《类纂》录其师之文宜有殊契，乃所登数篇，全不惬人意，非芜则弱，声光为之大减。此则不可解者。

二十二日 晴。至江苏馆，赴绶金之约。未刻至湖广馆，赴张振卿年丈之约。笙歌宴会，久无此举矣。上灯前归。

二十三日 晴。午刻设酒肴请大兄嫂及侄男女。申刻在便宜坊，公和立约。

二十四日 晴。午后答拜各客。在敏仲处手谈两巡。傍晚赴陈孟孚消寒局，四座花香，位置精洁。连日随意阅《鮚埼亭集》，多有实际之文。谢山文笔叙事写情力求真切，不蹈文家窠臼，能使精神毕现纸墨间，于古文中别树一帜。与余近日持论宗旨，尤有针芥之合。若以此编授儿辈，使熟玩之，当有殊益。接山东胡方伯（廷干）信，有伴函。

二十五日 晴。午刻与大兄在省馆合请王保之师，张振卿年丈，吴子修太史，易实甫、王孝禹两观察，余绶屏太守，吴子和侍御，日高即散。顺贺秦韶臣前辈铨守广平之喜。

二十六日 晴。京察三四五六品京堂引见，天明登车，辰正引见于勤政殿，奉旨均着照旧供职，钦此。昨夜通夕不成眠，归寓疲甚，引被酣寝。发李文先生信并诰命两份，交邮局寄。牧斋文才力富健，有震川法度而沉雄过之。昔何义门盛称其文为八家后一人，洵非溢誉。文中指斥本朝甚丑，所以国初悬为禁书。桀犬吠尧，固无足怪。惟吾辈为本朝臣子，却不忍置诸齿颊间。此数文阙之可也。

二十七日 晴。相士刘小山来久谈，约大兄共话。写对四付，仿苏书，力求团结笔法，

乃入北海。午后至新编书局（在西单牌楼头发胡同，本镶红旗官学地），总纂五人合商体例。归途答访荫北。

竟夜不寐

无端百感乱纵横，展转垂衾直到明。目倦孤灯遮冷焰，心随远巷数（上声）残更（七字曲尽不寐时情景）。忧时朝右无三策（意本严尤御匈奴上中下策），忆弟天涯各一城（二句乃所以不寐之故）。精血频年销耗尽，那堪担负世间名（承上联作结）。

二十八日 晴。宗人府丞领衔，具公折谢恩。各人呈递膳牌。日出登车，辰正折下，同入西苑门行三跪九叩礼。归寓稍眠。午后遂翰前辈来，作半日谈。指画中外时势，多独见之言。谓英国向来独笼中国商利，甲午之役，不能从中调停，助我拒日本，使俄人坐得旅顺大连湾，是英人一失策。迨庚子议和，英使方且颺颺于索罪魁、停科举诸小节，使俄人再坐收东三省之利，是英人二失策。经此两失，中国腴削将尽，而英国商利亦因以渐涸。西陲坐大，印度日危。盖其君若相一无远识，仅顾目前，不悟木枯而蠹亦无著矣。当时助土耳其拒俄，是何等识见魄力！客去，张采南同年复来谈。夜疲极，思早寝，遂辞刘伯崇同年消寒之约。

二十九日 晴，有风。复刘性臣武安信，内附鼎臣信。仲鲁来谈，未刻至谢公祠，赴木斋同年消寒局。赵次山中丞，今之贤督抚也。其抚晋诸疏，皆切实透达，不减林文忠、曾文正。今日见其整顿晋省乡社一疏，重任社长，惩劝兼施，有乡官之利而无其弊。读其文，知其能实心办事，非徒纸上空谈。惜乎方发其端，即移抚三湘，未能使竟绪也。今日论治者，皆注意外交，绝不计及内政，而视州县尤轻。捐例大开，如持银市物。此辈只知本上加利耳，遑顾民生哉！不知外侮由于内讧，内讧皆起于州县。消弭隐患，必当从牧令起。而今日之牧令，刑名、钱谷、词讼、交涉萃于一身，势不能不乞灵幕友，假手胥吏。精力难兼顾，下情难上达。兴利除弊，百无二三。吏治之窳，亦何足怪。尝读《日知录》，深有取于设乡官之议。复见鄂文端奏议，惜其中尚有窒碍难通者。中丞此举，洵治内要图也。为之三复不能置。接沈勉士表弟信，有伴函（住鄂省花堤下大坡徐宅）。又接七弟信（附收租清单）。

二月初一日 晴。奉旨派充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同考官。杨荫北、胡慈溥、曹薇亭、华璧臣相继报信。因访周少朴，询出差汴闾情形。周曾分去岁乡房也。编书局开馆，未暇往。至公善堂，为童子师送开学。在至圣先师前行三跪九叩礼。归寓，曹冉韩前辈、熊经仲同年、陶兰泉均来贺。大兄嫂率侄辈枉贺。发常州电。接陶星如沈邱信，有伴函。起谢恩折稿。

初二日 晴。礼部送来照会，同考各官准各省主考之例，由兵部发勘合，马馆备夫马，驰驿前往，又用去岁乡房例，分四班起程，以免沿途拥滞。余遵谕旨次序，与胡仲源中翰（逢恩。山东人。甲午进士）、杨少泉学士（捷三。河南人。庚寅进士）、马积生前辈（吉樟。河南人。癸未进士）、华瑞庵前辈（学澜。直隶人。丙戌进士）、吴莲溪太史（怀清。陕西人。庚寅进士）为第一班。因访杨、华二君，商酌行期，拟乘火车至保定起站。又访

同事杨若米同年，托其代办勘合。至松筠庵，赴戈景韩生日会局，半席先归。袁锡三送烟火三十馀件，有大小二盒，葡萄一架，花盆花六盆，约男客女客廿馀人共观之（黄慎丈乔梓、袁锡三、解仁甫、吉甫、润泽、海卿、千里、张先生、程先生、大兄、翊、绍、宽三侄）。银花火树，光溢声喧，奇巧变化，极一时之乐。午后以折交杨苏拉，嘱其代递。接李泽之同年来阳信，王棣栅、刘恺臣汴梁信。

初三日 晴。递折谢恩，并递膳脾。卯初上自社稷坛礼毕还宫。臣毓鼎、臣捷三跪景运门内御道南迎轿，免冠碰头谢恩（系归一人开口称，会试同考官臣某某等叩谢皇上天恩）。坐九卿朝房假寐，辰正事下，乃行。归寓在祖先前行礼，又诣大兄嫂处磕头。少憩即至武阳馆同乡公祭文昌帝君。顺请外官四人。散后诣寿州师相磕头，兼讯行期，未见。又至文惠寺吊刘子嘉前辈叔母之丧。景旭林同年来谈。上灯时至豫升堂，赴瞿肇生同年之约。到家疲矣。

正考官：大学士孙家鼐。副考官：兵尚徐会沅、刑尚荣庆、吏左张英麟。同考官：中书胡逢恩、恽毓鼎，讲学杨捷三，编修马吉樟、华学澜、吴怀清、张鸿翊、夏孙桐，检讨谢远涵，御史王振声、王乃征、王金镛、刘彭年，户主景淮，兵郎杨芾，刑郎饶昌麟，刑主陈咸庆，刑主张丕基。

满洲二人，直隶五人，江苏三人，安徽一人，山东三人，河南二人，陕西一人，江西二人，湖北一人，广东一人，四川一人。

初四日 晴。暖极，可御棉衣。到本衙门报起程（用名柬写“依限起程”四字交清秘堂）。入城至昆师相处磕头，再诣寿州仍不值。申刻赴章名叔广和消寒局，托杨味春同年致函令弟。濂甫前辈嘱清施县车栈接差。

初五日 阴，大有雨意。写赏对廿馀付。王孝禹、陆申甫、吴子和、李珩甫均来谈。傍晚诣支芟卿丈，托其代办起居注总办事。访张采南。归寓接亚蘧柬，邀饮广和，即前往，座皆熟人，夜深始散。拟法律门编辑义例五则交橘农。接次寅正月廿五日信。向宝瑞臣同年借绿呢大轿，可省四十馀金租赁费矣。

初六日 晴，大风，甚凉。至五叔、岳母处磕头。午后写对廿五付。恒裕访润田，借银六百两。申刻至新会邑馆赴饶箴廷同年消寒局。接蒋原之甘肃信。又信颖之信并小楷羊毫十支。

初七日 晴。姻女生日。兵部送来勘合（赏以六千文），计发引马一匹，包马二，跟马七。午刻约同班五人饮于便宜坊，会商一切。散后易行装入西城答拜荣华卿前辈。顺拜徐东甫年伯，谈许久。又访潘轶仲，交去兰生先生划款四百金。宝瑞臣城内招饮，辞之。

初八日 晴。请大兄来帮写赏对廿馀付。济帆约便宜坊。申刻又赴江苏馆味春消寒局。

初九日 晴。大兄来写屏幅。烹黄花鱼，设四簋对酌。未刻至宗显堂，赴胡慈溥之约。半席又至聚宝堂，赴萧耐安之约。终席又至衡州馆，赴陈枚生消寒局。接刘嗣伯信。发李升、秦福衣装鞍马银各六两。

初十日 晴。写旌德汪太仆墓志（名□□），曾任台湾同知，有政绩。文为俞荫甫太史所撰，计二千馀言。铺叙俗冗，一无义法。不意大名人有此庸笔。未刻诣寿州师相，坐谈良久。至广和居，赴敏仲、吉甫之约。申刻又至方壶斋，赴杨荫北之约。

十一日 晴。写吴子蔚兄墓志。用北海法，仿坡翁，佳处往往入北碑。未刻至广和，

赴大兄約。接次寅二月初二日信。

十二日 晴。寫汪志。午刻至陶然亭，公祝劉伯崇殿撰四十壽。主人十一人。傍晚歸。酉刻復至西磚胡同，赴曾煥如消寒局。

十三日 晴。一日寫汪志畢。古人墓志所以納諸圻中，故其石尺寸不大。今此文三千餘言，竟成碑式，有乖體格矣。午后至五叔、岳母處、大兄嫂處辭行。燈下檢點零星物件。吳子和約廣和，辭。接叔坤弟信，知調辦汀州厘局，信筆復其一紙，交大兄附寄。又復吳佩伯書。

十四日 晴。午初刻在祖先前叩辭。乘轎至火車站，坐頭等車，余獨具一間。一點半鐘開行，歷盧溝橋、長辛店、良鄉、琉璃河、涿州、高碑店、定興、白河、安肅、曹河，七下鐘始抵保定金台驛（頭等車價五元八角，二等二元九角，三等一元八角五分，轎子合行李水腳共七元）。夫馬已由清苑縣備齊。公館設於城內浙紹鄉祠，三人居一室。楊濂甫廉訪、繆恒莽觀察均來談。濂公送菜兩桌，縣中另備三席。攜帶僕人五名：李升前站，秦福、劉頭乘馬隨轎，劉奎、孫廚照顧行李。清苑縣齊耀琳（字震岩。乙未進士。本任曲周）起溜單，移下站。

十五日 陰。黎明起，日出啟行。六十里方順橋午尖（屬滿城），本應陞陽驛，以地狹移此。知縣雷天衢（字星源。山西人。辛卯同年）。十里宿望都瞿城驛，設公館於縣之東關。鼓樂升炮，略具規模。時甫申正，解衣劇談，頗息勞乏。知縣閻駿業（字菊農。山西人）。天時荒旱已久，麥苗尚未返青，地近滹沱，塘水縱橫，而數十里中竟無戽水以收一溉之利者（南方以龍骨車戽水，可接溉數畝）。北農之不善盡人事，于此可見。

十六日 陰，有風，頗寒。七下半鐘啟程。三十里清風店尖（屬定州）。途遇保定練軍一營，鼓樂排隊，舉槍恭迓。每十人一什長，皆向轎屈膝。三十里宿定州西關永定驛。時兩下鐘二刻。知州朱乃恭（字允卿。奉天人。己未舉人。戊辰進士）。公館分兩處，余與少泉對房而居。

定州道中

曉色催行旅，春風送笋輿。山明先受日，水急亂歸渠。旱久田多瘠，兵殘氣未舒。艱難念生計，蒿目一踟蹰。

十七日 陰，甚寒。七下鐘啟程。二十五里明月店尖（仍屬定州）。因定州一宿二尖，擾之太過，故此处仅囑令備茶点而已。途遇练军，队迎如昨。统领姓孙，名贵和，下马立道左，余等初不知，未及下舆周旋，稍失礼焉。少憩即行。微雪。二十五里，时甫午正，宿新乐县西关西乐驛。公館分三處，余仍與少泉合館。屋惡陋不堪。此处荒瘠特甚，城內外多土房，居民窮形于色。知縣平章來見（字翰周。浙江海寧人），坐談良久。自動身至今四日，不得大解，腑氣不舒，舉體為之不適。因服藥攻之，夜半遂得暢行。同人感咎余過于鹵莽，維余亦自知其霸道，不可為訓也。若治身去惡，其克己亦如是之猛決，何患德之不進耶？

十八日 陰，微雪，寒甚。同人有御狐裘者。余携衣稍薄，竟至寒不可勝。黎明起登

程。四十五里伏城驿尖（属正定县）。又过沙高河，四十五里宿正定府恒山驿（中历藁城县地）。府为唐宋以前雄镇，城周围四十里，相距六七里即遥见之。设公馆于城内大佛寺。知府江槐序（字兰庭。浙江人）、同知桐寿（字豫生。满州人。乙卯世兄弟）、正定县张祖咏（字朗轩。浙江人）同来见。余午后坐轿中不觉酣眠，为风寒所侵，抵寓人甚不适，有寒热之势，因多服姜汤，拥被眠一时许，稍觉清减。寺以大佛得名。佛为隋时所铸铜像，植立高七丈，以三层楼覆之，即一脚有十八尺长，其大可知。僧名意定。

定州杂咏绝句

雄城南峙障京师，百战山河几盛衰。古国空留三尺碣（州城外道左立石碣曰“古中山国”），行人竞拜大苏祠（苏文忠曾为定州刺史，城内有祠）。（此即《论语》“齐景公有马千驷”章，《国策》“生王之头不如死士之垄”意脱胎。）

春阴黯黯殢难消，明月清风驿路遥（明月店、清风店皆定州巨镇）。听说升平旧时事，笙歌灯火暖深宵。

发第一号家书，交邮局保险寄。今日有人自京乘火车来，言昨日京师得大雪，深三四寸，闻之颇慰。

十九日 晴。酣眠竟夜，人渐平复。八下钟启程。出南门约五里许过滹沱河，二十里冶城铺茶尖，四十里（里甚长，有五十馀里，中历获鹿县地）宿栾城县关城驿。设公馆于龙冈书院。辛丑冬两宫回銮，驻蹕于此，行宫规模尚存。知县张源增（云南人）。今日轿夫不佳，行甚迟，而体为之乏。

宿正定府大佛寺

平沙百里少人耕，舆马匆匆犯冷行。晓雪兼程肥子国（藁城即古肥国），春风卧病赵王城。地经戎马民犹健，佛阅沧桑顶亦平（佛像头已破损）。酒薄梦疏人易醒，静闻前殿教吹笙。

二十日 阴。黎明启程。四十里抵赵州丛台驿。换夫马绕城十里，尖于大石桥。知州吴国棟（字云墀）。四十里过鄗县故城，汉光武即位处。又二十里，宿柏乡县槐水驿，穿城过，设公馆于南关外，分三处。知县周占文（字锦堂。奉天人）。舆中阅《明通鉴·世宗纪》议大礼疏，唯席书一篇最好，原情察理，心平气和，无急功近名之心，发千古不刊之论。若张璁桂，其初持论虽正，其后纯乎迎合世主，掎击廷臣，竟是小人行径矣。夜微雨。

二十一日 阴。黎明启程。过沙河，舆夫厉揭而渡。六十里尖内邱县驿。知县朱锦绂。风雨交作。饭后冒雨而行。行三十馀里，始放晴。六十里宿顺德府邢台县龙冈驿。设公馆于南关外。舆马穿城而过。北门外有豫让桥，又有响水河，水自河心涌出，汨汨有声。途中凉润无尘，垂柳初青，大有春意矣。馆屋乃分三处，卑劣已甚。知县戚朝卿（字耀山。

贵州人。己卯举人。癸未进士）。

二十二日 晴。八下钟始启程。三十五里沙河县尖。县无驿。地方官不办差。二十里过褙店。居民专以织布为业，所织布毯，五采毕具，尺寸大小不等。沿街设肆，如吾苏游墅关之席焉。在旅店茶憩，见壁有皖江琴舟女史寻夫诗十绝句，情文相生，字字血泪，取笔墨就壁录之。又十五里宿永年县归洛关，时甫申初，解装剃头。知县刘传祁（字永诗。吴县人。丙子举人。雅宾年丈之胞兄也）、同知车毓恩（字诚一）。丁卯年伯持手本来候，谢不敢当，具帖答之。沙河二十里铺，有唐丞相宋文贞公（璟）神道碑，在道西，询之土人，其墓去村不远。自过瘦陶铺，平畴一望，新绿葱茏，远山绵延，清润如画，垂杨夹道，掩映二十馀里，居然江南风景矣。輿中静坐，百虑俱清。途中时见土阜孤耸，雉堞犹存，盖皆前朝故城也。

附录琴舟女史题壁诗：

依是寻夫赵五娘，野花偏亦傲秋霜。诸君各自存忠厚，莫当邯郸大道娼（玩诗意疑是流落于此，借唱歌以沿途过活者）。

忆从两地折鸳鸯，一度相思一炷香。十万金钱空问卜，烧檀典尽嫁衣裳。
恨天不暝恨更长，暮去朝来改旧妆。人也不归时又易，转思金线绾斜阳。
恐将怨望动高堂，敲枕依声骂玉郎。早识此中离别苦，一生不嫁亦寻常。
二月初春荳蔻芳，狂蜂娜娜过东墙。花心自有凌霜节，蜜口偏能沁骨香。
年年都是为人忙，桃李才红菊又黄。底事留连归不得，长安不是久居乡。
说甚封侯说甚王，郎君真个太郎当。归来好叙天伦乐，老去同逃大劫场。
血肉人儿铁石肠，平安两字也荒唐。夜阑灯地狸奴睡，梦落湖天月色凉。
寸心无可作商量，打点精神走一场。千里孤鸿啼血泪，拼将柴骨葬他乡。

邯郸昨夜熟黄粱，梦里仙人话短长。道我前缘犹未了，与君携手赋还乡。（结尾托神语以自慰，其心其语益悲矣。）

二十三日 晴。黎明启程。二十五里过吕祖祠，即昔日卢生入梦黄粱初熟地也。与同人降輿入祠瞻仰，前层供钟离仙像，中层供吕祖像，末层供卢生像，作倚枕睡熟状。匾对甚多，皆陈陈相因之句。惟蒙谷联（捷）钟离仙对云：“豁炯炯双眸，自是早醒尘世梦；坦便便大腹，料应还记汉时书。”颇有意味。祠侧有行宫，六飞前年临幸处，未及往游。又二十里邯郸县丛台驿尖。千总任凤慕跪迎于郊。知县吴鸿祺（字绍轩。安徽人）迎于北门外吊桥。因下輿为礼。旋至馆来见。临行文武官又恭送如前。五十里过杜城铺，汉杜公乔故里。又二十里宿磁州滏阳驿。城外即滏水也。设公馆行宫旁。知州季兆珍（字星野。福建人。癸酉举人）迎于北门外，旋亦来见。季大令曾任宣化县。前年冬惠儿到宣府入赘，承其馈仪招饮。余因谢其照拂之谊。大令慈惠廉明，为今之循吏。曹根荪亲家守宣时，与之甚相得，倚如左右手。根荪在京为余极道其贤，今相见不虚也。晚服药。自邯郸到此，多种稻田。农民引滏河为沟洫溉田，水清而驶，殊有江乡风景。夏令渠中遍植荷花。昔人咏磁州诗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之句，吟之令人神往。

题卢生庙

卢生梦觉时，黄粱炊未既。四顾一欠伸，翩然谢尘世。我来邯郸道，卧像乃庙祀。相传为梦神，胎蚕特灵异。我知此庙决非先生意，尸而祝之实多事。生前钟鼎未足论，身后牲牢那更计。长代人间营利名，扰扰焚焚毋乃昧。何如宇宙两茫茫，千秋无复留名氏。

二十四日 阴。春分节。九点钟启程。三十里过漳河（水浅有桥可过）。尖丰乐镇（属安阳）。始入河南境。一点钟行。中途遇雨，路滑难行。四十里宿彰德府安阳县邺城驿，已六点钟矣。设公馆于考棚。知县姚礼坤来（字锡朋。广东人），谈甚久。刘恺臣眷属僦居府署侧，遣李升持片讯之。夜雨达旦。经历送来知贡举封条，例应入境即加于轿前。今则将抵省城始用十字式封轿帘上下云。

邯郸道中遇雨

京华北望路漫漫，已近春分尚峭寒。夹道垂杨三十里，斜风细雨过邯郸。

临洛关

二月临洛路，无风气渐和。兵稀屯戍冷，地古旧城多。夷险关时势，兴亡发啸歌。垂杨排辇道，曾见翠华过。

二十五日 雨暂止。八点钟启程。四十五里尖汤阴县。知县陆尔琰（字和卿。奉天人）迎于郊外。旋来见。谈及有郑克昌者，直隶人，天主教民也。捐知县，去秋摄汲县篆。有凶手杀人，既就获，郑匿不报，为事主所控。省委员来查，郑故纵凶手使逸去，而以教士索去为词。臬司函询教士，并无其事，凶手亦非教民。郑大窘，后假教士名，函致大吏为保全计。大吏即以其函送教士，问虚实，教士怒削其籍。大吏复欲劾之，郑忧惧死，官民快之。陆大令又言，近来主教西人渐悟入教者之皆非良民，不尽包庇其犯法不肖者，或反送地方官请按律惩办。遇诤讼，亦不得以教民二字砌入词中，故州县稍得行其志焉。午饭毕，两点钟启程。县以一红伞两练勇护行。过岳王庙（即在城内），入瞻仰。前殿奉忠武王冕旒像（敕封靖魔大帝），侧厢东奉岳制使（云）像，西奉王四子（雷、震、霖、霆）像，后殿奉王便服像与夫人像并坐，西别院奉王女银瓶小姐像，称妙应仙姑，东别院奉王孙岳珂像。殿前古柏一株，系千馀年物，有亭覆。纯庙御碑左右，碑极多，略观一过。又有石刻王书《出师表》，捶拓者不绝。庙对门铁铸男女五奸像，向门跪。又泥塑施全像，以一丐者像侍焉。相传纯皇帝幸汤阴时，先一夕丐者卧于庙外，闻足声彳亍，似有数人投簪井中，次晨失铁像。上适至，欲观铁像，不可得。大索未获。丐者述所闻，索诸簪井中，则五像在焉。上大悦，授丐者官。是夜无疾卒。乃塑其像而加封。文王羑里城在县北门外

五里，有碣志之。二十五里宿宜沟驿，属汤阴。陆大令复迎于此，延入，便衣久谈乃去。

二十六日 阴。七点钟启程。二十里过大赉店（属濬县），古鹿台也。先贤子贡故里亦在濬县，有碑在宜沟驿南关外。又十五里高村桥，入卫辉界，憩旅店自尖。自大赉店至此，一路沿淇水行。水清而流甚急，沙石相激，澎湃奔腾，耳目为之清彻。又二十五里宿淇县，设公馆于行宫旁。时甫未初，知县史悠履（字坦衢。广东人）迎于郊，旋来见。史系戊子本省举人，次远家伯典试所得士。交去瑞臣信一封。每日轿中半日静坐，半日看书，心中空洞无一事。看山水林野，皆有旷然神怡，悠然自得之趣。夜风雨。

二十七日 阴。八下钟启程。途中北风怒号，雪花飞舞，寒威凛冽不减隆冬。枯坐舆中，殆无生气。五十里宿卫辉府汲县卫源驿。知府国荫（字馨斋。满洲人）、知县邓本仁（字受之）、参将田镇，并守备、千总均冒雨迎于郊外。设公馆于贡院，索烧酒温之。发第二号家信，附致周容皆年丈一信，张润泽一信。

寄史坦衢大令

淇县令史君，广东人，家伯侍郎戊子典试所得士。曾摄内乡篆二年，兴利除弊，以廉惠称。其受代也，士民攀辕恋之不忍去。今之循吏也。

轺车乍许接清光，喜听循声满内乡。雅咏古留淇水竹，去思今见召公棠。时艰逾觉民为重，诚服能令世不忘。我更通家论孔李，盛名尤幸挹群芳。

过临洺关（补录）

古戍角声阑，晨光送马鞍。河山三晋壮，风雪一天寒。春色香何许，客程殊自宽。从容问前驿，行路未为难。

二十八日 七点钟冒雨启程。邓大令送于南门外。四十五里尖塔儿铺（属延津）。二十五里宿延津廩延驿。雪雹交作，北风尤甚，泥滑不能行，抵晚始到。知县周常炳来见（字贡珊。天津人。癸巳同年）。以李珩甫托带信件，请其专差送省。因考官抵省，关防綦严，例不准送信也。

延津遇雪

北风卷雪扑羊裘，侵晚冲寒过卫州。却忆江南红杏雨，山平水远橹声柔。

又一首

雨雪连三日，萧萧正载途。不忧行李困，颇喜旱苗苏。（老杜“不忧巴道路，恐湿汉旌旗”。梅圣俞“不愁荒楚菊，只恐败吴粳”。用意并同。）旅梦睡难定，暝山寒欲无。褰帷频问路，还惜仆夫慵。

二十九日 阴。七点钟启程。舆夫本劣，加之泥滑，殆不能行。一点半钟始行四十五里，抵封邱。封邱本非驿站，前岁六龙过此，遂成孔道。奉使北来者，皆取径于此。昨夜周大令复函托之，公馆饮食皆供给焉。知县黄庭芝（字瀛桥。广东人。癸酉拔贡）来见，谢其厚意。三点钟复行。至县界，祥符县遣轿夫来接。十八里宿新店（属祥符）。自延津九十里至祥符大梁驿为一驿，奉使者咸宿于此，以便次日从容渡河，而尖封邱、宿新店，遂若成例矣。夜雨复不息。后两班同事诸君日迫路难，其苦殆难名状。祥符县知县岳廷楷（字揆章。山东人）。

望 湘 人（寄内）

余素不工倚声，遂亦不多作。连日风雪，兀坐舆中，回首长安，艳情难禁。率填此调寄采洞。

正梁园路倦，暮宿晨兴，算经多少总埃。嫩碧如烟，暝阴如梦，已近清明时候。冻雪侵肌，峭风砭骨，苦欺人瘦。更客愁挑逗，桃花十里，春光湿透（路旁见桃杏盛开，约长数里。一番风雪恐不禁矣）。遥想云鬟靥，悄灯前花下，抛书罢绣。帐锦被春寒，数遍五更莲漏。添衣冷暖，客边加饭，刻刻劳卿细究。托东风寄与平安，聊当几枝红豆。

碧栏杆影外，倦倚东风，空增无限离绪。目揣南云，云飞在处，下有天涯夫婿（此余已亥南旋时，采洞忆余语也。深情刻骨，令人魂消）。我忆卿心，卿心忆我，两心来去。任青山碧树，重重叠叠，料难隔住。何况春情似雾，正绣阁香温，银屏梦曙。看燕子双飞，已入谢家帘幕。腰肢漫减，黛峰休蹙，好自宽怀珍护。（原词缺句，空一行。——整理者注）

三十日 阴。八点钟启程。三里到河边，具行装，在河干恭祭河神，行二跪六叩礼。余默祷，乞风平浪静。既登舟，果北风微起，波涛不兴，扬帆稳渡，十二点钟到岸。十八里抵开封府北门，知府石庚（字立斋）、知县岳廷楷迎于郊外。巡抚司道皆差帖来接。河弁率河兵升炮跪接。轿夫高声代传起去，轰应如雷。入城有全副执事导行，约二里馀至贡院，升九炮鼓乐呵殿而入，在至公堂前降舆。知贡举松侍郎（寿）、张中丞（人骏）及延藩台（祉）、钟臬台（培）、胡道台（翔林）皆迎于堂上，首府以下排班相迓。在堂具宾主礼，略坐进茶点，即起，仍坐舆入内帘，余居东独院。约同事五人往拜内监试熙小舫前辈（麟）、联晴舫（豫）二侍御。两君旋来答拜。松、张二公送翅席二桌，赏来使扇对各一。午后复雨达夜，行李车不得至，未知何故。

三月初一日 晨雨，旋止，犹未放晴。九点钟始起。竟体疲倦，如被重伤。刘奎、孙厨押行李来。车陷于沙二尺许，费尽人力乃得渡河。夜宿北门外官店。午后与诸君至内帘各处流览，其规模胜京闱多矣。遣听差人持帖至两知贡举、两司首府、县处答拜。晚复雨，滴沥之声达旦。头痛如劈，眼倦不能抬，呕水数斗。晚饭后又倾肠倒胃而出之。推原其故，恐系误饮恶水所致。今早供给所所进之水，味咸而微有恶气，仆人用以熬粥，余勉进半瓯。乃向供给委员力言之，洗缸换水。汴省之水以黄河水为上，而铁塔次之。今早之水直是水

夫惮劳，取雨馀潢污充数耳。殊为可恶！好作诗词，最耗心血。余知之而不能戒，以至心空而悸，形于梦寐之间。前晚梦中作赠采涧诗词，意甚工，初觉时犹有影响，迨翻身后启目，则全忘之矣。

初二日 阴。午后居然薄见日光。无事写应酬斗方十馀。第二班诸君已到。王聘三、闰枝同居东院。令庖人制四簋及点心为两君充饥。诸君彼此衣冠相拜。晚与聘、闰剧谈。闰枝出示新得东坡书齐州真相院舍利塔记铭四百馀字，虚和澹茂，纯乎太傅笔意。向论苏书高处，直是魏晋嫡乳。近来习苏字，颇于气韵萧散处着意，往往别有会心，不复求工于俗眼，今观此帖益信。把玩不忍释手，因借归临之。《东坡全书》以晚香堂原本为最佳。瑛兰坡蜀刻《西楼帖》，合处颇多，犹可见真面目。若杨氏景苏园、吴氏观海堂，摹勒恶劣，锋颖转折皆成方板肥滞，世人目眩，于此乃谓苏字偏锋有习气而风神超妙之长，公遂堕尘劫矣。此外套帖中摹刻三四种，却尽有胜处。

初三日 居然见日，爽朗异常。一日写应酬字。与聘、闰登聚奎楼眺远。傍晚总裁入闱。遣李升持柬恭候寿师相起居。

初四日 晴。十一点钟四总裁来拜。聚院中立谈数语。旋约同事诸君答谒副考三公，皆在夔师处相与一揖，遂未分诣。屋中坐次不敷，亦立谈数语而归。内收掌袁宝臣太守（镇南。奉天人。丙子庶常前辈）、启仲履太守（绥）来拜，即往答之。总裁分赠烧烤席二桌，因同至监试处会食。第三班同事入闱，彼此互拜。一日衣冠趋跄，又写字十馀件。临睡濯足。

附记同事诸君名号籍贯：

胡仲原（逢恩。山东胶州人。甲午进士）、杨少泉（捷三。河南祥符人。庚寅进士）、马积生（吉樟。河南安阳人。庚辰贡士。癸未补殿试）、华瑞庵（学澜。直隶天津人。丙戌进士）、吴莲溪（怀清。陕西山阳人。庚寅进士）、张文舟（鸿翊。湖北人。己丑进士）、夏闰枝（孙鞞。江苏江阴人。壬辰进士）、谢镜虚（远涵。江西兴国人。乙未进士）、王少农（振声。顺天通州人。甲戌进士）、王聘三（乃征。四川中江人。庚寅进士）、王铸言（金镛。直隶乐亭人。□□进士）、刘惺庵（彭年。直隶天津人。己丑进士）、景俊卿（游。满洲人。乙未进士）、杨若米（芾。江苏高邮人。己丑进士）、饶芝山（昌麟。江西临川人。癸未进士）、陈采卿（咸庆。江苏仪征人。癸未进士）、张仲弼（丕基。广东香山人。甲午进士）、监试联晴舫（豫。满州。监生）、熙小舫（麟。汉军。癸未进士）。

初五日 晴。偕闰、聘、少泉便衣至四总裁处略谈。惠甫年伯复来答。午后写考差折卷半开试笔。连日除写斗方、谈闲天外，一无事事。遇精神倦时，则随意卧读中晚唐诗以畅之，颇得乐趣。

初六日 晴。写折卷一开。偕聘、闰至收掌及西经房答访张振卿年伯。荣华卿前辈便衣过谈。知贡举张中丞入闱，差帖来候，亦具柬答之。

初七日 晴。写折卷一开。十点钟，同考官公服齐诣至公堂等候掣房。四总裁中坐，同考分两排坐，临试、收掌各就座，正主考掣某房，副主考掣某人，余得第十三房。乙未分校余即充第十三房，乃次第依然不易，亦巧矣。陈采卿刑部掣得第一房，年六十九矣，房官中齿最长，宜其领袖各房也。分毕各散。河南布政使忽有咨文两套，不由监试于开门时递进，径送东西经房。本届借闱会试，一切自有礼部提调，御史监试司之，与汴藩无与

也，安得干预内帘之事！且不经监试手，无端直达房官，尤干禁令。外省公事一凭书吏作主，不通道理，不知利害如此！因送交监试熙小舫前辈，请其俟开门时交还知贡举，嘱其以后勿再妄为。供给进黄河鲤，肉嫩而肥，佳品也。内帘差遣委员赵子祥（伯寿）来见。献廷妹婿、聘三同年之西也。

初八日 晴。向来写题监刊印，俱系请同考六人，扃于总裁处。本届总裁自办，免此一重公案。写折卷一开。闻文舟同年病，往视之。复偕聘三答访赵子贤，见其同事邸介臣（桂。宛平人）。二鼓后题纸送到各房。

初九日 晴。晓起查问节气，知今日已清明矣。棘闱扃密，孤负春光，不免触动旅思。与诸君检书，查题出处。管子内政寄军令论。汉文帝赐南粤王书论。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论（诸葛武侯治蜀语）。刘光祖言定国是论（南宋光宗绍熙元年上疏，为禁道学朋党而发）。陈思谦言铨衡之弊论（元文宗至顺二年上疏）。皆载《御批通鉴辑览》中（别见《通鉴纲目》、《续资治通鉴》、《续通考》、《宋名臣言行录》）。午后剃头。阅王船山《宋论》卷七、卷八中两篇：一论元祐诸公，一论蔡京绍述新法。精识深论，皆从无字句处看出，绝非寻常死煞纸上之谈。数百年无此议论也。吾尝谓读书须具特识，心思眼光皆当超出事表，穿透事背，勿为古人笔下所瞒，尤勿为学究肤论所障（如胡致堂、尹起莘直无一毫性灵）。此非好为立异。读书求于自己有益，不如此，灵光不出，终其身如桔槔随人俯仰而已。

初十日 晴。终日写应酬字。目昏腕脱，犹不能尽履所求。午后诣寿州师久谈。傍晚，催卷吹喇叭之声不绝于耳，至三鼓方静。闱外人声鼎沸，相距咫尺，而喧寂迥乎不同。与振卿年丈、华卿前辈投赠唱和诗各四首。

十一日 晴。一日略静养，以便阅卷。晚八下钟，二场题纸即下。首问游学损益，次问学制短长，三问商会银行预算决算推行之策，四问警察法，五问富强之本。

十二日 晴。内热甚不适，倦卧半日。午后分卷三次，共六十本。在本房阅奉天、山西、贵州卷廿二本，荐四本。五点钟公服上堂，将卷荐讫，顷刻即退。明日即不上堂，松动已极。灯下阅七卷（即在廿二卷之内）。早寝。落卷已入箱中，而矮屋对策者，犹惨淡经营，以冀衡文者之一顾，岂不悲哉！故房官必当略参后场，断不可仅阅头场遂定去取，揆其馀而不寓目也。

十三日 晴。大风，黄沙积寸许。阅广西、贵州驻防卷二十五本，荐四本。诸卷惬意者甚鲜，且有极可笑者。灯下有数卷复阅再四，遂至夜深。临寝呕水数口。

十四日 晴。胃口大劣。阅湖北、山东卷三十五本，荐八本。头场卷分齐，每房得二百九十三卷。

十五日 阴。午后雨，通夕未止。阅湖北、山东、广东卷三十五本，荐八本。于粤卷得一本，中国史学、泰西政学，皆卓然有见，似是通才。因与聘三商酌，撰拟长批，以冀入彀。房官权限止于是矣。两日少腹胀满异常，疑系水恶之故。（按：此卷为谭镛，与梁任公为中表亲，新旧学皆极通博，并有著作，竟未取中。先君甚为惋惜。盖总裁疑粤多富人，每存疑隘之见。明珠致沉，殊欠公道。谭君试后恐未必候领落卷，存知己之感耳。）

十六日 晴。阅湖南、安徽卷四十本，荐八本。傍晚阅卷既多，心迷神散，目眵腕脱，乃掩卷向廊下微步。取《伊洛渊源录·横渠行状》细读一过，觉精神为之稍敛，然后燃烛

复阅试卷，眼光顿定，所见与前微有不侔矣。乃知古人息游之功如此，吾心一时之敛散，而他人功名之得失系之，可不畏哉！吕兴叔此文，可谓善言德行矣。宋儒不甚求工于文，而其文之有序有物乃如此，信乎有德者必有言也。录中所辑诸志传行状之文，皆质实有味，耐人寻思。若寻常流连风景之作，始读若可爱，再读之后索然无馀蕴矣。

十七日 晴。阅浙江、福建卷三十本，荐八本。颖异之卷，荐拔殆尽，自问当可无负矣。闽省一卷，于《史》、《汉》、《三国志》煞有工夫，处处读书得问，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想见三涂烛尽，沉思独往。因与聘三商酌，逐细批出（此卷中第），又反复欣赏久之。

十八日 晴。阅河南、四川卷四十二本，荐八本。临睡细读《伊洛渊源录》数篇。向日亦尝阅此书两过，未若今日之深潜有味也。以此知读书穷理必须心定气平。令刘奎画一荐卷表，以省分为经，以正大光明四堂为纬，而以荐卷之字号分列各格，又以各省分卷所得之数附焉，庶几一展了然。乃知古人创为表学，其法至精，其用至便也。（京闈因主试向系四人，遂以正大光明分属之，由来久矣。此届则正堂为孙相国，大为徐尚书，光为荣尚书，明为张侍郎也。凡荐卷，必每堂一本，不得僭越，周而复始，既为得配卷数，亦防弊耳）。阅电传，谕旨停止各省印花税及各项捐派。以意度之，为闽省仙游激变而发也。深仁厚泽，可感可钦。然赔款数百兆，将于何取偿？不知司计者又将何以处之？仙游一案，余虽未得其详，然地方文武各官既以科派激成民变，又率行请兵开炮，毙无辜之民，千百生灵供其一击，即立予正法，亦不为过。乃仅以革职军台，蔽其残民之罪，何以下慰冤魂乎？惜余不在京，无由入一文字争之也。又知大学士荣禄薨逝，谥文忠，赠男爵，饰终之典可谓逾格矣。遥想平日之倚右相者，冰山一倾，不知作何情态。余又知依附之不足恃，而人贵自立也。

十九日 晴。阅四川、江西、陕西卷四十本，荐八本。江右卷二十五本，勉荐二卷，尚非惬意之作。其余则腐恶陋劣，几致不堪寓目。不解大邦文风，何以至此！陕卷佳甚，皆有书卷气，屠梅君前辈掌教之功也。午饭时与聘三谈及各省山长最有关系。导士以实学，则读书者多；导士以词章，则能文者众。吾常之南菁，湖北之两湖，广东之广雅，四川之尊经，山长得人则文风大振，朴学继兴，皆其明效大验也。若大吏以讲席为位置归田巨绅之地，拥皋比者亦以美馆视之，而文运不足问矣。

二十日 晴。剃头。阅陕西、甘肃十四本，荐九本（共荐六十一本）。头场一律阅毕。此八日中，日上而起，更深而寝，目不停览，手不停挥，无一刻可以暇逸，心力真交瘁矣。人才之枉丕未可知，惟心力既尽，稍可告无罪耳。命运之说为举子言，衡文者不可存此心。而士子平日用功，亦不可存此心。傍晚偕闰、聘至正、光两处稍谈。夜不寐，四鼓后始睡去。

二十一日 晴。晨起写进呈头场题目纸，阅已荐之二场卷。尽有极通达者，吾辈断不如也。傍晚仍偕闰、聘至大、明两处稍谈。光堂交下拟刻湖北卷第三篇，灯下细为删润，大约文字泛话少则厚，闲字少则遭。

二十二日 晴。天始向暖，可换夹衣。午前写进呈二场题纸。午后阅卷。华卿前辈来语，因往久谈，斟酌文字。灯下为别房改削文一篇，华老所托者，此吃力不讨好之事也。二场广东一卷（此卷中第），通澈政理，于科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皆有所窥，扼要而谈，一无枝蔓，自是经世之才。可爱也。

二十三日 晴。评点二场卷。每堂各先荐六本。傍晚取浙闽两湖二场落卷，大概翻阅，恐有遗珠在内也。皆不甚惬意，半系陈陈相因，剿袭夹带之作，乃置之。（大约头场空陋之卷，次场亦必不能奇。若精于西学之士作论，杂乱则有之，决无空陋病。）灯下又为别房改文一篇，亦华老托也。

二十四日 晴。谷雨节。评点二场荐卷毕，分四包交监试送总裁。饭后将头场备荐之卷十馀叠合校。二三场无十分出色者，无可补荐，只得置之，死灰遂无复燃之望矣。又将落卷大概翻阅一过，与前几日眼光不甚悬殊。批条亦无纰缪处，乃与刘奎点数捆置箱中。大约二场五策不难于征引繁富，横使议论，而难于谨守问义，扼要而谈。如前之说，看似渊博可喜，其实皆由钞袭而来，一为所动，便受其欺。如后之说，则非确有见解者不能，间发名论，莫非心得。即使语有所本，亦必剪裁镕铸，使宛转合题。行家之与门外汉，观其运用，即可知之。以此法暗中摸索，十不失八九。灯下检阅《论语精义》、《论语正义》、《五经汇解》，以广三场之义。汉宋两家之说，备于是矣。钦命题：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故为政在人，教人以身义。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诸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义。各房二场卷，往往颂扬东西国为尧舜汤武，鄙夷中国则无一而可，至有称中朝为支那者。西学发策之弊，一至于此！以此知二场西策之法断乎其不可行也。枕上思之，不胜愤懑。

二十五日 阴。评阅三场已荐各卷。午刻正在写批，勿觉神魂飘荡，有不守舍之象。此用思太过，心气不固之病也。急闭目静卧以收摄之。咀嚼洋参、桂圆，稍使心气清宁。午后微雨。奉电旨：会试中额共三百零六名。较上届不甚增加，恐因人数不多之故。按此分算，每房得士十六七人，即如额矣。灯下静看《延平答问》数条，《论语》子游问孝章“至于犬马皆能有养”，延平及朱子皆云，人若不敬，即以犬马视其亲。检《精义》只载范、尹二条，解亦如此。盖解犬马有养为人养之也。愚意圣人立言虽极警切，亦断无以犬马比人亲之理。此句本谓至于犬马，尚皆能自养其亲，人子若不敬，何以自别于犬马乎？犬马比人子，意极明白直截。不知诸儒何以俱未见及，有此害理之说。

二十六日 阴。午后雨，终夜滴沥有声。阅三场卷，每堂先荐七本。

二十七日 晴。阅三场卷，荐毕。荐卷已事竣矣。饭后点阅落卷，每省先二场，次三场，一省毕，则检其数，合缚而置诸箱。随手清讫，较有头绪。遇认真写作之卷，则为之加一小批，聊以解嘲而已。傍晚诣华老久谈。知贡举升任热河都统松（寿）于今日入都。闻揭晓定于十三日，本房尽可从容不迫矣。

二十八日 晴。时寒时热，体颇不适。点阅落卷，有浙江一卷二场极佳，因加批补荐。傍晚诣东甫年伯久谈。晚饭后内委员赵子祥来谈。临睡濯足。

二十九日 早晴午后雨。点阅落卷，不通可笑者极多，不知当时举人如何中来。诸君四书义首篇，多有驳斥注中伊川、龟山之说者，甚至诋及朱子。余皆与抹出。作者即使意见不同，各抒其理，自做文字可耳。节外生枝，指而斥之，何为乎？余非恶其立异，恶其心术之不正也。（诸卷盖本毛西河四书改错之说。）卧思伊川方严耿介，固是泰山岩岩之气象。然亦似有过当处，如为讲官不请俸，不为妻求封。俸与封，自是朝廷加恩群臣之典，请之不为失体，何必矫之立异乎？又如亲老求禄，亦人子之常，乃谓为不安义命，似亦予人难堪。当时洛蜀之争，当亦由此等而起。若明道先生、朱子则气象不同。诸贤中康节近

于狂，伊川近于狷，明道、晦翁庶几中和矣。

四月初一日 阴。在闱中一月矣。连日点阅落卷，遇稍见出色之卷，则取其首二三场合校之，至无可挽回而止。饭后得一满洲卷，其五策均明白晓畅，不作外行语，心异之，核对前后场亦切当无疵（首场因四艺不惬，摈之），在满洲卷中，殊不易得，乃补荐正堂。傍晚各卷一律阅毕。大约二三场落卷卷卷过目，自问不甚疏略。其见遗者，亦兄弟之文居多，在可荐可不荐之间，无甚湮没矣。北四省（山东较好）及云贵等二场最劣，往往强作解事，尤可喷饭。必须每府设学堂，延中西兼通之教习，勤为督课，又多置书籍，纵其浏览，或可稍收开通之益。晚饭后访监试久谈。剃头。静思乡会试宜改为两场：头场试史论三篇，在正续《资治通鉴》内出题，时务策两道，不拘中西；二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二篇。阅卷者两场合校，精力既觉宽馀，次场便可着重救不读经书之失。近来新学盛行，四书五经几至束之高阁。此次各卷往往前二场精力弥满，至末场则草草了事，多不过三百馀字，且多为随手掇拾，绝无紧靠义理发挥者，大有如不欲战，不屑用心之势。阅卷者以头二场既荐，于末场亦不能不稍予宽容。久而久之，圣贤义理不难弃若弁髦矣。学术人心，可忧方大。张袁二制军立意欲废科举，其弊害至于是，更有不可胜言者，袁世凯（慰庭）不足道，张香老举动乃亦如此，岂不可痛哉！书至此愤懑万分。闲暇特甚，随意至西经房访友。午后光堂交来中卷六本，明堂交来中卷五本，余所欣赏之卷，居其大半。因仔细磨勘，加墨圈。晚饭后马老前辈有已中云南一卷，首论因孔子讥管仲为器小，遂驳斥《论语》，诋为伪书。积翁商之于余，余拍案大怒，力主撤去。积翁挽余至光堂商换，乃访华卿前辈，决意撤去。而第八房所荐滇卷另一本亦不甚佳，无可抵换。华老出各房所荐滇卷，属余抉择。余择得第十七房王聘三同年处一卷，本华老所拟中者，请抵此卷，而由第十七房拨入第八房，以足其数。华老深以为然。华老于余可为知之深而信之笃矣。而此卷业已被摈，乃无端宛转获隽，谁谓此中无命数哉。又久坐遍阅拟刻之文而归。

初三日 晴。圈卷三套。正堂发中卷四本，大堂三本，共中十八本，逾额一本（满洲一，山东三，安徽一，浙江一，福建四，湖北二，广东一，广西二，四川一，甘肃一，云南一）。灯下改文两篇（二三场）以便付刻。

初四日 晴。圈卷三套。饭后在寿州师处略谈。师以满洲一卷为余房首，因择其次题一篇稍加润色付刻。计划满卷一篇（头场次题），湖北卷三篇（头场第三题，二场次题，三场首题），山东卷二篇（头场前二题），安徽卷一篇（首题），不为少矣。阅电传上谕，改于五月十五日考试，试差以有闰四月故也。而分房十八人乃沾其益矣。余之补荐满洲一卷也，已在月朔，其时各房收拾落卷大半竣事。少农、闰枝、静虚，群聚聘三房剧谈。余各省落卷亦已收齐，所存者惟满、蒙、汉、奉天十馀卷耳。诸君至窗外招余往谈，余手此卷，合二三场反复比较，终不释然，未忍舍之而去。计算前后所荐已六十三卷，若再补足一卷，便合八卦六十四爻之数。因改批即刻补荐，中心始安。于是案头所存之卷，如扫落叶，顷刻而毕。而此卷遂列高魁矣。此中真有莫之然而然者。呜呼！命所应得，虽欲摈斥而不能，然则命所不应得者，虽欲费尽经营，亦必有阻之者矣。余于此益坚知命乐天之志。

初五日 晴。圈卷四套。晚饭后华卿前辈过我，作半夕谈。以拟中会元之四书义首篇，请余润色（第十房所荐卷）。

初六日 阴。圈卷四套。改元墨首义一篇，又改旗卷第二道策一篇，增刻闱墨。闻振

卿丈刻余房福建卷文二篇（头场一、四），前后共刻文十篇。为数之多，冠于各房。晚，疲困特甚。盖心力交瘁矣。早寝。

初七日 晴。连日天气颇凉，余尚着重棉。圈卷四套毕。傍晚诣振卿丈久谈，留饮酒晚饭而归。

初八日 晴。午后各堂中卷再交本房，卷头加写批语。写十五分。灯下用红格本另眷荐卷清簿，以便检查。若米、仲弼两同年来剧谈。将所有落卷移交收掌官。

初九日 晴。天气渐暖。加批毕交还各堂。正、光两堂发下落卷。夔师处挑誉录二名。午刻在文明堂写榜头榜尾。向来房官有鼎甲者书之，本届无鼎甲，夔老请余承其乏。榜纸高八尺馀，不能平书，置脚杌于案旁，立而横书之。榜尾一大榜字约三尺见方，余解衣槃礴，纵笔而成。观者如堵墙，咸眉飞色舞。饭后暇甚，随意坐卧。晚华卿前辈来谈，余纵论时事，颇快胸臆，更深始去。满洲一卷，本定第六名。夔老印官衔戳时，失于提开，误加戳焉，不能进呈（凡正堂所中之卷，概误用戳。于是前十名中无夔老一本），乃抑置第十一名。以此知不特中否有命，并名次亦若前定矣。谢敬虚房有福建一卷，首场五篇纯中古文义法，余剧赏再三，尤喜其第二艺胎息醇雅。余所中福建四卷，皆好学深思，真能读书人文字。何闽士之多才也！敬虚此卷，荐正堂，乃未入彀，惜哉！惜哉！又聘三房安徽一卷四书义首篇，古质疏秀，亦不易得，亦为华老所摈。此中信有命焉。

初十日 晴。大、明两堂发下落卷，东丈挑取誉录二名，振丈挑取誉录二名。一日补写应酬未完之件。监试、房官闲谈者，纷至沓来。傍晚华卿前辈送来草榜，与瑞莽前辈各录底本一分。晚饭后访华老久谈，携所刻闱墨归，校对脱误。微雨。

十一日 晴。立夏节。写应酬字。午后四总裁衣冠来拜房，各房亦衣冠群聚于近门处，以次恭揖。旋即具柬往答，四公亦聚于正堂以待，各一揖而退。振卿丈索观近作，灯下录途中纪行诗十馀首应之。复令刘奎照缮一分，送华卿前辈。华老今日为余书扇，即录其磁州近作也。

十二日 晴。清晨即起。七点钟公服集文明堂。正副考官、同考官、知贡举（兼钤榜大臣）、内帘监试、御史、内收掌、内场监试、会试提调相见一揖，各就位次（四主考居中南向，知贡举并列在左亦南向，同考官单房数一排北上西向，双数一排北上东向，监试提调夹门东西分两案，各北向，收掌在知贡举之后，亦南向，弥封所在西北隅，南向）。设写榜两案于东南西南隅，榜分两纸（取其便捷），一自第六名填起，一自第一百五十四名填起。未刻小息。各散，归房午饭（北闱则封锁聚奎堂后门。房官在堂小餐，不能归屋）。约三刻复升堂，至二更填毕。满堂燃烛，拆写五魁，由第五名逆上。事竣各员均散，惟考官、知贡举候送榜。十一点钟，升炮开门，鼓乐送榜出，悬于贡院大门之外。填榜之法，墨卷既拆，呈正主考写名次，副主考写姓名，连榜条送本房注写姓名、籍贯，榜吏呈知贡举标朱，举向四周高唱，然后交榜录吏照缮榜上焉。余本房十八名，颇多知名之士。会元周蕴良，浙江会稽人。振卿丈示诗二首。

试事既毕，率赋一律，次振卿年丈磁州诗元韵，兼呈华卿前辈

云烟万纸都经眼，花月三春久闭关。未许刘蕡欺永叔（宋刘蕡文体奇诡，后进多效之，

浸成风尚。欧公主试，欲挽其弊。得一卷，起三句云：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出。曰：此必刘幾也。黜之，果幾也。近来新学盛行，少年轻俊之士，皆掇拾日本新名词，以自表异文体，既戾士习，尤器其弊，有甚于刘幾者，恐多李荐恨眉山（东坡恨失李方叔，恐诸卷之为方叔者多矣）。寸心得失论千古，异日襟期见一斑。国步艰难需杰士，日华遥望五云间（云字重用，然无以易之。若日字虽两见，义迥不同，古人忌）。

十三日 晴。七点钟为秦福唤醒，王棣珊已衣冠在屋中矣。徐步青、姜伯亮、徐艺甫、刘恺臣相继而来。伯亮交到大兄信一封，阿成禀二封，阅悉合家平安，心中大慰。延锡之方伯、王仲培观察、山长王季樵前辈均来拜。仲培丈谈及与先君京邸旧交，投契极密，回溯往事，情意拳拳。戚友来拜者趾错于门，无非求向中左二峰交名条，谋差使而已。饭后偕邵农、铸言、瑞莽、惺庵、聘三出门拜客。以一红伞前导，两马前后，从一号房随轿投帖，晤张安帅、延方伯，余俱未见。申刻至外收掌，赴姚子登（瀛。乙亥举人）、爱泽民（仁。己丑同年）之约，客惟同年数人。散归，恺臣又便衣而来，谈至夜深乃去。

十四日 晴。安帅来答拜。午初琼林宴。同考官各蟒袍补褂集至公堂（本应朝服，因各人有带，有未带，遂一律穿花衣）。内外帘各员咸集。设黄幄于堂东，南向设拜垫三层，总裁、知贡举、同考官、监试、提调、收掌行三跪九叩礼谢恩。拜毕入宴。设总裁、知贡举筵于堂中南向，斜设监试、同考官（仍单东双西）筵于左右（均南向，第稍偏耳），再下则提调等筵。知贡举安总裁坐，司道安同考坐，各一揖。总裁复向同考一揖。筵系四水果，四干果，四冷荤，四菜。各官既入坐，乐作，先跳加官，次跳魁星（魁星凡五，以应五魁之数），次演天官赐福。各官皆起，再诣黄幄谢宴，行一跪三叩礼。礼成各散。未刻至江苏馆，赴巡抚司道府县公局。戏系两班合演。二鼓归寓。

十五日 晴。在寓无非会客见客，无非托交名条，谋差缺。午刻逃出拜客。谒盛氏表姑母于打线胡同。表姑母为先祖妣胞侄女，适顾氏。在京时随舅祖住余家，余才数龄耳，不见已三十一年。姑丈已前歿，有表弟一人（名盛传，字渔渭）。家况清苦，几致无以为生。谈三十年中旧事甚琐。至二曾祠，赴鲁青、伯亮、艺甫之约。亭台傍水，一望清旷，大有西湖三潭印月风景。归寓小憩，复至裴厂公胡同，赴棣珊、恺臣之约，三鼓归。接新乡令鲁泽生（恒祥）信件。

十六日 晴。闰枝因接家信断弦，附提调伴先行，托带家信一封。午后拜客。大雷雨。至八旗会馆，赴八旗奉直同乡公局，戏甚佳。有小桂枝、小蛮尤为翘楚。春怀不动已二十年，不觉情苗复发矣。与锡之方伯连引十五巨觥，陶然微醉。戏散始归，将近四鼓。接睢州牧王咏霓（提裳）信件。

十七日 晴。倦甚，晏起。国忌不拜客，而客来仍不少。新门生萨起岩（字肖说。福建人。流寓河南。充大学堂教习，名手也）、张铤（字泽堂。甘肃人）均来见。供给所送来节省银一百二十两，又三场酒席折价二十四两，中席折价六两。藩台送来补领路费银五十两（五品以下各员在京先领一半。四品以上到本省补给全分，在京不领。四总裁同）。傍晚诣表姑母处久谈。谈及当同治丁卯科，先君久试不第，时赘外家，为境遇所迫，盼中甚切。先妣于中秋日自缮疏文，避人至城隍庙叩焚，祈减十年寿，以博一第。先君遂于是科捷贤书，而先妣甲戌年见背矣，年才三十七耳（先君既捷，先妣始为表姑母言之）。余闻

之不觉泪下如线。今不孝兄弟皆以科甲起家，莫非先人馀荫。惜先妣之不及见也。又言余生时，两目正赤如鲜血，回顾不啼。至两月后始红退如常人。

十八日 晴，甚热。马积生前辈先行回安阳家中小住。半日会客。午刻至侯家胡同赴己丑同年费竹心观察之约，座皆同年。余夜不得眠，晨须早起，应酬来客，气促唇干，竟有不能支持之势。幸竹心乃同年熟人，在旁榻闭目矇眊片刻，精神稍复。至江苏馆赴同乡公局，戏不甚佳，然借大戏局专为余及华、陈、杨四人而设，主人情亦重矣（主其事者胡丽伯〔全淦〕、郭文轩〔其章〕、李蘅宜〔景晟〕三大令）。半席先行，至信陵书院赴张星侔年丈（守炎。甲子举人。其胞叔又系乙卯年伯）、王季樵前辈（锡蕃）、于伯英世兄（开基）之约，三鼓始归，疲极就枕。延藩台送程仪五十两，又额外加送五十两。王粮道送三十两。

余前诗既步振丈元韵，首韵未押颀字，又改班为斑，以就诗意。振丈病其假借，又谓次联命意似有所指，几无以自明。适从公宴归，輿中再叠前韵敬呈一律

搜索枯肠答宠颁，偶然托兴讵相关。虬蟬岂敢摇高树，部堞安能拟泰山。茶鼎松风存故事，銮坡莲炬愧清班。才华渐见江郎尽，难斗尖叉险韵间。

十九日 阴，大风。总裁本定今日起身，因不能渡河而止。余等亦须迟下一日矣。早起，正剃头，忽胃气上冲，呕水无算。午后才进饭，又呕。一日几呕三次，眩晕不支。聘兄为定药方。扬州四同乡邀饮二曾祠，辞。

二十日 阴。总裁动身。病体稍痊，眩晕未甚平。一日客来仍络绎不绝。极熟之人卧榻前见之。潘洁泉同年（守廉）宝兴隆邀饮，均辞。

二十一日 阴，寒甚。着三棉犹不暖。差人至各署辞行。张安丈、延锡之均至卧室问疾。鲁青、伯亮、恺臣、冰如、棣珊、渔渭、桂征丈、籽云丈集室中盘桓竟日。灯下了笔墨债十馀件，作诗二首。又作寄次寅信并闾墨托安帅代发。致盛杏丈电，乞派火车至顺德相迓。由宝兴隆汇京平银六百两，差囊也。留别顾表姑母，顾敬银二十两。又存宝兴隆银三十两，立折交表姑母，每月支取三金（付至本年十二月）。临睡时西经房同人均来话别。

癸卯春闈，忝充分校，试事既毕，得见河间纪文达公闈诗卷子，乃前后典礼部试时所作也。展诵再三，敬题二律

门墙三度种桃阴，遗翰传家直到今（此卷现系文达裔孙收藏）。朱墨千行寒士泪，青灯五夜相臣心。名花未放先含思（公有定草榜诗前后二首），落叶将凋尚恋林（公有题落卷诗一首）。想见爱才珍重意，拈髭下笔几沉吟。

次首即用“云烟万纸”诗前六句，末韵改为“读罢公诗信惆怅，当年科第重人间”。

二十二日 晴。九点钟启程。抚藩各官送于北门外。在馆驿茶坐，濒行，抚臣寄请圣安。设黄幄香案，抚臣、藩司向北跪，称河南巡抚张人骏等恭请圣安。毓鼎、捷三在左，

面向北立，转身答云：回京代奏。礼毕，与各官一揖登舆。至河干祭河神。顺水无风，不及三刻即达北岸。一点钟宿新店。同伴共七人。原伴五人，新增刘惺庵、王聘三两侍御也。自三月初一以来，无日不心劳神瘁，至今日始坦然无事，如释重负。解装即酣眠一时许。余与聘兄同屋。

别大梁试院

依然鼓角报天明，桑下浮屠自有情。春色无端文字老，人间几许乐哀生。隋珠照乘光全减，洛纸添装价早轻。手植桃花刚十八，它年或可拟登瀛。

二十三日 阴，大风，甚寒。八点钟启程，七十里宿延津。一路荒村，无尖顿处。余枵腹受风，连呕三次，肠胃几翻。到县惫不能兴。知县周贡三来见，未会。夜，早寝。途中见麦苗青葱茂密可喜，田畔遍栽罌粟花，五色相间，鲜艳异常。寓中常种虞美人，始知即此花也。

二十四日 晴。酣眠竟夜，体气稍复。二十五里尖塔儿铺，四十五里宿汲县。府县参将均郊迎，又来谒，余一到即先往拜。新乡令鲁泽生来见。夜为蟹虫所苦，半夕不成眠。

途中寓目

晓渡黄河走传车，离家较近转思家。南风十里鸳鸯锦，开遍连畦罌粟花。

十六日一旗会馆即席（补录）

颦眉笑口小蛮腰，一曲当筵意自消。飞絮沾泥将十载，春风重与茁长条。

枯 树（三月十五日作 此诗意有所指）

舒惨常承雨露私，十年虚负栋梁姿。纵饶蔽日拿云势，可怕霜凋雹碎时。托体几人伤远荫，馀青空自行旁枝。天心摇落原如此，争奈湘潭悟已迟。

二十五日 晴。午前风甚大。五十里淇县尖。史大令迎送谒见如前。临行诣县答拜。午后晴暖异常。沿途风景秀蓊，玩赏忘疲。六十里宿宜沟驿。

二十六日 晴。十点钟启程。二十五里汤阴尖。陆大令迎送来诣如前。午后风复大起。四十五里宿安阳。姚令不出。电局送来盛杏丈复电，允派专车到顺德相接，并询抵顺日期。因发一电复之。又电致正定江太守，请其于三十日备夫马在车栈等候。

彰 德 府

归客贪双驿，行行日渐昏。麦多时碍路，树聚便成村。地古饶名胜，民安长子孙，霸争久寂寞（三国后石赵、慕容燕、高齐建都于此），遭际幸乾坤。

二十七日 晴。二十五里尖丰乐镇。渡漳河，来时土桥已为水冲坏，乘舟而渡。四十五里宿磁州，风景较二月尤胜。季刺史迎谒如前。余等即往答拜。天时甚早，剃头濯足，看书写字，卧榻剧谈，殊饶乐趣。买磁烧小人物三十馀枚，分给小儿女。

二十八日 晴。黎明起登程。七十里尖邯郸（距磁四十里，有小镇立一牌坊，曰崔府君庙）。知县相验公出，学师典史迎于南关外。尖毕四十五里宿临洛关。遣人问车诚一年伯，则已于月朔归道山矣。身后萧条，赖同官助举其丧，一孙随侍，几难存活。余致奠，分四金。店贾携褙裯店织毛毯求售，余择购数件：大幅每件一千二百文，中幅每件八百五十文。一路豆苗初绿，麦苗渐黄，时有罌粟花掩映田间，朝旭映射，如美人靚淡妆，光艳焕发，花中媚品也。居民皆言今年麦收丰稔，为二十年来所未有。

重 过 磁 州

野桥经水坏，更上渡头船。山色遥连晋，乡音渐入燕。客程春历夏，晨气雨和烟。仆仆知何事，韦编愧昔贤（磁州市书院东偏为二程子读书处）。

溢水环城碧，江乡景宛然。耕农语烟外，候吏立花前。风物随分野（磁州旧隶河南，乾隆时来属，风景犹近河南），天心见稔年。颇存思颖念，招隐就林泉。

附聘三同年和诗（题为自汴闾还京，邯郸道中步某某元韵）

驱马邯郸道，山川思渺然。来先杨树发，归及枣花前。此境知非梦，荒祠不记年。停舆聊小憩，敲枕煮清泉。

二十九日 晴。八点钟启程。舆夫皆乌合之众，又不及两班，喘汗停数，午正始抵沙河县。略进饮食，与仲原同年改坐敞车，令舆夫异空舆而行。四点钟宿邢台。

三十日 晴。火车须明日方到。一日在驿馆以看书剧谈消遣。二班、三班同事接踵而来。谢敬虚谈福建萨铁民，名镇冰，系当代奇才，现为记名总兵。

五月初一日 晴，午后雨。二班驰驿起身。三班杨若米诸君亦越次争先而行，三鼓即去。饶稚珊因胃逆独留。一日候车不来，惟以批唐诗遣日。

初二日 晴。一日候车仍不来，闷极。发电询杏丈，上灯时得回电，知明日准派花车一辆，篷车四辆来顺。写折卷二开。张文昌乐府寄托深远，韵味深长，与少陵诸作格致不同而同成绝唱，唐人无与抗手者。余逐篇细寻其用意所在，十可得八九。往复吟讽，几忘此身濡滞驿馆矣。

初三日 晴。候至晚，车仍不来。司其事者之轻忽侮弄，情殊可恶！写折卷一开半。

初四日 阴，时有风雨。再发电致杏丈促之，并附致家中一电，告途中濡滞之故，以免采涧悬念。写折卷两开半。五点钟车始到。据云今日由正定来，尤为延缓。可恨！傍晚得杏丈回电。夜半运载行李。雨达旦始止。

初五日 阴。端阳佳节，犹在客中，不免深触旅思。晨五点三刻开车。花车华丽安逸，殊便坐卧。铁轨筑基不坚，沙被雨冲，时见蛰陷。车行甚缓，一点半钟始抵正定。二趟车已开，雨又至，只得落客栈暂住。地方官知余等至，派人来照料。江太守来见。傍晚往答拜，延入久谈。自车栈至府署，相距十馀里。

初六日 晴。议定以一百三十元包花车，可容上下三十馀人。九点半钟登车。江太守、桐司马均来送。知县高维敬（江阴人）正考县试不获来。一点半钟抵保定。许锡真来谈，知阿成初三日来接，初四日回京。停车二刻，即开。车行如飞，五点半钟到京。张先生、孟常、海卿、善卿、翊虞、宽仲、惠儿均迎于车栈。敬询悉车驾驻颐和园，不及置备安折、膳牌。自开封至顺德，麦穗丰足，遍地黄云，蔬豆怒生，殆无隙地。过真定以北，则旱燥异常。麦苗数寸，皆已枯死，百草不生，几于赤地千里，不忍寓目。闻自去冬至今未沾透雨矣。翊虞等行至果子巷，骤惊车覆，海卿、翊虞及车夫皆受重伤，幸尚未损筋骨，血肉则俱狼藉矣。

初七日 阴。恭备安折膳牌，交杨苏拉代递。午后赴海淀，狂风大作，尘高二丈，对面不见人。与少泉同住裕顺轩。

初八日 晴。六点钟至宫门外，八点半钟事下，未召见，仍回海淀，进饮食而归。料理送人礼物。至董处，谒见景苏表舅及五叔、岳母。在大兄嫂处晚饭，畅谈别后事。大嫂之弟持叔下榻兄处，前夜为煤油灯火所伤，两手溃烂，几致延烧屋宇，险哉！因往视之。

初九日 晴。一日见门生。

（原稿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澄斋日记

光绪卅年甲辰（1904年）

甲辰年正月初一日 晴。子刻焚天香，接灶。和衣少寝。辰初入内，在景运门外兵部茶房略憩。辰正入锡广门，与同事齐班（伊仲平学士，锡子常、李嗣香两侍讲）。二刻皇太后升皇极殿，臣毓鼎等在宁寿门阶下侍班，东面，北上，皆朝服。皇上朝服，立阶上，一跪即起，捧贺表升殿恭进，复退出，率百官行三跪九叩礼（王公拜于门内，三品以上拜于门外，四品以下在午门外行礼）。上还宫，起居注官退。巳正二刻，上升太和殿受贺。毓鼎顺诣史馆拈香。返寓，在至圣先师位前行礼，祖宗神像前行礼。合家拜年。复至放生园与大兄嫂拜年。午刻祀先。饭后至中街董宅。

初二日 晴。城南拜年。接七弟信（此后唯记家信）。

初三日 晴。国忌，不拜年。午后赴翁弢夫前辈手谈局。晚，落神影。复至翁处晚饭。

初四日 晴。德音蠲缓顺直钱粮，同乡官具折谢恩。毓鼎以怔忡失眠，未能往。排城内拜客单。李木斋同年来，久谈。谈及此次日俄开战，中国守局外中立之例固善，唯中立法，如有交战国兵马阑入境内，本国须严军抵拒，倘听其入境，便是不守局外。此次日俄在我东三省交战，我若认三省为局外，则是自弃主权，将来两国得以借口而不还；若任其来往，又破局外之例，甚属为难。按公法条款，有全国之中立，有一部之中立，应付本自不同，今当与各使商酌，以东三省为一部，另定办法，则两无妨碍矣。木斋于除夕入疏进言，枢臣至今尚无举动，若因循置之，恐将来吃亏甚大也。遣惠儿代拜城外中路客。去年底，买旧板《木钟集》（宋陈埴，号潜室。为朱子之学），曩读《理学宗传》，夏峰盛称其学，颇以未见全书为憾，得此本甚乐。其书《说经》十卷，《说史》一卷，自为答问，名为集，实非文集也。灯下看《说史》数十条，议论、考证均精审平实，无讲学家迂阔之见。拟定今年看书功课，以精治《宋元学案》为主（考其宗派，绎其议论，师其嘉言懿行），以浏览各家文集为辅（取其于学问、经济、掌故有益者，不尚空言），而余力则读诗古文以自娱（仍钞选《瀛奎律髓》，以成一家之学），习字以定心气。

初五日 晴。黎明起，祭神毕，入城。外国使臣觐见，毓鼎侍班。辰正至景运门内九卿朝房，与同事齐班（伊仲平学士、奎元卿侍讲、吴颖芝编修）。巳初二刻，皇上升乾清宫，大西洋国使臣（即葡萄牙国，入中国最早，明人只知其在大西洋，而不详其国名，故

以大西洋国呼之，相沿至今未改）呈递国书。起居注官蟒袍补褂（凡内廷花衣俱应著补褂，不穿貂褂。若朝服之貂褂，名端罩，而非貂褂。其制，对襟处用带结，而不用钮扣；两腋下，有两孔，以出忠孝带。乃礼服也），立于殿内，近西墙，南距槛约两步，东面北上。使臣致辞讫，升宝座递书，上微欠身受之（由中阶上，再由东阶退行而下）。礼毕而退。起居注官亦退。在乾清门廊上略坐，与伦贝子闲谈。已正二刻，十一国使臣贺年，皇太后升宝座，上侧坐。起居注官复入侍班。各使臣率随员皆进，约六七十人，推资深使臣一员（但论在中国年份，不论国之大小）致颂辞，庆亲王亦答以颂辞，各使臣序升宝座，太后逐一慰劳，皆由侍郎联芳操英语传之。礼毕均退，起居注官亦退。顺拜东安门内各客。至木斋同年处午饭，久谈。北风大起，尘飞障天，不能复向北行，乃出城后至后孙公园祝黄慎之丈寿，少坐而归。荣心庄太守自长辛店来，畅谈。接次寅致惠儿信。初六日总税务司赫德、总教樊国梁、副总教林茂德觐见，系私觐礼，起居注官不侍班。初七日俄使、美使觐见，有班。是日系国忌，又系孟春时享太庙斋戒日，凡斋戒各员入内当差，仍著补褂，余则常服，不着元青褂，而侍觐见班者则仍补褂，以壮观瞻焉。

初六日 晴。午后至公善堂吊司事盛静轩之丧。所遗司事以刘孟禄代之。在账房少坐，调查账目，训谕夫役。晚饭后访弢夫前辈，谈至更深而返。

初七日 晴。正无聊赖，耿伯齐来招手谈，以诗代简，即步行而往。王耜云丈、弢夫前辈、兰楣同年、家大兄咸在。入座午餐，即席次伯齐韵成诗一首。至三鼓始散局。

伯齐同年招为看竹之游，以诗代简，即席次韵奉酬

速客飞来一纸诗，东风人日酒盈卮。虽惭量浅无蕉叶，剧喜歌新有竹枝。坚壁谁能容汉帜，长城径欲度秦师（刘宾客诗为五言长城，秦系欲以偏师攻之。世俗盛行麻雀牌之戏，牌以竹为之，文人因美其名曰看竹。此二语正形容博场局势也）。盘龙一掷空馀子，名士豪情正可思。

补录除夕五言一首：

岁月倏云暮，空庭风雪寒。边城方震荡，吾道且盘桓。双烛摇春影，残钟恋夜阑。长安三十载，人事日艰难。

初八日 晴。甚暖。写屏对数件。未刻为儿女开学，赞儿仍从程先生，丙女、柔儿、酉儿改请袁锡三先生（承恩。大兴廩生）。率儿辈在至圣先师前行礼，又拜先生，送入塾。酉刻设席请师，苏济帆、贡燮熙、聂献廷、胡鼎臣、董吉甫、张润泽作陪。席散，献廷又久谈而去。润泽亦于是日来开学。

初九日 晴。马俊卿来谈。饭后偕大兄游厂，流连至暮。以洋二元买初印精本不全《历代诗话》（六一、紫薇、竹坡、中山、温公续诗话），朱墨套本何义门、朱竹垞批点《昌黎诗笺注》（仿秀野堂本）。灯下钮伯雅来。

初十日 晴。浙江京饷委员茹震模来见（广西人。字雪桥。甲午进士），门人陈子绳

为介绍。年六十矣，纯乎书生本色，以一即用班十一年尚未补署。仕途壅挤如此，读书人不得志，良可慨叹！午后偕大兄游厂，妇女联车，途为之塞，诡装袷服，为从前所未有，真风俗之忧。路遇熟人极多，揖不胜揖。以钱九千买《茶山诗集》一本（共八卷），武英殿聚珍板初印，乃平定张石州先生所藏（有舟斋藏书小印）。面签“曾文清公诗集”六字尚系先生手署也（又有靖阳亭长小印）。余数年来作诗，专宗江西派各家为格律之标准，先后买得《陈简斋集》（胡长孺笺注），韩驹父《陵阳集》，洪玉父《西渡集》，皆钞本。又从法梧门所钞《宋人诗集》中钞出《吕紫薇集》。今又得《茶山集》。物各聚于所好，信然。惟后山单行诗集尚未得，当细觅之。又在唐姓肆中买旧磁器数种。归后访弢老，晚饭，畅谈。

十一日 晴。一日未出门。王孝玉、何润夫、孟容生均来久谈。申刻在大兄处合请客（左子异京卿，沈霭苍京兆，沈丹箴观察，严子载太守，袁季九、李毓如两驾部，何润夫副宪，翁弢夫侍读）。

十二日 晴。公善堂春酒，例请巡北城察院及查堂各绅。晚，赴吉甫豫升堂之约。

新岁宴饮，次润夫表兄前辈原韵

沉醉灯前月到门，年年春梦小留痕。照人颜色梅千点，如此乾坤酒一樽。文字未能忘积习，经纶谁与济艰屯。从君剩欲论诗法，旧学商量好更敦。

十三日 晴。午后至北城拜年。灯下写长卷一幅（录近作六首，寄甘藩何受轩表伯）。

十四日 晴。午刻至同丰堂，赴门人马俊卿之招。归途游厂。

十五日 晴。本年慈禧皇太后七旬万寿，皇上升太和殿颁恩诏，臣毓鼎侍班。丑正二刻起，翁弢夫、于安甫两前辈过我偕行。寅正至殿上与同事齐班（伊、惠二学士，于侍讲）。卯初，上升座，起居注官朝服立于殿西，北齐楹，南齐黄案。鸣赞行礼讫，大学士王文韶入捧诏出，至丹墀下授礼部堂官捧出天安门。礼部奏礼成，上退，起居注官亦退。大风骤起，咫尺不相顾。归寓天始明。毓鼎蒙恩加一级，封赠二代，荫一子入监读书。易公服祭神。采润夫人三十一岁，全家拜寿。王孝玉、聂献廷、袁理生、张楚生、黄敏仲、董吉甫、松泉、程孟常、张润泽、苏海卿均来祝，留其午面。门人舒宾如、陈子绳来祝。夜祀先。

上 元

新岁开佳节，清游愧未能。春圆初次月，风飏万家灯。弱妇祈觥酒，娇儿狎火绳。况逢纶诏下，朝野正欢腾。

十六日 晴。大学士、六部九卿联衔公折谢恩。在西苑门外行礼。未刻至宗显堂，赴魏子题消寒局。半席先行，赴王孝玉之约，与贾子泳畅谈。夜深始散。

题钱南园画马

苍烟漠漠开平沙，枫叶倒垂生菊花。古坡无人草清短，一马独立津之涯。风髯雾鬣筋骨露，垂首齧足身微斜。天空地阔意安服，人世羈韁畴能加。南园书法重瘦劲，用以作马尤专家。纵笔曲折可屈铁，仿佛古篆盘虬蛇。先生昔居谏垣日，豸冠峨峨能触邪。抗章殿廷击狐兔，一鸣遂足惊南衙。圣王明哲照日月，纒轡犹阻羲和车。松篁挫抑茂秣李，读名臣传空嗟呀。今观此马峻风节，想见立品用无瑕。棱棱天骨敛真气，如立山岳凌朝霞。倘遭伯乐效腾笮，西极万里穷渥洼。持此一心报知己，生死可托诚非夸。胡为皮相徒尔尔，坐令局促无光华。菽豆不充苦饥困，举世谁解怜骝。仗前凡马沐异宠，金鞵玉勒何其奢。顾影伶俜自贵重，不屑同枥争喧哗。倏然独立万物表，貌虽憔悴心则遐。先生画马不徒马，自写身世怀深嗟。斯人斯马久不作，碌碌宁复烦齿牙。空庭岁寒足霜雪，愿以此画箴回邪。（挥霍顿挫，劲气直达，自昌黎来。）

十七日 阴。已刻为方啸霞题主。午刻至醉琼林，赴方兰生之约。申刻至宗显堂，赴朱伯勋之约。夜不能寐，至晨鸦啼始入梦。余于昌黎诗自选本所录七古数篇外，概未寓目。新得秀野堂评注本，始竭四五日之力，快读一过。韩公最善运典、押韵。其运典，或摘用，或反用，或借用，无不炉鞴在手，虚空粉碎，无一生吞活剥者。其押韵，则因难见巧，得险愈工。新颖如发矍，坚牢如铸铁。鸟道羊肠，纵横决荡，匪夷所思。世共赏其硬语盘空，扎硬寨，打死仗，而不知其姿态横生，风韵特胜，奄有骚选之长，一种学小谢处，尤苍秀入骨，真李杜外一大家也。世又谓昌黎不善律诗，亦非也。集中古体特多，其高处诚胜律诗。然就律论律，亦自气体高妙，风采不凡，在中唐自成一家，未可轻议耳。夜，雨。

十八日 阴。有风。起甚晏。涂晴初（熙雯）、张云翹两孝廉来谈，恳留史馆誊录二额。午刻访润田，为山西河津令黄子鹤（廷光）事。至湖广馆赴内阁（因与国史馆有交涉公事，特请两提调）及辛卯科之请，戏无外串，殊不佳。与润雅含（昌）、恩佐卿（佑。史馆满提调）议馆中公事。归途至便宜坊，赴橘农消寒局。见秦柚衡和聘三侍御诗之独造，殊有深意。近来悟出作诗固忌浅直，尤忌明媚甜熟。必使千辟万灌，真气郁盘，言中含可味之思，文外有无穷之致，乃为高作。少陵而后，山谷、后山其庶几乎？

十九日 晴。已刻入署开印。午刻访弢老，适罗景湘在坐，相与畅谈。申刻在便宜坊，议收公和粮局，改股本千金为浮存，月付子金八厘。

二十日 晴。弢老来谈。未刻赴龚怀希之约，手谈至夜。接叔坤信。

廿一日 晴。午刻至编书处开馆。吊何仲秩同年夫人之丧。申刻至便宜坊，赴丁筱村之约。半席先行，赴冯润田安华之约。首座朱小南观察（荣璪），自广西来，岑云帅所派坐探也（小南新署桂藩）。

廿二日 晴。弢老、子厚均来谈。未刻至间壁李处作媒。女家为永清朱氏，友三同年之侄女（友三名槐之。己卯举人。己丑会试，王老师荐卷）。借嵩云草堂成礼。两处均备盛席，均半席即起。酉刻在广和居请客（朱友三、王孝玉、贾子咏、黄敏仲、董吉甫）。

廿三日 晴。朱小南来拜，畅论粤西军事。子厚复来，议史馆各节。午后风颇寒，步

访吉甫送行。弢老复至。

澄斋独坐，东翁侍读

今年节气早，东风已氤氲。一闲抵百忙，杜门聊避纷。观空窥新悟，守迂甘旧闻。危言日竞出，泛扫同埃氛。耽寂趣方惬，怀人情转殷。赏奇析疑义，同心良所欣。嘲谑发名理，阳秋寓高文。一日不相见，邈若三秋云。斜景返虚照，古梅漾幽芬。问讯笏居士，有怀当亦云。

廿四日 阴。黎明天气黯赤，日白无光。已刻子厚来，偕诣王相处，请点派办理史馆四传及奏议各员。中途狂风扬尘，咫尺莫辨。所派二十员，均照余及子厚所拟，一无增减。出城至观音院，效曾丈灵柩明日动身，嗒经祖奠也。傍晚弢老以车迓余过寓便饭，座唯严子载丈（名隽熙。贵州首府。官黔三十馀年）。畅论而归。以银圆二元四角买《左文襄书牋节要》。曩见文襄年谱，屡引书牋，深服其论理之卓，料事之精，军谋之审，实从学识中来，足以增益智虑。又惜其一鳞片甲，不得窥全豹也。今得此编，足与胡文忠、曾文正书牋鼎足而三。车中看卷一、卷二。

廿五日 晴。马少蘅来，述及满御史阿查本，素以讹诈人为事。近令其子串同地棍张姓、杨姓，向少蘅索四百金，以礼拜寺粥厂有弊为辞，当面诈赃，肆无忌惮。去岁阿查本疏劾天津海会寺僧人，得贿数百两。真乌合败类也。满御史向不考试，又无出路，各衙门司员之阙冗者乃送御史，宜其不自爱乃尔。两下半钟至火车栈，送敏仲、吉甫，一揖而别。入城至昆师处，说明团拜清局（师以足疾不能出）。车中看《文襄书牋》卷三、卷四。文襄识见与曾文正不同，书中多有微辞。文正不甚喜王壮武（鑫），文襄则推为一时名将，誉之不容口。其用人亦迥别。文襄参湘抚戎幕，几及十年。以湖南一省任调兵筹饷，救江鄂、两广、贵州之急。文正凭江右为基础，收肃清皖宁之功，实唯文襄是赖，要当推为中兴第一功也。傍晚访子厚。又至福州馆，赴刘式夫同年之约。式夫乙未会试卷落余房，如东坡之失李方叔，而式夫处之夷然。十馀年来无几微见于词色，其度量真不可及。

廿六日 阴。哈退轩、廖子方均来。午刻至史馆，清理四传稿本，酌派中书校对（两案共派十六人）。堂餐而出，答拜朱钧和（作梅），山东知县，次寅同谱也。车中看《书牋》卷五、卷六。申刻至广和居，赴章幼叔同年之约。橘农盛称余书，谓习苏已到七八分，若再能到萧洒境界，则卓然有成矣。此语甚得我心。坡公书本自晋人来，故圆融疏宕，别饶风韵。世人乃以敲侧肥重摹之，致包安吴有学苏须汰其烂漫之论，其实苏书何曾烂漫，效颦者自成病耳。且坡公亦特有烂漫处，乃纯任天真之谓，此自关于胸襟品格，流露笔墨间。书虽小道，亦有本原，又不第求之临池顷矣。潘振声丈来，久谈。此老天性诚笃，朴实耐劳，为牧令中第一好官。丈于同治末年，曾向先君子举债二百金，当时未立券。先君既歿，余兄弟辈不知也。迨己亥年，丈解官归里，忽以二百金归余兄弟，且举廿馀年之息而尽偿之。其古道如此，求之昔人亦不多觐也。

廿七日 晴。写应酬各件。吴质钦（桐林）来谈，见示所著《南洋游记》，请余作序。质钦四游南洋群岛，熟悉商情，人极有作为，可当重寄。商部现以商报馆提调处之，未尽

所长也。申刻赴朱晓南安华之约，夜深始归。段少沧、华璧臣约松筠庵，辞之。看《文襄书牋》卷七。

仲春感怀寄诸弟

东风吹春着红尘，桃花柳条相间新。忽忆江南春十里，波柔橹软青鳞鳞。廿年薄宦住京国，万事消磨车两轮。史馆鱼贯署纸尾，丹墀雁行称从臣。乾屯坤蒙一何补，梦中孤负江山春。仲弟渴饮明湖水，叔弟佐郡蛮山里。荆花一枝分四歧，独留予季守乡里。青灯髻髻共家塾，有时争执还不喜。悠悠岁华倏变迁，求如曩景何能已。一官力足割亲爱，五更梦仍迷尺咫。悬空指拟云所行，下有思兄三公子。吁嗟乎，鹤鸽分飞难共守，买田归计吾何有。长安索米臣朔饥，还借冷官糊八口。及时贵养千金躯，焉能沉忧成白首。春阴漠漠酿微和，酌汝东风一杯酒。（构意造句力求新辟，其实只是一个真。）

廿八日 晴。王棣珊（谦观）自汴来。未刻诣史馆，为编纂四传诸君酌分功课。出城至三圣庵吊胡慈溥祖太夫人之丧。归寓遣妻女儿妇诣汇原堂看德国影戏，余独守家。连日奔走征逐甚矣，惫不能夜游矣。招致老小酌破闷，以病不能来。近来读杜诗，喜诵五七古，是诗诣长一格处。诗律之严，必推少陵为第一。“老去渐于诗律细”，公固自言之。撰句下字皆有法，无一轻漫者。所以为千古诗圣也。后人从词调赞叹，固是皮相，即誉其至性至情，每饭不忘君，亦是空统说话。语语谈忠说孝，遂足为诗家乎？善学杜者，在唐为退之、义山，在宋为山谷、后山，此四家者各不相似，于杜亦不相似，然同为杜之入室高弟，此其故可思矣。余于杜诗颇有见地，世所谓拙句败句，皆若别有会心，得其深味，盖未可以寻常工拙论也。

廿九日 微雪，到地旋消，入夜更甚，大有春意矣。午前客来不绝。申刻与大兄合请客，饭后先往手谈（陈少石前辈，朱晓南观察，顾泮香、杨若朱、刘式夫三同年，杨荫北，冯润田）。

润夫表兄三叠前韵见示复次韵奉呈

日日驱车傍九门，行尘踏遍软红痕。病躯久点承明籍，春色聊倾潏潏樽。汉代均输笼货殖，辽阳耕战误边屯（近数十年，廷臣建议，屡请东三省改立行省，移民屯垦，以实边防事，迄不行）。书生窃有南荣献，珍重唐虞旧俗敦。

三十日 晴。一日客来，不备载。陆午庄谈大学士名次先后，以殿阁为序：首保和殿，次文华殿，次武英殿，次文渊阁，次东阁，次体仁阁。保和不常设。文华自李、荣二文忠逝后，亦不设。现以仁和居武英为首辅，内阁公事皆秉承焉。不分满汉，东阁即内阁也。以其在太和门之东，故名。未刻至同丰堂，赴杨寿臣之约。

二月初一日 朔，日有食之。素服至礼部救护，分班轮跪，翰林院列第一班。未初三

刻初亏，申初食甚，申正一刻复圆。行三跪九叩礼。云阴不见，且飘微雪，起跪于庭庑间，寒甚。归寓以烧酒温之。申刻同人集安华，祝晓南五十生日。酒酣，燃放花炮，殊解纾郁。采芝弹琵琶，专以幽咽取胜，仿佛浔阳江上声也。

三叠前韵呈润老

还从京邑望千门，胸次全消磊块痕。二月春寒兼雨雪，半生心事托琴樽。漓江瘴重孤军老，元菟云深万马屯。此日政须拼一醉，唾壶休更碎王敦。

初二日 晴。翰林院值日。起稍迟，窗纸白矣。日出登车，疾驱至东华门，在景运门内九卿朝房候事。辰正事下，复待侍覲见班。与同事锡子常、贵寿盥两编修，赵云卿侍读闲谈。恩露芝同年述今日坤宁宫吃肉仪制甚详，并言上每日两餐必祭，祭毕皆吃肉，有女巫致词，国语呼为萨满太太，取民妇承充，每晨乘小鞍车直至苍震门。已正，韩国新使臣闵泳喆在乾清宫覲见，呈递国书。上升座，起居注官序立于门内，负西壁。西暖阁门外张黄绫幄，皇太后坐观焉。诸臣立处只一绫之隔，故立须稍下，防以身触幄。凡耳语咳唾，毕宜慎之。使臣用日本服色，甚矜持，读颂词几不成声，其进退颇濡滞。庆邸及那尚书屡以手左右之。礼毕各退。风甚寒，饥肠辘辘，急归。刘恺臣之子与橘农第三女缔姻，凯臣托余代男府，并作男媒。未初，女媒杨仁山同年到此，待以酒肴茶点，押合同行，宴于橘处。酉初归。

初三日 晴。巳刻到武阳馆，公祭文昌帝君，并请同乡外官潘振声观察（民表）、何炳生司马（炜），潘辞何到，主人唯余叔侄及绶金而已。吾邑京官之少，为从来所无。弢老来，夜谈。自正月至今，无日不有应酬，无日不有吃局，疲困浮动，颓然病矣。接七弟信。

初四日 晴。春分节。江苏馆春祭先贤，毓鼎主先儒位前分献（中祀先贤，陆凤石都宪主祭；左祀名臣，顾康民侍郎主祭）。礼成而归。王棣珊、李珩甫来作半日谈。傍晚大兄来，约观德国影戏，急不能往。棣珊曾任河南陈留县，言县境所辖，最隔越无理。有市门村者，方广仅十五里，距县治二百五十里。自县至村须越兰仪、考城二县及山东之曹县，而村之四周则又山东单县地也。又祥符县署二堂，归陈留管。其最奇者，省城中有一地名五龙宫，亦属陈留。宫畔一井，井中属陈留，井侧则属祥符。如井有溺人，须由陈留夫役缜出，置诸井旁，则由祥符相验矣。又有一地（忘其名），命案归陈留，钱粮归杞县。各省县境犬牙相错者极多，未有若陈留之甚者。数百年大吏竟未一为厘定，殊不可解。

寄吴佩伯

吾门吴子最超群，独抱遗经证旧闻。传鼓放衙原不改，焚香扫地自能勤。幽兰避俗唯含馥，新竹经春渐入云。惆怅潘街七年事（丁酉、戊戌间，余居潘家河沿，与生同巷，无日不相从论学），灯前听雨细论文。

诗格在后山、茶山间。第二联言虽居州县署中，原不改寒素本色，而焚香扫地，自能勤修学业也。三联兰竹以喻吴生，上句言性情之孤介，下句言学业之长进。大约作诗切在用意深曲，使意馀于辞，含蓄而有情味。宁生涩，毋甜熟；宁迂晦，毋浮华。少陵而后，唯黄、陈、曾、吕最为得之。后人多病杜诗有粗硬句，有拙句，自余观之，此特不入俗人眼耳。其所谓粗硬拙语者，细味之转饶其致。彼以后世句法律之，宜乎不谐也。学诗者打进此关，方与斗方名士动辄联篇次韵作七律者有雅郑之辨。此不独论诗也，作字亦然。以大卷白折结构用笔之法求古人，亦多见其古拙耳。澄斋自记。

初五日 晴。己丑科团拜，在江苏馆雅集。昆师、大世兄柱臣（占鳌）、栋臣（占凤）均到。同年至者三十余人。散颇早。陈梦陶丈、张仲弼同年招饮，均辞之。

初六日 晴。分房揭晓。一日闷闷不出门。弢老来谈。门人范俊臣自山东回京来见。壬辰科江苏馆团拜，辞。晚与弢老、大兄挈惠儿饮于便宜坊。接七弟书。予为家事所累，不能无望于试学差，乃并会房而亦失之，郁郁殊甚。内子劝我云：年甫四十，官至九卿，不为贱；家计虽不丰，然日用幸可支柱，不为贫；儿孙绕膝，大小安适，不为无聊。春秋佳日，饮酒看花，一门雍容，尽可寻乐，何快快于一差得失为！此后要当随缘自适，养生无忧。好作诗文，足害心血，亦当禁之。余愧其意，念其诚，为之一笑。

初七日 晴。看庭前花木皆已萌芽，欣欣有春意。去岁汴闱于役，辜负韶光。今年锦样年华，真为我有矣。客来数人，皆新分会房，问途已经者，为详析言之。午刻至畿辅小学堂，陪中西五教习开学酒席（西教习严冰亭，福建人。中教习侯蓬山，永年人；刘宗尧，肃宁人；王佩如，任邱人；李伯亮，□□人）。灯下为孟常、绍田侄、惠儿讲《新唐书》诸志总序。拟将诸史天文、地理、五行、礼乐、食货、职官、兵刑各志篇首总序逐篇讲解，托始于《新唐》以及宋辽金元明，以收虚实兼明之益。书贾李紫东以龚季适《沔舸丛录》钞本求售，凡日记十一本，诗词七本，尚友编六本。龚名弼，南昌人，先子居先生之弟子。所记多论事、论学、说理，语颇可观。姻女生日。接五弟书。

初八日 晴。燥热特甚。午刻罗镜湘广和招饮，至则尚有二主人赵尧生（熙），蔡东侯（镇藩。皆壬辰同年，蜀人），公请洪毅夫同年，四川保送知府也。即席赋诗一首。席散，至中街见景苏丈。所寄赴桂日记，两广赌风甚炽，无论何地何人何事皆可设赌。游手不务正业，专以博进为生涯。穷则流为盗贼，粤西之乱实根于此。景丈谓赌局者造就盗贼之学堂也。是言近谑而甚痛。今日欲治两粤，正本清源，当自禁赌始，而大吏方资以筹饷，哀哉！

即席送洪毅夫同年出守四川

暂辍蝉貂别玉堂，却添驄马去华阳。柳条犹冻不堪折，花蕊得春初欲香。西蜀江山名士画（毅夫善画山水），南城风雨部民觞。送人作郡年年惯，如此光阴更断肠。（或作“成都试觅当垆醉，记取离筵旧雁行”。）

初九日 晴。皇上祭社稷坛，臣毓鼎侍班。丑刻入东长安门，至墀外与同事齐班（崇敬亭、贵寿鏊、支苏卿丈）。坛中祀太社太稷，左以勾龙后土配，右以后稷配，地洒五色

土，中为方坎。寅刻驾临，设拜位于墀门外。起居注官朝服序立于位西微北，距上仅三四步，最近天颜。卯初刻礼毕，天微明。到家酣睡，风热交攻，喉痛音哑，不克至史馆。函致子厚，酌派内阁校对二十员。昨在广和居见尧生所携《楼山诗集》，乃其乡先辈王安居先生（恕）所著，在乾隆朝诗格迢迈，在蜀中诗家出张船山上。船山虽主性灵，然沉着新警，较袁子才有鲁邾之别。晚年多游戏颓唐之作，遂为诗格之累。尧生不喜苏文苏诗，与余持论多合。

初十日 阴。音略响。巳刻至江苏馆，赴李毓如之约，陪徐东甫、张振青两年丈。傍晚微雨。又至醉琼林赴癸巳同年公局。

十一日 晴。校阅史馆地理志。申刻有两局，均辞。

十二日 晴。己丑同门在松筠庵公请房师王保之先生，余先至师处催请，申刻散。安徽学政寿子年前辈丁忧，补放毓少岑学士，连三任皆宗室（先系绵达斋侍郎〔文〕，寿继之，今毓又继之）。忆东坡诗有句云：“独把东风私一物，此心未敢信天工。”若为今日言之。

十三日 晴。门人徐季龙、范俊臣、许仲衡先后来谈。午刻至东城，赴张振青丈之召。润夫表兄在座，盛誉余诗，谓用工甚深，用心甚苦，律严而字响。诵余佳句四五联，津津不去口。既感且愧。然所评三言，实能知我也。

奉酬何二表兄，即次其韵

城南垂柳隔莺声，不管官桥有送迎。陋巷何人招近局（所居麻刀胡同，四邻皆回教人，饮食不与华同），微风着意暖春晴。子真谷口新耽隐，水部扬州旧得名。欲识此心萧洒处，鬓间黑发未曾更。

日日乌鸦唤晓声，京华冠盖厌逢迎。乡心逼近清明节，花气蒸成二月晴。豪兴未堪随酒客，共吟犹觉爱诗名。年来心血销磨甚，枕上闻鸡数断更。

十四日 晴。门人廖子方来谈。署掌院荣尚书（庆）午刻到任，余往接见。荣公系癸未翰林，不二十年，遽正斯席，在今日宦途可谓极速矣。在署午饭。诣陆凤石师答谒道喜。晚饭后王棣珊来谈，余呕吐大作，客逡巡而去。

十五日 晴。午饭后至史馆，携吴莲溪、何仲秩所辑儒林、循吏传稿归。余任四传总校，皆当详为审定，以归划一也。门人马俊卿会试来辞行，畅谈而去。答送何炳生（炜），略谈。张寅生（栋）自里来，携三兄书，内有承嗣议约，以功服汉臣先兄庶公之子嗣二世父士峨府君为众孙，三兄命名宝初，年六岁矣。汉兄逝世，儿母他适，儿无所依，以嗣三兄，情至而义亦尽。

十六日 晴，大风。皇上祭关帝庙。臣毓鼎侍班（检香案集无此班。盖从前遣员致祭，不知何年改为亲行。俟考）。丑正，翁弢夫前辈有陪祀差，过我偕行。风狂如虎，车帘皆飞。寅初至庙前（庙在地安门外，面皇城，其西接宛平县署），在起居注帐房茶憩，与同事齐班（恩露芝、崇敬亭、周容阶丈）。寅正驾到，更衣行礼。起居注官朝服序立于殿门外阶上，齐槛东向北上，去上拜位仅三尺许。中庭甚狭，殿亦浅，庙制殊不闳，仅能周旋

行礼。上三跪九叩。后殿祀圣帝三代，遣王行礼。礼成，候上更衣。舆出庙门，起居注官始退出。归寓日甫出，解衣酣寝。孟庸生、陶希泉来久谈。未刻至方壶斋，赴杨荫北之约。见其所藏南田公石谷山水巨幀，真希有之物。坐立其下，不忍去。又见雍正官窑胭脂水色瓷杯一双，小盘一只，西湖水色小盘一双，颜色娇艳，反映瓷里，红者如朝霞，绿者如春柳，皆鲜润欲滴，瓷细而薄，极可爱。荫北得此五件，盖二百金矣（洋人最喜中国官窑旧瓷，故其价奇昂）。前日在张文席间，座客多举游戏对偶，有极工巧足捧腹者，录一二于此。张之洞对陶然亭。朱遁然（肯夫先生，官正詹。先君丁卯房师）对赤奋若。桑春荣（柏济先生，官刑部尚书，谥文恪）对麦秋至。乌拉布（绍云先生，官阁学）对蚕吐丝，又对红绣鞋。黄体芳（漱兰先生，官侍郎）对乌须药。徐桐（荫轩相国）对速藻。李象寅（河南人，小军机）对杨猴子（十年前名优）。芙蓉鸭腰（菜肴名）对杨梅鱼口。额勒和布（小山相国）对腰围战裙，又对身穿道袍。

十七日 晴。校阅《浙江志》。午后答拜各客。

与润夫追话西爽阁有感

（阁在云山别墅山西公寓处）

西爽阁西山翠凉，西爽阁下菜畦黄。三年戎马秋风急，百尺危栏暮雨荒（乱后阁已毁）。坡老凌虚悲野草（本东坡《凌虚台记》），杜陵天宝话沧桑。感怀岂独闲池馆，凤瓦龙楼已夕阳（正阳门内旧时堂子、銮驾库、翰詹衙门俱划入夷场，无迹可寻矣）。

十八日 阴。烟雨冥濛，春景可爱。折柬招笏老、梅叟、家孟氏饮于广和，始知梅叟今日六十生日。散后偕至麻刀胡同手谈夜宴。余去岁轻于作合，以妻妹董氏误适匪人，薄命红颜，几堕罗刹鬼国，余罪深矣！自十二月至今，无日不疚心自恨，欲赎无从。每一念之，如受刑西市。特志于此，吾子孙当深鉴此失，其慎其难，勿效阿翁作孽也。

十九日 阴。观音菩萨诞日，以花果献佛，膜拜作礼。张寅生来，余出会客，行至侧门，足误踏空，玉山颓矣。勉强送客，解中衣视之，则破损渍血，膝旁皆肿，不良于行。以七厘散调酒敷之，痛稍止。盖亦心绪不佳，神思恹恍使然。午后弢老来，同至大兄处手谈。傍晚寒热大作，急归。又大呕吐。一跌之后，营卫不和，乃致斯疾。遂就寝。弢老以旧藏坡书喜雨亭、凌虚台二记见赠。明拓极精，甚可宝贵。在余得之，尤如饥食渴饮矣。坡书诗文翰札类皆萧疏圆畅，以韵致胜。至若间架宏阔，笔力雄劲，则首推表忠观、罗池庙二碑，而醉翁亭、丰乐亭二记次之。然篇幅过大，施诸几案，殊不便临摹。此则缩两碑笔意于半寸字中，实为可喜。余将奉此为规矩准绳，而旁及诗文翰札各帖以博其趣，于坡公书法或可窥见一斑。余近致吴生慈培书谓，十年以来学业一无足言，唯诗学、字学殊有长进，均由宋人以溯魏晋三唐，颇能见其深处。似是称心之言，非夸谩也。

二十日 晴。清明节。采润为其亡姊适方氏者作佛事于龙泉寺。车行郊原，垂柳初青，麦畦荫绿，风日晴美，心神稍怡。又偕大兄、海卿及诸子侄在公善堂散步，流连良久而返。晚，访弢老夜谈，纵观其所藏刘文清墨迹。

二十一日 晴。一日不出门。写寄次伯、八叔二信，又复余绶屏书。午后作字甚多。

二十二日 一日雨声未息。闻大嫂卧病，冒雨往问，适润夫在彼，久谈乃归。润老携示近作八首，格律不苟，佳句叠出，且多新颖之思，亦今日能手也。章璧龛吏部以远祖文毅公诗集一册见贻。公名旷，华亭人，永历初辅臣，从何公腾蛟督师湖南，崎岖衡岳，尽瘁而歿。其诗词意饒刻，奇气盘郁，可想其为人。

二十三日 雨仍廉纤未止。自余居京师，每年二三月无不旱风如虎，枯燥器尘，索然无春意，今年始有江南天气矣。一日校阅《地理志》，兼校进呈各传。晚，访弢老，见桃花盛开，为风雨摧残，落花满地，惆怅者久之。

廿四日 晴。成儿为许仲衡约往怀柔（距京一百三十里）。校阅地志毕。午后弢老来谈，偕至陶然亭寻春。雨后山色特佳，两人静倚亭栏，领略清趣。归途至太清观小憩，海棠放矣。归后始知润夫追踪至江亭不遇而去。申刻至便宜坊赴袖衡之约。姜颖生孝廉（筠）论画，盛称石谷子，推为国朝第一手，甚至不满于麓台。

积雨新晴，偕弢老登陶然亭寻春

（弢老赏此诗，以一静字许之。知言哉！）

欲访春深浅，江亭试午晴。雨馀山影活，风软水纹轻。占胜僧空住（住持僧昌荣盲于目），寻幽客独清（是日竟无同游者）。明昌幢石古（石幢一座，弃置蔬圃中。余及弢老剔藓审时代，乃金明昌四年经幢也），拂拭始知名。

廿五日 阴而有风。徐花农、何润夫两公均有次韵投赠之作，连篇累牍，叠叠不已。余诗苦思力索，出之甚难，心血日亏，不能过于消耗，旗鼓相当，退避三舍，偶作一二首和去，稿不复存。

廿六日 仲春吉亥，皇上祭先农坛。礼毕行耕藉礼。臣毓鼎侍班。黎明登车至坛。上先诣太岁殿行礼。臣在台下恭候，与同事齐班（恩露芝、贵寿璠、周容阶丈）。上在更衣殿小坐，易蟒袍，去外褂，亲耕，行四推礼。王公二人牵牛（被以锦龙鞵，插金花四支），户部侍郎景沆、顺天府尹沈瑜庆进耒耜，户部尚书鹿传霖播籽种，顺天府丞李盛铎捧籽种合以从（用黄带以肩承之）。彩旗四贴，吹笛击鼓，唱田歌。是日天气晴和，土膏滋润，天颜甚喜。推毕，加外褂，升观耕台。起居注官亦登台侍班，蟒袍补褂序立于台东北隅，微向黄幄。王公九卿以次推毕。上下台。起居注官亦退，在帐棚少憩，候驾旋乃行。本日讲官分两班，侍农坛者须穿朝服，不便更换也。归寓暂眠。济帆来，为全、辛两女诊疾，因起陪之。午后写应酬各件。

廿七日 晴。王姬于辰刻生一女，共有九女矣，何弄瓦之频也！弢老来久谈，各摭衷曲，甚洽。午后诣寿州师处，请壬午团拜日期。又答拜各客。余子厚来，商史馆事。

廿八日 阴，又有雨意。宽仲侄自南来，携到家书。弢老复来谈。得宝惠怀柔书。发七弟信，交邮局。午后至寿州师处下请柬。访张劭予丈久话。申刻至便宜坊，赴华璧臣之约。

廿九日 晴。小孩洗三，命名阿九，聊以记数而已。润泽，善卿，翊、宽、绍三侄均来贺，留其午酌。复吕业卿舅信。又谕宝惠，仍交来差带回。门人姚景济（崇寿）偕其叔厚庵（百龄）来谒（南河同知）。访弢老，见其所藏前后赤壁三图（文衡山、文文水所

绘)，各极清超之致。又见其传笏图，翁文勤公于道光年间，得唐魏郑公旧笏，其文曰：大唐贞观七年臣徵执。公题七古一首以贻弢老，叔平师相复次韵绘为图，袁爽秋太常、樊云门廉访皆有诗。真世家嘉话也。弢老嘱余题诗。闻长婿之铨入泮，年甫十六耳。又访子厚略谈。申刻与大兄在广和居合请客。连日看《砚云甲编》，尽七种。作小说观，可；作裨史观，可；作诗文杂记观，亦可。颇觉书味深长。窃意人生学问真无尽头。正经正史为用固宏，若作序跋翰札，一副小笔墨，隽情别趣流溢楮墨间，则非多看此种书不能工也。诸史中唯《晋书》、《宋书》、南北史最有益于杂作。从前母舅蒋迪甫先生最擅场，近朋辈中唯翁弢夫前辈笔下特有雅人深致，余则深愧未脱佻父面目。

三十日 晴。

三月初一日 晴。午后至史馆办公。归途在文友堂书肆小坐，见有明南监本不全正史，行宽字大，甚便观览。择其齐、梁、陈、魏、北齐、周、隋数史而归。南北朝诸史文笔雅贍，极于辞章有益，治之亦不甚费力。少年时有此精力暇日而苦无书，今则书易得而日力皆不给矣。儿辈真当自勉焉。

初二日 晴。写应酬各件。发三兄、七弟信。

初三日 晴。上巳良辰，风日晴美。壬午科在全福馆团拜，公请寿州师相，共设四席。户部筹款于崇文门及各关口历任监督名下，自同治七年为始，追赔赢馀缺额银两，可得二百六十馀万两。身故者，坐其子孙。志雨民（贤）壬午监临嵩犊山先生哲嗣也，现任盛京工部郎中。犊师曾任崇文门，应追银二万七千馀两。雨民求同人画策。杨味莼同年建议集自壬午丙戌（犊师丙戌会总）门生之官于外省者，然亦未易急切筹也。计部心计可为工矣。

初四日 晴。湿势薰蒸，困倦特甚，加以心绪不佳，颓然欲病。弢老来约游春散闷。偕至公善堂消遣。杏花盛开，紫丁香亦累累吐艳，玩赏良久。又至万顺花厂买海棠两株。

初五日 晴。中庭海棠含苞将放，娇艳可人。徘徊一时许，体中觉寒热交作，本欲入城酬应，遂不果行。苏济帆适来，请其开方服药。易丞午同年约聚宝，辞之。

初六日 阴。先祖中丞公忌日，至大兄处合祭。弢老柬约看花，因往玩赏。夜雨甚大，窗前兰芝一株正盛开，红艳照人，恐不胜憔悴矣。灯下惆怅久之。作吴质钦南洋札记序，未脱稿。

初七日 晴。花经雨后乃更鲜润。写信数封。未刻赴张劭予丈之招。归途拜客。连日读《陈书》一过。陈氏一朝竟无甚事实，各传除历官资序、品题词藻外，几无可著录，其政事足纪者数篇而已。又陈臣大半历仕梁朝，今断代为书，在梁既少许多人物，入陈后又苦寂寥，此李延寿南北史所由作也。序文脱稿，命意、措词均不落近时文体恶习，在此题为尤难。

初八日 晴。发河南信九封，均托姚厚庵带。午后偕润、弢二公、大兄作江亭之游。润老携有酒肴，流连至暮。又至公善堂看花，紫丁香盛开，馀花尚迟数月也。余近日宗旨，专以读书、写字、看山、赏花为寻乐之方，借以消释烦忧，怡养神态，颇觉有味。归途又诣中街董处少坐。惠儿自怀柔归，述县城外二十里红螺山风景之美，为之神移。灯下读《梁书》五卷。事实详贍，文笔清劲，殊胜《陈书》。二书同出姚氏父子之手，何以高下若此？岂《梁书》别有所据，不比陈朝疏略无征耶？南北朝诸史最可观，处处引人入胜。人当弱冠时苟能专力治此九史（晋、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品格自能高雅，笔

墨自能清隽，真可扑去俗尘三斗。吾衰矣，日力无几，不能无望于儿辈也。

补录：

清明日踏青郊原怆怀先垄

岁岁清明隔故园，年年风雨黯春魂。竟无麦饭浇邱垄，翻悔簪纓有子孙。柳外青帘停□骑，原头红粉哭新藩。眼前犹有潘桥路（潘家桥在南乡，去府城七十里。先祖中丞公以下俱葬于此），遥想松楸比旧繁。

次韵徐花农前辈

谪仙远下白云坛，入世无如勇退难。尘海身闲方是福，娜嬛春静不知寒（君娱情诗酒，襟抱冲融，不复知谪居之苦）。催花风雨关心惜，煨芋光阴叠指弹。出处等闲何足计，西山晴翠上楼看。

初九日 晴。斋前西府海棠已开，精神甚足。润、弢均来赏花，二君谓余有花癖。余言此中自有至情。凡种一花，历过多少冰霜雨雪，幸而不损，到交春之后，始而抽条，继而结蕊，又继而含苞，始得渐次开放。若今年花之遭际好，则此数日中，风日晴和，人又加意护惜，然后尽态极妍，供人吟赏。倘所遭不顺，则正当开放，无端疾风暴雨，肆其摧残，凡一年所酝酿栽培者，未及稍舒，即归零落。而芳菲重现，便须远待明年。至明年之有否天缘，又在不可知之列。是此花之能畅所生，正未易得。艳阳佳日，实为花最得意之时，若再以征逐愁病，悠悠度过，岂不负此一番芳意乎？又若俗夫攀折，童稚蹂躏，将养甚难，狼藉甚易，花之不幸，更不必言。吾辈多情，安得不珍惜之，玩味之，使无片刻抛荒而后快也。两君深以为然。午后至史馆，陈子励同年来谈，其修补儒林、文苑各传甚有功，于各家宗派亦言之娓娓，自是今日好史官也。

初十日 晴。午后至伏魔寺访赵尧生，即赴朱小南、孙孟延之约。孙处花木极多（济宁尚书旧宅），春色殊胜。手谈至夜深始归。明月皎然，照白海棠、白丁香如一团浓雪，徘徊花下，不忍就寝。沈子丰丈、葛苍京兆以余工愁，力劝宜将心境放开，使如行云流水，不着迹相。其意良挚。然多愁善感根于性情，正未易摆脱耳。

十一日 晴。访弢老。其厅事前贴梗海棠一株，高过屋脊，花开繁密，如万点胭脂，旁衬白桃花一株，素艳交映，尤增颜色。坐阶砌吟赏良久。前闻赵尧生云，蜀中海棠正红，如丹砂，其种特异。少陵诗中独未咏及，前人多穿凿为说，殊未必然（至谓少陵之母，乳名海棠，故下笔有所避忌。尤杜撰可笑）。天地间名花异卉极多，虽大诗家岂能一一入咏，当是偶未拈出，世人过尊少陵，遂觉为缺典耳。二人同步行至广和小饮，又折柬招大兄清谈半日。归写致端午桥同年信，以志雨民及故员戴主谦事托之。灯下读《南史》甚久。郝栖霞极重沈约《宋书》，谓能于马、班外独开蹊径，余亦笃嗜之。南朝诸史以及唐修晋、齐、周三史，文法皆祖休文，专以纾徐朗畅胜。而叙次浓郁工妙，词藻隽雅，皆不及《宋书》。唯蔚宗《后汉》与相颉颃，足称二妙。自唐以来，此法遂绝。本朝骈体各家，追踪齐梁，

尽有胜处，而史才终不能到。宋、明人尊奉史汉，一笔抹杀六朝，岂知史汉容有师承，沈法竟成绝响。魏崔鸿《十六国春秋》，一鳞半甲，颇有足观，知之者尤罕矣。惜其书久佚，今所传一百卷者乃明人缀辑而成，无从见其全本。近人又有就崔书删订另刻一本，更不及明刻之翔实。

十二日 晴。半日吊丧、拜客。谒管士一年丈，详探济宁乱事：乡民因卫所屯田缴价，州牧姚姓持之过急，遂聚众抗官，激成巨变，倘不设法解散，曹州群盗、江北棚民、江南盐枭、会匪或勾结蔓延，则流贼之势不堪收拾矣。与士丈痛恨大吏诛求无艺，为国家失民心，恐有土崩瓦解之祸。各省大吏筹款皆以办新政为名，取之于民，毫无限制。谈西学者误人国如此！张、袁两总督真罪魁也。灯下写札记序送交质钦。孙燮师生日。

**余自辛丑年卜居此宅，于斋前植白海棠、白丁香各二株，
今春风雨应时，花开特盛，诗以赏之**

一到阶前眼即开，欲拚晨夕与徘徊。枝明喜借春阴衬，月映惊看冻雪堆。十日尽
供心独赏，三年不负手亲栽。惜花莫笑钟情甚，为问花时几辈来。

十三日 昨夜雨声达旦，晨竟放晴。起视庭花，鲜妍无恙。午后自制酒肴，邀味莼、橘农、幼叔、奂如、聘三、孟学、柚衡诸同年赏花。弢老适来，留其入座。大兄同作主人。席散，又谈至夜深乃去。

十四日 晴。门人刘毅臣（希曾）来见。访弢老略谈。见米襄阳墨迹卷子，细看乃双钩廓填者，抽颖勒锋，犹有虎贲中郎遗意。未刻在武阳馆己丑同年月团。刘振卿自南来，招之入席。去冬所种海棠、丁香、杏花俱盛开。晚饭后，子厚来谈，子初始去。日来睡至五更必醒，千头万绪都上心来，略一筹思，觉无一事妥贴干净，辗转不能自安，强为抑制，始再睡去。心血亏耗，怔忡实由于此。欲救此病，唯有打扫心地，使方寸一片空明，振刷精神，使诸事随手了结，无粘滞，无牵累，然后念头可净，收天君泰然之功。接常州电。

十五日 晴。门人冯秉枢（学钧）自涿州来见。午后至史馆。归途过放生园，问大兄病。至广和居，赴张寅生及其同伴王忻之约。山阳潘彦辅评陈后山诗，谓学杜而得其沉郁。又谓其用力于杜者久，故下笔深重，为一代作家而有馀（见《养一斋诗话》）。沉郁深重四字评后山诗极允极确。余作诗虽无足道，然于此四字亦似得之，则五年来读杜读陈之效也。作诗最忌甜俗滑率，若从后山入手，则都无此病。

十六日 阴。张寅生来见。午后弢老、罗景湘、赵尧生及大兄同来约至南下洼踏青，雨忽至，西风颇凉，偕诣广和小酌，尧生作主人。孙孟延来谈，余详询济宁州民变事。盖因丈量湖田而起。州有西湖久淤，民垦其中，不纳赋，大吏欲升科，遂与官抗，聚众拆衙署以胁官。地方官办理不善，固难辞操切之咎，然顽民动辄聚众挟官，下陵其上，刁风亦何可长也。余意当以王法严办首事之人而解散其余党，官宜撤任，湖田仍委贤员清丈升科，庶几两得之。

十七日 晴。至郭干卿、吴桐斋、庆小山三处吊丧。至廖子方处贺喜。黄霾蔽天，风沙眯目。归寓换便衣，复赴润夫之约。大嫂处女仆患热病，十二日不得大解，余为诊治，以大承气汤下之，服两剂而畅下。结开气散，复发壮热。今日往诊，以竹叶石膏汤法清荡

胃邪。遇此等实症，唯有放手攻下，不嫌峻也。

十八日 晴而有风。王棣珊来，作半日谈，午后始去。弢老复来，傍晚偕至烂面胡同赴花农前辈之约。院小花木甚多，白丁香两大株，香气扑人。两日看潘四农先生《养一斋诗话》，门庭甚严，论唐宋人诗与时论迥然不同，煞有诗法。看此作诗，便长一格。余令善卿在悦生堂开浚旧井，以其地近西偏，为玉泉水脉所经，必有甘泉可饮可灌溉。乃开至二丈五尺，犹不见泉，恐其塌陷，或致伤人，废然将止矣。今日管丹云丈来，说日本开井法甚妙：用铁管凿土，以机器吸泥，可凿至四五丈之深，遇石亦用铁鏊凿之，用力甚轻，见功甚易，见泉后用竹管接续吸水至上，不必泐井底，不必筑井盘，不烦深汲，取水极便。拟用此法试浚，当可成功。

十九日 晴。一日未出门。看史馆进呈列传。弢老来夜谈。小南约便宜坊，辞之。

二十日 晴。门人吴荇臣自闽来见。复李子书、张啸圃丈及适庞氏三妹各信。午后至弢处看竹。以二十元买三希堂内拓苏帖两本，钩勒捶拓，均系无上上品。弢老品余所藏苏帖，以《和陶诗帖》为最上，《春雨》、《凌虚》二记、郁冈本《九辨》次之，皆非世俗所传坡书面目。今又得此二本，晨夕临摹，当可窥眉山笔妙也。

廿一日 辰刻立夏。笔采斋以罗两峰采莲图求售，超逸神秀，独辟蹊径。世间伪本以两峰善画鬼，一例作怪恶面目，真不值一笑。唯索价六十金，殊不易得耳。弢老来作半日谈。午后出行，吊又鑫，拜数客。访小南畅论银行赋税利弊；此种非亲历其事不能洞达曲折，徒看纸上文章，所见究系隔膜也。予于各省官吏来见，必与之反复深论，详究事情，一则可以增长自己识见，将来临事，所见较真；一则可以留意人才，凡论一事，如能本末了然，有条有理，其人必能用心。如能平心静气，思虑周全，其人必能任事。将来用人时，即可因材施教，相与有成。若口给浮伪之徒，纵使说得十分好听，十分激昂，其中必有脱枝失节处，一经平心考察，无难立辨也。申刻至宗显堂，赴乔亦香之约。偶看《宋书·武帝本纪》，其中记兵事数处，叙次点缀之妙，直到史公，至如孟坚，且当让其出一头地，何论馀子。世徒以文士称休文，不知其实有史才也。

花农前辈招饮接叶亭看花

不负芳辰酒一觞，为君珍重惜流光。东风未老留春久，细雨初晴向晚凉。亭外三弓花占地，江南一曲客思乡（花老于是日填《望江南》调七首）。重来更约看婪尾，待醉雕栏画烛旁。

廿二日 午前吊惠厚圃前辈，又拜数客。午后至畿辅小学堂，与诸君商订课程。申刻至嵩云草堂，赴橘农同年之约。夜间内热大作，昏沉达旦。

廿三日 炎风卷沙，天甚燥热，若有意于牡丹、芍药作对也。内热未清，一日不出门。李肖峰约广和，辞之。接七弟信并银六百两。以银二两买旧本唐子西《眉山集》，其诗虽不入江西派，亦黄、陈之亚，语工而力劲，名家也。

三月二十三日病后作

年逾四十难称老，春到重三渐向阑。赖有诗书能遣病，不缘门户肯为官。鬓颜飒飒愁看镜，樱笋匆匆又上盘。（尾联原缺。——整理者注）

（全用后山家法。起联及第三联皆以景对情，方虚谷谓之变体。其法创自少陵，而后山、简斋屡用之。）

廿四日 养病不出门。张寅生、孝禹、弢老相次来谈。复寅臣夫妇信，带去永年人寿公司保险单全份，托寅臣将本利收还。又以衣料、笔墨书研贺长甥人泮之喜。又复七弟信，均交寅生带。

廿五日 至小学堂甄别诸生。未刻至广和，赴赵尧生、景湘之约，皆与弢老同载。赴其寓闲谈，觉体次不适而归。晚，未愈。

廿六日 晴。八点钟至小学堂甄别高等学生，出题“立心以忠信不欺为主论（胡文定公语）”。午饭后归，为九女作弥月。

廿七日 晴。辰刻至畿辅先哲祠演礼，余司读祝。午刻至大兄处拜供。二世母忌日。约王耜云、翁弢夫手谈，二鼓散。夜，微雨。

翁弢夫前辈宅看黄刺梅花

美人晚背斜阳立，缀向金钗颤无力。三月东君尔许忙，花花相续争颜色。长卿善病春愁多，怀抱与时殊白科。倘无良友共晨夕，奈此春风春雨何。（弢评：艳绝，愁绝。）

廿八日 晴。先哲祠祭乡贤，鹿芝轩尚书主祭。先是，乱后祠宇落成，同人议增祀先贤，金推高阳李文正公，南皮张文达公。香涛制府欲列文正于名臣，而列文达于循吏，众议不谓然。返鄂后书来，忽径黜文达。祀有日矣，王卓声选郎（闻长）首发难端，谓当升文达而黜文正，而托辞于不合三十年后之功令（〔眉〕子孙身列九卿，祖父不得入祀乡贤）。鹿尚书、刘侍郎置不答。演礼之日，王卓声遽升寝堂，以指抹去文正名。众人尤之者半，主之者亦半，乃商之展、刘二公调停其间，并祀文达。余谓文正、文达皆奉诏崇祀贤良，可不拘三十年之限，唯是宛平相国沈文定公清操相业，过于二公，而祀典阙如，未愜公论，宜增祀。同人无异词。刘侍郎更推及宛平桑文恪公为司寇十馀年，用法平允，卓然为名卿，亦在当祀之列。议遂定。祭毕午饭。至崇效寺，赴陈孟孚之约，寺中牡丹最盛，共六十馀本。寺僧云，花盛时可七八百朵，各色俱备，有绿色两本尤为异种。大者如盆，小者如盂，艳彩夺目，香风满庭，推为花王，不虚也。寺中有楸树两大株，作紫白花，繁密如剪碎锦。黄刺梅四株，花开正盛。芍药尚含苞未放。都中兰若花事之胜，以此寺为第一（亦名枣花寺。渔洋、竹垞、初白，覃溪集中均有题咏）。寺僧颇俗。房屋毁坏略尽，仅有西屋三间可供觞咏，然亦门窗不整矣。余独坐庭中玩赏至暮。又至烂面胡同，赴花农前辈之约。倦甚，略周旋即归。

廿九日 晴。皇上中和殿阅祝版，臣毓鼎侍班（同事恩露芝、锡子常、支芟卿丈同班），辰刻归寓。弢老来作半日谈，偕访嗣香前辈。又至大兄处为颐官乳妈诊病。灯下看小学堂甄别卷。

四月初一日 雨。吴生佩伯自冀州来。午后入署。归路至聂处诊寿女病，发热久不退，咳嗽口渴。医生误以瘵疾视之，余为诊脉，乃瘟热未清也。为开清热养肺方而去。

翁弢夫侍读于光绪初年得文休承为王百谷画半偈庵图，许雀巢舍人辨为先世故物，松禅相国夫子举以赠之，舍人奉汪巢林墨梅为报，侍读倩张雨生重摹一图以志鸿雪。相国旋归老虞山，舍人不久下世，文氏原本仍归虞山。甲辰三月侍读出张图索题，爰赋一律

世外安禅境，灯前古佛身。一图关聚散，百虑孰冤亲。璧假何妨易，珠还更可珍。钟山投老地，雪竹想重新。

初二日 晴。聂婿来云，寿女服药已退烧，咳嗽略减。午后至小学堂查课。访弢老。酉刻至全福馆，赴林梅楨、曾奂如之约。日人冲楨介在京立文明学社，余去岁曾访之，与谈法律，以其为法学专家也。近因俄日开战，改易中国衣装至哈尔滨，谋招集胡匪断俄人归路，为敌所觉，以枪毙之。冲君此行并未奉其国家之命，乃蹈险出奇，思立功以报国，甚可敬也。

初三日 晴，大风。德国阿刺贝尔亲王觐见，毓鼎侍班。巳刻皇太后升乾清宫宝座，德使穆然及阿王水师提督以下文武官三十二员入见。阿举一黑漆匣呈御（远望不知何物），致词毕，群入西暖阁觐见皇上，佩刀铿然，杂沓而入。御前侍卫及起居注官均退出至檐外恭候约七分钟，德人退出至上书房赐宴，上亲往酬酢，毓鼎乃归。王重光自河南来谈良久。傍晚，复诣聂处诊脉改方。

初四日 晴。弢老、正卿来久谈。接叔坤信并官照。

补录三月廿七日立夏后作：

南风吹雨压纤尘，犹是韶华第九旬。景物自随人意改，满庭芳草不关春。（此意似未经人道及。弢评极似宋人。）

初五日 晴。出门拜客。门人陈子绳自汴会试归，以闱作呈阅。近年于灯下读医书，略有所得。此道精深活泼，非沉笃而又聪颖者不能工也。而世俗识字未全之人乃亦悬牌市诊为糊口计，杀人如草，王法不能使之抵偿，岂不可哀可恨。吾意国家宜立医科，试人格者，方给文凭，许行道。否则以假冒法论。每季令其将所诊医案并病家甘结呈验，注明得失。得多失少者奖之，半者罚，失多者黜，以药杀人者论抵。或亦保全民命之一道乎？

初六日 晴。午后至弢处看竹。晚饭后归。寄叔弟书。

寿何润夫副宪暨尊闾乔夫人六十生日（补作）

东阁添春暖，南星应寿昌。不因辞宦日，那得养生方。斗韵晨催钵，看花夜举觞。息心缘事省，耐老赖情长。世道怀何限，吾生乐未央。鹿车还共挽，同志在闺房。（跋评：古淡得之寿诗为难。）

初七日 晴。黄慎之丈以工艺局成效开复原官原衔，衣冠来谈，景旭林及弢老皆久坐。寄次弟书。午刻壬午公局，在江苏馆请广西右江道张翼臣前辈（星吉），奉天知府孙幼谷同年（葆璿）、赵芝珊学使（唯熙）。幼谷谈东事甚悉。日本连战皆捷，俄兵望风而溃，所占我奉天城隘，以次退出，日本即交还华官，而袒俄者犹谓日意叵测，俄之退让，自有军谋，真可谓别具肺肠矣。

初八日 晴。

（原稿此处空二行。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四月廿三日 吏部具奏：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之子宝惠，请给予荫生。奉旨：知道了。钦此。廿六日专折谢恩，在仁寿殿碰头。

（原稿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五月廿三日 晴。至西苑门外朝房员递封奏正折一件。因广西抚匪复叛，陷据柳郡，军资帑饷劫掠一空，复窜陷柳州，有大股北扑桂林省城之信。桂事大坏，敬举知兵大员云南布政使刘春霖，请调抚广西，任以兵事，并劾粤督岑春煊、桂抚柯逢时，请加严谴。附片二件：一劾护理湖南巡抚张绍华贪庸衰迈，将债湘事，请催抚臣陆元鼎速赴新任，别简藩司；一为抚宁县举人王维勤杀死李氏一家十二命，请飭刑部秉公定讞。九点半钟事下，乃行。旋知奉旨：刘春霖调补广西布政使。电催陆元鼎迅速赴湘。片交刑部严讯。边疆重寄，因微臣一言，乃蒙圣主采纳，即赐施行，同人咸谓见信之深云。出城至聂处看寿女病，病势已入膏肓，恐非药石所能疗矣。弢老得常熟电，知松禅师相于廿一日薨逝。两朝师傅，十载枢臣，未脱编管之条，遽应骑箕之兆，为之感伤不能已。访弢唁之。

廿四日 晴。殿试传宣前十本。状元刘春霖，直隶肃宁人，本系第二人，拆封时，上特拔置第一。刘姓名与桂藩同。两日之间连见简拔，亦奇事也。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鎤，皆广东人。发叔坤信。王叔掖来作半夕谈。

廿五日 晴。状元归第，在畿辅先哲祠演戏，余往同作主人。因寿女病笃，心绪不佳，少坐即至聂处。盖旦暮事矣。

廿六日 晴。晨至小学堂甄别学生，出题后即行。全家俱至聂处。寿女竟于申刻逝世。此女幼失父母，依我时甫十龄，孤苦已极，余夫妇抚育较生女有加，唯恐稍有不至，伤孤女心。去秋适聂氏，得重闾欢心，伉俪亦笃，喜其得所，方慰予怀，不意未及一年，乃以瘵死，年甫十七耳。深可痛也！与献廷酌办各事，抵夜始归。弢来夜谈。

廿七日 晴。公局请陆申甫观察、王聘三太守，在全福馆，主人二十人。余承办，午刻即往。三席并列，觥筹交错，尽欢而散。夜，访弢。微雨。

廿八日 晴。寿女接三，余摘冠纓，素服，以其生时曾有为余夫妇服衰报恩之戏言，

而余又不便行服，故以此待之。抚棺大恸，不能止，左肋牵掣作痛，勉抑哀而出，在彼午饭。至南河泡赴乙酉同年公局。山清野旷，荷花盛开，独立田间，稍解悲郁。傍晚归。

廿九日 晴。午刻往聂，为寿女成主。久坐乃行。答拜各客。在吴蔚若丈处久谈。夜雨。

六月初一日 晴。寿女发引，殡于三圣庵。其婿命三，连日皆不出，亦未持一日服，唯远出以避之。其父母无如之何。余苦口劝导，亦不余应也。溺爱任性，蔑弃情义，一至于此！晨，未起，大兄偕罗景湘来，栉沐而出。弢奇、藹苍、振卿接踵至，遂作竟日酬对。薄暮客去，疲惫不支。昔卫叔宝以谈死羸弱之人，真有如此者。接皖省四兄信并百金。

初四日 晴。复接四兄信，有学堂两学生来京肄业，持信求见，人皆恂恂。随作函复四兄。

初五日 晴。新进士第一日引见，余帮同带领。向来新进士归翰林院带领，请大学士帮忙。此次王、孙二相奉旨免带，崇、徐二相感冒，敬相病假，唯裕相一人，本掌院也，乃奏请添派内阁学士二员并新章读讲学士二员合带（翰林院带引见，本系正少詹帮带。自裁缺后，于去年七月奏明由学士帮带）。四点半钟登车，七点钟到园，九点钟在仁寿殿恭带，裕相当头，希少甫、杨筱村二阁学次之，余及景佩珂学士又次之，从容毕事而出。在步年统领公所下榻，热甚，不能出外游玩，直待晚凉始至近处荷花塘侧小立，略领清趣。夜，早寝。饮食供给皆出于供奉，以其办朝考颇有沾润也。

初六日 晴。七点钟始起。衣冠至宫门外，率领新进士而入，仍系九点钟引见。退后易便衣入城。蕪侄女感暑患头晕发烧，神昏体倦，余为诊治处方，以清心利湿，一药而健。

初九日 晴。晚至大兄处暖寿。

初十日 晴。为大兄拜寿，吃面归。访弢略谈。晚，备肴移樽在弢处祝大兄，弢增肴酒，尽醉而散。

十一日 晴。向李紫东买钞本《桐江集》凡八册，不甚分卷数，大约以一册为一卷。《虚谷集》无刻本，此本系从振绮堂汪氏传钞，卢抱经、鲍以文皆尝手校，其原本藏常熟瞿氏（见铁琴铜剑楼书目）。此又过录之本也。虚谷为人无足取，然论学论诗皆有宗旨，其集自不能废，况又传录无多，殊足贵耳。又向翰文斋买旧钞《宋遗民录》二本，纸墨的系明钞，录凡十一人（王鼎翁、谢皋羽、唐玉潜、张毅父、方韶卿、吴子善、龚圣予、汪水云、梁隆吉、郑新南、林景曦），感慨淋漓，读之增君国之重。梁、林二君诗尤格律沉雄，音节悲壮。

十二日 阴。弢哥延为其乳妪看病。其病间日寒战，不热无汗，脉沉弦，舌苔厚。此邪入阴分，不治将成间日疟。余仿仲景治少阴，用四逆散法，以柴胡、葛根提邪，使从三阳解。一剂而战止热作，且见微汗。再诊脉转浮数，此欲解矣。乃加羌活，以发太阳之表（不敢用麻桂，以羌活代之）；加石膏，以守阳明中路。夜间遂得蒸热大汗而解，舌苔退而胃口大开。余于此症，颇喜能用古人法外之意，弥觉习医者之不可不读书也。晚至广和赴献廷之约。

十三、十四、十五日 晴。连日病暑，服药不出门。江苏巡抚恩寿奏报，已革大学士翁同龢病故，奉旨：知道了。尊师重道，祖宗家法，虞山虽得罪，然两朝授读之劳不可没也。枢辅诸公不能匡正阙遗，与有责焉。弢老郁郁不快，偕大兄往访之。

十六日 晴。先世父生忌，至放生园拜供。连日读《宋遗民录》一过。诸君子当国亡之后，往来言动，踪迹甚露，而当道之罗网，逻卒之洞察，曾未之及，足见元祖待胜国之宽厚也。此事若出于明初，则数君子穷捕株连之祸，岂可言哉！

十七日 晴。黎明赴园。翰林院引见满汉讲官三缺于仁寿殿。毓鼎偕恩露芝学士帮同裕相带领。出至宫门外，遇张劭予副宪，邀至兵部公所午餐，偕弢老同往（兵部公所在挂甲屯扇子河畔），相与剧谈。刘供事来送信，满缺圈出侍讲学士达寿、侍读延清，汉缺圈出侍读翁斌孙。未刻归寓。夜雨达旦。

十八、十九、二十日 连日大雨倾盆，时作时止，檐溜之声日夜不息，天甚凉爽。跬步不能行，唯看书写字消遣，颇得清闲之乐。买《衍石纪事稿》（嘉兴钱仪吉著），中多掌故有用之文。又买黄梨洲先生《南雷文定》六本，余求之十馀年而始得者。

廿一日 天竟放晴。午后出门，略拜数客。屠雨航（庆溥）自东省来见，余详问奉天情形，谈日俄战争甚悉，且及善后事宜，颇有条理。傍晚步行访弢，相对小饮。

廿二日 晴。湿热不可耐，余以水湿之躯尤不相宜。罗镜湘来剧谈。此君权变有才气，论事多不凡。同人为方勉甫世丈祝寿，余亦与焉。其少君啸霞既歿，今昔之间不堪回首，所以慰老人者不可无此举也。花围翠绕，颇有可观者。

廿三日 阴。午后赴园，借住扇子河侧兵部公所，劭予副宪相约也。下榻蠹云楼，山色波光远映几榻，仿佛江乡情景。与劭丈夜谈，竟夜大雨。季端同年来访，论广西乱事及所以弭乱之方，确有把握，其言须从团练保甲着手，与鄙意甚合。

廿四日 翰林院值日。六下钟起，命人至宫门外听起，着衣冠，驾车以待。八钟二刻来报，无事。雨忽大忽小，一日未息。烟雨迷濛，真一幅米家山也。看书睡觉，极为清闲。与长少白尚书（庚）纵谈。长公江宁驻防，由伊犁将军内召，生长西陲，在关外几五十年，熟悉边情，言之娓娓。余问，以陇外一隅，十六国时并建数国，日从事于干戈，安得如许兵卒，如许粮饷？长公谓，此事古今无人道及。其所用皆蒙古及回兵也。以时征调，故不须养兵；其人逐水草而无城郭，故不须筹饷。吕光自西域入凉州，直兼有今之新疆，特当时不以蒙、回名之耳。余因悟赫连勃勃以灵夏之地雄视北方，盖亦兼有河套以外蒙部矣。

廿五日 晨雨犹滴，午后始有晴色。弢老自城中来同宿。余为湿气所苦，头眩呕吐，卧不能兴，以茯苓、半夏、白术药之。

廿六日 皇上万寿圣节，天竟畅晴，晨曦初出，光采照人。五下钟起，推窗望远山，朗润欲活。六钟二刻，敬诣宫门外与同事齐班（恩、达二学士，翁侍读）。七钟二刻，上升仁寿殿受贺。起居注官蟒袍补褂侍班于殿中（须换戴白罗胎冠。龙袍万丝冠，盖御服也），西上北向，末一人立齐槛。王公百官行礼讫，上下宝座退入后殿。御前大臣二人（国语名戈什谙班）、起居注官四人向宝座行三跪九叩礼，乃退回公所。饱餐即入城，泥泞难行，一下钟到家。傍晚，写应酬字四件。因看《宋遗民录》，检吴氏《宋诗钞》谢、林、梁、汪诸家诗读之，诗格悲壮卓健，迥非晚宋江湖诸人所可望。

廿七日 晴。立秋节。先府君忌日拜供，不出门。方勉丈招南河泡，辞之。季超、亚蘧、大兄久谈。岳平叔（道坦）自里中来。晚，阴而雷，竟不作雨。买李氏新刻《古文辞类纂》，其板口与黎氏《续编》同，行宽字大，校对精审，胜于康刻。李氏自序谓康刻乃惜抱先生中年未定之本，此则据其晚年定本也。子夜，风雨雷电交作，高树怒号，门窗皆

震，余起挑灯危坐半时，始再就枕。

廿八日 晴。先大父生辰，至放生园拜供。归寓后看书写字。湖北饷员周寿昌来见（号安生。以董氏世母论之，与余为中表行）。

廿九日 晴。未刻与大兄在万福居请同乡诸君，主客十一人。闻董景苏丈歿于广西崇善任所。丈以翰林改官，远投瘴地，尽出家资以行之。官未匝月，遽归道山，遗妾一人，儿女六人，稚者甫五龄耳。遗骨难归，诸孤流落，寒士苦官，为之酸鼻。吉甫子夜来访，为发太平思顺道余绶屏、浔州府张丹铭两同年各一电，托其料理。两公皆热肠重义，必能有以处之。吉甫既去，悲怆浮世，百感丛生，遂通夜不成寐。人生百年，若无功业可建，亦唯修德乐道，委心顺时，以自怡悦耳。纷纷奔竞，戚戚忧惊，何为也哉！

柳州降贼复叛，陷郡城三日，焚掠而去

忽变泾原卒，街衢作战场。未闻柙虎兕，只是豢豺狼。弃甲争狂走，空城听饱颺。可怜繁庶地，回首尽斜阳。

粮积空赍贼，官还报复城。王恢犹遁法，赵括枉谈兵。荒峒沉云暗，炎江照火明。连营称十万，谁使一军惊。

七月初一日 晴。午刻，胡锐生、杨朗轩邀饮龙源庄。座中张朴园同年（维彬）精于星相，所以谏我者甚至。散后至中街一行。夜间仍不能寐。

初二日 晴。寿女五七，俗归母家祭奠。在三圣庵为作佛事一天。翰林院新庶常上任，余往宣旨。出城至大兄处为二侄女诊病，系阴虚发热，以青蒿、鳖甲煎治之。申刻至嵩云草堂，赴杨子嘉同年之约。散后又至广和居为大兄陪客。夜睡仍不酣，大为跳蚤所苦。夜，大雨。

题朱野云听松观瀑图卷子

（余三月间以十三金得之。精致苍秀，兼之甚难。）

何处征途逢此境，平生使我一开颜。正当日烈尘嚣地，恍在涛声雪浪间。双白倒飞冲绝涧，万青横出断遥山。兹图便作归田券，只恐悠悠两鬓斑。

初三日 晴。吉甫在观音院为景丈成服，往行礼。赵次山年丈过谈。晚，在寓为弢老设饯。子封丈、大兄同作主人。张劭丈，李益元、沈爱苍两同年作陪。

岑 楼

岑楼百尺接云高，顾盼居然一世豪。风雨漂摇仍不动，全因平地着根牢。

书 怀

风雨初陵惨暮寒，更闻柳水激惊湍。越秦肥瘠舟中济（桂事以督抚不和而坏），楚赵雌雄壁上观（日俄战奉天，中国守中立，不敢过问）。属国长缨思贾谊，中朝盐铁愧桓宽。貂蝉当自兜鍪出，不作人间有福官。

初四日 晴，酷热。余子厚来谈，以审定《儒林全传》见托。夏午槐来见。门人萨起岩分校秋闱所得士，以惠州同知发广东，年四十八矣。午后至放生园，为二侄女诊病。胡锐生、杨朗轩过访，三鼓乃去。

初五日 尤热。午后雷雨交作，顿有凉意。写致翁寅臣夫妇信，寄去姻女衣裳尺寸单，托弢老带。晚，访弢送行。夜饭后归。买《陈后山诗文集》。后山文谨严深健，义法不苟，以配南丰，正无愧色，自是北宋古文家，世人但知其诗耳。率玉兴木厂至武阳馆勘估工程（商人沈姓），将拆修文武二圣阁及后廊住房也。

初六日 晴。写寄杨濂甫前辈、王孝玉、贾子咏信。请赵季备为采涧诊病，又偕至放生园诊二侄女病。王卓声约南河泡，以候医不得往。灯下作字，颇顺手，润泽适在此，以一纸贻之。

苦 雨（补上月作）

积暝云难拨，无风雨易为。篆阶苔宛宛，垂户竹离离。壁润衣多卸，瓜凉价不奇（五字未经人道）。九衢泥苦滑，剥啄少亲知。

立秋后九日作

万树催凉早，空斋又晓秋。西风非有意，人事自生愁。避热稀青眼，投闲误黑头。云开雕路阔，一举豁双眸。

初七日 晴。缪恒庵来谈，留其便饭。午后出门，答拜各客，凡二十馀家，无一值者。泥泞纵横，车辙深几尺许，刻刻有颠覆之虑。街道厅自王聘三外放，继之者为王铸言（金镛），木讷寡交游，不接世事，世事亦复不解，劣胥播弄于上，顽民侮玩于下，遂举前任苦心所经营者瓦解而绳弛。循例用人，其弊如此！傍晚，东皋尚会臣同年（其亨）来拜，畅谈良久，知次弟已委赴河工，为之心慰。与罗景湘夜饮于广和。景湘读书，眼光如炬，特有会心，其才虽近纵横，实今日有心人也。

初八日 晴。晨起入城，法华寺拜长少白尚书，未值。贤良寺答拜赵次山尚书，略谈。次丈盛称史润之中丞（念祖）战功治绩，为今日罕得之人才。外间毁之者极多，皆无实迹，唯寻声附和而已。史公此次召自废籍，次老举之也。张朴园则谓，史任滇藩时百事废弛，实无足取。朴园滇人，所论当非无因。又至碾儿胡同，送周安生兼晤兰泉。归寓，门人三

六桥来辞行。傍晚，访旭林。晚饭后访叔掖夜谈，为诊病开方。

初九日 晴。至小学堂考新到学生。近来中外学堂皆注重日本之学，弃四书五经若弁髦，即有编入课程者亦不过小作周旋，特不便昌言废之而已。不及十年，周孔道绝，犯上作乱，必致无所不为。其害终中于国家，其流毒且甚于祖龙焚坑之祸。南皮总督真吾道罪人也。余与袁寄云熟商改订学规，专以四书五经为主，冀有一线之延。寄云与余同志，深以为然。未刻风雨交作，雹大如弹丸，击窗铮铮有声。雨止，胡锐生招饮龙源庄。席散，亚蘧又招饮广和居。接五、六两弟信。官定学堂课程，有所谓修身学、伦理学。夫四书五经，何者非修身，何者非伦理？吾不知此外更以何者为修身、伦理也。其背戾不通，一至于此！

初十日 晴。先妣忌日，拜供。午后步行访孙孟延，遍观其收藏字画。刘石庵题布袋佛、睡仙、烧香僧三图长卷，录自作诗及摘录内典语，凡三十馀则，茂密洞达兼而有之，真无上品。又董思翁《琵琶行》墨迹，即刻入玉烟堂者。又王觉斯诗草稿本。又梁山舟细书《画筌》两巨册（画筌系江上笏侍郎著）。皆精美。又王石谷临安山色长卷，为觉罗廷雍所藏，丰泰主人任景峰以摄影法照之，与墨迹不隔一尘，分为十九幅，合之可成一长幅，洵画苑巨观。此卷真迹不易得，得此亦足饱眼福、快临摹矣。又戴醇士山水三幅，皆真本。流连至晚，饭后始归。元遗山《中州集》搜取金源一代人物，略备小传，亦详明有法，可作金臣言行录观。所选诗大致在苏、黄之间，格律尤多近江西派。金诗无他选本，是集极有法度门径可求，出自名人之手，固当持择不苟如此。渔洋不甚许可，盖诗派不同，乃文简境诣，所短门户私见，未可凭也。余两年来剧嗜是编，愈读愈有味，不忍释手。汲古阁初印本字仿欧体，挺健而有流逸之致，刻印甚精。

十一日 晴。中元过节，摊茄饼祀先，兼赠亲友。午刻两宅拜供。写上张晓帆中丞书。又复连兰亭观察，刘晓沧、覃述访两大令信，均托朱仲修世丈带（朱系文定公孙。先大父戊戌会试出文定门下）。朴园、锐生来访，偕步至大兄处便酌。

悲 柳 州

分明偶语漏铃辕，坐使狂童启四门。（柳州统领祖绳武，岑督私人也。招降叛匪三营，即以贼帅统之。二营驻城外，一营驻城中。或言于岑督，恐其为变，檄调移屯广东。降贼反侧不安，谋为乱，事颇泄。绅民密禀道府，乞调官军为防。祖不为意，叱其诬。六月初十夜，贼遂作乱。）瘴雨难浇三日火（贼纵烧官廨民居，火三日不灭），凄风谁唤万家魂（贼不据城，掳居民数千户而去）。脐然都市天方快（城官尽逃。祖绳武为贼拥去，或传其已死，或云降贼。居民恨之，思食其肉。祸实始于岑督），血洒重泉鬼亦冤（柳为完富之郡，境内乱贼已清，若非安置降贼，断无惨祸。绅民尤痛心焉）。愧杀本州夸昼锦（岑督桂之西林人。朝廷授以当州，实望其公私交尽耳），江东父老岂无言。

十二日 晴，颇热。安徽学堂高等学生朱崇理（字子厚）、焦发第（字镜芙）来见，询其学业，颇有所得。午刻至工艺局，赴屠雨航之约。散后至粤东馆，乙酉消夏第七局，与大兄同作主人，兼请尚会臣同年。粤督岑春煊、桂抚柯逢时电奏互诤。朝旨两责之，调和

其间，斗益甚。疆吏如此，乱安得平。晚唐姑息藩镇，作和事老人，何以异？吴佩伯有信来，别纸问经史四条，犹有古师生问学馀意。

十三日 晴。厂肆文琳堂新得浙江沈氏郑斋藏书二百余种。沈子封丈约往检阅，与陈松山前辈、李益元同年偕行。书凡两皮箱，其中多精钞及国初名人手批手校之本。每部皆有藏书名家收藏图章。书之多不及广东方、孔二家，而精粹则大过之。余择钱牧斋手批《玉台新咏》，毛斧季（宸）手校《松陵集》，何义门手批《唐诗八种》，王惕夫手批《金石三例》，及精钞孤本数种如《姜白石诗集》、《王炎午集》、《西塘集》、《耆旧续闻》（知不足斋校本）之类，拟得之，尚未议价。有北宋本《周礼》，乃黄尧圃《百宋一廛藏书》，影刻入《士礼居丛书》者也，惜只四本。阅后同至万福居午饭，与沈丈俯仰承平旧事，黯然神伤。归寓，橘农来谈。申刻，再至万福居，赴申仲符之约。

赠孙孟延大弟

洒落孙公子，深交我恨迟。同庚惭齿长（余与孟延同癸亥生，而长六月），一话托心知。乔木延恩第，秋风感遇诗（孟延落拓郎官不得志）。唐书世系表，掩卷有馀思。

余因作此诗有感于前朝重用世家，与政治上实有关系，盖世家累代贵仕，与国家情谊联属，休戚相关，君臣之际有一段亲切诚挚之意，而世家子弟每顾家声重自爱，其于朝章国故，多所谙悉，无鄙陋之愆。较之寒门新进，自是不同。若市侩杂流，风斯下矣，更不足论。东晋以下专用门望为清要官，且倚以立国，实造贵族政治之极致。此风至南宋而少衰。本朝祖宗时，尚有此意，同治而后，无人议及矣。从前大员子孙遇引见时，应碰头陈明某某之子，某某之孙。上往往加恩。毓鼎己丑朝考后引见，先世父资政公特自常州发电问应否碰头，余询诸当道，云久无此事。盖世父犹忆咸丰朝故事也。济宁孙芥航前辈散馆赋误用大雩（本朝只有常雩，而无大雩），文宗批云：孙楫乃世家子弟，不应不谙本朝掌故如此。特抑置二等末，改中书。然屡掌文衡，犹念其先世也。

十四日 晴。看《南雷文定》卷一、卷二。午后至龙源庄，赴朴园之约，流连至晚。灯下作复佩伯书并答其经史各问。

十五日 晴。中元节。午刻至李珩甫处，为其亡媳题主。未刻至畿辅先哲祠，赴沈爱苍京兆之约。申刻至醉琼林，赴刘味霖侄婿之约。屋小人多，不能一刻居。一日燥热特甚，夜中遂得大雨，俄顷即晴。

秋 感

秋声飒飒满园林，浊酒无情偶一斟。明月照残思弟泪，西风吹老感时心。孤花色冷闲芳蝶，古树枝空泣暮禽。（第三联上句感遇，下句忧时。）（尾联原缺。——整理者注）

十六日 晨雨，迨午始晴。访锐生，候御史消息，竟杳然。适朴园、朗轩均在，又招云依及大兄同饮于龙源，云作主人。申刻又赴张季端同年约。其戚秦仲勤习训（恩述。乙

酉拔贡。广西人)，久在广西，谈酿乱本末，治匪方略，甚详悉。欲平桂匪，非从保甲、团练下手，不能收肃清之功。匪无坚巢，无大股，聚散无定，民匪不分，大刀阔斧，断无用处，徒殃及平民而已。余连日饮，病大作。晨起吐水，倦不能支。仲勤取上等玉桂锉末，以开水冲服，顿觉胸次温通，所苦渐释。余藏佳桂颇多，当合药服之。

即 景

恶湿疏倾酿，贪凉懒坠帘。繁花连夏艳，骤雨隔秋炎。（郁热得雨略解，雨后旋复蒸热。此隔字颇有意。）菱熟方登市，菡香好下盐。思量归自胜，宦味本难兼。（贪对恶，懒对疏，连对隔，皆一定之法。）

十七日 晴。午后至西城拜客。无事依枕读《瀛奎律髓》，颇窥见贾姚四灵妙处，其命意、遣词、烹炼，皆有律法，向来不甚见及。昔人所谓一番举起一番新，未可随人议论高下也。河间甚恶武功、四灵，意见太深，所评全不足看。接思缄广州电。

十八日 晴。午刻与子封丈，松山前辈，益元、绶金同年饮于广和。未刻至全福新馆，赴张珍午、杨味莼两侍御之约，宾主二十二人，合拍一照。元侄媳于九点钟三刻生一女。

十九日 阴，半日雨。得烟客山水横幅，乃吾邑庄裴斋先生（缙度）所藏。苍秀浑融，邱壑深远，真大家也（款署癸酉。在崇祯朝，烟客四十二岁，正中年笔也）。价甚廉，求售者不知其何许人，但称为旧画而已，故余得而收之。又钱舜举《黠鼠图》，精工绝伦，衣折尤入妙。图章用水印，与后来印刷油迥别，确系元时物，自明以后失传。有项子京诸印（天籁阁。墨林秘玩。神品。珍藏。子京父印），国朝信郡王二印，辅国公一印。元胡若思（俨）一跋。馀跋尚多，劣甚。装裱亦极草率。又广陵禹慎斋（之鼎）山水横幅，超秀可爱。写致王爵生学使信，为朴园作。午后步诣大兄，为翊侄、二侄女诊病开方。申刻在家备酒肴与大兄合请朴园、朗轩、锐生、云依。席散，久谈乃去。诸君遍观余所藏苏帖多种，咸啧啧叹赏。朴园明日出京，为余诊脉，开一常服丸方，治吐水痼疾。其法开肺气，升胃阳，温水脏，燥脾湿，甚得要领。客去已三鼓，余又挑灯细读少陵、宛陵、后山、简斋诸诗，颇窥深际，觉近人好作诗，直是乱道。不但作者难，即解人亦正难索也。连得弢老烟台、上海二书，殊动怀人之感。

二十日 晴。大兄处小孩洗三，名曰聚宝。余往贺。饭毕，诊二侄女病。杀虫已有明效，恐其中气不支，以建中汤辅之。偕云依、大兄步访吴经才、方燮尹。

廿一日 晴。仍至大兄处诊脉。未刻至杨荫北处陪媒。孟延来夜谈。请其审定书画，极赏烟客小卷，兼大痴、思翁笔法，若悬之厂肆，价可二百金。押角静逸庵收藏印，乃毕涧飞（泂。秋帆制府之弟）物也。涧飞鉴赏极精，决无贗品。禹画亦真。上款为安麓村作，有安氏大小四印。《黠鼠图》则旧画而加钱款者。余昨观诸跋，类一手所为，固已疑之。夜深始去。孟延谈其外大父汪文端公之俭德：生平非公服不衣帛，食无兼味，虽蔬腐肴蛆亦必尽物而止，不忍抛弃也。女适孙氏时，文恪公已官学士，文端遣嫁之资不及百金，笥中仅布衣数袭，命仆人于夜中肩运之。尝拜客，腹饥，以钱二文市山芋二枚，其一自啖，其一以贻从者。居政府时，寓米市胡同（其屋今为陈松山前辈居之。规模殊隘，屋亦敝陋），

当休沐日清晨，衣弊衣步至菜市买菜，适遇九门提督某公輿过，识之，大惊，下舆揖与语，力劝其返，市人始知为汪尚书也。公讳元方，号啸盒，杭人。先君丁卯座师。前为顺天学政，先君入学亦出公门下。公歿后，宦囊积有五万金，为两少君随手挥霍，不三年而罄。连日湿饮弥漫，头昏神倦，临卧以玉桂治之。叔坤劝捐保案奏奖补缺后以知府用，部议已核准。

廿二日 晴。甚疲，各处应酬皆不赴。傍晚云依来，强邀至便宜坊。质钦、燮尹议设调查新书公所，酌定版权。近来人夸译著，邪说横行，大为学术人心之害。此举不可缓也。

廿三日 晴。寄佩伯书。至放生园诊脉，又为大兄开一方。答访廉惠卿，出示锡金两县焚毁学堂公私各信，电叙滋乱始末甚悉。米棍把持，外匪乘衅，其祸实两邑令酿成之。申刻赴赵芝珊之约。又寄端午桥中丞书。

廿四日 晴。水饮大困，各事俱废。午后至恒裕，与润田闲话。庄秉文、张馥荪均自里中来。接余绶屏南宁书，随作答函，托南宁府丰仲额带，谢其照拂景苏丈身后事也。

秋 夜

多难宦情浅，当秋乡思深。鼠行惊倦梦，蛩语引愁心。

廿五日 阴，颇凉。出平则门至圆广寺行吊。归饮于广和，亦元作主人。到家写复刘静之师、伟臣丈二信，交念谋。

吾郡苦旱已久，今闻乡人来者言，六月下旬已得足雨，喜赋一诗

久嗟故里缺甘霖，乍喜初秋报好音。千顷新秧应秀色，五更归梦亦宽心。萑蒲满泽忧方切，天地多情岁不侵。负郭无田犹起舞，况兼家计系怀深。

余学诗二十年，古体极爱之而不能作，七古尤甚，病在边幅太狭，气魄太小，遂避所短，不敢强为。律诗自知五言胜于七言，则以少陵、后山、简斋三家五律几四百首，首首成诵，笔下颇有把握。可见学贵专精。此二十年中，倘能于各种实学及古文用一番专精工夫，何至老大一无所成如是。

廿六日 晴。通体无一适处，大有病势。虽不出门而客来络绎，仍不得养。连日读《桐江集》八卷毕。方虚谷之为，说者几为齿冷。然其论学，专宗朱子，道理纯正；论诗专宗江西，确的心得。所选《瀛奎律髓》，虽稍芜，门径则精深不可易，断非公安、竟陵所能窥其尺咫也。纪文达工于试帖诗，而诗学则所得甚浅，其评《律髓》，一以作试帖之法绳之，故往往乖刺；又其生平见解极不满于宋诗，正与此编宗旨相背。适燕而南其辙，岂有不颠倒自乱者哉！

廿七日 晴。先世母吕夫人忌日，至放生园拜供。至长发栈答访馥荪。又诣翁处，为弢老二令媛诊病。未刻赴曹梅访同年约。酉刻至龙树院（今归顺天府，为公家别业矣），赴尚会臣同年约，喧哗特甚。

廿八日 晴。馥菽交来京足银贰百五十五两，托办誊录。午后至西城答拜各客。酉刻赴全福新馆乙酉同人约，主人十二人。

廿九日 晴。朱祐三孝廉自永清来，订九月赴县点主之期。客去，到小学堂月课出题两分。饭后约云依携罗盘至武阳馆看宅，以便动工。据云，魁星阁在正南方，且迫近正厅，压势过重，于科名殊不相宜，须拆去别建。其言颇信而有征。酉刻至湖南馆，赴左子异世丈、彭向青前辈约。无日不征逐酒食，神志均疲。癸巳同人豫升堂公局，辞之。接瑾叔弟信。近年余于古文极喜吕东莱《宋文鉴》，顾修远（其名同先中丞下一字）《辟疆园宋文选》二种。盖自唐宋八大家既定之后，五百年中选古文者不下百馀部，翻来覆去，无非此数篇文字，久已印定学者心目。包安吴遂有凡三百年来选家所遗之文，皆是作者真精神、真命脉之说，亦有激而云然。虽文章光景千古常新，究是一重窠臼矣。故学文根本不能离八大家，若欲极体格之变化，博意趣之清新，备笔墨之奇正，必求诸两宋各家，乃能尽文章能事也。读唐、北宋、南宋、元历朝文，各有一副笔墨，各具一种气象，实是文家一大乐事。金文不能自立，明文则上逊两宋，下逊国朝。

三十日 晴。遍身酸痛，如受刑伤，真劳伤病也。一日静卧不出门。冒鹤年招广和，辞之。看《涧泉日记》三卷毕（武英殿初印本）。上卷记朝事，中卷评人物，下卷考证经史，皆有实际可观。上谕江南狼山镇总兵著候选道黄忠浩补授。忠浩字泽生，湖南人，率乡兵赴粤西讨贼，故破格用之。罗景湘盛称其有经世之才。兵部裁书吏共一千馀人，尽逐之。悉令司员亲其事，而用笔帖式代书吏之劳。此举出自铁宝臣、徐鞠人二侍郎，而袁季九郎中佐成之。闻吏部亦有意踵行，而司员首鼠其间，未能如是之手辣也。若论蠹胥窟穴，则吏更甚于兵。接瑾叔弟信。

八月初一日 阴，微雨。先祖妣生辰，至放生园拜供。归路至翁处，为弢老二令媛诊病。血虚头晕，以益母胜金丹法治之。禹九六弟自南来，略谈里中事。酉刻赴孟延之约，因候尚会臣，九点半钟始入座。半席先归。与杨荫北鉴赏孟延收藏。其最精者云林着色山水（内府物，流传有绪，见于各家著录），松雪书汲黯全传（中缺一开，文衡山补书），文待诏真赏斋图并小楷书记一篇（时年八十八矣），香光山水十页，南田公山水十页，石谷山水模古十二页（皆模宋元），墨井山水大幅（亦见于诸家著录），可谓人间鸿宝矣。我辈区区掇拾，安敢复言收藏！买《水心别集》两巨册，价二金，皆经济议论之文，爽健畅达，雪亮风生，可以开拓心胸，增长笔力。授宝惠日读一篇，获效必捷。

初二日 晴。禹九来，因偕至大兄处，同至琉璃厂买物。归在便宜坊食蟹，甚肥。以银乙两五钱买活字初印《金文雅》两函诗文共十六卷，乡先辈庄芝阶（仲方）所辑。金人著作以元遗山《中州集》为最精博。遗山在元初，各家诗集具在，又益以投赠传录之作，故所选特详。今则诸集亡佚，其存者只溁水、溇南、庄靖、拙轩、遗山五家而已（《拙轩集》幸在《永乐大典》中得以搜辑成书）。即庄先生广搜博采，所据书目亦仅二十馀种，其不能详备固也。金文上不如北宋，下不如元，然其间自有卓然可存之作。遗山诗文为北宋以后大家，不止称雄一代也。遗山自是金源遗老，操选者皆引入元文以增重，其实当属金，不当属元。

初三日 晴。禹九在大兄处相招，因往午饭，同至丰泰拍照。归与妇稚同食蟹。发叔坤信，又致王梦龄信，索债。

初四日 晴。连日吃蟹，寒气内痼，腹痛大作，胀满不得大解，气逆未平，因以肉桂末冲之。夜眠颇稳。

初五日 晴。病十愈七八，静坐不见客，以校书消遣。

初六日 晴。批改小学堂月课卷。买武英殿聚珍板初印书数种，铜模久毁（殿藏铜字至道光时盗毁将罄，会京师制钱缺，司其事乃请以铜字铸钱，借灭其迹。奉旨允行，得钱无几，而举先朝珍品一旦空焉。上旋悔之，已无及矣）。初印之本流传人间者绝少，余欲零碎购全而无其力，初意欲购备宋、元人各集，力亦不能举，乃搜集其中宋人记载十五种，装为四函，名曰《殿本聚珍宋人笔记》，亦可为书林珍玩。今已得十一种，徐徐求之。

初七日 晴，甚热，有雨意。致季申四兄信，托禹九带。赴汪穰卿豫升堂之约。刘殿撰（春霖）在福隆堂请同乡，辞之。勘阅史馆《儒林传》。此举创自阮文达。当时汉学盛行，文达又右汉而左宋，于国朝理学诸儒，限制甚严，纂辑各传颇苟简。而训诂家但注一经，即为立佳传。门户之见特甚。迨光绪初，缪筱珊前辈（荃孙）为史馆提调，主其事，尤恶宋学，语及程、朱，则骂之。骤增汉学数十传，百年经生，搜采略遍。于宋学则不一留意，且从而删除焉。其不平如是。国史为千秋公论，划分汉、宋已非，况又从而上下其手耶？余遍观《耆献类征》、《国朝学案小识》、《先正事略》、彭尺木《二林居儒行述》及金射山、钱衍石、警石诸文集，拾遗补阙，冀持两家之平。秋日凉爽，当杜门谢绝应酬，专理此业。英人陷西藏，与达赖喇嘛立约，归其管领。两藏屏蔽西川，乃祖宗时百战而得之，隶我版图，设驻藏大臣领其地，与安南、朝鲜之属藩封者，事体不同，各国皆以中国辖地视之。即英人所绘地图，亦以西藏画入中国界线之内。此次乘俄国与日构兵，遣兵入藏，既抵拉萨（西藏都城），应与中国会商，而归其主权于我。乃径与喇嘛立约，商务路矿，一切归其管辖，置中国于不问。而我政府亦熟视无睹，以局外自处，听其所为，并中英合治之权而失之。驻藏大臣有泰，方且坐喇嘛以开衅之罪，奏请革职。嘻！英之欺我藐我至矣，我乃坐受其欺藐，自撤藩篱，曾不敢以一言相诘。大臣谋国如此，夫复何言！书至此，泪潸潸下矣。

初八日 夜雨达旦，一日未止，天骤凉。在寓设酒肴为禹九饯行，云依、兰泉作陪。得弢老信。

怀 笏 斋

一日违颜色，沉沉若有忘。况为三月远，宁免寸心长。县僻朝稀报（笏斋来书谓，僻处穷乡，朝事一无所闻），湖秋气早凉。想君当寂寞，怀我定旁皇。冷暖嗟人事，栖迟恋帝乡。北归期预告，待举菊花觞。

又得诗二句：“嗜古每妨家计绌，伤今不愿客谈多。”

初九日 晴。西北风大作，凜然有秋意，御棉衣犹不甚热。入城答拜冯季桐表弟，率宝惠同往，幼年业师也。未晤。至江苏馆赴延子澄（清）之约。屠雨航来话别。晚，妻妾子女设酒肴为余暖寿。赵叔沅自房山来祝寿。

怀笏斋

(改削前稿。删前存此。)

小作三句别，相思梦不离。若为终岁隔，□□鬓应丝。湖月秋生早，霜鸿信到迟。想君当寂寞，怀我定□□。(前四句是隔句对法，收笔是双收遥字法。)

初十日 天色晴朗。余四十二岁生日也。方兰生、史季超、聂献廷、刘正卿、袁锡三、黄秀伯、丁筱村、丁蒲臣、董吉甫、翁泽之、解仁甫，门人舒宾如、徐季龙、吴荇臣、范俊臣、绍复初、廖子方、陈子绳、张吟樵、张润泽、苏海卿、程孟常、赵叔沅、刘杞怀、淮玉洲，及濮卿和、聂命三、翊虞、宽仲、绍田俱来祝，共三十人。酬酢至夜方散。又静听鼓词数曲，乃就枕。

十一日 晴。复瑾叔信，又寄家信。欧阳煦庵同年来，久谈，请为其从堂叔润生观察作寿言，述其治谱甚详。傍晚步访吴蔚若前辈。灯下临帖一纸。安徽学生朱崇理来见。

十二日 晴。午前至公善堂监焚字纸。估修暖厂各号工程，号室破败已甚，补苴罅漏，岁糜白金数十，余拟一律拆修，为一劳永逸计。万兴木厂估价四百两，包十年内赔修。初似稍费，然以岁修核计，则所得多矣。又，去岁穷民病死六十馀口，惻然伤之。每逢堂中来报，则食不下咽。兹将病号三间，揭顶重造，使日光下照，冀以袪除不祥。午后至中街及大兄处叩谢。又投刺谢他家各处。灯下校《元名臣事略》两传。余所得钞本系照元刻本写出，故于元朝帝后皆出格抬写，唯其中颇有缺字，想系原本断烂耳。今取武英殿聚珍初印本校补，校出异同处甚多，且有缺脱至五六百字者。殿本系从《永乐大典》中汇辑而成，有誊录之误，有臆改之误（明人所修书往往如此。遇文义不解处，眼光误看处，则以意改之）。兹皆一一勘出，为之击案称快。特详注于钞本上眉，弥觉旧钞之可珍也。

十三日 晴。至汪家胡同昆师处拜节。未刻在家请客（冯季桐先生、庄秉文、许锡真、冯润田、杨荫北、史季超、陈庚年），大兄同作主人。客散后，家人呈进店账，烦忧特甚。因取宣城梅氏（鼎祚）《宛雅》所选梅圣俞五言律静读数十首，以畅怀抱。都官诗于古淡中出新意，警炼中含远神。方虚谷称其学王右丞为北宋第一手，可谓卓识。初看似无奇，细读极有味。自江西派行，专师少陵，梅诗几无传者。后人学宋诗，又桃江西而宗东坡、放翁。究之苏诗不易学，陆诗则舍其沉雄而趋圆熟。无识者遂曰宋无诗。冯氏、纪氏出，门户尤甚。余则由江西以学杜，由宛陵以学王，近两年来玩诵殆忘寝食，深感虚谷有以启我也。

十四日 晴。皇上秋分夕月，臣毓鼎侍班。故事，夕月以酉刻，昨见邸抄，乃传申初。一下钟登车，出西便门，顺石路至平则门坛外起居注帐棚少坐，与同事齐班（恩露芝、景佩珂学士、吴颖芝撰文）。先诣坛上瞻仰，中设夜明之位，左以北斗七星、金木水火土五星、二十八宿、周天恒星配。三下钟驾到。上御玉色朝裙，玉色朝靴，悬珠数珠，升坛行礼。起居注官朝服序立于坛陛下西北上向。四下钟礼成而退。李亦元招饮，辞。

十五日 晴。晨起祀神。门人戴邃庵、张吟樵来见。午前至大兄处拜节。又诣孙寿州师、王保之师拜节。又至董处。傍晚，两宅祀先，合家饮团圆酒。夜月甚佳，徙倚中庭，

不忍就寝。偶忆辽事，因取《宋史新编·辽载记》二卷，阅之终卷。《辽史》无甚可观，人亦罕能读之。柯编剪裁颇有法度，读之甚易，可略见一代人物。

十六日 晴。午前修史，特于绿静书屋列两长案，罗列公私各著述有关于儒林者，以便修辑。每日早点后即坐书屋办功课，午后乃了他事。习以为常，不琐记。饭后借景湘、云依至武阳会馆相宅，择日兴工。晚饭后访锐生，久谈，步月而返。

十七日 晴。午前沈京尹在豫升堂折柬相邀。傍晚，杨朗轩、程咏卿、胡锐生同来谈。晚饭后始去。

十八日 晴。翰林院值日。日出登车，自西长安门至西苑门，在朝房茶憩。八点二刻事下，即行。至粤东馆，祝张仲弼同年太夫人寿。大兄孙女弥月，往贺，午后面后归。采澗在大嫂处。儿妇辈齐往粤馆观剧，余一人看家不出门。赵瓠北先生《廿一史札记》，论《宋史》繁芜，盛称明柯维骐《宋史新编》，褒贬叙次有法度，而惜其未及梓行，恐是瓠北先生未见此书，仅据所见书目中评论也。余久慕之而苦其难得。前年冬乃自巴陵方氏购得之，共六十巨册，值廿四金。明人原刻大字本，柯氏竭二十年心力以成此编，体大思精，议论平实，叙事之中往往独出心裁，不止剪削芜冗已也。余谓《宋史》虽繁，然史学期于有用，不厌详明。如奏议、政治、言行，愈详明，愈有益于经济学问。至若体例之乖违，事迹之舛误，地名人名之歧互，自是史学中一种考据工夫，不足为全史之累，更不足为治宋史者轻重也。《旧唐》、《旧五代》毕竟胜新史，涑水《通鉴》，毕竟胜紫阳，萧氏、郝氏、谢氏所修续汉、季汉各书，毕竟不如《三国志》。后人学力不能望欧阳、朱子万一，慎勿轻言笔削哉！

以下数日，因以此记付小史缮录近作各诗，遂阙记载。

廿九日 阴。英国使臣萨道义带领水师提督觐见于乾清宫，臣毓鼎侍班（同事景、杨二学士，锡侍讲。景误班）。已刻皇太后升宝座，上侧座。起居注官常服补褂，序立于座西。英员致颂辞，又至座前问答数十语而退。午后至江苏馆，赴刘正卿之约。在座诸同年议修己丑会榜齿录，推余主其事。科名一途，在今日渐有无足轻重之势。敦谱谊以存雅故，留示后人，亦吾辈所当维系也。傍晚为大兄诊病改方。

奉酬沈爱苍京兆

尚会臣廉访自山左述职入都，武德清同年适奉出守济南之命，乙酉同年二十人，设饯于福建新馆，摄影为图，爱苍题诗记事。余既有诗赠尚、武二公，复赋一诗，题于图右。

清秋小队出南坊，别馆同开饯客觞。云树相望接齐鲁，竹林虽贵数山王。斜阳屋角传杯久，细草庭心拂座凉（拍照时皆席地而坐）。坛坵风流今阒寂，赖君高咏发挥光。

九月初一日 阴，微雨。起居注主事育凯来见。润泽大祥释服，率惠儿往祭。史季超丈之侄女许字陆午庄同年之子，余及夏闰枝作媒，两处周旋，至晚乃归。检龚定庵诗题旧本制艺三绝，读之八九遍，凄感不胜，特录于此。

红日柴门一丈开，不须逾济与逾淮。家家饭熟书还熟，羨杀承平好秀才。

耆旧辛勤伏案成，当年江左重科名。郎君座上谈何易，此事人间有正声。
刻画精工直万钱，青灯几辈细丹铅。南山竹美兰膏贱，累我神游百廿年。

初二日 阴，微雨，颇暖。因同乡左芷铭事访潘经士（芷铭解荆州钞关工部饭银七百九十馀两，书吏索费一千六百元）。诣大兄改方。未刻至云山别墅，赴润田之约。乱后重建，颇有亭台之胜。散后至橘农处，为其弟妇诊病。书贾以《三家文钞》求售。三家者侯朝宗、汪钝庵、魏叔子也，宋牧仲先生选钞，板刻精工之至。余初学为文，即得侯氏《壮悔堂集》读之。汪、魏二家文仅于选本中见三四篇，今日乃获畅读。先君子藏书无几。先世父所积稍多，然无甚精异之本。余自乡举捷后，始得暂宽举业，肆力读书。癸未至戊子六年之中，粗看《廿四史》、《资治通鉴》一过，及《诗经》、《公羊》、《穀梁》、《尔雅注疏》、《段注说文解字》。伏案之暇，欲随意浏览，则苦于无可得书。迨通籍后，庚寅至甲午，词曹无公事，宾客酬应极简，颇能读书，而家计过窘，无力购备，插架才数十部，不足供涉猎。自庚子之乱，书价大减，持三四百金便可获千金之品，于是骤增十馀笥。三四年来，陆续收藏，几逾三万卷。辟绿静书屋三楹，倚墙为架，环绕四周，缥帙锦签，与窗外槐影相掩映。四部之书，储皮略备。而官事间之，宾客酬酢扰之，欲求半日静坐斋中而不可得，竟无暇读书矣。乃知古人有福方读书，良非虚语。书此自恨，兼勸儿辈。夜雨。

初三日 阴。吴少序（焕声）自苏来。刘正卿来，久谈。上灯后，步访镜湘，论文甚乐。夜半复雨。

初四日 阴。竟日修史未出门。补撰彭南昀三世及易堂诸子传。明代讲学之风，国初犹有馀韵。近则风流阒寂，学术漓而世变亟矣。罗镜湘同年来夜谈，二鼓后乃去。镜湘早年治经，守西汉家法，论近日人师，极推王壬秋（闾运。湘潭人）、王俊卿（树枏。新城人）。壬老尝主讲尊经书院，蜀中高材皆出其门下。所撰《湘军志》，直摩龙门、兰台之垒，为千古不磨之作。俊老则镜湘乡举房师，文学桐城、诗学江西传人也。

初五日 晴。陆季良来谈。午前至北城，祝袁珏生太翁寿，吃面而行。至会馆奉安神位。归寓得常电，惊悉七弟于昨日病歿。心摧肝折，哀恸万分。痛自两亲早背，吾兄弟四人相依为命。弟齿最幼，乃早夭，甫三十三岁耳。平生文词极工，仅登一第。性情真率，无城府。体最壮健，无疾病。不意遽至于此！前月书来，纸尾两行尚有谐谑语，思之如在耳目前，乃成永诀，痛哉痛哉！吾上月梦坠上下齿各一。向来如此，至亲必有损伤，心甚恶之。半月来神魂颠倒不宁，若有所失，固疑其不祥也。七弟治经专习《春秋左氏传》。所著《春秋地理详考》，氏族、百官、谥法诸考，哀然成帙。《地理考积》廿馀卷，尤详尽精确。当索稿积俸刊之，慰亡弟于地下也。

初六日 晴。二世父生辰，至放生园助祭。写五弟信，笔墨皆泪痕矣。接苏州信，蒋少甫表兄七月中作古。余少育于外家，与表兄共笔研，中间或分或合，至十七岁而始离。接几联床，无殊昆季。长余一岁，以诸生老，伤已。

初七日 晴。在观音院成服，触绪皆成深痛。弟性嗜饮，特祀以大杯，余为满酌，泪落酒中，几成血点。亲友来吊者十馀人。薄暮归寓。得叔坤信，知其二十龄爱女阿传殁于汀州，何伤心之事相继而来耶？下齿之梦复应矣（〔眉〕乃殊知其不然。侄女固不足应梦也）。叔弟工愁善病，痛失掌珠，已憔悴不能支。若闻季弟之讣，不知更如何摧折。思之

焦急，殆废眠食。

初八日 晴。去年春闺门人设席相招，余因事屡改其期，今日久有成约，不便再作纷更，乃易便服以赴之。主人六人（绍先、徐谦、范之杰、曲卓新、吴鼎金、廖振策）。散后至龙树院凭眺。散步郊原，黄昏始还。

挽七弟

历历生前事，今朝都上心来。万不料兄弟六人，稚齿离群，先弱一个；悠悠身后名，于汝原成梦幻。待收拾春秋数种，礼堂写定，聊慰重泉。

初九日 明。吴少序来谈。午刻，大兄在广和相招。朗轩、锐生、镜湘、云依均在座。饭后同至公善堂登高。正在郊原散步，风雨忽至，疾驰而归。诣云依处，候吴质钦共商川边土司屯垦事宜，因雨爽约。晚饭后归。

次韵濮青士年丈中秋对月

是谁措出镜光莹，云让寒芒星避明。倒摄山河三界影，平分儿女万家情。心飞碧落秋同阔，梦入今宵境始清。我与吴刚俱不寐，海天倚桂话长生。

初十日 晴。午前访少序、寿臣、祉铭，均有经手事件。刘子嘉前辈枉唁。申刻赴献廷便宜之约。期服廿一日不赴宴会。余近日颓沮过甚，精神恍惚，魂梦不安。每枯坐室中，即觉此身不知何在。友好咸劝余随意散荡，以澹愁怀。余自觉忧将伤人，亦思有以自遣也。接瑾叔弟本月初二日所发信，一字未及七弟之病，然则真以暴疾殒矣，又岂前电之传讹耶？大凡天下当列国割据时，人才愈多，计谋愈精。第一须数春秋，强者思逞，弱者图存，是何等手段！此下便数三国，魏才最多，吴次之，蜀只一忠武侯，便抵两国无数谋士。侯歿，蜀遂不支。再下东晋十六国，人才事业虽不及三国，然江表半壁，力能樁柱群雄，其中煞有精神本领，未可以清谈二字抹煞。若在太平无事时，士多以文章进身，资格得官，埋没英豪多矣。

十一日 晴。贾子咏两次见访，不值。折柬招饮于便宜，在座唯王孝玉。宾主三人畅谈而散。又至云山别墅，赴内阁校对诸君之请。从罗镜湘处借《张江陵全集》，灯下先检《行实》一卷读之，激顽起懦，奋然兴效法之思，虽至灯昏目眇，犹抚卷不忍释手。其《书牍》十六卷，最见担当一世驾驭群才手段，即寥寥数语，亦洞中机宜，杀活在手。嗟乎！纪纲日坠，名实乖舛，安得如江陵者一救时艰哉！

十二日 晴。一日客来不断。钱绍云自保定来。傍晚，诣放生园，为大嫂暖寿。中夜，西风大起，落叶有声，一灯相对，百感交集。复季文曾叔祖信，并更名咨稿。

十三日 晴。前室管夫人生辰拜供。至放生园祝大嫂寿。甫下车，得常电，余心跳手颤，急命宝惠翻出，乃叔坤弟初四日病歿凶耗也。余昏迷不知所措，良久乃痛哭。梦耶，真耶？天耶，人耶？悲惨至此，夫复何言！家人咸疑上次来电乃以六讹七，不应日期如此

之同。亟发电询里寓，究竟是一是二？夜半即得回电云：德、巽同日歿。不能同日生，竟以同日死。天下乃有此怪异惨酷之事！一日之中丧我同胞二人，虽以铁铸肠亦应寸断矣。夜间，肝疾大作，抽掣寒颤，半时乃平。

十四日 晴。悲郁不胜，病卧竟日。朗日和风，皆成恶境。亲友有知而来探者，命惠儿见之。电中云，六弟妇亦病危，倘再有不测，稚儿女三人作何依傍！焦急竟不能设想。余孱躯不克远行，拟命惠儿赴汀州料理扶柩接着各事。润泽愿伴惠行，义侠可感，余以一拜谢之。

十五日 晴。借南邻关帝庙设六弟位哭奠。一句之中再为此举，伤哉！痛哉！电致漳州李仲平观察，托其专差赴汀料理后事，安慰家人。又请云依占六壬课，据云汀寓皆平安无恙。许篆卿丈、陶兰泉来，久谈。

二十日 晴。至永清县为朱氏成主。长君祐三（槐之。己卯孝廉）、次君九丹（楹之。乙酉辛卯副榜，甲子孝廉）遣丁来迓。与钱干臣侍御偕行，侍御往祀土神者也。黎明附火车至郎坊，九点钟易肩舆而行，三十里过韩村午尖，又三十里抵县，时正申初。以其南宅为公馆，仪从之盛，供张之富，虽皇华出使，无以过之。知客为赐履臣吏部（恩。壬年同年）、鲍幼卿大令（霸州知州）、王小云孝廉（武清人。其尊人庚戌会榜，与伯方族伯同年）。少憩，易素服至朱宅行吊。

因事至武清

腰折髀消半日程，肩舆起侧不成行。拦头峭岸风尤厉，没踝干沙草不生。邑小独存民气朴，官贫难免吏才轻。度居设县非无意，正取离明向帝京（纬度直京师正南）。

二十一日 晴。午后仪从导出南门至莹前点主，观者如堵墙。成礼而归。晚，与祐三畅谈。朱氏丧礼穷极铺张，白布费至千匹，客席开至一千七百桌，他物称是，所费不下万金云。

二十二日 晴。三点半钟即起，因肩舆过于劳顿，改用双套车。月色皎然，郊行殊适。天明仍尖韩村，十点钟至郎坊附早车而归。

廿三日 晴。向恒裕举债三百元，遣宝惠赴汀州。买《金元明八大家文》（遗山、牧庵、草庵、道园、景濂、阳明、荆川、震川）。上高李迈堂（祖陶）所编。观震川文，去取不甚愜余意。然唐宋八家以外，此实文章渊海也。又，《国朝文正续录》，亦李氏所编。正编四十八家，有批点；续录无之。所选惜抱文，亦遗佳篇甚夥。人之所见不同盖如此！

廿四日 晴。得长汀县左德斋大令电，六弟妇许恭人以十五日戌刻身殉，可悲可敬！然遗孤三人，长者十四龄，稚者犹在襁褓，内外无主，茕茕者将何所依！思之心胆俱碎。旬日之间连值三丧，门祚之衰，一至于此！汀局急待人往，而张寿不回，宝惠不能成行，焦急万状。连日忧伤煎迫，所处殆非人境。友好见余者皆骇其瘦损，群相切譬宽慰。唯余将何以自宽乎？又接常州信，知七弟实患发疹，为庸医陆稼轩所误，邪热内陷而歿。吾恨不手刃之！

廿五日 晴。得三兄上海电，询赴闽行否。即复一电。张寿自景州疾驰而归，遂定明

日动身。至放生园诊大兄病。合写汀漳龙道、汀州府（张叙墀前辈。星炳）、长汀县三信，托其照料一切。

廿六日 晴。黎明宝惠偕润泽起身，由津航海至沪，由沪航海至汕头，易民船历广东、潮州至石下坝，再易肩舆过岭至峰市，有汀州分局，水路逆行，滩石纵横，行程过于迂滞，仍须遵陆而行，历上杭以达汀郡。道路之难如此！午刻至广和赴顾亚蘧之约。坐有姚石荃观察锡光，镇江人，通达才也。聆其言论，颇明正。接缪筱珊丈信，并所著《艺风文集》，略翻一过，多考订实事之文。考得元顺帝子昭宗年号宣光，甚为创获。

廿七日 晴，天气颇暖。张劭予丈来，久谈。至小学堂出季课题目。祝董五太太寿，午后面诣大兄。在云依处见玻璃印黄山谷墨迹手札一通，二百三十馀字，乃青士先生所藏，抽锋运颖之法，一一显露纸上，真奇宝也。假归临之。连日看《张江陵书牍》十六卷毕，作书后一篇。一日接次寅三信。

廿八日 晴。答拜数客。访许篆丈。申刻赴花农前辈之约。作马石蘧翁家传赞一首，曲折以取远神，略近归太仆，连日玩诵归文之效也。

廿九日 晴。翰林院值日。七点半钟登车，至景运门内朝房犹坐候一时许，事始下。至顺天府署，践爱苍京兆之约。与子封、仲弢、亦元三君作竟日谈。上灯后驰出宣武门。连接次寅三书、叔伦三兄一书、宝惠一禀。

十月初一日 晴。自晨至夜客来不绝，舌敝神疲，公私各事俱废。先贤谓，见客说话亦是学问。然对无谓人说无谓话，废时失业则有之，未见其有益也。门人廖子方问看《宋元学案》，余告以看此书有数益：两朝五百年学派了如指掌，一也；作宋元两史名臣名儒列传读，可以推究一代治乱得失之迹，二也；练达才识，可以经世，三也；嘉言懿行，可师可法，四也。至于倾群经之沥液，穷义理之旨归，则又《学案》专门之益，不待言者。余于本朝诸儒最服膺顾亭林、黄梨洲、全谢山三先生，将终身奉为绳尺。而《学案》一书，梨洲创之于前，谢山修之于后，三四年虽未能伏案专治，实时时反复用功。

（原稿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澄斋日记

光绪卅一年乙巳（1905年）

乙巳年正月初一日 晴。澄斋主人年四十三岁，采澗夫人三十二岁，侍妾王氏二十八岁；长儿宝惠二十一岁，儿妇曹氏二十一岁，次儿宝襄十一岁，三儿宝纶、四儿宝仪同九岁，五儿宝振二岁；长女阿嫻十七岁，二女阿丙十岁，三女恩八岁，四女南七岁，五女全六岁，六女美六岁，七女辛五岁，八女林四岁，九女小九二岁。合家和气致祥，平安欢乐。余因感冒初愈，尚觉畏寒，未能入贺正旦，请翁弢夫前辈代侍太和殿班。戌刻岁朝立春，以春卷荐先人。傍晚，放生园来追，为蕪侄女诊病，肝气胀痛，以小柴胡汤加味治之，应手而安。余自入秋以来，为亲友看病三十馀，往往有棘手证，揣理审情，精心师古，无不应手立愈，甚至不烦再诊，益信古法之精，特未可粗心浮气耳。因于每日灯下专意研究古医书，以期实有所得。夜，风狂如虎。宝惠往汀州移叔坤亡弟夫妇灵柩，由瑞金循赣江取道九江、镇江，于去腊廿三日安抵里门度岁。其幼儿幼女则由门人张润泽分道由汕头遵海而行，于去腊朔日抵里。润泽先归，留两孩待宝惠。此事办理甚妥。惠儿初次远出，肩此重任，幸无陨越，余心颇慰。而润泽师门谊切，独任其劳，犯险茹艰，安全报命，义侠尤可感可敬也。

初二日 晴，风。大兄出拜年。笏兄、篆丈俱来久谈。饭后诣笏贺年。入内见嫂。又至放生园改方，其病已若失矣。灯下排城外拜年单毕。

初三日 晴，大风。遣宽侄拜城外年。午刻诣弢手谈。其二令媛猝患血闭，甚危险。余入诊，以药力不能速达，先用针砭法开之，然后开一调和气血方。傍晚，归寓，落神影，再往晚酌。

初四日 晴，无日不风，在家闷坐而已。

初五日 晴。得宝惠九江、南昌所发两信。饭后入西城拜年，祝黄慎丈生日。晚，赴沈爱苍京兆之约。壬辰消寒局，辞之。

初六日 晴，无风。午后游厂，买戴文节画扇，超秀绝尘，自是能品。又买瓷器数种。饥甚，在信远斋便餐。访杨菊村夜谈，以酒肴相款。菊村推余甚至，以节钺见许。余深愧其言。

初七日 晴。访笏斋，午饭，同游厂。买医书数种，颇为世间罕遘之本。此事千变万

化，非可执一而论，直当广参博证，务极精详，庶几临证略有把握耳。又买零种书数本。凡丛书之不全者，其中得一二种作单本收藏，最可爱，往往有至精者。吾辈流连厂中，最宜于此着眼。破摊中能获奇珍，有时惊喜忘寝食。此新年乐趣也。若大部通行之书，平日自可购诸肆中耳。夜，早眠。

初八日 子正起，丑正至坛外帐棚，与同事齐班（达弗一学士、贵寿璠撰文、翁弢夫侍读），先诣坛下恭候。寅正上祈谷于天坛，臣等在自下数上第二层侍班（上拜位在第三层）。中祀昊天上帝，奉三祖五宗配，礼行三献，乐奏九章。礼成，东方微明（侍班凡七刻，为时最久），退至帐棚，俟车驾启行，乃登车。连日大风甚寒，独今夜风平气暖，碧宇清澈，知昊苍之佑我皇者至矣。归寓解衣酣寝，至午乃起。未刻赴赵芝珊同年寓中之约。半席先行，至湖广馆，赴周少朴、袁季九消寒局。

初九日 晴。与菊村通谱。菊长于予一岁，其人伉爽有奇气，可交也。予性坦率，择友亦取质直一路，虽气质略粗，无害也，异日可与共事。深畏深文厚貌及圆滑人，此种人最不足恃，急则相弃，甚且卖我矣。午后入西城拜年，祝同乡史康侯比部太夫人寿。出城赴苏济帆寓中之约。

初十日 晴。午刻至江苏馆，赴花农前辈之约。散后又赴孙孟延手谈局。在德古斋买旧拓鄂辉堂苏帖四册，乃康熙时吴豕宰一蜚镌本，纸墨古雅，模勒精良，韵味盎然涌现纸上，真坡书上品也。较明拓晚香堂有过之无不及，得之狂喜，把玩几忘寝食。予尝论人之嗜好固不可太过，然亦不宜全无嗜好。嗜好过，则足以累心，因牵缠而生魔障，其甚者，小则倾家荡产，大则坠节败名；若全无嗜好，则无情，万事落莫，生意索然，小而为鄙人，大且为忍人矣。然以嗜好论，却又有别。贪财好色嗜赌，则万不可有。

（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乙巳年三月初一日 晴。清明节。晨起至放生园看病。上月廿九日二侄女肾经沉寒，挟气海之气上奔，号痛欲死，冷汗痰涌，昏不知人。余诊其两尺，沉细摇曳，有似鱼游。此阳绝之征，危笃已极。乃用川附片一两，茯苓一两，干姜、蜀椒各三钱以救之。服药后居然大定。次日再诊，尺脉已静，但微细耳。肾气仍有时而上，因本真武汤加味镇之。今日再诊，竟转危为安，不致再生他变矣。亲友闻此重剂，无不骇然。因思上月初叔坤弟幼子汀官患疹出不透，气促神昏，面现青白，泄泻青水，颇有疑为寒疹者。余力断为热极，用羚羊角钱半，清热达表，居然头面遍身透发，神识顿清，不三日而全愈。亡弟妇只此遗孤，当其病剧，余忧烦焦急，五内如焚。儿女十五人，屡患剧症，余皆能自持，从未如此次之动心者。幸赖天地、祖宗及亡弟默佑，得以安全。至今思之犹悸。一月之中，一热一寒，皆以重剂挽救，学医数年，不为无益也。午刻至广和，赴陶兰泉之约。酉刻采润率成儿自天津归。

初二日 晴，大风。午刻至放生园看病。未刻至汪笙叔年丈处，为其孙男女开学取吉兆也。至张季端同年处为其夫人看病。至云山别墅，赴何润夫、冯润田两局，傍晚归。乙酉同年湖广馆月团，润雅舍中翰约同兴堂，均辞之。别墅杏花、梨花十馀株皆盛开，惜风狂如虎，蒙气弥天，名花不免减色耳。诸君拇战甚豪，余独对花惆怅，若不胜情。

初三日 晴。上巳。刘子嘉前辈、蓝子方（名光第。蜀之重庆人。其胞兄子彦，名光

策，去冬曾以所著《春秋公法发明》求序于余）、萧承鄴（湘）相继来谈。午刻赴朱少伯之约。朱穗庄吹笛，陆叔久调胡琴，余歌以应之，颇解烦郁。申刻在江苏馆，与笏斋同作主人，覆壬辰诸君之局。散后为孙孟延牵率而去作手谈，夜深始归。彻夜不能寐。胡筠楣丈召饮，辞。

初四日 晴。辰刻入景运门，皇太后升乾清宫。德国使臣穆默偕亲王福留礼伯觐见。该国文武各员及医邮差各小官咸随见，共三十六人。福登宝座致词，进呈国主御容。起居注官补褂序立于宫内北上东面（恩露芝、周容阶二学士，文焕章撰文）。使臣等复至西暖阁觐见皇帝陛下，起居注官即退。臣敬惟讲官不应侍太后班，此举非礼也。出城答拜王叔康（晋观），未值（浙江运粮知府）。至放生园诊脉。陈子碾昨诊二侄女，断为虫患，殊有见地。以《金匱》附方九痛丸治之。归寓倦甚，目不能抬，就枕略眠。适于氏何表妹来就诊。八年痼疾，经余一药而起，医治两月，将复元矣。晚间，大兄设小酒肴，为胡锐生太守饯行，余往陪，倦极早归。

初五日 晴。半日会客、写字。午后至韩樾堂署正处看病，沈丈子封为介绍其中表兄也。又为季端夫人诊脉改方。至嵩云草堂赴李木斋、欧阳煦庵同年月团局。酉刻赴笏斋局，自制肴饌极精。

大风在云山别墅看桃花

漠漠云容重，迟迟酒盏寒。不知何事感，只觉遣愁难。病眼慵开镜（余患目疾近半月），怜花静倚栏。枝头春尚浅，幸可耐摧残。

初六日 晴，大风。祖考中丞公忌日，在放生园拜供。刘益斋前辈江苏馆招饮乙酉同人，龙树寺公请沈爱苍廉访、袁季九太守，均不往。写应酬字数件。

初七日 晴。一日在家整齐书室为静坐计。自去冬至今，会无谓之客，赴无谓之局，终日征逐，身心俱疲，求六时静坐看书而不可得，以致胸怀扰攘，往往夜不能寐。十馀年所用心性工夫几全数放倒，若不亟自收拾，将为小人之归矣。自二月以来，蓝侄女首患痧疹，汀侄继之，辛女、全女、林女、美女、九女、爱宝，以次递及，一孩甫愈，一孩复病，心绪无一日宁。幸余认定全是肺胃风热，以银花、连翘、桑叶、菊花、黄芩、黄连、栀子、大黄、知母、麦冬、石膏、蝉退、僵蚕、浮萍、竹叶、滑石、车前等药，颠倒而进退之，以次热退身安，不数日而复元。吾乡医家创为疹不可遏之说，禁用凉药，唯以升发卒散为治，患此者十损七八，于是病家咸目为险症。若用余治法，何至濒于危殆耶？拟以此意函致南中，或可保全性命不少。申刻至宗显堂，赴杨子嘉之约。以《史记菁华录》授铭侄，每晚讲解，令其熟读，将此四十馀篇牢着心中，作为根柢，异日作文，当有大得力处。

送胡锐生同年出守河南

不踏东华路，挥鞭指汴城。山形随地转，风势挟沙行。竭泽鱼游窄，驱丛雀去轻（近年地方官浮捐苛细，谳狱失平，民皆入天主教以自卫）。时危需吏治，报最属儒生。

初八日 晴。张景韩来谈。午刻至便宜坊，赴锐生之约，杯酒话别。未刻赴孙孟延局。申刻至广和居，赴云依、亚蘧约，为锐生设饯。归至间壁为张荫之夫人诊病。看新出《轰天雷》小说十二回毕。专记常熟编修沈鹏就婚费氏上疏下狱事。书中所载之人虽皆支离其姓名，然指斥无含蓄，全非寓言文体，与古人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旨，去之何啻万里！著书本难，即小说亦岂易言哉！近人所出小说，无一足观者。

初九日 晴。半日检点亲友书札，一年所得不下四五百函，朋友之相爱至矣。余则懒于作答，不过十酬三四而已。未刻至万福居，赴一市侩之约，略坐即行。至季端处为其夫人复诊，复至福州馆赴张珍午前辈之约。

感 事

青灯风雨黯春宵，碧血孤魂不可招。高寝劫灰霾王气（圣祖景陵隆恩门隆恩殿二月二十日被焚，配殿、松树均尽），平城丰草牧天骄（日本占我奉天）。局翻黑白迷陈迹（戊戌、庚子以后，两番变政，渐废祖制），梦入东南起暮潮（东南新学盛行，创为邪说，无复忌惮，学界之忧，实国脉之忧也）。晚望太平元祐日（坡诗：“晚为元祐太平人。”），一编谁与续尊尧。

初十日 晴。午刻为韩樾堂看病。在广和居便饭，子封丈代作主人。樾堂寓屋，丁丑、戊寅年先君子曾卜居焉，阅三十年琴砚灶臼之地历历在目。余时年十六，补博士弟子员于此。周览廊室，悲怆不自禁。饭后至冯润田处为其儿妇复诊。申刻至同丰堂，赴刘鸣复、杨寿臣两局。归寓作家书，就枕已鸡鸣矣。苏海卿有志学医，求余指示门径，因出书数种示之。此道不易言，看书临证，相辅而行，要以灵机活泼为第一著。墨守古书，死煞句下，其杀人与胸无点墨之市医等。

十一日 晴。余东生来久谈。吉甫为景苏丈设吊，余往陪吊，傍晚始归。同乡朱子文观察（宝奎）来拜，吾县横林乡人也。

梅叟见示生日述怀诗走笔奉酬

藤榻筠廊眼倦开，忽闻门外送诗来。君如灵运能成佛，我愧文通欲尽才。合座词人归品藻（座客多名流，诗中咸加月旦），二分春色费栽培（梅叟善养花，得其性情宜忌，虽唐花亦能使历久不谢）。清尊未得陪东阁，犹使袁宏辱见推（是日余因病未赴夜宴，诗语犹深致意焉）。（此诗甚雅切，无一浮响。）

十二日 阴，南风，甚凉。至江苏馆祝于海帆前辈封翁寿。入西城贺熙菊彭同年嫁女喜。申刻在放生园与大兄合请客。为燮尹致杨杏城同年信。

十三日 阴，北风更寒，须著皮衣。致钱绍云同年信，交吕藕之带并助藉之旅费洋五元，资送其游奉天。午后，润夫、季端来久谈。申刻赴朱澄侯之约。二侄女猝患腹痛，飞骑来追，因往诊脉，审系寒结经闭，以当归四逆加吴茱萸汤治之。复厚存兄信。

十四日 阴。不见日光已四日矣。午刻赴梅叟之招，为其令妹诊脉。酒数行，菜数簋，皆自制，甚精洁。同座周君桐豫，字绍庭，久宦汴省，为余道辉县山水风土之美，服食日用之省，为之神往，动卜居之思。且言其令亲有屋求售。屋六十间，花园十亩，菜圃六亩，竹园二十亩，稻田十亩，各种花三百馀盆，索价只五千金。在县西门外，门对苏门山，绕舍清泉，即百源分流也。处此时局，官无可贪，直须买此宅为归老计耳（其地米薪鱼虾无一不廉，以中人之家计，每岁不过费三百金）。归为大兄述之，亦欣然动偕隐之志。又为二侄女复诊，病已十愈七八。归寓，许锡真、李珩甫来久谈。灯下颇暇，看《邵氏闻见录》二卷，写字三百馀，殊得闲趣。

访梅叟再叠前韵

欲酿花消息，春天不肯晴。云容如我懒，柳色向人轻。寺近羌村（工部有羌村诗三首）僻（梅叟居马道胡同，近礼拜寺，左右皆回民也），车稀马迹清（此联确切。羌本从羊，对马字尤工）。频来童仆惯，不用更通名。（前半写春阴景，后半做访字。）

十五日 阴。甚寒，换戴凉帽，犹著皮衣。时令不正如此！时事殊可忧也。接次寅信，知署理济南通判驻济阴县缺，虽瘠苦，初次履任，亦可喜。因复一信，交邮寄。午后至季端处看病，答拜各客。补祝寿州师十二日生日。

在梅叟席间闻人述辉县之胜

闻说苏门胜，停杯意渺然。山光团舍竹，稻陇带畦泉。常日饶鱼米，高风挹诵弦（邵康节、孙夏峰皆隐居苏门百源间）。何须阳羨住，二顷欲求田。（此诗似圣俞。）

十六日 晴，有风。午前至季端处复诊，因留午饭。又至保之师处，为如夫人看病。又至润田处，为其儿妇看病。终日因此奔波，殊可笑也。申刻赴刘式夫同年之约。

十七日 晴。吉甫生女洗三，往贺。未备吃局，因至笏处谋食。又在季端处复诊，作半日谈。本日奉上谕，政务处奏复会议苏淮分立行省一折。苏淮分省于治理既多不便，著即毋庸分设。江淮巡抚即行裁撤，所有淮扬镇总兵著改为江北提督，以资镇慑，馀依议。钦此。先是，去年十一月，两江总督端方据修撰张謇条陈奏请添设江北巡抚，治徐州而割安徽之颖亳，山东之曹沂，河南之归德，徐州府之丰沛、萧砀诸县，合为一省，以靖中原盗贼。下政务处议。政地诸公惮于更张，又不欲重违端张之意，乃建画江之策：以苏、松、常、镇、太为江苏省；江、扬、淮、徐、通、海为江淮省；裁漕督，设巡抚，仍治清江浦，以恩寿为之。恩寿者，首辅庆亲王之儿女亲家，历任封疆，无治行，由苏抚移漕督，锐志欲复巡抚任，以窥两江一席。政府此举，实为恩地也。诏既下，中外亦不安。江南北之民受害甚深，尤震动。于是陆尚书（润庠），侍郎陆（宝忠）、顾（肇新），阁学吴（郁生），左丞陈（名侃）联名具疏争之，不报。毓鼎乃复纠合吾苏言官讲垣延清、翁斌孙、于齐庆、吴荫培，召谏徐士佳、汪凤池合疏再争之，指陈弊端尤切。政府揣上意仍置之。圣上见疏，

深以为然，遂并陆折俱下廷议。八部九卿具说帖者百余人，俱请收回成命，无一主分者。今日议上遂有毋庸分设之诏。朝廷从谏如流，不惮屈己以徇舆论，岂惟吾苏士民之福，天下实系赖焉。谨记事之始末以志感幸。

十八日 晴。至王保师处看病。午后眉卿兄弟来谈。未刻至嵩云草堂，赴张景韩之约，食河豚白，甚佳。然贾厨不甚谙烹调之法，尚未能尽其美耳。席散，复赴子封丈之约，见沈蕙苍题常熟相国所画翠玲珑馆纳凉图（奚铁生有此图，相国临之）七绝四首，自是诗家当行之笔。因对灯谈诗，所见殊深。此道作者固难，求解人亦复难索耳。

题徐花农前辈自书宋司马温公传论长卷

中国相司马，边廷毋用兵。由来大臣重，能使敌人惊。怀古触深慨，借书摅远情。应贤褚中令，只解写西京（褚登善书《汉书·兒宽传赞》）。（次联有弦外音。结笔用典颇切。）

十九日 晴。二侄女忽患霍乱，速余往治。午刻在广和居请同乡朱子文、赵叔泽、余东生及朱澄侯、黄敏仲、三六桥。散后访张珍午前辈，未值。傍晚，步行访孟延，作半夕谈兼为其如夫人看病。

沈爱苍同年由京尹陈臬山西未行 复移广东赋诗赠别

楝花风里送鸣驺，绣服新巡十五州。南海鱼龙避旌节，北军荼火散兜鍪。当春再奉金门诏，乘兴真为玉局游。过岭莫嫌无鹰到，勤修书札付江邮。

百年屈指尹京畿，为政风流我见稀。犹有雅音追正始，果然家法出乌衣。身离阙下心应恋，痕扫巢边梦渐非（辛丑年裁詹事府，近又有设文部之议）。惜别而今情更恶，杏花如雨乱红飞。

廿一日。廿二日 壬午同年在江苏馆公请陕甘总督并吉甫同年，宾主十五人尽欢而散。

廿三日 微雨初晴，花大皆含润意。笏老枉过。率宝惠出门访春。先至嵩云草堂，海棠两大株尚未全开，根本蟠郁，实为巨观。又至云山别墅，鸾枝花正盛，远望但见红光一片，炫耀双睛。古无此花，始见于南宋笔记，龚定庵集中有诗，唯北方有之，然亦不能尽人知其名。花光红艳，他花皆不及也。梨花之白，绶带之黄，掩映其间，尤为出色。在棠梨馆小坐，西爽阁延眺，流连良久始去。又至畿辅先哲祠，无花可赏。满院松柏，如行墟墓中。与宝惠登三层楼极顶，帝京景物一览无余。梯用螺旋而上，殊省足力。又至官工艺局流览品物。即赴花农前辈之约，花事亦佳，海棠尤妙。二鼓归寓。

廿四日 晴。正拟进城，放生园来追，为二侄女看病。先服日本人川田药水，胃气大伤，心荡欲死。予酌定一方救之。未刻赴寿州师之召，正客升制军，陪客皆同榜同年也。散后至张菡南、毕颐臣两处道喜。晚，家庖为幼芙、眉卿饯行。杨子嘉、云依、笏老、大

兄、九弟作陪。

廿五日 因彻夜不眠，形神俱困。史竹孙同年来谈（新自湖南来）。饭后与幼芙、眉卿送行。孟延处看病，其窗外海棠盛开，艳绝人寰。归寓早寝。闻李亦元暴殁于大学堂，才人短命，殊堪痛惜。亦元诗笔清奇，足以自成一家。其子年甚幼，不知能宝之否。

廿六日 巳刻至观音院，为朱古微同年之弟妇成主。午刻在江苏馆请乙未、癸卯两科门生，共九人。申刻哭亦元于龙泉寺。酉刻为二侄女看病，胃脉殊恶，心甚忧之。洋医之误人如是。以余所闻，西医治外症，间有奇效；若内症，于阴阳虚实、经络脉理，全然不解，为所医者，十死八九人。以其洋也而神之，以性命殉新法，可叹，可叹！

廿七日 风狂如虎，黄霾蔽天。距立夏四五日，寒气逼人，竟可著皮衣。时令不正如此，大非好气象也。二伯母忌日，至放生园助祭。为二侄女看病，心脉、胃脉俱可虑，兼请朱晓南参酌，内风已动，亦无把握也。又至冯润田处看病。

海棠正当盛开，连日大风扬沙，摧抑殆尽。一年花事，又匆匆虚度矣。感吟二十字，呈笏斋、梅叟

一度看花约，悠悠动隔年。封姨偏有势，青帝太无权。酝酿原非易，飘零正可怜。深情君共抱，灯下定凄然。

挽李亦元同年

把酒论诗地，孤灯尚黯然。连宵共风雨，一昔判人天。并世犹相厄，遗名果孰传。生前文字习，到此定齐蠲；

长抱无涯恨，谁怜有数才。楹书愁漫付，诗卷忍重开。淡月沉孤馆，残花黯暮苔。门前遂无迹，何限子期哀。

四月初一日 晴。孟夏时享太庙，臣毓鼎侍班。丑正登车，寅初至殿阶上，与同事齐班（延子、澄文、翁弢夫）。寅正二刻，皇上行礼，起居注官朝服立于槛外北上东向。卯初二刻礼毕。归寓酣寝。午后为二侄女看病，已有转机。以次儿宝襄嗣从堂弟毓珂。

初二日 晴。壬午南榜在湖广馆团拜，请北榜之江苏、安徽人，午刻前往。未刻至福隆堂赴保之师之召，散后仍往观剧。永清朱佑三孝廉（槐之），予旧交也。县革吏潘姓与有怨，勾结佑三旧仆，以五十金贿御史荣寿上疏诬佑三为会匪。廷寄交府尹查办。李大京兆竟派委员将佑三拿解过京。同乡官大哗，欲递公呈。钱侍御（能训）力言于兼尹徐公，事乃解。胥吏之奸恶，满御史之昏贪，府尹之迷谬，佑三遂几受其害焉。

初三日 阴。立夏节。天颇寒，竟著棉衣。阴气过甚，大臣专权、夷狄内侵之应也。翰林院值日，八点钟至西苑门朝房，少坐即散。午后答拜各客兼访小南。

初四日 阴。子嘉前辈来就诊。屠敬山、胡慈浦来谈。午后至龙泉寺吊亦元。挽联有五六十付之多，佳者颇夥，盖亦元之学问人品有可传，其际遇尤足怨也。至放生园看病。与同人手谈。

再送愛蒼

官遠人將去，春寒燕未來。不辭歡笑異，正惜別離催。嶺表方多難，朝端特重才。
白鷗波浩蕩，黃卷記頻開。（后山、簡齋之間。）

初五日 晴。訪笏齋，見董蔗林相國進呈山水冊，八開，畫少陵詩意，精深蒼秀，為生平最得意之作。索價百元，缺一不可，力不能得，悵恨久之。笏齋因出示家藏蔣南沙所畫少陵詩意冊，二十開，與董冊大致相同，而筆墨深遠，又出董上，賞玩不忍釋手。飯后至放生園，與小南合診。未刻至松筠庵赴癸巳公局。歸，又至便宜坊，赴潤田之約。

初六日 晴，天頓熱。訪季端談。午後出平則門至圓廣寺吊尚會臣同年太夫人之喪。歸，至潤夫處，為其令妹診脈。潤夫新刻詩集兩卷，讀其《鷄林集》中秋興雜感十八首，格律雄健，傑作也。寬仲自南歸。以四金買《古緣萃錄》，常熟邵氏寫印本。伯英前輩受其太翁汴生中丞收藏名迹，又益以妻父楊振甫先生所藏，積儲既富，賞鑒亦精。上自唐宋，下至乾嘉，名人手迹不下六七百件，真奇緣奇福也。錄中評論考訂，亦足繼孫、高二家。

初七日 晴。午刻與笏哥同至昆師處送同年公祝禮。答拜朱子文，送別沈愛蒼，均不遇。出崇文門至潤田處看病。歸寓少息復至孟延處，赴朱小南之約。

初八日 晴。壬午同年八人，在福建新館公請升吉甫制軍、余堯衢廉訪。散后至季端處看病。加軍令司正使劉永慶兵部侍郎銜為江北提督，鎮道以下均歸節制。北洋兵權并及南洋矣。祖宗時漢人不掌兵權，粵匪之亂始變通此制，然曾文正于節制四省保舉疆臣之命俱控疏力辭，以外權不宜太重為言。今直隸督臣駸駸都督中外軍事矣。大臣权重者國危，深可寒心。

初九日 陰。燥熱特甚。至汪家胡同祝昆師七十壽。天使賚壽物傳旨賜壽。毓鼎贊襄盛典。禮畢風雨大至，急馳而歸。

听 雨

（前四句字字是夜中听雨）

枕畔微涼進，階前萬點空。履歸鄰巷客，燈擺破窗風（聖俞詩：“窗缺擺春燈。”）。海警傳番舶（俄波羅的海戰艦從事東方，已駛入中國境），軍書梗熨僮（定興建議收回四川瞻對土司改土歸流，土番遂叛殺幫辦大臣風全）。孤懷與百感，俱在雨聲中。（孤懷結次聯，百感結三聯，雨聲二字微起二句。）

十一日 雨，竟日未住。午刻至門樓胡同，為賈筱云丈看病。申刻至福建館赴寶鼎臣、王卓聲之約。王荇宣同年（良弼）以所著《義烈闡微》來質正。看前二卷，其書起三代迄明，凡義烈之士，堅苦卓絕，古今不甚知其用心，或反被疑謗者，一一皆與闡發。其思深，其旨遠，其目光甚精微，真苦心讀書人也。中有與敝見不甚洽者，為下數簽。

十二日 陰。濟帆來，交還五十金。保之師枉過，談醫。午後訪弢哥，同車至崇效寺

看牡丹，国色天香，群花无可侔者，尊为花王不虚也（详载诗题，不复赘）。展视训鸡图，题诗一绝。归，至广和赴罗景湘之约。

城南枣花寺藏红杏青松、训鸡二图，传自国初，名人题跋甚富。渔洋、竹垞、覃溪诸先生皆有诗。庚子之乱，红杏青松图失去，归于杨荫北京卿。仅存训鸡图，声价较亚。寺中牡丹之盛，甲于京师，多二百余年旧本。四月十二日偕笏斋往游，花光夺目，清芬袭人，群芳无足侔者。适桂月亭、刘伯潜两侍郎，张劭予、何润夫两副宪，刘子嘉阁学，延子澄侍读花下设筵，为张振卿少宰祝寿，把臂相邀，入座畅饮。客既散，至方丈，访僧妙慈，出训鸡图，与笏斋共赏之。

笏题一诗于上，余亦继吟一绝，信笔挥洒，诗不能工，聊以纪游而已

艳雨香风欲破禅，春阴不负看花天。醉中更展题诗卷，累我神游二百年。

十三日 晴。以次子宝襄承继堂弟瑾叔为子，为伯父尚书公冢孙。午刻祭祖。瑾叔再拜谢余夫妇。大兄草承嗣议约，翊虞侄执笔书之。尚书公于诸侄中待余最厚，期许甚深。庚子七月，洋兵陷京师，余全家十四口坐困危城，金尽粮绝，殆无生机。伯父于中秋前设法由华俄银行汇寄四百金，始能度日。生我之恩，铭诸没齿。此举所以报也。当与瑾弟约定，本生父母不改称呼。宗子之法既废，不能执古礼以绳今人。且既改名称，则其生母便了无关涉。天下无无母之子，亦不能因取后而背之也。

十四日 晴。己丑公送昆师戏，前为雨阻，于今日补演。两世兄约往知客。午刻先至云山别墅，赴吴颖芝之约，少坐即行，至汪家胡同观剧。九点钟始出城。

十五日 阴。午后至贾处看病。顺访梅叟。又至花老处赏牡丹、兰花。登西院土山坐石榻静话。满山种诸葛菜（即芜菁花）及荷包牡丹。群花酝酿，自发天香，不能复辨其为何花香气也。

十六日 晴。午后访笏斋，同至崇效寺。花虽向阑，尚饶香艳。在西来阁下徘徊良久。读壁间翁覃溪先生丁香树记，颇动今昔之感。北壁嵌唐王仲堪墓志。寺即节度使刘济故宅，舍以为寺。仲堪参济幕府，出使河中，卒于道。嘉庆间，吴荷屋得此志石，因置寺中，吴有跋，记之甚详。与笏重展训鸡图手卷，各又题诗一首。衣冠拜张劭予、吴蔚若两世丈，下媒人请帖。

四月十六日偕笏斋重游枣花寺，连朝风雨，花事已阑，在西来阁下流连久之，感赋一律

前有朱王后有翁（竹垞、渔洋皆有诗），西来旧阁忽成空。依然文字二三侣，不见乾嘉全盛风。憔悴名花颜半老，蟠拏枯树气犹雄（寺中楸树三株，花开正盛，皆数百年前物）。闲庭斜日游踪寂，幽鸟时飞绿一丛。（前四句曾见辛丑记中，后四句较胜旧作，应删彼存此。）

廿一日 晴。连日料理喜事，间出为人看病，不琐记。午后至会馆，为瑾弟贺喜，在

敬山屋少坐。入城拜盛杏荪丈，未晤。与吕幼龄同年谈。出城为二侄女诊脉。刘少田来，为汀侄、振儿、九女种痘。

廿二日 阴。男府过日帖，设盛席，宴两媒人。夜雨达旦。

廿三日 雨止而风。贺客颇有来者。

廿四日 晴，雨止风息，天气转佳。长女宝娴出阁，赘婿于家。清晨即起，酬应贺客。午刻祭祖，祀南冈公以下。大兄嫂双拜开礼，一点钟发轿，三点钟新婿奠雁拜堂，邹咏春、吴经才两太史候赞，五点钟见礼，七点钟设席，宴新婿。九点钟送入洞房。贺客来者一百五十余人。余未出帖，而来客如此之多，亲友相顾之厚可见。疲甚早寝。正当祀先行礼时，忽报二侄女病发，牙关紧，大兄嫂惊骇欲涕。余乃请大兄代应客，自往诊脉，脉乃无恙，开方而归。婿名之铨，字秉衡，又字量能，松禅相国之侄曾孙，寅臣妹婿之长子，余从妹毓榴所出，年十八岁。

廿五日 晴。南冈公忌日，不行吉礼，在放生园拜供。夜，笏斋来谈。

廿六日 晴。燥热。男府会亲。管丹云太叔岳，麟士叔岳，董吉甫内弟，何润夫表兄，濮云依亲家，大兄，翊虞、宽仲二侄，均来此会齐。余率惠儿同往（女客大嫂，采润夫人，翊虞侄媳，何表嫂）。外列四席，尽欢而散。乙酉消夏，张珍午前辈、李秀瑜同年作主人，辞之。

廿七日 阴雨。一日静养不出门。于氏表妹来就诊。

廿八日 阴。请男府新亲弢夫亲家父子，韩麟阁（宝麒。新婿之姨丈）、钱抟夫（鹏年。新婿之表叔）、潘经士（盛年）偕来，内外四席。散后偕至笏处手谈。

廿九日 一日雨不止。闷坐内室，为采润写扇一柄。午后腹胀气坠，卧不能兴。气体日衰，稍有劳动，已不克胜，较之壬寅正月娶儿妇时迥不同矣。不禁感叹。

补录前作诗：

自月朔以来无日不大风，感赋一律

连空日色荒荒白，塞地阴霾滚滚黄。庭树如闻翻海浪，屋茅欲卷过邻墙。（上句从山谷诗“马啮枯萁喧午枕，卧闻风雨浪翻江”意脱胎，下句从老杜《茅屋为秋风所破》诗脱胎。）天心正示金滕警，岁首犹占玉烛祥（钦天监例于元旦奏风从艮地起，主人寿年丰）。洪范经师存大义，何人斋袂告明王。

三十日 微雨。午后稍息。聂献廷来，请为其姊丈祝颂臣看病，寓崇文门外板井胡同，道路烂泥如粥，因乘马而行。又顺至润田处，为其儿媳看病。在途屡有戒心，归疲极。花农前辈邀酌酒赏花，不能往。

五月初一日 晴。答谢大街南各客，以路较干净也。至放生园为大兄及二侄女开方。接三兄信，带来家用银壹百两，又坤弟存项壹百五十两。

初二日 晴。午后移住海淀万兴堂，为对房引见之两粤人高谈所扰，夜不成眠。

初三日 晴。六点钟起，赴宫门外朝房值日。八点半钟事下即行。午刻抵家，静憩不见客。灯下为铭侄写字数开。托笏哥至昆师处代致节敬。

初四日 晴。奉天道员赵子登（毓奎）来见（天津人。乙酉同年）。余详询东省利弊，所对甚详。据云海盐林木为大利所在，若能加意整顿，委付得人，实有裨于财政。午后笏哥来谈，偕入西城，祝陆风师寿。又偕谒张冶秋尚书，未晤。出城至放生园，为二侄女诊脉，将次复元矣。

初五日 阴。午初至放生园祀先。回寓又祀曾祖父母、祖父母、先考妣、管夫人。合家拜节。午后至中街，又至绳匠胡同，赴田桂舫、李符曾之约。风雨交作，天颇凉。散后冒雨至笏处手谈，食鲥鱼甚鲜美。晚，开销节账。

端午日作

一年时序又天中，细葛轻衫换午风。日亦寻常偏唤节，人非衰老已成翁。倾杯竹叶浮新碧，傍砌榴花吐小红。蒲剑艾人还应景，只将游戏看儿童。（三句眼前语，却未经人道。）

初六日 晴。

初八日 阴。子封丈来谈，闻有设学部之议，以寿州师领之，翰林院真成虚设矣。昔人艳羨玉堂如在天上，今则投闲置散，视同赘疣。官职视时为重轻，特身当其际者不幸耳。亲友有劝余经营以求换授者，笑而不应。午后入城谢客，答访叶至澄（锡麒。己丑同年叶玉书之胞兄），曾襄新疆刘襄勤、闽督魏午帅幕府，学识明练，有经世才，所著《交涉要览》，于各国行商传教约章，所载极为简要，凡外吏皆应案置一编。

十三日 晴。午刻至武阳馆祭关帝，兼请盛杏荪宫保、盛习斋观察（传曾）、瞿萼馨太守（倬）。席散啜茗清谈，至日落时始行。傍晚，孟延招手谈。中年心血亏耗，往往彻夜不寐，有卖馄饨者每交子刻必唤于门前，其声哀厉以长，余闻之辄觉凄然，如有所感，己亦不知其所以然也。钱衍石先生文集有《子寿同居记》，即发挥此意，余常反复诵之。

十四日 晴。南冈公生辰，至放生园拜供。

十五日 晴。辰刻偕笏哥同至景运门侍觐见班。巳初，皇上升乾清宫，日斯巴尼亚使臣贾思理，美国使臣柔克义入见，呈递国书。毓鼎及延子澄学士、翁弢甫侍读侍班。景佩珂学士迟到，未得上。向例起居注官有误班者，须由侍班各员告知御前大臣奏闻议处。若匿而不告，误班之员只罚俸，隐匿者以扶同律论，翻系私罪，应降调。故每遇侍班有不到者，同事望之殊切，甚悸悸也。今则并御前大臣不知有此法矣。出城至放生园，伯母吕夫人生日拜供。饭后至江苏馆公请会榜外官，唯到曹价人同年（树藩）一人，尽欢而散。余因夜间失眠，倦甚，戌初即就枕。在车中作诗一首，还债之作，不能工也。

寿延子澄学士

执戟沉沦三十年（子澄甲戌成进士，后授工部主事，直至去年始例转侍读），蓬山老见纪恩篇（子澄升侍读，有纪恩诗二百韵）。文章旧价尊江左（京口驻防，素工诗），红杏新枝傍日边。听履喜联鹤鹭侣，修书频结蝶仙缘（太常仙蝶屡至子澄寓斋，因撰《蝶仙小史》）。遥知风月

东华路，定有文光映寿躔。

十六日 晴。酷热不减盛夏。为明侄讲授东坡《范增论》、《韩非论》二篇，以其义法最精也。从前书塾从事八股文，为父师者得以规矩示子弟，而子弟亦易致力。若古文一道，其规矩亦甚严，然少年作策论，但知放手放脚，可以唯我所欲为，东捋西扯，茫无畔岸，父师亦以毫无把握，听其自为之。授钵传灯，几乎废矣。余斤斤以文法授子侄，犹是吾辈旧学也。午前写应酬字甚多，习为悬腕，往往有入胜处，因知欲解书法，非先透此一关不可，即本朝名人书亦无不悬腕者，刘文清操之尤熟，所以造诣特深。近人字平直浅俗，去古日远，非徒腕不离案，并手掌亦不能虚矣。噫！古法失传，岂独一书法哉！未刻至武阳馆，因江苏管印结。刘佛青（岳云）私弊甚多，侵吞之款累累，同人公议发其覆而逐之。申刻至放生园赴云依之约。彰义门大街报国寺，即昔之慈仁寺也。国初卖书者皆萃于此，凡访王渔洋先生不遇者，至此觅之，无不值。朱竹垞先生终日流连于此。寺中古松二株，屡见名人题咏，今则墙宇颓败，阒然无人。去岁定兴麻尚书拟改为昭忠祠，数百年前胜迹，一朝泯灭，再历数十年，且无人知为慈仁寺矣。灯下闻孙孟延谈及，慨然记之。

十七日 晴。二伯父忌日（高祖耕方公亦系忌日），至放生园拜供。车夫李三之妻病崩漏两月余，血尽，继之以髓，势已垂危。余前日诊其脉洪数而扎，大非吉兆，姑以固涩填补之法于死中求活，用参芪、熟地、白芍各壹两，佐以钟乳、诃肉等味连服二剂，居然见功，脉象已有胃气，大有生机可望。大兄啧啧叹其神奇。归后因酷热不解，看书写字以消长日。晚，稍凉，访笏，值季端在座，相与对酒畅谈。两君谈咸同间云南乱事，杜文秀据大理、永昌，僭号；马运新戕总督潘铎，据省城，自署督篆；岑襄勤、杨云阶（玉珂）先后戡乱本末，大端琐事俱极详明，听之忘倦。此等事迹多为官书所不载，古人所以重故老传闻、私家著述也。余思儿妇将生产，心神不定而归，然亦交子初矣。微雨。以戏鸿堂欧书千文授明侄习之。先讲间架，使黑白停匀，然后纵横变化，渐窥神妙。香光摹此帖极精，有益后学。

十八日 晴。丑刻得一孙，是为先中翰府君嫡长曾孙（〔眉〕此所以必为立後也。此子并承祖荫，得正四品荫生。——惠注），吾一房年来人丁颇盛，最为可喜。未刻至编书局，寿州师甚注意此事，恐将来进书不免歧误，特委余代阅，以总其成。出城问子封丈疾，即为诊脉开方，又至何润老处看病。罗景湘来谈，谓商朝制度尚质，有似乎今之立宪政体。观于伊尹之放太甲、武丁，祖甲之举自田间，盘庚迁都之重违民议，犹可得其梗概。余甚欣赏其言，惜《尚书》中《商书》数篇，多出于伪古文，不过摭摭格言，发为公共泛论，当时密切有关系处不可得见矣。余又忆苏子由《商论》，全是从空处着论，可谓读书得闲。景湘庶几近之。更深始去。

十九日 晴。复徐孟翔信，为其二儿妇殉夫请旌事。至刘益斋前辈处，为其夫人看病。午后写字甚多。命三婿来道喜，因令坐案旁研究笔法。命三以余故，亦习苏字，凡余片纸只字皆装池而藏之。申刻与大兄入城，赴吴子和之约。

奉怀濮青士先生，时就养山东

巾履睽违二载馀，游踪闻说历青徐。诗情酒兴归藤杖，山色湖光映板舆。濒老尚垂忧国泪，有怀时寄诫儿书。洛阳年少多豪气，风雨何由话旧庐。

二十日 夏至节。小孩洗三，以其五月生，乳名樱官，学名艾年。贺客甚多。

廿一日 晴。江苏同乡以刘佛青户部帮管结局账目不清，出入不符，擅加捐款，尽饱私橐，传单集省馆查账，到者四十馀人，皆签名，愿具呈另举。刘始置之不理，为众所迫，乃挺身而来，入门即肆口谩骂，箕踞户限，无复衣冠之体。语侵笏斋，尤无理。众大怒，一哄而散，改集武阳馆。灯下草呈，次晨送礼部。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刘佛青之谓矣。

廿二日 阴。笏斋来久谈。王荇宣来，其人笃志力学，好深湛之思，斐然有著作之志，余与论古文甚惬。申刻襍被宿海淀万兴居。夜雨如注，披衣静听，万念俱空，得诗一绝。

夜宿海淀听雨

湖气蒸成消暑雨，人声定入向晨风。扫除心事挑灯坐，身在荒江老屋中。

廿三日 阴。翰林院值日。辰刻诣宫门待起，事下即行。一路秧针荷叶，雨后新青，馀润可悦。久处红尘中，到此领略清气，于养生殊有益。午初到家，钱士青（文选）来谒，安徽秀才，肄业译学馆，通英文，治法律，颇有得。未刻在松筠庵与熙菊朋、刘正卿同作己丑月团主人。

廿四日 晴。陆风师枉过，愿作结局调人。余以众怒正盛，力不能解为辞。得荇宣书，详论古文义法，低首桐城，尤瓣香于曾文正，与余宗旨甚合。今日新说簧鼓，旧学将芜，古文一道，几成绝响，倘得二三同志讨论而发明之，或可任一线之传。

廿六日 晴。午后至编书局，与同事商酌条例及追呈事宜。傍晚访笏夜谈，景湘追踪而至。

廿七日 晴。梅叟来就诊。笏斋猝患吐泻，飞柬来招，因偕梅往，又为其令媛开方。午后至润田处，为其儿妇诊病，同至福兴居夜饭。

廿八日 阴。御史王诚义奏请六部添设丞参下政务处会议，翰林院一议，寿山师命余撰。晨起因挥毫起稿，设四说以驳之，寿州颇赏其骏快。未刻入西城，赴张冶秋尚书之招，先与门尉约，下键以待。至席散已戌刻，启关而出。此近来通融办法，一因车驾在淀园，趋朝者不能待天明开城，一因正阳门不能下钥，出入无禁，徒为此掩耳盗钟之计，亦无关紧要也。若在从前，虽以王公之尊，难越雷池一步。徐鞠人前辈以署兵部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徐系丙戌翰林，壬寅年由编修第十三人超擢司业。次年设商部，擢左丞，以六品升三品。去年加副都统衔，入练兵处，以阁学候补，寻摄少司马。三年之中，由编修入政府，遭际之隆，升擢之骤，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徐与袁慰廷制府密交，尝参其戎幕，纶扉之拜，袁实援之。朝权旁落于疆臣，羽翼密根于政地，余于此有深忧焉。

廿九日 阴。至编书局。采涧骤病，甚剧。触发肝厥旧恙，良久乃苏。此乃血不养肝，肝阳上冒，以养血和肝治之。夜，雨。

三十日 阴。入城拜客。答谒杏丈未遇。至放生园诊病。夜，复雨。孙福自里门归。知赞儿依瑾叔甚得所，为之心慰。

六月初一日 晴。竟日避暑，未出门，写字颇多。

初二日 阴。采涧复病，呻吟翻复，颇似急症。余方寸已乱，指诊不定。延云依来参酌开方。惠儿发热已十馀日不退，心绪劣甚。刘幼云同年来谈筹处置日俄之策，颇切当。其意谓，俄于东三省本无所谓占，日于俄不得为夺，则于我亦不得谓还。今日两国议和，唯当就交战国讲战败赔偿之法，不当侵我中立国地步。朝廷应以此旨具国书向日俄两国表明，且宣示各国。

初三日 晴。病人稍定，然所苦未平也。余仍息心静气诊脉定方，以小柴胡汤加减治之，甚效。惠儿欲苏济帆诊疾，余不欲拂其意，延之来，指为肝胆热甚，以苦寒之药折之。服药，热乃愈炽，不能进米汤。余知其误，细审病情脉象，确系胃热，且以去冬闽行，在途遇受风寒，郁久而发，近乎温疟，乃本仲师白虎加桂之法，以柴胡易桂枝服之，次日热大减，能进饮食。余因心绪烦劣，一日未出门会客。

初四日 晴。至畿辅小学堂考课。堂中课程琐杂殊甚，蔑弃经书，忽略文辞。所延中文教习，皆猥陋无实；西文教习，则重西轻中。余大不以为然，屡向管理诸君言之，皆不见纳。此次头班学生作论者廿一卷，几无一通顺之作，甚且白字连篇。长此不改，读书种子绝矣。余既为评定甲乙，因作一柬致袁寄云比部，劝其设法维持，倘仍置若罔闻，余则不复与闻堂事矣。午后访笏。

初五日 阴。翰林院送南书房四员，大兄与焉，闻为陆凤师所保举，不谋而获，在今日罕见此公道事矣，然亦见安命者究不全为人为力所据也。其三人，则广东陈伯陶，广西关冕钧，顺天袁励準。余立朝十馀年，孤立无援，而大考超迁，致身禁近，亦未尝不安坐而得之。究竟禄命所当有者自然而致，彼奔竞亦徒劳耳。

初六日 晴。至编书局。出城至悦生堂为善卿诊脉。又至梅叟处为其夫人诊病。

初七日 阴。壬午公局。在松筠庵请曹价人同年。南厅幽深，颇凉爽。散后至张景韩处诊病，久谈。孟黼丞、罗景湘均来，作半夜谈。

初八日 阴。龙泉寺行吊。至陶然亭赴滇人杨仲卿（嘉修）及袁保三两局。昨夜受凉，人甚不适，勉至何、刘二处诊病，归寓寒热交作，颓然不能兴。无端因行医冒暑奔驰，身心交病。然吾之习医，实见京师庸医如蚁，杀人如麻，深悯痛恨，欲以一身济生命于什一，犹仲景先师之意也。故虽车马疲悴，不敢生退沮心，不敢存轻厌心，下至婢仆辈亦兢兢立方，务求至当，以是为利物义务云尔。门人曲立斋（卓新）自日本驰书达留学诸生之意，乞余上疏争回津镇铁路条约。此事我政府与德人实构成之，将使德国握此路权，横梗于直隶、山东、江苏三省，为腹心大害。来书陈义甚高，期望特重，余不忍负其意，然亦不敢孟浪言之，必详究密审而后发也。

初九日 晴。一日在家养病。于晦若学使、笏哥来夜谈。随意看书消遣。偶检《新旧唐书合钞》，读三卷卢文成（怀慎），世以传中有伴食宰相，遂诋为庸相。以余观之，实贤相也。与姚崇共事，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重，能让能也。临歿举宋璟、卢从愿诸公，能

荐贤也。与世之媚嫉壅蔽者正相反，庸庸者能若是乎？至其陈政事疏，洞中古今弊习，深切著明，尤非暗于事者。位之宋、姚之间，允无愧色。余故特表之。

初十日 晴。大兄四十九岁生日，适在南斋考试，余力疾往祝，与大嫂磕头，稍坐即归。傍晚，大兄出城，复往视之。

十一日 晴。酷热。至景湘、梅叟处诊疾，与梅作半日谈，以避午炎。归寓，因善卿弟明日嫁女，为指示一切。

（原稿此处空四行。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八月初一日 晴。祖妣生辰，在放生园拜供。润夫约云山别墅，辞之。午后润来，同至无量胡同于氏看病，出城饮于福兴居。冯润田闻声而来。余连日呕吐，痰大作，奔驰殊苦，气痛不能俯仰。

初二日 晴。秋热殊甚。亡弟叔坤生日，意惨惨不乐，访弢闲谈遣闷，共翻扬州刘氏托售书画各件。然气痛不减，难以久坐，兴阑而归。

初三日 稍凉爽，为命三婿写字三纸。婿于余书有嗜痂之癖，片楮尺纸皆宝之，笔法唯余是师。自余习坡翁书，友辈咸谬许其能，相继学苏，一时颇以为重，吾党子弟不问而知为恽氏派也。午后至编书处。先是，翰林院编书久不成，慈圣召见掌院裕相国，颇有责问语，裕对因责成不专，故散漫不就，宜有人总其成，任督催之役。慈圣询以何人，裕以毓鼎姓名对。既退，遂与寿州师派余为总办，任编纂校阅一切事宜，而以于侍讲（齐庆）、夏编修（孙桐）副之。月来三、六、九堂期，无期不到，将以本月进呈第一期书。王渔洋《香祖笔记》，谓三十年来，京师士大夫不复用金扇。初则尚金陵仰氏、伊氏素纸扇，继又尚青阳扇、武林各色夹纱扇，未几废而不行，独尚曹氏靴扇、溧阳歌扇。一时风会，虽小物亦然。自余幼时，见士大夫多用雕翎扇及福建槟榔叶、广东蕉叶扇。雕翎之精者，可值数十金。槟榔叶质重柄方，难握而无风，最无足取。间有用高丽油纸扇，价廉难坏。迨余官京朝，诸扇皆不见，而通行潮州纸扇，绘画精美。后又用单纱扇，其首略作弓形，颇轻便，敝亦不足惜。近年则皆用日本扇矣。自庚子以后，朝野崇拜日本，政治学术唯东是师，将举国而从之。世变如此，岂第区区一扇云尔哉。

初四日 晴。宝坻李君（熙。由附生纳资盐运使衔）以所著《人伦道德学》六大册、《历代实业史》四册求教，因浏览一过。《人伦道德学》以《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为底本，删繁就简，而自著论以发挥之。其宗旨重实践而轻空谈，凡言性言心言敬及象数之说皆痛诋之，于朱、陆二家皆致不满。虽主黄氏书而学派迥不同，亦一时好学之士。《实业史》分农、工、商三类，而以史志纬之。午后梅叟来，同至惟园复诊，病者已能肃客于门内矣。出城在东升楼晚饭。有诏废科举，专以学堂取士。科举在今日诚可罢，唯各省学堂未能全立，从前奏定章程尤未妥善，必须重加订定，方可培植人才。若即持此课士，恐十年之后圣经贤传束之高阁，中国文教息灭，天下无一通品矣（自唐以科举取士，至宋徽宗时因蔡京奏请罢科举，专以学校取士，南渡复行之。元时屡兴屡废，明初复行至今）。

初五日 晴。甚热。停饮，为患眩晕，几不能兴。傍晚，至黄慎之丈处看病。得袁秉道同年（抡）泸州书件，又得郑禾生同年（光熙）云南信。卧读《惜抱轩诗集》。先生诗清深雄健，兼有唐宋之长，与所选唐宋诗格律极相似，可为国朝一大家，特为其古文所掩耳。科举虽罢，子弟不能不读书。命宝惠专一研究政法学，为他日致用之道。去岁曾为买

《新旧唐书合钞》，宝惠欲兼治此书，以精通史学。余授以读法，专就经济上着意，如法律、食货之类，皆宜贯串本末，穷究利弊，一切琐琐异同可置之。至如为政大体，应变之策，修己处人之则，尤不可忽。盖既治此史，即终身得此史之用，若一切琐琐异同考据，另是一种学问，今可暂置之。宝铭侄年幼，文理尚浅，拟先令专习《春秋左氏传》，以顾氏《大事表》为法，务为有用之研究。

初六日 晴。作余绶屏同年封翁仁宾年伯寿文。午后杜门谢客，傍晚脱稿。病后怔忡，不耐思索，勉强成篇。中岁治古文，颇有名山之志。今渐见衰茶，力不能副，愧何可言。内阁中书夏道炳（字子文，江夏人）来见，门人楚卿大令（良材）哲嗣也。朱少章谓，山谷独用昆体工夫造老杜浑成之城，禅家所谓高一着也。此语殊有味，作文、写字皆然。余生平最嗜《唐文粹》，以其能合秦汉六朝为一手也。尝欲去其排比板重诸作，选抄百余篇为学文之鹄，亦所谓高一着也。若韩、欧、曾、王之文，已为后人依傍规摹略尽，吾辈不可再寄篱下。公暇有馀力，此愿终当成之。有旨改各省学政提督学务，考核学堂，会同督抚办理。

初七日 晴。于氏表妹迁寓润老处就医，因往诊视。午刻在方壶斋与弢哥、荫北、大兄同请端午桥同年、段少沧同年（将随四大臣出洋），盛杏丈、张劭丈作陪。遍观荫北所藏书画精品，尤以黄鹤山樵丹山瀛海图卷子、石田和亭图卷子、南田翁唐氏一竹斋图卷子、石谷江山卧游图卷子、四王（奉常、廉州、石谷、麓台）山水合装小册二十四开，为无上上品。他物虽多，叹观止矣。荫北得此数卷，所费约六千金。

初八日 晴。午后答拜各客。至安徽馆赴寿州师相之召。午桥同年招丰泰，用摄影法合拍一照。师相居中，门生六人左右侍。壬午距今廿四年矣。一堂师弟，杖履相随，在科举既罢之后，尤当郑重视之。散后至隔壁为黄慎丈诊病。病似退而脉不减，仍觉可忧。夜，雨。皇上祭社稷坛，臣毓鼎侍班。丑刻朝服入东长安门，至坛下与同事齐班（达延杨一学士）。寅正，上步行就坛次，起居注官立于拜殿之东偏北。黎明礼毕，归寓复寝。

夜 雨

九陌黄尘没马头，此生无福对沙鸥。潇潇一夜帘前雨，顿送江南十里秋。

初九日 晴。午后至编书处。晚间，宝惠夫妇设酒肴为余暖寿。夜，雨。

初十日 白露节。晨雨，至巳刻始止。余四十三岁生日，来客甚多。内外早晚十二席。客散就枕，已近丑刻。

十一日 晴。起甚晏。午后至梅叟处诊疾，偕至云山别墅赴润田约。夜雨颇大，檐溜淙淙。挑灯作王荩宣《义烈阐微》序，心枯腕弱，不能雄奇，张空鸯强作武劲之态，为神固馁矣。学文十年，可愧可耻。采润在放生园未归，孤枕听雨，殊有山林之思。得吴生佩伯书，寄近作古文数篇，皆有法度，特未遑耳。吾门唯此子可以成学。徐花农前辈赠扇为寿，画芍药一支，题曰“金带春风”，又题诗四首于后。诗画纯是性灵结撰，超秀天成，可称双绝。

十三日 晴。至鸿升店拜客，至普善堂议事（各粥厂向归五城奏请赏米，今五城改工

巡局，拟联合各绅董具呈请米)。城外雨后泥深没踝，骡殆人疲，甚矣路政之不修也。街道厅之称职者，近十年中首推陈玉苍、王聘三两侍御。聘三出守，继之者为王金镛，蔽聪塞明，无异木偶，任事一年，未闻发一令，举一事，每出则端坐车中，檐帷深垂，舆夫仆从列坐其前，无闻不见。论者数街道御史之劣，前有李莼客（浙江名士，工骈文诗，丁卯年丈，为街道厅，终岁不出门），后有王铸言，谓之南李北王。今街道已裁，改归工巡局管理，然污蔑如故也。内城修整马路，坦坦平平，别一境界。入崇文门后车马为之一轻。在陶兰泉处午饭，解鞍小憩，直至北城问裕掌院疾。昆师相处拜节。访盛杏丈，与幼龄久谈。至宛平县，为李心泉邑尊令媛诊疾，上灯始归。

十四日 晴。惠儿料理节账，余不复过问，以省烦心。午后答拜各客。在梅叟处诊疾。景湘来夜谈。

十五日 中秋节。晨起祭神。至放生园为兄嫂拜节。午后至中街董处。大学堂、实业学堂、译学馆江苏学生在省馆公请端午桥中丞，以午帅抚苏时大有功于学界也。延余及吴蔚若前辈作陪，宾主各致颂辞。散后访笏处手谈。晚，两宅祀先，荐月饼。大兄患症，余代主祭。灯下合家团饮，约族侄秀松来晚饭。侄号灿云，以云南通判来京引见。乾隆时，曾叔祖枫坞公（讳燮）由进士兵部主事选授云南景东厅同知，终于开化府，道远不能归榑，暂葬于滇，子孙因家焉。至灿云四世百年，犹系武进籍。吾宗人侨寓他省者子孙多不蕃。开化公有五子，四房无后，唯灿云一房存而单传者，三世不绝如线，虽欲继嗣而无从。又高叔祖铁箫公（涿潞）宦游家天津，子孙因用津籍应试，有举秀才者，今亦绝传矣。意者吾祖先欲后人长守坟墓，勿轻去其乡欤？夜阴无月。

十六日 晴。为大兄及颐官诊病。午后至编书处，灯前始归。《义烈阐微》序脱稿，连日暇辄修改，凡四易草矣，然犹不尽惬意，以笔意提空处少也。

十七日 阴。赵思召来谈，俯仰今昔，有慨于中。为大兄诊病，阴分过伤，憔悴特甚。未刻至江苏馆集议沪宁铁路事。在便宜坊请乡人北来者，客共九人。散后至梅叟处诊病，西风骤凉，借着棉袍而归。

（原稿此处空三行。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十月初一日 晴。京师人皆以是日上邱垅，不孝独远宦三千里外，不获携纸钱盂饭躬诣黄塘潘桥一拜松楸之次，南望白云，不胜於邑。又，吾乡今日盛行城隍会，异神像出郊，仿古人驱疠之义，士女杂沓，举国若狂。余去乡十六年，思之深慨。午后入城，至于、左两家诊疾。灯下复袁秉道书（寓泸州凝光门内慈善街）。秉道耿介朴诚，为县令有循名，今之君子也。半夜大风骤起。

初二日 阴。北风怒号，落叶乱飞，枝柯顿净，天骤寒，须着两羊裘。午后偕李嗣香、刘益斋两前辈，许翥梅农部，李符曾驾部，同至直隶老馆踏勘房屋，将设畿辅中小学堂，宽整合用。至雅初处，为二妹诊疾。寒风萧索，意绪无聊。乃访孟延剧谈，兼招笏斋。忽黄仲弢前辈在便宜坊折柬来招，三人同往。罗景湘舍人以近作咏西北七律一首录示，雄浑深厚，杰作也。灯下作七言古诗一首（北风甚寒访孙孟延题）。

初三日 晴。午刻至编书处。未刻赴刘子嘉前辈之招，半席偕笏同至燕春园赴沈子封、林诒书之约。

初四日 阴。日本使臣内田康哉偕前宫内大臣三方久元在勤政殿觐见，臣毓鼎侍班

（同事延学士、锡侍讲、翁侍读）。辰正至西苑门，为时尚早，徘徊湖畔，烟树溟濛，波光明瑟，遥望金鳌玉蝀长桥，仿佛西湖圣因寺前风景也。巳正，两宫升殿，起居注官序立于槛内西面南上，午刻归寓小憩。未刻至番禺馆赴陈香翰之约，谢医也。宝惠欲治经，余命其专习《公羊春秋传》，又命其以次看王文成、林文忠、胡文忠、曾文正诸公奏疏公牍，学为治事之文。

初五日 晴。世父资政府君忌日，至放生园拜供。保之师过谈，为津^铁铁路事，拟访同乡议之，病作，不克行。寒热交作，夜眠不安。

初六日 晴。大风。养痾不出门。笏斋过谈。

初七日 阴。大风。病少间。约嗣香前辈及笏斋至内室闲话。嗣香欲上疏筹集国民捐，清还庚辛国债，每人捐银一两，约可得三百馀兆。其议诚切要，然办法殊难妥善，任诸官则民必扰，任诸绅则又苦无权不得行。余久蓄此谋，亦思之不得其策也。（〔眉〕此即与赫德石建议同，而不知其实窒碍难行，不独扰民，且亦观成无望也。）通夜不眠，心血消耗尽矣。以耳就枕，心隆隆如春碓，乃知诗人下“如捣”二字，真善名状。此恙非药饵所能疗，唯有坐深山古庙，一事不闻，一念不起，澄空澈静，使方寸间了无挂碍，庶几有瘳耳。禅家工夫讲学有病，养生实有益。两日卧病，看明人冯宗伯（琦）《北海集奏议书牍》八卷，论事精审宏实，卓然经济之才。其可增益智虑，激发志气，与张江陵书牍相伯仲。读至快意时，真觉搔着痒处。

初八日 阴。大风。天顿寒，萧索惨冽，令我益动江南之思。直隶同乡在松筠庵公议争铁路、立学堂二事，力疾而往。鹿定兴之意，请刘博泉侍郎为总理，李嗣香前辈及余副之。嗣香举刘幼樵编修（嘉琛）为监学，别举议员十余人先议章程，后任稽查，乃用投票之法普及同乡。笏斋在寓设席谢医，余居首座，不能不往，半席疾作，踉跄而归，心痛特甚。

初九日 晴。大风。一日不出门。

初十日 皇太后万寿，毓鼎患病未入内行礼。自通籍以来未祝嘏者，唯庚子、辛丑及今岁耳。是日天顿晴和，风日融美，知圣人之福宏矣。傍晚访笏解闷。

十一日 晴。致赵次山将军书。公善堂暖厂开厂，收养贫民，约同志十人轮日监视。家望之二兄自湖北来。

十二日 晴。立冬节。光阴迅速，又秋去冬来矣。一事无成，悠悠度日，思之慨然。午后正手移菊花，左右位置，梅叟忽来，拉至城内于氏看病，奔驰殊苦。出城夜饮于何氏，乘月而归。余自入春后喜看《宋元学案》，枕边车上，携以自随。方今儒道日轻，学绪将绝，余年逾四十，不能复随世俯仰以新学媚人，拟终身专治此书，研究玩味，为行己用世之资。余向谓黄氏《学案》宋元不如明儒，今乃知宋元之难十倍于明，头绪既繁，源流又杂，派分栉比，煞费经营，全氏修补精详，不特与学统有关，往往足补《宋史》之阙。天水一代人物尽于是矣。

十三日 晴。惠儿买新小说《哥伦波》一册，乃记哥泛海觅地，开辟美洲之事。从前西人亦惑于地平之说，谓大地之外海水环之，陷入海界，不可复返（旧小说有名《希夷梦》者，亦有硬水围之说，谓舟陷围中，水低陆高，即难再返）。至哥伦波始悟地球体圆，周而复返，知极西必有大陆，可仍绕出东方。奉西班牙之命，觅得美洲为殖民地，即今之

古巴诸岛也，其事在明宏治时。直隶、江苏京官卅余人联名具呈商部，乞废英德银行天津铁路草约，收回自办。由余领衔，其呈稿亦余所撰。然德人注意此路甚专，恐非口舌所能争耳。

十四日 晴。午后至松筠庵，与刘博老、李、刘、华、许诸君拆投票封。蒋性甫太史得票最多，华瑞安、孟黼臣两太史次之。余与嗣香前辈虽各得十八票，然不在举列，因以得票多寡为次酌请议员十二人。笏斋觞午桥同年于便宜坊，因往剧谈。散已上灯，午桥邀往城内东长安街观蜡人及电光影戏，余惮夜行，未往。

十五日 阴。午刻在寓请王仲培世丈（维翰）、劭予丈、仲弢前辈，季端、少泉、梅楨、诒书、笏斋，庞次淮妹婿作陪。王丈与先人至交，同受业于董坦生先生。余之生也，丈至八角琉璃井赴汤饼宴。道余幼时事及四十年前老辈甚悉。散后贺孙孟延续娶之喜，因留午宴。

十六日 晴。会客甚多。望之二兄自鄂来。致内侄管亦仲信，托史益三带。午后至许颖初前辈、沈子封丈处道喜。晚至放生园，翊侄设小酒肴相款。今年看《宋元学案》，将次毕业，甚有味，唯苦不甚记忆。近觉讲学、作文皆当求实际，故于南宋学派最喜东莱、止斋、水心各家。于本朝人文集，最喜朱竹垞、汪尧峰、全谢山、钱衍石，不特文字之工，以其中多实际也。古文义法当师桐城派，而文境之厚薄，则视根柢之浅深，然培聚根柢，谈何容易，则有最妙之一法，熟看《困学纪闻》（翁注）、《日知录》（黄注）、《切问斋文钞》（亦名《皇朝经世文编》，在贺氏之前，文约而精），三书精心研究，不过一年工夫，便可毕业，而经史之精华，经济之原委，富积胸中，融洽贯穿，下笔便迥然不同，取精用宏，无逾此者。

十七日 晴。菊花盛开，吟赏良久。养花须人之精神凝注花中，花之精神始出。培养得宜，以遂花之性情；位置得宜，以显花之姿态；艺菊之能事尽矣。午后梅叟来看花，叟盖深得花趣者。偕至于处诊脉，出城已灯火满街，同登万庆楼对酌。

次韵梅叟澄斋赏菊

对花便作赏花诗，月助丰姿雪浣思。笔可传神无过熟，香能耐久不妨迟。马工枚速才何敌（叟日课一诗，成之极易，往往得佳句），燕瘦环肥态总宜（东坡诗：“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顾我愧非陶令手，苦吟篱下句难奇。（对花吟花双起。中二联皆一句对花，一句吟花。末又双结。）

十八日 晴。先妣生辰拜供。未刻至云山别墅赴郭连城之约。申刻至福州馆公请尚会臣星使。

十九日 晴。午后至编书处。出城至王叔掖处为其夫人看病。上灯至大兄处，大兄请客，余作陪。

二十日 晴。遣宝惠赴济南，祝次寅弟夫妇四十双寿。弟思宝惠綦切，累函招之，余不忍拂其意也。晨附火车至顺德府，取陆路以行。己丑公局，在江苏馆请客（李符曾世兄，李木斋、刘仲鲁、周少朴、刘性庵四同年，皆出使外洋者）。巳刻往，酉刻始散。景湘来

夜谈。

花农前辈以新刻《日边酬唱集》见贻，即次其堪字韵，赋呈一律，抚今怀昔，不自知其感之深也

风物承平说不堪，醉吟诗卷感清谈。厄杨岂果逢阳九，赋芋只愁改暮三。垂老病中寻旧梦，故乡佳处忆茅庵。依然四海为家日，憔悴忧时陆剑南。

（原稿此处空三行。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二十八日 晴。壬午公局，在江苏馆公请李季皋星使，钱红云、陶杏南两观察（陶系年侄）。散后至宝庆馆，访门人万祖恕（字枋卿，湖南人，安徽知县，创设宣城垦荒公司）及其友人谢伯铭，详询新疆形势，风土所宜。谢君年六十馀，在新三十年，谙悉一切。余闻名访之，将疏陈西北大计也。灯下删订编书处农学书。三鼓人定，始就枕。

养 菊

闭门闲却经纶手，秋色安排栗里家。抱瓮慎侵低长叶，剪枝留养晚开花。大盆锄土携鸦嘴，小字签名镂象牙。绚烂十分供众赏，谁知费尽冷生涯。（纯用南宋诗法。“大盆”一联虽近纤巧，然字字入法律。“鸦嘴锄”、“象牙签”拆开，而“锄”字“签”字皆实者虚之。此炼句炼字法。结笔感慨甚深：前人开创，泯然无名，而后人坐享成功者不知凡几也。）

二十九日 晴。腹痛甚，未至编书处。沈封丈约三胜馆，亦辞之。无事读《左传》昭公、定公四卷。旧书重温，新知日启，较之童年伏案时尤为有味。左氏文采极佳，而论事害理者极多。如谓昭公之被逐为君臣无常位，莒弘志欲兴周，为违天当死，均未是。以此责莒弘，然则宋末文、张，明末东南诸君子皆犯违天之罪矣。偶检一二，此外尚不可胜数。《春秋》微言大义，断在公、穀二家也。

三十日 晴。有旨设考察政治馆，参合中西政事编辑进呈（此昨日事）。又诏禁革命排满党人。此大题目也，而代言诸公殊不能畅其词义，甚矣内制乏才也。致冯梦华前辈书。午后至江苏馆公议沪宁铁路事。

十一月初一日 晴。有风。腹痛仍不愈。午后诣寿州师谈。申刻至方壶斋赴杨荫北约。斋中有绿菊一盆，花纯作绿色，远看与叶无别，实奇种也。荫北费银一两馀，得此一株。客散后，余独持烛玩赏良久。得宝惠济南信，廿五日到东。

初二日 晴。先考生辰拜供。林诒书来，留之午饭。饭后至西斜街，为杨康侯同年太夫人看病。访劭予丈，未值。至三圣庵周氏行吊。夜，腹痛甚剧，不能安眠。

初三日 晴。访岷远，请其诊脉，同饭于德丰馆。岷远治《公羊春秋》，能明其义，与余宗旨同。岷远欲推明《春秋》大义，合之中国古今及泰西治体（泰西所主公理，与《春秋》多合者），专著一书以发挥之，将使圣道大行，合五洲而受治于《春秋》，所见甚伟，愿力甚宏。余谓今之公法书，特西儒所讲明耳，各国国家尚奉为准则的。若使《春秋》之理

得明，其能行也必矣。岷远又叹国粹将亡，欲纠合同志五六人，立一学会，专意研究经史有用之学，重在深切世事，发明新理。每十日一会，各出所得，著为学报，以饷学者，于学界、政界均大有实益。即如欧人格致之学，于天文、地理皆以实测而得其理。其实横渠、紫阳诸子早已说到，分析甚明。缘明儒专讲性命诚敬空理，于此等实测处概不置意。所摘录诸子语，亦专取其论道论学各条，如《朱子语录》前卷（论天文、地理类）、后卷（论政事），几无人寓目，遂使后世论宋儒，只目为迂阔头巾气，不复知其格致精、经济宏矣。余前岁评选直省乡墨，于批尾颇为阐发，倘能合成学会，将此等一一证明，不特为功甚大，亦醺醺乎有味也。散后至编书处。夜，笏斋来谈。

初四日 晴。皖人何彝臣（秉宗。天津盐商）捐公善堂棉衣棉裤各五百件。余往监放，约笏同行。厂中穷民四百三十人，挟纩皆温，欣欣有生意，放毕，午饭。

咏荫北斋中绿菊

是花是叶不分明，阅遍东篱少此名。玉晕浮烟融晓润，湖天过雨漾春晴。黛眉已付佳人尽，青眼当为吾辈横。想萼绿华垂降处，偶从灯下见倾城。（用涪翁诗法。此种诗虽宜刻画，然以气体超妙为上。除“东篱”外无一菊典，正自移向他花不得。以“倾城”赠菊是澄斋独创。）

初五日 晴。余夜梦与梅叟会谈，讶其憔悴，慰问殷殷。午后，梅叟特来谈，言昨夜亦梦见余，同登江亭，凭栏静话，诵其旧作“槛外芦花笑白头”之句，余吟赏甚至云。此真可谓同梦矣。灯下因作五古一首纪之。至南邻关帝庙吊同年章幼叔之丧。申刻至惠丰堂赴杨朗轩之约。

纪梦十六韵呈梅叟

市巷鸡三鸣，邻寺钟初动。心随声尽处，飘然乃入梦。邂逅忽逢君，不知来何徼。怪君憔悴甚，执手语倥偬。答言无它患，肝气但苦壅。自夸东篱菊，一一皆手种。其言曲折详，觉后犹可诵。高轩明见过，迎告语未纵。君掀髯大笑，兹梦与我共。相与上江亭，凭栏目遥送。槛外芦白头，佳句再三讽。梦亦寻常耳，斯事何巧中。当世侈交游，饮食成一哄。未许托性情，焉能关痒痛。印此沉湎缘，增我友朋重。与子赋同心，愿言成伯仲。

初六日 晴。暖甚，只着薄裘。德音蠲缓顺直钱粮，同乡官具公折谢恩。辰初至六项公所候折下，同诣西苑门内行礼。振儿周晔，沿俗抓周，留子侄辈午饭。梅叟来谈，亦作纪梦七律一首。检元、白《桐花》诗共读之。元诗幽艳，白诗沉郁，断非吾辈所及。香山七律多鄙俚之累，若五言古，则真气独行，深远切挚，不袭古乐府面目，神味自长，卓然成一家也。申刻至广和居赴李子湘之约。接宝惠第二书，随作复，函寄五弟。又复云南郑禾生同年书，托灿云侄带。

初七日 晴。至北新桥贵寿塾撰文（福）处行吊。饥甚，过兰泉饭，并为三侄女诊病。归已上灯，往返廿馀里，到家弛然而卧。笏来夜谈。阅《龟山学案》，谢山盛称高抑崇（闾，谥宪敏）《春秋集注》之精善。此书当刻于通志堂中。余喜通志堂，俟访钞之。（查系《永乐大典》中集出。）

初八日 晴。宝惠廿一岁生日。两年不在家矣。侄辈来行礼，以便宜坊款之（袁先生、聂婿）。杨康侯同年来谈，以和余绿菊诗见示，以韬隐立意，殊有味。访吴雅初（新生小女洗三）。申刻赴孟延、伯斋消寒局。

初九日 晴。癸卯春闰荐卷门人李国棣（字萼梅，文忠胞侄孙，其祖名蕴章）来见，与岷远饭于便宜坊。至赵、潘二处行吊，陈、高二处贺喜。晚，诣笏夜谈。子厚亦至。夜，微雨。

初十日 阴。耿伯齐来，偕至徐寿臣处看病。至刘子嘉前辈、王铸言年丈、吴琴舫同年处贺喜。又贺吉甫迁居喜。徐花老招夜宴，以体疲未往。发八叔信。适陶氏侄女妊已达月。上月十七日下水无算，三日忽止，而胎不动。迨初七日余往诊，发热口渴，引饮不解，痢疾甚剧。而自胸以下，冷积如冰，两腿俱痹。以热麸熨腹，胎略动。诊其脉，浮按洪数，沉按微细，两尺尤微，舌苔滑白。孕妇素系寒体，又鉴于去岁伤热半产，夏日多啖冰果，余大恍然，谓此系寒气凝于下焦，一片阴霾，裹胎不动，丹田阳气为寒所迫，腾而上浮，寒入大肠，致病白痢，遂成上热下寒之症。此如河水冻结，鱼不得游，必待东风解冻，鱼始跃出耳。当用热药温暖下焦，融化痼冷，胎得暖即下矣。唯上焦浮热，又不相宜。乃用肉桂五分，饭转为丸；吴萸二钱，黄连水浸炒，使不碍上焦之热；佐以酒当归三钱，酒川芎三钱，以推动之；加党参一钱，以助正气。煎成冷服。笑谓兰泉曰，此催生圣剂也，不两日安产矣。兰泉大服余言，如法而进，一剂痢止，再剂即腹痛分娩，得一男，大小平安。兰泉驰函相告，以妙药灵丹、神仙手段誉余。余亦自喜别具手眼，非庸庸所知也。余以此事语岷远，岷谓心灵手敏，发古人所未发，可作医案一则，存之以示后人。故详志于此。

十一日 晴。仍有两处贺喜。三日之中，庆吊人事，不下三十金矣。午后访兰泉。夜，微雨。

十二日 晴。吴介眉同年自汴来（壬午科同出刘次方夫子之门），久谈。介眉仁厚诚朴，治济源甚得民心，交替之日，攀辕几不得去。读书得科第人毕竟无负国家，较以财相市者究不同也。午后祝吴蔚若丈生日。申刻，同人在余处用家庖，遥祝濮青士丈生日。公请云依，主人十二人。与花农前辈、梅叟、朗轩、子厚共论时事，痛恨于执政之昏庸，东人之奸诈，学术诡僻，人心日非。士大夫之无耻者，群媚北洋，以为外援，超取爵位，借新政名目，遂其卖国图利之私，国事将不可救。所伤者两宫励精求治，竟为群小蛊惑耳。相对太息，余几至泣下。处此时势，人微言轻，无可补救，唯有畏远权势，不求利达，以期无负初心。有诏设立学部，以荣庆为尚书，熙瑛为左侍郎，严修由编修赏三品京堂署右侍郎。（此初十日事。）高丽归日本，保护国除。高丽本我中朝藩属，二百馀年相贡无缺，甲午中日之役，国王受日本之给，自立为国，称皇帝，与中国抗行，改元光武，告庙受贺，其君臣意甚得也。不过十年，竟灭于日本，朝政事事受其监制，求如向之称藩中国、内政自由而不能。中朝以其非藩属，无从过问，虽祸由自取，然亦可哀已。

十三日 阴。苏济帆来，赠小邵村藕粉两筒，系一单姓自制，种白莲二顷，收藕取粉，

专自用，兼赠人。外间售者，皆搀伪质，其色红者乃山芋粉，色白者豆粉也。敏仲来，约往，为其令妹看病，因入城，为杨年伯母看病。至编书处，适寿州师在焉，料检公事，薄暮始返。甫下车，复至万福居，赴尚会臣星使之约。会臣将赴各国考察政治。车中看《石室秘篆》。此书乃康熙时陈远公所录《白云传》，《白》岐伯、雷公、张长沙、华元化或称天师，或称真人，虽似伪托，然治法多神奇不测，议论亦警辟，世间怪症绝症俱出方治，甚至详著剖割之术（如《魏志·华佗传》所云），实非时手所能望见，疑其有所本也。

睡醒闻街头卖担声有感

品物随时次第更，高低历历耳边清。功名何事身将老，销尽年华是此声。

十四日 阴。颇有雪意。袁珏生来谈，各学堂学生二百七十余人议立顺直学堂，将请余主其事，嘱珏生致意。门人张景韩、林隆山、何少逸、姚景侪接踵来见。答拜吴子修丈。至武阳馆，为引见诸君道喜，均未值。至放生园，祝濮青丈寿，留午面。至江苏馆，赴同乡研究会投票，举评议员、干事员、书记员，大致举余者颇多，尚未结数。又为黄氏看病。申刻至便宜坊赴云依约。散后偕梅叟、朗轩、楫臣过笏斋剧谈。夜月皎然。终日忙忙乱乱，不知所为何事。然余无论如何劳碌，归必看书十馀页，或哦诗十馀首，以定心神，若此者几三十年，否则就枕不能安也。凡吸烟者有烟瘾，余盖有书瘾云。午后刘博泉丈枉过，未晤。余之学诗也，从张船山入手，己丑以前学李义山、王渔洋，专求神韵；戊戌以后则学中晚唐，于《才调集》、《叩弹集》有深契，以求所谓温柔敦厚之旨，上合风人；至庚子以来始专学少陵、山谷、后山、简斋、茶山诸家，以严格律而坚骨力，于方选《瀛奎律髓》，反复殆数十过，好之几忘寝馈。盖发端宜宗中晚，而归宿必在江西，此中境地自有一定科级也。夜，大风。

十五日 晴。北风颇寒，稍喜近火矣。姜文（思治）来见，以道员引见，新自奉天来，赵将军疏荐甚力。与详谈东省情形，多可慨者，非日本兵退尽，将军不能有所为也。自两国战后，居民田庐荡尽，无家可归，麇集于省城，朔风冻雪，荡析离居，言之可惨。城中人户顿增，而商贾不通，百物翔踊，米一石费银币十八元，肉一斤费小银元六角，其它可知。穷民何以堪此。我辈饱食暖衣，优游自得，真不敢作叹冷嗟迟之想矣。新掌院荣华卿尚书到任，午刻入署迎送，接见如仪。与笏斋检视《永乐大典》残本。此书本一万二千馀册，庚申之变仅存八百馀册，庚子翰林院毁于兵火，书亦散失。乱后搜罗，不过二百馀册矣。天壤间只存此数，憾惜久之。出城祝张劭予丈寿，又祝吉甫夫人寿，又至花农前辈处贺喜，得见新人。晚，赴吉甫便宜坊之约。大风怒号。

十六日 晴。大风，甚寒。吴介眉、陶希泉来。午后至编书处。出城至广和居，赴尹寿人之约。铭侄自里门来，得三兄信并一岁出入账目，又姻女信件。研究会举余为评议员，共得二十九票（是日投票者五十人）。是举吴颖芝最多，黄慎之丈次之，其次则余也。

陪 都

万里龙兴地，横开两角争。旄头沉浩劫，琐尾痛余生。误昔诚难悔，安今恐易倾。
屯田陈十便，先望赵营平。

新 疆

昔闻汉西域，右臂断匈奴。尉侯逾沙磧，皇輿壮版图。防秋忧荐食，挽夏困飞乌。
农战资屯政，天南本上腴。

（二首收笔不嫌同意。）

十七日 阴。酉儿生日。张景韩来谈，留其午面。午后至会馆答拜各客。至聂处为大侄女看病。申刻至吴处赴雅初叔侄之约。

十八日 晴。甚寒。癸卯荐卷门人吕启瀛来见（号聚三，贵州遵义府人），年几五十矣，就吏部誊录，不远万里而来。科举既罢，寒士殊可念也。钱绍云、吴质钦来谈。饭后至杨康侯处诊病。申刻至省馆，赴屠雨航之约。居停李芝阶丈之子，名祖祐，任云南维西通判，因巴塘匪乱，滥杀王千总、朱文耀，土民愤怒，围之阿墩。祖祐倭罪幕友及通事，斩汪如海、赵天锡二人以说，始得脱。大吏革祖祐职，下狱，奏请充发军台。上以其轻纵，改为即行正法。按千总之死，已属滥诛。汪、赵何辜，骈首被戮。丁制军拟以军罪，只知袒庇属员，何以对冤死之三命？赖上宽容不罪耳。唯芝老以八十七岁老翁何以堪此？闻其家人秘而不言，终恐以残年殉残子也。（此十七日事。）

吾 道

吾道留麟角，中原化駃音。锥刀争赤子，城阙聚青衿。北海霜初结（寓展霜坚冰之意），西磁日半阴。空余太傅泪，无限少陵心。（此诗绰有杜意。）

十九日 晴。孙女爱宝生日。九下钟至大学堂访珏生，为武阳学生吴友梅（简）看病。珏生导观动物标本室，皆用药水浸制，历久不朽，无奇不备。绕景山后出西安门至编书处。归寓，子厚来招，笏斋、云依、大兄均在彼，因留夜饭。殷楫臣来谈，夜深始去。

二十日 晴。午后至直隶考馆，同乡会商学务，推刘博泉前辈为总理，余及李嗣香前辈副之。蒋性甫、刘幼樵为监学，袁寄云为收支。傍晚始散。补祝王保之师昨日生日。宝鼎臣、王酌升在甜水井招饮，余夜间惮于进城，遂辞之。复阅史馆《文苑传》清本八卷，择其谬误最甚者加签纠正，小小歧舛则仍之，不胜枚举也。修书之难如此！

二十一日 晴。吴介眉、杨康侯来谈。午后至蔚若前辈及其婿家李处贺喜，新郎即余门人萼楼胞弟也（字可亭）。申刻至江苏馆赴门人陈子绳之招。散后至放生园看病。灯下阅《文苑传》。

廿六日 晴。杜门谢客，草封事。灯下阅《文苑传》，每日夜间必阅数卷，签出舛误处甚多，颇有关系紧要者。得济南电，知宝惠廿八日起身回京。

廿七日 晴。延供奉卢谅甫来寓，闭门缮写封事，又请袁先生缮一件。午后封固，交翰林院，刘供奉代递。

廿八日 晴。卯刻起，黎明至景运门外，在兵部朝房候起，七点二刻事下，候膳牌发下乃行。回寓略卧片刻。午后忽眩晕吐水。直隶、江苏同人在松筠庵集议铁路事，未能往。申刻景湘招同丰堂，亦辞之。正折二件：一请经营新疆，招民垦荒，以屯田为实边之计，并开拣发之途以兴吏治。奉旨下政务处妥议。一劾四川州县贪酷各员。奉廷寄交督臣查办。片一件，因近出《鹃声报》，乃四川官费留学生所撰，以排满革命为宗旨，污蔑悖乱，令人眦裂发指。此报若行，将乱中国。请设法封禁。奉旨交外商学警四部从严查禁，并行文川督，将官费学生撤回。

廿九日 晴。祖妣忌日，在放生园拜供。未刻至编书处，因两掌院将到此议事也。既而荣尚书有事未到，余少坐即回。灯下阅《文苑传》十卷。作致伊犁长将军书。日本文部省定章程钳制中国学生，同我于朝鲜。学生八千余人相约不上课，移文请改禁例，文部不省。湖南学生陈天华蹈海死，学生益感愤，皆议内渡。近来我国少年醉心东学，皈依甚至，日本几握我全国教育之权，后患殊大。今得此一激，群幡然来归，回心向内，思有以振士气而抵东潮，未始非中国前途之福也。因函谕姻女，促长婿返沪。

十二月初一日 晴。光阴迅速，又近残年矣。余每值月朔，辄增感喟。恨修名之不立，惜岁月之如驰。终日公私冗迫，作无益事，见无益客，说无益话，甚苦之而无如何也。未刻至惠丰堂赴刘博老之约。散后祝孙孟延生日，花团锦簇，四座笙歌，颇为绚烂。命铭侄买《正续宏简录》，限其专治此书，通知唐宋辽金元史事。读史愈近愈有益。《宋史》繁重，《辽史》忌略，《元史》疏率，甚不易读。邵氏父子此编，记载剪裁殊有法度，初学便于看读，较易见功也。睡前仍看《文苑传》三卷。

初二日 晴。访笏，在彼午饭。申刻至同丰堂赴史竹孙同年之约。看《文苑传》五卷。《姬传先生传》叙录甚有法度，为四十卷中所罕见。临寝狂呕，热贖通宵。

初三日 阴。上设坛祈雪。午后至林诒书处贺喜，稍坐即诣编书处，两掌院皆在焉，议疏通翰林院各员。出城至江苏馆，赴延子澄学士之约。景湘来夜谈。客去，看《文苑传》钱南园传（附曹锡宝、谢振定、管世铭三御史），裁择精审，文笔峻洁，佳传也。向例史馆大臣传，唯据公牒排次，一切私家著述、碑志、家传均不得阑入，所以严祖徇也。然传文亦因此不能生色。但能叙次清晰，纂笔老当，即称佳传矣。唯各类传，则出自采访，可以曲折详尽，文易为工，亦体制使然也。高密李怀民尝依《主客图》例，搜集元和以后诸家五律，辨其体格，奉张籍、贾岛为主，朱庆馀、李洞以下客焉，名曰《重订中晚诗主客图》。其言曰：张籍天然明丽，不事雕镂，而气味近道，学之可以除躁妄，祛矫饰。贾岛力求险奥，不吝心思，而气骨凌霄，学之可以屏浮靡，却熟俗。贞元以后，近体诗略分两派，又谓中晚人得盛唐之精髓，无宋人之流弊，尝举梅宛陵“发难显之情于当前，留不尽之意于言外”二语，以为道尽古今诗法。又谢振定论文，不矜言载道，唯曰达情。盖南雷黄氏之宗旨也。此二条皆先我而言之，录之以自证。

初四日 晴。甚暖。至李毓如处补贺喜。在直隶老馆与同乡议学堂事，出广告登报招

考，又出知单募捐。散已日落。宝惠自济南归，得曹亲家及五弟信。阅《文苑传》五卷。震泽、张士元古文专师震川，岁正陈其集于几，北面拜之。又得震川所评《史记》，用其法上推之左氏，下逮韩欧，无不合者，由是深造自得，著《嘉树山房集》二十二卷，当于书肆求之。诗文一道，各有性情，各有才力，未可概而同之也。学文者或引其所长，或救其所短，斯为善学。若是丹非素，矜己非人，仍是门面之谈，无与性真之地。余文笔短弱，苦不能奇。见雄豪沉博之篇，虽心好之，而无从强学。故于古文家嗜南丰、震川，专学其清醇深厚，以自极笔力之所至。本朝文嗜姚惜抱，而于彭尺木《二林居集》则尤有独好，以其清深隽折，饶味外味也。其名臣事状、儒林良吏二述，叙次整洁有义法，不必规马摹韩，而波澜老成，意味独胜。言文者不尽知之耳。

盼 雪

愆阴月令迫冬深，下尺初簷圣主心。方喜同云团朔气，旋看杲日映枯林。夜闻叶响呼童问，晓见窗明误色侵。垂幕围炉身自乐，难忘民事苦沉吟。

初五日 晴。杨少泉、杨康侯来谈。至长椿寺吊吴竹坞姊丈之丧。申刻，杨朗轩借大兄处请客。翰文斋以覃溪先生手评选《渔洋精华录》求售，索价过昂（四厚本索价一百八十两），虽爱之未能得。诗入选者以双圈、单圈识之。所评严而精，极中渔洋诗病。玩其评，即可悟作诗之法。昔人喜得名家评本，正喜其指示处足以启发也。

次朗轩寒夜偶成韵

东道仍为主，前盟许更寻（余等前在家兄苏斋醮资为笏斋寿，朗轩未与会，乃假苏斋别为一集）。寒消长至节，醉引故园心。诗入穷愁好，情因患难深（余初识朗轩在庚子危城中）。相看渐华发，回首一沉吟。

初六日 晴。午刻至宋显堂赴直隶诸学生之约（皆在大学堂者，主人廿余人），商立学堂。诸君既有此宏愿，余无不赞成。申刻至福州馆赴乙酉消寒局。与沈子封丈语及翁评《精华录》，余谓渔洋尚神韵，覃溪尚学力，诗派迥然不同，宜其不合也。封丈则谓此被覃溪瞞过耳。覃溪正暗袭渔洋神韵入学力中，运超妙于典实，犹山谷独用昆体工夫造老杜浑成之城也。吾之学诗也，从大历入，继而展转于义山、中晚、渔洋各家，无一定之鹄。己亥南旋，得《瀛奎律髓》而大好之，始知作诗之法，于少陵、圣俞、后山、简斋尤所笃嗜。《律髓》所录四家五律不下三百首，皆能成诵，故近年五言工夫最深，所作亦较多较胜。诗以陶写性灵，原不必以法自缚，然必斤斤于法度，皈向于一宗规矩焉变化焉神明焉，乃能自证其甘苦得失，而作诗之乐即在其中。此当可为知者道耳。且作八股、填词、写字，人皆知有法在，岂古文诗而反可信手涂抹乎？

初八日 晴。以果粥荐先。黄慎丈、吴雅初、质钦来谈。午后至黄处诊病。答拜各客，访劭予丈，均不晤。灯下看《文苑传》。接张韶甄、余梅孙二电。托袁先生偕宝惠至土地

庙花厂买梅花十五盆，价银六两，岁杪春初又可领略一番香韵矣。

初九日 晴。拟发奉天电，以线不直达而止（只到新民屯）。儿妇生日，面后至论古斋吊萧勋臣之丧。至编书处一行。又吊杨年伯母之丧。归路访彝卿，偕至广和对酌。灯下看《文苑传》。接锦州刘梅舫函件。

初十日 晴。写应酬各件。午后贺顾少墀娶儿妇喜，吊汪笙叔年丈之丧。丁卯年伯徐东甫尚书及汪丈同于初八日逝世，而丁卯长班吴祥亦于是日歿（徐丑刻，汪寅刻，长班卯刻），其追随亦云奇矣。与同人集老馆议事，定教习四人。归后闻笏斋在大兄处手谈，因接踪而往，夜深始返。

十一日 晴。甚暖。至番禺馆为张汉三夫人诊病。午刻与刘博老、李嗣香前辈共八人公请直隶管结诸君，议提平色津贴学堂（每银百两提二两），诸君应允。又议取向来金台书院经费三千金归学堂，则闻此项已为李京兆扣留设顺天中学堂矣。以官场候补各官充学职，彼安知学为何如学乎？领薪水，养妻子，便将三千金支销矣。可惜可恨！灯下看《文苑传》。吾初不解凡事一归官场，无论如何良法，无不侵欺搪塞，入于大腐大败之境，岂居官场者果别具心肝手眼耶？吾见亦屡矣，无怪乎诋官吏者动加以不肖之名，又无怪乎稍肯实心任事者即矫然称循吏也。接庄思缄龙州信。笏斋云，以烧酒一小杯浇菊花根，便可经寒不凋，留至明年正月。姑如法试之。

十二日 晨，微雪，一日阴，晚竟放晴，何滕六君之吝驾也。徐季龙来谈，与商编纂法律体例，留其午饭。饭后至大兄处看病。至大宛馆议立两县小学堂，款不易筹，议论未竟而散。又至黄慎丈处看病。上灯时赴笏斋之约。黄仲弢前辈折柬招便宜坊，辞之。接句容令龙子修（曜枢）函件，叔坤通谱弟也。感念亡弟，泫然泪下。

十三日 晴。甚暖。景韩来久谈。饭后嗣香前辈偕无锡雷君（启中，字素安）过谈，拟延为高等教习，欲证其学识也。殷楫臣夜话。张哲夫（文潜）来执贽。河南济源县附生，直隶候补道，现充商部差委，年三十一岁。其贽《戏鱼堂法帖》全部（有明昌御鉴玺，王元美收藏印，钩拓精采，颇似宋拓），《刘石庵书札》一册（不甚真），《南庄渔隐书画册》一本（画凡八开，分请八名人图之。有戴文节一开，尤超逸），夹金表一，金珀朝珠一套，料烟壶二。

十四日 阴，微雪不能掩地。细玩《南庄渔隐画册》，八人共画一题，而结撰点缀各不同，不能不推戴文节为第一，固关胸衿造诣也。北宋时尝以画取士，随意拈唐诗一句命题，而观其布局运思以定优劣，较之分题赋诗尤得神趣也。册后题咏甚多，有吾乡方元征先生、子可先生父子之作。又玩旧拓《戏鱼帖》数册，小楷以《黄庭》、《画像赞》、《破邪论》为最精。平原《祭侄稿》沉郁遒劲。余旧藏罗氏镌本与此各有胜处，若郁冈所刻《祭伯父文稿》，则风骨稍弱矣。饭后访笏斋，知与大兄皆得京察一等，大兄资浅，得此殊可喜。笏斋则光绪十七年即以一等记名道府，距今十四年仍就此途，宦途蹭蹬已极，岂人所及料哉！相与感叹久之。申刻至福州馆同人公祝杨德生四十寿，少坐即诣献廷处晚宴，以明日为献廷生日也。

十五日 晴。至放生园为颐官看病，因留午饭。饭后至编书处。出城又为张汉三夫人看病。灯下看《文苑传》。

十六日 晴。上再设坛祈雪。午刻至李毓如、夏植三处贺喜。入城至毛家湾祝胡云楣

丈七十寿，共演剧五日，然今日则甚不相宜也。稍坐即行，至松筠庵赴丁卯年伯公局。散后又至江苏馆赴壬辰消寒局（夏闰枝及大兄作主人）。睡前看《文苑传》二卷，月色甚佳。复吕舜臣舅信，为捐官事。

十七日 晴。午刻那中堂到任。未刻荣中堂到任。人署谒揖，迎送如仪。故事学士迎送立阶上，读讲编检皆在阶下，今日新科编检见余等立阶上遂亦拥挤阶上，且有不出屋门者。编修鲁尔斌竟翻穿黑狸皮褂，此便服而兼素服也，尤为可笑。呜呼！规则荡然，无怪乎翰林院之奄无生气矣。由署出至宁波会馆，祝杨德孙四十寿，饥极饱餐面点。德孙本约晚席，余畏夜行，遂先归。过蕴和店答拜湖北解饷知县高幼怡（嵩藩）。灯下看《文苑传》五卷，七十四卷书扫数复讷，共下三百馀签，订正事实文义者十之七，校改讹误者十之三。浏览一通，于国朝文学渊源历历心目间，极为有益。传中正附所收逾一千人，不为不备，然大抵详于东南，略于西北，滇黔尤寥寥。固由东南多才，亦由边方地既辟远，士又质朴少文，不解标榜声华为何事，又无人为之提倡记载。即有朴学潜修，而名不出里闾，书不登著录，荒山老屋，湮没不彰，正不知凡几矣。此史公所以致慨于青云骥尾也。

十八日 晴。卯刻至起居注恭进光绪三十年记注满汉文各二十四册，储以朱椽，舁至内阁，起居注官咸集，蟒袍貂褂以从。嘉定徐相国验收加封皮收藏大库。自岁杪至明年正月，讲官共廿馀班，由各人自认，以均劳逸，众所不愿认者则总办承其乏。归寓略憩，即诣放生园为大嫂、侄妇、二侄女诊病，各开一方。饭后赴编书处复阅进呈正本。薄暮冒风出城赴张汉三侍御番禺馆之约，半席先行。至广和居赴吴质钦之约。

十二月十八日至内阁恭进起居注

柱下存朝典，庭前序史官。貂裘殊济济，凤阁自桓桓。宝箴緘滕固（每年记注皆藏皇史宬），琼浆润笔千（记注有前序一篇。除夕保和殿筵宴，例以撰序者侍班入宴）。年年循故事，□□九回看（余自丁酉八月充讲官，至今年九次进书矣）。

十九日 晴。午刻至翰林院封印，与景佩珂学士同拜印如仪，预用空白六纸。午后约同人祝坡公生日（张劭予侍郎、徐花农侍郎、何润夫副宪、翁弢夫侍读、邹咏春侍讲、吴颖芝撰文、沈子封编修、王耜云枢部、耿伯齐农部、濮云依中书、余兄孟乐），悬坡公黄州笠屐像，供以阳羨茶、广东荔支，公所嗜也。凡余所藏公之书帖皆陈诸几。同人咸衣冠肃拜。晚，围坐欢饮，夜深始散。余作长歌纪事，即仿坡公诗笔。子封丈盛誉之。余亦颇自负布局、构思、用笔俱中律法，无一语妄下，所谓得失寸心知也。梅叟携新得诗画册，乃嘉庆癸亥十二月十九日翁覃溪、杨蓉裳、陈云伯诸诗人集何兰士先生方雪斋中祝东坡生日，拈李委南飞鹤曲中语分体赋诗，而朱野云先生（鹤年）为之图，覃溪先生代署款，距今岁一百零三年。展阅一通，承平士大夫安乐风流，有足令人神往者。余亦拟倩人绘图，以拙诗为之引，遍征题咏，继先辈芳徽，亦使后人见吾辈尚能作此冷生活耳。今日循俗例掸尘。

二十日 晴。甚暖。高幼怡、梅小峰来谈。入城贺二陆升官喜，吊杨太夫人丧，诣放生园陪媒（翁、余二君）。灯下写诗卷贻子封丈。接宝襄来禀。看《南宋杂事诗》厉樊榭、

赵功千各一卷，七人分咏各一百首，征引书目多至六百种。南宋以后笔记说部略备，南渡百余年，大而朝章国故，贤奸臧否，小而雅谈轶事，里巷风俗，无不赅载，读之可以涤俗肠，作诗料，助谈资。

二十一日 七点钟，睡眼矇眬，闻惊呼大兄处火起，狂骇而起，手颤齿击，几不能着衣裤，踉跄下床，则大兄已赤足披皮衣而来。少迟，大嫂率侄妇、二侄女、幼稚，颠顿扶挈入门，上无皮衣下无裙，小孩有赤体裹被者，相与抱头痛哭。余睹斯惨状，泪涌如泉，急检衣分衣之。出户东望，黑烟如墨，上腾霄汉。询知火自前厅起，蠢仆以煤油浇洋炉煤，取其速燃，火焰直走烟囱，焚喜棚，风驰电行，顷刻全棚俱火，飞渡后院喜棚，全宅房屋遂俱在火焰之中。其时大兄甫起，急促大嫂下床，挟诸孩犯火夺门而出，检点人数，不见小孙女聚宝及其乳妈，小车夫刘姓翻墙入，良久，乃从火焰中越墙出，阖家人口幸无恙。余疾驰往视，则三层数十间屋皆付一炬矣。伤哉！伤哉！此次之灾，固由失于防卫，然协巡局亦不得辞其责。向来五城水会闻警立时鸣锣驰赴，手携长竿铁钩铁叉，先跃上屋，或拽棚或拆墙，以断火路。盖已焚者不能施救，全力顾未焚之地，以绝蔓延而保完善，其水龙激筒亦全力濡湿未焚之屋，使火不旁炎，法至善也。今协巡兵队闻警乃骑马携洋枪而来，围定鹄立，名为防抢，端视火之四射而不为计，且并本宅人之欲入而携物者亦一律禁之。又，向来水会救火，无不争功邀赏，故踊跃异常，今因五城改为工巡局，素不拊循而更攘其权利，遂致各存意见，观望不前，以致前后数十楹，无一草一木能逃火劫。若在一年以前，后院之棚速卸，则后层决不延烧，即使措手不及，箱笼等件必有获全者，决不能如是之荡然泯然也。此真可为痛哭者矣！惊魂稍定，亲友慰问者络绎而来，群议停办喜事。余力主仍用明日吉期，唯改赘为娶，盖此时仓猝将事，但求典礼无阙，其他俱可从省，一经展缓另择，则繁文俗例种种拘牵，赠嫁置奁种种烦费，决不能轻于举办，大兄亦无此力量矣。议既定，亲友咸赞成。于是云依回江宁馆料理，而弢哥助之，此间则大兄概不过问，余独力主持，而弢嫂及适吴氏二妹助大嫂，采涧料理应用各件，或添补或借用，半日半夜居然就绪。夜间，大兄处全眷俱住余处，纵横合并，房房皆满，一门之内约有八十余人。余惊痛不能安眠。

二十二日 晴。午刻祭祖。未刻彩轿到门，新婿奠雁亲迎。申初刻新人发轿，采涧婆媳送亲，看其吃和合饭始返。两小无猜，大嫂之心稍快。一日贺客来者三百八十八人，余一人周旋其际，大兄则晨起即袱被移居对门江阴馆，闭门愁泣而已。贺客闻喜事之仍举也，僉赞叹以为难能之事。犹忆戊戌年，二侄女过定，大兄卧病甚危，余代作主人。此次则大礼垂举而变，仍余作主人，亦事之至奇者。夜卧惫甚。

二十三日 阴。午刻遣轿迎新婿夫妇回门，未刻见礼，内外各设一席。吉礼告成，我心颇畅。大兄嫂虽遭奇劫，而心愿则了矣。傍晚飘雪。杨朗轩见顾，阖人以余体疲谢客，因至笏斋处。余闻之追踪而往，谈良久冒雪而归，洒洒纷纷居然祥霁下沛矣。朗轩以大兄穷困，代告贷于亲友，得银六百两，稍助衣食急需，良友热肠，可感可感！得缪恒莽代州信并件。

二十四日 晴。屋上积雪逾二寸矣。为大兄集款二千金，在恒裕立折。南中电汇千金，其余则出自朱子文、杨朗轩、屠雨航、孟庆斋（大德通管事）及余也。劳碌三日，今日始得稍息。笏斋、云依、次淮、孟延相继来谈。大嫂掘检火场，唯金器无损，余则毁变不复

成件矣。接季申四兄并件。

大兄所居放生园灾，资储荡尽，诗以慰之

何事吾兄遭数忌，顿教烈焰起青庐。方吟韩国盈门句，遽续参元失火书。席卷劫难逃幕燕，蔓延殃未及池鱼。眼前长物存何许，唯有中衣是烬馀。

顷刻全灰数十楹，从知人力不能争。可怜战战兢兢日，难厌谔谔出出声。曲突徙薪诚失算，覆巢罄室太无情。劝兄莫下穷途泪，剥复乘除数自平。

廿五日 阴，微雪。大兄看定莲花寺湾屋，函致孙景辀世兄定议，乃已为蜀人傅学渊吏部所先得。因访子厚，同访学渊，请其见让，学渊慨然允之。午后拟约梅叟、笏斋登西爽阁赏雪，适杨朗轩来谈，笏斋、大兄踵至，遂辍清游。

廿六日 晴。出门谢客，并为善卿、命三诊疾。

廿七日 阴。写对。

廿九日 阴。大兄迁居，衣冠往视。祝花农前辈生日。入西城至凤石师处拜年。出城至橘农、汉三两处诊疾。晚，梅叟备内外两席，携尊在大兄处解闷，其意可感。席间邓咏春前辈出示所作东坡生日祝文。文末系以迎神、送神两歌，曲折沉郁，别开生面。满汉讲官二十人公函启两掌院，为起居注请款二百金，寿州师如数允拨。起居注向无办公经费，全仗同僚之简学试差者捐助，如科分团费例不足，则总办赔垫，以私款付公费，沿习百年，最不可解。今科举既罢，并捐项而无之。余乃纠合同官，创为此请，始得正其事云。

大兄移居莲花寺湾，梅叟携酒肴以落之。赋此志谢

果然家具少于车（“家具少于车”，前人成句也），西马厓坊偶结庐（南宋宋伯仁马厓稿嘉熙丁酉五月寓京遭燕，侨居西马厓，有寓西马厓诗）。寺近莲花当谷口（屋正当三巷交会之冲），香熏柏子及春初。清尊腊雪劳斟酌，往事灾星仗袂除。我已难酬良友惠，加餐兄意更何如。

三十日 阴。广东县丞黎（丙癸）来见。诣庆王振贝子府，伦贝子府，昆、孙、王三师处拜年。入东城出西城回寓少憩，复至五叔、岳母及大兄处辞岁。晚，悬神影迎先。有帖客介罗景湘舍人以东坡书小楷《金刚经》帖求售。有郭兰石、何子贞两先生、翁松禅师相三跋。师相断为确是宋拓无疑。余细审纸墨自是五百年前物。坡公小楷本不多见，此经寓谨严于排宕，蹙寻丈于寸分，真无上上神品，为世间罕见之本。余见之狂喜，托景湘议价（索价一百五十金）。又，明拓坡书残帖（有宜春帖子及少陵“背郭堂成”诗跋），锋颖迸露，钩拓精工，下墨迹一等两种，共以五十八金得之。从此澄斋案头当推此经为弁冕。岂坡仙鉴余十九日致祝之诚，特饷兹神物以酬余之长歌乎？一年尽日获此奇珍，光阴为不虚矣。亥刻接灶神。子刻焚香谢天。

除 夕

祀先迎灶入新年，红烛双双照绮筵。九十光阴行及半，岁时景物略如前。喜从竹舍添孙笋，幸免麀商谒子钱（山谷诗“恼乱邻翁谒子钱”）。墙外谨哗门内笑，独呵冻砚拂吟笺。

题新得宋拓苏书小楷金刚经后

十九日余约同志十二人，于澄斋祝东坡先生生日，曾作长歌纪其事。越十日，遂获斯帖。岂物聚于所好，求之专则得之奇耶？抑先生英灵默相，有以相报耶？

黄柑丹荔祝千秋，曾作长歌纪胜游。鉴我诚心能独到，祝兹神物俨相酬。金钱易致机难遇（七字景湘书中语），翠墨如新字欲浮。便散华香绕斋舫（“以诸华香而散其处”，经中语也），定看宝气烛琼楼。

男惠按：先府君于祝东坡生日，年必有诗，均见集中，而尤推是年及辛亥之两七古为平生得意之作。唯此诗竟佚而不传。以意揣之，距祭辰仅两日，孟乐先伯京宅即遭回禄之灾，旋又匆举二妹婚礼，人事扰攘，不及另录副稿，在座诸丈均久下世，后嗣同遭世变，流离转徙，更难遇合。时越四十馀年，竟无从问讯，思之万分悚疚。

澄斋日记

光绪卅二年丙午（1906年）

丙午年正月初一日 风日晴和。子刻拈天香。巳初刻在皇极门外行礼，巳刻二刻在太和殿前行礼。归寓在至圣先师、观音菩萨前行礼，又在祖先神像前行礼，受合家贺。大兄嫂俱先来。午后至莲花寺湾保安寺街及笏斋处拜年。

初二日 阴，微雪。午后至梅叟、雅初处拜年，二妹留吃点心。申刻赴梅叟之约，以松花江白鱼饷客，极肥美。

初三日 晴。国忌不拜年。午后赴笏斋之约。写致赵将军信，托梅小峰带。晚，落神影。

初四日 晴。赁马车至东北城拜年竟日。接次弟信。以新得苏帖与三希堂帖核对，乃知三希所收春帖子伪迹也，并仇仁近跋亦系伪造，直是何人双钩廓填本，字势笔锋去真甚远。去冬作纪梦呈梅叟五言古十六韵，通押送宋二韵，牵缀殊窘，颇露强意就韵之迹。今日灯下读山谷《薛乐道饯行》五古，亦用送宋二韵，较我多十联，而挥洒如志，坚确精妙，连诵数过，字字铿锵，乃大愧诗学之浅，全未望古人肩背也。昌黎、东坡、山谷、剑南皆善押险韵，愈险愈出奇。自己动手，始知古人不可及。

初五日 阴。晨起祭神。至武阳馆文昌关帝前行礼。祝黄慎之丈生日。面后易便衣游厂，买吴县管念慈桃花源图立轴，虽系画院笔墨，而秀丽清逸亦擅胜。阳春二三月，风日晴和，窗明几净，悬之壁间，时相静对，殊足怡我神思，作卧游宗少文也。傍晚至顾少墀处为其世兄诊病。年甫廿一，咳嗽作喘，群医指为虚劳，温补杂投，其病增剧。余诊得六脉俱数，息高声粗，询其小便短热气臊，决为肺胃过热所致，断非虚劳。为开方，用鲜生地汁、藕汁清热定喘。亥刻，笏斋遣急足来招，为其婿黄酉仲看病，因加裘而往，乃煤气触动肝阳，眩晕猝倒，有似中恶。为定一方而归。

初六日 晴。晨起至客厅遍换悬壁字画，选名家新逸明艳各品，以应新春景色。少墀来字云，徐班侯力诋余方，谓断不可服，指病者脉证为虚癆无疑。少墀惑之，亦不敢进药。余医学过浅，何敢胶执成见，是我非人，误人性命，然审其脉证，实为肺胃热迫之喘，而非龙雷上腾之喘，至虚劳内热、骨蒸颧红诸象无一见者，又况年甫弱冠，何至抱病二旬便成弱症，反复研究，终不能以班说为然。然少墀心已游移，无从力挽，因作函致之，详伸

所见，而谢不行。昔喻微君谓医家治病有数难，信然。午后拜大街南客。接张啸圃丈函件。灯下读韩诗十余篇。昔人谓学诗当从郊、岛入手，以其炼意炼词可药肤浅也。余意尤不若先读昌黎诗，盖其炼意炼词与郊、岛同，而比兴深微、意蕴宏括则更过之。学诗能通比兴，乃能与风诗、《离骚》默通沆瀣。作者不透此一关，终不到诗学深处。临寝忽觉眩晕，呕水数斗，内热半宵。此痼疾逾十年矣。

初七日 晨醒望见檐瓦皓积，知昨夜又得大雪。腊雪沾足，麦秋可望丰收矣。何少逸来谈，寒士捷科第，得一官，乃有饥寒之虑，为之慨然。午后，拜大街南客毕，遣元侄分拜西城东路各客。在恒裕与润田久谈，托其为宝惠纳费主事分部。科举既罢，读书人无路进身，学堂习气重而课程乖，雅不愿令其堕落，年逾弱冠，光阴可惜，且使藉费郎为从政阶耳。由恩荫就职主簿捐主事分部正项乙千六百元，同乡印结费七百（〔眉〕因有大兄在局，结费减收，约用去四百五十余金）。再访劭予丈，彼此往还相左。房中水仙六盆，皆盛开，清洁芬芳，自是仙品，斯名信不愧也。

初八日 晴，寒甚。赁马车入城拜年。在东四牌楼镒顺轩便饭，小饭馆也。掌灯归寓，两足冻僵，几不成步。车中看西人小说《忤情记》，叙次殊有离合激射之致。

柬梅叟借马

争鸣栈豆叹群材，雪后驰驱我马颓。愿借茶云千里足，风尘先路一鞭开。（较山谷乞猫诗真有灵钝之别。）

题朱芷青丈金粟山房诗卷

老将登坛咳唾新，果然金粟是前身。竹君不作覃溪远，牛耳乡邦有替人。

白发儒官老郑虔，佛桑花里整归船（芷丈由国子监丞外选广东佛冈厅同知，未半岁即解组而归）。压装并少云英石，宦迹唯增诗百篇。

采涧率儿妇侍妾谢女辈灯下团坐，掷骰为戏，欢呼嬉笑，一片天和，余顾而乐之。和气致祥，乖气致戾，实确当不爽之论也。

初九日 晴。遣宝惠拜城外客。饭后率铭侄游厂。申刻赴雅初之约。

初十日 晴。大解不畅，气坠难于转侧，本思入西城拜年，因此遣宝惠代行，东西内外城客一律拜清，较往年爽快多矣。

十一日 晴，天稍和。林隆山来谈，以诗稿求正。隆山人极诚笃，学问深卓，甫铨授监丞，旋即裁缺，其意不愿乞外，欲留学部当差，拟为谋诸荣相。饭后游厂，买小儿女玩物及瓶花。酉刻至云山别墅，赴劭予丈之约。接胡锐生同年函件。不看时报，苦孤陋寡闻，看报则无一事能强人意，悲愤叱咤，往往泪下，终夜不怡。当此世界，具此胸襟，真是苦境，觉诗人茱楚章所谓乐子之无知，真十二分沉痛也。

十二日 晴。子正立春。巳刻至公善堂拈香，未刻至广和居，赴黄禹逊之约。申刻赴花农前辈之约。

十三日 晴。皇上祀祈谷坛，臣毓鼎侍班，五点钟登车至帐棚，与同事齐班（恩露芝、延子澄二学士，张秀端侍讲），六点钟恭诣坛下。七点二刻驾临。上御元狐朝冠，元狐端罩，悬青数珠、青风带，着青袜。起居注官朝服序立于第二成，东面北上。八点三刻礼毕，乃退。向系寅刻行礼，自去岁车站之变，凡遇典礼皆质明而后将事。是日风日晴和。归寓稍睡。午刻赴豫升堂公局，散后独游厂肆，买明南监本《晋书》、《宋书》各四函，字大行疏，最省目力，唯中多顺治、康熙配板，不甚可贵。傍晚至大兄处赴云依之约，倦甚先归。夜眠殊酣。

十四日 阴，颇有雪意。午刻至便宜坊与景湘、岷远静谈。未刻赴经士、伯齐之约，少坐即行。晚，惠儿夫妇设酒肴为采涧暖寿。接胡鼎帅函件。至大兄处为侄媳看病。

十五日 晴，有风。花好月圆人寿，采涧夫人生日。徐花老、何润老、翁弢老、张季端、余子厚、濮云依、黄敏仲、丁小村、董吉甫、松泉昆仲、徐策云昆仲、刘孟禄、韩秀冬、谢嘉生，门人舒宾如、廖子方、徐季龙、范隽臣、陈子绳、郑干臣、吴苾臣、许仲衡、孙仲山、张润泽、苏海卿，侄婿聂命三、濮卿和均来祝。傍晚，至畿辅学堂议学生考事。访猷廷为宝惠取结。至悦生堂为善卿诊病，松筠庵为刘星甫同年诊病。（附录脉案：详审前后病情，服药利弊，今诊左关尺两部，脉皆弦而搏，病在厥少二阴，乃肾水为患也。向服麻黄细辛汤，实见卓识。搜肾寒，扶脾阳，故泻减而饮食加进，其效颇著。然病不能除者，此非肾水有馀，乃肾水枯也。何以知之？服麻细而不作汗，水源竭，无重蒸之力也。水枯则外水不能归源，故泛滥而频泻。水枯不能涵木，肝木愈燥，故服吴茱萸而左体热胀加剧也。古人流水之法，无过开鬼门洁净府，然皮水可从汗解，脾胃水可从小便解，若少阴之水，则二法不灵，水愈泻则源愈竭。服二术则伐肾，服茸附则燥肾，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今欲直清病源，必须以补为泻，肾水得补而足，外水一气相求，自能引入膀胱，无泛滥之患，肝得所养，脾不受困，诸患或可以次而平。愚见如此，以质高明。用生姜泻心汤，服金匱肾气丸，服十剂。）晚，祀先，复至大兄处为侄媳看病。

十六日 晴。月食，未刻初亏，申初食甚，申正复圆，皓日当空，竟不见太阴蔽影也。午前坐牡丹、梅花间，携大字《宋书》读列传二卷，清芬满袖，古香盈胸，柴桑北窗无此乐也。颜竣传详载沈庆之、江夏王义恭及竣铸钱诸议，刘宋一朝圜法利弊本末备见于此。其体裁盖仿《汉书·韩安国传》（王恢马邑事），其用意直欲寓志于传，创此体大思精之例也。传论亦绝沉痛，有慨乎其言之。吾尝谓休文史才与蔚宗可称双绝。范史人知重之，沈史则知者独有一郝栖霞耳。颇思俟春融后屏除俗务，专读此书，详加朱墨，以示子侄，未知能践斯言否。辛卯壬辰间甚有暇读书而苦于无书，今则有书而苦于无暇，奈何，奈何！四史而外，《宋书》、《魏书》皆当读。饭后至锡拉胡同，为恩星五（联）夫人看病。星五为敏达公（广寿）之子。敏达与先世父乙卯、己未乡会同年。访绶金，未晤。出城至大兄处为侄妇看病。晚，放烟火。夜四鼓，眠正酣，忽闻翊虞在窗外相呼，惊醒问之，乃侄媳患痧腹痛，颠号欲绝，遣车来迓。披衣而起，炉无火，壶无水，饮烧酒一杯以御寒。满街冻月皎然，愈增寒凜。至莲花寺湾，则已由挑痧者针尺泽、委中，见黑血如墨，诊脉渐起，并无绞乱之象，虽腹痛尚剧，可保无事，嘱家人放心。为开一方，清热通气。归已鸡声四应矣。

十七日 阴，间飞微雪。睡觉已交午初。景湘、岷远来谈，偕至豫升堂午饭，抵掌狂

谭，无复藩限，共商措置新疆之策，拟具疏陈于庙堂，巩固西北，景湘为考核形势险要甚详。散后至大兄处看病，病势已平。申刻在寓设席，请先生，贡缉熙、李珩甫、黄敏仲、吴雅初、董吉甫、张润泽、濮卿和作陪。诏优给军机大臣满汉章京养廉银，禁绝馈赠，犯者授受同罪。又优给御前大臣乾清门侍卫津贴。又诏户部每节进银二万两，备赏内廷行走诸臣（如意馆、电灯公所、轮船公所之类皆弄臣也）。闻军机大臣庆王每年六万两，余则二万四千两；章京按大小分派，多者二千两，少者不及千两。

十八日 晴。至润田处为其太夫人看病。未刻至同丰堂赴李嗣香前辈之约，议设畿辅农会，兴修水利，开垦荒田，兼及种树、蚕桑、蔬果、畜牧等事。京师设总会，各府县设分会，皆公举绅耆领之，皆有评议干事诸员。吾直民苦惰，素不知有水利，偶遇旱荒，仰首视天，束手无策，以致动辄赤地千里。即幸值丰岁，收获亦不甚饶。以视三吴农事，相去奚啻什伯。此会若成，实畿辅百年之利。

十九日 晴。已刻出广安门十二里，至兵各庄为程师母诊疾。症系喘促不能卧。诊其脉，左洪滑右细濡，肺气郁塞，胃气不舒，以麻杏石甘汤开之。孟常所居，墙外看山特佳，据云风日晴朗时可望见碧林翠磴。平楚空旷，豁人心胸，徘徊久之。近村有花洞，卖花人刘姓。因往观之，买迎春花、天竹子各二盆。归寓已夕阳西下矣。都人士以今日为燕九节，群至白云观会神仙。云观中必有仙踪杂侍人间，唯有缘者得遇之。红男绿女，举国若狂。其实妇女艳妆冶游，少年子弟如狂蜂浪蝶，专为看花来耳。余于壬辰年曾偕亡弟叔坤一游，瞬息已十五年，驱车过观前，不禁枵触悲感。晚饭后访景湘，唁其祖太封翁归道山之戚，不晤。顺访孟延，看竹两巡。笏斋、伯齐皆在座。

二十日 晴。草经理新疆疏，本景湘稿而修饰之。午后至梅叟处祝表嫂寿，兼为表妹诊病。申刻在宗显堂代大兄请房东周允孙（维榕。商城周文勤之孙），劭予丈、毓如丈、果卿同年作陪，议结焚屋给款事。检大清律例田宅门，凡租屋失火，例不赔偿（其租屋有顶首者，由他处延烧，业主全数算还；若本宅起火，则量还三分之一）。唯周允孙一贫如洗，专靠此房度日，以情而论，不忍竟置不理。由诸公再四磋商，欲以千金买其屋基，而别赠五百金为体恤。允孙犹触望，然为例所束，无可多作要求也。定三日内给回话。诸公竭力调停，毓如丈代谋尤切。朋友交谊可感可感！本约孟延，闻其不愿为大兄担任，遂不到局。散后至笏斋处寻大兄复话。

二十一日 阴。讲官同僚在江苏馆团拜，到十八人，唯文焕章、华瑞安未来。在中庭实行团拜礼，合拍一照，觥筹交错，尽欢而散。至畿辅学堂集议。上灯后至便宜坊赴孙仲山约。晚，微雪。接三兄信。

二十二日 晴，大风。水蓄胸中，脾胃大困，终日倦卧，不能举一事。临睡大呕吐。

二十三日 晴。午刻至编书处，寿州师来商公事，与闰枝检点进呈书，傍晚始散。至大兄处为大嫂诊疾。大兄自移寓莲花寺湾后，无人不病，无日无病人，此非久居之地也。宝惠所买南监本《晋书》，配板杂乱模糊，讹脱连篇，几不可读，字虽大而无用，因付还书肆。所贵于旧本者校对精审，刻印整齐，足以豁心爽目也。若迷乱错杂，不复能读，虽宋本奚取焉？此不能与守残佞古者论也。偶读《晋书》三四传，叙次芜冗，殊不快意。因检周氏《晋略》对读之，顿觉其清整峻洁，深得体要，传后各论尤深切有味，语不妄下，乃知其突过前人也。笏来夜谈，余眩吐复作，客逡巡去。

二十四日 晴，天稍和。江苏学堂所聘教习徐子山（安仁）来见。徐君通州人，冒鹤亭所荐。对坐略谈，果有学识。黎蔚然来谒。有内城王氏就诊。申刻至广和居赴周允孙之约。大兄以一千六百金买放生园屋基，立契交款，中保人季毓如、冯果卿、郑延青。三载考绩，黜陟大臣，徐嘉定罢相，侍郎李昭炜，仓督刘恩溥，阁学印启、贵昌，副都奕秋，巡抚陆元鼎皆罢。久无此严旨矣。翰林院岁拨起居注银贰百两。起居注有办公经费，自今日始。

二十五日 阴。读《晋略》割据、执政、方镇三表序论，皆有精识特见，卓然经世之文。《史记》、《汉书》、《明史》外，无此作也。此等序论不独综括一代治乱利弊，洞达其所以然，且能俯仰千古，以一朝贯异代，乃称良史才耳。午后至广惠寺行吊，在畿辅学堂少坐，至大兄处看病。晚饭后访蔚若丈谈。微雪。

二十六日 京察三四五六品京堂引见。天明登车，雪一夜未止，积二寸许，入西长安门，踏雪而行，遥望玉宇琼楼皎然一色。是日适值二品以上大员谢恩，公所列坐殆无隙地。八点半钟在勤政殿引见，西苑门内雪景尤佳，绝好一幅范宽、马远关山雪霁图也。归寓假寐片刻。午后梅叟来谈，出示新诗数十首，今晨登西爽阁望雪二首，雄骏倜傥，最为佳作。上灯始去。王保之师竟以计典去官，殊可惜。又理卿王福祥、府尹李希杰均开缺。李自到任以来，不办一事，不见一属吏，唯高卧衙斋。李受北洋所赠九千金，以听慰帅节制，真庸材也。灯下修改《儒林·余焕文传》，子厚之尊人也。学宗宋五子，精综经制之学，以仪曹佐刘霞仙中丞戎幕，安辑雍凉，甚著谋略。养母还山，终身不出，德化乡间，诚感盗贼。庶几匪惟知之，实允蹈之者欤？又读《晋略》孙恩、卢循二传，叙述情势既明，且能有笔力发事外要义。四史后唯欧阳《五代史》时得斯妙。余于史学用功最久，曾于乙酉、丙戌、丁亥年看廿四史一过，诸家论史之书（如钱竹汀、赵瓯北、王西庄诸先生书），所阅不下十馀种，故史例义法略窥梗概。丁亥、戊子两年纂《前秦书》以证所学，共四十卷，纪、志、表、传粗备，积稿四寸，已有规模，再加修改，便可成书。苻氏立国传五主四十馀年，虽不及元、魏，以视南朝之陈、北朝之齐、周，则有过之无不及（幅员之广与元、魏同），只因记注多阙，后人纂辑无从。余据《十六国春秋》为底本而参以晋、宋、魏三史、《通典》、《通考》及六朝著述，人物事迹，远胜南陈。它日终当勒成一编，不虚中年一番心血也。今于十六国形势事实屈指而谈，犹能条分缕析，亦昔日讨论功耳。

二十七日 晴，甚和暖，积雪皆融，檐溜琤琮，俨然江南风景。畿辅学堂收考，余往监试，并阅课卷，定甲乙，写草榜。祝孙孟延夫人三十生日。晚，赴子厚之约。接次寅信。

二十八日 晴。京察三品以下京堂各官，由外务部左丞陈名侃领衔具折，谢照旧供职恩。八点半钟折下，在西苑门内向照墙行礼。归寓略进饮食。已正至贾家胡同江苏学堂行开学礼，与吴蔚若丈、于海帆前辈率教习、学生、执事诸君叩谒至圣先师行释菜礼（教习六位，学生到者六十四人）。京官送子弟入学及观礼衣冠而来者廿馀人。午后设两席，请教习，余及蔚、海二公作主人。散后至王保之师处奉慰，兼为姨太太看病。病势已不可为，循保师之意勉开一方。接庞劬帅函件。

二十九日 阴。至保师处复诊。到编书处办公，傍晚始散。岑寂无聊，饮于广和，折柬招亚莲、笏斋、云依及大兄。

二月初一日 晴。天渐和暖，大有春意矣。余每至春日，即动江南之思。午后至保师

处诊疾。连次服药，居然渐有起色。至任卓人兵部处吊筱沅中丞之丧。访任觐枫，与谈财政，辄能言利弊所以然，且目光甚远，能见其大，与寻常狙佞争竞近利小利者，有上下床之别，自是商界中人才。余因此尤兴研究计学之志。申刻赴亚蘧广和之约。散后诸君联车访大兄处手谈，余独归。诸史中以文字论，峻洁推《三国志》，渊雅推《宋书》，深永推《新五代史》。若以经济有实用论，则宋明二史最有益。柯维骥《宋史新编》简明老当，虽胜原书之繁冗，然奏疏规画刊落过多，诸志尤不甚详。故明体例、便记诵，诚为良史；以云济用，尚宜兼看原书。《明史》则体用俱备。

初二日 晴。子封丈、子嘉前辈来谈。傍晚，访嗣香前辈。复姚思臣信。发宽仲侄信。接婿女信。

初三日 晴。至保师处看病。病得药力则稍健，不久复作，是生气将尽，不可为矣。午刻至武阳馆祭文昌帝君。同乡春团，兼请外官，京官仅五人，寥落甚矣。至畿辅学堂阅学生复试卷。灯下改削疏草。政务处奏裁科道三十员，奉俞旨。

初四日 阴。至保师处诊脉。起居注上次照像模糊，丰泰主人任觐枫愿备酒肴约诸君至楼上畅饮，重拍一照，到者二十一人，唯周容阶丈未到。散后为亚蘧夫人诊病。请袁先生与宝惠分缮奏疏，共九扣，详陈新疆事势，请设新甘总督，兼辖陕西、甘肃、新疆三省，使关内外联合一气，新疆屹然为重镇，然后可保蒙古、保川滇以卫京师。东三省焦烂之余，已无及矣。曲突徙薪之策，西边曷可缓哉！缮毕封固，交起居注供奉王俊彦代递。

初五日 晴。黎明登车，七点钟在六项公所恭候，膳牌发下始行。二侄女生日，云依招往午面。与耜云、笏斋诸君作半日手谈。又为孟延诊病。晚，云依复设筵款客。夜眠甚酣。

初六日 晴。昨折已下政务处议奏。政地诸公盛称此疏为经世大文，卓识闳议。宝惠昨由吏部掣签，以主事分兵部学习行走，与翊虞同部。宝惠先求牙牌，数得“先开驷马门”之句，即决其必分兵部（兵部为大司马，于六部第四，翊虞先得之。故云先开门也）。此次户部、刑部各四签，兵、工各二签，乃独得此。亦前定也。（〔眉〕而不知一生遭际即由于此。人生有定命，诎不信然？——惠注。）门人廖子方来见，武选司帮办也。拟拉宝惠分选司（凡分部者，可由亲友稟请入己司，谓之拉司）。午后至编书处。出城至于海帆前辈处为其令媛诊病。景湘来夜谈。以银元一元二角买梁启超《明儒学案节本》共二十卷。发次寅信。景湘言，犍为县与□□交界，有山名□□□，纵三百里，横六百里，其中皆獠居之，亘古未通王化，相传为黄帝时遗种。地产金，然不知贵，偶以瓜子金出山与人贸易。言语不通，无文字。间出钞掠，皆奸民导之。张罗、岷远尝持其契约入山（刻木为之。得此契约入山中，无阻之者），欲谋开化之方，然无从措手也。

初七日 晴。京察人员第一次圈记揭晓。午初至大兄处候信，旋得全单，竟被摈（翰林院一等十八员，圈十六员，唯大兄及汪凤梁二人不与焉）。相对郁郁。运气之坏，一至于此！未刻至学堂，阅补考学生卷。

初八日 晴，大风，颇寒。笏斋、云依、景韩、质钦同时来谈。饭后至雅初、景韩两处看病。访白昆甫太守，托其携带阿汀乳姬回闽。车中忽发眩晕，全福馆公局，周采臣约醉琼林，均却之。复湖南张啸圃信。接家书并大兄汇款。

初九日 晴。午前诣保师处诊病。未刻入署，候善化瞿中堂到任。善化任学士二十三

年，最为淹久，而由学士拜相，则不及十年。可见仕途迟速，自有一定，绌于彼者伸于此，非人力所可强为。余于是不兴迟暮之感矣。出城至云山别墅赴郭连城之约。散后至大兄处一行。

初十日 阴，风狂如虎，撼窗撞户，屋瓦欲飞。采涧夫人在厅事请客，余坐别室看书，不会客。畏风不出门。

十一日 晴，大风竟日，凛冽不异隆冬。皇上亲祭社稷坛，临时改遣礼亲王恭代，盖外间颇有告变者，以此戒严。人心不靖，讹言繁兴，新政之效，大略可睹矣。都察院奏请裁科道三十员，以职务清简为辞，不知谏官为天子耳目，建言即其专责，奚论职务哉！政务处议如所请。编修刘廷琛草疏力争之，由掌院代奏。余言未及此，闻之深引为愧。午刻饭于便宜坊。灯下草江西教案疏。先是，江西新建有教民案，南昌县知县桐城江召棠持平办结。天主堂法神甫王国安屡来请托，江君不为动。上月廿九日，教堂折柬招江君。及门，扈从从不令人。江君虑有变，密嘱从人告急于新建令。既入，重门皆闭，引至密室，几上置文书及一刀一剪。王逆手文书请签字云，如不签，则刀剪具在，请自裁。江君愤甚，取刀自刎，不殊，手软不能深入。王逆用剪推其背，遂仆。迨新建令率众破门入，则江君已不知人矣。昇出见首府，犹能自述被诱受戕本末。伤重，旋殒命。民间大愤，而抚藩各官恐奸民藉端滋事，反调兵卫天主堂，民益愤。初二日，遂攻教堂，杀教士，波及英国教堂，亦焚其屋而歼其人。王逆见事起，逃去，竟漏诛。当江君被戕之后，地方官果能传谕民间，谓法神甫凶横如此，不特尔等所痛恨，即本院司亦痛心切齿，欲为江大老爷报仇。即当电奏皇上，请旨办理，决不使该逆幸生。但尔等万不可暴动，反得为彼藉口，不能报仇。且此系法国神甫，与他国无干，尔等尤不可乱动，别生枝节。我之护教堂，恐该逆逃走耳，非保护也。如此，则民间气稍平，待官自办，必不轻动矣。然后发兵捕王逆，封教堂，羁禁候旨。我占上风，法人亦俯首无辞。此案可以力争先著。乃地方官计不出此，反保护该堂，强压良民。民见官之不分黑白，不报怨而反媚之也，安得不激成义愤耶？此时法人转以暴动咎我，英人亦以株连责我，办理既极棘手，而我国外交诸公，平日畏洋人如虎，其敢声罪致讨，争国体而平民心乎？前途概可想见矣。呜呼！（书至此，泪潏潏而下矣。）闻已派津海关道梁敦彦驰往江西查办。

十二日 晴。请袁先生代缮封奏交翰林院王供奉呈递。午后至编书处。申刻至太升堂赴李星甫（经野）、王饴山（宝田）之约。

十三日 阴。翰林院值日。辰初至西苑门外公所兼候封奏、膳牌。辰正二刻事下即归寓。此折有旨交外务部。笏斋生日，云依为备午面，大兄为备晚筵。在大兄大川淀新居竟日盘旋。此宅前门在大川淀，门对荒郊，烟树迷离，西山在其右，隐约可见，颇饶野趣，亦仕隐佳处也；后门在南横街，余等出入甚便。散后与笏斋、子厚步月而归。恩星五来谈，请为其太夫人看病。

十四日 晴。午后祝聂献廷太夫人寿。顺至海帆前辈处看病。访劭予丈、乔茂护，均不值。晚，饮于聂氏。

十五日 晴。一月馀蒙气塞空，日白无光。以人事证天象，颇有足忧者。午后至编书处，傍晚始散。买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共一百本。明刻本马氏《通考》，继《通典》而作，以详备胜。国初三通并续，宗旨已不甚分明。又官书成于众手，其中苟简割裂往往而

见，序例极诋王书，以显其长，究竟王书周密精审，过官书远甚（唯其所增数门，如道统、方外，实有可议）。吾辈欲为经制之学，马、王二编皆当切实研究之书也。正续二考共二百本，看似难读，然择其重要如食货（田赋、征榷、钱币等）、河渠、兵刑之类，不过数十卷，破除一年工夫，便可卒业。吾虽衰病，犹有志焉。

十六日 晴。畿辅学堂开学。午后与鹿芝翁、刘博翁、李嗣翁偕教习、执事员率学生谒先师，行释菜礼，礼毕合拍一照。教习颇庸劣，不胜师表之任，恐无成效可期。姑令铭侄入学，倘无德可修，无学可讲，则退学归求耳。又至编书处。傍晚至雅初处为六甥看病。赴润田便宜坊之约。大兄以放生园地基转售润田，得价一千二百金，成契画押，弢哥、子厚同年作中人。

十七日 晴。翰文斋以旧钞各书求售，有《南烬录》、《北狩见闻纪》，皆记徽、钦在北蒙尘事，金人凌虐，殆无人理。粗阅一过，发指眦裂。高宗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午后至大兄、笏哥处略坐，申刻至永丰堂赴梁巨川同年之约。

十八日 晴。刘正卿、舒宾如来谈。午后祝何梅叟寿。至编书处。出城至武阳馆查验工程。灯下临苏帖一纸，入年以来第一次亲笔墨也。复瞿肇生同年信，托黎蔚然（炳燊）带。又致沈爱苍信，又致翁婿信。为学以慎独为第一关。此独莫作独居看，凡事不欺心，即独体也。一念之起，一事之行，为善为恶，己心无不知者。知之而不自欺，善便行，恶便止，即是慎独真功夫。此《大学》诚意一章密切要义也。阳明提致良知，蕺山提诚意，皆圣门慎独真传。若以冥心寂处当之，则静时有慎独，动时无慎独矣。思至此，心体为之一激。

十九日 晴，甚暖。午刻至福州馆祝黄仲弢前辈太夫人寿。至万福居赴萧翰臣之约。归寓，梅叟、笏斋偕来。申刻至天福堂赴钱霖叔之约。酒食征逐，无日无之，求半日静坐看书而不可得，甚以为苦。归路为刘益斋前辈夫人看病。灯下犹看《十六国疆域志》夏国一卷，而后就枕。余看书成癖，非此不能定心也。写致张、孟、汪三孝廉信，附去政务处奏筹举贡生监出路折。接庄思緘龙州信。

寿梅叟（结笔殊有韵味）

一笏斋中乍举觞，又来东阁问梅香。光阴屡为良朋展，樽酒休令隔日凉。觅句蒔花殊得趣，扶衰却老岂求方。旧栽短柳今过屋，春色年年马道旁。（寿诗难得清迥，此诗虽不甚佳，然不俗。）

二十日 晴。午前连会五客，头昏气促。客去，遂大呕吐。西人彼此相访议事，启口即论此事，其意既伸即行，不迎不送，故无废时失业之苦。若谈说闲情，则专于宴会游处时及之，不论公事也。中国则异是。凡来访者，明明有欲言之事，乃先作无数浮泛游衍之谈，然后及正文，则已费却无限精神，耗却无限时刻矣。而所说之事，则又反复杂沓，刺刺不休，听之使人厌倦，究竟其事不过十馀言即了。如此，主人安得不困。有一种人往往怕会客，亦坐此耳。即如今日某友托余一事，数语即可讫，乃翻来复去述至七八遍。濒行至大门，犹照说一次。此等人必不能决大疑、定大事。午后倦卧半日，服小半夏汤一剂始

稍平复。灯下写扇一柄。

二十一日 晴。午刻诣编书处。至打磨厂药行会馆祝韩麟阁太夫人寿。赴王耜云、耿伯齐、长吴馆之约，稍坐即行。至云山别墅，赴冯润田之约。东西奔驰，几二十里。

二十二日 晴。门人冯秉枢、赵叔沅自涿州房山来见，述及外县办巡警，聚敛扰民，毫无实用。今之各种新政，大率类是。又近来崇文门及火车站两次搜出私运洋枪、子药、炸药，且持有北洋护照。学生之在东洋者，欢迎逆党孙文以排满革命为宗旨。外忧内患，时事有大可危者。余昨夜梦至一处，外人麇集，群议瓜分中国，旁有一人向余大言：“国事决不可为！”余失声痛哭而醒，泪珠犹挂眼角。天将明，遂不能眠。午后至畿辅学堂，听教习讲论，看学生体操。傍晚，余及笏哥、云依兄、大兄在寓设酒肴，为梅叟补祝。花老、季端、朗轩、连城作陪。案头水仙怒放，两盆竟有一百二十馀朵之多，高者亭亭玉立，低者面面球垂，色洁而明，香清而烈。座客无不赞叹流连，谓为诸家罕见。

二十三日 晴。午刻至编书处。访那相，交去朱莹如、吴介眉信件。申刻赴崔子异丈寓中之约。席散，与翁、沈诸君联骑出城。

二十四日 晴。午后访笏略谈。至广和居赴史季超丈之约。任颢枫招福寿堂，却之。归寓写应酬各件。申刻赴季端之约。

二十五日 阴。燥热殊甚，天将变矣。收拾舫斋，位置书帖，花香满室，端坐观书，数月来无此静趣矣。接家信并大兄汇款。写扇四柄。申刻至福州馆赴壬辰消寒局。一日客来甚多，俱谢不见。无谓周旋，不唯废时，且损心气。然只能偶一为之，日日却扫，则未能也。每悬想荒江老屋，耕读自娱，不复问人间事，恐生平无此清福也。

二十六日 晴。稍凉。晨起坐舫斋修书，心气稍觉定叠。此后拟每日半日坐书斋看书写字，午后则随意寻春看花，以畅天机。宦途迟速，听之；家计窘裕，听之；闲是非，不管；瞎应酬，从删。使方寸活泼常有馀地，庶几得养心葆性之功。国事不能不关心，遇有当建言处，则愷切陈之，以尽吾职。经世之识不可不练达，则专看《宋元学案》、正续《通考》、《明史》，务为有用之研究，以储致君泽民之才。文字煞有关系，则专读古今论事记事有用之文，以求明清辨析，若流连光景，浮文寡要则俱置之。其他杂书，无此精神，无此目力，只可插架，听儿辈披读耳。景韩来谈。饭后至编书处。申刻至笏斋处。赴朗轩之约。

廿七日 晴。至会馆答拜钱霖叔、吴永森（大中）。午刻在万福居与珏生、敏仲、吉甫诸君公祝绶金四十生日，在三庆园观剧，小蓬莱啜茗。余不践此等地盖三年矣。申刻赴子封丈之约。以全年俸银壹百两送户部银行充国民捐。戌刻春分。

二十八日 晨醒觉冷气扑人，褰帷望窗外，屋瓦积白寸许，雪花已飞半夜矣。洒淅竟日，午后尤甚。冒雪至湖广馆行吊，对面几不见人。黄霾塞空，映雪皆作深黄色，愁惨不成景象。一日坐舫斋修书，寒甚须著两羊裘。笏斋来谈。

三月初一日 晴。体气犹不甚健。清晨黄敏仲来请为慎之丈看病，因诣其魏乐胡同新居。闻笏斋简放山西大同府知府，往视之。笏斋以三十年翰林、十年侍读，乃得一郡，屈膝于诸大吏之前，未免短气。大同在关外，为古云中郡，前明尤称重镇，今虽寥落，而体制犹阔，固胜于内地小郡耳。因在笏午饭。归坐舫斋习字两纸；校对《庆湖遗老诗集》十五页，贺方回（铸）所撰，旧唯宋刻本，后皆传钞，余所得钞本乃乾嘉间物，字不甚整，

讹脱颇多，似不通文义者所为，乃借绶金所藏旧钞本校正。拟日课十五页，约半月可毕，遂成善本。庆湖诗格遒劲，音节浏亮，在北宋实苏黄之亚，而世罕传者，唯方虚谷《瀛奎律髓》尝选录之。国朝曹棟亭最笃嗜其诗，所选《宋诗存》举以冠百家之首，余去夏得见，吟诵数过，心亦爱之，而以未得全集为恨。今以重价购此本，复精加雠校，甚饶乐趣也。申刻赴徐梓声（僎）醉琼林之约。复外官信十二封，均交邮寄。

初二日 晴。至萧山馆为孔锡五夫人看病，方勉翁来请，乃其胞侄女也。入城至伊、王两处行吊，在兰泉处午饭。出城赴谢履庄前辈同丰堂之约。

初三日 上巳。连日黄霾蔽影，日黯无光。至寿州师处下公局请柬，师延入面谈，嘱代撰赐寿谢恩折稿两份。同门在江苏馆公请房师王保之先生。散后至陶然亭赴曹梅舫、赵芷生之约。柳丝渐柔，稍见春意。若在江南今日，风日晴和，碧波芳草，当不止二分春色矣。车中惆怅久之。叔伦三兄自南来，因诣大兄处相见，略问家事。又至刘益斋前辈处看病。晚，饮于大川淀，步行而归。

初四日 阴。三兄来谈。午刻同至致美斋。绶金复柬至庆乐园观剧，戏殊不佳。人才消乏，即梨园亦然。未终场，入城至吴子清处为其亲戚看病，脉见败象，谢不开方。上灯时家庖制肴，为三兄洗尘。笏斋、云依作陪，润夫、朗轩作不速之客。客散又写扇一柄、信一封，始入内室。宽仲侄亦自里中来，携有次伯信。

二月廿六日朗轩招饮一笏斋即席叠前凉字韵

节迎上巳欲浮觞，绕座红梅尚有香。行乐花前宜郑重，发言酒后每苍凉。忧时渐减求官兴，定性真为却病方。千载飞仙苏玉局，不辞磨向墨池旁（朗轩嗜坡书，与余同癖）。（第三句承次句，第四句承首句，第五句从四句转出，第六句又从五句转出，结二句又从五句六句生意。）

初五日 阴，大风。代寿州师撰赐寿谢恩折稿两份。至沈鄯廷处补祝其庶祖母寿。访梅叟，留午饭。赴益斋前辈乡祠之约，冒风而归。同乡在松筠庵议办国民捐，余已独捐，又用意不同，因不往。

送笏斋侍读出守大同

雄镇云中郡，词曹去一麾。地寒须强饮，花少不宜诗。边要资良守，飘零恋旧枝。独怀知己感，不尽别离思。

初六日 阴。中丞公忌日，不赴宴会。午刻诣大兄处拜供。饭后兰泉由电机传语，在清秘阁相候。因偕大、三兄、云依、惠儿前往，同访相面人周敦甫于长沙邑馆。周名屡登《北京报》，以陆地神仙称之。其人自抬身分，多所做作。余等屏骑从，布衣步行而往，渠无可刺探，屡用言钩距，亦不得要领，乃伪作忙状，坚谢不肯相，余强之，殊苦，乃授意其徒以计自脱。余等觉其窘，一哄而出。过慎之丈诊脉，又至学堂一行。教习人格太低，

非更张不可。子夜睡醒，忧国忧家，百念交集，竟不成寐，至天明始稍稍睡去。吴生慈培自朝阳来，坐谈两刻。

初七日 晴。畿辅先哲祠春祭。巳正行礼，余司读祝文。午刻壬午同年十五人在江苏馆为寿州师称觞上寿，尽欢而散。至益斋前辈处为其令媛看病。晚，家庖请客，夜深始散。

病感再叠凉字韵

病中屡罢看花觞，心事如销百篆香。祆庙有氛侵翼轸（江西分野），牙庭无信问伊凉。绸缪思建收桑策，泝溯谁求洗手方。日淡风黄天地隔，孤怀聊叩九阊旁。

笏斋出守大同，三叠前韵赠之

春日无端举别觞，庭花从此不须香。抑扬宦迹真儿戏，翻覆人情比雪凉（朝贵旧交多有改以待下吏之礼待之者，故有此句）。爱客更谁斋北海，谐词聊可托东方（笏斋喜诙谐）。眼前芳景真宜惜，好醉佳人锦瑟旁。

初八日 阴。午刻在宗显堂请亲友门生共二十六人，先命元侄、成儿往作主人，余至编书处一行。两下钟抵宗显，则客已散，两席仅馀一席矣。自来请客无如是之爽快者。归寓小憩，又至益斋处看病。夜，大风怒号，掀林撼屋，闻梅叟言云山别墅花已盛开，不知能禁此残虐否。思之惆怅，不能成眠。

初九日 晴，一日大风。午后至北城答拜姜汉清军门，又至恩露芝同年处行吊。谒荣相，议纠合及门出公函为王保之师筹家计。荣相曾从师受业，因在枢府，不肯寓名。又为门人林监丞（栋）乞留学部。出城至云山别墅，赴何润老之约。桃花盛开，掩映绿柳间，春色殊胜，唯为狂风披拂，不免有飘零之感矣。高阁对花，别有怀抱。子厚来作半夕谈。客去，偶检新装订《皇明从信录》，阅天顺朝一卷。书凡□□卷。明陈建纂。起洪武，迄万历，叙次论断殊有识，其评于忠肃持论甚允，评吴康斋极致不满。万历朝叙我太祖开国本末，有指斥语。此书采入《明史·艺文志》，当时修史诸臣必见之，而不加删削，何也？然犹赖此得存其真。尝谓一朝正史成于易代之后，其于两朝交涉之际往往难言。唯野史犹多直笔，然传闻失实亦间有之。此则在学者善于推究耳。

初十日 晴。保师枉过。广东琼崖道张子仪观察端本来久谈。子仪为勤果公子，官南韶连道八年，实惠及民，爱戴若父母。离任之日，百姓排香案、燃爆竹，跪而进酒者，自衙署至城门外数里不绝，甚有痛哭者，其能得民心如此。余因详询其治官之绩，子仪倦念韶民（道台驻韶州）竟至泪下，知其出于至诚矣。有血性有担当，自是当世好官，不愧名臣之子。午刻赴胡荃孙便宜坊之约。散后至学堂考查功课。归寓复阅编书处书稿三卷。傍晚，心目颇倦，因步行访益斋，为其令媛看病，病已十去其八矣。灯下校《庆湖集》十五叶。翰文斋以新得钞本书十馀种求售。检得谢幼槃《竹友集》、欧阳行周《四门集》两种。余于诗既嗜江西派，先后所得有山谷（湖北杨氏影宋刻本）、后山（新刻无注本）、茶山（武英殿聚珍初印本）、简斋（钞本胡稚笈）、陵阳（旧钞本）、紫薇（从法梧门旧钞传写

本)、西渡(旧钞本)各集。近借绶金倚松老人(饶节,僧名如璧)集钞本,请人照钞。绶金又藏有谢无逸《溪堂集》钞本,若得《竹友》,则将并《溪塘》而合钞之为二谢集。如能以次汇集,诚奇观也。夜,复大风。

十一日 晴。三兄来看字画,因约大兄来,同至便宜坊吃烧鸭。归寓写扇一柄,横幅一张。至江苏馆赴癸巳同年公局。又至松筠庵赴马隽卿之约。《王著作集》抄本十卷,其实不过奏札数篇,杂文五篇,《震泽记善录》数十条(门人周宪宜之所记,即先生语录也),合之不过二卷,其余皆史传及他人题跋耳(又有遗像及道脉图)。信伯先生(名蕡)为伊川高弟,而著述寥寥乃如此。然玩《记善录》,其为学大旨亦可概见。大约程门高弟,皆务身体力行,不尚文字讲论,如尹和靖、谢上蔡、张思叔、李□□俱能明二程之道,而论著甚少,且有不足存者。可见北宋儒者务实处。至南宋以后,语录始繁盛矣。然朱门高弟犹行过于言。接盛企贤表叔信,住广东东关北横街。

江亭登文昌阁

望春南郭外,高阁迥凌空。柳软烟犹薄,纱轻雪乍融(二句近望)。山环青匝匝,阙耸碧玲珑(二句远望)。廿载澄清志,昂头气尚雄。

十二日 晴。董效丈六十冥寿,吉甫在观音院作佛事,余往行礼。至后孙公园祝寿州师八十寿,恭遇赐寿,师命接伴天使。答拜张子仪,为诊脉开方。归寓删润编纂书两卷,甚倦。访笏夜谈。

寒食访笏斋

春去凭谁惜,愁来独子寻。催花寒食节,恋阙逐臣心。

以下数日失记,存诗数首。

初九日梅叟招饮云山别墅,桃花正当盛开,越四日清明再游,则连日风狂,枝头已无一片,而杏花数株,深红浅粉,风致特清,墙角一株尤为幽艳。其时楼上有人宴客,拇战喧哗,余独吟赏花间,徘徊不忍去,归路遂成一律

桃花楼下倏零落,颇怪东风何太忙。照眼续逢红杏艳,赏心休靳绿醅香。茫茫索解人谁是,脉脉凭栏意两忘。更有一株抱孤洁,背人无语倚南墙。

自别墅过梅叟、玉延秋馆，叟出示寒食与玉可唱和诗，
一日之间往复十叠，读竟欢喜赞叹，效颦次韵，即呈二公

衔枚战士静无哗，旗鼓相当两作家。十叠都成天女锦，一春不负帝城花。争挥翠管毫将秃，已倦苍头日未斜。触我江南旧情思，梨云杏雨画帘遮。（梅叟诗中有忆江南一首）

十七日偕梅叟别墅看花

暖重寒轻欲午天，春光已满画阑前。东风庭馆梨花悄，西郭人家柳影圆。节气才过寒食雨，京朝难得友朋缘。词曹多暇官兼隐，只恨囊无买酒钱。

送翁侍读出守大同

卅载词曹誉望隆，忽传丹诏古云中。承明未厌偏为那，乔木虽存不障风。天近岂无三府命，地荒犹话九边雄。似闻薄俗资谈笑，礼乐潜移正赖公。（大同妇女以足小为贵，每岁五月十三日有晾脚会，任游客纵观评论。）

廿一日 晴。至亲友五处道喜。未刻至畿辅学堂登讲台，为学生演说《论语》第一章。此后，每值休沐前一日则登台讲四书或经书一章，使学者有所启悟。讲学之风始于宋而盛于明，其得力有过于读书者。近来此事久歇，而新学家虽有演说，又不甚衷于道，往往煽惑众心。余此举首欲为学生端其根本也。申刻至松筠庵赴于海帆老夫子之约。北厅紫丁香盛开，清香满院，玩赏久之。接宝惠电，松今日抵沪。

廿二日 晴。午刻至编书处后院，红桃花一株娇艳无匹，绿杨掩映，菜花点缀，尤有诗情。与橘农、闰枝立花下移时。此数日为春光最明媚之时，若非暴雨狂风，即须恣情游赏，勿使东风笑人也。申刻林诒书来，同赴赵芝珊之约。

廿三日 晴。午刻忽黄风大起，暴雨一阵即晴，且有冰雹。孙治平太守（建中）来见，四川人，门人仲山大令胞兄也。半日会客，甚疲。饭后至葛振卿尚书处为其幼女看病。至编书处半日。申刻至醉琼林赴瑞石臣吏部（清）之约。

廿四日 晴。发次寅信并恩女年庚与魏氏联姻。魏为丹徒名族。亲家名业锐，字精卿，山东知府。次寅为相攸也。午后至编书处，少坐即行。至葛振老及恩星五两家看病，疲困不可当，眼倦刻刻思睡，盖脾家又被困矣。接庄思缄龙州信并合家小照。调张仁黼为工部右侍郎，以严修兼任左右侍郎。张遇事能持正，与同僚屡龃龉，属员欲揽权者不得快其所为，遂有是调。严控疏力辞，请收回成命，奉旨申饬。

廿五日 晴。德国使臣穆默在勤政殿觐见，臣毓鼎侍班。辰正入西苑门，与同事齐班（锡子常、文焕章、周容阶丈），已正入侍班。出城至畿辅学堂小坐。归寓略息。夏闰枝招饮广和居，同座皆编书处同事，因连日校阅进呈，头昏手倦，借此以疏其气耳。（西人六

日办公，一日休息，即古人休沐之意，殊有益。)散后步行至伏魔寺看海棠，并列两株，高接凉棚木架，花朵繁茂，枝头几无一隙，真大观也。正玩赏顷，东风忽起，吹落万片飞红，狼藉满地，惆怅不自胜。闻法源寺丁香盛开，大小五六十株，甲于日下，欲往观之，同人兴阑，只得过大兄处看三兄，复回本街，赴李小峰侍御之约。善卿弟来诊，右脉三部模糊无根，心窃忧之。发宝惠信。

廿六日 晴。润田偕其戚洪姓来就诊。连日读《灵枢·素问》(陈修园浅注本)，觉所见又少进。午刻至编书处，寿州师到，阅本届进呈书。至吴子清处为其小孙看病。四点钟至牛排子胡同赴志雨民(贤)之约，雨民为曾祖姑完颜太夫人元孙，于余为表侄行。因游半亩园。园系李笠翁所缔造，一亭一石皆有幽致，自见亭先生(麟庆)传至雨民四世矣。花木依然，栏榭无恙，在满洲世家殊不易得。园中丁香盛放，处处清芬袭人。又观其家传流云槎，乃康对山旧物，相传得自土中，大可卧三人。楂枒古折，穿穴玲珑，上雕董香光一诗，陈眉公一跋，道光初年阮文达公以赠见亭先生，亦刻有款识，真五百年前古物也。薄暮又至总布胡同赴朱子文之约，见其所藏戴文节山水册八叶，清微淡远，超秀入神，其气韵确自元四家来，二百年中无此巨手，无怪声价直接恽王也。一日驰骤殊乏。归寓已三鼓，灯下朗诵吴兰雪七言古数章，以畅襟袍。

廿七日 阴。甚凉。二伯母忌日，在大兄处拜供。饭后偕大兄至悦生堂视善卿病。余因查义学功课，蒙师张仲明教法颇有条理。步行至西墅赏花，适遇梅叟在此，花事正浓，而白海棠一大株尤繁艳，为各处所未见，流连一时许。归寓写字两张。复沧州刘葆和信，为钱瀛赴选文事。申刻至便宜坊与孙治平昆仲对酌畅谈。夜深篝灯作伏魔寺赏海棠长古，粗脱稿，尚待修饰。

廿八日 晴。诗成，写作长卷，赠朗轩。年来酷嗜石庵相国书，收买墨迹十馀件，玩其笔法，顿得坡书奥窍，因悟学书一道，不守一家法，乃得一家妙处也。未刻至学堂登台讲《孟子》一章。晚，至莲花寺湾赴傅学渊之约。

廿九日 大风，甚寒。至编书处，归途冒雨，俄顷即止。复门人赵用侯书。朱祐三来夜谈。

三十日 晴。皇上升中和殿看祝版，臣毓鼎侍班。天甚寒，衣棉三重，犹凛凛。节交孟夏，天气不正如此。归寓疲困已极，浑身骨痛，稍合眼即昏昏睡去，应酬劳乏，身将病矣。华璧臣约松筠庵，李树岩约宗显堂，均辞之。作字数纸消遣。接惠儿信。量婿不放姻女归宁，其无家教无尊长一至于此！甚矣，相攸之难也！

四月初一日 晴。刘博丈、张劭丈均枉谈。范俊臣来商编纂事，留其午饭。未刻至湖广馆赴张振卿丈之约，戏不甚佳，唤小儿女来观，余即归。闻朗轩在大兄处，往访之。夜饭后与笏斋同车而返。门人曲立斋(卓新)在日本寄来新译《法政粹编》十七种，殊有实用。得宝惠电。

初二日 晴。午刻家庖请客(褚伯约观察，翁弢夫、吴颖芝两太守，陈梦陶丈，于海帆前辈，吴蔚若丈，孙治平)，余创用八簋，菜不多而精。客去甚困。张景韩约松筠庵，辞。辛卯、癸巳清局团拜，均辞之。临寝呕水。复宝惠电，促归。

初三日 晴。午后至编书处。直趋东城至兰泉处道喜。傍晚，朗轩及大兄过谈。写复庄思缄信。

初四日 晴。翰林院引见满汉讲官四缺，毓鼎帮同带领。八点钟三刻，上升勤政殿，臣与掌院学士荣庆、学士许泽新跪进绿头牌，奉朱笔圈出荣光、阿联、黄绍箕、孟庄荣。归寓作半日眠。王孝玉来谈，甚赏余所藏汉《武荣碑》，为明初精拓本。学书不经过隶书一关，终不到妙处。夜倦极早眠。

初五日 晴。庄秉澄自固安来谈，己卯入泮同案也，谈通州旧事，如隔世。季龙来，商订编辑事。午后答访秉澄。至畿辅学堂讲《论语》一章。晚，大兄招饮于便宜坊。得门人宋春伯书。

初六日 晴。巳刻至编书处。饭后祝长沙张尚书六十寿，听戏两出，热甚而出。至广惠寺吊陆蔚廷丈之丧，陪宾一时许。至太原馆赴渠楚南之约。

夜坐招南园（朗轩别号）

□□□□□□□□，悟澈虚空不离（去声）尘。书拙始能见姿态，事难弥自著精神。春馀芳草无言晚，雨后时花得意新。却忆南园□□□，一帘凉月印天真（南园近阅世事，多见道平淡之言）。

初七日 晴。偕大兄访秉丞，同饮于万福居。晚，至畿辅先哲祠，赴华璧臣之约。复宋云皋信（寄苏州修仙巷宋通奉第）。

初八日 晴。袁寄云、汪伯陶、冯润田来谈。正会客间，寒热忽作。午后犹力疾坐舫斋修书二卷，实不能支，乃入内室卧。壮热竟夜，骨节疼痛。宝惠自沪归。

初九日 晴。昆师生日以祝，敬托笏斋代致。一日寒热交作，审系湿热，自开一方服之。

初十日 晴。病体已渐平，唯汗出稍多，若腾空无依傍耳。笏哥来视疾。起居注同人在江亭公钱贵绍兴、翁大同、吴廉州三太守，余承办，以疾不得往，请季端代料理，闻宾主到者十五人，尽欢而散。删改编书六卷，呼供事来，交去。每月进呈之书，刻不容缓，虽疾困犹自力也。

起居注官同在陶然亭公钱 贵绍兴、翁大同、吴廉州三太守

近臣去国意匆匆，颇惜清班两载同。鹤步随肩趋晓月，鹭拳促膝避严风。朝廷今日思长孺（汲黯），吏治它时望次公（黄霸）。一席离樽三太守，江亭垂柳正葱茏。

十一日 午后阴，始闻雷雨，仅濡地。一日头热犹不尽退。卧阅唐宋小说自遣。

江亭公钱，予病不能往，次日弢老见 示花农前辈赠别长歌，予亦成长律

楼阁重重敞午晴，江亭车马想纵横。遨头入宴偏无分，倦眼观诗觉顿明。黄绶联

翻辞右掖（起居注署在阙右门之南），绿阴荏苒遍南城。伤春惜别兼多病，旗鼓相当愧未成。（收笔欲绾结两层，殊不易。）

十二日 晴。体稍健，犹避风不出门。修书二卷。发翁寅臣信，为永年保险事。午后食竹笋豌豆殊适口，清腴风味大胜鱼肉也。梅叟过我问疾。

闻玉可主人斋中兰花盛开，小诗问讯

晓风凉月江南梦，正是徐园酒醒时。多病相如方苦渴，可容香露沁华池。

十三日 晴。立夏节。养痾，不出门，不会客。修书三卷。看宋笔记五种。凡修史仅据官书最不足信，一时私家记录每得其真。予登朝十馀年，所见所闻与公牍是非迥别，唯今日未敢落笔，要当迟之归田后耳。

寄门人黄检讨（寿袞）

我忆山阴黄补臣，两年京洛隔春尘。著书当见盈三尺，问讯深惭阙片鳞。此日署衙同秀水（谓朱竹垞检讨），名山绝业望宁人（补臣有志经世之学，勤于著述。用本朝人名事实入诗，始于宋人，刘后村集中尤多）。玉堂风月今沉寂，杜曲何时慰卜邻。

十四日 晴。写扇一柄。病体新愈，颇思至近处散闷，适笏斋来招看花，因往赴之，流连至暮方返。

十五日 阴。龙泉寺僧道兴拓寺地设立学堂，延三教习，招童子六十人，请予主其事。开学时余具衣冠率师生释菜于先师。本寺僧及他寺僧二十馀人亦行三伏稽首礼。昔人援儒入释，今则引释归儒矣。礼毕，予为诸生开陈兴学之意，以立志向上，痛加策励。日本中岛裁之亦演说数百语。儒释观礼者皆欣欣焉。先是，龙泉下院象房桥观音寺僧觉先有志兴学，自备资斧诣日本考察学制，归而立学堂于寺中。其徒信从者尚鲜，颇有讥其方外多事者。今日则有云集响臻之象矣。近来学界发达不为不勇，惜乎官中提倡之无法也。至烂面胡同祝沈师母五十寿（叔眉师之继配），得见师母。至大兄处为颐官诊病。归寓少憩，入城赴陈梦陶丈之约。申刻公局，抵暮即散，真申刻矣。复许篆卿丈闽中信，托张君（国柱）带（又楹帖一付）。

十六日 风雨交作，天大凉，着重棉犹瑟缩。本约三兄崇效寺看牡丹，为风雨所阻。甚矣，清兴之难成也。至大兄处诊病。诣编书处查核进呈书。归路过保安寺街问叔岳母病。灯下草寄吴佩伯书。吾于书虽不工，不得谓无知解，于古文好之十馀年，近颇有写诗之志。勋业关乎运会，非吾所能自主。至文字之传否，虽亦有命，然勇猛精进，其权究自我操，千秋不敢期，然自待要不在百年内也。

十七日 晴，犹凉。午后为颐官诊病，下利发热，势颇沉顿，为矜慎立方。至畿辅学堂与刘、李二公商议未尽事宜。添请教习郑菊如（天津人），与郑、宋、侯、王、白五教

习面论，请其每日散学后在揭石馆中会谈一小时，彼此研究讲授之学，互换知识，精益求精，以收教学相长之益。盖一人知识有限，学生进步无穷，非此不能日起有功也。五教习咸首肯。教习虽各专认一门，而一门中所包至广，触类旁通，乃能成此一门之学。即如《尚书》一经，讲《尧典》须兼精天算，讲《禹贡》须兼精舆地，先儒所谓通群经始能通一经也。傍晚至梅叟处诊病。约孙氏昆仲饮于广和。接江西盛少怡表妹信（名家良），素未谋面，亦无只字往还者，此函为谋事而来者。

十八日 一日雨不止。农田苦干，真甘澍也。午后冒雨入城至毛家湾胡筠老处贺喜，又至大兄处诊颐官病。复寄盛绍基表婶信（表婶青年守节，家况清苦，不免饥寒，时有信求助，特每月助洋壹元）。

十九日 晴。为颐官看病。至编书处查核进呈书。至学堂为学生讲《左传》舆地之学。又至橘农、梅叟两处诊病。

二十日 晴。先曾祖忌日，在大兄处拜供。本约笏斋、三兄同诣崇效寺看芍药，狂风大作，因而扫兴。颐病不减，约济帆同诊。灯下细阅严又陵所著《铜元充斥之害论》，自来论铜元内情及流弊，无如此文之精且确者。余读之凡五六过，始了然于心目间。严君曾译《原富》五编（英人斯宾塞尔著），真计学专家，若用作币政总办，必有益于邦计。惜乎，当事者不知求贤，而所用之非其人也。今日简用二十二省提学使司提学使，盖学部开单而用之，共所援引多有出人意计外者。破格用人，善用之为求贤，不善用之为植党。叔季之世，以循资格用人非无。

拟往崇效寺看芍药为风所阻

惜春无计使春留，又被风狂阻客游。难得花开人有暇，几回惆怅下帘钩。

廿一日 晴。至大兄处诊病。午后至编书处。于海帆前辈简放南昌遗缺府，知交相继出守，殊动离群之感。

廿二日 晴。至大兄处诊病。约云依出彰仪门十二里靛厂岳谷庄，为亡友王西岑先生相视莹地。荒村无可食，仅得馊饭充饥。归途过铁路轨道，火车适至，马逸骡惊，车覆于窝，余倾偃车中，唯右手指受伤，尚为不幸中之幸。倘冲铁道而驰向桥下而跃，则全身齑粉矣。车已损毁不能行，与云依合乘而归。受惊之后，精神稍觉恹恍。上灯时勉强至便宜坊，主人八人，公祝夏闰枝同年五十正寿及得子之喜，系余承办，不能不往。

廿三日 通夜大风，雷电以雨。晨起颇惫。至大兄处诊病。复至梅叟处午餐并诊病。诣编书处少坐即归。

廿四日 晴。刘博老来就诊。至梅叟处诊其如夫人病，确系实热，而家人及病者皆坚指为虚寒（其外象极似虚寒），余不胜愤急，力争开方以大黄、生地下之。服药后，热象大现，众始翕服。甚矣，为人治病之难也！喻嘉言先生有数不诊之说，使余与梅叟非至交，则亦敛手退耳。午刻赴劭予丈江苏馆之约。散后作数处酬应。申刻复至同兴堂赴朱蓉卿（鸿隽）之约。

廿五日 晴。步行诣大兄处诊病。访笏斋不值，看其芍药而归。申刻孟延以车来接诊

病，谈甚久。灯下修订编书。

廿六日 晴。刘博老来就诊。午刻至编书处。申初至学堂讲《春秋》舆地。答拜陈仲伟（业），湖南人，候选知州舫仙廉使（湜）之孙。又至黄、何、吴三处诊病。晚，大风。闻南河泡蛙移家，大者尺许，小者如钱，大者负之而行，累累并进，河道为塞。相传此异主水、旱或兵事，从前有之。余甚忧，欲作诗一篇。

廿七日 阴。门人陈仲伟来执贽。午后至北城致送昆师及师母酒席。诣琴轩协揆久谈。闻张元济献议，尽汰外务部司员，易以出洋学生，庆邸颇然其说，欲见施行。旧司员虽不尽才，然尚有练达政事者，若洋学士于语言文字之外，朝章国体一无所知，万一心术不端，通外卖国，堂官且瞠目不知所措，其弊无穷。余因向协揆力言之，请其争于朱邸，勿轻署议。协揆深以为然，拟酌调十数名置之储材馆练习而后用之，旧员则仍而不易。归途至湖广馆赴癸巳江西世兄诸君之约，则主人已散矣。灯下写对十馀付。

蛙 迁

南河之湾素多蛙，一时忽报能移家。累然相引大负小，□□乃同衔尾鸦。爬沙竟进河道壅，观者惊异知者哗。其事虽奇昔有比，非水则旱关农家。或云此物主兵气，异闻尤足□□□。由来动物通地脉，入五行志征无差。我闻斯语□□□，口虽不然心暗嗟。既无式怒越勾践，又无直谏齐蜚蛙。两部唯知乐鼓吹，六更虚见攘虾蟆。蛙乎岂真有知觉，纷然而去胡为耶。自经忧患痛至骨，惊魂易动杯中蛇。齐东野语姑舍是，会向河泡观荷花。（南河泡荷花最盛，六七月中都人士日携酒消暑于此。）

廿八日 晴。己丑科团拜，搭湖广馆楼上，戏演同庆部。昆世兄、占柱臣、占栋臣均到，同年不满六席，不及二十年已寥落至此。子初方散。

廿九日 晴。孙治平、马隼臣、陈仲伟均来谈。饭后仍至何、吴、孙三处诊病。至会馆答拜严凤翔。严君前日上书于余，欲办吾乡警务，以消隐患。其说甚切要，唯苦无人提倡经理耳。申刻至醉琼林赴萧仲畚（敷训）之约。连日皇上圣躬违和，不亲政事。

闰四月初一日 晴。刘博老就诊。喻志韶太史（长霖）来久谈。午后诣孟延处。申刻至便宜坊赴朱经田廉访、顾亚晏侍御之约。天气亢旱，今日颇燥闷，颇有雨意，能不为狂风吹散则妙矣。晨起闻街头卖花声，以钱八千买玫瑰四盆，其花可开极大，不减牡丹，香烈而有甜静之味。

初四日 晴。江苏团拜，在湖广馆演戏，余往略作周旋，即至学堂讲书。至孟延处诊病，与孟延谈道、咸问掌故，极可听，王谢子弟固自不同。风雨交作，天颇凉。晚，诣同丰堂，定乙酉壬辰团拜戏。夜雨达旦。

初五日 晴。午刻至皮库胡同赴周采臣之约，同座刘聚卿（世珩），贵池人，由道员调财政处当差，素讲板本之学，汇刻《贵池先哲遗书》，赠余四种，仿宋刻颇精，有吴次尾《南都见闻录》（按当为《留都见闻录》。——整理者注）、《两朝剥复录》，《东林点将录》。

十二日 阴，有风。乙酉、壬辰湖广馆团拜，余主戏事，巳刻即往，丑刻始归。

十三日 晴。酣眠至午刻始起。刘正卿同年招饮广和居。提学诸君将诣畿辅学堂参观，余与嗣芴前辈往接待。又至孟延处诊病。

**吴颖芝年丈由撰文出守粤东，濒行征诗，
将以明年四月十五日为太淑人寿，敬呈一律**

朝辞玉陛返金闾，不择南州为显扬。圆月熏风慈母寿，红蕉丹荔使君觴。貽名有疏传西掖，治郡无冤慰北堂。题遍洛阳应纸贵，忝陪彤管缀馀光。

十四日 晴。写宣纸对七付。午后入城，祝张振卿丈生日。归路过东安门，怪风忽起，卷尘丈馀，对面不见人。少停车，始得行。至西河沿，答拜两客。回寓洗沐略憩，大兄来追看病，温热甚重，为开一方。狂风竟夜。

林中鸦 劝安分戒奔竞也

林中鸦，尔何不飞向别家？别家新枝多美荫，养尔羽翼生光华。南风索索吹槐树，天阴月黑长安暮。哺雏呼侣声惯听，夜夜不离旧栖处。旧栖处，枝半残，王孙不来稀弹丸。虽无画阁堪回绕，且卧吾巢魂梦安。

十五日 晴。芒种节。午前为大兄诊病，即午饭。至孟延、伯齐两处诊病。终日奔驰，无非此事。虽行方便，然亦苦矣。寄次寅信并袍褂料，托程少和（长庆）带。又复盛少怡表叔信。景湘来夜谈。

十六日 晴。海帆先生来谈。至大兄处看病，病已愈七八。病猛药须重，方使邪速去而正不伤。若以轻剂敷衍，姑息养患，与杀人同罪。因留午饭。诣编书处。申刻赴陈梦陶丈之约，座唯庄炳丞，宾主三人皆廿年前旧交也。日落时散，仍出西城而归。

十七日 晴，稍凉，然干风横吹，仍无雨意，农民望眼穿矣。午刻与笏斋、诒书、大兄在江苏馆（大兄未到）为张振卿年丈补祝（振丈系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十四日生日），刘博泉、陆伯葵两丈，延子澄、桂月亭、周采臣作陪。散后至梅叟处诊病。夜饭后因湘泉庄心安丈到京，须托杨荫北代办具折请安事，因从电话与荫北在颐和园外军机公所对谈。相距廿馀里，相隔内外两城，而声息相闻，宛如覩面，此种奇妙简便之法，真古人所未有也。接次寅信。

十八日 晴。至大川淀为大、三兄看病。未正二刻至学堂讲书，因讲晋疆域论而旁及《诗经》、《书经》、历代史事，处处触类贯通，必如此，方使学生心灵回映。至会馆谒见湘泉庄心安姻伯（庚良），别八年矣。论湖南近年事甚详悉。晚觉内热甚炽，以凉降之剂治之，为预防温热之计。

十九日 晴。天热甚，暑表已到一百馀度，近三伏时气矣。加以干风炎尘燥气逼人，殆不可耐。外间温病甚多，人之津液本燥，若再为辛散之药（如紫、葛、荆、防之类），逼使汗出，则津止热炽，祸在旦夕间，医家可不慎哉！午刻至编书处，出城至学堂。为海卿

诊病。又至梅叟处诊病，叟以冰糖燕窝及冰振（镇）梅汤相待，诚意可感。又访笏斋，见其新买汤贞愍（贻汾）墨笔钟馗，寥寥数笔，神采奕奕如生，神品也。又至便宜坊赴敏仲之约。

二十日 晴。至编书处料理进呈事宜。出城至聂献廷、夏闰枝处诊病。七点钟至东城赴那琴轩相国之约。复陆申甫同年信。京师天时亢旱，东南水灾，有诏修省。然中外蒙蔽欺饰之病不除，终无实效也。

二十一日 晴。为二侄女诊病。未刻至江苏馆赴振卿丈之招。

二十二日 晴。至大兄处招笏斋、亚蘧作手谈。夜饭后雅初仓皇而来，则因小儿女四人患疹，误服一浙医辛散发表之剂，病大危，迫我往诊。诊其脉沉而伏热内陷，而手足厥冷，谵语欲狂，势险甚。因以大剂清胃凉血加羚羊角以达之。疹家忌表散。其理发明于叶天士，而海宁王孟英大扬其说，详著于《温热经纬》中（春温亦然，不特斑疹），实能补仲景先师所未及，大有功于生命。无如南北诸医皆不知此义，柴、葛、荆、防信手乱用，杀人如麻。如浙医者，自命博通，乃并其乡先辈之书亦未寓目耶？吁！顾亚蘧侍御疏劾枢臣鹿定兴、尚书葛宝华，附片劾粤督岑春煊受病已深，请听其乞去，以示保全。诸辅恶伤其类，惮其敢言，乃摘附片中语巧中之。有旨回原衙门行走。近年劾枢臣者谏垣仅三人：王乃征出守，蒋式理、顾琮皆回原衙门。

二十三日 阴，稍凉爽。子封丈在笏处来招作半日谈。吴孩热仍不透，因加犀角五分以救之。夜卧甚不安，睡梦呻吟，闺人时呼余，余实不自觉也。梦至一处，屋甚高敞，有多人在内，似宴饮然。见余至，下阶揖余，呼余为纪晓岚。屋外有一立额，既醒而忘其文。此梦甚奇，余岂河间后身耶？

二十四日 晴。采涧夫人卯正二刻举一男，大小平安。十年以来，余一房人丁独旺，且皆顽健，实赖先人馀泽所以佑不肖者至矣。至吴、何二处诊病，梅叟留午饭。吴孩伏热居然外发，可保无恙矣。又诣大川淀诊病。余尽心以医术活人，即所以绵先泽也。浙人刘龙伯（富槐）精于医，介子封丈来谒，欲设医学研究会，推余提倡其事。此举殊有益，乐于赞成，因酌拟章程办法，粗发其端。复欣如母舅信（住杭州大螺蛳山）。

二十五日 晴。孙仲山、张侠诚来辞行。侠诚名秉钧，阳湖人，在江西武备学堂毕业，咨送练兵处，派往迁安第二镇练习。三月回京考试各种武学，取第二名，授协军校秩正七品，发回江西差委。此吾乡后辈之挺出者。余见之甚加奖誉，勉其务成远大之器。至吴处诊病。谢公祠赴癸巳公局。又赴子封丈之约。接云和令朱莹如信。又南京盛籽云丈信（住南京石庙口双龙巷方宅）。

二十六日 晴。小孩洗三，取名闰官。笏斋、润泽、谢嘉生来贺。

拜客归，倦甚，偶成，时正苦旱

强束衣冠与愿违，炎尘十丈马头飞。浓云酿雨仍无雨，终日言归竟不归（对法活）。金乳盈筐新果熟，玉鳞登市嫩鱼肥（上句指枇杷，下句指鲥鱼，却不露名。是半山诗法）。江南风物犹能记，却把官街换钓矶。

五月初一日 晴。夏至节。皇上祀地于方泽。毓鼎侍班，寅刻出安定门至帐棚，与同事齐班（文焕章、阿简臣、杨少泉）。卯刻驾临，起居注官朝服立于阶下，南上东向。大风狂起，吹披肩如翅欲飞，人凝立始能不动（坛上中祀皇地祇，旁列八幄，奉三祖五宗，配四从，坛在第二成，祀四海四渎、五岳五镇之神）。辰正归寓，数百车马争道，扬尘不见人，目昏唇燥，殊难耐。一日静坐休息。孟延招饮，力辞之。

苦 旱

不雨春连夏，炎歊势未央。仄看飞野马，屡盼舞商羊。食货愁腾踊，河渠惜久荒。东南偏苦水，天意太茫茫。（语意沉实，无浮响。“野马”、“商羊”支对固工，“食货”、“河渠”尤工。此难以妃红偏白论也。）

初二日 晴。门人黄补臣检讨自绍兴来，以所著《新政要则》二十卷、《法律学研究术》二卷见示，用力颇勤。午后至保之师处贺节。师罢官，贫无以为生，余每节加敬二十金，以答师门，以此节始。申刻赴李嗣芎前辈之约。余悯北人专恃天时种田，一或不雨，束手无策，动至赤地千里，因与嗣老商，欲兴修畿辅水利，为蓄水溉田之计。嗣老素有同志，拟联衔奏请由官助绅士行之。此举若行，实百年之利也。

初三日 晴。午刻到编书处，倚冰箱，淪香茗，饮荷兰水，与同事诸君剧谈消暑（橘农、新吾、星桥、闰枝）。彤云四合，雷声隆隆，黄气弥空，金虑风沙大作，顷刻间居然转风而雨，大点洒地，土香四溢，凉风飒爽，甘霖遂倾，急添衣冒雨而归。盖自二月至今始得此一场好雨也。终宵檐溜琮琤，余卧书斋挑灯静听，心神俱觉澄澈。此中清趣，未易为俗子道耳。枕上得诗一首。

五月初三日喜雨

不有连旬旱，焉知大造仁。天中方近节，雨好遂苏氓。清响松兼竹，轻凉夜似晨。贪听忘就枕，诗卷一灯亲。（句句是“喜”字神理。）

初四日 晴。至昆师处叩节，陆凤师处祝寿，答拜宁藩继莲溪方伯（晶）。今日特赁马车而出，取其速而且稳也。乃雨后泥渲（应为“暄”。——整理者注），马车轮软，不利于行。其濡滞机隍，反过骡车，徒耗费耳。归寓少息，至大川淀祝濮云依生日，云设夜宴款客。

初五日 晴。午初至大兄处祀先拜节。复归寓祀先。饭后至寿州师处及董五叔、岳母处拜节。此节开销账目竟逾三百金，平时不知撙节，以致临时受窘。甚矣，余之不善持家也。

初六日 阴。午后又得快雨，中庭花木华滋，心神颇爽。至刘翰香处诊病（名盛芸，壮肃公之子，乙酉拔贡同年）。诣编书处。申刻至江苏馆，赴吴子修丈之约。华瑞安前辈初二日引见，升撰文。初三日辰刻暴卒。今日侍讲开单请简，华名犹首列，不及删除。枢

臣以病故闻，临时扣缺。使华君初二已歿，犹是编修；若初六始歿，则已升侍讲。乃不先不后，恰以六品一阶终。爵禄之一定不可移如此！观于此，可以平营谋躁竞之心矣。连日胸次颇纾悒，夜窗听雨读《唐诗叩弹集》，深有会于比兴之旨，自觉诗格颇进。余自戊戌得此本，至今读之不下数十过，每一次读，辄添一次欣快。唐诗选本虽多，必推杜氏此集为精善。夜雨。

初七日 阴。晨起犹闻雨声，农田可望沾足矣。午刻至学堂监考。因至大川淀诊病。申刻赴余子厚广和之约。复左诗舫丈信。

初十日 晴。连日修改局书蚕桑一门。西人于植桑育蚕之法，检验利病至精至详，而于补救之方尤为精密。江浙丝业日见退象，必宜设法改良，而商部未闻实力考求而维持之，何也？余吐水病近发甚勤，颇形委顿。朱子文来函云，有一广友屈君桂庭，精习西法，已与约定为余诊视，招于明日前往，情意殷切可感。

十一日 阴。入城访子文，留午饭，见其同学祁听轩（祖彝），上海人，同治十三年与子文同至美国留学（乃曾文正督两江第三次选派学生出洋），八年毕业而归。其时中国风气未开，闻出洋，则丑诋之（郭筠轩侍郎讲西法，湘人至欲杀之，不令归葬乡里）。子文、听轩均十一二岁，同行者十余人，后皆学成归国，转无近今嚣张之习。听轩（祖彝）久在川黔，余询黔中事势，所答颇详。听轩又云，贵州极瘠苦，专恃川省协饷四十八万金。设局于重庆，每月运四万两。自□□□督川，见转运烦费，改为商汇，由天顺祥商号按月兑付，每年省费数万两。然黔省从此只见纸币，不得一两现银，上下无可周转，遂至大困（从前转运之费，虽耗八万两，而黔省每年常得四十万现银，以灌输于通省）。疆吏办事，目光最宜远大。顾目前，惜小费，往往受异日无穷之大害。今人好变更成法，自以为突过前人，利不可得，其害更甚。此圣贤所以戒“无作聪明乱旧章”也。饭后延屈桂庭来（粤人呼屈如滑音），先用听筒察脏腑之虚实，继诊脉以合之，谓余心肺均无病，唯胃胀大耳。其停水之病，则因脾胃转动不速，而脾胃迟运则因余饮食后每每坐卧不能运动，又喜啖不易消化之物，致成胃病，以后当戒之。赠余药饼十枚，药单一纸，余未谙其性，不能轻试也。

十二日 晴。至大兄处为二侄女诊病。又至武阳馆为庄丈诊病，偕至方壶斋赴杨荫北之约。风雷忽至，大雨如倾，天骤凉。归后篝灯草奏疏。因江督周馥、苏抚陈夔龙疏请加地丁钱粮，以恤州县官，每银一两加钱二百文（从前正价每银一两收钱二千文。二十八年，因摊付赔外洋款，每两加二百文，为二千二百文），计交银一两，折收制钱二千四百文。陈抚聚敛之心甚急，抵住甫两月，连上三折。一请加牙帖。从前上户每年收五两者，今加十倍而收五十两；下户二两者，今收二十两。一请加税契。新旧远近，纤悉无遗，藏匿者罪之。一请加赋。即此次闰四月折也。前二者犹借口于办新政，此则直云津贴牧令。其自私自利掊克腹民如此！东南民力，其何以堪！余因草疏力驳之。夜深人静，雨声滴沥，迨脱稿已鸡啼矣。

十三日 晴。请袁先生及笏斋、侍史范姓缮折。已刻至武阳馆祭关圣帝君并设宴请住馆外官，宾主十人。散后至编书处。

十四日 黎明雷雨，俄顷即晴。恭递奏折（一折，一片）。午刻至大川淀，南冈公生辰拜供。饭后至王酌升、李橘农两处诊病。申刻至广和居赴梅叟之约，雨又骤至。

十五日 晴。伯母吕夫人生辰，至大川淀拜供。二侄女病眩晕，不能起坐，心慌自汗呕吐，有类虚症。余思《内经》论足阳明经，从心胸上走空窍，直至脑顶。此病直是胃经大热，其气上冲，循空窍薰灼脑海，故病眩晕。心居胃上，胃热则心受之，故震荡不宁，热气冲喉，故食入则吐。因用石膏、大黄重剂降之。一服而眩止能下床，大解亦通，心慌顿定。饭后至酌升处为其夫人复诊，其病大小便均闭，胸腹热闷。有一医谓其气血俱虚，用大剂参芪龟板补之，是将塞令胀毙也。余见其方狂笑不止。因主人作犹豫状，乃将其药掷诸中庭，改用大黄、石膏、枳实、知母，大清中下焦，以撤热闭。酌升似能信余服药。畿辅学堂季考，稽核分数，将出榜，余往检阅。申刻至江苏馆赴袁珏生之约，少坐即至广和居赴朗轩约。宝惠兵学馆考列优等第四名，派充收发处帮管股，每月津贴二十金。夜，大雨。

十六日 阴。十点钟至学堂率学生在至圣先师前行三跪九叩礼，学生向总理教习三揖，礼毕放暑假。因至编书处午饭。出城为心安丈及酌升夫人诊疾。申刻赴大川淀与大兄合请客。夜复雨，终夜有声。门人冯秉枢来见。

十七日 阴。午后大雨，入夜更甚。自初十至今，几于无日不雨，田畴庆沾足矣。常州府德乾一太尊（元）来拜（俸满引见），久谈。午刻至大川淀拜供（二伯母忌辰），冒雨而归。天极凉爽，随意观书。钱士青（文选）约惠丰堂，辞之。十四日折片，奉旨户部议奏。又闻圣躬欠安，停止引见。两日看外国侦探小说，殊有味，足以增益智慧，文法亦佳，起伏映带，颇具匣剑帷灯之妙。译者无此造诣，恐是原本即如此。然则今之自命新学者其文笔怪僻，鄙俚不通，无论中学，即西学亦乌能窥其万一哉。福建林畏庐同年（纾），译书圣手也，尝谓“西人行文往往与太史公、韩昌黎相近”。可见文学不同而法无不同。吾国若选译材，当以中文精通为程鹄。少年子弟必先明中文，然后使习西文，乃能收益。

十八日 晴。樱孙周岁。蔚若丈、伯齐来久谈。饭后出门诊病。陈石麟出示《种洋棉花》一小册，乃山东青州府仲教士论著，选取西国棉花种移植中华，依法播种，所获丰于土棉数倍。试之山东已有成效。书中论下种、加肥、剪枝、拾花各法，明白详尽，余甚喜其有用，欲采入《政艺通考·蚕桑门·种棉》后，而苦其文笔鄙俚，因于灯下特为删润，约成一千四百余言，简明可诵。夜深始就枕，手眼俱疲。近为公善堂赎回园地十亩，拟作洋棉试验场，于明春如法栽种。

十九日 晴。午刻至编书处。傍晚访笏斋话别。

二十日 晴。三儿宝纶十岁生日，命其字曰经鄂。午前至刘益斋前辈及大兄处诊病。午后答拜方巽光（宾观）。又答拜许静山同年（珏），新自意大利出使大臣任归，余详询意国制度、政治，静山议论与少年讲维新者迥不相同，乃老成阅历、深达治体之言也。又访陈子勖不见。申刻至便宜坊赴云依局。

二十一日 晴。至编书处。李新吾携鲜荔支分饷，乃新自上海冰护运来者，红肌白肉，汁甘而肥，胜罐装者数倍。今日水陆交通，凡东南鲜物如鲥鱼、枇杷之类，皆得饷北人口腹，吾侪此等际遇殊胜古人，所恨者无古人太平世界耳。未刻发电话至兵部约宝惠同诣永年人寿保险公司。洋经理人名体伯华，经理人沈丽生、哈淦泉（皆上元人）。又偕至德营一军医处复验。归路为葛振卿尚书令爱诊病。雷声隆隆，黑云如墨，急驰而归。少憩，复至大川淀诊二侄女病。

二十二日 晴。午前至王酌升处诊病。病者已愈八九，感余至极，伏枕叩额，作感恩语，若服参芪，此时早在泉下矣。又至王粹夫农部处诊病。又至大兄处。归寓午餐，遂不出门。刑部主事张恩寿来见（字颐伯，丹徒人，甲辰进士），壬午年侄也。接里中诸绅公信，为加赋病民，欲余人告请命（地方官不待旨下，已按二千四百文加征，聚敛之臣与盗何异）。初不知余已于十四日具疏上达矣。乃作复书录疏稿寄去。

二十三日 晴，颇热。张哲夫、陈仲伟均来见。督惠、铭检整绿静书屋书籍，拭窗扫几，为静坐避暑之室。傍晚至王粹老处复诊。访梅叟同饮于广和，对谈殊乐。接宋云皋信件。又接湖南庞次淮妹婿书。

二十四日 晴。闰儿弥月，在大厅敬设两筵祀先，两宅男女与祭者三十一人，可谓盛矣。徐花老、何润老、褚伯约丈、濮云依、董吉甫、韩秀冬、谢嘉生、张润泽均来贺。留客手谈消暑。日落时偕润老至王粹翁处诊病，在艳香居夜餐，粹老世兄子芬作主人。与大兄细赏房梁公碑。余所藏凡四本：一玻璃影宋拓本（涿州李芝陔丈藏本，世称天下第一本），摄影极精，无浮光，锋颖纤微毕现；一明初拓本，用蝉翼拓，比宋本已少近百字；一明拓本，比前本又少十馀字，而毡蜡较精；一国朝嘉庆拓本，比第三种又少四十馀字，比新拓则所存字尚多。此为登善最得意书，晴丝袅空，娟月映水，极萦拂荡漾之姿，而百炼精金，瘦硬盘屈，正似壮士入阵，左右刳截，所当辄破。非此旧拓，断不能见真面目也。对玩久之，顿忘酷暑。

二十五日 阴，微雨时作，凉爽如秋。接左诗舫丈信，随手作答。余自定一法：以后每接外信，遇有要事，三日内必裁答付邮寄，即将来函收起。既免延搁，又清心地，且不使案头杂乱。王叔掖来，谈论汉孝武有功无过。其开西域，攘匈奴，保境宁边，使民离锋镝劫掠之苦，以雪高文两代之耻，实为汉之英主。后人乃以好大喜功议之，致与秦皇同毁，不脱腐儒之见。饭后便服谒寿州师久谈。又至王、刘二家诊病。夜雨尤凉。灯下看书、写字甚适。看徐星伯先生《汉书西域传注》。自来论西域者，多沿袭凿空之词，徐氏独以身所阅历疏通而证明之，故字字精确。张榆风先生序，谓能注书者不必履其地，履其地者又不必能注书。此编实两兼之。真破的语。夜雨达旦。

二十六日 一日微雨连绵。午前至编书处。申刻出城，诊粹老病，适梅叟已久候，其世兄复邀饮便宜坊。编书处橘农新种竹得雨尽活，青翠可爱。接五弟信。

二十八日 阴。为粹老诊病。至长椿寺行吊。未刻至陶然亭赴任觐枫之约。雨后丛苇怒生，绿田数顷，垂杨障日，蝉声聒人，真消暑胜地也。接宝庆汤伯温表舅祖信，即作复邮寄。灯下凉爽，看张注《难经》数条。余虽行医三载，颇获虚名，然自问根柢不深，有时毫无把握，拟专精研虑，以次读《灵素》、《难经》、《伤寒论》、《金匱》，从中搜求精蕴，默契真源，以期确有所得，或能济世活人。

二十九日 晴，甚热。至子封丈处为其夫人诊病。在编书处午饭。访陆伯葵尚书议乡里近日疾苦，谋所以纾之。归寓烦躁甚，食瓜果稍解。闻大兄病暑，即刻步往施治。见户部复奏折，据予疏力驳苏抚加赋之非，淋漓痛快，有功民生不小。某抚本以媚邸致通显，抚豫两载无一善政可纪。办理开封沙压地升科操之过亟，致生变，株戮良民无算。移吾省甫三月，信任候补道朱之榛，革道杜俞，革镇郎桂林，行虐民之政。吁！难已。

六月初一日 晴。午前为大兄诊病。林诒堂代约至福州新馆为其同乡梁澜平（禹甸，

乙酉拔贡）诊病。两点钟到畿辅学堂议事。又至粹、酌两处复诊。终日冒暑奔驰，无非此事也。酌升约便宜坊对酌，食大比目鱼，甚佳。灯下甚热，勉看农学稿本一卷。大雨骤至，暑气稍清。坐小院纳凉，唤两瞽者说书，与妻妾儿女环而听之，颇有乐趣。

初二日 阴雨。

初三日 阴。午前出齐化门，至浙江漕运局为曹（晋泰）诊病，十馀年老友也。乃曹君恐余惮于出城，特扶病入城诣余处就诊，遂致相左。归路入东便门，在润田处便餐。车趋西南，越天桥，绕坛根而行，以避泥泞。灯下看《长春真人西游记》，乃道光年抄本，卷末徐星伯、程春庐二跋考订地理极精核。明初修《元史》，秉笔者皆词臣，不通蒙古文字，不谙西北地理，于元太祖开国武功，绝大汉而陵亚欧者，大半阙略。有元幅员之广，空前绝后，亦几无所考见（其地实全有今亚细亚洲）。国朝先哲考古之学卓越前代，其时泰西古籍未入中华，得《元秘史》、《西游记》、《双溪醉隐》诸书，已珍若球图，借以补证《元史》。观于二跋，可见其用功之勤，搜讨之难，为自来輿地家所不及。今则书史大通，成吉思汗之奇功盛绩详载于西史者，皆得而译之，而元和洪文卿、顺德李苟农两侍郎《元史补注》、《元秘史注》遂成一代奇书矣。阅邸抄，陕西候补道潘振声丈（民表）服毒自尽。折中谓其贫病交迫。闻友人言，则以新政滋扰而无实济，愤激捐生也。潘丈乐善好施，重气谊，为今之古人，唯迂拘不达时变云。又同里潘蕉生（家恂）为贵州都匀府知府，因办新政筹捐操之稍急，致激民变，蕉生恐干重戾，亦服毒自尽。同邑二人皆姓潘，皆死于非命，亦奇矣。

初四日 自夜半雷电交作，大雨倾盆，至晓未息。东院积水三寸。一日雨声滴沥，天气顿凉。坐舫斋静看农学书五卷。

以荷花瓣题诗柬罗舍人

荷瓣题诗寄景湘，开函犹带露华香。不嫌骑马泥涂滑，共领蕉窗一味凉。

初五日 晴。至兴升店为曹星阶诊病，因在店午饭。拖泥带水，两掌皆生重茧。傍晚，访梅叟，偕至王粹老处复诊，同饮于广和居。大街为路工局挖地成沟，渚水深三尺馀，长几里许，两岸店屋悬灯倒影水中，点点小繁星，大有江南河房风景，真奇绝也。无事读《三国志》三卷。余自癸未岁治此史，二十年中未尝释手，集录诸家评论及余自加按语，写于眉端，丹黄殆遍，每次展读，辄获新知，亦可谓胸有陈癖矣。

初六日 晴。午前至编书处。厅堂后新种竹数十竿得雨都活。散后至葛振卿尚书处为其小女诊疾。出城又至聂处诊疾。复盛籽云丈信。刘梅舫自奉天来，谈新奉次帅檄办法库门，新设抚民同知事宜。与论奉政甚详。次帅孜孜求治，而为史绳之（念祖）所蔽，政事日堕。甚矣，知人之难也。史为天下劣员，尽人皆知，次帅独倚重之，殊不可解。

初七日 晴。董辅臣来见。午后至大川淀为二侄女诊疾。傍晚至夏厚庵、王梓甫两处诊疾。申刻赴赵子登惠丰堂之招，座唯梅舫及任景枫。任即法库门人也。

初八日 晴。骑马至兴升店为星阶复诊。至江苏馆赴王清泉之约。刘梅舫约便宜坊，座唯子登、景枫。饭毕杯茗清谈，畅论东三省吏事，处得为之地，操可为之权，乃唯以诤

察搜括为事，何以慰来苏之望乎？谈至酉刻，余复作主人，洗盏更酌。散后又为大兄诊病。

初九日 晴。至工艺局为黄敏仲诊疾。因诣编书处，与同事办公之暇，浮瓜沉李，谈笑消暑，亦京曹乐境矣。又至葛、王、夏三处诊疾。因到大川淀，子侄辈设酒肴为大兄暖寿。大兄发热，未能入座，颇觉无聊。

初十日 晴。大兄五十岁生日。午前到大川淀拜祝。面后至黄敏仲处祝其夫人三十寿兼为诊疾。归寓大吐眩晕，家中无人，静卧至夜，力疾往看电灯活动影戏。夜雨。

十一日 晴。甚热，避暑不出门。看编书处书稿数卷。傍晚至余、夏二处诊疾。接姻女信。

十二日 阴。会客半日。午后至北城为博泉丈儿妇诊疾。云沉雷动，疾驰而归。夜，微雨。灯下看编书二卷，接季文太叔祖信。

十三日 晴。午刻诣编书处。傍晚至夏处诊疾。接严咏云信，咏云归办吾郡巡警，志专力果，劳怨不辞，寄来城厢站岗图，极精细。余为致函府尊两邑侯主持一切。此举若成，有益闾阎不浅。其实向来保甲之法，何尝非此意，无如相沿已成具文，倘整肃而实行之，亦著大效，然今日时趋，名曰保甲，则诋为不适用，名曰巡警，则震而矜之，翕然推服矣。阅报纸，载湖南学生滋事情节颇详，麀聚全班，无理混闹，逼死监督（俞姓，伯钧，太史鸿庆之弟）（〔眉〕后知监督未死），冒辱官长（张啸圃廉访前往弹压，几受殴辱）。大吏畏之愈甚，此辈挟制愈横。（〔眉〕地方官视学生如骄子，百姓视学生如教民，而学生自视乃如欧美人。）从前科举之法固不善，然行之三百年，曾有此等暴动乎？在此中求人才，恐牛毛而麟角耳。孟子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灯时至大川淀稍谈。

十四日 晴。午后为敏仲诊疾。襍被宿淀园内阁公所（地名八望亭，距宫门里许），屋甚精洁，唯湿气重耳。夜卧月光满身，如濯魄冰壶中，真清绝也。

车中读龚定庵诗偶成一绝

我论诗文只贵真，衣冠刍狗漫虚陈。何知唐宋元明派，自写澄斋现在身。

又得诗二句：“红日回光射云脚，绿波摇影上车帘。”

十五日 晴。六点钟起，七点钟恭诣宫门外听起，事下即行。归寓少息，未刻出彰仪门赴王卓声之约。

十六日 晴。伯母吕夫人生辰，在大兄处拜供。午饭后祝李星桥同年太翁寿，吊袁宝三之母丧。又答拜数客，与顾愚溪前辈谈。夜雨甚寒。

寿李玉书年丈

（汉阳人，官训导。星桥编修之父。六月十六日七十正寿。）

柱下传家旧有名，还教上寿比商彭。瘦羊未厌儒官冷，雏凤能贻令子清。江汉风流存老辈，蓬壶日影驻长赢。遥知觥酌齐眉乐，棣萼芝兰共向荣。

十七日 晴。晨睡感寒大不适，一日谢客。晚，呕吐。连日看《西史纲目》（吾邑周雪樵〔维翰〕编），皆纪东西洋中古事，每日阅三卷，四日而毕。此书仿纲目例，编年排次，甚有条理，所采议论亦佳。罗马一统欧亚千馀年，政教兵事焜耀西史，而吾中土人囿于方隅，竟不知海外有如许大事业，奇哉！罗马四分五裂，无日不寻干戈，其时正当中国晋宋五胡乱华之日，合中外人民其死于锋镝者不知几千万也。真天地间一大劫数。罗马军士立帝之世，武将骄横，废弑拥立皆出其手。一朝不过数帝，每帝各自一姓，与中国五代绝相似。基督教说理极粗，乃释氏之最浅者。其意劝人行善，坚苦清洁，以求来世之幸福，亦不过天堂地狱而已。乃能巍然成一宗教，遍行欧洲，历数千年而弥重，几与吾孔子等者，厥有三因：一彼有教象，而儒独无教象，无人非儒，实无一人是儒。故宗教与国家及种类均无关系。一彼徒坚苦鸷忍，履艰犯祸，以行其教。而吾儒士但借以弋功名、博利禄而已，孔教之行否固于彼无与也。一耶教说平权，说平等，合贵贱智愚而一之。故其范围普而团体固。吾儒之教，但上等社会人知之。若中下一等人，绝无人为之宣讲指示，收入儒教者（唯阳明学派颇得斯旨）。故僧道神鬼之说反得中之，遇圣像则过之，遇佛像则膜拜矣，对四书五经则褻之，对金刚大悲经咒则盥沐矣。然则二千年来，吾中国可名为宗孔教之国乎？余尝设一妄想，欲将圣贤经训演为浅说，孔孟仪型别为冠服，百名儒士遍行中外，一如彼传教所为。而且建谒圣之堂，定拜圣之礼，一如彼礼拜所为。必能推释排耶，使尼山一脉充塞贯输于地球之上，岂非大快事乎？书至此，不禁掷笔狂笑。

十八日 立秋节。

廿一日 阴。午刻在家请客（杨杏城、许静山、李橘农、刘益斋、赵芝珊、钱新甫、李新吾、夏闰枝），皆壬午同年也。灯下为宝铭讲《史记》，且教以高声朗诵之法。昔曾文正论学古文必自熟读始，真无上秘诀也。三国时董遇即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盖熟读后意味方能与我浹洽，措辞运笔自能汨汨其来，其妙有不能言喻者，观于老泉自述用功得力而益信。张濂卿先生（裕钊）确守湘乡之法，专重熟读，又致力扬马文尤深（此亦曾文正传授），故其为文意味深厚，笔法雄健，为桐城末派诸家所不及。吴挚甫先生亦曾门弟子，为文初学桐城，安雅有节度，晚乃心醉时趋，破坏其体，然日本人颇重之。

廿二日 阴。伊仲平前辈、姚梓良观察来作半日谈。傍晚两至徐处诊疾。病颇剧，姑与抢险而已。夜雨达旦，凉风袭人，已有秋意矣。

廿三日 阴雨，入夜更甚。晨起即为花农前辈偕去，为其夫人诊病。肝脉已绝，胃脉亦忽疏忽数（此死脉也）。知不可为，未为立方。至方勉丈、聂访渔两处祝寿。诣书局午餐，校书四卷。出城再至徐处，则僧徒在门矣。花老不名一钱，绝可惨，余勉措三十金奉之。灯下听雨阅西小说《英孝子火山报仇录》。此书情事既佳，文笔渊雅激昂，尤可歌可泣。乃余壬午同年林畏庐（纾）译述者。畏庐得力于《史记》，故行文悉中义法。欲通西学必精中文，观于此而益信。

廿四日 昨夜大雨如注，清晨略止。刘益斋前辈率其世兄贡扬来求为其夫人诊病。午后冒雨而往。入城后雨益骤，衣履如沐。诊毕少坐，进茶点后冒雨而归。正阳门内外水深尺馀，几浸车箱。桥下水声暴注，喧阗作雷鸣。一路皆水，无复泥迹。千辛万苦而至家。医之累我至矣。

廿五日 晨雨略止。午后襪被赴淀园。自西四牌楼以南为路工局东刨西掘，无一步平，人坐车中低昂倾仄，刻刻有覆辙之惧，行人受害，莫此为甚。牌楼北直抵淀园，则马路平坦，纵辔而行。出城后，雨后山光翠润欲滴，时见白云起于峰曲，平畴洗绿，湖影摇秋，两岸屡过荷塘，或白或红，清馨扑鼻，觉置此身于画图中矣。居城中久，偶尔出郊，吸受新鲜空气，心旷神怡，于卫生大有益处。西人喜种树，间七八日则出郊游行，换受清气，其意可师也。抵内阁公所颇早，独步林塘间，就近有荷花一顷，红裳翠盖，领略香风，几忘所居在长安作朝官矣。徘徊不忍去。闻杨少泉到，乃返，剪烛夜谈。复大雨。

廿六日 皇上万寿，天竟放晴。辰初二刻，上升仁寿殿受贺，臣毓鼎与学士延清、杨捷三侍班，蟒袍补褂（侍读文华误班不到）。礼毕，驾退，臣等与御前二大臣在殿内向宝座行三跪九叩礼，回至公所午餐始归。

廿七日 阴。先君忌日拜供。小门生朱（兆莘）来谒（字鼎馨），门人楚白比部（珩）之子，便服见之。闻徐花老之次媳复以产后暴歿，往唁之。五日而遭两丧，竟不成景象，不忍久坐。因诣王、何二家诊病。余治何氏姬人病，久不效，爰荐潘仲樵自代，同往议病。迅雷疾风甚雨，使人心悸。雨止归。

廿八日 晴。先祖生辰，在大兄处拜供。新授直臬王丹揆（清穆）来拜。王本充苏嘉开海铁路总理，恐不能兼，余欲举八叔代之。丹揆言，杭甬铁路自办，集款将齐，而英商银公司忽出而梗议，谓中国不当径办。外交部应之过弱，不敢力争。万一英人复干预苏嘉，则吾事败矣。呜呼！以中国人造中国路，竟无其权，此尚得名国乎？外人固横，亦吾外部有以召之。诸公唯享受高爵厚禄而已。门人张景韩来谈。接翁婿函，为永年事，即复信寄去，并先发一电。申刻赴江苏馆乙酉消夏局。尚会臣新自海外考察政治归朝，余详问西政。

廿九日 晴。伍氏兄弟、曹星阶来辞行。陶芝泉（思澄）来见。徐季龙因其房师万枋钦冤狱事，率其乡人萧群植来见。枋钦系予乙未荐卷门人，官皖时创办咸育公司，开垦宣城荒田，变硗瘠为膏腴，利甚厚。枋钦约张义澍襄其事，张乃叛万，乘隙霸踞，反诬万以账目浮冒。大吏派道员徐次舟理鞠，徐素以贫酷闻，入张贿，不直万，遽发怀宁县监禁，万求对质，求结算，大吏皆置不理。枋钦求救于予及季龙，当为雪此冤枉也。前日与高寿农年丈（先君丁卯同年）谈诗，高丈甚契余言，以为知诗，出所作诗稿索序。

三十日 晴。孟秋时享，皇上诣中和殿阅祝版。臣毓鼎侍班（同事崇山、阿联、周克宽三公）。卯初二刻驾临，起居注官蟒袍补褂立于殿门外。归寓酣睡，至午乃觉。午后写近作十馀首呈高丈。

节录复宝庆府汤丈书：

新秋溽暑犹盛，长沙卑湿，凉逊北方。敬维钧座万福为祝。新政百出，罗掘俱穷，地方官实不易为。长者精神才力既足，学问根柢甚深，张弛之间必能斟酌尽善。今之号称能办新政者，大都括民间膏血，博自己功名。士民未享其利，先被其害。国弱敌强，因循固难自立，必谓三百年法制无一可用，然则当日圣祖神宗何以致治乎？即交通时代异于闭关时代，然内治旧法竟可全弃乎？近醉西一流人，更创为立宪之说，谓非此不足以救亡。赖上意不甚信之，其势稍戢。夫日本立宪乃在覆幕尊王之后，其要旨在是非听于公论，万几决于一人。吾中国古制及我朝立法之意，何尝不如此，今乃

人弊，非法弊也。乾纲本在握，乃忽欲移而散之耶？英、德两国君权均极重，唯法兰西纯乎宪法，然数十年间大乱屡起。其他民主各国常有暴动非常之变，其政治果可师耶？我之不如彼者在上下之情不通，工艺制造考验之法不精，其病根所在则臣下嗜利欺君，无事不存私心，无事不归欺饰，无事不饱私囊。若名为立宪，而仍是此副心肝，不知有何妙用也。即如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而犹是人格，犹是手段，譬之店肆亏败，唯易一门榜，谓其可致兴隆，虽愚者亦不信也。唯司官则较前发财矣。更糟者，科举既废，科甲出身人不堪用，而学堂学生则又知其不足恃而不敢用（学部右丞创为学生毕业不给奖励，唯予文凭之议），然则将何以何取士乎？所用者唯捐纳耳，贵游子弟耳，善走门路以求速化飞行之人耳。仕途至今日真堪大痛矣。自庚子以后，二圣望治过切，故新政建议无不立从，乌知若辈之徒为骗功名计哉！毓鼎一腔哀愤，万行血泪，无日不盼中国强，大清永，万民安。往往从梦中痛哭而醒，泪痕犹渍枕函也。此时雨声浪浪，挑灯写此，公得无讶其痴发耶。

七月初一日 晴。神思颇倦，看西小说消遣。傍晚至粹老处诊病。因饮于便宜坊，折柬招梅叟。灯下写信，夜不能眠。

初二日 晴。午后忽暴雨，俄顷即止。午刻访那相久谈。访端午帅及刘仲鲁，均不遇。傍晚至学堂。新小说《痛史》一种，叙南宋亡国事，遗民忠义之气勃勃纸上，叛臣、降臣卖国颯颜之状如神禹铸鼎，曲折毕现。作此书者怀抱殊不善（愚不便言之），然精神则不可磨灭也。

初三日 晴。午后至学堂议事。复至编书处。景湘夜谈。

初四日 晴。午后至学堂。发家信，又发汤温丈、张馥荪信。偶看《新民报》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篇，大旨谓今日救中国，当讲政治革命，不当讲种族革命。满洲与我本非异族，必保满洲始可以保中国。此作者有鉴于新党之将亡中国（排满革命乃孙文逆说，而学堂少年多和之），为文救正之。其从前宗旨至此转手。文凡数万言，词锋正而辨。

初五日 晴，甚热。巳刻至江苏学堂开学。车致和自山西奉讳归，来见。未刻至省馆赴蔚若丈衣冠局。正客为唐春卿年丈、顾愚溪前辈。夜尤闷燥，向明遂大雨。

初六日 晴。西风飒飒，残暑渐除，大有秋意矣。午后至学堂草公函致京尹。复至编书处，徐季龙以所拟法学凡例交来，携归斟酌。自去冬至今，已将农学进竣，接进法律门，先宪法，次民法，次刑事诉讼法，次民事诉讼法（附裁制所构成法），次国际公法，次国际私法。季龙、俊臣将宪法编成二十卷。余须破除各事，尽三五天之力，仔细斟酌。在家苦烦扰，拟逐日到局，专意看书，亦借以研究法学也。出城至会馆答拜姚梓梁观察（文栋）。梓梁有兴办农学实业之志，欲余提倡主持。余病其论事太轻而乱，无下手头绪，恐不能相与有成耳。以其志甚锐，特赞成之。申刻至醉琼林赴钱士青之约。近来有两种学胜于从前：曰史学，曰小说。其发明思想，上与国家有关系，下与社会有关系。

初七日 晴。天高气清，心神颇爽。唯闻西风有声，殊生感触，殆有生时即带得此性已，亦不知其所以然也。曹筱槎（树培）来辞行。叔掖来久谈。午后答拜数客。至丰泰照相馆赴乙酉消夏局合拍一像。考察政治大臣呈递封章言立宪事，有旨着醇亲王载沣、军机

大臣、政务处大臣、大学士、北洋大臣袁世凯公同阅看，请旨办理。

初十日 阴。先妣忌日拜供。午后赴淀园，下榻内阁公所。夜饭后与同署诸君在塘边步月，胸次清旷，俗虑俱消。车中思圣人以神道设教，其中有权实互用之妙。近来讲新学者，概以迷信斥之，固系勇于排古，实少阅历体贴工夫耳。

十一日 晴。起居注引见汉主事一员，翰林院引见汉讲官五员，毓鼎帮同荣相带领。七点钟诣朝房，八点半钟入园门，坐待传呼。九点钟，两宫御仁寿殿，臣先帮带主事跪进绿头牌。退出下阶授折匣名牌子司员，复上帮带讲官。两次恭近天颜。事毕回至公所早餐，即入城。中元祀先，荐茄饼。范俊臣来谈。梅叟来夜谈。致朱经田、陆申甫信，交曹筱槎带。

十二日 晴。黎明即为宝惠唤起，儿媳彻夜呕吐甚剧。迎张罗、岷远合诊，审系胃热，以凉剂降之。景湘柬问书学，作书八叶答之（另存稿）。傍晚入西城，为景佩珂夫妇诊病。出正阳门至宗显堂赴刘益斋前辈之约。门人吴苾臣吏部（鼎全）患温病，延同仁堂刘医治之，投药三剂而毙，可伤可恨！京师此等劣医遍地皆是，杀人如麻。予偿献策于凤石师，合凡悬牌者扃试之，医理明通者，给文凭准其行道（门牌须粘文凭于上），否则由巡警查禁而驱逐之。其行道之人每月进方案治效于局，督理稽其合否，以时而进退之，庶几枉死者少。凤师善其言而不肯行。山东知县吴聚臣（承纘）来辞行，亲戚也，托其带次寅件。

十三日 晴，天复闷热。午刻诣编书处，撰法律凡例九则，合品三、季龙、俊臣三稿而改定之。法律一门精深闳实，非可贸贸操觚。予以宪法、民法属季龙、俊臣，以刑律属品三。从前曾以公法属黄补臣，编纂粗就，今亦拟属季龙。四子者皆研究此学而有得者也。予于法学粗知其义，而不能通。此次复加校定，逐细编摩，当可获益，所谓从政即为学也。答拜赵叔澜中书（毓烜），刘户部（启榆），均未值。岷远为儿妇复诊，约其在便宜坊小酌，兼约楫臣、景湘。恭读懿旨，宣布立宪主义，酌定年限，先从改官制入手。闻将交六部九卿会议。

十四日 黎明微雨，旋晴。儿妇病殊剧，且妄言妄笑。岷远既不得手，改延潘仲樵诊商，尤无卓见。余乃屏除异论，悉心研索病情，自定主意，作风邪侵灼心包络施治，以犀角、羚羊、石膏、连翘直清营分。服药，病甚减，笑顿止，且得酣眠。倘夜半不呕，则大有起色矣。饭后杜门谢客，静看《法律门·宪法》稿本三卷。接八叔沪电。有旨改定官制，交大学士、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各一员，五督臣妥议，而以庆亲王奕劻、孙家鼐、瞿鸿禨总其成。

十五日 晴。儿妇邪妄已退，而病犹不解。六弟妇史恭人生辰，命儿辈拜供。午后看《宪法》书，译笔之劣，令人烦闷。花农前辈请为其子妇成主。

十六日 晴。病人大见弱状，夜间仍呕。连日抢攘，心绪为之不宁。朱曼伯世丈（寿镛，广东臬台）枉过久谈。周容阶年丈、张景韩、薛肇庆接踵而来，不暇午餐。饭后至编书处。又到景佩珂处复诊。出城至徐处行吊。

十七日 晴。病势大轻，唯调和胃气而已。午前看《宪法》书，译笔陋劣不堪，几于无句无之字，余与痛加删节，稍觉可诵。再答景湘论书。午后诣那相久谈。又至宝瑞臣同年处，为其夫人诊疾。出城至天福堂，赴大德通孟馨斋之约。

十八日 阴。翰林院值日。四点钟登车入宣武门，六点钟抵宫门外朝房少坐，事下，

到内阁公所换衣服，午餐，倚枕小眠，始入城。沿湖而行，凉风徐拂，颇消热恼。

十九日 阴雨，午后始止。为吴蔚若丈诊病。儿妇胃气犹逆，以旋覆代赭汤平之。诸城臧性甫（垣臣）来见，景傅年丈之弟，以热河知县改教职。其人朴慧能任事，不善说上官，致为廷用宾都统所劾。接孟庸生日本书并《广西边事旁记》一册，乃庸生兄莼孙（森）所著。体势一仿《湘军志》，文笔遒健。庸生自游东瀛，为新说所动，颇变旧学宗旨。余年来浏览新学派各书，其发明主义往往足补旧说所未逮，以渐归于实用，其中诚有可取。固守门户之见，摈斥新学，是不通旧学者也；厌薄本来，尽弃所学而从之，是又不通新学者也。

二十日 晴。畿辅学生不遵约束，屡次起衅，教戒不悛。余与诸公熟商，不可再行姑息，使诸生效尤，以后办理棘手。因至学堂择其尤不安分者四人，悬牌开除。余草谕数百言以劝诸生。士习日非，共趋器竞，真人心学界之忧也。入城祝桂月亭同年五十生日，观戏一出而归。又至广惠寺行吊。晚，邀云依，大、三兄食蟹。接八叔回信。

二十一日 晴。景湘来谈，出所藏精帖共赏之。余近于字学所见颇深，而腕下不能副之，此殆伏案之功少耳。古人池尽黑，墨成冢，始有所成就。书虽小道，岂易言哉。看《宪法》书一卷。近人文，其法佳者，条分缕析，善搜剔，工往复，亦自有可喜处。所谓抽蕉剥茧，分风擘流之妙，时复见之。其根底仍在先通中文耳。申刻至醉琼林赴张景韩之约，仅一宾一主而已。复贾子咏信。

二十二日 晴。半日会客。午后答拜朱曼丈。申刻与大兄在醉琼林同作主人，吃番菜，颇可口。

二十三日 晴。祝那相五十寿，听戏一出。在兰泉处午餐。沪宁铁路火车开行。自镇迄沪，厘金水卡岁收二百万金，其利尽失。苏抚添设火车税捐，值百抽二五，然所收远不敌厘金。又铁路合同有优免之例（胶济路全免捐税，则以德人强权故也），利源尤匮，乃行文户部，议抵补之策。余与兰泉谈及，因检芦汉章程、公牍遍观之。然直豫本系陆卡，以火车税抵厘税，数尚相当，若镇沪则水卡林立，所以取诸商货者至纤且巨，其情事迥不相同也。又访午帅，贺督两江之喜，亦未值。出城至云山别墅，赴张采南之约。臧性甫以清爱堂正续帖见赠，大书、小楷毕备，心摹指画，颇有领悟。文清书，本自东坡来，亦频频仿之。余习坡书，见文清墨迹而大进。文清精于用墨亦苏法也。

二十四日 晴。博泉丈枉顾，同拟京尹处呈稿，请改金台校士馆为顺直学堂，兼请月款。午间至寿州师处，下廿九团拜请柬，侍坐略谈。诣编书处校阅《宪法》二卷，上灯始归。得门人庭陵令赵用侯（锡蕃）书。

二十五日 阴。半日会客。午后至大兄处看病。写屏对六件。晚膳后又至吴雅初处为其戚屠氏女诊病，肝胃大热至于唇焦出血，舌苔黑刺，腹痛面青，其候甚危，医人犹以浮泛药应付。余乃用大剂羚膏、元、芍（三味各一两）、黄治之。癸巳同年闽人陈仲起吏部（震）偕何默庵（讷）来见，门人何少逸（谔）胞弟也。少逸天才俊发，因朝考违格用知县，家中一贫如洗，衣食不继。癸卯闱后来见，至不能备赞敬。在顺天候补数年，始得三河县篆，迎母、妻及弟北来。入署甫十日而少逸病歿，年仅三十有三。眷属流寓京师，去住无路，公亏千馀金，思集赙以弥之。老弱生计，一无足倚。读书寒士，结局如此，闻之酸鼻。少逸临危神识湛然，语其弟以生平知己之感唯恽师一人，大恩未酬，死不瞑目，命

其弟以遗嘱来谒，求列门墙，以续师生未了之愿。余挥涕受之，且思设法慰其存歿也。夜雨。

二十六日 晨雨犹滴，辰刻启晴，西风萧瑟，不胜摇落之感。卧榻间忆昔筹今，身世悲凉，不堪回首。午刻至编书处。散后访朗轩不遇。又至宝瑞臣处，为其夫人诊病。儿妇因病愈，设酒肴请大嫂及余夫妇饮啖。我山同年来作半夜谈，畅论经学，今日几成绝调矣。近见厂肆一古铜觚，式方，有双环，色斑斓作黝碧，自是唐以前物，乃新出土者，或竟系汉器，亦未可知。臧性甫见余之爱之也，买以相赠，置之案头，足供赏鉴。

二十七日 晴。伯母吕夫人忌日，在大兄处拜供。饮后至门楼胡同复诊，热大减，然舌黑犹未退也。仍用大剂清之。余前闻病者作泻，断为中有燥屎，乃是协热旁流。服药后，今早果见燥屎数枚，坚黑如石。众惊为神。又至幼樵处复诊。张冕唐太守（祖笏）来拜。汉川何勤仿孝廉（世谦）来谒，癸卯荐卷门人也。灯下检阅文毅任江督时，整顿盐务，改定票盐诸疏，细阅之。

二十九日 晴。壬午科团拜，在湖广馆演玉成部（江西省团拜为主，壬午分地之半），公请座主寿州相国，同年端午桥制府，刘益斋观察，赵芝珊太守，午后均到。余与陈梦陶丈、云依大兄在上场搭桌，请朱曼伯廉访（寿鏞）、何小雅太守（刚德）。夜戏有惠兴女士两本，乃演杭州驻防瓜尔佳女士，为兴办贞文女学堂，经费不继，为人激辱，服鸦片自尽事本末。始尔演说；次经费被窃；次呈控将军府且请发款，为门丁索贿，格，不得上；次债主索逋；次一老学究冷辞讥刺；次女士仰药后携呈再控，仍格于门丁，毒发卒于辕门；次将军瑞兴审讯，惩戒学究及门丁；次遣佐领致祭，有祝文挽联，并据情实奏，颁发公帑，兴复女学堂，改名惠兴，以为纪念。戏之曲折，皆事之曲折也。观者耳目一新，且有拍掌者，可谓文明新戏矣。又汪桂芬演关帝华容道，力摹老伶陈长庚，神情音节俱胜，在今日诚独出冠时矣。世衰才乏，即梨园中亦有人往风微之感。如桂芬者，犹老成典型也。忆吴子蔚五兄在时，雅不欲观剧，谓人才卑下，不胜今昔之慨。执今日以较予幼时所闻见，即此一端，洵不堪回首也。次儿宝襄去夏承嗣瑾叔九弟为子，憎其顽劣，不受教，遣归本宗，于今日到京。承嗣大事也，出尔反尔，有同儿戏，可叹可笑！瑾叔有书来，因泛言答之。

八月初一日 晴。祖妣生辰，在大兄处拜供。宝惠蒙那相（新放崇文门正监督）派充前门车栈查税委员。

初二日 阴雨。午后至吴雅初处，祝其太翁生日。归寓吐水，甚狼狈。亡弟叔坤生辰，遣子侄辈拜供。

初三日 晴。午刻至编书处吃丁祭胙肉。偕闰枝访寿州师处商榷《宪法书》体例，未见。议新政大臣奏陈改定官制大纲，留中不下，盖圣意犹欲审慎而后出也。

初四日 晴。午刻至云山别墅，赴刘博丈、何梅叟之约，陪周子迪方伯（莲）、朱曼丈也。散后访闰枝，再偕谒寿州师，侍谈良久。陈松山侍御疏劾疆臣专擅，庸臣误国。太后持示枢臣，旋即收回。闻疏辞甚切，直可谓朝阳鸣凤矣。惜不得读其全文。

初七日 晴。（前两日失记）秋分节。至三圣庵吊何少逸，致贖仪三十金。午刻与二川友酌于便宜坊。归寓校改《宪法》书一卷。新裱成清爱堂帖六册。刘帖在今日已不可多得。此乃臧性甫所赠，犹原拓也。文清书致力颜、苏二家甚深，其高处乃逼钟太傅，可悟坡书全从魏晋来。余自戊戌始，学苏字，专守晚香堂，力求虚和入手，门庭颇正，然有时

亦用偏锋侧势以作态。嗣忽写景苏园观海堂摹拓本，几堕恶趣。甲辰年得旧《绛帖》及《戏鸿》、《快雪》初拓本，乃取其中平原《鹿脯帖》三本互证，各临百馀过，参以《送刘太冲序》（戏鸿本最佳），用笔始定。次年又得刘文清墨迹两册，寻其出入转换之妙，于坡书大有入处。盖文清书实导源颜、苏以自成一家，余则祖颜而祚刘，于中窥取坡翁正法眼藏，就此专下工夫，当可为成体书耳。

初八日 晴。写复亲友信三封，均交邮局。午后访经仲，交去戏价银壹百二十两。又至吴处复诊。又至会馆为同乡程蕴生（文灿）诊病，几为庸医所误。因申戒长班，此后寓馆诸君有病延医，须请余指挥，不得妄延市医。申刻赴吴少渠聚宝堂之约。

初九日 晴。大宁县李（丕基，字少文）来谒。午刻性甫招饮广和。散后至编书处。新吾同年携大蟹廿八只，围坐大嚼。趋公友朋之乐，异时可思也。出城至聂处诊病。晚，儿女辈设酒肴为余暖寿，颇极天伦之乐。朱子文、魏绍庭招饮，皆辞之。圆白梨、牛奶葡萄皆北方秋果之上品。梨能润肺，葡萄能滋胃液，西人啖煎炙物后必食鲜果以灭火气，活血管，得卫生之理。若华人食肴多清汤，则与鲜果并进为不宜。此立法所以当因地制宜也。

初十日 晴。余四十四岁生日，亲友枉祝者四十馀人，一日络绎不绝，此足见人情之相爱矣。儿子于傍晚招伶演戏九出。笏斋自南方来，请其过舍略谈。

十一日 晴。谢城外客。晚，访笏畅谈。

十二日 晴。林诒书约正阳楼食蟹。散后与大兄访笏斋。出示《灵飞经》墨迹，共四十三行，内有十二行为石刻所无。经用细麻纸写，锋颖毕见，墨彩犹存。此乃陈氏《渤海藏真》祖本，真希世之宝也。后附香光跋并两札，即当日质于海宁陈氏及后来取赎时所作。陈氏以此经归香光，而抽去此四十三行，香光竟未检知，随又质于他氏。唯陈氏刻《藏真帖》时，独遗十二行，殊不可解。翁氏藏此经始于文端公，文端传松禅相国，相国于光绪甲午中日开战时，授诸笏斋，而跋识其始末。笏斋慎秘不敢示人。余久知其事，亦未敢请观。今因将有大同之行，始出而示余。生平眼福，斯为最矣。归寓检《藏真帖》细观之，方知当日钩鏤精审，毫发不遗，下真迹仅一等，若滋蕙刻本，则去之远矣。无怪渤海灵飞之见重宇内耳。《灵飞经》思翁断为钟绍京书。余观唐人写经字体多如此，余所藏《兜沙经》及安素轩所刻唐人写经数种，竟如出一手，《兜沙》尤与《灵飞》相近，然则思翁之说亦悬揣耳。《灵飞》著名以思翁及渤海一刻也。若《兜沙》则知者鲜矣。其实二经妙处不相上下，其中亦有幸有不幸也。

十三日 晴。体甚倦，未至编书处。送去复辑数册。

十四日 风雨交作，凉甚，可着三棉。憚雨不出门。遣李升诣昆、孙两师处敬送节敬。

十五日 晴，西风特寒，似重阳天气。午前祀神。至大兄及保安寺街董处贺节。午后至保之师处贺节。上灯时两宅祀先。夜半在中庭赏月，徘徊久之。澄澈皎洁，清入肺腑。月中黑影，相传为大地侧映之影，西人用千里镜测看，则谓其中有山有沙漠，唯无水无空气，故不生动植物，无人。余用小千里镜细观，其有质及空处颇与东半球相似（亚洲、欧洲、非洲及日本三岛隐约可辨，海洋方向亦颇似，唯无澳洲一块地耳）。其说究不能定也。门人李硕辅自常来见。此节应还账目及支付一切，俱委惠儿经理，余不过问，颇觉省心。

十六日 晴。叶玉书、朱祐三、马隽臣、苏济帆同时来谈。饭后至三圣庵吊吴苾臣之丧。十日之间两哭门人于此地，人生有足悲者。少逸、苾臣皆有老亲，皆无子，皆有胞弟

自闽来治丧，亦奇事也。入城谢寿。至瑞臣处诊病。接董绶金同年日本书并近作诗十首。又得门人朱颂青大令（远谿）兰州书并伴函。

十七日 晴。午刻至北新桥王大人胡同景朴孙（贤）表侄处为其太夫人题主。顺答谢北城客。答拜吴子明，未值。至葛振老处诊病。夜，西风甚厉，落叶满庭。

十八日 晴。至编书处。

十九日 晴。发五弟信。晚，访笏斋，大、三兄亦接踵而至，谈至夜分始归。余于节前以廿四金买戴文节山水扇面，神韵秀远自在笔墨之外，静对良久，能令人悠然意远，翛然情怡。二王家数虽大，然以文节当之，别有一种神采，不能相压也。南皮文达师，专师文节，然只能得其简澹，神采迥不逮耳。携示笏斋，共欣赏不释。

二十日 阴。北风惨淡，竟有酿雪景象，觉有无穷感慨触上心来。午刻至编书处，整理进呈正本。此次所进《宪法》九卷，乃隽臣一手所编，殊有条理，持择亦不苟。散后偕李新吾、唐秀峰谒寿州师，参议翰苑新规划。又为叶玉书事求师说项。即答访玉书达此意。归路至便宜坊赴梅叟、云依之约。嘱惠儿每日点看《谕折汇存》，定为灯下课程。遇有重要折件及文笔佳者则再三读之，借以学为公牍文字。昔顾亭林、曾文正皆于邸钞用功，盖以日力之余为之，看似轻闲之事，而获益则甚大。

二十五日 晴。午刻至畿辅先哲祠赴朱祐三之约。散后人城至瑞臣处，为太夫人诊病。上灯时至北洋公所赴瑞臣、仲鲁局，与午桥同年夜谈。

二十六日 晴，甚暖。午后至北城答拜袁幼安亲翁（学昌），翊虞侄媳之胞伯，新自皖来过道班，与予不相见三十年矣。灯下随意玩赏《戏鸿堂帖》所收坡书，如《养生论》、《赤壁赋》、《黄州帖》，皆极佳。其余零跋数种，均有韵味。又跋杨少师《韭花帖》一段，学书者不甚留心，其用笔颇近香光，恐是香光以己之笔法钩勒，遂改面目耳（自来钩帖者多有此病）。即《韭花帖》亦全是董意，岂董书固从少师此帖出乎？平原《送刘太冲序》及《刘中使帖》，遒健郁茂，最当学。习坡书必先习此二种，以取雄厚之致。《鹿脯帖》似逊《快雪》。《大令保母》石刻，仅见此帖，虽剥落太半而劲厚完足，俱大神力，观此乃知信本书实出大令。

二十七日 晴，燥闷殊甚。午刻至曹、马两处道喜。至惠丰堂赴牛香山、孟馨斋两局。夜雨。接伯诚侄信。前在瑞臣处见张从申书《茅山玄靖先生碑》，笔法极近李北海，而更圆满。所谓洞达茂密兼而有之。自来无人专习。瑞臣云，此帖系人间孤本，索价三百金。无惑乎习者少也。

二十八日 阴。笏斋来，携示吴涣山墨迹十册，皆画树石，荒寒简淡，笔墨极高，其蹊径虽似南田翁而气味迥乎不同。午后祝吉甫生日。即襍被移宿海淀万兴堂，适笏斋有事来此，对床夜谈，甚乐。夜半睡醒，觉万籁都寂，并柝声犬吠皆不闻，唯闻阶下蛩啼而已。

二十九日 阴，晨雾甚浓。五点半钟起，六钟诣宫门外，八钟事下，仍回海淀，与笏午餐而归。大风骤起，黄叶乱坠如雨，秋意深矣。袁幼安父子、杨少泉均来谈。刘巨卿招饮，辞之。接翁婿信。

三十日 晴。与朗轩、大兄在予处为笏斋设饯。午后客即来手谈。三兄次日起身南旋，交去老姨太太一信并件。

九月初三日 晴。为大兄诊疾。至润雅舍处道喜。午刻至尹署赴孙慕韩京兆之约。散

后诣编书局一行。出城赴伯齐局。席半，吴雅初遣急足来追，二妹小产后下血过多，气欲脱，余诊其脉甚危，以姜附参芪救之。

补：初二日 晴。午后王辑甫约广德楼观剧，天福堂夜饭。谢医也。

初四日 晴。雅初束来，居然转危为安。往复诊，改以救阴为主。又为对门余子镜同年（宝菱，辛卯同年）约去为其太夫人诊疾。至广和居赴闰枝之约。橘农在长椿寺为其先公禄生年伯作佛事，因往行礼。归路又至朱哲丞处诊疾。终日仆仆车马间，无非看病、赴局，求一刻伏案而不可得。归寓在灯下必看书十馀叶以养心，日以为常。六、七弟之歿，今日已大祥矣。流光如驶，悲感不胜。接史持叔信并伴函。明吴桥范文忠公象牙印章（范景文字梦章，阴文），从前常熟相国师得于厂肆，以赠高阳文正师。适畿辅先哲祠落成，师遂送入祠中珍藏。庚子联军入城，此印失去。月之初一日，笏斋偶游厂肆，复得之于茹古斋，以六金购回。质证于余，一见惊喜。因乞其复归乡祠，以完先贤手泽而成先相国之志。笏斋亦甚欣然。拟置一椽，详记始末而镌之。忠贤名印，历劫来归，若有神灵呵护，而两次皆得自翁氏，洵一段佳话也。因作柬告博泉丈。

初五日 晴。振贝子嘱杨朗轩转致予，欲得一见，因于三下钟时往谒，贝子极致久仰之意，畅谈一时许始出。贝子虚怀乐善，无华胄骄贵之习，可敬也。归路访朗轩未值。看编辑《宪法类》一类。

初六日 晴。午后至编书处，上灯始归。

初七日 晴。霜降节。唐春卿年丈枉谈两时许。丈最健谈，论时事滔滔数千言不倦。午间为雅初夫人复诊，予前方用肉桂，旁人见其口渴面烧头痛，谓不宜再用热药，禁使勿服。病复反复，殊剧。予诊其脉洪大而散，所现热象乃虚阳上升。若与凉药及发汗药，阳必立脱，因力与辨证，仍用桂一钱，佐以牡蛎，以潜其阳。雅初亦悔之。服后诸苦顿平。此等处非眼明力坚，不能出死人生也。数年来，事无一成，学问不进。唯今年读仲景书颇欣然会心，为人施治，渐有把握，以此为利济之方，差为不负岁月耳。未刻至乡祠赴劭予丈之约，宴于三层楼上，凭栏俯视，心目为之一廓。席散，又与劭丈密谈良久。上灯时入宣武门，至尚会臣同年宅，与同人补祝那相寿辰，亥初刻出正阳门归寓。

初八日 晴，甚热，复御夹衣。看《宪法类》二卷。予因编书处差使，得以研究法学，补向来未用之功，却极有益。午后复至吴、余二家复诊。一则少年用温补，一则老年用攻下，何所容拘泥于其间哉！申刻至笏斋处公局。

初九日 晴。午初刻江苏会馆秋祭先贤，毓鼎司读祝。饭后偕橘农、新吾、闰枝随意清游。上永定门城墙，登高眺远。江亭车骑阗咽，酒食征逐，正在热闹世界，因过门不入，至公善堂，登吕祖阁久谈。晚，小饮于广和，予作主人。年年此日均与知己数人作冷局，今渐凋零矣。

初十日 晴。午后至编书处，上灯始散。

十二日 大雨竟日，北风稍凉。午刻入城，访朱子文以践昨约。出城至番禺馆赴伍叔葆之约，冒雨而归。日来患怔忡甚剧，心如舂米，耳如鸣金，彻夜不能眠，盖心血消耗殆尽矣。若非屏除烦恼，清心养气，此疾不能平也。

十三日 晴。大嫂五十三岁生日。午前祀前室管夫人，礼毕至大川淀祝寿。面后至门楼胡同诊病，复归大兄处晚宴，倦极早归。

十四日 晴。同乡吴吉初（介璘）来谒，安徽武备学堂四品军官，从河北看操来京，持季申兄信求见，与谈，殊有见地，论亦持平。吾乡少年颇有崛起足用之才。吉初与张侠诚皆军界中人材也。午后至葛振老处诊病。申刻至湖广馆赴宝鼎臣昆仲局。接常州信并六房所分二百金。

十五日 阴，风甚寒，须着皮衣。六弟妇大祥，因在龙泉寺为其夫妇作佛事。聂献廷来拜。

十六日 晴。看《宪法》书二卷。午后诣编书处。晚，在家设席，与大兄合请袁、刘二亲家，并为笏斋作饯，又请潘经士太守、朱祐三大令。总核王大臣复奏新官制，上留中不下。召见庆亲王至六刻之久，然后诸枢臣入见。闻圣意不欲轻发也。濮青士丈寄示《游岱随笔》一卷，凡万馀言。因姚惜抱、吴谷人二记，意在作文，于景物不免从略，乃以聂剑光（钦）《泰山道里记》为本（此记惜抱为作序），就所亲历者步步识之，条而列焉。自来记岱游者未能如是详尽也。文笔疏散历落，自成章法。工于写景，如入画图。摹绘日观峰望日出一段，尤能达难状之景，不减柳子厚。快读一过，不啻身历其间，令人神往。因嘱刘孟禄录副藏之。

十七日 晴。夜风甚紧，晨起遂结层冰。笏斋赴晋，送之于火车，一揖而别，黯然销魂。予与笏斋恨相契迟而相违速也。与嗣芎前辈午饭于万庆楼，偕诣金台书院新顺直学堂查看课程。近街秽水淳膩，污恶之气触鼻欲呕，大于卫生有碍，而巡警厅、卫生局熟嗅若无鼻，异哉！接湖南吴镜仪信，介其友山阴王靖宣（允猷）致仰慕之意，愿缔神交。予何德能而致此虚誉哉！愧悚交集。（王现为常宁令。）

十八日 晴。午后至学堂阅招考新生课卷。高寿农年丈以《竹隐诗存》索序，余因患怔忡，不能构思，久未动笔，高丈将出都，乃于灯下属稿，草创初就始寝。

十九日 晴。管夫人忌日，拜供。此后客来，不具载，唯初次来见者，存其名字、邑里，以备稽考。其有事见访者，亦记之。午刻至万福居赴保之师之召。归路答拜数客。将诗序略加斟酌，写送高丈。用诸城笔法作小楷，是近来进步处。灯下习书，为朱祐三写大斗方。又读朱子古文数篇以定心气。复吴镜仪信。

二十日 晴。午后至湖广馆祝华弼臣祖翁九十寿，听戏数出。奉旨改定官制：军机大臣（庆亲王、瞿鸿禨仍留。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铁良免。大学士世续、广西巡抚林绍年新入）仍旧。内阁仍旧。（此下新旧各衙门均遵新排值日次序。）外务部（尚书那、瞿留任。左侍郎联芳留任。右侍郎汪大燮）。吏部（鹿留任。左侍陈邦瑞。右侍唐景崇）。民政部系巡警部改（尚徐世昌。侍赵秉钧、毓朗均留任）。度支部系户部改，以财政处并入（尚溥颐。侍绍英、陈璧）。礼部以太常、光禄、鸿臚三寺并入（尚溥良、侍景厚均留任。张亨嘉）。陆军部系兵部改，以练兵处并入（尚铁良。侍寿勋、荫昌）。法部系刑部改，专任司法（尚戴鸿慈。侍绍昌、张仁黼）。农工商部系商部改，以工部并入（尚贝子载振，侍唐文治、顾肇新均留任）。理藩部（尚寿耆。侍堃岫、恩顺）。内务府（新添奎俊管印钥）。钦天监、翰林院均仍旧。都察院（都御史陆宝忠，副伊克坦、陈名侃均留任）、宗人府、学部、銓仪卫均仍旧。大理院系大理寺改，专掌审判，升正卿为正二品（沈家本）。邮传部新设（尚张百熙。侍唐绍仪、胡燏棻）。其余太医院，各旗（尚书、侍郎不兼正副都统）、侍卫处、步军统领、顺天府、仓场均仍旧（不值日）。所裁各堂官均以原品食俸，听候简

用。其各直省官制陆续编订，妥核具奏。

二十一日 晴。午后至编书处。傍晚赴聂献廷吃羊肉之局。父子兄弟叔侄五人。先炒，次烤，次火锅，果腹而归。

二十二日 晴。午后梅叟来，偕至三胜馆赴高寿丈之约，三人清谈，上灯始散。刑部尚书葛宝华改授都统，吏部侍郎李殿林、张英麟改授副都统。此本朝三百年来所未有也。尚书陆润庠以尚书监顺天府尹，侍郎李绂藻以侍郎充国史馆副总裁，诸大员皆安置矣。

二十三日 晴。午刻至编书处整齐进呈书。出城至门楼胡同复诊。奉上谕，加翰林院、都察院津贴。翰得三万两，都得四万两，分别匀给。昨闻寿丈述，同治初，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上坐居中，两宫在帘内分左右坐。恭忠亲王为议政王，立帘前传语。两宫批事不动朱笔，用小铜印镌同道堂三字决事。至光绪初元再垂帘，则用朱笔矣。

十月初一日 阴，甚寒。自己亥与先茔叩别，瞬七年矣，南望松楸，不胜悲怅。三兄挈菱侄女自南来（此廿八日事）。午后至李荫墀丈处诊疾。吕业卿舅枉过，约往便宜坊，并邀缪子许。

九月二十八日与高寿农年丈、何润夫表兄酒楼话旧， 用西法摄影，各系以诗，即送高丈赴长沙

尘海重逢眼倍青，当年父执已晨星。尊前旧话追天宝，别后相思满洞庭。白发黄花无世态，深衣博带有先型。图成留取它时见，一夕西风上画屏。

初二日 阴。业卿舅得电丁母忧，偕大兄诣店唁之。至阳春居午餐。入城至广宅诊病。出城又至刘幼樵、王叔掖处诊病，上灯始归。北风峭甚，归寓以酒暖之。

初三日 阴，已六日不见日光矣。午后至长椿寺行吊。诣编书处。申刻赴朗轩广和之约。灯下读《三国志》吴传数篇，夜深始就枕。治史学者，自来以四史并称。其实多致力马、班二史，读范史者已少，若陈史则皆连类及之，罕专治者。余于癸未夏，自京师买局本《三国志》归鄂，从赵君元直借何义门评本，用朱笔过录，此为余专治陈史之始。嗣后见评论家语，即录之简端。二十年来，所见不下二十种。书眉纸尾，蝇头细书，排列殆无隙地。余有心得，亦附注焉。较诸凌氏《史汉评林》，有过之无不及。陈氏正文，粗能背诵。裴注亦十记其三。其中言外之旨，疑难之义，搜剔几尽。自来治国志者，当无有专于余矣。去冬大兄借去过录，十二月初，余忽强索而还，遂免二十日祝融之厄，若有以偿余之劳者。近来逐细研求，所见颇进，乃别购一部，拟以余意重为批评，且以传诸子侄。凡经世之方，治兵之法，处事守身之道，获益正自无穷，不特沾沾为史学而已。

初四日 晨起见屋瓦白积二寸馀，问之更夫，知子夜后大雪达旦。祥霁早降，殊可喜。乃约大兄、三兄同饮阳春居，欲啖烤羊肉，以风大而止。复访业舅。申刻赴梁温甫广和之约。

初五日 晴。伯父忌日，在大川淀拜供。饭后至天寿堂赴张振丈局。归仍诣大兄处。与伟臣手谈。受风寒，头痛呕吐，甚苦。

初六日 晴。一日谢客。午后约三兄来，共议南中田产，偌大家私，悉付外人经理，

任人固不当疑，然稽核亦安可少哉！予立议，兄弟四人在外，每岁必轮一人归家一月，踏勘钩稽，稍杜侵欺之弊。王姬亥刻举一男，第七子矣。宝惠等若能友恭辑睦，则同心协力，多男足以昌家。倘因异母之故，私党乖违，各存意见，异日家庭之忧，正未已也。特书于此。吾死后，汝兄弟阅之，当善体吾怀。宝惠为长兄，尤当善处之。

初七日 晴。壬午科公请卓芝南（孝复）、于梓生（宗潼）、王梦渔（维屏）三太守，杨杏城左丞，李伟侯副都统。客皆到，尽欢而散。灯下读《通鉴·汉魏》一卷。三国人才最多，君臣才智各不相下，所以成鼎足之局。其中事实最好看。

初八日 晴。小孩洗三。

初九日 阴。午后至编书处。申刻至云山别墅赴润田之约。

初十日 皇太后万寿，升仪鸾殿受贺。臣毓鼎侍班。黎明由宣武门入西长安门，步行出阙右门，骑马诣西苑，入宫门，沿湖度板桥，经勤政殿前，过旧仪鸾殿瀛秀门外（今改建西式楼房），北行入宝光门，历长廊，与同事会于景福门，在黄幄更衣。太后升殿，上在来薰风门外阶上率王公百官行礼。起居注官朝服序立于阶下北上东向。一二品大员拜于景福门外。礼毕退出。衣重路遥，汗流被体。在六项公所久憩乃归。是日天气晴和，日光晶朗，夜中月色尤佳。

十一日 阴。为笏斋、大嫂送行。答拜各客。与周少庭久谈。少庭言河南可兴之利极多，畜牧种树，收效尤易。我辈若买二顷荒田，专心货殖，十年之中，可致巨万。其说确凿易行。今日为士为官，皆不能谋生，唯有经商一法耳。夜与润田、景韩饮于福兴居。饮毕步行游前门大街，电灯牌坊两处，每坊约百馀盏，光明如昼。古人上元之火树银花恐不能如是灿耀也。游人如织，赖警兵弹压，多而不紊。

十二日 晴。连日读《资治通鉴·三国》时，从孝献皇帝甲卷起，每日一卷，醺醺有味，寝馈不释。以此编年者为经，以陈志为纬，熟读深思，不特精习一朝人事，经世宰物之学即在其中。余盖屡有微验，知才识所及固异世而同符也。傍晚赴伟臣手谈局。

十三日 阴，有风。大兄移寓南横街笏斋宅。自去年十月至今，兄已四易其居矣。饭后往看之。申刻赴景韩福兴居约。接季文曾叔祖信，知高叔祖母逝世，寿八十。来信情真语挚，异常沉痛，触我孤露之悲。

十五日 阴。怀远凌震如大令（钟伦）来见。客去，至编书处排校副本，以家中事杂，不得静坐也。傍晚始出城至冯公度处行吊，朱湛卿处道喜。复孙仲山信。又唁季文先生信。

十六日 阴。午前诣编书处。荣相特来议恩赏津贴事。拟分三级：掌院得六千金；开坊翰林得一万二千金；编检得一万二千金。学士每年可分五百金。荣相去后，即行至刘博老、吴纲斋两处道喜。

十七日 晴。甚暖。辰刻至三圣庵行吊。至学堂看补考卷。在堂午饭。吉甫邀万福居，未赴，赴其庆乐观剧之约。与云依及三兄同车而归。篝灯作《游岱随笔序》，经营两夕而后脱稿。有惜抱翁《泰山道里记序》在前，此文不易动笔。予乃另用一种笔墨以避之，而修词之际去冗去俗，涂乙殆遍。甚矣，予之窘也。同乡薛叔平（鸿年）来久谈。

十八日 晴。先妣生辰，拜供。孙曾列拜，济济满堂，惜吾母之不及见也。申刻至宗显堂赴余子镜之约。席半，又至便宜坊赴兰泉之约。

十九日 晴。午刻诣编书处。至李荫丈处复诊。出城至张处诊病。灯下题徐花农前辈

韩亭继咏册，予作七绝三首。

**太安驿有碑，乃昌黎使王庭湊时所作诗，
年久将坏，花老典晋试过此，作亭覆之，系以四诗**

书生持节抵雄师，衣血先忠感健儿。虹气蟠空馀片石，二陵风雨数行诗。

天地孤亭古驿秋，当年学使奖风流。于今手版参衙日，谁向韩陵问旧游（花老督学粤东，所留名迹尤多）。

脱手珠玑翠墨新，一时文吏尽诗人（俞廉访廉三和诗并列焉）。重温十五年前梦，瑟瑟西风拂鬓尘。

二十日 晴。吊胡筠楣侍郎之丧。至葛振卿都统处诊病。适景月汀将军在坐，相与畅谈。申刻赴伟臣便宜之约。沈封丈、何梅叟、杨朗轩来谈，夜深始去。

二十一日 晴。三兄生日，往祝。面后偕三兄访萧翰臣，同至中和园观剧。散后赴幼安便宜之约。看外国小说，译者有云，世界文明日进，则人智愈出，欺诈伪骗之事愈多。此言乖谬之至。然则愈文明愈野蛮矣。今日讲新学者所见类如此。昨范俊臣论近来物价翔踊，谓世界文明愈进，则百物愈昂，用度更费。此说亦怪，然却有因。近时欧美确是如此。盖西人唯利是图，专以土货出口，能牟别国之利为宗旨（观其减轻出口税，加重进口税，用意可见）。地狭，出产本不多，加以贩运出口多多益善，则本国之货存留必少。以产货易金银，金银固见其富，而所馀之货则不敷国人之用，百物之价安得不昂乎？且金银富则挥霍必易，不期其奢而自奢，用度又安得不费乎？若此者，岂可诧为文明而效之？吾中国盛时，则讲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而财恒足，乃富国之要道精言。彼崇拜泰西者乌足以知之！发翁氏六妹及姻女信并小孩衣饰，托翁景之带。

（原稿此处空三行。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丙午十一月初一日 阴，大风。巳刻即诣编书处。傍晚易马车出前门，至金台书院、顺直学堂，到家未上灯也。

初二日 晴。先府君生辰，拜供。草广西阳□、恩平二县改隶阳江州不便疏。二县本隶肇庆府，岑督奏请改属，经政务处议准，绅民咸以为不便。余采舆论为此疏。申刻在全蜀新馆公饯林梅桢同年。林由户部郎中新放杀虎口监督。初用汉员也。

初三日 晴。至编书处复看进呈书籍。出城至聂献廷处为其太夫人复诊。两日读严氏所辑《三国文钞》，粗尽一过。三国文上承东京，下开齐梁，茂美清刚，自成佳构。自来作古文，无学之者。予有志而未逮也。掌院点予充功臣馆总纂。

初四日 晴，风复稍寒。江宁道台黄（仁济）来见，畅论江北水灾赈抚饥民之策。其谓散赈宜我动而民不动；饥民就赈宜散而不宜聚；饥民之极贫、次贫当论现在，不当论平日。皆有历练之言。午后诣寿州师叩谢。又答拜各客。至刘幼樵处诊疾。灯下草州县公费宜均，以期久任而专责成疏，大致脱稿。鱼豢《魏略》久亡，仅见《三国志》裴注所引，然辑之犹得廿馀卷，可窥梗概。其书虽名为略，而实意在详贍，多录琐事，点缀极有致，

往往以冷峭见长。一二序论亦有风神。似意在学步龙门。予颇嗜之，惜无写手录出，评点而讽诵之。倘能学其叙事，当胜于学归震川。而史家不为立传，至使表德爵里学行皆无可考，若非裴注征存，则名氏翳如，著作灰灭，后世且不知有是人矣。夜，大风。

初五日 晴，一日大风。修正疏稿，请袁老夫子缮折。饭后至吴质钦处为其夫人诊病，适忠雅臣孝廉在坐，留饮共谈，云依亦至。云依屡为予道雅臣之品识，果胜时人。夜饭后，爇炭篝灯作应酬字六件。夜风尤寒。吾辈拥炉饮酒，下帷看书，几不知门外冰雪之侵袭，穷人将何以堪此。近专读《三国志》，其中名臣议论，指陈时弊，至二千年而犹信。其立身处世之道在在可师。史之有益于人如此。

初六日 晴。小孩弥月，命名宝宪，乳名贵官。午刻祀先。刘伟臣、濮云依、杨朗轩、孟馨斋皆来贺。赵剑秋自江右来，谈及萍乡、醴陵、浏阳土匪有革命党在内，树白旗，白衣白帽，号褂圆光书“革命先锋”，后甲“汉勇”，江鄂督俱派兵往剿，未知得手否。此彼固不能成事，然足以启乱，不可以其小丑而忽之也。朝廷责巡抚吴重熹不能办，乃更宠擢邮传部右侍郎，而以瑞良代之，恐有负垂之忧。午后至长椿寺吊许筠庵师之丧。归诣大兄处与朗、馨共谈。

初七日 呈递封奏一折一片。皇上御太和殿阅祝版。臣毓鼎侍班。四点半钟到东华门，冒风而行，至殿上与同事齐班（世仁甫、阿简臣、吴纲垒）。六点一刻驾临，起居注官蟒袍补褂序立殿门槛外，上行礼毕，异香亭出，上目送香亭出太和门，乃退。西北风拂面，两耳冻痛欲脱。御香沾衣，久而不散，经暖尤香。（太常寺已裁，礼部堂官代其事，忘奏礼成。）余绕道至景运门外陆军部朝房候旨，八点钟事下而行。回寓稍睡。风已五六日未息，天甚寒，一日不出门。吴经才来谈。

初八日 晴。长至节。昨折片均交政治馆。闻刘仲鲁同年言，正折已通行各省督抚矣。大风仍寒。宝惠生日。午后至张劭予丈处道喜。入顺治门至质钦处复诊。又赴熊经仲同年之约。钱士青邀饮燕春园，辞之。江南水灾，懿旨赏银十万，截漕折银三十万两，今日又赏帑银十万两，天恩之待吴民至矣。

初九日 晴，风止天稍和。江苏同乡官具折诣阙谢恩。八点半钟向乾清门行礼，到者仅十人，集聚丰堂早餐。至北城贺李伟侯通侯娶弟妇之喜。闻颖寿淮扬流民集清江浦者约四十万人，若地方官不善安插，设法遣归本籍，万一为土匪煽惑，将有腹心之忧。归寓看民法稿本五卷。

初十日 晴。答拜各官。祝贺宝鼎臣太夫人寿。申刻赴刘惺庵宗显堂约，席半复至广和居赴许锡珍约。

十一日 晴。嘉定周揆一（世颺）来谈（以候选道在沪随办商约，与寅臣至交）。入西城至吴质钦处复诊，因留午饭。质钦言，南洋诸岛华商多以猪团小工起家，累致巨万，西人谓华人俭啬耐劳，为西人所不如。出城祝雅初生日。归寓葛振老来就诊。振老于长至日悬腰刀巡绰坛墙，今又派管理新旧营房，皆三百年来所未有也。灯下复叶玉书、万枋卿两函。

十二日 晴。邹咏春、刘正卿、鲍川如三君同来，议江北筹款赈抚之法。至便宜坊午餐，川如作东。同访黄慎老酌定。具公呈于度支部，请拨广西收捐溢款（可有数十万金）。又拟办法五条，公函致陆凤石、伯葵二公，请其提倡。终年奔波，如此半日，粗不负耳。

甫归寓，闰枝、仲度、星桥、新吾、石麟又招饮便宜坊，公饯橘农。接庄思緘龙州书，随手作复。

十三日 晴。赵剑秋、郑干卿来谈。门人张吟樵及干卿皆在大学堂师范科将次毕业，吟樵以举人由钦派大臣拣选热河知县，吏部带领引见，奉旨发往热河，乃大学堂行文吏部扣其文凭，须毕业后尽义务六年，方准发往。是皇上准其发往，而大学堂反不准，谕旨可以不遵也。干卿则以内阁中书入堂，毕业后亦须尽义务六年，六年有功无过，方准该员具呈以原官回内阁。若有不尽，则从严惩处。是该员入堂肄业，无故自寻禁锢，反不如堂外人得以任意仕宦也。学堂立法如此，是直设陷阱于国中耳。闻皆出李柳溪、戴邃庵之意。李专以苛刻张其威福；邃庵亦系予乙未本房门人，素性矫矫自好，不知何以乖戾乃尔。午刻诣编书处，散后至吴质钦、顾泮香两处诊病。

十四日 晴。江苏京官公折谢发帑恩。度支部据予等公呈入告，请拨广西溢收捐款六十万两，奉俞旨膏泽之及吾苏者前后一百一十万，其数不为不巨，全赖任事者之得人矣。此呈昨日午前始到部，今晨已达天听，定稿叙折不过半日。近日部务整捷，毫无积压，于此可见。而铁绍诸公之关心民瘼，救灾如救火、己饥己溺之怀，尤可感可敬。濮青士丈七十七岁生日，至云依处拜祝，在彼午面。川如、正卿过访，偕访咏春前辈未值，复访蔚若前辈久谈。申刻云依邀饮广和居。

十五日 晴，天气复暖，唯苦燥耳。黄慎丈、顾渔渭、林少敷（名惇泳，己丑年侄）、刘正卿相继来谈。午后至李珩甫处道喜，为吉甫夫人拜生日。申刻在福兴居请客（正客王季樵前辈，李橘农、赵剑秋、程冠卿），因公致午帅电，请调刘钟琳、朱学程二君至江北放赈。刘号朴生，朱号绍依，皆扬州人，素以勤恳朴实著称。阅《阁钞汇编》，毓鼎初七日正折已发钞，折尾奉朱批，著交考察政治馆行文各督抚，体察情形，奏明办理。钦此。奉懿旨升孔子为大祀，谕议应行典礼。昨与闰枝论史书，闰枝盛称周保绪《晋略》为《史》、《汉》、《三国》后第一书，乃真正史学，与予见甚合。怀愍纪论有云，魏晋之末，功名之路盛开，廉耻之风尽泯。而谓五胡之祸，实原于此。可谓卓识，予读之尤慨惧焉。

十七日 晴。酉儿十岁生日。

十八日 晴。约伟臣、季超、伯齐、雅初、云依手谈，夜深乃散。萧仲畚招饮，辞之。托翁景之甥将永年保险单携交寅臣。

十九日 晴。刘博丈新诊。同乡巢梧仲观察（凤仪）来辞行。午后祝王保之师生日。至编书处。又至东城广宅诊病。出西城赴雅初之约。天暖甚，不能着狐裘，若再无雪，温度将起矣。陆午庄侍读言，旧制外省添设府厅州县，但能将区划四至奏明，而其名则请命于朝，由内阁拟数名，呈大学士审可，然后奏候朱圈。盖国家疆土非疆臣所能擅也。今则设治折中径自题名而来，不复知有上请之制，阁臣亦莫之非也。旧制之废，非止一端，不特不行，且不知矣。

二十日 晴。午后至龙泉寺行吊。诣大兄处诊疾，适遇于晦若前辈，相与久谈。晦老深虑督抚权柄太重，祖制尽堕，中央之权不振，恐酿异日之祸。申刻赴寿州师之召，席半，师以病体不支入内，由景辀世兄代陪。接午帅复电，允调朱、刘二君。得笏斋书并诗三首。

二十一日 晴。看《民法编》一卷。梅叟作半日谈。申刻赴景韩醉琼林之约。又赴杨朗轩、孟馨斋同兴堂，略坐。接午帅电。先是广西募捐，减价以广招徕，而报部则以足成

之数。此款恩拨六十万两，桂抚欲付虚数，而令江督以实数具领。此事甚觉为难。若按虚数收，以七折论，是六十万只得四十二万，饥民所损太多。若责桂以实银解苏，是彼所谓百万者，除拨，只存十万金，而部中之册则为四十万，万一再有拨用，所亏之三十万金将于何取偿？午帅电商予等，请筹办法。桂省辛苦集捐二年，而苏享其成，固难强桂以弥补。然一言而失银十八万，致少救数万饥民，予等亦安忍出此。拟先电复午帅，询明所折若干，再行斟酌。

二十二日 晴。校阅《民法编》，作目录后谨案一篇。申刻赴刘幼樵宗显堂局，谢医也。乔茂萱来谈。

二十三日 晴。暖如九月杪天气。孙治平、任振彩均来谈，均商苏赈事。午刻至编书处。访张劭丈不遇。晚，周揆一来辞行。连日读《通鉴·魏纪》，温公于名臣奏议多见纪录，名为资治，不虚也。余读《通鉴》，于是三过矣。每读味益深，阅世渐多，愈觉其深切著明也。尚会臣来久谈。

二十四日 晴，大风。电旨截江苏漕十五万石。德音频降，有加无已。吾吴士民虽竭顶踵，无能为报也。致端午帅书。申刻同仁在便宜坊公请云依，遥祝青士先生。三国文不及东汉之厚，亦不为齐梁之靡，简重茂密中含遒宕，自成体势，然如武侯出师表，魏武自叙令，陈王两表，曹冏六代成败论，一代杰作，虽东京亦罕其匹，何论后世。得翁婿信，知大女于十二日生一女。

二十五日 晴。午前至胡筠丈处襄赞题主。大风甚寒。顺道访新吾，索其午餐。归寓复吕尚书、盛侍郎书。

二十六日 晴。率宝惠至金鱼胡同祝那相太夫人寿。归寓，会臣以马车来迎，为其两弟诊病。申刻至同丰堂赴刘湘蘅（鸣泰）之约。

补题高何合拍小照（前一首见上，为高丈作；此则为梅叟也）：

携手同登卖酒楼（其日予与梅叟同车而往），醉馀狂论傲沧洲。诗如大复尊牛耳，家隐长安屈虎头。浩浩中原空雪涕，翩翩瘦影自风流。小山丛竹荒祠暮（是日在海王村土地祠拍照），留取它年话旧游。

二十七日 晴。午庄来谈。饭后至周、万两处道喜。入西城看房三处，皆卖不赁。接午帅电。发吕、盛二公电。

二十九日 晴。先祖妣忌日，在大兄处拜供。饭后至编书处。晚，仍诣大兄处，与伟臣诸君手谈。接长将军信件。又得吕盛复电。

十二月初一日 晴。未刻，日有食之。殷济臣来久谈，出示其八月间所上条陈（由内阁代奏），计二十四条，约万馀言，细读一过，其说多可施行者。济臣留心时事，颇具经世之识。孙仲山自沪来，出示所拟筹款章程，为加函送宝瑞臣少农处。尚会臣以车来逐诊病，因留饮，黄昏出城。凌震如来夜谈，余因其侨寓清江，问以江北水灾之由及善后之策。所言熟悉详尽，于水利原委尤明，此次偶值水潦，民间颗粒无存，以致流亡不救，其害实由江督周（馥）之弛米禁，纵令出口。午帅筹措赈抚，不遗余力，尤难在虚衷广纳，见义则行，灾民受福甚巨。若周督在位，以贪愎之私济垂暮之气，吴民必无生望矣。严旨申饬

邮传部尚书张百熙、侍郎唐绍仪。凡新衙门之设，必大开奔竞之门，然堂官犹采人望，公私参半，邮传部则纯徇情面，欺罔无所不至。唐绍仪至以其婿新捐双月道员施肇基为参议，悍然不顾清议而行之。（奏折乃谓施为远房侄女婿，无庸回避。其欺君如此！）唐擅部权，蔑视张尚书，所调用各员已具疏，而后付张署议。张恶其所为而无如之何，畏其有奥援也。圣明洞烛其奸，闻者无不称快。唐之焰或可少戢矣。邳州曹鼎臣（建勋）来执贽，其人循谨可取。

初四日 晴。连日在家看书习字。从报纸见南皮制府改外省官制，复电凡数千言，逐层驳斥，痛快淋漓。改京官，不过纷扰便奔竞而已；轻动外吏，则大乱行作矣。未知复议诸公肯安静无事否。

初五日 晴。此次江北水灾，上下交困。里下河素号产米之乡，一遇偏灾，立形匮乏。若畿辅，水利不讲者几及千年。农民坐恃天时，束手无策。旱则赤地千里，河决则大陆沉沦。此数年中万一再遇饥荒，国力民力俱有无可支持之势。予思之甚觉可危，不可不亟筹绸缪之策。因纠合吾乡有言职诸君（李嗣芎学士，孟黼臣参议，刘惺庵参议，张心田、刘仲良、史康侯三侍御）在乡祠集议。予提议兴修畿辅水利，拟联衔入告，请特简大员，如先朝怡贤亲王朱文端故事，先察勘各府县河道旧迹，酌量疏浚，旱可灌溉，水可宣泄，虽地广工巨，一时未能遍修，然治一郡得一郡之益，治一河得一河之利。此为百年大计，今日尤宜举行。诸君子咸以为然，推予主稿。傍晚始散。北方水道莫详于酈氏《水经注》，前人讥其详北略南，此未知善长深意耳。元虞集、明徐贞明及国朝名人皆言之甚切，然终未兴此大利。以玉田、丰润、胜方、海淀、天津、小棧等处观之，偶有修建，风景即不减江南。可知成效易收也。

初七日 阴，颇有酿雪之意。客来甚多。午刻赴曹鼎臣福州馆之约，用满汉席，甚丰。接笏斋书，随手作复。又致陆砚芎都转信，催公善堂捐款。

补记初六日 晴。午刻诣编书处。傍晚，至会臣处为其两弟诊病，以马车送归。褚伯约丈、何梅叟同访，偕至便宜坊小酌清谈。与褚丈畅论《明史》，亶亶不倦。新学盛行，固富理想，然予终觉旧学深切有味也。有明一代，人才最多，法制最善，是以主昏于上，而政理于下，又士重气节，屡经摧折，曾不少衰。以今日视之，真可悲感。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明史》尤完善，为古今官修史书之冠，读之获益甚巨。予近读《叶向高传》，是非既不相掩，至其叙一人而能囊括神宗末年、熹宗一朝朝野大局，尤为卓然，良史之才。

初八日 阴。午刻谒寿州师久谈。饭后乘人力车至东城顺直学堂鉴定期考课卷。予办学宗旨注重中文，尤以德育为根本。司其事者尚能体予意。归路过应沂初诊病。

初九日 阴，雪意甚浓。儿妇生日。午面后诣编书处。傍晚至献廷处践烤羊肉之约。得笏斋书。

初十日 竟日微雨，不成雪，则以天气过暖之故也。地气自南而北，康节忧天下将乱，余亦不无顾瞻之虑也。余子厚及大兄为史馆事来作半日谈。董绶金自日本归，过谈东事甚悉。大约上下勤于制造，以笼外国之利，而使国财不外溢，最其长技。而人心贪诈，淫荡无耻，则不如我国远甚。今日中华女子，骎骎欲效日本，实风俗之忧。又言日皇明治之太子，年二十八，别无嗜好，唯喜练兵。中国之忧未艾也。申刻至丰泰馆赴马少蘅之约。连日检阅《皇明从信录》，明沈宗元（按当为“沈国元”。——整理者注）著，万历一朝最详。

虽系编年，而于朝事不尽排比登载，似是就所见闻而录之。故奏疏及申报各事，大半出自邸抄，反有正史所未详者。予自庚寅登朝，若将耳目所及，随时缀记，则十七年中朝事，必已成哀然巨编，可为异日考献征文之助。即如中经甲午、戊戌、庚子三大案，实为朝政新旧关键，所系甚大。此种事官书既不足信，而外间传闻失实，亦不尽可凭，余之记载乌可少哉！至今悔之，即使它年追忆补记，决不能如当时身在局中之详矣。《从信录》载皇朝龙兴事迹极多。其于太祖虽多指斥，然吠非其主，此无足怪。此之征《东华录》、《圣武记》所载，不甚符合。如太祖曾表于明廷，谓景显二祖因征王台吉为响导殉国（明廷缘此加太祖都督，为酬恤之典），与《圣武记》不同。又朝鲜国王表文，言得太祖檄，国号后金，建元天命，后金之号亦各书所不载。余于乙巳春在厂肆得此书，系明人旧刻，为国初未毁之本。夏氏（燮）撰《明通鉴》，屡引《从信录》，则此书世间颇有传者，特不多见耳。

十一日 阴。半日会客，体为之疲。饭后看《民法编》二卷。申刻至同丰堂赴汪子衡之约，菜劣甚。夜雪。

十二日 阴，得雪一寸余，意犹未已也。看《民法编》二卷。致端仲帅书。午后至大兄处与子厚、朗轩谈。润雅舍来访，议史馆，议叙事。接门人黄补臣信。又次寅信。余读《资治通鉴》已三过，然于唐代事犹多恍惚，特检《唐纪》再细读，自今日为始。

十三日 阴。半日见客。午后至编书处。访会臣，同至土地庙各花厂，买大小梅株六盆，水仙四头。

十四日 阴。余子镜赠牡丹二盆，红梅二盆。置牡丹于厅事，为设微火，夜则覆以湿桑皮纸，鲜润始不减。招三兄来赏之。午后祝聂献廷生日。至大兄处为侄妇、侄女诊病。申刻赴孟馨斋之约。《通鉴》叙元宗平韦氏之乱有声有色，不啻目睹耳闻。盖《唐书》文笔本佳，又同时纪载甚多，足供参取也。毕氏《续通鉴》不如正编之精神，固由《宋史》笔墨不高，亦纂辑能事稍逊前贤耳。《通鉴》叙蜀吴玠亭之战颇乏精采，则以陈志《陆逊传》不免冗漫，又无他书可参用，遂不能自出心裁。（《陆逊传》叙火攻正文，仅以“一尔势成”四字了却。语晦而无味。）

十五日 晨雪掩地，至午即晴。一日写各处信。寄大女洋三十元。复谢伊犁长将军信，交浚川源托折差带。申刻约云依、大、三兄、袁先生率子侄围炉炙羊肉。梅叟作半夜谈，论诗甚畅。长芦运署捐寄公善堂库平银二百五十两，随手作复。

十六日 晴，颇寒。范俊臣来谈，斟酌续编公法书体例。饭后入城，预祝杨德孙明日生日。访那相未值。谒肃邸久谈。答拜送车，谦恭特甚。予与王在内廷久相识，而未造府修谒。王语陆天池欲见予，予乃往，故情意殷殷也。至朱子文处夜饭。与子文、听轩闲话。以马车送予归。亥初刻月食（食七分）。今年六月十五日曾月食。此月朔望又日月连食。接周揆一上海信。

和濮青士丈岁暮感怀

长安开九衢，车马日如织。昼行常苦短，夜梦亦反侧。功名自前定，盈歉随所值。得之本固然，巧乃诧人力。翳予忝微禄，冉冉新岁逼。玄黄方战争，乾坤候变色。快心虽未遭，异患庶无涉。澄斋风日和，隆冬足偃息。馀润融雪痕，清芬逗梅纈。远观

天宇宽，近忘人事迫。寄怀青溪翁，共保岁寒质。（来诗中语。质字借韵。）

十七日 晴。午后谒振贝子。又访孙京尹未值。马俊卿来夜谈。侍读马吉樟疏劾邮传部侍郎唐绍仪，奉旨罢右丞陈昭常，署右参议施肇基，严飭该侍郎引用私人。倘再师心自用，定不宽恕。雷霆奋发，群臣当知所戒惧矣。

十八日 夜雪积寸许，黎明晴。诣起居注，送乙巳年记注。同僚到者十一人。辰刻恭送至内阁孙相国验收尊藏大库。同人回署晓餐。向来由咸安宫厨役备席，自二十六年后百物荡尽，存款支绌，久罢此宴。今年领款颇有赢馀，余乃召福寿堂备席两桌，相与痛饮，同人咸快甚，午初始散。答访董绶金，见其自日本携归各古书，又岛田翰所著《藏书目录》四巨册，考究版本精详有心得。岛田年仅三十馀，为日本藏书家，所藏有六朝卷子，《汉书·食货志》、《扬雄传》，唐李善《文选注》原本，真古帙矣。至南池子吴桐斋处行吊。又出城至长椿寺杨荫北处行吊。风大起，寒甚，未刻始到家，假寐一时许。夜，岷远来谈。

十九日 晴。午初刻入署封印。与景佩珂学士同车至尚会臣处贺嫁妹喜，午餐而归。东坡先生生日，招同人公祝（徐花农、何润夫、褚伯约、杨朗轩、耿伯齐、沈子封、濮云依、袁锡三、大兄、三兄）。悬笠履像，以茶、酒、果品、香花供养，陈列余所藏苏帖廿馀种。行礼者或衣冠，或便衣。灯后设席畅饮，人出份资壹两。梅叟、子封未到。

坡公生日，重修公祝之举，系之以诗

朔风晴雪赴残冬，斗室重瞻笠履容。灵气千秋犹宛在，胜游二客未能从（坡公《后赤壁赋》：“盖二客未能从焉。”李方叔《祭东坡文》：“名山大川，壮万古英灵之气。”此二句用典而不觉其用典。今日之局唯润夫、子封二君未到）。春花供养当筵艳（唐花牡丹二盆盛开，色香俱胜），腊酒传呼隔座浓（此联句法本老杜“香稻啄馀鸚鵡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赢得年年张夜宴，兴酣同听子时钟。

二十日 晴。恩女生日。六弟妇许恭人三旬生忌拜供。江苏学堂放年假，前往行谒圣礼。访剑秋久谈。至长椿寺行吊。午后写字数叶。申刻赴田介臣同年同丰堂之约。

岁杪杂作四首

东风转窗户，告我岁将除。百年例如此，澹然寻旧庐。古人耻无闻，白头勤著书。传世亦幸耳，名氏多鬻如。并世尚难必，安知来世欤？沾沾文字癖，兴到聊自娱。

灼灼牡丹花，光艳发冬季。巧争大造权，价重五都肆。自忘非其时，一往逞妍媚。植根既甚浅，结蕊亦易萎。人力所经营，虽贵未足恃。

昔贤感一饭，报之以生死。一饭何足云，所重在知己。束带初立朝，已阅百甲子。袞袞几名公，悠悠谁国士。天门开九重，良骥致千里。伯乐未易逢，长嘶泪盈眦。

玉以刚而折，金以柔而全。柱下教云尔，吾意殊不然。丈夫重意气，畴能受人怜。谖谖山顶松，托根直且坚。袅袅桑上藤，寄生难久延。草木尚如此，吾生果谁贤。

二十一日 晴。林诒书来谈（新放江西提学使）。午后至畿辅学堂公议金台学堂事，鹿尚书、刘博老均到。归至南横街，为二侄女诊脉，胎已发动，一日夜，气时上冲，其脉左已离经，右三部则未动，恐尚非瓜熟蒂落时也。夜，大雪。接潘爽卿黑龙江信并银乙百五十两。又河北道冯叔惠、东抚杨濂帅信件。津镇铁路再提议，作柬致黄慎之、柯凤孙二丈，嘱各约会苏东同人于廿五日在松筠庵集商。

二十二日 雪积四寸馀。腊雪覆麦庶几深透矣。午后始止，天即放晴。至刘惺庵同年处为其儿妇、次孙诊疾。李嗣芎、林诒书、王酌升、黄锦廷诸君围棋，予坐旁观局。诒书为今之国手也。因留午饭，至恒裕久谈。申刻赴云依之约。京师请邯郸县铁牌求雨，始于光绪初年江西万文敏公为顺天府尹时，是夏旱甚，屡祈不应，文敏奏请恭诣邯郸龙王庙迎铁牌，牌至甘澍即降。文敏亲往祭谢，大新其庙，并题联以志其事，后遂用为成例云（酌升云）。

帝念三辅农田，远挹甘泉成澍雨；
我持两朝使节，又来洛水拜灵湫。

二十三日 晴。适翁氏大姊到京，至东单牌楼二条胡同晤谈。过恒裕存款。马路冰冻，车行甚迟。上灯后送灶。连日以旧梅花玉版笺临坡公书，共得八纸。戏鸿堂钩刻苏帖（养生论、寒食帖、墨妙亭、赤壁赋、春帖子），皆精深，得用笔之妙，香光固深于玉局者，快雪堂苏书数种远胜三希。立春节。

二十四日 晴。有旧家以麓台山水直幅求售，收藏灭裂不堪，而画心独无恙，苍浑雄劲，精神阅二百年犹涌现楮墨间，真神品也。黄小松一跋亦疏散。予以四十五金得之。岁除获此为不负矣。午后心情无累，访梅叟，同至云山别墅，登西爽阁望晴雪，林屋疏落，天然一幅清幽画图。斜阳返照，映雪作微赭色，景尤佳，为画所不能到也。流连久之乃归。仍至梅叟处酌酒清谈。闻俞曲园先生于廿二日归道山，东南耆宿尽矣（先大父甲辰典浙试所取士，曲园为鲁灵光，自此无一人矣）。

二十五日 晴。写春联。未刻至松筠庵，三省集议津镇铁路，拟具公折。余当时即起折稿，请诸公签字。嗣芎前辈、惺甫同年因意见不合，大起冲突，余为作调人，然未浹洽也。晚饭后步行访吴蔚若丈、袁寄云商今日事。又作长函致刘性庵同年。

二十六日 晴。晨起祀神谢宅。午后入西城吊顾康民世丈、王馨庭年丈之丧。馨丈歿而乙卯年伯凋谢殆尽，京朝官唯余一辈而已。申刻在寓请客。

挽俞荫甫先生

文献东南硕果留，庐陵门下剩眉州（先生为先大父甲辰典浙试所得士）。说经早夺儒生席（《春在堂丛书》、《群经平议》确守汉儒家法，海内奉为经师），记事争驰使者轺（丛书中有小说家言数种）。自昔龙门登日下，从今马帐感风流。怆怀一代薪传尽，寂寞西湖百尺楼（先生于湖上建俞楼，有泉石之胜）。

二十七日 晴。尚会臣来告，磨盘院有巨室一所待赁，急访会臣往定，则今早已为捷足所得矣。予觅屋几一年，其难如此！因与会臣午饭，纵谈。出至松筠庵再议铁路事。筑室道谋，自古所叹，昔贤所以贵独断也。接益都李俊臣、武陟陶星如信并件。

二十八日 微雪。一日写酬应各件。云依得孙，往贺之。

二十九日 晴。今年外省亲友所赠度岁之资较丰于去岁，年景颇觉从容，以其馀略助贫亲友，命宝惠开销账目。至东西城投隔年名刺，不知者以为辞岁，其实因师门邸第皆当于元旦谒贺，而元旦各有家礼，无暇四处奔驰，乃于除夕投刺，嘱阍人书入新正初一日客籍，以示敬，非辞岁也。在汪家胡同衡宅午饭。衡氏四昆仲（三衡永，字亮生；四衡光，字子中；五衡桂，字小山；六衡彬，字子惠）皆麟见亭河帅之孙，先曾祖姑（讳珠，字星联）之曾孙，与余为表兄弟，数世老亲，近始过从稍密。薄暮归寓，尚不甚疲。接次寅书。

除 夕

隔年春信逗蘧庐，日月侵寻夕又除。照眼梅花元自好（承首句），齐冠鬓发渐成疏（承次句，以情对景）。名场变幻嘘云蜃，宦兴销磨上竹鱼（梅圣俞晚入书局，谓其妻曰，今乃成獠孙入布袋矣。妻曰，君仕宦得无似鲇鱼上竹竿乎）。守岁长安三十四，较量风景费踟蹰。（是宋人体）

三十日 晴。命宝惠、宝铭敬悬先像，陈设供品。至云依处贺喜，午后面后诣孙、王两师处贺岁。答访经才，久谈。为黄慎丈诊病。至保安寺街董宅辞岁。归寓少憩，即率儿辈诣大兄处行礼。归在先像前行礼，合家辞岁。今年十三月悠忽度过，唯为宝惠由荫生纳贖得一京官，连得两子，稍足言耳。子初刻接灶。

除夕守岁

今夕伊何夕，华灯照绮筵。春风偷度腊，人意怯加年。博塞宁违众，诗书足破眠。回思一岁事，变幻等云烟。

老马掉头去，羝羊转眼来（《元秘史》纪甲子，有鼠儿年、羊儿年之称）。兽臣难自主，鸟影尽相催。吾道忧阴雨，天心望奋雷。占星行换岁，壮志未全灰。

澄斋日记

光绪卅三年丁未（1907年）

光绪三十有三年，岁次丁未，正月初一日，元旦 澄斋四十五岁。子初刻焚天香，辰正二刻，慈禧端佑昭豫康颐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升皇极殿受贺。皇帝率王公百官行礼。臣毓鼎在宁寿门阶下侍班，直中甬御道（同事世仁甫、朱桂卿两学士，柯凤孙侍读）。礼毕迤邐赴太和门内。巳初二刻，皇上升太和殿受贺，臣就三品班诸臣跪听宣读贺表（大学士二人捧表跪于殿门槛外，各用手执表之一端，读祝官一员居中，用国语跪诵，面皆向上），行三跪九叩礼。是日天日晴朗，气候融和。归寓在至圣先师位前行礼，次在先像前行礼，然后合家拜年，大、三兄率侄辈咸至，予复诣大兄处拜像贺年。午后在舫斋蒙被酣寝一时许。狂风顿起，至董宅拜年。

初二日 晴。拜城外年。傍晚至梅叟处，适值褚伯约、徐花农、左笏卿、邹咏春、张兰圃、熙小舫及梅叟作消寒局，拉余入座，并列局中，纵谈而散。

正月初二日访梅叟，适竹林七贤举消寒会， 固邀余人局，因赋二律呈梅叟暨诸公

开岁方二日，出门先诣君。客来真不速，情至自无文。觥政时传令，诗坛共策勋。
（皆是日事）长安冠盖地，一醉等浮云。

七国雄秦楚，容余作附庸。光阴春似海，谈笑气如龙。皇路方开泰，吾侪且放慵。
知君恋朋友，不忍便归农。（次首较雄宕）

初三日 晴。拜西城年。至黄慎丈、吴质钦、杨朗轩三处诊病。晚落神影。

初四日 晴。德音蠲缓顺直钱粮，同乡官具折谢恩。辰初刻诣景运门内朝房，折下行礼，至政治馆早餐，刘仲鲁大理飭庖人为之也。因拜东北城客。在广年伯母、翁大姊处略坐。未刻赴济帆局，酉刻赴梅叟局，倦甚先归。

初五日 晴。祝黄慎丈生日兼复诊。午面后入城至质钦处复诊。又至大兄处为二侄女诊。岷远来夜谈。接陶斋函件。

初六日 晴。至东北城拜年。在希文叔岳处午餐。

初七日 晴，有风。午刻赴会臣丰泰照相馆之约。宴毕游厂及火神庙，买汲古阁初印本《松陵集》、《田山薑全集》。敏仲约晚局，辞之。厂甸向设于吕祖祠、土地祠外，厂街地狭人稠，物摊林列，车马壅塞，殆不能行。今年民政厅令移于琉璃窑门内，兼辟北路通西河沿，地既空旷，游车出入各途，游人虽多，一无阻碍，亦善法也。

初八日 晴。孟春时享太庙。毓鼎侍班。卯正二刻驾临，辰初二刻礼毕。归寓稍眠。一日在家看《山薑先生年谱》一卷。山薑以二甲第四名外用推官，缺裁，改考中书舍人。内阁办事中书，前明皆资郎为之，间有任子，名为异途，为士流所不齿。至是（康熙年）用李棠奏，改用进士人员，山薑首膺其选，大为词林诸人所薄。一日赴友宴，一词林后至，径趋上座，谓山薑曰：“我非不欲揖让，唯我词林，尔中书，贵贱分也。”又一词林典试，副以中书，归语人曰：“此行乃吾本分，特与中书偕，为可耻耳。”当日之轻风池如此！山薑既得而大悔之，与同官互发牢骚，至相对泣下。居官六年，升户部主事，始自喜为成正果。今则词林变为冗官，几致言者齿冷，东观西清无甚分别。今昔官制升沉，可为慨叹。《山薑诗话》论松陵诗，谓松陵一派七律，西山爽气，碧水澄波，“白云蓊欲归，远树忽削半”，诗境似之。又谓松陵两君子七言绝句，别具风骨，不屑雷同。

初九日 晴。粤东张祖诒来见，字伯荫，开平人，曾为南海学官，家伯侍郎公督粤学，奏保知县，分发山西，借差来京。因感家伯知遇，特介花农前辈来谒。午刻赴张振卿年丈局。灯下答端午帅书。

初十日 晴。皇后四旬千秋，外廷百官并无典礼，唯入内当差者蟒袍补服，一天不入内者并此而无之。辰刻至德胜门，赴姜汉卿军门之约。午刻出城至宾宴楼，与初二日同局诸君茗集，同赴宝记拍照。因践邹咏春前辈局，同人均有诗，余亦成一律。

消寒第八集，与褚伯约、熙小舫两观察，徐花农侍郎，何润夫副宪，左笏卿给谏，张兰圃侍御同集邹咏春侍讲斋中

昼游花市夜开尊，灯火风光近上元。鬓影茶香春旖旎，传壶剪烛月黄昏。陈遵好士投宾辖，杜牧忧时有罪言。过饱侏儒成一笑，主人兼味整盘飧。（〔眉〕诗已三易稿，此作较清整完密。）

十二日 晴。志雨民来谈，留其午餐。偕大、三兄游厂，买初印《渔洋感旧集》（翻雕本则削去钱牧斋）。酉刻赴邹紫东同年惠丰堂局。

十三日 晴。午后入城，访陆伯葵丈。因张季直献导淮复河以工代赈之议，午帅颇为所动，已设局委员，四出测量。聚数十万饥民，掷数千顷民田，以兴此旷日持久必不可就之巨工，无论淮不可导，河不可复（北流已久，南河久淤）；三四月以后，饥民皆须归籍刈麦，且及时播种，以谋后日生计，今乃留使兴工，人多日长，安能防变。测量非旦夕可竣，巨款非仓猝可筹。此种议论，实百思不解其故。余初九答午帅书，已详言其害。更思得风、葵二老合函阻之。葵老亦大以此举为不然，已驰书午帅及杏荪丈矣。南皮制府曾云：“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洞谓庸人安能扰天下？唯有才者轻举妄动，师心自用，乃能乱天下耳。”（《议改外省官制致政府电》中语）旨哉言乎！至廊房头条胡同买纱灯。夜间，儿辈为采涧夫人设席暖寿。岷远作半夕谈。

十四日 晴，甚暖，大有春意，撤炉火。梅叟以车来迓，为姑太太诊病。因留午饭，以自制鸡汤清煨冬笋佐饭，味清而腴，真珍品也。偕梅游厂，买《述学》两册，医书一本。酉刻至福州馆赴黄执奎、孙子钧消寒局。归作致午帅书。汪容甫先生初拟著《述学》一百卷，既而仅成内外篇数卷，其文欲合汉魏唐人为一手，渊懿朴茂，根柢厚而气味深，王怀祖推为宋以后人所无，虽不免稍过，然自是一代作家也。

十五日 晴，大风。采涧生日，客来极多，酬应日繁，于兹可见。午后至大恒通一行。上灯时两宅祀先，夜月甚佳，寒气凛冽如严冬。

上元采涧夫人生日

箫鼓竞京华，春灯十万家。风高传绛树，月皎夺银花。楚橘青丝笼，湘裙宝幃车。良辰增绮岁，长祝鬓如鸦。

十六日 晴。辰刻至顺直学堂开学，率教习、司事、学生向先师位前行三跪九叩礼，归寓。未刻以车迓袁先生，命儿女开学。夜，在便宜坊请师，余有它局，宝惠作主人。为于氏袁妹、吴经才表弟妇、吴质钦次郎、杨朗轩侍人四处诊疾。灯下校阅《民法编》二卷。

十七日 晴。用四川所制百花笺录近诗，应伯约丈之令。午刻至松筠庵与三省京友议津镇铁路事。自去岁至今已七次集议矣。议定由余领衔具呈邮传部请代奏。群推余主笔，因挥毫脱稿。归寓已上灯。易衣冠至灯市口赴蔡和甫之约。夜，大风。

十八日 晴。午刻至江苏馆起居注同官团拜，到者十五人。达弗一侍郎已升学部，仍与会。先在中庭行团拜礼（各科各署名为团拜，而此礼不行久矣），再入座。两席交错，尽欢而散。申刻赴汪叔平便宜坊局。宋以后古文家，于明吾取归震川，于本朝吾取姚惜抱、汪茗文、汪容甫。四家笔墨性质皆与吾性相近也。

十九日 晴。午初刻诣署开印，先拜印，次谒圣庙，次拜韩文公祠。相传学士封印开印无逾两次者，以例应读学当头者将事不及一载，必升官而去也。余与景佩珂学士各已四次，宦途迟速今昔不同如此。韩公祠在署大门内，小屋三楹，中奉文公，左祀土地，右祀观世音菩萨。祀菩萨于翰苑已属不经，而文公生时专力辟佛，至欲取其骨而焚之，兹乃舛螽一堂，讵能一刻相安哉！余向寿州师言之，师亦不禁失笑，拟别营小厢而迁佛焉。至朗轩、慎丈、经才三处复诊。傍晚始抵家。申刻至江苏馆赴鲍川如同年约，席半先行。赴花农前辈消寒局，诸君皆有诗，以次捧读，觉老辈诗酒风流犹在也。归，夜已深，犹篝灯读宋人文数篇（顾氏《宋文选本》），以舒心定气。十馀年来，每夜必如是，不以劳顿废也。

二十日 晴。钟端臣大令（本楷）来见。至经才处诊病。午刻在福兴居为公善堂请客，共商改设工厂事。散后在大恒通小坐。祝何二表嫂生日。晚饭后步访嗣芎前辈。经才又来延，再往诊视，病已危亟，恐不可为。得笏斋信件。以程青溪（正揆）《江山卧游图》长卷付存粹斋装池。青溪，孝感人，崇禎末进士，生平绘卧游图五百本，长正浓淡各极其致。此其一百五十本也。此卷得之于丹徒周氏，价甚廉，长八尺馀，笔法苍劲奇古，屈盘处纯以篆籀法行之。凡南宗、香光、待诏、石谷诸家所画皆江浙山水，以浓厚秀润胜古人，横皴大劈之法为之一变。石田、清湘特出古意，纵笔为之，其奇肆处往往不入世眼。青溪此

幅酷似石田，自是杰构。近人久无此力量矣。明人字画，往往有奇气，故士大夫多以风骨著。即如文章一道，齐梁人绮靡不振，五代人芜冗不治，而世道即因之。文运与国运相始终。近来文体叫嚣诡怪，举先辈敦厚之旨、和平之音一扫而空之。世变之忧，正未艾也。

廿一日 晴。午刻与大兄在江苏馆具柬合请朝贵二十八人，列者十六人。余已刻即往，客尚未至。独立西院，柔风拂面，融气怡情，远忆乡园，不禁神往。灯下读汪苕文志墓文数篇，可谓善学半山、震川，笔下复有醇厚之气以鼓荡之。在桐城派未出之前，自是一大宗，似出方、刘之上。望溪以经术为文章，托体高而行气实，吾病其少性情，无沁人肝脾之味。海峰则又下一级。故言桐城者断当推惜抱翁为初祖。

廿二日 晴。同乡庄耀孚（鸿烈）自山东来见（曾任历城、寿光等邑，以道员过班。陶荃孙亲家之婿，与隗侄连襟），携有次寅书。午后朗轩以车来迓，为太夫人复诊。出城至献廷处诊姻伯母病。灯下写信五封。翊虞、宽仲二侄自南来。津镇铁路三省公呈遣侯升递邮传部。

廿三日 晴。已刻至编书处，申刻始散。饶简香、林少敷云山别墅消寒局，辞之。

廿四日 晴。访王仲度，偕诣寿州师处，请点总校、总纂、详校各差，余拟数人，俱照行。午后至吴经才处吊丧。至宝兴隆，交去致顾渔渭表弟信并全年月助四十二金。归寓复看李子伟丈所辑《各国舆地志》十馀卷，为之审正体例。余去春得日本丹波元简所著《伤寒论辑义》，喜其搜集古今诸家注释完备精审。见其凡例，尚有《金匱要略辑义》，亟思得之，以备仲师一家之学合成双璧，问之肆中无有也，常往来于心。今年游厂，无意购得，又得丹波元胤所辑《难经疏证》，皆善本也。

廿五日 晴。午后入西城，吊唐蔚芝同年太夫人之丧。至蕴和店答拜庄耀孚。刘正卿、鲍川如、张□□、朱鼎新相继来谈。川如于南赈筹之不遗余力，其难及处全在拙而懃，不取巧，不徇时，不视人颜色为进退，不畏难而中止，以此任事，何事不成，余深敬佩之。灯下校阅《民法编》二卷（三十二卷俱阅竣）。连日在车中看《难经疏证》、《脉学辑要》，援据古说，一扫时俗相沿之谬，觉心中大有所得。向来诊治俱在五里雾中，从此用功当渐有把握耳。琉璃厂帖家李云从以访碑图小影册子索题，久未应之，屡来请问，今日临寝信笔为题百馀字。此等题跋小文，以庐陵《集古录》跋尾为最有味，元之袁清容亦佳，本朝如金谢山、朱竹垞、钱警石诸先生皆可法，翁覃溪则专事考索，不以文字论矣。若古文中书后大篇，横空发议，则近于史论，与小跋又不同。

廿六日 春雨霏霏，春阴漠漠。午初诣编书处发缮正本。未刻寿州师到局，侍谈良久。书局初开时诸同事，曹再韩、于海帆两前辈，李橘农、夏闰枝两同年，二年中相继外简，唯余一手经理，不少间断，寿州亦倚任甚专，无言不听，通籍几廿载，仍埋头龟于故纸堆中，冷局生涯固可笑，亦殊有味耳。申初至惠丰堂与大兄合请亲友四十馀人。散后复至大恒通一行。接周揆一寄三百金，张啸圃丈寄百金。余等劝募江北赈款续得三千金，一时未能收齐，而饥民待赈甚亟，极贫各户有朝不及暮之势，因商诸冯润田，请其先垫电汇，润田慨然如约，其重义轻财有足多者。

廿七日 阴。祝孙孟延夫人生日。至长椿寺行吊。赴任景枫丰泰之约。散后与尚会臣、成子蕃步游书肆，余买邹代钧《五色舆图》一巨册（中外地图最精善之本），《财政学》两册，满州、蒙古地志各一本（均日本参谋本部所著，于东三省地势、政策考较详密，盖其

注意甚深，故著书特详，确为得要领。中国人自著之志反而不如也。读之可借为筹边要典。此五书皆极有实用，得之胜于搜求古籍。余近来学问宗旨，欲专从事于计学，为异日致用之具。旧书如《文献通考》、王圻《续通考》中财赋各门，《经世文编·户政》，新书如此种财政诸编，皆当悉心研究也。又买新小说三种。

廿八日 晴。余之乳姆汤王氏于子刻病歿，年七十二，为之从丰棺殓，以报其三年乳哺之劳。午刻至南横街贺云依新孙弥月之喜。云依借座广和居设汤饼筵。散后入西城为葛都统令媛诊疾。至湖广馆赴癸巳同年团拜之请。观剧数出，在恒裕易便衣赴萧翰臣昆仲万福居约。

廿九日 阴。吴蔚若、张哲夫、张吟樵、萧子植同时来谈。午刻吊刘子嘉前辈丧。又至乳母棺前备祭筵上香一揖。观者如堵墙，以绳枢瓮牖之家，几类卑田院，不应有此等吊客也。因至朗轩处午餐，即到编书处。出城过献廷处复诊。夜，大风。

二月初一日 晴。范俊臣以所编《公法类》来商榷，余颇嘉其详而知要，繁而不碎。午后至云山别墅赴左笏老约，半席往葛振老处复诊。接笏斋要信。夜，大风。灯下看《财政学》，甚静定，夜分始就枕。

笏卿给谏邀饮云山别墅

东风一尊酒，西阁万重山。天冷春犹浅，云行客自闲（此句从老杜“云在意俱迟”换骨）。芳梅延皂盖，醉镜借朱颜。初月升林杪，耽吟不记还。

初二日 晴。发许篆丈信。午后为黄慎老复诊。晚，在大兄处便酌。

初三日 晴。两日甚寒，复著狐裘。有人从火车南来，据云昨日动身，汉口雪深六寸，入河南境则成雨，至直隶境则晴矣。是地气自南而北也。前人以地气卜天下之治乱，今则铁路、电线皆渡地气，理所必然，无足异已。午刻至武阳馆祭文昌帝君兼请外官（盛我经〔文颐〕、袁植臣〔励楨〕、李俊贤）。席散至编书处。又往葛处诊疾。访劭予丈不晤。申刻赴李霖卿、李星桥壬辰消寒局。

仲春约同社诸君燕饮

东风吹梦鬲湖滨（鬲湖在阳湖县西），二月长安拂面尘。掩鼻竟为名士咏，捧心羞作侍儿颦。新篔泼酒沾微醉，暖日薰花酿好春。不惜金尊招近局，屏除世事遣芳辰。（〔眉〕末句当改。）

初四日 晴。十点钟至松筠庵集议津镇路事。前呈邮部，仅以外部一咨了事（达官不动心之学，自有衣钵相传），现再具呈乌台，请其代奏。余起草毕，适兰泉以马车来接看病，因留午饭。未刻至江苏馆与书局同事公请夏闰枝并拍照。又得笏斋书。

起居注同官春团，延子澄学士以 纪事十绝句见贻，奉酬一律

清尊乡馆集词臣，记事珠光粒粒新。十幅裁成蛟室锦，一年占尽凤城春。禁林掌故存吾辈，今雨情多忆旧人（去岁同僚改官去者凡九人，来诗皆及之）。自昔南徐盛名士（学士系京口驻防），羨君文采照同寅。（〔眉〕此诗虽不佳，而对法甚活。）

初六日 晴。先师孔子升大祀，皇上亲诣文庙行礼，臣毓鼎侍班。天明登车，七钟一刻抵国子监，在殿下与同事齐班（世仁甫、文焕章、杨少泉）。八点钟驾到，起居注官朝服序立丹墀上中门槛外，东向北上。九点钟礼毕。衍圣公孔令贻先一日到京，是日亦随班行礼。余出，在帐棚易便衣归寓，往返逾三十里。未刻张季端同年招饮。广西李萃轩太史（骥年。其胞兄二人，一己丑同年，一壬辰同年）携示所藏书画，南田公山水十开，真而且精，超逸神妙，非言可尽，余所见世间真迹以此为第一。反复敬观，不忍掩卷。又石谷山水手卷长二丈馀，精神、魄力、气概兼而有之，时而雄奇，时而苍秀，千变万化，不可方物，却无一笔不在法度中，能事尽矣。无款无印记，唯笏江上一诗一跋标明石谷，然非此老安有此神力哉！观此二件，其余虽有佳者，不足论矣。申刻又赴刘干卿之约。

（中失记。）

十二日 阴。百花生日。看庭中丁香、鸾枝皆含蕊矣。午初刻至王饴山处，与李嗣芴前辈、李星甫农部会齐，同诣都察院递津镇铁路拟由三省筹款收回自办呈。在陕西道茶憩，遍读壁间所嵌汉御史题名碑（本朝汉御史第一人为曹溶）。未初副宪陈梦陶丈入署，余等迎于大门外，序立向舆一揖，饴山捧呈恭递，梦丈急下车受之，谦让不敢当。余谓此国家体制应尔，平日爵秩虽同，既到此地，则应行此礼，所以尊朝廷也。梦丈竟不复登舆，步行而入。陆总宪、伊副宪接踵至，余等仍坐陕西道候回话，侦知明日即据呈入奏，乃行。刘龙伯中翰（富槐）开医学研究会于龙树院，并邀日本医师，期以贯合中西为宗旨，辰集午散，余不及赴。泰西医学亦有长处，足以补我所未逮。泰晤士报馆近集股印行《大英百科全书》，皆各种专门之学，其中医书颇多，余拟聘善译者（须通西文而兼通医道者），将其译出，以备参究。复锡子常学使书。又复门人三六桥书。晚，微雨，土香檐滴，颇觉清爽。书窗听雨，静读荆公《唐百家诗选·王建》二卷。建诗选录最富，且多五七言古诗。建律诗见于《瀛奎律髓》者，鄙俚平浅，大为纪河间所诋。其乐府古诗则气体韵味俱胜，一时唯张水部差堪伯仲。张、王并称，以此渔洋最不满，于斯选笔记中屡加雌黄，盖因宗派不同耳。观于此二卷，其持择不为不精也。

十三日 晨起雪飞如絮，地气虽暖，屋脊墙腰积素犹一分许，已而成雨，午后始止。一日无事，换悬字画，收拾书斋，欲为馀暇读书计也。申刻至万福居赴吴质钦约。

十四日 晴。至献廷处祝太夫人七十五岁生日，午后面后归。答访吕筱苏前辈未值。新选四川垫江令张六翻（沔阳人，乙酉同年）来久谈。晚仍赴献廷约。壬辰消寒公局，辞之。微雨。左笏老赠余二诗，作家手笔，自是不同。

十五日 阴。江苏会馆春祭先贤。余因胸次气牵掣作痛，不胜读祝文，仅为分献引赞。礼毕公宴。易便服至顺直学堂查课。申刻至福兴居赴董少卿表弟局。

十六日 阴。德音截江南漕十五万石赈粜，同乡官具折谢恩，辰刻在西苑门内行礼。三省铁路公呈，都察院今日入告，将原呈代奏，奉上谕，准由三省绅商筹款自办，并俯如所请，派张、袁二督妥商办理。圣明下照，俯采刍蕘，闻命喜出望外。余与柯凤丈、李嗣老因林赞虞年伯以枢辅摄邮传部尚书，特两次晋谒，面陈始末利害，林丈亦因不悉详情，谘询甚切。今日纶音立沛，当由林丈青蒲力对之功也。归寓略进食，即至畿辅学堂行开学一年纪念，会合管理员、教员、学生共拍一照。学生皆作西装。天命未改，而学堂服色遽更。学部此令，岂复有国家种族思想耶（民政部之巡捕亦然）？余与刘博丈慨叹久之。张振丈邀湖广馆观剧，袁植臣昆仲招饮，皆辞不往。篝灯作《城南集》序（即真率会同社诗稿）。

十七日 晴。午后同社在余寓公祝梅叟，且为筱舫前辈设饯，群集舫斋，展牧斋诗及新得《苏诗集成》，高声朗诵，琅琅达户外，不知者几认为书塾也。今日似此良友鲜矣。《苏诗编注集成》四十九卷，总案四十九卷，识馀三卷，笺诗图一卷，□□一卷，仁和王文诰编，合古今苏注百馀家，辑录辩证，定为一编，无愧集成之目。读坡诗者读此足矣。总案尤王氏一生精力所萃，纯据坡公文诗杂著以详出处事实，体似年谱而更加密。由诗文而得事实，而情事历历可知，即由事实以解诗文，而意旨悉可通晓，真善法也。余书法家坡公，而诗法犹出入于唐宋间，今得是编，庶几一瓣心香专为坡仙下拜耳。复汤伯温丈书，又复周揆一书。

十八日 晴。已刻至松筠庵集议铁路。附博泉丈车至福兴居寻梅叟（梅叟今日生日，避客来此，且宴祝客），略进午餐，即至浙学堂与十四省监督同议学制，拟呈请学部改良，最要者整齐学程，为学生筹出路也。附吕筱苏前辈车而返。闻王仲度十七日逝世，病起至歿不过二十分钟耳。

十九日 晴。终日奔驰酬应，辰出戌归，疲不可言。

二十日 晴。一日在家静坐。蔚若丈、正卿同年来久谈。得午帅书。寄刘梅舫法库门书。

题玉可斋中春月四花

益寿延龄雅称名，当春傲骨尚能撑。从来不识东皇面，也伴寒梅冠众英。（菊花）
水波清浅石嶙峋，仙骨珊珊倩影匀。竟说莲花能不染，犹嫌泥滓是前身。（水仙）

（原稿仅录此二首。又，本月下旬失记。——整理者注）

丁未年三月初一日 阴。雨后清润，人颇旷适。午刻至江苏馆赴乙未、癸卯两科门人公局。归寓复寄孙仲山信。再出，答拜各客。至长椿寺，赴医学研究会。此会发起于刘龙伯中翰（富槐），而沈子封丈赞成之。与会者为朱桂卿、左笏卿、徐班侯、凌菊林诸君。研究宗旨，一议病机，一商书疑，而大志在于发达中医真义，以觉悟世人轻信西医误治之害，摈斥挂牌杀人之市医。定于每星期第六日在长椿寺会晤。亦今日切要利济事也。灯下改削昨撰《书堂对雨图记》文稿。邮传部尚书张百熙赠官保，谥文达。

初二日 晴。松筠庵铁路集议期（每月逢二、八日）。今日所办者，一余等十人公致

袁慰帅信，一拟投票举办事发起人。余创议每次集议必须实一二事，不得空谈空散，诸君金以为然。散后访李珩甫，饥极索食，主人为设饔飧数枚。熙筱舫前辈借余处举真率会，迨余归，寓客已满堂。傍晚始散。鸾枝盛开，花光照眼，此花不见群芳谱，江南亦无之。唯龚定庵诗集有《忆京师鸾枝花》七绝，花名之入诗始此。余检出龚集与诸君吟赏久之。灯下作《春温忌用麻黄细辛论》，为医学会发明第一篇，将送登《北京报》，以警觉病家保全生命。挥毫之际，腕下若有神助，顷刻成七百餘言，滔滔滚滚，文不加点，触处皆见道理。因海宝铭，作文须是平日根柢深厚充足，下笔时自然笔随意到，文成而法亦立。若以枵腹为之，临时搜索填凑，费尽心机，终无精采，所以但觉其苦，而无行文之乐也。

初三日 阴。至蒲城馆吊王仲度之丧。到编书处办公。出至大兄处赴消寒局。海棠将开，色尤红艳，康节“好花看到半开时”诗句，不特见道之言，亦深得花趣也。

初四日 晴。香河李显廷中翰（祖谟）、仪甫守备（祖训）请为其太夫人成主。其地名吴村，距通州城五十里。七点钟赴前门火车栈，与张心田侍御偕行。八点一刻开车，九点钟抵通州河岸。昔年所崎岖石路半日始到者，今则转瞬已达矣。李宅已遣肩舆车马相迓，一点钟抵吴村，下榻行馆。冯公度及文怡斋（满州人，在吴村屯居）伴宾。余少憩，易素服往行吊。夜，与冯、张二君畅谈。

初五日 晴。九点钟着蟒袍补服，执事前导而行，倾城妇孺来观，道塞几不能行。十点钟点主人宴如仪，有香河四秀才襦衫相礼。十一点钟起身，到通州，火车尚未到，坐茶肆看书半卷。傍晚抵家。香河妇女无不织布者，风俗勤朴，俭于奉生，其地贸易以粗布为大宗，工坚而价廉，余买两匹以归。离家甫二日，白海棠、白丁香已盛开，春色相催，一日一景，孤负真可惜也。接盛杏丈信，寄赠金镶藤镯一个。又接孙仲山、黄补臣信。元刘元工塑像，以此著名（见《辍耕录》），一时仙佛像无不出元手。公度言，宝坻城西广济寺四大金刚（俗称风、调、雨、顺四将），犹是元塑，精采壮丽，世无其匹。

初六日 阴。先大父忌日，在南横街设祭。畿辅公祭先贤，未往行礼。饭后至定府一行。诣编书处，后院桃花盛开，自来以艳字属之，真不愧也。与同事诸君徘徊花下甚久。诸葛菜花作浅蓝色，遍地皆是，映带其间，尤有姿致。归途为杨子嘉夫人复诊，病已十愈七八。休宁潘瑞臣孝廉（宗信）来谒，癸卯荐卷门生也。夜半大风怒号，系念庭花，懊恼不成寐。

京师每至三月，百花盛开，必为封姨 所妒，务摧折而后快，何其不仁也

千红万紫竞芳姿，酝酿经年始及时。欲乞东皇定风律，狂飙禁向季春吹。

初七日 阴。风定而花未损。特约朱、熊、刘、钱、李诸君来寓赏花，孙厨整治数簋，畅谈甚乐。未刻至大兄处看花。申刻赴汪道周宗显堂局。归路赴李肖峰侍御局，客散后与孙景周世兄谈研究外科治法及脉象。

初八日 晴。尚会臣出城，共饮于便宜坊，兼约沈子封丈。散后同赴长椿寺医学研究会，余出所著《春温忌用麻细论》，诸公咸赞赏，谓切当不可易。拟登《日报》，为本会论说第一篇。傍晚入城，赴宝鼎臣昆仲约。

初九日 阴。湖北人徐少良（宗棠）来执贽，云依亲戚也。午后至刘孟禄处道喜。诣编书处。出城赴大兄真率会。又赴吴蔚若丈约。东三省建立行省，以徐世昌为总督兼管三省将军，充钦差大臣。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皆北洋所保荐也。三省为祖宗发祥之地，三百年来例用丰沛人镇守。前年授赵次帅将军，犹是汉军旗也。全用汉人，实自今始，而事权之重，为向来所未有。徐帅偃然受之，且递条陈谓用人不关吏部，用财不关度支，练兵不关中枢，如是则与分藩无异，不特非国家之福，恐亦非家门之福耳。段芝贵，字湘岩，安徽人。或言其曾得幸于刘延年军门，以守备为袁帅材官，供洒扫奔走之役，嗣改官县丞，躡捐道员，充天津巡警总办，年仅三十馀，不甚识字。据报纸云，此次以十万金得开封府，且闻其有松寿之献。所言暧昧，因未敢尽信。特以节钺滥加，为朝廷羞，为边疆危，为时局痛，热血冲心，握拳透爪，不觉其言之激矣。

初十日 晴。午刻偕三兄游法源寺看丁香，约有五六十株，香风扑鼻。白皮松二株，高数丈，千馀年物也。寺建于唐贞观时，名悯忠寺，为征远阵亡将士资福；元、明改名崇福；本朝雍正朝赐名法源。院碑林立，历历可考。有石幢二，余与三兄摩剔观之，乃辽物也。至乡祠赴蒋稚鹤同年约。北学堂前海棠五株，花瓣攒簇，几无罅隙，艳雪成团，香清而烈。前人谓海棠无香，何也？

十一日 阴。访殷济臣、李珩甫、甘少南。午饭后至汪家胡同敬致昆师及师母酒席券。顺至各处道喜，在子文处久谈。傍晚赴占柱臣世兄源丰堂之约。三日看《明季北略》一函，末造大局已坏，而当道诸臣贿赂公行，益泄沓不事事。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倾，国亡而身家与之俱尽，若辈居心真不可解。读竟为之泪下，盖无一字不触余怀也。刘青田所遗画轴第二幅，隐寓官多法乱意。亡国之举，古今一辙。末卷载北都殉节诸臣小传，读之心痛，而志气为之激昂感动。崇祯谥号，摄政王入燕京，谥为怀宗端皇帝；南都初谥思宗，继改毅宗烈皇帝。在本朝人著述，自当称怀宗，然千古公议，究以称毅烈为是。

十二日 晴。午初至松筠庵议事，筑室道谋，议论多而成功少，固书生通病也。祝寿州师生日。诣编书处校定正本。散尚早，因访会臣久谈。桐城张小船年丈以家刻聪训斋、澄怀园语录二种见贻（张文端、文和著），细阅一过，无语不从体味阅历而来，于处家、持躬、涉世、养生之道，深切著明，而又平易可行，不作高远语。吾辈苟能遵守此书，获益不浅。昔先世父赐谕，盛称其《恒产琐言》，谓读书人断不可不知其理。

十三日 晴。壬午、己丑两科在湖广馆合办团拜，余以一身周旋于两科客主之间。戏甚佳。归寓已鸡啼矣。

十四日 晴。起甚晏。会客二人。饭后访珩甫。至电灯公所与康侯、性甫、公度、心田诸君议定铁路草章程，周览其电灯机器，不能不叹服制造创始之人也。又至编书局一行。

十五日 晴。半日会客。饭后府学老师任君来访，致占柱臣世兄之意，嘱为昆师备遗折。因访曹梅、访易丞午两枢部，求观格式。赴医学研究会，与子封丈同车归寓，坐舫斋密谈良久，同诣湖广馆赴史仙舫同年局。复门人黄补臣书。辽左设治，俨然析珪，北洋势力范围遂包万里。政府谋国之疏，可为寒心。又，近来疆臣权重势专，朝廷一意姑息，不复能制，尾大不掉，藩镇之祸时见于今。朗轩为我画策，欲得陪都方面一席而处之。然余衡量大局，此地不可居也。厕足其间，后将有悔，不如安我故步之为平稳耳。

十六日 阴。午后诣编书处，顺至聂处诊疾。归寓少憩，步行访嗣芎前辈，适在家请

客，因留人坐。又至沈赞廷处诊疾。夜半大雨。接袁慰帅复函。

十七日 阴。雨后凉润宜人。梅叟柬招崇效寺访牡丹，今日酬应纷纭，竟无此清福矣。午初诣松筠庵集议。午后至丁、朱二处道喜，又至崇文门东牛香山处行吊。答拜吴福茨亲家久谈，论新疆利害甚详。近来筹边者皆注意于英、俄之侵占，不知可忧者实在内患。盖新疆户口一百万，欲谋新疆，非通铁路不可。路通则商贾集，而后可谋生聚，驻兵可减，则经费节省，乃能徐议屯垦之方。昔罗景湘舍人力主斯策，其说不可易也。

（原稿此处空一行。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廿二日 阴。午刻至云山别墅，赴润田之约。散后至崇效寺赴研究会，牡丹齐放，实为鞏下之冠。客去，余独与子封丈对花吟赏。复忆笏斋不置花。花之好处全在光艳，风吹日晒则少减矣，女子亦然，此非可以脂粉增饰也。川督岑云阶不待宣召，即乘快车来京，其请陛见之疏同日而至，盖拜疏即行矣。同朝震悚，有疑其入清君侧者。连三日召对，留为邮传部尚书，今日谢恩，面劾侍郎朱宝奎，即奉旨革朱职。闻其弹劾甚多，尚未发作。近日官以贿成，朝政污浊已甚，得此公一荡涤之，亦快事耳。

廿三日 晴。辰刻，新留馆编检到任，毓鼎入署宣旨。午刻，梅廷卿娶子妇，请余赞礼。又至三圣庵行吊。未刻至江苏馆赴壬午南榜诸君之约。

廿四日 晴。未刻至崇效寺赴花农前辈约。花已离枝，尚有五六丛容光并丽。楸树三大株，花开正密，为他寺所无。在西来阁下访覃溪星伯旧迹，凭吊久之。闻昆师病势已危，篝灯代拟遗折，夜深始寝。

廿五日 晴。巳刻携稿诣汪家胡同，与莛子岩年伯细意斟酌，方搁笔，而师已薨逝矣。门生故吏数百人，唯不才得送师终，亦缘也。归路答访岑尚书。又访朱子文，留饭畅谈。子文以候补道三年而晋侍郎，拜官甫十日即罢。宦途变幻无常如此，唯安分者能自立耳。申初刻，驰至大兄处，同作主人公请吴亲家及冯星岩、秦佩萼、朱晓南诸公。席散，复偕星岩前辈至瑞蚨祥西栈清宴，兼约高寿农年丈，与梅叟同作主人。阅邸抄，知御史赵启霖疏劾段芝贵以歌妓黄金献媚邸第而得巡抚，奉旨段开缺，庆邸振贝子交醇亲王、孙中堂查办。

廿六日，立夏节 阴。午刻至编书处，看书甚多。出城答拜各客。至刘惺庵同年处复诊年伯病。晚，有两局，悉辞之。

廿七日 阴。午前至松筠庵，在大兄处拜供（二伯母忌日）。饭后拟入城，北风扬沙，目不得开，乃止。罗景湘自鄂来，孙问卿同年自沪来，皆久谈。晚至福隆堂赴同人生日会（王鹤田、袁寄云、唐昭卿、史康侯、聂献廷、蒋惺甫、李静斋、汪星甫、冯公度、张心田）。

廿八日 晴。风未止。午后谒陈梦陶副宪，面交常州府公呈正副各一件，为潘振声观察（民表）卓行可风，请代奏宣付史馆。因作半日谈，遍观收藏字画，以宋元人墨迹书札八册为最可宝。中有东坡三札共五开，笔法、墨法涌现纸上，习苏字十年，乃获见此墨宝，细玩其抽毫换颖之法，始知少游所论坡书用偃锋，良非虚语。自来论书皆以悬腕指拈管端为上，独坡书则不然。盖从古人“拨镫法”悟入，使正毫、副毫皆着力，墨气因此亦得融匀，使非目睹真迹，何能深信不疑耶。近人唯王梦楼深得此秘，故所书特遒秀有韵致。余又知戏鸿《快雪》钩刻之精，只下真迹一等。海岳、松雪书颇多，松雪纯用紫兼毫，以硬

锋成肉采，百炼刚化绕指柔，所以为难。后人用软羊毫学赵，无怪平塌入俗，了无骨气矣。然非墨迹亦不知也。文衡山书亦是以硬锋成肉采，真得松雪三昧。归途目想心追，快畅不可言状。自此学书当进一阶。酉刻至全蜀馆赴曾、余、陈三君之约。

廿九日 晴。程孟常请至其乡，为太夫人成主。巳刻偕袁先生、胡干卿、宝惠同往。出彰义门十二里，地名靛厂，村名岳谷庄。题主毕，即送葬，助执紼。归城尚早，至余子厚处为其童子师诊疾。夜倦早眠，周揆一自南来，不能会矣。

四月初一日 晴。春光草草，又入首夏矣。年年此数日辄觉感怅欲涕。稟此性情，安得好怀抱哉！得笏斋书，又增停云之感。桓伊每闻清歌，辄唤奈何，非个中人不能解也。午刻衣冠答拜各客。晤周揆一、史仙舫。申刻至福隆堂赴汤艺荪之约。

初二日 晴。翰林院引见汉讲官一缺，毓鼎帮同荣中堂带领递牌，九点半钟自内出，至刘博泉丈处诊疾，留午餐。诣昆师行吊。两世兄恭述皇太后恩礼甚渥，赐祭果、赐祭筵各一次，又遣中涓存问师母，谕以天热勿过哀，且命百日后入见。然礼臣今日具疏请易名，乃奉旨毋庸与谥。近年尚书间有无谥者，若大学士入贤良祠则必邀此典。昆师又系予告，与休致开缺不同，殊出意外（若江西万文敏则以休致尚书而予谥）。又至恩星五处为其夫人诊疾。归寓已近申初，少憩，复至松筠庵集议。酉刻约少南、珩甫、寄云、献廷诸君饮于便宜坊。接次寅信。余急欲移寓，昨看西城羊肉胡同一大宅，屋八十馀间，新洁开爽，月租竟至七十金，赁值一昂至此，殊可骇怪，穷措大无力居之。然即此可观时局矣。

初三日 晴。午刻赴编书处，傍晚始退。公事既毕，听新吾谈咸丰间湘淮名将战事，有声有色，不啻身在行间。同人环而听之，甚乐，如柳敬亭登场说评书也。所论人物事迹多与官书不同，盖史册之不足传信久矣。即如南宋诸将战功，以《金史》对证多不合。史家作传，皆据碑志行状铺张点缀，本难尽信。今之国史，只录公牍，弥无据矣。接何志霄济南书，全为津镇路事。

初四日 晴。杜少敷大令（惇咏）来执贽。南海人，其胞叔国赞，为己丑同年。少敷去秋来京，屡次晤谈。午后校定局书两卷，甚倦，颇动看花之兴。梅叟适来，因同游崇效寺，访芍药消息，乃俱含苞未放，无可流连。归至玉可接叶亭，则芍药已开，牡丹尚未全谢，兰花亦存数翦，吟赏久之。主人设樱笋款客，清脆悦口。灯下复笏斋书。

初五日 阴。大风扬尘。周政伯前辈见访，因新得讲官也。为铁路同人拟复袁慰帅函稿。午饭后至湖广馆，丁卯、乙酉、壬辰三科团拜，亥正归。前月廿五日，御史赵启霖疏劾新擢黑龙江巡抚段芝贵献歌妓杨翠喜于贝子载振，复向王竹林借银十万两，作庆亲王寿礼，钻营放缺。慈圣疑有人主使（西林北来，外间颇有入清君侧之疑，而此疏适在其后），庆邸力请查办，以杜众口，且谓如所劾属实，愿加等受罪，如查无其事，亦请以诬告反坐言官。遂派醇亲王、孙相国确查。越三日，御史江春霖复入一文字，言该妓可以退还天津，易于掩饰。而京报又讹传言官大会于嵩云草堂，谋联衔入告，为赵御史声援。此语上达禁中，上益疑外廷结党倾陷。今日两大臣复奏，派员密查，均无其事。上大怒，褫赵启霖职，并申戒言路，倘再妄言诬罔，定予严惩。闻者咸短气。臣谨按，此事有无不必论，赵启霖亦不足惜，唯国家设立言官，特许风闻言事，原欲其搏击权要，以警奸邪而肃朝纲，若科以反坐之罚，则此后谁复敢犯权贵，致蹈不测之诛乎？言路结舌，主听日蒙，恐非朝廷之福也。

初六日 晴。天色昏蒙，日光不耀。表兄梁佶人同年（恩霈）来访（山西人，壬午同年），午刻诣编书局。出城至杨荫北处诊疾。酉刻与惠儿赴刘靖孙大令（景熙）之约，陪客唯李五丈一人。农工商部尚书振贝子请开差缺，奉懿旨允行，奖誉其父子甚至。贝子此举盖欲稍塞论者之口也。

（〔眉〕此下数日失记，特补录大事。）

初七日 都御史陆宝忠疏言，言官语虽失实，心实无他。近来政府用人往往不洽舆论，赵启霖所论未始无因，请开复原官，置之谏垣，以作直臣之气。

初八日 御史赵炳麟疏言，言官不宜获罪，言路不宜沮遏，语尤激切。上虽不允其开复，然为之申谕言路，遇事仍当直言敢谏。两公此疏有功朝廷，可光日月矣。余亦草一疏，申救赵芷生，谓言官不当反坐。拟于初九日入告，乃迟一日而明谕已下，不及上陈。此余审缓之过也。寿州师因复奏一折，大为清议所薄。癸卯门人有欲上书请削弟子籍者。闻有一匿名书诋讥甚至。

十二日 晴。同人因津镇路事，直隶推李嗣香前辈、张伯纳同年及余，山东推王爵生阁学、徐梧生国子丞偕赴天津谒袁慰帅，面商办法。八点钟早车开驶，十一点钟抵津，诣造币厂午餐，移行装下榻于旧东门内（今已无城）嗣老寓中。

（原稿此处空一行。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五月初六日 具疏劾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瞿鸿禨居心巧诈，蠹政害民，交通报馆，漏泄机密。次日奉朱谕，着开缺回籍，以示薄惩，所援引之儿女亲家法部右参议余肇康革职。以小臣一言，不待查办，立予罢斥，自来所未有也。

初九日 量能婿、姻女来京。

（原稿此处空八行。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七月初一日，立秋节 刘正卿同年新充国史馆提调，病久不能出，余再署提调，而大兄因家难频仍，杜门不出，余遂兼摄两人之任。九点钟到馆，未初归寓。闭户自缮封奏，劾粤督岑春煊不奉朝旨，逗留上海，勾结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留之寓中，密谋掀翻朝局，情节可疑，请密旨查办。康、梁皆自日本来，日本日以排满革命之说煽惑我留学生，使其内乱祖国，为渔翁取鹬蚌之计。近又迫韩皇内禅，攘其主权，狡狠实甚。余惧岑借日本以倾朝局，则中国危亡，不得不据实告变，冀朝廷密为之备也。蔡伯浩、顾亚蘧来久谈。夜，雷雨。

初二日 晴。呈递奏折。六点钟自家起行，七点二刻至宫门外，诣法部大理院公所，与两署值日诸公畅谈。九点钟事下乃行，到家略眠。因顺直水灾，被害者九州县，至松筠庵与同乡诸君商赈济之策。傍晚，探听知折留上，未发枢臣阅，但谕令发密电召湖广总督张之洞迅速来京面询要事。

初三日 晴。半日会客（余定日行事件，自十点钟至一点钟为会客之时。午后或出门，或治公私各事，则不见客矣）。三兄嫁女请媒，余往同作主人（男媒李毓如，女媒顾亚蘧）。散后至编书处。任颢枫偕其乡人王玉琳来见。

初四日 晴。午后风雨顿凉。至长椿寺吊华允卿同年丧。申刻赴献廷聚宝堂局。奉上谕，两广总督岑春煊着开缺养病，以示体恤。张安帅升粤督，林赞虞侍郎由枢辅出为河南

巡抚。两月中，毓鼎所上两疏，皆立见施行，又皆重大之举，圣明过听，益当勉自收敛，以避嫌疑之乘。

初五日 阴雨。门人盐山刘景梅（宝亭）来谢，优贡朝考得一等也。午后冒雨访珩甫，至松筠庵议事，拟联衔请赈帑，同人推余主稿。又至前门购物，上灯后始归。接次寅信，初三日至新城县受事。陆军部改官制，宝惠调承政厅行走，充秘书科一等科员。遭际逾分，以兢业勤慎勗之。秘书科专主奏稿，余命其熟读陆宣公、曾文正公奏议，余尝得力于此也。

初六日 晴。已刻诣史馆。两点钟至承春洲学士处，与沈丹箴、甘少南晤商张化铁路事。答谒吕镜宇年丈，未值。出城至陶然亭赴冯润田之约。丑刻彗星见于东方，在井度。

初七日 晴。热甚酷。已刻诣史馆，请诸公复校《皇清奏议》，余审核销签。迨出东华门，将下键矣。酷暑伏案竟日，头目昏眩，殆不能支。归路赴李光铠便宜坊之约（李号厚卿，安徽六安州人，介贡缉熙来见）。买《姑孰帖》残本一册，乃翁覃溪先生所镌，内有东坡帖，亦大开，钩刻甚精，上荆公诗古风一篇，作小行楷，它本所未见。

（次日此本忽失去，遍觅不得。今日偶检书架，忽得之。乃当日误入医书中，收入架上也。因从九月十二日接续记之。）

九月十二日 晴。呈递封奏正折，为顾、黄、王三儒从祀，自三月间交部议，几及半年，尚未复奏，请飭礼部从速定义。圣庙东西两庑各十九间，现在仅馀三龛，若三儒列入，便无隙地。方今文化大启，岂可谓三儒而外，从此更无从祀之人。请飭学部酌量扩充，以俟来哲。两庑位次以时代先后为序，东西并计。近来续有增入，监员贪图简便，只就一面，以次推移，致使东西不齐，颠倒错乱，宜令国子丞重加厘正。附片请宽免奉天红粮、小米火车运脚及税厘，以轻顺直粮价而便灾黎。昨日缮封讫，交翰林院贾供奉赴园呈递。余黎明起行，事下后在万兴堂午餐，顺至承泽园一行。归寓，吕表弟（葆宸）来访。浙抚冯星岩同年丈来拜，久谈。酉刻，壬午公局，在江苏馆公请徐督，冯抚，李幼山、李弼予两观察，鲍川如太守，冯、李到。复笏斋书，又寄五弟信。影宋本《坡门酬唱集》二十三卷，内府藏本著录于《天禄琳琅》，庚子之乱为西军所得，归于丹徒刘氏，刘不能守，同年董绶金法部以巨价得之。是集为自来藏书家所未见。此本影写精整，下宋刻一等。又钞本八册，乃翰林院所藏江苏巡抚采进本，即四库所见本也，绶金以赠余。編集者邵洁，两本皆作洁，《四库书目提要》乃误作浩。洁自序云，绍兴戊寅（〔眉〕戊寅为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时年未冠，隆兴辑是书。未署绍兴元年。提要因其纪年错乱，特加辨正，疑末行绍兴为绍熙之讹。今观影宋本，果是绍熙。旧本之可贵如此。余旧藏《宛陵集》，亦翰林院之书，当时四库校书诸公签识俱在，雕印俱精。近年余所得精钞精刻之书颇不少，皆积每岁俸银而购者，时一展赏，足娱心神。移居后当检列斋中，仿钱警石先生《曝书杂志》之例，各系数十语为检书偶识，庶不负频年心血也。

十三日 阴雨。昨附片奉旨：着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督抚及部臣奏事，往往即奉俞旨。京员递封奏，则无不交议。今乃径如所请行，圣主爱民之仁至矣。正折尚未探知。（〔眉〕探明系礼部、学部议处。）管夫人生辰拜供。饭后至三圣庵行吊。东城看病。又至尚会臣处为其世兄翘仲看病。街已上灯，驰出宣武门，则将下键矣。灯下写寄八叔信，又致翁氏六妹信。夜雨达旦。

十四日 竟日雨声未息。饭后至高寿丈、景佩珂两处诊病。申刻至醉琼林赴张景韩局，

便宜坊赴尚会臣局。街衢积潦，如入水乡，灯火倒映，俨然江南泊舟景色。目疾初愈，快读陆放翁诗（《唐宋诗醇》选本）。此老怀抱深，家数大，气韵峭，句律精，卓然杜陵后一大宗。向来皆以平整工秀学之，全非剑南真面目也。三唐妙处，放翁兼而有之。

十五日 阴。李嗣香前辈请至天津，为其胞伯母张夫人及从堂嫂章淑人成主。淑人年二十四而寡，誓以身殉。张夫人谓之曰：“汝夫已死，汝正应代夫事我，以尽孝道。汝今从死，我将何依？俟我死，汝乃殉可乎？”淑人泣应，遂不死。今年八月初三日，张夫人歿，年九十。淑人年亦六十四岁，距夫亡四十年矣。家人虽虑之，然亦冀其事隔已久，此念稍淡。阅七日，淑人键户仰药。救之，得不死。窃检其旧篋，凡刀剪、洋药、铅粉之属悉具，尘封枯朽，皆四十年前物也，悉藏之。淑人搜不得，大怒。遂绝粒，两日夜仍不死，饥火中烧，困甚。淑人曰：“等死耳，何必自苦乃尔！”因索食。家人喜其意转，防稍疏。中秋日出后，犹卧不起，呼之不应。排闥入，抚之，冰矣。有空瓶在枕畔，以示化学家，水银也。殓之日，肤革转柔，面色如生。呜呼！一言自矢，阅四十年而卒践之。其坚忍詎可及哉！抑此四十年中，淑人万一卧病而死，节孝之诚，谁复知者。天乃特保全之，以成其志而显其名，谓非平凡纯诚所感格耶？妇女殉夫者多矣，如淑人者则罕。余故详志之。十一点钟上火车，五点钟抵津，下榻李氏斋中。

十六日 晨，风雨交作，一时许即晴。谒杨制军，久谈。未刻，点主如仪，襄题者为高□□前辈（凌□，庚辰庶常，曾官山西知县）、华少澜同年（俊声）。寿臣叔祖邀至德义楼大餐。张小松招饮三福班。九点钟即归寓。

十七日 阴。甚寒。六点钟即起，乘早车行，十二点钟抵都。同车者有皖人张介眉，素以医名。相与畅论医学，参合中西，介眉申明《内经》奥旨以证之，殊有心得。途中颇不寂寞。到家小憩，复至西邻为李芝陔先生成主。校正编书处正本四卷。

十八日 阴。李氏出殡，余助执紼。蜀人李复初通判（绍迪）执贄为医学弟子。复初本知医，在余子厚许闻予论病，大惊服，乃介子厚而来。其实予于医道纯以性灵用事，功夫甚浅，何足为师乎？午后至尚会臣处贺嫁女喜，流连至暮，赴福兴居作主人（同乡十一人，生日会）。

十九日 晴。管夫人忌日。江苏馆公祭先贤，予充东室引贄。午后至编书处校定正本。至景佩珂处复诊。申刻赴方勉丈宗显堂之约。徐班侯语予，医学研究会，学部月助经费壹百两。此会可望发达矣。中国医学经旨不明，西人将实力研究，取《灵》《素》张孙之精微奥妙大为发明，而反窃据焉以驾中学。此如算学借根，西人目为东来法者，至今日而反推为西学专长，则保守阐明，真不可缓之事矣。予于《灵》《素》张孙之书，涉猎虽不深，然敢信此数书中，必能放异样光采，为自来所未到也。自先儒以医解《论语》之“小道”，而轩岐要道遂为士大夫所薄，一付诸贱工。呜呼！斯人性命所关，而可目为小道耶？况“致远恐泥”，亦决非指医在内也。厂贾以族高祖庭柄公（源吉）花卉册求售，共十三册。着色钩晕之法，一本瓯香。公系雍乾间人，毓鼎辈皆不知其能画也。十馀年来，予所收同族先泽几二十家，足见吾家能画者之多。香山、南田、铁箫三公，特其著者耳。持叔、珩甫来夜谈，予出朱景周所赠石井细茶（据云生于石壁，极为难得），烹泉共饮，茶清而甘，自是佳品，品尝甚乐。接盛杏丈信并洋百元。又接朱莹如信。

二十日 晴。魏少牧大令（正鸿）为学部事来见。未刻至松筠庵赴唐昭卿、李□□之

约。申刻至醉琼林，赴李俊贤之约。寄端午帅书。又唁庄思缄书并幛。

廿一日 晴。半日会客。门人万枋卿大令（祖恕）来见，留与长谈。午饭后至大兄处，与朗轩、亚蘧畅话甚快。大约人最宜劳力，最怕劳心，即如予终日见客，四城奔驰，可云劳矣，然只劳其筋骨，天君则凝然不动，有时在车中闭目静坐，反得澄聚之功。而每夜归来，又必就灯下观书数叶，以安心定气。此予所以虽疲而不害也。复盛杏丈书。自各新衙门之设，求进者麇集犖下。无一定之级，无一定之途，人人存速化之心，习钻营之术。此近五年朝局大变象也。破坏廉耻，扰乱志气，莫此为甚！世之治也，名器贵而人皆自重；世之衰也，名器贱而人愈不知足。气浮志乱，其害及于世道，其祸必中于国家。

李祖怡，号钊臣，谷宜亲家之子。（〔眉〕此后凡遇生客，问其名号、籍贯、渊源，即附记于本日下午。）

廿二日 晴。一日无客，难得之至。午后至李菊庄处贺喜。答拜各客。无锡顾震沧先生（栋高）《春秋大事表》一书，自云泛滥者三十年，覃思者十年，执笔为之者又十五年，而后成书。宏纲细目，体大思精，为古今左氏家第一书。学者由此书可以通《左传》，可以旁通诸经，且可以贯通廿四史政事、兵谋、经世之学。余命铭侄特买一部，专力研究，终身用之不尽。

朱宗僂，号可山，筱南观察之子，贵州人。

廿三日 晴。起居注满汉主事万亨、育凯、龙学泰来商本署办公经费事。至管丹云丈处贺喜。访朗轩午饭。谒振贝子，未值，约明日午后往谈。归途至新居指挥木厂修改各屋。赴顾涣溪前辈广和居局。持叔来夜谈。（〔眉〕万号星衢。育号捷臣。）

廿四日 晴。暖甚，几减棉衣。诣振贝子谈。贝子人多谤之，余则谓其虚怀乐善，无皇族习气，有足贵者，非党论也。午后至高寿丈处诊疾。归为费芝云丈跋先德两图（仙洲先生《荷净纳凉图》，蟾芎先生《琴鹤归农图》），不亲笔墨久矣，今日始得暇为之。寄赵次帅书托持叔交。管氏仆人杨明幼女患温热，其母负来就诊，余以事冗心甚烦，未即诊。其母愁急，误延市医服温补药两帖，病大剧，急挽余治，已无及矣。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此女之死，实余疏懒杀之也。悔恨无已，书之以列余罪，且戒将来（闺人尤悔之。夫妇不怡者累日）。起居注委署主事广裔来谒。其人颇明公事。

二十五日 尤暖。沈仲盍（湛钧）来谈。仲盍为子佩年伯之子，工骈古文，门人为刻《知非斋稿》，以廩贡考职二等，授典史，分浙江。文人屈为末秩，殊可惜也。余怜其遇，为致书冯星岩抚部，求其刮目相待。唐进士多为簿尉，自明以后杂流居之，今日则卑贱尤甚，去舆台无几。居是官者亦不自重，读书人羞为之。国初钱献之、黄仲则皆仕巡典，以议叙得之，其时名器尚贵也。饭后谒寿州师，未值。至新居布置。以四百八十金购西邻屋宇，地颇宽长，有松三株，丁香紫、白各一株，梨一株，桃一株，颇有园林景致。明岁当改建精舍数间，为退息地。割其小半造马厩。采涧率儿妇往观之。成契后出城，赴杨寿臣之约。夜，雨。

二十六日 晴。至顺直学堂考校。祝华璧臣祖太夫人寿。诣编书处。复谒寿州师。

二十七日 晴。北风稍凉。世仁甫、徐季龙、魏少牧均来谈。祝五叔岳母五十七岁生日。至聂献廷处为太夫人诊疾。傍晚，同乡集松筠庵议采买粮米运赴灾区办平糶事。至吉甫处晚饭。

二十八日 晴。国史馆《皇清奏议》告成。毓鼎因提调始终其事，请奖，遇有应升之缺，开列在前。奉旨该部议奏。史馆保案，向来皆径取俞旨，此次独交部核，盖政府不知故事也。本拟入城，以气坠不能安坐而止，只至法源寺一行。徐花农前辈令祖奉旨崇祀乡贤，特在寺设祭。申刻至福兴居赴何颂圻及李子寿两局，晤吴竹楼观察（筠孙），新亲也。邹咏春前辈呈请开缺，廿六日具呈，今晨即附火车出都。余往送之，已无及。咏老淡于仕进，甫逾四十，即赋遂初，可敬可羨。接周少朴奉天回信。又接易实甫湖北信（住武昌斗母宫），并新刻《龙州政书》一册。

二十九日 阴，大有酿雪之意。晨起即至北城袁珏生处，为其世兄诊疾。访赵智庵侍郎，其厅事绿菊一盆，清翠可爱。此种，去岁始见，价至四金，花客分秧移植。今岁较多，然索值尚在一金外也。又谒袁慰廷尚书久谈。予劝其留意人才，培护善类。今日救败之策，无过于此。尚书叹封疆乏才。予言三品以下人才虽多，但无人提倡汲引，势孤气散，终不能成事业。愿公加意于此。古今最忌结党，其实非有党则团体不固，效用不专。此中只分君子、小人耳。尚书深以为然。出城已四点钟，径至大兄处，公祝朗轩生日，梅叟、顾氏昆仲、云依、余兄弟三人同作主人。车中看易实甫所寄尊人笏山年伯行状（讳佩绅，戊午举人，江苏布政使），中多名言，予尤爱其数语云：“在国，与其有聚敛之臣，不如盗臣；在家，与其有刻薄成家之子，不如浮荡败家之子。”

三十日 晴。王粹老、何梅老来谈。陆听秋（臻，翰林院所立兴业工艺厂司事）来立顺治门大街房折（敬节会公产）。午刻云依招饮便宜坊，座客常熟曹善臻（澄甫，乙酉同年）善相，予不深信此术，曹君亦非绝技也。未刻，顺直学堂学生设茶会公饯李滋园大令（荫蕃），拍相以留纪念。予为诸教员代表颂滋园之行；又对学生演说，奖其有感情，能合群，复勉其专力向学，以不负此举。咸欢然而散。至同丰堂赴连雨亭之约。

十月初一日 孟冬时享太庙，臣毓鼎侍班。卯初至丹墀上，与同事齐班，因时尚早，与景佩珂学士入殿瞻仰，共十一龕，中为肇祖原皇帝，若以昭穆为次，则东西应各五龕，乃东六西四，穆宗神龕应在西列东向，乃在东龕之末，皆不可解。殿中深邃，神牌辨字不清，又不敢逼视。询之礼部诸君，亦无以应。当向《会典》考之（中奉肇祖为始祖、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各分昭穆，则穆庙当在西末，不应在东，而上之拈香，乃至东而止）。卯正二刻，驾临，仰视天颜，异常清减，又不如孟秋时矣。祭时，白雾塞空，对面不见楼阁，气味亦恶，八点钟返寓时犹未散尽也。展被酣眠一时许，门人朱墀笙（澍春）自热河来见。李滋园偕其戚边小峰（其祥）来执贽。午后北风怒号，落叶乱飞，撼窗震牖，寒甚。张寅生（栋）在东城瑞记洋行招饮，辞之。沈雨人来谈，偶论今日世界，闭门自了，决不能竞立于斯世，然有所比附，则将来之祸至无时，于此中当思自己站稳脚步之法。予自己亥年承吾友汪颂年勛以畏远权势，甚感佩其言，不敢逾越。今年五月，为朝局计，劾罢善化。适庆邸与善化有怨，借吾疏以修郗，不知者遂目予为庆党，谤讪骤腾，然吾行吾志而已，仍无悖于前言也。

初二日 晴。晨起访选长张采南同年，知史馆一案不致更动。午刻至福兴居赴边生之约。散后入城，为翁氏姊诊疾。又访兰泉。灯下作致笏斋书。连日看陆九芝先生《世补斋医书》，颇有所得。近来愈诊病愈觉其难，研究之功愈不敢少懈。又因治杨氏子不起，所学不精，去杀人之庸医无几。拊心自问，抱疚无穷。当杜门谢诊，埋头用功者一年，再出

而施治。

初三日 晴。大兄京察复带引见，蒙记名以道府用。兄之厄困甚矣，得此稍纾忧郁（翰林院三员皆圈记）。午后诣编书处。未刻至大拐棒胡同赴朱艾卿监督之约，半席赶城而归。发次寅信。

初四日 晴。赵智庵侍郎、秦佩鹤前辈、汪兰楣老夫子、田介臣同年相继来谈。午后至聚丰堂与江苏、山东及同乡诸君会齐，谒鹿中堂，决议津镇铁路办法。灯下作绶金所藏影宋本《坡门酬唱集》跋二则，计四百馀言，录于卷首。连日看《财政学新编》，纪各国理财法极详，议论亦精细。近人所编此种专门书，实为旧籍所不及。

初五日 晴。世父忌日，在南横街拜供。饭后至广惠寺吊胡佐臣太夫人之丧并点主。往新屋督工。申刻至电局赴孙麟伯之约。接梁玉齐东瀛书。

初六日 晴。贵官周岁。看编书处《地理门》五卷。未刻在大兄处合请吴竹楼亲家、张寅生太守。散后至广和居赴俞希甫同年约。袁静生、李嗣香前辈约，均辞之。

初七日 阴。颇有酿雪意。诏派文臣七员每日轮班进讲经史及国朝掌故（孙中堂、荣中堂、陆润庠、张英麟、唐景崇、宝熙、朱益藩），洵进德典学之要务，中国富强实基于此。臣恭读明诏，不胜欣忭。如能更复上书房旧制，使近支王公咸亲学业，则尤薄海之福矣。山东盐大使杨稼轩（寿田）介田介臣同年来见（绍兴人）。曾祖妣季太夫人生辰，在南横街拜供。饭后入城，答访祁听轩、张寅生。至嵩阳别业，赴润田约。散后复至南味斋赴朗轩之约。接屠禹航东洋书（麹町区富士见町六丁目十五番地）。曹迪新自津来下榻。

初八日 阴。张寅生、李思本来谈，留其午饭。饭后写应酬大件。申刻至瑞蚨祥西栈赴延子澄学士之约。寄杨濂帅信。

初九日 阴。育捷臣（凯）来见，为起居注分津贴事。予拟添设当月司员，由总办稽其勤惰。起居注虽隶翰林院，而掌院无暇过问。总办名为办事，其实除匀派侍班外，亦不能过问。内廷清要之班，无所统纪，几成虚设。自甲辰年署中开灯聚赌，予怒欲揭参申飭司员，斥革皂役，从此始有稽核之权。若能设当月官，立考勤簿，左右史之职或稍成体统乎？故事，每日轮知注官二员，直宿懋勤殿，随带笔帖式二员，专司记注。嗣因笔帖式不守规矩，夏月咸袒裼殿中，遂移至太和门外。每日仍轮两员入内听事。其后并此废之，仅于岁终缮写记注时，排日列两员姓名以充数。居是官者亦不自知职掌，唯点缀卤簿间，名为侍班而已。陆听秋来定房折。饭后至编书处，顺至新屋一行。

初十日 皇太后万寿，御仪鸾殿。辰初刻，上率群臣在来薰风门外行礼。是日天日晴朗，气象特佳。午刻访梅叟赏菊，适王粹老在座，相见大乐。同至福兴居便餐。余采白菊数朵，使制鱼羹，清芬适口。与梅叟同乘马车，由前门大街西珠市口驰骤而归。游人如织，途为之塞。龙旗彩帜映日飘扬，颇近前代大酺盛事也。

十一日 阴，微雪，骤寒。午后至聂献廷、景佩珂两处诊病。申刻赴洪颖之福兴居局。《王氏医统正脉》辑刻古医书四十二种，始《内经》，终陶节庵，凡仲景以后四家之书咸在焉（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张子和，后人以张为仲景先师，儼不于伦）。吾乡朱梦霆司马重刻于京师，校对颇加意，镌成后无力印行。梦霆歿，家计甚窘，予为介绍，归其板于医局，酬资千五百金，由局印售，学医者咸得家置一编。宋元以前古书，自此不患湮佚，梦霆之功不可没也。坊行河间、丹溪书漫漶讹夺，殆不可读。予有其书而甚苦之。兹皆据

善本翻刻，字字清朗，实为快事。学者果能将此八函致力一通，其亦可云毕业矣。节庵所著有《伤寒》、《杀车槌》、《截江网》、《一提金》诸书，命名甚怪。

十二日 晴，有风，甚冷。午刻至顺直学堂约同乡诸君议筹堂中经费。归寓少进饮食，复至江苏馆赴旅京各学堂研究会。吴人龚镜清（鸣凤）在粉坊琉璃街立女子实践学校，延女教习四位，收女学生廿余人，皆十五岁以上者，不寄宿，分授国文、算学、针绣，四月间开学，至今颇著成绩，学生有能作六百馀言史论者。有教习郭太太讲宋儒性理之学，工骈古文。唯堂中经费过绌，不能支持，镜清乞援于予。今日诸堂监督毕集，予遂提议此举，谋资助之策，虽咸赞叹不置，恐未有实力也。朗轩在大兄处相招，因往谈。灯下为沈仲盍致冯星帅书。又答和徐花老诗二首：

**接叶亭中凤仙二盆，立冬后犹有花掩映
丛菊间。贞盍以诗来，奉答二绝**

猩痕深印美人纤，得驻红颜映绣奩。我乞裴郎停玉杵，多留春色伴重帘（妇女多捣凤仙花染指甲，故借用裴航事）。

东篱秋色正如金，忽着深红艳不禁。君是魏徵能妩媚，巧将丽质配冰心。

十三日 晴。舒宾如自奉天来。饭后至编书处，稍坐，即到新居视工。采澗率大女亦往。出城为聂太夫人诊病。吕翰卿自津来。江北提督王聘卿侍郎专丁寄衣料、香橼。

十六日 阴。营口粤商叶道广所开五号同日倒闭，亏欠各银行及众商之款合计八百万两，各埠银根骤紧，市面震动。叶姓家道殷实，所营之业，亦未分毫失败，无端拐逃，必有他故。或谓其与日本沟通，未倒之先，曾运洋货两船往日本。日本愿出银数百万，维持市面，阳居保护之名，阴为攘占之计，其计甚狡。予因草一折一片，请由户部银行暂时担任，严追该商家产变抵，并行文日本，追还前船，特派大员前往讯办。交袁老夫子缮写。梅叟来，偕赴斌升楼午餐。至于氏表妹处诊病。答拜川督陈筱卿。出城已上灯。至广和居赴李星桥之约。夜，雪。

十七日 晨起，雪积五寸馀，而漫空之絮犹绵绵不绝也。竟日中宵，滕六君始兴尽而返。闭户围炉，与珩甫作半日谈。设酒对酌，不知窗外寒深。看编书处《舆地》两卷。写致安徽连藩台及季申四兄信。得次弟书。

十八日 一夜大风，天竟放晴。先妣七旬冥寿，在广惠寺设祭，来客五十六人。

十九日 晴，寒甚。呈递封奏。适大兄今日轮值召见。黎明时共乘一马车而行，雪路冻结，萃确无异山石，杌杌隆隆，马行不畅。七点一刻抵西苑门外，九点钟二刻大兄入对。余坐六项公所候之。十点钟退出，述及慈圣特问恽毓鼎与你亲疏，对：“是臣嫡堂弟。”（于礼，上询及家属，应碰头而后对，不免冠。）大兄旋细顺旨次第，恭录如左：慈圣云，汝弟甚好，敢直言，有胆量，说话亦多中肯。其心真是忠君爱国。即如今天所上折子，就很明白。伏念毓鼎以四品词臣，乃荷垂询姓名，且加优奖，闻之愈增感奋。毓鼎为讲官十年，孤立无援，唯以屡次建言，特邀眷注。前后四十馀疏，皆称心而言，无所揣摩，无所私徇，盟心清夜，或可仰酬知遇耳。午后诣编书处。陈菊生来别。

二十日 晴。两淮候补盐大使刘翰章（号次平，莱州人）介田介臣来见。午刻至公善

堂赴西源木商王晋勋之局。席散入城，至聚丰堂与何梅叟、大兄同作主人，请陈筱石制府，吕镜宇、俞虞轩两大臣。酉刻与许苓西在万福居雅座征伶畅饮。三儿宝纶自里门归。接盛杏丈书并寄董少卿百金。

次王粹老十月初十日酒楼诗元韵

年年圣节踏歌行，气象居然近太平。从众何妨贤者乐，开怀聊中圣之清。欢场回首都疑梦（是日与粹老追话三十年前旧事），老辈于今渐见轻。二叟追随增脱洒，故应仕宦恋承明。（〔眉〕的真宋调。）

廿一日 晴。三兄生日，往祝。面后至金筱珊处道喜。湖广馆江苏团拜。与吕镜宇丈密谈甚久。戏有关公斩蔡阳，伶人李库演关公，神威颇胜。京师不演此戏数十年矣。凡旧排各戏曲词关目均有情致，不特昆腔为然，即杂戏亦不苟，不似新编之戏，杂乱粗野，无理取闹也。此等亦有今昔升降之感。得笏斋十四日书，洋洋十馀纸。又得尚会臣闽电。

连日收拾零件，无事可记。

二十五日 晴。昨夜四鼓，吴穆如敲门而来，因雅初吐血不止，急而来延。披衣起，饮勃兰地酒半杯，匆匆而往。至则盈地盈盆无非血也。全家惊惶。为开三黑神奇汤，止其上溢。今晨复往诊，则全口变为痰红矣，脉象亦定。改开清火养阴一方。午刻衣冠入鲍家街新居，采润率儿女继至。此为吾家在北京置产之始。什物狼藉纵横，几无下手处。略加布置，已上灯矣。

廿六日 晴。先收拾客座以延宾。大兄嫂均来。

廿七日 晴。诸事略就绪，唯书籍尚费排比耳。接汪子衡书件。

廿八日 晴。颇暖。田介臣、连雨亭、许仲衡、李新吾均来贺。起居注委署主事广裔来领津贴银两。出城答拜各客，在大兄处午餐。接刘嗣伯信并胡方伯密电本。又接左诗舫丈福建信。

廿九日 晴。义大利上海义丰洋行大班计细偕翻译谷罗塞（墨西哥人）来谒（计细曾署领事）。午后步行至编书处。申刻至义馆答拜。（〔眉〕回信寄程巡抚收，转寄布特哈等处税捐总局。）接黑龙江蓝秩方同年书件。又接长沙刘干卿书（住东茅巷）。又接吉林吴子明书（任仪亭带来）。

十一月初一日 晴。屡有贺客，不具载。丁衡甫同年、何润老来作半日谈。朗轩、衡甫作半夜谈。

初二日 晴。翰林院值日。在六项公所买郑元庆《三百篇词谱》旧刻本，价貳金。先考生辰，大、三兄来拜供。少南、珩甫来久谈。夜与蕙、丙二女排比内室书架医书。余所藏古今医学家言约六七十种。此道贵博览详究，乃足以尽其变，以《灵》《素》、仲景为主，而各家辅之。若沾沾于一家言，未有不偏之为害者。且病情万变，治各不同，亦非一书所能赅括也。余夜间退入内室，专看医书。有时读唐宋诗以遣闷娱情，故架上除医书外，唯置诗一二部而已。

初三日 晴。衡甫来密谈。一日客来不绝，欲出门拜客，车已驾而不果行。复刘嗣伯

信。又复张幼和信。

初四日 阴。任秀伯（法律学堂书记官，曾为肄雅堂书贾）、萧敬斋来，助铭侄整齐架上书。未刻在全蜀馆请癸巳同年，主人八人，余亦与焉。上灯时赶城先行。夜，大风。（〔眉〕汀侄生日。）

初五日 晴。癸卯荐卷门人罗（树荣）来见（字季跃，顺德人，己丑举人，官中书）。致季兄书交何务滋带去。李紫东亦来助齐书，已满七十架，书犹未毕。皆十馀年陆续购置者，京官薄俸，尽耗于此，盖逾五千金矣。未刻出城，至长椿寺行吊。在恒裕小坐。至嵩阳别业赴大兄及杨德孙消寒局。接襄阳电，儿妇及孙男女于昨日安抵襄城。

初六日 晴。振儿生日。礼部议复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福洗奏请旌表烈妇一折：恽毓德之妻许氏，恽宝元之妻袁氏，均属舍生取义，志行可嘉，应请准其旌表。奉旨依议，钦此。因预备折稿，请袁先生缮写。午后至编书处，约水巨樵、范俊臣同编财政类，商定体例而去。答访田介臣。

初七日 阴。具折谢恩。偕绍曰谦、宝瑞臣二侍郎恭诣德昌门内候圣驾临勤政殿时，在道旁两次免冠碰头。盛杏翁奉召来京，于今日请安。在内朝房略谈。归寓小眠。午后，朗轩、亚蘧来谈，愚溪前辈踵至，傍晚始去。接瞿孳生同年信（〔眉〕住粤省榨粉巷）。在朝房买殿板开化纸《性理精义》一部，价六两，纸板精美，阅之神旺。自来藏书家皆重宋元板，余意专欲搜罗殿板初印各书及国初校勘家精校精刻本，再传数十年，其宝贵不在宋元本下也。

初八日 晴。写对，齐书。宝惠生日，即于今日起身，随荫午楼侍郎赴山东查阅第五镇，易陆军冠服而行。面后出城，至大兄处，往文明茶园观剧，惠丰堂晚饭，同人为王粹甫农部祝七十生日也。

初九日 晴。半日会十馀客，车已驾而不得行。饭后出城祝张劭予侍郎六十寿。至新吾处为其夫人诊疾。至编书处，发缮《学校门》。归寓朗轩、珩甫已久候矣。乙酉消寒局，因风大，畏赶夜城，辞之。

初十日 晴。少梅侄（炳炎）自武昌来，年廿四岁，韵梅先兄之子也，善测绘学。交来韵嫂、厚之兄、徐怡斋侄婿信各一封，又怡斋所寄冬笋、鱼、面。未刻至恒裕存魏少牧捐助畿辅、顺直两学堂经费库平银贰千两，马车轴折于途，易人力车而往，雇骡车而归。

十一日 晴。吴雅初生日，正拟上车出城，盛杏丈适来，留其午饭，畅谈衷曲及近日朝局现状，久坐乃去。己丑同年月团，在寓设席。余及爵生、仲鲁、鞠农同作主人，共开三席，动更后始散。接宝惠津信。又接笏斋书。

十二日 晴。刘华堂大理（丕显）来见，次屏之兄也。盛葵臣自鄂来。出城为雅初诊疾。答拜会馆同乡。张景韩来夜谈。

**王粹甫农部七十生日，何梅叟约观剧，
祝翰臣招饮为寿，余赋长句奉祝**

追随二客祝安康，七十精神少壮强。坊馆鱼龙朝□戏，市场灯火夜开觴。忘年我识通家李，得道君疑叶令王。阿□设弧同此日，乞分健福到儿郎（大儿宝惠亦系是生日）。

十三日 晴。一日客来不断。发长芦张馨安都转函，为公善堂捐款事。濮颂川（良勳）来见，云依之侄。

十四日 晴。至云依处祝青士姻伯寿。面后至李毓如丈处，贺文福弥月喜。在恒裕少坐。谒寿州师议起居注公事。傍晚，赴云依广和之约，半席赶城而归。接李滋园济南信（住苗家巷）。又接梁玉齐日本信。量能蒙戴尚书札，派地方审判厅行走，分民事第二庭。

十五日 晴。出城祝吉甫夫人生日，阍人拒不纳。对宇访亚蘧，又不值。乃饭于大兄处。归寓朗轩、楚南来谈，英商福公司争晋矿，外部久不得要领，调晋臬丁衡甫来议之，事将就绪，而不利其其间者（〔眉〕外部侍郎梁敦彦）从而作梗，反默右英商以齟齬之。余闻之甚忿，乃草疏，请朝廷专责成丁宝铨使此案速了。夜，大风拔木，噫气怒号。

十六日 阴。风犹未息。晨起即赴编书处，改杨少泉所拟进呈起居注前表，久不作骈文，俚事摘藻殊窘。阅《学校考》三卷。接伯诚侄江西新城税局书。萧敬斋以王铁夫先生书牋七叶求售，内有拟宋元古文十家目录一叶。

十七日 晴。遣贾供奉携起居注印片呈递封奏。余动身稍迟，又因路冻，不能速行。至东华门，知毓鼎蒙召见，在第二起。顾表已九点钟，乃步行疾趋至景运门，则军机大臣人对将退矣。其时圣驾尚坐乾清宫，毓鼎商之内奏事处，令其代奏：“臣鼎已赶到，取上进止。”内监瞻望，不敢进。乃谒枢臣陈明迟误。余自己亥十一月后，不独对者八年矣。今幸得接龙光，乃以稽延自误，回寓懊恼不堪。午后至恒裕。又访珩甫。上灯时入城，朗轩来问讯。（封奏有旨：外务部知道。）

十八日 晴。具折自请议处，径认迟误之咎，未敢再以骤病及覆车托词欺罔君父。又递牌子补请入见。适今日上诣太和殿阅祝版，有挪动，例不叫外起。八点二刻，牌子发下，折子依议，交部议处。归途访朗轩，相对太息，略进点心而行。至石驸马大街东口，有二苏拉大喘奔呼，云有旨着于廿二日递牌子，预备召见。闻之殊出意外，各赏以五千文。急作书通知大兄及朗轩、景韩。翰林院旋送来内阁交片，内奏事处口传谕旨：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着于二十二日递牌子伺候召见，钦此。伏念言官递封奏，误召见，实属咎无可辞。乃圣主非但不加训斥，转于牌子发下之后，改降特旨，定期召对，诚非常之恩遇也。感仰不可名言。衡甫、朗轩、珩甫皆来问讯。朋友相爱关切之深，有足感者。留三君作长谈，傍晚始去。

十九日 晴。出城至大兄处午饭。访梅叟。至全浙馆赴江浙铁路代表人公会，到者百余人。代表诸君登台演说，此路遵旨自办，不收外款，全出两省绅商忠爱之忧，集股已四千万，无须再借洋款，痛陈借款造路之害。因余廿二日须入对，恳为代达，余允之。继有他人演说，余遂出。访朗轩于大德通。有山东人韩子贞，善看八字，朗轩深信之，以余命嘱看。所言虽不尽可凭，然谓余有胆识，肯任事，立志坚定，不能随人转移，却能肖余为人也。其论大兄则反是，似亦近之。朗轩邀饮惠丰堂，由前门而归。得笏斋书。

二十日 晴。吾苏代表人许久香、王胜之两同年见访。饭后入西长安门诣起居注堂，见满汉主事、笔帖式廿三员（全署司员皆到），议定整顿公事章程，添设当月司员及分津贴办法，各员皆遵办。起居注正堂属之仪自余始。出东华门诣盛杏丈详问苏杭甬路事始末。归路谒袁慰廷枢部，未值。拟作朗轩母夫人寿序，在车中构思布局，归寓篝灯起草，一挥

而就，计七百馀言，为时不过两刻，文思尚不甚钝。然脱稿后觉心跳耳鸣，此心血亏耗之征，非少年时可比矣。见日对镜，忽见白发数茎，老象渐来，不胜怅惘。

丁未十一月廿二日 递牌子伺候召见。黎明大风忽起，行至景运门外，几不能展步，在朝房少憩。八点二刻钟传旨，命臣第二起入见。入乾清门，在丹墀西小屋静待。九点二刻钟，皇太后、皇上召见于乾清宫。上先问前日致误之故，臣以道远行迟对。慈圣垂询住宅在何处，距大内若干里。随问学堂利弊，营口近状，金币轻重得失，外省吏治，臣皆安详以对。上命下，始退。归寓，衡甫、朗轩、珩甫即至，详问情事，皆友好之关切者。留其午饭，畅叙至暮乃去。沈子封丈、孙文卿、王胜之两同年来访，探问上对于苏浙路事之意见。默揣慈意及语气，甚不以绅民争执为然也。嗣阅邸抄，有旨禁开会演说，系专指日内两省代表人而言。下愈激，则上（〔眉〕此上字不拾写）持之愈坚。朝廷之是非与草野之是非相反，则上下相敌而国是愈棼，自古局面如此。自去岁预备立宪，朝意颇欲注重舆论，乃中外学生不善体上旨，动辄纠众干预政事，一再电达政府，恫以危辞，朝廷遂疑民权之不可重，民气之不可过伸，天下遂自此多事矣。接长芦张馨庵都转信并公善堂捐款二百五十两。

廿三日 晴。晨受煤气，一日不快。午后勉至编书处一行。袁珏生、贾子咏来谈。

廿四日 晴。宁河谈玉海来见。出城答拜叔芾。补祝保之师十九日生日，致祝敬二十金。在恒裕少坐，至嵩阳别业赴乙酉消寒局。自请议处事，询之考功云，未见交片。随询枢廷诸君，云堂上未命片交。因探诸枢邸，始知十八日复传召见之谕下，此件即邀恩宽免矣。慈注优隆，闻之感涕。特毓鼎未奉明文，入对时即不能叩谢，未免少此一层过节耳。又闻近日枢邸及项城在上前力保才堪大用，故有十七日之召，既误班而圣心犹不能忘，遂有口传之谕。

廿五日 晴。辰刻入翰林院，为新授职编检宣旨。出城祝顾愚滨前辈太夫人七十五岁寿。又至欧阳、叶氏两处行吊。至雅初处复诊，因留午餐。又至大兄处为大嫂诊疾。赴梁家园医学研究会。至福兴居赴润田局。

始见白发

昔年苦学少陵诗，好句耽吟两鬓垂。今日真成新雪影，惊心忽过壮年时。晨兴揽镜虽无几，老至欺人此始基。屡欲翦除仍罢手，数茎留记最先丝。

花农前辈斋中蕙忽结实，以沈氏《笔谈》考之，即零陵香也。俗传香产于零陵，误矣。花老作诗见示，奉酬二十八字

香号零陵久失传，梦溪考证自犁然。今朝得见徐亭实，好作毛诗草木笺。

廿六日 阴。时飘雪花，天顿寒。监利吴厚庵（丙炎）介管麟士丈来见。午后至东城祝

那相太夫人寿。出城贺黄慎之丈抱孙之喜，寒甚，索酒御之。与慎丈畅谈。范俊臣来夜谈。

奉酬花农前辈

兴庆池前夕照斜，一城横隔即天涯（余居距花老不远，然日落后城门下键，即内外渺隔矣）。攀梅煮酒思方苦，折筒飞诗笔欲花。老我光阴俄白发，输公意气尚青霞。正闻明诏崇稽古，桓傅何由久卧家。

笏斋自大同寄赠照像，题此奉怀

边郡两年别，离愁千斛增。北风吹落木，频夜梦良朋。关塞□能达，须眉唤欲磨。城西相对处，结念恨飞腾（恨飞腾者，恨不飞腾也。前人多有此法）。

（〔眉〕后得笏斋来书，谓此诗前四句绰有唐风，第三联则不脱试帖气。所评良确。）

廿七日 晴。罗季跃来谈。午后出城酬应。至大兄处为嫂诊疾。灯下作复笏斋书。

（〔眉〕耆龄字雨南，其子荫田，字龙宾。）

廿八日 晴。徐齐仲为季龙来求作媒，聘定沈氏女，乃八叔之姊甥女也。将借余处为女府行纳征礼。闻苏海卿病于旅店，将殆，出城为诊治，病虽危而尚可治。至云山别墅贺梅叟嫁侄女喜，湖广馆祝朱艾卿太夫人寿。仍诣大兄处复诊。与南园谈。傍晚，至福隆堂同人生日会，自前门返寓。采涧在东城未归，读中晚唐人诗以待之。中晚诗最饶韵味，七绝尤胜，非宋以后可及。本朝刻书有极精者，除殿板外，如宋牧仲所刻各书及《渔洋诗精华录》、《法尧峰文钞》、《午亭文钞》、祁刻《说文系传》之类，写镌之工突过宋人。又如卢氏、毕氏诸家所刻，校对皆极精。余无力购宋元本，而遇国初精本，则悉力罗致，列之案头，循环玩读，其乐不减宋元。前年曾见殿板《御批通鉴辑览》，长三尺馀，宽约一尺五六寸，写刻之妙，目所未睹。惜因循未能购之，旋为他人得去，至今悔恨。今日买得殿板初印《历代诗馀》、渔洋三十二种，因记此。

廿九日 晴。先大母忌日，往南横街拜供。饭后诣编书处。夜膳后，葛都统以马车迓，为其女诊病，久坐而归。发大同信。接何默庵信，随手作复。（〔眉〕默庵住上海十六铺货捐局。）

三十日 晴。徐少良来谈。午后答访刘惺庵，未值。为大嫂复诊。夜早寝。岑刻《旧唐书》附校勘记，乃取《通典》、《册府》及唐人诸集相校核，非以他本校此本也。极为详尽。元刊本《隋书》，行字清朗，自成一格，与宋人刻书殊不同。后来影宋者多，影元者少，此体遂罕见。唯明北监本史书多类此，间有明正德嘉靖朝补叶，不过二十分之一。元刊《国语》四册，孙渊如先生藏本，丁少山据天圣本校改，加朱殆遍。（以上三书皆今日所购。）

十二月初一日 起居注笔帖式增福来领十月份津贴银两。

初二日 晴。翰林院值日。在陆军部朝房独坐。七点三刻事下归寓，宾客络绎而来。

午后出城酬应，且为苏海卿诊病。夜，赴万福居同乡生日会。

初三日 阴，大风。客来仍不绝，迎送甚苦。午后珩甫来，拉出听戏，至广德楼。缘有伶王姓（〔眉〕即三麻子），专演关帝故实，以此见长，余久思一观，故珩来约也。北风如利刃，斲人肌肤。戏散同饮于福兴，自前门归。宝惠归自山东，述及在新城次第，为政精勤，案无留牍，狱仅羁一徒罪囚，颂声载道。护抚吴中丞因公过县，有绅耆数人跪道，乞留恽大老爷多任几年。为政能得民心，闻之甚慰。

初四日 晴。午后出城访冯公度。公度崇拜诸城，与余同嗜，顷纠合股份，搜借朝士所藏墨迹，付西法摄影，较诸钩刻，又近一层，断无失真之病。余携两册，一卷，一扇面，交印。闻公度已集得二百余件，可谓大观。公度谓宋以后书家，自坡公后即须推石庵。余意亦云然。善学平原，无如坡公；善学坡公，无如石庵。补贺褚伯约丈嫁女喜。吊方勉甫丈之丧。在大兄处少坐。谒寿州师，未见。萧敬斋携沈石田山水巨幅求售。远山数重，古松三株，一老翁坐矶垂钓，烟云欲活，攫拿如生。雄健中含苍润，真石田翁得意之笔。画款六行，潇洒秀挺，毫无做作，印章亦佳。议价留之，暂悬壁间，见者无不惊赏。

初五日 晴。天池同年来，偕访东邻严侍郎，议东安、武清赈事。先是有英人行经两邑，睹灾民饥寒流离苦状，惻然伤之。商诸税务司裴式楷君与以美教会集捐数万元，欲市粮往赈，请于府尹裴（维倚）。裴以赈济已足，民不乐食洋赈，辞之。且檄两邑令，不得令洋人入境。税司大恚，拟登报痛诋中国官之无人心。事为天池所闻，急访税司，锐任同乡诸人必能赞成保护，约余及刘惺庵同年同谒京尹。京尹不善吾辈所为，色凛然若不可犯。余等乃遍告乡老，设法集资，以义赈伴洋赈，且任保护。严侍郎亦深以为然，定明日集松筠庵同议。午后出城为苏海卿诊病，连服大剂，已转危为安。归寓，衡甫、朗轩、珩甫相继来谈，留其晚饭，夜深始去。特派之七讲官，每日轮讲，俱进呈讲义一篇，太后、皇上前各一份，即据此敷陈。讲义皆托人代作，体近制艺，意颇平浅，于圣学不甚有益。毓鼎窃谓，与其令两宫阅近时人之文，不如用《明通鉴》或《明纪》或《御制纲目》三编，每日进讲二三段，使圣上晓然于治乱兴衰之故，用人行政之得失，师其善法，而惕然于中叶以后之渐致危亡，较为痛切。诗人鉴殷，贾山举秦为戒，以明代为式，亦事近而易明也。又，每日召见后即进讲，时刻太迫促，圣躬不便久劳，故诸臣不过十分钟即退，不能畅所欲言，似宜移于午膳后，约一二点钟时，特宣诸臣入讲，亦较从容也。

初六日 晴。午刻谒玉洲公子，未值。至编书处中餐。复校书五卷（地理、学校）。出城至松筠庵，与同乡诸公会议赈事，拟具呈度支部预借备荒经费二万两，散放冬赈。余拟呈稿，议定而散。朗轩约在大兄处相见。余以时已上灯，遂入宣武门归。美国退还庚子浮索赔款银□□□磅。中国自甲午以后海军尽燬，海权全失，外人动以兵船相呵喝，而无如之何。又苦于无此巨款恢复海军。今若以美款购铁甲兵轮，设海军部，督沿海数省认真训练，庶可建威销萌。车中默拟疏稿，得其大概。法人卢梭（译名又作卢骚）特创学说，尊重自然。谓小儿教育自十五岁前当纯用放任主义，不可以父兄师保诗书之说掺入，漓其性真。其说与明之龙溪、海门诸儒学派略相似而益无制限（见卢梭所著《耶密儿》）。其《民约论》提倡自由，遂成大革命流血之变。生于心，害于政，此之谓也。乃中国学者犹津津乐道之，为害正未已矣。其为人乃一浮浪子弟，殊无足取。余向不喜作词，谓其无关宏旨，曾于《云峰励学语》中论之，劝学者不必致志于此。自去岁得《绝妙好词笺》，长夏午倦，

时复展诵，以销酷暑。觉言情寓意有诗文所不能传者，唯词足以传之。且其悱恻缠绵，慷慨曲折，一唱三叹，犹有风人之遗，读之令人神移意远，感慨淋漓，其味较诗殊胜。昔人名为诗馀，盖谓其有三代诗人之余音，非谓作诗馀事也。余前说为失言矣。近得《历代诗馀》，板本既精，尤乐诵之。昨今两日看书末所附《词话》十卷，所见又进。乃知学问一道，有与年俱进者，真不可一得自封也。漏下三鼓，家人尽入梦中，读《词话》讫，泚笔记此。内室极暖，不知窗外霜风刮面矣。

初七日 晴。午前会客。午后至江苏馆，赴张菴南同年局。珩来夜谈。复蓝秩方、汪子衡二信。

初八日 晴。吃腊八粥。九点钟访仲鲁，偕至会贤堂，与天池、黼臣会齐，同谒裴大京兆，论义赈伴洋赈，乞饬地方官照料。京尹允诺。又杂谈良久，回至会贤午餐。十刹海一带，坚冰凝结，众人凿冰冲冲，积而窖之。三点钟归寓。松筠庵发电话来催，议津镇路事，易骑而往。山东、江苏及同乡诸君集十余人，鹿相亦在座，持示张、袁二枢府，侍郎梁敦彦奏折及借款造路合同，即日签押入告。逐条细阅，主权利权丧失过多，因草公函致张、袁，求其暂缓定议，然恐无及矣。梁敦彦素以输诚外国、保固禄位为宗旨，津镇苏杭甬，晋矿，皆嫉他人成功，反结敌使以齟齬任事诸人，使破坏而后快。呜呼！夫子所以深恶嫉妒之人，至欲屏之四夷，而患得患失之鄙夫，逆料其无所不至也。唐人炼句法，每句必含数层意。姑以今日所看鲍溶、姚合诗两联，略举一隅。鲍诗“林藏初霁雨，风退欲归潮”，“林藏雨”、“风退潮”，此已是两层，而所藏者为初霁之雨，所退者为欲归之潮，则更加一层矣。唯其初霁，所以能藏；唯其欲归，所以能退。命意炼词，又字字相生。姚诗“林外猿声连院磬，月中潮色到禅床”，“林外猿声”、“月中潮色”，此已是两层，而猿声与磬相连，潮色傍床而到，则更加一层矣。至林外之猿，则声更远；月中之潮，则色更清，又加一倍。写磬之上再下院字，益见林猿之远；床之上特下禅字，益见月潮之清。真觉无一字无情，无一字虚设。（此联尚非唐诗之至者，不过平常语耳，其妙已如此。）此种炼句法，宋以后盖不多见，因此知唐人诗法之精。又唐诗两句，每以见、闻、远、近分意，故无合掌之病。触目皆是，不胜枚举。又如姚武功诗“山顶雨馀青到地，涛头风起白连云”，上句是自上而下，下句是自下而上，何等精妙。前年沈爱苍同年在京，见予诗，辄病其冗薄。余虚心求教，爱苍言，律诗句中，不可有间复字，不可有无着落字。譬如七言句，有五字而其意已足，馀二字必须另设一意，加入五字中，句意始厚（今如“林藏”二句，若改为“林容藏夜雨，风力退江潮”，则夜与江为间复字）。若仍就五字之意添演二字，此二字便没紧要，则冗而薄矣。又如每下一字，必使如生铁熔铸，与上下粘成一片，或为馀字生根，或为馀字出力传神，则字字坚凝响亮。若信手填凑，可彼可此，或突来，或旁出，或与句中漠不相关，则此字无着落矣。（今如“林外”二句，若改为“夜半猿声连院磬，江边潮色到禅林”，则院字为无因，禅字为无情。）余深服其论，以求唐人诗，无不符合；以衡近人诗，无不犯此二病。爰就其法，重加锻炼，再示爱苍，爱苍亟许之，真吾师也。因论唐诗而附记于此。又项斯句“蒸茗气从茅舍出，缫丝声隔竹篱闻”，内藏无数人，题面却不见一人，真神来之笔。

初九日 晴。吴质钦来畅论。饭后出城，至余子镜、吴雅初二处诊病。申刻赴张劭予丈之约，附沈子封丈马车，由正阳门归。夜，大风，甚寒。

初十日 晴。天日晴朗，颇有暖意，斋中腊梅、红梅已开十馀朵，清芬渐来。访连雨亭议学堂事。午后至全蜀馆，己丑公请丁衡甫、魏子题、景旭林三同年。灯下写致陶斋书。接品藕之奉天信件，随手复谢。

十一日 阴。午刻至顺直学堂，率诸生行放学谒圣礼，在饭厅随众午餐。两点钟至东堂子胡同赴法人铎尔孟氏之约。铎君专精文学，喜为诗，充大学堂教习，乐与中国士大夫交。闻焦生（发第）盛称余，欣然愿来纳交，昨日见访未值，折柬招饮，约焦生作陪。铎能华语，吐属颇雅，极重中学，甚不以华人之服西服、学东学为然。其起居食用纯乎华制也。余谈次偶及卢梭所著《耶密儿》主义，铎大惊异，谓此书法人能读者尚罕，何论中国人。世人第知《民约论》，而不知卢氏学派来源在此书也。铎容貌白皙秀雅，望而知为文人。复袁秉道书（四川江北厅）。

十二日 阴。吏部议复史馆保案，余以应升之缺升用，此异常劳绩也，为馆中向来所无。草谢恩折稿，请袁老夫子缮写。起居注主事万亨来回公事。客人陆续不绝，口体为疲。饭后至恒裕存银一千二百两。访刘葆良久谈。至聂处为其戚张渭滨诊疾。至松筠庵同乡会议路、赈二事。沈韵士来夜谈。夜雪。

十三日 黎明登车，雪花如掌，路冻滑不能行，兢兢然，时虞覆辙。在景运门内朝房略憩。事下后，与铁尚书桂仓侍，恭诣乾清宫碰头，在阶上序立，候皇太后、皇上肩舆过宫，在槛内出舆小立，臣等在槛下两番免冠碰头谢恩。风雪迷漫，冠裘尽湿。沈韵士胞妹许字徐季龙，韵士借余处代女府，且请余为妣。归寓未一刻，男媒萧新之中翰（丙炎）及陪客王书衡、吴经才，马□□、许水臣相继而来。午席宴宾，往返押盘，未刻宴于徐氏。雪竟日未止，积厚一尺许。积素广庭，钩勒枯木，天地同色，万籁无声，南城湫溢嚣尘，无此胜景也。

十四日 雪忽飘忽止，屋上积几二尺。季龙、厚庵来见。饭后至苏、聂二家复诊。朗轩冒雪来夜谈，垂帷围炉，量能、宝惠俱侍侧，饶有乐趣。稚子扫庭雪堆两人一狮，奔走喧哗，都忘寒冻。

十五日 雪一日仍未止，风挟雪寒，刮面欲破。三六桥来见，闻浙江土匪借端为乱，陷桐乡、石门二县，处州府属亦有焚教堂之举。姜提督（桂题）奉命调兵十二营南下，限年内到防。以北方陆军施于江湖水战之乡，非特不能建功，恐因惊扰更生他变，心窃忧之。且闻将士多惮南行，尤难得力也。一日坐斋中看书。傍晚出城，祝聂献廷生日。又赴徐少良醉琼林之约。

十六日 阴。午后至编书处。出城一吊两贺。夹道积雪，冷气逼人车中，足冻欲僵，因至恒裕饮烧酒，围炉取暖。上灯时至朱素云寓。赴沈五丈之约。得笏斋书。徐花老约源丰堂，聂献廷约太升堂，均辞之。

十七日 晴。巳刻至东城为宝瑞臣夫人诊病，病已不可为，索饭午餐。见其案头有以殿板初印《钦定七经汇纂》求售者，精采涌现纸上，爱玩不忍释手，索价五百金，彼此望洋兴叹而已。若非时迫岁除，百债猬集，余将典裘以易之。登车后犹念念不能忘（余所藏有《周易折中》一种，亦系初印精本，庚子冬以极廉之价得之）。吊邵紫东夫人丧。入东华门，诣起居注，抽查记注正本。今年经汉主事龙君（学泰）校对，签出脱误二百馀处（〔眉〕龙字子恕，癸巳同年）。可见向来之草率矣。又复阅进呈满汉合璧表文，主事、笔

帖式咸来见，与商明年整顿办法。起居注总办向不问署中公事，唯酌排侍班诸君而已。司官以其逼也，相见并无一揖仪。自甲辰年烟赌案发，余欲按其罪，始有稽察之权，今岁加办公经费，给各员津贴，同年争利互哄，余乃白掌院出而镇摄之。各员亦愿余与闻公事，握中央之权。于是主事以下视总办乃若堂属矣。出城赴梁家园医学研究会。谒谢寿州师。入前门至朗轩处晚宴。朱桂老得嘉兴杨太守电，匪已遁去，省垣解严，并非失守县邑之事，姜军仍遵旨南下驻扎浙境，以资镇压（〔眉〕嗣后经江督、鄂督、苏抚电奏，力请姜军缓行奉前旨）。

十八日 阴。起居注进呈丙午年记注。卯正至署，同僚会食，辰正事下，奉旨收库。因与同僚恭送至内阁，荣中堂验收讫，加封条舁送大库。至朗轩处祝太夫人七十寿，归寓稍息。午后易便衣再往听戏，夜深归。

十九日 晴。稍和。编书处供事来寓，修改进呈书。午后无事，偕袁先生至邻巷一带散步。旗民生计困迫，西城尤甚，皆短垣败屋，无一宽整者，街巷亦畸零荒寂，迥无东城气象。少南、珩甫来谈。晚局二处，皆辞之。复黄补臣信。又寄冯叔惠观察信。接赵颂眉（之基）河南信并银廿两。又接王宝廷（维贤）山东信并百金。又刘晓沧（汉清）岚县信并廿金。夜，微雪。

二十日 阴。访区介持，未晤。至恒裕清算款目，润田留饭。未刻在嵩阳别业与仲鲁、天池合请左子异、沈子封两世丈，丁衡甫、景旭林、魏子题三同年，赶西城归。接朱莹如（起琇）电和信并洋六十元。又门人朱颂青（远缮）皋兰信并百金。昨与亚蘧谈古文诗词甚乐，今日同志无几人矣。

廿一日 阴，微雪。至国史馆总裁荣中堂、陆太宰、陆都宪处谢得保奖。出城至法源寺吊何怡如表弟之丧，润夫兄留吃素斋。答拜费竹心同年（道纯）。在恒裕久坐，朗轩、大兄寻踪而来。申刻赴沈韵士醉琼林局，散后入前门赴唐昭卿太升堂生日会。接朱祐三（槐之）大令信并百金。夜，大雾弥漫，对面不见人，街巷灯光为之蔽黯。

廿二日 晴。卿和侄婿二十岁生日，钟外孙周岁，亦提前合办（本系二十八日）。至南横街贺云依，有午面。谒寿州师，未值。申刻在嵩阳别业与天池同作主人（乙酉消寒）。接雁平道缪恒莽（彝）信并百二十金。

廿三日 阴，微雪。腊雪之多，为历年所无。午后至史馆领冬季津贴一百五十两。为海卿复诊。凤石师枉过久谈。夜送灶。接法库门刘枚舫（鸣复）信并百金。复吴子修丈、缪恒莽观察、文子和观察、黄籽畚太守、毕元卿大令、吕藕之表侄信，均交邮寄。

廿四日 晴。稍暖。门人夏楚卿之子（炳道）中翰来谒。吴质钦来谈，论热河形势、政策甚详。午饭后至大兄处视阿菡疾。又在恒裕存款（存恒裕厚三千金）。复杨莲帅、刘晓沧、赵颂眉、翁景之甥信。自本月为始，以后凡接亲友信，三日之内必作复，复后即将来信分别去留，既免积压，而心目亦可为之一清。接端午帅信并洋千元（又密缄）。又接杨濂帅百金。余为量能婿示用功之法，每日点阅政治官报、奏折，玩习世务，兼习公牍文笔，专看本朝掌故书，如《耆献类征》、《碑传录》、《先正事略》及《嘯亭杂录》、《郎潜纪闻》各种笔记，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而经世。此种学用功不苦而最有用。宝惠趋公之暇，亦可照此自课。唯宝铭侄志惰气浮，无意向上，屡加戒勉而不愤不悛也如故，余竟无法以处之，将无面目以见亡弟于地下，思之痛心。

廿六日 阴复雪。午后朗、珩来谈。雪天垂帷围炉静话，三冬乐境也。以六白金买东北隅屋八间（穆懿贞所置房），成契付款，珩甫作中。若再将西北隅小屋得来，则吾宅方正矣。酉刻冒雪至西堂子胡同刘聚卿处赴沈五丈之约。面致莹如信件于那相。归寓已交子初，雪厚三寸许。

廿七日 晴。兰泉自津来谈。门人辞岁者络绎而来，均延入略坐。抚宁杨宏轩（鸿正）介李师葛（保亮）赘谒，候选知县，投效吉林，充双城堡警局差，经费皆其垫办。其人伉爽肯任事，不避劳怨，可用之才。花农前辈廿九日生日，两日夜归，在车中作长歌祝之，力求雄崛响亮，而气仍不厚，笔仍不老。以此知昌黎七古境诣之高。作七古必当以杜、韩为师，而参以苏、陆，方能极跌宕纵横之势。若长庆体，则韵调胜，施之凭吊言情等作最宜。此各视笔性所近而为之，或用所长，或矫所短。余诗苦平近，要当上法杜、韩。傍晚出城，访花老，面致此诗。又至江阴馆，为王吉臣农部诊病，已入膏肓，恐不可为已。灯下督宝惠清理账目。三日收钱绍云百金，张啸圃丈二百金，陶希泉、星如各廿四金。

廿八日 岁暮禘祭太庙，臣毓鼎侍班。黎明诣前殿墀上，与同事齐班。卯正驾临，礼毕而退，两耳两足均冻不可耐。饭后至寿州师、王保之师处致年敬。见寿州商办国史馆、编书处各公事。至大兄处略谈。

廿九日 晴。辰初入内辞岁，蟒袍补褂，进苍震门，先在总管太监处报名，恭领御赐春条一幅（“安乐康平”四字，衬板、铜镮俱全），平金荷包一个，内银铤重约一两，春盘一合，交苏拉携出，令史馆茶役送回寓所。巳正诣养性殿，行礼凡三次（一次谢赏，一次慈圣前辞岁，一次皇上前辞岁），行四叩礼。出，在史馆略进点心，至伦贝子、昆师母、肃亲王、庆亲王、振贝子、陆凤石师处投帖。亥刻接灶。

澄斋日记

光绪卅四年戊申（1908年）

戊申三十四年，澄斋四十六岁，夫人董氏三十五岁，长儿宝惠二十四岁，儿妇曹氏二十四岁，次儿宝襄十四岁，三儿宝纶十二岁，四儿宝仪十二岁，五儿宝震五岁，六儿宝润三岁，七儿宝宪三岁，长女宝娴二十岁，婿翁之铨二十一岁，次女丙十三岁，三女恩十一岁，四女南十岁，五女全九岁，六女美九岁，七女辛八岁，八女林七岁，九女五岁，侄宝铭十九岁，宝釐六岁，长孙宗纓四岁，次孙宗澍二岁，孙女宗霭七岁。妾王氏三十一岁。寄女谢蕙生二十三岁。

正月初一日 晴。天色清朗，气象光昌。子刻焚天香，和衣而寝。黎明朝服入内，辰正二刻皇太后升皇极殿，皇上率王公百官在宁寿门阶上行礼，臣毓鼎在阶下侍班，北上东向。巳正二刻，上升太和殿受贺，毓鼎诣史馆略憩。归寓在至圣先师前行礼，易公服在佛前拈香行礼，在祖先神像前行礼，受合家贺年。大、三兄先来。余随率子侄诣南横街及保安寺街。连三日未明即起，神思颇倦，后半日遂不出门。

初二日 阴，微雪。内眷俱坐车出城，余枯坐书斋，天又阴寒，殊无聊赖，因折柬招朗、珩，朗偕其戚王笃安来，相与纵论，至夜深始去。

初三日 晴。忌辰，以斋戒故仍可着公服。出城至何、吴、聂、李四处，均下车，并为雅初复诊开方。归寓换马车诣荣掌院拜年。姚石泉、李新吾均来谈。晚，落神影。

初四日 大风，甚寒。至东城鹿、张、袁三枢府处拜年，在盛吉丈处进食，畅谈一时许。又至恩星五处谒见年伯母。凡长亲至好，例须下车入拜。三日中皆拜讫。此外，则到门投刺矣。午刻立春。

初五日 晴。晨起祭神。至工艺局祝黄慎之丈生日。绕厂市一游，彩棚栉比，笙管嗷嘈，踵事增华，迥非从前景象矣。偕朗轩至大德通晚宴。

初六日 阴。门人廖子方来畅谈。子方诚谨不苟，究心经世之学而得其通，吾门杰出才也。午后在恒裕久坐。

初七日 一夜大风，侵晨居然畅晴。午刻至福兴居乙酉消寒局。散后偕诣宝记拍照，复自拍一照，将答寄左诗舫丈于闽中。在火神庙盘桓至暮，买吴山尊影宋精刻《韩非子》并顾千里《识误》。又陈硕士刻本《惜抱尺牍》八卷，高伯平写本，付刊绝精美。又买旧

拓颜书《东方画赞》，以廉价得之。余年十二三，先君子授以颜书《臧怀恪碑》及《徐孺子祠记》（篇幅不完整。书人名极似鲁公，然遍检前人著录鲁公各帖，皆无此记），日夕临仿，笔力颇雄健，先君子奖之甚至。及长，迁其业于欧、赵，未能深造。然近年习坡公书，略得遒骏之致，犹得力于童年根柢也。今展《画赞》，乃与《祠堂记》极相似，灯下反复玩味，顿触风木之悲。又买《西汉升官图》一纸，归与子、侄、婿共掷为乐。此图乃外大父蒋子良给谏、表舅祖吕曼叔观察（先妣之亲母舅）合撰，以刘贡父《汉官仪》为底本，参以《汉书》中事实，备极花样之变。余从前曾藏一纸，为弟辈擦损，数年来常忆之。盖儿辈常行此图，西汉官制易熟，读《汉书》时极有益，游戏中最为有味也。

初八日 晴。惠儿代拜年。午后至闽学堂教育会访蔚若丈，未值。在大兄处少坐而返。山东诸城布衣璩廷松与余素不相识，忽两致书畅论时事，大致论科举之废，学堂之败坏人才，诋议新政，不遗余力。其识虽迂，而所言绝痛。来信坚索报书，因斟酌复以数纸，交邮寄去。宋伯蓉大令（功迪）来见，癸巳同年，次远伯典试江右所得士，进士即用知县，曾署直隶安州。接余绶屏、沈爱苍两方伯信（皆亲笔）。

初九日 晴。拜年。朗轩、亚蘧来夜谈，候伯浩不至。复笏斋书。

初十日 晴。皇后千秋。午刻赴官设施医总局公宴，因凤石师新委余为五局总稽查也。席散，易便衣游厂，傍晚归。以银一两买秋碧堂残帖一册，系东坡书三帖，山谷书一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归去来辞》，皆坡书；黄书阴长生诗），镌拓俱精。帖贾方以残缺贬价求售，余则大饜所求，一夔已足矣。余每年必得坡书一二种，无不精妙。去年得《姑孰帖》一巨册，有坡书五种，乃南宋淳熙中洪容斋刻于当涂郡斋，以墨迹上石者，其宋刻也。今日归来并展玩久之，其乐境非言可喻，因书跋语二则。庐陵云：“物必聚于所好。”信然。闻南皮相国坐论古斋，搜买苏帖甚殷。富贵人所得必胜于措大，然残摊败簏，相国限于势分，不能穷搜，转让措大能得冷货耳。灯下致杨莲帅信，为兰泉、仲衡说项。又致冯星帅信，为莹如、仲盍说项。

十一日 晴。天气温和，客座中牡丹盛开，梅花尽放，清芬扑鼻。已刻袁先生开学。午刻宴师，景韩、俊臣、云依、珩甫、经才、禹逊及三兄作陪。复吴允森书（〔眉〕寄桂林大市门口法政学堂）。

十二日 晴。午刻至广和居赴黄禹逊之约。易衣冠拜钱菊村，请其督课诸幼女。至大兄处，适梅叟在座，拉余游厂，遂辍拜客而为雅游。买零碎书三种，《诗韵萃珍》一部。自诗赋废后，词章之学殆歇，士人将不知有诗韵矣。又代笏斋买《相台五经》全部，价五金。刘心斋自晋省来。

十三日 晴。午后至编书处开局。申刻至小草厂赴张振老局，半席先归。家宴，惠儿、姻女为其母暖寿也。姜提督招饮，辞之。《晋政辑要》十卷，乾隆五十六年布政使郑源琦所辑，举全晋法政，条分件系，一目了然，繁而不芜，简而有要。去岁皖抚冯梦华前辈奏修《皖政辑要》，即举此书为式。余以银五两买之。倘大省能仿此条例各修一编，较之《通志》易看易知多矣。此种书列诸书摊，过问者甚鲜，余独喜而购之。盖政治类各书虽极小部分，将来必有用处，务实远胜蹈虚也。复季文族曾叔祖书。

十四日 晴。友好来预祝者甚多。午后，朗轩、伯洪、亚蘧来作长谈，夜深乃去。晚饭后放烟火。复兖州润雅舍太守书，又复门人迎静斋（安）书（郟阳筹餉局）。化州李玉

山观察（应珏）来见，十年前曾晤于杨蓉圃侍郎许，见其所著《浙志备览》，翔实通达，有经世之识，遂与订交。此次又赠续著《两广志备览》及《变法平议酌》，于中外政治确有见地。畅谈甚久，偶论及去岁镇南关炮台失守，旋报克复。余谓此必贼饱掠资粮军械，既履所欲，旋即弃去。官军入占空台，遂张皇战事，以邀功膺赏耳。玉山鼓掌，谓余洞见万里之外，当时情事实实如此。此是向来官军惯技，朝廷每为所欺，使不才得备员政府，必尽发其覆，庶几疆吏稍慑朝廷威令耳。

十五日 采涧夫人生日。好月初圆，名花不老。午前忽飞大雪，旋放畅晴。入夜月色尤佳。儿辈招金麟班演大傀儡戏。诸门人咸来祝。上灯时祀先，合家拜节。晚饭后复放烟火，王维琛、汪锡珍二君所送也。梅叟、珩甫独至，子夜始去。

十六日 晴。澠池张幼辰（劭伟）介李振甫同年（兆麟）来谒，执贽。幼辰年少好学，方持父服，因事来京，择余而师之。午刻出城赴梅叟约。至孟延、荫北处看病。晚，伯浩约在粤东馆观剧。亥刻与朗轩同车入城。族人名承庆、字玉山者来见。其祖父流寓河南，因人祥符籍。年二十九。询以世次，不知，唯知其六世祖讳源景，曾官钦天监冬官正（公由举人为钦天监博士，官至工部主事）。祖讳兆麟。余检家谱，源景公第六十六世，则承庆为七十一世，乃吾侄也。源景公之考讳钟偁，与先五世祖苍书府君讳钟僖为胞兄弟。然则余与承庆之父同六世祖，服分并不远，而彼此仍久不相闻，相对几至懵然。甚矣，谱法之足以敬宗收族也。儿时曾闻长辈言，族人有一支在河南。盖老辈犹知之矣。善卿弟出钟偁公后，与承庆又近一层。询承庆，知既无伯叔，又无兄弟，且未生子。其子姓之传殊可危。先高叔祖铁箫公入天津籍，即家于津。传至第六代，至冀林、寄生两侄，余曾见之。两侄皆无子，嗣一子亦早夭，遂无后。又先世祖讳燮者，由进士官云南景东厅同知，遂客于滇。今子孙亦只存秀松侄一人。老辈相传，吾族人之迁居外省者，子孙多不蕃昌。以此三支验之而信。或吾祖宗不欲子孙轻弃故乡丘墓耶？

二十日 晴。颇暖。全女生日。午刻请钱菊村先生开学（名澄。邑人），督课恩、南、全、美四女。未刻至全蜀馆讲官团拜，到者十八人，用西法摄影。散后吊孙孟延之丧。相见未几日，遽作古人，回首生平，抚棺大恸。申刻至高碑胡同，赴陈梦陶丈之约。

二十一日 晴。

二十二日 晨醒见屋脊雪厚二寸许，晴而甚冷。至尚、方、梁三处吊丧。赴湖广馆己丑团拜，兼在小池子与天池、石泉、大兄合请阔人（肃亲王，蒙古喀喇沁亲王，伦贝子，侗将军，那中堂，铁尚书，凤将军，寿侍郎，那左丞）。戏演同庆班。一日周旋，尚不甚倦。十二下钟归。

二十三日 阴。起甚晏。起居注司员三人来回公事。饭后至编书处，刘菊农同年忽于昨日丑刻捐馆，十六日尚诣书局也。近来朋旧凋零，不胜伤感。与珩甫夜谈，都中风俗人事，多有特别规则：如丐头呼为杆儿（杆读若敢，去声），其杆乃一小木棒，积祖相传，以之管辖群丐。各店肆皆按月纳费求免群丐之扰。此杆今在礼亲王府中，甚奇。又，卖红果一业，为专门行业，昔年以性命争得者。又，丧家出殡，有人持一木尺，在柩前击之，名为响尺。此尺管辖诸舁杠人，如舁时有失，以此尺立时击杀，无庸抵命。又，警者有总头目，每岁必演戏团拜，结团体甚固。一警受侮，则群警号召同类为之报复，其锋不可当。又，有一种无赖子，敲木尺，倚市肆门唱歌索钱，或敲铁片，各有一类，其接钱之式皆有

分别。诸如此类，不可枚举，非老于京师者不得知，惜无人汇录为《京师坊巷风俗记》耳。

二十四日 晴。吴星桥（照奎）来见，介眉同年（寿祺）之子也。午后拟赴荫北约而甚倦，适朗轩来，遂作柬辞之。傍晚至电报局赴孙麟伯之约。车中作诗一首。

**正月二十日，起居注同僚在全蜀馆公宴
仲平副宪（伊克坦），以前讲官与焉。宴罢
用西法摄影。有怀笏斋大同**

东风门巷簇朱轮，北极星辰聚近臣。旧侣喜来今日雨，清尊才过上元春。

（原稿此处空二行。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二月初一日 阴，微雪，甚寒。余尝谓北地无春，至清明节草尚未青。迨风日晴和，则已入夏令矣。三月中，每值花时，则大风扬沙连日夜，花光为之大减，令我不能不忆江南也。访朗轩，午饭。入东安门，为刘益斋前辈诊疾。出崇文门，至顺直学堂谒圣开课。大嫂传电话，促往为二侄女诊疾，因驰往，上灯前赶宣武门归。接五弟信并拍照一纸。弟今年四十三岁，形容颇见老境矣。时事日非，而京朝官车马衣服，酒食征逐，日繁日侈。吾辈光阴精力，皆消磨于奔驰醉饱中，可为太息。

初二日 晴。皇上祭社稷坛，臣毓鼎侍班。天明后登车，寒气凝空，霜华满地。辰初驾临，起居注官先面北，向上来路，俟就位时，乃移向西面，礼毕而退（坛敷五色土，中为方坎，列太社、太稷二神位，以后稷、勾龙、后土配）。回寓即会客。大兄电促为二侄女复诊，因与采澗同马车往，适朗轩、亚蘧、珩甫均在，相与畅谈。接钱（宝青）信。

初三日 阴。武阳馆祭文昌，京官到者六人（史季超、董绶金、吉甫、谢作霖、余及宝惠）。祭毕团拜公宴。至聚丰堂赴吕镜宇丈之约，商议津浦路事。散后访绶金，遍观所藏旧钞本各书，多宋以后无刻本者（知不足斋鲍氏钞校本为多）。湖北陶子龄善写影宋体，劂劂亦精。杨星吾、刘聚卿所刻书皆出其手。余拟与绶金合刻小丛书。余刻《简斋诗笺》（知不足斋钞校，宋本久佚）。绶金刻《竹友溪堂》二集（皆无刻本）。以次取所藏精钞孤本付梓，亦乐事也。七点钟至六国饭店（真番菜）赴任颢枫约，同座为肃亲王、喀喇沁亲王、朗贝勒。

初四日 阴。惊蛰节。大风甚寒，此年年春日常例也。日光不耀已数日，为之沉闷不舒。上半日谢客，治官书。午后诣寿州师，贺乡举重逢加太子太傅衔之喜。梅叟在法源寺为太翁作百旬冥庆，往行礼。适遇朗轩，偕诣大兄处，为兄复诊。又至武阳馆，为孙长班之母诊疾。余于医病，不论人之贵贱，皆为敬谨之心行之。此则稍足自问者。灯下复谢汴抚林赞丈信。看编书处一卷。接寅臣亲家信。

初五日 晴。潘爽卿自黑龙江木兰县来京，留其午饭。未刻至太原馆，赴山西京官之约。本系山西团拜，公请丁衡甫方伯，因余晋矿一疏挽回主权、保存利源有功，晋省特公请以配方伯也。衡甫约往便宜坊清谈，与朗轩同行。散后入城，赴太升堂风雨门将军之约。接笏斋书并诗二首。又接刘子静奉天书。余自戊戌年得《唐诗叩弹集》，大好之。癸卯分校汴闹，携之行篋中。校阅之暇，用蓝笔圈读数卷，觉其味甚长。近来临睡之先，必读十

馀首，以定心和气。有所得，则以墨笔识其上，深悟中晚唐人诗，无不兼比兴者，所以去风雅未远，不止气息温厚也。连日与亚遽谈诗，亚亦笃嗜此编，彼此即合，颇有深契。

初六日 晴。壬午科在湖广馆团拜，十一点钟往请严范孙前辈，诣寿州师处催请，两点钟师到，终席而去。迨戏散，余归寓，晨鸦欲啼矣。夜，微雪。

初七日 阴。睡至午正始起。锦之甥自津来。未刻至编书处一行，看书二卷。大女二十岁生日，家人招影戏为乐，余倦极，拥被早眠，虽锣鼓喧阗，而华胥不觉也。夜，大风，屋欲倾折，甚悸。得玉臣叔祖安庆书。

初八日 晴。得笏斋太原书，随手作答。午刻至乡祠直隶团拜，公请张相兼为鹿相设钱（将有山西查办之行）。访蔚若丈，顺至大兄处，由宣武门归。灯下看编书二卷。余于学校门详录西儒学派，颇近中国学案。西儒发明为学宗旨及教授之法各不同，细阅之亦殊有味，惜译笔太劣，未能达其所见耳。得门人施汝钦贵州龙里书并件。又得笏斋太原书，专丁来，将托买各书交其带去。书贾携明《何氏语林》求售，以十金留之，凡两函。何名良俊，字元朗，华亭人。其书仿《世说新语》分类，以后汉至元之事隶之，而采正史及笔记为之注。其已见《世说》者不复载。系明刻大字本。每日阅二三十条，足以涤烦养性，增广才智。

初九日 晴。午后至保安寺街，贺丁筱村夫人得子之喜。顺访亚遽，未值。诣编书处，看书二卷。酉刻在寓请客。

初十日 晴。复改史馆《景善传》。午后梅叟来谈，与商酌西院建屋种花章法。院中本有松三大株，榆一株，丁香三株，梨花、桃花各一株，若构精舍数间，添蒔垂杨、翠竹、海棠、鸾枝，居然小园矣。念及此种清福，不更作外吏之想。连夜肝阳上升，心怔忡，不复成寐，清醒达旦。余之受伤，非一日矣。

十一日 晴。翰林院值日。卯正至西苑门外公所，待事下而行。晨寒犹厉，大高殿前河冰凝结甚坚。至益斋前辈处复诊。归寓倦甚，略眠。午后复改史馆《海全列传》，心跳有声，搁笔而起，至西院小立以舒畅之。病根已深，必须择荒江老屋，屏除世事，随意游览山水，吟诗写字，使此心活泼悠然，绰有馀地，斯疾或有疗乎？因与采涧言，吾之身体胸次，当此时局而入仕宦之场，实不相宜。使我积有数万金，足以长养子孙，早解组而去，决不恋恋于此矣。世间尽有身家优裕之人，偏爱逐逐宦途，自寻苦恼。岂其中犹有不得已乎？

送蒙古子澄学士（延清）出使车臣汗

九重凤诏待臣赍，万里征轺古谷蠡（车臣为汉匈奴也）。晓殿暂辞香案侧，春风竟度玉门西。天空瀚海黄沙迥，日落穹庐白草低。料得纪程富诗卷，苦吟浑忘瘁轮蹄。

十二日 晴。午前见客九人。饭后至长椿寺行吊。顺直学堂商改规制。酉刻至富庆堂赴谢作霖之约，自移居入城后宴会之所，无近于此者（堂在锦什坊街）。复刘子静、张馥荪书。

十三日 晴。渐暖。为徐东屏作致周少朴书。午后至国史馆访盛杏丈，未值。灯下看

编书处书三卷。两日在车中看《惜抱翁尺牍》八卷毕。五、六、七三卷皆致陈石士侍郎者，论文诗用功之法，皆极亲切，可以为法。盖石士学文于惜抱，其指示窍要处固与寻常不同也。

十四日 晴。欧介持来畅论文学。岭南学者必以陈兰圃为大师，而今日学派必以融合汉宋为实用，余劝介持推演陈氏之学，专力治古文。介持欲执经吾门，余谦逊不敢当。午后祝聂太夫人寿于太原馆。至广惠寺吊刘菊农同年，致赙仪贰拾金。菊农上有老父，下有弱息，身后萧然，甚可悯也。陈石遗、顾亚蘧在乡祠结诗钟社，余患怔忡，不能苦思，草草塞责而已，不敢与诸君角胜也。陈君名衍，闽人，壬午同年，以治经能诗有名侪辈间。上灯时赶宣武门归寓。廖子方来夜谈。定州王氏汇刻《畿辅丛书》，自周迄本朝，凡□□种，久未印行，乡人醵资刷印，余以五十金得书一份，共四百二十三本，可谓大观。客去后，与量婿、铭侄检点一过。其中以灵寿傅维麟所著《明书》为大宗，本纪、表、志、世家、列传共一百七十一卷，较《明史》减十之五。此书纂于康熙时，当《明史》稿未出以前，盛行于世，乾隆后乃无人及之。余于陆清献《三鱼堂日记》中知有是书，求之坊间无有也，盖几至湮没矣。今日睹而大快。拟每日看数卷。卷帙不繁，当易毕业。唯崇祯一朝君臣事俱略，当是避祸，不敢叙耳（观于浙中庄氏私史之祸可见）。接刘嗣伯密电。

十五日 晴。少南、质钦来谈。饭后写复玉臣叔祖信。又，史持叔信。又，为持叔致赵帅信（此信录副）。又翁寅臣亲家信，交量能携呈。申刻三省京官在户部银行公请吕大臣及参赞杨彝卿观察，文案冯伯言太史。看《畿辅丛书·颜习斋年谱》，因采润往看电影，余看书待之。至三鼓遂尽一卷。作文作诗固贵命意，而声色二字决不可少。昔人用功欲多看多读，正欲领取声色耳。五色相宣谓之文，依咏和声谓之诗，无声色何以为文诗乎？

十六日 晴。已刻至畿辅学堂，学生开学第三年，行纪念会，照相。此种举动，余极不取，于学无益，徒为驰鹜而已。其大旗写“二周纪念”四字，大类丧礼，尤属可笑。饭后至医学研究会，轮值予施诊（每月星期三、星期六施诊，每次轮会中员二人，赞成员一人），诊陆姓一人，详书脉案、病因、药方于册，以备参考。申刻入东城史家胡同绍仁亭同年处，己丑月团。晚饭时东城大火，闻陈列所高楼已付煨烬。量能南旋。

十七日 晴。为徐东屏致徐菊帅信。又，复舒宾如信，托东屏带。又，复汪子衡信，交其仆高福带（并代赎皮衣四件）。子衡书来执贽，不便固拒，答书允之。修改史馆《海全列传》。申刻至湖广馆，赴李星桥、王基磐两同年之约。度支部议行印花税，奏请归各省藩司试办。此款抵洋药土税，国家经费所取资，不得不行，行之亦不甚害民。唯归藩司，则必设局，委候补官，假手胥吏，安置私人，浮费苛征之弊，种种由此而生，将上与下交换而独益于中饱矣。且民畏官甚，买印花亦不便。余意不如归户部银行经理，其性质仍是商办。既便发卖，又便汇划。无银行处，则由该行招承卖商人，似较省妥。又章程第一类，有当票一项亦须贴印花，余意凡赴质库者皆贫贱之家，质肆估本既轻，取息又重，若再加印花，贫民益滋困累，此条似宜除去。因以此意草一疏稿，嘱袁先生缮写。

十八日 晴。祝梅叟六十四岁生日。答拜子咏。答送褚伯约丈。至福兴居赴梅叟约。看《习斋年谱》卷下毕。颜先生之学以习恭为主，专重躬行实践，深诋宋儒空谈心性之非，谓其论事论学皆足误世。其制行坚苦卓绝，日记所为，一刻不敢自肆，真圣门之独者也。当时以其诋议程、朱，目为异派，则门户之见也。其论王荆公、韩侂胄无贬词，洞中两宋

诸臣之失，识议超卓。自王船山外，无人见及此者。余向来持论亦以荆公变法无可议，积衰已久，非变法安能富强？世皆讥其刚愎自用，然当时守旧老臣（《朱子语类》亦讥韩、富守旧）胥以苟安为福，无一人与荆公同志，欲立一法，力沮坏之，无一毫商量。其刚愎自用，亦诸公有以激之。侂胄骄侈，诚非正人，若用兵之失，只可责其非时，及任非其才耳。倘诋其不当用兵，则是扬秦汤之焰也。今读习斋此论，为之快赏不置。

十九日 晴。春分节。午后至编书处。连日心跳耳鸣，彻夜不能眠，心火上炎，以黄连、竹叶、麦冬清之。接袁秉道江北厅书。

二十日 晴。赵重卿同年（巽年）来谈，不见十馀年矣，快论半日。午后至起居注（每月初五、二十堂期二次，署中应商办之事，司官皆于是日面陈，听余区处）。出城至工艺局，三省铁路研究所督办大臣吕镜宇年丈、会办杨彝卿观察均到。京官到者十馀人。提议买债票利弊。嗣后逢五逢十督办及三省京官皆集于此会商一切，亦联络之善法也。在大兄处略坐，赴惠丰堂大德玉局。朱莹如以大计去官。

二十一日 晴。出城至吴处贺喜，孙处行吊。在恒裕厚存银五千两，六厘行息。朱伯颺约万福居，辞之。子方、季龙来夜谈。两日在车中看《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一卷（《畿辅丛书》本），万历以后六十年朝局尽于此矣。接杨莲帅信。

二十二日 晴。午初刻至天福堂，赴寿懿卿同年之约，未刻归，遂不出门会客。复钱世兄信（其父字子春，名瀛，为吏部注册、捐免、验看事）。又复景之甥信。接量能电，已安抵上海。看《明史纪事·河套播州》二卷。年来公私冗杂，记性日损，不能如从前之博览。唯思专看《明史》，以致用为经世之学；专心古文，以保国粹。其余皆置之。新买旧刻本《何氏语林》十六册，则于倦闷时阅之，以娱情遣兴。其亦足体用兼赅矣。

二十三日 晴。有风，致尚会臣、鹿遂济信，托岳祥麀带去。午后祝吴质钦五十生日。至编书处复勘本月进呈书。又，与纂协诸君商办分修历史。汉儒说《易》专重卦象，固觉穿凿繁难，然王辅嗣、程伊川一洗而空之，专重义理，亦未免偏入一边。圣人作《易》，取象有极奇处，如白马、羝羊，天剿灭趾，密云遇雨之类，岂是凭空拈起，无端作此奇谲耶？汉儒卦象之说，自有所见，特《易》义广大精微，非一端所能尽耳。

二十四日 晴。恭递封奏，诣西苑门外候事，七点钟事即下（〔眉〕一折一片均下部知之），与袁珏生同至其寓，为妇稚诊病，留早餐。归寓后东邻范孙前辈来招，李嗣香、华璧臣均在座，因往谈，共商津浦铁路债票事。盛杏丈来谈，余以洋壹千元附汉冶萍铁厂股，杏丈特归入老股，俾享优先利。盖此厂经营十馀年而后告成，汉铁萍煤足供五百年之用，铁质纯净，甲于五洲。中国辟此大利源，杏丈之功不可没也（入股本年年利息八厘，明年预算即可增至二分，公积馀利尚在外）。

二十五日 晴。午后至湖广馆，辛卯团拜。傍晚入城。发笏斋书。自十六日陈列所第一类大火后，至今无日不火。十七日德胜门外民房灾，十八日白云观灾，十九日湘学堂灾，二十日雍和宫后殿灾，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煤市街店肆两次灾，二十三日大蒋家胡同纸店灾，二十四日西北国民房灾，今日东四牌楼茶叶店灾，草厂五条胡同又灾。居民诧为火劫，咸有戒心（〔眉〕廿六、廿七又连火）。以天文占验言之，火星必有变动。《春秋》梓慎、裨灶之学，确有所见，新学家动以迷信二字扫之，彼恶知有天地哉！湖南李氏《耆献类征》□百□□卷，一代文献搜罗殆尽，可称煌煌巨编。余命宝惠每日趋公之暇，看一二卷，

一年便可毕业，于经史之学大有裨益，不特娴习昭代掌故也。嘉兴《钱氏碑传录》、平江《李氏先正事略》，皆相类，兼可作文字读，唯皆限于名贤一面，平常者不列，官小者不列，所收较隘，其文又皆出于碑志行状，行文有体裁，奏疏、公牋多从删润，不如李氏此编，兼采史传志状，笔记轶闻全备，为翔实有用也。

二十六日 晴。午后至编书处，以无事少坐即行。至施医西局稽查方药。至潘问楼年丈处行吊。归寓，何梅叟、刘伟臣同年丈均坐候（伟臣新自张家口银行来）。上灯前出宣武门赴云依万福居之约，同人招妓侑酒。妓有翠云者，旗籍，其父姓长，曾官主事，父母早歿，育于姨母，姨不良，十三四岁时鬻诸北里，堕风尘者四载矣。姿不恶，端而愿，不善应客，为假母所制。同人悯之，思为脱籍，归某同年（姑讳其名姓），然未易为也。

二十七日 晴。至庆邸祝寿，挂号而出，聊以应景而已。余性不喜谒权贵，尤不敢登王门。以庆邸父子之知我也，感其意，不忍矫情远避，故于新年及寿日均往投刺而不献仪。去岁正寿，献薄物亦不受，回事处、诸护卫亦不敢向余索门礼也。出城访梅叟，午餐，厅事牡丹三盆，经两月馀矣，尚妍润，未褪色，如新放者。叟于养花可谓精神独到矣。至张燮钧丈处吊太夫人丧（九十八岁，计闰已逾百龄）。答拜赵重卿同年，刘伟臣丈（伟下榻大兄处），留连至晚始归。内阁湖广馆团拜，具柬相邀，辞之。灯下复次寅书并寄相片，交邮递。兄弟不相见者四年，弟以相片见寄，余特拍一相答之，庶几慰阔别之怀。

二十八日 晴。钱绍云同年自奉天来，留其午饭，久谈乃去。未刻至惠丰堂赴陈石麟约，酉刻至嵩阳别业赴景佩珂、李筱峰、李振甫约。

二十九日 晴。午后至编书处定支款单。至医学研究会，会员、赞成员咸集。每月一次，共商应办事宜。夜，大风。接张馥荪信，随手作复。孙礼仲（廷嘉。先业师伯闻先生之次君也）来拜。

三月初一日 阴。天气和润，稍有春意，上房东小院桃花一株，高过屋脊，花苞初坼，如万点红霞。余买此屋，得花木甚多（三松，三丁香，两海棠，两马樱花，两桃花，一梨花，三枣树，二榆树），与我性情适宜。花木皆数十年物，尤难得也。前榆树令王雪帆（鸿遇。临渝县人）介任觐枫来见。午后诣史馆领正、二两月津贴。答拜绍云，不值。出城，在大德通久坐。酉刻至长吴馆，赴邹紫东之约。

初二日 晴。吴厚庵（丙炎）来见，与订顺直学堂历史教员之约。门人刘纪怀言，日本国小民贫，风俗甚陋（如男女同浴之陋习至今未革），只因万众一心，遂能战胜强邻，称雄地球之上。我中国地大物博，富文明，重礼教，而人心自私自利，与国家漠不相关，或更卖主以求荣利（如高尔嘉、钟镛辈犹其小焉者也。此特不幸而发覆，其未经败露者何限耶？），乃以四万万而畏人，可痛可恨。欧洲虽强，然只能困我侮我，不能举中原为己有也。日本固蓄奸谋，然亦为他人驱除资耳，且国之亡，必先于中国。为我患者，其终在俄罗斯乎？今之达官畏日媚日无所不至，余所见则不然。夜深记此。未刻在寓设席请绍云、伟臣、重卿三同年，礼仲世兄、紫东、剑秋作陪，大、三兄同来。傍晚即散。

初三日 晴。上巳，与同人修楔于畿辅先哲祠，兼作诗钟。访梅叟，见其新刻《灵樵山馆诗》四册，王粹夫农部作序，笃雅有节，非漫操觚者。申刻赴姚石荃万福居约。与沈封丈话别。寄新城信并代作诗六首。

初五日 晴。清明节。徐世兄君特自津来。饭后赴津浦铁路研究所（借用琉璃厂工艺

局，逢五逢十督办大臣及三省京官皆会于此)。至江苏馆祝殷楫臣太夫人寿。至云山别墅赴王粹老之约，登西爽阁看桃花，霞光成海，斜日返照，尤觉艳绝，真大观也。

初六日 阴。西风颇寒。祖考忌日，在南横街拜供。未刻赴编书处。西院种垂柳二株，门外植槐二株。

初七日 晴。芜湖缪子惠（延恩）介其师朱桂翁来见，曾为海州分司运判，以查办前任徐绍垣亏帑，据实未为弥缝，不合运使程仪洛意，罢官。景韩来谈，留午饭。饭后写应酬字。出城，贺宗端甫同年嫁女喜。至云山别墅赴李荫墀年丈之约。同坐有卓凌阿，字惠田，熙贝勒之弟，官副都统、乾清门侍卫。余每侍班，必见其人，相见既熟，必招呼，然终不知其姓名。今日密询主人，始知之。余为讲官既久，凡御前王公、贵人皆然。翰林院疏通出路，经政务处议复：阁学三品学士内升侍郎，外放巡抚；读讲学士内升阁学、副宪、府尹，外放藩臬。两司添设秘书郎四员，秩从六品为编检，开坊初阶添编检，京察以六人计算（向来七人得保一等一员）。又读讲学士以下得保各部丞参。此制既定，学士必有外简者，余则志在内擢也。复寄欣如二舅信。灯下朗诵震川文数篇（《筠溪翁传》、《方思曾墓表》、《归府君墓志》）。既掩卷，觉胸次常有一段清超隽远之致，氤氲不去，真乐趣也。此种文境，实为庐陵以后一人，其独到处有时足窥太史公堂奥，并非庐陵所能掩耳。

初八日 晴。至湖广馆祝杨同年（振铎）尊翁寿。医学会轮诊。吴质钦处晚饭。粤士朱季贞（淇）介质钦相见。季贞博通经史，为《北京日报》主笔，余见其论说数篇而重之，一见如故，谈古今极洽。夜，雨。

初九日 阴雨。隔墙看西院桃花，粉艳入画。天气清润，动郊游之兴。午后至编书处。申刻至泰丰楼赴朱蓉卿之约。

初十日 竟日微雨。因忆吴穀人、何兰士、路闰生诸家试帖，皆有春阴诗烘托描摹，情景兼美，足以移情。近来少年不知作诗，其胸次无复有静细悠远之境，虽触佳景，亦无好怀矣（描实景，传虚神，无精于试帖者）。未刻至乡祠，赴嗣香前辈之约。纠合同乡十二人，每月作一局，轮作主人，遇有乡里公益应商之事，则集议之。虽饮食之局而寓自治团体也。得罗景湘伊犁书，以俄罗斯邮局递京，凡三十七日而达。书中纪俄境道里（景湘之行，由奉天涉哈尔滨，历西伯里亚一带，而达伊犁），筹新疆政策，极为精详。付宝惠阅而藏之。

十一日 阴。长汀江叔海（瀚）来访，今之才人也。上元何秀岩（守贤）介徐季龙来谒（湖北知县）。午后出城诊海卿病，恐其不能起矣，对之凄惋。答拜各客。傍晚甚倦，早眠。接沈仲盍杭州信，随手作复。

十二日 晴。十一下钟至太升堂，赴乙未、癸卯两科门人之约。散后在南园处小坐，与笃庵畅谈。出城为海卿复诊，稍有转机。祝寿州师八十二岁生日。为同乡王六垣吏部之如君诊疾。复入前门至地安门外文伯英将军处行吊。入地安门，出西安门至羊肉胡同，赴沈雨人之约。一日奔驰四城，行三十馀里，酬应之困人如此！归寓已三鼓，犹就灯下读古文二篇始寝。

十三日 晴。甚暖。匠人拆西院破屋，重建精舍六间，于今日兴工。饭后至编书处。出城至广惠寺行吊。云山别墅赴陈梦陶丈、李嗣香前辈之约，陪其房师李荫墀年丈。荫丈令媛患病，为医所误，甚剧，强余往治，乃入城诊治，赶宣武门而出（甫出城，门即阖），

至全蜀馆作诗钟局主人（与彤臣、经仲、顾伯寅同作主人）。自前门归寓。乔小山、常小楼招饮，辞之。作诗虽足遣兴陶情，然可作可不作。古文一道，近来新文体、新名词盛行，不但义法失传，十年之后将求一通文理者而不可得，故肆力古文，守先待后，真吾辈责也。吾意今日之文，要当以醇雅闲畅为宗旨，经经纬史，说理原情，不尚奇譎，不贵简淡，韩、欧、曾而外当兼取南宋诸家之作（如叶水心、陈止斋、魏了翁皆可学，北宋之刘原父兄弟根柢深，尤可宝贵），使道、学、文三者合而为一，庶几绵古今一线之传。得笏斋书。

十四日 晴。看编书处书二卷。饭后至李、苏二处复诊。答拜旅店各客。为朱荣卿世兄（善治）作左子巽廉访信。

十五日 阴。至江苏馆祝秦佩萼前辈五十寿。在大兄处午餐。未刻赴医学研究会，有沈姓者，自云能以一剂药戒鸦片烟，泻去烟滞，次日不烦再举。云依深信之。余等均不以为然。因约其来会研究，审其所论殊纒纒，恐有后害。岷远能以化学化分药丸，乃索数丸，归而验之。拟再赴津浦铁路会，黄霾塞空，将有大风雨，急驰而归。子方来夜谈，论史论学甚畅。今世能语此者鲜矣。余近日论学宗旨，较从前大变，自喜颇有独得之见。子方所见，略与吾同，吾尚惜其迂拘，未能尽空依傍也。接量能书。

十六日 晴。午后至编书处复校两册。朗轩三次来访不值，家人促余归。亚遽踵至，畅论至暮。出城赴汤宝臣宗显堂局。

十七日 晴。已刻至荫墀丈处复诊，温病误作虚劳治，用柴胡、青蒿、地骨皮，遂致热结神昏。迨余改用犀角、大黄、枳实（合犀角、地黄承气二汤为一方，而去地黄），下红紫秽粪无数，神顿清而热转炽（此结者解也，似重而实轻），舌苔燥黑，恐其阴涸，急以大剂石膏（一两）、生地（八钱）、元参（一两）、白芍（一两）、栝蒌根（一两）涤热存阴。荫丈夫妇奉余若神明，照剂取服，不以为骇，当易奏功矣。午刻至灯市口，赴袁海观中丞之约。申初刻至湖广馆赴张振丈之约。天热衣多，神倦体困，真苦境也。

十八日 晴，热风弥燥。发陶斋书（为量能事）。未刻诣李处复诊，两进大剂，舌黑退而人安。昨日机关甚危，倘稍松劲，则变态作矣。病重药轻，其杀人与庸医同罪。申刻赴新吾约，尽出其所藏上品书画，见示南田公山水花卉多至十馀件，无不真而且精。有一金扇面，画桃花两枝，花叶如生，疑有日光、露痕相映。三百年来断无第二手矣。吾尝谓，观南田公画，但一披览间，其精采神韵不能涌现纸上，使人心目一新，而犹待仔细推敲以别真贋，笔墨虽佳，犹是他人所能到，决非真品。烟客、麓台、石谷、廉州各有十馀件。合十赞叹，不能再置一词矣。蒋南沙绿萼梅一开，超妙隽逸，非复人间所有。流连至暮，略入坐，即出宣武门，为海卿复诊。又至福隆堂赴杨艺孙约。得笏书。

十九日 晴。西园紫丁香盛开，梨花洁白尤可爱，色香俱胜。晨起徘徊花下久之。设席复请两科门人。未刻至东城祝铭鼎臣官保寿，且贺重宴鹿鸣之喜。出前门，再为海卿诊疾。又诣编书处少坐即归。酉刻制肴请法儒铎尔孟君，焦生镜蓉作陪。客去，校局书两卷。

二十三日 晴。辰刻诣先哲祠演礼，余司读祝。演毕，在不朽堂午餐。北学堂前海棠四株皆盛开，可为艳绝尘寰矣。惜连日狂风恶作剧，使名花减色，年年例如此，若专与花为难者，安得不梦想江南哉！午后为刘我山同年复诊，明明内蕴大热，气冲上喘（经云诸逆冲上，皆属于火，确论不移），而前医乃以温补治之。吴中名手曹君竟令服金匱肾气丸，以致津枯舌强，紫血上冲，几陨其生。余改用大剂石膏、鲜生地等味清之。两剂而黑燥粪

下，舌润喘平，已能起坐矣。入城至东四牌楼三条贺铁尚书娶子妇喜。狂风大起，黄霾蔽天，车中热燥不可耐。至编书处细阅进呈正本。黄昏又至李处复诊，立清理方，以涤馀热。顾愚溪招醉琼林，大风惮出夜城，辞之。苏海卿竟于昨日逝世，余欲往哭之，闻今晨已棺归房山，不果往。海卿辛卯岁即来执贽，敬余亲余，十馀年不懈，事吾犹父，吾亦视之犹子。性情纯笃，任事认真，今年以通判筮仕山西，方以远到期之，不料其未出都而死也。

廿四日 阴。一夜大风，气候颇寒，三棉犹不甚暖，外间有衣薄裘者。已初赴乡祠，午正南皮相国始到，即行礼，余读祝文。祭毕会食，余向南皮论二事：一、明末吴桥相国范文忠公故宅在西长安街大栅栏，闯贼陷京师，文忠投井死。今井在街南，有碣嵌于墙阴，表以“明范文忠公殉节处”八字。当访明宅基，备价赎回，建祠奉祀（井在路东，其宅当亦不远），以彰忠节。一、大兴翁覃溪先生墓在左安门外八里庄，光绪初年，常熟翁相国曾与高阳文正师访先生后裔，仅存一寡妇、一十岁孤儿，贫无立锥地，墓亦久芜。翁相醮资周恤孤嫠，置祭田，设茔户，岁时祭扫，并在宛邑存案。今事隔三十年，孤嫠不知存歿，墓亦无人过问。当向县查明，拨祠中存款为之修理，以彰风雅。南皮甚以为然，徐议办法。北学堂陈列先哲手泽，有《孙夏峰先生年谱日录》稿本，先生亲笔删改处极多。又，先生手批《王龙溪语录》一本，仅卷七、卷八（系李卓吾批刻本），皆有圈点批语，余携坐小室中细阅一过，当日用功处可窥一斑。至寿州师处贺娶孙妇之喜。

廿五日 晴。起居注堂期。入西长安门，出东安门，赴杨德孙宁波馆局。招瞽者王玉峰，能以三弦代歌，作名优汪、谭二人音调，如聆其声。又作军乐排队唱歌及丧家举殡啐经诸事，锣鼓铙钹，步履音声，一时俱作，一堂之上为集数十人，神乎技矣。昔《虞初新志》、《聊斋志异》曾记口技，以为奇巧入神。此之手技，尤难于口，是见人心之灵，但能精专，无巧不臻，鬼神来告，金石能开，洵非虚语。吾辈为学不成，正坐不能精专耳。余因此自奋。入夜狂风复作，急驰归。

廿六日 晴，仍风。午刻同乡公祭刘博泉侍郎。又，至良席卿处行吊。又，至吕镜宇年丈贺生子之喜。丈于五十四岁得长子，今年六十七，连举丈夫子五人，可谓老当益壮矣。观剧六出而归。寒甚，艾卿招饮，辞之。

廿七日 晴，稍暖。二伯母忌日，至大兄处拜供。饭后至花农前辈处陪媒。又，至乡祠赴严范老、刘仲鲁约，遍观祠中所藏字画。为李厚卿致沈子封丈、刘嗣伯书。为李浩春致胡揆甫方伯书。又，发揆老密电。又，发曹亲家襄阳电，促儿媳还京。

廿八日 晴。谒振贝子，纵论时事。余谓：今日最可忧者，在上则诏令不信，赏罚不明；在下则士大夫无廉耻，乡里无善俗，学校无义理无文字。不及十年，人心学术荡然无存，将有不测之祸。贝子击节叹赏。归寓易便衣至大兄处午饭，同席高仲城前辈、谢辅廷、杨朗轩、濮云依，竟谈星命之学，津津乐道，终席无异言。余在疑信之间。兰泉来夜谈。

廿九日 晴。李荫丈、吴蔚丈过谈。戴仲卿来辞行，交去丁方伯信一封。饭后至编书处，闻其无人，卧看《土耳其志》一卷。竟日治公事，看编书处书三卷，撰国史馆《儒林俞樾传》一篇，删改《忠义杜连升传》一篇。发冯星帅信，为欣如二舅、叔元三兄、陶希泉说项。

戊申四月初一日 晴。已刻诣史馆交儒林俞樾、忠义杜连升列传，兼领三月份津贴。答拜袁海观中丞。访赵智庵侍郎，留午饭，久谈。申初至全蜀馆，己丑公局，请傅彤臣观

察（世炜）、武德清太守（玉润）、姚粹堂司马（楷）、吕洛生大令（道象）四同年。复笏斋书并寿礼，交家人蓝玉带回。

初二日 晴。午初得电话，大兄放福建泉州府遗缺知府，衣冠往道喜。忽得易丞午柬云，谕旨尚须更正，今日未发抄，嘱暂勿宣布。乃访丞午问之。盖去年十一月泉州缺员，谕闽督选员调补，而简鲍心增补所遗之缺。闽督奏请以延平守管元善调泉，以鲍心增补延平。下部议尚未复奏，鲍请假回滇江省亲，旋丁父艰，苏抚奏报于今日上闻，枢廷遂进单请简。迨命下后检原案拟旨，始悟泉守已调管元善，所遗延平乃外补缺，不由内放，吏部虽未复准，然此缺业已调补有人，不当再放遗缺。然上已退朝，无从更正，只得暂缓发抄，俟明日议之。至徐花农前辈、吴经才表弟两处贺喜。至广和居赴朱桂老之约。垦务大臣绥远将军贻谷与归化城副都统文哲珩互参，派大学士鹿传霖、侍郎绍英查办复陈，贻谷不顾藩部边氓大局，只为一己罔利起见，专用小人，苛索巧取，贪残相济，扰害蒙民，败坏垦局，吞蚀地价至二百馀万两之多，滥杀台吉丹丕尔，烧毙其一家五命。奉旨革职拿问，由山西巡抚派员押解来京，交法部审讯监追治罪，随同婪贿各员分别监追遣戍，历年办垦保案一并撤销。自光绪癸未年拿问滇抚唐炯、桂抚徐延旭后，久无此重典矣。

初三日 晴。大兄仍授泉州遗缺知府。衡侄女字祥符顾氏亚遽同年之长子，姚石泉、杨朗轩为媒过定，余往陪媒。客散后至湖广馆，甲子、丁卯两科团拜。傍晚归。朗轩来夜谈。得笏斋书。

初五日 晴。增修书局《学校》二卷。未刻至户部银行赴己丑同年月团。又至景佩珂、刘我山两处看病。致川督赵次帅书。

初六日 晴。郁林高伯慈（嘉仁。新选桐乡令）介子方、子绳两君来见。饭后诣编书处。归寓写对数联。又书“三松精舍”制额悬西院新厅。从吴质钦旧宅移黄刺藤一大丛，植新厅侧。花正繁茂，携灯督夫培土浇水。培根之土欲深而坚，以避风袭其根，初次浇水欲聚而透，使旧根与新泥融洽，花未有不活且繁者。再得笏斋书。

初七日 晴。立夏节。俗例谓立夏称人则不苦夏，余称得九十五斤。一日清闲，写致周少朴同年书。又复蒋欣舅、叔元三兄书。校书局书一卷。临帖三纸。为刘荫贞写册页一张云：东坡、山谷、南宫、香光、石庵皆得法于平原，而自成面目家数，至其妙处，往往若合符节。近来善学平原者无过松禅相国，故于苏、刘二家得其神似，此中消息可微参也。余十三四岁受庭训习《东方画赞》，弱冠后进习《刘太冲序》、《鹿脯帖》，嗣因学馆阁体迁业于信本者数年，又杂学松雪及诒晋斋，专取风神，体势弥不振。戊戌岁得《西楼帖》，大好之，乃尽弃所学而从事于坡书，用心既专，知识渐进，始悟坡书纯从平原来，为大令嫡乳，于是再由坡书而进习《刘太冲》、《鹿脯》二帖，并揣摩《祭侄稿》，以纵体势，觉见解、意味迥与从前不同，于古人所谓拨镫法、屋漏痕，恍然有得，自喜能得坡书三昧。

初八日 晴。派充国史馆提调。余凡三任是职矣。编书处同事在余处公钱汪兰楣太守，并拍照悬之书局，以志离合之踪。复笏斋书并拟药方。

初九日 晴。已刻至史馆履任。满提调连子瑞（兆）、松（茂）闻余至，皆自内阁来谈。吴蔚若丈亦自宪政馆来谈。堂餐后出城至寿州师处陈谢。答拜金晴羲（兴华）。拜馆中同事谢鲁卿（绪璠）。致曹亲家书。

初十日 微雨，颇凉。会客九人。饭后因翊虞亡侄三十岁生日，至三圣庵哭之。回首

去岁来余处行礼情形，尤增悲恻。谒寿州师久谈。师议三儒从祀，不以梨洲先生为然，因其《明夷待访录》主张民权也。至医学研究会。灯下写对七付。崇殿材戎部（福）介宝惠来执贄（壬午同年绥远城将军恒寿之子）。

十一日 晴。午初至东邻春子处贺喜。出城至裴绚臣处贺喜。至大德玉辞晚局。入崇文门至刘益斋前辈处行吊。绕前门至西城赴陆凤师之召。疲于奔命。风沙又起，困悴异常。归寓看《象山学案》一卷，以定心气。

十二日 晴。顺德杨鼎元，字吉山，介门人罗季跃来执贄。杨为庚子、辛丑科举人，内阁中书。未刻壬午公局，在全蜀馆请汪兰楣太守、大兄、刘芋田别驾（新选苏州靖湖厅通判）、年侄黄楚南观察（丙湘），汪及大兄辞。朱季贞（淇）来作半夕谈。季贞湛深经术，通达中外政体，美才也。谈及美国新出一种麦生炮，每一分钟能出三百六十子，每子又分为百小子，既多且速而及远，为火器最新最利者。其实创自我中国人香山郑兰生。郑精制枪炮，能发明新式，突过西人炮，署“兰生”二字，译者误“兰”为“麦”，中外皆诧为泰西利器，不知出于华人手也。其徒范栋臣（国梁），现为陆军部所用制造之才，远逊其师，然在中国已首屈一指。中国所用枪炮，买外洋现成者固谬（外人决不肯以新式极精之器售与中国。近来日本既胜俄，其用旧枪炮，无所用之，我东三省徐大臣乃以廉价尽买之），即取其图式自仿造，亦误。两国交战，偶有小挫，军士决不能携枪炮而逃，敌国得吾弃器，纳以弹子，即可还击我军。我之仿造愈精，彼之借用愈便。故各国自制枪炮，必自出式样，自定径口，使敌得之为无用。中国不明斯意，乃以维妙维肖不差杪黍为能。此与赍粮资寇何异！即如从前北洋练陆军，延德将，纯用德国口号行军。口号为军中秘密机关，岂可沿袭敌国。毓鼎己亥召见，曾痛言其弊，圣上深以为然。闻此弊近已改变矣。

十三日 晴。风大，有旱象，心窃忧之。午前诣史馆，堂餐后赴张振丈馀园戏局（振文明日生日）。至袁珏生处为其幼女诊病。绕厚载门至荣相处道谢。又至编书处校阅书四卷。一日在车中读《千金方》一卷，颇有所得。若能专治此书，当入神妙之境。得笏斋书并赠我虾须帘对联一付，漆书石庵七言，甚精巧。

十四日 晴。泗水蒋佩南（颖滨）介田介臣同年来见。刘梅舫自奉天来久谈。饭后至恒裕，查询玉臣叔祖官事。至崇效寺赴冯公度赏花局。此局凡八人，值花时则轮为东道，为最清雅之会。十日大风扬沙，黄霾蔽天，牡丹离披，零落殆尽。其初开者亦为黄尘所掩，光采黯然。徘徊中庭，惆怅不已。席散，梅叟固邀饮于瑞蚨祥南栈，绕前门而归。门人孙治平集股八万元，购德国新出轧麦面机器，出面多而且洁。据西人言，向来面色稍黑，皆麦尖使然，因制此新机专去黑尖，则纯白矣。西人用心如此，而愚民仍欲守土法以抵之，其势必不相及，人工之劳逸，货物之精粗，相去悬殊，吾国实业安得不为所并耶？蜀地向种罌粟，近年禁烟减种，将来种麦必多，治平拟运机入川，提倡实业，其意甚善。此举若成，不特蜀民食其利，异时铁路告成，麦面出境行销，可为全川富强之本。余甚奖誉而赞成之，乃为作书致川督赵次帅，请其加意成全。

十五日 晴。朱春和（远绶）来见，门人颂青大令（远缮）之胞弟，由乙未进士令蜀，历宰剧邑，过班道员来京引见。余详问蜀中政事。午刻常府京官在会馆公请新放常州府长志泊太尊（明），到者十三人，乃候至酉正犹不到，只可送席其寓。梦陶丈及余等各解衣进食（主人自十一下钟至今，有饥惫者）。酉正二刻长公始到，命长班迎门挡驾焉。医学

会泊陆天池招饮，均未能往。灯下写应酬字多件。两日细看梁任公所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四章，实能提要钩元，从古书无字句处推明微言大义。

十六日 晴。质钦来谈，留其午饭。出城至朱芷青、毕怡臣两处贺喜。又，贺马积生前辈选湖北盐道喜。翰林资格满十二年，截取选道员，此其发端也。至编书处复看进呈正本。灯下写屏对七件。每日夜饭后如此，似于开拓心胸，舒活筋骨为有益。看梁氏书英儒倍根、法儒笛卡儿学案。倍为格物派，笛为穷理派，皆以实验为主，辟空想悬揣之谬，与朱子学派颇近。盖其宗旨即朱子《大学补传》“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至“全体大用，无不明”一段道理也。若卢梭学说则近姚江。

十七日 晴。午后答拜各客。至乡祠赴刘惺庵同年之约。大风复起，旱象已成，闻麦苗俱枯槁无望，心甚忧之。灯下草《敬陈时政阙失，宜飭中外修省疏》，未脱稿。以李光铠、宝铭、宝骏衔照，托恒裕呈换议叙实官部照。

十八日 晴。余熙臣自常来，予十六七岁时旧交也。当时熙臣甫弱冠，气豪而壮，下笔不能自休。予时学为诗文，与诸公车上下驰骋，诸君视予为畏友，忘年与交，熙臣其一也。倏忽三十年，熙臣则头秃颐缩，几成老翁，予幸尚强壮。回首旧游，相对太息。饭后至编书处，复阅正本六卷。又删定杨德孙所撰《法兰西历史》一卷。出城至长椿寺行吊。接次寅信。灯下写折扇二柄。看梁纂《英儒达尔文学说》一卷。达氏种源论，推明万物天演竞存之理。大凡人物之生，有天然淘汰，有人事淘汰，占于优位则胜而存，退于劣位则败而灭，其理甚精。余验之万物，证以中国历史，确不可易。处今日世界，尤宜熟复斯言。

十九日 晴。已刻诣史馆。午餐后至贤良祠恭送宗室文达师神位入祠，行礼而出。绕西城至编书处，雷声大作，急归寓，倦眠片刻。写致杨濂帅公函，为畿辅、顺直两学堂筹款。看梁纂《边沁学说》及《政治说》。边氏持乐利主义，较量人生苦乐度数，而就其至乐以为善，又推而至他人，使斯世皆得莫大幸福，以为乐利。然此义未易言。若所见不明，则陷于私欲，而为浅夫昏子之所为矣。近数十年，西人讲卫生，谋公益，创一切便利之举（如舟车以便行旅，电话邮政以便交通，皆是），皆本于边氏主义也。

二十日 晴。张馥生丈（宝廉）自里来托办官事，均委诸恒裕，托润田妥实料理。馥丈谈及心耘八叔统带江防各营，专防常州、江阴一带贼匪。午初刻，起居注堂期，入西长安门，至署点派署理汉主事及递遗正副收掌。此实行事权第一次也。近来予于起居注、国史馆、编书处皆有堂期办事，更有编书处加堂期，稍觉公事多于私事矣（惜咸安宫总裁差使被裁，使余不得竟整顿之志）。出东安门至贤良寺答拜刘雨三前辈（春霖），新派帮办云南军务。雨老先施枉拜，当以癸卯年余曾专疏保举也（其时柳州兵降而后叛，余具疏劾岑督而力保雨老办广西军务。疏入，即奉旨由滇藩调桂藩。圣主见信之深，一时诧为异数）。出城至乡祠赴吕镜宇、吴仲恂二丈，桂月亭同年之约。归寓甚早，与袁老夫子散步所居左右，以舒劳倦之气。灯下写致喻庶三同年书，为汤保丞大令托。又致笏斋书。宝铭在法律学堂肄业，夜坐询考课程，验其勤惰。以屠雨航自日本寄来新译出《政法述义》十余种授之，督其逐次研究。其中有《统计学》一种，精要有用，发前人所未发，留以自览（又新出《财政学》，为最近调查发明之本）。财政之学，古无专书，历史《食货志》，断代为书，固未完备。《通典》、《通考》所汇集，虽较宏实，然亦第详规制而已，于此学精深处，究无所发明（《通典》有主脑，又胜于《通考》）。此则今人胜于前人远甚。专门之学，便可

从此用功。至《统计学》，尤为政治必要之事，前人所不知也。看梁纂《法人孟德斯鸠政学派》一卷。孟氏创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鼎立之论，开欧美立宪之宗，诚伟人矣。

廿一日 晴。午刻到编书处校阅装订进呈本。未刻赴江苏馆公局。翊虞亡侄夫妇灵柩南旋，在三圣庵作佛事，余不忍往，而至大兄处慰之。狂风复起，日色昏霾，急驰而归，气象不佳，殷忧实甚。接朱莹如处州信，随手作复。看梁纂英儒霍布士、荷儒斯片挪莎学案。霍氏与倍根友善。其宗旨谓凡人之情状，皆由利己一念变化而来，故人生职分，当因势利导，各求其利益之最大者，以就乐而避苦。此天理自然之法律，亦道德之极致也。其论学颇近《荀子》，论政则近《墨子》，而陈义不如荀、墨之完。斯氏则谓凡事物皆有不得不然之理，而天地万物，皆循此定轨而行，一毫不能自变，故其解“自由”二字，大意谓由此不得不然之理以行，随己意而有所思有所欲，自握天然之权也。其旨与致良知之说最合。余因此知哲学之理，明儒逐层剖析，已无遗蕴，西儒探索所得，自有不谋而合者。故余最嗜《明儒学案》，终身味之而无厌。新学少年，闻泰西哲学，则尊奉倾倒，争欲问津；闻中国宋明理学，则诋为陈腐，若鄙夷不屑用功者，真井蛙枋鸚之见也。

廿二日 晴。傍晚阴云四合，大有雨意，乃数点之后，又为狂飙吹散。焦闷已极，唯有呼天而已。水元伯（又字蕖樵）太史来见，于学问、政治新旧之界，均有所见。余谓国家唯当设高等学堂、大学堂。若中等以下，则宜听民间家庭自修，由提学使专试以中文（经史古文），录取若干，名为秀才，然后送入高等学堂，习各种专门之学，则中学不已，而进步较易（大凡中文已通者习为专门之学，其悟性较速而易成），国家亦可得长才之用。至外国文语，只可列为专门，不必人人而习之。从前译材足贵，十年之后，人尽通事，人尽译材，恐解中学者转难能而可贵矣。若目下学堂之法，将二十一行省之少年俱教成不通中文、不能写中国字而后止。祖龙焚坑，其祸不如此之烈也。谁欤作俑，职为厉阶，不能不叹息痛恨于长沙文达矣。元伯大以为然。午后为杨康侯诊病。答拜熙臣，未值。未刻至聚宝堂赴纶化南（昌）之约。看梁纂《卢梭学案》，卢氏民约论开十九世纪民主之制，儒生笔舌之效，过于开国君相之权，不得谓非世界第一人物也。此编唯详阐其政派，于学派未一字及之，不甚满余意。接门人覃述方汾西信并百金，随手作复，并为致丁衡甫同年书说项（兼为泌阳薛宝廷连城说项，李振甫所托也）。朝命荫午楼侍郎会同杨总督充校阅大臣，奏调宝惠为总文案。今早启程赴津，同至马厂阅操（马厂距天津六十里）。

廿三日 晴。盛京驻防纶昌（字化南）介荣锦堂来见（〔眉〕此在前，误记于此）。午后访熊经仲，交去丁衡甫解翰林院经费五百金。申刻赴花老之约，半席赶城而归。朗轩来作半夜谈。接丁衡甫两信。

廿四日 晴。午刻为潘少南题主。未刻至瑞蚨祥西栈赴武德清之约，燥热特甚，席散即归。珩甫来夜谈。写扇五柄。

廿五日 晴。曾祖母忌日，至南横街拜供。饭后至恒裕存圆通粥厂公款三百五十金（大兄移交）。赴医学研究会，议设医学堂。又赴津浦铁路研究会。申刻至嵩阳别业赴润田之约。大理院奏留福鸿侄以六品推事候补。

廿六日 晴。巳刻诣史馆。归路访朗轩，适高仲城前辈及四川李伯勋大令均在座，两君皆精星命之学，李诣尤深，畅论两时之久。余不甚信星命，然亦不加深辟，盖五行生克，自有此理，年运相值，有休有咎，亦不尽无凭也。归寓看编书草本五册，发缮公阅本。傍

晚，朗轩又偕李君见过，适贾厨贻我鲋鱼一尾，颇新鲜，蒸以款客，宾主大嚼，遂罄一器，佐以雪里红及熏鱼，皆江乡风味也。客去，作致兴化许篆卿太亲翁书，为宝铭完娶吉期，请篆老转达严府。接宝惠马厂禀。

廿八日 晴。午后答拜客。未刻至乡祠赴李嗣芴前辈之约。微雨未湿地，复为风吹晴。半席先行。至便宜坊赴质钦约，同座唯朱季鍼、赵敏生。赵君名学，香山人，在美国入医学堂，毕业归国。廷试用七品小京官，精习西医而深慕中国医学之精，欲得通人研究，介季鍼与余会。余谓西法自有佳处，而精深处不能尽传，良由通西医者皆不通中文，而通中文明中医者又皆不通西文，是以译书迄无善本（须通中文精中医而后通西文习西医者方能译述西医书。兼有四长，此岂易得哉）。欲与敏生约，渠译西书，而余以中学印合之，必有可观。惜敏生既不通中文，又不娴中语，钩辘格磔，殊觉为难（其广东话亦系归国后补习。今日谈时，粤语所不能达者，则以西语杂之，尤可笑）。须待其京话学成，然后议此耳。复张啸圃文书。

廿九日 晴。宜兴徐敏伯（敬武）来见，作令四川，为赵季和诬劾去官。午后至编书处整齐诸君所编历史。申正出城，至嵩阳别业赴黄允叔（绪炳）之约（海盐人，新选安徽泾县令，与朱桂老中表亲）。终席入宣武门，石泉、朗轩、振甫、亚蘧来夜谈，更深始去。发宝惠信。

三十日 阴。顾渔渭表弟（咸传）自汴来投大兄。蜀人冯宗岱介岷远来见（字渔古，乙亥举人，由截取选直隶束鹿令，年六十三矣），悯其儒生穷苦垂白而得一官，为函托杨帅。午后得雨两阵，少顷即止，仅湿地面耳，然中庭花木已葱润有生意矣。雨后出城，为保之师诊病。朗轩、珩甫来夜谈。

五月初一日 晴。辰初诣翰林院宣旨，出洋游学毕业生用编修二人，检讨二人，庶吉士一人。已刻入西长安门，步行诣起居注。午初步行出协和门诣史馆。四小时趋公三处。堂餐后回寓少息。申初出宣武门，赴顾渔溪前辈之约，仍趁城门而归。晚饭后写屏对五件，以解烦劳，然手腕亦不胜矣。

初三日 晴。翰林院值日。五点钟登车，六点二刻到颐和园，在宫门外朝房久坐。八点二刻事下，即回车，十点钟归寓，倚枕酣眠一时许。饭后随意遣兴，不出门。笏斋在京时曾购宋本《六臣注文选》，为赵松雪、文待诏所藏本，惜缺第一本，引为大憾。濒行谆嘱为物色，冀合延津之剑。余留意数年，遍托海王村书贾，竟于上月杪得之。李紫东从天津购回，价洋三十元，板口、字体、纸墨、收藏印，无不符合，居然原璧。欣喜过望，急作书报笏斋。今得其回书，愉快之情溢于翰墨，文人积习正多乐趣也。灯下写屏对。

初四日 晴。诣陆凤师拜节祝寿，吃面而行。吊陆伯葵都宪之丧。出城诣寿州师、王保师处叩节。燥热不堪，驰至大兄处吸荷兰水一瓶，胸膈稍清。颂年、朗轩、亚蘧均至，留啖鲋鱼。绕前门而归。李新吾贻鲜鲋一尾，命孙厨蒸熟，以备明日恭荐祖先。夜，热尤甚。

初五日 阴。晨起祭神。午刻祀先，荐角黍雄黄酒，合家大小拜节。善卿弟，宽仲、衡叔两侄皆来。饭后至大兄处及董处。顺至恒裕取银，适店中会饮节酒，余即入座饱餐。风起驰归。微雨数点，复放晴，何雨帅之懒于命驾也。折柬招熙臣、少岩夜谈，子正始去。接宝惠禀，十四日可归。杨帅谬赏宝惠，欲以北洋督练处任之。

初六日 阴，大有雨意，仍晴。巳刻诣史馆。归路访朗轩，以宝惠信托朗携石泉，以商去就。余意兼差固无不可，而合北洋于本兵，于军事亦尚有益。未刻诣编书处。质钦来夜谈，交到赵敏生所拟中西医学堂章程。

初七日 晴。增辑书局书三卷。饭后朗轩、亚蘧、笃安、珩甫同来谈。申刻至公善堂赴范孙前辈之约，相与循行阡陌，议设农圃试验场。凌大京兆亦在座，愿助其成。席散由宣武门归。复宝惠信。

初八日 晴，热甚，寒暑表已升至九十四度。增辑书局书二卷。未刻赴黄允升手谈局，绕前门归。

初九日 晴，稍凉爽。午后至编书处。出城至长椿寺吊刘我山同年丧。又至松筠庵同乡公议铁路招股，时尚早，无人至者，因归。朗轩借座请客两桌，夜深始散尽。晚饭后至季龙处为其幼子诊病。萧敬斋自江南得东坡《烟江叠嶂歌》墨迹卷子，携以示余。明章藻曾钩刻入墨池堂，后归项子京。本朝归阮文达公。文达署签，文三桥、王虚舟、包安吴均跋后。坡公用硬黄笺书，墨采沉厚，虽千馀年犹有精光（当时用李廷珪墨书之，其妙如此）。用笔曲逆顿挫，无一处直下。沉着而兼飞动，圆融而含刚劲。非此墨迹，安能睹其妙境！以较墨池刻本，笔法失真者多矣。乃知写字看石刻，犹隔一尘。眼中奇福足冠平生。索价五百金，余酬以二百金，尚未谐也。

初十日 晴。顾表弟来辞行，赠川资二十元。写应酬字数件。傍晚至江苏馆赴孟馨斋之约。少坐即入宣武门赴朱季鍼、吴质钦约。季鍼睥睨一世，与余一见，欢若平生。余年来颇负虚名，识与不识皆以大任期之，望其转移时局，心滋愧矣。然自待亦殊不薄耳。

十一日 晴。门人朱景周大令（国钧）来辞行，将赴浦江任，大有依恋之意。景周乃性情中人也。得笏斋书，随手作复。冯聃生表妹婿自苏来（迪甫母舅之婿），详话外家情况，门祚凋零，颇增凄感。外大母吕恭人于诸外孙中最爱毓鼎，过于诸孙。今墓木已拱，而毓鼎所以报深恩者百无一二，念之歔歔不胜，因留聃生午饭。饭后拟至北城，畏炎熇不出。访东邻严范老剧谈消暑。申刻至惠丰堂赴赵敏生之约，半席赶西城归。为朱景周作浙抚书。为黄允叔作安庆四兄书。夜，大风撼屋，闻之旁皇，不能成寐。余念念不忘国计民生，不自知其深切也。

十二日 晴。偕谢鲁卿诣海淀谒新派史馆副总统定兴相国。十一下钟至万兴堂会齐，午餐后至挂甲屯直庐修谒，未见，三下钟归寓。一路枣花甚香，西山隐隐在烟雾中，知雨期不远矣。宝惠自天津校阅归。灯下致丁衡甫方伯书（托谢希尚事）。睡醒闻凉棚雨声清脆可喜，不久即止。

十三日 晨起凉爽，颇涤烦苛。午刻诣会馆祭关帝，兼请外官，宾主两席。馆中修理房屋，余托吴卓如监修，事事核实不苟，此君可用也。散后云阴骤晦，雷声隆隆，急至恒裕避之，暴雨即至，檐溜如注，一时许始晴。街旁水深二寸，入年第一次甘霖也。五点钟至香山馆，赴吉甫之约。小有林亭，雨后尤饶清润。席散由西城归。得周少璞手书。

十四日 午前微雨，午后畅晴。先王父生辰，至南横街拜供。归路访尚敬臣，复看编书处书五卷。朗轩来谈。夜饭后，与袁先生、惠、铭步月西院。天开月朗，空气澄清，枣花送馨，松阴满地。此时胸次空明，一尘不起，是何种境界！又思此等清福，天之锡我厚矣，而犹萌知足之念，艳羨富贵，终无已时，不遭人祸，必膺天罚。

十五日 晴。先世母生辰，至南横街拜供。饭后在恒裕少坐，赴津浦铁路研究会，余以叶玉澄所拟筹备股债策（仿日本贮蓄债票法核计，十年可筹齐二百五十万磅）向大众提议，吕尚书不置一辞，诸君或以为是，或默然，竟无定论。其他章程条议，凌乱几案间，大众披阅，杂然无序，亦咸不加可否。此种研究会亦奚益？维新诸君子锐欲开国会，立议院，恐亦徒多扰攘而已。入城访荣锦堂久谈。上灯时赴李新吾之约。东坡《烟江叠嶂图》诗卷，连日议价，以银元三百五十元得之。余自戊戌习苏书，遍搜墨刻，残简断石皆珍视之。每岁十二月十九日必设香花，陈书帖，祝公生日，以申崇拜之忱。丙午除夕，得宋拓小字《金刚经》，欣喜过望，叹为公祐。今更获兹异宝，尤为生平最大之福。适营筑西厅，遂择其向东第三楹，额曰“宝苏山房”以藏焉，当有祥云五色拥护其上。近时讲新学者，动诋旧学为无味，此种乐趣，维新者乌足以知之！

十六日 晴。午后阴，微雨一阵复晴。数日来凉爽宜人，较之端节前大有苦乐之别矣。饭后诣编书处阅书一卷。西儒论教育颇多至理名言，其防流弊亦甚切。中朝所推为通晓学务者，事事摹仿泰西，而于西人建学之意懵乎未之解也。自去秋以来，余为学宗旨，在以中理印西理，复以西理辅中理，就中煞有会通处，自谓所见异乎时髦。然余不喜表襮，知交多笃实君子，又无人为余标榜，无言自芳，聊独娱耳。出城为三兄诊病，天色骤变，亟驰归。云依约福兴居，辞之。兰泉自天津来，下榻于此，剪烛夜谈。

十七日 晴。门人黄叔权孝廉自蜀来。二世父忌日，午刻诣南横街拜供。为三兄复诊。答访费芝云丈。编书处加班，看书三卷。出城至嵩阳别业，赴乙酉销夏局，由西城归。

十九日 阴。午后雨，不及一时即止，虽未霑足，然清润凉爽，已涤枯燥压炎尘矣。晨诣史馆。归路诣编书处。酉刻在寓请客（朱德清、三六桥、李经宜、冯聘生、陈梦丈、严范老、李新吾）。散后杨振甫来，久谈始去。

二十日 晴。看书局书数卷（欧介持所编《英国历史》）。未刻至云山别墅赴李荫丈之约，余居首座，谢医也。云阴如墨，雷电交作，而雨竟不成。归至宣武门，则涂泥沾滑，入城则路有积水矣。是日，雨势自东北来，至西南而渐杀。登西爽阁，见白鸽数十，盘旋于水墨云中，白点闪闪，弥见皎洁。因思唐人春阴诗“白鸟去边明”五字真得体物之妙。徐少良来久谈，作谢杨帅书托其携去。

廿一日 晴。梁温甫世兄（世纶）自江西解饷来，云入徐州境后无县不求雨断屠，山东、直隶麦苗皆槁。旱地之广如此，闻之深以为忧。饭后至编书处校阅进呈正本。出城为三兄复诊。访徐花农前辈，值患病未愈，在内室略谈。至高碑胡同赴陈梦丈之约。交永年人寿保险公司戊申保险费京足五百七十两，付第八期，再付一期即全矣。

廿二日 晴。体不适，杜门养痾。汪颂年邀饮，辞之。宽仲、衡叔两侄南旋。上次远伯书。卧榻看《憨山年谱》凡四卷。憨山法名澄印，明万历天启时为僧，开道场于曹溪，挂锡于匡山九乳，所著书甚多，贯彻儒释，苦修妙证，善开发人，周海门、钱受之及一时名士皆礼敬之，钱居弟子之列，手辑文集行世。

廿三日 晴。腹胀特甚。午后勉至编书处一行，与朱桂老对谈。桂老因囑证吸烟，曾两次戒断，则不能进食。今年六十有七，断烟则有性命之忧。拟具疏陈明，请开缺。不欺之学，深可敬佩。亚蘧来久谈。杨莲帅札委宝惠充北洋督练处议员。

廿四日 晴。一日静养，不出门。风雨门将军、刘聚卿参议两局，均辞之。溧阳王宗

佑（字绍庵，直隶知县）介费芝云丈，曲阳赵如山（字奠川，安徽知县）介钮叔文，均来见。发笏斋书。又发次弟书。云依来别。

廿五日 晴。午初至顺直学堂放暑假，率教习、管理员、学生谒至圣先师。天甚热，袁宝珊约陶然亭，辞之。阅梁纂《私德篇》，痛诋本朝汉学家之汨没心性，败坏道德，不成为学。余深服其言。又深诋貌为朱学，如安溪、当湖、仪封诸儒，论虽太过，然亦有慨乎其言之（当湖有治行，是能实践者，唯毁斥姚江、门户太分耳）。盖欲救今日无天良无气节之人心风俗，非提倡王学不为功。明洪武、永乐两君，摧抑士气殆尽。而未造士气转振者，不能不归功于姚江门下也。而当湖反谓明之亡亡于姚江，慎矣。

廿六日 阴，时有微雨。巳刻诣翰林院，午刻诣史馆，堂餐后偕鲁卿至前总裁陆文慎处公祭，全馆仅到五人。归寓后梅叟来久谈。一日腹中甚不适，溇泄三次，腹时痛，积水积食，兼而有之。夜深人静，灯下听雨声，大有情趣，觉胸次诗味悠然，而坐诵古人“酒渴夜深闻雨滴”及“一雨书斋三日凉”句，流连不已。自试帖诗废，儿辈胸次遂无此段境界。

廿七日 夜雨达旦。午后冒雨赴陶然亭公饯大兄。天顿凉，须御两夹衣。山色空蒙，林苇绿润，凭栏四顾，心旷神怡。题壁有《贺新郎》一词，激昂沉郁，倜傥不群，读之数过，欣赏不尽。张振丈录稿藏之。款署“南兰陵侠迦”，系丁未中秋后作。词中又有“名士官应丞尉”句，或是沈仲盍（湛钧）手笔。仲盍以才人屈为典史，无怪其触绪增愁，泪随声下也。夜雨。

廿八日 晴。采涧十馀日不更衣，余拟用下剂而不敢，乃折柬商之朱桂老，桂老既裁答，犹不放心，自来诊视，可感也。乙酉同年风雨门将军五十生日，生日会同人醖资在贵州馆演戏一日夜为祝。酉刻前往，子刻大雨复至，率两女绕正阳门而归，电光闪闪，车行沉暝中，境幽可惧。

廿九日 阴。晨起无事，督花佣蒔蜀葵（俗名熟萸，其音如此）。夹甬路种杜鹃花（又名铺地锦，俗名富贵不断头），五彩掩映，足为小园生色。都下夹竹桃最多，花鲜而久，南中所无。未刻至乡祠赴贵寿盥之约，席半先行，赴朱桂老、缪子惠嵩阳别业约。又，至万福居赴姚石泉约，绕前门归，已三鼓后矣。

三十日 晴。质钦、作霖、卓如均来谈，留其午饭。作霖深以余都下买屋不作南归之计，及儿辈以北音读书为非。北音读书诚非得已，因南师难得也。若卜居之计，则有激使然。人各有心，乌能相强乎（吾从前刻刻思南归，至去夏而始变计。吾无负于乡里，而乡人则待吾之情太薄。习俗浇漓，实不愿见此辈面也）。未刻至宗显堂赴余戟高之约。宾主相对，三人而已。至大兄处为蘅侄女诊疾。晤胡锐生同年略谈，赶城门而归。作诗三首别大兄，灯下书扇奉呈。余兴为婿、侄各写扇一柄。微雨滴蜀葵叶，清脆可爱。大兄衣冠枉过辞行。

六月初一日 晴。辰正诣起居注。午初诣史馆。出城至大德通，与朗轩会齐，同至福寿堂观日本戏法，变幻不测，兼催眠术、障眼法而用之，胜吾国戏法远甚（有十馀龄幼女，以电气摄致空中，离地约七八尺，四无附丽，直与步虚无异矣）。凡演十种，两钟起，五钟散。诣大兄处，借其厨人备酒肴话别。

苏斋大兄出守闽中，明日行矣。车中率成三绝句，书扇赠别

十年联步谒东华，两宅追随似一家。记取横街分手处，南风开遍蜀葵花。
乱蝉声里听骊歌，千里征帆压海波。莫怪临歧增怅惘，中年兄弟已无多。
兄逾五十鬓毛斑，我亦全非少壮颜。老树婆娑风雨急，相期努力济时艰。

初二日 阴。午初诣大兄处，饭后同至车栈，揖送登车。余悲从中来，涕不能仰视，恐汽笛鸣后尤难为情，乃与三兄不别而行。至大德通少坐，朗轩、珩甫继至，偕至东兴居便酌散闷，高仲城前辈作主人。雷雨骤至，雹子横飞，其大者如核桃，屋瓦皆震，半时许始止，乃归寓。新种蜀葵为雹击倒数株，命园丁扶植之。

初三日 晴。午后至编书处。酉刻至东安市场内东安番菜馆赴程伯嘉之约。归途凉风飒然。接许篆丈复书。

初四日 晴。校改史馆春满、马盛治二传。子登、介持、缪子伟、沈韵石接踵来谈。西院新屋落成。与袁先生、量能、宝铭循马道登屋顶远眺（屋上为平顶，周以铁栏及花墙，若露台焉），西山一角映带丛树间，雉堞历历可数；东南则宣武门楼耸峙林表。西城本多大树，万绿绕屋，鲜翠欲上衣襟，几忘此身在城市矣。凡费银一千二百两。公私之暇，流连其中，庶几知足自娱，消仕宦躁竞之念矣。夜，微雨。接盛企贤表叔鹿步司（隶番禺县）书，随手作复。灯下写字数纸。

初五日 阴雨竟日。胡锐生同年、戴仲卿大令来谈。锐生历守汝宁、怀庆，林赞帅以人才荐来京考验。饭后改削史馆连顺、黄万友二传，预备进呈。两日不出门，颇得静趣。接瑾叔弟信，随手作复。夜间明星朗照湿地，恐明日仍有雨也。

初六日 晴。巳刻诣史馆。浙抚奏请以湖州陆心源付史馆列传，并咨送所著《潜庵丛书》四百二十卷，内有《宋史翼》四十卷，专补《宋史》之疏漏凡一百七十余人，搜辑详备，实足辅正史以行，与厉樊榭补《辽史》功力相仿。午餐后出城，在恒裕久坐。申初至中和园观剧。雷电交作，大雨如注，杨明负余登车，至惠丰堂晚饭，均赵子登作主人。得次寅书并小照，欣慰甚至。

初七日 阴。午后至陶然亭赴叶范予戎部（崇御）之约。散后在恒裕小坐，复至乡祠赴己丑月团。亥夜大雨倾盆，一时许始止，檐溜彻夜有声。闻两宫均欠安，甚为忧虑。

初八日 阴。起甚晏，会两客，则传午饭矣。饭后至粤东馆祝陈香轮给谏六十寿，观戏两出。至云山别墅赴西号（合盛元志一堂）之约。访少南，不值。灯下写大斗方两件。静临苏帖，颇觉应手。得笏斋大同书，有人欲以九百金易吾《烟江叠嶂》手卷，余韞椟之不遑，肯求沽乎？然此卷之价值可想而知，而余之得之，实蒙坡仙默相矣。否则千金巨资，岂穷措大所能猝办耶？

初九日 阴晴各半。新选四川开县叶（春荣）来见，字尔生，玉书同年之堂侄，年六十有八矣，长髯过胸，执年家子礼甚恭。督花佣在西园篱内遍种杂花，五色缤纷，足供赏玩。从此公馀又添一桩功课矣。以此自娱，真不复作高官之想。饭后至编书处，发缮《日本历史》。与亚蘧同车而归。三兄已在此，朗轩踵至，遂相与瀹茗剧谈。经国大猷，肺腑

真语，倾吐各畅。同志无多，倍增怅恨。时事日艰，人才难得。日覩于东，法哄于滇。圣躬违和，药饵无效。而定兴鹿大军机唯专精疲神于禁烟一事，刻薄苛细，堕士气，坏政体，举群司员而盗贼视之，举朝愤愤，千夫所指，噫吁！三君夜深始去。

初十日 阴。至工艺局祝黄敏仲生日。至南横街祝大兄生日。面后与杨、顾二君谈。未刻至怡园赴效述堂方伯之约。述堂于十年前以二十万金造此园，钩心斗角，极曲折隐见之妙。拓地虽不宽，而楼榭亭石位置皆有别趣，花木繁茂，消暑胜境。傍晚，雨又大至，洒然生凉。九点钟席散归寓。园在北城豆腐池胡同，距吾家十馀里矣。又写大斗方一件始寝。

十一日 晴。荣掌院枉谈。午后至会贤堂赴荣锦堂之约。向来十刹海观荷之局，俱集于净业湖南岸之庆和堂（近改名曰会贤堂），自南皮枢相据堂为第，肆主乃移于湖北岸，面湖为楼九楹，观荷之胜乃过南岸。红裳翠盖，弥望数十亩，洵佳境也。附李新吾马车而归。南横街二侄女未刻生一女。夜四鼓忽来电话，云产后恶露不下，腹胀痛，脘（原文如此。疑为“脘”之误——整理者）肿，小便涓滴不通。欲余出前门往诊。余嘱其速服桃仁承气汤，即有奇效，无须诣诊也。

十二日 晴。徐大令（振武）来谈，出示所拟条陈十馀叶，余逐字阅之，且阅且询。大抵阅人条陈，必宜随机询问，一以达其笔墨不能达之理，一即可证其所见之明瞭或疑似，一又可验此条陈之是否自出心裁。最忌约绰看过，目注而意不注，他人呕心凝想而出者，我只以浮光掠影付之，真理没人不少耳。其所言无甚新奇，要是颠扑不破之论。客去即出城至大嫂处。昨方骇其大黄、芒硝之过峻，仅服一小杯，然已便通，肿消、瘀行、痛减。因药力太薄，馀瘀犹凝。嘱其再服一大剂。饭后至恒裕一行。申初刻至松筠庵赴严范老之约，座皆同乡，共议保全滦州煤矿事。先是，张翼以开平唐山矿售之英人，英人意犹未谦，思攘及滦矿，妄称此矿地名亦在张翼所售契约之内。其实别是一地，与开平绝不相干，英人涎其利而诡佔也。诸君推余起草作公函致北洋杨帅，请其坚持峻拒以保利权。散后入城至季龙处，见其伯母管氏，余前字之胞姐姐也。雷电风雨交作。叶玉澄叔侄约太升堂，未往。季龙委量婿代理裁判厅所官，秩八品，每月二十金。

十三日 晴。巳刻诣史馆。出城至武阳馆，为乡人处置一事。入城诣编书处。归寓，李嗣翁、冯聃生相继来谈。灯下写大斗方一幅。夜复雨。

十五日 连日阴雨。未刻在三松精舍（以后唯称精舍）请凌京尹、直隶同乡十人（李子深、严范孙、李嗣香、刘仲鲁、刘惺庵、李符曾、孟黼臣、史康侯、陈华甫、冯公度）。此局每月一举行，轮作主人。凡遇地方公益应商之事，即于此局提议，酌量实行。实为有益之会，不第酒食征逐也。今日所商为滦州矿产及开办森林二事。傍晚始散。公度叹赏此屋结构精良，盛称余建筑之学。此盖经余及袁先生、李珩甫三人所经营，屡易稿而后成，非一人所能定也。

十六日 阴雨。午刻至南横街拜供。归寓，朗、亚来作半日半夜之谈。同拟白简一纸。西院瞩增景堂堆石山两处，颇玲珑，而以石笋置之松树侧，辅以窍石。着墨虽不多，特见清古入画。客去后与袁先生、成、铭徘徊廊下，久乃就寝。吴筱岩先生下榻精舍西厢，课宝铭治古文，兼为余料理笔墨账目（筱岩名家隶，其尊人岩生与余旧识）。

十七日 晨雨甚大。午后范孙、嗣香两前辈偕嗣老之弟羲民过访，坐精舍斟酌公折，

推余主笔，两公携前后案卷见示。客去，出城至天寿堂行吊。嵩山别业赴叶乐生之约，首座新放四川叙州府德封，字爱石。灯下拟疏稿，夜深脱稿，乃寝。西厅东北一间为书室，颜曰宝苏山房，以志坡公真迹。室中设巨案，列《庄子》、《史记》、《汉书》、杜诗四种，明窗净几，气静神清，必宜读古今第一等书，方称此境也。

十八日 晴。午前会客八人。饭后出城祝吴氏二妹生日。为李仲贞夫人诊病。答拜陆荀友别驾（绥华），其令祖紫峰先生，先君子受业师也（先生又娶余祖姑母）。（〔眉〕按谱，耕方公之女适同里陆昭次远公，于祖姑母之歿为持服，是则府君之曾祖姑母矣。）归寓少息，东邻访范老，交去疏稿，坐中庭久谈始返。

十九日 晴。晨诣史馆，午后诣编书处。朗轩及三兄均来谈。薄暮偕朗轩、三兄、袁先生、卿和、宝铭散步于太平湖畔，林深水碧，大有江乡风景，流连良久，心旷神怡。夜雨。

二十日 雨竟日不止，风来甚凉。午后携笔墨茗具坐宝苏山房，作增瑞堂都统寿文，洋洋千馀言，四点钟而毕。文机颇旺，且入古人法度也。大雨倾盆，精舍置总瓴二处，急雨下注，无异瀑布，几忘此身在城市中矣。夜深篝灯拟医学堂章程大略。万籁俱静，雨声萧萧，真清绝也。严范老、李嗣老来谈。

二十一日 晨雨甚急。因振贝子招谈，冒雨而往，畅论以出，避檐溜，步稍疾，阶滑，遽扑于地，伤尻，扶掖登车，颠顿回家，痛愈剧，遂不能动。

二十二日 晴。痛虽稍减，然俯仰犹不便。终日看小说书消遣，客来皆不见。

二十三日 微雨。骨已不酸痛，唯臀肉作楚耳。夜卧凉席，遍身即衬痛甚，辗转反侧，时眠时觉，深叹一把老骨头，无能为力矣，不止抚髀兴叹也。

二十四日 阴。京堂科道十员递漆矿、开平矿公折及片，毓鼎以不能坐车注感冒，未赴湖园。编书处同人就精舍公请李橘农观察、陈石麟提学，皆旧同事也。桂卿前辈作陪，主人七人，并延同昌摄影。亚蘧称余《增帅寿序》雄厚渊雅，合孟坚、退之为一手。虽过誉，自是知我者。

题松筠庵学真和尚静观图

一庵香火伴孤臣，丈室长留不坏身。冷眼静观新世界，当知名教有完人。

翠竹苍松入画图，是心是境断分疏。世间多少闲文字，会得西来意也无。

（借题发论，皆为新法学泰西者隐下针砭。）

二十五日 晴。增瑞堂赐寿，请余代作谢折（皇太后前用汉文，且用骈俪语。皇上前则用满文，词甚简质）。余未能往祝，遣宝惠代行，并命赞、柔、酉三孩往听戏。灯下看书，眠甚晏。

二十六日 风日晴朗，开明迥异前数日。每岁皇上万寿皆如是，有以见昊穹之默相也。臣毓鼎因不能乘车，未诣园祝嘏。清晨在前庭设拜垫，公服向西北行三跪九叩礼，伏地腰脊痛不能兴，两奴掖之始起。郑世焯介望之族兄函来见，字鹤民，武昌廪生，湖南知县，

其父曾在族兄处授两侄读。午后携笔砚坐西轩题坡翁《烟江叠嶂》诗卷，又写学真和尚行看子两诗，读昌黎文两三篇，以纾近日纾郁之气。窗明林绿，境极清幽，数年来无此乐矣。灯下复校编书处书五卷。

二十七日 晴。复校书局书。先君子忌日拜供。刘惺庵以尊公年伯病情来质，小便始赤，继转为色白而混浊，且喜昏睡，群医执为老年虚寒，议用温补，惺庵不敢决定。余谓此膀胱大热也，邪热且侵入阳明矣，温补将殆。检明楼英《医学纲目》示之（其言曰，小便黄赤，知其热矣，然小便色白而混浊，亦为热，人多忽之矣）。为开石膏、滑石、知母、竹叶等味清利之。惺庵欣然而去。噫！可危哉！吉甫、季龙来夜谈。灯下复王宝廷书（交张景韩转寄）。又，接盛企贤表叔书，随手裁复。

二十八日 晴。先祖考生辰，拜供。李玉甫、珩甫、谢作霖、程伯葭来作半日谈。

二十九日 晴。热甚酷，静坐犹挥汗也。卧看《梦溪笔谈》五卷以消暑。随意读《唐百家诗选》沈千运、孟云卿、王建五七言乐府读之。中唐诗人于此种最有工夫，情意真切，韵味渊永，前无初盛，后无宋元。久久读之，觉有一段氤氲不尽之致，流连心口间。世人所论中唐派，皆就五七律而言，其实诸家所长不能以此概之。七律一种尤称绝唱，即晚唐亦有独到处。彼论诗而轻中晚，何尝知中晚为何等诗耶？荆公此选，旨纯识卓，渔洋山人屡致不满，余所不解。贺西园别驾（翰芳）辞行回山东，次寅换帖弟也，吾亦以弟视之。未刻陈石麟借精舍请客，友好借座，此发端矣。夜，热极，几不能入帐。以小银饼四角买铅板《东坡尺牍》两册，大小尺牍凡一千一百七十三通，不特词翰清隽可喜，而性情真挚，不假修饰，流露行间。时时绎味，不啻侍杖履亲馨咳矣。晚餐后，煎清泉瀹碧萝春，与袁、吴两先生品茗为乐。名利扰攘中何曾知此味。浙江人洪继祥（瑞牲）介程伯葭来见，山西候补直隶州。又同里谢叔词大令（绍佐）来见，自湖北来，据杨明言，谢君官声为湖北之冠。

七月初一日 阴。匆匆已孟秋月矣。夜雨达旦，炎酷略解。午后勉强乘车诣编书处。上车时尻骨犹痛，甚矣，中年以后筋骨易损难复，迥非壮年比矣。复阅进呈本五卷，目力为疲，冒雨而归。

初二日 阴。同县吴佩荪别驾（玉棻）来见，江苏求开国会，代表人孟庸生孝廉（昭常。同邑人）、雷季兴茂才（奋。松江人）来拜，公呈已呈都察院，签名者二万馀人，江阴缪筱珊太史为领袖。两君出示呈稿，洞达晓畅，无激烈过分语，庸生手笔也。庸生曩在京师，与余为文字交，共守桐城派，有同志之乐。后游东瀛，尽弃其所学而学焉，以书抵余，宗旨稍乖。去夏余劾罢善化、旅沪乡人贻书诋余甚力，且登之报章，以播扬为得意（〔眉〕此可与沈友卿之公言集参看）。其兄莼生（森）实主稿，而庸生列名焉。妄相揣测，一往嚣张。汪子渊（洵）为之魁，吕幼舫（景端）及森昆仲次之，皆多年雅契也。余还其书，置诸不理，若辈亦气沮口噤，不复措辞。其后吕、孟颇悔之，余则心冷故乡，痛邑子感情之薄，不复作首邱想矣（有友询若辈诋余宗旨，则云，今日时势，不当助满洲逐汉人政府）。复云依书（交卿和寄山东）。又复何效廉（守贤）书。又复锦之甥书。大嫂枉过辞行。采澗因多年娣姒追随，忽焉分离，相持而泣。请吴先生以《国策》授宝铭，买储选本讲解，使读之。《国策》文字峭劲骏迈，畅所欲言，足以开发心思，增长笔力，而在今日文界为尤宜。若《国语》，则平实醇茂，境格较高，俟《国策》毕业后亦当卒读，以敛其

气，后生果能从此导源，有得力处，将来作敷陈论辨之文，无抗手者矣。

初三日 晴。诣史馆，坐车犹勉强也。归路经西长安街，马车轴坏，因去衣冠雇人力车而返。增瑞老来谈。晚饭后与珩甫，袁、吴两师，婿、子、侄坐精舍前廊纳凉，夜深始就寝。缪子伟以钱叔美画屏四幅、黄小松山水册十二幅见贻，皆上品也。

初四日 晴。一日会客十余人，络绎不绝，股痛几不能举步。究竟无一正经之事，无一关系之言，费光阴，耗精神，真冤苦耳。古人门无杂宾，西人会客有程，有以哉，有以哉！督办津浦铁路吕大臣送来照会，请余为顾问官，每月送夫马费五十金。余受照会而返璧。余等初争此路，即与嗣香前辈互约，全为公益起见，不受其中一钱。嗣老今亦坚不肯收，有同志也。复莱阳朱祐三书。

初五日 晴。半日收拾书斋，公私各事皆使秩然有序。上灯时，编书处诸供事携进呈正本，就余斋修改。李玉甫、珩甫来夜谈，坐精舍廊下纳凉，风雨骤至，檐溜如瀑布，二客不能行，留其下榻。

初六日 晴。饭后至南横街大嫂处送行。至李仲甫处复诊。至松筠庵同乡议事，投票举津浦铁路公司协理及帮办。余举李嗣香前辈，袁寄耘、冯公度两君。余被举为协理（严范老得票最多，李嗣老次之，余又次之）。三鼓时忽觉窗户玻璃大震，其声隆隆。旋闻东城火起，登屋望之，红光熊熊，火星四射。嗣探得使馆街德国营房火药炸裂，因致此祸。敌国兵房炸药逼近禁城，至危极险，幸而两圣不在宫中，否则受震惊为何如耶？此诚各国所未有之事，曷胜忧愤。余意外部大可就此机会，与各国改定章程，撤减兵队，迁移军火。经此危险，不特上惊两宫，即于他国生命财产亦大有碍。如是措词，各国谅无词以拒也。

初七日 晴。燥热殆不可耐。午前同时会客六人。起居注万主事来画稿。午刻诣火车站送大嫂南行。在大德通小憩吃瓜，即回寓。朗轩已在此久候，剧谈至暮始去。良友纵谈，颇堪消暑。酉刻赴史康侯之约。宝纶随大嫂南旋，为老姨太太殡葬持服。

酬梅叟病中寄诗

阔别遂逾月，（原诗缺一句。——整理者注）料应怯风日，诂肯负园林。懒我疏相面，怀君共此心。寄声惊太瘦，苦暑莫耽吟。（中四句用意极曲，于无字句中藏转折。）（〔眉〕我逆料君必因病怯风日而不出耳，不然，诂肯负园林而不来游赏耶？我虽懒于相访，然我之怀君，固与君之怀我同此一心也。）

初八日 晴。酷热，寒暑表升至一百零八度。巳刻至长椿寺，为同乡梁子嘉祖太夫人题主（湘南前辈之夫人），汗透纱袍。归寓，适周振伯前辈枉顾，下车偕入久谈。暂换纱衫，不久又如水浸。壬午、己丑在全蜀馆公局，以病暑不能往。朗轩、珩甫在此，随意纵谈，稍足消暑。

初九日 晴。辰刻诣史馆，午初即散。至新开路为于氏表妹诊疾。未刻诣编书处，闷热甚，看书卷半，头昏目眩，不能再阅。雷风大起，雨竟不成。

初十日 晴。先妣忌日，拜供。刘梅舫偕其弟舜涛（鸣涣）来见。复吕品园三舅母信并奠敬五十元。

十一日 晴。中元过节。吾乡最重中元。作茄饼以祀祖先。有年年诹吉者，有即用望日者。吾家则定用今日。中国各府县，皆有乡风，自老辈传留，而一家又有一家之风俗礼节。此家庭思想极有味。讲新学者，动辄诋为陋习而欲废。噫！若辈殆无祖先思想矣。风俗之薄，人心因之，其患将中于国家，非细故也。吾子孙异日即不返故乡，而乡风家仪必不可忘。即使娶他省之妇，入门之后，姑教媳，妯教娣，使永永遵守勿替。特记于此，吾子孙其志之。晨起祭神，午刻祀先。饭后至阿简臣侍讲处行吊。答访增瑞堂久谈。夜，与程伯葭、吴质钦、张景韩坐精舍纳凉闲话。伯葭留心时事，其识甚卓。采澗夫人将分娩，竟夜不能眠。

十二日 晴。辰初三刻立秋。辰正举一男，大小平安，是为第八子矣。吾父母现有孙男十三，孙女十三，曾孙二，曾孙女一，外曾孙女一。使老人健在，岂不顾而乐之？念及此，盍然心伤。余复就枕酣眠至一点钟始觉。申刻出城至福州馆赴陆荀友之约。连日酷热无解，无异江南天气矣。

十三日 晴。畏暑不出门。三兄来，相与读画消遣。午后约顾氏昆仲、朗轩、范予、颂年小饮。傍晚俱赶城而去。朗、亚独留，夜分始行。闻劳玉初（乃宣）建议，谓中国教育不能普及，由于文字过于繁难，欲参合日本减笔字别造新字以代之。其荒谬姑不必论，果行其法，旧字既废，新字初成，上自宫廷，下至妇孺，中国四万万人反无一人能识字矣。丧心病狂，直同呓语。此子号称名士，为南皮所赏，疏荐于朝，真人妖耳。闻正在宪政馆酌拟疏稿，定于二十外人告。是说若确，吾必出全力以击之。（〔眉〕南具疏入告，嗣闻其大意，所告欲别造简明之法，初学从音不从义，专为下流社会人而设。其法虽若与国文无干，然各省方言不同，一府一县且有分别，今欲以音统义，东西南北断不能相通，既不相通，仍归不解，是徒然捣乱而已。若欲尽四方方言而悉学之，又断乎不能之事也。）

十四日 晴。小孩洗三，命名愉官。

十五日 晴。晨诣起居注，拟点耆昌署满主事。未刻至铁路研究公所。北方友人多有出城上冢者，毓鼎睽违先墓倏又九年，南望白云，倍增感触。门人万坊钦自皖来见。

十六日 晴。宝惠赴汉阳迎妇，附火车行。午后诣编书处。归寓，嗣香前辈在东邻范孙前辈处，因招往商办近畿农林，拟具公疏，请拨备荒经费银每岁万两，设农工总会，以种树为入手办法，森林之利最溥，天旱可致雨泽，雨多可杀水势，木干枝条足供建筑制造之用，而绿阴遍地，又有免疾疫而芘行人。周官犹重此事，近数百年久置不讲，泰西则列为专家，余前在编书处辑农学一门，于西人种植宜忌之法研究颇详。二公推余拟疏稿，遂任而不辞。傍晚出城至万福居赴姚石荃之约，共讨论海清瓜清路线利弊。此路或自清江浦抵海州由海出口，沈雨人侍郎实主之；或自清江浦抵瓜州由江出口，张季直殿撰及众股商主之。余及石荃亦主瓜清一线，盖为江北商业计，瓜实胜于海也。

十七日 晴。午前会客九人。饭后坐精舍看书。傍晚出城，至万福居讲戏，壬午、乙酉、丙戌、戊子、壬辰、癸巳六科公局，请杨莲帅也。

十八日 晴。午后至广和居，赴杨慕璠丈（蘧）之约，散后为三兄及二侄女诊病。入城为于氏表妹复诊。夜，微雨。发永年保险公司信。

十九日 晨，雨。未刻，至农事试验场，与吴缉臣、何梅叟、陈孟甫公请杨帅，设席于会芳轩，荷花绕屋，清馨时来。席终，或乘舟，或步行，或坐竹椅遍游各处，在观稼轩

茶憩。傍晚归寓。场周围十六里，合三贝子旧园及广善寺而一之。地势开阔，屋宇疏落，花木蔬果繁滋，颇擅胜景。此为创公家花园之始。另有动物园，畜珍禽异兽极夥，余等未暇往观。夜，大雨。

二十日 晨复大雨，竟日阴，然不凉爽也。徐大令（敬武）来执贄，其人久宦四川，有吏才而廉，赵季帅中蜚语劾罢之，介胡诗龄太守来见。余屡与晤谈，感余知己，遂北面焉。客来仍不少。午饭后，朱季珍又来畅谈。季珍为报馆主笔，乃极不以开国会为然，卓识可佩，且深嫉京外各报逞私庇无公道，谓无一足副报馆程度者，非偏论也。写应酬数件。复阅书局正本五卷。出城至友人处贺喜。至会馆答拜乡人，兼为孟庸生、洪继祥送行。接大兄信又笏斋信。

廿一日 阴，稍凉。壬午、乙酉、丙戌、戊子、壬辰、癸巳六科在湖广馆请杨莲帅。戏演同庆班，余以一身联络六科，且提调戏务。莲帅未刻到，酉刻散。余至子初刻戏散归寓。

廿二日 晨雨。酣眠至午初始兴。饭后，朗轩、少泉来谈。郭伶来算戏价。本班价三百五十两。闻老辈言，同治朝四喜班底价不过数十金，其时名伶如程长庚冠绝日下，演戏两出，不过开销银捌两，今则谭鑫培极少给以百金，尚惴惴，唯不到是惧。噫！是亦足以觐人才风会矣。客去，至编书处看正本二册。

廿三日 一日阴雨。巳刻冒雨诣史馆祝那相生日。未刻诣编书处复看进呈正本，直至傍晚，同事在城外者均散，余独坐至上灯时读书讫始归。同乡赵颂眉别驾（之基）来执贄。

廿四日 晴。浙人叶少云（丙荣）介费芝丈来见。河南知县，锡清帅以蜚语劾罢之。凌大京兆来谈，欲请余为顺天二十四属中学堂监督。晚凉，在灯下撰刘次方师七十生日寿文，脱稿已夜深矣。连日为贼所扰，虽未失物，而全家上下防警，不得安眠。因致笺民政部尚书肃亲王，请其飭厅设法拿办。接宝惠武昌禀，二十六日可到。

廿五日 阴，西风飒飒，颇有秋意矣。夜眠受凉，腹痛体倦极不适。杨莲帅过谈，索炒饭，饱餐而去。饭后力疾至钱总甫处诊病。又赴顺直学堂议事。接次寅信。为郑鹤千致湘藩庄丈信。又复望之族兄信。庄永之（荣）来谒，知其父炳丞大令已逝世。己卯六月，余与炳丞应大兴童试，同案入学，炳丞为案首，余十四名。前年庄心安丈以湘臬入觐，炳丞亦来，三十年旧雨话往事，甚乐，从此遂不复相见。童时朋辈殆尽矣。余对永之，不禁泫然泪下。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召还，上三疏，论宪政甚详尽，归重于君主自握乾纲，而大臣各担其责任。深得君主立宪之道。唯疏内屡称日皇为明治天皇或径称天皇，殊非本朝臣子立言之体。《春秋》内鲁而外诸侯，尊鲁侯曰公，而诸侯则各称其爵，岂达侍郎未之闻耶？

廿六日 晴。一日腹痛不解。午前吊李星吾夫人之丧。为陶宝如送行兼晤兰泉，偕至太升堂午餐。申刻，朗轩、亚蘧借精舍请增将军、高仲斌太守。七下钟遣车马至车站接宝惠夫妇，未到。车中看《明通鉴》一卷。夏氏《明通鉴》、陈氏《明纪》体例略相仿，而夏《鉴》尤为详实。欲知前明历史，必宜熟看此书。史书之最有益于世务者，无过《唐书》、《宋史》、《明史》、《资治通鉴》。《唐纪》出范氏祖禹手，详略最有法。毕氏《续鉴》不甚惬意，以其太繁碎，不甚得要领，使人读之少精神（其中须有剪裁归并之法，非条分件系，排日纪载，便可成书也），转不如《宋史纪事本末》之有益。夏《鉴》颇无可议，唯

《通鉴》于大臣上皆系其邑里，看似无用，往往于事实有关系，后来不遵此例，不特纪中所谓里居、归里、同乡等文皆无着落，而征文考献，诸多不便。此历来所不着眼者也。

廿七日 晴。午后出城，为戴少怀尚书诊病，中西杂糅已月馀，余往承其敝，恐不易奏功。答访兰士，于常昭馆少坐。馆中楹联云：“常建诗名兴福寺；昭明遗迹读书台。”二事皆县中名迹，恰嵌“常”、“昭”二字，可谓工而巧矣。入城至于处复诊。

廿八日 晴阴不定。会客十馀。未刻诣铁路公所订定章程，以备督办入奏。散后至文友堂小坐，买原板《唐诗叩弹集》（惜非初印本，然镌刻字体甚工，远胜余旧藏翻本）。《寄园寄所寄》为新安赵吉士所著（字恒夫。康熙时人），凡分十二寄，掌故考证，庄论谐谈，无所不备，为小说类之至佳者，五十年前极风行，士大夫喜观之，茶馀酒后以资谈助，今则无人过问矣。然少年子弟能阅此书，极长智慧。接宝惠电，初一日到京。旋接其来信。

补记星异：

廿四日九点钟时，余正与朗轩坐书斋剧谈，忽见窗外电光烁然。急出视，则见一巨星为碗大，自西北向东南而陨，行不甚疾，其高度距地似不过十馀丈，掠屋檐斜飞，其光如电灯，微赤，尾带赤线甚长，谡谡有声。星既陨，馀白线一条，界画半空，直穿明河，良久始隐。次日市井喧传紫微星陨，则诞妄之言。然异象殊可惧也。是夜海淀及崇文门外人家皆见之，而东城人所见则尤低，据云去檐不远耳。

廿九日 夜雨晨晴。赵颂眉来辞行。午饭后诣编书处发通考、历史各八卷。闻朗、珩在舍，乃归。兰泉所赠建兰两盆，花箭怒发，每盆十四五箭，可得花一百数十朵。余自得兰后加意灌溉，风日雨露皆关心。前五日观之，乃攒叶而不攒花，怅然无望。未三日，竟高下出箭如是之盛，欣喜出望外，当可十日领受清芬矣。详识之，以著养花乐趣。傍晚，偕朗同车出城，至福兴居赴润田之约。连朝疲于会客，只得杜门谢来者，以养心气。午前随意看《寄园》三卷，为消遣，殊觉醺醺有味。余年十四五时，于小说最喜《虞初新志》，借以学古文，志中如《盛此公传》、《孙文定南游记》，当日熟读不厌，至今犹往来胸中。余为古文，实先得力于此。今日子侄辈恐无此心眼矣。即《寄园》十二寄，倘能以此意求之，亦可获益无穷。子弟第苦不肯用心耳，何书不可得力耶？

三十日 （此日但署日期，无记。——整理者注）

八月初一日 晴。祖妣生辰拜供。午后吕督办在铁路公所开特别会，四点钟前往，相与订定章程，开列四省总协理衔名，以备入奏。俟奉俞旨，即议公司、领关防、合群办事矣。宝惠夫妇挈孙女、次孙自汉阳归，上下喧腾，屋为之满。灯下作庆亲王福晋五十寿序（振贝子之生母也），羌无故实，真枯窘题，夜深脱稿，竭力展拓，不足言文矣。

初二日 晴。亡弟叔坤生辰拜供。自十点钟至两点钟客来不断。只因待友热心，遂致臣门如市。然可借以留意人才，拯拔寒畯。申刻至太升堂赴山东诸君之约。陪张玉蕖都转（莲芬）为临城矿及改移路线事。散后又至大庆元赴郑蕙之约。宝惠带来根生、持叔、品仲三信。

初三日 风、雷，大雨如注，拟诣史馆，不果行。饭后雨止，诣编书处。

初四日 晴。兰花大放，清芬喷溢，携书坐花侧，觉天下之乐无逾此矣。人生仕宦，但求适志耳，营营奚为哉！午后至成子蕃处贺喜。诣荣掌院论公事。

初五日 阴，颇凉。忽传有非常之耗，惊惶欲绝。缘晨召枢臣，复传旨罢见，人心遂

觉皇皇。急诣庆邸祝寿，借探消息，知上近日腰痛特剧，不能起坐，故辍晨朝。惊魂略定。未刻招友赏兰（增瑞堂、效述堂、成子蕃、姚石荃、徐花农、何润夫、杨朗轩、顾亚蘧）。同乡公呈京兆，请奏发公款，立农工会，先从事于森林，推余主稿。因嘱门人黄叔权拟初稿，而余删润之，发明森林利益甚备，多古人所未言。夜雨达旦。

初六日 冒雨诣史馆，与鲁卿议续进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列传，从皇史晟调来咸丰时进呈本（四传各二函）及本馆画一贴黄本，拟断自嘉庆朝。凡奉旨宣付史馆列入四传者，搜访公私事实，接续增修，分季陆续进呈。其未奉旨者，虽系闻人，暂付阙如，以昭公慎。盖千秋论定，非余等一二人所敢去取于其间，唯奉天语为定评，庶几无私无僭耳。堂餐后散，值雨亦晴。因诣编书处。四点钟出城，祝余子镜太夫人寿。灯下删改农工会呈稿。叔权原稿于征实处极为简明，余所不及，而前半篇笼罩入题处，则眉目不甚分明，由其于公牍文字尚少理会耳。接汤伯温表舅祖湖南书，年八十矣，犹能于红笺作小行楷，自是老辈过人处。因嘱儿辈珍存之。阅邸抄，知已三日不进外折，可见圣躬之不豫。至不叫外起，则月馀矣。

初七日 竟日檐溜未歇，夜雨尤甚。天骤凉，须穿棉衣。孟黼臣学丞来访，欲借大宛试馆作劝学陈列会。同里伍渭英（璜）来执贽，生长湖北，新选浙江宣平县。午后为缪子惠作致端午帅书。申刻冒雨至庄邸赴振贝子之约。归坐内斋，篝灯听雨，萧条淅沥，颇增秋感。余性耽清寂，虽处繁盛，常有荒江老屋境象往来心目间，倘世界承平，容我择山水胜处，结茅习静，究竟身心性命之事，庶不虚此一生。此愿其何日偿乎？连日看《明通鉴·神宗纪》，专从当时朝局着眼，是余从阅历后看书识见较从前高一格处。弱冠时在书塾处读史书，与中年登朝后读史书，见地迥不同。弱冠时记性好，中年后悟性好。学固有与年俱进者。

初九日 阴。午后诣编书处。因程学川（字伊）所纂《奥大利纪事》体例未画一，嘱其重修。姚石荃、顾亚蘧借吾精舍请客。急雨骤至，且杂冰雹，半时许即晴。儿女辈设酒肴为余暖寿。

初十日 晴。余四十六岁生日。亲友门生来祝者五十六人。竟日趋跽跪拜，入夜疲不能行。儿辈唤八角鼓弹唱娱宾兼演小戏数出。客散后坐中庭观之，颇有足资嗚噓者。愉儿满月，提前二日于今日祀先。

十一日 竟日阴。拟出门谢客，右腰乃痛楚不胜，聊作半日休息。未老而衰，可发一叹。四点钟赴医学研究会议招生，开医学堂。傍晚，在致美楼预祝袁老夫子五十正寿（系中秋生日），请吴老夫子、朗轩、亚蘧、玉甫、珩甫作陪。夜雨。

十二日 雨一日不止，蒸溽异常，恐无晴意。午后诣编书处复看正本。发苏州季文五太爷信并银一千零四十五两六钱九分，合库平银千两，托大德通汇馨斋，让汇费不收。

十三日 晴。白露节。晨诣史馆。午后谢西城客，道路泥泞特甚，两手几生茧矣。答访缪子受妹婿（禄保），筱珊年姻丈之子，次远堂伯之第四婿也，现在法政学堂肄业。筱珊丈寄赠新刻《续碑传集》十二册，继钱衍石先生前集而加纂录，随纂随刻，尚未成书，故卷数、目次均未定。其咸丰朝督抚，据《畿辅通志》录先大父中丞公传，叙次简而有要，文亦峻洁。恭读一过，深感缪丈载笔盛心（先大父为道光戊戌科进士，传误戊辰。原籍为阳湖，误武进。曾官两广运使，传失载。先大父薨于咸丰庚申闰三月，传误辛酉三月）。又

据汤君义尚所撰墓表录先高叔祖次山中丞。昭代文献纪录，以湖南李氏桓《耆献类征》为最博，浙江钱氏仪吉《碑传集》为最精，平江李氏元度《先正事略》则与钱录相出入。苏州袁尺木《名臣事状》所录虽不多，然皆先生一手撰述，峻整简核，卓然史裁，余嗜读之。欲求三百年官师言行，通知本朝掌故，推究政治学术，必宜将此四书详观博考，再益以缪氏是编，庶乎专门有用之学矣。余虽渐老，犹将以公暇从事焉。即从中秋节后起先读《碑传集》。

十四日 晴。至汪家胡同昆师母处贺节，路远难行，疲甚。坐客厅小憩，有老仆年八十矣，与余言道、咸朝时事甚悉，多其目击者。谓侯爵琦善乃福建渔人子。老侯爵任福州将军，途次泊舟假寐，梦邻船一小黑虎伏于舷侧，醒则渔舟在旁，有小儿伏舷侧而眠。因以百金付渔父，抱归子之，托言长妾所生。既长，袭爵。其父母来访，畀以重金，遣仆赴闽，为建屋置田，且怵以祸，嘱勿再来。此儿即琦侯也。媚夷卖国，卒僨大局，致酿今日之祸，岂非运数耶？老仆谈次太息不置。又言耆英之赐死也，其时英夷在津骄甚，夷酋巴夏里，乃广东人，姓李，赘于英，耆曾识其人，愤其挟外人以躡宗国，且技无能为力主战。桂（良）、花（沙纳）二星使不便所为，给使人都面奏请方略，而飞章劾其畏夷私遁。显庙震怒，遂逮入狱，赐自尽云。所言与世所传说者不同。答拜东城客，归寓略息，又赴江苏馆与四省总协理公请督办吕尚书。夜，月色特佳，坐西院呼吸清气，良久乃寝。

十五日 阴。晨起祭神。饭后出城至孙师、王师处贺节。又至三兄处及董宅，顺答谢各客。晚，祀先，合家团圉饮酒。发翁寅臣信，为永年款事。又为伍渭英致杭府卓芝南同年书。

十六日 晴。晨诣史馆，堂餐后出城，至常德馆为周容阶丈诊疾。容丈与先君子乡榜同年，交甚密，因详溯四十年前旧事。至袁先生处祝五十生日，复入城诣编书处。灯下复繆丈书（寄南京颜料巷）。

十七日 阴。同邑赵钿卿观察（锡年）自蜀来，承寿芸大令（致年）自豫来，均见。钿卿总角交也。饭后答谢南城客，雷雨骤至，疾驰而归。目颇涩，不敢观书。（〔眉〕赵锡年，字钿卿。张用宾，字荔轩。承致年，字寿耘。此后初见之友，大书其名号于书眉，以备查考。着为例，自今日始。）年几五十，心力渐衰，不复能为泛滥之学。唯以今日时势，余立志欲致功者三端：一专看本朝掌故书，练习典章，洞达政事利病，多识前言往行。一学古文，事理欲其实，气息欲其醇，词句欲其典雅，以救近来俚诡支离俚陋之病，守先而待后。一看医书，研究古今圣贤医学精奥，阐扬而光大之，以救今人崇拜西医戕生之惨。

十八日 阴。东城行吊。申刻全蜀馆乙酉同年消夏局，余与王酌升同作主人。（〔眉〕蒲秉坤，字舜瞻，戊子同年，四川人。）

十九日 晴。午刻至东兴楼，与同乡严、李、刘、孟四公会齐，偕至间壁祝袁尉廷官保五十生日（生日系二十日，今日赐寿）。少坐观剧，即诣史馆。偕鲁卿就鹿总裁回城之便，往商公事：一接班光绪二十四年以后大臣忠义画一列传。一咨取方略馆月折档册，钞录光绪十六年至三十三年各折辑为长编。一重修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列传，援案分季陆续进呈（从阮文达所修各传后接续纂辑）。鹿相均如议。天阴微雨，因归寓。两日在车中看《汉书》列传数卷。欲作古文，必先于此取材。大概文字郁茂雅驯，断非枵腹所能从事。文章精神固在命意，而修词亦宜大段着工夫。如两汉书、南北史、《昭明文选》、《何

氏语林》，均不可不留意也。经义、历史、本朝典章故事、唐以前词藻，此四者缺其一，即不足以成文。古文岂易言哉！

二十日 阴。午刻诣起居注。出午门后，大雨骤至，衣冠鞋袜皆湿。至全蜀馆，壬午公局请客三人（吴佩蕙、许静山两观察，高仲斌太守）。散后人宣武门。雨至夜方止，雷声甚厉，大霹雳，窗牖皆震。节近秋分，不宜有此。灯下看编书处《英历史》二卷。宝纶自南归。

廿一日 晴。午后唁荣锦堂丧明之戚。出城至铁路研究所议立公司各规则。（已由督办大臣奏明发下木质关防一颗，文曰“奏办预筹津浦铁路招股有限公司关防”。）至松筠庵赴刘惺安、孟黼臣之约，趁西城归。灯下跋程伯葭所藏南田公花卉册页（计十二幅）。复笏斋书。为胡焕亭同年致丁衡甫书。伯葭来夜谈。（〔眉〕胡运昌，字焕亭，广西人，壬午同年，山西静乐令。）得大兄福建信，准补延平府（发常州电）。

廿二日 晴。晨访振贝子，未值。归后叶玉澄来谈。未刻出城，为花老子妇诊病。答拜赵钿卿，适沈雨人亦来，相与畅谈改造度量衡利弊。至松筠庵赴孟黼臣约。李文正师五世兄石曾，新自法国归，在巴黎习农学已六年，深悉土宜种类培植之理，俱有实验。世家子弟能专心研究实业，可敬可服。农学一道，士大夫有理想而缺实验，老农老圃有实验而缺理想，农事之所以不进也。石曾询知要哉。包安吴自谓于农学有得，所著《齐民四术》，皆朴实亲切之论，余从前甚嗜其书，而生长世家，未亲田事，究不能明其奥窔。前年编书处进呈农政一门，余一手复辑，颇知其法，所恨无实验耳。

廿三日 阴，微雨。看书局书四册。饭后吊张笃生同年丧。诣编书处。出城在恒裕久坐，还前借千金，收毁借据。复汴省黄补臣、赵颂眉二信。西汉君臣之分犹不甚严。君称其臣必举其官；玺书劳问，则云皇帝问某官。盖犹有三代馀风。奴视臣下，自前明始。朱批每云“这厮”，甚而“这畜”，全无道理。然于辅臣，犹称“先生”，稍存敬大臣之意。夜坐闻西风振叶，洒然生凉，不禁感触。

廿四日 晴，凉甚。叶少云介其友李沁来见。饭后写扇三柄。出城访刘伟臣，未值。谒寿州师，久谈。晚，约朱季鍼、吴质钦饮于单牌楼聚魁坊。（〔眉〕叶世勋，字少云，大兴同乡。李沁，字怡臣，大兴同乡，河南知县。）

廿五日 晴。饭后诣编书处，少坐即出城，至闽学堂教育会议事。至津浦铁路公司议事。至聚宝堂赴魏少牧之约。趁西城归。灯下作冯母徐太恭人九旬寿序一篇，三鼓脱稿，力摹庐陵、震川，颇为创格。近来连作寿序四篇，各有章法，各具面目，文机殊不滞。此两月来熟玩震川文之效也。

廿六日 晴。午刻诣史馆，午餐后诣编书处。接端午帅电，以《循吏施沛霖列传》见托。施君字□□，汉军籍靖海侯琅之后，由进士官江苏，曾宰吾邑，抚民慈而缉盗严，以吾解事以来所闻武阳两县令，未有如施侯者，民至今思之。今日在史馆已见江督奏稿及武进丹徒事实册。为良吏作佳传，固史官责任也。

廿七日 晴。张庆籀来见。其尊人雪樵先生与先君子文字至交，其母夫人与先妣换帖姊妹。余幼时常侍先妣诣雪丈包头章胡同赁宅，呼其母夫人以姨。往事犹历历在目，而先妣墓木拱矣。与孟颀追话旧游，不禁泫然泪下。又忆岁己卯先君子见背，七月中旬举殡，张丈自山东来应京兆试，甫入国门，乘旅行车遭殡于途，见枢前所陈衔牌，一一与先人符

合，大惊下车，就孝子问之，果先君子丧也。骤闻凶耗，放声大恸，即便服执紼从至广惠寺，抚棺痛哭，详问不孝孤病状，挥涕不止。老辈交情之笃如此，不孝至今不能忘。孟颀今年二十五岁，系己卯后所生，于往事皆不知矣。雪丈有妾赵氏，歿于京师，暂厝永乐寺，孟颀奉遗命来迁柩归葬，觅之不得。余以永乐寺与公善堂相近，特命堂役柏四往寺访之。饭后胡锐生来作半日谈，言上月廿四日陨大星至通州马景山提督营中而没，不一月而马公薨。将星之陨，夫岂偶然（马公当日闻星陨，惨然不乐。时已患病，疑其将应己身也）。锐生曾佐宋忠勤戎幕，马为忠勤部将，由勇目积功保至宫保提督，因话其平生战迹行事极详，自是大将才也。灯下作致鄂督陈筱石书，复曹亲家书，复谢叔词书，复管亦仲书，均交宝惠带。接晋藩丁衡甫信。

廿八日 晴。秋分节。陆锦奎介费芝丈来见。饭后至皇城根小苏州胡同董处，贺新居兼祝吉甫生日。出前门，在恒裕小坐。复至花农前辈处复诊。时已黄昏，趁西城而归。今日周历不下二十里。珩甫在此剪烛夜谈。宝惠随王少诚使节附火车赴汉口。计初一日自鄂抵家不及一月也，岂星命家所谓驿马耶？门人陈仲伟贻《左文襄手札》三册，皆致仲伟大父舫仙少保（讳澍，湘军名将）者，石刻一册，石印二册，多论军事之书。指示精明，书法遒劲，森如兵甲，不敢逼视，望而知为伟人笔墨也。吾辈作书切忌姿媚（搔头弄姿，决无正气）。书虽小道，关乎人品胸襟。吾自戊戌习坡书，专趋雄厚一路。有时略参秀润，乃风韵，非媚态也。下笔时使生气拂拂函盖一切，将来作事亦自有气魄。曾文正论文论字皆取兀傲不平，正为此耳。为叶玉澄作赵次帅书。

廿九日 晴。刘伟臣来久谈。闻西藏番众具呈，拒赵大臣（尔丰）不纳，因其前办巴塘军务，多诛戮无辜。此次任边务大臣，欲举藏地而内治之，尤有夺我燕支山之愤，众情汹汹思叛。朝命新简将军（马亮）查办。余因附致次帅一信，嘱其告季和钦使勿轻进（季和为次帅胞弟。兄弟分领川疆，弟署川督而兄接其任，亦盛事也），并严饬属员勿邀功生事，丁役勿苛索滋扰，以杜藏番口实。未刻诣徐处与朱桂老合诊。至松筠庵同乡结局议事。武备学堂毕业生授军校武职也，坚欲入印结局，分经费，与五六品文职同。日前诸君集议拒之，众军校声称流血，势将用武，出不逊之辞甚秽。呜呼！野横至此，愧杀军人资格矣！而当道犹欲崇礼。兵士人格太卑，吾见其犯上作乱而已。接次寅书，新城已交卸。次弟勤于为政，有循声，民爱戴之，乃大吏拘于期满成例，遽以是缺位置他人，彼其心何尝为人才计为地方计耶？唯弟既得替，可以请假来京畅叙，则大可喜者。复端午帅书。

九月初一日 晴。午初诣史馆，点派中书陈鹿荃充校对。未刻出城至津南馆王六垣处诊病。随赴医学会集诸君，议设旬报，以尽研究之实，且借以阐扬中国医学。赵敏生由香港寄来西法医书数种，略看其《内科新说》一种，所得太浅。即如发热病，彼竟不知其因何致此。谓万不能一治即退，只可听其略减。热甚，则带冰帽。过十日不退，则服补药。吾可决其必死也。又发热吃语，指为脑经病，须用药清脑。若转痢疾，则指为大肠溃烂，不治之症。岂不可笑可叹。如立医报，此类皆可著论辟之。发福州大兄信，又兴化许篆丈信。

初二日 晴。客来一日夜不断，气喘神疲，唯与黄叔权论学殊畅。奉旨，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俱从祀孔子庙庭。此举去年四月赵芷生侍御（启霖）具疏发其端，下礼部议。以堂官意见不一，久不复奏。毓鼎秋间再具疏促之。南皮议主三儒俱祀。礼部溥尚书入郎

中胡国鏞说，祀顾、王而黜黄。前侍郎张亨嘉则欲黜王。寿州据《明夷待访录》，诋梨洲尤力，谓其主张民权，于会议复奏时自具一疏争之。（御史徐定超、吴纬炳各具疏伸梨洲。）特旨三儒俱祀。仰见圣主折衷正当，一扫门户之偏。顾、黄二儒百馀年中屡请屡驳，至今日乃垂定论焉。

初三日 晴。在精舍请客，皆两邑同乡也。傍晚即散。灯下细看《金匱要略》，仲师各证所列方脉，皆只举其一隅，使读者心知其意，触类以旁通之。后人或讥其疏略，盖不能三隅反耳。卧思世界六教祖，皆生于亚细亚洲。我孔圣人及道教祖老子生于中国，释教祖释伽牟尼生于印度，旧教祖摩西、基督教祖耶稣皆生于犹太，天方教祖穆罕默德生于阿刺伯。其降世，摩西最早，老子、孔子、释伽次之，耶稣又次之，穆罕默德最晚（〔眉〕摩西在夏商时，孔子、老子、释伽在周时，耶稣在汉平帝时。穆罕默德在梁陈时）。

初四日 晴。叔、季两弟忌日，竟日郁郁不乐。夜，早寝。

初五日 晴。灯下作《黄叔权众妙谈麈序》（别录副）。近来怔忡渐剧，往往彻夜不眠。余之病根在好用心，无论看何书，皆喜深研理奥。明知成病，然不能改也。午刻至袁珏生处祝其太翁幼安亲家生日。

初六日 晴。诣史馆。出城祝冯润田太夫人九十寿，观戏数出，趁西城归。耕莱侄自南来（禹九弟之子），留其下榻（此初三日事）。闻张劭予丈歿于河南，失此名卿，殊可惜也。

初七日 晴。午刻在精舍请吴仲恂中丞，吴佩蕙观察，胡诗龄太守，陪客五人。未初客即齐，申初即散，甚难得也。灯下作陶斋书。

初八日 晴。一日不适，谢绝各事。晚饭后纵笔写擘窠大字，体气略舒。得笏斋大同书，随手作复。

初九日 晴。鲁卿约出游。数年前遇重九，必偕同志访秋古寺，小饮市楼，作冷淡之局（游客所聚处则避之）。今则登高旧侣散在四方，或已捐馆舍，其在此者，唯余及孟孚耳，不无感慨，因邀花农、梅叟、孟孚、鲁卿、朗轩诸君、三兄过三松精舍便酌，相与登台远眺，落暮始散。夜仍不能眠。为蒋茹孙致余绶屏书，交作霖寄去。

初十日 晴。凌大京兆据绅士公呈（余领衔），奏请设农工学会，开办森林，岁请备荒项下银万两，奉旨依议，钦此。顺天府送来照会一份，抄录原奏。京兆复于辰刻过谈，嘱余等详拟章程。缪恒莽观察自山西送达赖喇嘛进京，特来访，久谈而去。未刻至湖广馆，赴教育会特别会，投票公举会长。余及李嗣香前辈得票最多，且数目相同，遂同充正会长，而以其次之李君磐副之。余复推湖北范樾生中翰（超之）充书记员。初八日，编修袁励准具疏，呈进邵阳魏源《元史新编》，恭候钦定列入正史。有旨着南书房会同国史馆阅看。因与鲁卿约集于恒裕，偕诣总裁寿州师相。书已由南斋交师处，大略阅讫，交余二人嘱送荣总裁。余乃携归翻阅。书共四函。光绪三十一年，默深先生侄孙午庄制府（光焘）刻本。默深先生本具史才，谙习中外时事。此其晚年所编，欲进呈而未果（见于制府后跋）。体例谨严，考核精审。其最有功者在太祖、宪宗平定各国传。太祖兵力，南略印度，西逼欧洲，威震泰西，为中国数千年所未有。乃明初史臣如宋、王诸公，虽工文学，不谙蒙文，开创宏功，概从阙略。近年转从俄罗斯及泰西史籍，窥见一斑（如洪文卿侍郎〔钧〕之《元史补正》），则据俄国古史译成者。先生此传，远过宋修十倍。惜其中稍有缺佚（如隐

逸、释老、群盗三传皆有目无文)，然无碍于大体。闻诸公意见，欲奏请列入正史，与《新唐》、《新五代》并传，亦乙编快事也。为张荔轩作致胡揆甫前辈书。余又另寄密信一函交邮递。

十一日 晴。叶玉书同年自张家口释回来谈。黄慎之丈来交起居注进呈前序。未刻鲁卿来，偕诣学部谒荣中堂，送呈《元史新编》。向来京外呈进书籍，下南书房复看，不过略观大意，三四日即复奏。此次以事关正史，意从郑重，特命会同国史馆，故荣相之意亦不欲草率从事，以书交余二人酌派馆中通晓史学及西北舆地诸君，在馆详细较阅，提出实胜旧史处，具疏详陈请列正史。余意亦正如此。以为此折当仿《四库书目提要》之式，乃为矜慎也。出城至徐吉人同年处贺喜。赴段春岩同年湖广馆之约。绕正阳门归。

十二日 阴。午后至尚敬臣、宝瑞臣两处贺喜。访景佩珂。至本司胡同恩筱岩度支部处，为其母夫人诊疾（穆将军之子佩珂所荐也）。风雨骤作，驰归。灯下看《元史新编》太祖、宪宗平服各国传两卷。《元史》地名、人名佶屈缭绕，本不易读，加以乾隆朝重加译改，尤觉满纸烟云。《魏史》则犹仍旧史名辞也。

十三日 晴。先室管夫人生日拜供。饭后诣史馆，与鲁卿商定复看《元史》事，良久乃散。抵编书处，则已日薄虞渊，诸君皆去，余独坐阅书一卷。晚归，灯下阅《英史纪事》二卷。接宝惠南京禀。

十四日 晴。未刻赴松筠庵集议农工会事。在恒裕少坐。入城访葛振老久谈。灯下阅《英史纪事》一卷。

十五日 晴。六弟妇忌日拜供。午后诣起居注点帮办、京察及帮校对差。至史馆，据刘忠诚行年识略改正本传。忠诚早年平广西浔州剧寇黄鼎凤，为南方第一战功。余着意详叙，颇觉有声有色。出东城答拜刘嘉树前辈（名誉。新放江宁知府），何绍卿表兄（厚忱）。连日坐车过劳，髀内痛楚。灯下犹看《英史纪事》一卷，多所删正。《英史纪事》凡十七卷，欧介持、尹翔墀合编，搜采翔实，行文雅驯，叙次亦剪裁有法，若能将地名、人名画一，旁列英文以定之，可为单行善本。余月来专阅一过，获益非浅。接陶斋电告，宝惠已赴鄂，关切可感。为屠雨航致三六桥副都统书。政务处议开博学宏词科，奉旨依议。

十六日 晴。鲁翼云自黑龙江来，携有海伦厅同知辛九丹书。辛君在都曾与余一面，余已不复省忆（〔眉〕鲁翼云，字转九，江夏人。辛天成，字九丹）。数千里贻书，致慕仰之意。书中以“名满天下，苍生属望”相推，余滋愧矣。午后诣编书处。致杨帅书。濮卿和自山东来，云五弟已旋省，十月间必来京，闻之喜甚，即作书邮寄济南。

十七日 晴。法儒铎尔孟偕焦镜芙来访，余详论中西学派，铎君推重康德学说（德国大儒），余以姚江及内典精义证明之，铎甚心折，拟录西儒各学派贻余，而请余示以中国学派。余复请其摘译卢梭《耶密儿》精义见示，铎欣然允诺。谈两小时始去。西儒论学宗旨，与中儒不甚悬殊，有近程、朱者，有近陆、王者，只因中国解西文者不知学理，而吾辈又不解西文，遂无从窥其阃奥。倘能编一中西学案合编，实不朽盛业也。余以此意向铎言之，铎击节称叹不止。西宾去后，余即出城至悦生堂行礼，善卿弟丁母忧成服也。又至法源寺，徐花农前辈夫人除服行礼。其世兄今晨即除丧服着公服。余不以为然，吾乡礼，孝子是日仍着丧服俯伏，来客亦素服两纓，迨日落将撤祭时，孝子始易吉服，亲友之留此者亦易公服，再行礼。似合礼意。四点钟至豫升堂，赴金晴羲之约，主人已散，乃访晴羲，

致晚至之歉。复至全蜀馆赴癸巳公局，趁西城归。灯下阅《元史新编》表志三卷，颇有所见。

十八日 晴。缪恒莽来久谈。午后朗轩来谈。以张天如《南史》评点本付宝铭，令其照此加朱于监本《南史》，盖强迫用功之妙法也。《南史》合四朝为一书，详略得宜，最省日力（如《陈书》无甚事实，亦备一史，且人物均牵上搭下，读者苦于披览而所得殊少。《南史》与梁联合，为卷不多，省功甚巨），且富文藻，大可馈贫。偶检《四库书目提要》，柯维骐《宋史新编》在存目中。提要诋其益、广二王不当立本纪，辽、金二朝不当附载记，等诸外国。谓大纲既误，则其余不足言。余按柯史竭三十年之力而后成，柯氏至发愤自宫，以专思虑，可谓精勤之至。其书整而有法，约而不漏，足救《宋史》冗杂之病，自是良史，而馆臣乃力诋之，至不列于乙部，其故可思矣。尊益、广二王，则何以处宏光、永历二帝；贱辽、金二代，则何以处我朝龙兴。当时文网颇严，诸臣于此有戒心焉。故特有此二端以摈之，而不别举其失。细绎提要词意，此旨犹可窥见，非谓其书之不可存，直不敢存耳（余为此说，颇自喜别有会心）。否则，库中乙部所收之书，其劣于柯史者不知凡几，皆纠其失而藏其书，何至皇皇巨编，乃摈诸不齿之数耶？此读古人书所以当知人论世也。

十九日 晴。午后诣编书处。阅《元史》。同乡京官具公呈都察院，请代奏将已故陕西候补道潘民表事实宣付国史馆列入《循吏传》。嘱吴先生创初稿，余为删润，三鼓脱稿。至报子街谒沈氏姨（韵石之母心耘，八婶之胞妹）。

二十日 阴，微雨。已刻谒振贝子，为缪恒莽介绍。午后至江苏馆赴赵田卿、剑秋之约。散已上灯，复入前门，至东安门外东兴楼赴绶金之约。同座吴寅臣，杭州人，专治词学，于源流派别言之甚详。归已夜深。竟日四城奔驰，筋骨皆痛。

二十一日 晴。徐、沈两宅过礼，余为女媒（男媒为萧新之中翰），往返两处，各张盛宴。延朱桂老为林女诊疾。向绶金借来洪文卿侍郎《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原阙十卷）以核魏编。侍郎使俄，得拉施特《蒙古全史》（拉施特儿哀丁，波斯人，事元西域宗王合赞，据当时卷牍作此书，名曰《札米伍特台白儿力克》。按上四字义为“全”，下五字义“史”，犹言《蒙古全史》），皆阿刺伯文，无人能读。嗣得欧人多桑所著《蒙古史》，俄人贝勒津以俄文所译《拉施特史》，又俄人哀忒蛮所著《蒙古史》，于是元初西域用兵始末，凡《元史》所不载者，至此而犁然大备，乃参伍核订撰成是编，其中十卷则未及定稿而侍郎歿。灯下静阅二卷（《太祖本纪》）。连日酬应，虽筋疲力尽，然读未见之奇书，不自知其乐而忘倦也。

二十二日 晴。午后至连雨亭处，为其夫人诊疾。出城至嵩阳别业，赴朱桂老约。又至豫升堂，赴金晴曦约。灯下看《译文证补·哲别列传》、《西域补传》，凡三卷，洪氏所最得意者（用兵印度，详《西域传》。用兵钦察俄罗斯，详《哲别传》）。

二十三日 晴。天甚热，只着夹衣。女府过妆，往来两宅。刘伟臣来话别。灯下看《译文证补》西北地理附录海都木剌夷康里诸传凡五卷。此书要义尽于此十卷中矣。余于诸史皆寓目一过，独《元史》以其难治，置之三十年未能着力之书，至今日而补其阙，亦快事也。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殊嫌疏略，实苦于无所取材。连日参阅诸史，于元初事迹颇有头绪，倘光阴多暇，当据各书增修《元史纪事本末》以饷同志也。由孝廉而登帝位者吴大帝。由进士、翰林而登帝位者西辽德宗。

二十四日 晴。暖极，并夹衣亦流汗矣。大似江南天气。阳不内藏，葆精为养生要义。午刻诣江苏馆祭先贤，余为东龛名臣位前主祭，行礼毕，即驰赴季龙处。未初押轿赴沈处，酉初始返。徐处面主人而行。至新吾处行吊。又唁陈梦陶丈丧掌珠之戚，兼递公呈。归寓上灯。连日坐车，跌伤复发，卧良久始能兴。篝灯看《译文证补》未尽各卷。又检邵远平《元史类编》浏览义例。邵氏此编详核有条理，颇胜《元史》，然于开国武功、西北地理，亦无以远过旧史，则以元初记载荒略，无可凿空也。洪侍郎之能编佳史，亦时会为之。吾辈生今日，读书功力之逸，真胜前人矣。于此而犹不用功，岂非对不住自家。因思宝铭懒散不肯看书，屡勸罔应，不觉悲愤交集。

二十五日 晴。半日会客。同年杨鼎臣（增新）以阿克苏道保人才来京（〔眉〕杨辘，字季鹿，福建人，雪沧先生之子，广东通判），午后过谈，余详询新疆及蒙古情形，质以所见，良多裨益。自三点钟起，杜门却客，洁西厅长案，遍陈《元史》各书，拟《元史新编》复奏稿，分正体、补缺、匡谬、正讹四段，而折重于平服各国传、外国传、宗室世系表，以特表其长。晚饭后始脱稿，凡千馀言，请吴先生缮清稿。费旬日研磨之力而后成此文，甚矣，责实之难于课虚也。余因怔忡不眠，戒用心而仍不能不用心，性情使然，以此为乐。使吾舍业而嬉，恐又彷徨生病矣。得宝惠湖北禀，三十、初一可返京。

二十八日 阴雨。己卯公局，请杨鼎臣（增新，新疆阿克苏道）、段春岩（友兰，四川重庆府）、曾履初（广谿，湖北施鹤道，重伯同年之胞弟）三同年在全蜀馆兼摄影，三点钟即散。夜雨达旦。杨明先押行李回京。宝惠独随钦使赴保定办复奏稿。杨明交来端午帅、陈筱帅、曹亲家回信各一封。又门人陈寅伯大令信（在南京）。西风，夜雨，秋灯，渐凉，感事，怀人，情来难迁。因检淮海、玉田两家词读之，益觉身世苍凉，百感交集，稟此情性，虽雍容词馆，不能移吾怀抱也。（〔眉〕能知我怀抱者，唯笏斋一人。）

二十九日 阴。督奴子移植菊花，配合位置，此最深秋佳兴也。饭后诣编书处看书四卷。灯下作致端午帅密书。又复湖南汤温文书。雨声竟夜。

三十日 阴。万枋卿、吴厚庵来谈。枋卿论中兴湘中名将事迹甚详，往往异官书所传。林文忠负知人鉴，极赏左文襄。文忠督两江时，文襄为孝廉，求其女为子妇。文忠戍伊犁，遍历回疆八城，阴图其地理险要，藏之篋中，从未示人。尝谓文襄曰：他日甘肃、新疆回人必叛，能平之者吾子耳。临歿，遂以图授文襄。适文襄用师西陲，识拔刘寿卿（松山）叔侄（忠壮、襄勤公。锦堂），委以兵事，复以图授之。故刘公军行所至，皆出回酋意外，谓此间蹊径，吾侪犹不尽知，刘公生平未到甘、新，何烂熟乃尔？群诧为将军从天而下，遂不能支。王壮武（鑫）轿夫四人后皆积功官提督，刘松山、谭拔萃其二人也。馀二人，枋卿忘之。厚庵湖北监利人，论三国魏吴交兵情势极明。蜀、吴分荆州，以江之南入吴。荆州门户险要尽失，长江处处可渡，故关侯守荆州，以无险可扼，致吕蒙渡江，无从防御，荆州遂不可守，非谋疏也。厚庵所居距华容道二十里。傍晚至铁路公司。宝惠回京。量能婿见余来信过多，往往疏失，愿为我司书札，以公事登记档册法行之。深为可喜。

十月初一日 晴。午刻践铎尔孟约。眷念其母，刻刻不忘。其母所寄之物，皆陈案头，自谓见此如见母。其天性纯挚可效也。城外泥淤没踝，马车一步难行，因归寓易骡车出城，至医学会共商开设学堂事，与教习杨振甫议订课程。李嗣芗前辈有话面商，在松筠庵专候，余以天暝，城将下键，不及往而归。为黄叔权致陕甘督升吉甫、甘藩毛实君两同年书。同

里金桂生选刻《毗陵诗餘》，欲以亡弟季龠词入选，嘱寄稿本。先作书谢之，稿本录副再寄。桂生乃亡弟词友也。

初二日 阴。骤寒，顿着皮衣。恒老来谈。饭后访嗣香前辈，顺看三兄。

初三日 晴。午后诣史馆。归寓，朗轩来作半夕谈。

初四日 晴。因直隶公事，偕李嗣香学士、刘惺安左丞赴津。余独下榻望海楼三条胡同翁甥处。大姊及景之夫妇俱归常熟，白仲山为之看家，屋宽无人，甚为舒徐。大德通号丁汉槎以马车迎于车站，因赴号晤其掌柜权九如（号在针市街）。李、刘二公预出知单约盐商纲总（王竹林、李子赫、杨绍熙、刘筱斋、姚少诚、王益孙、李幼香），饮于河东满春楼（奥国租界，余上次到津，此处尚一片荒冢也），开议加价事（改为诸纲总作主人）。

初五日 晴。已刻赴李处会齐，同谒杨莲帅，提议两事：一、津浦铁路招股，以备十年后赎路。拟每一斤盐另加四文，就长芦、直隶口岸计，岁可得六十万金。在民间食盐虽觉稍贵，然近来新政如学堂、巡警之类，度支部责令就地筹款，不准作正开销。各项皆出于民，悉索殆尽。此项加价，俱给股票，匀摊各州县，交自治会绅长收存，将来铁路得利，所得子金，即抵各项新政之用。小民每日每口食盐不过三钱，每月共食盐九两，以一斤十六两计，每口每月不过多出钱二文有零，一年不过四十文，而杂项所省则数倍于此。目前似累，异时获益正多也。余三人敷陈此义，莲帅亦以为然。即留余等午饭，遣人请张馨庵运使及纲总王贤宾（即竹林）入座面议，当时解决，定于来年正月实行（如此大事，立谈而决，可见杨帅办事之才，若分头各议，经四五转折，非五六日不能定矣）。一、天津、河间二府所属灾赈，杨帅已平糶安插，余等又请其加意赈抚。余又以医学堂事募捐，杨帅慨诺，议月助百金。以上三端俱满意，此行为不虚矣。盐商因受铜元之害，欲使民间以钱买盐者改为照银价折钱，要求余等向帅言之。余意不谓然，姑为达之。杨帅亦恐民间从此多费，不肯轻改，盖银价之起落无定，则钱数之折合无常，上下之间，将因转折而增累矣。饭后归寓少憩，复至李氏荣园，赴李三昆仲之约。散后诸君约观剧，余以先世父忌日辞。

初六日 晴。朗轩自京来，许仲恒、李子赫均过谈，留三君午饭。饭后至李处会齐，同谒张都转。子赫约庆元楼羊肉馆便餐。申刻，余三人在聚和成回请诸纲总。散后至下天仙观剧。归寓填词一首，四鼓方就寝。

百 字 令

金桂生运同选刻《毗陵诗餘》，函索季龠七弟《剪红词稿》。季弟下世已四年矣，寄此以识悲感。

（原稿此处空六行。——整理者注）

初七日 晴。酣睡至午正始醒。徐少良来，邀往利顺德大菜馆西餐，菜不甚精而价甚昂。傍晚，便服诣督署后门访杨帅，密谈良久。至慎贻里赴大德通约，散颇早，与杨朗轩、叶范予作寻芳之游。天津繁华日甚，不减沪上，且駉駉有驾而上之之势。若津浦路通，东北商务皆由此而达东南，沪上市场将移于天津矣。

初八日 阴。回京，九点钟开车，一点钟三十分抵前门车站。

初九日 阴。午刻诣史馆。申初诣编书处。灯下看《德史》二卷。

初十日 阴。皇太后万寿，升仪鸾殿。辰正，皇上率王公百官在来薰风门外行礼，臣毓鼎侍班，入宝光门后始知圣躬不豫，唯在内廷行礼，毓鼎乃随诸臣入班叩贺。晚，微雨。饭后，为花农前辈写十孝子赞各一章，皆徐氏先德也。

十一日 阴。菊花二百余盆皆盛开，奇正浓淡各极其妙。晨起率两侄一婿位置于两厅中山上廊间，参差错落，罗列殆遍，洵深秋大观也。未刻约徐、何、顾、谢、杨、李诸君玩赏。花老赋诗六绝句，梅叟赋两律。傍晚畅怀而散。

秋 色

薜荔经霜万叶红，菊篱浓淡斗新丛。吾庐别自饶佳色，不借妍春百五风。

十二日 晴。未刻赴东兴楼与李、刘二公会齐，同谒定兴相国，复陈诣津所办各节。灯下看《德史》三卷。花农前辈恭阅宫门抄，两圣不御殿见枢臣。发七弟妇书，为宝铭婚事。

十三日 晴。午饭后唁质钦丧明之戚。闻其儿妇濮氏绝粒誓殉其夫，质钦夫妇苦劝之，尚执意未回。余叹息久之。诣编书处。出城谒戴少怀尚书，闻三兄病，往看之。至嵩阳别业赴乙酉消寒局，趁西城归。闻两圣仍未御殿，心甚忧虑，访于朝贵，知皇太后因腹泻而心绪拂逆，故辍常朝。发苏州适胡氏九妹书，为铭婚事。北风大起，落叶满阶，纯乎肃杀气象矣。就枕前检《山中白云词》吟诵数阙，不胜苍凉之感。长安人海，知我怀抱者几人乎？

十四日 晴。圣宫不豫辍朝，唯庆亲王见慈圣于榻前。既退，即兼程赴普陀峪地宫。朝士惊惶，虑有非常之变。且闻枢臣讨论道光庚戌、咸丰辛酉故事。一夜北风怒号。

十五日 晴。甚寒。立冬节。午刻诣起居注。未刻诣史馆。申刻约同乡严、李、刘三公赏菊小饮。接次寅信，十九日起身北来。又接许篆丈信，云宝铭岳家沈太亲翁住苏州庙堂巷。

十六日 晴。饭后诣编书处。傍晚至松筠庵议农工会事，同乡投票举余为总理（李嗣翁最多，余次之，史康侯又次之）。

十七日 晴。巳初刻李、刘二公来会齐，偕诣监尹陆凤石师，未晤。又谒张相，斟酌请赈疏稿。在庆和堂午饭。饭后余至后元寺预祝希文四叔岳母寿。乙未荐卷门人吕联乙来见。（〔眉〕吕联乙，字选青，江夏人，己丑举人，法部主事。）

十八日 晴。先妣生辰拜供。未刻，同人借精舍答余前局（朱桂卿、延子澄、何润夫、徐花农、钱新甫、曾奂如、顾渔溪、亚蘧、陈孟孚、谢鲁卿及三兄），并拍照。长廊遍列菊花，人坐立其间，景致殊胜。（〔眉〕蔡国器，字定臣，大兴人，江苏候补道，和甫京卿之子。）上疾加剧辍朝，闻礼臣讨论典礼。

甘 州

（原稿此处空七行。——整理者注）

十九日 晴。午刻诣史馆。申初诣编书处。发延平信。

二十日 晴。午刻两点钟，忽传车驾还宫，枢臣再召，人心惶惶。毓鼎驰谒振贝子，欲探虚实，未见。幸知还宫之信不确，心稍放宽，因出城祝李嗣香前辈生日。又赴梅叟扬州面之约，赶西城归。夜半十二点钟官报馆再送上谕条，奉懿旨授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王长子溥（左义右义）入宫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

二十一日 晴。巳刻嗣香前辈由西苑归，来访，始知昨日午后二点钟圣躬发厥，一时许始苏。皇太后亦濒危险，乃再召枢臣议定国本，命醇亲王立时回邸，抱阿哥入宫，年甫三岁。（〔眉〕八字：丙午，庚寅〔正月〕，壬午〔十四日〕，甲午。）午刻出城祝三兄生日，留面而归。访戴尚书，不值。访绶金于法律学堂久谈。绶金竟日在宪政馆，略知禁中事，病势颇危，梓宫均已敬备。皇后往来两宫视疾，两目哭尽肿。今日例行公事，俱由摄政王代行。余有两局悉辞之，虽无大故，然二圣病危，岂臣子宴乐之日乎？乃尚有出新知单举行消寒会者，亦可异已。接叶少云天津、沈幼芙江西信，均索致大吏书为谋差缺，此何时乎，而闲情别致为人说项，岂不为大吏所鄙夷，因随手各作书复之。幼芙且以利啖我，谓所谋若成，当以二三百金酬谢，誓不食言。嘻！是货之也！吾岂有遗行欤？因此悚忿自省，复书直斥之。此种人见地如此，岂是可用之材！由此推之，其贪赃枉法，唯利是图，将无所不至矣。接宝惠电，二十日安抵太湖。与袁、吴两师及子侄辈夜观乾象，帝星暗散无光，前星尤微。

二十二日 阴。晨兴惊悉大行皇帝于二十一日酉刻龙驭上宾，今日辰初用吉祥轿（平日御乘之轿加长如民间驼轿）还宫，巳时升殓，阿哥即皇帝位于柩前，嗣为穆宗毅皇帝之子兼祧大行皇帝。臣敬泣思大行皇帝以四龄入承大统，临御三十四年，恭俭爱民，勤于听政。凡前代帝王声色土木之好，上俱无之。兢兢业业，无一日自暇逸。当丁酉、戊戌间，鉴于辽东战败，国势日孱，毅然与天下更新，多所变革。庚子之事，上雅不欲以乱民横挑强敌，而迫于朝局，驯致播迁。五月间，臣与廷臣同对殿中，见上审顾迟回，形于辞色。事权不属，无可如何。终其身，处于艰虞之中。竟以忧郁，永弃朝野。鼎湖弓剑在，天有馀恫矣。（闻内监言，上自奉极薄，所御短布衫，屡经补缀，犹不肯弃之。）又奉太皇太后懿旨，摄政醇亲王监国。命成衣制孝服（二十七日内，白孝袍，翻穿羊皮外褂，呢冠摘缨。二十七日后，青长袍褂，以无花无色缎为之。至百日，便服，用黑帽结，衣裳皆用青黑）。摘门封，刮门对，收客座字画，蓄发至百日。作霖、绶金、季龙皆来谈。闻太皇太后病大渐，不胜忧急。是日阴风凄惨，五点钟即暝。夜半十二点钟，仆人敲门，传入邸抄，复惊悉太皇太后未刻升遐。两日之中再遭巨变，旁皇不复成寐。

二十三日 晴。辰刻孝服入内，太皇太后升殓毕，奉移于皇极殿（上崩于西苑瀛台，太后崩于西苑仪鸾殿（〔眉〕敬缺一撇作“儀”）。午初三刻，大行皇帝乾清宫午奠，臣等在乾清门外向梓宫行三叩礼，即伏地举哀，良久乃起（升殓次日始齐集哭临。廿三、廿四、廿五三日在乾清宫，廿四、廿五、廿六三日在皇极殿）。至史馆午餐。督差役以蓝纸糊屏心红字，截公案为短几，办事官席地而坐，凡应标朱者改用蓝笔。谢氏表侄女今日适刘振甫，俗谓之抢婚，向例三日之内从权得行之，巡警不禁也。唯不得用鼓乐耳，执事皆拽之

以行。若出城门，则用蓝布掩彩舆。娶亲者相属于途，余所遇者不下十馀起。

二十四日 晴。辰正入内。午初三刻，大行太皇太后皇极殿午奠。臣因内廷三品阶，在皇极门内向梓宫行三叩礼举哀。太皇太后待臣最有恩，屡向左右称其忠爱可大用。去岁十一月间，臣兄毓嘉召见，温语及臣，极奖其忠爱敢言，论事明白。曾与庆亲王言，欲俟一二年大用之。迨臣误召见，恐其惶悚不安，特旨补召以安之，体恤周至，廷臣罕及。追思及此，不觉伏地大恸，悲不能起。复至馆午餐（一日应哭临三次：卯正三刻，午初三刻，申初一刻）。同僚有轮晚集者，余遂归。朗轩来作半日谈。赓莱侄南旋。有旨议谥号，派溥伦、陈璧择吉地。大行皇帝在位三十四年，山陵尚未备也。

二十五日 晴。奉朱笔圈出建元宣统（二十七日内，凡朱笔皆改蓝笔），以明年为宣统元年。午后便衣出门，为连雨亭夫人诊疾。至保安寺访王聘三、秦袖衡两同年，均未值。在恒裕少坐存款。前后在恒裕厚存京平足银八千两，每月六厘行息。至大德通与朗轩谈，晚饭后归。

二十六日 阴。恒莽来话别。午后入内哭临。在史馆久坐。朗轩作半夕谈。接次弟顺德快信，明日中车可到。接家信，并银一千二百两（余及六房各六百两）。上谕议上大行太皇太后庙谥。翰林院知会具说帖议监国典礼。

二十七日 晴，有风。卯初刻，大行皇帝几筵前殷奠。天尚黎明，仅辨人影，见前列拜跪而亦拜跪而已。冠服出景运门，应由中门，而执事各衙门竟未知照景运门，以致临时中门犹阖，请钥匙而后开。冠服立而待之，又例须举哀。冠服出时，诸臣应跪送。今皆不然。本届丧礼之漫无头绪也如此！卯正三刻，诣皇极殿行礼。四刻乾清宫行礼。在史馆进晨餐，归寓眠一时许。未刻次弟自济南来，不见面者四年矣。中年兄弟，官辙分驰，一回相见一回老，何忍久别耶？覩面之顷，欣慰不可言喻。

二十八日 阴。巳初，大行太皇太后几筵前殷奠。进茶一拜，进膳一拜，读祭文一拜，跪听祭文毕，行三拜礼（仍未举哀）兴，福晋及王公夫人各捧冠服出，诸臣跪送随诣燎所（在三座门内阿哥所前），福晋夫人跪奠酒，诸臣皆跪。俟火稍熄乃退（续考昨日礼节亦如此，唯不用妇人耳）。午饭后聘三、袖衡偕来谈，傍晚始去。故人久别，谈笑甚谐。自廿一以后，余怆怀国难，悒悒寡欢，时而仰屋长吁，时而绕阶闷步，至今日始稍有生趣也。三兄、李珩甫均来看次弟。本日巳正各国使臣率参赞、繙译各员在梓宫前奠吊。接宝惠太湖电，今日起身北归。

二十九日 晴。休息一日，与次弟畅谈。校《庆湖遗老集》一叶。《庆湖诗集》自宋以后无刻本，去岁绶金同年得旧钞本甚精，复为余购一钞本，虽写手劣率，然亦旧本也。因其讹脱过多，特用绶金本校改，亦有董本误而余本不误者，随手为之改正，庶几成两善本也。

三十日 晴。饭后入内，未正一刻诣皇极殿叩奠，奠毕欲诣乾清宫，则已祭毕而散矣。盖两处各派王公代上行礼，同时并举，诸臣不能兼顾也。灯下校书。致端午帅书，交孙仲山带。闻皖有兵警，安、庐二郡皆戒严闭城。又有土匪掠临淮关。今日小雪节。

十一月初一日 晴。连日暖甚，着两羊裘犹汗出。近日朝端百事散漫怠忽，岂非恒暘之征乎？巳刻入内。午初三刻诣乾清宫叩奠。两处既不能兼，毓鼎唯有间日分诣而已。署中分派轮祭，余则每日必入一奠，必不得已，其间或休息一日，稍尽寸心焉。至史馆午餐。

灯下校书。十日前以银八钱买旧本渔洋《古夫于亭杂录》一册，连日在车中细阅一过。得宝惠太湖信。

初二日 阴。先考七旬冥寿，在广惠寺啐经一日。毓鼎青长袍褂行礼，因此祭近吉礼，不便知会亲友，唯袁、吴、钱三师，李珩甫、聂命三数人而已。午后西风大起，天地为昏。棚店沙回子赠余《穆罕默德年谱》一册，灯下阅一过。其教以却妄归真为宗旨，颇合吾圣人无妄存诚之道。戒约有五：不二主，不罔人，不奸，不盗，不杀人。亦甚正。谱载隋开皇七年，回回教始通中国，称中国曰赤尼（不解其义），为他书所未见。（〔眉〕赤尼即支那。按洋文称中国为赤尼斯。）先君见背于己卯六月，柩暂寄广惠寺。今日与次弟觅得其处。三十年前情形，历历在目，徘徊垂泪。屋狭隘不堪，乃贫贱之家所用者。其时毓鼎年十七，次弟年十四，丧殡皆大兄主之。毓鼎不孝，俭亲之罪，百年莫赎矣。夜，大风如吼。

初三日 阴。一日大风。未入内。校《庆湖集》一卷半。接赅莱常州电，询宝惠已否安抵京师。盖因皖有兵警念之也。随复一电，适得惠信，初五日可回京。奉上谕，以后坛庙大祀，均由摄政王代行礼。命礼臣集议以闻。

初四日 晴。已刻诣皇极殿、乾清宫叩奠。在史馆午餐。诣内阁，谒寿州师相，面议起居注各公事：一、今年封印前一日，仍进记注，唯表文须酌改。一、行文礼部议，摄政王代行礼，讲官应否侍班。一、派笔帖式四员，校正近六年汉文记注副本，以备送实录馆。一、自元年至廿四年遗失记注应否补办为实录底本。师一一如余所议。归后请值年署主事耆昌（字世堂）来寓，令其照行点派笔帖式广裔、耆泰、梁照、桂福四员校正汉文。灯下校书一卷半。宝釐生日。

初五日 晴。甚暖。一日气坠，肛门痛剧，不能坐车。校书一卷半。宝惠自汉阳归。陶斋赠余银瓶一座（镌双款）。复李子赫信。余看《资治通鉴》凡二过，觉唐一代事犹不甚省忆，因于上月补看《唐纪》，自太宗起，今日看至肃宗末（以下详纪之）。

初六日 晴。气坠甚剧，一日三登圉，神昏易睡，乃服人参以振之。幸客稀事简，可以静摄。看《通鉴·唐代宗纪》三卷。代宗为广平王，甚贤能，迨即位，乃全不足观。宠任程元振、鱼朝恩，致播迁之祸而酿藩镇之乱。盖居下得知情变，居上多所炆蔽也。孔子谓“为君难”，信哉！宝振生日。

初七日 晴，大风。气坠颇减。午后入内叩奠。通值世中堂演杠讫。制大长方木箱，中压铁砖，以象梓宫，试异人之平侧。此物必有名称，余询之老苏拉，亦不知。看《代宗纪》中之上一卷。灯下校书一卷。唐将相大臣，经韩、柳为作志状者，史据以作传，采入《通鉴》，特有声色，且往往溢美，文人之足为人重若此。皇上万寿系正月十四日，因是日值宣庙忌辰，改为十三日。

初八日 晴。宝惠生日。备小酒肴款五弟。午初三刻入内叩奠。学士满汉十四员，唯余及锡聘之年丈、延子澄丈入临最勤，几于无日不到。其余则轮值而后赴，或竟有一次不到者（今亦不必著其名矣）。此事无人稽察，各尽各心而已。在史馆点派承办长编供事（自光绪十五年补起，至三十四年止），归寓招宝记照像馆来寓照合家欢，大小男女共二十九人，合为一照。朗轩、绶金来久谈。

初九日 晴。本日皇上升太和殿，即皇帝位，颁恩诏，赦天下。已初刻，毓鼎丧服诣史馆，易朝服趋中和殿庭。午初刻，监国抱上坐小辇自乾清宫来（监国侧身坐辇上），御

中和殿，受御前内廷及各执事大臣朝贺，起居注官四员序立庭西，向上行三跪九叩礼。上啼哭索母，声甚厉。臣等匆匆礼毕，即疾趋至太和殿内第三柱前侍班（锡聘之丈，景佩珂、杨少泉二学士同班）。监国抱上步行，自殿后门入，升宝座，上啼不肯就座。监国一足立脚踏上，一腿跪宝座上，扶上立于座上。四服事太监在旁慰劝，上哭不止，言欲回家，不愿在此。鸣鞭赞礼，王公百官行礼，大学士捧诏向上跪，旋起出殿门授内阁学士恭捧以出，礼部堂官跪奏礼成（按礼，皇上应目送恩诏出午门后始下宝座。此次因上啼不止，殿敞天寒，恐圣体过伤，诏下阶，即奏礼成）。太监一员即抱上退，臣等亦退。恩诏至天安门登楼用彩凤衔之下坠，礼部官以云盘承之，恭读诏书，百官吏民在金水桥前行礼跪听毕，乃置诏于黄亭，以一黄伞导之出大清门。毓鼎仍回至史馆，反丧服，由东安门出，归寓。皇上御小朝服，天颜甚温润。臣自丁酉年充起居注官，侍大行皇帝凡十二年，每值升殿，御仗排列，提铲及御前大臣前引，大行皇帝乘舆随之。迨礼毕，则步行升舆而去。臣在香案前瞻依亲切，如是者以为常。今天仗依然，而大行皇帝已不复见矣。不禁凄然泪下，恐为人见，急以袍袖拭之。看《唐纪·代宗》中之下一卷。又卷下半卷（代宗讫）。德宗初政极好，只因所用数大臣如常襄、杨炎、乔琳、张涉之类，俱不能初终一节，后遂尽人而疑之。一生猜忌之端，其病根实伏于此（明庄烈帝亦然）。校《庆湖遗老集》毕。其中尚有两本俱讹缺处，当徐觅宋本补正。毓鼎蒙恩加一级，荫一子入监读书。

初十日 阴，似有雪意。已刻大行皇帝初祭，未能恭诣叩奠。午饭后诣编书处。灯下删改进呈记注前序（其实即表文也，相沿谓之前序）。原序系黄慎之学士所撰，先帝升遐，则叙述处皆当酌改矣。

十一日 晴。四品京堂以上具公折谢加级恩，呈递膳牌，庆亲王领衔。大学士部院科道会议大行皇帝庙谥，午初刻诣内阁画奏稿（庙号恭拟六字：礼德襄哲懿安。谥号恭拟六字：昭靖景惠庄裕）。午初三刻，恭诣几筵叩奠。在史馆久坐始归。南园来谈。夜大风。

十二日 公折敬上庙谥，恭候圈定，并递膳牌。留中不下。午刻诣内阁会议，摄政王礼节各画阅字，人给排印礼议一纸（阁臣杂采众议为之）。约吴经才侍御在史馆午餐，畅谈一时许。申初一刻恭诣乾清宫、皇极殿几筵前叩奠。归寓已日落，倦不能兴。绶金邀厚德福便饭，次弟前往，余辞之。看《唐纪·德宗》二、三、四三卷。藩镇连兵，无异战国时代史，文亦多仿《国策》为之。

十三日 晴。丁府六介杨德孙来见。午饭后诣编书处看书三卷。（〔眉〕丁聿修，字府六，奉化人，上海地亚枪炮厂买办。）看《通鉴·唐德宗纪》五卷。此数卷皆纪幸奉天、幸山南及李晟、李怀光河北三镇诸大事。当时情势曲折，至今历历如绘，虽今日人记今日事，亦不能如是明白详尽也。正史记传旁见侧出，稗野各史彼此矛盾，温公斟酌贯串，聚为一编，如亲在局中见其人，闻其语，岂非大快事！《通鉴》一书真空前绝后矣。连日依次读之，恍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不忍释手。毕氏《续鉴》乃纯以公牍体裁行之，相去何止三十里（余读涑水鉴，时时眉飞色舞；迨读毕鉴，则昏昏欲睡矣。）

十四日 晴。大雪节。大学士部院科道公折，恭上大行皇帝尊谥德宗景皇帝（前议发下，圈出第二、第三字）。诣内阁大堂画奏稿。至江苏学堂与吴蔚老平教习学生争哄事。蔚老意在抑学生之骄横，与余意同。而庇其戚叶姓之为教习者，则余不敢附和。接陶斋书并密电本。灯下复外信三封。看《唐纪·德宗》六。

十五日 晴。递公折及膳牌。在史馆略进早餐。午初大行皇帝几筵前行启奠礼，在乾清宫叩奠，三跪三叩首，冠服出，跪送从诣燎池，随奠酒王大臣行三叩礼（凡三次，一奠一叩）。午初三刻，复在皇极殿午奠，出东华门，观演杠，以校尉八十人舁大杠，上盖黄罩，自景运门外出东华中门，有内务府官约二十员立于罩下（出东安门乃坐），舁之以行，名曰“押杠”，验其平否，直舁至景山东门外始旋。归寓，看《唐纪·德宗》七。申刻，次寅约数友及余寓中亲友子侄晚餐。三兄下榻于此。苏学堂公推学生三人来见。

十六日 晴。德宗梓宫奉移观德殿。毓鼎已初刻即诣沙滩（距景山东门不远），百官集此跪送。三兄、五弟、卿和侄婿均随余往，先在起居注帐棚少坐。午刻全分卤簿前导，乐执而不奏，驼马负帐棚猎具，一似举行围狝而出者，不忍遽以先帝为升天也。两黄轿一置御容，一置神牌，黄曲柄伞一引。梓宫黄绫绣龙罩，舁以八十人，平稳无分厘欹侧，后随豹尾枪。轿至，前跪者即俯伏举哀，灵舆过，乃起，步行恭送入景山东门，俟梓宫安奉殿中，喇嘛入转咒讫，百官行三叩礼，仍回帐棚略息。赴内阁大堂，会议大行太皇太后尊谥（定靖襄钦裕明），徽号（亦拟六种，皆有天字），画奏稿，明日入奏。归寓已未正矣，饥甚且疲。随意检起文勤《五代史注》晋汉周各本纪观之。此书以欧史为本，而全录薛史及《五代会要》分注于下。凡唐末五代宋初别史、霸史、政书、笔记、总集、专集、金石，皆入之，多过本书且十倍，可称集五代之大成。读者但观此一书，而全五代之书悉寓目焉。真奇编也。薛史于晋末汉末事迹，依日排叙，详尽分明，使读者如见当时情事，故繁而不厌。欧史则专尚书法，以寥寥数语括之，所有事迹诏诰，一笔勾销，令人索然无味。此薛史之所以不能磨灭也。温公修《通鉴》，专取《旧唐书》、《旧五代史》，良有见耳。唯欧史议论叙事，文章之妙，卓然可传，胜宋子京《新唐书》远甚。《新唐》诸志出于欧公手，亦胜旧书。两新史本纪，均无足观。

十七日 晴。一日看书。看《唐纪·德宗》八。连年公私杂糅，虽未尝释卷，只是东翻西阅，自上月看《通鉴》，近日始能端坐读之，日尽一二卷，整片挨排读去，稍有十五年前情味矣。复庄房友人信。

梅叟移居宽街，时连遭国忧，兼闻皖中兵乱 二首

北陆将回律，西城好结庐。乾坤多泪日，岁月杜门馀。天暖犹存菊，家贫但载书。清风比通老，谁与绘移居（宋杨通老有移居图）。

衔恤孤衷耿，忧时两鬓斑。闻君来卜宅，令我暂开颜。江郡风尘警，霜庭竹石闲。艰虞思智略，肯遂老东山。

十八日 晴。午刻诣大行太皇太后几筵前行廿七日祭礼。至内阁大堂，画会议摄政王礼节奏稿。看《唐纪·德宗》九，未尽一卷，朗轩约福兴居晚饭。

十九日 晴。已初刻诣观德殿德宗景皇帝几筵前行大祭礼，退至帐棚，释缟素服，改青长袍褂，帽缀纓（本应昨日释服，因有大祭，展一日）。诣内阁大堂，画恭上大行太皇太后徽称、谥号奏稿（圈出钦字）。昨议礼节，经摄政王蓝笔改数处（奏牍书写摄政王，原议双抬，改为单抬。每年公费银二十万两，改为十五万两。水陆各军归摄政王统率，改为

节制。尚有二处系改字句)。归寓倦甚，坐卧逍遥而已。孙女爱宝生日。

二十日 晴。大学士部院科道公折恭上孝钦显皇后尊号，呈递膳牌。又恭上摄政王礼节，悉依议，唯文武官坐对、立对，分别另奉特谕行之。午饭后至顺直学堂教育会，余因各学堂教习多不得人，贻误子弟，议令各堂于会议前一星期，将教习课本改本及每日到堂簿汇送教育会，由会员分任评定，区别上下勤惰，列表宣布，分送各堂，则教习有所劝惩，滥竽者自退矣。诸君金以为然，拟于下月实行。看《唐纪·德宗》九。德宗病陆贽拒绝诸道馈遗，谓于鞭靴之类，受亦无伤。贽上奏有云：“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见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与交私，何能中绝其意。”真透澈情理之言。昔先伯尚书公最喜诵此数语，因勗毓鼎多读《宣公奏议》（曾文正公亦屡劝忠襄公读之），余乃逐篇熟读。凡作奏牍文字，喜用对偶合开，必调平仄，差能整齐曲折，委婉动听者，实得力于宣公与先尚书公之训也。《通鉴》采《宣公奏议》最多，盖为倾倒之至矣。

二十一日 晴，大风。午刻德宗景皇帝初满月大祭（自此每月廿一日皆祭，由二满月以至周年），诣观德殿叩奠，毓鼎到稍迟，至景山东门已将散矣。即归寓，庄纫秋（纶裔□〔原名下一字犯御名〕）自里门来，过道班，谈良久。客去临帖，写梅花库笺大斗方二。看《唐纪·德宗》十、十一（半卷）、《顺宗纪》。王伾、王叔文一案，史家最无是非。其辅顺宗，首罢进奉、宫市二弊，起用陆贽、阳城诸贤，皆初政之美者。而夺神策宦官兵权，属之金吾大将军范希朝，尤为卓卓。使此计得行，安有文、懿、僖、昭四朝王、田、仇、刘诸奸之祸？大抵二人志大才疏，不免近于狂躁。又行事不拘故常，不解周旋世故，一味任性而行，遂为朝论所嫉。史家因仍记载，诋之不遗余力。其实所诋皆在空处，并无实在劣迹可指，以至寝陋吴语，亦成罪案。夫貌不扬而操乡音，与其人品行何关？乃亦举为奸邪之证耶？最奇者，夺宦官兵权，亦加以“固位专权”、“人情疑惧”贬词。然则必以兵权授宦官，乃为大公而顺人情耶？真颠倒是非之论矣！总之，伾、文人品虽有可议，而其所行之政不尽可议也。当时出于怨憎之口，容有不平，若后世，则当别白言之耳。即八司马，亦正人居多。摄政王始见廷臣。

二十二日 晴。孝钦皇太后初满月大祭。毓鼎以脾肉痛剧，不能坐车，未往行礼。蔚若丈来久谈，历举李君磐劣迹，贻误学堂，决不能留。午饭写斗方三张，看《唐纪·宪宗》上之上（未终卷）。

二十三日 阴。午刻诣史馆。未刻诣编书处。中途为景佩珂诊病。看《唐纪·宪宗》上之上毕，又上之下。白乐天论事诸疏，曲折洞达，不亚陆宣公。其当官亦甚戆直，特为诗所掩耳。即以诗论，其乐府讽喻诸作，亦非寻常词人所及。观杜黄裳、李绛所论诸事，令人心开意快，熟复之，足以增长智识。昔人谓不学无术，处事之术固自学来也。古今史家有用书无出《通鉴》右者。写斗方二张。

二十四日 晴。

二十五日 晴。两日因股痛不能出门，看《唐纪·宪宗》中之上、中之下。灯下校勘《元名臣事略·木华黎》。余于前年得旧钞本《元名臣事略》，乃用元朝本照录者（名《国朝名臣事略》，凡及元帝处，皆出格抬写），以武英殿聚珍本核对殿本，不特字句多误，且有脱至五百八十馀字者（《郭守敬事略》），乃知钞本之足贵，因每夜校勘数叶。

二十六日 晴。痛少减，不敢远诣史馆。饭后诣编书处，看书四卷。又以《俄史》、

《意大利史》发缮。看《唐纪·宪宗》下、《穆宗》上。

二十七日 晴。客来甚多。写黑龙江周、年、潘三信，托鲁抟九带去。午初至米市胡同访赵剑秋、董绶金，新移居也。二君约广和居午饭。饭后答访裴实甫。申刻偕次寅至大观楼西餐，任翼臣作主人。看《唐纪·穆宗》中。主既不明，宰相萧段、崔珣皆庸才，处置各事，无不颠倒失宜。读史至此，气闷已极！

二十八日 晴。看《唐纪·穆宗》下、《敬宗》。牛、李分党，其党互为谏祖，互相诋毁，自两朝实录及一时笔记，议论偏私，彼此各逞臆说，旧史据以立传，往往歧出。温公考异，详加考订，择其可信者而从之，下笔精核矜慎，务求公平，疏通证明，斟酌尽善。如此方可称史才史识。黄叔权自西安贻书兼寄见怀诗五首。

接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一月底

十一月二十八日 晴。梁叔庄表兄（恩湛）自湖南来。看《唐纪·穆宗》下、《敬宗》。自牛、李分党（宗闵、逢吉、吉甫、德裕、绅，五李又各分党），其党互为谏祖，互相诋毁。自宪、穆、敬、文、武五朝实录及一时笔记，议论偏私，各逞胸臆，旧史据以立传，彼此往往歧出。温公考异，详加考订，择其可信者而从之。故此数卷书下笔记事最为矜慎，务求公平，疏通证明，斟酌尽善。如此方可称史才史识。敬宗欲幸骊山温汤，拾遗张权舆伏紫宸殿下叩头谏曰：“昔周幽王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玄宗宫骊山，而禄山乱。先帝幸骊山，享年不长。”上曰：“骊山若是其凶耶？我宜一往，以验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温汤，即日还宫，谓左右曰：“彼叩头者之言安足信哉！”澄斋曰：臣谏其君，命意立言，固贵切直，然亦当准情酌理，委婉讽谕，使君人听而易从。此其中有苦心焉，非可一往直遂也。如权舆之言，非不切直，而情理俱不可通，不论游幸之非宜，但历数骊山之凶恶，此所以益坚敬宗之悔也。夫言官叩头力谏，当量事之轻重大小而行之，于其重且大者而力阻焉，则人主触耳惊心，不生狎玩。敬宗视朝稍晏，刘栖楚阶下叩头，至于流血。兹之暂欲游幸，而权舆复伏殿叩头。（〔眉〕此敬宗即位之初事也。栖楚故有“大行在殡”之言。——男惠注）敬宗见谏官之叩头如是其轻发也，则将视以为常，后虽有重大之事，即使相率叩头流血而力争，亦不见其惊心矣。观于对左右之言，则其狎玩之心已形矣。呜呼！言官力谏，直节也，美名也，而行之不得其宜，或且无益而有损耳。余故纵笔论之。夜，大风。

门人黄叔权以途中怀余诗五首见寄，作此寄酬

寰宇悲衔恤，元阴感索居。乾坤万行泪，云树一封书。经粹能为吏，才高久启予。秦中古陆海，跂望救饥虚（来书悯秦民靡情，有假手以致庶富之志）。

二十九日 晴。冬至节。孝钦显皇后、德宗景皇帝几筵前行大祭礼，毓鼎辰正至东华门皇极殿，行礼甫毕，因在史馆暂憩。午初一刻诣观德殿叩奠。当跪听恭读祭文之际，前跪二品数大员（姑隐姓名）居然回首促肩大声谈论，且纵笑不止。哀敬两亏，肆无忌惮。迨冠服出景山门焚化，诸臣跪奠，突有枢臣轿夫多名吆喝抬轿从人丛中出，在殿前横绝而

过，置轿燎池侧，僂立倨观，余等为所拥挤，几致倾扑，并有汉枢臣一人端坐轿中，以待燎烬。余观此，不胜纲纪凌夷之叹。散后，余登舆遇皇太后凤辇还宫（乘黑舆，殿以豹尾枪十支），虽不辟道旁行人，毓鼎亦出舆背立隐处以待。十二点钟归寓，草白简劾之以振纲纪，交袁老夫子缮写。看《唐纪·文宗》上。礼部于廿六日奏冬至日大祭，王公百官服色，援光绪元年元旦百官俱服缟素例，请旨。奉旨仍服缟素，钦此。该部不知元年元旦尚在大丧二十七日内，故当时俱服缟素，此次百官早经释服焚毁，万无重服缟素之礼。摄政王一时未觉礼部误引，如所议行。百官疑所议难遵，群向部友质问，礼臣始悟其误，又不敢具疏更正，乃于廿八日仓卒片行各衙门，令改服青长袍褂摘缨帽，遂与前奏不符。而百官除穿孝百日各大臣外，无一人遵旨者。幸上宽仁，未加诘问耳。此次骤遭两丧，工部、太常、光禄皆裁，各事萃于一衙门，又值裁书吏，堂司俱不谙旧事，遂致手忙脚乱，谬误屡见，如初次殷祭，未知照景运门；登极告祭，遗漏奉先殿：皆其显然者耳。从前礼部堂官，满汉七员，今只三员，二满一汉。内阁学士兼少宗伯衔，原以备大典礼之助，可以佐讨论而分趋跲之劳，今礼部丞参恶其近于堂官而逼己也，不使与闻部事。堂上三公遂势孤，丞参诸公遂独劳。劳则不暇详议，孤则无可质正，而典礼之罅漏不可胜补矣。

十二月初一日 晴。李绍先介鲁卿来见。李俊臣自山东来，留其午饭。（〔眉〕李承祖，字绍先，四川己丑举人，就职盐大使。）饭后诣史馆，答拜程伯葭。看《唐纪·文宗》中。

初二日 晴。呈递封奏，进膳牌（请嗣后大祭，特派御史二员监礼，请飭民政部严定景山门外轿马规矩），在史馆坐待，七点二刻事下，即归。内阁奉上谕：“几筵前大祭，礼节隆重，在事人等，自应一体严肃，以昭哀敬。兹据恽毓鼎奏称：冬至德宗景皇帝几筵前大祭，前列诸臣，竟笑语喧哗；焚化冠服时，并有轿夫多名横绝拥挤，殊属不成事体。嗣后凡遇大祭，着派御史二员监礼，并着民政部严定管束规矩，不得任意混杂，用昭肃静。钦此。”军机大臣署名奕劻、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监国摄政王铃章。起居注主事耆昌来递京察单并商办公事，良久乃去。余股痛异常，大受厥累。傍晚，袁珏生来谈，云余所拟复奏《元史新编》疏稿，南斋诸公无不叹赏，考据固精，行文尤妙绝一时。已录一份存书房矣。晚，偕南园至厚德福便饭。

初三日 晴。伊仲平前辈来久谈。饭后诣编书处。又至佩珂处诊病。看《唐纪·文宗》下、《武宗》。

初四日 晴。门生四人先后来见。饭后，梅叟、南园均来畅谈，至戌夜始散。看《唐纪·武宗》中。李赞皇人品虽不纯，其才实不可及。观其措置泽潞及回鹘事，立志坚定，而办法则随机变化以应之，不愧“行方智圆”四字。维州一案，温公特著论是牛而非李。余意不甚同。玩胡注云，宋以米脂四寨地与西夏，当时朝论大旨如此，是亦不甚以温公之论为然也。《通鉴》最可看处，无如三国及唐，极有益于经世之务。余此次读《通鉴》，觉见解较从前稍进，惜于胡注详征制度及地理形势处犹多脱略，俟看过此一遍后，再用朱笔合正文小注，仔细圈点一遍，庶获熟复深思之益耳。

初五日 晴。何务滋来谈。饭后至恒裕存公善养济院公款九百馀两，即至院踏勘一切，筹设工厂，择院中贫民年三十以内者，学织席打洋铁壶，延教师教之。因囑刘孟禄粗拟章程。余集众贫民劝导而鼓舞之（养而不教，从来无此道理）。至铁路公司议事（上月由公

司呈督办吕大臣代奏，此路成后永远归官商合办，国家不更收回，请特降谕旨，以坚商民之信。又呈请附设铁路转运公司，均奉谕旨。灯下看《唐纪·武宗》下、《宣宗》上。宣宗乘吐番之乱复河湟。是时吐番既衰，回鹘亦亡，而唐祚亦一传而乱。西北边事，与唐相终始。写致大兄书。

初六日 晴。午初刻诣史馆。未刻诣翰林院，议轮值陪祀事。申刻诣编书处，闻李星桥丁忧，局中有应得之款，一时未发，余先垫五十金送去，以资行装。夜，大风。灯下看《唐纪·宣宗》下。读《通鉴》，不特达于从政，且可多解字义，识字音。细审胡注，始知吾辈习而不察之义、沿讹误读之音正多也。

初七日 晴。效述堂来谈。饭后出城答拜各客。至利仁养济院勘工。灯下草《敬陈时弊疏》，分四条，先成“慎名器以养廉耻”一条。吾于此事痛心疾首已极，不自觉其言之刻毒矣。荣锦堂侍读以变通旗制疏稿嘱为斟酌，余为增改数处。看《唐纪·懿宗》上，自此所爱立者，无非庸材，且无一人久任，竟亡国祚。非人才不昔若也，有德有才者屈于下僚，居相位者互相援引，大半碌碌无足比数之人，甚而自私自利，其心不在君国。如前明崇祯一朝五十馀相皆是也。古今末造，真一辙耳。夜，大风怒吼，雪意渺然。无事偶检收信簿，一年所接各省信不下五六百函，无非求八行，谋差缺也。呜呼！可以观世道矣。江御史（春霖）疏劾庆亲王，请加裁抑，摄政王传见开导之，并传谕言官各尽言无隐。

初八日 晴，大风，甚寒。以腊八粥荐先人。新授职编修潘浩、检讨雷恒诣翰林院到任（皆甲辰庶常，因在外办学而留馆者），余于辰刻赴署宣旨，事毕即归。一日会客，冒风迎送甚苦。看《唐纪·懿宗》中。庞勋不过乱盗耳，既无根据，又无纪律，非藩镇比也，乃竭半天下之力，期年而仅平之。末世兵力不振，于此可见。黄巢再乱，遂不复可制矣。检杨守敬《历代沿革图》唐藩镇四裔两图细观之，于《通鉴》形势益了然。古人左图右书，洵不可少。

初九日 晴。翰林院值日。卯正入内，在史馆坐待，事下乃归。礼部主事文铭来谒，述堂之子也。儿妇生日，备小酒肴。面后诣编书处。晚，赴梅叟之约。顾愚老誉吾近作五律，神味近少陵，固知言为心声，不求似而自似也。看《唐纪·懿宗》下、《僖宗》上之上。御史俾寿疏请甄别佐贰杂职，文中有“吮痂舐痔”四字，政府传谕令改之，便缮一片，今日再奏上。故事所未有也。

读唐宪穆纪有感

宫廷事秘报龙升，正讨公间竟未能。一代宗工长庆集，不将诗史讽光陵。（光陵，穆宗陵名）

再酬叔权

落落交亲运，骎骎日月新。人才亦东豕，吾道竟西麟。旧学存门下，离怀逐渭滨。朔风飘雨雪，为子久凝神。（岁寒期共保，勤寄陇头春。）

初十日 晴。一日未出门。复看史馆书，斟酌宗室文达先师传。灯下草疏振皇纲以肃中外一条。两月来，日手《唐纪》一编，下笔遂似唐人奏议，此学之所以贵时习也。豫学堂乱，学生殴监督，警察来问并殴之。废科举，立学堂，其效如此。

十一日 晴。次寅、宝惠赴津谒杨帅，带去密书一函。王次箴、范棣臣、范俊臣同时来谈。饭后雅初、珩甫、三兄又来。酉刻至大观楼赴王贡珍约。军机大臣袁世凯奉旨罢归，以大学士那桐代之。看《唐纪·僖宗》上之下。

十二日 晴。起居注司员四人来商公事。向来满主事两员每人轮值一年，因而徇私渔利，屡致龃龉，余议废值年名目，以公事责成两主事和衷合办。向来汉正本记注册归供事承办缮写，不成事体，余改归汉主事录办，添派通晓汉文笔帖式四员分任缮写，月给津贴。诸君咸乐从。午饭后至畿辅学堂教育会，副会长李士莹辞职，公推皖堂副监督马冀平太史（振宪）充副会长。薄暮始入城。看《唐纪·僖宗》中之上。

十三日 阴。午刻诣史馆。出崇文门至顺直学堂，督视学生期考，兼与王化初、赵廓如诸君商理来岁整顿各事。看《唐纪·僖宗》中之下、下之上。朝政无复纪纲，唯藩镇战争攘夺而已。致陶斋密书。军机大臣袁世凯于十一日奉旨罢归，今日学部侍郎严修疏请收回成命，不报。严为项城援引，由编修超擢侍郎。此举尚不失为君子，胜于反面若不相识或更下石者远矣。

十四日 晴。寿州师相枉过久谈。次寅叔侄自天津归。饭后访鲁卿，又访嗣香前辈。申刻赴刘式夫同年约，梅贞、聘三、柚衡同座。绕前门归。德宗景皇帝山陵择定西陵附近金龙峪吉地，敬上陵名曰崇陵。看《唐纪·僖宗》下之下。昭宗承僖宗童昏败坏之后，天下大乱，威令不行，大段已不可收拾。然使上有宪武为之君，下有郭、裴、杜（黄裳）、李（德裕）为之相，庙谟措注，动合机宜，藩镇如李光用、张全义、杨行密、王建、钱镠辈，未必不能得其死力；朱温、李茂贞虽跋扈，讵能逞其逆志哉。唐祚至昭宗而覆，固昭宗之不幸，亦人谋之不臧也。明思宗亦然。世皆谓唐、明亡于僖、熹二宗，而愍昭、思之不幸。余谓只可云：使懿宗之后而即继以昭宗，神宗之后即继以思宗，则唐、明可以不亡耳。古来唯汉献帝、晋怀愍、宋海上二帝，所处时势，实无可为；若昭宗、思宗，则非不可为之时也。思宗尤与昭宗异。当崇祯初年，虽元气已损，犹是承平一统之天下耳。甲申之祸，庸讵非用人行政有以致之耶（辽东不杀袁督师，则练饷不致屡加，即可减中原盗贼之乱）？是以君子兢兢于人事也。发尚会臣方伯电，为孙仲山垫款办赈捐事。

十五日 小寒节。晴。午刻诣史馆。未刻诣起居注，派笔帖式四员，校对清文记注。归寓已上灯矣。晚饭后至春仙看电影。接大兄延平书。

十六日 晴。半日会客。饭后诣编书处，上灯始归。灯下代寿州师拟一奏稿。看《唐纪·昭宗》上之上（此下时检吴任臣《十国春秋》参考）。致张馨庵运使书，催公善堂捐款。得会臣复电，嘱仲山赴闽，因函致仲山，交其来差带去。吴志伊《十国春秋》一百□□卷，首尾详备，史笔亦部勒分明，地理、藩镇二表，尤不可少，别史之佳者。

十七日 黎明大雪。余起时已琼瑶一片矣。微雪飘扬，至午而止，日旋出，农望犹未慰也。饭后谒寿州师久谈，阅代拟稿，剧赏其整茂。此数月中读《唐纪》之功。灯下增修昆文达师列传所补千馀言。看《唐纪·昭宗》上之中。

十八日 晴。起居注恭进光绪三十三年记注。向系蟒袍貂褂，今改服天青褂蓝袍（不挂珠），辰初与同僚会餐，辰正恭随记注箱诣内阁，寿州师接收加封送大库。归寓依枕暂憩，不觉悠然入梦，醒则午正矣。朗轩来作半日谈。看《唐纪·昭宗》上之下。

十九日 晴。耆（昌）来议公事甚久，因余昨下堂谕，欲革除旧弊也。午刻诣史馆。出城至医学堂放学生年假，兼与刘龙伯议明岁扩充之策。杨振甫教习讲义甚简明有绪，学生有数人记录讲解之语，蝇头小字注满简端，余甚赏其用心之专。复至恒裕为顺直学堂借款。趁宣武门归。灯下看《唐纪·昭宗》中之上、中之中（未终卷）。

二十日 阴，微雪。答拜徐袖芝直剡（寿兹），壬午、癸未间通牒至交也。追话旧事，不胜今昔之感。午刻至广和居赴王酌升之约。未刻在寓设便席，请曹价人、王聘三、秦柚衡、林梅贞、邹鹤侔、李俊臣，皆自外省来者，易丞午、刘式夫、杨荫北作陪。上灯时各散。看《唐纪·昭宗》中之中、中之下。起草答黄叔权书。

二十一日 晴。景皇帝几筵前两满月大祭，毓鼎已初至帐棚小憩，巳正二刻行礼，恭送冠服乘舆焚化。毓鼎之至也，朝贵皆指目之，与江杏村侍御同为众所惮。然班列严静，景山门外轿马人役皆远隔于行马外，肃然无哗。纸扎大龙舟纵二丈，列舆卫于船头，门窗位置望之若真。前为大石桥，长几十丈，桥孔可容人过。黄绫伞一柄，辇一，轿一，纯以纸木为之。仗马四十匹，二匹为一色，俱有翎顶珠补者骑之。侍卫二十员，衣冠而立，高逾余身。大楼库三座，黄亭一座，彩花八盆，锭帛若干架。船桥陈于沙滩，馀物陈于殿门外。闻午祭后焚化，余不及看而归。风大起，寒甚。写致东抚袁海帅书。接门人覃述方太原书币，随手作复。申刻至福兴居赴润田约。看《唐纪·昭宗》下之上、下之下，《昭宣帝》（唐亡），此数卷头绪极繁杂难看，只有逐项分看之一法，分中朝及晋、梁、汉、蜀、吴、吴越、岭南为八类，各究其措置之得失，争战兼并之胜负，其与此无涉者则置之，则条理秩然，情势易晓矣。昭宗宰相，以杜让能、韩偓为最贤，而不得行其志。张濬虽劣，而心尚忠于国家，胜韦贻范、孔昭纬。崔昌遐欲除宦官，结朱全忠以图之，遂亡唐室，诚不得为无罪，然其心则未尝不欲存唐，犹胜于柳璨、苏循一辈人也。总之，当危乱之朝而居相位，实士大夫之不幸。必也，吾夫子所谓“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乎？帝王最凶悍无赖者，前有姚萇，后有朱温。萇之疆域不减于温，而传祚三世，父子善终，则胜之。刘智远父子四年为一朝，古今所无，而梁汉乃列于正史，最不平之事，后人所以推尊南唐以绍土德也。

二十二日 晴。孝钦显皇后两满月大祭。巳刻诣史馆暂坐。午初刻在皇极殿行礼。纸扎船轿人物与观德殿同，唯船头作风形为异耳。闻内务府造办处开价每份银二万四千两（江南造小火轮每只银八千两，此价可造真轮三只矣），摄政王核减，每份发银四百两。盖深知内府向来浮冒无伦之弊矣。饭后，朗轩、珩甫、梅叟来久谈。水藻樵、范俊臣以所拟讲习馆规则来质，余为商定数条。夜，倦甚不支。看《梁纪·梁太祖》上。

二十三日 晴。饭后诣编书处。上灯后常服送灶。复繆恒莽、丁衡甫书。看《梁纪·太祖》中、《太祖》下。此时各国规模略定，须在晋梁相争处着眼。钱先生解馆。

二十四日 晴。法人铎尔孟君来谈。饭后写字数纸。晚，访俾富之侍御（寿）谈，富之喜言事，一月中几至十馀疏。余见近日言官论事过杂，用意且不尽出公诚，恐摄政王因此或有轻厌之心，转于言路有碍。王虚己能容，常谕谏臣尽言无隐，实中国太平之基，朝

野之福。言官正宜自爱自重，收转圜纳牖之功。因劝富之务其大者远者，勿毛举细故，轻用枢机，等于群哄。富之深服吾言。看《梁纪·均王》上上、下下（未终卷）。晋之成功，须着意看其次第，夹寨胜而晋始能自立，柏乡胜而得镇定，守光灭而得卢龙，收贺德伦、败刘郃而行魏博，河北尽隶版图，然后南向以争天下。不待郢州济河，梁已不能立国。均王闻郢败，曰：“吾事去矣。”盖亦自知形势之不可恃矣。余于《通鉴》，最喜读三国、南北朝、五代，群雄角逐，针锋相对，智勇多一分，即占一分便宜，智勇退一步，即失一步便宜，于此增长无数才识。

二十五日 阴。饭后诣起居注，由西长安门，步行入午门。增瑞堂将军赠松花江细鳞白鱼，效述堂赠花洞所熏冬瓜、茄子、黄瓜、苦菜（皆非时蔬菜也），赵子登赠银鱼、子蟹，因约梅叟，朗轩，珩甫，袁、吴两先生及弟、婿、子、侄团坐而大啖之。增将军又赠哈田马（即三足蟾，剖腹中油而食之，国语名哈四马），举家见其为冰虾蟆，不知所以食之。梅叟指示庖人剖油涤净，煮以鲜汤，质腻而味美。筵中虽无多肴，然皆新鲜之品，相与饱餐尽醉，又久谈乃散。夜，大雪。积素无声，寒空清悄，三九得此，洵丰年兆也，对之喜不自胜。忧乐与民同，余初具此怀抱也。看《梁纪·均王》中（又上之下半卷）。

二十六日 阴。晨起祭神，祭宅神，蓝袍常服行礼，不放鞭。饭后删改范俊臣所编财政书三卷。先是，宛平袁珏生编修励进呈邵阳魏源《元史新编》，请列正史。先帝交南书房会同国史馆阅看。毓鼎曾拟复奏折稿。魏氏此书，精审完密虽胜旧史，而元初开国方略、功臣列传，以无书可据，仍不能补也。元代地理最重西北，旧史既疏略，魏编亦阙此一卷，刻书者乃以旧志补之，则何贵乎增修乎？光绪初，吴县洪文卿侍郎（钧）出使俄罗斯，得俄人所著书，记太祖、宪宗时事甚详，皆旧史所无，于是请通人译出，欲据以补《元史》，未成而卒。积稿数寸，曾举以付陆凤石尚书，尚书择其已脱稿之十馀卷付梓，名曰《元史译文证补》。馀稿凌乱，嘱湖南陈怡仲主政（毅）理董，思续刻之，怡仲久未就绪。同时顺德李芍农侍郎（文田）亦注《元秘史》，盛传于时。考元事者，珍此二书若拱璧。柯凤孙学使（劭恣）精研《元史》垂二十年，搜辑中外载籍及元人文集，得异本甚富，因合洪、李之书补修《元史》，已成本纪若干卷，志传草创未毕。史馆总裁奏以柯充史馆帮提调，专任阅看魏氏《新编》。凤孙学使丁卯乡举，与先君子同年。今日特来访，请余助理其事。余询以宗旨，则思重修《元史》，据魏编为底本，而遍采中外秘籍以补之，使完善无遗憾，然后列为正史以废旧史。与余意悉同。余于史学，唯元代最为疏陋，借此亦可知所未知，补半生为学之恨事。开岁即可专意为之矣。看《梁纪·均王》下。入夜大雪，就枕时已积二寸许。袁先生解馆。

二十七日 一日大雪，厚恐寸许。饭后至恒裕。又谒王保之师。天寒路滑，归途甚苦。夜，大风极寒，与吴先生、次寅、子侄辈炙羊肉啖之，竟不知门外寒威矣。看《唐纪·庄宗》上。

二十八日 晨醒见晴曦朗然，心目一爽。寒甚，一日不出门。命宝惠清理账目。得陶斋密函。又盛杏丈书，嘱换铁厂股票，明年三月起利。看《唐纪·庄宗》中。唐室近支血胤，殁于朱温殆尽。庄宗名为篡唐，实沙陀种耳。明宗、潞王，则歧而又歧。此论五代者所以亟与南唐也。陆游《南唐书》，固当与正史并行（若本朝梁氏撰《南汉书》，不过搜辑乡邦文献耳。南汉不足成史）。庄宗幸伊阙，命从官拜梁太祖墓，大为胡注所讥，谓始欲

发其陵，继乃拜其墓，为前后相违。以余观之，庄宗必是命梁之降臣拜温墓，以愧之耳。史既未说明，胡氏亦未得其心也。

二十九日 晴。辰初一刻，皇极殿几筵前岁暮大祭。巳初刻观德殿几筵前岁暮大祭。饭后看编书处财政三卷，文笔冗漫，虚字多不通，痛加删润，稍觉可诵（学生译东文书，最喜用“之”字、“而”字、“然”字，有一句而四五“之”字者，“而”字、“然”字往往不通。文法之弊一至于此）。今日中国文学所以不亡者，尚有吾辈措大为硕果耳。若不全力维持，三十年后全是此辈主持文学，三代以来法物尽矣，真可为痛哭者也。谁为厉阶，谓非张文达乎？看《唐纪·庄宗》中。得郑蕙晨江宁书，随手作复，又复陶斋书。刘梅晃来畅谈。

三十日 晴。大寒节。王维琛自黑龙江来。余详询黑省政治，所答均有条理，人亦诚实可用，不解裴京尹何所见而参革之。耆世堂来商公事，余将起居注章程悉加订定，继吾后者但守之足已。署中各司官感戴诚切，欲制额为颂，余以京官无此例力却之，然可见凡事唯公诚足以服人也。次寅率子侄在精舍展悬祖先神影。宝惠兄弟开销账目。余受成而已，心甚愉快。酉刻祀先，亥刻接灶，子刻焚天香。灯下写对五付。看《唐纪·昭宗》下。魏王继岌，羨蜀之货赂，而妒郭崇韬，行刘后私敕，听宦官李从袭等邪言而杀之，其器量愚鄙可见，即使无明宗之变，其能为守成之主耶？庄宗自魏州即位，至洛都被弑，首尾仅三年耳。敬肆之有关于安危如此，可不畏哉！

十二月廿九日寿徐贞龢侍郎六十生日

北风驻节换春回，柏子香中献寿杯。三日恰沾丰岁雪，一枝初展喜神梅。西泠清节衣冠胄，南极文星著作才。会向汉廷求掌故，黑头亲见五朝来（侍郎生于道光二十九年，阅宣、文、穆、德至今上宣统，已五朝矣）。

次联若作“丰岁恰沾三日雪，喜神初展一枝梅”，句法便平弱。此虽无甚出色处，亦不可不知。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恽毓鼎澄斋日记

②

恽毓鼎著 史晓风整理

浙江古籍出版社

本书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澄斋日记

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

宣统元年，岁次己酉（余年四十七岁）

正月初一日 晴和无风，天色晴朗。辰初三刻，青长袍褂，帽摘缨，恭诣皇极殿几筵前行礼。辰正一刻，恭诣观德殿几筵前行礼。皆三跪九叩，如朝贺礼。礼部成案，清明、中元、冬至、岁暮，王公百官有齐集，元旦则无之，唯内廷祭奠而已。此次奉特旨行之，以寓不忘先后、帝，事死如事生之意，亦因未逾百日，不忍遽废朝贺，故吉礼仍持凶服也。毓鼎回忆去岁朝正景象，犹在目前，倍增凄怆。礼毕在起居注帐棚小憩，与同僚约，各不拜年，缘皇太后、皇上尚因衰经在身，不受群臣朝贺，群臣讵可互相庆贺乎？归寓谕儿辈及家丁不得向余行礼。易常服在至圣先师位前行礼，佛前拈香。仍穿青长袍褂在祖先前行礼。午饭后，偕次寅同车至南横街三兄处拜二世父母、亡嫂神影，略坐即返。看《后唐纪·明宗》上之上、上之下。处乱世兵火饥荒之后，天成年间为小康矣。吾一岁三百六十日，无日不看书写字。余尝戏语儿辈，吾身后若作志状，唯“手不释卷，老而弥笃”八字，或可当之无愧矣。次寅嗜读制艺，晚饭后共检何先生时文稿读之，仿佛二十年前挟策觅举时也。然余读时文，见解则较二十年前高出数倍，玩书理，体文思，颇入深处。（何先生讳逢辰，阳湖人，先世父资政公业师。久困场屋，以明经老。今观其文，谨严深细，直凑单微，无怪难得赏音也。）“丧乱以来，贫者但受敕牒，多不取告身。”胡注：“受敕牒以照验供职。”余按：告身，今之诰敕；敕牒，则似今之官照凭照。“监国服斩衰于柩前即位。百官缟素。既而御袞冕受册，百官吉服称贺。”胡注引徐无党曰：“释衰服冕，可以见其情诈。”余按：受册为吉礼，自应暂御吉服，俟礼毕乃反丧服。其礼昉于周康王。我皇上去年十一月初九日升太和殿即位受贺，上暂服朝服，百官亦朝服行礼，礼毕仍服缟素，正合礼意。明宗之为此，不悖于礼，徐氏乃讥其诈，直是不知礼耳。徐注欧史，断断于书法间，有极疏陋处。余以其为欧史之累，尝欲删之。胡氏似不必引此条。

初二日 晴。一日在家。作霖叔、庄枚晃来谈。看《后唐纪·明宗》中之上。写复叔权书。

初三日 晴。吴东山、杨荫北、朗轩昆仲来久谈。晚，落神影。看《唐纪·明宗》中之下。笏斋来书，言去岁十二月廿一日有日抱珥之异，余未之见也。

初四日 晴。饭后至董处拜先像。灯下作复笏斋书。宝惠奉涛贝勒、朗贝勒、铁尚书派充禁卫军一等书记官。此军监国特设，以拟古之宿卫，专挑京师旗丁强壮者练之。既得祖宗时八旗兵遗意，兼寓固本之谋焉。看《唐纪·明宗》下、《闵帝潞王》上。长兴四年诏雕印九经卖之，蜀母昭裔亦雕卖九经。此盛唐时所未及行者，不期于五代得之（仓米有雀鼠耗，亦始于明宗时，皆良法美意也）。潞王赏薄，军士怨悔，谣曰：“除去菩萨，扶立生铁。”胡注：“菩萨，闵帝小名。”愚谓军士虽朴，断不致呼故君小名。菩萨盖仁慈之称。南唐边镐宽柔，人呼为边菩萨，与此正同。观下文言闵帝仁弱、帝刚严二语可见（生铁喻其刚）。

初五日 晴。已刻祭神。饭后至铁路公司。酉刻赴梅叟约。看《后晋纪·高祖》上之上。《通鉴》称石敬瑭称臣割地于契丹以求援。胡注：“自是以后，辽灭晋，金破宋。”下空十六字。盖谓蒙古灭金宋以主中夏，而不敢明书之，故空格以示意。六百岁后，犹可推测得之。

初六日 晴。饭后拜风雨门将军（谢其派濮卿和为近畿督练处学习委员，兼拟更为三兄谋事），未晤。至董希文叔岳处，以请安代拜年。商务印书馆缩印光绪新修会典及事例，共廿四函，价洋十六元。余与宝惠定一部，又为史馆定一部。看《后晋纪·高祖》上之下、中卷（未终卷）。自汉以后，有功于人国，因而移其祚者，魏武、宋武（魏武且未及身）。无功无德，无端篡弑，以倾人国者，王莽、萧衍、萧道成、杨坚、徐知诰、石敬瑭。二萧遇荒暴之主，为众望所归，犹可言也。王莽受千古恶名而不终，后人亦不列为一朝。杨、徐虽负其君，而无恶于天下。唯石敬瑭勾引夷狄，以君父事之，竭中国民力以奉之，遂近貽契丹抄掠残杀之惨，远貽数百年之祸，实不成为君。其恶浮于朱温，论世者乃知恶朱而不恶石，何也？成石氏之晋者为桑维翰，而史家多誉之。其相晋别无远谋，唯以媚外苟全为计，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宋太祖之得国，亦极无道理，因其为开国正统贤君而恕之耳）。〔眉〕此三语吾颇自负为笔挟风霜，有功于世。复许篆丈书，为宝铭择吉三月初五日完姻事。

石晋桑维翰，以唐同光进士，赞成叛逆，割地偿款，引外夷以覆君国。盖乱臣贼子之尤，其为相，别无经国养民固宗社之远谋，唯以媚外苟全为得计，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后人乃多誉之，何也？欧史叙其广通赂遗，似亦不甚满意，然犹未揭其罪状所在也。

初七日 晴，颇暖。汪颂年来畅谈，留其午饭。饭后至松筠庵同乡议事。偕仲鲁、康侯游火神庙，书价之昂，过昔年四五倍。余唯买原板《青门稿》以归（吾邑邵子湘长蘅著）。晚，践任觐枫大观楼约。

初八日 晴。已刻至天福堂，赴朗轩约，算结同昌账目。饭后在大德通久坐，独游厂肆，买书二部而归（《黄氏日抄》、何氏《徐冬序录》）。看《后晋纪·高祖》中卷、下卷。

初九日 晴。半日会客。删改《美国历史》四卷。便衣至白庙，祝陆年伯母生日。袁、吴两师开学，晚设席请先生（作霖、吉甫、禹逊、珩甫作陪。梅叟、绶金辞未到）。杜庭珠论唐末诗人，如罗（隐）、韦（庄）、吴（融）、韩（偓），可以追配温、李，唯昭谏于激昂兀莽中时带粗率。已上三家细腻风光，含思凄惋，盖亦变风之余波，而骚雅之别体也。评鹭甚允，以拟骚雅，所见尤精。看《后晋纪·齐王》上。世皆以挑衅误国罪景延广。考契丹初次入寇，屡为晋师所败，无功而归。使非误用杜重威、张侯泽，则晋事犹未可知也。

桑维翰一味主和，契丹入汴，世咸归咎于维翰之不得行其志，和局之不成。然契丹欲晋割镇定以求和，卢龙割而北方失险，胡骑所以长驱，若再割镇定，河北尽失，河南岂能自存？异日难保不有违言，一失和而马即饮河，晋祚终不能保也（除非有求必应，无辱不忍，甘心为小朝廷，或可苟延旦夕之命）。此岂可以和局了事耶？当太原乞援之时，刘知远即深以割地为非，而维翰未闻谏阻，是维翰亦主割地也。北方无险可守，谁实尸其咎乎？故论晋事者但当责所用之非人，不当责延广之主战也。

初十日 晴。孟春时享庙，贝勒载润恭代行礼。毓鼎朝服陪祀，丑正即到，为时甚早，因与恩露芝同年敬瞻殿内。中列七筵（每筵设雕龙大木方椅，或二座，或三座），其中为太祖帝后，东为太宗、圣祖、高宗，西为世祖、世宗、仁宗，东壁面西设二筵，为宣宗、穆宗，西壁面东设一筵，为文宗，将来德宗祔庙，若兄弟合为一世，则东壁已无馀地，因穆宗神位之南紧接两黄案，陈列宗器，再南则近殿槛矣。殿七楹，毓鼎与露芝以步量之，纵四十六步，横一百二十八步，楹柱四人合抱不能满（吾二人亦试之），高不知其几何丈矣。中悬雕木灯二十挂，瓔珞亦以木为之，雕镂精工，似是檀木所制。卯初刻，恭代者始至，毓鼎在殿陛下与诸臣随同行礼。礼毕天已大明，集霰轻霏，貂裘尽湿。归家解长衣复寝，直至午刻始觉。看《后晋纪·齐王》中。申刻至东城赴张振老约。易实甫观察赠《游庐山诗》一册，乃南皮相国所评点者，实甫就墨迹原本付石印，其中有五七古数篇，五言律三首，相国极赏之，誉为古今奇作，真实不虚，若实甫他作皆称是，则并世诗人不容有二矣。相国以“割爱”二字针实甫，深中其病。吾辈才多者皆犯此病，所以伤于浮浅也。今日系隆裕皇太后万寿，有旨王公百官仍服缟素及青长袍褂，不受贺。十三日皇上万寿亦然。然则臣下安可做生日，受朋友祝拜耶？亲友间往往受人祝拜，大非礼也。

十一日 晴。自元旦以来，无日不风日晴和，廿馀年所未有也。半日会客。未刻赴徐花老约，为题两圣升遐挽词册引首。肴有熊掌、鹿脯，制造精美，不愧珍异味矣。趁西城而归。看《后晋纪·齐王》下、《后汉纪·高祖》上（未终卷）。朱绩臣自皖来（又笏同年哲嗣），谈及安庆两遭变乱，而朱经田巡抚一无善后布置，祸犹未已也。朱抚以附袁建节（由知县至开府不过数年），无才略可言，恐误东南大局。

十二日 晴。凌润台京尹云，西安门内西十库后（旧有十库，隶户部，今俱废，唯存硝磺一库，亦名存而实亡，尚有值班兵屋），有官地约百亩，可作农学会试验场，约今日往踏勘。饭后偕严范老诣仲鲁处，与孟黼臣会齐，偕至其处，京兆已先至，在宛平旧学堂茶憩，详度地势，极为合用。陈华甫续来，相与商论办法，日暮始散。十库地址为法教堂侵占殆尽，京兆此举颇具深意也。晚饭后偕次寅至东长安街看电影，无以异于春仙，徒劳跋涉，所费亦巨，殊不合算，唯坐位较安逸。看《后汉纪·高祖》中。

十三日 晴。饭后诣编书处，删并王小东所编美史。原编廿四卷，余并为七卷。看《后汉纪·高祖》下、《隐帝》上。父子两世四年，实不足为一代（高祖以二月即位，次年正月即殂，首尾不足一年），特以时无正主，不得不数为一朝，其实当从王船山先生之说，自梁迄周五十馀年，名为后战国，或直名为十一国。陈简庄（鱣）撰《续唐书》（余有其书），以后唐、南唐纂唐之绪，而黜梁汉周。此亦从其名而姑为之续耳。究竟后唐为沙陀赐姓；南唐自称为吴王恪后，来历不明，其于高祖、太宗之血胤，俱无涉也。况天祐、同光之间，脱十馀年；清泰、升元之间，脱一年馀；叙事仍不能接续也。不过朱梁凶恶过甚，

与其帝温上温，无宁帝后唐南唐耳。后唐极似刘渊。渊以匈奴自谓绍汉之统，庙祀高帝、光武，而追上蜀后主谥号。庄宗以沙陀自谓绍唐之统，庙祀高祖、太宗，而追上昭宣帝谥号。特梁灭而晋存耳。

十四日 立春节。晴。起居注同寅在松筠庵会议讲习馆章程，备便饭二席，以别于公宴，其款则出自马积生观察所寄团拜费，余写复谢公信，请诸公各自签名。散后入城，至李荫墀年丈处诊疾。看《后汉纪·隐帝》下。

十五日 晴。采涧夫人生日，以在国恤百日内，尽却内外来客，祝礼皆谢之。上灯时祀先。看《后周纪·太祖》上，观周太祖、世宗规模阔远，颇异于前四代帝王所为。其所用之臣亦然（如李谷、范质、王溥、王朴、魏仁浦之类）。盖天运渐由乱趋治，其应运而生者，亦渐有大同之象矣。维时闽、楚皆已亡，南汉残虐无人理，北汉、荆南不足言，蜀仅仅自守，所能与中原抗衡者，独南唐耳，而主暗臣庸，有进取之志，而无进取之略。天下大势，渐趋于周，继以宋艺祖，遂一函夏，士生其间，固可揆理度势，望气而得之，无俟术数先知也。

十六日 晴。三兄于十四日庶生一子，今日洗三，偕次寅往贺，面后闻朗轩太夫人病危，偕次寅往问。又至李荫丈处诊疾。看《后周纪·太祖》中。李子赫自津来夜谈。

十七日 晴。午刻至广和居赴黄禹逊约，座中谈及谢侍御（远涵）疏劾邮传部尚书陈璧贿赂公行、浮费徇私各款，交那、孙二相国查办。陈璧青衣小帽入署诣庶务处，与心腹四五人造假账目，三日夜而后成。迨二相调查账簿，皆非本来面目矣。两相国不先严密调取，致令从容做手脚，已为失计，而沈、吴左右二侍郎不加拒绝，装聋做哑，任其蔽日瞒天，尤不可解。说者谓，两公岂畏失察之咎耶？抑亦心虚不能和盘托出耶？日本书贾中田庆在文友堂携书求售，书皆精本，价亦不甚昂，余与魏掌柜分买之。余得《渭南全集》（诗文、《南唐书》、汲古阁书、日记，六大函，初印本），徐氏《全唐诗录》（殿本初印），《通志略》（福建刻本），《王荆公诗注》，《四书辑释大成》（元倪士毅辑）。又以银三两买大本《尚书大全》八巨册。灯下写致端、杨二帅书。又复刘心斋信。梅叟来久谈，以近作诗十馀首相质正，余为改定数处，叟欣然从之，虚怀可敬也。

十八日 晴。巳刻赴铁厂，为胡怀庭署正点主。至长椿寺吊唐鄂生尚书之丧及孙孟延周年行礼。未刻至李处赴袁先生、李珩甫约，趁西城归。看《后周纪·太祖》下、《世宗》上。革陈璧职。奸贪之人如此下场，为幸多矣。

十九日 晴。早起登圃，下胶粘白冻无数。午前再圃，幸得好粪，或可不成下痢，然体气颇惫。未刻勉诣史馆，开年第一次也。因公事偕鲁卿谒鹿相，语不及私。归路问杨伯母病，危在顷刻。又至雅初处诊病。顾愚老约万福居，辞之。灯下看《后周纪·世宗》中、《世宗》下，阅《通鉴》毕。自十月至今四阅月，从唐高祖至周恭帝字字细看，首尾不遗，十年来未尝如此认真读书矣。拟更抽看东汉一朝，以收温故之功。明少室山人胡氏评史，马、班而外，范蔚宗以文胜，陈承祚以质胜。余谓二家而外，沈休文、魏伯起均以才胜（秽史二字出自怨家之口，吾辈不当拾其唾馀），欧阳永叔《五代史》以识胜，《新唐书》诸志以学识胜（纪传不足言）。夜饭后知朗轩丁忧，遣量能先往吊唁。

二十日 阴，风狂如虎。痢犹未愈。据仆妇言，余患此非一日矣。全女十岁生日，斋佛吃面。未刻至樱桃斜街陈莲卿处为其太夫人点主。风沙十丈，对面不见人，事毕即归。

晚，备酒肴，为次寅饯行。复徐子展先生（诸弟之业师，官山东）、何志霄信，交次寅携去。柯凤笙丈来夜谈，专门元史之学，言之娓娓，专精之乐如是。余今年四十七矣，岁华悠忽，一事无成，读书虽多，汗漫无涖，官司所掌，多在文字间，罕簿书稽核之烦，颇思以著述自娱，遣此日月。生平于陈氏《三国志》，用功最久（自癸未年起），致力最勤，网罗贯穿，颇有所得，欲继前轨，编辑《三国会要》，以续宋徐氏《两汉会要》之书，而补钱衍石先生之佚（钱氏曾辑《三国会要》，已成书而未整理，歿后稿遂散失，仅存序例于文集中），似非徒耗心神，作为无益也。夜，风尤猛。

二十一日 阴。晨风稍杀其势。德宗景皇帝几筵前三满月大祭。卯正至景山门外帐棚。辰正二刻诣观德殿行礼。归途谒谢振贝子（曾恳贝子以次寅托袁抚台，求其位置一缺）。到家补睡一时。饭后至医学堂议事。至朗轩处行吊，送焚化车马后始返。夜间与次寅话别，抑抑无欢。闻陶斋病，发电询之。看《汉纪·孝平帝》。

二十二日 晴。辰正二刻，本日孝钦显皇后三满月大祭，午初三刻恭上尊谥册宝，诣几筵前告祭（册宝以沉香木为之，奉安时藏于地宫，另制绢册、绢宝，以便焚化。其玉册、玉宝藏于太庙，俟祔庙前恭制），四品以上各官随同行礼（大学士至四品京卿均在皇极门外行礼，一律青长袍补褂摘缨），两次跪均甚久（先行三跪九叩礼，次跪听宣读册文，行一跪三叩礼，次跪听读祭文，行三跪九叩礼）。礼毕，俟绢册宝祝文捧出乃退。出城在恒裕午餐，假寐一时许。申初刻至湖广馆，赴檀斗生丈约，趁西门归。次寅已于午刻附火车回东省，今夜宿保定。余晨临歧握别，故不送也。看《汉纪·王莽》上。得陶斋复电。

二十三日 阴。半日谢客静养。广莱侄自南来。饭后诣编书处，发缮土耳其、比利时、葡萄牙各史。各国历史一律告竣矣。（以次编辑历史，欧介持〔家唐〕《英史》，郭筱麓〔则澐〕、顾伯寅〔承曾〕合编《俄史》最佳，以其有条理，有剪裁也。蓝式如〔钰〕《德史》，李星乔〔哲明〕《荷兰史》，李新吾〔经畚〕《日本史》，毕□□（太昌）《土耳其史》次之。此外，或鄙俚冗漫或草率排比，不足言矣。）闻广勉斋之子温病喉痛，为医所误，急往诊视（勉斋未敢烦余也），则已喉闭，不通滴水，危甚，恐不可救，姑予一方。复至李荫老处改方。葛振老以马车跟踪来迓，至则振老自病，诊脉畅谈而归，已夜饭后矣。看《王莽》中。莽席汉朝全盛之业，为自来篡臣之最安逸者（此外皆得于板荡偏据之余），使能静以守之，则国祚固矣。其人日求制作太平，既非奸邪，又非荒淫无道，直是世间一大愚妄人，不觉其可恨，唯觉其可笑耳。又思南北朝人才，北远胜于南。南尚虚文，北敦实行。南方之人文秀轻弱，北方之人坚朴劲厚。机权武略如高、宇文二祖，学如王肃、游雅，才识如崔浩、杨悟、苏绰，品如高允，岂皆南朝所有，即尔朱荣亦未易才也。天下承平，则南士多于北；天下多事，则北士多于南（江淮之北皆北士也）。我朝穆庙中兴，所用皆湘皖人，此则间气所钟耳。得笏斋书，随手作答。

二十四日 晴。恩诏百官加一级，具公折递膳牌谢恩。饭后为振卿复诊。访朗轩。溧阳署令钱国选经征下忙钱粮，每洋一元，抑勒多加八十五文，一邑钱漕浮收至三万馀串。又不收铜元，勒令折交银元。民大困，探知武、阳二县每元仅多加十五文。地方官因余曾疏劾苏抚加赋二百文，畏余更议其后也。爰公议举史君邦庆三千里走京师，乞余救解。余以一邑之事，不便疏闻，乃作二函，一致常镇道刘襄孙（燕冀），一致镇江守承瑞卿（璋），痛陈钱令浮收之罪，请其检察减收。为民请命，不敢避嫌怨也（余劾加赋疏，江苏

抚藩州县甚恨余，而民间则受惠甚大，有尸而祝之者。史君以乡人所醵资三百金为余寿，余峻却之。久闻《黄文洁日钞》之名未能读也，今年游厂始买得旧刻一部，归而读之，精审翔实，大有益于学者。使我十五年前得此书，专心研究，所得当不浅。惜近年读书不能专精如昔，负此书矣。前人读书札记最有益于学者，黄氏的《日钞》、王氏《困学记闻》、顾氏《日知录》、陈氏《东塾读书记》。此外记录甚多，学者浏览未始无益，然究不如此四书之精要（即如余新买何孟春《馀冬录》，陈义不免有肤浅处；阎氏《潜邱札记》，钱氏《十驾斋养新录》颇有名，然稍嫌破碎）。

二十五日 阴。午后诣起居注，当众点派，各服乌布。风大起，几不成步。出城至观音院，史季超丈为其太翁作九十冥寿。看《汉纪·淮阳王光武帝》上之上。范史不为更始作本纪，《通鉴》乃以淮阳五纪年。此何也？盖以王莽纪年原属不得已之事，但使汉有所立，即当夺莽之名，况更始本系近支，天下皆尝奉其正朔，光武又借之而兴，是淮阳虽不得名为正统，亦不得视为闰位，实西京之余分，东京之先导也。

二十六日 晴。午刻诣史馆，复诣编书处。灯下草改良学制疏稿。延江西鲁夫人督课九女、一侄女、一孙女。晚，设席请师、采涧夫人为主（夫人母家姓邹，其翁□□□为余壬午同年）。看《汉纪·光武》上之中。得次寅顺德书，阅之惆怅半日。

二十七日 晴。半日会客。饭后出城答拜七客，不见一人。至聂处葛处诊疾。灯下草改良学制疏脱稿。看《汉纪·光武》上之下。

二十八日 晴。本日恭上德宗景皇帝尊谥册宝。巳刻，臣毓鼎在景山门外跪接，至帐棚少坐。午初三刻，四品以上各官诣观德殿行礼如廿二日（初次跪二十二分钟，第二次跪十九分钟），跪时甚久，诸臣多有腰膝不胜，手拄俯伏者。寿州相国年八十馀，挺身长跪，凝然不动，老辈禀赋保养过后生远矣。余亦幸能支柱焉。未刻约张振丈、易实甫、檀斗丈、延澄丈、陈梦丈、顾氏昆仲、何梅叟在寓便饭，上灯前皆散。夜，风。请袁先生缮折。看《汉纪·光武》中之上。吴汉虽名将，然师无纪律，频有纵兵虏掠之事，不及冯异，来歙、耿弇。光武极知兵，观其指授方略，料量胜负，高出诸将数倍。光武善视刘盆子，固是度量宏处，然王莽亦未害孺子婴，魏文帝不害献帝，晋武帝不害陈留王及蜀后主吴孙皓，毕竟是古人好处。此端开于宋武帝，罪大恶极，而子孙即受屠戮之惨，孰谓无天道哉！

送易实甫观察分巡滇南

相逢冰雪痛乌号，晚岁功名感鬓毛。残夜除书新使节（除夕奉分巡之命），南天行幘旧征袍（实甫昔曾游滇）。春归日下人偏去，诗历黔中境益高。闻道吐蕃窥六诏，安边筹略望韦皋。

（〔眉〕此诗是唐音非宋法，最忌夹杂。第六句用典而无使事之迹，所以为佳。）

（实甫极誉之，谓意思密切，音节浏亮。余自负亦如此。余近年作诗宗派，于《瀛奎律髓》求格律，于《中晚叩弹集》求韵味，精思力学，庶几成家。亚蘧谓似明七子。）

二十九日 晴。风后颇寒。午刻访嗣香前辈，偕至公善堂，余衣冠送开学（蒙师王□立，号如斋，宝坻人），复诣各神像前拈香行礼，在堂便饭。步行看龙树院，拟买为农工

学会试验场。读壁间顾南雅先生（菴）碑记，院故松筠庵下院，闽陈璧强占之，逐僧迁佛，建屋设花厂以渔利。璧既褫职去，则收回此院以为吾直公产，固其宜也。与嗣老冒风游历一周，兼登台以望山。入城诣编书处，归寓以奏折交王供奉恭递。得陶斋密电。又得张季端同年龙江书并诗三首，书法永兴，一笔不苟，可贵也。付宝铭藏之。今日恩诏加一级。自去年十一月初九日至今，三次邀恩加三级矣。晚唐诗家俊爽若杜紫薇（牧），藻绮若温助教（庭筠），精深若李玉溪（商隐），整密若许丁卯（浑）（此四家系胡元瑞评语），凄婉若韩承旨（偓）、吴承旨（融），悲壮若罗江东（隐），圆亮若韦浣花（庄），皆于盛唐大家之外自辟佳境，学者荟萃此八家而学之，其亦足以自娱矣。雨水节。

二月初一日 晴。一夜大风，入晨未减。呈递封奏，毓鼎前衔，李学士（士铨）后衔。前衔写恽毓鼎等，折后仍列二人衔名。辰初三刻事下，奉旨学部议奏，钦此。辰初刻皇极殿百日大祭行礼，礼毕在史馆坐至巳正，赴景山门外帐棚。又候四刻，摄政王由宫内诣观德殿，毓鼎等随行。午初一刻，百日大祭行礼，跪听读祭文。文过长，二十四分钟始读讫。大风飞扬，寒不可支，耳冻欲堕。礼毕还起居注帐棚取暖，登车归寓，稍进食即剃发（皇上未刻请发），悬挂门封。余不敢出门受风，下帷删改财政书三卷，看《汉纪·光武帝》中之下。得易实甫和诗。

初二日 晴。寒甚，被薄，竟至冻颤。盆梅盛放，满室清香。午前删改财政书一卷。饭后至教育会（轮在苏学堂）。在三兄处少坐，申刻赴绶金约，两席十馀客，皆藏书好古名士也。绕正阳门归。得张香圃（荣燊）广东书件，又少朴同年书。

初三日 晴。午刻诣武阳馆祭文昌帝君，祭毕午饭，同乡到者八人。三点钟诣史馆考论《食货志》体例，请章翼山（棫）、水藻樵（祖培）二君纂辑，赓续进呈本，自嘉庆十六年起，断自光绪三十四年。散后出城，在大德通小坐，存洋五百元。酉刻至同兴堂，赴蔡定臣约。

再送实甫

万里从兹始，依依祖帐歌。绣衣唐察抚，蒟酱汉牂牁。春色随人远，江流出塞多（中国之水皆从塞外来朝宗，唯云南金沙江独流向境外）。先公有遗爱（实甫尊人笏山年丈曾官云南），莫更叹蹉跎。（“江流”五字纯乎唐音。）

初四日 晴。客来甚多。午刻至朗轩处为其太夫人题主。归寓甚倦。余每岁交春令后皆如此，唯有携一卷好书，静气读之，稍能解倦耳。删改财政书一卷，发交供奉誊真。编书处编辑之书，扫数竣事矣。看《汉纪·光武帝》下。后汉君臣俱有儒者气象，故百馀年节义风俗为古今冠，后代唯宋足以继之。夜，大风。

初五日 晴，风仍不止。半日会客，饭后至朗轩处行吊，出城至番禺新馆，赴梁长明比部（广照）约。长明攻诗词骈文，今之学者也。出示其友梁伯颖（志文）柬（系笏斋会试门生）。称余名重都下，为当代泰山北斗，誉过其实，深滋愧惧。趁西城归。看《汉纪·明帝》。余欲纠合同志十数人为讲学会，专研究经史理学，以保存一线将亡之旧学，每月会一二次，或抒新得，或晰疑义。

初六日 晴。饭后至三圣庵朗轩太夫人殡宫行吊，少坐即诣史馆，散后诣编书处。钱士青约福隆堂，辞之。看《汉纪·明帝》下、《章帝》上。寄延平书。向来坛庙祀典，上亲行礼，起居注官侍班。若遣王公恭代，则有陪祀而无侍班。去冬群臣恭议，皇上幼冲，所有祀典，俱由摄政王代诣行礼，与寻常恭代者不同。余起草交起居注司官行文礼部，询起居注官应否侍班。至今不复。初四日礼部忽来文云，摄政王初七日诣中和殿看版，初八日诣社稷坛行礼，请起居注查照办理。余以来文语意不明，复起草付司官，再行文礼部，催其即日据前文核复。今日得复文，始申明摄政王代诣行礼，起居注官无庸侍班。此事乃得根据。盖侍班与侍仪不同（今改称侍礼），有此礼即应旁侍（侍礼乃总副宪之事。凡祭祀，王公大臣以下，有御史纠仪；侍上前者，不敢斥言纠字，故名为侍仪），不因摄政王而废其事，其名上下可通。若起居注官专记皇上言动，上既不亲临，即无言动可记，断不能侍王之班而记王之言动也。礼部此议，庶几不失礼意焉。

初七日 阴。大女生日。巳刻至戈景韩太守处为其先世点主（庚子因乱失之，补成三代六主）。主分内外，而内主又有孔，古人制作之意，所以备遭乱奔走时尽弃外榑外主，独携内主，以绳穿孔佩于身，以免遗失。大凡古人制礼，虽微细之事均有深意，研求极有味也。讲新学者务欲举中国古礼而尽废之，不特无天良，亦无意识也。景林留饭。未刻出城至宗显堂，赴大兴宛平唐佩卿（则瑀）、章寿生（师程）两邑尊之约，筹议调查选举人，预备地方自治，到者十余人，余为领袖。吾两邑地大人杂，散漫无稽，官与绅不习，绅与绅不洽，恐不能如外州县之易于筹措耳。余议先委调查于各区区官，较有头绪。归寓，桂月亭、田介臣两同年来谈。看《汉纪·章帝下》。两日又圃白冻，大孔剧痛，诊系寒结，以温药散之。前人论诗，或谓得少陵句法，或谓得黄、陈句法（少陵、山谷能萃句法之正变，他家只是一家法耳），大抵学造句自是一番功夫，未可以皮毛而忽之，即作文何独不然，《左传》、《史记》、《汉书》、昌黎文皆有句法可学。

赠番禺梁长明比部

违俗存吾道，南宗得替人。江河终不废，光景固常新。对酒风帘夜，论文客馆春。驱车成独往，惆怅隔重闉。

初八日 晴。半日会客，独与少泉、俊臣畅谈。未刻出城谒寿州师商办起居注、编书处公事。至医学堂答访新聘教习周雪樵（维翰）。雪樵吾邑人，熟于泰西历史，曾撰《西史纲目》初、二编（至中古止）。申刻至福隆堂赴杨艺孙之约，冒风而归，殊不适。绶金代向日客中田买《外台秘要》四十卷二十四巨册，价洋十二元。此书刻于明末，而中国无传本，日本延享年翻雕《千金方》全本，亦梓于日本，中国向来所见者不过陕西石刻《千金举要》耳。二书为医学大宗，皆赖东国而传。士生今日读书，实逸于古人，不第医学为然也。书贾何姓以曹氏《宋百家诗存》求售，选录精详，为宋诗佳本，合之吴氏《宋诗钞》，两宋名家略备矣。

初九日 晴。患病甚剧，且苦寒热，一日拒客谢事，唯随意看书自遣。病躯枯卧，百念皆空。看《汉纪·和帝》上。

初十日 晴。疾仍不减，延周雪樵来诊，疑为内痔。余因脓与粪分道而出，亦疑其患在肛头肠末，与内体无关，故眠食均胜常也。翰林院崇主事奉寿州师之命来谈进书分合办法。编书处自去冬未进书，此次扫数进呈，共四大函，余拟并为一次，作一大结束，即可奏请撤局，嘱崇君向懋勤殿太监商之（向来进书费每节八十八两）。延子澄、何润夫、阔安甫三公合邀太升堂，辞之。看《汉纪·和帝》下。宝惠三年奏留赴内阁验放，奉旨准其留部（明日述旨）。草谢恩折稿，请袁先生誉真。发次寅信。

十一日 晴。患仍不减，看书亦无头绪。朱竹垞先生论文以经史为根柢，而取法于宋人之文。余向持此论，颇喜暗合前贤，盖宋文如刘原父、贡父、魏了翁、叶水心、陈止斋诸家，根柢槃深，气体闳茂，实文家正宗也。

十二日 晴。卯刻入内谢恩。辰正二刻事下乃行，力疾坐车，仅能支柱。延安立甘医院西医韩大夫来视，徐季龙与偕。韩君断为肛门内生疮，患处距肛三寸余，与肠胃无涉，家人稍觉放心，定于明日携药水治之（治此种有形象证，西医实有专长）。朗轩来夜谈。

患滞下谢耿伯齐邀饮

春来成滞下，一饭矢三遗（廉颇一饭三遗矢）。名孰专扁鹊（扁鹊过邯郸，为带下医。带即古滞字，滞下今之痢疾也），污将馥褚师（褚师孳子曰“若见之君将，馥之”。杜注“馥，呕吐也”。）愧虚求艾术，屡失看花期。恶湿难亲酒，从君乞上池。（题污俗诗须典雅。结二语难得面面俱到。）（〔眉〕师，古“狮”字，正可对“鹊”。此句对甚活，颇得使事之妙。）

十三日 晴。圉污稍净，韩大夫复诊，以药水涤肠验之，无病。庄思緘僚婿自日本参观军操旋京。思緘素有才气，于广西南宁龙州办军务，名大著。相别十年，其识议更胜曩时。留其午饭乃去。鲁卿亦患病，两期不到史馆，余只可力疾一行。归途又诣编书处，到家尻骨大痛。卧看《竹垞先生文集》一卷，上明史馆总裁书凡七通，不愧史识。本朝人文集，吾最喜曝书、鮎埼二集，皆长于经史掌故之学，极有实际，阅之不妄费日力精神。吾辈中年后，既少暇日，记忆力又减，看一卷书便须收一卷书之益。其泛滥因仍之籍，宜痛扫除之。看《汉纪·殇帝》、《安帝》上。殇帝即位时，生仅百馀日，古今人主无幼于帝者。就枕前为寿州师草补修记注折稿。

十四日 阴。一夜狂风怒鸣，振屋拔木，闻之不能安眠。上半日略减，薄暮复然，黄霾塞空，真蒙象也。圉污已净，韩大夫复来，仍以药水涤肠。一日随意看书，不成片段。曝书亭诸序跋，殊引人入胜。聂献廷太夫人七十七岁寿辰，遣宝铭代祝。梅叟来作竟夕谈，出示实甫所作梅叟诗集骈文序，体兼唐宋，博赡工秀，自是才人之笔。此道在今日几成绝学矣。梁长明赠余五古二十韵，以纨扇写之，推誉过当，殊可愧也。诗则深得古人体势。

十五日 晴，大风。便污复见，烦闷殊甚。三兄新生男弥月，与采涧同车而往。午刻祀先，面后谒寿州师久谈。入城为荫墀丈令媛诊疾。

十六日 晴。韩医来。思緘来谈，午饭。汪子衡自湖南到京。看《汉纪·安帝》中、《安帝》下。

十七日 晴。禹九弟自南来，畅谈南中近事。禹弟少余三岁，而下髯甚长且苍白，谈

论宏阔，俨然八叔矣。袁珥生来，延入内室久话。看《汉纪·顺帝》上。北乡侯薨后，顺帝以诸侯礼葬之。而当其在位时，臣民固共帝之也。《通鉴》载孙程、江京二人语皆称曰北乡侯，恐非事实（史家以后来称号追改前说），当如崔瑗语称少帝为合。

十八日 晴。便污日减，犹未净，仍卧而看书。看《四书辑释·孟子》数大章，意味殊胜。倪氏所辑各家说，颇能羽翼朱注，多所发明。得常镇道镇江府回信。

十九日 晴。具折请假十日。看《汉纪·顺帝》中。

二十日 阴，微雪。在家看史馆及书局书，知交过问，则卧而对谈。

二十一日 晴。雪后微寒。今明两日，先后、先帝四满月大祭，臣病体不能行礼，故请假也。何梅叟、沈爱苍、顾渔溪三公过访。梅叟兼携素馔，为余解闷，可感也。看馆局书。听涛园（爱苍别号）论诗法，极有可悟入处，真得此中三昧也。

梅叟携蔬馔邀顾渔溪、沈爱苍二公雪后见访

愧无肉相管城子，幸有心交灵石翁。帘外花痕春霁雪，豆间蔬食古馀风。光阴宛转迟三月（今年二月闰），天地萧寥只数公。犹听雅音追正始，论诗挥麈小梅红。

涛园（沈爱苍别号）善论诗，深得古人三昧。余屡受其益。尝称余诗有法，不苟作。顷话及昔年与郑苏龠、林墩谷在上海，大雨，宴妓楼，宴罢即放舟。次晨达苏州。苏龠首倡一诗，墩谷继之，语甚奇。涛园最后成一绝云：“楼上笙歌彻夜阑，四围花影泥人看。人声如沸潮如酒，侵晓吴江雨作寒。”前三语力写繁华，结语冷冷七字，化尽烟云之迹，自谓意境超绝。后读放翁一绝云：“绕檐点滴如琴筑，支枕萧斋听始奇。记得锦城歌吹海，七年夜雨不曾知。”乃是倒戟而入，意境更高一层。无端第二句著一“始”字，令人捉摸不着。后二句写尽昏天黑地，时至今日而始泠然有悟也。涛园费力作前三句，放翁只以“歌吹海”三字括之，用笔乃透馀地。因知古名人诗，断非后人所及也。

题梅叟江亭玩月图卷子

寻常见惯长安月，看到江亭月倍宽。宫阙排云金辨影，蒹葭如海碧澄澜。何人斗室方焚烛，大地秋光入倚栏。即此便成清净境，好从画理证蒲团。

伯兄去夏南行，余曾赋诗送别。今年二月，梅叟以江亭话别图为伯兄征诗。诸君子珠玉甚富，余亦补录前作，缀名其间

十年宦海共浮家，搔首乾坤事可嗟。今日一麾南剑去，午风开遍蜀葵花。
绕亭葭菼添离思，醉不成欢奈酒何。莫怪临歧难制泪，中年兄弟已无多。

花砖日影驻宫门，天语犹劳问弟昆（兄京察记名召见，慈圣垂询毓鼎是兄是弟，房分亲疏若何，且有忠君爱国之褒）。誓欲从兄励名节，各将忠爱答深恩。

二十三日 阴。寒甚，无异深冬。题诗两卷，书法甚为得意，颇入坡公堂室矣。经仲、新甫、新吾编书处来问余病，且言编书告成将具折请奖，传寿州师命，命余主其事且撰折稿。三年之中，进书七百七十七卷，皆余一手督理，若非寿州深信而专任之，不能成事若是之速也。看《汉纪·顺帝》下、《冲帝》、《质帝》。接次寅信并抄来黄蘖禅师《烧饼歌》十馀首。

二十四日 阴，大雪厚三寸许。节近春分，殊可异也。亚蘧、禹九来内室畅谈。静中细读《孟子》，以蔡氏（模。九峰次子。朱学再传）《集疏》为主（通志堂本甚精工），以倪氏《通释》为辅，时时觉有会心处，为政为学，体用兼备矣。《楞严经》有一段云：“如重睡人，眠熟床枕，其家有人，于彼睡时捣练舂米，其人梦中闻舂捣声，别作他物，或为击鼓，或为撞钟。”此段意境本自超妙。山谷乃用其意作《六月十七日昼寝》一绝云：“红尘席帽乌靴里，想见沧洲白鸟双。马斲枯萁喧午枕，梦成风雨浪翻江。”盖谓处尘嚣烦苦之中，深想江湖之乐。午寝就枕，适值马因草罄而斲枯槽，其声隆隆然，梦中认为风雨翻江之声，不啻身在沧洲也。脱胎之妙，不可思议。任注云：“兼想与因，遂成此梦。”二语尤有神。余昔过定州古中山国东坡曾为刺史碑，作一绝云：“雄城百雉控南畿，战国君臣亦一时。故土空留三字碣，行人竟拜大苏祠。”正从《论语》“齐景公有马千驷”一章脱胎。自谓稍窥古法也。

二十五日 晴。请顾伯寅、范俊臣至编书处编前后进呈书总目。万、耆二主事来议公事。看《汉纪·桓帝》上。为梅叟写易实甫所作《灵樵山馆诗序》二叶。

大雪，亚蘧过访，谈诗甚乐

东皇不肯放春妍，云冻风凝欲暮天。飞絮忽成侵鬓雪，看梅还忆泛溪船。（〔眉〕次联屡改而后得之。前人雪诗云“斜漫潘岳鬓”，本是劣句，余用来却不恶。）病夫喜暖帘慵卷，佳客贪谈茗屡煎。吾党能诗推沈顾（沈谓涛园中丞），涪翁句律到今传。

二十六日 晴。痛坠又剧，遂不能着意看书。耆、广二主事来回公事。未刻，李六先生来久谈，论种树法甚详。酉刻禹九借精舍请客（佛鹤汀、陆天池、张寅生、程咏清）。

二十七日 复大雪，盈三寸许。梅叟冒雪来夜谈，兴味殊可思也。写诗序一叶。看《汉纪·桓帝》上之下。范史叙外戚宦官专权纵恣处，淋漓曲尽。叙党锢诸君子，尤激昂慷慨，千载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蔚宗自负文过孟坚，不虚也。吾子侄辈倘能熟读《后汉书》，不特作人有志节，作文亦有韵味矣。（〔眉〕吾之期望子侄，不知如何而后满意。乃宝惠官忙，不能专心读书。宝铭大能读书，而不肯用功。自襄以下，不知果有能担荷此事者否。后顾茫茫，不禁浩叹。〔乃自不肖以次，无一能继志者，读之愧汗，无地自容。男惠注。〕）拟草一疏，俟销假日上之，乃构思稍苦，即气坠不复能耐，遂搁笔。吁！吾年未老吾气先衰，奈何！奈何！怅然者一时许。

二十八日 晴。雪积过五寸，旋即融化，清润宜人，惜病躯无清兴耳。写诗序一叶。看《汉纪·桓帝》中。发福州（许篆丈）、延平二信。前买《书传大全》十巨册，系朝鲜

刻印本，字大纸绵，甚可爱。此书乃明胡广等所辑，颁行学官，为功令遵守之书。以蔡传为主，而杂采诸家，训释议论相发明，于微言大义，推阐颇为详尽。《四库提要》谓永乐所修诸经大全，此为最胜。余十日中每日必细看一篇，甚有味。余于经最好卫湜《礼记集说》，《钦定周官传说汇纂》，以为世间有用之书，莫过于此。有志治之，力竟未逮。丙戌岁在上海，得钟氏文烝《穀梁传补注》，叹为孤经绝业。阮文达称孔驛轩《公羊通义》为绝学，不能如斯编之纯粹以精也。然亦竟未卒业。是三经者，时时往来于心，每一展阅，心目为之开明。不知小辈中有能补余志者否。

二十九日 晴。具黄绶折恭请圣安销假，在史馆坐待事下，出地安门祝庆邸生日（昨日正日）。归寓略眠，枕上闻檐溜琤琮如雨。饭后诣编书处编定总目录三卷，批发支款单，此为最后一次矣。邓禹诸子各执一业，刘殷诸子各授一经，吾现有八子，亦欲分为八类，姑写于此，以自愉快。一治《礼记》周官，一治孔《公羊》钟《穀梁》，一治班、范两史，一治新旧《唐书》（兼彭氏《五代史注》），一治《明史》，一治马氏《通考》、王氏《续通考》，一治《朱子文集·语类》、《宋元学案》，一治国朝掌故文献各书，而《资治通鉴》、《古文辞类纂》则为普通必读之书。所举各书皆吾所景仰流连深入寤寐者也。果能如此，天下学问大宗萃于吾门矣，岂非人间极乐世界乎？

三十日 晴。春分。午后约绶金、思緘、三兄、六弟来寓手谈，夜深乃去。复吕康生夫人信并洋百元。前室管夫人之胞姊也。看《汉纪·桓帝》下。东京权归台阁，三公徒取充位，多用安慎圆稳之人，观史所载，前后数十人，其人大半不知姓名，不著事实。本朝雍正以后，设军机处，殿阁大学士亦几同具员，皆以年资得之。故近百余年，枢臣始为真相耳。

己酉闰二月初一日 阴。饭后力疾诣史馆。归途访葛振卿都统问病，详谈代进内大臣住班职掌，此皆向来汉人所不知者。傍晚复雪。看《汉纪·灵帝》上之上。参看《孟子集疏》、《辑释》数章。检《四库书目提要》谓蔡氏《集疏》约而赅，《日知录》亦有取于倪氏《辑释》（永乐四书大全即据《辑释》为蓝本）。则此二书固读《孟子》之秘笈矣。

初二日 晴。大风撼屋，心震耳聒。天寒甚，似十一月中节气。时令不正如此！以后汉郎额传证之，勿谓五行无征也。两日疾甚剧，坐立不安，强坐订定讲习馆章程。翰林院京察保送一等二十一员，编书处纂校各员皆与焉。闷坐书室，检所藏《说文解字》，乃吾邑吴彬华过录惠定宇评本，铅朱烂然。偶观十馀叶，字学研玩极有味。余于戊子、己丑间致力金坛段氏、安邱王氏书，所得颇深。此学束阁几二十年，今日对之，如晤旧友。

初三日 晴，大风。改削史馆满大臣传（永隆、福裕、富升）。近日看《孟子》“滕文公问为国”、“北宫锜问周室班爵禄”两章。制度亦当详考分明，乃能得《孟子》经国致治之精意。因取焦理堂（循）《孟子正义》对看，以考订辅义理，学问方能着实。焦氏此疏，墨守赵注，梳栉精详。国朝诸儒说经之书，征引博而有要。其说义理处，亦煞有体会，胜伪孙疏十倍，似可列诸学官，以代伪疏。梅叟来夜谈。

初四日 晴。思緘、禹九均来谈。刘梅舫自奉天来，因见余请假，不解装即来存问，关切可感。未刻笏斋自大同赴太原，附京张火车到京，余派李升迎于南口，车夫迎于西直门外，下榻寓斋。三年不见，畅谈别后事，乐而忘疾。晚，偕笏同车赴关伯衡之约。不赴夜局几一月矣。昨日都察院京察参劾科道给事中李灼华，御史俾寿、常徽，均以声名平常，

回原衙门行走。今日召见三台长，复奉特谕，申邪说之戒，不知何所指也。

初五日 晴。未刻至松筠庵同乡议事，英人将由开平侵据滦矿，外部梁尚书依违其间，乡人谋抵制保全之策也。张翼受英人挟制，以开平煤矿畀之。年来开平煤少利微，滦矿正在发达，故垂涎特甚。归寓与贞龠、梅叟备酒肴为笏斋洗尘，耿伯齐作陪。

初六日 晴。天渐和暖，余病亦向痊。午后诣史馆，以余所定《食货志》凡例，命供事缮十馀份交承纂诸君。至那中堂处公祭。归途诣编书处取功课档，比较纂校诸员劳绩。约思缄、三兄、六弟来寓与笏斋手谈。余则赴朗轩之约，与易实甫、顾亚蘧谈诗，二君皆行家也。

初七日 晴。半日习静。朗、亚来谈。李荫丈以马车延诊，顺至范俊臣处，为其母夫人诊疾。伯齐就余处请笏斋。

初八日 晴。晨起送笏斋起身。缪子惠自南京来。午后杜门为两掌院拟《编书处全书告成请奖编纂诸员折》，密具应奖姓名单呈掌院。得叔权兰州书，议论足存。

题伯齐三松剪烛吟诗册即送笏斋赴太原

（伯齐首倡一诗，制册征题，余为署名“三松剪烛吟”）

客从关外来，衣上风沙恶。拂装招旧雨，灯前动春酌。同心得版曹，投辖怨西郭。快论山川雄，颇叹风俗薄。三年所含意，一宵吐磅礴。（〔眉〕第三联着伯齐一笔，章法颇费位置。）高窥斗柄移，静听松雪落。（〔眉〕见闻分意，是唐人法。）兼旬苦愁病，解颜为君乐。才下豫章榻，倏整并门橐。别离安足云，且申再来约。

喜笏斋到京（改前作）

东风吹远道，草草解征鞍。襟上长城雪，灯前闰月寒。语多更漏促，情重酒杯宽。莫任狂奴态，相从惜羽翰。（次联颇似大历十子。）

初九日 晴。排编书处厅官供事名单。午后经仲、新吾来，余出所藏字画最精数册共赏之，赞叹流连不尽，久谈乃去。荫老复以马车来迓。致陶斋书，为八叔事。

初十日 晴。午后经仲、新吾复来，偕诣学部谒荣相，以折稿呈阅，并目录、职名单，兼陈补修记注办法。又偕出城谒孙相。两相均以拟折为然，定日入告。傍晚大风黄霾。袒唐诗者动诋宋诗空疏，谓枵腹不学者能为之。此偏论也。宋诗如东坡、山谷、介甫三家，语语有出处，其使事精密、灵活，且胜于中晚唐人耳。宝铭喜看小说书，余因海之曰：人若不肯用心，虽日读《左传》史汉，混混沌沌，终无入处。若能用心，虽小说亦可悟学。吾十馀岁时，看《水浒》而悟作文之法，看《镜花缘》而悟音韵之学，看《红楼梦》而悟文家言外之旨（以看《红楼》之法看《史记》、《三国志》，处处得窍）与作诗之法。迨读《虞初新志》，所得尤多。总之，学无定法，只争生死灵钝耳。

十一日 晴。本日监国摄政王升文华殿，受百官班见。辰刻在史馆略坐，已初二刻诣甬道前，王公为一班（唯庆亲王以年高属尊，传旨免），一二品为一班，三四品京堂为一

班，四品以下为一班，俱行一跪三叩礼，王立而受之。毓鼎以讲官列三品。然行列凌乱，四品以下，据礼臣奏，应在门外，今亦进到甬道上，与大员混，不遵约束也。东华门外车马纵横，殆无隙也，壅塞不能行，余复在馆坐一时许，始登车而归。痔痛因劳而作，归后遂静养，不会客出门。闻荣相猝中风，危甚。

十二日 晴。刘孟禄来议工厂事，余指示一切定章程。此虽善举，然须兼商贾性质，方能整齐核实，为经久计也。为屠禹航作徐菊帅书。

十三日 晴。午后乘骡车至湖广馆赴易实甫之约，马路颠顿，股痛甚，适有出赁肩舆者如吾常之小中轿，雇至夜半归寓，值钱十千文。半席先行得之，然殊自得也。至同丰堂赴刘性庵约，主客对奕，至上灯不入座，余乃潜遁至福兴居赴吉甫约。连应三局，尚可支持。闻荣相病差减，决意乞退。其病中喃喃语，皆是学术凌夷，屡争不得，内疚于心之说也。其志可悲，其忠可敬。闻谢作霖云，荣相极以余疏为然，而上受制于管学之枢相，下受制于躁进之司官，竟不能行其志，故前日见余极殷勤亲切，绝无齟齬之意也。

十四日 晴。张吟樵自热河来。去年到省，今已补建昌令矣。未刻访新吾，偕至齐鲁学堂教育会。出城访顾子磐未值。子磐为禹弟掌书记，将请其伴送宝铭赴苏就婚也。梅叟来夜谈。偶在书斋检《容斋五笔》，卧看二卷。此书与《困学纪闻》、《日知录》皆余所深嗜，阅之不下五六过矣。

贞龠侍郎六十一岁生第四子，诗以 贺之。侍郎近梓先德像赞将次竣工矣

能共年穀蚌生月，此语吾闻山谷诗。公之孝思格真宰，天遣石麟为公儿。绘像制赞述先德，孝烈间气钟门楣。握管追摹各有态，精诚所凝神告之。曙星落落照光采，长松谡谡酣英姿。鰼生忝司史官笔，再托书石无愧辞（余为书十□□像赞）。子孙如公与有几，至行宜获神扶持。我昔吟诗祝眉寿，饯岁曾斟千岁酒。七旬再举洗儿觞，日日祥云缠户牖。父子相距一周甲，老凤雏凤俱已酉。已听啼声识英物，会传家笏继台斗。豚犬焉能敌紫髯，八士终当让四友（来书以余生有八男，盛相推许）。东风重作花生辰，汤饼同嬉金谷春。郎君虽小翁未老，羨此朱颜绿鬓人。

十五日 晴。清明节。已刻恭诣皇极殿、观德殿几筵前行礼，仍服青长袍褂，摘纓冠，三叩即起，不读祭文。归寓小憩。未刻至会馆访顾子磐详谈，因约子磐及三兄、六弟同至福兴居小酌。车中吟东坡清明绝句云：“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觉胸中含不尽之味，坡诗化境也。张宛邱极喜诵之。余因触绪亦成一绝，意味颇有相似处，未易为不知者道耳。

偶 成

半记半忘将晓梦，自开自落网名花。人生事事随缘过，莫把无涯困有涯。

十六日 晴。午刻诣史馆，见礼部咨送《旗员一律持服三年折》，特携于车中读之。根据精详，立论严正，近十年来礼臣有数文字，不知系何人手笔，当探之。旗员不丁忧，百日孝满，即吉服当差。先朝权制，本不可为训，不意三百年缺典，至今始厘正焉，洵圣主初政之最美者。从北城行，为荣相诊病。病生于风火之郁，其源由于肝木之失平。自起病即由其戚兴伯启医治，颇得手。其治中风不用人参附子，尤具只眼。余见人参再造丸之杀人多矣。复至编书处，诸君已散。归寓随意看《四库提要·礼类》一卷。明初定《礼经注》，弃卫正叔而用陈云庄，可谓全无黑白。接朗存表弟书，为溧阳钱令加赋事，随手作答。此事余曾作书致常镇道镇江府，其答书均以钱令为非，而该令怙恶如故，意上台必有主之者。来书又谓季龠亡弟《翦红词稿》，已由刘光珊选定，陈雨农校字，朗存拟为之付梓。亡弟生平词学最深，而稿中颇多侧艳绮靡之作，余不甚喜之。光珊皆为删汰，真有益于亡者矣，为之感不置。光珊，亡弟之词友；雨农，则学词于亡弟者也。

廿一日 晴。因宝铭赴苏州入赘，恭祀祖先。三兄、六弟，赓莱、宽仲、衡叔三侄均与祭，男丁大小行礼者二十人。近年南中祭宗祠无此繁盛也。因与六弟论丙戌、丁亥之间，上辈尊长俱康健里居，余辈兄弟十二人皆在家，春秋祭祠秩然有序，为家运极盛之时，今则凋零不堪回首矣。笏斋自太原再来，仍下榻于此（昨日到）。招沈爱苍作半日清谈。夜间嘱咐宝铭一切。叔坤夫妇俱亡，余乃为之料理姻事，不禁痛泪横流。寿州师以铭鼎臣将军（安）《齐年纪盛图》嘱代撰题跋（寿州师、王夔石相国、铭将军皆辛亥同年，寿皆八十馀，同重宴鹿鸣加官衔，因绘三老像为此图。其时王相国尚在也）。余于十八夜半竭一时之力，为记一篇，次日携史馆呈师，师其许可，复命余代书。今日为写半篇。

廿二日 晴。辰刻诣皇极殿，闰满月大祭，巳刻行礼，一跪三叩。归寓宝铭已动身。写图记毕。嗣香前辈来谈。未刻赴怡园效述堂约，上灯后始归。西园补种柳一株，鸾枝二株，马樱花一株。又在鲍家街自东迄西种垂柳十株，马樱花九株。十年之后，红绿成林，吾居如在画图中矣。终日呼吸清气，大有益于卫生。交铭带去季文五太叔祖信并衣料、食物。存恒裕厚京平足银壹万两，内采六百，铭七百，王一百。

廿三日 晴。午后大风阴晦。思缄、禹九来，余因病躯小极，留其手谈消遣，薄暮始散。爱苍约福全馆，未往。夜饭后至李荫丈处诊病（新移居旧刑部街），顺访朱季铖（北京报馆主笔）畅谈。

廿四日 晴，大风。上海张庆桐来见（字凤辉，候选道，习俄文，保使才）。未刻至嵩阳别业赴水藻樵、王次箴、章翼山三太史之约。酉刻梅叟、南园借精舍请笏斋。寄湖州夏润枝书。编书处全书告成请奖，奉旨依议。

贞龠侍郎仿戴文节桃花画纨扇见惠，且作长歌一章，率吟廿八字奉谢

折枝妙仿鹿床翁，苏陆长歌律更工。如此人才与家世，置身惜未逮康雍。

席间诉酒（诉酒二字出唐人题目）

几日东风能作恶，桃花如雨掩空阶。惜春忧世兼多病，欲遣谁能遣此怀。

廿五日 阴。掌院派余充讲习馆总办。写应酬大小各件。酉刻至西堂子胡同赴钝斋之约。去岁在厅事前种海棠四大株，虑其不易活，近乃全绽红蕊，甚可喜，倘能一律盛开，春色满庭，亦佳境也。

廿六日 晴。午刻入署晤田介臣（讲习馆提调），商开馆事。未刻诣史馆访朗轩久谈。申刻至西堂子胡同赴刘聚卿之约。夜，微雨露泥。庖人罗姓、仆妇阎氏均自延平来，述署中近事甚详。接大兄信。

检旧书，内夹去夏送大兄五古一首，补录于此。

送大兄宦闽

丈夫虽有泪，不洒别离间。以我此时心，斯言殊不然。祖道别兄长，再拜行李前。车停待时发，欲语不得宣。仕宦贱光阴，匆匆各中年。来日常苦少，相依讵等闲。异时纵可见，恐非今日颜。矧兄值家难，一心百忧煎。瘴海苦炎湿，玉体非所便。一祝善珍重，再祝勤致笺。送者共挥手，瞬息渺云烟。是时天阴黑，凉风起西山。潇潇暮雨中，独循来路旋。

廿七日 晴。午后访周政伯前辈（同充总办），同谒谢寿州师。诗以五言古为最高，五言古以唐人为最精，既具风骨，复饶兴象，非宋以后所能及也。

廿八日 晴。连日过劳，痛坠大作，脾气下泄，殆难收勒，急服人参及健脾药以救之。休息不出门。晚，与禹九同请客。高仲城前辈教我运气摩腹之法，能补真气，余拟试行之。笏斋二令媛自沪来京，亦下榻于此。

廿九日 晴。自巳至申，见客不绝。与汪颂年谈甚畅。时事日非，相对太息。

三月初一日 晴。临渝（原籍吉林）赵绍朴度支部（敬熙）介葛霞轩同年来见。午后诣史馆答拜景月汀丈、袁珏生、杨莲帅。

初二日 晴。未刻偕政伯前辈、经仲、介臣同年集讲习馆议开办章程，推余主稿（经、介二君馆提调也）。夜，与笏斋话别，更漏四下始就枕。亚蘧借精舍请笏斋。

初三日 晴。辰初刻笏斋起身还大同，余惫不能兴，且畏车前一揖，遂不送登车。拟章程八条，采同署诸君说帖而酌写焉。大旨以理学为体，以政治学为用，分外交、财政、兵制、法律、教育、民政、农工商、交通、理藩九科。名为讲习员，不名学员，各认一科，在私宅研究，逢三、八、五、十日则集馆中互相切磋，交换知识。遇朝廷大政事，则各具说帖呈掌院，以覘才识。才识优者保送各部丞参或司道，以为奖励。未刻至会芳园赴左雨泉秘书之约。内阁侍读学士延昌疏请疏通翰林院，凡三条：一定职掌，二升品级，三杜外班。交政务处议。

初四日 晴。吏部昨日奏上，请以臣嫡长孙樱给予荫生，奉旨依议，钦此。三世承恩，倍深感幸。即具谢恩折稿，请袁先生缮写。

初五日 晴。递折谢恩并膳牌，在史馆略坐，事下即归。午刻约政老、经仲、介臣赏花小酌，共定章程，三君深以余稿为然。海棠四株，紫白丁香三株，梨花一株，鸾枝花二

枝，同时盛放，香艳异常，相与流连花下，不忍去。海棠去春所种，根丛太大，虑其不活，初不料其繁盛若斯也。谢作霖来夜谈，因吾邑选举猥杂流弊滋深，特作函致徐邑尊（芝谟）。宝铭今日在苏州入赘。

咏国史馆海棠

三株红艳对虚堂，朵朵皆薰班马香。前辈风流应看遍，独来花下立苍茫。

咏鸾枝花

谁从芳谱补鸾枝，写艳唯传礼部诗（此花古无人咏者，唯龚定庵有绝句云“可惜南天无此花，腰支却斗海棠斜”云云）。赢得十年花下醉，南天无此好腰支。

初六日 阴。孙仲山自福建来，尚会臣、王元常均有土物寄赠。福建漆器创于沈绍安，精美为天下冠。日本亦曾仿制，然西人唯重华制。国家如能以官力扶助扩充，亦美术外销之一端。两君所赠皆新制，据识者云远逊沈制。沈氏旧器，一器能值数十金也。午后诣史馆，又至法华寺答拜李仲仙制府。云阴欲雨，疾驰而归，雨已至，土香扑鼻，惜湿尘即止。新吾来夜谈。

初七日 晴。王雪帆自蜀来。王锡侯大令（锦荣）来见，咸安宫旧教习也。午后至长椿寺行吊。步行至乡祠看海棠，北学堂前四株，向北两株尤盛，如锦绣楼台，流连花下，不忍行。思緘、禹九接踵而来。灯下修改史馆《云南地理志》。前数日梦中作五言绝句云：“富贵皆虚妄，神仙亦渺茫。忠诚存一点，直上白云乡。”觉后字字不忘，用意不甚可解。今夜又作咏鸭七言绝句，觉后只记后二句云：“风雪满天暗不语，将军莫更乱池声。”盖用李愬入蔡州事。梦中自觉寓意深妙，醒后思之，竟不解所寓何意也。

初八日 晴。门人李国栋自皖来见。未初刻至琉璃厂与周、熊、田三同事会齐，同谒寿州师，以讲习馆章程呈请酌定，师甚赞其简明切要。又偕管丹云丈、乾兴杜掌柜至许颖初前辈宅踏看修理（许宅乃敬节会公产）。灯下写吉林信二封，分交陈幼舫、吴卓如。起居注补修记注，余调齐笔帖式面试折楷，正取八名，专司缮写，副取六名，专司校对。去岁所种芍药攒芽含苞，生机甚旺，余复用芝麻酱渣拌土壅其根，则根茂而花大。去秋兰花初发剪时，余曾用香油徐加浸灌，花开异常繁盛，此肥料之最宜花者。又相传以肥羊肉熬汤浇竹根，则茂而易活，笋必怒生。春寒过甚，竹多枯者，拟以此法救之。

初九日 晴。午刻诣史馆。未刻诣讲习馆，点派厅官供事充收掌图书馆等差。归寓删改史馆《云南地理志》。晚饭后写对联五付。虽久病，腕力尚不弱，笔墨间尚有精采，或不至萎先朝露也。

初十日 晴。女师鲁先生之弟邹榕卿大使（国珍）来执贄（江西安仁人），余询以福建盐务，所对甚详明。余于外省官来见者，俱以此试之，既可觐其才识，又可益吾所未知，两得之道也。午后风日晴和，闷极思动，适禹九来，遂偕游农事试验场，并挈惠儿，丙、恩二女。场中花事正繁，樱花尤红艳，为目中所未见。此花日本所产，花时举国游宴以赏

之。场中以重价移来，足娱游览。余思商之提调诚玉如（璋），乞分数苗助小园春色。在咖啡馆啜茶数瓯，凭栏远眺。又至鬯春堂孝钦显皇后驻蹕处敬览。几案陈设如故，御榻依然，而先皇后已不可复见，凄怆不胜，游兴顿阑，遂乘人力车而出，归寓足力殊不疲。王小东同年邀醉琼林，畏夜城辞之。得次寅书，闻其窘乏情形，不乐。

十一日 晴。德宗景皇帝几筵前祖奠，已刻在观德殿行礼。归途访朗轩午饭，姚石泉侍郎亦至，相与剧谈，一吐胸中郁勃之气。宋儒论治，尊王道，贱霸术。其实自三代至今，合乎人情，协乎伦纪处，便是王道。至其制度法令，所以行之者，无非霸术也。有爱民之心，行利民之政，虽霸而仍王。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以佚道使民，以神道设教，虽王而亦霸。周孔之心，管商之政，其盛治一也。新学家美共和，恶专制。吾谓共和断不能久治天下。虽家庭商贾之事，亦须定于一尊，号令归一，始能行之，何况治天下。欧洲唯法兰西、美利坚为民主之政（此外，小国民主尚多，只是中国一省一郡耳），然其势已不能久，必归于专制而后已。梁任公素持共和之说，迨游新大陆归，一变而为开明专制之说，盖阅历而知其弊也。第尚不愿骤反前旨，姑以“开明”二字斡旋之，其实志在专制矣。将来中国必有大强大盛之日，亦必成一大强大盛之世界。余所见确能前知，特记于此，以待后验（宣统己酉三十一日夜三鼓）。灯下删改史馆《黄万鹏列传》。又修改《云南地理志》一卷，授水蕖樵编修，嘱其依式修第二卷以下。石泉将赴济南校阅，余恳其为次寅切托袁海帅，以必应为度。因作书复次寅，以宽其心。得陶斋密电。

十二日 晴。德宗梓宫由观德殿奉移暂安梁格庄攒宫，毓鼎无执事，径赴阜成门外关厢跪送。午初刻偕宝惠出城，沿城脚行，路极直捷，唯土厚尘高耳。在陆军部帐棚借坐，与锡清弼制府初次晤谈，清帅深致久慕殷勤之意。又与铁尚书纵谈。未初刻梓宫出城，臣序于三四品班内跪送，心中惨痛，不便举哀，俟随行舆马过尽，途开乃入城归寓。今日之事，民政部奏定章程，严肃有序，乃临时无一人实行，纷纭杂糅，达于极点。上月那相国太夫人出殡，较此整饬多矣。尤可骇怪者，梓宫将到时，民政部尚书肃亲王之马车，忽由西而东，直冲驰道，前驱后拥十馀马，蹄尘蹴踏，扑梓宫而来，至册宝亭前始止车。其后又有马车三四辆，皆王贝勒也。身为亲王，箠领巡政，所以弹压官民，乃自犯大不敬之罪，弁髦国法，何以使尽职之巡官效法，何以使执事之百官畏惮守法耶？当其侧者有监礼之徐（谦）、高（润生）二给谏，其肯操白简以从乎？炎尘扑人，到家甚倦，静卧两时许。朗轩来夜谈。发谢沈赓虞太亲翁信（住苏垣庙堂巷）。

十三日 晴。午刻诣史馆。晚，设酒肴，为思缄饯行，约禹弟作陪。

十四日 晴。会客甚多。未刻出城送思缄未值。又答访江阴馆曹氏昆仲。作霖来作半夕谈。删改《黄万鹏传》。盖自初辑至此，已五易稿矣。外间动以史馆列传为公家文字而轻之，岂知编纂者之苦心哉！包安吴论文每不满意于归、方，今日细观《望溪文集》（书后、序跋、书牍类），理醇而气厚，意足而法严，自是古文正宗。唯其中文气往往啾缓，不能举其辞。此有意学西汉文，而力有不逮也。因是知刘子政、扬子云真文中龙象，不必论到学步，但能时时讽诵，便觉胸中口头有无数细缦鼓盈之味。深厚而能雄健，最文家所难，而雄字尤不易哉（〔眉〕雄非粗豪之谓也）。余心摹手追二十年，竟无只字。国朝文家吾首推汪容甫，颇能合汉、魏、韩、欧为一手，虽未必突过前贤，其骨干笔力，方、姚不及也。

十五日 阴。午刻诣史馆，为笏斋事谒那相未值。归寓删改豫师列传。同馆诸君不少能手，然皆不脱公牍气，求其具史笔者，戛戛乎其难之。余因语鲁卿，馆友不必高谈《史》《汉》，但能熟看《明史》列传而步趋焉，即为名史官矣。余近所改各传，《刘坤一传》最着精神。昨改《黄万鹏传》亦粗具史法。朗轩来作半夕谈。夜雨达旦，顿觉清润宜人，坐书斋静闻点滴蜀葵叶，清脆可听。接宝铭初九所发信，新人甚称意。此次所备衣饰，沈太亲翁颇形愉悦，差足对亡弟夫妇于地下矣。朗轩嗜快雪堂法帖，行步必随。余谓此帖所收《快雪时晴》及《官奴》二帖，皆松雪临摹本，冯氏误认为右军真迹而收之，朗轩初不以为然，继乃大服。

十六日 晴。体气殊困。午后诣公善养济院新开工厂。院本暖厂，国家岁赏米三百石，以养贫民。直隶、江苏运关各署皆有捐款。长年收养一百余人。余思养而不教，使习成游惰性质，以就厂为得计，不复筹所以谋生之方，虽三代圣王无此仁政也。爰于院中设工厂，先择易于造就之术，分为三科，曰织布科，曰织席科，曰制篦箕科。选贫民中年壮力强者二十人，延教师教之。各货制成，则发行廉售，除归还本金外，所获之利，约分十成：工人得其三，厂得其三，司事诸人得其二，更以其二作公积，备扩充。工人所得代储之，俟三年卒業，手艺既成，然后付以储存金，使作本钱谋生计，似于教养之道皆备矣。余往监视，且为工人演说，以鼓励之。工人咸欣然乐从，向之鸠形鹄面者，作工后皆肥泽有精神，余心颇快。又至义塾查学童课，因在菜园看山，林圃新绿可爱，久病之余，心神稍舒旷。

十七日 晴。立夏节。未刻诣讲习馆。踏勘新买车厂地。梅叟来夜谈。

十八日 晴。一日会客，客去气促，几不能言，静调呼吸，良久而后定。见无聊客，说无聊话，无一字及于国计民生，进德修业，唯求差求财，不入耳之言，日日来聒，真苦事耳。潘爽卿自黑龙江来。傍晚删改《黄万鹏列传》毕。灯下为王酌升吏部写长卷七八尺录近作诗，三宵而后成，借以息养心气。去秋西园种芍药十二本，今皆发花，每日暇时辄入篱探芳信，亦消遣乐事。今秋思更补栽六本，使西墙一隅为芍药圃，诚胜境也。使吾功名胜进，早据要津，终日驰驱黄尘之不暇，安能领此清况哉！天之迟我功名，其赐我也至矣。念及此，躁忿胥平。

十九日 晴，大风。请连雨亭来，共商学校筹款之策。未刻至崇效寺赴贞盒约。牡丹为风所虐，大半离披（年年如此，真杀风景矣），深丛数朵，未受风日，娇艳不可形容。荼靡尤盛，不下数千朵。正盘桓间，太常仙蝶忽至，余与贞盒、秦佩鹤前辈三人见之。黄质黑章，翅背如枯叶（戴文节作仙蝶图，以此定仙凡之别），爪四歧，始栖枝高处，余望未真，因祝仙翁下就低枝，蝶忽盘旋于吾三人之间，立于平地，复飞起，择低枝而立，两翅舒展向余，真仙灵也。余正视良久，庆幸实深。俄有数俗客来游，仙翁遂向丛枝处而隐。此余与仙翁结缘第一次也。当作诗以识之。夜，大风怒吼，花事尽矣。

二十日 晴。已刻赴都察院递公呈，请代奏昭雪已革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顺直绅士联名，余领衔，在汉官所与李嗣香、王鹤田、袁寄云、冯公度、白厚之、沈鄯廷诸同乡会齐，商界亦到十余人（另具一呈）。午正三刻，张总宪入署，余等序立大门内拦舆一揖，鄯廷举呈授总宪，乃退。梅叟在太升堂设席，专候余，稍坐即行。院批寻下，云：何副宪系庚子辛丑特旨革职人员，本院碍难准理。探悉都堂及京畿道侍御议，祸首褫职人员非奉特旨起用，不敢率请开复，与寻常因公挂误者有间也。此举徒劳，相对悒悒。张公与

梅叟至交，亦爱莫能助也。未刻至乡祠，赴乙未、癸卯两科门人公局，宾主便服，宝惠亦赴约。散后又至广和居医学堂会商，趁西城归。有旨予庚子西市诸臣立山、徐用仪、许景澄、联元、袁昶谥（此事关与梅叟反比例也）。

仙蝶歌

太常仙蝶，久现灵踪，余憾未之见也。三月十九日枣花寺赏牡丹，与徐花农、秦佩鹤二侍郎流连花下，仙蝶忽来，余有所祈言，下辄应感。仙翁不予薄也。长歌以纪之。

仙翁本与花有缘，东风游戏时相就。诗人与仙缘更深，不待招延傍襟袖。荒寺暮春花满开，高低深浅衬瑶台。露融新艳背日展，风卷浓香浮地来。数株绿苞更清绝，花叶一色连根菱。人间脂粉染不到，疑是碧落仙所栽。花下徘徊正心惬，仙乎忽见林间蝶。黄质黑章歧四爪，焦纹翅背如枯叶。初栖高处苦难辨，默祷灵踪神与接。须臾盘旋三绕身，翩然却向低枝立。同心相契神亦然，衡云海市闻先贤。秉性迂冷不谐俗，世外能荷仙垂怜。玉堂清景况非昔，一官于我如匏悬。太常巢痕亦新扫，旧游无乃嗟桑田。仙意詎容游客领，自向深丛避人隐。踟躅空阶未忍行，斜阳万朵揪花影。

二十四日 黎明风雨交作，入年第一次甘霖也。得雨之早，十年所无矣。已刻冒雨至乡祠公祭先贤。南皮相国主祭，予司读祝。午餐后陪张、鹿二相在新辟南园散步，中为大池，南列河房五间，山石堆垛，毫无章法，工价过廉使然也。归寓新吾来谈。西园雨后草木滋润，心神俱适。

二十五日 晴。午后诣讲习馆，偕熊、李、田三君谒寿州师相，呈编书处保案单，又商定四月初四日开馆章程。邮传部左参议李稷勋疏请厘定翰林院职掌递升品秩。疏甚得体，寿州甚以为然，拟独具说帖交政务处，倘太宰不加阻挠，此疏当可议行。在文友堂买姚刻《说文系传》，又买《楞严句法》、《法华大成》。在铁路公司少坐而归。

二十六日 晴。午刻诣史馆，馆中奏请开办画一臣工列传（第五届画一），又奏编光绪十一年至十五年臣工奏议，均奉旨依议。归寓阵雨，半小时即止，雷始发声。夜，复雨。

二十七日 晴。京察三品以下京堂引见。辰正二刻诣养心殿。殿中设宝座，摄政王旁坐，吏部堂官立进绿头签，臣等向宝座跪背履历。午刻奉旨照旧供职。在寓答请门生十五人，未初均列齐入坐，未正俱散。广西南宁李璠（字文卿），四川知州介吴质钦来见，余详询广西边情，文卿所对极有条理，且云惠石桥（荣）守南宁，桂匪乱时，合郡赖以保障，至今讴歌未已。岑督以偏见劾戍新疆。岑督所为大率如此。（石桥一贫如洗）。

廿八日 晴。拟编书处请奖折，又附片奏陈讲习馆开办情形。午后诣讲习馆。

廿九日 晴。宗人府丞以下具公折谢恩。在史馆少坐，已初归寓。午后葛振老请为其子妇诊病，白喉兼疹，病势颇危，用养阴清肺旧法治之。连日目疾甚剧，不能看书写字，因静坐温《孟子》，择长篇朗诵，遇有字句不记忆处，则令儿辈检本。儿时读《孟子》固无道理，后来亦只作科举用。近十馀年时事日坏，阅世日深，觉《孟子》言语直是洞烛千古。程子病其英气太露，不知痛快处正在此也。如“上无礼，下无学”四语，真令人悚然汗下，复加“泄泄沓沓”四字，不啻穷形尽相矣。又时时温诵杜诗。余于少陵五七律，上

口者十之六七。

四月初一日 晴。午初诣史馆，未正散。访陈梦陶副宪，代溧阳绅民递公呈。新章须由绅民自赴院投递，且须由过半人数，不能代交。归寓，因招史晋甫来，以呈付之。接午桥同年书并疏稿。晋甫来时，其乡人醮资五百金，欲以贻余，余坚却之。

初二日 晴。一日在家静养。

初三日 晴。政伯前辈过谈，偕诣荣相处，陈明次日讲习开馆。复同赴讲习馆，经仲、介臣已先到，因详细料理一切。厅官所录书目杂乱无章，政老携归另编。归寓约花农前辈、梅叟、朗轩小饮赏芍药。连日暖日薰蒸，花放十之六七。张伯纳、顾亚蘧招饮，均辞之。两江端制军附片保心耘八叔，请破格录用，奉旨交军机处存记，钦此。收到北洋捐助顺直、畿辅两学堂京平足银五千两。

初四日 晴。讲习馆开馆，辰刻衣冠诣馆（今日斋戒期，着天青褂），同署到者九十五人，各分认学科，同人有资深年老者不肯注写。余首认研究财政学，以为之率，后辈同志数人咸欣然署财政科，愿从余后，此科人数遂独多。已刻寿州师相到馆，携日记三纸付同人公阅为矜式。午刻设筵共饭，未刻散。

初五日 晴。已刻诣讲习馆，总计各科人数，匀派讲舍。饭后至葛处诊疾，已不可为矣。振老连殇一子一孙，其媳刻又垂危，殊难为情。珩甫借余精舍请客赏花。翰林院京察一等二十六员，今日圈出十七员，鲁卿不与焉。

初六日 晴，大风。午初诣史馆。归寓看《通鉴·晋纪·安帝》己。接宝铭禀，知新妇初八起身。核定编书处奖案稿，发供事缮写。

初七日 晴，大风。饭后答拜城外客，黄霾塞空，对面不见人，乃驰归。顺直学堂会计员袁立三来交春季清账，逐款复核讫。检《畿辅全书》中永年申臬盟先生（涵光）及弟（涵煜）杂记三卷，皆格言名论体验有得之谈。吾辈常将此等书在心目中过，持躬涉世庶几寡过矣。今年俸积稍宽，拟翻雕单行本行世，为世道人心之助。

初八日 阴晴不定，时有微雨，虽未压尘，然稍觉凉润矣。辰刻诣讲习馆，稍坐，寿州师即至，侍坐一时许。同人诋所定章程不善，喻志韶尤持异议，欲别订条目。余与经仲商酌，集同人团坐讲堂提议，志韶演说数百言，座中无应者。杨、谷、范三编修略抒意见，亦无定论。午正散会，定初十日再议。在馆午餐，归寓稍息，拟与周、熊、田三君偕谒师相，陈馆中情事，余因今日圆脓特多，气坠殆不能举，乃作函致三君，不克同行。卧看《通鉴·晋纪·安帝》庚，二秦及夏斗于关陇，三凉哄于凉州，西北民生，几无生理，因知苻秦淝水一败，不特关系晋室存亡，亦西北正开劫运也。此其中有天数焉。晋之凉州，不过今甘肃一省，而吕、李、沮渠、秃发迭据其间，不知当时何以立国？无岁不战争，兵于何征，饷于何出？前岁尝举以质长少白将军，将军拍掌称颂，谓自来无人见及此者。长帅生长西边，熟于史事，因答余曰，此事夙所究心，盖当时所调皆关外游牧之兵，战争时则赋诸民以充饷，罢战后则散归关外，逐水草以为生，国家无养兵之费。故各国最重民户，兵力所到，先掠民户而去，多则万户，少亦数千户，借以征赋，不用以临阵。此所以兵多而不困也。此论为古今所未发。余观《通鉴》秃发儁檀屡讨关外诸部落，乞伏氏之亡，其地悉入吐谷浑。当时大势，颇见一斑，足知长帅所论之非虚。编书处请奖，毓鼎请交部从优议叙，奉旨依议，钦此。由师相领銜公折谢恩，毓鼎在讲习馆草折稿，付供事缮写。徐

敏伯自黑龙江绥化府来京。

初九日 晴。晨起删改大臣吉和、忠义于醇儒、金秉忠三传。午初刻诣史馆。未刻访蔚若前辈久谈。又访宝瑞臣未值。出城在大德通拨款。申刻至福兴居赴韩麟阁之约，狂风扬尘，仰天太息。

初十日 晴。辰刻诣讲习馆，寿州师亦到，坐讲舍中听诸员发议，众口纷呶，仍不能定而散。异日议院情景亦如是而已。午饭后归寓已两点钟，歙县朱桐冈（绍远）介花农前辈来见，湖南知县。三兄来作半日谈。

十一日 晴。卯刻入内谢恩，侍寿州师在九卿朝房坐候，事下出，至史馆听宣（廷试出洋游学毕业生，毓鼎开送阅卷大臣）。已初得信，知未派，始归寓。炎风烈日，颇燥热，避事静坐看书。傍晚莹如来，约至聚魁坊便酌。再具公呈上北洋杨帅，求拨顺直学堂常年款，雨亭起稿极切实圆到。学堂送余车马费每月洋三十元，余若不受，则监学之连雨亭亦必不肯受，雨亭境况不能无借于此，不可使他人为难，斟酌良久而后受之。然究内疚于心，姑俟他日借端捐助可耳。（〔眉〕此即夫子海原思之意。）新学人动言尽义务，余雅不谓然。任其事，即可受其禄，吾苟任事尽心，即为受禄无愧。此是天理人情，无所用其矫饰。义务只能暂施于一时，必不能持久。他人以其义务也，既不便遇事责成；自己以为义务也，遂不免自为宽假。名似美而实有害，反不如从实受禄之提起精神也。

十二日 晴。晨起写花农前辈蝶缘诗册。午后至教育总会（轮在豫学堂），闽学监督周松生，关陇监督张君各提议一事；来宾女学传习所江伉甫（绍铨）提议，拟将东、南、西城三处女学归教育会作为旅京公设女学堂，诸君或然或否，推余决议，余谓旅京各堂经费皆不宽馀，势难担任数千金之举，唯女学本有北洋捐助常年费三千二百金，现由会中公函致南洋端帅，请援北洋之例，亦岁助三千二百金，倘蒙允助，则吾辈可尽心力共任维持之责，否则力所不逮，只可作罢。诸君金以为然，各签名定议。散会后在恒裕少坐而归。

附记开会礼式：

每月第二星期开寻常会议。是日两点钟，旅京学堂监督咸集。监督有事不到，则遣代表员。余曾被举为会长，居首座，各监督以次列坐。本会办事员濡笔舒纸记录语言。有当提议之事，议员发论，坐中各下意见而会长决之，群以为然，即当下定议，否则公酌以衷一是，或俟下期再定。四点钟散会。所有本日稿件俱存办事所。如有大事，则驰简召集，开特别会。

适翁氏大女卯刻举一男，是为吾外孙之长。夜雨一时许。

十三日 晴。与柯凤孙丈约，在史馆晤谈，八点钟即往，致总裁之命，催其复看《元史新编》，尽月内竣事。凤丈交出复看说帖一份，发供事缮清。十点钟诣讲习馆，寿州师已到。同馆于新定章程颇有违言，因约诸人分四日来馆阅说帖，以定从违。余等不过监莅其旁，无可为之事，亦四人各轮一日，今日轮余到馆。喻志韶欲令翰林院任讲筵启沃之责，标置虽高而无可实践。余浩吾则欲令天下之教统于翰林院，院员分往外国及各省传孔教，其说则怪诞矣。未刻归寓，设席请顾子蟠，谢其送亲之劳，兼请曹锡圻（福桐，闽人之姑表弟，江阴人），五点钟即散。

十四日 晴。删改《云南地志》，以新志为据。看《通鉴·晋安帝》辛。申刻至东城祝周采臣太夫人寿，至北池子拜徐菊人前辈畅谈。傍晚赴朗轩之约。《絮斋集》二十四卷，

宋袁正献公（燮）著；《蒙斋集》二十卷，正献之子正肃公（甫）著。絜斋与杨慈湖同为象山高弟，蒙斋能世其学，集中奏疏甚多，皆切合事理，平实晓畅，上裨君德，下益民生，儒者之学有体有用如此。余于甲辰年得《絜斋集》，去年复得《蒙斋集》，皆武英殿聚珍初印本，爰装成一律，分为上下函，以尽袁氏父子之学。

十五日 晴。辰刻诣史馆，柯丈亦到。向例馆中进呈书每季各四单，满大臣为一单，汉大臣一单，满汉忠义传一单，地理志一单。自军务平定至今垂五十年，忠义诸臣事迹之足成一传者，纂辑殆尽，所馀不过姓名及死事之地而已，秋季即无可进呈。余与鲁卿商酌，拟改传为表，以存其名，而应进之一单，则以奉特旨宣付之儒林、循吏、孝友列传详慎纂辑按时呈览，庶为一举两得。唯此事须经奏定，当请示总裁为之。

十六日 晴。宝铭侄挈新妇还京，午初刻遣马车至车站迓之，未初刻进门，弟侄及两妹咸集，先诣祖先堂叩谒，然后阖家见礼，新人以事翁姑之礼事余夫妇，余夫妇受之不辞。宝铭既无父母，吾夫妇与长媳一视同仁，较亲切也。以次见礼毕，设席待新妇，内外家人皆便席会饮，傍晚始散（新妇姓沈，湖州人，仲复中丞之侄曾孙女也）。余又出城赴庄仲延之约。

十七日 阴，屡阴不成雨。德宗景皇帝升祔，有旨下内阁部院翰林科道会议，臣愚窃谓以皇家典范言，承统即承嗣，虽兄弟亦分昭穆，以今上兼祧言，则穆德二庙兄弟当为一世，同室而异龕，不能分昭穆矣（既云兼祧，即无昭穆相兼之理。兼祧之说，于古无征，始于乾隆四十年上谕，只为臣民言之，当时意有所在。若皇帝兼祧，则起于今日也）。禹弟来话别。看《通鉴·晋纪·安帝》壬。

十八日 阴，微雨，凉甚。辰刻诣讲习馆，寿州师旋到，同人会议多数从奏定章程，师乃对众宣布决议，各无异词。饭后归寓。五点钟赴萧翰臣万福居之约，趁西城归。看《晋纪·安帝》癸。姚萇得国，固不以正。然高祖兴二十年绥辑之功，未行虐政，何至身歿一载，南兵一至，遽尔土崩。夫国运盛衰，唯视人才为消长。晋虽微弱，而将相俱得其人，故强敌外侵，奸乱内讧，足以支拄百年而不亡。若后秦则异是，其执国权握重兵者，无非姚氏一族，萇、兴两世，皆未闻留意人才，立政无远大之规，治民无循良之绩，所与谋者膏粱乳臭，安知经国远谟！姚绍稍胜一筹，其才亦中人以下，加以兄弟戕贼，国本不安，一旦晋夏交侵，何所恃以为御侮之具耶？然则秦实自亡，非晋能亡之也。夜雨即止。

十九日，芒种节 阴寒甚，可着棉衣。巳刻诣史馆，又至源丰堂吊汪药阶太守之丧，访蔚若前辈未值。看《通鉴·宋纪·高祖》。

赶 城 门

庚子乱后，正阳门彻夜洞开，不讯出入；宣武门则上灯时必下键，及其未键而出入，俗谓之赶城门。

速驱之，速驱之，门将下键慎与迟，黄尘袞袞随马驰。前车既奔后车随，凌晨出门日杲之。常苦日落早，今日如此明复然，光阴碾尽西门道。

二十日 阴。九点钟诣讲习馆，寿州师甫行。一点钟归。梅叟得鲜鲋鱼，折柬相招，

申往酉散。看《宋纪·营阳王》。量能婚贻我《知止斋诗集》，其高祖父端公所著，诗学东坡，七古尤到妙处，集中朋辈倡酬，可想见道咸间中朝文献。年近五十，记性大减，志愿虽大，而日力精力俱不足副之。去年有志于经制之学，取王圻《续文献通考》而精治之，以究政事源流利弊。一月之中，阅二十卷，回思前五卷，已惆怅不复可忆，并前数日所阅者，亦在若存若亡之间，始怅然于读书须趁少年时，中年以后，只能守约，不堪博览矣。吾所守约之书，《孟子集疏》（童而习之），《三国志》（吾用朱笔、墨笔、紫笔评点凡五六过），《资治通鉴》（读之二十年，已三遍矣），前后五子《近思录》、《理学宗传》（二书亦十馀年未释手），《宋八朝名臣言行录》（平生师法胥在此）、梅氏《古文词略》、《杜诗镜铨》、亭林先生《日知录》。此九书者，名为约，其实仍不约，然皆吾二十馀年反复不厌之书，几能成诵，卷数虽繁，断无惆怅存亡之患。每岁使此九书循环心目，左右逢源，治平修齐，即斯已足，可不必舍其旧而新是图矣。夜微雨。

二十一日 晴。半日会客。饭后出城拜汪子贤、赵修三（名耀松，浔阳人），下媒人请帖（汪为男媒，赵为女媒）。归校阅史馆大臣传四册。《刘秉璋传》乃鲁卿所删定，叙次殊有精神。其在川督褫职，由法兰西使臣所要挟，然检当时谕折，刘实难辞办理不善之咎，于法亦应罢官，不尽塞法使也。余因复加斟酌，特载上谕及吴给谏（光奎）弹章，以实其罪，而法使一面，则尽删之，不欲外人握进退我疆吏之权也。傍晚倦甚欲眠，乃随意在西园徘徊以解之。

二十二日 晴。孝钦显皇后六满月大祭，卯正二刻恭诣皇极殿行礼。归寓补眠一时许。饭后修改《云南地理志》一卷毕，头昏目花。大约每府各有大河数条，小河数十条，认准方位，通贯于各县之间，以大河为经，支河为纬，自然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矣。复贵州陈石麟电，与新吾联名。

二十三日 阴。辰初三刻诣讲习馆，至度支科讲舍与诸君讨论。新刊木质铜色关防成，余暂携归，俟制匣配锁，即以关防付当直厅官，而余掌其钥匙。午后风雨交作，未久即晴。因出城至朱伯勋处行吊，答访葛霞仙同年，云阴甚重，急驰而归。雨又大至，且有雷电。灯下写大对大屏各一件。看《宋纪·太宗文皇帝》上之上，复检《读史方舆纪要·州域形势》十六国一卷观之，以考疆域险要。

二十四日 晴。定制国恤百日外虽准嫁娶，然京朝官无行之者（民间有之）。此次宝铭挈新妇回京，为亡弟长媳，宜告亲友知之，而又不便张筵贺喜，余用长知单遍延内外亲友，以便酌候叙为辞，各请便衣而来。贺礼概璧谢，虽至戚亦不受。男客来者三十馀人，凡开四席。是日又为次儿宝襄缔姻，定休宁潘爽卿别驾（恩霖）之女，今年十八岁。爽卿与余总角交，余年十二三时作诗社朋友也。休宁汪子贤铨部（述祖）为男媒，汉阳赵修三别驾（耀松）为女媒。辰正设席款媒，已正发盘，未正回盘。今日又为第六男宝润生日。

二十五日 阴。辰初二刻诣讲习馆，余与周、熊、田三君各手《会典》一编，分几静览。午初刻先归。半日静憩，不出门不会客，看《宋纪·太宗》上之中。

二十六日 阴。巳刻诣史馆修改《云南地志》。午后诸君悉去，余独坐堂中伏案。天骤晦，雷雨将至，乃驰归。少息复出城，至嵩阳别业赴顾愚溪前辈约，趁西城还。

二十七日 阴晴不定。山西候补道咸（麟）来见，皖抚恩忠愍（铭）之子，因史馆纂辑忠愍列传，特介世仁甫学士来见，述徐锡麟为逆，枪戕忠愍情事甚详。当日计擒徐逆，

则副将杜春林之功也。午初至荣宝斋与鲁卿会齐，同谒寿州师，请点专司笔削员（点派兰钰）。

二十八日 连日日赤如血，红气四溢，作十字形，光映地皆作赤色。辰初二刻诣讲习馆。已刻师相至，览诸君所交五日日记，师出示廿六日日记四纸，阐发《中庸》“修道之谓教”精蕴大旨，谓《孟子》既言人性皆善，何以成就迥判，且多不善之人，要知《孟子》不过谓性中有善耳，至所以保全扩充工夫，全在一“修”字，“修”字中有无数力量。午餐后归，复北赴翊教寺吊李慕皋年丈之丧。看《宋纪·太宗》上之下。灯下又看《理学宗传·罗近溪》一卷。近溪之学，后人诋其近禅，然眼前指点亲切痛快，大有启发人处。

二十九日 晴。徐菊老过谈，客去，遂敕闾者却客，坐书室修改《云南地志》四县，稽核甚劳。然此册经改订后颇可信矣（大理府）。未刻至铁路公司议转运公司事，余以四省人士来者无多，乃留意见书而去。答谢各客，又贺雅初新居。灯下读《三国志·贾逵传》及注中所附《魏略》李孚、杨沛二传。《魏略》叙事，高简体要不及陈氏，而次第如画，每于闲处点缀见精神，颇得龙门之一体，则为后来史家所不及，余极嗜之。接石麟贵阳电。

三十日 晴。辰初三刻诣讲习馆，寿州师已先到，诸君各交日记，余与经仲逐册阅过，呈于师相，师相携归而加墨焉。翰苑为人文渊藪，此日记各抒心得，又诸君之精华，余等揽其大全，坐受师友之益，亦快意事也。午餐后散，出城至张伯纳同年处行吊。看《宋纪·太祖》中之上。史称元嘉之世，百官皆久于其职，守宰以六期为断，吏不苟免，民有所系，闾阎之内，讲诵相闻，士敦操尚，乡耻轻薄，江左风俗，于斯为美。读之神往。杨振甫来，为樱宝诊疾。发延平信。修地志三县。

五月初一日 卯刻日有食之。已初刻诣史馆修改地志一册讫，饭后归。偶看山阳潘彦辅先生《养一斋札记》，摘录两条。黄陶庵曰：司马温公谓学者读书，少能自卷首读至卷尾，往往从中，或从末，随意读起，又多不能终篇。光性最专一，犹患如此。从来唯见何涉学士案上唯置一书，读之自首至尾，正校错字，以至终篇，未终誓不他读。此学者所难。愚谓人心最难专一，读书之不专一，特其一端。欲矫心病，即从读书起可也（此法于中年后读书尤相宜）。一世胶胶扰扰，都是看不透天命，要去以人力之私争之，不知不觉，便做了欺天之事。看得透时千方百计也不出命外，何苦而自欺以欺天乎？故知命者慎独之原也。托量能交第九年保险费。

初二日 阴。愚溪前辈来访，偕至王恭厂看屋，迫隘不合用，因留其午饭。申刻出城，偕鲁卿诣寿州师，请点派纂办臣工画一传馆员。归途风冷衣单，抵寓遂发寒热。闻杨莲帅中风甚危。

初三日 阴，微雨。彻夜壮热，汗出不退，不克趋公，作简致周、熊、田三君，向师相前陈明。竟日卧而看书，看《宋纪·太祖》中之下。时觉神昏，以白虎汤清之。

初四日 阴，时有点雨，夜半雷电骤雨（唯城西南一隅），热颇清。看《宋纪·太祖》下之上。又看《龙溪文集》数篇，皆抱定师说，语不离宗，如此精专，方能入道。昔人有谓学不当立宗旨者，余不以为然。避风不出门，遣李升送昆师母、寿州师、元和师三处节敬。

初五日 阴。孝钦显皇后几筵前端节加祭，毓鼎卯正即起，先着常服祭神行礼后即登

车，命宝惠送神。辰刻在奏事处朝房暂坐。巳初刻皇极殿行礼，在史馆易服，赴小苏州胡同董叔岳母处叩节。午刻归寓祀先，庶莱、宽仲、衡叔三侄咸助祭。未刻大雨，庭阶水积寸许，甘霖稍畅矣。看《宋纪·太祖》下之下。宋、魏二主，皆不得其死，且在一岁中。皆英明之主，皆好穷兵，南北气运，平均有如此者：南之兵力实胜于北，只因军法不严，轻进易退（到彦之、王玄谟望风溃退，不正军法。此南将所以不耻逃奔也）。三番经略河南，一役不如一役，其中不乏能战能守之才，统帅非人，苟焉救败而已。任天下大事，最要能忍耐。强敌对境，尤当养精蓄锐，先为不可胜以待必胜。魏世祖遇弑，宗爰立南安王余，旋复弑之，魏之乱极矣。宋于此时，使能选大将，简精兵，用刘康祖之策，谋定后动，全力北向，必可得志中原，无如屡经败衄，精锐销亡，上下之气皆竭，势已无可为矣。弩末强施，只增悔愤耳。今日夏至节。谚云：“百年难遇岁朝春，夏至难逢端午节。”此十年中，二者皆见之矣。

初六日 晴。巳刻诣史馆复看纂定《谭钟麟传》。此传鲁卿一手经理，极为完密。张太史（濂）讲习馆所交日记云：初一日到馆，向供事索修志长编功课，皆对曰无。适章一山（棫）来，与供事附耳语，则畀以一系列传云云。寿州师致余简，嘱留意查之。余询诸鲁卿，谓是日张索功课，鲁卿曾面告以须下次方能检齐相付，并非供事回复。章所索之件，乃因浙江请建三忠祠，调查徐、许、袁列传，亦非供事畀之。而张太史乃借日记以中伤一山，余大不以为然。看《宋纪·孝武帝》上。出城至便宜坊，赴汪子衡约。

初七日 晴。一日觉内热，且溏泻。修改《云南地志》四州县。

初八日 晴。辰初二刻，力疾赴讲习馆，寿州师旋至，特坐讲舍中勉诸君宜早到，且不可画到后即去，虚应故事。未刻至铁路公司，与天津新到代表五人会晤，所议救正路政三事：一、车站设于城南南开（地名），与外国租界毗连，且为德界特设一车站，将来外人将握我商务利权；一、原约总工程师不得不用洋人，此外概用中国人。今李德顺用洋人至八十余人之多，以至土法开窑，亦雇洋匠监制；一、靡费太多，隐秘不可究诘。以上三事，皆北段总办李德顺所为（〔眉〕此因李德顺之党李莲溪预买城南洼下荒地，每亩只洋四元，而向农工商部注册则报每亩用银四百六十两，以便将重价卖与公司渔巨利），而督办吕尚书受其蛊惑，会办孙慕韩则明知而左袒之。吾辈若不力争，异日亏损将不可收拾。至大福堂赴顺直学堂公局，请诸教习，将放暑假也，且订下半学期之局。

初九日 晴。昨日愉儿忽病，啼哭彻日夜不息，终宵不能成寐，今晨觉倦甚，未诣史馆。延儿科洪叟（年八十馀）来看，谓为病暑，一药而愈。小儿病情无多，因其不能自言，遂苦难治，唯有经验多，一望即知，此洪叟所以为儿科圣手也。未刻赴松筠庵同乡会议，为津路车站事，定兴到，南皮未到。余为学真和尚邀至方丈，写匾额、大对数件。梅叟来夜谈。

初十日 阴雨。巳刻接天津电话，杨莲帅于辰正薨逝，年甫五十，闻之心痛。莲帅督吾直，地方利弊，勇于兴革，实心民事，利赖久远，使能久于其任，不减李文忠也。待亲友尤厚，扶危济困，有古人风。士大夫闻其歿，咸痛惜之。诣讲习馆看《唐书》一卷，午餐后归。看《宋纪·孝武帝》下。《泰西学案》记德儒康德每日起居、食息、著述、讲演、散步、应客，皆有一定之时刻，数十年来，不爽秒黍。盖实最严格、最富于自治力之人也。康德为哲学大儒，泰西学者尊其学，不啻中国之尊朱子。可见为学功夫必从整齐严肃入手。

十一日 晴。端午桥同年移镇北洋，张安圃年丈移镇南洋，袁海观升粤督，孙慕韩署东抚（慕韩前数日有一封奏，请擢用戊戌党人，意在召还广东二党魁也。监国颇以为然）。给事中陈庆桂疏请明儒湛若水从祀庙廷，交礼部议奏。毓鼎窃谓甘泉一家学派未能有功圣门，其为人当时亦有异议，恐不得与白沙比也。未刻至广和居赴医学堂局。看《宋纪·前废帝》（《通鉴》附明帝前）。

十二日 晴。广元外孙弥月，量能设酒肴款同人。饭后至东城拜客。赴铁路公司议举员查核路局账目。群举张太史（濂）。看《宋纪·明帝》上。晋安王子勋举兵寻阳，胡注极许为义师。余谓孝武猜薄寡恩，自当殃及其子，废帝昏暴，无复人理，为近侍所弑，明帝因而定亡，本无弑立之意，兼有义安之功，纂承大统，诂曰非宜。晋安兴兵，志在除暴，暴既除矣，即当改奉新君，岂可更起争端，自戕骨肉，况子勋年甫十一，即使成事，大权仍在宵人（邓琬本非佳士），国难利立长君，当璧尤宜属之明帝。右寻阳而左建康，非通论也。

十三日 晴。已初刻诣史馆，约校对十员到馆，请其分班详校长编。午正至武阳馆祭关帝，祭毕享胙。归寓会客数人。

十四日 阴。魏精卿亲家（业锐）自山东来，晤谈良久。因其明日即出京，饭后赴西河沿答拜，未值，顺谢廿四日各客。云阴欲雨，未暮即归。两日看《顾端文年谱》。余奉泾阳为私淑先师，所著十书，终身研味不尽。论学，植品，处事，一以先生为宗。袁伯夔（海观制府之子）家不戒于火，所藏施注苏诗稿本烬焉。施注世有雕本，草稿凌乱缺毁，尚非精品，独书中自宋迄今诸名人题跋殆满，文待诏、董香光、宋牧仲、王渔洋、朱竹垞诸先生皆精绘小像，其美无伦。伯夔以三千金得之，特开展览会，尽集都下名士，咸啧啧叹为奇宝。乃为祝融收去，神物遂绝迹人间，真大可惜也。

十五日 阴雨。已刻诣讲习馆。午正，先世母生辰拜供（因此未诣史馆）。饭后坐西园看书，饶静定之乐，拟撰升祔议，检《左传正义》、《宋史》、《明史》、《通考》，以资印证。傍晚率子、侄、女、婿散步太平湖侧，雨馀凉润，心旷神怡。致陶斋书。戴法兴等用事，顾颉之独不降意，蔡兴宗嫌其风节太峻，颉之曰：辛毗有言，孙刘不过使吾不为三公耳。颉之常以为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应恭己守道，而暗者不达，妄意侥幸，徒亏雅道，无关得丧，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论》以释之。

十六日 一日阴雨，百物还潮，地气上腾，雨势当未已也。饭后访鲁卿，又至敬节会查理账目。酉刻在天福堂请直隶管结诸君，为顺直学堂筹常款。城外雨后泥潦纵横，秽气触鼻，迨入石驸马大街以西，则沙平如砥，土润尘清，枣花清香，随风不断，真有仙凡之别。乃觉卜居西城，空气清洁旷远，于卫生最宜。携《文选》坐精舍，检《王命论》、《六代论》、《运命论》诸篇朗诵，其雄厚跌宕之妙，足以舒滞郁，拓心胸，掩卷之后犹酝酿而有馀味。此种文境，断非唐以后所能及也。

十七日 一日阴雨。史馆诸君选阅奏议加班（每月逢二逢七，所以避馆中及讲习馆堂期也），驱车过单牌楼，雨大至，不能前进，乃回车。看《宋纪·明帝》中。

十八日 阴。已初诣讲习馆午餐后归。申初至粤东馆赴尹翔墀、欧介持两同年及门人朱楚白、岑敏仲、杨吉山公局，小有亭台，雨后尤胜。楚白述及凌润苔京兆新得陈白沙手卷，书所作七律四首，闻余藏有《白沙集》，录诗见示，请为检考异同。归后检书核对，字

句微异，其末一诗，则集所无也。余曾购得僧今释书卷，长几三丈，录自作诗数十首。今日与诸君谈及，翔墀云，今释明末人，官都御史，言事（即金堡，在永历帝行朝供职，清高宗所斥），受廷杖，归遂削发为僧，在粤东海幢寺天然禅师座下。天然弟子三十二人，皆以“今”为号，世称“三十二今”，皆文人也。释师后主海幢为大师，粤人甚重其诗书，余因托翔墀代考其居官姓名里贯。看《宋纪·明帝》下。明帝芟除同气，以保全幼子，而不知国祚乃移于权臣之手，本根既薄，无可支吾，徒为权臣驱除耳。天下事非私智狭虑所能防，唯以公诚处之，仁厚培之，庶能弭患也。

十九日 阴。已刻诣史馆，午餐后归。申初赴梅叟之约。新辟西圃，颇饶疏雅之趣。所植仙人掌，开花两丛，作深黄色，亦罕觐也。看宋纪、苍梧王、顺帝。《通鉴》叙桂阳王休范称兵及苍梧被弑二事，合《宋书》、《宋略》、《齐书》、《南史》而成，叙次、布置、写生之妙，至今如睹其事，如闻其声。读之三过。

二十日 阴。已刻诣讲习馆，午餐后归。一日腹胀满，甚不适，遂不出门。看朱子《桃庙议》，不以向来兄弟共一世为然。谓太祖、太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当各分昭穆。寻朱子之意，欲奉僖祖为始祖，以正礼臣桃僖祖而奉太祖之非，故分析昭穆，以足十世。又因高祖中兴，百世不祧，不当与钦宗合室，欲别为一世，以殊异之。其说有为而发，未可为定论也（又有小贴黄一段，亦不甚以艺太、哲徽共世为非）。又检钟氏《穀梁补注文》二年传观之，以究极其义。灯下看《甘泉学案》（此后每日看《泾阳札记》数叶，不具记）。夜雨。

二十一日 阴。饭后至三兄处，为其如夫人诊病。看《通鉴·齐纪·高帝》，与北朝易代之际事迹多出入，两朝诸臣亦牵上搭下。断代为史，人事多不完全，且不免徒费笔墨（如宋武帝立功，皆在晋朝，其部下将相亦多为晋出力，今将武帝归宋本纪，便令义熙以后短却无数事实）。李延寿通为南北史，自是通人卓识，惜史才不称，凡八史出自当时之手，其中谀颂隐讳之处，亦一律沿袭，不能畅叙而实书之，殊觉不满人意耳。朗轩来久谈。

二十二日 晴。史馆挑选奏议加班，已刻前往，同馆到七人，午餐后归。章一山以所作《宗庙兄弟相及（相及与相继有别）昭穆同异考》排印本见赠。一山主同昭穆之说，与鄙意同，臆举经史，折衷一是，可谓择精语详。看《齐纪·武帝》上之上。元魏典章法制至孝文而后大备，其特严惩贪之典及诏群臣非金革皆终三年丧以后。接次寅信，随手作复。

二十三日 阴。辰刻诣讲习馆，寿州师即临，午餐后归。至三兄处复诊，脉颇不佳，殊棘手。致瑾叔弟书（为陈南琴事）。连日看书稍倦，即朗诵《汉书》数叶，以舒其气。自廿一日至今日，三日读《食货志》一过。孟坚史才不减子长，若论详实整密，足资实用，尽有胜子长处。即如此志，探源三代之制，直从富教立论，是何等识力！吾昨论断代为史之病，再以《三国志》论，司马懿、师、昭父子，纯乎魏臣，其事功皆在魏朝。只缘作史者尊为晋祖，不敢列入魏传，遂使三人事迹，魏史中一字不传。至王祥、陈寔、石苞等，皆魏之大臣，前半世事迹多在魏世，因其官终于晋，《魏志》亦不为立传。然则曹魏一代，前半属之后汉，后半属之西晋，所完全无阙者，只中间一截耳，岂非缺憾！若非补入注中，魏事竟无收场矣。然魏之所以亡，及亡国时事实，魏史竟无明文，直谓之有始无终可也。

二十四日 晴，未刻雨。至三兄处复诊，病势稍稳，以大剂白虎汤清之。午饭后归。致袁海观制府书，为次寅弟事。酉刻至万福居，赴沙维山大令（祖烈）约。天气渐热，起

居注、国史馆、讲习馆皆早堂期，午正即可归家，拟屏谢一切无谓应酬，以避暑而却病。暑天看书宜专静，不宜繁杂，拟扫除群籍，专看《通鉴》及《泾阳全书》二种或读古文一二篇，自明日始。

二十五日 阴。已刻诣讲习馆，余浩吾同年携所著书，拟呈掌院审定，咨送学部，其书师心蔑古，近于邪诬，经仲同年婉劝其收回，怅然而去。浩吾光州人，好学，多深湛之思，所见一偏，遂至于此，举心思才力付之怪诞之涂，余深惜之。古人博学之功，必须明辨审思。浩吾正因辨之不明，思之不审，致误用精神耳。午餐后至三兄处复诊，暂赴广和居蓝式如同年约，散后再至三兄处诊脉。检《文献通考·宗庙考》四卷（九十一至九十四）细读之。阅泾阳《东林会约》，余颇思遵此约，约同志十余人立一学社，月凡二集，研究修己治人、切实有用之学。精选古今论叙之文三十二篇（始贾谊，迄曾文正），授宝铭照录，余以次讲解，令熟读深思，为简练揣摩之本。

二十六日 晴。已刻诣史馆，午餐归。申刻至三兄处诊视，脉稍起，尚无条理。又至长椿寺行吊。看《齐纪·武帝》上之下。杜元懿建言增加西陵牛埭税官格，自任格外可长四百许万，而举腹心分主浦阳南北津柳浦诸埭。此即现今抽厘之滥觞。所谓官格，即今语之额征。所谓分主诸埭，即今之子卡。而腹心人，即官亲司事也。顾宪之建议驳之，有云“监领者不达其本，各务己功，或禁遏他道，或空税江行”，曲中其弊。又云“若事不副言，惧貽谴责，必百方侵苦，为公贾怨”，尤肖小人情状。噫！目前榷税如此四语者，吾见其人矣（姑讳其姓名）。

二十七日 晴。本家小初叔（祝三）自江西转饷到京（由副榜就职直州判），素未见过也。饭后至观音院行吊。在恒裕取回本家福斌官照等共七件。答访胡葆生未值。看《齐纪·武帝》下（附郁林王）。《通鉴》因前一年为武帝永明十三年，次年为明帝建武元年，鉴例只于岁首系一年号，无从夹入隆昌元年，遂并郁林王而不分，究是缺典。

二十八日 晴。辰刻诣讲习馆，师相已到，午餐后归。阅浙江刘太史（琨）日记，有论《宋元学案》两段，可为此书定评。余意中所欲言，不能如此深切也。特录于此。其前段谓《宋元》不如《明案》，盖有四失：体例不一，一失也；名目纷歧，派别淆混，二失也（如既有门人，又有学侣及同调，又牵连及于三传、四传之学侣同调）；学统家系，混而为一，眉目不明，三失也；于不当入学案者，勉强拦入，茫无界限（如欧、苏、文、富之类），四失也。梨洲不敢议，百家、谢山两先生为一代通儒，乃亦疏舛若此，是不可解也。其后段则云，梨洲传《明案》，耳目接近，能以己意抉择而□□□□，例简明而谨饬。传《宋案》，则大半得之于搜残补轶，故有闻必录，有见必录，宁存其疑，以待后人之考订，不敢以私意弃取之。百家、谢山又加搜罗而补订焉。有所增无所减，此古人著书忠厚之意（鼎谓此说尚未尽。黄、全两先生之意，则在发潜阐幽，以学案兼学史耳）。凡吾今日所视为烦冗无谓而可删者，当日皆几费苦心搜求而后得之。古人一生行谊，仅得资后人考古之力，以存其一鳞半爪于千载，胡可忽也。余于是恍然于《宋元学案》之作所以异于《明案》之处。从前不满此书之意气，为之骤平，便觉一字一珠一句一玉，眼光、心理为之一变矣。酉刻至三兄处。看《齐纪·明帝》上，其实乃郁林纪耳。郁林之后，尚有延兴少帝，不过三月，然亦俨然共主，不容抹煞也。是时北朝孝文帝为一代令主，南朝武帝亦勤政爱民。此十年中，兵革晏然，四民乐业，为最太平时代。宋齐残杀骨肉，极为惨剧，

然只是一家自相戕贼，与世界无预。后世从民族主义起见，固优于隋炀帝、唐德宗时代也。魏韩显宗两疏，切于事情，可称名臣奏议。齐孔觐论钱法疏，最为扼要，与汉贾谊谏放私铸疏，同为古今论钱法者所莫能外。致庄心安丈书，又复黄仙璈书。约史馆倪供奉来寓，写《文献通考》书头，凡一百本，为明经厂雕本，纸坚字大，最便观览，既标书头，则寻检尤易矣（癸卯年以六十金购于巴陵方氏，今则二百金不能得之）。本日奉朱谕，皇帝为陆海军大元帅，以贝勒毓朗领军咨府，为皇上之副，将军载搏统禁卫军（庆邸次子，代朗贝勒）。

二十九日 大雨如注，至午乃止。一日看《齐纪·明帝》上，《文献通考·宗庙考》。复尚会臣书。酉刻至政治官报局，赴殷楫臣之约。

六月初一日 阴。巳初诣史馆。午刻诣翰林院行答拜新到衙门后辈礼。此礼不行久矣。虽人数无多（后辈仅到六人，前辈到十余人），犹见玉堂风度也。回寓午饭。看《通鉴·齐纪·明帝》中。

初二日 阴。午后大雨。写信。孙师郑铨部（雄，初名同康，常熟人，壬辰同年）以所著书见赠。看其《汉学文编》、《〈汉书·五行志〉书后》、《请复汉卢植从祀孔庙议》，均可传。《中国文学讲义》论九流之别，申其学说，亦多卓见。《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七集，录同时人之诗极多，盖欲仿《湖海诗传》也。夜，风雨交作，雨声时急时徐，静听墙间薜荔作声，梦亦清绝。

初三日 黎明雨止。辰刻诣讲习馆。午初，家中电告吕镜宇年丈枉过，即归。天气溽暑特甚。挥汗写致丁衡甫同年书。又写扇一柄。出城为三兄诊疾。诣讲习馆，阅同馆日记，有数语云：“欲贵者，贱相也；欲富者，贫相也；急欲富贵者，夭相也。”语极精确。余又增一语云：“得一官而遽骄者，必止于是官者也（非死即罢官）。”验之历历不爽。枕上偶思及利字从刀，矜字从矛，伐字从戈，钱字从双戈，人争利争钱，自矜自伐，往往杀机随之。推原字义，可畏哉！明丁长孺谓天下无占便宜的学问，吾则谓天下无占便宜的事。凡自诩便宜者，必有大不便宜在后。顾泾阳以能吃亏勉人，至言也。看《齐纪·明帝》下。

初四日 晴。大冶余廷楨介水蘂樵来见（字安卿，史馆议叙通判，分发河南）。傍晚至三兄处复诊。梅叟来夜谈。看《齐纪·东昏侯》上。

初五日 晴。辰初入内值日。在史馆暂坐，盆莲大开，玩赏不已。辰正二刻事下乃出。振贝子自日本归，往谒，未值。又至涛贝勒、朗贝勒处贺喜。两邸皆谬赏宝惠，悉以文牍委之。余与两邸平日相识，不便置之不理也。午饭后作《升祔昭穆议》，两时许脱稿，请吴先生眷真（另存稿）。车中看《齐纪·东昏侯》下。看《通鉴》始觉萧子显叙事之妙，往往不减休文。看来史学家菲薄《南齐书》，实未能加意寻绎耳。因知吾辈读书未精详，慎勿轻诋前人。

初六日 晴。巳刻诣史馆，阅柯凤孙丈所拟复奏阅看《元史新编》折。专门之学，言之娓娓，自非余所能着笔也。大意谓：魏氏此书，只能列入别史，与明柯氏《宋史新编》并行。若列入正史，则取材既不出旧史，文笔亦无以远过，不能取而代之也。其说甚允。午餐后又校阅地志正本两卷乃行，到家已申初矣。晚凉时至三兄处复诊。看《齐纪·和帝》。注引《荀子》云：“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此语深当，吾心诵之十馀遍，觉志气为之坚定。梁武帝杀明帝子孙几尽，而高武子孙则皆保全，天道人心不爽如此。宋齐

二明帝诛锄诸王以安其子，而不知窥伺之别有。其子又皆昏狂，不克负荷。齐鸾之负恩丧心更甚于宋彧。夜，与袁吴两师、子侄女婿坐前院纳凉甚久。此时心无杂念，便有怡然涣然境界。

初七日 晴，傍晚雨。半日会客。伍子厚大令（诚）自武昌来见。酉刻出门答拜两客。接高凉道王荇萱同年（良弼）书（湖南衡州人，壬辰庶常）。看《梁纪·武帝》一。读《汉书·苏武传》。此传与《霍光传》皆孟坚极得意之作。义法之精，波澜之盛，文外独绝之致，虽子长执笔，未能远过也。

初八日 晴，燥热不可耐，卯初即起，卯正诣讲习馆，馆员已有到者。以前议交供事代缮说帖，咨送内阁，周政伯前辈愿附名。巳初先散，率妻、妾、儿妇、子、侄、女、婿，往会贤堂赏荷，翠盖红裳，一望无际。凭栏而坐，清风徐来，不知暑气之苦矣。申刻归寓，洗浴纳凉。

初九日 晴。巳刻诣史馆，将上车，萧筱渔来谈，到馆已午初矣。午餐后归。炎阳逼人，惮于再出，作柬辞教育会。在史馆见林琴南同年所作宗室寿富行状（寿富字伯萸，竹坡侍郎宝廷子，庚子秋以庶常殉国难）。太史通中西学，尚名节，有奇气，忧时愤世，落落不谐俗，与弟寿薰从容就义，遗书其友华学澜诀别，以侍郎遗集付托，语绝痛。伯萸先仰药，两妹争饮之，一婢从焉，皆不殊。寿薰为结四缢梁间，助使缢，待其气绝解缢，一一舁置榻中，然后就兄缢以死。婢年二十三，名隆儿。夜，大雨达旦，枕上闻之，顿觉心清耳爽，悠然入梦。

初十日 阴，酷暑顿解。辰刻诣讲习馆，午餐后归。未刻至铁路公司，见张仲卿太史，查核北段账目第一次报告书。此路失权浪费，其败坏竟无可收拾。李道德顺之罪擢发难数，即加褫革，不足蔽其辜也。看《梁纪·武帝》二。魏甄琛请罢盐池之禁，彭城王勰以为琛之所陈，坐谈则理高，行之则事阙。古之善治民者，必汗隆随时，丰俭称事，役养消息以成其性命，若任其自生，随其饮啄，乃是刍狗万物，何以君为？又谓自禁盐以来，有司多慢，出纳之间，或不如法，是使细民嗟怨，负贩轻议，此乃用之者无方，非作之者有失也。真洞达治理之言。新进少年，逞其浅见，掠取浮光，动辄议更旧制。一行一改，国家所损实多。

十一日 黎明复雨，枕簟生凉，酣眠至巳正始醒。联华堂（荣）介萧筱渔来谒，忠贞公（立山）之子也。现官奉宸苑员外郎。因庚子五忠徐忠愍、许文肃、袁忠节已由浙江绅士公呈浙抚奏允自行捐建专祠，华堂亦思仿行，以余为顺直绅士，特来商办。余谓宜合联文直公同请由八旗奉直绅商具呈京兆请旨，当可邀允也。饭后拟乘凉拜客，适景之甥自津来久谈，不果出。寄大同及济南五弟信。

十二日 晴，甚凉爽。半日会客。饭后看《梁纪·武帝》三。写手卷册扇数事。复丁衡甫同年书，又复适庞氏妹书。薄暮偕子侄散步太平湖侧，背城面水，古木参天，俨然乡居景象。此余卜居城西隅最胜境也。梅叟来夜谈。冯润田来商立尚书建祠事，因述庚子七月西市情形甚悉。尚书既受刑，眷属避祸，不敢出，润田出巨金缝头、市棺、殓殮。又戊戌八月参预新政四章京伏法，亦润田出而殓之。其仗义疏财，不负死友，有足敬者。尚书平日眷一路姓伶人。其死也，路伶痛哭拜奠，助润田举殓，在若辈尤不可多得。

十三日 晴。巳刻诣史馆，看《梁纪·武帝》四。酉初一刻往良氏愚园赴世界教育会，

各国学界有名者皆充会员，中国唯余及江伉甫二人。是日，英、德、美、奥、日本共到八人（英之丁嘉立，美之李佳白，皆久在中国，著述甚富）。相约咸操华语。今为第二次开会，议决开会条目，每月一会。

十四日 晴。仲谨侄自江右来。为梅叟写长卷。

十五日 黎明闻雨声甚骤，不能诣史馆矣，遂复酣眠，至巳正始觉。雨势犹不减，就近诣讲习馆，学员到者九人。午餐归寓。答写王荇宣、季文五太叔祖二书。因天气凉适，傍晚与袁、吴二师、子侄辈醪资买酒肴畅饮。看《梁纪·武帝》五。或问贾思伯曰，公何以能不骄？思伯曰：“衰至便骄，何常之有！”当时以为雅谈。细读《汉书·霍光传》，六千五百余言，三日始竟，叙次详略隐显激射之妙，领悟无数。文法当取此传及苏武、张禹二传，详加评点，批郅导窾，以授宝铭。陶斋来谈。

以上失记。

七月十七日 晴。连日养病，看书甚多。三日看《通鉴·梁纪·武帝》一至十一。又修改《云南地理志》曲靖府，每日改三四州县，以左图右书钩稽过苦，目为之眵，不能多及也。衡叔侄自南来，恭问次远大伯起居。金淮生适转（武祥），寄余新著数种（前后已十馀种，统名《粟香室随笔》），内有《赤溪杂志》二卷，乃其摄厅事时所著，以代厅志者，灯下浏览一通。赤溪为同治末年设治，地僻民陋，殊鲜文献。此志搜讨纪录，居然翔雅。虽未成志，胜于他处小邑之志多矣（余曾见顺属诸邑志，荒陋多可笑者）。而其据正史、杂史及王逢《梧溪集》，补宋刘师勇传，尤有功。刘公宋末守常州，后从二帝海上，卒葬鼓山。今赤溪厅有祠祀之。论厓山忠节者，唯知陆、张诸公，罕及刘公者。观淮生所辑传，足补《宋史》之遗，余故详纪之。

十八日 阴。黎明作书，命李升入内，交军机易、刘二领班，为仲谨侄代备知府谢恩折牌、履历。午后杨苏拉来送阅所备各件，因柬告仲谨晨入内。九点钟诣讲习馆，犹觉畏风。归寓作一折二片，大致脱稿。又修改滇志。灯下看《朱子语类四纂》（安溪李文贞所纂）数叶以养神。朱子《文集》、《语类》几二百卷，学者苦其繁重，多喜欢看节本。余甚不谓然。朱子学问渊博，议论通达，迥非诸儒所能及。必须尽看全书，乃能得其真面目，窥其真本领。若诸家所辑，多偏向一边，如姚江辑《晚年定论》，第摘其超悟语，便援朱子入姚江一派。安溪辑《朱子大全》，尽删超悟之语（如己丑已发未发之悟，乃朱子论学大转关，其论说及与南轩、湖南诸公书，反复阐明其旨。《大全》乃悉删去，不留一字），便援朱子入安溪一派。仪封张清恪所辑，虽极平正纯实，然全不见朱子神明。至于朱子论天地、气化、物理，古今治术、人物，自汉至明，无第二人能如此说。而辑本皆在所略。不看全书，岂能知之？故余以为欲为朱子之学者，只有破除两年功夫，取《文集》、《语类》逐篇逐段而尽读之，方为不负耳。倘惮其多而不肯读，即此畏难苟简之心，虽看节本，亦使其断无领会处。复骏侄信。余今日在馆与诸君论近来读书记性之劣，诸君皆同此病。盖人自中年以后，一则脑力不足，一则人事太杂也。余谓脑力已损，无望再足，唯有救得一半之法，欲看书时先将心地打叠空荡荡地，然后凝神定气，逐字细看，勿贪多，勿欲速，勿夹杂，勿凌踏，稍倦则止，过后细思，如此看法，毕竟有个效验。

十九日 晴。已刻诣史馆，归寓草疏讫（正折“广储仓谷以备凶荒”。一片为松江荡地事。一片弹章也）。正折后半篇五易稿而后成。甚矣，奏议之功未易言也。李滋园大令

自山左来，谈及官场请谒苞苴，大廷昌言而不讳。其回京也，大吏导之使来，谓若能觅得当道八行，则差缺可望。噫！此何说耶？今日贫弱尚不足患，唯士大夫无气骨，无廉耻，真可患耳！疏草脱稿后，用心太苦，体气不宁，因静卧。检读《明史·杨嗣昌传》。崇祯末造增兵加饷大局尽于此篇，真能得史体矣，而逐节钩勒罪状，刻画心事，三百年后犹如见之。看《通鉴·梁纪·武帝》十二。

二十日 晴。请袁先生缮折片，令宝惠缮弹章，嘱起居注备印片恭递。已刻诣讲习馆，未刻至江苏馆，赴吴经才汤饼筵。读《明史·刘宗周传》，忠介前后诸疏，皆关治乱安危之本。南都两奏，衡量大势，洞中时弊，迥非迂阔之谈。使宏光能用忠介为首辅，以姜、高、吴、张诸公佐之，任史阁部以督师，左宁南以专阍，南都未始不可为。乃朝局与此正相反，固是大清启运，亦不得谓非人事之咎也。记得有书说，宏光是假冒，并非真福王子。余亦疑之。观其置父仇国耻于不顾，全无心肝。童妃南来，举朝皆以为是，认之有何妨碍？人虽昏愤，岂能全无夫妇之情（《南略》亦以此为疑），忍心将其刑毙。直是恐其入宫，看出假冒马脚耳。

二十一日 晴。卯刻诣史馆，恭候事下，已初归寓。正折奉上谕一道，所请悉见施行。一片民佃荡地九千馀亩，缴价升科完粮无缺，为劣董土豪朋谋攘夺，廷寄江督审讯。一片劾河南巡抚吴重熹尸居馀气，昏愤糊涂，请立予罢斥，留中（均详录奏稿中）。午后出城为三兄诊疾。门人王维琛来夜谈，余考究黑龙江垦荒事宜，所答甚有条理，利弊分明。看《朱子语类四纂·治道类》，朱子实有经世才，通权达变，均可施诸实用。大儒最有用者，宋唯明道、紫阳，明唯姚江。

二十二日 晨雨。未刻至崇文门外冯润田处诊疾。看《通鉴·梁纪·武帝》十三。宇文太祖经国之才，为南北朝第一人。隋唐法制多启于此。朱子极重苏绰，赞为一代奇才。魏收身仕高齐，孝武西迁后事，《魏书》一概略之。后来令狐德棻不得已，皆收入《周书》，究失限断。国朝南康谢蕴山中丞（启昆）作《西魏书》，补完永熙以后北周以前二十五年之事，以结魏而开周，大有道理。如能附入正史，列《魏书》之次，则魏事全矣。又看《语类·治道》毕。灯下作公请为立忠贞联文直捐建专祠呈。

二十三日 晴。北风，大凉。已初诣讲习馆，未着棉衣，遂为薄寒所袭，匆匆而归，蒙被取汗。申刻至东城为适于氏表妹诊疾。梅叟相候，偕至斌升楼晚餐毕，赴东长安门外看英国马戏。最可观者，先设一轨道，架高二丈馀，一人乘自行车，自甲线疾驰下，从乙线逆行而上，历丙线，足在上，头向下，冲至丁线而止，计逆行一圈，固由迅势相激（如碗中盛水，以绳络之，人用力疾转，水向下而不漏），然能逆超二丈馀，头足倒置而不坠，真神技矣。一人在奔马上坐立跪卧，作诸般解数，忽侧忽转忽逆忽顺，其升如翔，其落如陨，倏离背而翻空，乃翘足而立定，马绝尘而狂驰，人按节而相应，人与马若胶附，曾不爽乎尺寸。其余伎艺尚多，一言以蔽之，曰熟能生巧。在广场遇朗轩、珩甫。夜深尤凉，余乃先归。

二十四日 晴。白露节。体倦甚，不出门，不会客。看《梁纪·武帝》十四；删改《云南志》普洱一府。余医学甚浅而谬负盛名，思之汗流浹背。嗣后拟于灯下专心看医书，以求精进。神思稍倦，则随意读诗古文以畅之。梅叟来夜谈，出示山东耿君（士炜）五律四首，甚有格。

二十五日 晴。起甚晏，到讲习馆已将午餐矣。午后为三兄诊疾，访绶金，辞广和夜局。又至铁路公司。归寓删改滇志一卷讫。赖焕文编修（际熙）赠余《湛甘泉全书》（太史增城人，与甘泉先生同里），计《文集》、《杂著》一函，《春秋正传》一函，《格物通》一百卷二函，广东刻本，外间殊不多见，得之可喜。余因与焕文论甘泉学说，并及《钤山堂序文》，论者以此为甘泉之玷，然其中不无可疑。甘泉于分宜为翰林前辈，生平唯官南京，未与分宜相接，其于尚书致仕时，分宜尚未当权，文中有“爱知最深”一语，殊不合。甘泉作序时，年已八十馀，久无出山之志，何望于分宜而谀辞以佞之？且文中谀分宜以天以圣，甘泉儒者，断不出此！《甘泉文集》笔墨皆简质，而序文则纵横恣肆，亦与其平日不类。甘泉晚年讲学负盛名，恐是朝士为之，托其姓名以取重。亦如吴康斋作石亨家谱序，自署门下士，前人皆指为假托也。此事关系甘泉名节甚大，不可不辨（《文集》中无此篇）。此次陈黄门疏请以甘泉从祀庙庭，而钤山一序，反因此发见于世（《钤山堂集》，世恶其人，传本极少，故此序素无知者），将欲成之而转败之，亦黄门所不料也。

二十六日 晴。已刻诣史馆，散后访朱旭辰，交去翁府年庚允帖，又至于处诊疾归寓，适吕椒生表舅自保安州来，不见已十年，须鬓苍斑，俨然一叟矣，久谈始去。朗轩来作半夕谈。写应酬各件。看《通鉴·梁纪·武帝》十五。门人赵颂眉（之基）自汴来。

二十七日 晴。先世母忌日拜供。饭后至于处诊疾，因偕梅叟出城，至大德通遇朗轩，流连至夜而归。微雨。

二十八日 阴。一日未出门。看《梁纪·武帝》十六。嗣香前辈约燕春园，未往。以银元一圆，买《湘绮楼文集》共八卷，湘潭王壬秋孝廉（闾运）著。壬老早年入肃顺相幕，遍交中兴将相，论咸、同间朝局、兵事颇与官书不同。所著《湘军志》，深见当时用兵本末，史笔欲摩龙门之垒，所为诗亦足备诗史，集中文大抵规模六朝而泽以东汉，间为钩章棘句以趋古，传诸功臣，往往词藻夺其事实，殊不类《湘军志》之文。

二十九日 晴。已刻诣讲习馆。新会张憩伯同年（荫棠）出使美国，持所撰《使藏纪事》稿本六巨册索序于余。憩伯曾充驻藏大臣，正值英师入藏之际，折冲樽俎，卒退英兵。书中详录一时公牍，英谋之狡，藏番之愚，情事了如指掌，筹藏最要之编也。饭后谒荣相久谈。又答拜何子霄观察（承焘）。

八月初一日 晴。先大母生辰拜供，未赴史馆。看《梁纪·武帝》十七。饭后至三圣庵行吊。入东城至于处复诊，上灯始归。甫下车，得钱新甫同年柬，以其族弟旅居病危，延余往诊，情词恳切。略进晚餐，复出门，至兵部注中街诊之，疾已不可为，姑开一方而行。

初二日 晴。亡弟叔坤生辰拜供。看《梁纪·武帝》十八。颠倒悖谬，乱臣逆子聚于一时，阅之愤懑。萧绎坐视其亲危亡以为利，居心如此，安得延祚完躯！饭后至吴雅初妹婿处，祝其太翁寿，略坐。至万福居，赴萧翰臣之约。以银二钱买《孟子杂记》四卷，明隆庆中应城陈士元著，凡分二十三类，考人物，核同异，搜佚文，自是专家之学。

初三日 阴。已刻诣史馆，归寓微雨。看《梁纪·简文帝》上。拟起居注补修记注请款折。灯下检《卫藏通志》（袁忠节公纂辑），浏览大略，一为憩伯作序之用；一为史馆《西藏地志》尚无稿本，余将任其事也。子夜梦侍先后、先帝于仪鸾殿，天颜惨淡不怡，臣痛陈朝政日紊，内讧外忧，祸在眉睫，不禁放声大哭，董夫人力撼呼之始觉，泪珠尚纵横满面也。

初四日 晴。讲习馆诸君所交日记，寿州师命余代阅，兼为点定。午饭后郑叔进同年折简约叙。相距不过百步，姜颖生、袁珏生在座。晚饭后归。

初五日 阴。已刻出城，谒寿州师，以折稿呈阅，兼商点补主事缺，师病头眩，不能出见，往来传命而已。午后入西长安门，步行诣起居注，点定笔帖式，广裔拟正，穆都哩拟陪。归途复诣讲习馆少坐。汪子衡来夜谈。看《梁纪·简文帝》下。

初六日 阴。评阅日记一册。饭后诣史馆，命供奉将《儒林李善兰列传》录副，交杨范夫学部（模）。锡人拟以华若汀（蘅芳）事实呈请宣付史传，求观李传为式。若汀精畴人之学，著书甚多，可步武李壬叔。

久病目疾，失记十馀日。

十九日 阴，颇热。午刻诣史馆，携回《毛鸿宾列传》。寄云先生任粤督，以湘事牵连，罢官归（与先高叔祖次山中丞同罢。其时御史贾铎疏劾，副宪胡家玉复查，闻皆挟有私怨也）。今年七月湘抚岑春煊据绅士呈，奏请开复原官事实，宣付史馆，而寄云先生之子（承霖）来京，介王爵生同年以事实来质正，可资参校也。谒那相未晤。出城答拜毛君。梅叟来夜谈，出示所撰侯氏墓志铭，余为点定数十字。王西槐以所藏孙退谷手书鸿胪寺厅壁记索跋，记为吾邑唐益功司寇所撰（司寇名执玉，武进人），时官正卿，因检《耆献类征·卿贰类》司寇传志观之。书之不可不多蓄，如此虽不能尽读，而检查之益为多。

花农前辈以新刻《徐氏一家词》及

《花砖日影集》见赠，赋诗奉谢（补中秋日诗）

一家兰玉擅词名，雕刻精工抵汴京。我欲凌风吹铁笛，大千银海散秋声。

诗家掌故梧溪注（王逢《梧溪集》自注，多载宋元人物事迹。花农前辈诗中小注最详，皆关掌故），老辈风流宣武坊。便仿诚斋分十集，中朝文献赖平章。

二十日 晴。西风落叶，终夜有声，依枕不眠，百感交集。晨起天顿凉。代寿州师看馆员日记，并加批点。禹九弟来谈。戌刻至六国饭店，赴荫北昆仲之约，肴饌精洁，为京师西菜馆之冠。花农前辈以相国文穆公所藏雄精寿星像见赠，并附和韵诗四首。笏斋寄余旧拓《拟山园帖》十册。孟津相国人品不足言，书法则为国初一大家，因作《拟山园帖歌》，灯下脱稿（拟山园在孟津县，今尚存。其中山石最佳，乃北宋艮岳物也）。

二十一日 晴。午初刻赴朱小汀左丞醉琼林之约，至辅仁改良私塾开学。余以利仁养济院赢馀息金兴办也。学生额二十名，延白叔明茂才为塾师。余衣冠率诸生向先师前行礼，勉励学生数语而散。至观音院行吊。酉刻赴六国饭店公宴法兰西人伯希和（字履中）。甘肃安西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三危山下有寺，寺有石室数百，唐人谓之莫高窟，俗名千佛洞，洞壁满绘佛像及造像人画像，年代相沿久矣。光绪庚子，寺僧因壁敝欲修之，凿壁而室见，藏书满中，僧不知其可贵也，稍稍流落人间。丁未冬，伯希和游历迪化府，谒将军长庚，将军示以石室书一卷，且语其事。迨过安西，州牧复赠以一卷。伯希和充东方学会会长，素留意中国古学，颇悉其源流，审视所赠书，乃唐人写本也。亟诣其处，以银圆数百元购得十馀箱，仅居石室中全书三分之一，然所有四部各书及经卷之精好者，则均囊括而

去矣。尚馀残书数束，携以来京。王书衡、董授经侦知之，乃介一美利坚人以见伯希和，因得假观，并用摄影法付印。纸墨款式，定为唐迹，了无疑义。中多人间未见久佚之书。即有见者，亦较今本多异文，且完足。藏碑有石晋开运、宋太平兴国年号，疑是宋初人避西夏兵乱，凿壁以藏其书，且彩饰画像于壁，以掩其迹耳。书衡、授经大集知名嗜古之士二十余人，宴伯希和以志奇遇，余亦与焉。伯习华语，专治中国古学。席间纵论板本，辨析真贋，即在吾辈犹推博洽，况欧族耶？独是此书自宋至今千馀年，风雨兵火所未毁，道俗樵苏所未伤，山灵护存，幸而发见。地方官吏绅衿，曾无一人过问，乃举而付诸法兰西人之手，重洋万里，辇归巴黎，岂非至可恨可伤之事！吾华尚为有人乎？安西牧俗吏不足责，身为学使之陈苏生，所司何事？岂竟不一闻问耶？可耻甚矣！酉刻南皮张相薨，赠太保，谥文襄。

二十二日 晴。孝钦显皇后十满月祭。已刻诣皇极殿行礼。归寓，毛稚云世丈（承霖）过访，寄云先生幼子也（寄云先生与先大父道光戊戌会榜同年）。出示疏稿、行状、碑志数种，久谈而去。汀州陈鑫太守（昌年）持翁亲家寅丞函为介来见，其尊人汝霖年伯（澜）与先世父乙卯同年。饭后祝黄敏仲生日。在文友堂书店买《诗韵》一部。昔之书生占毕，人置一编者，今乃为罕见之本，书坊所存皆旧刻也。足以规世风矣。黎露苑招夜饮，余惮绕城，辞之。

二十三日 晴。杜门却扫半日，修改《云南地志》永昌府一卷。饭后诣讲习馆。致安徽沈子培文书，附寄石室书目记事八纸。

二十四日 晴。一日写信，手腕几脱，拟访授经闲谈遣闷不遇，乃电招珩甫作半夕谈。戴少怀尚书入政府，粤东人所未有也。

二十五日 晴。午刻赴润田嵩阳别业之约，其客何秋鞬、吴竹楼、何颂圻也。为颂圻诊脉开方。席散又赴梅叟云山别墅之约。庭中海棠盛放。花老柳根忽绽灵芝，一根三秀，金光灿然，皆异事也（菌之盘即附着干上，此则别出一根，粗逾大指）。归寓写致陶斋书。石室唐迹，陶斋借影《沙州志》一种，余与授经欲以此间所影八种易之。夜梦考试出榜，宝铭考四等。其最优、优、中三等皆有奖励，四等则否。余大怒，呼铭至榻前训饬之，谓吾家子弟从无考四等者，汝平时不肯用功，学业无成，吾死何面目以见汝父乎？不禁失声大痛，采澗夫人呼之始觉。呜呼！吾期望侄辈之心殆碎矣，乃至形于梦寐若此！

二十六日 晴。寒露节。午刻诣史馆，复至北城祝董希文叔岳生日，少坐即归。看《通鉴·梁纪·元帝》下。临睡忽觉寒噤，喉遂大痛，半夜弥剧。评点馆员日记一册。

二十七日 晴。同乡公祭张文襄，喉痛未平，不能往。禹九弟邀饭，亦辞之。至圣先师生辰，率儿辈行礼。授经、新吾先后来谈。看《通鉴·梁纪·敬帝》。发次寅信。吴小宛（昌龄）赠余《劳氏碎金》一册。劳氏权，字驛甫。弟格，字季言。仁和人，皆精于校讎之学。所藏书多手钞者。此其遗墨，小宛所辑也。

二十八日 晴。喉痛稍减。午后诣讲习馆。三兄过谈。余于节前以六十金得石溪山水巨幅，乃沈仲复中丞镌砚庐物，苍浑雄厚，石溪得意之笔。与三兄叹赏不已。看《陈纪·武帝》。齐文宣酗酒，无人君之度，然其时政事修明，民无困苦，百寮守法，国能自立。盖君德之昏，自是一家之事，与民族无与也。较之苛征暴敛，残民以逞者，固胜一筹。

二十九日 晴。评点馆记一册，加签颇多。校《元朝名臣事略》一卷，以旧抄元本校

改。武英殿聚珍本脱误不可胜计。余所藏抄本，名《国朝名臣事略》，凡抬写处皆提行，当是从元人本传录也。喉痛犹不减，以醋调吴茱萸末敷两足心，以引热下行。

三十日 晴。喉齿肿痛顿平，足知疾为浮热，倘以苦寒之药治之，必增剧矣。何颂圻来谈，服余方大有功。午后诣讲习馆。看《陈纪·武帝》毕。胡注北齐郑颐私诱王昕使言而陷之云，邦无道危行言孙，圣人包周身之防也如此。又注高德政谮杜弼云，德政谗杜弼，而不知杨愔之忌己；杜弼恃旧，而不疑德政之谗己。昏昏于利欲之场，只思害人，而不知其身之受害者多矣。语皆深切可味。宝惠以国丧宿卫劳绩，蒙陆军部堂官奏奖四品衔，奉旨依议，钦此。叨忝过甚，殊滋悚惕。起谢恩折稿，请袁老夫子缮写。此案因护卫梓宫而得奖，折中如龙光温纶等字俱不宜用，以其太吉祥也。因谕宝惠凡作文皆宜切题。折有“卫禁廷，何忍遽言劳绩”二语。

九月初一日 晴。已刻诣内阁会议，升附大礼画奏稿。到史馆午餐。复诣起居注，阅各司员译缮稿本。出城在大德通与朗轩畅谈。申刻赴瑞生祥毛释云丈之约，同座张振卿、吕镜宇、柯凤孙年丈、曹竹铭前辈、王爵生同年，皆东人也。戌刻归寓，疲矣。看《通鉴·陈纪·文帝》上。

初二日 晴。仲山来久谈。未刻约王丙青会于刘性庵寓，共筹刘次方师解组还乡旅行费，吾三人各任百金。又发公电致松江守戚升槐同年（扬），嘱其厚赆。在恒裕及清秘阁略坐而归。校《名臣事略》一传。发常州电，命隽侄来京，考贵胄法政学堂。

初三日 晴。递折谢恩。辰初在史馆暂憩，候事下而归。午后诣讲习馆。看《通鉴·陈纪·文帝》下。唐代法制，受于隋，实本于周。周自太祖辅政，一意复古，四十馀年，典章法度，粲乎可观。北齐选举、田赋、法律诸政，皆有创垂久远之规，异乎十六国之攘夺战争，草草以立朝廷者。唐修《隋书》，特详《五代志》，史官具有卓识。齐武成虽昏暴，然敕仕门子弟讲习法令，故齐人多晓法。革厮役为县令之弊，择贵游子弟为之，以重其选，士人始为县令，民获休息，皆善政也。

初四日 阴雨竟日。叔、季两弟忌日。午前冒雨诣恭王府，吊滢贝勒之丧（今王本生父）。又诣张文襄宅公祭兼知宾，挽联甚多，唯潮州曾刚甫参议（习经）挽诗四章特佳，风格极近后山。午餐后归。戌刻偕禹九弟饭于六国饭店。看《通鉴·陈纪·宣帝》上之上。温公虽以陈纪年，而陈事寥寥。若除去齐周之事，不过二卷，足以尽一代矣。齐事最多。夜，复雨。

初五日 阴。至北城祝袁珏生太翁幼安亲家生日，午面归。未刻在寓设席请客（沈砚贻姻丈、毛释云世丈、何颂圻、任振采、陈彝龢为正客，朱艾卿、吴桐斋、陆季良作陪。朱桂老未到）。席散，艾、桐二君索观所藏坡公墨迹及宋、元拓本，叹赏不置（小字《金刚经》、《和陶二十首》，皆宋拓；《归去来辞》乃元拓）。灯下看《通鉴·陈纪·宣帝》上之下。

初六日 阴。翰林院引见满讲官、满主事，毓鼎帮同荣中堂带领。七点钟入内，在乾清门内南书房暂憩。七钟二刻恭诣养心殿，先在殿中所设御座前跪安，起，序立于监国座侧，呈递绿头签讫，两排退出，在史馆画公事二件，兼进晨餐。归途泥潦纵横，骡车较胜于马车。到家稍息，评阅馆员日记一册。余连次所下评议，闻诸君尚不以为非。看《通鉴·陈纪·宣帝》中之上。使齐之任城（潜）、河间（孝珩〔琬〕）二王得立，则齐必不亡；

使周武舍其子而立弟齐王（宪），则文轨大同，不在隋而在周矣。天运、人事俱有之。

初七日 晴。午前为次方师事，访王次篋殿撰不晤。饭后出城问吴雅初病。访惺庵，交去寄次师百金。又至医学堂访刘龙伯议堂事。看《通鉴·陈纪·宣帝》中之下。周主从容问译曰（郑译）：“我脚杖痕，谁所为也？”对曰：“事由乌丸轨（胡注：王轨，盖赐姓乌丸氏）。”宇文孝伯因言轨捋须事（胡注：孝伯何为出此言也，欲自求免死邪？然终于不免也）。按：胡氏分句误也。当以“事由乌丸轨、宇文孝伯”为句。因言者，译因言之也。下文它日帝托以齐王宪事让孝伯，赐死于家。盖宣帝既杀王轨，复托词齐王一案杀孝伯，以泄从前受武帝杖之忿。胡氏因误读而疑孝伯亦谗轨，冤哉！又突厥佗钵可汗，周人与之和亲，岁给缯絮锦彩，齐人亦畏其为寇，争厚赂之。佗钵益骄，谓其下曰：“但使我在南两儿常孝，何忧于贫！”胡注：“在南两儿”，谓尔伏、步离二人所部分西北，皆南近中国（佗钵以兄子摄图为尔伏可汗，弟之子为步离可汗）。按：“在南两儿”，指周、齐二主，佗钵喜得其赂，戏以孝子拟之耳。观“何忧于贫”句可见。此其所以为“益骄”也。若如胡注，毫无语妙矣（此事在前卷，余所引正文及注皆有删节）。周武英哲，遗泽在人。天元嗣位，骄诞淫暴，任情妄为。曾不数年，上下睽离，莫有固志。杨氏乘之，反其所为，收拾人心，遂迁龟鼎。人第见杨氏得国之易，不知根苗已伏于宣帝在位时矣。

初八日 晴。午后诣讲习馆。又至畿辅水利局与同乡议治鲇鱼沟水患。北运河受潮白、温榆两河及诸小河东流下游淤塞，遂从鲇鱼沟夺溜而出，北合港沟河，河身不能容，漫溢四出，淹没数十里（鲇鱼沟属宝坻）。北运下游旧河，已成淤淀，今年潮白河又决于吕遂镇（属通州，近燕郊），更在上游，若不开浚尾闾，近畿水害无已时也。王□□、徐季龙、荣锦堂相继来夜谈。看《通鉴·陈纪·宣帝》下之上。

初九日 晴。内阁部院各堂官公折会奏升祔大礼，本朱子之议，兄弟异昭穆，安奉德宗神位于西穆，位列文宗显皇帝之次，与穆宗毅皇帝东西相向，诏从之。臣毓鼎恭递膳牌。午刻至大观楼，与赵子登、任觐枫食西餐。散后至新建劝工所一游（今日开市）。子登约为其友申释甫诊疾。步行偕往。病为风热之轻者，有一医投以生大黄八钱，豆根一两，药已煎成，余急令覆之院中。又至大德通存起居注公款三千两。

初十日 晴。评阅日记一册。午后诣讲习馆，出城在恒裕坐谈。毛稚云丈来辞行，托其携致次寅书件并酉儿定亲首饰。得东抚孙慕韩复书，摘录示次寅。看《通鉴·陈纪·宣帝》下之下、《长城公》上。隋文帝开国规模，迥与齐周不同，駸駸有统一之势矣。同馆某君日记，论北齐革厮役为县令事，谓厮役虽革，然不选用廉明之士，而仍以贵游子弟为之，吏治安有起色！其立论较余前说又进一层，深可佩服。

十一日 晴。禹九借精舍请客，午集申散。出城至豫章学堂教育会学堂，在八角琉璃井，同治初年，外大父蒋子良给谏公寓焉，先君子赘于外家，生不孝于此，距今四十七年，街道皆非旧形矣。看《通鉴·陈纪·长城公》下。隋文帝下诏伐陈，分道出师，与苻秦之伐晋无异，而一成一败，盖晋无失德，上下同心，秦则世祖亲行，关中根本又未安定，与隋陈情势适相反耳。复次寅书。

十二日 竟日阴雨。龚景张同年来谈，因皖省所得选举权为皖抚剥夺，欲控诸大理也。晚饭后冒雨访刘仲鲁大理，见其子驹贤自华盛顿所寄家书并学堂功课分数，进学勇猛可喜，余之门人也。看《通鉴·隋纪·文帝》上之上。

十三日 阴雨，微有雪意，颇寒。隽侄自常州来京考贵胄法政学堂。己亥见此子，今正十年，已长大成人，而七弟墓木拱矣，不禁痛哭。前室管夫人生辰拜供。饭后诣史馆，出城答拜毛稚云送行，因赴朗轩之约。发盛杏荪丈、陆申甫同年二书，均唁其西河之痛也。看《通鉴·隋纪·文帝》上之下。苏威请置乡正，治民间辞讼。李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识判断不平，今令乡正专治五百家，恐为害更甚。帝不听。未几，虞庆则等奉使吴东还，皆奏称，乡正专理辞讼，党与爱憎，公行货贿，不便于民。上令废之。德林曰：“兹事臣本以为不可。然置来始尔，复即停废，政令不一，朝成暮毁，深非帝王设法之义。”德林两说，皆今日之殷鉴。

十四日 阴。评阅日记一册。晚，七点钟至德国使馆，赴汉文副使郝爱礼君（译音）之约，陪者为华尔君。日本伊藤博文公爵于十三日午前九点在哈尔滨火车站为朝鲜人洋枪所毙。朝鲜同党凡五六人，皆就获。日本灭朝鲜，以伊藤为统监，其宗国之覆，伊藤实为之，朝人恨之次骨。此五六人者，拼死以报国仇，义士也。伊藤此行，实欲赴北京清理我国财政，中途而殒，有天意焉。

十五日 晴。弟妇许恭人忌日拜供。午刻诣史馆，又诣起居注督催功课，归时不早，不克再到讲习馆矣。看《隋纪·文帝》上之下一卷毕。万宝常闻新乐而知天下将乱，国祚不长。声音之道与政通，理数不爽。咸丰朝京师士夫皆喜昆腔，其音和雅雍容，故有中兴承平之象。近十年前乃变而嗜秦音，哀厉繁激，纯乎杀伐之声，有以知其非雅音矣。灯下随意看《耆献类征》宛平相国王文靖一卷。余尝请益于吾友顾亚蘧太史，亚蘧劝余专力本朝掌故之学，云：经学繁难，非中年以后所宜。公精熟《通鉴》，即史学之最有用者。若考沿革，订异同，则劳多而益少。诗文词章之学，只可陶情应世之求，不必更作传世之想。唯为昭代掌故学，博而多趣，实而切用，衍中朝文献之传，学莫大于是矣。余深服其言，唯余意尚欲兼治《戴记》，取钦定《礼记汇纂》而研习之。盖今日欧风浸盛，礼教衰微，不揣孱弱，颇思以守先待后自任耳。亚蘧又劝余作笔记，记三十年来朝野所见闻，补官书之不逮。亦余平日之志也。

十六日 晴。晨起谒振贝子，不遇。饭后偕袁先生至土地庙斜街玉丰花厂买菊，选细种五十盆，价钱四两五钱。又至敬节会一行。看《隋纪·文帝》中。叙太子勇见废始末几及五千言，历历如绘，问答各语宛然当时口气。喜而再三诵之。绶金借得南昌彭文勤公钞校《庆湖遗老集》，乃从天一阁所藏休宁汪氏古香斋本传录者。绶金以余曾两次校所藏钞本畀余三校，见之大乐，即日校勘一卷。为学之乐如是如是。又送来明经厂本《历代名臣奏议》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六字，纸板皆精，凡十九函，索价二百金。

十七日 晴。再诣庆邸。饭后校《庆湖遗老集》一卷，补正讹夺极多。文中子弟子贾琼问息谤，曰：无辩；问止怨，曰：不争。可为要言不烦。

十八日 晴，甚暖。饭后诣讲习馆。出城至医学堂。又至恒裕。偕润田赴大观楼晚餐。看《隋纪·文帝》下。灯下校《庆湖遗老集》。北齐兰陵王长恭，为宗室名将。乐府有《兰陵王破阵曲》，即长恭凯歌也。《北史》、《齐书》、《通鉴》，均以长恭为王名，今见《庆湖集》兰陵王碑诗注语云：碑载王名肃，字长恭。足以补史之阙。作大兄书。

宝骏侄到京（年十七矣。余尚是己亥见之）

昔日孩童今长成，依稀予季旧形声。忽垂十七年前泪，席帽秋风入帝京（亡弟癸巳秋来应京兆试，年二十二，初见之顷，俨然今日神情也）。

十九日 晴。午后诣史馆，车覆于西城根，幸无伤损，遂就近访景佩珂学士，面商翰林院改官制事。灯下校《庆湖集》一卷。管夫人忌日拜供。

二十日 阴，微雨。政伯前辈、介臣同年过寓赏菊，因留午饭。饭后访禹弟，偕至琉璃厂一游。在丰泰合拍一照，在有正书局买摄影本虞永兴《汝南公主墓志》草稿墨迹，乃长白景朴孙藏本。细玩笔法，乃知鲁公所自出，《座位》一帖纯用此志法也。毕氏经训堂有刻本，相传最精，余未之见，唯见戏鸿堂本，则神模胥失矣。看《隋纪·炀帝》上之上。《隋书》词藻之妙，不减孟坚，观于《通鉴》所录可见。

二十一日 晴。一夜大风，落叶满庭，天气骤冷。约沈爱苍（新放黔藩）、延子澄、徐花农、姚石泉、谢鲁卿、顾渔溪、杨朗轩、杨荫北诸君赏菊，梅叟有弟之丧，未到。流连至暮始散。评阅日记一册。

二十二日 晴。孝钦显皇后十一满月祭，辰正二刻皇极殿几筵前行礼（本传已刻）。巳正，鹿中堂诣翰林院上任。散后访朗轩略谈。主人未出时，余据书案就笔墨临坡书半纸。傍晚，访沈雨人，未值。看《隋纪·炀帝》上之下。鸿胪寺，胡注：“胪音间。”今人皆读卢音，若读作鸿胪（间），反滋笑柄矣。又校《庆湖集》十叶。

二十三日 晴。午后鲁卿来，偕谒荣相，酌办史馆事。内阁清查大库，得殿板书籍甚多，且有宋元本及钞本，不知何时所藏，或云前明即有之，自来谈掌故者皆不知也。其中关于史馆之书不下十馀种，因请荣相谕内阁移度馆中。看《隋纪·炀帝》中。

二十四日 晴。午初刻陆凤石协揆到翰林院上任。散后至六国饭店赴程伯葭约。出城在恒裕易衣冠往长椿寺行吊（梅叟堂弟开吊），复折而东，在大德通易更衣与朗轩久谈。申刻同赴顾渔溪前辈天福堂之约。车中看《隋纪·炀帝》下。

二十五日 晴。孝钦显皇后几筵前祖奠，巳初一刻恭诣皇极殿行礼，巳正归。途诣翰林院，为新授职编修李渠江、孔殷宣旨。未刻在精舍请德使署书记员华根纳英、医官韩济京，季龙、颢枫作陪，畅叙而散。看《隋纪·恭帝》。大业十三、十四年，炀帝尚在江都，《通鉴》遽夺之，而以恭帝义宁纪年。当日时势固如此，究有不妥处，此唯有夹注纪年一法，而《通鉴》又无其例。世皆议唐高祖舍汤武而不为，无端奉一代王，以自同于莽丕，为不可解。不知自汉高征诛之后，由曹魏历晋、宋、齐、梁、陈、齐、周、隋，三百馀年，竟成一禅让之局。朝野习惯，视为固然，若骤行征诛，反启天下人疑骇。唐祖之为此，盖亦迫于时局耳。布衣天子之局，直至明祖始再见。注引《隋书》，骨仪（长安留守）性刚鲠，有不可夺之志。于时朝政浸乱，浊货公行，天下士大夫莫不变节，仪独厉志守常，介然独立。

二十六日 晴。立冬。午后诣史馆，发官电致黔抚索新修《贵州通志》。散已傍晚，因赴怡园效述堂之约，半席先归。看《通鉴·唐纪·高祖》上之上。又思禅让之局（侯景明是乱贼，亦必依样行之），唐以后梁、周、宋、南唐又四见。直到宋后诸儒之说大明，名

分儼然不可犯，化此局者垂九百年，则宋儒之为功大矣。宋儒之教，尊君权，定民志，最有益于专制政体，故前明及我列圣，皆推崇程朱之学，以消犯上作乱之萌，大有深心妙用。自汉学家决其藩篱，近日新学家复力辟之，以开通民智为务，政府诸公乃亦从而和之。呜呼！余不忍言矣。

二十七日 阴雨，夜大风，天明竟止。孝钦显皇后永远奉安东陵普陀峪，预传卯正二刻起杠，毓鼎卯正登车，辰初出东直门，在吊桥旁祥顺茶馆暂坐，同署诸公咸在辰正步至铁塔本署跪班处恭候。巳正梓宫始到，臣等皆跪送（西人之参观者，俟梓宫到面前，皆脱帽致敬）。大队人马过后始步行觅车而归。是时并无大风，而彩伞、五色旗皆卷而缚之，易手举为肩负，以取轻便，其苟简怠肆，一无约束如此，以视西人，虽在看热闹场中犹不忘礼敬（并非酬酢行礼之地欲使我见之也，其心直以为礼当如是耳），实可愧也。午饭后补睡二小时，亦未看书。灯下评阅馆员日记一册，乃就寝。

二十八日 阴。会客甚多。饭后诣讲习馆，事毕后出城赴新会馆李际唐太史（翹樂）之约，赶西城归。复王棣珊书。

二十九日 晴。午后诣史馆，归途祝朗轩生日，晚饭后归。

己酉八月，云山别墅老柳忽生灵芝，一茎三秀，金光灿烂。海棠盛开，重阳犹有馀艳。梅叟招饮索诗，喜而赋之

文物开三晋，秋风见二难。金茎缘柳碧，玉蕊映枫丹。独得乾坤气，宁知霜露寒。主人应有喜，意外获奇观。（力求苍老，以避纤冗。）

三十日 晴。广德郑翔北观察（敦慈）介门人何务滋来见，论事甚通达。饭后诣讲习馆，出城赴铁路公司，议决转运招股事。灯下评阅日记一册。

十月初一日 晴，甚和暖。孟冬时享太庙，遣睿亲王恭代行礼，毓鼎陪祀，寅正二刻入庙门，为时尚早，至殿内瞻仰列祖神位，相度异日德宗升祔位次。卯正行礼，归途大风，抵家拥被补眠三小时。饭后访绶金于法律学堂，观其新得各书，宋本任、史注《山谷内外集》、元刻翠岩精舍本《元文类》最可赏（翠岩本文为文类最善本，见《钱警石先生文集》）。又有聚珍版《山谷三集》，乃刘惠民（康）评点本（刘不知何时人，其印章如此）。余服膺黄诗，所藏黄冈杨氏影宋大字本，过于精美，难以展读，乃以十馀金买此本，为随意卷舒之用。校《庆湖集》十馀叶。余从前所得太原王氏旧钞《元名臣事略》，余定为从元本传写者（署名《国朝名臣事略》，凡元帝王皆拾写），曾以校订武英殿聚珍本。今日晤陈士可郎中，始知王氏名云，字根石，湖北蕲水人，与翁覃溪、叶东卿诸老友善，借书互钞，多善本，然则此书果从元本来矣。（黄尧翁藏有抄本《事略》二部，其题跋谓皆照元刻传写，皆不免脱误。不知较吾此书何如？）余所得王氏钞校之书，尚有《唐史论断》、《靖康见闻录》、《大金吊伐录》、《宋季三朝闻见录》、洪玉父《西渡集》、韩子苍《陵阳集》。

初二日 晴。午初诣史馆，未正诣起居注，皆因昨日为上冢之期，改于今日也。灯下评阅馆员日记一册。金雪生太史有改良人种一说，余深不谓然，加签驳之。

初三日 晴。吴蔚若前辈之女许字熊经仲同年第二子，余与王胜之同年作媒。午初诣熊处，宴毕押盘入城，到吴处，因蔚老上陵，未设席待媒，仅其世兄刚甫相陪，吾二人各散归，不再出城矣。连日看《通鉴·唐纪·高祖》下之下，《太宗》上之上。小儿辈买小说《隋唐演义》，其序谓即著《三国演义》之罗贯中所作。余阅其叙次直率，无章法，无精神，去《三国演义》远甚，断非出罗氏一手。（如晋王谋夺嫡，与独孤后问答一段，直录史传原文，不易一字，成何演义？）

初四日 晴。半日会客。己丑同年赵铸伯大令（金寿）来拜。饭后校《庆湖集》一卷，评阅日记一册。王君庆麟专治财政学，日记中补正西人斯密亚丹《原富》处甚多，确有所得。

去年陶兰泉惠兰两盆，当秋盛花不下五六百朵，今年则不发一花，兰犹是也，岂养之不得其道欤？

但披丛叶不攒芽，力尽前秋数百花。好似人才要培植，专门何处觅田家（山谷与人帖云：檀敦礼惠兰数本，皆煜煜成丛，但不花耳，方送田子平家培植之）。

黎明地震，卧榻摇动，窗纸振撼有声。幸一震即止。

初五日 晴。午前为延子澄学士写《仙蝶歌》长卷。先世父忌日拜供。饭后诣讲习馆。出城至医学堂，与龙伯、雪樵、正甫议堂事。余意欲仿《畴人传》及《诸儒学案》体例，将古今医家起黄帝、岐伯，迄国朝诸名医，各撰小传，载其著述名目序例，并各家论断语，为《古今名医史案》，似是世间不可少之书，有功医学。龙伯出示《图书集成·中医学源流汇传》，乃国初人□□□所编。虽体例不若余所拟之详实，而用意正与余同。可见吾辈所设想者，昔人皆已计及，使人不敢复存师心蔑古之念。唯其书仅至明而止，尚可续以本朝诸家，兼可扩所未备耳。诸君又欲出医报，雪樵略言义例，余深韪之。又至恒裕，遇何颂圻，邀至福兴居晚饭。作霖、珩甫来作半夕谈。

初六日 晴。翰林院值日。在史馆略坐，事下即行。归寓写完诗卷。饭后校《庆湖集》一卷。访梅叟，为其解闷，读所作昌平纪游诸诗。

初七日 晴。兰生族曾叔祖自南来，十年不见，遂作竟日谈。晚饭后写对七付。评阅日记一册。张太史（琴）专治动物学，于虫之形体化生剖析极细，然吾辈此学无所用，所谓“可怜无益费精神”也。看《唐纪·太宗》。余去岁复看《通鉴》，自高宗起至五代周，今又补阅至此，遂不再接阅。盖看此书已三遍矣，较之前二次，意见颇不同，然仍不能字字着实体量也。毕修宋元《续通鉴》，十年前曾看过，病其冗散难记，不能引人入胜，今则更无此日力、心力矣。拟接看《宋史纪事本末》，收温故知新之益。得盛杏丈书，并《汉冶萍图说》二册。

初八日 晴。因明日有太庙差使，改史馆为今日堂期。午初即到馆，复阅大臣忠义传公阅本八册。通政使署侍郎周家楣列传纂辑详实，殊可观。又安陆县万成列传（满洲人，死粤匪之难）叙死事情节有精神。申初归寓，备酒肴请兰生先生。禹九，六弟，宽仲、赓莱、衡叔、孟楫、铭、隽六侄及宝惠咸预座，一家宴集，深足乐也。沈子敦侍郎《历代刑

官考》云：警巡之职，盖汉中尉之所掌，循徼京师，前世无此官，始见于辽，曰警巡使（隶警巡院，有正副使），而志不详其所掌之事。金元仍辽制（增判官），金志言掌平理狱讼，警察别部。元志言领民事。此正今日警察之司。“警察”二字始见金志，疑日本“警察”之名即取诸此也。余谓日本命名，未必知有《金史》，然可见凡新政职事，中国旧皆有之。新学小生，不知史书为何物，唯奉日本为师范，尊为开天辟地第一端。可胜浩叹！

初九日 晴。已正孝钦显皇后神牌回京，臣等朝服在大清门外跪迎，随入太庙升祔，午初二刻行礼归寓。校《庆湖遗老集》三卷毕。此本经此两番校正，十得八九，尚有两本俱缺字处，倘能更得善本，逐字补充，则大快矣。彭文勤钞本讹字极多，尚不如余藏本之善，文勤校改亦颇疏略，然余本误处袁本往往不误，借以改正不少，且有三处余本脱去一首或半首，今皆完全无缺，此则复校之大有益大可乐者也。酉刻出城，赴费芝丈福兴居之约。

隆裕皇太后还宫。文庙祺皇太妃，穆庙瑜贵妃、珣贵妃、璫贵妃均在定东陵，不肯归。监国命振贝子、泽公、继禄前往和解之。闻太妃及三贵妃有要求数款事，秘未能详也。最奇者，半月前外间即喧传将有此举，余斥为谰言，今果悉符所闻，不知其语何从传出也。

初十日 阴。孝钦显皇后圣诞也。回忆去岁侍班情事，不禁雪涕。半日会客极多。午后徐、何、姚、顾、谢、杨诸公借精舍答余上月廿一日之局，兼饯爱苍，傍晚散。自初一日至今太白经天。看《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卷，宋杨仲良编，共一百五十卷，事迹详备，排比分明，欲究北宋政治者莫便于此。余拟先看《宋史纪事本末》，再治此书。

十月初十日贞龠、梅叟诸君寻去岁之盟，公宴于三松精舍，兼饯贵州沈爱苍方伯

草堂星采聚群贤，把酒西风又一年。造化有情吾辈健，园林生色菊花妍。朋游无过京曹乐，阳气先回小雪天（明日小雪节，天气甚暖）。好去黔州沈方伯，涪翁句律待公传。（爱苍见诗，即称之曰：此江西家法也。一语道破。）

十一日 晴。小雪节。竟日狂风，甚寒，此年年公例也。评阅日记一册。看《宋史纪事》卷二、卷三、卷四。午桥同年革职，以陈夔龙代（袭侯李国杰劾其在陵照相、乘轿，以行树作电杆）。北洋二至好，一薨一罢，深觉怅然。

宛平陆静山蹈海哀词（静山名仁熙，诸生，申甫同年长子）

男儿不死死当明，一命羞从牖下倾。东去鲁连徒诳语，南浮屈子竟同情。蛟鲸辟易干霄气，蛙黾惊暗坐井声。愿鼓怒涛乘白马，海疆为国作干城。（颇有奇气。）

十二日 晴。写复陆申甫、袁秉道（〔眉〕秉道寓成都华兴里第十七号）、魏少牧信，又复次寅夫妇信。删改《云南地志》一卷（昭通府）。

十三日 晴。已初至顺直学堂赴万国教育会，偕朗轩访馨斋，饭于东兴居。未刻诣讲习馆，与同事草定馆章。看《宋史纪事》卷五、六。

十四日 晴。吴蔚若、姚石荃、沈子敦三侍郎相继来谈。敦老专门法家学，现编辑《历代刑法考》。余久思编《历代中华财政考》，与敦老用意颇同，然非破除两三年工夫，摒除他务，不能成也。

十五日 晴。午初诣史馆，未刻诣起居注，申刻至电灯公司赴同乡诸公之约，头眩先归。申初二刻月食，酉正三刻复圆，月尚在地平下，中国不见也。史朗存表弟自南来。

十六日 阴。督学局长蒯礼卿前辈约茶会。巳正诣局，旅京各监督皆到，蒯局长议决数事，余亦有提议之事，旁有记录员略记所言。午正散会至东城赴吴蔚老之约。申初出城，至医学堂特别会，李嗣香、周政伯、朱艾卿、钱新甫、龙子恕诸君皆到，议办医学报，每月二期，余拟推刘龙伯为总经理，杨正甫、周雪樵二教习为主笔，余与诸君辅之。医学昌明，此报其权舆矣。狂风怒起，马不能前，上灯归寓。看《宋史纪事》卷五至卷十。一夜大风如吼，有翻江撼山之势，心悸几不能眠。

十七日 风势稍杀，然寒威犹逆倦也。巳正与周、田二公在荣锦堂宅会齐，偕谒荣相，商请整顿讲习馆办法。荣相以将去官为辞，诸君俟新掌院到任妥商可也。余又面陈起居注公事。归寓闻寿州师相辰刻薨逝，不胜骇痛。溯壬午秋闱至今二十八年，幸存座主，白发师生，情谊特挚，乃山颓梁坏，遽萎哲人，此后吾将安仰哉！约朗存表弟及刘子静过寓午饭。中表睽违十一年矣，谈别后事殊畅。禹九弟适来，傍晚始散。看《宋史纪事》卷十一、十二、十三。灯下校《元名臣事略·阿术传》（苏氏全采汲郡王磐所撰庙碑，文极雄奇有声色）。姜颖生约松筠庵夜饮，辞之。

十八日 晴。先妣生辰拜供。午刻吊寿州师，抚棺痛哭。诏赠太傅，谥文正，可谓名称其实矣。遗折乃师于十五日自撰，在平日杂记簿中起草，自首讫尾皆以小行楷书之，遇抬写处则正书，无一字苟且。师生平得力敬慎二字，临歿前一日，犹能神明不乱，心气不散，若此非真有学问涵养，不能强致也。毓鼎与诸公同阅，咸钦叹不置。因候天使朗贝勒奠醑，与铁尚书静谈一时许，至未正始行。至北城祝希文叔岳母六十正寿。又访凌润台京尹久谈。看《宋史纪事》卷十四、十五、十六。连日看《礼记·檀弓义疏》，寻绎礼意，醴醴有味，恨读此书之晚也。然日力尚有馀闲，及今专意求之，犹可稍增学识。处厄言日出之秋，砥柱将颓，妄思以藐躬维持礼教，守先待后，与有责焉。更漏三下，风声自空而来，特识此以自奋。

十九日 晴，大风。午初诣史馆，申初始归。看《宋史纪事》卷十七至卷二十。灯下写应酬八件。闻定东陵主位犹无归志，隆裕皇太后两次召对枢臣，监国已五夜不归邸矣。

二十日 晴。午后诣讲习馆，出城访聂献廷（新放云南昭通府）。看《宋史纪事》卷二十毕（此卷纪契丹盟好特长）。韩魏公条陈代北事宜，谓“新制日下，更改无常，监司督责，以刻为明，使邦本困摇，众心离怨”，语意甚切。又谓：“为陛下谋者，必曰自祖宗以来，因循苟且。治国之本，当先聚财积谷，募兵于农。此则大误。”数语非也。岂有治国不当聚财积谷者乎？又谓：“遍植榆柳于西山，冀其成长，以制蕃骑。河北诸州筑城凿池，置都作院，颁弓刀新式，置河北三十七将，使敌见形生疑，尤为庸儒。”然则与敌盟好之后，边备可听其日弛，不当谨修乎？一修边备，即为启衅乎？大率宋代承平日久，为大臣者，皆持老成安静之见，以不生事为长策。甘守积弊，陈陈相因，略有建树，指为多事。此等习气，虽韩、文诸公亦不免（后来朱子亦目韩文、诸公为守旧，而不以安石为

非)。宜神宗厌其迂旧，一得荆公，适副其平日有为之志，君臣契合，遂不可解。故论当日时势，谓新法奉行不善则可，责荆公坚僻不虚心则可，谓法度不当更张，国家不当言富强，则不可。（戊戌之用康、梁，其情势亦如此。）

二十一日 晴。午刻祝三兄生日，便服面后至利仁养济院查看私塾。又访润田，即坐其店中小楼改削商会公廨记一篇。诣孙文正宅，与方希伯酌排讞告。灯下随意看《华制存考》（即从前之《谕折汇存》所改名）中所刊《国朝名臣事略》一卷（百文敏〔龄〕、金尚书〔光梯〕、戴简恪〔敦元〕、董文恪〔教曾〕、阮文达〔元〕、戴文端〔衢亨〕）。董文恪（教曾）以探花编修直军机处；阮文达以云贵总督留京，主道光四年会试，皆异事。近年新章准编检充军机章京，举朝不知其有故事也。读毕归内室，见闺人率儿妇针黹未倦，复检《五代史补注·张全义传》读之。注中所采笔记甚详，过于正史两倍。此书余剧嗜之，谓与其看无益之小说，不如看此注，其趣味胜于看小说（凡唐末五代宋初之杂史说部搜采殆遍，真大观也。能看此一书，不啻尽看唐末五代宋初书）。

二十二日 大风，天气昏黯。聂献廷来久谈。献廷有七十八岁卧病老母，专以道员记名而放云南昭通府知府，唯有开缺归候补道而已。愚谓朝廷遇此种人员，应许其陈情，再交该管本衙门核实，令同乡京官出具有若干岁老亲印结，然后加恩酌调近省可迎养之缺，亦孝治天下之仁政也。午后督铭、骏检点所藏字画登簿收藏。梅叟来夜谈，为酌改诗句。看《宋史纪事》卷二十一、二十二。真宗时左承天门所降天书，明是王钦若辈伪造。然其书中有“付于眚”、“九九定”二语。“付于眚”者，南宋时，高宗以天下付于太祖子孙孝宗也（孝宗正讳眚）。“九九定”者，北宋九主（太、太、真、仁、英、神、哲、徽、钦），南宋九主（高、孝、光、宁、理、度、瀛、端、昷），恰符二九也。世间人事，往往暗逗天机，有如此者（若或使之）。

二十三日 晴。午刻赴袁珏生约。上灯始归。看《宋史纪事》卷二十二、二十三。寄陶兰泉书，索公善堂借款，托子静带。

二十四日 晴。巳初刻，国史馆正副总裁鹿相国、林侍郎到任，余及满提调松（茂）、文（增），蒙古提调及鲁卿陪坐。两总裁去后复驰至翰林院，巳正三刻，元和陆协揆到掌院任，略坐即去。归途到东邻春茂之容曹处贺娶子妇，喜饭后出城，至吴雅初、李淑岩、陈孟孚三处贺婚嫁喜。看《宋史纪事》卷二十四、二十五。宋代宫闱之事，大臣皆得与闻。如王文正、吕正惠、吕文靖，遇大事极能匡正。此家法之最善者，犹有周官太宰遗意。穆宗妃嫔廿三日戌刻还宫，盖迫以不得不归也。闻先朝老太监及妃嫔处服役内人皆奉隆裕皇后懿旨，谪守北海。灯下作上直督保护森林公呈。

二十五日 阴，微雪。午后诣讲习馆，出城至恒裕一行。看《宋史纪事》卷二十五、六。灯下修改《云南地志》开化、东川二府。买《皇明名臣言行录》。前编二卷，共五十五人，弘治间丰城杨廉纂。后集二卷，共四十八人，嘉靖间海盐徐咸纂。前编始中山武宁王徐达，终尚书余肃敏公子俊。后编始侍郎章恭毅公纶，终敬斋先生胡居仁。此书世罕传本。此犹是前明原刻，大字仿宋，殊可爱。体例悉宗朱子《八朝名臣言行录》，而裒辑精善有法，则远逊之。朱子所采录各条，皆有益于齐治之道（后人议其不当列王荆公，不知此正朱子识见闳深处，迥非腐儒所解）。此则墓志行状，多虚誉评赞之词，非特不能望朱子，并不逮苏氏《元名臣事略》。唯宋元两编之后，不可无此编，又为世间少见之帙，亦

澄斋架中秘笈也（计八册，价银二十两）。大风终夜。

二十六日 阴，风一日未息。午刻诣史馆。又至董吉甫处祝叔岳母生日。又访陶斋未晤。归已上灯，寒甚。以银元五圆，买石印《西岳华山碑》三本。此碑流传天壤者，只此三本。昔人定长垣本为第一，四明本第二，华阴本第三。今皆归端午桥制府宝华盒中，可谓千古奇福。制府复付印以饫同好，余乃并得之，虽非原拓，其亦足以自娱矣。三册题跋均富，华阴体尤精美，一无恶札。就灯下字字读之，尽三册。漏已逾子夜，乐而忘寝，几不知窗外北风狂啸，凛寒颤人。书生嗜旧学，其味如此，非门外汉所能喻也。别有宋拓不全本，旧藏金寿门处，嗣归马氏小玲珑山馆，展转入顺德李仲约侍郎家，侍郎下世久，不知后人尚能葆守，如朱少河（锡庚）之于笥河先生否？

二十七日 晴。巳刻周、熊、田三君来寓，偕谒新掌院元和协揆，陈明讲习馆事，余复陈起居注事。午饭后修改《滇志》镇沅、镇边二厅。申刻至大观楼赴觐枫、贡珍之约，子登在坐，畅谈。八月间，内阁修大库，搜出宋元鏤本及钞本旧书不少，大约胜朝所存。又有北宋写本玉牒残册，当是金破汴梁时辇运而来者，尤为人间稀见之物。据此则库尚不止明度矣。自来考古家从未著录一语，则以阁库非寻常所可入，又万不料此中乃有藏书也。今皆为学部捆载而去。余特识于此，以存故事。库又有自国初至今殿试策，几及三万本，凡名人之策皆在焉。中翰诸君各择其著名者藏之（如刘文清、朱文正、翁覃溪、洪稚存之类）。惜余知之已晚，不及向诸君索赠也。

二十八日 晴。元和协揆枉谈。上元徐太史（潞）介师葛来见。午刻践陶斋之约。余预约吴向之参议（廷燮）会于陶斋寓，共商编纂光绪一朝政事记（尚未定名），请向之先定体例。余承乏史馆，凡廷寄奏折列传，皆可借钞，从事编纂，莫便于此时。向之熟掌故学，同志尤难得也。今年上海朱太史（寿彭）辑《光绪东华录》已成书，仅据邸抄掇拾而为之，辅以盛侍郎所藏之洋务编，其书疏略特甚，政事皆不具首尾（事之下部议者，其复奏折往往不发抄。朱君不能得原折，故徒有建议而无决议）。舍史馆而编《东华录》，犹弃山而聚铜也，无怪乎不成片段矣。私家不可作史，此编体例，当仿李仁父《长编》及明人《皇明从信录》、《嘉隆闻见纪》诸书。看《宋史纪事》卷二十七、八。东坡墨迹《寒食诗》，在已故宗室伯愬祭酒（盛昱）处，《括耳帖》在陶斋处，《烟江叠嶂歌》则在余处。

二十九日 晴。安徽盱眙令林勋甫（焜）来见，携交季申兄信件（林文忠之孙）。饭后祝季龙太夫人生日。访王胜之同年（住茄子胡同，与吾相距不百步）。近邻多熟人，不患寂寞矣。灯下修改《滇志》广西州。得次寅书。顺天府据呈代奏已故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在宣武门外自行捐建祠宇，奉旨依议，钦此。（城内非特敕，不得建祠。）

三十日 阴。午初刻诣孙文正师灵前。壬午科北榜公祭，徐尚书奠酒。国史馆提调、总纂、纂修复公祭，余奠酒（壬午北榜在京者，一尚书，二总督，二侍郎）。至恒裕午餐，赵子登邀文明茶园观剧，余不入戏场期年矣。上灯归寓，嗣香前辈来议兴办近京水利，余力任之。偕至东邻赴范孙前辈局。与张燕谋京卿论开平矿务，议不合而散。夜，又大风。

随意检阅朱子《八朝名臣言行录》，征引书籍，博而且精，皆有实用，迥非元明两录可及。余平生师法，唯在此书，行己立朝，庶免陨越。

十一月初一日 晴。延刘龙伯为儿妇诊疾。午刻诣史馆，未刻诣起居注（朔望貂褂，不挂朝珠）。出城至花农前辈处贺喜，归寓已灯设矣。写应酬屏对。看《宋史纪事》卷二

十九庆历党议。此卷甚长，仁宗中叶朝局尽于是篇。以银八两得香山公画松折扇，甚可宝。

初二日 晴。先考生辰拜供。午刻至吴蔚老处贺娶儿妇喜，余为宾相。又至王劭农、钱新甫两处贺喜。因儿妇临产患病颇重，亟归。

初三日 晴。午后诣讲习馆。看《宋史纪事》卷三十。元昊拒命，宋竭尽全力以备一隅，竟不得志，固由兵弱，亦灵夏地势荒险，饷援不继，敌能时出抄掠，而我不能深入也。又况主客异势，蕃汉异力，尤难取胜图功。韩、范屯兵筑砦，布置周密牢固，使敌敝而求和，已自不易。记余前论曾有轻韩、范之意，局外发议，未悉艰难耳。

初四日 晴。山东知县陈绍舟（赓濂，山西洪洞人）介张哲夫来谒。午刻至嵩阳别业已卯科公请余绶屏、李木斋二同年，酉刻始散，赶西城归。梅叟来夜谈。儿妇于亥正三刻生男，是为吾第三孙。十馀年来，妇孺平安，子孙繁衍，实叨天地祖宗之祐，凉薄曷足当之！唯有一心为善，竭力救人，仰报福贶耳。昨日恭上隆裕皇太后徽号，毓鼎蒙恩加一级（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

初五日 晴。刘嗣伯来畅谈，谓今日时势，非建立藩镇不能存中国，中国存而满洲国家自立拱卫不拔之基。余素蓄此见，乃为嗣伯道破。而今之政府，偏以中央集权为得计，举疆吏之兵权财权而尽收之。不观夫象棋乎？对面者出全力以将军（棋家用子取其帅谓之将军。将读平声）。将子既亡，虽有车、马、炮、兵，举归无用矣。余又尝谓谘议自治，务张民权，是策也，利用中国，而大不利于满洲政府。东洋留学生群倡自治，将以行其排满革命之政策也。满洲政府乃亦从而主之曰自治，曰自治，斯亦奇矣。未刻，率起居注司员公祭孙文正公。祭毕，诸君觞余于宗显堂。傍晚，在大德通暂坐。戌刻赴杨味云、翰西昆仲六国饭店之约。

初六日 晴。宝震生日。小孩洗三。午后诣史馆。车中携《宋四朝名臣言行续录》，乃李幼武编辑，看赵忠简一卷。多载高宗自述之辞，忠简从而颂扬将顺之。此与忠简言行何涉？载之适形其谀（他卷谱多如此。君骄臣谄，气象殊不佳）。精粹不及朱子前编远甚（不著所采书名，亦是一失）。梅叟以三绝句相贺，次韵酬之。

初七日 晴。和暖大似南方。姚石荃来作半日谈。午后修改《滇志》景东、蒙化二厅。傍晚至东兴居赴亚蘧约。散后在大德通与石荃、朗轩、亚蘧剧谈。石荃述泰州学派及长清惨祸始末甚详（别记），因论时事，余谓古今来千变万化之局，皆在《资治通鉴》一书，而《唐纪》为尤要。宰相能贯通此书，其经纶手段必有异人处。

初八日 阴，大风。宝惠生日。巳初刻谒振贝子畅谈。又谒元和师相，商拟募赈公电（江南北水灾）。饭后诣讲习馆，头晕困倦，归卧一时半。看《宋史纪事》卷三十一、二、三。

初九日 晴。午刻至福全馆赴梅叟之约，与陶斋畅叙。人皆谓馆肴甲于京师，不虚也。看《宋史纪事》卷三十四、三十五。夜，作字颇多。余尝爱司空表圣“棋声花院闭”句。院宇寂静，闻声而知室中有人。意境至为微妙。东坡乃衍为四言诗云：“五老峰前，白鹤遗趾。长松荫庭，风日清美。我时独游，不逢一士。谁与棋者，户外屣二。不闻人声，时闻落子。”清幽静妙，真得味外之味。然总不如项斯诗句云：“蒸茗气从茅舍出，缫丝声隔竹篱闻。”外面不见一人，其中却藏无数人。用意之幻，至于如此。

初十日 晴。冬至节。未刻陆掌院莅讲习馆，余往支应。酉刻直隶同乡公请陈筱帅

(主人只三四品以上)，借座徐菊老东四牌楼五条新宅。余所言公事为水利局、农工学会、医学会；私事为宝惠北洋督练差。夜归月色甚佳。

十一日 晴。午后访杨少泉，祝吴雅初生日。看《宋史纪事》三十六、三十七（安石变法）。灯下作复季申四兄书，托林勋甫带。

十二日 晴。会客甚劳。未刻至宗显堂赴黄少霁之约。酉刻至湖广馆赴荣锦堂之约。买明刻《世说新语鼓吹》（凌濛初刻），因世所行皆王元美删补本，特取足本刻之，上方并载各家评注。余以其旧本收之。

十三日 晴。午刻诣史馆。未刻诣讲习馆。宝骏生日。

十四日 晴。巳刻政伯前辈来，偕谒陆掌院，面陈讲习馆公事。至灵清宫为林勋甫送行，未晤。澜笙六太爷来作半日谈。傍晚出城至授经宅赴陈松山前辈、王□□同年展览会之约。诸君各以所得旧书互赏。余亦携亭林辑录《修文备史》钞本夸示诸君，咸赞赏不置。授经新得元刻《道园诗稿》，只三册，费银壹百两。书虽精，价亦昂矣。归途月色皎如。宝瑞臣携宋游丞相（似）所藏《兰亭》三种，一，五字未损本；一，桂林本；一，续时发本。原系十种题签，以十天干别之，今只存此三种，第一种最旧，续本毡蜡最精（续名鬻，甚新奇。取《诗》“一之日鬻发”为字）。游忠宣均有题语，翁覃溪各书跋考订，未附陆司议《兰亭》五言诗，乃游相所镌，精神在海宁陈氏渤海本之上（渤海本余有之，精采已冠一世矣）。合装为一卷，合肥龚景张以千金得诸沈氏，今索价三千金，徒劳展玩而已。

十五日 晴。吉甫来，面索书楹联两付。午刻诣史馆。出城祝顾梅良法部太夫人寿。体惫特甚，归卧太息。王扞郑太守以石印敦煌唐迹三册见贻，钩稽理董，煞费苦心，车中尽读之。接济南电，次寅弟摄夏津令篆，邑隶临清州，似是大县也，闻之殊快慰，灯下作书贺之，并赠以花管羊毫十支及各件，托王宝廷带。复曹亲家书，交仲衡带。吴筱岩先生闻母病，急装南旋。

十六日 晴。会客十二人，苦矣哉！迪孙族叔（名彦嘉）自汴来。陈松山前辈专来索观余藏旧钞各书。借《修文备史》四册，《陈忠裕公未刻稿》（卧子先生）一册而去。饭后至医学堂公议医报事。接到长芦张都转公善堂捐款库平二百五十两。灯下作江南北水灾募赈捐启。

十七日 晴。约起居注耆广穆增诸君来寓，交派各事。午后临帖，写大斗方三幅。姚石荃侍郎以尊人伯兰先生年谱写本见示，展读一过。先生讳文馥，讲学于丹徒、泰州、扬州，以明诚为宗旨，会通儒释，去私存诚。门弟子自远而至，著籍者二百五十余人。至光绪甲午始歿，门人私谥曰元懿先生。其学侣为李龙川（号晴峰，仪征人）、张积中（字石琴，仪征人），皆师周太谷（名星桓，石埭人）。以三教同源为派，其学每能前知。从学者甚众，有北张南李之目。张先生讲学长清之黄崖，维时捻匪正炽，山东人谓其能前知也，群依之以避劫，富室尤多，遂成村邑。有抚署差官往村索赃不遂，衔之，乃以开会谋反讐之巡抚阎文介。阎信之，遽发兵往剿，张先生阖家自焚死，村民万馀殁焉。长清令宛平陈伯年（恩寿）以计活妇孺六百余人。山东官吏遂以平匪开保邀上赏。时同治丙寅岁也。数年，四川乔侍御（树枏）疏陈黄崖一案冤惨状，乞平反。事下东抚，不得直。乔乃张氏门人。陈大令之子冕，癸未科状元及第，识者谓活人之报云。

十八日 晴。写斗方一幅。午后诣讲习馆，傍晚出西城，赴王季樵前辈之约。

十九日 阴。昨夜彤云密布，雪意甚浓，黎明乃变为大风，天地为之昏惨。午初刻贺黄慎老嫁女之喜，余与陈梦丈为媒。祝王保师生日，致祝敬二十金。余自师罢官后，岁奉八十金为薪米资，聊以报知遇耳。又入城贺吴子清娶儿妇喜。寒霾不可耐，亟驰归。车中仰观天宇，浩叹不尽，殊非好气象也。看《宋史纪事》卷三十七、八、九。张天如论元丰官制曰：昔之流品甄别，今之流品混淆。昔之官品难于进，今之官品易于高（此二语尤洞中膏肓，若为今日而发）。昔以一官治者，今析为四五。昔以一吏主者，今增为六七。然则元丰官制，徒冗官多事，于治无益也。小人更制，但知利己，宁识治乱！人主不先急人，而唯法之务，未见其能理也（节联前后文）。何其深切著明，洞见古今乃尔。天如信未易才也。

二十日 晴。汉阳万印楼太守（昭广）介林耀亭来见。其尊人欣陶观察系癸巳同年。梅叟为其殁子立嗣，喜筵宴客，余往贺，午后面始行。暂诣讲习馆，少坐即出城贺谢鲁卿嫁女喜。归寓易便衣至陈梦陶丈处合请午桥同年，张振老、于晦老、英缉臣、宝瑞臣、刘仲鲁、何梅叟作陪。看《宋史纪事》卷四十。夜复大风。

梅叟立嗣孙生七月矣，次梅叟初五日见贺诗韵贺之

文孙式谷补风诗，奚羨随园诞阿迟（袁简斋晚始得子，名曰阿迟）。丰下英声饶福相，郎君当值太平时（余以剥复之数推之，三十年后戊辰、己巳、庚午间中国当复强。吾老矣，正郎君壮盛时也）。

珠冠绣褙喜临门，博得春颜一笑温。闻道小星添柳宿，会看鹤子次生孙（哲嗣渐生，以无子，新纳妾）。

二十一日 晴。拒客半日，聊资静摄。午后访李符曾世兄，偕李嗣翁、陈华甫至龙树院踏勘工程，将占为农学会场。先是，杨文敬将以万金辟园造屋，为广雅相国平泉别业。甫经营而文敬薨。旧屋已为匠人拆毁成平地，相国亦谢宾客，瓦砾场几无人过问矣。吾辈拟竟其绪，作直隶公产，以继万柳堂之后。在公善养济院茶憩，兼观工艺。访耿伯齐未值。至嵩阳别业己丑月团作主人（余与绍仁亭、王爵生、熊经仲），同年到者三席，尽醉而散。元和大拜，南海升协揆。看《宋史纪事》卷四十一。昔人皆议熙宁开边之失。余谓熙河湟洮诸州，本中国土地，陷于吐蕃，神宗收复旧疆，以断西夏右臂，自是英武举动，王韶亦不愧边才。宋臣畏生事，以安静姑息为政策，反以雄才大略为贪功。此宋之所以积弱不振也。

二十二日 晴。会客甚多，精疲力尽。去年次寅曾劝余少见客以节劳，然苦于不能行也。饭后写大斗方一幅，临元延祐本《归去来辞》，纯用北海法以仰规大令，坡书至此，蹊径弥高，考其年，正在岭外刊落声华敛气归神时也。倘能专心习此一二年，庶几渐窥元悟耳。

二十三日 晴。巳刻至文正师处襄题神主（元和师相点主，余与黄慎之丈襄题）。午刻己丑会榜公祭（文正知是科贡举），祭毕午餐。入城诣史馆。看《宋史纪事》卷四十二、四十三。灯下草疏劾农工商部行富签彩票罔利伤政体。嘉兴钱衍石、警石两先生文集（衍

石《记事类稿》，警石《甘泉乡人稿》），皆吾所夙嗜。连日看《甘泉乡人稿》，醅醅有味。铭、骏二侄考试贵胄法政学堂，铭文浮杂，骏文平窘，阅竟闷闷不乐，因知子弟好学能文实人生最快事也。

二十四日 晴。请袁老夫子缮折讫。已正鲁卿来，偕谒荣相，点派史馆笔削员。又谒陆相，兼贺大拜之喜。午饭后校阅史馆列传四篇，地志四卷，有客至皆拒之。傍晚偕袁老夫子饭于聚魁坊，在春仙观剧。子初归寓，犹挑灯看《甘泉稿》十馀叶。警石先生跋钞本宋律，乃海昌蒋寅昉藏本，邵位西见之叹为至宝，余因作书致沈子敦丈，询此本尚存否？有刻本否？子敦丈答书云：此本后归沈氏，曹子寿丈作苏藩时曾拟付刊，已写样本（样本今在绶金处）。嗣以其与唐律无异而止，然其中多足正《唐律疏义》之误。敦丈为法学专门，熟于古今法律书源流同异，所著《寄篋文存》皆法家言。

二十五日 晴。

二十六日 晴。恭递封奏，均留中。贵胄法政学堂出榜，椽侄取三十七名，骏侄取四十名，铭侄不录。

十二月初一日 阴，微雪。午刻诣史馆，枵腹受风，在馆眩吐，不能诣起居注而归。一路呕吐狼藉，抵寓遂不能兴。勋仲落第南旋。

初二日 竟日微雪。眩卧殊苦。检《罗念庵集》中《冬游记》细看一过，启发良多，所载龙溪诸语尤中余心病。乐天五言古诗上规陶谢，平揖王储，少陵而后无与抗手者，七绝真至沉痛，自是中唐一大宗，向来未之知也。作上海新编《光绪东华录》跋一则（别写卷末）。

初三日 竟日大雪，积四寸许。连日看《宋史纪事》卷四十四至五十。蔡京当国十七年，四罢四起，徽宗厌恶之，而不能决去，多为法术以监制而防遏之。自古任用奸邪未有如徽之昏愚者也。午后冒雪诣讲习馆，与政伯前辈排定馆员功课单，以定津贴多寡。

初四日 晴。梅孙弥月，梅叟、馨斋、润田、润泽来贺。馀客甚多，皆拒不延纳。候三兄、六弟不至，未正始祭祖，两君迄未来。

初五日 阴，甚寒。政伯前辈来访，偕谒元和师相，归寓同饭。饭后又偕诣讲习馆。两得次寅书，定初十日上任，夏津安稳优裕，可喜。

初六日 阴。清苑田（倬卿）介吉甫内弟来见（字凌槎，度支部主事）。饭后日已加未，不克诣史馆，遣李升送传稿交鲁卿。出城吊郭少莱及徐□□太夫人之丧（郭壬辰同年，徐戊子同年）。申刻赴嵩阳别业已丑月团，赴宣武门归。检沈东甫《新旧唐书合钞》，遍读其本纪史臣论赞。哀宗论末云：“人道浸薄，阴鹭难征，然以此受终，如何延永。”语意精足之至。东甫先生此书实不朽之作，有益后学，使吾二十年前得此编，《唐书》之学当成专门矣。从前能读书而无书，今则有书而不能读矣，思之怅然。泾阳之学，以宋儒之精深兼东汉之气节，是朱子真血脉。不肖之服膺顾子者在此。其文亦精密周匝，滴水不漏，笔锋犀利痛快，复足以达之。

初七日 晴。半日读《泾皋藏稿》。未刻赴香山馆何钟秩同年之约，上灯时在恒裕与袁、李二君会齐，偕至天乐园观剧，上座二千三百馀号，几无容身之地，以孙菊仙演全本《四进士》也。子夜归。

初八日 晴。看《记注》四册。饭后诣讲习馆。申初出城，至文明茶园，赴赵子登戏

局，散后至大观楼赴觐枫约。车中看《胡文忠书牒》一卷，其中切要语，归后以朱笔标出之。勖宝惠熟读《鸣原堂论文》，细看曾、胡、左三公奏议（上海新合辑本），专心为奏疏公牒之学。不及十年，此事将无人擅场矣。用奏疏功，汉人及陆宣公诸文为无上上品。犹记先尚书公论及公家文字，必劝余读陆宣公，余因致力焉，又兼嗜唐人奏议，盖用开合双联，调谐平仄，为此道要诀。

初九日 阴。午刻诣史馆，谒那相久谈。出城在恒裕易便衣冒雪赴番禺馆梁长明之约。归途雪冻冰滑，马不能行，勉强至正阳门，换雇人力车而归。寒冽殆不可耐。

初十日 晴。午刻至东城林赞丈处贺喜。诣起居注查验诸员所缮书，出西长安门而归。看《宋史纪事》卷五十一、五十二。夹攻之举，图复燕云耳。若使当日能助辽拒金而索燕云故疆，辽未必不德宋而从之，岂不胜于败盟而引虎入室耶。

十一日 晴。袁伊臣（励中）来见。校阅《记注》四册。饭后至南城拜答各客。

十二日 晴。竟日会客。萧敬斋归自南方，携来卷册极多，有项圣庵山水竹木册、张道渥《梅花书屋图》最佳（图后有石庵、覃溪、兰泉诸先生跋）。申刻赴作霖厚德福之约。车中作寿朱桂卿前辈七言古一首，仿晚唐体。看《孟子·尽心篇》数章，不甚达其义。朱子注亦略，因检焦理堂《正义》参看，颇了了然，动纂述之思。

十五日 晴。山西知县崔介福（提）介杨少泉来见。午刻诣史馆。出城祝聂亲家五十生日。申刻赴方壶斋、杨荫北之约。连日看《宋史纪事》五十三至五十九。汴京之破，疑贤信奸，忽和忽战，纷纭颠倒，令人愤懑不舒。慧星见于西南，长约六七尺，尾扫太白，此兵象也，殊切杞忧。

十六日 晴。傍晚赴医学堂议出医报事。看《宋史纪事》卷六十。李忠定、宗忠简，天下推为忠臣，而高宗弃之。汪伯彦、黄潜善，天下唾为奸臣，而高宗昵之。岂真昏愤有心疾哉！良由高宗乘乱称尊，志在保全宝位，而李、宗二公则志在复中原，还二帝。夫中原之复，虽构所愿；二帝之还，则构所大惧也。度汪、黄二奸，必常进说，谓二帝果还，将置陛下于何地？不如避居东南，与金议和，则二圣不归，帝位可以安保（此虽出自理想，然当日二奸固宠得君心者，必出于此）。此李、宗之谋所以百进百不当，必不容其在朝，汪、黄之交所以胶附乳合而不可解也。其昵秦桧而杀鄂王者，势亦若此。古今为人子为人弟而最无人心者，前有萧纪，后有赵构（张天如论中皆直斥高宗名，盖深恶而痛绝之）。

十七日 晴。竟日会客。客去删改史馆列传五篇（廖仲山师、陆文慎、宋国永、立山、联元）。灯下细看《孟子》数章，焦氏《正义》尽有说得极好处，足以补章句所未备，惜考据有时太冗耳。西戌间见西南星异，乃长星，非彗也。星根并不大而白线上冲乃至数丈，在太白之北，心窃忧之。农工商部复奏遵拟劝业富签公债票试办章程一折，奉旨即著缓办，钦此。臣鼎前疏幸蒙采纳，足见圣主从谏转圜之美。

十八日 晴。午后诣讲习馆，结今年公事。看《宋史纪事》卷六十一、六十二。高宗徘徊建康、平江不肯还东京，固由怯懦无志，亦见其时金兵遍山东、河北，且及西京，不敢拼身以试虎口耳。观于驻蹕所在，金人辄从而迫之，以至哀求削号称藩，则回汴之后恐亦为晋愍帝矣。故论人当度其所处之势。夜，大风。

十九日 狂风不歇。黎明入东华门，诣起居注，同僚到仅十人。晨餐毕，即貂褂挂珠，恭送《光绪三十四年记注》诣内阁，荣中堂收书。向例封印前一日进书，因昨日有公文停

止、回避字件，故改于今日。过史馆略坐，酌定满大臣松淮列传，又以联元附立山传。又写起居注堂谕二纸，付耆主事，时已巳正矣。过甜水井祝杨德生生日。出城至湖广馆祝朱桂老生日。归寓悬东坡先生画像，设香烛、果品、佳茗、荔枝，陈列余所藏墨迹卷子、精拓诸苏帖，衣冠行礼，祝公生日，兼约徐花农、何润夫、姚石荃、延子澄、朱艾卿、杨康侯、谢鲁卿、胡葆生、王胜之、郑叔进、杨荫北、耿伯齐诸公同祭，唯姚、谢、耿未到。祭毕入席畅饮。何、延、杨（康）、耿均有诗见贻。风益狂，乾坤为之昏暗。撤席后，诸公又摩挲卷册良久始散，余亦惫矣。诸公以雅集之在今日不可多得也，咸乐甚。呜呼！俗尚离奇，风雅道丧，吾党数君子或为坡翁所默契乎？

二十日 晴，风止。瞿肇生同年自汴来京，久别畅谈。申刻赴松筠庵同乡议事。寄江抚冯星岩前辈书，为汉阳王□□通判（出选）昭雪冤抑。王乃孝凤大理（家璧）之孙也。接天津谘议局公函，以李嗣香前辈欲移盐捐股为农工学会之用，公论拂然，请余从中挽回。又接湖南湘潭邓明经（踵禹）书。此君素昧生平，见余整理仓谷疏而善之，致书称颂，兼赠诗八首以寄佩仰。书中痛陈湘省仓长挪蚀积谷之弊，甚为详切。灯下即草复信付邮。接门人潘玉臣函件。

二十一日 晴，风复起。义乌朱郁堂太史（献文）特来见。盖由拔贡出洋毕业授词林者也。午后至恒裕一行。至嵩阳别业赴医学堂之局。余携所藏旧钞本医学数种，与诸君共赏之。得延平信并银洋各款。复曹亲家信。

二十二日 晴。右目忽红，不能多看书，然犹读《续通考·圩田门》半卷。卫泾一疏，论东南圩田利害最详尽。余欲治近畿水患，以圩法行之。盖水不为利即为害，兴利即所以除害也。署中投选举硕学宏儒票，余举李嗣香学士、喻志韶编修。酉刻出城，赴朱艾卿局。

二十三日 晴。门人李文卿（璠）自吉林归，述及吉、黑两省群县，多有土地而无人，财政尤困，与《大学》“有土”三语正相反。饭后访志韶，示以选举考语。此次翰苑投票，大施运动之力。陈明超自运，吴士鉴则章棫代运之，故二君得票最多，而癸卯一科且由值年出知单具所私数人，强同年公举。中国议院现象若此，其益安在耶？章君优于文学，余素重之，初意欲举充硕学，继闻其为此事以媚提调，与吾心大相刺谬矣。又至会馆与同乡议防窃贼之策，近月余，馆中屡出窃案也。戌刻送灶。

二十四日 晴。饭后出城，祝徐花老寿。又祝陈年伯及孟孚同年，母子同日生日。赴松筠庵同乡会议国债事。谈新政者，皆欲缩短洋债期限，合国民筹捐集款，于三年内扫数还清，斯诚爱国之忧，愚意则别有见解。举吾民脂膏血产腴之削之，尽数以运往外洋而无以善其后，吾民将何以为生？还清愈速，民生愈困，终亦必毙而已矣。此种要盟之巨款，中国若能自强，为吾民留膏血，即赖之亦不为过也。

二十五日 晴。自十点钟会客，至夜十点钟络绎不绝。何秋鞅方伯过谈甚久。目疾未平，不能观书写字。

二十六日 晴。立春节。晨起祭神谢宅，以面制土龙荐宅神，吾乡旧风也。午饭后至恒裕招秋鞅话别。酉刻至石桥别业赴己丑月团端、王、杨、董四同年之约。袁先生放学。连日外函极多，皆随手复谢。

二十七日 晴，稍觉和煦。未刻，衣冠拜陈先生下关书。至大德通存银四千两，适朗轩自九江归，月余之别，握晤甚欢。又至醉琼林赴徐、何二公之约，赶西城归。灯下结算

账目，以五百金了之。犹记先君子供职凤池时，岁暮不名一钱，千辛万苦捱过年关情景，历历在目，以今日境况较之，何啻天上，凄然者久之。

二十八日 晴。午后赴嗣香前辈约，座皆同乡，共议水利事，公函致直督。余与嗣翁之意均在开沟洫，筑圩围，仿南方稻田法，以纾北方旱则赤地、潦则泽国之害。余蓄此志三十年矣。

二十九日 晴。山西知县沈实卿大令（涑生）介徐花老来见（湖州人）。余因其曾充盐务差，详问三晋鹾政，实卿原原本本，如数家珍，尤熟于蒙盐部界，足征留心。珩甫来作半日谈。梅叟夜过谈诗。岁除冗迫之时，殊有雅人深致也。

三十日 晴。悬祖先神影。未刻诣三兄处行礼辞岁。上灯时祀先。新悬大世父侍前老姨太太杨恭人像，宝纶为嗣孙，奉祀焉。合家辞岁团圆家宴两席，大小二十四人，欢呼相庆，余顾而乐之。家庭幸福，丁口繁滋，实叨天祖之祐，誓于来岁力行善事，仰答鸿慈。宴后坐书房看《东塾读书记·孟子》一卷，于《孟子》论性论政处发明大义，可纂入义疏。明年趋馆之暇，当专心纂述《孟子》全书，以赵注、朱注为主，以宋、明、国朝诸儒之说为辅，名曰《孟子古今说辑义》，成一家言，为毕生行己经世之标准。又作《除夕》七律一首，正在吟哦，谢作霖来谈，久坐乃去。子刻接灶神，焚天香。

除 夕

椒觞泛乳柏浮烟，珍重分阴未忍眠。爆竹无声偷渡夜（东坡诗“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是此“偷”字所本），灯花着意灿迎年。欣随骨肉耽儿戏，幸免牙郎谒子钱。人事相遭吾不负，独惭岁月枉推迁。

除夕作霖夜谈

三更街桥静车轮，嘉客能来意倍亲。何用仙家夸缩景，片时已是两年人。（“三更”二字最要，无此则末句为无根。）

醉中长歌次前台字韵

人生不能辅佐天子登平台，亦当建牙持节旗门开。誓为国家清边患，手挈乾坤翻转来。胡为郡斋著书老公武，种松浸透龙鳞雨。可怜怀抱欲语谁，斗室喑鸣睨今古。干将在匣光融融，令人却忆虬髯翁。醉中仰天划作鸾凤啸，掷杯一洒万点燕支红。

澄斋日记

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

庚戌宣统二年正月初一日 晴。国恤，罢朝贺。自通籍以来，年年入贺。正旦晨起无事，兹为第一遭也。恭诣先师神位行礼，祖先前行礼。出城至三兄处，二世父母神像前行礼。归寓午祀，举家食扁食（北方谓之饺子）。午后唯至北城长亲两处拜年，此外概免往还。实新正一大快事也（彼此互投名刺，照例拒客，欲求一晤而不可得）。故事岁首各省各衙门各科皆有团拜，原为群聚拜年，以免往还而设，乃相沿日久，团者自团，而拜者自拜，转以团拜为听戏饮啖之用，失其初意矣。倘能从此除去虚文，除尊长亲旧必须见面行礼外，概以团拜代贺年，岂非简易之一端乎？夜，大风。妇孺咸作手戏。余独坐书斋，检《张氏读书堂杜诗评论》读之。此编乃康熙初太史张上若先生（溍）所纂，竭三十年之力五易稿而后成。探赜索隐，十得其九，而无穿凿缭绕之病，评点亦多，独出手眼，杜诗善本也（此外则浦氏《心解》、杨氏《镜铨》，皆为善本）。

澄斋四十八岁 采涧夫人三十七 妾王氏三十三

男八人：宝惠二十六 宝襄十六 宝纶、宝懿俱十四 宝振七岁 宝润、宝宽俱五岁 宝愉三岁

女九人：嫻二十二 丙十五 恩十三 南十二 全、茂俱十一 辛十岁 林九岁 小九七岁

侄宝铭二十一 宝骏十八 宝鼈八岁

侄女菀十岁 外孙庆元二岁 外孙女庆丰五岁

儿妇曹氏二十六 侄妇沈氏二十 婿翁量能二十三

孙三人：樱六岁 澍四岁 梅二岁

孙女爱宝九岁

初二日 晴。瞿肇生来作半日谈。珩甫来作半夜谈。宝铭之妇于申正二刻举一男，是为吾父第四曾孙，而亡弟叔坤之长孙也。欣慰万分。

初三日 晴。吉甫内弟、陆师善甥（大妹长子）来拜年。饭后偕珩甫赴利喊洋行买物。晚，落神影。得笏斋函件。复谢各处信四封。

初四日 晴。小孩洗三，命名升宝。又命其乳名曰慰宝，以慰亡弟夫妇于地下。一日

在家写大斗方一册，看《说渊》一卷。灯下合家团坐，听留声机器。

题杨康侯同年论诗绝句后

（绝句十二首皆评断山右诗家，语多精诣）

遗山论定又渔洋，拈得夔州一瓣香（少陵论诗绝句作于夔州）。老眼评诗杨比部，国风从此独歌唐。

太行山色枕河流，气挟幽并自不侔。南渡姓名燕晋少，谁知诗派在中州（康侯语余云：世皆怪南宋诗家无一直隶、山西人，其时地久属金，俱见于遗山《中州集》也）。

初五日 晴。饭后出城祝黄慎之丈生日，因游厂买大图章三方。

初六日 晴。孟春上辛祈谷于上，帝遣豫亲王懋林恭代行礼。毓鼎陪祀。寅正至天坛，卯初三刻始行礼，礼毕日将上矣。幸而无风，尚不甚寒。归寓酣寝，至午初始觉。饭后梅叟、珩甫作半日谈。酉刻赴大德通局。

初七日 晴。天骤暖。杨康侯来谈诗。饭后游厂，买雷氏校刻《竹书纪年》（通州雷学淇镌刻甚工），周栎园《书影》，共银八两。雷氏致力于《竹书》者凡九年，所作辨误精审，有关系补地图数幅尤精。又买小孩玩物三十件。因至恒裕赴润田约，客唯余及何颂圻，余俱店中人也。

初八日 晴。孙仲山、程伯茹来久谈。天津卜者石姓，目双瞽，以飞星推命极灵。又有蜀僧了明，住京师金顶关帝庙，谈人休咎多奇验。去年十二月，赓莱侄以余八字就石卜，甫排算，即决定今春必擢藩司。而仲山卜诸了明，亦谓今春驷马已动，必有二等封疆之喜。两人皆不知吾为何等人，其言皆如此，意者当外擢乎？闻之名心顿炽，不无意外之望。姑志于此以观之，如其言不验，亦志吾痴心想望之过焉。未刻赴讲习馆，与周、熊、田三君会商今年公事，余拟办法五条，又代掌院拟约束一通（即堂谕也，不得名曰堂谕）。出城赴吴虎臣昆仲之约，趁西门归。看《书影》首卷。此书体制为《容斋随笔》之亚。

初九日 阴。雨水节。晨飘微雪。出城拜袁老夫子，订明此后但以笔墨零事相烦，不复以督课三儿相累矣。祝陆季良妹丈太夫人寿。姚石荃侍郎来久谈。锡、珩两君亦至，偕赴梅叟之约，啖松花江细鳞白，鲜肥不减初出水时。又见关东巨蟹，壳径一尺许，八跪长约一尺五六寸，剖其一跪，已充一小簋矣。形状殊可怖。散已上灯。又至杨康侯处一行，为其令孙诊疾。归寓锡、珩犹在此，剧谈至三鼓始去。

初十日 晴。隆裕皇太后万寿，不受贺。已刻至石老娘胡同（京师坊巷名多沿明旧。此石老娘不知何许人），赴绍仁亭、王爵生二同年之约，座皆同年，余为主人强酬，大有酒意。归寓稍息，复出城祝钮伯雅六十生日。申刻至嵩阳别业赴喻志韶、章翼山局，主人未到，作柬辞之。又至全蜀馆赴己丑月团，略坐即赶西城归。

十一日 晴。已刻诣讲习馆，与三君会齐，谒两掌院，均未值，留公事稿件而行。午饭于聚魁坊。未刻出城，吊朱嵩生之丧。至嵩阳别业，赴姚石荃之约，绕前门归。

十二日 晴。晨起陆掌院电话相招，即前往，交还昨留稿件，一切均照办。因访介臣，不值，乃囑馆中知会三君，明日会商。午刻在石桥别业，壬午公请新放天津道谢履庄前辈

(崇基)，申初散。写延平大兄信八纸。接次寅夏津信并还恒裕借款四百两。信中叙到任日排场，为之绝倒。看《书影》第二卷。宝铭买石印《曾文正日记》八巨册。皆用原本墨迹付印，文正生平志、事、政、学悉见于此，大有可观。宝铭如能将此记彻首彻尾细阅一过，不啻得事严师矣。拜范俊丞，敬送关书，并十九日开学请柬。

十三日 晴。已刻诣讲习馆。午刻在精舍请袁先生并各亲友，孙厨制熊掌甚得法，质烂而味醇。袁锡三先生授徒三十馀年，深以皋比为苦，力辞西席，而愿为余任笔墨指挥之劳。余虽京曹冷官，公私事如猬毛，一身不暇给断，不能无襄助之人。袁先生平日待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虽手足之亲不过如此。因焚香再拜，结异姓兄弟，期以终身不渝。珩甫素兄事余，诚礼交至，亦同拜焉。乃别延门人范俊丞太史（之杰）督课三儿。锡兄仍下榻于此，助余筦杂务。复美国博士李佳白书（寄上海尚贤堂）。

十五日 晴。采涧夫人生日。男客甚多，命宝惠陪。午后访陆孟孚（季良），看其收藏书画，留饭而归。为赵绍朴改削东省盐务条陈。

十六日 阴，有风，甚寒。澜笙曾叔祖枉过，作竟日谈。撮笛唱昆曲，此调久不作矣。傍晚，偕锡哥至外东城为其令弟立三诊病。入崇文门赴陆天池局。南海戴相于十三日薨逝，实系温病头肿，习西医者徐华卿以刀斫面，且于少腹下针，遂致不起。西医治内科十治十死，而贵人犹笃信之，可谓至死不悟矣。御史江春霖劾庆亲王，谓直督陈夔龙为王之干女婿，皖抚朱家宝之子朱纶为振贝子之干儿。有旨着明白回奏。灯下草翰林院添设宪政研究所折稿。

十七日 晴。澜翁过谈。饭后诣讲习馆。至厂肆酌买学宪法、财政、法律各新书十九种，价洋六十元，储之馆中，以资研究。

十八日 晴。督仆收拾家塾。南园来久谈。未刻至安福馆，赴赵铸伯同年约。散后又至同丰堂赴田介臣之约。天津徐菊人前辈以邮传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吴蔚若阁学入政府，江御史回原衙门行走。看栌园《书影》卷二。

十九日 晴。卯正诣翰林院开印，与景佩珂学士同班，补褂挂珠拜印毕，恭诣至圣先师祠、韩文公祠行礼（相传文公为翰林院土地，不知何据）。归寓会客三人，未得息。午后陈鹤年先生先到，衣冠率汀、振、闰、樱四孩拜圣行开学礼。未刻，范俊丞先生到，复率赞、柔、酉三儿拜圣行开学礼。忆自辛卯年初到京，率惠儿从缪嘯厓先生开学，瞬息二十年，复率樱孙开学，人生安得不老大耶。酉刻在精舍设席请两先生，何梅叟、王胜之、杨蕴之、田介臣、王次箴、徐季龙、谢作霖作陪。胜之今日新放江西提学使。客散后写复徐怡斋书始就枕。看《书影》卷三。

二十日 晴。午刻诣讲习馆，两掌院接踵到馆，久谈而去。至梅叟处祝二表嫂生日。出城至长椿寺周霖叔同年处行吊。在恒裕为采涧存银壹千两，又在信成储蓄银行存洋四百元。至津浦铁路公司四省议事。看《书影》卷四。仁和樊令问莲池大师：“心杂乱，何时得静？”师曰：“置之—处，无事不办。”

二十一日 晴。午刻与伯葭饭于六国饭店。出城约锡三兄会大德通，偕至打磨厂书铺买塾中读本（《纲鉴易知录》、《古文观止》，余从前甚陋之，以今学堂所编课本相较，始知旧书之有条理）。又为立三复诊，时已上灯，因至天福堂赴朗轩约。看《书影》卷五。湖北吕勉之（联恒）来见（门人联乙胞弟），专门实业家也。

二十二日 晴。潘亲家来久谈。客去静坐，修改史馆《云南志》二卷（云南毕）。门人赵绍朴撰东三省鹾政条陈，余为致诸泽公。潘亲家携日本所绘《东三省地理秘图》示余。敌国之规吾国也若是，可不惧哉。昨见书肆有试帖《青云集》，以贱值得之，在今日几成废纸矣。余之买此书也有故。当同治甲戌冬，先妣蒋太夫人弃养，吾父恻甚，日侘傺无聊。不孝时年十二，初学为试帖诗，昕夕以诗娱侍吾父，父即以《青云集》授余，日讲两首，命以端楷缮副而加评点焉。今距先君子之歿三十年矣，展诵是编，恍然一灯荧荧，父子相对时也，不禁泫然垂涕。

二十三日 晴。午刻诣史馆，出至北城，贺徐协揆喜。归写复谢刘伟臣丈、朱景轡信各一封。迪孙叔来久谈。前日为儿辈买《古文观止》，灯下偶检末篇张天如《五人墓碑记》读之，曲折顿宕，忽起忽落，无一平笔钝笔，是善学史公之文。是编所录明人文只十八篇，皆有意境可寻，不浅不深，最足开初学智慧（如震川文，录其《沧浪亭》、《吴山图记》二篇，皆章法之至清显者）。前人编录苦心未可厚非也。反复诵之，就枕犹有馀味。

二十四日 晴。铸伯作半日谈。未刻与嗣香前辈合请新放天津道谢履庄前辈，陪客皆同乡。此局为异日办水利、农会、森林设也。李石曾世兄游学巴黎七年，专习农业，发明大豆功用，其滋养液可抵肉类、牛乳，在巴黎立公司专利，欧人趋之若鹜。石曾归而欲普其利于中国，绘图著说以示同人（昨吕勉之亦有此说）。中国豆产甲于欧美，此利若兴，真实业之巨观也。梅叟、珩甫来夜谈。接学部两侍郎公函，已将余姓名保送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不才岂敢当此名耶？

二十九日 晴。翰林院新奏设宪政研究所，掌院以余充总办，而宝惠今日派署禁卫军军谘官，又派充陆军部宪政筹备处正科员，又送实录馆校对官（此系科甲班差使，而惠以荫生得之），可谓极一时之盛。余则时有盈满之虑，唯谦和收敛，庶免招忌耳。午后诣讲习馆，至松筠庵，同乡公请王聘三京尹、齐震岩廉访。换便衣至畅叙园赴陆孟孚昆仲之约。又至厚德福赴作霖之约。夜，大风。写次弟信。

二月初一日 晴。升宝弥月，午刻祀先。来客面席两桌。面后赴史馆，又诣起居注，顺至吉甫处贺得子两满月喜。归寓梅叟、朗轩、珩甫均在此，留其晚宴。客去，作《孟子小记》序。

初二日 晴。石荃侍郎来久谈。密窥党局，有足忧者。政府与言路水火，而言路又别挟私见，以推翻政府。此前明末造之弊，不意今渐见之。饭后补《孟子小记》卷三毕（地名考、门弟子考），合订成五卷，送学部。酉刻赴南园约。

初三日 晴。午刻至杨荫北处诊病。诣会馆祭文昌帝君，同乡到者八人，祭毕享胙。至医学堂。至铁路公司。酉刻在史康侯侍御宅，同乡十人，公请天津徐协揆。

初四日 晴。未刻诣都察院投互选票，分四日，今日轮翰林给谏。余举祥符杨少泉学士（捷三）。大堂新添木栅，在大门外下车，步入栅北门，有都事经历接待，画到，诣二堂，堂中设匭，盖有缝，仅容票入。伊、陈二副宪监视。余入投匭讫，由南门出（大堂粘长榜，凡选举及被选举合格人姓名皆列焉）。遇景佩珂学士，略坐谈，偕至松筠庵，赴李嗣香、刘惺庵二君之约。正客为齐震岩廉访（耀琳）。归寓写复唁刘子静信。

初五日 晴。任翼臣来，当面写对三付。饭后诣讲习馆。戌刻张凤辉约饭六国饭店，与秋鞞话别。《明书》一百七十一卷，灵寿傅尚书（维鳞）撰。尚书康熙初年成此书。其

时官修明书未出，考明事者皆治此及谷氏《明史纪事本末》。陆清献公宰灵寿，得其稿本读之，有评论，语见日记。余弱冠阅《三鱼堂日记》，即心慕是编，求之廿余年不可得。今乃见于定州王氏所刊《畿辅丛书》，实快事也。其书纪、表、志、传俱备，唯列传皆以类叙，盖用邵氏《宏简录》、《元史类编》之例，稍异正史（后来魏氏源撰《元史新编》亦用此例）。崇祯一朝纪传多阙，则国初文字避忌也。灯下看《孟子辑释》王子垫、陈仲子两章，于注解颇不惬意，乃检焦氏《正义》参阅，大有启发。盖自宋以后，儒者墨守朱子之说，不敢尺寸逾越，摒赵注而不观，虽心有未安，亦必迁就以申其谊。故解释虽多，只发明朱注而已。直至本朝诸经师出，始知寻绎正文，别申经义，其所得转较宋、明为多。余之欲辑《孟子通义》，正为此也（拟自春和动手，矢以必成）。

初六日 晴。起居注诸司官来商公事。汪志恒自鄂来。客去已午正，急驰六国饭店，赴伯葭约。饭后诣史馆，坐公案，改削《云南地志》后序。出城在大德通换便衣，适有墨汁，写对两付。闻论古斋得震泽徐氏所藏书，皮置火神庙中，往观之，皆大部通行书，纸板不劣，无甚孤本、秘本。余买医书两种（《千金衍义》、《仁斋直指》），《陆氏广舆记》（颇便检查）。闻有《通志堂经解》，拟得之，尚未出箱。戌刻至厚德福，赴授金约。

初七日 晴。珩、朗来作竟日谈。看讲习馆札记两份。

初八日 清晨微雨濛濛，大有春意。巳初刻谒振贝子，则已出门矣。又访沈雨人侍郎，亦不值。归寓看札记五份毕。申刻至石桥别业，己丑月团。看《书影》卷六中载艾千子论古文千余言，推重欧阳、曾、王甚至，盖为于鳞、元美伪秦汉而发也，然所论却有确见。因看札记检查周官，觉设官太多，如夏官中犬人亦有若干员，不知俸禄何以养之。

初九日 晴。午刻诣史馆，出城至方壶斋赴荫北局，为时尚早，无客到，荫北出示李眉生先生致潘文勤师手札两巨册，阅竟一册，多论看书往还之语。有一札云，湘乡师（指曾文正）每举“称心而言”、“尽吐胸臆”二语相戒。余亦犯此病。此并非恶德，然招忌招尤，于涉世最不相宜也。赶西城归。忽夏津专丁朱升到京，五弟于初六日三点钟呕血暴亡，闻之惊痛，木立反无泪，手持五弟妇信，瞪目视之，不识一字，久之乃大恸。胞弟三人，一朝尽矣。苍苍者天，何其惨酷！五弟前年十月来京省余，至次年二月初始去，恋恋不忍别，尚订再来之约，孰知遂成永诀耶？此次摄夏津篆，弟大喜，余亦快慰之至。受事甫两月耳。自甲辰叔季两弟逝后，弟恋余甚，一月不得余书，则徬徨无措。前岁来此谓得见兄面，死亦无憾。不意竟成恶讖。伤哉！伤哉！彻夜神魂恍惚，屡梦中大哭，为室人推醒。

初十日 阴。一日凄惨，无复生趣。何梅叟、周政伯前辈来视余，三兄，六弟均来。发山东抚藩道三电，恳照拂身后事。又发延平电。

十一日 阴。春分节。在广惠寺礼忏成服。晨起闻室人述“潘家河沿”四字，余触动旧感，放声大恸。盖甲午、乙未两年，次弟下榻河沿寓斋，颠沛困顿，与余相依为命，为生平最伤心之事也。家人见余过悲，不复能抑制，力阻勿赴，庙中见灵座，闻经声，此心将碎。余亦自揣不胜哀，遂勿行。锡三留伴余，朗轩、梅叟、珩甫、禹九接踵而来，情殊可感。闻亲友来吊者极多，秦和卿哭极痛（次弟在东联谱弟兄），萧翰臣及梅叟皆陨涕不止。接延平回电，又接济东道张汉翁回电。汉三观察名学华，番禺人，次弟荐卷房师，待弟极优摯，夏津之得，师力为多，特识之以铭感。心房已碎，泪眼将枯，四海茫茫，几无足容吾情之地。一念骨肉凋丧殆尽，则祈速死以相聚于重泉。一念同气三人，唯吾独在，

茕茕孤寡，担负皆在吾身，则又不敢毁伤此身，以负亡者。起居注同僚在湖广馆春叙，余承办，不能往。

十二日 晴。写致山东孙中丞、朱方伯、张观察三函，皆为次寅身后由代理员弥补亏空事。以初六日方开征，于理可归前任也。书共九大纸，腕脱指酸。禹弟、朗轩竟日来伴余，意良可感。连接张馥荪两电，求代理夏津篆，为次弟料理亏累。余以其名及傅梅孙名上慕帅，请择其一（傅与次弟同门，且至契，张则至亲也）。客去随意看外国小说遣忧。看书剧谈，此心尚畅，独坐则悲从中来，不可抑遣矣。孙思邈先生序《千金方》曰：“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至于切脉诊候，采药合和，服饵节度，将息避慎。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服膺取决。”观此数语，知专门之业，其成就若斯之难也。今人乃鹵莽灭裂，视同求食之技，轻人命若土苴。悲夫！悲夫！余所以联合同志立医学堂及研究所也。宝惠、宝铭起身赴夏津。

哭次弟 其一

初疑噩梦岂为真，赴告明明有使人。片纸横飞如掣电，寸心碎捣欲成尘。说诗应恨删常棣，行路从兹避夏津。荆树三支今萎尽，与君转世更相亲。

十三日。 晴。不到史馆。姚石荃侍郎来，午饭。饭后至琉璃厂散闷，至晚方归。买书数部（仿宋本《宾退录》，《西藏记》，《卫藏图识》，《三家文钞》），得原板初印《唐诗叩弹集》。余嗜此选十馀年，搜觅精印本亦十馀年，今竟得之，虽在悲戚中，为之开颜一喜，书之足以解忧娱神也如此。书贾殷姓，以初印本《通志堂九经解》求售，凡四百本，其中虽有配本，而所配乃较全书为精。宋元人说经之书尽在是矣。

又作 其三

天地无知泪眼枯，坐行寝食半模糊。案头书札犹前日，身后杯棬剩藐孤。春似去年心顿冷（弟以戊申十月自新城来省余，至次年二月始依依而别），魂归何处梦全无。临哀不敢摧颓甚，门户凋零仗病夫。

十四日 晴。偕锡兄访石荃，作竟日盘桓，石老赠以所著各书，于兵事实有体验，又谈前明事，甚可解闷。

十五日 晴。午后诣讲习馆。少泉乞假旋汴，馆中仅政伯前辈一人也。朗轩、珩甫、禹弟俱来，偕出城散闷，茗于青云阁，饭于畅叙园，皆禹弟作东，为我解忧，可感之至。在青云阁书摊买石印《画禅室随笔》，铅印《明季稗史》。《随笔》评书论文谈禅，皆香光自标心悟，寻绎殊有味。余喜谈胜朝事实。崇祯一朝，正史究有避讳，不如野史之翔实也。归后少息，为庆和祥绸缎店作擘窠七大字，每字纵横三尺，颇抒胸中郁勃之气。

又 作 其二

(此首以层次章法论，当为其二。)

回头四十五年情，唯汝昂藏气不平。六上未酬文字苦，一州竟定墓碑名。命官有限消官禄，河水无情咽恨声。尤触小时孤露痛，残装败絮两书生。

十六日 阴。季超、鲁卿均来存问。未刻至医学堂。诚玉如赠樱花二盆。此花产于日本，娇艳无花可匹，每二月花时，士女倾城游赏，至花残乃已。兹虽一枝斜簪，而轻红晕艳犹足动人，惜余无此心情也。文友堂送来原刻《三家文钞》(侯朝宗，魏叔子，汪尧峰)。余于尧峰文夙所笃好，叔子文则今日始快读之。骏迈深切，当与惜抱翁称本朝两大家。寄延平书。

自甲辰九月叔、季两弟同天下世，一家而外，其时时相忆者独次弟耳。今弟又长已矣。江山万里，谁复念长安人海中有澄斋其人耶？挥泪又成二十八字

当年亲爱凋残尽，四海茫茫一子由。今日夏津桥下水，更无离恨向京流。

十七日 晴。公善养济院工厂请王大京兆、王厅丞公宴，余于十日前下柬，不能中辍，乃素褂往陪两公，详观工作，颇美成绩，久坐始散。至丞相胡同吊戴文诚之丧。禹弟精制肴核，借座湖广馆为余解闷。是日馆中举行送行会，公饯江杏村侍御，且有登台演说者。余至而会已散。席罢偕朗轩在通记略坐而归。魏叔子极赏尧峰复仇议，谓甚类西京。余昔读此文，觉其神似半山，与西京殊不类。叔子非轻誉者，当自具只眼也。

十八日 晨起雪满中庭，云阴犹湿，闻南城夜雪更大，厚积几三寸许矣，天寒甚。午刻偕伯葭饭于六国饭店。饭后偕至伯葭寓庐，尽出所藏字画示余，意欲为我排闷，极感良友之心。归寓葛霞仙来谈。灯下复校《光绪十年记注》六册。

检季龠亡弟遗著

文人自古难论命，遗墨纵横付阿兄。十载伤心词赋手，江南谁吊庾兰成？

二十日 晴。得宝惠书，十五日已抵夏津。已刻诣陆掌院，请点起居注协修二员，满、汉主事拟正、拟陪各一员。又诣荣掌院，病不能见。饭后吊葛振卿尚书之丧，亲友凋零，余触处伤心，不禁痛哭。诣讲习馆，陆掌院到馆久坐始去。归寓评阅馆员札记九份。朗、珩、禹俱集，剧谈。

二十一日 晴。刘梅舫自吉林来。伯葭来，偕访朗轩，余介绍焉。朗留午饭。饭后久谈乃归。删改《黔志》贵阳府毕。夔尹来访，爰剧谈以舒心目。锡兄助我复校记注，余力

略苏。馨斋招饮，辞之。

二十二日 晴。侄婿吴士宜（育骥）自江右来，携伯诚侄书为介绍。士宜常熟人，其祖母恽氏为余表侄，又杨庭先兄次婿也（以知县来引见）。饭后删改《黔志》安顺府一册。傍晚赴恒裕一行。寄宝惠兄弟谕。得《国风报》第三期，竭半夜之力粗竟一册。报中所登皆有实益有关系，所著论说，语语搔着痒处，旬馀郁闷为之一快。现今报纸丛出，无非造谣言，乱骂人，结党受赇，是非颠倒，阅之徒乱人意，余皆摈不寓目。独此报出于梁任公，学问根底既坚，阅世复多深识，每月二册，皆经国远谟，吾是以笃嗜之。末附《春冰室野乘》，有蒲州王文恪尸谏一则，仍沿世俗之说，斥其子编修沆（报误作伉）以千金卖死父。以余所闻，编修君受诬实甚，别为记事一篇，录于卷尾。

二十三日 晴。终夜心怔忡不能眠，起甚晏。得惠信，随手再复一纸。看讲习馆札记五份。石荃、亚蘧、肇生、奕卿先后来访。买《国风报》第四期。灯下意懒，随手取新买《广舆记》，阅一卷。此书国初陆应阳所辑（字伯生，华亭人），每府先记沿革、形势、山川、古迹，次记自三代迄明名宦流寓本贯人物，简而不陋，可以卧游，可以尚友。

二十四日 晴。饭后至徐禹门处题主。又至湖广馆胡莲溪太史处行吊。与肇生、爽秋饭于广和居。肇生善谈，殊可破寂。灯下评阅札记四份。得延平书。

二十五日 晴。因宝襄不率教，愤恨终日，中气固而下坠，腹胀不能偃仰。甚矣，为父者期望儿子之心如其切也。回思三十年前，不孝之向学、立身，果能仰副吾父之心哉！不为人父，不知己父之苦也。灯下写畿辅农工学会横额，作擘窠书。

二十六日 晴。同乡李锡畴主事（志道）来访，得其兄俊贤云南书，以族侄秀松（号灿云）触瘴歿于威远，老母悲痛狂易，其妇仰药者再，获救未死，幼子零丁，嘱余函恳滇中大吏，为筹身后事。余既谊不容辞，又触夏津之痛，拟函致李仲仙制府、秦右衡廉访、叶伯高学使，交李俊贤料理。秀松之高祖，余曾叔祖也，讳燮，由进士兵部主事截取铨授云南景东厅同知，歿于任。家贫道远，遂葬于滇，子孙流落不能归，因家焉。四世皆单传，秀松议叙得通判，即官滇中，犹用阳湖籍。秀松方在壮年，今又夭，无兄弟，仅馀孤子，此支其遂流离乎？午后诣顺直学堂查学。在有正书局买梁卓如所撰《中国六大政治家》第五篇《王荆公》。其书发挥荆公政术学行，尽雪宋以后党论之谤，实具卓识，当细读之。其第一、二家为《管仲》、《商鞅》，余尤欲得之。书局市缺，须俟异日也。得东抚孙慕韩复书，力任次弟身后亏累，且筹归梓之资，可感。

二十七日 阴。清明。远隔先茔十一年矣。每逢此节，抚然有思。午刻约锡三、朗轩、珩甫同访张润泽于万寿西宫。平畴无际，烟树溟濛，几不知此身在城市中矣。润泽留饭甚丰，流连至傍晚始散。又偕朗轩访冯润田，至福兴居晚餐，竟日盘桓，此心稍适。得宝惠廿一所发书。

二十八日 阴。西园老桃树根轮困可合抱，为前人划平垂朽矣。去春忽挺孙枝，余酌留其中较直一条，尽芟其馀。今春长至八九尺，枝叶扶疏，居然着花廿馀朵，乃碧桃花也，艳洁殊可爱。据花匠言，老根气厚，三年即可成树，又为吾园生色矣。申刻约朗轩、正甫、王笃安便饭，谈及淮河淤浅，下游不畅，横流漫溢，皖北各州县受水患者十馀年，民生大困，国计亦伤。前岁江北水灾为害甚巨。乃与三君披图考说，议导淮之策。天下事有当为百年计者，此类是也。客去静坐，阅《王荆公编》，其味醞醞，遂忘就枕。

二十九日 晨，微雨，午刻晴，润爽宜人。至北城祝庆邸生日，未设寿堂，纳刺而归。门人舒宾如新简直隶巡警道，来谢师门。饭后端坐书室，竭半日半夜之力，评阅讲习馆札记十六份。其中固多心得，而作新政门面语者不少。某君乃取各国召集议会之日期、场所、开会式，掇拾而胪列之，吾不知于政治何关，于学理复何关也，阅之昏昏欲睡。润泽为我觅得梁纂《中国六大政治家》第一编《管子》，第二编《商子》，合一册，连前得第五编，可得一月快读。此三十日为不负矣。因语润泽：凡古今人书，必识见深一层，笔力透一层，意象远一层，读之方有馀味，有大益。若仅见平面，人云亦云，何必多此一重纸墨，用此一番心神（如古人之为贤为恶，办事之为是为非，久经论定，毫无疑义者，更论之，则赘矣）。吾近来读书，实有如此意趣，不得谓非新知识有以发之。吾自谓于新学能得其精神。

三十日 晴。饭后诣讲习馆。归寓写复大兄书，为澍孙出嗣展缓数年事。灯下检新装订《华制存考》中名臣一卷，读武陵赵文恪、安化陶文毅二传。文恪历治数省水陆各政，全得力于认真编保甲。文毅则创海运，改漕法，皆百年远大之功。贵州皆童山，文恪劝民就土宜多种樟树，放蚕作茧织绸。今直隶、山东多用橡树养蚕，不减桑叶（橡蚕丝虽不如湖桑之细润，而坚韧则过之）。若樟树，则他处未闻，恐只贵州有之。

三月初一日 晴。午刻诣史馆。又诣起居注，答访伯葭、翰西。又至六国饭店答拜洪颖之，未值。昨闻此次互选议员，有以子而举父者以为怪事。今日闻政伯前辈述雍正间衡郴巡抚王树应诏举其父：刑部主事王正学问优裕，政事练达，忠孝之性发于至诚，请破格录用。世宗超擢为知府，树能举，上能用，较之今日尤奇。接门人张泽堂太守（铤）焉耆书。

初二日 晴。未刻至医学堂会议访奕卿。灯下读《国风报》，评阅馆员札记。得宝惠信，系三十日动身回京。

初三日 晴。巳初刻谒振贝子畅谈。至魏家胡同吊寿懿卿夫人之丧。访珏生久坐归。评阅札记六份。宝惠回京，宝铭暂留夏津。后任卢海如（澜）除担认亏空外，别贖一千金，又合以次弟应得之款，约有三千馀金，不忧归计矣。东省大吏情谊可感也。

初四日 阴，有风。午刻至石桥别业赴王胜之学使、张采南太守之约，座皆己丑同年，合拍一照为纪念。未刻至云山别墅赴梅叟约。桃花经风狼藉，树头树底不复能觅残红矣。此年年例恨也。入座即行（花老出示新作苇絮诗，清新雅切。吾将以徐苇絮呼之），至广和居赴奕卿约，傍晚始归。评阅札记七份讫。

初五日 晴。午刻至长椿寺公祭孙文正师，素面后归。采润夫人率儿妇、女游万生园，余枯坐内室。接讲习馆电话，元和师到馆，余乃步行而往，侍谈四小时始去。

初六日 晴。巳刻祝振贝子生日。绕地安门诣史馆。归寓腰背皆酸痛，乃随意步西园看花消遣。海棠绽蕊，万点嫣红；芍药廿馀本，茁芽甚盛，可供半月娱赏矣。宝惠下直，言陆军部接湖南明电，土匪勾结饥民，初四日据长沙省城作乱，拆毁公署，巡抚岑春蓂在牙里局仰药死。电为藩司庄赓良所发，辗转达部，湘电已断，不得此两日消息，未知乱象若何。

初七日 晴，暖甚，须换夹衣。未刻至西柳树井越中先贤祠外路祭孙文正师。先在祠中小坐，与天津相国剧谈，谈及定兴鹿相太翁壮节公，讳丕宗，道光末任贵州都匀知府，已受代旬日，未行而贼至。幕友劝曰，公已无守土之责，虽去不为逃，何必与人同尽？壮

节公不肯行，城破，公及夫人萧氏以幼子托幕友挈之缒城去，遂夫妇公服对缢。老仆某焚居第，亦投火中死。相国甫出城，回顾火已赫然，间关寇中，足重茧，走省城，两月始达，大吏悯而贍之。待贼平，然后诣都匀收忠骸，同官集赙，乃得归葬。定兴相国早年得科第，人皆谓忠节之报。老仆之子孙，鹿氏世养之，今小康矣。访仲山。管丹翁来商办敬节会报销京兆详册，余概令实用实销，无一项含糊。

初八日 晴。适翁氏大姊自常熟来京嫁女，暂寓米市胡同，余即往问讯，因屋隘，不适用，颇费唇舌。余与伯齐调停其间，在便宜坊晚餐，趁西城归。鄂督来电，岑抚尚存，系混成协统领误报也。岑抚有电，自请严议，得旨开缺，听候查办。移鄂藩杨文鼎护湘，抚乱事略定。湖南为产米之区，湖北亦仰给焉。外部忽与外人定契约，以湘中产米及锑，名为土货，准其出口（闻此约结于光绪廿八年，真病狂矣）。于是日本于二月间买米三礼拜，米价骤涨，湘人大恐，稟岑抚乞禁，岑抚与日人约法，只许再买一礼拜。此七日中，盖藏遂罄，价至十元一石（向只二元），且无从得米，饥民困迫，遂肇此祸。定约诸人之肉，其足食乎？唯青黄不接，来日方长，湘既濒死，鄂亦坐困，吾恐乱之靡已也。

初九日 晴。巳刻至顺天府赴王大京兆约，归寓略憩，复出城，至乡祠，赴宗端甫、王鹤田约。副都统霍伦泰递封奏，奉旨掷还申饬。其正折请以贓罚库款筹还国债，谓尝阅史鉴，明朝诛刘瑾、魏忠贤籍没之产皆在库中（此事不知何据？前朝数百年库款，至今尚存，真足喷饭）。今又数百年，积存之银，不知凡几。附片系劾山东一知县一都司，拉杂填缀罪案数百言，竟未指明何县及知县、都司姓名，可发大噱。

初十日 晴。评阅札记十二份。朗轩来谈，余以新得坡书《罗地庙碑》、《迎神词》拓片赠之。至翁宅一行。

十一日 阴。午后偕锡兄至下斜街花厂买鸾枝二株，补栽西院；又买木香，荷包牡丹（其根即当归）各二盆，顺至乡祠访海棠芳讯，尚未盛放。吾庐海棠花较早已灿如云锦，盖庭宇宽敞，受阳光足也。

十二日 夜，大雨。壬午全蜀馆公局，未暇往，托新甫照料。

十三日 阴。两日奔驰于朱、翁两处成礼合欢。

十四日 阴。在家静养，评阅札记十二份。申刻访朗轩，写对联九付，伯葭亦到，晚饭后归。接宝铭书。

十五日 晴。午刻诣史馆。贵州解来新印全省图说，颇精详，足资采录矣。散后至新开路，为于穆若夫妇诊疾，梅叟相陪。灯下写复丁衡甫同年、吕业卿舅、家润笙先生三信，均交邮寄。

十六日 晴。午后至文友堂买医书二种（明板《灵素类经》〔张景岳著〕、《景岳发挥》〔叶天士著〕），《魏鹤山文集》，雅雨堂《山左诗钞》，惠士奇、金鹗《礼说》，前后《汉纪》，又零碎书五六种，共合银廿五两。鹤山先生古文，源本经术，博大精纯，为南宋一大宗，王铁夫极重之，余求之数年矣。古文一道，固贵有序，尤贵有物。若仅规之于格调神韵之间，而无物以为之质，则亦优孟衣冠，鱼兔筌蹄而已。余妄谓作文与其法严而局促，无宁驰骤而法疏。

十七日 晴。申刻至于处复诊，因至西堂子胡同赴那锡侯、刘聚卿约之约。补葺蜀葵五十本，玉簪二十本。

十八日 晴。王保师枉谈甚久。出城答拜十馀家。访陈松山前辈，畅论时局，共痛心于南皮故相之误人家国，为名教罪人（故相生平行事无一足取，而废科举以绝寒峻登进之途，崇东学以亡圣贤文学之绪，铸铜元以乱国计而腴民生，致今日上下交困，不可收拾，尤其罪之大者，而一般无行无识之徒，乃奉以山斗之名，言之齿冷）。〔眉〕尚有一大罪案，为今日所未可言者，当于日后及之。起居注送来光绪十三、四、五年记注，仍请锡兄复校。夜，大风，此花时常例也。

十九日 晴。午刻与伯葭饭于六国饭店。饭后诣史馆，删正提督闵殿魁列传（昌平州，回教人）。祝铭鼎臣将军生日。访吴蔚文丈久谈。归寓联华堂在此久候，议数事而去。灯下评阅札记四份。

二十日 晴。评阅札记七份。饭后诣讲习馆。申刻至恒裕，还惠、铭前用赴夏川资二百元。至嵩阳别业赴史吉甫之约，半席先行。至草帽胡同赴朗轩约。闻江南北缺米特甚，斗米千一百馀文，海州宿迁已有抢米面等事，新谷尚远，饥民无以为生，可忧实甚。昨晤政府诸公，方以湘乱平靖为喜，曾未计议及此。呜呼！

二十一日 阴。云南禄劝黎君炳南，字灿阶，闻余名过访讲学。黎君从事身心性命之学，向道甚笃，律己甚严。万里走京师，入政法学堂，志在寻师访友。年甫三十有三，求之今世，殊不可多得。余约其常来讲学，互收攻错之益。澜笙先生自津来，梅叟、珩甫、三兄皆至，共作半日谈。梅叟独坐精舍看书，仆人不知而扃其门，余久候不见，其仆亦觅主人不得，相与穷搜，或疑其在西厅，姑启扃视之，则端坐俨然，语其故，宾主大笑。徐相国、增大臣来唁余，以明日有公事不得行吊也。

二十二日 晴。清晨赴三圣庵，日入后始归。来客三百五十馀人，收奠份九百号。大约为余来者十之六，为宝惠来者十之四也。疲甚，依枕即酣眠。

二十三日 晴。午初始醒，精神虽复，而腹股痛未平。其实昨日俱系惠、襄两儿，鸿、钧、济、骏四侄陪拜，余大半立而请安回揖耳。中年后人不禁劳剧如此！一日不出门，不见客。锡兄、珩甫、润泽两弟、刘殿英来拆封。评阅札记全份。复看史馆大臣四传。江督电奏截留漕米十万石平糶。张景岳取《灵枢》、《素问》二经，区分门类，详加诠释，名曰《类经》，余新得于文友堂，明刻大字本，为两函。景岳主张用温补药扶阳，为叶天士所诋，作《景岳全书》发挥以辟之。余意古今医家所值气运不同，因而各立宗旨，吾辈志在救世，大可相剂为用，不必过于执持。学者各从一门悟入则可；墨守一门以概万变之病，则不可也。景岳此注，融贯参互，发明经义，其中误解之处诚所不免，亦犹先儒之注经，而用力之深，可称体大思精矣。寄笏斋书。

廿五日 晴。巳刻赴柏林寺，昆文达师三周年公祭。牡丹一丛盛开，甚可赏。寺建于元至正间，有屋梁题字可证。孙退谷《春明梦馀录》、朱竹垞《日下旧闻考》皆未载。国朝乾隆初，以寺与世宗潜邸附近，特敕重修，赐名柏林寺，以殿前古柏而名也。柏凡四大株，东南一株，四五人合抱，轮囷垒块，尤为奇古，恐是元时旧植，馀三株亦数百年物也。与同年李木斋府丞摩挲徙倚久之。御碑二，一满文，一汉文。此寺规模阔广，庚子年两宫西幸，衙署为联军或据或毁，各部院皆侨置于此，分屋治事，宽然有馀。留京各员呈递折件，俱至此交内阁封发，王大臣验放外官亦在此，几于一小台城矣。亦近十年大掌故也。在寺午餐。答谢东北城客。五点钟归寓，往返六十里矣。得延平书。

二十六日 晴。午刻诣史馆，答谢东城客。在大德通少憩，复入西城吊葛勤恪丧。车中看明季稗史四种。未造天时人事，古今一辙。今人悲古人，又将使后人悲今人也。复笏斋书。

二十七日 晴。立夏节。午初赴太升堂联华堂盛少仙之约。吾顺绅商皆在座，议捐建立忠贞联文直专祠。又至江苏馆公请新放江北提督雷朝彦侍郎（震春）。灯下写屏对八件。接山东贾竹农同年（裕师）信件。聂献廷参议自太庙视牲后，赴太升堂，云所视牛羊均肥腩无缺，明日钦派礼部堂上官监视宰牲，可谓郑重审慎矣。而不知有司之舞弊，有极出意外者。犹忆十年前，先帝躬祀圜丘。毓鼎侍班，到坛过早，牲尚未陈。旋见人负一布囊来，兼挈牛头等物，乃隐窥其所为，则见置囊于陈牲之案，以一若牛皮之物蒙之，上安牛头，下插牛尾，出盎中油汁，以帚刷而泽之，不须臾而牛成矣。迨上临祀，赫然而伏者固一元大武也。为利几何，而欺天欺君若是。心法相传，必非一日。朝廷具文类此者何可胜数。若非目睹，不知且不信耳。然则何不以真牛陈祀而后吞之？少仙谓，既祭之后，此牛别有主者，宰牲者不得入手矣。宝铭归自济南。

二十八日 晴。山东巡检郝味三来见（盐山人，贾竹农门人）。午后访萧隐公明经（日炎）。萧，嘉应州人，服膺阳明之学，以不欺自心为主。自陈生平用功甚苦，近三年始觉有得力处。余闻灿阶道其人，诣嘉应馆先访之。至湖广馆行吊，顺答谢城西客。接门人朱景翰余杭书，随手作答。寄五弟妇信并挽联五付。

二十九日 晴。巳刻至乡祠赴瑞鼎臣、宝瑞臣、于晦若、李柳溪四侍郎之约。归途过云山别墅，闻牡丹已开，下车赏之。两点钟约同志七人在精舍讲学，四点钟散会。此后阅七日一会，共讲求圣贤之学，收规勉切磋之益，兼以保存正脉，立名教之防。今日先议定学规，以下次为开讲之始。夜半地震。

庚戌年四月初一日 晴。午刻诣史馆，又诣起居注。汉主事随满司员堂参，自此次始。从前不入署办事，亦不谒总办也。大风炎燥，归寓，评阅馆员札记。

初二日 晴。东邻公爵阿克东阿来拜。九公主之子，字子实。东邻之屋与吾居本为一家，皆阳湖庄氏所建，光绪初年屋售于醇王府，分为二契，以东半赠九公主，以西半畀公爵色珍额。色为琳贵太妃之内侄（太妃实生恭忠亲王）。复转售穆玉甫侍御（腾额），丁未冬归于余。东邻则严范孙侍郎赁居，严去而阿归，现亦待价而沽也。未刻赴医学堂，申刻至湖广馆，赴何绍先之约。何字澄卿，云南师宗人文贞公之曾孙（文贞讳桂珍，与先大父道光戊戌科会榜同年，以上书房开坊翰林，不容于权贵，放安徽宁池太广道，为降贼李兆受所戕）。西书屋落成，额曰话兰篻，与锡三迁焉。以内间为锡三治事之所，而余占外间，明窗净几，治史馆、讲习馆、起居注公事于斯，以其暇舒纸临帖，特设一榻，倦则小眠。窗外陈列石榴、夹竹桃，植藤四株，以架覆之，花可香，阴可荫，盛夏不苦炎光，以此充大隐于朝，不作非份之想矣。

初三日 阴。午后微雨。偕锡兄、禹弟携闰儿游陈列所，有绣工科教习余沈氏（名寿），绣意大利皇后像，系仿照相为之。面容酷肖，云发茸裘，细入毫芒，光泽可鉴，较照像尤胜，悬价银二万四千两。吾华技巧突过欧洲，若日本则不可同日而语，而一般浅人乃崇奉日本若神明，可笑可耻！其余绣货尚多，皆落第二义。登楼周瞩，十八行省土产、美术咸萃焉。雨复至，在茶棚稍避，因赴崇效寺看牡丹花，已残矣。妙慈上人出素笺索书，

为挥两件。上人以伊蒲供相待，略餐而出。归途凉润怡神，旬馀烦燥为之一洗。灯下评阅札记全份。

初四日 阴，天顿凉。刘梅舫自江右来。会客甚多。未刻至于处诊病。出城至福兴居，赴杨少彝约。

初五日 晴。西风凉甚。陈菊生自闽来京，谈医学颇畅。菊生专心一志，所得甚深。余于医道纯任灵悟。谬得时誉，言之悚然。今拟专读张氏《类经》，从事根本之学。龙光斋以《金匱玉函经》前二卷写样送来，请政伯前辈细校。此书南宋以后即失传，康熙中何义门先生始获影宋钞本，上海陈氏士杰校正付刊，而世间竟无传本。日本人得而再刊之，余从破肆中购回，如获异宝，乃付梓以广其传（第一卷王叔和所录仲景语十数则，皆他书所无）。（〔眉〕此书未能刻竣。）饭后诣讲习馆。申初刻至云山别墅，赴梦陶、嗣香二公之约，陪其房师李荫墀尚书。归途答谒东邻阿子实克东阿，谈次始知阿系班义烈公第之元孙（义烈公与鄂容安公同殉阿睦尔撒纳之难），裕靖节公（谦）之侄孙（靖节公抚浙江，死英夷定海之难），固忠勋后裔也。其弟袭一等诚勇公，而阿公嗣九公主，恩赏额驸品级，俗呼为公，误也。余又详问尚主之制，皆闻所未闻。可见学问随处皆可得益。尚主之家，公主先薨逝，则将所赐府第妆奁，悉簿录归官，而别指一小屋以给额驸（不过十间，门窗户壁皆无），盖仅不夺其名而已（若特恩赐之，不在此例）。公主别有葬地，名公主园。驸马先逝，得预葬园中，将来公主与之合葬。若公主先逝，则园不再开矣。凡公主子孙，得穿四开衩袍，其额驸品级仅一代，再传则等于齐民。俗传公主不许生子，误也。阿公列举某某，皆托体于皇女者。

初六日 阴。史馆改早堂期。巳初到馆，午后归。写扇三柄。申刻至松筠庵，赴李符曾昆仲之约。夜雨。车中看《六大政治家·商君》一卷。不特知商君法治精神，而法家之纲领要义，亦略见于此。余夙好法家言，读《商子》、《韩非子》，苦不能尽窥窍奥。嗣见西士论法书而善之，而译笔冗劣，词不能举其意，久阅未免意尽。今阅是编，始足供我研索矣。由是以读商、韩二子，如锁之得匙也。

初七日 晴，有风。辰刻三松精舍第二会，周政伯学士、李子伟编修来入会。萧隐公讲“季氏将伐颛臾”一章。余又发表立会宗旨。午初散。刘龙伯来议医学堂事。未刻至农事试验场，同乡公请王大京兆。乘舟遍游毕，乃宴于芸芳轩。归寓已上灯，萧翰臣约万福居，辞之。读《类经》，少阳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藏（少阳，三焦也，将领也）。张注以将两藏属肾说，谓肾以水藏而领水府，故肾得兼将两藏。两藏，府亦可以言藏也。愚按：以将两藏属肾，则经文语意不贯。藏、府迥然各别，岂可如此轻率通融。两藏自指肺肾二藏，将字指三焦。三焦下属肾而上连肺，是三焦以一府而兼将两藏也。语自明白了当，而张注迂晦之。

初九日 阴。巳刻诣史馆。归途访朗轩，兼为正甫接场（举贡试第一场）。与锡兄徘徊西园，赏初开芍药，检王氏《广群芳谱》研究培植灌溉之法，亦养心一道也。评阅札记。

初十日 晴。晨醒觉中气迫促异常，不复能就枕，因褰帷开窗，呼吸空气以补助之，稍平。再醒则已午初矣。在精舍请苏抚程雪帅，吴子修学使，吴颖芝、张采南两太守，请邹紫东、姚石荃、徐花农三侍郎，陈梦陶副宪，袁珏生太史作陪。伯葭来夜谈，以余用思太苦，将成怔忡，殷殷以养脑力、畅心神相劝，良友之意可感也。泰西人测彗星与地球同

轨，将有撞击之祸，今日乃危险之日也。西人信之甚深，中人亦有为杞人之忧者。候之竟不应。灶焉知天道！闻彗星已于丑刻见于东南方，星大如碗，尾长数丈，嘱伯葭夜窥而报告于余。

十一日 晴。饭后答谢中西城客。复门人张吟樵书。拟三松讲学会规则。

十二日 晴。惠、襄、丙、懿均患风温，延菊生诊治。饭后诣荣相，点补起居注满主事。袁秉道大令自蜀来京访我作半日谈，故人一别十六年矣（乙未夏秋，秉道下榻潘家河沿旧居），历治江北厅南溪、峨眉二县，治绩甚著，除暴安良，不意书生能具辣手。赵次帅恶其强项而疏之，然则制府所用皆软媚一流人矣，吏治可想。秉道昔主敝庐，维时余公私事皆简，又在黄门伤逝之后，每当日落，必设几中庭，相对啜茗纵谈，以消沉寂。秉道犹话及此景，为之黯然。灯下作复张亲家书，唁濮南如昆仲书，均交朱升带回。珩甫云，夜深望彗星未见，唯见白气如迅练，横亘半天，上宽下锐，直贯明河。梦中哭次弟极恸，既醒犹有馀哀，远鸡初鸣，万籁沉沉，唯闻鼠子悉窣作微响，凄怆不复成眠。

十三日 晴。彻夜怔忡，脑力过伤，心绪过乱，以至于此！若再不静养，吾将殆矣。一日不会客，不理事，不用心，夜眠较稳。伯葭示我卫生八法，拟如法行之。

十四日 晴。三松学会第三期（以此会在三松精舍讲论，即名为三松学会，固以纪实，亦取岁寒共保之意），已初刻讲侣毕集，余升中座，讲知耻说，并录讲义示同人，将来可汇集成册。午正散。衣冠至江苏馆，常府京官公请程中丞，终席而去。赴滇学堂教育平时会，殷揖臣中翰辞干甫员职，公举四川衷佑卿太史代之（“衷”姓读若“冲”），余作书代表众意。入东城祝周采臣部郎太夫人寿。风雨将至，急驰而归，归则霁矣。灯下评阅札记全份。昨方言省事，而今日之事更多。奈何，奈何！西圃芍药齐放，前年老本着花大如盘，鲜艳充足，则三月初加肥之效也（用香油渣以水融化溉之）。每日必流连花下，稍为养心之助。

十五日 晴，燥热殊不可耐。已刻诣史馆，删改《曹德庆列传》，淮军名将也。归寓为雪樵介绍苏臬、沪道二书。日落时至医学堂送雪樵。答访菊生。学生公函致余，挽留雪樵，因宣告诸生以雪樵不能久留之故。梅叟来赏花，约赴聚魁坊小酌，兼约锡兄，挈惠、铭。

十六日 晴。看《夏峰集》乙丙纪事一篇，为之激昂。饭后为王次箴殿撰撰诊病，温病误服牡蛎，箴病遂增剧。庸医之庸可恨。出城赴医学堂晤会稽张达夫孝廉（采薇），深于医学，唯两耳聋甚，宾主笔谈。姜宝轩丈来夜谈。向龙伯借余氏（震）所编《古今医案》阅之。

**夜梦次寅，知其死也，握手痛哭，倏然而醒，万籁
沉沉，唯闻鼠子悉窣作声，凄怆欲绝**

半如惝恍半分明，见惯癯容竟隔生。噩梦初回闻鼠啮，拥衾泪眼对残檠。

十七日 晴。门人廖子方自桂来京，谈及广西遍地皆匪，乡居者相率保城，而新政筹款，无一非出之民间，乱将作矣。姚石老过谈，留饭久坐乃去。为王次箴复诊，诣陆相，

商起居注公事。

十八日 晴。张达夫来访。袁秉道大令命其两郎（〔眉〕袁瑗，字箴同；袁环，字匡来）来执贽。次郎匡来，曾习英文英语；箴同则精于计学：皆少年之秀也。未刻赴徐花老之约。出示南唐徐供奉（熙）蜀葵，用廓染法，千年后犹神色如生，神品也。恭忠亲王所藏，嗣王锡晋斋主人以赠花老。花老对临一纸，代余题诗四绝并跋，记其始末。余特携笔墨印章，对客书之。馔有鲟鱼，殊鲜美。归寓评阅札记六份。八点钟二刻，彗星见于西方，尾长数丈，斜扫正南，旋见星陨者三，彗星行度极速，十点钟即没。昨在元和师相处恭瞻皇上御笔，以黄纸朱书“正大光明”四字，大约四寸许，去岁五月间所书，年甫四龄。元和师恭纪一诗云：“劲气纵横信笔书，聪明天亶有谁如？他年奎藻盈寰宇，记取童龄运腕初。”（〔眉〕孰意逾岁而竟亡国耶？）

十九日 晴。巳初为钱新甫同年诊脉。因诣史馆删改《岑毓宝列传》。去年至今，史馆列传余所最得意者，刘坤一、黄万鹏、岑毓宝、曹德庆、俞樾各传，颇有前史笔意也。炎风扬尘，乃归寓。潘爽卿、陈菊生来谈。客去，评阅札记毕。戊初赴伯葭六国饭店之约。朗轩在通记相招，因偕伯葭往谈，夜深始返。后半夜丑刻，另有一彗星见于东北方，光芒更甚，未知与前半夜所见是一星否。天象如此，恐有兵事也。寄禹弟书。接许篆丈福州书并幛。

二十日 晴。巳刻诣讲习馆。午刻赴太升堂，同乡京官为八邑举贡接场，循昔年礼闈故事也。宾主两席。归途又为次箴复诊，病已全愈，善后而已。夜饭后燥闷殊甚，以留声机自娱。余新又买一八音琴，盖以音乐能养心解愠也。昨日鄂督奏结湘乱案，有旨：巡抚岑春煊开缺，交部议处。藩司庄赓良、盐道朱延熙均开缺议处。湘绅前祭酒王先谦，道员孔宪教、杨巩，主事叶德辉，推戴藩司（推戴二字恐是原奏中语，似措词欠酌），排陷抚臣（孔、杨），梗议平粜，电请易抚臣（王），屯谷万馀石，为富不仁（叶），均交部严议。闻旧辅屯谷尤多，乃逃严谴，幸矣。以粤臬赵滨彦代庄，其人屡为言路所劾，尤非理乱之才，朝廷用之，恐误湘事耳。夜，雷雨，今年第一次发声也。

二十一日 黎明复雨，竟日凉润，花木皆长精神。因雨辍讲，至东城为新甫复诊，在彼午饭，与新甫令弟晋甫久谈。晋甫尊人子方先生（讳炳森）为先大父道光甲辰浙闈所取士。出城为应沂初之女诊病，闻其戚串家一新妇，热病发狂，市医常姓因其新婚未匝月，指为房劳过度，夹受阴寒。余诊之，决为血热，用羚羊角、丹参、丹皮等药，急电告病家勿服热药，而附子理中丸已下咽，病人痉噤将绝，已置后事。余药煎成，以银匙强灌之，两匙后即觉噤势稍解，七匙之后病人居然苏醒，张目认人，自索药服，迨尽一大瓯，其病若失。一时观者诧为仙丹。顷刻间传遍前后巷。余亦自喜不但救活一人，且为新妇洗其污名也。至米市胡同赴剑秋之约。访三兄未值。夜又雨，依枕听窗外滴沥声，清脆无比。人间清境何定，第视人领略何如耳。

二十二日 阴。竟日微雨。至新甫处复诊。闻椽侄患病，特往视之。冒雨出城，至大德通，与朗轩、亚蘧约会畅谈。亚约东兴居便饭。九点钟归寓，甫坐定，忽闻北闹市口保安寺失慎，与吾东院后屋仅隔一巷，火光逼近，庭树皆红。约一小时，为水龙救息。采澗夫人适伏案临书，闻之略出瞭望，即归坐挥翰如故，无一颤笔、败笔。其镇定之力，有非男子所能及者。

二十三日 阴。已刻为新甫复诊。呃逆已两日夜，浊阴上干，胃气将绝，亟以严氏丁香柿蒂汤治之。贺端午桥同年娶侄妇之喜。访石荃，留便饭。再至钱处，病势稍平，面红鼻黑、舌干黄皆退，似有转机。作霖惠鲋鱼两尾，甚鲜，约梅叟、南园、正甫、珩甫共啖之。有旨革岑春煊、庄赓良职；王先谦降五级调用。湖南承军兴功勋之后，绅权之重甲于各省。午桥同年抚湘时，谓为共和政体，久为地方官所切齿。此次瑞制军查办，有意借此摧抑绅权也。

二十四日 阴。三处道喜，一处吊丧。傍晚为新甫复诊，病势已保无虞。因留晚饭。饭毕九点钟至华德交通社听德人演说，新出派西佛尔空中飞艇，并有模型及电光影，所说制造功用极详。凡从前气球危险之弊，兹皆预防。能自为伸缩疾徐，制作之巧，愈出愈奇，行军用此，真防无可防矣。来宾各赠图说一册。归途自思，余公私诸事冗杂已极，而百忙中犹远出为此，虽觉好（去声）事，亦不得不谓之留心世事也。

二十五日 晴。午前诣讲习馆。归寓，石荃、亚蘧来作半日谈。见亚蘧所作为樊山题郑所南画兰七言古诗，哀艳悲凉，大有飞卿、昌谷风味，诵之再三，知其致力于中晚唐人者深矣（亚蘧于《才调》、《叩弹》二集皆曾手钞）。客去出城，答拜各客。灯下为陈彝莽作致蔡伯浩书。

二十六日 晴。已刻诣史馆。又为新甫复诊，诸证皆平，脉五部皆静，而诊其左关独浮，见脐间时有动气，知其冲气将上逆矣。此在仲师有一定之法，因如法开桂苓五味，甘草加半夏汤治之，以平冲气。医家不熟读《伤寒》、《金匮》，岂可轻试其技哉！前日姚石老以其亡弟晏如所著医案见示，嘱为审定。两日细阅一过，精思妙理自是成家，拟为排印，以广其传。归后疲倦欲眠，乃与锡兄伐竹蒔花消遣。三兄来久坐。傍晚大雷雨。

二十七日 竟日阴雨。为新甫复诊。夜间朗轩借精舍请客。

二十八日 晴。讲学第五期，讲侣到十一人。余讲《论语》、《孟子》合三章（子贡问夫子为卫君；宰我问三年丧；万章问尧以天下与舜）。张达夫取中举贡，闻余素有怜才名，特来执贽。其人学问甚优，惜重听耳。饭后至于穆若处贺娶儿妇喜。为新甫复诊，所苦全愈，为开调理之方。此次新甫病情屡变，几濒于危，余始终守定仲景之法，随病转换，依方施治，以奏厥功。古方之可宝如是。夜写对五付。作霖来谈。

二十九日 晴。已刻诣讲习馆。归后评阅札记全份。程君宗伊主张民族主义，颇不满夷、齐叩马及昌黎“天王圣明”之语。余加评云：作者虽本《孟子大义》，此义当奉孔子为折衷。孔子敬仰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文王，而谓武未尽善，于夷、齐则津津乐道而不及鹰扬之太公，则吾夫子之意可知已。至孟子乃有独夫易位，民为重之说。盖孔子所言为万世纲常计也，所以警乱臣贼子；孟子所言为一时生民计也，所以警暴君污吏（黄梨洲主张民权，盖亲见昏君逆奄，清流骈戮，其父忠端公受祸尤惨，故激而为此言）。吾辈身列朝班，此理只能意会，而非所宜言。申刻至嵩阳别业，赴少泉之约。延铁君亦招饮，辞之。

五月初一日 晴。已刻诣史馆。归寓作笏斋书。梅叟来夜谈，出近作养园记及刘浩川一篇就商，余为删改多处，梅叟不以为忤也。偕饮于聚魁坊。

初二日 晴。黎灿阶偕其友角君湛澄（亦禄劝人）过访，商办世界教育会事。缪子受妹婿自江宁来。述南中近状，多可忧者。未刻至医学堂，江西、安徽学生七人，极肯用功，特温语奖励之。又答访万同年（云路）。致丁衡甫书。

初三日 晴。校正季弟《翦红词稿》样本，泚笔作序言，序中略为弟作小传，颇肖其生平。两小时即脱稿，盖构局炼意已久定矣。未刻至松筠庵与两邑诸公会商收回大宛试馆事，复至南厅同乡同署诸君分新到津贴（由北洋筹来，余得四百零九两），过节殊有益。京官况味较从前大佳，因惜大兄不当就外官也。复谢张都转信。每日灯下课采澗夫人读书写字，闺房之乐盖有甚于画眉者。日本丹波元简（其人当我中国嘉庆朝）《伤寒辑义》，胪列二十馀家旧注，择善而从，最为《伤寒论》善本。余尚病其冗复，颇多不必载而载者。意欲仿朱子《论语集注》之例，择诸家注解长者，剪裁融贯，使成一家言。有所未尽，则愚加按语以足之。其诸家总论及别解可通者，亦列为圈外注。音读同异，则载于正文之下，一如《论语》式。名曰《伤寒论章句》。以便学者熟读，似亦医家必要之书。俟过夏后（〔眉〕过夏二字出唐人笔记），夜凉多暇，决偿斯志也。

初四日 晴，燥热。祝元和师相七十寿，与起居注司员饭于间壁庆寿堂。至北城昆师母处贺节。老仆崔姓，年八十矣，咸丰中曾事郑亲王端华，自云熟于咸同间时事。为余说戊午科场案始末綦详，多记载所不及。余嘱其坐谈而静听之。惜路远天热，不能久延耳。归寓适姚石公在此，语以所闻，石公喜曰：“此亦白头宫女也。暇日当以酒饭招之来，详话开天遗事，必能闻所未闻，为吾辈添掌故也。”答拜范邑尊未值。傍晚阵雨，夜中复大雷雨。看陈平伯（祖恭，国初人）《外感温病篇》，大段精当，区别伤寒温病殊有功，间有未妥处，以朱笔抹之。

初五日 晨曦晴朗。巳刻祀神，午刻祀先，荐角黍、雄黄酒。诣董五叔、岳母及三兄处贺节。入西安门，出养蜂夹道迤北一带，平原旷爽，人家皆在绿荫中。余每过之，辄流连结庐之想。珩甫来作半夜谈。寄延平书。儿辈抛球，以舒筋骨，余顾而乐之，乃设为奖格，中一球者奖小洋一角（其法植木槌五于中央，如双陆之器，以球能撞倒为胜，倒五者为大胜）。惠、铭、隽、襄、丙、恩以次递抛，限以十番，余执笔记其胜负，共奖银圆五元一角。盖犹有较射遗意焉。宝铭传补陆军贵胄学生。

初六日 阴。诣史馆。顺道视新甫，则已能手谈自遣矣。为开补气除湿之方。归寓石荃在此，久谈而去。伯葭来谈。夜，大雨。

初七日 阴。彻夜至晨雨声未止。晓起花树翠润，尚涵雨气，洵初夏佳境也。与锡兄散步绿荫中，名心都涤，人生清福孰过于此，觉十三年不迁一官，正天之玉我于成也。癸卯荐卷门人贺绍章来见，浙江镇海人。廷试举贡一等（〔眉〕贺绍章，字絮先，庚子、辛丑并科举人）。至会馆访袁秉道、杨稚坚。吾邑女士甘惠如，年长不嫁，游学来京师，前年十一月歿于法国医院，同学女士醮资殓之，权寄观音院。甘有胞弟，在颍州充英文教习，无力迎丧。稚坚函商拟暂厝武阳义地（地在左安门外）。余即嘱稚坚任其事，酌提公款为殡葬立碣资。详志于此，以备异日查考。复阅史馆大臣忠义列传正本。复黄仙璈、朱桐冈信。

初八日 晴。冯公度来谈。酌写京官公函（吕镜老领衔），致范邑尊，收回试馆。灿阶、湛澄来商世界教育会规则。灯下阅《卫藏通志》、《西藏图识》各书，拟作《西藏地理志》作史馆进呈本。吾所任公私各事如猬毛，几于日不暇给，而长年如此，神不困，心不乱者，则馀力读书之功居其七，蒔花吟赏之功居其三。

初九日 阴。诣史馆，稍坐即至六国饭店，与伯葭饭晤。申刻大雷雨，夜复雨。复许

篆卿丈、左诗龄姑丈闽中书。

初十日 阴。已刻诣起居注，点派收掌、校对二差。谒琴相未值，乃与伯葭饭于桥东，复访伯葭石大人胡同新居，颇幽静，庭隅珍珠梅一丛，正盛放也。伯葭扇面满录中外儒者格言，足启发我者甚多，因请伯葭为我书素箴，为朝夕警策之功。又至羊仪宾胡同石老处便饭，朗轩、亚蘧均到。抵掌畅谈，今日颇得朋友之乐。天又欲雨，急驰而归。和亚蘧诗一首。

十一日 黎明大雨，一日时作时止。门人廖子方去岁丁外艰，既葬而后入都，陆军部堂官惜其才，欲以司长上行走及宪政筹备处会办处之。子方不敢即安，特质于余。余谓此事在吾心自有界限。第办事，不做官，便服趋公，不着衣冠，不得谓之夺情。寒士仰事俯畜，理须谋生，断难杜门读《礼》。但于名义无碍，不妨出而就之。子方奉教而去。子方尊事余，凡事在是非疑似间者，无不质之于余，余亦竭诚为之谋，无稍假借，颇近古之师生也。午刻在精舍请张洗济亲家、周衡甫同年（宝惠庚子夏秋间从受时文），陪客七人，皆冒雨而至。

十二日 晴。定襄优贡邢善长（殿元）持笏斋书介绍来执贽。一日不出门，评阅札记全份，复校史馆大臣传，校勘季弟《翦红词》。傍晚倦甚，率子侄女婿散步太平湖畔。端恪皇贵妃（文宗妃，今上即位，尊为祺皇贵太妃）金棺奉移园寝，百官诣景山门齐集恭送。青褂，帽缀纓，不去花翎。

十三日 晴。三松讲会第七期，到者八人。萧隐公讲“曾皙、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大旨谓夫子于四贤并无抑扬之见，许三子于曾点，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意思。喟然一叹，自叹道之不行，非与点有特契也。午刻至武阳馆公祭关圣帝君，兼为廷试游学毕业举人题名（共六人）。在恒裕稍憩，赴长椿寺行吊，至敬节会看新修讲堂，顺道访献廷久谈。

十四日 晴。同署同乡在源丰堂公请徐中堂、吕尚书，午集申散。过利喊洋行，添买留声唱片，归寓珩来，畅聆半夕。书友持秀野草堂《温飞卿诗注》求售，故友许少嵩同年藏本，题签朱印宛然，不胜苔岑之感。以□金得之。见亚蘧赋万生园袋鼠二十韵，语兼比兴，犹有风人之遗。中有一联云：“穴社终须灌，盈囊尚不归。”讽刺深矣。

十五日 晴。已刻诣史馆。归寓，先世母生辰拜供。未刻至江苏馆赴润田约，车中燥热不可耐。校勘《翦红词》。灯下写应酬屏联。吾直新授测绘协军校九人联袂来谒，为分津贴事，告以事关结局，吾无其权。看《国风报》湘乱感言，谓各省米价之贵，其源不在米少，而实受害于恶币之浚民。真洞垣一方之识。又度支部清理各省财政出入比较表，唯山东、河南、奉天、四川稍有赢余，其余皆支出超过收入。合计出入相抵，岁缺银三千万两有奇。现象之可畏如此。然此后每年入款益少，而新政竞兴叠起，其所以耗财者且无穷期，此孰非吾民膏血乎？不悉驱而纳诸沟壑、迫为盗贼不止也。呜呼！

十六日 阴。夏至节。以馄饨荐祖先。汶上拔贡曹（恩澄，字秋潭）、东平韩（志琦，字书函，又字叔韩）主簿介白仲山来见。潘爽卿、吴竹楼两亲家均来谈。未刻诣恒裕，代六房存京足银贰千两（兑金叶，每两合京足银三十八两五钱），月息五厘。余又在信成存银一千圆，周年息五厘。至医学堂。灯下写扇二柄。

十七日 晴。午饭后出城，为萧隐公幼孙诊病，为热药所误，大势已危，姑以消暑益

气汤法救之。与吴竹楼约，在恒裕面谈。疾风暴雨，昼晦燃烛。雨阵过后，至长椿寺行吊。归途甚凉适。复湖北庄纫秋、迎静斋二书。又复济南毛稚云丈书。又复杭州瑾叔弟书。

十八日 阴。饭后为萧孩复诊，似有起色。至长椿寺行吊。至云山别墅赴刘小蘧之约。校勘《翦红词》。荣锦堂以言津浦铁路车站事，为奸商所愚，奉旨革职，特往访之。见其庭树凋疏，了无生气，深讶之。锦堂自言：今年种花皆不活，驾车骡马无故倒毙，心久恶之，拟辞官而祸作。鸟兽花木足以觐门户之盛衰，气机相感，往往不爽。君子于此，祸福虽不可趋避，然自有修省之功。

十九日 黎明大雨，一阵即晴。巳刻诣史馆。午刻与伯葭饭于桥东。出崇文门至顺直学堂监考。为同事诸君写屏对十馀件。归寓，新任大京兆丁少兰（乃扬）来拜，而前京兆王聘三踵至，相与略谈吾邑公事。校勘词稿讫。连日读《通鉴·三国魏纪》十馀卷。魏明帝时，诸臣言时事者，多切直无忌讳，皆优容之，从未谴责一人，甚或温语奖答，曰敬受良规，曰钦纳谏言，曰辄克昌言。其受谏之美，亦三代下之令主也。高堂隆遗疏，忠诚切至，刘仲垒后一人也。

二十日 晴。辰刻诣讲习馆。午饭后赴西悦生堂举行世界教育职员会，宣布章程、研究办法，中西到者约三十人。余先说明兹会缘起及今日整顿之意。英教士瑞思义演说教育公理。刘君立夫、汪君鸾翔相继各抒意见。四点钟散会。赴陕甘学堂教育总会。又赴医学堂，因诸生放暑假，余特勉励数言，嘱其温习旧闻，毋荒于嬉。归寓已日落矣。侄婿吴德波伉俪侍福茨亲家自扬州来。魏高堂隆遗疏又云：“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下有怨叹，则辍录授能。由此观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此种公天下之说，自来无人敢如此说。

二十一日 晴。癸卯荐卷门人沈铭清来见（字新三，平湖人）。〔眉〕沈生系吉田方伯之子，新分邮部主事。游学毕业，新用编修、检讨诸君，皆用白帖红毡来谒（浙江朱君系工科织染）。饭后评阅札记全份。傍晚访朗轩夜谈。

二十二日 晴。吴福茨亲家来久谈。申刻，石桥别业已丑月团。戌刻，同丰堂顺直学堂暑假公钱教员。复济南书。《三国志》裴注录鱼豢《魏略》约三十篇，余极喜读之，虽不如陈氏之高简，而叙次有韵致，殊不减范蔚宗。此书不知何时佚去，良可惜也。适翁氏大女卯刻生一男。

二十三日 晴。巳刻诣史馆。归寓评阅札记四份。金太史（兆丰）多论宋儒之学，所得殊浅，特加驳正九签。珩来夜谈，雷电风雨交作。写屏幅数件。

二十四日 晴。南漳雷咏章介吕选青来见。饭后至全蜀馆，祝谢鲁卿太夫人七十寿。晤宛平唐宝生邑尊详谈，知大宛试馆已勒令朱姓交出，别交正绅接管，唯馆中所开元成客栈，朱姓曾收押租银千两，须由接管绅士承认，而月收客栈房租，作自治会经费（月租本四十金，今可增租）。盖朱姓决不肯再还押租，客栈有押租及铺底，于律不得驱逐，只可以馆栈为馆中产业，而别赁屋以开自治会，亦万不得已之办法也。大宛两邑尊拟以馆交余，余尚须商之同乡。至武阳馆访管达如表弟未晤。归寓评阅札记全份。伯葭来夜谈，并将折扇书成，凡中西格言约三十馀则，时时手头把玩，大可砭顽策懦。雷电而雨。自初一日以后，每夜灯下必读《伤寒论辑义》数叶，以此为常，后不备记。吾于医学只是浏览工夫，究竟根柢不足。此番专心细读，不令一字轻放过，其味甚长。

二十五日 晴。王次篋感余再生之惠，三次来谢。已刻诣讲习馆。午刻至省馆答拜福茨亲家，即赴润田局。答访吴雷川表弟，未晤。至云山别墅，赴何梅叟、杨康侯之约。

读有用书一字不轻放；
处难办事三思而后行。

二十六日 晴。已刻诣史馆。未刻将赴荫北局，觉头昏恶心，虑其受暑，遂作柬谢之。奉天连述三（德英，度支部主事）介李师葛来见。晚，在聚魁坊请刘心斋、曹仲衡，余未往，惠、铭代作主人。校正史馆《贵州地理志》，府与附郭之县分界而治，乃他省所无。又如石阡府，出城门一步，皆属他县所治；而府治之地，转隔在数十里外，尤不可解。志中叙山川，只能据地形而隶于府城，否则无从措手矣。余尝语李子伟太史（贵州人），黔中地多插花，赋税词讼皆不便，何以三百年不加厘正。子伟云，必先均州县公费，而后疆界可得而均也。真切要语。《孟子》均疆界与平谷禄并称，圣贤之言固无所不包也。

二十七日 晴。三松学会第九期，到者十六人。隐公讲《论语》“志于道”一章。子恕讲“无极而太极”，须在“而”字上着眼。午后访孙仲山、何澄清。又为何颂圻之孙诊病。赴松筠庵农工学会，同乡到会四十四人，投票公举正副会长（正会长徐中堂，副李嗣香、史康侯），又各认职事，余任水利。灯下校正史馆大臣忠义八传。

二十八日 阴。校正史馆《地理志》一卷。写小屏二幅，扇二柄，俱临坡帖，自谓颇得书家满字诀，画无怯墨，撇无虚长，竖无偏笔，转折无缺锋。坡公书所以仰窥右军处在此。世人但以肥侧貌之，真本领全然不见矣。吾学苏十三年，以此求之古人，无不吻合。午后闷燥殊甚。静坐话兰蓀，读《三国志》邓艾、钟会二传，不觉日之夕也。余三十年来，于经治《春秋穀梁传》钟氏补注，于史治《三国志》、《资治通鉴》，于性理书治《理学宗传》、梁钊《明儒学案》，于笔记治《日知录》，殆将乐以终身。戌刻赴颂圻福兴居局。夜微雨。

作点必三面俱足。作横画必起、中、收粗细一样。作竖必逆起平拖。作撇必笔与力俱送到尖。作捺必取努势而后平放。作转折必平如折尺，圆如转环。字中小画小点必有起有讫，无一丝苟且。此吾所谓满字诀也（坡书《养生论》、《天际乌云》两段，七法俱全，欲学满字，于此求之。若《烟江叠嶂歌》，唯看墨迹始得之，石刻不逮也）。至若顿挫其笔，凝聚其墨，以求雄厚，尤坡书之所擅长。吾近年之所得也。

二十九日 清晨大雨如注，建瓴奔溜，须臾水深一尺。至朗轩处吊其弟妇之丧。申刻在精舍请丁少兰京尹、王仲芴厅丞，姚石老、丁问槎、冯润田、吴雷川作陪，傍晚散。余复至太升堂赴田凌之约。偶思《论语》“子疾病”一章，恍然有得。盖圣人致严于名分之间，死生不贰，有如此者。曾子易箦，真能得师门心法也（有何等名，即为何等事，谓之名分）。

三十日 晴。已刻诣讲习馆，携正续碑传录存馆中，与同事诸公共读之，殊有益于掌故之学也。伯葭病余考古之功过于知今，力劝余看新译各书。余实恶其文笔太劣，展卷辄生厌。若东西新史能以班、范、韩、欧之文为之，余且有耽读而忘寝食者矣（如康之《意法游记》，梁之《新民》，《国风》，管、商、王三子，则反复不厌，以其文笔佳也。严几道

之《天演论》最有名，然不免以艰深文浅陋，看似精奥，细按之枵然无物，仍不耐看耳）。伯葭因开示善本数种，如《明治四十年维新史》、《血史》之类，当购阅之，以副吾友之期望。饭后至恒裕久坐。灯下写字。评阅札记全份。

六月初一日 晴。巳刻诣史馆。午刻与伯葭饭于桥东。暑天赴饭肆易受饮食之害，唯此间物皆鲜洁，甚有益于卫生。至大德通久坐，朗轩亦至，相与剧谈避暑。自五月初至今，复看《通鉴》汉、魏、晋一遍（起汉献帝，迄晋武帝），温理三国史事。吾于陈志，治之不止十反，触处贯通，更以《通鉴》联属之，真觉头头是道矣。内而行己，外而经世，无古今一也。接家中汇款五百金。伯葭见吾日记而美其修己之功。其实余好色好货之心颇重，私欲沉锢，湔除极难，所讲之学皆欺人语耳。愧不可言。

初二日 阴。谒荣相商办起居注公事。林、徐二君来见（〔眉〕林介钰，字子襄，山东知县，朗轩之表弟。徐儻，字云槎，翔溪拔贡，子展先生第五子）。未刻赴医学堂，余与龙伯议于后殿设医学先师神位，中祀天师岐伯，左祀先圣张仲景，右祀历代名医为总位，春秋二季开学放学率教员学生而释奠焉。亦典礼所不可少也。夜大雷雨。写信三封，均交宝骏带回。

初三日 晴。巳刻至吴公卫赴任振采之约。未刻出城至丞相胡同赴李符曾昆仲之约。石曾学农学于法国，发明大豆浆之功用，其资养与牛乳同，亦可储罐以行远，而点而为腐，舂而为粉，制而为面，其用至广，皆可以机器为之。乃在巴黎创立豆腐公司，泰西人始知有食豆腐之事。回国后招集股本，拟在天津设分局焉。今日肴馔，俱以豆腐变化各品，于暑天尤清洁养人。嗣芎学士素与康侯侍御不相能，尤不理于天津谘议员之口。廿七日议员投票，颇有意举史以排李，故康侯得票最多，嗣老遂力辞副会长，以学会事让康侯，康侯亦不受。今日之局，欲作调人，嗣老知之，辞疾不到。宝骏起身南旋。

初四日 晴。午后忽阵雨。三松学会第十集，到者十六人。汪君巩庵讲辨志说。门人丁麟圃大令（唯彬）自安徽来。马俊卿中翰（士杰）自高邮来。傍晚保之师枉过久谈。作《玉机征义》书后。

凡学皆可以一家言为专门，独医学不宜。人之受病多端，证虽同而有内外因之分，表里、虚实、寒热之别，差以毫里，谬以千里，欲以一法施之，可乎哉？洞垣一方之无人也，辨之于其证与脉，此以一说揣之，彼以一说度之，言各成理，理各有据，脏腑不能语，果孰是而孰非，而欲以一家之说概之，可乎哉？

初五日 晴。巳刻诣讲习馆，见荣相评阅札记，余所加驳正金君各签，皆深以为然。午后卿和来，为写小横披一幅，扇一柄，皆临坡书，颇有得心应手之乐。灯下评札记全份。为白翎（俗呼如此。似蚊而小，其翅纯白）、跳蚤所虐，彻夜不成眠。

初六日 阴。起稍晏。巳刻入署，答拜新授职后辈，本十三人，有三人已出都，行礼如式。午初诣史馆，出至朗轩处行吊，久坐始归。少泉赠余《豫医双璧》八册。宋郭白云（雍）《伤寒补亡论》四册，金张子和（从正）《儒门事亲》四册，皆豫人也。乃吴仲恂中丞校刊者。《儒门》有《王氏医统》刻本（吾友朱梦霆有复刻本）。《补亡》则唯见《伤寒辑义》引之，今始睹全书也。乃治仲景先师学者所必当读之书。看明儒《戴山学案》，欣

然会心。吾于此书终身以之。华升自津回。宝骏已于今晨附普济船南下。

初七日 阴。植之族叔枉谈（名彭，叔畚叔祖之子）。午刻与萧小渔饭于聚魁坊。评阅札记五份。伯葭来夜谈。

初八日 晴。一日清闲。评阅札记讫。为刘小山作张珍午民政使书。张宾臣（国光）自延平来京，携有大兄信件，其父现任延平协副将，余详询延郡近况。

初九日 晴。巳刻诣史馆。午刻与伯葭饭于桥东，偕返伯葭寓久谈。又访石荃，流连至暮始归。灯下写大屏八幅。宽仲侄钦点甘肃、新疆考试法官襄校官。

初十日 晴。午刻至太升堂，赴崇敬亭之约。出城答访李石曾，详究大豆功用及法国实业。申刻至嵩阳别业，赴吴经才昆仲之约。祝黄敏仲夫人生日。夜，大雷雨，顷刻沟浍皆盈。

十一日 晴。三松学会第十一期，到者二十人。余讲《论语》“子疾病”一章，发明圣人致严名分之义，为今之卑逾尊、贱凌贵者痛下针砭。余又阐发阳明先生致良知宗旨，期与诸同志究竟此事。今日世衰道微，良心丧失殆尽。国未亡而人心将亡，思之可惧。此吾辈讲学第一事也。客散即赴张景韩同和居之约，余兼约锡兄、珩弟，率惠儿、铭侄同往。饭罢偕游农事试验场，乘舟穿荷荡，至幽风堂前茗憩，饱看荷花。遇园总办诚玉如，邀游温室，奇花异卉，多不知名，玉如一一指点。栀子、白兰、珠兰排列，清芬满院，不啻世外仙源矣。又步行浏览景物。大雨将至，乃归。如能每七日讲学一次，游园一次，其为身心之益大矣。寄五弟妇信件，托林子相大令带。

十二日 晴。门人屈问兰自蜀来京。饭后至邹紫东同年处贺娶侄妇喜，余为傣相。夜复大雷雨。仆人自延平送二侄女来京，略知大兄宦况，岁入不及六千元，清苦无异京曹。今春朗轩为余言，大兄星命畏行火运，今年又合火局，恐有再被回禄之虑。五月间，延郡果然大火，衙署大门大堂均延烧，幸救护人多，拆去二门，上房获免，家人已受虚惊。星命之说，盖有不尽诬者。

十三日 阴。午刻至陶然亭，赴袁保三约。又至医学堂与龙伯商定数事。又至醉琼林应三兄之召。归途访朗轩，彼此相左。

十四日 晴。王麟振自江右转饷来京（棣珊仁弟之胞侄）。会客甚多。饭后为王小东同年之夫人诊疾。访史康侯商农会事。归寓草疏稿（浚长淮以苏民困），甫十馀行，伯葭来谈，遂辍笔。夜复雷雨。

十五日 晴。巳刻诣史馆，散，直出地安门，至会贤堂，赴梅叟之约。红裳翠盖，香扑重帘。年年胜游，差为不负。归寓评阅札记全份。石曾来谈。元和顾竹庵通判（元昌）来谒，壬午年侄也（其胞叔名承皋）。车中看《龙溪文集·会语》数则。吾于龙溪书，始摈之，继疑之，继渐好之，今则深思而笃嗜之，学境屡转手矣。昔人谓姚江之学为龙溪所累，今乃知姚江之学得龙溪而明。其诋之者，纯是门户之见，门面之言，与身心性命了无干涉。

十六日 晴，热甚。世母吕夫人生辰拜供。作《毋自欺说》。饭后出城答拜客。至江苏馆祝吴亲家六十生日。至广和居赴医学堂公局，相与讨论医理。余因《伤寒论》“项背强几几”（音殊，鸟翼不舒，引颈而飞之象），忽悟《幽风》“赤鸟几几”即此几几（几字有钩，几字无钩），与胡字肤字协韵，以喻周公忧危顾虑，行步欹抑，且前且却之象。若

作几字，便不得神。诸君皆拍掌称善。甫归寓，钱聪甫催请为其夫人诊疾，因易人力车而往，取其爽快也。风雨将至，疾驰而归。石荃、朗轩、润泽均坐话兰篻夜谈，震雷掣电，忽循电线入屋（平日电铃呼人之线），劈然作声，如小洋炮，电光四射。此电先在上房东隅大桃树根盘旋两匝，掣上树巅，向西南而去。其时锡、润皆在外屋，朗正褰帘，余及石对卧，幸为屋隅两面玻璃窗所格（玻璃能格电），光未外溢，否则锡、润必有及祸者，危险极矣。

十七日 晴。与李毓如丈、秋丞、润田、三兄在试验场公祝吴亲家，请竹楼作陪，归余承办，准十一点钟会齐。先乘舟至幽风堂啜茗观荷，一点钟至来远楼燕春园西餐午饭，复至温室赏花，泛舟而出。五点钟抵家。八点钟复至高碑胡同赴梦陶丈之约。

十八日 阴。三松学会第十二期，到者十一人（鲁卿新入会）。余讲毋自欺说，隐公又从而引申之。未刻赴世界教育会，酷热将雨，来人甚稀。因至吴雅初处祝二妹生日，且问雅疾。同年贾裕师自山东来。戴山云：“无事时得一偷字，有事时得一乱字。”二语切中吾病。

十九日 晨雨旋晴。一日不出门，评阅札记全份。申刻同乡诸公来精舍议事。量能南旋，致寅臣亲家书。

二十日 晴，热甚酷，暑表恐逾百度矣。已刻诣起居注，点收缮本讫。少坐即散。申刻在江苏馆己丑同年月团，余与钱新甫，熊经仲、连诒孙作主人，仅到两席。作《姚晏如医案》序（石荃侍郎之胞弟）。

二十一日 晴，闷热，殆不可耐。午正在精舍钱汪伯唐星使（出使日本），石荃、朗轩、伯葭作陪。席散后三君坐话兰篻，与锡三随意谈笑以消暑，直至夜深始去。微雨轻风，稍解烦郁。冯宝颐（号子菁）来谒，蒋氏寿表妹之子也。余己亥道出姑苏，下榻王洗马巷外家，其时舅母病垂危，表妹宁家侍疾，此子甫七岁耳，今已卓然成人，而舅母及妹墓木拱矣，对此怆然，增今昔存亡之感。不孝最承外王母吕恭人之爱，慈煦过于诸孙，任宦羁身，迄未一修祭扫。生平嗜吟咏，曾以身后遗集见嘱，不孝再四索之表弟，竟未相付，不知稿本已零落否，念之抱憾曷极！天下最痴而无益者，无如外祖母之爱外孙，能得其报者有几人哉！不孝亦负恩之一也。

二十二日 竟夜大雨如注，辰刻始止。坐话兰篻草导淮疏稿。申刻至太升堂赴杨艺孙之约，西长安街自邮传部至西长安门外一片汪洋，平墙拍岸，长二里，深一尺，车行水中，幸有两行柳树为标识，不致陷入沟中（皇城根向北一望无涯）。早散早归。夜复雷雨，大妹、二侄女均宿上房，余宿话兰篻。

二十三日 阴。已刻诣史馆，归后又雨。傍晚访吴虎臣。又至松筠庵同乡会，议农学会改章事，李嗣翁不到，对于会中似有意见矣。冒雨而归，彻夜闻点滴声。导淮疏脱稿，命宝铭缮清稿。看《先正事略》，吾邑张武承先生（烈）传所著《王学质疑》，陆清献公以其能辟姚江也，极赏之。余未见其书，仅在传中见书目，盖坚持门户之书也（后阅《四库书目》，亦谓其语多锻炼）。

二十四日 晴。讲习馆加堂期，酌定馆员等级，致送津贴费（初级每员五十两，以次递减至四级），三点钟始散。出城至广惠寺行吊。入城访朗轩，并约伯葭，纵谈至夜分。

二十五日 晴。已刻诣讲习馆。未刻至北城积水潭高庙，赴朱艾卿、陆天池两同年之

约，临湖对郭，一片稻田，大有村野之趣（旧植荷花）。此地近明李西涯故宅，本朝法梧门诗龕在焉，一时名流咸集，极觞咏之盛。风雅坠地，倚楼惘然。作世界教育会弁言。

二十六日 晴。已刻诣史馆。申刻至醉琼林赴范邑尊之约。邻座诸恶少使酒喧嚷，如饮狂药，几至隔坐不闻人语，盛暑闻之，倍增烦热，余雅不愿赴酒楼者以此。散后与朗轩话于大德通，诚斋邑尊踵至。

二十七日 晴。先大父忌日拜供，不会客。评阅札记全份。傍晚伯葭来访，偕步太平湖畔，涟漪徐漾，高柳蝉声，城楼一角，石桥三折，几不知盛夏在城市间矣。接常州一府两县公函，为平巢筹捐事。

二十八日 晴。先大父生辰拜供。门人覃述方自山右来。旧交薛肇庆自浙江来。饭后贺吴福茨放浙藩之喜。又访符曾、石曾两世兄。归寓评阅札记。

二十九日 晴。辛女十龄生日。已刻诣讲习馆。饭后偕同事四君谒两掌院定馆员津贴、阶级，均见。余又独返馆中，发交供事缮单张贴，时已四钟矣。热困殊甚，归寓，朗、珩均在此，相与剧谈，夜分始去。

七月初一日 晴。光阴似箭，又将上半年虚度矣。学问不进，时艰无补，念之惊心。晨起觉头目昏眩，不敢出门触暑，遂未诣史馆及起居注。静坐话兰蓀，评阅札记两期讫。申刻招照相馆至太平湖摄影。作霖来夜谈。龙溪云：“积闲成懒，积懒成衰。”此八字若为我言之。

初二日 晴。刘小蘧、杨荫北处定亲，余与赵元臣往来两家。燥热欲病，薄暮至松筠庵商定农学会执行新章。卧闻大雨倾注，心地一清。接丁衡甫、翁弢夫二信，皆随手寄复。

初三日 晴，稍凉爽。已刻诣史馆。归寓草请为医学堂立案片，思路顿钝，心跳而烦，适伯葭来谈，机神稍畅。黎灿阶持示新印《教育会讲学会序、记、讲义汇编》第一册。隐公有书后一篇，欲以格物补致良知之缺。天下无心外之理，无理外之物。离心言物，只成务外耳。又谓阳明致良知为离闻见。此说误认阳明“德性之知，非闻见之知”二语为离闻见。隐公平日推重王学，乃于阳明为学大旨，尚未能喻，何也？余不欲以笔舌互辨，姑识于此。傍晚至福兴居赴朗轩约。

初四日 立秋节。微雨顿凉。午后至砖塔胡同为广勉斋诊疾。朗轩来谈，夜饭后去。得奉天民政使张珍午前辈书，论及东三省将落人手，愤闷欲涕，随手作复。

初五日 阴。敬递一折一片（治淮水以苏民困折；中等医学堂办有四学期，请饬学部立案片）。六点钟登车，在史馆待事，七点二刻事下而行。正折廷寄两江总督、江苏、安徽巡抚查办。片奉旨学部知道，钦此。两事皆蒙采纳。归寓略眠。国史馆五年议叙，经吏部议复，余加一级，纪录三次。未刻赴医学堂，换奏办牌额，与新甫、龙伯议添教习。申刻至乡祠，赴蒋稚鹤同年之约。菑侄女十岁生日，呼瞽师弹唱。

初六日 阴。张凤辉（庆桐）来见，新从涛贝勒自海外归。余访问俄国情势，甚悉（凤辉学俄文，习俄事）。伯葭来，留其午饭。未刻至恒裕取子金。至医学堂决议诸事。归寓写奏办牌额及先医牌位。赓莱侄自津来京，下榻蓀中。《中国六大政治家》先出管、商、王三家，梁任公最得意者为第五编《王荆公》。以余观之，荆公一编发明设施、政策，尽洗千年冤诬，独具只眼，然意在翻案，究竟偏于辩论。若管、商二编，所言纯乎法治精神，诸子精蕴，欧日学说，尽入包罗，实政治家颠扑不破之作。余字字熟复不厌，较之第五编

尤简赅切要也。余于守约之道，屡定其程，自今思之，犹病心力不给，书繁而用寡，直当删尽枝叶，奉行如下：

梁编《明儒学案》，《阳明全集》，管子、商子、王荆公三大政治家；夏纂《明通鉴》经世之学，平时只有研求法理之功。至于法制之详，但须临时讨论，到处留心，自能措理不乖。不能如杂货店，平时尽举百货而预备也。此理吾今始知之。深悔从前用心过当，反欠却根本工夫。

初七日 晴。写刘聚卿屏条四幅，交赆侄带津。饭后至医学堂。又在文友堂买书两种。夜饭后督小儿女设瓜果于中庭，供牛郎织女。此种原是风雅趣事，新学家断断辟其虚妄，嗤为迷信，所谓杀风景也。痴人前不可说梦，其新学家之谓乎？

初八日 晴。新会陈笃初太史（启辉）介徐花老来执贽。负虚名而无实行，莫余若矣。评阅札记四份。申刻至江苏馆赴朱艾卿、吴桐斋、郑叔进之约，皆南斋也。桐斋言，宝惠在实录馆，已由校对拔补详校。灯下写屏、联各一件。近日作书，颇有得于笔端金刚杵之意，锋颖落纸，渐趋沉着。唯于古人结体之妙，尚未窥到，是以下手每无把握。以后当专在此处用功。（坡书结体极似《曹娥碑》，此不足与皮相者道也。）

初九日 晴。已刻诣史馆，朗轩、珩甫接踵来谈。余为朗轩言，古人论书，有屋漏痕，折钗股、印印泥、锥画沙诸法，近日悉喻其旨。上溯右军、大令，以至东坡，无不具此笔法（印泥之说兼墨法而言）。因作书二纸贻朗轩。评阅札记六份讫。八点钟至六国饭店，赴张凤辉约，久谈始归。

初十日 阴。先妣忌日设祭。溯自甲戌见背，已三纪矣。不孝时十二龄，临危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深可痛也。三松精舍第十五期讲会，到者十三人。余讲“克伐怨欲不行”章，又论修身立命之旨。王心斋先生云：瞽瞍未化，舜是一样命；瞽瞍既化，舜是一样命。此四语是立命真实道理。隐公又论谨言。乃散。黔人李石府新入会。其人甚好学，有见解，吾党得此君，殊可喜。饭后至医学堂，聘定程仲立文教旧班，讲《金匱》；吴利君教新班，讲生理。又与龙伯商定课程。偕正甫同车来寓，为大女、二女诊病。灯下看《象山年谱》十馀叶。接太谷县刘晓沧大令信件。

十一日 晴。中元过节，祭神祀先。已刻至医学堂行开学礼。初释奠于医家先圣先师，敬设神位三，中为天师岐伯（黄帝乃帝皇，非敢祀，故始岐伯），左为历代先医（祀扁鹊、仓公，以下不备列姓名），右为仲景先师。行一跪三叩礼。又贺谢鲁卿赘婿之喜。四点钟在精舍为福茨设钱，杜月亭、钱晋甫、蒋穉鹤、顾愚溪、润田、朗轩作陪，皆终席而去。

十二日 阴。已刻至顺直学堂行开学礼。饭后朗轩、伯葭、珩甫皆来，偕游农事试验场。舟行游幽风堂，荷花犹未尽残，啜茗久坐。步行游温室，兰花五六十盆，开者过半。车行至燕春园便餐。迨出园门，已夕阳西下矣。朗、珩仍回余处，作霖亦来，相与纵谈。铭侄、愉儿同生日。车中看《象山年谱》毕。

十三日 阴。已刻诣史馆，闻大学士世续、候补侍郎吴郁生退出军机，以贝勒毓朗、协办大学士徐世昌补军机大臣。是日庆邸请假，未上班，仅那相一人承旨也。访新甫，以宝纶八字请其求婚于江西萧氏。申刻至江苏馆赴袁珏生之约。今日整容匠停工祀罗祖，出会甚盛。罗祖相传为宋朝人，得道成仙。庙像白须道服，类土地神，手持铜钱串而倒掣之，不知何所取义，整容匠祀之亦不知何故也。为杨康侯同年改定《深柳堂记》。

十四日 晴。一日未出门。修改史馆进呈《贵州地志》。大臣薛允升传太监李荏才杀人一案，德宗初谕严办（援康熙朝刘进朝杀人议抵例），既而制于东朝，欲减等。薛尚书执之甚坚，议不分首从皆斩。上不得已，密命枢臣喻指，尚书再执奏，乃斩其为首而减其从。余从法律馆得见此疏，因全录之，以彰执法吏的严正。其文亦婉而直。傍晚约温寿臣、冯润田、袁锡三饮于福兴居，为珩甫卖屋于立联二公祠事。夜，雨。

十五日 阴。锡三出城上冢。不孝违先茔十一年矣，南望松楸，不胜悲怆。一日未出门，作姚晏如《崇实堂医案》序。晏如名龙光，为石荃侍郎胞弟，绩学早世，侍郎将梓此案以传。写对六付。傍晚至六国饭店，赴胡幹臣之约。阅邸抄，冯聘生表妹婿、家望三兄，皆因承修堤工为水溃决，勒令赔修，聘生且有馀罪，恐破家不足以蔽事矣。外官之危险若此，而举债捐官以到省过班者犹踵相接也。

十六日 夜半大雨，至卯刻始止，竟日霏微，入夜又大，大有连阴景象矣。因东华门内冒雨难行，遂未诣史馆及起居注。作“贤者回也”一章讲义。近来看书，觉道理都在眼前，颇不费力。读象山、阳明二先生十馀年，至此稍有进步。未刻冒雨至医学堂，查点开学情形，携《医经原旨》一部而归。此书为薛生白（雪）纂注，以景岳（《类经》）为本，而加以删正，繁简得宜，解释切当，便于熟读深思。

十七日 夜雨至晨。三松学会第十六期。隐公、灿阶持盖着履过精舍讲学，学侣无至者，相与清谈而散。未刻赴世界教育会，见宋芸子前辈所作会中演义，本《春秋》三科大义而畅发之（广鲁于天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国降于夷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余前序主张三世立论，未能若是之宏深也。其说“夷之”、“中国之”为退化、进化，尤为公羊家言所未逮。灯下作致季申兄书并石印《古今说海》，托丁琳圃带。评阅札记四份，龚君元凯论学堂之弊甚切。读朱子、陆子辩论无极太极往复诸书，意气用事，虽大儒不免，究竟费尽笔墨，毫无益处。梁卓如选订《明儒学案》，尽删性理空言，其识卓矣。

十八日 晴。管、刘二君来商敬节会公善堂事。敬节会前数年全年进款不过五百馀金，自经管丹丈实力整顿，年款骤增至二千金，犹是产业也，不过肯任劳怨，其效乃至于此。足见用得其人，虽守成亦可图功，不在乎大有改革也。饭后，姜颖生在郑叔进处折简招手谈，留连至夜始归。骏侄唐宋墨迹手卷零件，由甘肃解交学部，计十八箱，内皆零头碎角及户籍契据之类，且有六朝人遗迹，虽不成片段，然玉屑珠玑，寸寸皆宝。其整齐书册，早为法人伯希和攫去，挈归巴黎矣。午饭后拟出门，朗轩、梅叟、珩甫接踵而来，遂税驾。傍晚偕步太平湖畔，绕湖一匝而归。

马国栋，字干卿，商邱人，陆军毕业学员。其家十三世行医，其父见中医浸为西医所并，命国栋在京寻师访友，共明中学。见余前奏，大喜，愿在学堂附学，质疑问难，以陆军有职事，不能住堂上课也。予赏其志而许之。

二十三日 晴。已刻诣史馆，与凤辉饭于桥东。访伯葭久谈。申初至化石桥，为张印咨太夫人题主（文襄弟妇）。归寓三兄在此。定兴相国于廿二日未刻逝世（〔眉〕赠太保，谥文端），乡邦失一老成人矣。日韩两国于昨日定约，联邦合并，归日本管理。东方古国从此亡矣（韩皇岁给俸一百五十万元）。麦秀黍离之感，长蛇封豕之忧，不禁交集于心，为高丽痛，为吾国危，与锡三相向叹息，几至泪下。十年前，韩皇受日本之愚，脱我羁绊，

自立为帝，建元光武。

二十四日 晴。三松学会第十七期，余讲书一章。李垣（字星甫）介田介臣来见（静斋吏部之弟，山东候补知县）。

二十五日 阴。已刻诣讲习馆。未刻在乡祠壬午科公请志伯愚将军、麟治臣太守，散后在恒裕小坐。史持叔自湖北来。灯下写扇三柄。

二十六日 阴。拟赴史馆，僦车于西城根，暂坐太升堂，电家易车而行。时已午正，乃访钱晋甫，偕至福全馆，赴新甫之约，谢医也。归途答拜两客。质钦、作霖来夜谈。寄延平书。书贾以《铁华馆丛书》求售（《文子》、《列子》、《新序》、《佩觿》、《字鉴》），苏州蒋氏刻本，极精工。《列子》、《新序》乃黄尧圃以藏宋本影刊者。又有明茶陵陈氏本《六臣文选》，红笔评语翔审，眉端殆满，系过录纪文达之评。

二十七日 晴。世母吕夫人忌日拜供。评阅札记全份。申刻诣医学堂。接五弟妇信，并还恒裕三百金。

二十八日 阴。饭后访新甫。至鹿文端处行吊。答访邹紫东尚书未值。访姚石荃侍郎畅谈。八点钟至六国饭店赴张凤辉之约。

感 事 （闻高丽为日本所灭）

纤儿撞坏好家居，痛惜文皇创业初。九庙有灵延汉室，十洲无地着扶馀。前朝元菟悲钟簷，上国长蛇凜辅车。（〔眉〕“可惜前朝元菟郡，积骸如莽阵云深”，义山诗也。“前朝元菟”对“上国长蛇”，颇工切）。梦叩天阍天不应，西风落木吊三间。

仲城前辈见此诗而盛誉之，谓似义山。

“危惜文皇创业难”，罗江东句也。此四字用来恰合，盖征服高丽，实我太宗文皇帝也。

二十九日 晴。复阅史馆列传八篇。屠禹航来久谈。未刻访朗轩解闷。余自闻日韩并邦之信，忧闷悲愤，不可言状，未识当国诸公亦动心否乎？仲城前辈、伯葭踵至，傍晚偕饮酒楼。范隽丞有志学坡书，向余求笔法，一一指授之。

三十日 晴。辰刻至畿辅学堂，率高等小学诸生行毕业礼，发文凭，共二十一人，学部考试取十八人，奏充廩增附生，余三人给佾生留习。已刻诣讲习馆。

八月初一日 晴。辰初刻，新派史馆正总裁世中堂到任，午刻归寓。先大母生辰拜供。朗轩两番折简来招，因往，与仲城前辈剧谈。申刻仲老邀天福堂便酌。归值持叔在此，夜深始去。

初二日 晴。叔坤弟生辰拜供。会客甚多。吴质钦携西藏新地图见示，乃胡馨吾侍郎（维德）据俄人所绘付石印，极精详。质钦童时曾侍其尊人遍游前后藏，平日颇有考究。余将纂史馆《西藏地理志》，爰向质钦访问大略，稍得头绪。未刻赴医学堂，同志闻风而来，大有起色。至恒裕还次寅弟欠款，本利俱清，掣回借据，不禁触目伤心，泪珠承睫。润田思解我悲，拉往福兴居小饮，两人对坐而已。归忆持叔在聚魁坊邀饮，度已将散，不及去矣。闻雅初病剧，往诊脉，恐不起矣。

初三日 晴。已刻诣史馆。访晋甫久谈。申刻出城至江苏馆，赴杨蕴之约。世伯轩相

国枉顾畅谈。

初四日 晴。澜笙先生自津来，偕邵小亭观察过访。饭后与澜老同至东城祝晋甫六十生日，有顾曲诸君所结曲局，专排唱昆曲，乐器毕备，阅目不遗，在今日真成广陵散矣。澜老亦入局，共歌八阕，余听而忘归，遂至夜深。

初五日 晴。白露节。评阅札记十馀份，心为之跳。未刻赴东城公祭鹿文端，挽联甚多，唯王饴山一联最切当简老：“众趋独辞，众推独任，□公无愧乃祖；一语不苟，一事不欺，唯君能知其臣（“众趋”二句乃夏峰赞鹿忠节语；“一语”二句则饰终上谕中语也）。”持叔借精舍，用孙厨菜觞余，夜分乃去。

初六日 竟日阴雨，未诣史馆。写王聘三同年、马积生前辈二书（均为持叔事）。又复盛少怡表叔信，交戴朗轩（清）带回。评阅札记全份。宝铭侄、翁甥（之黼）均考医学堂。

初七日 晴。寄河南巡警道蒋焕珽舅信。门人刘翰章自淮上来，谈及淮北用晒盐法，淮南用煎盐法。淮北盐池因卤薄而日减；淮南之盐，必得荡中所生紫芦草烧灰入熬同煎，以收卤气。近年荡地占为民田，产芦日少，两淮之盐遂不敷引岸之销。每岁借粤盐芦盐以济用，岂物产精华渐竭耶？饭后至江西二忠祠（祠祀宋丞相文公天祥，明总宪李忠文公邦华，皆江右吉安人，殉国难者）。答拜戴朗轩。润田约文明茶园观剧。散后饭于福兴居，与锡兄同车而归。

初八日 阴。畿辅学堂小学毕业生十八人，衣冠来谒谢。饭后访赵子衡丈，请于初十日过寓作曲局。赴医学堂访龙伯。天骤凉，不能胜，急至恒裕借棉衣，归后遂发头眩，偃卧终夜。

初九日 晴。已刻诣史馆。夜，儿辈为余暖寿。

初十日 晴。余四十八岁生日。晨起在佛前、祖先前行礼。是日兼为三儿宝纶定姻萧氏。午刻设席款媒，熊经仲、钱新甫两同年往返行盘如礼。一日来祝者百馀人。澜笙曾叔祖、承庆侄特自津来。未刻以后，曲局诸君歌十阕，说白阅目皆全。余在期服中，无作乐唱曲之理，而澜老为余代约，其意甚盛，无可辞也。澜老唱《扫秦》一阕，声足传神，合座击节不置。客散已交丑刻矣。

十一日 晴。睡至午正始起，犹觉疲不能兴，甚矣吾衰矣。傍晚，至同兴堂，赴曲局诸君之招，半座先返。

十二日 晴。答谢城外客。至观音院陈子龙处行吊。在医学堂商定各事。买《评本六臣文选》一部，乃涿州全氏过录纪文达评语，题下眉端评识殆遍，洵词章善本也。此道在今日已成绝响矣。又买《铁华馆丛刻》六册，叶文庄《水东日记》十一册（书贾衬纸装订，其实六本书耳），系明刻本，价甚昂（银廿二两），朱槐庐校刻《亭林遗书》二十六种，又刻足本《华阳国志》四册，共付价银一百两，足为三冬消遣矣。接季申兄信并银一百十两。又接太谷刘晓沧函件。

十三日 晴。已刻诣史馆，因答谢东城客。谢作霖送蟹五十斤，内外大嚼。车中看《菰中随笔》一册，乃亭林随手摘录之书。

十四日 晴。饭后至北城昆师母处及元和师相处叩节，又至董处预叩节。谒荣掌院，举汉主事杨麟香送仓场差委。车中看亭林《明季实录》一册，足以激发忠义之心，而以苟

且偷生为可耻。读《亭林诗集》，须参看年谱，知其本事，乃能得作诗之旨。闻房师王保之先生于初八日暴疾捐馆，左右唯侍妾一人、山东乡仆二人而已，是以各处俱未讣告，余闻传说而始知之。师罢官后，侨寓都下，其俭苦有寒士所不能堪者。十六日医学研究会，师尚到座畅论，不意遂成永诀也。己丑春闱，余卷荐在高阳李文正手，已被摈。师力争于廖仲山师，适本房直隶一卷有疵类，请以余卷易之。廖师遂言于文正师，与昆、潘两师会阅余卷，金以为不当摈斥，乃掣去已中之二百三十二名一卷，以余补其数。保之师知遇之深，仲山师爱才之切，文正师度量之宏（他堂干预本堂之卷，最遭忌嫉），皆可钦感。而保之师全力成全，此恩尤难忘也。今五师皆归道山，回首门墙，曷胜感怆。师讳培佑，平度州人，癸未翰林，由御史历官宗丞，以京察罢。

十五日 阴，微雨。晨起祭神。饭后开发账目。至三兄处贺节。访瞿肇生于太仓馆，赠以洋五十元。傍晚祀先。夜间月出皎然，独步中庭，徘徊片刻。

十六日 晴。葛霞轩作半日谈。饭后赴潘家河沿吊保之师。别才十馀日，忽然一棺在殡，庭宇萧然，悲从中来，抚几大恸。身后不名一钱，篋无贵重之储，妾衣重重补绽，同乡欲觅一蟒袍为殓，竟至敝损不堪，清介之节，可敬可伤。余尝闻老辈言，花县骆文忠公薨于四川督署，完颜文勤公（崇实）时为成都将军，入寝室视殓，中无长物，唯破帐旧被一床，敝箱二具，书籍数架而已。文勤痛哭，语司道各官曰，身居相位，建旌节，家况之清，乃逾寒士，吾今乃知汉大臣苦一身以报朝廷，竟若是，万非满员所能及也。于是痛自检厉，一矫向来奢靡之习。迨总陪都军府，一意裁汰满员，欲改设郡县，专用汉人，未及措置而薨。世皆颂文勤之廉明，而不知实为文忠所感动也。至粉坊琉璃街补祝锡兄昨日寿。在医学堂久谈，至晚始归。上川督赵次珊年伯书。

十七日 晴。同邑陈士云（耀斗）、吉安戴朗轩（秉清）来见。评阅札记全份。

十八日 阴。美国使臣及陆军大臣在乾清宫觐见，毓鼎侍班。已初刻，监国在宝座侧设案斜坐，外务部堂官引使臣等入殿鞠躬，呈递国本，监国答辞，各如礼。退后访伯葭，雨骤至，对榻静谈，兼晤其弟重盂，为书扇二柄。伯葭用电机为我运腰背，可活气血，除酸倦。午刻偕饭桥东。冒雨往来，仍归葭处。直至申初，南园始至，又偕饭于源丰堂。雨势更急，凉甚，着两棉衣，亥初乃归寓，在外共十四小时矣。廷尚书、林侍郎奏结吏部受财枉法一案，奉旨已革吏部员外郎王宪章，笔帖式瑞至奎、征文海、隆惠，已革巡检黄启捷，即黄祖诒（贿买难荫及改选班者），已革候选布经历黄德琨（即三义兴金店掌柜），均绞监候，秋后处决。随同画押之郎中刘华、隋勤礼严议，尚侍丞参均察议。此案赃款不过三千金，乃成此大狱，当亦赵竺垣侍御原参不及料矣。余又思朝贵之得赃鬻缺者何啻巨万，相与习以为常，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也。又，礼部奏云南寿妇潘程氏，年一百二十一岁，五世同堂，奉旨旌表，且例外给赏两倍，加赏御书匾额。计寿妇生于乾隆四十一年，正当国家全盛时代。其时岁月不知若何从容，生计不知若何轻快，以视今日，何止如隔三生，未知寿妇阅历七朝作何心境也。

十九日 阴雨。一日未出门，评阅札记全份。梅叟、珩甫来。余闻廊房头条胡同玉楼春烹调河南菜极佳，因约两君及锡兄、铭侄出城晚餐，肴果不恶。其地在三层楼上，凭栏眺远，缺月初升，飘飘乎有御风之想矣。梅叟近作《止堂诗稿》序（满洲吉纶公著，嘉庆朝官两广总督，缘案谪戍，后赏还，主事以终，长季超侍郎之祖），余为点定百馀字。

二十日 晴。笏斋之婿黄友仲（奇祥），自太原来京，携笏书并《唐文粹》（许刻本，乃许迈堂、谭仲修合校，为《文粹》最善本）、王椒畦画。黑龙江木兰县拔贡战殿臣（字邻卿）介潘爽卿来执贽，余询其姓所自出，据云本山东登州府人，汉有战竞，明有战慎，见于记载，可为奇姓矣。午后诣讲习馆，出城谒唐春卿年丈未值，留呈蜀人涂□□所著《最新天文学图说》一巨册，乞审定。又访戴篔庵、葛霞轩，均未值。归寓删改史馆《贵州地理志》兴义府一卷。偶检《文粹》李华与外孙崔氏二孩书，论及服饰，谓妇人为丈夫之象，丈夫为妇人之饰。颠之倒之，莫甚于此。又谓世教沦替，一至于此（兼指他事），何得不乱。何其与今日相类也。乃知叔季世风，古今一辙。

二十一日 阴。门人吴厚庵自江右来。竟日会客不断。皖臬吴佩蕙同年来拜，谈及外省财政，至宣统四年，将无一钱可措，而宪政经费之加增且数倍，即如审判厅成立，今年每省需银十七万，至四年份，须城乡普立，即需款七百万。金非天雨，不知何以应之。呜呼！立宪美名也，吾国乃援以为营私牟利之美事。立宪，立宪，将亡三百年之宗社矣。岂不痛哉！故老相传有来如箭、去如线之说，世人以电线当之。夫电线岂能亡国？线者，宪也，其在斯乎？修改《贵州地志》黎平、遵义府。

秋夜坐伯葭斋中话雨兼呈令弟重盦

虚檐凉雨滴秋声，客思如潮话不平。尺五城南冠盖地（东城多朝贵宅，伯葭所居为石大人胡同，正东城巷也），孤灯对榻两儒生。

君家小宋旧知闻，叔世人才岂计勋（重盦官浙有捕盗功，未录）。为我轩眉谈胜景，今宵凉梦堕湖云。

二十二日 晴。三松学会第二十期，到者仅八人，未开讲。余因与李君实夫随意论学，辩论汉赵苞、范滂之事，有合于义否？实夫析义颇精，殊可佩服。午刻诣江苏馆恭祭先贤，余司东赞，祭毕午宴。至长椿寺行吊。申刻在方壶斋与新吾、荫北合请盛杏丈，趁西城归。复偕锡三、珩甫、量能兄弟至春仙茶园听刘洪升唱《失街亭》、《空城计》，差足媲美谭伶矣（刘为吾邑横林乡人）。

二十三日 晴。金滢生自里北游，江南老才子，年七十矣。与亡弟季盦为忘年交，联觞咏之会，月有倡酬。季弟《翦红词稿》即金君所删定也。昨枉顾未晤，午后特往答访，亦不值。因诣史馆。又答拜北城数客。

二十四日 晴。滢生再来顾，仍未晤。留其近著《陶庐百忆》稿本见示。山川名胜，朋友存亡，流连感旧，各以一绝句系之，而详著其事。中有忆季盦一首云：“一榜先声年正少，诸昆后劲尔多才。那堪玉树惊双折（其六兄叔堃司马亦同日歿于汀洲），怕向东园策杖来。”又附录余去岁邮寄词稿《满江红》词及滢生次韵之作，阅之重增鸰原之恻。保山王少泉（嗣宾）来访，亡友西岑先生从子也，以拔贡来应廷试。余为指示西翁葬地，约日偕往祭扫。午后诣荣掌院处贺婴儿妇喜。易便服约锡兄、三兄至新丰市场庆升茶园听谭鑫培演《问樵闹府》、《打棍出箱》，有声有色，自非馀子能仿佛也。薄暮出东城，至福兴居，为吴竹楼亲家钱行，座只润田一人。散后至大德通答访孟馨斋，久坐始归。

二十五日 晴。薛其玉（宜琪）、群玉（宜瑞）昆仲来谒，叔平观察之子也，以留学毕业生予出身。评阅札记全份。饭后诣讲习馆，少坐即至武阳馆，查问窃案，因赴公益银行质证。某君失去公益储蓄册及天津银号存折，合共三百金，急赴两处挂失，票则已为贼支兑。某君疑其邻舍生所为，遂起争哄。唯某君册折藏肚兜中，坐卧不解，无可失之理；某生则为人指其为贼而不甚怒；皆情节之可疑者。至顺直学堂出加考学生牌示。又至润田处为其夫人诊疾。半日驰驱，归已灯后。

二十六日 晴。午饭后诣史馆，答谢北城客。祝希文叔岳生日。归寓，两君皆来，大哄于厅事。余于其争言时，忽睹皆有笑容，而两造所执之词，支离歧出，无一语成片段，实系朋谋干没（两款皆他人存项也），以罔我财，狡而愚矣。乃逐之使出，待以闭门羹。此种无耻之行，出于士类，真世道人心之忧。姑隐姓名，以存忠厚。若辈去后，余厌鄙已甚，乃检晚唐诗读之，以舒吾气。七言绝句一种，实推中晚家为最佳。虽止四句，要使弦外有音，词尽而意不尽，且用意贵曲折，要使词绝而意自续（词绝意续，乃余自得之创论），所以名为绝句也。虽大家如李、杜、韩、苏，不能独步，唯陆放翁时有精诣，可屈一指。

二十七日 晴。先师生辰，在悦生堂恭移旧铸铜像一尊，暂奉安于精舍中楹，率儿辈行礼。复函补修记注两函。梅叟、亚蘧来谈。某君登门黜不已，余避而不见，傍晚始去。余本欲赴伯葭昆仲之招，兴阻不复出。详阅张燕谋交来开平矿局前后公案。

二十八日 晴。某君复来，余不胜其扰，乃斥之使去。定于明日约同邑诸君到馆面开谈判。伯葭来久坐。申初至北城祝董吉甫生日。至石桥别业，己丑月团局。又出城至交通银行赴李新吾、幼珊之约（寄何秋声信）。元、白唱和，诗人传为佳话，余尤喜两家七言绝句各二首，沉挚顿挫，句外俱有远神，愈读愈入味，兹特录之：

元和四年三月，元微之鞫狱梓潼，乐天兄弟送别后旬日，与李侍郎建游曲江及慈恩寺，饮酣作诗忆之曰：“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后旬日得元书，果以是日至褒，仍寄乐天，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到慈恩寺院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千里神遇，若合符契。元微之闻乐天左降江州，作诗云：“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乐天以为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其舟中读元九诗云：“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二十八字中无限层折，看似浅易，而字字转捩迢紧。末句亦意境相同。后生但将此四诗往复熟读不休，胸中笔下自增无限情韵也。

二十九日 晴。三松学会第二十一期。李君实夫（四川人）讲《论语》大义，多心得语。未刻至长吴馆赴姚石老之约。申初刻至蜀学堂旅京教育会，以常会为特别会。余充会长一年，轮应更换，由会员投票公举。余得票仍在多数，连任一年，与闽人张知庵太史（琴）同充会长。夜饭后张燕谋来谈。客去读《汉书》一篇。吾辈作古文，欲窥雄茂妙境，断宜问津兰台。自唐以后，学马者多，学班者少，则以冷隽犹可貌似，雄茂非真积力久不能。鄙人笔性微觉近班，故独有深嗜耳（余之喜沈约《宋书》，亦因其颇得茂字诀也）。作文然，写字亦然。

九月初一日 晴。光阴如梦，又深秋矣。辰初刻诣翰林院，行谒见大同李相到任礼。为时太早，到者不及二十人。至顺直学堂特考三班学生，酌给前列奖品以鼓励之。发论题三道，应考者九十人。坐至午正始行，诣史馆。归寓颇困，与锡、珩闲话，买新印铅板

《黄梨洲遗著》、《龚定庵全集》，价洋三元八角。梨洲先生书凡三十种，除宋、明两学案，零著略备于是矣，与新买《亭林遗书》廿六种，可称双璧。《定庵集》为吴江鹤凤昌所增辑。龚集共有七刻本，此本为最足矣。资政院今日开幕，监国摄政王午刻莅院，议员参谒，王答训辞。中国二千年未有之巨典也。王驾清道而后行，警兵排列西城内外，几无隙地，一以肃观瞻，一以防暴动耳。闻刘次方师病歿于济南。一月之间，春秋两闾房师尽矣。庄荒陆氏，自省增惭。追怀文字之知，弥切山梁之感。

初二日 晴。午初刻同乡集大街，湖广会馆路祭鹿文端公，直至未刻殡始到，行礼后在恒裕午餐。偕锡、珩至文明茶园观剧。剧散，偕润田赴崇文门东寓中为其夫人复诊，归已亥初矣。

初三日 晴。前署寿春镇总兵陶渠林观察（森甲）来拜。午后金淮老过谈。梅叟借精舍觞余，约石荃、愚溪、润田、馨斋、锡、珩作陪。余于前岁得钞本《周慎斋医学全书》两巨函，署名江东周之干。刘龙伯为余考得慎斋，安徽太平县人，明嘉靖间名医。又从《古今医类案》中，见有慎斋治案十馀条。上月龙伯在厂肆买得旧刻医书四册，有《慎斋三书》，一曰《口授记录》，乃门弟子所编；二曰《内伤杂语》，三曰《医案》，乃武进石瑞章（震）所辑。又《脉法》三卷，武进陈澍玉（嘉楚）作解（作序者周蓉湖〔清原〕，林子庭〔栋，皆武进人〕）。又《正阳篇》一卷，乃慎斋高弟查了吾（万合）所著。又《释慎柔五书》，乃了吾弟子武进胡慎柔所著，一曰《师训》（慎柔述了吾之言），二曰《医劳历例》，三曰《虚损》，四曰《癆瘵》，五曰《医案》。又《笔谈》一卷，即陈澍玉所著。石瑞章为慎柔弟子，乃慎斋四传也（三书又有顾元交序一篇，亦武进人）。慎斋之学世传吾邑，且有盛名，今竟不能举其姓氏，幸有此编孤本，弥可宝贵，当付小史照钞。

初四日 竟日阴雨。六弟、七弟忌日拜供。闻吴雅初妹婿逝世，驰往哭之。吾年未五十，每岁所哭老者、壮者，不可计数，真可感慨矣。润田约饭于玉楼春，晤张芝生太守（祖培），十五年前旧雨也。寿州朱瑞章来谒，字少山，山东候补道，其父曾任九江镇总兵。灯下作致张珍午民政、吴子明提法各一书，手腕欲脱。

九月四日叔、季两弟忌日

生非同命偏同死，七载依稀梦可寻。暮雨潇潇成独坐，九原应识阿兄心。

看《梨洲年谱》三卷，又《论文管见》九则。

初五日 晴。西风甚凉，落叶满阶。评阅札记全份。饭后祝袁珏生太翁寿。至医学堂发第三学期文凭。至恒裕遇黄小农（署湖北巡警道）久谈。申刻赴梦陶丈之约。车中读《南雷文约》三篇。《华亭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有明之亡，亡于党局。逆案小人借袁崇焕以倾钱，而谋翻旧案。钱虽未死，案虽未翻，而庄烈帝之疑东林，实从此案始。此是崇祯朝大关键。梨洲文通篇精神，全注于此。至机山生平历官事迹，只以三百字足之。真碑志文大结构也。余于古文嗜梨洲、谢山二家。

秋深忆延平大兄

又是西风落叶天，碧云南去梦如烟。江湖雏雁摧残尽，忍被蛮山隔五年。

初六日 晴。午刻诣史馆，顺至吴纲斋、张君立两处贺喜。申刻珩甫借精舍请客。灯下撰折稿。

初七日 晴。王少泉明经欲祭叔西岑先生墓，余及聂婿同行。已正出西便门，午初二刻抵靛厂，孟常已预备一切，因在墓前设祭。新种柳已成林，松尚短小。祭毕在孟常处午餐，少泉亦携肴八品。饭毕，随意在村陇散步，弥望皆白菜，所谓秋末晚菘也。天日清朗，山色极佳。未刻入广宁门归。灯下撰夹片稿。正折大意谓，日本灭韩，东三省已无可设防，京师亦难安枕。此正我君臣上下卧薪尝胆、全力保邦之时，而非创制显庸、文饰承平之时也。度支部预算宣统三年财用，出入相抵，亏三千馀万两，此后追加之数，尚不止此。不知九年筹备之案，将取资于何款？若再贪慕美名，厉行不已，恐功未见而国已亡矣。宜将新政浮费痛加裁汰，专注意于练兵、外交，为救危之策。夹片则弹章也。

初八日 晴。已刻诣保之先师处，衣冠端坐写神主。午饭后归。未刻在精舍请客（正客连仲甫、吴佩葱、林梅桢、金滢生、张子晋）。伯葭畅谈至夜深乃去。为伯葭题所藏先南田翁画册。

初九日 晴。以重阳糕荐祖先。二侄妇二十岁生日。闻南号源丰润、裕源等处倒闭，急检藏钞赴恒裕掉换。市面颇现恐慌。今年南方大商号屡见亏闭，富者骤贫、贫者益困，中国财计危险若此，岂能终日安乎？忧郁不怡者竟日。饭后偕锡兄至公善养济院清游，登吕祖阁远眺，平楚青蔚，大有乡村风景。又在蔬圃流连甚久。珩甫来夜谈。灯下又增一片。

附录正折总冒一段：

窃维日韩合并以来，日本奸谋，终必进窥东省。此时就地布置，已觉无可设防。东方若危，京师岂能安枕？臣愚以为，此正我君臣上下卧薪尝胆、亟图保邦之时，而非创制显庸、文饰承平之时也。朝廷举行新政，已数年矣，朝订一章程，夕立一局所，立宪二字徒为私人耗蠹之资。闻度支部预算宣统三年财政，出入相抵，各省共亏七千馀万两，历年追加之数，尚数倍于此。臣不知九年筹备之案，将取资于何款？搜括及于毫末，挥霍等于泥沙。名目日增，民生益困。祸在眉睫，尽人皆知。若犹贪慕美名，厉行不已，恐功未见而国已亡矣。

初十日 晴。评阅札记全份。饭后诣讲习馆。申刻张芝生借精舍觞余，座客不多，子婿辈皆与焉。

十一日 晴。呈递封奏，共一折三片（京师市面扰乱，钱店一日关闭十八家，小民持纸币不能得一钱，生计大困，因增一片，请度支部拨数十万金，发交商会维持市面）。卯刻入内候事，在史馆略坐，事下即归。刘仲鲁同年来馆，稍谈，归寓会客。申刻赴北洋第一学堂同乡议事（开平赎矿）。访朗轩，为其夫人诊疾。第二片奉谕旨：法部知道，钦此。

秋雨有怀笏斋

秋心已寂寥，况复潇潇雨。枯叶喧如潮，孤灯悄无语。朱楼酒正酣，笙管暖歌舞。焉知白日短，但觉华年贮。画梁筑燕雀，碧港鸣蟋蟀。颇疑秋风悲，不入达官腑。我生夙多病，沉忧徒自苦。黄华冒雨开，一醉忘今古。

残醉夜中醒，忽怀素心人。西风吹梦影，飞落晋河滨。结契同所嗜，知心贵一真。岂无倾盖交，不如夫子亲。并门壮右辅，多绣称分巡。民力葆元气，士风追古醇。美哉山河间，长使功名新（〔眉〕笏斋以冀宁道领山西实业，近兼携提学使）。令闻传固喜，离情舍未申。君鉴碧玉影，应念东华尘。（总要字少意多，晦拙胜于浅滑也。）

十二日 晴。午刻至广和居，赴王道溥（保山人，西岑先生堂弟）之约。归途诊吴氏甥病。到家检点行装，四点钟附火车赴津。七点钟抵新车站，澜翁已偕玉山侄以马车亲迓，同车至经司胡同寓中下榻焉。

十三日 晴。晨赴对门李子赫家行吊。午后诣顺直咨议局为顺直学堂筹常款，晤王君古愚、谷君霭堂、张君祝笙，允于通省教育经费中匀拨常款，列为议案。访赵智庵侍郎，园林小景，曲折可喜。智庵宦情尽消，专为隐居计，殊难得也。申刻邵小汀、许仲衡约饮第一楼，散后赴天乐园观剧。观李子赫家出殡奇丽，为生平所未观。

十四日 晴。午刻谒陈制军，便衣出见，谈甚久。至巡警道署赴舒宾如之约。拜天津道洪翰香观察，未晤。访张芝生略谈。至聚和成赴大德通马春波之约。午后制军即来答拜。偕澜翁至恒利买金饰数种，价银四百三十馀两，在大德通支用。讲习馆札记，在京未阅毕者，携之行笥，灯下评讷，始就枕，几四鼓矣。夜雨。

十五日 阴雨。八点钟赴新车站，洪翰翁来送。九钟开车，与澜翁、玉山一揖而别，此次澜翁照应周挚，情意殷殷可感也。十一点钟三十五分抵前门，归寓午餐。诣讲习馆。连日应酬征逐，夜不得眠，倦甚，夜早寝。

十六日 晴。午后至北城，祝凤禹门将军年伯母寿。至顺天府为丁少兰京尹如夫人诊疾。

十七日 晴。门人黄补臣、廖子方来久谈。请隽丞代阅学堂试卷，余复阅加评。绶金以新得隋唐石志三种拓本见贻，乃洛潼铁路动工得自洛阳者，皆古北邙墓也。晚，至大德通还清天津用款。

十八日 晴。午后至医学堂，执事员皆出门，在翁甥、铭侄宿舍中，查其近作课程。又至津浦铁路公所公举董事员、稽查员。

十九日 阴。管夫人忌日拜供。潍县郭鉴光（字镜溪，直隶河工通判）介田介臣来见，介臣之表弟也。其人颇伉爽。饭后诣史馆。又至顺天府复诊，以董希文叔岳切托于京尹。又赴张君立赏秋局，夜分始归。大雾对面不见人，沿路电灯皆在朦胧中，雾气霑衣尽湿，人中之最易受病，急阖窗户避之。评阅札记全份。

二十日 霜降节。阴。子方来就诊，论时局颇无顾忌。余揣中国大局，民气已伸，政府不合法理之政令，将不能行，恐廿一行省有变为联邦政体之势。饭后诣讲习馆。写对十

二付，以备学堂奖品。

二十一日 晴。一夜西风萧萧，叶落如雨。三松学会第二十五期，余讲“公山弗扰”、“佛肸”二章（“夫召我者”一节，自来注解苦不分明，而“岂徒哉”作必见用解，是与“如有用我”犯复，“其为东周乎”作不为东周解，亦无着落。余从《左传》公山不狃对齐侯曰“臣欲张公室也”，悟出此章。夫子盖谓：夫召我者，我岂徒欲张公室哉！如有用我者，吾其进而为东周正诸侯之僭以张王室乎？如此则“岂徒”语气方足）。同社咸首肯其说。龙子恕又讲《中庸》“博学之”五句。李石府又讲《孟子》大义。饭后赴世界教育会，到者三十余人，东西洋人皆入席。子恕首演说一篇。余讲“攻乎异端”义。宋芸子前辈又演文质大义。四点半钟散会。因至东城赴蔚若侍郎之约，兼为其儿妇诊疾。

二十二日 晴。饭后出城至梅延卿处贺喜。答拜徐子展先生、刘葆良，均未值。申刻赴朗轩天福堂之约。车中撰速开国会疏，构定大意，灯下纵笔成之。共分三段，皆辨正反对党之言。当士民之初次陈请也（在光绪三十四年），余颇病其骤。今年党内治之凌杂腐败，外患之迫近鸱张，实有僥焉不能终日之势，更不能待九年。闻各督抚欲联衔电请，而京朝堂上官尚无发其端者，余将以此疏为先声也。锡三兄通夜不眠，将折缮毕。

二十三日 晴。写山西范氏墓碑百馀字。饭后诣史馆。又谒荣相，商起居注公事。荣相在东邻荣心庄处，招往共谈。聂婿购上好羊肉十斤，携镬盘火炉来寓，同炙食之。

二十四日 晴。呈递封奏，七点二刻到史馆候事，八钟事下，即回寓。此折必留以有待也。约穆、杨二主事来，余草更正补缺折（满主事广裔育凯出缺在前，耆昌服满在后，为吏部所驳），送荣相阅。董绶金来久谈，出示影写唐人《文选集注》十六册（日本金泽文库本，已残缺不全），注中各家多宋以后所未见者，洵珍秘之籍也。申刻王嗣升邀饮，辞之。

二十五日 晴。昨夜八点仲即就枕，睡至今日十点钟始觉，凡睡十四点钟，吾真不愧睡翁矣。饭后诣讲习馆。四钟赴长椿寺行吊。杨荫北告余昨折留上未下，当是待资政院公折上后一并发表矣。至粤东馆赴尹翔墀、欧介持之约。又至嵩阳别业赴李新吾、幼珊之约。

闻次寅枢初七日至常城

姑幕城边柳，于今大十围。当年双桨去，暮雨一棺归。梦觉真俄顷，魂随果是非。纆干孤冻雀，折翅怯南飞。

二十六日 晴。饭后诣史馆。复诣起居注调查文卷。访朗轩，易便衣偕至天福堂，赴大兴范邑尊之约。评阅札记全份。周衡甫同年札记有导淮议，主张挑挖云梯关故道。余闻云梯关旧河身久成平陆，沙土厚而且坚，施工甚难。不如前议由旧盐河海口入海为便。然余未亲历河干，无从悬揣也。

二十七日 晴。已刻祝董五叔岳母六十正寿，午面后归寓，写范碑百馀字。申刻出城至福隆堂，赴林耀亭之约。正客陶矩林（森甲），江南候补道，曾摄常镇道及寿春镇总兵，亦一时人才也。昨日资政院具公折，请速开国会。各省督抚联衔电奏，请责任内阁召集国会（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江督张人骏、陕督长庚、豫抚宝棻均不列名）。又直督陈夔龙、

陕抚恩寿另有电奏。均奉旨交政务处王大臣阅看后预备召见（次日宝棻又有专电）。

二十八日 阴。三松学会第二十六期。劳玉初讲“天下之本在国”章。余与李石府痛论今日学术人心之害，石府愤激不欲生。噫！谁生厉阶，不能不归咎于南北二张也。湖北黄海峰（士鹏）携所著医书介李西垣同年来见，余与静谈医理，所得颇深。自设研究所及学堂，同志响应，余几欲执医坛牛耳矣。可愧，可愧！饭后评阅札记全份。傍晚访沈雨人侍郎，略询苏皖筹赈所办法（盛杏荪官保、袁行南方伯实主其事）。灯下又评阅厅员札记全份，写对十付，终日未稍暇逸也。

二十九日 阴。偕锡兄为朗轩祝寿，午饭后归。写范碑百馀字。傍晚又至天福堂赴占世兄之约，归已三鼓，又写对七付。

三十日 晴。写碑文二百字。徐子展先生过访，适薛叔平观察来拜，乃展老授业学生也，不相见几三十年，意外晤面，相对欢然。人生离合之不可测如此。饭后诣讲习馆，归值朗轩在此，因尽出所藏苏帖赏之。灯下写扇三柄。陶矩林来谈。

十月初一日 阴。甚寒。写碑文讫，凡九百字，到底无懈笔。申刻同乡八人在乡祠公饯李石曾世兄，兼请令兄符曾及张君立同年。石曾不茹荤，俱用蔬豆。绕前门归。灯下作诗二首。

十月初一日怆怀先茔

长安上冢万家忙，独隔松楸历十霜。苦恨西风鸣败叶，惊回梦谒永思堂（永思堂在双井黄山谷先墓侧）。（〔眉〕末句两层叠成一句，是古法。）

题徐贞龢侍郎家藏文穆公名字双印章册子

（文穆公名本，乾隆初拜相）

丹霞照眼铃双纽，姓字堂堂天北斗。花坼泥绒蝶粉融（上章阴文），线垂铁络龙须纠（下章铁线阳文）。清风儒素不华饰（蒋文恪赠文穆公联云“两浙清风第一家”），文镌两面无螭钮。篆刻盛传浙中派，奏刀料应出名手。其时朝阳尚小学，误正文字宗祭酒。（〔眉〕中幅波澜虽阔，却无溢流。）辨别偏旁分点画，一印之成犹不苟。书生好古矜博雅，广罗汉章俚周卣。骠骑将军做司马，卫青一玺尤寡偶。更有珂乡张解元，八砖舍中夸富有。何似翩翩徐骑省，祖宗手泽云初守。即今传留二百年，圭棱幸未遭击掇。想见署名押角时，英光掩映蛟蛇走。（〔眉〕二语逆挽，颇有力。）置身恍在雍乾朝，执笔叨从名相后。愿君纁绦贻子孙，此印此册同不朽。

初二日 晴。菊花三百盆，区别可得百种，大胜去年。约同好廿四人赏之。未刻络绎而至，无一辞者，畅饮而散。政务王大臣御前会议国会事。

初三日 晴。午刻诣史馆，奉上谕缩短国会期限，定于宣统五年召集。

约诸君精舍赏菊

敢将佳色傲渊明，百巧千奇各有情（古人赏菊唯黄花耳。五色缤纷皆后来之变种）。青眼颇能邀客重（是日约廿四人，无一辞者），素心幸免被花轻。频年近局招携惯，寒日东篱衬托晴。一事灵均殊作俑，竞援口舌学餐英（都下十月后盛行白菊花鱼羹）。

初四日 晴。午前谒陆相，商办起居注公事。

初五日 晴。先世父忌日拜供。三松学会第二十七期，泰安陈绍武（治镐）讲中和位育义。午刻赴熊经仲处，偕凤咏叔（恭宝，吴县人）押礼盘至吴蔚若丈处，宴饮而归。

初六日 阴。午刻在精舍设酒肴，请徐子展先生、薛叔平，邀季超丈、绶金、珩甫作陪。傍晚答谒劳玉初年丈。学部传知各学堂：自酉初刻至戌正，学生人持一红纸灯笼，张旗鸣鼓，排队至大清门外，向北（有结彩牌坊）三呼万岁（大清帝国万岁，宣统皇帝万岁，大清国会万岁）。

初七日 竟夜大风雨。晨起骤寒。申刻立冬。午刻至吴处押套至熊处，傍晚始归。作送黎灿阶归省序。

初八日 阴。黎明即起。晨刻至熊处，押轿往返，天寒日短，归已黄昏，惫不能兴矣，遂早就枕。

初九日 晴。会客颇多。午后，初二在座诸公借精舍答余前局，尽欢而散。灯下与锡、珩围炉剧谈。寒宵之乐无逾此者。寄沈子封丈粤东书（为医学堂筹款及朱季钺令媛东学官费事）。昨日资政院因湖南兴办公债，谕旨尽反院议，舆论大哗，电请政府王大臣到院质问，政府匿不敢出，遂停议以待。噫！上下相持，祸将作矣。资政院百五十人之决议，不敌军机四大臣之一言，如沸如塘，盖亦有以致之也。

初十日 晴。评阅札记全份。午后诣史馆。出城至林、沙两处道喜，狂风大作，黄霾塞空，急驰而归。沙乃回教人，今日睹其礼节，多系宗教法象。吾辈吉凶各礼，乃有风俗而无宗教，转有杂入彼教者，此吾儒之耻也。近日作诗颇多，乃知好诗未有不出于艰苦者。一想便得之意，触笔即来之词，必须掀开汰尽，方达真际。读名大家诗，尽有看似容易者，不知其脱手时费几许构炼来。万勿取悦世俗眼。“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十一日 晴。岳母缪恭人十周年忌日，采涧夫人在文惠寺啐经追荐亡亲，余往行礼。希文丈、敏仲、吉甫、锡三均到。未刻，润田遣仆张禄促余至恒裕，则何秋鞞中丞初七日暴病歿于凉州三十里铺馆驿。旁无眷属，囊无馀资。余因发电，托长少白制军料理身后一切，运枢返西安。秋鞞由道员不三年建节，年仅五十一。宦途得意过速，转以促其天年。盖人生禄位一定，无可强求，不能逾量。早到者早终，如花木然，先开者谢亦速，理也，亦数也。余一官蹉跎十三年矣，安知不为老年留有馀地步耶。思及此，躁竞之心大平，弥增目前自得之乐。唯春间一别，遽作古人，致为怅痛耳。灯下作送黎灿阶序脱稿。

十二日 晴。三松学会第二十八期，隐公主讲。午后访陈敬武于卜肆。陈名治镐，泰安人。讲中庸存诚之学，躬行实践，绵密无间，粹然学道人也。父子居京师，僦琉璃厂火神庙一廛，垂帘卖卜。余在沙土园下车，步行访之。论《中庸》至诚之道及姚江致良知宗

旨，谓良知而云致，尚是第二义。若圣人纯亦不已，诚通诚复，方是向上一机也。余因悟龙溪天泉“四无”真谛，实能透此一机，宜阳明先师亟许之也。后儒斥禅诋空，何与斯旨？申刻赴朱桂卿前辈之约，趁西城归。灯下评阅札记五份。

十三日 晴。午刻谒陆师相，商起居注公事。师以新刻九芝太夫人《世补斋医书后集》见赐，凡四种，皆校订前贤之书（傅青主《女科》、《温热论》，绮石〔不知何许人〕《理虚元鉴》，王朴庄《伤寒三种》，又附《回澜集》）。诣史馆，余语鲁卿曰：为学必经一番枯槁寂灭，然后透出一点生机。此生机始是化生万物真种子。鲁卿亟许之。鲁卿深于内典，益我良多。余于内典素未研求，有时独抒己见，质之鲁卿，辄叹为直指性宗，自是利根人语。（〔眉〕性学，悟居其六，学居其四。）余因悟阳明、龙溪、念庵之确得圣学真传也。鲁卿说及心光，余谓佛像顶上之大圆光，即心光也。鲁大然其言。至新开路于处诊病。视椽、隽两侄，在学堂未归。归寓石府灿阶在此久候，剧谈而去。灯下评阅札记四份。看王朴庄先生（吴县人，九芝先生之外祖）《读伤寒论心法》一卷，不异开锁之匙也。

初冬忆寄奉天张珍午前辈

（〔眉〕此诗渐入老境，近来进步也。）

朔风关外来，吹落庭前木。流光惜西骛，停云怅东瞩。隩哉丰镐区，逼处滋他族。鹑首天帝醉，蜗角蛮触逐。郁郁柔桑林，荒荒荆棘谷。植根苦不早，择荫将安宿。张侯去左掖，三载典藩牧。中朝黯非疏，北门準是托（汲改黯，寇改準。此十字卓然古法）。公馀还寄声，念我屡削牍。春明文酒欢，日日在心腹。新知积春云，孤怀对秋菊。何当共岁寒，谈诗坐雪屋。

十四日 晴，大风。午后谒荣掌院，兼看作霖病。其案头有新排印张廉卿、吴挚甫《评本史记》兼集归、方诸家评语，实为《史记》最善读本，大有益于古文。余剧爱之，因嘱作霖为觅购一部。申刻出城，赴授经之约，绕前门归。冻月皎然，清寒彻骨。见授经有《学津讨原》本《洛阳伽蓝记》，借归以校余本。看王朴庄《回澜说》一卷，诋方中行、喻嘉言不遗余力（喻尤甚）。喻氏驳斥王叔和《伤寒序例》，王氏则崇信之，许为直接仲景之统，特著《伤寒例新注》昌明其说。

十五日 晴。北风甚寒。看寒暑表已是十二月度数矣。午刻诣史馆。至魏家胡同马辉堂处赴朗轩、辉堂之约。陈列瓷器极多，皆系前明及康、乾窑，古质古香，迥非近今所及。主人磨墨以待，为写联幅七八件，上灯始散。归路又至高碑胡同赴都察院三堂之约。车中看《伤寒例新注》。

宣统二年庚戌十月十六日 晴。午后至观音院，董效曾叔岳十周年忌日，啐经行礼。赴医学研究会。傍晚偕翰臣、珩甫饭于万福居，至广德楼听夜戏（谭鑫培唱《失街亭》、《斩马谡》，一时独步）。子刻归寓。

十七日 晴。翰林院考供事，余阅卷。已刻接知会，即入署。应考者一千二百余人，四人分阅，余阅三百二十卷，取中一百十卷，亥初刻竣事归寓。

十八日 晴。先妣生辰拜供。申刻赴黎露苑太史之约，陈香轮给谏同座，力劝余兼设

女医学堂，专习妇人科、产科，说甚有理，唯教习极不易得耳。灯下看《伤寒例新注》讫。深州李广谦来执贄（字子周，吴挚甫先生门人，拔贡就职山西府经历）。寒儒作小官，难以竞争宦场，余悯其才，作函致笏斋为之道地。子周以吴辟疆（闾生，挚老之子）《左传文法读本》见赠。

十九日 晴。三松学会第二十九期。张芝生命其二子来见（德馨，字子修，大理院小京官；德滋，字芷庭，民政部小京官）。午后诣史馆。出城赴王保之师及吴雅初妹丈处行礼。灵柩均于明日出都。见雅初一棺在殡，寡妇孤儿零丁无所依，哭之甚恻。珩甫来夜谈。余因《国民公报》所载顺直谘议局议案甚详，皆吾省大利病所在，极有实用，拟与珩割截而汇存之，以备考证。

二十日 晴。汪志恒自鄂来。饭后诣讲习馆。出城祝李嗣香前辈六十寿。朗轩作半日谈。灯下复八叔及翁大妹、庞三妹信。王朴老以汉药方之一两当今七分六厘，一升当今六勺七秒。喻嘉言误认春温为少阴证，以附子细辛主治。余久辟其谬。今读朴老及九芝先生说，其谬益明。芝老解《伤寒论》“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为温病”云：“发热为太阳证，而渴不恶寒，则已变为阳明矣。”语极简明。然则治温病宜用葛根、芩连、白虎、承气诸汤，仲师固规矩森然也。李子周以所著文稿铅印本见赠，虽功诣未深，固是桐城派规矩准绳之作。余尝戏言：仲师所用之方，东方有青龙汤，西方有白虎汤，北方有真武汤，独缺南方，意必有朱雀汤而书佚之。今读《伤寒例注》，汉末皆作崔文行神丹，一名朱雀丸，乃用人参、半夏、乌头、附子四物，正是南方丙丁药，得此而四宿始全。

二十一日 晨起见屋瓦皆白，今年第一次雪也。竟日沉阴。先帝两周年忌日，悒悒不怡。午刻为三兄拜生日，常服而已。

二十二日 晴。先后两周年忌日，毓鼎官虽不达，而知遇之恩特隆，霜露之感不能等于常人也。一日不出门，致沈爱苍贵州信并录去近作七首。张洗济亲家来谈，携云林真迹见示，乃扬州阮氏所藏御赐文达公者。图为疏林远岫，幅长二尺，宽尺馀，署款“至正东海倪瓒”，上有小玉玺，又有“令人欲仙，稽古阁题”八字，作瘦金体，疑是明内府所题，下有魏府收藏印。画山纯用折带皴，空灵圆活，气脉远出，枯木十馀株皆如天然位置，枝枝欲活。余虽不能画，亦知其空前绝后矣。阮氏索价二千金，非富豪不能得也。余亦出东坡墨迹共赏久之。延杨正甫来为室人诊病。

二十三日 晴。门人张吟樵来见。饭后诣史馆。访新甫昆仲及沈幼岑畅谈，至上灯始返。评阅札记全份。李子周自保定邮寄《史记评本》，乃张廉卿、吴挚甫合评，古文义法精详极矣。《史记》以归震川评本为最善。此本似未逊之，熟玩深思，必有妙悟。

二十四日 晴。午刻至城内外四处贺嫁娶喜，酬应劳费计两月中逾百元矣。灯下删改《贵州志后案》一篇。禁卫军裁汰冗员，宝惠升一等执事官，月薪百金。《史记》封禅、平准二书，《货殖传》、《孟荀列传》，实天下之奇作，中含无数法门。又思《三国·蜀志》十五卷，自第六卷起，当通合为一篇看，虽写诸人，而眼光左右前后皆注重诸葛公，亦古今奇作也。

二十五日 晴。饭后诣讲习馆。酉刻至天福堂，赴大德通之约。复李子周书。写册叶二件。古文有沉郁、冷隽二境，史公实兼擅其胜。欲沉郁，必须往复盘旋，厚集其势。而要诀尤在字少意多，使意常馀于词（多冗字，则为拖沓，而非沉郁矣）。欲冷隽，必须着

笔在此，而眼光在彼，使言外别有远致。其根本更在胸襟超旷，天分聪明，方能到此。此境最高最难，未可求之一句一字言也。以一句一字挑逗，反落小家数。

二十六日 阴。宝惠拟补陆军部主事，带领引见，奉朱笔圈出，准其补授，钦此。皇恩先荫叨忝实多，撰谢恩折，请锡兄缮正。三松学会第三十期，余讲孔子尊君大义；龙子恕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义，此章辨难斡旋，迄无定论，得子恕此说而明（大指根据“荡荡乎民无能名”及“文章可得闻，性天道不可得闻”二处得解）。午刻赴大同相国之约。三点钟赴会馆，约同乡诸君决议王锡怀失银索赔事。四点钟赴黔学堂教育公会，提议三案，皆得余说通过。夜大雪，顷刻二寸许，祥霁早沛，无如今年者，岁事之幸也。灯下读《史记·货殖列传》，既掩卷而胸中犹有震荡纒縕之致。此曾文正所以最重读功也。董遇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若古文音节顿挫，尤贵朗诵。

二十七日 晨，雪始止，约积四寸许。起居注前序（即进记注表文，相沿谓之前序），轮应许颖初前辈撰文，不知假手何人，既草率又外行，几无一语可用。荣掌院请余改削，只得重做一篇。久不作骈俪文，笔下颇生涩，一日或作或辍。夜间人静，篝灯为之，入后半始见典雅酣畅，戍刻脱稿。一面与珩甫闲谈，以畅文机。此道近少解者，不及十年，恐成绝响。余拟于诸子中择其笔性好者，令专习词章，留此一线之学。复郭寄坪书。

二十八日 大雪竟日夜。辰初刻具折入内谢恩，在史馆坐待，事下而归。公善养济院发棉衣裤，请锡兄代往监放。未刻松筠庵己丑公局，请曹价人、陈延堂、王熙涛三同年。趁西城归。朗轩冒雪来夜谈。昨夜梦与一友吟诗，吟成一律，意殊自得，为友诵起二句，友击节称赏，瞿然而寤，犹记其句云：“历尽风霜耐尽寒，百花头上笑颜看。”余六句则忘之矣。今年自正月以来，考举贡，考拔贡，考优贡，考法官，考大学毕业生、游学外国毕业生以及录事、供事之类，几于无月不考，除官至五千人。名器泛滥，至斯已极！忆刘梦得有句云：“金门通籍真多士，黄纸除书每日闻。”古今不相远也。写大兄信并附报条一张。读《史记·平准书》，当于转换斗榘处，求其不提而提、不接而接之妙。跗萼相衔，错综变化，于此稍有人处，方能脱弃平庸。

二十九日 阴。雪止风起，寒甚。门人郑祥伯来见，新自吕遂河工来（距顺义县二十里），余详问合龙情形。午饭后至徐齐仲处祝其母夫人寿。为杨康侯同年诊病。答谒缪筱珊丈未值。灯下写屏联甚多。垂帘围炉，几不知门外风雪凛冽矣。余语锡兄，此即人生大幸福，何必更慕富贵乎。寄唁刘世兄济南信并次方师奠份一百两，托瑞林祥寄。读《史记·游侠传序》，稍知构局用意之法。

三十日 晴。评阅札记全份。饭后诣讲习馆。新学颇重《说文》，谓上古文明制度，犹可于文字中测之。较之前贤用以诂经，其见解又进一格（徐氏系传，本朝段氏注，王氏释例，皆精要之书）。

十一月初一日 晴。午刻诣史馆。宽仲侄充甘肃考试官襄校官，差竣回京。所取四十二员，亦修弟子礼也。夜谈陇事甚悉。长少白制军惠寄宁夏羊皮袍褂各一件。门人李复初亦寄一件。黄叔权寄二十金。

初二日 晴。先大夫生辰拜供。饭后至恒裕。又至医学堂。与锡兄、珩弟、宽侄约饭于南园许。同赴东安市场吉祥茶园观演《玉虎坠》全本，情节颇不恶。子正归寓。

初三日 阴。三松学会第三十一期。饭后至城内外四处贺嫁娶喜，上灯始归，饥寒交

迫。灯下据《学津讨原》本校《洛阳伽蓝记》，共校十二叶。此书感怀今昔，意思深长，故词藻姿韵之美突过徐庾。作文最争用意。意不足而徒尚词，则为浮藻矣。余嗜此记几三十年，凡校四遍，居然完好可诵。

初四日 晴。汀侄、梅孙同生日。姚石老令郎兰生观察自山西来见（名鸿法）。饭后石老亦来，作半日谈。延杨正甫为室人复诊。作霖、筱岩、珩甫均夜谈。灯下为贞盒题印册两叶（诗见上本）。客去又看《伤寒论》王注数叶。

初五日 晴。小门生刘晓沧自山右来见。蒋康之来谈。未刻出城为同乡顾范臣中翰点主。在恒裕易便衣，与润、锡、珩至文明观剧，散后饮于福兴居。

初六日 晴。午刻诣史馆，删改黔志一卷。申刻至同丰堂赴李丹孙之约。梅叟来夜谈。作霖、康之、稚坚迫令王雪槐南归，余送川资一百元，复派健役二人伴送，防其中途逸去。余前后费去二百五十元。几为京师大累，今乃如释重负矣。近来屡作可畏之梦，奇幻百出，皆赖采润唤醒。昨夜忽梦无头人向余作语，驱之不去。觉后心跳汗流。总由心地不净所致。先儒谓梦寤可验工夫。余变幻若此，更讲何学！思之愧悚。此后必当屏除烦杂妄念，将心地打扫清净，方不致堕落下流。凡温热病燥结，用药发汗，汗不出而热更炽。必用攻下之剂，反得汗而解。余治病用此法极效。知其所当然，而不明其所以然，怀疑者两年。顷读《伤寒论》王注有云：“人身天真之气，本自阳明交出太阳。太阳者，承阳明之气者也。今因脾约而内燥，病势不解，必用承气汤，使胃之津液得和，始肯输之于太阳，然后承之以为汗，则澌然而解矣。”此说精明，涣然冰释，并承气之名，亦得确诂。甚矣，医家不可不博极群书也。

初七日 晴。寒甚，已达极端。大雪节。午前僵冻，不能治事，饭后稍和。评阅札记两期，共十六份。三兄过谈。昨接表弟顾渔渭信，近来境况益难，盛氏表姑母至隆冬不能备棉衣，闻之怆然。因致宝兴隆冯石卿信，汇去四十五金。又复渔渭信。

初八日 晴。宝惠生日。评阅札记八份。傍晚，访沈雨人，为医学堂筹邮传部捐款。阅明日带引见折。孙贵自津回，王雪怀已乘轮南下，几同退崇矣。

初九日 晴。卯刻入内，带领起居注主事拟正增福拟陪锡荣引见，风寒削面，耳目之官为之不灵。诣南斋，见元和相国久谈。辰正诣养性殿，帮同陆相带引。先向御座跪请圣安，起，序立于监国旁，递绿头牌。事讫退出，已初归寓。昨夜既欠睡，竟日僵冻不适，入夜始融和。偕锡兄赴春仙观剧，梅叟、卿和皆来赴约。龚伶演《行路哭灵》。此出说白本极驯雅（有“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王事靡盬，不遑将母”数语，实乱弹所无），而抑扬顿挫，沉挚浏亮，能使不能养亲人枵触流泪，绝唱也。子刻始归。

初十日 晴。三松学会第三十二期，余酣睡至午始觉，遂误会讲。甚矣，吾之昏惰也。饭后诣讲习馆。傍晚，朗轩来谈。客去，校《伽蓝记》五叶。

十一日 晴。午刻至便宜坊，赴经仲之约。座皆清秘诸君，共议保存翰苑，商藻亭所拟公具说帖稿，颇为简要。未刻至嵩阳别业壬午公局。归写复丁衡帅信。又致王次篔信。诗人往往轻晚唐，诋为格律卑下。近阅罗隐、韦庄、韩偓诸诗，如“左牵犬马诚难测，右袒簪纓最负恩”，“只言圣代谋身易，争奈寒儒得路难”，“静怜贵族谋身易，危惜文皇创业难”，“纵饶犬彘迷常理，不奈豺狼幸此时”，“敢恨甲兵成弃物，所嗟流品误清朝”，“本来薄俗轻文字，却致中原动鼓鼙”，“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咸通时代物情

奢”结句)，“人心不似经离乱，时事还应见太平”。各句开合动荡，沉深痛挚，何减少陵。其全篇迢郁者甚多，较诸中唐更饶深味。诗岂可以门户论者！

十二日 晴。钱绍云兄自津来谈，不见瞬两年矣。效述堂亦来谈。未刻诣医学堂。又至聚宝堂祝俞希甫同年六十生日。访朗轩，不值。与笃安、慎之围炉畅话。信笔为书诗话四则，皆余心得处也。得南田翁山水花卉册十二开（各六开），乃内府藏本，宝玺焕然（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秘笈，老紫髯鉴赏印，重华宫鉴赏宝，嘉庆御览之宝），由郑王府出售，神妙仙逸，莫可名言。每叶题语皆甚长。今晨获此殊珍，幸福无量。竟日敬展细玩不置。

十三日 阴。翰西来谈。午刻诣史馆，约李子卫面商《新疆地志》体例。吊寿懿卿副大臣丧偶（续娶甫两月）。访马辉堂、孙完璞，坐至上灯。赴午桥同年之约。

十四日 晴。一日未出门。修史馆《新疆志》。傍晚备酒肴，请缪筱珊丈、姚石荃、罗叔韵、董绶经、缪罗董，皆校勘专家也。沈雨人未到。书贾携新印书求售，酌留《查初白十二种评》，张叔未《清仪阁题识》，黄香石《唐贤三昧集评注》；初白评《瀛奎律髓》，余久闻其精确，亟思一见，灯下粗阅一过，果能标明诗家宗法也。客有问先南田翁画法者，翁语之云：“浓笔兼淡笔，粗笔兼细笔，十字足以尽之。”门人有问余书法者，余语之云，粗细一样，四字足以尽之。余又有书家四字诀：勒、揉、推、擦。得先师刘静之先生讣。童时业师尽矣。得伯葭书并寄还百金。

十五日 晴。天稍回和。午刻诣史馆。至小苏州胡同视叔岳母病，并祝吉甫夫人生日。出西安门答拜萧小虞亲家，未值。灯下写对六付。今夜月当头，耿伯齐约醉琼林宴赏，且系以八绝句，余走笔和成七律一首，辞局而致诗焉。放翁《七月十四夜观月》绝句云：“不复微云滓太清，浩然风露欲三更。开帘一寄平生快，万顷空江著月明。”空澄超旷，余每逢胸次湫隘时，即朗吟此诗数过，便觉意气寥阔。

和 伯 齐 （题须别撰）

一年休负月当头，赖有诗仙醉酒楼。犹是清光悬午夜（上句从下句生出），只多寒气逊中秋。枯林雪冻全收影（月当头则无影。唐诗所谓“月午树无影”也），高馆帘深不上钩。此意未经人道破，顿添赋物到冰瓯。

十七日 阴。三松学会第三十三期。未刻赴西安门内畿辅农工学会，余报告京西门头沟开渠修堤调查事，事未决议。见吾乡郭议员（家骥）剪发易服意见书，极不以易服为然，谓大有害于经济生活，从此中国丝绸无用，而尽用洋呢，其祸足以亡国。与余意见相同。资政院一般新议员，天所生以亡中国也。不得不归诸劫数矣。出城至观音院行吊。灯下评阅札记十馀份。采涧患头痛殊剧，呻吟甚苦。

十八日 晴。延杨正甫复诊，改服温通去风之剂，甚效。申刻至瑞生祥中栈，赴徐涣侔之约。陶拙存（名葆康。端肃公次子。丁卯世兄弟）以旧著《辛卯侍行记》、《求己录》二书见赠。《侍行记》乃侍端肃公抚新疆时日记，于西域山川形势、建置沿革特详，较之洪北江先生、林文忠公所记更为有用。余适修改《新疆地志》，裨益尤多。《求己录》虽意

在变法，而悉根本于先儒议论（凡分三卷，其下卷皆采《朱子语类》），时以己意发明之。灯下看末卷，不忍释手。夜深遂尽一册。

中原（取首句末二字为题）

早年揽辔志中原，肯信吾生付灌园。豹隐待寻元雾窟，乌飞难问旧巢痕（时正议裁翰林院）。横摧老屋风声紧，冻冱重云日色昏。天意似将催短景，几回雪涕望金门。（五、六、七三句皆兴也。）

十九日 晴。霞仙来谈。穆、增二主事请点乌布。饭后诣史馆，据陶记重改定《新疆志》数处。鲁卿先行，余坐至日暮始出。至石桥别业，赴己丑月团。灯下写应酬数件。买任渊注《陈后山诗》三册，盖久求之而后获者（聚珍福本）。后山诗用意深曲，往往非注莫明。方虚谷推为学杜第一人，固是佞之太过，然诗必如此始有深味。今人动辄举笔作联章七律，彼乌知此中甘苦乎？昨日资政院上奏弹劾军机不负责任，庆亲王等亦上疏辞职。奉朱笔慰留，而斥资政院不当擅预，所奏着无庸议。依宪法，军机不解职，则议员当自请解散。今日开院集议，皆恋恋不肯散。此等议员有何价值可言。

二十日 晴。潘经士、史季超来谈，留其午饭。饭后诣讲习馆，公定保存本署说帖，推审查起草人六员，余被公举谒见政府。傍晚赴顺天府丁京兆之约。归寓复看史馆大臣四传（敬信、寿山、薛允升、闪殿魁）。寿山庚子在黑龙江保全大局，不得已出战，煞费苦心。和议既定，复以从容自尽谢朝廷（朝衣冠望阙谢恩讫，坐棺中，自以手枪击心，不死。其亲弃睹其惨痛，续击一枪，寿曰：“可矣。”即仰卧，促盖棺。众闻棺中有声如牛鸣，良久乃寂），不负职守。乃朝议责其孟浪开衅，死后犹褫其职，士大夫亦有非之者。其后，总督徐世昌、巡抚程德全具疏鸣冤，朝廷虽予恤典，而恩礼颇轻，盖犹罪其前事也。程中丞为寿公营务处，目睹情事曲折，为余及鲁卿述之甚详。此传即据以属稿。史馆为百年是非所系，不可使忠臣心迹埋没悠悠之口也。农工商部据商会万馀人公呈入奏，力陈易服之有伤生计。奉上谕宣布朝廷并无轻改旧章剪发易服之说，谕各色人等毋误会浮言（唯军界、警界曾奏明易服）。近来资政院二三狂竖，创为邪说，众议员大半盲从，人心惶惑，大有乱象。鼎深以为忧。得此明谕揭破，人心当可略定矣。得丁衡帅复书。

资政院议员以妇人缠足列为议案，拈此耻之

夺席诸公议伟然，经纶裙带策勋还。南朝王气收何处，却在潘妃步步莲。

二十一日 晴。评阅札记十份。复阅史馆忠义传正本。钱晋甫、李珩甫夜谈极畅，不知门外寒风刺骨也。有恽德磨介广惠寺省三上人来见，自言三世居扬州，以贩盐为业。询其世次，不知；先世出何房分，亦不知；历举吾族人名号及扬州先四伯祖一房，皆不知。其人年四十馀，向以处馆为生，竟无从认其为本家。半夜大风怒号，此年年隆冬成格也。此一端远不如东南各省。得秉道成都书（仍住华兴街）。

二十二日 晴。冬至节。评阅札记全份。未刻祝朱桂卿前辈生日并文孙弥月喜。至恒裕取子金，又存信成储蓄银行银元八百圆。南园来夜谈。陶勤肃论制驭武将，谓不当使久住京师，轻见王公贵人，既出则骄蹇不用命，不复肯受督抚节制矣（奏留董福祥进京祝嘏事）。昔年马荆山（玉昆）坐轿谒亲王，王谦恭过甚，唯恐伤之。适为李文忠所遇，呼其名使下轿，斥以提督在京师，例只许骑马，不当乘轿。马悚然而出，不敢仰视。文忠语庆王曰：“王待此辈过谦，不能使之感恩，适以长其骄。”老成深识若此。祖宗时，不轻易召见武臣。见时，天威特严，往往凛栗汗下。故皆畏威守法，尊督抚若主人。孝钦显皇后晚年，思以恩意笼络之，奖誉甚至，而朝贵利其多金，不惜卑屈以示亲爱。于是武臣轻中朝益甚，非复向来意态矣。今人动以先朝抑武臣为非，创为尊重军人之说。余恐节镇跋扈之祸，将复如晚唐五代时矣。以上与南园纵论及之，南园深服其言。

二十三日 晴。何子霄自济南来。午刻诣史馆。至北城吊桂书卿之丧。书卿与次寅亡弟换帖，交甚笃，触我手足之悲，欲失声痛哭，因与书卿仅一面，未便哀过乎情，乃忍泪而出。书卿之胞弟妇重孝俯伏灵右，与其夫人无别，此满礼之太过者（本京人亦如此。妇人于兄公仅服大功）。若南方人则又服轻而意太疏。珩甫夜谈。客去，复看补修《记注》十二册。延正甫为采涧诊疾。东三省四次请愿速开国会，代表十五人来京递呈，军机大臣据情代奏，奉上谕严斥，命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送回原籍，各安生业，不得在京逗留。此后如再有聚众要求者，查拿惩办等因。

二十四日 阴。三松学会第三十四期，龙子恕痛驳杨度重国轻家之说，以申明家族主义，论正而畅。无家安有国？吾未见逆子傲弟而能为忠臣者也。是直等人道于禽兽矣。战国时邪说横行，恐尚不若斯之甚。呜呼！中国贫弱不足患，而世道人心渐灭溃决殆尽，乃大足患也。饭后至长椿寺行吊。天津士民聚众求速开国会，陈督代奏，奉严谕，学生大愤，有割臂肉、写血书以激众者。学生相率罢课，且遍发传单，致旅京各学堂约停课反抗，不认政府，欲将各学堂付之一炬。其语狂悖，直叛徒矣。余察顺直学堂学生，依然上课，未为所动，因嘱诸管理员以安静处之，勿张皇抑制以启乱。二张、袁、端诸臣废科举而立学堂，其效如此！灯下复校《记注》八册。

二十五日 阴。评阅札记六份。饭后诣讲习馆，阅公具保存翰林院说帖，两掌院今夜据以入告。出城祝顾渔溪亚蘧太夫人寿。答拜盛萍旨前辈。灯下复校《记注》十四册。余于政治学最喜法学（此法非刑律之法）及财政学。年近五十，万不能博览通考经世巨编。近来新出编译之书，汗牛充栋，阅之心目昏昏，用力劳而所得实少，加以时事颠倒，郁郁不乐，日忧危亡，无复仕宦生产之趣。每日除应办史馆、讲习馆、起居注公事文件外，仍致力于《明儒学案》及古文、诗、字三种，以舒沉闷而寻乐境。其政治家言，唯看《中国政治家》管、商、王三编，《国风报》，专心于所谓法学、财政学者，以备异日行政之根本而已。

二十六日 晴，有风。史受之来借款，留其午饭。未刻偕锡、珩至新丰市场观剧。上灯出城，赴大德恒惠丰堂之约。归寓复看《记注》四册。

二十七日 晴。辰刻至同和居，与同署十五人会齐，遍走四大军机之门，要求保存翰林院。均不值，各留说帖而去。自通籍以来，从未若此之奔竞也。可笑，亦复可怜。灯下正看《记注》，梅叟来夜谈，写诗三纸赠之。

二十八日 晴。复看《记注》全年廿四册，头目为昏，乃朗诵姚选近体诗中放翁七律廿馀首，胸襟颇为壮拓（凡选放翁七律九十馀首，始知放翁之为大家者，自有真实本领。若第吟赏于一二写景佳句，则所以测放翁者，小而浅矣）。龙子恕申家族主义于讲学会作讲义一篇，就枕前细阅之，明白了当中自有摧陷廓清之力。

二十九日 晴。先大母忌日拜供。刘季岱自山东来（叔南胞弟）。凡为外官者，必谋要津大老书函致其上司，名为“运动”。且视京官无不嗜财，但挟重金，即以为无投不利。此虽贵人有以致之，然亦可以觇风气、测人心矣，可叹可叹！饭后答访效述堂。至董处为吉甫内弟妇诊病。驱车出正阳门，任翼臣约大观楼说话，归寓惫矣。接张亲家信，知卢海如已代次弟完官，亏一千两。兰州人来，秋鞞赠我狼皮褥两件，水烟八包，而故人已隔世矣，为之怅然不乐。

三十日 阴，微雪。午刻诣讲习馆。出城至公善堂查点工厂存货及账目，分给管事人花红。至广和居议聂、李二家赎屋事，余原系中见人也。七点钟入宣武门（资政院留门，故下键较晚）。适钱晋甫在此，剧谈至三鼓始去。

十二月初一日 晴。今年月朔又尽矣。光阴如驶，一事无成，时局益非，凄然欲哭。三松学会第三十五期。余研穷智字功夫，诸君颇叹其精细，然未能涣然也（别具讲义）。隐公举象山《王荆公祠堂记》之说。余谓象山论荆公极公平，而不甚以元祐诸贤为然，与朱子所论相类。当时去东京未远，必深得朝局真相。吾辈论断荆公，当以二子之言为定。午刻诣史馆，又诣起居注。灯下复校《记注》。

初二日 晴。效述堂何志霄、刘杞怀（新分发浙江法官）同来谈。未刻至宋芸子前辈处贺喜。出城诣医学堂，在恒裕少坐。灯下复校《记注》毕。晋甫、珩甫、锡兄纵谈至子刻始去。

初三日 晴。午刻诣史馆。出城在商会易便衣，至文明观剧。新伶钟声演聊斋青梅事，近于演说，全无戏剧排场、情节，说白亦欠熟贯，余甚不取之。戏毕润田邀饭于万福居。萧隐公最不喜《孟子》，以其为近世革命民权所根据，著论痛辟之，余不以为然。归后作书致隐公力辨之，凡六百馀言。

初四日 晴，大风。一日不出门，评阅札记两期。张庆籀自济宁来。吴雷波札记中引日本儒者所著《修学篇》，论读书法八条，极切要，有先儒所未及者，特录于此：一、必择书之关于吾所学者读之；二、择于己所执业有直接关系者读之；三、既定专攻书必不可任性屡变；四、读书必得一定之次序；五、于读书时必作进智识得利益之思想；六、读书必反复重习；七、宜强固注意力，以免遗忘；八、宜豁合理想，以求归纳。

初五日 晴。午后诣讲习馆。出城至铁路公司。灯下写致江督张安帅书。接家中郭寄坪信并银一千六百两（内六房八百两），大清银行交来。在商务印书馆买《中国法制史》一巨册，《本朝史》一巨册（颇有条理，得要领），又小说数册。

初六日 晴。俊臣学余书颇近。余书去成家尚远，何足学哉！因举所得笔法详细指授，且作十馀字面示之。俊臣领会甚切。饭后诣史馆。出城至大德通，取子金，添存二千五百两，易券而归。至嵩阳别业赴少泉之约，请其房师钟秀芝前辈，余作陪。席散逾七钟，仍趁宣武门归寓。夜，大雪。

初七日 晴。门人冯锡绶自涿州来见。评阅札记。傍晚至天福堂、顺直学堂议事。

初八日 晴。以百果粥荐菩萨及祖先。三松学会第三十七期。余申明与隐公辨正孟子大义。隐公陈义甚高，恪守范围，无稍逾越，以孔子律孟子，觉孟子宗旨未纯。余则兼主救世主义。觉孟子所处时局，与春秋迥然不同，虽词意稍见激昂，不害其为愿学孔子也。隐公近于狷，余似近于狂，故持论往往不合，而朋友切磋之益正在此。饭后至观音院行吊，至红庙道喜。晋甫、朗轩、珩甫踵至。话兰蓀别是无怀葛天世界。今晨李石府名三松精舍为小桃源，余亦名话兰蓀为俱乐部（此新名词）。隐公病余好事，屡箴吾失，欲吾闭关三年，作静定工夫，不与世事。余谢其相待之殷，唯余为世臣（两代封疆，两代侍从），谊当与国同休戚，不能比乡里诸生，唯有竭吾心力为之。设有不幸，即以身殉之，无置身局外之理也。

初九日 晴。罗景湘自甘肃回京。好友久违，雄谈未畅，须更作半夕话也。未刻出城，赴樊处点主，三兄所介绍。至北城为吉甫内弟妇诊疾。七点钟至六国饭店，赴法国博士铎尔孟之约。甫自巴黎来京，其人解中文，倾慕中学甚至。谓回法国二年，觉学问、风俗无一如中国者，大为彼都人士所笑，群呼为中国迷。铎君之言曰：自吾解中文，见中国前贤之言，无一不从吾心坎中流出，以是知中儒迥出欧洲上也。余与畅论学理，促膝欢笑，遂至夜深始归。又晤美国丁义华，字仁山，立禁烟会时以文字代演说，称中国为我国，呼华民为同胞。余与立谈片刻。

初十日 阴。饭后诣讲习馆。较核诸君札记，仍分四级。灯下评阅札记十份。得隐公复书。夜，大风，寒甚。延正甫为采涧复诊。

十一日 晴。评阅札记毕。写寄业卿舅信，又复柳望岑信，均交铭带。酉刻赴刘理卿男爵（忠诚公之子）醉琼林之约。

十二日 晴。次寅弟择于十九日开吊，廿三日安葬。遣宝铭南旋助葬事，与曹仲衡结伴，由京汉铁路行。凄怆伤怀，竟日不释。北门外郑陆桥新茔，为吾兄弟四人合葬之地，死而有知，或仍聚首。今五、六、七三弟皆一抔黄土，了却生平矣。孑然阿兄，何处更觅乐趣耶？昨夜遂梦敞屋一间，殡次弟柩于中，若将发引然，余抚几痛哭，旁有人力劝，不能止，迷惘间忽寤，泪痕湿被缘殆遍。昔人谓梦由心造，诚然。门人赵颂眉（三基）卸登封篆来京。县在嵩山之麓，地瘠民贫，终岁不食米面，唯以荞麦、包谷充饥。除县宰每日发官价市豕肉五斤外，竟无食肉者。不肖者大半为匪，相习成风，唯恃种罌粟易钱为活，若并此禁之，则坐而待毙矣。余问正本清源之法曷在，颂眉云：县富煤矿，掘地二三尺即得煤，遍地皆是（县大堂即煤矿）。贫民用土法开采，每届夏秋大雨，穴中积水，无法辟去，即弃而别掘，故煤筒（俗呼煤穴为筒）触目而是，无一毕乃事者。倘置外洋辟水机器，而以不肖者罚充矿工，县距汴洛铁路仅七十里，接一支路，运煤外售，即可转贫为富，莠民自不致游手为奸。期以十年，庶收大效。特非河南府合数县通筹不可耳。余深韪其议。三点钟访铎尔孟略谈（铎欲仍充大学堂教习，余荐诸刘幼云监督，已别延一法人，因以来书示之）。至吴橘农处行吊。又至吉甫处复诊。归寓晋甫来夜谈，更深始去。晋甫述其任湖南岳常澧道时，以计擒石门县大猾黄世茂事，如阅小说施、彭案。买《中国六大政治家》第三编《诸葛忠武侯》、第四编《李卫公》，皆李孟符（岳瑞）辑撰。余自得初编（管子）、二编（商君）、五编（王荆公），研绎有深味，于新旧政治、学识所得甚多，叹为古人未究之伟著。今又得此二编，可作一句快读矣（尚阙第六编《张江陵》）。

十三日 晴。未刻至同和居，与周、熊、杨、田四君会齐，偕谒两掌院，以所定讲习馆员四级名单呈阅，两掌院从二级拨入初级各一员。共计初级二十五员，每员送车马津贴银五十两；二级三十员，每员四十两；三级十一员，每员廿四两；厅官三员，每员十两。回同和晚餐而归。车中看《诸葛武侯》半册，发挥、条理、精神，殊不惬意，逊梁氏《管子》、《王荆公》二编远矣。（麦孟华所编《商子》，亦不减梁氏。）余治《国志》二十年，颇窥见武侯政策要领，拟别著一编，补李氏之阙。为花农前辈题《葑絮图》卷子（原图系诒晋斋所绘，当时诸王皆有题咏，为恭邸所藏。花老此卷，则临诒晋也。）

十四日 晴。陈介亭观察（正源，乙酉同年）来拜。复谢长少白制府书，畅论治西北边政策。灯下写屏联甚多。

唐水部古钗叹，写士不见知之恨。余读其诗，感而和之

篋中古钗传世宝，曾共新妆斗妍巧。摩挲特邀贵主怜，光虽未扬名自好。一自王母归玉霄，凝尘半蚀花纹销。长年暗淡守奁盥，只伴明珠沉寂寥。（水部诗结句云：“虽离井底人匣中，不用还与坠时同。”喻士虽小用而不见知，与弃置无异也。）

孤 雁

四雁傍林飞，三雁羽毛折。孤影宿寒烟，沉沉半江月。

十五日 晴。诣史馆。祝朱小汀太夫人寿。祝聂献廷生日。赴嵩阳别业己丑月团。赴恒裕润田之约。与何颂圻静谈时局，相对流涕。危亡已在目前，而新政之失士心失民心者，方兴未艾。列祖列宗在天之灵，能无深恫乎？毓鼎即日挂冠，不能靦颜朝列矣。夜雪。

十六日 阴。饭后至恒裕，存公善堂长芦岁捐库平银二百五十两。至粉坊琉璃街，为李际庚夫人诊病。至医学堂定甲乙班期考榜，宝铭幸冠其曹。闻禁烟公所承监国旨，欲将京官侍郎、副都统以下至三四品京堂外官巡抚司道普行调验。筑一四面玻璃之浴堂，令各员裸而入浴，从窗处监视之，易公所制之皮衣、棉衣裤，监视七日或十日。自古以来，侮辱大臣，未有若斯之甚者也。稍有羞耻者，必不肯听其搜检披剥，尚有何面目以见僚属耶？余愤极，决意挂冠而去，不能受此奇辱，俯首求生活也。

十七日 晴。饭后至长椿寺行吊。往拜邹伯姚，拟延课童子。灯下复看补修《记注》六册。

十八日 晴。因宝襄不率教，大动气恼。吾家累代清门，子弟类皆恪守规矩。郡城论家教者，必推长生巷。今乃生此不肖子，岂余行止多亏，天以此示罚耶？若终不就范，毓鼎何面目以见祖先？思之终日，夜郁郁不怡，灯下勉校《记注》五册。宽仲侄南旋，来辞行。

十九日 晴，甚暖。辰刻貂褂诣起居注，恭进《宣统元年记注》满汉四十八册。余送红箱十四度矣，感慨不已。同僚仅到八人。荣中堂在内阁大堂接收，加封送入大库。坡公

生日，恭悬石像两轴于西厅宝苏山房，以新得《东坡七集》（陶斋制府宝华盒仿明成化本，奏议、内外制、文、诗俱备，雕印精工，为自来坡集之冠）及墨迹宋元明拓本各帖（本朝拓本唯取快雪堂）陈于像前，焚香再拜。约陶斋同年、缪筱珊年丈、徐花农、何润夫、顾渔溪、阔安甫前辈，姚石荃、杨康侯、耿伯齐同年，延铁君丈同祝，相与开筵畅饮。年年故事重修，亦长安胜事也。赵尧生、谢鲁卿未到。近来能影仿宋刻者，唯湖北陶子龄。杨惺吾、黄山谷内外集大字本及坡集，皆出其手。筱珊丈、董授经同年，亦延其刻书数种，秀劲精洁，足以媲美国初。寄随州崔子禹丈信并汇还洋一百二十元，交大清银行寄。连日看《中国政治家》第四编《李卫公》讫。能举宪、穆、敬、文、武、宣六朝时局，悉纳诸一编之中，可称闳深肃括，远胜《诸葛武侯》编。

二十日 晴。起甚迟，饭后出城祝花老生日（本是小除夕）。又入城至邹紫东尚书贺喜。因医学堂筹款事谒那相，未晤，归后作书致之。得姚诗岑胶州书，内附蒋氏表侄告哀书。先外王父母唯生先妣及先母舅迪甫郎中。舅生二子一女，长和卿表兄，长余一岁；次为适冯氏表妹；墨缘表弟最幼，今年甫三十七。表兄前岁病歿；表妹以家庭事未正命而死；而墨缘又以七月间歿于济南，仅留两子，年皆童稚。母氏零落至此，不胜凄惋，追念谖堂，泪承睫下矣。

二十一日 晴。铎尔孟君来访。此君法人也，而不信天主教。儒者之襟抱如此。景湘、味兰来夜谈。与景湘考证新疆形势。唐设安西、北庭都护府，国力达于回疆、蒙古。古来中国幅员之广，以唐为最盛。与锡兄同校《记注》。东三省鼠疫盛行，罹其祸者无算。京师已现端倪，居民凛凛谋卫生之术。余谓唯力行善事，足以御之。积德之家常有善气庇护，疫不得侵。以语世人，咸以迷信笑之，余则信之甚笃。

二十二日 晴。钱新甫长子伯愚与濮伯欣之妹缔婚，余与吴纲斋为媒，过礼过妆，往来两处，抵暮始归。接宝铭信，十六日抵家。复张朴园同年书（开封裴场公胡同）。钞胥为余录周慎斋一家医学讫。余名之曰《医学薪传》，盖以慎斋（安徽太平人，明万历年间名医，太平时隶江南）传其学于弟子查了吾（泾县人），了吾传慎柔和尚（姓胡，常州武进人），慎师传石瑞章、陈树玉（二君皆武进人），一家之学，备于此三册中，代有心得，多发古人所未发。余常谓医道全由悟入，非多参秘笈不能得悟。此事与禅学相似，徒执一二陈编，随人口头说话，终难洞达深微也。

二十三日 雪。入冬滕六已四税驾矣，来岁丰年可望，而百物腾踊，生计愈困，无论官商士庶，相对辄戚戚寡欢。人心皇皇，如不终日。此种大非好气象，而朝政之为日本所用者，方冥行盲舞，力求危亡而践之。外侮环乘，进行甚迫。大难将发于眉睫间矣！小臣百事灰心，所惓惓寸衷不能忘者，先太皇太后、先皇帝知遇之恩耳。澜翁自天津来，作半日谈。上灯时送灶。复校《记注》六册。致李橘农同年书。

二十四日 晴。钱、濮嫁娶，往来两处。归寓设席请范、陈两先生，兼酬悦生、公善、利仁三司事。

二十五日 阴。辰刻地震，窗鸣榻摇，良久始定。晨起胸次痞闷不适。余生平颇自命旷达，横逆之来，不难一笑置之。稍有佛念，事过旋融。独逆子搅坏家门，凶悍荡恣，几不如下流社会人，余种此恶因，竟无可自遣。孽缘耶，恶报耶？饭后访景湘，偕访李平存同年畅谈。为李际庚夫人复诊。至朗轩处晚饭而归。

二十七日 晴。家庭不幸，人伦大变，呼天不应，祷神无灵。半生欺世盗名，扪心多愧，遭此果报，夫复何言！

二十八日 晴。具折请假，回原籍省墓，蒙恩赏假两个月。毓鼎自己亥南旋，忽忽十有二年，遥望先茔，白云神往。同怀三弟，凋丧已尽，新坟宿草，曾未一履阡前。先世父遗田八百亩，某乡某图，不详四至，亦须履勘分明。予之浩然者数载矣。明春官制颁行，翰苑在必裁之列。两馆公事，正、二月尚觉稀简，是以趁此一行。而新正不便以省墓为词，只可在年内具折。亲友闻有此举，咸怪诧异常，群发电话相询，亦可见吾之一举一动，触人耳目也。料理账目，竟至九百馀金，生活程度之升高达于极点，较之初进京时涨及十倍，明岁若不大议收缩，将致不支矣。宝惠蒙寿懿卿副大臣派充崇文门襄办堂委。灯下写对七付。

二十九日 竟日大雪，自十月至今已得六次祥霰，数十年所未有也。子侄辈悬挂神影。饭后至陆师相处辞岁。起居注笔帖式耆昌、耆泰两君坐话兰篲一时许，校正销签，以备初二日送日录馆。时迫岁除，犹令司员勤劳公事，余处处待以公诚，故皆乐于相从，无勉强强息忽之意，益信任天下事用不着机巧也。上灯祀先，合家辞岁。子刻接灶，焚香谢天。夜坐篲中，看饮冰室论本朝学派变迁一大篇，真知灼见，洞中窍要，从前无人能及此者，二百六十年宗派当以此为定评。

澄斋日记

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

辛亥正月初一日 彻夜大雪，至未刻始止，积地一尺二寸许。十馀年无此大雪矣。晨起在先师神龕前行礼，在祖先像前行礼。雪止后至南横街拜二世父母像，为三兄拜年。乾坤积玉，路断行人，终日无一车到门。雪甫止，即有清道夫分段划治道涂。新政中唯路政最见益处。灯下坐篋中看《饮冰集》半卷。画吾家近房统系表，自南阳公以下，示子侄，使知之。吾今年四十有九矣，志气日衰，脑力日减，唯学问、思想较前大进。盖阅历稍深，记览稍富之效也。

初二日 畅晴。袁生昆仲来见。昨夜始到京，谈及入湖北孝感境即遇雪，愈北愈大，滕六君之所被远矣。午刻忽起狂风，高屋积雪漫天飞洒，因得句云：“风卷玉尘飞。”此景似前人无道及者。午、酉两次祀先。至小苏州胡同后圆恩寺两董宅贺年，马路划垫平匀，车行极快，若在廿年前，积雪载涂，冻者萃确，融者胶糜，辙迹之深，可没车轴，当有行路难之叹矣。灯下写信三封。看《饮冰文集·康德学案》。

初三日 晴，有风。一日不出门，早晚祀先。晚落神影。灯下写信两封（复姚诗岑及黄补臣）。看《饮冰文集》西藏、俄国虚无党两篇，又《六大政治家》第五编《王荆公》毕。余于管、商、王三编，熟玩深思，服膺不释，其足以增吾智识者多矣。承庄侄自天津来拜年。得延平信并洋二百元（贻余五十金，成、姻皆有）。

初四日 晴。饭后至恒裕，与润田换帖。润田与余交廿年，一以肺腑相共。余敬其有义侠气，润亦以诚直见推。岁辛卯，初晤于江亭。其时余以少年新入翰林，润田一见，即推心置腹，详问吾生计，愿济吾贫。盖有得于形迹之外者。访锡兄久谈。路出香厂北口，肩摩毂击，攘攘者途为之塞。甚矣，京师少年之好游惰也。甚至高车驷马亦厕其中，此岂尚有人心耶？其实若辈好游，何预吾事？吾乃于车中愤诧不可遏，以白眼加之。吾之心境如此，何能再向长安插足哉！入城吊广年伯母之丧。至新甫处公钱钱干臣丈。罗景湘以敦煌石室中唐人写经墨迹一卷见贻。硬黄纸毫无损败，墨光犹炯炯照人。书法完满而兼劲秀，极类《灵飞》，乃知唐人于书法自有正传，虽不著名之写经人，矩矱森然，犹非后世所及。据景湘云，石室所出经卷甚多，此其最精者。良可宝也。

初五日 晴。晨起祀神。润田来送帖。馨斋、朗轩、珩甫、陆氏二甥（以京、以燕）、

于氏表甥皆来。作霖与朗、珩在此夜谈。展颖上本《黄庭》、《兰亭》静赏，录张叔未《清仪阁题跋》一段于帖后。余于前岁合所藏三种装成一册（一朱砂拓乃原石初拓为最精本；一墨拓乃国刘公馥翻刻本；一《兰亭》残石四块拓本，乃余童年得于家中故纸堆），时时细玩结体用笔之妙，余之粗解笔法，实得力于此。

初六日 晴。饭后至白庙陆宅贺年。访鲁卿，以余将出都，商办史馆事。又访朗轩。畏夜冻路滑早归。写复谢联华堂、张馨安二书。命纶、懿在厂肆买林琴南同年译著新小说数种，为征途遣闷计。琴南工古文，深于马、班二史。其所译皆择泰西小说之素著名而情事笔墨佳者，各以古文义法行之，故所著最有声价。新小说之极恶劣者，无如学生所译之东洋各种，猥陋之词，不可向迳。

感 事

安排间谍绣帏中，祸水由来是女戎。定计莫夸文种巧，何曾明主受牢笼。

初七日 晴。卯刻立春。景湘、卓如来谈。饭后诣两掌院处辞行，均未值。出城赴大德通之约。宋拓东坡书《金刚经》小楷帖，失而复得，非髯仙默相，何能还合浦之珠乎？感喜交集。

初九日 阴。门人李龙宾（荫田）请赴密云，为其尊人雨南大令（耆龄）成主（雨南系京旗，而家于密云，庚寅贡士，壬辰补殿；其兄锦堂农部〔恩龄〕，系辛卯举人，壬辰进士），遣车来迓。九点钟出东直门三十里，尖于孙河镇（属大兴县）。余自癸巳冬由山东十八栈北行，不睹村店情景十八年矣。三里渡孙河，京师自来水即挹注于此。五十里夕宿牛栏山半壁店，属顺义县。旅店中与蒙古军班出塞诸人比邻，时至余窗外饲驼，彻夜喧嘩，不能安寝。

初十日 晴。八点钟起身，渡温洋水，又渡潮河，五十里至密云县午尖，易衣冠，乘肩舆，呵导向东北行，赴提辖村李宅，村在黍谷山下，去县城八里，晤奕效韬（寿。邮部参议，与宝惠税局同事。绵达斋前辈之子，承嗣佩卿侍郎）。潮河、白河，皆自塞外来，流经县境，近牛栏山而合。县有新旧二城相衔结，凡八门。新城乃明万历年筑。县去古北几百里，距边墙近者四十里。胜朝边防，以此为京城屏蔽。县北三十里有石匣，以山口为关隘，尤咽喉要地也。故城门高大，几埒京城。楼橹虽颓，气象尚觉雄壮。出东门，平原万顷，积雪遍野。东南北三面皆山。东北面层峦叠嶂，迤邐塞外。山雪积冻，弥望皆白，几疑身在琼楼玉宇间，真壮观也。居京师十馀年，唯遥望西山一抹，至此胸次为之旷荡，不负此行矣。

十一日 阴。晨微雪。午初刻题主，奕效韬、宁子恒为襄题。礼节甚繁。未刻起身犯雪而行，仍宿半壁店，店中阒其无人，夜眠安稳。

十二日 晴。九点钟起身，未初刻孙河尖，日落时入东直门，途雪融化，泥淖难行。

十三日 晴。傍晚至恒裕，赴润田约。

十四日 晴。午刻锡兄周家巷为余设饯。酉刻儿辈为余夫妇暖寿。

十五日 晴。采涧夫人三十八岁生日。上元佳节，花艳蟾圆，来客极多。余唯坐话兰

篲，与熟友周旋，澜笙太叔祖自津枉祝，下榻篲中，承庆侄偕来。至那、徐二相，盛尚书处辞行。晨起祀神，上灯祀先。

十六至十九日 皆晴。不出门，不见客，自来无此清闲也。写平湖朱竹石观察（之榛）神道碑，王壬秋检讨撰文，凡九百言。润笔三百元，行装颇润色矣。得丁仲祐书，推余为上海中西医学研究会会长，又寄赠所著医书三种。

二十日 晴。盛尚书来送行，特嘱路局格外照应。增将军来拜，纵谈时事，相对於邑，余悲愤之词不觉冲口而出，增帅以血诚许之。江西邹伯姚先生督课汀、振、闰、樱，未刻拜圣人开学，晚设酒席请先生。客去，修改史馆《新疆志》。

二十一日 晴。写屏联十馀件，修改新志讫。梅叟、晋甫、朗轩、作霖、吉甫、景甥均来送行。以千金与泰源酒局立借券，每月一分二厘息，明年五月期。长发、京兆、荣雨酒店担保，请锡兄至聚魁坊与店掌孙晋甫成交，管丹丈作中（押铺底合同二纸）。

二十二日 晴。一日打扫应酬各件。晚，刘心斋借家庖在客厅为余设饯。晋甫、朗轩、珩甫来夜谈。心斋、润泽、卿和、孟常皆下榻焉。

二十三日 晴。晨起率宝襄附京汉快车南行（坐头等车每客六十八元），作霖、试之、吉甫、心斋、润泽、孟常、卿和、量能、燮堂、惠、铭均到车站相送。宝骏因上学堂不得出。九点二十分钟开车。夜半十二点渡黄河，桥长九百九十丈，计八里，换车头缓行。余初虑车行震撼不得眠，乃夜梦甚酣。车中西餐亦佳，余佐以红酒一杯。

二十四日 阴。自渡河后，天气即和暖异北京，余易狐裘而灰鼠。春水粼粼，平畴新绿，满眼居然初春光景，心胸为之怡畅。两次穿山洞，暝如深夜，电灯忽明。三点钟抵汉口，住金台宾馆。余自乙酉二月侍先世父扶先大母柩乘江船回常，辞此地已二十七年，昔日少年渐成老翁矣，不胜今昔之感。作书致采涧。

二十五日 晴。一日卧看小说。傍晚饭于文记广东饭馆，遇陆听秋略谈。听秋约我观剧，辞之，命宝襄往。八点钟忽闻人声潮涌，巷南失火，距吾所居楼仅三家，火光熊熊照窗际，店客皆作遁避计。余以行篲、衣包置手头，仍写字看书以待之。幸风向南吹，不至延及，直至十一点钟始熄，余烬犹然，揣无后患，乃就枕。

二十六日 阴。十一点钟登江宽轮船，坐官舱（每客九元五角）。账房施子香，浙人。余伤于水，眩晕呕吐，僵卧半日，至夜九点钟始能起坐。茶房送粥一罐，正在思食，食之甚适，酣寝达旦。九点三刻开驶。

二十七日 晴。晨醒已九钟，十一钟过九江，泊舟上货，三钟始开，夜九钟过安庆，稍停即行。

二十八日 晴。九钟过芜湖，两钟抵南京，天气甚暖，换著珠毛。一路山水晴霭，草色芊绵，江南早春，心神俱适。舒宾如自安庆上船，畅谈半日。又遇朱缉臣，极颂族侄叔明治全椒之美。登岸住长发栈。在汉口金台馆，不胜冠盖往来之扰，夜不成眠。至此立意不住阔栈房（如第一楼之类），以求清净。余居楼上，左山右河，野景殊胜。三钟率宝襄步行至江口，搭宁省铁路火车入城，访张洗侪、濮云依二亲家。三等车每客洋二角铜元二枚（此车每一点钟来回一次）。到中正街下车，雇人力车至武定桥大夫第张公馆。云依见余，出其不意，大喜跃。中堂高烧红烛，悬灯结彩，则云依之侄季成（伯欣胞弟）前日赘于俞氏，今日偕新人回家祭祖也。新人遂谒余，余贺张亲母。琴侄女率两外孙叩见，合家

欢然。云依约余饭于京饭馆买醉轩，活虾、蚶子、燕笋、蚕豆皆新鲜可口，余乐而畅饮。饭罢仍附火车回棧，时甫八点二刻。作书致洗济、云依，送新娘子见面礼洋六元，两外孙见面洋四元。就枕后觉心中火烙，天将明始入梦乡。

二十九日 晴。与襄饭于荣华清真饭馆。一点钟登宁沪铁路火车二等车。二刻开行，过尧化门、龙潭、镇江府、丹阳县，皆暂驻。四钟抵常州。家中遣轿及家人来接。入小北门，到长生巷。见五、七两弟妇；洪、冬二侄，庆、娟二侄女，皆叩见。余抚次寅灵几痛哭。以小照放大作神影，形神如生，恸不能止，见七弟妇，追思季弟，复大恸。十二年重来，伯母，老姨太太，五、六、七三弟，翊虞侄夫妇，皆成隔世，唯七弟妇一人在耳。频年多故，虽铁石人亦难堪也。与业卿五舅畅谈。又晤郭际平。夜饭后，两弟妇坐余室久话，更深始入。宁沪车路上下行李规则，井井有条，旅客不必劳神，自能安全无失，为他路所不及。镇江城外山色佳绝，秀茜怡情，不止遥望金山塔庙为人画图也。里门繁华，数倍曩时，而亲友则凋丧殆尽。“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诵之惆怅。下榻大厅旁室。余住里间，襄住外间。寄采澗第二书，附录四日日记。

三十日 晴。思臧、朗存、翰卿来访，偕至巷口第一楼午餐，翰卿作主人。衣冠诣青果巷，八叔久病殊剧，今日始有转机，命余诊脉，胃气颇有缓象，舌苔亦匀，决其无害。八叔向毓鼎言，自闻请假之信，无日不盼汝至，迨前日将绝望矣，不意犹得把晤，吾心滋慰。晤适翁氏大妹、庞氏三妹、胡氏五妹（杨氏四妹今早回常熟）。又晤禹九弟，则已薙其颡下长髯，恶其全白而除之。诣麻巷谒次远大伯，未值。晤厚存大嫂，宽、衡两侄。诣局前谒姑母，留餐，尽饱而返。翰卿来夜谈。

二月初一日 晴。买舟赴潘家桥祭先茔。九点钟开船，出东门，十里丁堰，又十里戚墅堰，又五里虞桥，又十里洛阳桥，又十里戴溪桥，泊焉。

初二日 晴。黎明开船，五里天井桥，又十五里曹桥，又五里抵潘家桥，时方巳初，步行至坟堂屋，看坟人周元来见。巳正恭诣先茔上祭。松柏冬青皆极繁茂。先人体魄获安，孺忱稍慰。乘肩舆赴夹山祭老姨太太。山在潘桥西北三里，墓在山下，四围小松不下数千株，皆松子落地而生。逾山为南垞大镇也。翊虞侄夫妇权厝于此，见之心痛。祭毕归舟即开，夜泊洛阳。

初三日 晴。黎明开船，十一点钟到家，知次远大伯于初一日枉顾，饭后再往谒大伯，适又顾余相左，因至青果巷问八叔病，次伯亦来，赓莱侄复归自天津，共夜饭。余与次伯谈极畅，夜深始返。朗存、翰卿在此久候，又快谈而去。夜雨。

初四日 阴。微雨。晨起周历园中，红梅已开，白梅犹未放。立桥头诵“断桥烟雨梅花瘦”句，徘徊久之。午刻出门拜客。拜府尊长志泊密谈良久。访思臧，见其夫人，采澗之胞姊也。略设酒肴相款。出南门访清凉寺方丈静波，饱餐伊蒲馔。静波热心公事，立佛教总分各局，官气十足。又晤金粟香、史云迈。上灯时冒雨归。夜复雨。

初五日 竟日阴雨，预备上坟，因此中止。午后呕吐狼藉，惫不能兴。灯下勉作家信一封，交局快递。卧看林译《鬼山狼侠传》小说，叙斐洲酋长时代信鬼嗜杀，历历如绘，笔墨特酣恣，为中国旧小说所无。畏庐同年工古文，以《史》、《汉》义法译润欧美名家之书，故所译各具面目，各有精神，处处引人入胜，余即以读《史》、《汉》之法读之，不特破寂而已。两弟妇每日夜饭后坐吾室，畅话家庭琐事，至更深始入。因五弟周年在即，恐

余过于伤感也。凡家庭之间，过拘礼法，则失之疏远。而满洲人家，兄公之待弟妇，不避形迹，哀乐相关，无异胞妹，故情谊特亲。江南人则有“大伯不见小婶”之说，于是一家之中，种种隔阂，漠然为路人。两弟妇以余为长兄，无嫌可避，余亦以稚妹视之，颇有满洲氏族之风。从前次寅之年长于采涧八岁，然以其为长嫂也，礼恭而情甚亲，余每顾而乐之。

初六日 阴。次弟周年。在灵几前痛哭，除服。五弟妇力阻余进内，然哀郁之情得一恸而稍解，亦几不能自支矣。粟香、新铭来答访。饭后闷甚，乃访新铭、朗存，兼招思缄为半日夕之谈。为新铭题收藏数件。新铭与季鑫交极笃，凡尺牍寸楮皆装裱而存之，余作跋以志感。夜饭后又久话乃归，和尚施食，正喧阗也。

初七日 阴。十点钟始醒。出京以来未接家中片纸，因发电问之。常州督捕通判门人李硕夫来见。饭后思缄来，偕步行至鸣珂巷看内舅嫂。归途遇雨，雇肩舆至局前赴思缄、新铭、朗存之约。写对四付。

初八日 阴，甚寒。辰刻至小北门，诣横塘桥老茔，祭本生七世祖匪庵公（公讳骅。此支今绝，乃归。又骛公子孙奉祀墓，亦绝。地屡种树木，皆不生）。新茔祭高祖耕方公，曾祖南冈公。看坟人周灿林。又诣嘉善庵老茔祭六世祖铁船公（讳安宗），五世祖苍书公（讳钟禧）。又出东门诣三里庵老茔祭七世祖又骛公（讳骛）。至周线巷为庄心安丈诊疾。至麻巷赴大伯之召，命余居首席。上灯归。接宝惠廿九信，宝铭三十信，锡兄初一信，又得今日复电，合家均安。横塘乡新茔，凡堪舆家过之者无不叹为最上吉地，深服当时地师识见之高。余过金陵，云依为余言此坟气脉深厚，发泄尚未尽也。

初九日 雨雪交加，午后大雪一阵，天冷异常。两弟妇设酒肴款予，并请姑母回家畅话。饭后冒雨为心安丈复诊，服药甚效，坐谈良久。接采涧信。

初十日 雪，复雨。自初四至今未见天日，寒湿殊不可耐。午初至图书馆访朗存，登楼阅藏书，大半人家所寄存，馆中自存无几，精本、旧本亦绝鲜。有一大圆石，故老相传落星而成。其质在玉与石之间，横镌“落星石”三篆字，亦旧迹也。筑亭于石前，未悬额，余为写“落星亭”以补之。冒雨出南门，至崇胜寺赴禹弟之约，素菜极佳，胜于肉食。次伯欲游刘氏园，归路过之，门扃，呼之不启（园屋建筑未完，闻颇有林泉疏落之胜）。乃至青果巷候八叔病，病已大减，留晚饭始归。

十一日 天竟放晴。午后拜武进金邑尊（杭州人），前阳湖伊邑尊（汀州人，字后斋，墨卿先生元孙），以即须同局也。均未值，未刻赴硕夫本署之约，府县及清军杨别驾（顺德，同乡，字荫堂）作陪。散后为心安丈复诊，服药两剂，病已霍然，但留方调理而已。写家信（采涧信，锡兄信，惠、铭信）。

以茶花一朵，封寄采涧，戏附二绝句

一朵山茶赠玉人，开缄应带露华新。花光不衬花容艳，孤负江南旖旎春。

看花遥忆镜台人，妆饰犹能逐世新。论到风情花解媚，深春毕竟胜初春。（妇人玉容光艳，以廿馀岁为最胜，正如好花开到六七分时。至三十馀岁，则光艳虽褪，而姿媚转增，风情更胜少年时。此非个中人不知也。）

十二日 黎明复雨，旋即放晴。晨起，静园小立，红白绿梅尽放，香气沁人，茶花尤艳。未刻，长太尊，杨、李二别驾，伊邑侯偕来游园，特设酒肴茶点款之，谈甚畅，薄暮乃去。因赴思缄之约，面二姊久话。夜半为震雷惊醒，电光闪烁，霹雳撼空，大雨随注。

十三日 阴。衣冠拜左瑞芝、庄诵先、虞澍孙。又至叔元兄处，在三嫂灵前行礼。在八叔处午饭。庞氏三妹延余赴常熟，为小外甥看病。余久慕虞山风景，借此一游，计亦良得。未刻访新铭昆仲，写对十付，为题程青溪《江山卧游图》第七十四本卷子。青溪所作《卧游图》凡五百本，余曾得其第一百五十九本，卷尺较此为长，而余卷奇恣，此卷苍秀，各极其胜。连日看郭白云《伤寒补亡论》所辑仲师绪论，多出《伤寒论》之外，字字精深，寻味不尽。写采涧信。接门人吕选青信。

十四日 竟日阴雨，湿欲生水。已定武城上坟，不克往。为业舅、寄枰写对四付。次伯在新铭处来招，因往剧谈。晚饭呼荣华楼酒肴，业舅作东。接宝惠信。庞氏三妹以孩病向痊，电止余行。阅报纸，各国要素环集，咄咄逼人，政府一味支吾，束手无策，唯贸贸然督税政之进行，财日竭，气日蹙，兆庶离心，百官解体，毓鼎效忠无路，痛念先朝，泫然泪下。禁烟，上英国当（去声），害人命无数，上下亏损二万万两以上。防疫，上日本当，害人命无数，上下亏损数百万两以上。朝廷甘受其愚，始终不知觉悟，岂非气数使然。哀哉！

十五日 竟日阴雨，入夜更甚，寸步难行，无聊已极。饭后在上房与两弟妇长谈。左瑞丈来答拜。灯下写斗方三块。复吕选青信（内附致绍仁亭尚书信）。

十六日 竟日雨不止。午后访心安丈略谈。至青果巷费宅赴费铁臣、虞纫荃、蒋子谨合请，戌刻始归。

十七日 阴。刘子静、管仲孚来访。饭后至北岸谒管朗平叔岳母，细话旧事。前室管夫人姊妹八九人，皆美而贤，无一得所者，唯夫人遭际最顺，而又不寿，殊可伤也。至麻巷大伯处久谈，偕访粟香，同饮于第一楼。散后又访新铭昆仲，夜深始返。接宝骏信。

十八日 阴。武进金邑尊来答拜。午刻，次伯、粟香、业舅、铁臣、子谨、纫荃、秉周、思缄、新铭、朗存、洛如公局，在静园花宴。余为诸君写对十付，戌刻始散。月色皎然，南归两旬余，第一次见月也。粟香以所刻《思忠》、《表忠》二录见贻。《思忠》者，为宋末王忠莩公而作；《表忠》者，为宋末刘统制师勇而作也。忠莩名安节，临川人，德祐时守常州，城破，为元兵所执，不屈死。德祐帝赠保定军承宣使，谥忠莩，即葬郡城。其四世孙名伯琦，明正统时举人，以守祖墓居常州，歿亦附葬其侧。墓在城中西隅。祠在鼓楼北，犹名曰临川里。统制庐州人，官和州防御使，助忠莩守常州，城陷，单骑走厓山，从二王，忧愤卒，葬鼓山，在今广东赤溪厅西南五十里。粟香权厅篆，访得遗墓。《宋史》未立传，乃稽合载籍，为记传以表章之。

十九日 晴。甫下床，朗存、禹九接踵来，复约新铭步行而出，在书肆买《卷施阁诗文集》、《问字堂集》，皆于全集中抽出者，以其原刻旧本留之。途遇惕臣，偕饭于万花楼，禹九作主人。酉初刻至下塘，赴左瑞之丈之约。散后复诣八叔处，为老姨太太、庞氏三妹诊病。接采涧书（花朝发）。

二十日 阴，甚寒。已刻出北门，与元生内嫂、思缄襟兄同舟诣玉嘴桥，谒外舅董学

周孝廉、外姑繆孺人墓。主穴为叔纯先生、蒋恭人。恭人乃先妣之胞姑母也。同祭行礼。回舟午饭，未刻抵家，往返约十五里，体极不适，倚枕倦寐，颇动云鬓玉臂之想。新铭、朗存来夜谈。

二十一日 夜雨达旦，竟日夕不止，天色阴黑，下床已午初矣。出南门，赴清凉寺静波上人之约。散后仍诣史处剧谈，扰其夜膳而归。新铭令郎驛圃世讲出示陆祁生先生《金石续编》手稿十巨册，书法端整秀健，到底不懈。先辈用功精严有恒，断非吾辈所及。太仓陆莘农先生（增祥）为加丹墨，多所补正。洵乡邦宝笈也。又见新铭所藏隋《董美人志》，毡蜡当在初出土时，墨采精湛，楷书迥丽充满，风神辉映，实为隋志佳品。近来杨氏守敬有翻刻本，规矩不失，而行气薄矣。寄采涧书，又致江宽账房施子香信，预定官舱二间。

二十二日 竟日阴雨。春分节。祭迎春桥宗祠。后享堂，祀南阳公（左夹室祀殉难无后各房及烈女，右夹室祀鹤生公、宽生公以下各房子孙）。前享堂，中龕祀少南公、旣原公、绎思公、生于公，左龕祀恕行公、元健公、匪庵公，右龕祀铁船公、苍书公（公为毓鼎五世祖）（〔眉〕南阳公讳训，少南公讳绍芳，旣原公讳厥初，绎思公讳应雨，生于公讳翹，恕行公讳华，元健公讳騫，匪庵公讳骅，铁船公讳安宗，苍书公讳钟僖）。午刻行礼，次远伯主祭，与祭者九人而已（上店本家三位，叔元兄父子，念劬兄父子，禹九弟及余）。祭毕在世德堂午饭，享馐馐。未刻一府两县一通判移尊园中邀饮，设席于水南竹北之居，傍晚散。雨窗闷坐，正无聊赖，朱四宝忽姗姗而来，对榻情话两时许始去。余于四宝不过三面，未用一文，渠则谓阅人多矣，类皆以玩弄诡谲施之，从未见庄重真挚相待如我者，是以一见辄不能忘。又闻余妻之美而贤慧，尤倾慕之。为驛圃写扇一柄。

二十三日 阴。祭钟家弄家庙。后享堂祀五世祖苍书公，高祖耕方公，曾祖南冈公（左夹室祀大世父，侧室杨太恭人）。享堂中龕祀祖考中丞公，祖妣盛夫人。左龕列男位，祀两世父，先考中翰，府君及诸弟、两侄。右龕列女位，祀两世母，先妣蒋太夫人及前室管夫人，诸弟妇、侄妇。午刻行礼。次远伯主祭，叔元兄、禹九弟来助祭，姑母亦与祭。祭毕食馐馐。家庙制度，皆大、三兄及诸弟斟酌为之，余不与闻。男女分左右，殊不合，诸牌林立，不辨为何人之配。又如大嫂、三嫂、五弟妇、六弟妇，皆史氏，百年之后，排列四史氏，姓同，封赠同，何从别其为何人之配乎？愚意此当遵大宗祠之例，各附其夫，分牌合座为妥。又有三小姐之位，乃三姑母也。从前祖母在时，呼为小姐可耳，今则以毓鼎一辈为主祀，岂可称为小姐？子孙又安知为何人之小姐？似当书曰“中丞公第三女三小姐之位”（若以理论，未嫁之女无人祠者）。当致书大兄商正焉。归寓写屏四幅，对三付。酉刻至麻巷，赴金粟香、庄诵先、刘叔裴三君合局。

二十四日 晴。祭东下塘分祠（青果巷三房所建）。祠建于义庄中。中龕祀耕方公、南冈公、先叔祖赠巡抚畹香公。左龕祀三伯杏耘公。右龕祀五伯菘耘公。午刻行礼，亦次伯主祭。祭毕食馐馐。写匾一、对三。随次伯出东门游元妙观。观中旧有红梅阁，为郡城胜地。其侧又有乐隐山房，皆毁于兵燹。次伯创议集捐三百元，重建古春轩，尚未毕工（余亦捐二十元），补种梅花三十株，轩外碧水一泓，修竹万竿，倘更杂蒔芰荷芙蓉，大足供风流吟赏矣。因约左端丈、庄思緘、史新铭、朗存、禹九弟合拍一照，拟题曰“古观寻梅图”。余别摄小影，依梅而立，翛然有尘外致。复偕朗存及其侄驛圃登太平寺文笔塔。塔

高七级，余陟第五级，自揣足力不任而止，然凭栏眺远，川原高下，楼阁参差，已见全城在目。回观素餐，入城谒八叔略谈，即赴心安丈之约。

登太平寺文笔塔

文风将扫地，塔影尚摩天。百感生苍莽，三年迫变迁。（〔眉〕首二句作起笔，方见突兀，若移为承联，则平浅矣。次联承首句，三联承次句，一定章法。）□□檐铎语，山带郡城烟。

二十五日 晴。为上外家坟，特赴苏州。十二点钟一刻附火车开行，林吉卿同行（永裕庄管事）。沿途停留戚墅堰、横林、洛社、无锡北门、东门、周泾浜、望亭、许墅关，三钟抵苏州车站，住阊门外惠中旅馆。室甚精洁，枕被皆具。作字招蒋彤伯表侄，傍晚即来，与定明日上坟之事，祭菜纸镮香烛皆归余备。夜半闻邻舍弹琵琶，调胡琴，作靡靡之音，忆我采涧甚切，遥望此时卸妆就枕，玉人亦同此情怀耳。（诵白石词：“韦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吩咐，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萼无人为主。”自是深情语。）

二十六日 晴。八点钟彤伯来，雇小船赴水车浜（读若邦），距阊门约五六里，一小时即至。舟泊墓门前，陈祭行礼。外大父给谏公，外大母吕恭人，舅父迪甫公，舅母吕恭人、姚恭人皆葬于此，合为一大坟。看坟人姓施。不孝十二岁丧母，自幼即为外大母所钟爱，过于诸孙。先妣见背既早，外大母晚年处境殊不怡。不孝尝望得一学差或外任，迎外大母就养署中，使吾妻朝夕侍侧，尽温清旨甘之职，一以代吾母补尽孝道，一以不孝童幼未及事亲，两妇皆未及事姑嫜，欲以孝外大母者孝吾母也。乃此愿未遂。外大母之歿，忽忽又逾十年，所以上答恩慈者，仅此墓前一拜。人世外祖父母之爱外孙，竟何益哉！徘徊松楸间，不禁泪下如雨。外大母工诗词。犹忆癸巳冬，外大母下榻长生巷，语毓鼎曰：“吾诗词虽不能成家，然生平心血及骨肉情谊，皆在诗稿中。汝他日为我梓之。倘有不洽处，尽可改削，使就妥善，勿貽笑方家也。”毓鼎敬诺。自外大母歿后，此事日在心头。去岁闻墨缘表弟逝世，深虑此稿散失，思之梦寐不宁。昨日询之彤伯，今早即携以来，欣慰万分，乃珍藏行篋中，回京即付梓人，以副老人期望殷拳之意。阅词稿，有《亡女忌日感怀》一首，忆先妣而作也（先妣歿于同治甲戌年七月初十日），吟诵未终，不禁失声而哭，不能卒读。回棧留彤伯共食祭菜。上街购买首饰数事。七点钟附慢车回常，车中遇王旭庄丈畅谈。十点钟到家。

二十七日 晴。园中玉兰已开，朗如积雪。花下久立，风递清芬，北方无此花也。接锡兄信，内附铭、骏信，随手作复，并致采涧一书。饭后偕五舅访新铭，同至大街买物，途遇思緘，联步而行。小饮于县前街同乐园，新铭作东。思緘到我斋中剧谈，夜深乃去。买石印《宋六十一家词选》，乃冯梦华前辈就汲古阁原本精选。首卷评论诸家词品，即可为学词门径。余于宋词，最嗜小山、淮海、片玉、梅溪、玉田五家，以为词家正宗，洞微诣极。毛本无玉田，不知何故。

二十八日 晴。起甚晏。新铭来访。饭后写对七付。诣大伯、八叔处略坐，即至成全巷何宅赴李洛如、费铁臣之约。接作霖复书。夜，雨。

二十九日 阴，热躁不可耐，在园中徘徊良久。饭后访庄秉文前辈、思緘襟兄，皆久

谈。思緘以董氏所藏成亲王、刘石庵、翁覃溪白折小楷十开归余，有太姑丈叔纯先生收藏印记（叔纯先生又为采涧胞叔祖）。成、刘皆书应制诗，翁则督粤学时奏折也。又附通州白小山尚书折半叶。石庵作小楷，工整中有古茂之致。虽笔画极细，仍以全力运之，较成王尤见本领。又答访许肇良不遇。因访新铭，次伯、思緘、禹九皆在，次伯邀往第一楼晚餐，仍返史处，写对三付。归寓作吕氏舅母画扇跋始就枕。接宝惠书。

三月初一日 阴。李硕夫来送行致饯。午刻至盐公栈，赴秉文前辈之约。诣八叔，与大伯、八叔合拍一照，久话乃别。至麻巷赴刘思诚述闻之约。此次回里，无日不赴局，无局不尽欢。朋友相对之殷，可感也。庞氏三妹以去岁所生幼子寄余夫妇名下为义子，以余儿女繁衍，易于长育也。亡友谢钟英与季申兄戊子同年，精地理之学，而于《三国志》致力尤专而精，常病洪北江先生《三国疆域志》颇有疏误脱漏，作考证若干卷。壬辰在都中，以余亦笃嗜陈志，出稿本见商，余就平日所得者下签廿馀条，自此遂不相闻问，钟英旋即下世。此书时往来胸中，今日忽由思緘向其哲嗣索来刻本一部相贻，欣喜过望。粗阅两卷，见有采录余前说者（尚未全检，不知采录若干条），尤足征其虚己之诚也。

初二日 阴，天又大冷，节令如此，无怪里人之易于受病也。次伯枉送，久谈。思緘、禹九亦来。饭后料理行装初完。复访新铭昆仲。又写对三付、大匾一幅（清凉寺额），腕力甚疲。次伯、思緘均至，畅话至夜分。

初三日 阴。舜臣七舅邀饭于同乐园。未刻别七妹动身，七舅、硕夫、思緘、新铭、朗存、子谨、驛圃、寄枰均至车站相送。四点二十五分钟开车，过镇江略停，七点钟至南京下关，仍住长发栈。

初四日 阴。入威凤门（即仪凤门，避御名），至弓箭坊秤砣巷大德通号，持京号信访管事罗子栋，托汇洋八百元至京。子栋邀往金陵春吃番菜。馆座临河，开窗凭眺，心胸颇适。至大夫第访洗济、云依，少坐，即偕出聚宝门，游雨花台。步登绝顶，诣安隐寺，谒濮青士姻伯灵座，饮第二泉，买五色石子，归种水仙。山上石子遍地皆是，取之不尽。偶得佳品，不识玛瑙、碧玉，疑其下为宝石矿也。兴阑入城，饮于桃叶渡酒家。附火车回栈。一路垂柳新绿，时见桃花，真天然图画。五弟妇于酉刻抵栈。钱颂如、秉如、能如三昆仲来见，皆晋甫兄令郎也。

初五日 阴。接琴侄女来栈作竟日坐。大德通送来湖北银元作旅费。伯台来，偕附火车入城，午餐于易安精舍。出水西门游莫愁湖，登水阁望对面清源山，明透淡远，颇似西湖。阁下悬中山王像，阁上悬莫愁小像（笔墨甚劣）。名将美人，湖山生色。风雨忽至，急驰而归。写冯星帅信，交八叔；林梅楨信，交朗存。又复谢秉文、新铭简，均交书红带回。为臭虫所扰，彻夜不能安眠，捉去七枚，拼椅而卧（伯台宿此送行）。

初六日 阴雨。辰刻冒雨登“江宽”船。午刻开驶，申刻过芜湖，停二小时。舟中遇刘聚卿，剧谈甚乐。

初七日 阴。九钟抵安庆，为人声惊醒。七钟过九江。灯下作序一篇。

《重刻李东白痧证治要》序

运气随时会而变，人处气交之中，病亦相因为起伏。往往古人未见之证，今忽盛

行。或乃怪古书治法之不详，或更曲为之说，迁就古法以医新病。此未达运气之理也。痧证始于明末，至今未已。病恶而危，旦夕可以倾生。仲圣书中，但有霍乱，《千金》、《外台》，治类綦详，而斯证阙焉。余见今之治痧者，创为刮肤、放血、取嚏三法，其道善矣。而红灵、万应以及东瀛普济神功药水，有时亦建奇功。顾知其所当然，不明其所以然，法一不效，则诿诸命数，束手以待尽而已。格致之不精，等人命于蝼蚁，岂非医家之罪哉！今年春，余乞假南行，史子云迈示以《痧证治要》一册，康熙中浙人李善东白所著而刊于日本者也。首论病，次论药，末录方。言之唯恐不明，治之唯恐不尽，使人了然于斯病所自起及传变之由，而曲施其补救。仲圣复起，不易斯言矣。近世泰西人重新理，于医亦然。每理一证，则推究尽变，著为专书。余尝服其善。东白此书，盖吾中医专家之尤善者也。云迈将雕印济世，儒者用心，其利诚溥，余乐为校正而序之，且以运气之理为吾医告，冀仁人君子推类以致其精也。宣统辛亥大兴恽□□

初八日 清明节。阴雨。四钟抵汉口，仍住金台馆。聚卿来访，偕饮于迎宾楼，并邀观剧，余惮行，命宝襄往。五弟妇渡江归宁。

舟中喜遇刘五

风雨连天暗，相逢一笑温。江山全楚远，文献世家尊。铸铁真成错，投珠莫浪言。同舟话衷曲，春梦记留痕。

初九日 阴雨。十点钟登火车，三十五分开行。

初十日 午前晴，过保定始阴，过长辛店则大雨两日矣。五钟抵前门，惠、铭、骏均来接，合家欢迎。晚，与锡兄久话。

十一日 阴。稍缓销假，遂不出门。西园白桃花已开，馀则甫见萌芽，较江南气候几差一月矣。披阅两月中亲友来信。

十二日 晴。署广州将军孚琦阅武回城，中途为顺德人温生才手抢轰殒。暗杀之祸渐行于中国矣。午后三兄、南园均来谈。

满庭芳 别里中诸子

苦雨成霉，颓云做懒，半月滴尽春声。客怀沉恻，鸿雁况凋零。赖有壶觞旧侣，多情甚，着意匀停。禁消得，一腔愁结，宛转付啼莺。新晴，才几日，催欢正密，别恨俄生。算园亭花柳，负却清明。此去江天浩荡，三千里总泻离情。唯应祝，东风有便，吹绿到蓬瀛。

十三日 晴。寄季文族曾叔祖及新铭昆仲书（附序、词）。梅叟、作霖来夜谈。

十四日 阴雨。天池、景湘来谈。写屏对七件。余已决挂冠之计，不再销假矣。寄新

铭昆仲书。

十五日 晴。请锡兄缮代奏开缺呈。

十六日 午后乘快车二等座赴天津。澜翁、仲衡弟、玉山侄迎于新车站，下榻澜翁仓廩公馆。

十七日 阴。衣冠谒陈筱石制军，将呈面交。筱帅力劝从缓。余谓读书三十馀年，立朝二十年，稍存风骨。若颯颜俯首以受委员胥役之折辱囚禁，是为无耻，上无以见先帝，下无以见先人。裸体受检，倡优犹以为羞，乃施诸堂上官乎？筱帅叹息以为然，乃留呈而退。

十八、十九、二十日 连日酒食应酬，颇疲（天津道洪翰香、津海关道钱莘垞、澜翁、许仲衡、沈冕士、沈幼彦、李啸溪同年）。采涧信来，促余定计，语语入情理。乃函致筱帅，催其入告。

二十二日 筱帅来告，代奏折今日拜发。乃附午后四钟快车回京。

二十四日 奉上谕：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着准其开缺。钦此。余宦情素淡，笃信安命之说，以自得为宗旨。数年来，子孙繁衍，宝惠官运渐隆，时时以盈满为惧。故每夜焚香恭谢天佑，唯求得以保全。今幸获赋遂初，与世无争，与人无竞，读书写字，莳竹栽花，使此心常活泼泼地。内有贤助，外有良朋。多欢喜，少怨忿。以此养生，以此进德，庶几无负光阴乎？午后得见谕旨，顿觉无官一身轻，天空海阔，任我游翔，可为人生至乐。所不能怙然者，渥受先太后、先帝知遇优待之恩，未能报称万一耳。

二十五日 晴。午后至讲习馆告辞。与周、熊、杨、田四公畅谈。

二十八日 晴。辰刻，儿妇生男，是为第四孙。连日亲友来看余者络绎不绝，皆关切至深者也。酉刻至恒裕赴润田局。小园海棠、丁香、鸾枝、梨花皆盛放，五色交紫，争香竞艳，心中无事，玩赏徘徊，始知芳辰之可贵。唯封姨肆虐，若有意与花为难，殊恼人也。看新小说《烟水愁城录》，有三语云：“凡人学问增积，其忧世亦愈深，为生无乐也。”洵阅历名言。

二十九日 晴。未刻梅叟邀饮于后闸豫氏园（西宁办事大臣豫师，字锡之）。园距余居不半里，群花灿烂，而鸾枝为尤胜，花光四射，目为之眩，江南无此花也。席散，梅叟、润田、朗轩、珩甫、三兄步行过我看花。上灯时，余复出城，至福兴居赴李滋园之约。孟馨斋介绍其友王梦九来拜。馨将还晋，梦九实继其位。在宝兴隆取汉冶萍铁厂利息八十元。

四月初一日 晴。夙老枉顾。政伯前辈继余提调史馆，见访畅谈。小孙洗三，命名封宝。傍晚访隐公。接冯星帅复书，详论导淮事，云冯梦华前辈已请款二十万试办矣。以洋二元买石印《陈勾山手批八家文选》，指示精细，开陈义法尤为详尽，盖家塾本也。书法逼肖香光，深足爱玩。尝谓今人读书幸福，远胜前人。自石印法行，从前不可见之本，皆可家置一编，供其诵习（如华山碑，昔人求见一本而不得者，今乃集三本而赏之）。而今人之肯用功，转逊前人百倍，盖得之过易，不免轻视之，反多孤负矣。

初二日 晴。隐公率甘肃水生来见，盖少年好学者。未刻至医学堂访龙伯（新返自浙江），商改课程。又至津浦铁路公所。访朗轩于通记，偕饮玉楼春话别。禁烟公所调验头班，一侍郎，二阁学，三副都统，一左丞。嘻！纪纲扫地尽矣。革命党自香港入广州，以火弹、手枪轰击总督张鸣岐未成，焚毁督署大堂，伤人无算。凶犯旋就擒，并搜获军火甚

多。闻上次温逆行刺，即志在张督，不幸而误中将军也。

初三日 晴。许仲衡自津来。喻志韶、欧介持、罗季跃、王雪庐先后来谈。未刻访潘爽卿亲家，未值。在三兄处及恒裕久坐。亚蘧为民政部劾以借事招摇，声名恶劣，奉旨解任，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钦此。亚蘧聪明过人，只因近利一念，遂致此祸，可惜亦可畏也。作一简往慰问。至亲好友所遭如此，为之叱咤不怡。

初四日 阴雨。西园红桃开矣，叶绿花红，异常娇艳。此心浩荡活泼，安往而不自乐哉！潘亲家来访，与商定月之廿八日为宝襄完娶。钱晋甫来畅谈。傍晚，偕锡兄至恒裕赴张景韩之约。慈溪杨德生太史（家骥）之夫人虐待其妾，妾不胜朴责之苦，仰药死。妾已生子六岁，腹又怀妊四月矣。妇人因妒而狠毒至此，闻之发指，德生甘为懦夫，坐视不救，亦有愧须眉矣。采润适在钱宅赴宴，闻此事既悲且愤，不终局而归。人之贤不肖相去何其远哉！

恩允归田感赋

试问东山竹，何如上苑钟。人疑归计早，天放病身慵。袞阙羞难补，官轻愧见容。犹留恋恩处，泪洒鼎湖龙。

初五日 晴。王季樵前辈过谈。饭后至北城拜客。归路访增瑞老。灯下写屏联十馀件。梅叟来夜谈，述其尊人楚白表伯语曰：“贪之字近于贫。”又祁文恪云：“话到口边留半句，理从是处让三分。”（上句不甚圆，下句真见到语。）昨为梅叟诵一闺秀诗云：“第一莫栽红芍药，此花开日已春残。”叹其情致甚深。梅叟乃为转一解云：“犹幸添栽红芍药，好春已去尚留花。”更增福泽也。为东邻阿子实令媛诊疾。

初六日 丁卯科、戊子科在湖广馆团拜，未刻前往，与赵次山年伯略谈。上灯时至恒裕夜饭。复赴馆听谭鑫培唱《托兆碰碑》，归寓四鼓。

初七日 晴。午初始起，至东邻复诊。

两日无甚足记。

初九日 晴。己丑科团拜，在乡祠雅集，共到三席。至长椿寺行吊。

初十日 阴。午后答拜城外客。花农前辈约崇效寺赏牡丹，行至中途，风霾甚大，乃回车。辛卯团拜，请江苏馆，亦辞之。上谕宣布新内阁官制，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那相、徐世昌为协理，改尚书为大臣，以梁敦彦（外）、公载泽（度）、荫昌（陆军）、贝勒载洵（海军）、贝子溥伦（农）、觉罗绍昌（法）、盛宣怀（邮）、唐景崇（学）、宗室寿耆（藩）、王善耆（民）。设弼德院，以陆润庠为正，荣庆副之。设军谘府，以贝勒载涛为正，贝勒毓朗副之。共计十七人，而满人居其十二。满人中，宗室居其八，而亲贵竟居其七。（〔眉〕十三人中，而满人居其九。九人中宗室居其六，觉罗居其一，亦一家也。宗室中，王、贝勒、贝子、公，又居六七。处群情离叛之秋，有举火积薪之势，而犹常以少数控制全局，天下乌有是理！其不亡何待？）

十一日 晴。壬午科团拜，在乡祠雅集，共列三席。归寓佩珂、季超丈、芝云丈同时来访。七钟至六国饭店赴翰西之约。

十二日 阴，微雨。东邻复诊。未刻至便宜坊赴季樵前辈之约。至恒裕提回信成储蓄银行存洋七百元及子金十四元零。偕润田往崇效寺看牡丹，有姚黄二丛，花大香浓，欣赏不忍去。又二乔争艳一丛，合粉紫二色，尤艳绝也。与妙慈上人静谈养花之法。吴质钦来夜谈。

崇效寺看牡丹

花国何年赐姓姚，江东姊妹更双乔（姚黄二株及二乔争艳一丛尤艳绝）。艳多能作群芳主，香重□□□□□。梵宇繁华开色界，诗家掌故积先朝（崇效赏花，屡见国朝名人诗集）。东皇莫纵封娇妒，请命緘章违九霄。

十三日 晴。王姬生日。午后吕幼舫来久谈，以钱塘吴印臣中翰辑刊《龚定盦年谱》见贻，搜辑殊富。余旧藏王铁夫先生墨迹，有复定盦书，因定盦名文集为伫泣亭，贻书规之。书凡四大幅，箴砭甚切。系丁丑十一月，定盦年二十六。此书大可补入谱中。其少年文名伫泣亭，亦仅见于此也。因录出付印臣。余所居之南，旧有王府，道光时袭封者为贝勒奕绘，好风雅，有《明善堂诗集》，曾有句云：“太平门巷吾家住。”自注云：“邸东为太平街，西为太平湖。”其侧福晋姓顾名太清，吴人，能诗，工绘事，著有《天游阁诗集》。倜傥不羁，喜与江浙文人往来，定盦与之尤密，遂遭蜚语，贝勒欲杀之，惧而只身出都。其杂诗所咏忆太平湖丁香花（“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赠与缟衣人”），忆都中狮子猫（“故侯门第歌钟歇，犹办晨餐二寸鱼”），皆指太清也（其“可惜南天无此花”数首，余疑亦有所指）。太清亦不自安，携其二子出居养马营（在锦什坊街，去鲍家街二里馀）。贝勒薨，嫡子袭，未几又薨，无子侄，乃以顾氏所生长子袭，始归府中。此事闻之缪筱珊丈，冒鹤亭商部，乃吾街故实也。（贝勒府后改建醇邸。）夜，狂风折树发屋。

十四日 阴。竟日大风，若有意与花作冤也。饭后至东城祝周采臣太夫人寿。又祝张振老寿。爽卿及三兄来谈。灯下写王铁夫书。

十五日 晴。约杨慎之来，偕至东邻诊疾。其疾种种现败象，无术挽回，相顾太息。未刻至崇效寺赴荫北之约，牡丹大放，光艳夺目，真京师巨观也。崇效寺即枣花寺，多见于国朝名人诗文集。余语鹤亭，倘有人辑为一书，作此寺小志，岂非雅作乎？鹤亭大以为然。散后至云吉班，赴晋甫局，趁西城归。灯下作书致大兄。

十六日 晴。三松学会隐公讲“贤者辟世”一章。谓境地一层次一层，人品却一层高一层。辟世并非遁出世外，但世风所趋，我不近而同之，便是能辟。如一世尚运动，而我独安守；一世重结党，而我能独立，便是善学孔子也。所讲最为切近。午刻至法源寺赴干卿赏花局。牡丹虽不多，颇有精神。又至花老处看花。新构宝葵亭，曲折有致（恭邸以家藏徐熙画蜀葵小卷赠花老，特建此亭以宝之）。又至医学堂与桂卿前辈、子恕同年谈医，余论阿紫石病，肝脾已败，秋金当令必死，以金克木也。黄教司（士鹏）则谓长夏便可危，盖脾土真气既败，一交土令，内无气以应之，反为客气所凌，更速其绝耳。此说尤精，足征研究之有益。作霖来夜谈。花老谓牡丹初见苞时，切忌浇水。得水，则花之气力反入根，而苞必萎。须俟苞坼辨色时，痛浇一水。发延平书。

十七日 晴。一日无事。检心斋（潮）《幽梦影》阅之，出语隽妙，时时失声独笑，遂至终卷。晚，出城赴耿伯齐之约。

十八日 晴。代鲁卿复看史馆《新疆志》。饭后出城答拜各客。下媒人汪子贤吏部请帖。晋甫、昆圃来夜谈。孙女爱宝之乳母病，发热无汗，头背四肢皆不能举，口噤气冲。余诊其脉，右沉细，左浮弦，乃风湿相搏而伤筋，即《金匱》所谓刚痉也。乃用仲师葛根加桂汤本方治之，一药而愈。经方之可宝如是。

十九日 晴。景湘来纵谈。午后四钟至医学堂，余上堂为甲、乙两班讲医学国文（《寓意草·金道宾案》）。灯下写应酬件。

二十日 晴。刘、杨二家过礼。午刻至小蓬处午宴，押盘至荫北处，五钟归。江皖京官公呈都察院，已故尚书钱应溥功德在民，恳恩予谥（毓鼎亦与名），奉俞旨，旋由阁臣拟字，圈出“恭勤”。起端方以侍郎候补督办川汉粤铁路大臣。德宗生平朱笔批谕，皆端楷，从无一笔草率，从未脱误一字。德宗尝步行至左右内臣屋中，见其正阅《纲鉴易知录》，取而阅之，乃汉献帝一卷也。流览数行，掷书几上，叹曰：“朕并不如汉献帝也。”泫然泪下。（此二事皆枢郎赵国良敬述。）

二十一日 晴。删改史馆地志。未刻晋甫来谈（新甫同年衣冠来谢），偕访桂卿前辈。刘聚卿赠我景元朝本《论语集解》，极可宝贵。灯下静看数章。何注邢疏，尽多精到可玩味处，为宋儒所未及。自《朱子集注》行于学宫，《论语注疏》虽存，无问津者。不知汉魏至隋，其中诸儒说理，未可一笔抹煞也。（“子张问十世”末句注。“宰我问三年之丧”疏中末三行。“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疏语。）

二十二日 晴。至北城拜女媒孔庆洗，曲阜人，字筱愚，其父亦愚大令，为余壬午同年，其母夫人于同治末年与先妣结拜姊妹，余童时呼之为姨，筱愚尚在襁褓也。坐谈片时，又至汪家胡同衡宅行吊。灯下写屏联数件。

二十三日 晴。三松学会隐公、月坡来谈。未刻鲁卿约赴佛学会，因请其介绍入会。此会发起于南京，杨仁山（文会）、沈子培（曾植）、蒯礼卿（光典）三公主之。北京为分会，蒯若木（寿枢，礼卿前辈之侄）、李正纲主之。会场暂用象房桥观音寺，预会听讲者约四五十人。宣讲《大乘起信论》，蒯君主讲“心真如”义。吾于内典素未究心而服膺龙溪、念庵之说甚至，乃知两先生说理实能包括内典精蕴，入理甚深。

二十四日 晴。门人朱墀笙自赤峰来（新补赤牧），战邻卿自黑龙江来。饭后至恒裕暂借银一千五百两办喜事。又至医学堂拟讲国文，以缮写讲义未毕而止。在堂阅新出《医学扶轮报》，有《史记》扁鹊、仓公传，医案义解。此期所载魏太子一案原文奥赜未易索解，梳栉阐发，殊见分明。夜与锡兄料理喜事。

二十五日 晴。添种玫瑰、月季十馀盆，色香均胜。西圃芍药已开。一年期望，取偿于数日之快赏，岂可辜负耶？饭后至荫北处午宴，押奩而行。礼毕归寓，三兄、珩甫、润泽均在此。二十、二十五两日，适值曾祖父母忌日，杨、刘两处不能临时换媒人，只得常服往，暂着公服，旋即改换，虽系从权，究非心所安也。识此以讼过。在荫北处见石印张廉卿书张勇烈公神道碑，熟玩良久，顿悟补墨搭锋之妙。

二十六日 晴。两家发轿、押轿，申刻始归。与锡、珩、润泽商明日过礼各事。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吾之谓软？

二十七日 闷燥不堪，恐有暴雨。午初刻汪子贤、孔筱愚均到，请其午宴后行纳采告期礼。申刻女府送奩来，收拾甫竟而雨。夜半三点钟，电铃忽大振，余披衣起，知必有急报矣。高绪周自学堂来告，袁立三垂危，促锡兄速出城（嗣闻已不及面矣）。

二十八日 天清气朗，为次儿宝襄娶妇。总角交休宁潘爽卿直牧之女也，年二十岁。已正发轿，未正拜堂，申刻祀先，谒舅姑、生姑、伯舅、兄弟、姊妹、娣姒以次及来宾，酉初宴新人，亥初送归房。此次余未出帖开贺，而来客乃极多。而料量巨细，通彼此之情，余不劳而事集，则锡兄一人之力也。

二十九日 晴。国忌无所事。饭后至津浦公司，余起草质问两大臣，此路是否同归国有。

五月初一日 晴。饭后吊袁立三之丧，因在通记少憩。

初二日 阴。张汉三廉访来拜，余深谢其周恤次弟之恩。成琢如太守（本璞）来见。未刻至医学堂兼谢客。归寓暴雨，旋晴。宝襄偕新妇回门。作延平信，以姻事告大兄。董授经同年以六百金买《徐骑省集》，为南宋绍兴间鏤，天下孤本也。此本旧与世彩堂韩文并传而更在前，洵书林之至宝。

初三日 阴。晨起散步西圃，清润之气扑人，觉仕宦之念全消。午后西城谢客。作霖来夜谈，兼惠鲑鱼二尾，新鲜不减江乡。致沈幼彦书，为玉山侄事。娄师德唾面自干，昔人侈为美谈。余谓：人之所以能临大节者，全赖有气，故曰气节。若师德，直为无气之人耳。设遇非常，安得有节？今之甘心受侮辱者，用心全在名利上，其气节可知矣。

答萧隐公简

承赐陶诗，洵堪宝玩。既领嘉贶，兼拜箴言。兄不喜邹学，愚意实不能违心徇友，为苟同之词，唯有如晦翁所言，各尊所闻、行所知而已。大集读竟，仅题四十字。诗不足论，取其末二语可也。

岭海萧夫子，儒宗道喜南。旁歧归壁立，内影重金含（火日外影，金水内影，虽格致家言，实卫生进德之要道。隐公学主潜修，不务标榜，庶几上蔡所谓用心于内者）。倾盖交先密，哦诗味更覃。岁寒期共誓，堂外古松三（君与余常讲学于三松精舍）。

数日失记。

禹九弟偕史新铭初四日到京，在三松精舍下榻。

十一日 晴。芒种节。边峻峰（岫）、车霭轩（致和）来见。申正诣医学堂，上堂讲《喻氏医案》一篇，一小时毕。为龙伯、荫棠、海峰、慎之、隆甫各书联扇。灯下批阅顺直学堂课卷十一本。买钞本《金匱悬解详释》一部，共十册。乃旌德吕兰痴前辈（朝瑞）所撰，以黄氏之言释黄氏，间下己见，可谓专心一家言者。写手极精美。龙伯在旧书肆代余得之，价银五两。先大夫受医学于同里赵朗甫先生（名曾向，由赞善出守金华。瓯北先生之曾孙），专读黄元御八种。家藏宣纸初印大本，先生所贻者。不孝幼时，常见先大夫朝夕玩此书，韦编三绝。其时仅学为诗，未闻绪论。十年前初治医学，每展此书，辄觉心痛，遂暂置之。今既得是编，当理先绪。黄书颇遭后人抨击，余肄业未及，不敢轻下雌黄，然记得有一书（书名则不记矣）盛称《金匱悬解》之精，为八书第一，当亦有所见也。

十二日 晴。午刻饭于六国饭店。偕干卿遍拜各公使、夫人谢步，均坐谈甚久。烈日炎尘，驱驰綦瘁，乃在通记小憩。又答拜成琢如而归。意大利繙译官威达雷以元代公牍体制询余，幸尚研究及之，未为所窘。

十三日 晴。午刻诣会馆，公祭关帝，并为廷试毕业授职诸新贵题名，余建议别为一匾，不附诸科举之后。礼毕公宴而归。东邻阿紫石额驸品级病歿，往吊，送三。紫石为九公主嗣子，监国洵、涛两贝勒皆亲表兄弟也。其本生母为庆邸胞妹，王其母舅也。而紫石性兀傲，不肯低首下之，以致投闲十馀年，郁郁不得志以死，又无子，以女主丧（年十九），身后萧然，亲贵不至，可为伤悯。晚饭后率铭、骏、襄、纶、懿至金鱼胡同华德交通社听讲《春秋战国为中国学术最盛时代》，杨云栋君主讲。德人柯理尔款接甚殷（进士报馆主笔）。子刻始归。夜深虽行远路，以视丹桂观剧、体益打球（皆在金鱼胡同），其损益为何如哉。

十四日 阴。未刻赴医学堂。傍晚雷雨。七点钟携襄儿、全女至意大利使馆赴公使博兰璧拉令妹之约，公使及威达雷君均在座，久叙始归。

十五日 晴。先世母生辰拜供。午刻设宴请潘亲家夫妇及令侄孝尧。北礼新亲入宴不举杯箸，虚坐即起，太无道理。会新亲，所以接殷勤，联情谊也，乃首以虚伪将之，是彼此皆以不诚相待矣。余力矫其失，尽醉而散。为时尚早，因赴东城谢客，兼访铎尔孟君，未值。

十六日 晴。写扇对四件。两点钟，荷兰公使贝拉斯君订期来会晤，余约干卿通话，久坐乃去。余素性率易，不骛声气，而各国公使咸愿纳交，情谊极挚，不知其何所取也。客去，即至医学堂研究会。湖北任栋臣、广东朱楚白皆入会。余举《伤寒论》疑义质之诸君，得龙伯剖解，涣然冰释。嗣闻贝使向干卿言，自来中国所见外交各官，无非官样文章，无一毫诚意。下此则繙译、买办、商贾之流，无足语者。独我论事论学，一以本色出之，实觉为得未曾有，是以纳交綦切也。此亦真实语。

十七日 晴。看书临帖。傍晚，慎之来，与论写字法。至金台馆答拜瞿季恒，未晤。至六国饭店，赴翰西约。

十八日 阴。姚石老来谈，午饭后去，刘茗石（桐）、庄果臣（浩）来拜，皆新贵也。李中堂枉过久谈。四钟至同乐园听谭鑫培演《阳平关》，翼臣作东。晚饭福兴居，余作东。

十九日 阴。未刻至张同年（立德）处贺喜。至三圣庵为袁立三成主。至珠兰街赴李际唐太史之约，半席先行。至同乐听谭演《洪洋洞》。戏散，饭于福兴居，均润田东。归寓编医学讲义。

二十日 阴。四钟至医学堂，上堂讲《寓意草》金鉴案，兼及《伤寒论》。复至同乐听谭、杨合演《八大锤》连《断臂》。仍饭福兴，均程松山东。余于戏有酷嗜，不惜弃百事而从之，而鑫培又为戏界绝唱，足以沁人心脾，怡情适性。此难为不知者道也。

二十一日 晴。写屏对十馀件。鲁卿京察覆带仍未记名，特往慰之。灯下与郑先生剧谈。前见报登《东方杂志》体例辑录之善，特以洋三元定购全年十二册。今日取到第一、第二册，果有胜处。郑先生亦甚赏之，相约互看，以扩智识。余于近人译著新书，皆阅不终篇，即生倦厌，独《国风报》则读之醞醞有味，益我良多。此志虽不及《国风》之宏深，而理博趣昭，亦颇引人入胜。长年多暇，以此为遣日之资，殊为不恶。若京沪所出日报，

大半造言生事，弋财营私，直不足污吾眼光也。

二十二日 晴。边峻峰来谈。饭后遣宝襄谢城外客。余坐话兰篲，评阅学堂课卷廿三本毕。

寿王勛农太守（自徽州守解组归田）

闻道黄山采药旋，大丹九转驻华年。渊明酒熟辞彭泽，摩诘图成筑辋川。贤子竞夸千里足，好风能守半帆船。日长照眼榴花艳，愿附金门作散仙。

寿吕镜宇尚书年丈

老年气概尚凌云，述志诗成迥不群。重译两持天外节，殊荣初领代来军（本朝汉人为八旗都统自近年始）。名臣祖烈济（切姓）温洛，旧德耆英数富文。宝庆榜中今矍铄（丈与先君子丁卯同榜同年），喜陪杖履溯遗闻。

二十三日 阴，躁欲雨。东邻举殡，步送至石桥而返。新铭来谈，以武进老辈屠东垣山水画卷为赠，清苍有格，近人不能到也（东垣先生名壖，道光时人，久客北方，颇多流传者）。又赠吴圣俞印谱一册。圣俞先生名咨，亦武进人，工画，尤精篆刻，善摹古篆各体，余独喜其摹汉印白文一种，苍劲茂密，意致在刀笔之外。花农前辈在法源寺为母夫人作忌日，饭后往行礼。晚，赴剑秋福兴居约。发次伯信。

二十四日 醒闻雷雨交作，心神一爽，遂畅睡至午初始起。龙溪所谓积闲成懒，积懒成衰，大可惧也。右安门外卖花者佟姓，肩草花一担，皆石竹、翠雀、蓝菊也，以四千钱尽买之。冒雨携锄，杂蒔篱畔，浓淡奇正，各有天姿。静对玩赏，不必贵重名花也。佟姓有花即送，酌酬以价，每罄其担。岁费不过一百元，即饶四时之乐。余不嗜博，不作冶游，稍事撙节，已足偿兹清兴矣。饭后祝谢鲁卿太夫人生日，顺答谢数客。归后料筒医书，临坡帖，写册页二方。新铭来夜谈。宝铭以学堂月考卷呈阅，于此道已有人处，可喜。

二十五日 阴晴不定。午后偕锡兄、新铭、禹弟游农事试验场，步行至咖啡馆啜茗，温室遍赏名花，幽风堂小坐，乘船而出，饭于燕春鸿记。归寓珩甫在此，共听留声机。雷雨大至。写扇三柄。

二十六日 晴。夏至节。昨日受风，殊不适。润田邀文明戏剧，己丑月团，均辞之。朱墀笙、陈松山（立。任觐枫之婿）、张景韩先后来谈。新铭录示吕幼舫同年庚子吊刘葆真太史《金缕曲》，悲壮沉痛，颇近辛稼轩。郑师择《东方杂志》中论事、说科学文之明畅切实者，授纶、懿于课暇读之，实获我心。两儿果能逐细领略，收益当不浅也。

二十九日 晴。午刻至十刹海会贤堂赴吴印臣之约，以手录王铁夫复龚定庵书贻之，印臣大喜过望。饭毕，缪筱珊年丈邀往图书馆阅藏书。内阁大库移来书极多。宋、元、明板史书数十种，虽大半不全，然雕印精工，人间罕见。有宋刻小字本《唐书》，尤希世宝笈。装订多用蝴蝶装，与今东西洋相似，且有题书名于册脊者，乃知古人藏书亦直立也。又屋三间，皆度各省、府、县志乘，网罗文献大有益处。内阁有旧书，自来无人知之。虽

以竹垞、渔洋诸老之广搜秘籍，亦竟不知。书之隐显，亦有定数耶？另二室全储敦煌石室卷子本。归途诣农工学会，略观试验场。

六月初一日 晴。补修《毛鸿宾列传》，余前在史馆笔削未就功课也（毛公哲嗣稚云丈屡索此传，以弁所判奏议文字）。午后唁钮伯雅丧明之戚。至桂卿前辈及杨荫北处诊病。新铭来夜谈。写应酬数件。看香光《画禅随笔》论书门，从前浏览及之，不甚注意，今始觉大有人处。此道愈进愈识甘苦，前人心得之言，亦非有心得者不知耳。

初二日 晴。顺直学堂甲、乙、丙三班学生修业文凭标朱盖章。甲班廿二人已十学期毕业矣。医学堂会期，未暇往。傍晚，偕锡兄、荫之、仲恒、铭、骏散步至本街长春花厂看花。

初三日 晴。子登、镜湘来久谈。修改毛传脱稿，增入有关大局奏疏二篇，订正旧传数处。申刻赴程松山大观楼之约。

初四日 晴。昨夜通宵不眠，晨起甚弱。勉写吕镜丈寿对、成琢如宣对各一付。又写扇、册各一。孟楫侄暑假南归，带去致庞氏三妹信并寄儿宝洗衣被兜锁等物。论诗必推唐人为轨范，即如李山甫者，在晚唐家数不高，灯下偶检《叩弹集》，见其《公子家》一首，实有独得之妙，非后人所及。略为解说如下，使儿辈知之。

公子家

李山甫

柳底花阴压露尘，瑞烟轻罩一团春（先描摹家字起）。鸳鸯占水能嗔客，鸚鵡嫌笼解骂人（嗔客、骂人，本是公子骄恣恶习，却贴向鸳鸯、鸚鵡说，指桑骂槐，所谓蕴藉也）（〔眉〕鸳鸯、鸚鵡尚能嗔客、骂人，则其家奴可知，其主人更可知。此又一解也）。骀衰似龙随日换，轻盈如燕逐年新（骀衰，骏马也。轻盈，美妾也。却不点明马、妾。王荆公能用此法）。不知买尽长安笑，活得苍生几户贫（至此始正言以规之。然仍不作佗父面目）。

又如许棠《怀宛陵旧居》诗中四句：“江晴帆影满（唯晴故影满），野迥鹤声遥（唯迥故声遥）。鸟径通山市，汀扉上海潮（上句自近而去，下句自远而来）。”用意下字皆有法度，所谓律也。

初五日 阴。爽卿来作半日谈。饭后至喜鹊胡同祝镜宇丈寿，听戏两剧。出崇文门至花儿市一小栈房，为沙祖烈之长子治病。见其贫困类丐者，惻然伤之。助以药资、旅费银拾两。江南读书寒士，动辄来京谋事，往往流落不得归。科举罢而书院塾师均废，故其现象如此。又至顺直学堂，偕同堂诸君在同丰堂钱各教习，且订下学期之局。程伯葭自浙来京访余，未值。

初六日 阴，雷雨时作。闻爽卿患急病，驰往诊之。学堂送来自制花卷五百枚，合家上下作午餐。饭后以查初白先生《瀛奎律髓》评本，用朱笔过录于纪评《律髓》旧本，毕登览一门。余自前岁手校《庆湖遗老集》后，不近丹铅年馀矣，今日始定心静气为之。初白先生此评，为晚年家塾课本，指示诗法最精审，足为学诗者津梁。余于《律髓》又有笃嗜，其味深长。作官二十年，忽理青灯旧业，殊自得也。傍晚再出城，复诊爽卿疾。冒雨

至福兴居请客（成琢如、薛叔平、庄梁臣、刘茗石、罗景湘、杨荫北）。

初七日 夜半雨，晨晴，复大雨，凉爽宜人。石老来久谈。饭后至汪家胡同衡氏昆仲处贺喜。又赴农工学会，路淖马疲，归寓易骡车再出城，为爽卿复诊，病势稍平。

初八日 晴。伯葭、新铭来谈，留其午饭。饭后擗笙、仲山又来。五钟偕锡兄至庆升观剧（谭伶演《战鬯亭》、《火烧连营》，真绝唱也）。散后饭于聚魁坊，兼约荫之、仲恒及惠、铭、骏、襄、纶、懿。

初九日 晴。午正谒琴相略谈。吾性情疏慵，最畏登要人之门，有时不免破格为之，皆代亲友谋也。而亲友之不满所望者，反谣诼纷来，真足令人寒心。与伯葭饭于六国饭店。出城看爽卿，冷汗不止，而躁无安时，若如仲师之言，竟无生理，乃代约杨慎之共诊。慎之断为肺叶已坏，盖受俄国热烈之酒及雪茄烟之伤（终日口不离烟），已数年矣。余因思近日中国竟成一纸卷烟世界，老幼、男女、贫贱，无不口衔一枚，冥冥之中不知伤几千万人之肺管，漏卮犹其末也。吾国人之醉欧慕倭，具特别性质，令人痛心！归寓少息，写复迪化府张泽堂书。复至六国饭店赴陈幼衡之约。半夜接电话，闻爽卿病益剧，因之彻夜不成眠。

初十日 阴雨。晨起往看爽卿，病竟不可为。乃在恒裕午餐，访慎之于学堂，筹商挽救之法。迨再到休宁馆，则命在呼吸矣，自觉精神颓沮，暂辞而归，爽卿竟溘然长逝矣。寡妇孤儿，情景不堪设想。余自十五龄时交爽卿，是为结友换帖之始。前岁忽又申以婚姻。此次间关北上，思谋一京秩为休息计。到京甫两月，嫁女仅一月也。初五日尚在簪笑谈，意气甚盛。人生如朝露，不为厌世派，即为乐利派耳。皇皇奔竞，自苦何为？吾亦安能以有涯之生徇无涯之欲耶？伯葭傍晚携狮子峰真龙井茶来品茗，余心绪过劣，殊不能欢。

十一日 阴。本定今日赴津，为潘事所阻，作书复澜翁。

十二日 阴雨不定。午初率宝铭赴医学堂，在先医前行礼，放假。饭后至休宁馆哭爽卿。与镜芙商善后计。骨肉之间，虽亲戚不能干涉也。至观音院看屋，不成。因访润田，议借正乙祠商家义地暂厝。过琉璃厂，买石印宋拓《西楼帖》（又名《东坡书髓》）。坡公运笔用墨精气蕴含之妙，犹可推见，苏帖之至佳者。

十三日 时晴时雨。西圃花木葱茏可喜。临《西楼帖》，写纨扇四柄。傍晚，偕郑先生、锡三、荫之步于太平湖，湖畔有井，玉泉之伏流也，辘轳汲水，泉花飞溅。余与三君就而饮之，味甘而冽，胸次尘烦一涤。夜半，夔甥哭而来，庆蕃外孙殇矣，为之痛悼不置。又悬念姻女，命惠、铭、骏往慰之。

十四日 晴。采涧夫人往视大女，强挈其夫妇来此排遣。临《西楼帖》，写一扇两斗方，如此研习，当有进境。评录《律髓》朝省、怀古二类。罗镜湘贫不能完房租，大为屋主所窘，以十八金资之。仆妇孙氏初十日赴休宁馆，悸而归，遂病，若有所见。今日镜芙来此，去后，孙氏忽昏迷呓语，所言皆爽卿之言，谓附镜芙入门（镜芙之号，孙不知也）。凡馆中近景，及镜芙议遣二婢，以爽卿夫人附其戚萧氏以居，孙氏口中皆及之，哓哓不休。余恶其扰也，疑为邪祟，厉声斥之，用桃枝击其体，仍不退。采涧夫人以正言开导之，始拍掌心慙而去。孙氏即欠伸而觉，问顷事，茫无所知。岂鬼果能附人对语耶？余目击耳闻，不能不信，然以堂堂男子，附仆妇卑污之体，以扰及人家，亦太难矣。

连日患病未记。过录《律髓》两卷。买《艺蘅馆词选》一大册，梁任公之女令娴所编也。凡甲、乙、丙、丁、戊五集，选北宋、南宋、国朝词（无元、明两朝）。所录简要有门径，而评注各语多能指词家本事及其所含之意，洵词选善本，合天下学士才人崇拜。香闺弱质，吾艳之且愧之。装订绝精丽，价洋二元五角。

廿一日 晴，热甚。病已平复。客厅兰花放十馀翦，香气时逗鼻观，清幽雅静，自与桂花、茉莉等不同，昔人尊为君子香，有以夫。评录《律髓》两类。写应酬多件。傍晚至畅叙园赴杨蓺孙之约。得延平书并洋一百元。

廿二日 晴。徐少良自鄂来。盛萍皆前辈来访。评录《律髓》一卷。《东方杂志》载元宗王阿鲁浑（镇波斯，号伊勒汗）致法兰西王腓力书两通，皆蒙古文，今俱译出。盖一与法约夹攻回回，一告即位也。末署兔儿年、蛇儿年。元人称年支类如此。唯文中有豹儿年，恐是寅年之称。岂以豹作虎耶，抑译者误虎为豹耶？书上盖二巨玺：一为“辅国安民之宝”，一为“真命皇帝天顺万年之宝”。两书皆然。当是伊勒汗世守之印。以宗王而称皇帝，岂元代镇边宗藩之称汗者，即无殊皇帝耶？此皆足以补正史所不及。明初修《元史》均汉人，不通蒙文，且先代事迹辽远，西北边与内地隔绝，其时又无官书记载，故史皆略之。今欧洲文字大通，其轶时时见于各国，实考古者之大快也。

廿三日 夜雨达旦。午刻复雨。访梅叟问病，坐养园久谈，绿阴殊胜。入夜复大雨如注。以洋八元在缪丈处买《续碑传集》，凡八十六卷，起嘉庆朝，迄光绪朝，体例本之正编，而稍有变通，缪丈一手编辑。督抚录先大父、先高叔祖、先伯父。守令录五世族叔祖子宽公。科道录外王父蒋子良先生。肃然兴绳武之思。

廿四日 晴。屠禹航来剧谈。饭后访珩甫，同车祝袁大嫂五十生日，复偕至恒裕食西瓜，啖清煮羊肉肚肺。雨大至，俟止乃返。抵寓又大雨。连夜为子侄讲授《大政治家·管子》，每夕讲一章，约至秋凉可毕。古今中外法家精义尽于此矣。

二十五日 阴。伯葭来别。景之甥三十生日，饭后往贺大姊。又至连雨亭处贺喜。五钟至白米斜街，赴张君立之约，坐平台看荷花。夜复大雨，荷盖连顷，其声甚喧。隔窗望对岸楼台灯火，几疑身在江南也。雨止始归。改礼部为典礼院，以大同相国掌院事，郭侍郎副之，设学士、直学士十六员，凡各署裁缺人员杂置其中，清要之选至此大轻矣（世以比肴中之大杂烩）。

二十六日 晴。饭后祝增将军生日。贺聂献廷迁居老墙根（自置之屋）。评录《律髓》春日类。张芝生自津来。夜复雨（闻城外雨尤暴）。写扇两柄。西汉传经诸儒多奇姓，为后人所不经见者，今就《汉书·艺文志》（以下所引人名见《汉书·儒林传》，《艺文志》殆恽氏误记。——整理者注）略识之：

传《易》 旡臂子弓 衡胡 主父偃 乘弘 毋将永

传《尚书》 炅钦 假仓 庸生 涂恽

传《诗》 浮丘伯 后苍（又《礼》） 翼奉 食子公 髮福

传《礼》 公户满意 闻人通汉

传《春秋》 胡毋生 嬴公 眭孟 泠丰 筦路 堂谿惠 冥都 皓星公（又）五鹿充宗

二十七日 阴。先大夫忌日拜供，距己卯三十三年矣。当时情景犹在目前，思之心痛。

饭后督铭、骏检收各书，择其精本移藏于书室玻璃橱中，未毕事而翰西来辞行，三兄亦来，遂暂辍。此皆十馀年节缩衣食而得者。宋槧元刊，余无力购置，而明及国朝精校精镌之本，其可贵不亚宋、元，康熙朝殿本尤胜。吾子孙勿轻视之。接医学堂甲班学生匿名书，以奖励之不可必得也，丑诋余，其词鄙俚，为儒者所羞言。余不怒而伤之。三年辛苦，筹款讲书，所得如此。今世学生志趣之卑污，道德之堕落，可以想见。悲哉，悲哉！废科举，立学堂，不能不叹息痛恨于南皮、长沙二张矣。

二十八日 阴，微雨。先大父生辰拜供。饭后至会贤堂，赴袁仲数（爽秋年伯之子）、冯昆圃赏荷之约。四钟赴农务总会，同乡公推余掌会事，固辞不获。灯下甚热，检《三国·蜀志》读数传。余治《国志》廿馀年，每读辄见新意，读之垂熟，政治、文学胥在是矣。

二十九日 饭后访杨少泉，移交起居注所存公项一百六十一两。至医学堂，诸生咸力辨匿名书，指天日为誓。群疑出堂生王姓所为，平日声口符，笔迹符也。堂中有此败类，真令办事者寒心！又至恒裕存公善堂公款二百两。又至休宁馆与汪子贤、汪伯吾、潘镜芙合议爽卿夫人抚孤生计。余虽至亲，然处人骨肉之间亦殊不易。归途为大女诊病。灯下写扇两柄，读《蜀志》一卷。

三十日 阴。起甚晏。未刻至东车站，为意大利署使臣博兰璧拉及其妹送行。遇胡干卿，偕至大观楼便餐，余作东。答拜城外客，与梁长明畅谈。城外泥深没踝，其号称马路者，则大起大落，崎岖过于山路，与西城内如两世界也。灯下写扇两柄。致河南宝兴隆冯石卿信，寄顾表姑母洋三十元，次伯助款也。复读《蜀志》毕。陈氏《蜀志》各传，皆以诸葛公纬之。东云出鳞，西云露爪，所见者云也，实无处而非龙也。大而调遣之方略，赏罚之政令，小如一语之加，一拜之施，皆特书之，奉忠武侯为论定。分之各为片段，合之则为一大片段，创史家未有之奇。先大云公谓史公义法，承祚得其四五，正谓此也。宋明肤儒，断断于正统之辨，訾承祚，扬魏抑蜀，甚至轻信报怨之说，几以秽文污之。如此读书，冤屈古人，汨没性灵，遗毒后生，可称三害。

闰六月初二日 晴。因学堂筹款借旧火枪事赴津。四点二十分快车开行，七点二刻抵新车站，澜老、承庆侄相迓。与澜老夜谈，下榻上房西厢。黎明两日并出，动荡良久，始合为一（此上月廿一日事，澜翁盖亲见之）。

初三日 晴。饭后诣谘议局，无所遇。访赵智庵畅谈。又拜客数家。傍晚赴周芟梁观察之约（名熙年。其令祖乃先大父壬辰乡榜同年）。

初四日 阴。拜张都转，恳其拨付学款，久谈而出。谒吕椒生表舅于盐务研究所（新自保安州交卸）。申刻大风雨，继之以雹，大者类核桃。田禾受伤必巨，且闻有头被击破者。余与澜老各择最大一枚而嚼之，甘冽足清内热。冒雨至义聚成赴董子昂（崇仁。山西人）、衍庆之（善。满洲人。其令祖与先大父壬辰同榜）、许仲恒之约（皆候补道）。南马路积水可二尺，浸入车中。

初五日 晴。午刻赴张粹然（士谔。新署长垣令）、洪孝斯（翰香观察之侄）之约。申刻赴许汲侯观察（引之。綦慎师之侄，子元太守之子）之约。偶在商务印书馆买书，店人闻余姓，即问恽学士为君何人。不佞姓名，猥为世所知，虚名可愧。

初六日 晴。午刻赴李文忠祠，赴郑翔北、何务滋两门人之约。祠中园亭之胜，甲于天津，游人如织。申刻赴谢受之观察（江宁人，名家祐。乙酉同年）之约。连日疲于酒食，

甚苦之。抽暇写扇十柄。夜雨。

初七日 晴。得张都转回音，公事已了，遂附快车回京。

初八日 晴。一日未会客、出门。

初九日 晴。饭后诣农务总会。写应酬多件。偕锡兄访朗轩夜谈。

初十日 晴。午刻润田邀饭于福兴居，偕至润家为其儿妇诊病。至顺直学堂少坐。壬三邀往其家为女眷诊病。复至乡祠赴李嗣香前辈、刘性庵同年之约。珩来夜谈。卯初二刻，有白气起于西北方，东南亘天，一时始隐。占天家指为兵气。

十一日 晨雨旋晴。会客数人。饭后赴医学堂出考试毕业题两道（少阳阳明合病脉不负为顺，《厥阴篇》少阴负趺阳为顺说；《伤寒论》甘草多用炙，《金匱》甘草多用生论）。归写应酬字。朗轩、作霖来夜谈。书贾以旧书求售，有原板初印《二冯才调集》极精。又有《倪氏笔法杂记》。倪为香光弟子，从受书法，其名号均未标出。此记乃星沙黄文燮彦和所录。凡三十馀叶。论书具有渊源，皆心得语。余近来学书，颇有独得之见。自谓粗窥古人笔诀，证之是记所言，往往暗合，私喜拙见之不诬。倪氏又谓坡公书系用侧锋，又谓右军内擫、大令外拓，亦是用侧锋。实能发书家之秘，从来无人见及。余尝谓坡书出于大令，得此益信。自来名家，或由妙悟，或由相传口诀，所以能造精诣，未有漫无制裁而能成家者。《东方杂志》第四期有《专心》一篇，语语真切。余年垂五十，脑力日减，尤当力戒兼营。今定一为学宗旨，守之终身。

政治学（五十解组，此心究难忘世，不能不预储学识，为异日行政之权衡。兹所列虽有数种书，实为吾精神所萃，寤寐不忘之要道也）。《三国志》（治此三十年，正文、小注略能上口，每读辄有新得）。管子、商君、王荆公三政治家。张江陵书牋。医学（书不厌博，独此道无约守之理）。书法（专习苏书，上规大令、平原）。

十二日 晴。午前写匾六方。饭后至朗轩处为其侄诊病。诣农务总会与张远村、李丹孙启用关防发公文三件。吾辈做事，不可有官气，而旧衙门相传规格，则不可无，非此不能整齐有序也。归已日落矣。阅邸抄，知史益三亏欠公项，革职，监追查抄（五弟妇之胞弟）。不怡者竟日。

十三日 晴。王俊卿方伯枉谈（新城人。以史学、古文明一时）。吾直著述家也。余久仰其名，俊老亦猥以虚声见许，相见甚欢。昆甫来作半日谈。日落，热稍杀。因至朗轩处复诊，病势大减。夜饭后归。雷电微雨（东城雨甚大）。梅叟适在话兰蓀，又久话乃去。为慎之言：前人论笔法，有所谓拨镫法、修脚法者，其用笔之法自可见。唯作擘窠及数寸大字，须悬肘正锋，此外则是侧锋。勿为书家门面语所瞞也。

十四日 晴，甚热。午刻润田邀饭于玉楼春。饭毕偕至其家复诊。又为其邻王姓儿诊疾。发五妹信。朗轩来夜谈。读王朴庄《伤寒论注及附馀》讫。王氏为元和陆师相太翁九芝先生之外祖，师相刻之《世补斋医书》中，校手太疏，余签其讹误几百数。王氏注多出实测，其见甚卓，殊异诸家。日本丹波氏辑义，采《伤寒》注数十家，王注疏解，往往出其范围之外，而证诸心理实验，实觉其信而有征，有功仲圣不小。

十五日 晴。立秋节。未刻偕锡兄、铭侄赴三庆园观剧。同人绳扬伶贾璧云之美于余，特冒暑往观，色艺洵可取。热甚，略坐即行，至福兴居晚饭。微雨。

十六日 晴。午初赴畿辅学堂行开学礼。未刻赴医学堂与毕业诸生合拍一照。杨绳武

邀饮福兴居。炎天驰逐甚苦。朗轩来，见余治《三国志》甚专，谓观兄之专力此书，无怪文思深细，一字不妄下也。余虽愧斯誉，然其论陈志，则得其要义矣。

十七日 清晨大雨，旋晴。午刻在精舍邀王晋老便饭。姚石老、罗镜湘、吴质钦作陪（罗、吴皆晋老门下士）。晋老学问深邃，石老论算学及西北地理娓娓不倦，余深愧不如。晋老以所著书见贻，其《希腊春秋》、《欧战》二种，皆以史汉文法行之，高出留学生所译书百倍，益知中文不精，无一而可。宴罢坐深廊，久谈乃散。吴子清兄来拜（新简甘凉道）。

下张小云先生关书（蓟州拔贡，延课汀、振、闰、樱四孩）。

十八日 阴。润田午刻钱胡海帆同年，请余作陪。饭毕至广惠寺行吊。江苏馆答拜俞幼来方伯，因赴崇文门东为润田儿妇复诊，病减而妊脉见矣。闷热殆不可耐，留连至日落时，冒微雨而归。灯下将所校王氏医书各签，录为校勘记，拟呈元和师相。

十九日 晴。未刻至农务总会，以办事章程申送农工商部。问陆相病，未见。夜中天高气清，月光如水，俨然新秋景象矣。为子侄讲梁纂《管子》论法立令行一段，指摘时政之弊，语语搔着痒处。文至此，足当一快字。

二十日 晴。陈少蘅（佩实）来谒。未刻至三眼井为杜氏点主。归寓热甚，一事不可为。傍晚至太升堂赴金搢臣（笏先。己丑年侄）之约。

二十一日 阴雨不定。朗轩午前来，申刻始去。酉刻至万福居赴姚石老之约，请王晋老也。晋老以吐鲁番新出土之唐《张怀寂碑》见赠，其足考证古今处甚多，余别为题跋。晋老又谓中国哲学莫深于《庄子》，科学莫备于《墨子》（《经说》上下篇）。惜自汉以后，无能阐发之者，遂使欧人居为独得之秘，而我中国出洋留学生，不通中学，群震西学之神奇，殊可叹恨。晋老引余为同调，谓可以论学，余滋愧矣。终局后又至泰丰楼践朗轩约，直登三层楼上俯视城闾灯火，可称壮观。

二十二日 晴。晚雨稍凉。兰花又出新翦，夏秋两花，可征得气之厚。阶前玉簪、茉莉、晚香玉竞放，秋香满园，沁人心脾。为张润泽写屏对数件。任栋臣来谈，穷饿无以为生，余惻然赠银元四圆，以周其急。灯下静坐话兰蓀听雨，读陈氏《蜀志》数篇，体势之妙，上规龙门，自来唯以高简赏之，不知其时有事外远致，使人寻味不尽也。拟别购一本，用张廉卿、吴挚甫评《史记》法评之，专论其文，导世人知读陈志。

二十三日 阴，微雨。赵仙洲刺史来见（镜源。癸巳同年。季申兄托带信来），托其带致季兄信。又复朗存信，交邮寄。饭后至东城，吊铭鼎臣将军丧。雨势甚浓，急驰而归。钱晋甫来作半夜谈。复雨。书贾张姓以旧书求售，留明刻本《野客丛书》（宋嘉定中长洲王楙），凡三十卷，体例近《容斋随笔》，板本甚精，价三十六两。又有元刻《道园学古录》廿四册，纸印清洁，且完整无损叶，元本之至佳者，索价四百二十两，给以百五十两，不肯售。又买旧钞本《伤寒论注释》两厚册，不著姓名，唯印沈璟、毅斋二小印，不知何许人，当遍考之。略检十馀条观之，颇简当，朱笔旁注及圈点甚用意。三代后官制，以西汉为最善。故当官者多能举其职。迨后汉政归台阁，而三公为具员，渐失其本矣。今之议官制者，盍讨论中国西京旧典乎？广东于十九日有匪徒两放炸弹轰击水师提督李准，伤手及腰际。李负伤跃登屋顶，与相持，毙贼一人，生擒一人，馀党遁去。粤乱已三作矣（一、枪毙署将军孚琦，二、轰督署，合此次而三）。总督张鸣岐恐甚，夜眠屡易其处，日夕忧

惧，将成心疾。张由岑春煊幕府，不数年窜领兼圻，既无定乱之才，复无镇乱之胆，临事则张皇而失措，事后则铺饰以邀功。真凡材也。执政唯知受其重赂，付以南疆，亦稍为大局计否？夜雨达旦。

二十四日 阴，甚凉。延慎之为振儿诊疾。未刻至乡祠赴陈华甫之约。

二十五日 阴。慎之再来诊。申刻至广和居赴刘龙伯之约。灯下为仲恒致瑾叔信。又邮寄延平信。

二十六日 晴。振儿热加剧，神昏口噤。慎之屡治不中病。余以为不急下且殆，乃用大承气汤下之，加银花、元参、芩连、僵蚕、蝉蜕，兼清上焦温热。服药一时许，头面遍身俱出白疹（又名白痧），密而且透，大便仍不下，腹高神昏如故。因用前剂加大黄至四钱，芒硝二钱半，峻攻之。傍晚始动，下燥粪秽水半桶，神识顿清，热势亦和。仍用前剂，减轻份量，荡涤馀邪。此二刻真生死机关也，使余手段稍软，则危矣。仲师屡示急下之法，不愧救世圣人。乃作书报慎之，俾增阅历。耿伯齐邀万生园，辞之。未刻赴农务总会，同乡公推余为代理总理，使事权归一。复提议办事机关进行政策。五钟散会，出城至全蜀馆，赴己丑月团，趁西城归。粤督劾厚存堂兄，咨回原籍。

二十七日 晴。振儿病势已解，用药清馀邪，净滞养阴而已。朗轩来畅谈。作《张怀寂志》考证，题于下方，付装池。连日车中看《伤寒注》钞本，融贯正当，可称善本。作序书于简端。

二十八日 阴。饭后至北城拜蓟州张小云拔贡，延课汀、振、闰、樱，下初一日开学请柬。雨大至，逆急点而行，高坡泻水入沟，崩腾如瀑，淋漓归寓。少息，题崇效寺妙慈和尚牡丹卷子。余近日适读《才调集》，因检其中牡丹诗六首录之，不特余可藏拙，亦冀他人守崔颢题诗之戒，相率搁笔，或为徐凝洗恶诗耳。夜雨达旦，檐溜琤琮，花木滴沥，倚枕静听，清远如在山中。

题唐张怀寂墓志

此唐长寿三年茂州都督府司马张怀寂墓志。宣统二年十月，在新疆吐鲁番厅三堡地出土。府君上阙一字，据文知其姓张。太宗贞观十四年秋，侯君集平高昌，其王麴文泰降，以其地为西州，治高昌县，即汉车师前王庭。则天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讨吐蕃，克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志中怀寂三代皆仕高昌，所云伪右卫将军馆都、曹郎中等，皆高昌官名。麴氏官制赖此略见。所云夺情总戎，充武威军子总管，乃为王孝杰裨将从克四镇也。又云葬于高昌县西北旧茔，考今三堡地东南，有一古城，土人呼为唐王城，证以此志，即唐西州治也。前人在迪化府掘得唐碑，知府旧城即唐北庭都护府治所。今又据此志而得西州。碑志之有益史学如是。夫怀寂，一西域裨将耳，殁于幕府，葬于高昌，安得闻人硕士任铭幽之选。今观其文藻之茂美，楷法之坚凝，虽中土无以远过。何唐文之遐盛耶？意者军府良记室之所成欤？宣统三年闰六月，新城王晋卿方伯归自新疆，以拓本见赠，爰考证以付装池。大兴恽毓鼎记于太平湖畔寓庐。

二十九日 晨，雨始止，旋放晴。评阅医学堂毕业国文课卷，吾以见中国文字之将亡矣，不能不太息痛恨于创议废科举、立学堂之大老也。写应酬字十馀件。

七月初一日 晴，傍晚风雨交作。未刻张先生开学，酉刻设席请先生（郑先生、李丹孙、史荫之、田凌槎、范隽臣、锡三、珩甫、三兄作陪）。灯下写扇三柄。临秋碧堂苏帖。

初二日 晴。春兰再花，香满庭宇，静坐厅事以领略之。饭后为王爵生同年贺嫁女喜。城外泥淖及踝，马车不能行，因未赴医学堂，作简约新甫、龙伯明午广和议事。灯下复瞿肇生同年柬，论医道。旬日来，就枕之先必读韦毅《才调集》数篇，以定心气，则情和而易睡。愈读愈入味，则长言咏叹，书之简端，盖余诗境略进矣。

初三日 晴。至长椿寺行吊。午刻约新甫、龙伯广和便酌，预算医学堂经费，决议缩小范围。在衡裕少坐。灯下书徐孝子像赞两叶，应花农前辈之求也。放翁诗沉郁秀劲，能传少陵衣钵。历来选本以《唐宋诗醇》为最得其真面目，惜抱翁所选亦精，唯止七律耳。梁氏所出《国风报》，近数期殊减色。题目既穷，议论亦乏精采，似觉江淹才尽。其录《国会与国民关系》一种，连篇累牍，至六七期而犹未竟，尤非月报所宜，易使读者生厌。法令文牍占一册之强半，皆钞自官书。中西纪事，皆钞自各报。文苑无非瘦公、尧生、钝宦数人之诗，竟似为罗、赵、冒刻诗稿矣（赵诗不足传）。且皆流连风景，无关宏旨（愚意诗不必专录今人。宜取其有关文献者，或发潜阐幽，亦无不可）。小说《巴黎丽人传》，支冗平衍，格格不能吐。此报竟成弩末矣。余故以《东方杂志》代之。

初四日 晨雨旋晴。午前至三圣庵行吊。未刻诣农会，发致各县分会公文廿六件，又咨内城总厅一件。五钟至庆升，钱仲甫作东，听谭鑫培《鱼肠剑》，散甚早。接门人张伯寅（祖诒）洪洞书并伴函。灯下读《吴志》一卷，并裴注字字入目。虞仲翔以鲠直贾祸，固不善自全，然其呵于禁，罾糜芳，想见其嫉不忠之臣如仇，壁立千仞气概，吾辈不可无此胸次。张温得罪，诸葛公谓其由于善恶太明，清浊太分。此非教人混沌模棱也，嫌其圭角过露，不能容物耳。寓精明于浑厚，斯为君子。翻传注中附朱育会稽对一篇，词采华贍。汪容甫广陵对疑即脱胎于此，然不能若斯古茂也。陆瑁女郁生许嫁张温之弟张白，夫亡守贞，姚信上表请褒为义姑。此为贞女请旌之祖。义姑之名甚新。

初五日 晴。午后至辅仁私塾开学。闻笏斋到京，下榻江苏馆，因往访之，畅谈别后事。又至津浦铁路公所议事。灯下写扇三柄。读《诸葛恪传》。

初六日 阴。未刻偕锡兄至新丰观剧，仍系仲甫作东。谭伶演沙陀国请兵至收周德威，真绝唱也。凡旧排相传之老戏，无不入情人理，其关目皆极完密，不似新戏之脱支脱节，无理取闹。今之维新少年，目无古人，其实何曾梦见。归后仍读《吴志》一篇。吾于《国志》亦几韦编三绝矣。

初七日 大雨彻夜，复一日夜不止，河决田潦，深可忧虑。竟日坐话兰篲与锡兄话雨。阅医学国文讫。廿四卷中，粗为清通顺适者，两卷而已。斯文至今真大劫也。

初八日 竟夜淅沥，清晨竟晴。儿辈来报，太平湖水拍岸平堤矣。吕舜臣表舅自鄂来，作半日谈，述史益三监追查抄事甚悉。老河口榷厘，筹赈局提调，皆优差也，反得恶果如是。倘当时不谋此差，不过境况稍难而已，何至攫遣破家。祸福相倚，可危之至！世人亦可知所自处矣。五弟妇甫丧所天，归家宁亲，复丁斯厄，何以堪之。闻已迁居小屋，情况可知。夜赴郑叔进手谈局，稍负。

初九日 晴，骤热。复方燮尹上海书。批阅医学妇婴科卷。善卿叔祖自浙来，一别十九年矣。发已斑白，话旧惘然。未刻至嵩阳别业，赴盛萍旨前辈约。晚，又赴任翼臣大观楼约。偶在书斋检书，得彭文勤《五代史补注》（文勤发其端，门人刘氏凤诰足成之），端坐读之，遂尽一卷。此注体例一仿裴世期《三国志注》，以薛史《五代会要》、《册府元龟》为主，以唐末至宋初各笔记为辅。所采书二百余种，五代著述，备于是矣。作史书读可，作说部读亦可。读一书而群书皆萃，真快事也。五代去唐未远，典章法制，结唐开宋，亦自灿然可观。欧史概从删削，殊不满人意。若以此注颁之学官，列为正史，则新旧《五代史》皆可废矣。此为余生平酷爱之书。

初十日 晴。先妣忌日拜供。钱晋甫、刘壬三两局皆辞之。批阅妇婴课卷毕。傍晚散步太平湖畔，水势大可观。公善堂有公产小宅在方壶斋，误赁于陈桂荪，著名贫而无赖，积欠房租年馀，房屋日见倒败，索之不应，逐之不能。余不得已，转卖于开泰金店胡席卿，价银壹千两，以其款在银行储蓄，月收子金五两，既省征收之烦，复免修葺之银，计亦良得。于今日写契成交，特记于此，以备稽考。梁任公创立中国六大政治家：一为管子，二为商君，五为王荆公，皆卓然政治伟人，名实至为精确。馀三家不知何属。李氏岳瑞乃以诸葛忠武侯（三）、李卫公（四）当之。忠武犹有立法规模，卫公则不过名臣而已（李所撰述，尤不足言），安足称大政治家？余意此席当属西魏苏绰。魏自永熙西迁，纲纪扫地以尽，绰佐宇文氏创制立法，修礼教，定官制，粲然明备。如租庸调之征，府兵之设，经国远猷，开唐代兴王之制，创文案朱出墨入之法，行之千馀年而未改。虽设施限于偏霸之局，允为政治大家，求之异代，颇罕其匹。惜余懒于著述，未能泐为专书一发明耳。

十一日 夜雨达午。过中元节，祭神祀先，荐茄饼。饭后赴旅京教育会。又至太升堂祝金汝翼同年六十寿。城外泥淖没踝，手握成茧。舜舅、梅叟、南园来夜谈。武阳水患甚巨，饥民数千，里中方办急赈，余旧存两邑赈款一千两汇寄八叔散放。特出单布告京官。

十二日 晴。栋臣来谈。饭后写屏对六件。笏斋来拜。傍晚偕锡访朗轩，同饭于玉楼春。四川争路风潮甚烈，以先帝有铁路归商民自办之谕，据此抵抗，集会数十处，不下十万人。川督驰电告急。此策创于邮部盛大臣，曾署名负责任。今当责成盛大臣妥办，不能办，则辞职，始合建国务大臣之本意。乃似以朝廷当其冲，监国忧烦，而部臣袖手，何必多此改制耶？

十三日 晴。饭后梦陶丈、朗轩来畅谈。申刻至乡祠赴嗣香前辈之约，与笏斋同车绕正阳门而归。珩又在此剧谈至夜半。

十四日 晴。门人黄补臣自汴来。饭后偕锡兄至万生园赴陈幼衡之约，啜茗于幽风堂，赏兰于温室，饭于燕春园，归已上灯。晋甫兄来作半夜谈。盛杏丈来简，江南水灾之后，米价每石至洋十一元，三百年所未有。常、昭两县民因而暴动，心甚忧之。天时如此，人事如此，犹复侈谈立宪，举内外政而纷更之。我瞻中原，蹙蹙靡所骋矣。中夜悲愤，不禁泪下。新学小生，以此愚监国而骗功名；监国阁臣，以此自愚而忘宗社。人心尽去，宪将谁立耶？晋甫述家世旧事，甚可记，客去记之。康熙时，海盐俞检讨（长策）典试江右，钱文端公（陈群）其婿也，从入试院阅卷，手植桂树四株于衡鉴堂前。阅十馀年，文端亦典江右试，四桂开花甚盛。其从子箴石宗伯，以副榜困于场屋，年四十五矣，从文端入阅卷，闻文端种桂故事，亦手植桂两株以志之，大为胥吏仆从所笑，且面斥之曰：五十老副

榜，理宜安分，奈何不知耻，妄欲效主人所为乎？宗伯一笑而已。既撤棘，方伯某公（记系旗人）上谒。文端素清简，只携二仆，适皆以事出，无已，倩宗伯持茗器敬客。方伯骤睹，则大惊，杯不觉堕地，毛发毕竖，仓皇而出。询其仆，知为宗伯，老副榜耳。私怪二品大员，何畏之若是。详记其姓名。越两年为乾隆壬申，三月举乡试，八月举会试，宗伯遂联捷成进士，以南宫第二人点传胪。甫留馆，即典江右试。所植两桂，花更荣于四桂。大喜，复补两株。数年后擢侍郎，再典江右试，则八桂俱荣。江右传为科场佳话。适闽省亏空案发，缺帑至数百万。宗伯奉命查办，则某方伯已督福建。查实复奏，上震怒，诛总督。先是总督闻派星使，知为公，悚然曰：“嘻！死矣！”可见数已前定也。

十五日 晴。巳刻至畿辅学堂行毕业礼。礼毕照像、午饭。在乾祥米庄定米二十包（上米每石银七两三钱，次米银六两六钱）。会馆答谒舜舅。

十六日 晴。饭后至医学堂。申刻至安庆馆（皖人新造，即从前文昌馆地），赴贞盒之约。

十七日 阴。午刻壬午公局，在乡祠公请刘益斋观察、刘佩五太守，皆到。微雨滴荷叶声清脆可听。登高楼第一层望烟云迷濛入画。

十八日 晴。皇上入学，悬龙旗志庆。书房暂在补桐书屋。上先御含元殿（皆在南海瀛台），三师傅、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行三跪九叩礼恭贺。礼毕，步行至书屋中间，在至圣先师神位前行礼。入书塾，向师傅两揖，师傅答拜叩首。升书座，向南。师傅旁坐。内发《孝经》一部授读。先授三句（孝经。仲尼闲居。曾子侍坐。外间《孝经》无“闲”字、“坐”字）。上不甚上口，乃改用蜡笺所裁字方。陆师傅书此十字，逐字授认。上只能识四字，往复理熟，乃退。伊教习（授清文者称教习，不称师傅）先授清文，上能记两字母。向例，师傅坐授，教习则立授。此次奉皇太后懿旨，亦赐坐焉。饭后至江苏馆祝王书衡太夫人寿。至农务总会。复魏梯云一函，为争香山健锐营地事。申刻与梅叟、梦陶丈、朗轩在精舍公请笏斋。顾渔老、钱新甫、冯润田、冯昆圃作陪。四川争路风潮甚烈，十四日聚众攻督署，毁之。制府避去。川民相约不纳租税，大吏连电告变。诏催督办大臣端方入川弹压晓喻。闻端带两营而行。此殊非计。两营乃张彪所统军，素乏纪律。吾恐保卫则不足，启祸则有馀，乱其始此矣。河决固安口门三百馀丈，吉林、湖南北、江、皖皆大水，灾浸洊至，新政厉行，呼吁无从，但增悲愤。

十九日 阴，微雨。延黄海峰为夫人、孙女诊疾。又偕至大女处为外孙女诊疾。未刻至广惠寺行吊（梅叟弟妇）。归写赵次帅、王次钱两信（荐史印之于鄂省尽义县）。朗轩作半夕谈。闻川电已断，朝廷不复得西疆消息矣。晋抚陆申甫同年来谈。

二十日 晴。未刻讲官在全蜀馆团拜，请笏斋，余亦作客，尽醉而散。申刻复至畅叙园赴陈华甫约。川民大乱，宣告独立。命赵尔丰剿办，端方率兵两队入川晓喻。闻川省新军警兵皆民党，恐不服调遣，反助贼焰耳。

致吕幼龄同年柬

杏公所处地位甚危，唯速自请罢斥，稍占地步。弟苦于上谒不获见，公盍以此参未议乎？若再优柔不断，恐将受其乱矣。弟与杏公休戚相关，始肯进此逆耳之言也。

《左传》：宋左师之告华亥曰：女丧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

二十一日 阴雨。已刻至顺直学堂，甲班诸生行毕业礼，余率全堂职事员诸生十七人，在至圣先师位前行三跪九叩礼，学生向余等三揖，发文凭，余及壬三宣训辞，勸以立品进学。合摄一影而散。晋甫来夜谈。

二十二日 寅刻雨，竟日未断。宝惠在养心殿引见，奉旨升补陆军部员外郎，钦此。从前以进士分部，有十馀年始补主事者。今宝惠资不及四年，而已连擢两阶，际遇胜老辈多矣。可不谦谨以承之哉！开发报钱廿七千。门人吴厚庵（丙炎）自鄂来，三兄过谈。傍晚访南园，偕饭于六国饭店。园梨已熟，摘取一百馀枚，先荐菩萨、祖先，然后合家分啖之，鲜脆多汁，真解渴佳品也。

二十三日 晴。午前会客。午后东城答拜各客。访晋甫作夜谈。平湖陆春江中丞曾宰山阳，有循良之誉。调宰上元，绘《山阳遗爱图》以志之。仁和赵粹夫太常时守江宁（粹夫先生中道光甲辰举人，为先大父典试浙闱所得士），题诗云：“太守庭前唯一鹤，宰官堂上有三鱼。两家清献风流在，愿与良朋共勉诸。”一琴一鹤，宋赵清献作守事。三鱼堂，国朝陆清献堂名。清献宰嘉定、灵寿，皆有惠政。诗切赵，切陆，切知府，切知县，而两公皆谥清献，使事天造地设，确切不移如此。（晋甫述）

二十四日 晴。写尺馀大额十字。上大伯、八叔书，又致郭寄坪书，均交邮寄。端侍郎沙市来电，署川臬周善培被乱党所戕，统制朱庆勋自尽（〔眉〕后知此说不确）。朝旨催端入川，起前总督岑春煊会同赵督平乱。唯岑既无名位足以节制，又无兵勇可以调遣，仅饬其乘轮逆上，单骑入川，恐难得力也。以余测之，成都恐已失守矣。宝骏创立家庭字课已十五期，余为评定甲乙。自夫人以至小儿女，无不聚精会神从事笔墨，吾家遂成一写字世界。

二十五日 晴。医学堂甲班生发毕业文凭，本定已初刻，适值禁卫军自操场授标旗后拔队回南苑，整队出宣武门，车马不得出石驸马大街东口。禁兵万人，十一点钟始毕。午刻因宝惠升官祭祖。吉甫来贺。未刻至闽学堂旅京教育总会，众推余连任会长。至医学堂，与龙伯率诸生向先师神位（岐伯、仲景）行毕业礼，因发文凭。余宣训词，勉诸生精益求精，不可以毕业自足，自欺以误人。余本定五年毕业，而诸生迫不及待，且已有悬壶行道者。倘因所学不精而杀人，余之罪大矣。又至天寿堂行吊而归。复庄心安丈书。灯下定医学会实行研究章程六条。顺直学堂毕业诸生，由督学局给优廩各出身，衣冠陆续来谢。

二十六日 阴。丹徒周振先（〔眉〕字树声。翊臣之弟）来见，以知县分发河南。己丑同年吴獬之孙广南（〔眉〕名沆。审判厅录事）来谒。吴同年今年七十一矣。未刻至方壶斋赴荫北之约。赵叔泽丈及剑秋招饮，辞之。朝廷措置川事颇张皇，已命端方，复起岑春煊；又寄谕滇督李经羲援川，李以不能离滇辞；旋又寄谕陕抚钱能训援川，钱以栈道不便行军辞；又谕粤督张鸣岐分兵援川，张以粤乱方棘辞。阁臣不明地势，不达军情，故疆臣多不受命。大局如此，深切杞忧。

二十七日 阴。午后约延铁君、徐贞盒、何梅叟、杨少泉、刘龙伯、钱仲甫赏兰。客散后，梅、仲两君谈至夜半始去。仲甫素嗜张夕庵山水，余因出所藏《鬼萝诗意图》十二幅共赏之，仲甫爱玩不释。夕庵作画，极合于泰西画家皴染之法，盖得力于吴渔山。

二十八日 晴。已刻与嗣香前辈，仲鲁、性庵二同年在乡祠合请陆申甫同年，未刻始到。固安被水甚惨，同人议放急赈。有李君香甫自固安来（李即县人），因招之，详询灾状，大约饥民不下七万人，非宽筹赈款，不足拯救也。至万寿西宫贺润泽娶儿妇之喜。雷雨骤至，在恒裕少避。又至石桥别业，赴锡聘之丈、延子澄、景佩珂、伊仲平前辈、郑叔进之约。自笏斋、申甫到京，余无局不在配享之列，征逐为疲。川督电通，城围略解，唯乱党四起，一时尚难平靖耳。

二十九日 晴。饭后至长椿寺行吊，顺为连雨亭诊病。归寓，张芝生来久谈。灯下朗读《史记》诸表序，足称雄宕二字。欧公《五代职方考序》，酷摹《汉兴诸侯王表序》，然字外出力处，则去之远矣。邓完白习篆隶，每晨起磨墨一碗，一日间用罄乃已，如是者八年。钱献之习李少温《城隍庙碑》，熟摹精思，至梦少温授笔法。前哲一艺之成，必专心若此，乃造其征。余于医学、书学，皆稍有所窥，而心轻意活，从未破除一年半载之力，下苦工夫，安能容易成家？书学不过欺世盗名，医道则直误人而已。思之愧奋。接常郡一府两县募赈捐信。

八月初一日 阴。先大母生辰拜供。申初刻至嵩阳别业，赴程玉川、刘龙伯之约。灯下写大对两付，为延澄老写诗一纸，寄延平书。接史持叔电。读《魏志·杜畿传》，注引《魏略》所叙两段，殊有别趣。陈氏俱削不载，而叙次独得其要。守河东一段，上掩孟坚矣。曹涤新（根荪亲家长子）以所纂《集权资宪通史》排印本八巨册相赠，择录三鉴九通之合乎立宪法制者，分门编纂，间下己意，学子得此以研求法政，颇收融贯之功。涤新费十馀年之力而成，可谓好学也已。

初二日 夜雨达旦。笏斋来谈。余出近年所得书画共赏之。未刻己丑团拜。在石桥别业公请陆申甫、袁观臣（用宾。壬午、己丑乡会同年，历宰蜀县，过班道员）两同年，宾主三席。晋甫来夜话。

初三日 阴。袁观臣同年来久谈，盛称蜀中天时物产之美，生活用度之廉，为之神往。饭后至东城祝周采臣太翁寿。又赴农务总会商办固安急赈，作函致盛大臣，乞免车站铜元运费（铜元十万枚）。又函致丁大京兆订会晤期。为景佩珂令媛诊疾。

初四日 晴。天长孙嵩龄来执贽（字申伯。庚子、辛丑举人。邮传部小京官）。午后林叔鸿来久谈，论事多通达语。傍晚至东城祝晋甫六十一岁生日。酉刻至史家胡同赴绍仁亭同年之约，与笏斋同车而归。珩甫在此。笏斋赠摄影坡公小像一纸，元至正中白莲寺佑上所绘，须眉古雅，衣折曲劲，自是当时高手。厂贾索价三百金，笏乃留两日而影之。

初五日 阴。未刻与嗣香前辈约齐，同访丁大京兆，商拨备荒经费银十五万两，为急赈及冬春赈抚之用，灾民庶几得生矣。又得杏丈复书，车站允免铜元运费。出城吊裴绚臣。绚臣今年丧妻殇子，旁无兄弟，仅存堂上七旬老母一人，临丧不胜哀怆。询其病状，初一晚尚出赴宴，醉饱而归，猝然昏卧，不能言动。医以为气虚中风也，人参桂附杂投，次夜即殒。余按此为饮食填塞太阴，乃值气郁不舒之际，骤食过饱，遏脾使不运行。脾系不灵，周身经脉皆阻，正如钟表之机轮，或阻或滞，则全副机关悉停也。唯用大剂承气下之，大便一下，机关即活，其病霍然若失。余曾治吴雅初妹丈家乳姬，外证悉类中风（口眼亦喎斜），幸未进燥补药，即以大黄、芒硝、厚朴、枳实峻攻之。夜半畅解，次日诣余处叩谢矣。时医不知饮食填塞太阴之名，概以为中风，而进祛风开窍各药，甚者必用参附，无不

壅阏而死。前年直督杨文敬即此病也。冤哉，冤哉！吉甫内弟犹力执庸医之言，指为虚证。余谓三十馀岁迂谨之裴绚臣，素无疾病，作繻夫近一年，旁无姬侍，何从而虚？业以参附杀之矣，而犹诬以虚名，恐冤魂将痛哭于九泉也。灯下详识之，以告后之患此病者。

初六日 晴。为刘蕙石题《枕雷图》引首。唐韩滉在蜀得坚木，制大忽雷、小忽雷各一（其制类琵琶）进于文宗，流传至今，皆归蕙石。林畏庐同年为绘此图，蕙石复详记其事。饭后至佩珂处复诊。出城至林叔鸿处道喜（新妇为景月汀将军之女）。归寓，三兄在此，同吃肥蟹。灯下为朱象甫题其曾伯祖茶堂先生青衫旧迹卷子，用御制墨及明方于鲁墨浓研书之，行间皆有蓝紫宝光，乃知坡公最重用佳墨。

题朱茶堂先生青衫旧迹卷子，为象甫世仁兄作

此卷乃茶堂先生作秀才时，应古学之试卷。正场卷，旌节花赋，以“花号旌节，种自仙人”为韵；拟陆元佐新刻漏铭；拟郭元振古剑篇七言古。复试卷，梅炎藻夏赋，以题为韵。红绫馆试帖诗，二乔观兵书便面，吴彩鸾写韵图便面，七律各一首。先生正场卷自记云：是日经古、诗古合考，准继烛。余已交经古卷，接烛写诗赋。学使刘文恭公查号至，见诗赋，虽未誉真，而草稿甚清楚，谓明日将起早，即以草稿付幕友评阅。榜发，擢为第一。随后始补正文。其年嘉庆庚申也。先生官漕督日，得此两卷，装成长卷。自题曰“青衫旧迹”。老辈题跋甚多。象甫为先生曾侄孙，此卷已传三世。而象甫征题，余实开始。

经济闾通校舍开，谁从妃婢斗心裁。数篇剩有当时体，认取承平好秀才。

巨卷牛腰入篋中，姓名同付碧纱笼。宝藏手泽尊前辈，犹见乌衣子弟风。

初七日 晴。宜兴周笠航（志恭）来见。筱棠师之堂侄，以通州师专祠为自治会占据，请余约同乡具呈顺天府保护立案。笠航言，光绪初年，在京卧病垂危，先君力疾诊治获痊，终身不忘此恩。筱棠师与先君至交，目击贫困之状，以致憔悴忧伤以歿，深抱不平。壬午秋，不孝捷京兆试。师以府尹充监临，余往叩谒，师握手大呼有天道，几至泪下。老辈之重风义如此。饭后，桂月亭同年过谈。客去，即赴东城张振卿年伯之召，八点钟始归。振丈席间话同治末年朝事，娓娓可记，当详识之。余所立辅仁改良私塾，呈请督学局立案，已蒙批准，毕业后升学。

初九日 晴。澜笙太叔祖、寿臣叔祖、许仲恒、承庆侄，均自津来祝贱辰。傍晚，子女儿辈设筵为余暖寿。

初十日 晴。余四十九岁生日。宝惠传集喜连成班效彩衣之戏。晨起在菩萨前、祖先前行礼，合家叩祝。十一钟开戏，两钟散戏。男客二百廿人，收礼三百五十馀份。余于事前并未敢声张，而亲友乃闻声踵至，于此见同人相待之厚也。朱桂卿前辈赠联云：“进退之际，雍容可观，今是昨非，抗志直同蘧伯玉；君国为怀，反复致意，独醒众醉，放怀休拟屈灵均。”何梅叟、刘浩川均有赠诗。接大兄电，兼护延建邵道。

行年五十，记性大减。自今日始，定为课程如下：

细看《资治通鉴》。精研各种医书。编著《孟子大义通》。

达则为良相，穷则为良医。

用我则施之政事以济一时，不用则垂为学说以济百世。

十一日 晴。惫甚，晏起。午刻至嵩阳别业赴陆申甫同年之约，兼摄影，皆己丑同年也。

十二日 晴。亲友陆续来补祝。未刻至医学堂听毕业学生王铭鼎讲生理学，语颇明切。申刻借恒裕请澜翁及初十日格外出力诸君，夜半始归。

十三日 晴。写应酬各件。午正至西车站送申甫同年。归路访笏斋久谈。公度、朗轩来夜谈。

十四日 阴。至董五叔岳母处，昆师母、元和师相处叩节。至荣相处答谢。

十五日 晴。晨起祭神。饭后为三兄贺节，为锡兄祝寿。月上时祀先，助祭者男女三十余人，可云盛矣。阖家拜节。夜饭后率铭、骏、襄、纶、懿至春仙观剧，演《渡银河》，灯彩极佳。归已四鼓，月明如水，凉透衣衫。

十六、十七日 失记。

十八日 晴。王晋卿方伯来谈。晋老令祖仲三先生名振纲，道光戊戌科会元，与先大父同年。余为晋老叙之，欣快不置。科举既废，年世交渺不相属，情谊索然。故余于先人年世交视之极重，稍存王谢风流也。晋老赠余六朝人写经墨迹残卷三十七行，系从吐鲁番三堡地沙中掘而得之。所得经卷极多。有系以年长姓名者，乃北凉沮渠无讳时所书，有承平三年、承平十五年款识。考史，北凉沮渠牧犍既亡，其从子安周率部落西徙，称大号于西域，即今吐鲁番地，传子无讳，为柔然所灭。承平纪年，史所失载，不意千馀年后，忽从沙漠中发现，真快事也。此残卷，字在楷隶之间，时存蝌蚪遗意。今人得宋板书一册，珍同球璧，若唐刻本已绝天壤，矧六朝时墨迹耶？向得敦煌唐人写经六叶，诧为奇宝。今则话兰篋中，当推此为秘笈第一矣。午后至尚敬臣家祝立夫年伯七十六岁生日，因留观剧，夜半始归。

十九日 晴。午后访张知庐、范棣臣，接收旅京教育公会文件。酉刻至鸿丰堂赴王晋老之约。闻十二日嘉定府、雅州府相继失守。午前无云而雷，兵象也。

二十日 晴。午后附快车赴津，仍下榻仓廩，澜翁及玉山侄来接。阅报纸，叙州府失守。川事糜烂至此，朝廷犹不肯罢斥赵尔丰，别简有威望之员，岂竟弃川不顾耶？在火车见月出时其色如血。与董子安同车，下车子安即约聚丰园晚饭。

二十一日 晴。十一钟始起，下床即接宝惠快信，知革命党于二十日黎明据武昌省城，总督瑞澂弃城遁，湖北提督张彪继之，藩臬以下不知下落。奉旨革瑞澂职，仍署湖广总督，带罪图功。命陆军大臣荫昌督兵赴援。午后拜客，晤傅提学，为顺直学堂常年经费四千金已由谘议局提议通过，求其照拨。又晤沈冕士、翁笏斋。

二十二日 晴。下床复接快信，知宝惠蒙荫大臣奏充行营司令处秘书长，即全营总文案也。平时受其识拔，得荣名，食厚糈，患难相从，分所当然。余昨见荫公督兵，即知宝惠必有是行矣。午刻饭于第一楼，主人八人（戴宾臣、徐六皆、谢受之、董子安、周季良、王言伯、邓豁然、许仲衡）。四点钟附快车回京，七点三刻抵东车站。到家见宝惠意气甚壮，心为宽慰。又闻汉阳县城失守，铁厂、枪炮厂俱为所据，匪党推黄陂黎元洪为首，系新军协统。记名提督伪授汤化龙为两湖总督（汤系甲辰进士，法部主事奏调内阁法制院，现充湖北谘议局长）。瑞澂初六日即遣全眷回京，尽载贿而行。十三日闻有革党起事之信，移往楚豫兵轮。昼在署办事，夜宿舟中。十九日搜杀党人未毕，忽闻枪炮声，仓皇出城。

藩臬以下官或遁或匿，无一守者，匪党坐而得之。三百年来弃城逃走之速，瑞澂首屈一指矣。

二十三日 晴。一日谣言甚多，传某某处皆兵变失守矣，或系伪电，或出讹传，均无其事。外城吴厅丞（箴孙）张皇失措，勒停唱戏，讥察行人，而无识无胆之京官，挈眷出都。邮传大臣复欲停止京津火车，一时人心摇惑，市面大扰，银行、钱店纷纷兑取银洋，周转不灵，遂致接踵闭门，钞票竟成废纸，甚至大清银行钞票亦不收用，是无国家矣。米价飞涨至每石银十二两，若非巡警得力，则剽劫横行，鞏下不乱而自乱矣。朝旨起袁世凯督湖广，岑春煊督四川，革瑞澂及统制张彪职。

二十四日 晴。市面梗塞如昨。晨起宝惠叩辞入署，未刻从荫大臣乘专车赴彰德，与项城面商办法。陆军第一镇、第六镇及抽调各镇兵队陆续开发。午刻至大顺永布店借现钱二百千，店中掌柜邀饭于便宜坊，饭毕在恒裕略坐，锡兄亦至，未刻偕至畿辅学堂开第六次旅京教育公会。闻瑞澂出洋十二万元，求各国领事保险，德英两领事均鄙贱其人，不屑保，俄人保之。瑞为宣宗朝已故两广总督大学士琦善之孙，英吉利之陷广州，琦善实启之，固失地辱国之世家也。真所谓谬种流传矣。

二十五日 晴。作书致民政部大臣代筹维持市面之策。桂大臣张皇特甚，符调城外旗兵入城，屯扎以备巷战。见者转滋疑骇。匪徒果陷京师，尚能巷战乎？徒增焚掠而已。得宝惠电（惠每日密电陆军部，由部照录一份送余），荫帅在彰德驻师一日，与袁帅面商剿抚事宜。李新吾来谈，述鄂事颇详，盖得于归自兵间者。瑞督既遁，藩司连甲踵之，匿于兵轮，弃眷口于藩署，闻已被难。学使王寿彭微服匿于谦祥益绸缎庄（山东人营业）。臬司马吉樟衣冠坐大堂，骂贼求死。贼谓之曰：“汝欲作忠臣，无此便宜事！”牵之下，迫令出署。次日，贼就谘议局开议院，马及武昌府赵毓楠，俱为贼胁，莅院监临。财政处高松如为贼所囚，盐道黄祖徽无确耗（〔眉〕廿七日报纸谓，京中得黄电云，全家无恙）。此全城大官现象也。邮部盛大臣忽接革党密电，嘱其转运粮饷。盖密电本落贼手也。盛得电大惊颤。革党照会各国领事，请守中立，且过江晤商。领袖者德领事不肯承认。美领事以美之教堂、商业多在省城，渡江见之，欲借以详查。匪党排队鼓乐迎人，美领睹死尸遍街巷（皆旗兵之被杀者），佛然曰：“公辈自命文明，乃残杀无辜若此，岂文明举动乎？”归告诸领曰：“此草寇也，不足成大事。”遂俱不承认而议驻兵保租界矣。晚饭后至濮处为二侄女诊病。

二十六日 晴。度支部发银二百万两，以百万维持官银行，以百万发商会维持市面，人心稍定。言官相继论瑞澂、张彪罪，请诛之，以申国纪。讲官中乃无一疏，西掖为无色矣。瑞为泽公姊夫，袒甚力，恐国法不能及也。午后至北城祝希文四叔岳生日。七点钟至总布胡同赴法友铎尔孟君之约，同坐为姚石荃、刘幼云、宋云子诸公，论学甚洽。铎君嗜中文，尤嗜理学家言。架列书数十部，皆经史性理也。孟楫侄尽质其所有，仓猝南归。少年人无胆气一至于此，安能任大事耶？

二十七日 晴。得宝惠电，大营驻武胜关，前军已达江岸。太白经天。午后至北长街祝华璧臣太翁、太夫人双寿。归途过农会，遇诚裕如参议，相对久谈。又为二侄女复诊。命宝铭代谢南城客。

二十八日 晴。前军马继增、王占元与匪战于刘家庙江岸（距汉口不远），败之。革

党在省城毫无举动，闻黎、汤均已遁去，大约溃散在即矣。午刻至医学堂饭，听黄教习讲《伤寒论》一堂，据陈修园笺注，余甚不惬意。学堂讲议须征辑各家言，听学生自悟，切忌囿以一家之说，使心光、眼光俱为陈言印定，况修园并不能自成一家乎？

二十九日 晴。命宝骏代谢西城客。季超丈来告急，以现银八两济之。又济三兄银五十两。连日发八叔信，又五、七妹信。傍晚至惠丰堂赴刘壬三之约，半席先行。至六国饭店公钱华德交通社会会计员什佛尔君，中国人到者五人，德国文武十七人。中席，余起立演说，众拍掌，皆举杯三呼万岁（此以华语代其意也。德语为“呼脱儿拉”，系欢呼相庆之意）。

三十日 晴。此一月中，前十日过生日，中十日过节、赴津，后十日闻乱，遂荏苒度此凉爽光阴矣。萧隐公来畅谈，论学甚有益。乃知《论语》之言，真无一丝罅漏。隐公说“孟懿子问孝”一章，极得圣意。宋儒“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一语，自是教孝极则。然如孟懿子者，其父苟附和季氏迫逐其君，亦将谓之“无不是”乎？亦将以“无违”为正乎？我夫子以礼字范之，固是对针三家，实立万世之大防也。宋儒所言，真觉赅括不住矣。闻梅叟病，往视之，至则梅已出门，顺道谒张晓帆年丈，则已移家，怅怅而返。灯下为宝铭说《伤寒论》大义。复大兄信。

九月初一日 晴。已刻，日有食之，午刻复圆。约郑、张二师、锡兄饭于白肉馆（俗名沙锅居，在缸瓦市，百年旧肆也，专卖猪肉各种）。许仲恒与其侄渭良（师熊）适至，因偕行。时交午正，肆肉已罄，拒客不纳，改饭于同和居。饭毕诣农会，与锡兄遍观试验场。归途值资政院散会，冠盖纷驰，兵队归伍。闻监国未莅会，庆邸亦在假中。阅报纸论瑞澂事，司道相率逃匿，有至京者，朝廷悉置不问，尚得谓有法纪乎？既无法纪，何以立国？悲愤填膺，手足俱冷。祖宗三百年缔造艰难之天下，以三年而尽弃之，岂能不哭？恨不呼列祖列宗，放声痛哭。接宝惠电，大营进驻花园，距湖北孝感县不远矣。又接惠信，由陆军部送来。军书旁午，已三昼夜不能安眠，唯兵多而精，甚足欣慰。当即复惠一信，仍托部中附递。接延平信并银元汇票，两次合银五百两，项节妇存款也。又接七弟妇信，因里中谣言甚多，人心惶惑，拟促骏归，取决于余。即复寄一纸以安之。灯下写曾文正四言三十二字付宝骏，其文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侮。岂伊异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阅邸抄，仓场侍郎宽储仓谷疏，剴切得体要。南漕改折之议，发于冯景亭《校邠庐抗议》。近来一般学者皆力主此说。观于京师偶有警耗，外米不至，奸商居奇（前十日米价涨至每石银十二两，而犹不得米），倘使仓庾空虚，都下十万户皆将饿死。始知书生之见，徒有理想而不合事实，断不可行也。余以为不唯海运不可停，并河运亦不可废。又旧制督抚同城而治，郭嵩焘、薛福成二公皆以为可裁并，余意亦深然其说。即今思之，湖北巡抚不裁，瑞澂虽逃，苟得一有胆力之汉巡抚，无难调遣标兵，居城定乱，何致一长官逃而阖城属员皆逃乎？益知祖制之不可轻动也。长沙兵变失守，巡抚余诚格遁去。

初二日 阴。气象殊不佳。门人廖子方、岑敏仲来畅谈。余近日悲愤交迫，见人辄痛骂政府，以抒其忿，几成狂易。呜呼！大好江山，竟使纤儿撞坏之耶？未刻赴医学研究会，以各省协济之款不至，暂停学堂。步游厂肆，在文友堂、荣宝斋略坐。时政之颠倒错乱，商人亦洞见之，岂政府反不知耶？无他，循私嗜利之心胜，遂置祖宗基业于不顾耳。买

《张濂亭文集》。张、吴（挚甫）齐名，而张之文品过吴远甚。盖张务自修，吴不免揣摩时好耳。梅叟来夜谈。复表侄蒋彤伯书。

初三日 晴。霜降节。传闻宜昌陷没，又闻长沙失守，未审确否。傍晚，珩甫来，偕锡兄同饭于聚美楼。金台联衔上疏请斩瑞澂，监国特召见三台长和解之。台臣之欲杀瑞澂，为国家宗社计也。监国之视宗社，当重且切于诸臣，乃力袒瑞澂，一若台臣之与瑞有私仇者，岂不异哉！客去读濂亭文数篇，借以忘忧。

初四日 晴。闻信成银行关闭，至恒裕一行。午后至华德交通社拍照，公送什佛尔君。赴北城访杏老，晤幼龄久谈。三日不得大营电，至为悬心，询之杏老，亦云未得也。唯闻已进扎祁家沟（属孝感）。出城在大德通小憩，因至万福居赴陈哲夫之约，座中咸放言无忌，皆愤激之谈，可以知人心矣。长沙兵变，宣告独立，抚臣余诚格逃至岳州，瑞澂逃往九江，行将远颺矣（〔眉〕或云被囚禁）。朝廷犹爱之而不忍加诛，奇极！行见逃官之接踵也。有得革命军告示于火车站者，署衔大都督黎，与明季都下于三月初即得闯贼示谕云十九日破京师，如印板文字。彗星见于东方，尾扫西南，长二丈馀，星芒如月。

复萧隐公简

承誉殊不安，然谓此即致良知真工夫，则深荷指点也。连日警报沓来，此心夷然不动。偶坐斋中举书卷，心思辄能深入。虽未能将祸福死生置之度外，而恐怖纷扰之念，则消除颇尽矣。唯目睹是非颠倒，纲纪荡然，大廷广众，颇多愤激之谈，甚违老兄谨言之训。旋悔而旋犯之，要当勉自抑制收敛，以求寡尤。此事言之若易，行之实艰，盖根芽未划平，一触即发耳。昨晤子恕，亦深以尊况为念。当图有以报命，唯为道自卫。不尽。

初五日 晴。五日不得大营消息，传闻异辞，扰人心曲。午刻接宝惠信，仍是三十日花园所发，乃用专电问禁卫军徐元甫军谘，始知大营初三日已逾孝感，前锋颇利，此心略定。任栋臣午前来访，请以文王课占之。余在关帝画像前通诚默祝，得师之临（初爻变），栋臣断为平安。余占军务，适得师卦，可为一诚相应矣。罗镜湘亦来久谈，出示近日咏事诗，有极似子美处。处境同，斯诗境同，固知揣摩不在形迹也。资政院纠参邮传部大臣违法侵权，激生变乱，奉旨盛宣怀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三阁臣率行署名，交该衙门议处。又据端方电奏川乱情形，实非叛逆，奉旨护督王人文、署督赵尔丰均交阁议处，署总兵营务处总办田征葵擅毙平民，革职发往巴藏。署提法使周善培等结怨绅商，均革职。释放川绅谘议局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萧湘，责令分投开导土匪迅速解散等因。巨谨谓，朝廷措置川事得宜，川乱不足平矣。又邸抄荫大臣孝感来电，初一日、初三日在刘家庙连获胜仗，毙匪正副队长各一名，匪遂败退，状极狼狈。九江、湖口相继失守。

初六日 晴。季超丈来谈，留午饭。饭后至邮政总局取现洋六百九十五元。门人朱楚白、姚石老均来久坐。楚白述其乡先辈罗公（其名余忘之）生平精术数之学，曾谓章皇践阼建号顺治，顺字为三百一十八，隐应国家景祚。其说盖有所本，然则卜世尚有五十年，

天佑大清，非可暗干也。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各军俱归节制，军谘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召陆军大臣荫昌回部供职，援军交冯国璋、段祺瑞统带。晚饭后访民政大臣桂月亭同年，与筹又安市面流通钞币之策。宝骏忆母情切，苦欲南归省视，余不忍拂之，适有妥伴，遂遣之，遵海而旋。火车人多于蚁，强得一席之地而居。三年新政，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与划除，无事不纷更，无人不徇私，国脉不顾也，民力不恤也。其为害，智者知之，愚者知之，即当权之大老亦未尝不知之。所不知者，我监国及四亲贵耳（洵、涛、泽、朗）。大老知而不言，廷臣言而不听。日朘月削，日异月新，酿成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大局，而吾属横被其忧。念及此，不禁放声痛哭。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之力主令学生留学东洋。

初七日 晴。自早至夜会客。汤慰堂（振鹏）来访，癸巳同年，次弟旧交也。梅、朗均夜谈。阅传单（警厅所行），又见邸抄荫大臣电，北军初六日大胜，复刘家庙，逐贼直抵大智门车站，遂复汉口。接宝惠今日电，行营地方安靖如常。又接其初三日孝感所发信。阎伯燾（英萃）因病归自大营，宝惠特嘱其来见，述军事颇晰。十日中大臣及随员皆宿火车，未登岸也。西安兵变，护抚钱能训，或云逃去。潼关亦陷。又阅惠信，始知宜昌失守之确。润田来告，已商借奥国巨款四千万两，以供军需及维持京师市面金融界之恐慌。此昨夜晤商桂大臣之效也。外郡银元、铜元蜂涌运京，市面当可安定矣。南省京官争遁，车站行李堆积如山，登车稍缓，即被摈。吉凶自有定数，抑何懦弱浮动若此。甚矣，南人之不可用也。余平日持论，用南人十，不如用北人一，观于此益信。隆裕皇太后发内帑一百万两充军饷，此举为历史所无。广州将军凤山抵粤，甫登岸，即为炸弹轰毙，尸骨散碎无存，奇惨已极！恤赠太子少保，予谥勤节。禹门将军系乙酉同年，与余交甚洽。上有八旬老母，其何以堪！其由荆调广，正在署将军孚琦被戕之后。或劝其力辞，公慷慨而行，竟罹斯惨，年未及六十也。宝铭辰初二刻得一女，名曰凯宝。

初八日 晴。郑叔进来畅谈。饭后为应沂初题潘文勤师书札册及香光墨迹卷子。未刻至全蜀馆行吊。申刻赴贞盒赏菊局，其胸次洒落镇定，非一般浮动家所能望其项背也。趁西城归。瑞澂逃至上海，朝廷震怒，奉旨交张人骏拿解进京，交法部严讯治罪。人心稍快。又军谘府接副司令官丁士源电，水陆军会合，规复武昌，军势甚盛。

初九日 晴。重阳，以糕荐祖先。上下诏罪己，哀痛迫切，不忍卒读。革命党具有人心，何忍更颠覆国家，为日本作俵耶？诏开党禁，赦戊戌变政及犯革命嫌疑诸人。诏亲贵不得任内阁及国务大臣，俟军务略定，即实行。诏开国会，庶政公诸舆论。以赵秉钧署民政大臣。命顺天府设官钱局、平糶局以平市价；添练巡警，以卫闾阎。自皇上践祚以来，诏令之美，今日为第一。殷忧启圣，我国家承平有日矣。恭读数诏，不禁悲喜交集。答拜赵惠卿方伯，未值。访公度，亦未值。梅叟来夜谈，出示《独游天宁寺》诗，为改定数句。接宝惠报汉口光复信（初七日发）。接张馥荪亲家致惠儿书，即刻邮复。西园海棠枝叶将枯，忽于枝头结蕊六七朵，花大而红，鲜艳可爱，此或家中和盛之气所感欤。革余诚恪职，戴罪图功。

初十日 晴。有风。刘嗣伯自粤东来，谈及张督颇怀观望，然其痛陈时弊一奏，则固切中要害，一时说论也。饭后赴商务总会，议办民团，绅商到者百余人，拟集捐招募妥实团丁一千名，保护内外城十四区，以防匪徒窃发。余首写开办捐一百元。又至大德通取回

子金二百六十两。归寓适三兄、涤新均在此。晨接宝惠初五日信，即作复，信托陆军部附递。太原兵变，焚烧抚藩衙门，人满城尽歼旗人，呼啸而出，乘火车直趋娘子关（过关即井陘、获鹿），为数仅六百余人，屯驻不敢进。朝廷调南苑第四镇兵拒之。涤新今日见外部邹大臣张皇其事，面色如土，忧惧殆不能堪。嘻！岂有六百乱兵而能陷京师者乎？且其所听之谣言离奇可笑，而邹则轻信，仓黄莫知所措，大臣识力如此，何以御外侮邪？涤新谓自邹处至余处，聆吾言，如拨昏雾而见天日。

十一日 晴。周先生、张云程丈（筱云老夫子之尊人，年七十二矣）来谈。饭后用旧怡府笺为花农前辈所仿璇玑图诗卷子题七古一章（元管夫人书璇玑诗，仇十洲补图，本藏恭邸，花老临书画各一通），用东坡书《金刚经》小楷法书之。日来风鹤频惊，南省京官奔逃如蜂蚁，余与花老作此淡静生活，在长安中应无几人也。傍晚，为三兄事访吴蔚老，未值。诏罢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协理那桐、徐世昌，以袁世凯为总理，国务大臣泽公、洵贝勒、涛贝勒、伦贝子均去位。邹嘉来、绍昌、唐景崇皆罢。以荫昌为军谘大臣兼管陆军部。袁世凯未到。庆王等暂领阁部事。朝局大变，果能举从前老朽庸劣腐败之人物习气，一扫而空之，上下一心，力图整顿，巩皇基而安区寓，大有可望矣。

十二日 晴。以车马往车站接宝惠，遂一日坐候。管丹丈、三兄、珩甫、卿和、量能昆仲均来。申初刻，惠始从荫帅回京，合家欣慰。惠述武汉情事甚详。革党据险相拒，以逸待劳，未易克期下也。黄州守麟振，汉阳守琦璋，营务处铁忠，皆因旗人，全家为贼所歼。诏促袁世凯来京，以王士珍暂署鄂督。闻西安、太原确已失守，守土官均不知下落。项城以上游未易骤平，建议先固秦、晋、齐、豫之防，以安京师根本之地，然后以次戡定南方。万一南乱难平，犹可画江而守。若虚内而争外，根本一摇，大事去矣。自是老成谋国之识。连日灯下看《容斋随笔》十馀条，论事论学，无不通达精到，洵宋人说部第一书，足以益人智识。日间无事，则读《三国志》一二卷。三十年老友，相对辄眼明心开，开卷辄获新益。使吾从政，执此以往，裕如矣。七月间，护川督王人文曾有疏劾盛宣怀铁路国有政策，力诋借外债之谬，刊于报纸，一时钦为伟论，传诵殆遍。初五日谕旨，王与赵尔丰同被严议。二人宗旨、办法迥异，而乃同罚，余甚怪之。朝臣亦群议其颠倒。今日闻瞿肇生同年言，王具此疏，传示四川谘议局，以悦其心，而实未入告。唯送稿报馆，请其传播，以邀时誉而已。质之枢廷诸公，异口同声以为未见。王之取巧若此，无惑乎与赵同罚也。

贞龠见示病起诗，格律遒健，余甚爱之，附录于此。

卧病五六日，小园花乱开。中原尚锋镝，三径未蒿莱。何物酬佳节，公然老此才。乘风欲归去，明月隔窗来。

读罪己诏恭纪

江山秋变色，宵旰警频传。应识抒哀诏，能回悔祸天。

十三日 晴。前室管夫人五旬冥寿，值宝惠归自军中，乃沿俗例，在广惠寺啐经资福。

丹云丈、献廷父子、锡兄、珩弟、胡干卿、三兄、量能婿、燮堂甥、本家子颺均到。省三上人习书甚勤而不解笔法，余坐方丈临帖一纸指示之。梅叟来夜谈。资政院定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入奏，诏皆允行，择期誓告太庙，皇上从此失权矣。

十四日 晴。朗轩来作半日半夜长谈。上月初七日所汇常州赈款千金，苏垣大德通以难划现款退回。夜闻上海有警道署被焚。乱事久不靖，江南伏莽处处皆是，而常郡尤觉可危，余家又虚负富名，大为乱兵所忌，思之心气不宁。太原初七日因陕警发新军子弹，往防蒲州，夜间即变，戕统领谭振德。巡抚陆公钟琦衣冠至大堂晓谕，乱兵纵枪击之，立殒；公子侍讲光熙直前护父，亦遇害。提法使李公盛铎闻变，投河死。巡警道连公印亦死之。藩台王庆平、提学骆成骧遁匿不知下落。诏陆抚照总督例赐恤予谥（〔眉〕谥文烈），俟查明施恩。陆、李皆己丑同年，陆以道学称，李以气节称，咸不负素志。自武昌乱起，湘拳继之。疆臣余诚格、钱能训及司道各官，或逃或匿，无一死者（〔眉〕嗣闻钱公为乱兵所戕）。幸有二公，足以增光战史矣。骆成骧光绪乙未科廷对，以“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二语，受知先帝，由第十名拔置大魁，以忠义期许甚至。若忘耻偷生，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眉〕而竟不死！）以副都统吴禄贞抚山西。因贼犯娘子关，禄贞击退之，故有此授。

十五日 晴。饭后出城，省视三兄。卿和夫妇自内城徙兄处合居。又在量能处小坐。晋甫来夜谈。闻杭州失守，宁、苏岌岌可危。南望松楸，不禁陨涕。革军既得上海，即由苏杭铁路直达武林。先是，巡抚增韞取媚于泽、洵，将防营一律裁尽。处州镇素称雄劲，某公力争不能留。省垣唯有新军，增韞一筹莫展，坐而待遁，杭人固知祸在旦夕矣。自贿赂盛行，朝廷唯以出财之多寡，为官阶之高下，故所用皆苟贱无耻之徒，首以收回本金为事。如瑞澂、增韞者，非以贿进，安能躡绶疆符，僭国家事乎？吾恨诸疆臣，吾不能不痛恨执权亲贵也。发常州电，问郡臣安否。张筱云先生回玉田娶儿妇，其尊人云程先生代馆。

十六日 晴。吉甫、子绳、质钦、新吾、朗轩、珩甫接踵而来。写擘窠七大字。闻南昌失守，巡抚冯汝骥不知下落。安庆继陷，巡抚朱家宝遁去。云南宣告独立，广东当不久矣。大江以南割据之势已成。总之，兵权一失，倒持刀柄以授人，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已。中央集权，其祸如此！泽为首恶，洵、涛、朗次之，何面目以对九庙之灵乎？明臣熊开元国亡后为僧，能知未来事。国初有问以国祚修短者，禅师作诗十首絜括其事，余幼时见传抄本，因其叙同治以前事历历如绘，颇疑为讖纬家事后附会。

十七日 晴。山西巡抚吴禄贞夜饮醉卧，为叛兵所戕，割其首以去。（〔眉〕吴禄贞叛迹显著，使其迟五日不死，一支兵断项城归路，一支兵犯北京〔吴之计划如此〕，宗社危矣。）乱兵窜至藁城，保定告急。或又传言，张绍曾将以滦州兵犯阙，监国欲避之，人心恟惧。复有都中旗兵仇视汉人，欲先发肆戮之说，于是满人惧为革命汉人所杀，汉人复惧为报讎满人所杀，讹言满城，朝不保夕。余坐斋中，静看《唐纪》天宝末年一册，觉长安失陷景象如在目前矣，不意十一年中将再见此事，不禁废书三叹。夜眠颇安。

十八日 晴。善弗田、罗镜湘、胡干卿、李珩甫午前俱来。干卿力劝余以家小寄居英国永年保险公司，谢却之。饭后出城吊丧，又赴梅叟赏菊之约。菊瘦酒香，不复知世间有争战事。归寓看肃宗一册。肃宗所恃者，内有李泌为谋臣，外有郭子仪、李光弼等为元帅，士民咸有兴复之望。今之为李、郭者何人哉？朝廷举国以待项城，而项城观望不前。各省

不费一兵一炮，失陷相继，而朝廷置之不问，求诸中国四千年历史，真绝无而仅有者。余看《唐纪》凡四次矣，阅历愈多，读之愈有味。（〔眉〕《三国志》、《资治通鉴》二书，乃余经纶天下之根本，熟读而深味之，措诸政事裕如矣。）

十九日 晴。前室管夫人忌日拜供。夫人系甲午年逝世。其时中日之战大军失利，京官皇遽南窜，日日以东师犯阙相恐吓。二十馀年屡闻斯警，我生不辰，可为浩叹。欧介持侍郎来访，其气颇壮。旋晤季超丈，则枯木死灰而已。相传广东人具有特立不挠性质，远胜江苏人，信然。宝惠在署以电话报平安。张绍曾自请解兵柄回天津养病，因都下盛传其欲反，不胜忧惧，故有此奏。奉优诏温奖，俟病痊后来京重用。吴绶卿为降兵所戕，其所统两镇兵分驻新乐、栾城，均极安靖，乱兵则窜回晋境。朝命段祺瑞相机剿抚。上月二十一以后，乱事初起，众亲贵竞向银行票号提取现银，犖存外国银行，且有倒贴子金以求其收纳者。庆王最多，二百四十万（外间传为二千四百万，恐无如此之多）。世中堂累代储积，有二百万。那中堂亦有此数。洵、涛两贝勒则仅百万。此外，极少皆数十万。观此而近十年之朝政可知已，不酿成亡国之祸不止也。国苟亡，此金亦总归乌有耳。世俗以牙牌占数，往往奇应。当荫帅南征启节时，余诚心占其胜败，得数云：“巍巍三晋大梁风，侈口称强气自雄。东败于齐南辱楚，始知馀荫不为功。”其下复注云：“欲进反退，不如不动。”余见“荫不为功”四字，即爽然自失。至所注八字，则告诫尤切矣。（〔眉〕前二句盖指袁项城。）今日复占大局，得数云：“手持利剑刳犀儿，迎刃而解差可喜。自郅以下无讥焉，其余不足观也已。”上二句明指革命军，“迎刃而解”四字尤切矣。玩“差可喜”三字及下二句语气，则大河以北犹可保全，其余各省皆无救矣。

二十日 阴。己丑同年在广惠寺为陆申甫中丞开追悼会，到者十馀人。午刻行礼，皆伏地痛哭。长班冯四亦流涕满面。当乱兵犯抚署，陆公衣冠晓谕，乱兵不退。其仆厉声呵之，一贼遂发枪殒公。公子侍讲光熙即发枪击殒公之贼，立毙。于是众枪齐发，公子亦殒。遂入掠署中。侍讲之妻×氏，从侍讲于日本时，颇习武事，即发枪拒之，毙数贼，亦遇害。陆公夫人以枪自轰死。阖门大小十八口皆被戕。有乳妇匿公一幼孙，幸免于难。公第三子初七日行抵省垣外，闻乱，易乞丐衣，污面提筐，杂难民入城，遣其从仆回京。三公子至今尚无消息。一门忠孝，可敬可泣！闻提学使骆公成骧吞金殉节，以一死报先帝，不愧所言矣（〔眉〕然而竟未死）。何梅叟、张少重、春茂之先后来谈。夜雨。使馆街有六国饭店，朝贵恃有外国人也，群赁居之。每屋一间住十馀人，每人每日收租洋九元，每箱一只日租三元。禁用仆婢，禁小儿夜哭。每餐仅饭一筒，盐煮白菜一器而已。而人尚若蚁之附膻，至有宿于廊下者。偷生受辱，一至于此。锡三兄谓此直模范监狱耳。

二十一日 阴，夜雨彻旦，倚枕听之，清寂异常。镜湘、晋甫来久谈。宝惠点升郎中拟正，酬其前敌之劳也。访萧隐公于嘉应馆，相对论学，竟忘患难。《论语》“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一章，近人咸疑其非圣言，谓岂有圣人而务愚民者，或乃迂曲以圆其说。今日军民之乱，岂非民智过开及军人识字读报所致欤？乃知圣言真洞见万世也。余又言《中庸》“君子素位而行”一章，即是今日安身立命之要。隐公皆深喜其言。隐公谓孔子不言汤武，而孟子喜言之，始知吾夫子虑患之深，非孟子所及也。余近日默坐，辄玩味《论语》，觉义蕴精深，五经、廿一史俱包在内。隐公贫困将绝粮，口虽不肯说，而余微觉之，因赠以白米一包，笑语隐公曰：“此非盗跖所树也。”

二十二日 晴。午后偕锡兄步访尚敬臣叔侄畅谈。西城大户全家晏然不动者，余与尚氏而已。此次迁避眷口，寄顿财宝，以贵族为最甚，宜乎隆裕皇太后慨然谓举朝无一忠臣也。十七日，皇太后召见监国、阁臣及诸亲贵，流涕斥之曰：“汝等执政不及三年，使大局阽危若此，举朝直无一忠臣。予决与宗社共存亡，不离一步也。”因以账簿一册示监国曰：“先太皇太后储蓄之款，尽载册中。计黄金十五万两，白银二百万，予不留分毫，可拨金八万，银百万，充军饷等用。”诸臣赧然而退。闻度支部折变黄金时，其时市价四十馀换，而仅以二十五换报命。岂受外国银行勒捐耶（〔眉〕此说不确，汇丰银行肯出三十六换）？抑此中尚思沾润耶？连接宝骏两信一电，常郡于十六日宣告独立（独立即自保，所以杜党侵犯，镇压土匪也），闾阎安谧，鸡犬不惊，闻之大慰。

题张江陵书牋

十年前，吾友犍为罗舍人迪楚与余论相业，必举张江陵，谓异日公宰天下，当以江陵为师。余虽不敢当，而心服其言。尝作《张太岳全集书后》一篇，以致景行之志。备员讲幄，疏凡百馀上，特蒙孝钦显皇后“忠爱敢言，事理明白”之褒。自鼎湖泣血以来，一官无足重轻，不得稍行其志，解组居京师，意未尝一日忘天下也。重负良朋期许之意，每用怅然。去岁得是编，上下两册，颇便携究，时列案头，反复寻绎。上游告变，四方解体，天下事渐不可为。然苟得江陵其人，任怨任劳，力肩艰巨，综核名实，振厉纪纲，究竟尚能收拾得一半。此余所以手是编而奋起也。又书九字云：“苟有用我者，执此以往。”

二十三日 晴。近邻双林来访。双公字竹泉，曾官新疆城守尉，引疾归，姓奇渥，温氏元裔也（乌鲁特旗）。国初列其家于三恪，故门额尚署虞宾第。伉爽善谈论，多知西域事。相见于梅叟许，深服余，乃先施焉，余之益友也。梦陶丈、镜湘、朗、珩相继来畅谈。袁总理到京。闻武昌内哄，自焚毁火药库。人处危困，切宜定心静气，不可先自扰乱。祸福死生，皆有定命，非我所能趋避。自省生平，无损人害物之事，或无遭劫之理。即遭劫，亦命也，命岂可逃？此一月中，外警纷来，讹言日变，都人皇皇如不终日，余则看书、写字、养花，入夜则为宝铭讲医书，如无危乱事。采澗夫人亦解吾意，安靖不移。儿女嬉戏，不减承平时。朋辈见之，怪且讶，咸疑其有所恃。嘻！余何所恃乎？只有四字曰“顺受其正”耳。公等恇怯扰攘，徒赔贴一番心跳泪流，于祸福丝毫何所损益，何不达乃尔。灯下无事，纵笔书之。

二十四日 晴，有酿雪意。宝骏致儿女信云：江苏全省宣告独立，拥戴巡抚程德全为中华江苏省大都督，藩司齐耀琳、臬司左孝同遁去（〔眉〕齐耀琳之弟耀珊，湖北汉黄德道。革军犯汉口，耀珊闻风而遁，不愧难兄难弟。二人皆以重贿升官，岂肯做忠臣），提学使樊公恭煦死之。闻福建亦有独立之信。朝命所行不出河南省。张云程先生午饭未毕，忽呼头眩欲扑，急翼至榻上，汗出如沈，即昏迷不能言，鼾声大作，口开遗尿，死证已具。即作柬请其戚祁礼庭来，偕锡兄出城办后事。遽于亥刻逝世，不过半日耳。人生如朝露，可慨也（年七十二岁）。

二十五日 晴。云老殁等事均锡兄一人任之。礼庭及云老之侄子深来送，暂寄棺广惠寺。余晨起衣冠哭于寺中。隐公来谈。未刻偕锡兄率铭、襄至文明观剧，以解昨日之烦闷。灯下读《唐纪·肃宗》一卷。得镜湘书，论剿抚大局，深合机宜，真军府赞画宏才也。惜鰲生不得膺疆守，握兵符，无从借重耳。

二十六日 晴。袁珏生来谈，留其午饭。傍晚，访孙麟伯，顺为诊疾开方。访晋甫，晚饭而归。内阁袁总理请简国务正副大臣。部臣随总理为去留，自此始。梁任公授司法副大臣，以已革举人六品顶戴，一跃而至亚卿，中国从来未有之破格也。陕西叛兵再陷潼关，贼氛侵陕洛，屠戮淫掠，纯是土匪行径，使其与晋叛结连，将为中原之害。朝廷似当简知兵大员，节制秦晋，专任讨贼，以清肘腋之患，根本既固，然后东南可得而图也。革党据上游久不散，土匪乘之，外国乘之，大清敝而中国与之俱敝矣。彼自命为文明改革者，何以对我四万万同胞乎？山东巡抚孙宝琦电奏，请改共和政体。臬司胡建枢奏请禅让。真是愈出愈奇。孙抚以行贿纳女，躡躑开府，意中本无忠义二字，无怪其视君父若赘疣也。奕劻之肉其足食乎？（孙为子授师之子，陨其家声矣。）看《唐纪·肃宗》一卷。

二十七日 晴。发澜翁信。饭后访张铁卿同年。至恒裕取武阳存款。至工艺局祝五叔岳母六十一岁生日（由小苏州胡同迁避于此），未见吉甫。至会馆面致屠雨航、汤慰堂、谢康伯川资各廿四金。又接济史季超、钮伯雅及三兄各四十金。又赏长班十金，代还住馆欠付饭资者五两六钱。看《唐纪·肃宗》一卷，温公论降贼官六等定罪及授侯希逸平卢节两篇，皆精确不磨之议。润州刺史李岷弃城奔宣城，李藏用谓岷曰：“处人尊位，食人重禄，临难而逃之，非忠也。以数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险固，不发一矢而弃之，非勇也。失忠与勇，何以事君？”此数语直若为今而发。（〔眉〕今日太白复经天，知天心殊未厌乱也。）

二十八日 晴。邹紫东同年、李厚卿、李雨亭来谈。饭后麟伯来答访并复诊。致笏斋书。接陈筱帅书。

二十九日 阴。连日看《五代史补注》自梁太祖至唐庄宗。自来权奸欲窃国柄，必先迁都，向不甚解其故，今乃悟非此则旧日规模不能尽去，天子左右及禁兵不能全入己手也。奸雄意识固大略相同。吾辈看书，识见与阅历俱进。余于史鉴，实觉一番举起一番新。饭后偕锡兄往祝朗轩生日，偕出城至大德通约王梦九在天福堂公祝，梦九乃独作主人。

三十日 晴。隐公、镜湘先后来谈。隐公携宋拓《大观帖》十册求售，精神焕发，笔法历历可见，非真宋本不能如此。索价五百元，不为昂，唯今日实无力得之。姑留案头玩味数日。镜湘论古今事，与余意见悉符，相对抚掌称快。饭后答拜双竹泉未值。访尚氏叔侄，知福州失陷，将军朴公（寿）全家自杀而后出与乱兵斗，被戕。总督松公（寿）自缢于督署（〔眉〕松公谥忠节）。革党将其全眷护送至上海。忠义感人，无分顺逆也。藩公尚会臣避于医院。臬司鹿学良、首府曹垣均先期遁去。澜翁自天津来，夜间与晋甫同枉过，快谈而去。（〔眉〕张筱云奔丧来京，明日即扶柩归玉田。）

十月初一日 竟日阴雨。南望祖宗邱垅沦为化外，不胜悲悒。常府独立，逐去守令，屠敬山（寄）自为武进令，杨稚坚（同穗）自为阳湖令。群儿自相贵，可发大噱。山东独立无成，已思反正。大约宣慰使柯（劭恣）一到，即可随风转舵，不知任总统之孙宝琦何以自处（〔眉〕军界亦不承认，其愿作总统者，宝琦一人而已）？清江叛兵水陆犯台儿庄，为山东新军第五镇击退。以愚见计之，大江以南，四分五裂，一时骤难收拾。唯有全力措

注燕、晋、齐、豫、雍、秦、新疆，使乱萌不生，根本槃固，慎择牧令，又安民生，足食足兵，有备无患，即使威令不行于南路，犹可画江而守，徐为恢复之谋。此事倍极艰难。始知东晋、南宋，从分崩离析时，立定偏安之局，正未易言也。未刻约澜翁、锡兄文明观剧。有《宁武关》一出，周总兵一门忠烈，奕奕如生。闯贼谓，使明朝大将人人如此，孤家安能到此。吾闻此语，痛泪内咽矣。晚，饭致美斋，锡作主人。林女十岁生日。资政院建议剪发改历（从日本阳历）。当此分崩离析之秋，救亡不暇，忽为此大改革，惑民观听，愚氓误以为国家已亡，必生变动，是无故而搅之也。议员见识若此，何值一钱？亡国三妖：一东洋留学生，一新军，一资政院谘议局。三妖之中，尤以第一种为诸魔之母。毓鼎闻中官言，孝钦显皇后大渐时，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是则侈言维新之足以亡国，圣母盖悟而深悔之矣。不料监国初政更扬其波也。

初二日 晴。午刻至泰丰楼赴李雨亭之约，偕至文明观剧。酣歌于漏舟之中，此之谓矣。散后又至福兴居赴润田之约。谕旨定内阁制度，国务大臣不值日，不召见，政事皆归阁臣议决。阁臣不每日入对，有事则特召或请对。言事者亦送阁。阁臣权重，于斯为极（前明首辅，权极重，然尚轻于此）！中国官僚政治之局，至此大变。夜半一点钟，一梦初醒，忽闻人声喧呼，南书房起火，急披衣拔扃而出，则火光已冒檐际，庭院皆红，幸家有井泉，仆人等奋勇争先，盆罐交扑，巡警亦到五六人，合之街更夫三名，约共四十人，居然立将火焰扑灭。余俟余烬渐隐，始复就枕，入梦甚安。

初三日 晴。午初始起，看书房七楹梁椽俱焦，火发于东隅而西屋椽板亦受熏灼，承尘一纸之蔽，竟未被焚，可谓危险之极，微幸之极。藏书毁去六架，幸皆新刻本。郑先生卧室只隔一板，为烟堵醒，则火焰已穿隙入室，冒烟夺门而出，大幸事也。此次之火，势将不救，非赖神佛呵护，奴仆忠勇，不能扑灭若斯之易也。一日亲友来看问者甚多。犒赏救火仆人。

初四日 晴。儿辈收拾残书，未免痛惜。然群书插架，束而不观，置此书何益？即使能看，而博而寡要，亦近玩物丧志。余因此悔悟，痛加砭削，嗣后不再购书，唯将下列各书常列案头，念兹在兹，释兹在兹，以此修齐，以此平治，或转收守约之益，是天之所以警牖我也。思及此，心气顿平。隐公来久谈，出示所作《普告各省独立豪杰书》，深切著明，使之心折，为今日有数文字。隐公以此文交资政院总裁李家驹，李竟不敢持示议员。噫！豎子安足谋天下事乎？是掷黄金于粪土也。笏斋自津来作半日谈，朗轩亦来。

《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马氏《通考》、王氏《续通考》、《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三国志》、《理学宗传》、梁任公《明儒学案》节录、桐城评注《史记》、杜诗、《容斋随笔》之类、《日知录集释》。

（〔眉〕《黄东发日钞》、《容斋五笔》、《日知录》、《梨洲全集》、《鮚埼亭集》、《钦定毛诗义疏》、《中国大政治家》〔管子、商子〕）

初五日 一夜大风，势欲掀屋拔树，震撼不能安眠。晨起冰雪满地，寒冻已似腊月天气。世父忌辰拜供。饭后恭诣关帝庙、菩萨庙（俱在正阳门瓮城中）、火德星君殿（在江南都城隍庙中）焚香叩谢。至通记候朗轩未至，乃遇诸途，风冷路滑，遂归。看《通鉴·唐肃宗》毕。代宗为太子、大元帅时识量甚优，即位后乃受制权相、权阉及藩镇，了无足观。“无情何必生斯世，有好都能累此身。”二语极有味，反复诵之。（〔眉〕余嗜书过于

嗜金玉，所好不为不正，乃大为身心之累。此后当着力勘破。）复瞿肇生书，凡三纸。

初六日 晴。麟伯、朗轩来谈。闻官军战胜，已占大别山，汉阳指日可下矣。革军死伤甚多，精锐殆尽。偕郑先生率子侄春仙观夜戏，旃檀寺所驻禁卫军三百余人皆在戏场，哗噪蔽塞，莫敢谁何。其骄纵不守纪律如此！军士见无辫而似留学生者，则怒目而丑骂之。呜呼！怨毒深，杀机动矣！恐终有激愤相屠之一日也。（此次乱事皆成于留学生，背负国家，荼毒生灵，天道犹存，此辈断难幸免。）归后灯下看《五代史注》十餘叶然后寝。旧史叙次详尽，实胜欧史。其叙邺都乱事，庄宗溃败情形，有声有色，千载下若或见之。文亦沉郁激昂。《新唐书》、《新五代史》帝纪，欲学《春秋》，过求简净，以致君德贤否，皆无从见，阅之枯燥无味。

初七日 晴。凯孙女弥月。致函丁大京兆，请复立外城西南隅回民粥厂，徇沙、马二君之托也。梅叟来夜谈。为奎绍襄、冯润田各写折扇一柄。前敌冯帅来电，官军全占龟山，夺回炮药、枪弹百餘箱。乱党纷纷渡江逃命，汉阳本日可复。今日大局之坏，根于人心，而人心之坏，根于学术。若夫学术之坏，则张之洞、张百熙其罪魁也。二张之昧良心，何尝醉心新政，直热中耳。因热中而甘心得罪圣贤，得罪宗社，他日公道犹存，非追削官谥不可。

初八日 晴。政伯前辈、新吾同年来谈。阅邸抄，官军于初七日申刻克服汉阳府，封总统冯国璋二等男爵。外国路透电云，武昌有投降之说。又闻安庆正取消独立。

初九日 晴。饭后梅叟约文明观剧。剧散，余复约诸君饭于大观楼。叛党纠苏沪之众万餘人力攻南京，铁将军、张制军、张提督固守雨花台，与叛党苦战，叛党大败，死伤极多。愚民无知，贪其每日四十铜元之饷，应募赴战，以戕其生，可恨亦可怜。延平大兄有电致二侄女，郡城已失，署中平安。又接徐花老天津信并诗数首。

初十日 阴。袁总理入都，余以不在朝列，未通一刺。昨总理嘱令子芸台右丞特致殷勤，请余相见，勉为一行，值其阁议未归，遂留刺而去。饭于恒裕，至文明观剧，锡作主人。儿辈接骏侄上海信，知全家俱避乱在沪。闻友人谈张謇旧事甚详。謇本陆氏子，其母鬻于通州张姓，名张育才（别见《辛亥见闻录》）。

十一日 晴。葛霞仙同年来谈，论及贵州岁入不及三十万金，平时全仗各省协济，今亦如盲如狂，学人称独立，新党之无意识若此！福州素以贫瘠著，尚会臣到任时，藩库只有银五两，会臣来书谓无日不度除夕，而新党不知也。既独立，乃大失望。经费一无所出，电催外府县解地丁银，皆不应。叛党窘甚，恐取消在目前矣。山东巡抚孙宝琦三电请治罪，诏责令效力以赎前愆。有靦面目，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闻江西巡抚冯公汝骥在九江自尽（〔眉〕冯公谥忠愍）。又闻山西乱兵蹂躏北路，陷宁武、代州。饭后坐话兰蓀，重理故业，评录《瀛奎律髓》二卷。又圈读张廉卿文一篇。

十二日 晴。作霖来作半日谈。傍晚赴万福居周仁三之约（周名正朝，在行间三十年，于兵事颇多阅历）。石荃、镜湘同座。归寓，晋甫在此。

十三日 晴。午刻赴右二区议事会，议练户团保卫闾里，余认捐一百元。晚赴天福堂，议顺直学堂事。

十四日 晴。江苏旅京各界聚众千餘人在省馆，要求分所存公款（常府二百餘人，成衣、厨役、工匠居其大半）。元和师相约各府值年共议，姚石老来约，偕行。议以三千金

匀给，定期核发。闻群不逞之徒已围困吴蔚老于馆中（蔚老家眷徙津，独移居省馆），拆屋毁物，势将作乱，师相急电赵大臣派兵弹压。时已闭城，不知若何解散。人心喜乱，大非吉兆。闻南京有失守之说，张提督溃兵窜扰江北。电报久不通，未知确否。又闻陕西土匪逐处占据，山南北皆受其害。夜与郑先生闲谈，因思咸丰朝天下糜烂，无一片干净土，其祸患过于今日（两广、两湖、江、皖、赣、浙、闽皆发逆，山东、河南、直隶则捻匪，陕、甘、新疆、四川、云、贵皆乱。发逆扰及天津及独流镇，而夷兵且入至京师）。其时督抚守土，将帅宣劳，绅民结团自卫，或练民兵以御贼，为国家效死者，比比皆是也。今日则守吏望风而逃，绅民甘心作贼，求其乃心王室者，寥寥乎其难之。呜呼！当国诸公，不得不任其咎矣。五代唐明宗时，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三辰失行不足惧，天象变见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竭不足惧，水旱虫蝗不足惧也。贤士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不闻深可畏也。”识者谓其切中时病。十年来，康澄所谓六可畏者，无一不蹈其辙，更加以贪人败类，贿赂公行，无一事非因贿而成，无一官非因贿而进，人心安得不去，大乱安得不兴乎？

十五日 晴。一夜大风，至晨未止。未刻赴农务总会，议暂停办。梅叟来夜谈。看《五代史合注》唐明宗、愍帝。潞王无端构乱，攫大位不满三载，自焚其身。宗社既亡，而令契丹坐收燕云十六州之利。好作乱者，果何益哉！

十六日 晴。吴卓如、宝铭填写常郡发款执照。未刻赴医学堂。入城访麟伯，因顺直赈局运棉衣、棉裤各一千件赴固安散给饥民，由京汉火车至涿州，求麟伯减收半价，麟伯允之，乃作简致耿德斋，定于十八日起运。又访晋甫，留晚饭。适高云麓太史在坐，相与剧谈。奉皇太后懿旨，监国摄政王以醇亲王归藩，岁俸五万两，不预政事。此后诏旨宫中盖用御宝（御宝系小玉章，镌“法天立道”四字，印于宣统年号之下，如用印式）。各国公使觐见，皇太后偕皇帝御殿，如先太后故事。加大学士世续、徐世昌太保，保护圣躬。官军克复大同。

十七日 晴。周仁三来谈。未刻偕郑先生、梅叟、锡兄春仙观剧。谕臣民剪发自由，议改用阳历（地球列国不同历者，唯中国、土耳其、俄罗斯）。

十八日 晴。先妣生辰拜供。饭后至北城吊凤勤节公之丧。又至后圆恩寺祝董四叔岳母生日。晋甫、珩甫均来夜谈。因看《五代史合注》，乃检《通鉴》后梁、后唐二纪读之，三日尽四卷。梅涧注《通鉴》，体大思精，而于五代尤有专长。观其疏证地理，议论兵机，详晰而精确，与唐以前不同，足见其用心所在。余于《鉴》，最喜读三国、南北朝、后五代，而于彼此争得失、分胜负处，不啻身处其间，运筹决胜。故每阅一时再读之，见解辄长一格。近与周仁三晤谈三次，余指画兵势，仁三骇诧，以为词臣乃能知兵，得力实在此百卷书耳。

十九日 晴。门人徐敏伯自奉天来。未刻觐枫约文明观剧，有幼伶仅七龄，悬空献技，翻腾超跃，如猿猱，如飞鸟，观者喝采如雷。余掷银元一圆奖之。固由人力，亦天才也。剧散饭于大观楼。以唐绍怡为全权大臣，赴武昌议抚局，英使朱遇典居间。

二十日 晴。三兄五十生日（本系廿一日，因国忌改），午刻往祝。面后复赴献廷吃羊肉之约，趁西城归。官军克复娘子关，晋边无患矣。报纸登庆亲王奕劻金银、珠宝、衣饰详单，所值在一万万两以上。曩见嘉庆初查抄和坤家产账簿，其丰富为自古权臣所不及。

今庆邸则又过之。此皆卖国卖官所积也，而犹贪婪无厌，一事不肯放过。呜呼！七十老翁，身死后将何如？国亡后将何如？好利一念，能使天良丧尽。如有天道，断无保存之理。

二十一日 晴。午后隐公来论学，良友夹持，庶几寡过。余平日崇仰孟子，而隐公深不以为然，谓孟子多偏激语，将为世道之害，以《论语》衡之，处处有病，力劝余专主孔、颜，勿阑入邹峰见解，余亦深不谓然。近来新学家演绎孟义，推波助澜，致成民主革命之祸。虽不能以末流猖狂，议及亚圣，然使一般志士，果能确守孔子心法，断无今日之事，使名分隳裂，生灵涂炭也。隐公学识，岂不过余一等哉。连日读五代纪，悟地理险要，全随大局为转移。即如晋梁相争，皆在郢濮之间（德胜在濮州，杨、刘在郢州），一津一渡，动关得失。若在三国南北朝时代，则信阳、庐寿、汉中、阶凤间，又为屯戍相望，尺寸必争之地矣。故《读史方舆纪要》虽为兵家要籍，而临机应用，全在一心。

二十二日 阴。先太皇太后三周年忌日，杜门谢绝应酬。俾富之来谈，其论时局殊有见地。入夜大雪，与郑师、锡兄、诸子侄围炉啖羊肉。晋甫夜谈。从云麓借《鮚埼亭诗集》四本。谢山文集盛行，诗则罕有见者，渊雅有味，掌故纷纶，在诗家别是一格。然其中有可传者存，转胜于摹唐仿宋之伪诗也。谢山病甚，赵蕙田谓曰：“子病在不善持志。理会古人事不了，又理会今人事，安得不病？”此言亦深中余病。武昌启乱始，犹以改革政治为词，今则朝廷从谏如流，革军依然不散，闻风响应，几遍全国，其为倾覆大清明矣。资政院力主停战，只能要挟朝廷，而令不行于革党，直将束手而待亡矣。况乱事不解，日久相持，土匪乘之，外国乘之，涂炭生灵，终归两尽。大清固已矣，我四万万之汉种又何辜？恐资政诸君亦无辞可解矣。占星家言，自月之初一日，帝星不见，凡四十馀日始复见，而摇动无光。孰谓天文荒远哉！

二十三日 雪止天晴，南园来作长谈。写斗方两纸。天下事必亲自阅历，乃能得其真相。吾读《资治通鉴》已五过，凡向来所忽略之事，及举措之不甚了然者，今皆深知其所以然，故愈读愈有味，识见亦因此长进。故读书与阅世，交修互进，缺一边不可。谢山生长浙东，为明末忠义之乡，又多闻长辈绪论，故虽生于本朝中叶，而诗文中时有故国之思。

二十四日 晴。饭后访邓嘉生，请其为大儿妇诊疾，未晤，留书而行。在恒裕略坐，入城访晋甫，值杨德生在座，相与剧谈。魏武、宋武、齐神武，后世皆目为奸雄，然其功自不可诬。当夫群贼乱汉，桓元、孙恩乱晋，尔朱乱魏，倘无三君出而戡定，国早亡矣。汉、晋、魏虽卒移于三姓，而数十年国祚，又未始非三君延之，况曹、高皆人臣而终乎？此不得与杨坚、朱温比。盖坚、温不出，周、唐固不至于亡也。

二十五日 晴。午刻约瞿肇生同年及陈郎饭于广和居。余眷陈郎在壬午、癸未间。追溯旧事，不啻共李龟年话天宝遗事也。邓嘉生来诊疾，余未及陪。亚蘧来作半日谈，述南京战守情事极详。又述冯、陆死事状，大异于外间所传。中国二千年所以无信史也。得思缄海上书，回信寄上海三马路宝安里内地面粉公会方燮尹处。自革党扰乱，疆吏相率而逃，唯苏抚程德全甘心降贼。上海开会，德全首先拥戴黄兴为大元帅。弃十叶天子不事，而事黄兴，不知其是何狼心狗肺！德全，四川人。当庚子、辛丑间，以候选同知在奉天，颇为俄罗斯出力，俄人深德之。事定，捐直隶州，分发安徽，入都引见。由其仆介绍于俄公使之仆，得交俄使及其夫人。俄使夫人觐见时，盛誉德全于孝钦显皇后之前，遂特旨改道员，超擢奉天副都统，未几授黑龙江巡抚，移节江苏。到任年馀，竟叛降革党。

二十六日 晴。督铭、襄检藏澄斋书橱。傍晚，觐枫邀大观楼。复寄思緘夫人书。管麟士丈、命三婿均来谈。

二十七日 晴。唤宝记照相馆来家，照三代欢乐图，大小三十六人。未刻偕锡兄赴教育公会，议各学堂学生上课事。贺三兄移居南横街路南。又至利仁养济院。晋甫来夜谈。

二十八日 晴。老姨太太生辰拜供。午刻为田介臣同年诊疾，留午饭。张先生玉田葬亲毕，来京上馆。曹涤新来辞行。车中思《易》理，只是消长盈虚，动静进退。悟得此旨，则凡天地气化，国运人事，一以贯之。物极必反，数穷则变，祸福互伏，正变相生，君子有以消息之，自有前知之理在，一部《资治通鉴》，皆作此理观。《易》重象数，而理自在其中。王弼及宋儒专以理说《易》，便落于一方，不能包括。二侄女接延平信，大兄患便血甚剧，血下如泻，骨瘦如柴。闽医用大温补、大滋腻药品治之，甚谬，心窃忧之。拟开一方，交二侄女寄去。有常州仆人南归，带去上次远伯一信。又复澜翁信。

二十九日 晴。申刻访麟伯，又访晋甫。

梅叟以长至日招饮，先之以诗，因步其韵

京洛平消万灶烟（据京津路局调查，京官出京者四十万人），寥寥我辈且开筵。穷阴渐转次葭琯，醉胆难忘宝剑篇。三面网开忧善后（唐大臣绍怡在上海与革党议款），九州铁聚痛从前。不官不隐知何计，自信吾生莫问天（枭獍满东南，非以兵力从事，不能定国。乃制于列国，停战议和。和局果成，主权尽丧，国事更不可问矣）。

十一月朔日作 二首

凶虎穷吾道，豺狼幸此时。几年谁任责，四海我何之。风雪催残岁，林柯断故枝。衣冠三百载，岂少汉廷思。（第三联，兴也。）（当日未录完，十一月初二日续录毕。——整理者注）

十一月初一日 晴。北风甚寒。数年来，余体气渐强，薄裘即可度岁矣。午后邓嘉生来，为儿妇复诊。灯下篝灯下帷，看梁菴林《三国志旁证》数卷，疏通补证，所得甚多。余治《国志》垂三十年，所见与前人合者八九。从前汇评之本，参差错落，殊乏条理，当以暇日别评一通，传之儿辈。复翁氏六妹书。又寄延平大兄书。

初二日 晴。先大夫生辰拜供。未刻诣医学堂与子恕、龙伯、丽生、绳武诸君剧论。至恒裕取本月用款。明道先生在神宗时论新法曰：“自古兴治，虽自专任独决，能就一时之功者，未闻辅弼之论乖，臣庶之心戾，而能有为者也。况于措置失宜，沮废公论，国政异出，名分不正，用贱陵贵，以不肖治贤者乎？设令由此侥幸就绪，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非朝廷之福也。”此段议论，向来只视为常谈。今乃知其字字剖切，历千载而不易也。革党深恶中兴名臣，以其为本朝出力而戕汉人也。湖南乱党掘毁曾文正、左文襄坟墓。南京拆毁曾文正祠，改祀洪秀全。上海李文忠铜像，则于颈下悬一牌，曰“满洲奴隶”，而用白布缠其头及左肩。种种无意识之举动，可发大噱。其祀洪逆，则明明以乱

贼自居，甘为太平子孙矣。上海妇女组成一队，共六百人，欲举旗北犯，为程逆批驳。此等狂荡妇女，必不能孝翁姑，必不能安其室。世之欲张女权者，必先身受其妻女之害。

安刘无将种，误汉有经儒。文武千年运，江山六尺孤。共知胎祸患，只是颂驩虞。劫岂由天造，斯民太不辜。（〔眉〕即十一月朔日之次首。孙师郑同年评第三联潜气内转，逼真唐法。）

初三日 晴。宝惠升补郎中，陆军部改带领引见为奏补（即以拟正之员奏补，无拟陪者），由内阁具奏，奉旨依议，钦此。三兄来谈，知大兄已去延平。余以为当赴福州，与尚藩台同住。若去闽而赴上海，则大误矣（上海几为各省实缺官之逋逃藪）。接笏斋书，随手作答。

初四日 晴。冬至节。隐公来谈学。申刻赴梅叟之约。连日看《通鉴·后唐纪》，割据各国，唯南唐、吴越差安，若闽、汉、楚，则争夺苛虐，生灵不幸极矣。今人厌合喜分，异日必有受其祸者。晋甫来夜谈。

初五日 晴。宝惠以三年环卫之劳，奉旨以道员记名简放，并赏加三品衔。天恩祖德，感悚实深。翁寅臣亲家生日，至量婿处吃面。杨慎之为儿妇诊疾，卿和亦来。

初六日 晴。嘉应医生梁君柘轩（希曾）来谒，赠所著《治病要言》一册。病为劳瘵之象，前人称为难治，柘轩曾得师传，又加以研究试验，其治法确有把握（梁曾侨寓新加坡十年）。余奖励甚至。接吕业舅常州信，述乱事及收租事甚详。又接笏斋书。偶检得郝兰皋《宋琐语》，灯下遂尽一册。宝铭由孙麟伯派充京汉铁路长辛店书记差，今日到差，月薪二十五元。

初七日 晴。饭后访振贝子剧谈。其气茶矣。贝子言，数年新政实失民心，无怪人心之去也。亲贵中能持此论，令人敬佩。又诣涛贝勒、冯总统处道谢。归寓，值三兄在此。灯下写斗方两叶。

长日杜门，宾从罕过，寒夜颇苦寂寥，忽然有得

昔者广通客，终朝厌往还。秋风一萧散，穷巷如空山。动静由心生，与境了无关。默坐展书卷，悠然人海间。

读东林学案 二首

行朝风雨几漂摇，热泪倾成江海潮。毕竟儒生重名节，乾坤正气不曾消。圣道榛芜校舍开，焚书欲拾祖龙灰。上方未请朱云剑，谁识安昌是祸胎。

初八日 晴。宝惠生日，吉甫内弟、丹云丈、筱岩先生、卿和侄婿、量婿、燮甥均至。饭后双竹泉来，谈八旗参佐弊病甚悉，非外人所能知也。梅叟、晋兄接踵来夜谈。镇国公开缺。度支大臣载泽谢事后，在邸内设球房，终日与妻妾打球消遣。载泽字荫坪，宗室奕

柞第五子，承嗣惠亲王绵愉之庶长子奕询，遂为睿皇帝子孙，醇贤亲王育为义子，娶承恩公桂祥次女，为孝钦显皇后内侄女婿。缘内援而参国政，削督抚兵权、财权归中央，倚任东洋留学生，建铁路收归国有政策，力庇其姊婿瑞澂，皆其主谋也。

初九日 晴。午刻至松筠庵赴冯华甫男爵之约，座皆同乡，凡三十余人。华老考求保安畿辅之策，余谓欲靖土匪及乱党煽诱，非镇以兵力不可，而欲定人心，非解散谘议局，封禁报馆不可。归见邸抄，因南方坚持民主主义，下诏速集国会征求意见，以大势观之，满洲亡矣。不意年甫五十，将见此事，悲愤久之。继思数年中亲贵乱国，论天道，论人心，均应遭此祸。所痛惜者，祖宗二百七十年基业，我景皇三十四年忧勤惕厉耳。

初十日 晴。一日愤闷特甚，饮食锐减。晚饭后尤无聊，偕郑师至文明观剧。此次北军忠勇奋发，所苦无兵饷耳。袁总理、冯总统咸谓若有半岁之饷，以此军平乱党而有馀。总理曾商请亲贵捐助。庆邸仅捐银五万。戴泽捐五千金，以行贿所得不能兑现之大清银行期票抵之（纳贿例用期票，订明事成后付款。此五千两票为九月初期，其时乱事已起，所谋未遂，此票已成废纸矣），银行退还，泽无怍色。亲贵中，庆窃权最久，家最富，洵卖海陆军军官缺及崇陵监修差，泽卖各省监理官及盐政处差，所获皆不费。昨日和议无成，御前会议，诸亲贵若能毁家纾难，不下二千万两，然后责成总理主战，明谕将士，将士必奋，召回议和唐、杨二全权，坐以通匪卖国罪，立斩西市。如此而士心不感，乱党不平，吾不信也。呜呼！其如诸亲贵毫无心肝何？呜呼！大清若亡，公等历年敛聚之财，不见夺于敌人，则受赚干没于外国银行耳。崇陵工程已三年，尚无基础。众谓再厉三岁，亦未必竣工。盖洵唯知卖差，不暇督催也。国亡后，我景皇恐亦等于明思宗之祔葬耳。伤哉，痛哉！

十一日 晴。起甚晏。日仅一餐。饭后写屏对数件，以抒郁勃之气。傍晚，访双竹泉，为卿和定屋。晋甫来夜谈。京西潭柘有樟树，每一帝将嗣位，先期必生出一枝，正枝遂枯，历历不爽，相传呼为帝王树。同治末年，忽旁出一枝，景皇遂以皇弟入承大统。光绪末年，其侧又出一小枝，而今上纘绪。今年老根旁突出一枝，与新枝不相附属，闻者骇异。

十二日 晴。未刻出城，答访周正朝，赴津未归。至松筠庵，同乡议顺直团防事，有谓各县宜设民团者。余谓兵分则势薄，有事徒为乡里之患，只可扼要驻扎，联络呼应，以壮声势，土匪自潜踪矣。唐绍怡复自上海来电，逼迫不留馀地，志在灭清。袁总理大愤，复电决不承认。北军诸帅愤怒尤甚，合电上海请战（姜桂题、张勋、张怀芝等），又分电庆、礼、肃、洵、涛、泽、朗、伦、那桐、世续十处，谓和议决不可从，请亲贵出财充饷，我辈出性命赴敌。如犹吝惜不出，军士将暴动矣（以劫掠恐之也）。诸贵得电甚惧，共谋解囊，计每月兵饷四十八万两。若能措银五百万，则可支持一岁。以此众志成城，有进无退，其能平乱必矣。正当利用之也。两日悲懣，闻之稍快。绍怡本非善类，平日所行，直同禽兽，岂能望其忠爱朝廷乎？项城用之，误矣（副使杨士琦亦金人也）。余又为京师商界拟一电，致唐、伍二贼，不认上海和议，交润田，用北京总商会全体名义，托资政院代发。

十三日 晴。午后至德意志、义大利、荷兰各使馆，德兵营，邮政总办帛黎，法博士铎尔孟处拜年（西历以今日为正月一号），并贺其夫人。出城至松筠庵公议顺直团防。

十四日 晴。隐公来畅谈。未刻偕锡兄至公善堂查核工厂账，批给司事花红一成。归

寓知三兄枉过，未晤。丹云丈久谈而去。闻亲贵并无解囊之意，甘心为革军奴隶。吾辈徒具此一副忠肝血胆，其奈之何！撤回唐绍怡。夜病寒热。

十五日 晴。稍愈，静摄竟日。五钟约齐刘仲鲁、孟黻臣、张槐卿、张仲卿、高松泉、冯公度，谒徐太保，公推督办团防。太保留晚饭，话近日时局、军事内容甚详。段芝帅精兵二万人远戍汉阳，前路及左右皆为敌境，而我孤军仅凭铁道一线之路，深入千馀里，设使乱党从襄樊直犯信阳州，抄截后路，则此军危矣。当时荫帅以武汉可一鼓而下，旁郡皆未陷没，故取直径以捣其巢。今则大势已变，非别筹精兵，肃清旁郡，宽护归路，则汉阳不可得而守也。南宋赵元镇妥筹归路，张德远叹为深合机宜，今日始明其故。今夜子刻月当头，耿伯齐同年寻去岁之游，复约同人饮于天福堂，又赋诗十二首，余有北城之役，未能赴也。

十六日 晴。未刻赴同志联合会，皆各省之志存皇室者（究竟北人为多，南省寥寥数人而已）。会场借用八角琉璃井宪政实进会。与会约百人，公举冯男爵为会长。于泽远（邦华）先演说开会宗旨，冯男爵次之，阿尔精额（舒清阿之弟）、张锡光又次之。将闭会，而许久香同年（鼎霖）以议和随员归自上海，乃详报和局情形。唐绍怡之通匪卖国，令人发指。久香又痛言革党之专横贪诈，全无人理。盐枭、土匪起而乘之，皆依革党为护符。皖北、江北千里邱墟，生命财产丧亡殆尽。江宁及广州省垣仅存空城。民间怵于凶威，又为所蒙骗，谓北京已亡，痛心疾首，而无可如何。若革军三月不平，东南将无噍类矣。余久不闻此痛快之言，为之拍掌不绝。散会已上灯。梅叟、珩甫来夜谈。

月当头夜，伯齐农部同年寻去岁之游，约二三知己小饮市楼，复吟十二绝句记之。余有北城之行，未能赴也。次日作此呈伯齐

今年犹是去年月，不照清娱偏照愁。吴楚孤军寒铁甲，山河倒影缺金瓯。凭君唤起婵娟恨，惜我难陪汗漫游。愿借明光洗兵马，不辞携手更登楼。（笔能竖起，颇无平拖倒塌之病。）（〔眉〕第三联三易稿而后得之。盖此处非换头不能振起，又不许另生枝节，与前四句不融。必多读唐人诗，始知潜气内转之妙。曩见仿本《古唐诗合解》，七律八句硬分前后解，使学者不复知天梯石栈之法，最足误人。）

十七日 晴，天顿和暖，殊有初春光景。宝懿生日，饭后偕锡兄率懿儿至文明观剧。散甚晏，颇苦饥，饭于大观楼。夜见月华五色灿烂。闻端午桥同年在资州为叛兵所戕，先割一耳，乱刀殒之，断其首送湖北伪军政府。（〔眉〕谥忠敏。）其弟叔纲太守（端锦）亦被杀。（〔眉〕志伯愚将军被害于伊犁，谥文贞。）不意良朋遭此惨祸，凄楚万分。午桥罢镇后，急于求出。今夏遂附和盛大臣，起督川汉路事。功名之念，足以误人如此，可畏哉！

十八日 晴。周仁三、廖子方来谈。灯下为梅叟写诗册二方（录近作六首）。静读景岳所注《类经》胀病一篇，乃知胀在脏府之外，肤廓之内，着于肌肉间。是以古人只有针法，泻实补虚。后人专恃汤药，从脏府下手，无怪其以胀病为危候也。此段末附景岳治胀论一大篇，分别阴阳虚实极清。吾窃意《灵》《素》之论病，《千金方》之用药，皆神奇奥妙，断无世俗眼光所能臆测。张石顽《千金衍义》疏解药剂颇已超越寻常，然亦不知果合

本义否也。吾常思闭关三年，屏除他务，用专静工夫于此二书，必有神蹊仙径，究极性命之微，惜乎徒存虚愿耳。

余初卜居于此，穆氏遗鸽雌雄各一，豢育数载，孳生逾百枚，近日忽减其半，盖哺雏成后即远飏矣

择木将雏得所依，主人情重稻粱肥。如何毛羽丰盈日，只解盘空恣远飞。

十九日 晴。连日得暇，即用朱笔评录查批《瀛奎律髓》，以陶情悦性；或玩味《论语》二三章（倪士毅纂注本），以收放心，颇觉心气宁静。午后李嗣老、高松泉、张槐卿、张仲卿集斋中，讨论团防事宜。晋甫来夜谈。寄大兄信（侨寓上海新马路昌寿里八十一号门牌）。

二十日 晴。未刻赴同志联合会，余特隅坐以避耳目，乃被举为干事员。旋举起草员，余又被举。归寓篝灯作会员上内阁陈请排斥南报书。南报无不鼓吹共和，以淆惑视听，扰害治安，实社会之蠹贼。两月来，南省百姓已身受无君主之害，而后凶焰，敢怒而不敢言。北方无识者流，犹不免受其蒙蔽，袒共和而恶君主。一般京官又轻信谣言，惊恐纷扰，以乱商民耳目。是以欲固根本，必须从此下手。闻孙文已于十七日在南京僭称总统，伪设行政长官，张謇受实业长职，程德全受内务长，伍廷芳受司法长，陈锦涛受财政长，汤寿潜受外交长。此数人皆朝廷卿贰大吏也，十叶天子不事而事孙文乎？接内侄管品仲沪上告急书，命宝惠即日裁复（上海海宁路南林里雨字十五号吴寓内）。

二十一日 晴。朝廷叙克服汉郡之劳，宝惠以副都统记名简放。汉人任旗缺，乃近十年之破格，吾家科第虽盛，而此官则创为之。宝惠由任子纳贖为主事，甫六年，历补郎官，遽跻二品，不可谓非乘时微幸也。毓鼎引疾居辇下，例应专折谢恩，乃具疏稿，请锡兄代缮。午后至同志会，出函稿请文伯英、于泽远、康士铎（甲臣。于枣强人，康涿州人）斟酌完善。余又属草上总理，请力主战局。访李嗣香前辈商团防事。晋甫来夜谈。

二十二日 晴。陈折匣于几，衣冠向阙行三跪九叩礼（因疏中有“谨望阙叩头”、“交臣子赍折叩谢天恩”二语），恭授宝惠携署，交折班主事春芳代递。午后三兄来久谈。夜看宋人说部一册（《说海》本）。周仁三在外招摇，为警厅所诃（对人辄称袁芸台〔总理之子〕京卿请其督练数十营，实无其事）。甚矣，人之难知也！余三晤仁三，见其言大而夸，目多白睛，语时辄上泛，颇疑其非佳士，然犹力以忠义勉之，且指心为誓，恐其为革党所用也。孙文以上海十七票而作总统，南军咸不服。黎元洪之党尤愤，为所劫制，不敢投诚。徐绍楨、程德全均辞职。革党名为共和，而酷暴箝制，过于专制十倍。南人偶语君主，即毙以手枪。难民陷于水火，望官军甚切。滦州兵变，总兵王怀庆讨平之。

二十三日 晴。专折谢恩，奉旨知道了，钦此。长叔起、刘龙伯来谈。评录《律髓》两卷。接奉天王锡侯（锦荣）信，随手邮复。此次民军据武昌，陷江宁，以共和号召天下，孙文乃自海外归，嗾其党十七人举之，安坐而攘大位，政府命令，胜专制十倍，民军大哗。而僭位后初政，唯是剪发、改阳历，禁人言君主，民心亦离。以大势观之，内哄在即。我乘其弊，如摧枯拉朽耳。前日孙文被刺，闻是其党章炳麟所为。

二十四日 晴。午前访沈子敦丈。饭后宝瑞臣、萧隐公、李师葛、张润泽相继来谈。傍晚至冯华甫男爵寓，与同志会诸君（喀喇沁亲王阿勒精珂、吴彭秋）会齐，同谒袁总理于内阁，面递陈请书，力陈和议万不可恃，宜急筹战备。总理语气颇不振。有人谓此公权术过人，所言不尽由衷也。退后仍回冯处晚饭，妥商数事而散。梅叟、晋兄均在此夜谈。孙文在江宁英领事署门外，章炳麟连发三枪狙击之，第三枪中肋（惜乎未中要害），不知其伤轻重。程德全遇毒，舌强不能言。《民视报》登其与黎元洪书，极致悔恨之意，然而晚矣。德全以病去位，继其江苏大都督任者，庄思缄也。思缄月初来书，封面署采涧名，而用其夫人名致采涧。盖知余忠于本朝，志趣不同，无从通问也。思缄尊人仲求先生与先大夫通谱至交，故论姻亚之谊，思缄虽为大姨夫，而视余若长兄，情意甚笃，今则风马牛不相及矣。

二十五日 晴。徐敏伯来谈。未刻至同志会，顺至工艺局，问五叔岳母起居。灯下看《类经》两类，读《唐贤三昧集》数十首（黄香石评本，颇能发明作诗秘奥），几忘身处乱世矣。张先生作九九消寒图，缀集九字曰“春風柔，南京幽，革軍俘”，皆九笔也，可谓巧合。

晚望忆大兄侨寓海上

落日淡高城，苍茫动远情。浮云界吴楚，朔气入幽并（第四句言北方风气刚强也，却靠时令说，浑含不露）。生事怜如寄，家书苦不明（民党禁言南事）。闻兄成瘦损，肝胆想难平。（〔眉〕此首乃极意经营之作。起句豁事入景。次句伏后半首。三、四、六豁时事，与起句同。皆非漫然写景也。五、六换头而气自贯。）

二十六日 晴。因宝惠升官报谢先人。午刻设祭两席，三兄来主祭。约郑、张二师，锡兄，量能昆仲，享馐馐。未刻赴同志会。酉刻至斌升楼赴延铁君之约。作诗有翻进一层法，如诗家咏白发，皆作厌恨之词，而唐沈千运《感怀示弟妹》诗，则云：“近世多夭伤，喜见鬓发白。”意更警动。

二十七日 晴，有风。吉甫来贺，作半日谈。松泉、仲卿来议团防事，斟酌甚久。

二十八日 晴。看《东方杂志》第七册。此志注重心理学科学，颇有意味，恐南方乱后不能接续矣。朗轩电告笏斋来京，约往玉楼春晚饭。梅叟适来访，亦邀我同访笏斋，遂同车而往。饭后又与笏、朗至大德通剧谈。革党在东安市场外，用炸弹自三盛茶叶店隔窗抛击袁总理，总理马车行速，未及于难，炸毙卫官一员，卫兵三名，巡警二名，行路者二人，马车后玻璃窗俱震碎。当场拿获二人，又拘捕髡首披斗篷者数人，内中搜出挟洋手枪者三人，俱发交营务处（〔眉〕杨禹昌〔蜀人〕，张先培、黄之萌〔皆黔人〕，次日即由营务处绞死，埋尸外城右三区哑叭坑）。昨日和议期满，特集亲贵开御前会议，决和战。亲贵皆愿退让，总理及将帅闻之，为之丧气。大清皇族既甘心禅让，求保余生，则诸臣虽忠勇奋发，果为谁出力乎？皇家自愿亡国，真中国三千年历史未有之奇。列祖列宗乃生此等子孙，岂非气数！

二十九日 晴。先大母忌日拜供。松泉、仲卿来久谈，研求时局表里，极有意致。大

致古今总归一辙，吾辈以今日眼光观历史，颇能窥古人之蕴。读书阅世，固交相助也。同志会电促余到会，干事员皆在焉。知昨日亲贵会议，奕劻力主禅让，溥伦和之，因蒙古王公不可而散。定于初一日再决议，同人拟尽明日之力，游说诸亲贵，开陈让位之害，以折其邪谋。明知无益，而奔走呼号，聊尽吾辈之心而已。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岂奕劻等所能送人耶？阿佑三云（亦干事员）：吾之欲以身殉，固非殉皇上，亦非殉清朝，殉吾平素所抱君主之志而已。此即匹夫不可夺志也。其言极当。梅叟夜过谈诗。旬日中，京朝达官纷纷奏请开缺，可耻哉！安乐则麋集，患难则兽散。朝廷要此辈何用！然亦数年新政有以致之。

刘宗二首（〔眉〕次首见下初三日）

禅让俄追舜禹踪，新朝符命献刘宗。先皇栉沐传基业，消受长星酒一钟。

三十日 晴。竟日愤闷，坐话兰蓀，与锡兄作楚囚之对，偶拈书卷，皆产感触。晋甫来夜谈，稍可排闷。周世宗殂，恭帝嗣位，仅六龄。艺祖北征，至陈桥驿，将士谋曰：“天子冲幼，吾属出力，何人知之？”遂拥戴艺祖。观于此而知孝钦显皇后因一念之私利立幼君，真大误矣。接筱虞亲家书，随后邮复。嘉定徐季和师当光绪中叶，尝语亲友曰：“国亡不久矣。”众惊问其故，师曰：“吾久在朝列，遍观近支皇族中，无一明白有英气者。上既无嗣，异日承大统、执国政者，必不出此诸贵，安能望其守祖宗基业乎？”老成深识，洵不可及。

十二月初一日 晴。镜湘、荫北来谈。未刻至同志会，与同人细究前后痕迹，始悟百日中惨淡经营，皆为受禅台预备材料耳。

芦 殿

荒庄残月乐游原，芦殿灵旗冻不翻。凄绝徽陵三尺土，他年谁启贵妃园。（〔眉〕“乐游原上望昭陵”，唐人诗句。“徽陵三尺土，”见《五代史》唐愍帝、清泰帝本纪。贵妃园，明思宗事。）（景皇崇陵，贝勒载洵实董其役。向例，木商承揽官工，监修王大臣之建屋修园，皆出于木商，名之曰报效。则虽以二成到工，王大臣不问也。三年中，助、泽之扩邸，洵、涛之造园，伦之润屋，莫非腴削崇陵之余。而洵又自鬻监修、办事员各差，其价自八千金至二千金不等，视本员之能力、居间之交情以为差。利其工之延期，为幸门久开之计。今年八月初，嘉兴某司官尚以六千金得监修。是以开办三年，而工尚未及半也。先帝梓宫久淹梁格庄，易代之后，事可知已。恻哉，恻哉！）

南皮张文达公，于同治癸酉年，梦至正阳门内，见自大清门达午门，皆洞开，肩官衔牌者列队而出，每牌之下，俱有一朝珠补褂者随之。怪问旁人，答曰：“清朝已亡，此皆迎降之达官也。”瞿然而寤。官衔姓名皆不复记，唯记前二牌为大学士陆润庠、直隶总督袁树勋。次年甲戌，陆公魁天下。又数年，文达抚吴，阅官册，有典史袁树勋其人，私意陆既为状元，容可致宰相，若袁典史者，岂能为直隶总督乎？遂亦等诸妖梦矣。又二十年，袁督两粤，谢病归。陆公果正揆席。余昨阅《时报》，忽睹袁有致总理电，请上以位让总

理。闻直督陈筱帅不愿与禅代事，将挂冠去。继其位者或在树勋乎？文达之梦，余向有所闻而不详。今年回常州，次远堂伯为余详述之。堂伯盖得诸文达口述云。

梦 境

碧波万顷碧峰环，茅舍濒湖竹万竿。梦里平生方寄快，醒闻寒柝一灯残。（前二句凌空着笔，第三句方点出梦字，章法颇奇。）

初二日 晴。午后南园来。傍晚，偕锡兄同至聚魁坊，又用电话在禁卫军唤宝惠同饭。归寓晋甫亦来。日本少佐多贺崇之介善蒔田来访余（多贺曾充将弁学堂教习，蒔田其学生也），痛论共和政体之不可行于中国。缘日本主张革命者极多，中国民政若成，潮流必波及其国。故其政界中人，均惴惴以维持君主也。多贺又言：日本，君主国也；而中国学生自日本归者，反主张革命。美利坚，民主国也；而中国学生自美洲归者，反主张君主。似成一反比例。盖东国政府虽较胜中国，而秕政亦多。美国民政垂百年，浸有流弊。学生各目睹其害而思矫之，故相反若此。其言极有理。观于梁任公素持民主主义，迨游新大陆归，目击民政之不堪持久，遂一变而为开明专制之说，良有由也。

初三日 晴。买梅花十馀株，水仙数十剪，陈列厅事中。时事虽乱，吾心自太平也。饭后闷闷无事，出城访润田（并存公善堂外部岁捐二百两），同饭于福兴居。京官闻临时政府将立，恐反对者扰及市间，于是又纷纷遁去。呜呼！此百日中，南省虽乱，北方却一无所见，唯见京官眷属之乱乱烘烘而已。看《通鉴·后周纪》，周太祖规模度量远过前四朝。世宗继之，赳赳有统一太平之象。此为五鼓以后，晨旭虽不出地，而清虚爽朗，已渐趋于大明矣。

《刘宗》之第二首：

渡河未遂宗留守，解甲徒闻杜重威。梦里江山何处是，北风吹老首阳薇。

初四日 晴。未刻答访多贺，多贺又介见其友川岛浪速（充我国民政顾问，官加二品衔），密谈三小时。川岛谓，中国若成共和，日本有必亡之道者二：一则其国民党必起为朝廷为难，俄罗斯将乘衅而取其国；一则中国南方必大乱，列强将不得已而瓜分。日本虽可得奉天，然以东方一隅，抵抗各大国；俄得蒙古、黑龙江后，日本在其包罗中，其折而入于俄也必矣。故今日扶持中国君主，正所以保东亚也。可谓肺腑毕露矣。复徐花老天津书。又寄吕五舅常州书。

初五日 晴。午后至同志会，欲探访近事真相，乃不见一人，怅怅而归。朗、珩来夜谈。卧思《老子》所云“绝圣弃知，大盗乃止”及“焚符破玺，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争”等语，从前读之，诧为怪论，今日乃悟其旨。教育普及，广开民智，世界之争，正未已也。二十年前，李橘农同年为余言《红楼梦》小说（又名《石头记》），与今本全然不同。且言先大云公曾手评，以读《史记》之法评之。语虽不多，眼光特高。余颇向往之。顷上海有将原本石印者，宝惠预购一部，先取来十本，字句果远胜今本，惜尚未睹后半，

不知结束如何耳。书中所撰各诗，皆深得晚唐三昧，格律韵味，纯是韩、吴家法。知曹雪芹于晚唐诗煞有工夫。余幼时阅此书，即喜其诗，特录成一册读之。故余之诗学，实自《红楼梦》来。余之学为古文，则始于《水浒传》。

初六日 晴。献廷、蕪田来谈。蕪田谓，前日余晤川岛时，其公使伊集院坐隔帷幕，思出见而以冒昧为嫌，尽聆吾语，甚叹为外部大臣及使臣之才。余当时亦颇疑日使必在彼，盖川岛所言，非有天皇训令、公使意旨，不能若是披露也。未刻至同志会商办极重大之事二端，余实主稿，兹暂不宣泄。闻阁臣已筹战备，大约十一日停战期满，即宣戒严令矣。积懣已深，顿有气吞三吴之概。连日灯下看孟瓶如先生（超然。闽人，乾隆朝名宿）《使蜀日记》两卷。所记晋、秦、蜀地形、风土极详。恨不身历其境。乃知少陵、山谷、剑南诗中描写风景，字字真切，非身历者不能知其妙也。又知读名人诗，切须揣摩咀嚼，断不可囫圇滑过。

初七日 晴。傍晚诣同志会。三兄、朗轩、晋甫均来夜谈。上午十钟，官军克复潼关，追贼西窜。午后日旁生珥，形椭圆，其光射目。

初八日 晴。甚暖。以腊八粥供菩萨，荐先人。世虽乱，礼不可废也。午刻至电灯公司，同志分见外国公使，以伐其谋。余与康侯、子敬、展云会晤日本公使伊集院：一、报告南民军扰害情形；一、力辨报纸所载亲贵群谋排外之诬。出城至通记索食疗饥。又至北城分司厅胡同访川岛久谈。归寓已过晚饭矣。诏封袁世凯一等忠靖侯，授张勋为两江总督（此初六日事），朝廷似有规复南京之意矣。夜半十一点钟军谘使良弼自肃王府归红罗厂寓，有乘马车之军服人出车拜谒，既近身，陡掷炸弹，党人立陨，良弼急避，仅伤其足，骨肉糜碎。急延日医治疗，足虽废，当不致丧命也（次日知暗杀者为君主党中人，奉天人。良弼近日力主共和逊位之议，故遭此一击，惜乎不死也）。（〔眉〕十一日竟死。）

初九日 晴。大媳生日。作霖来畅谈，留其午饭。作霖出示所作代军队致亲贵书、致徐太保书，事理透明，淋漓痛快（庆、伦、徐则严责之，醇、恭以下则力劝之）。与作霖交数年，不知其文笔之妙如此，为之击节不置。一日不出门，读梨洲文二卷，本欲遣闷乃更增闷，读至沉痛处则更泪涔涔下矣。夜十一点半钟，有长星自西北飞来，掠上房西厢屋脊而过，陨于东南。其光闪闪，目为之眩。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相同。（〔眉〕何天变之多也。天文五行之学，未可全指为无稽。）

读 史

读史从来怅奈何，岂知全向眼前过。时危大盗谋迁鼎（〔眉〕第三句本庾信《哀江南赋》），事去孤臣唤渡河。南服烟尘先垅隔，中年兄弟九原多。茫茫家国无穷恨，可奈空庭落木何。（〔眉〕前四句国事，后四句家事。末句恨己无权力凭借，不能平乱也。）

初十日 晴。未刻至同志会（并介绍瞿肇生、善蕪田入会），知大事已去，无可挽回，痛恨欲哭，而闽人张知庐编修犹登台长篇大论演解帝国共和政体，余不能再坐，惘惘而出。访朗轩剧谈，晚餐后归。大风。梅叟犹在此相候，又纵谈始去。接陶兰泉信并百金。

十一日 晴。朗轩来作半日谈。近日悲愤交迫，几不聊生。锡兄、朗弟均力劝我自解

自遣，时事至此，无可挽回。王室虽存，而环顾皇族，无一人足语济世安民者，吾侪将安托乎？天时人事，可以观已。孝钦显皇后自光绪二十年以后，裁撤上书房，近支子弟皆不令读书，年十六七，即华服骏马，出而驰逐，目不睹圣贤之论，耳不闻正人之言，志趣才识，何从高远？迨醇王监国，复遍布为行政长官，谗谄面谀，与之俱化，遂酿成今日现象。当江汉事起，不过一隅之乱耳，乃纷纷提取现银数千万，辇而纳诸外国银行，市面为之窘滞。租界一席之地，争先恐后，借以藏身。士民为之动摇，外国为之齿冷。抱头痛哭，不展一筹；儿女情长，英雄气短。项城得乘间而入，唯所欲为。以此沦亡，自贻伊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亲贵已播亡国之种，安得不收亡国之果乎？余三年怨气，只博得今日万点啼痕耳。（〔眉〕此乃探源之论。）

十二日 晴。未刻至同志会。又访润田。夜，饭于大观楼。适覲枫返自奉天，对谈近事。朗轩来访，发电速归，夜分始去，月色皎然。生平知心之友，无过保山吴子蔚前辈，而论事往往不合。犹忆戊戌八月后，余卧病，子蔚来问，纵谈及时事，余以伍、文、训、注比南海、新会，子蔚斥为拟于不伦，谓彼四人何足言。余又举时论难之，子蔚怒曰：“官书文字，岂能为定论乎？”不欢而散。使余今日得与子蔚上下其议论，其沉澁相得之乐，必有胜于曩日者，惜乎子蔚墓有宿草矣。静坐思之，泫然泪下。

十三日 晴。午刻至牛街赴回教王、沙、闵三君之宴，以回民粥厂赖余成立也。饭罢瞻仰礼拜寺，知宗教之为用大矣。贺润泽娶次媳之喜。其次媳之生年月日时悉与其长媳同，亦异事也。戌刻至东城毛家湾访德人梭司尔格（大学堂教习），并晤柯理尔。两君折柬来约，议华德交通社事，久谈乃归。南宋宏通博雅之儒，首推朱子，其次则洪容斋、黄东发、王伯厚。朱子文集、语类、诸经传注，浩瀚难穷，若《容斋五笔》、《东发日抄》、《困学纪闻》，皆精简，足供寻绎。拥此数书，可以遁世无闷矣。

十四日 晴。沈玉卿（夔）自南来，汉卿之弟也。谈南事颇可笑。朗轩来夜话，连五夜矣。

忆亡友吴子蔚太守

吾性毗平和，君情独激楚。针砭俱不嫌，弦韦互相补。促促一徂谢，悠悠十寒暑。知交遍京洛，畴更喻甘苦。曩联南北邻，踏碎门前土。横肱共几读，击掌掷书舞。雪花扑窗灯，风声乱更鼓。争执或讙哗，颈赤目为努（〔眉〕皆当时实事也）。此味耐今思，此景恍昔睹。潢池纷盗兵，王室危一缕。痛泪话新亭，九京起随武。

十五日 晴。镜湘来谈。接澜翁信，知署通水道篆，随手邮复贺之。傍晚，便衣祝献廷亲家生日。与润田饭于大观楼，覲枫作主人。朗轩夜来，更深始去，贻我新会橙十枚，价银元一圆，甘美异常，大润燥吻。余买各种糖款之，不啻小儿之乐。夜月又华，天清气朗，无异中秋，与朗、锡徘徊中庭甚久。

十六日 晴。晨醒，宝惠来，言命三侄婿突于丑刻病歿。不胜惊诧，急命仆妇往视，知系发疹，为自己开方服药所误，病仅二日耳。年二十五岁，八旬祖母在堂，夙所钟爱，衰病之躯，何以堪之。有子二人，尚有遗腹。饭后偕锡兄坐人力车往唁献廷亲家（命三忠

厚而质鲁，尝从余学医，授以《医学心悟》一部，粗能成诵，遽出行道，余极力阻之，不料其自毙也。归路至东邻阿处诊小孩疾。郑、张二师明日解馆旋里，余叩首申谢并订明年之局，傍晚约至聚魁坊饯行，锡兄、朗弟、量婿作陪。散后，朗偕来寓，晋甫亦来，剧谈而去。闽人周慕西来谒。曾留学英国四年，德国七年，专精哲学。闻宝惠言，共和逊位条件十三项，已行下各部院，已由内阁电达孙文，俟得回音，即宣布矣。悲愤冤痛，几无生气。

十七日 晴。授经来久谈，以新刻《梅村诗文集》见赠（后附诗话、年谱）。授经得钞本于梅村后人，以八百金付劄氏。较靳吴各本多出一百余篇首，真吴集最完善之本也。三兄亦来。戌刻至东城黄兽医胡同赴周慕西之约。宾主对谈，述泰西男女风俗甚详。慕西考中德国哲学博士，中后并刻所著文说，如吾国科举之刻朱卷相类。接大兄沪上书，并刘医脉案、药方相质证。又接宝骏常州信。

挽 聂 命 三

相攸以从女续螟蛉，读诗三复斯言，保身庶几南氏玉；
平日视吾书若饥渴，为尔重弹此调，伤心欲碎伯牙琴。

十八日 阴，大风。午刻立春，以春卷荐先人。世虽乱，礼不可废也。季超丈来午饭。酉刻至全聚德，赴兰圃之约。又在大德通略坐，还医学堂欠款百金（已还二百金，下欠二百五十金）。三十岁以前，极能看书，而无力购置。四十岁以后，琳琅满架，反无暇研求。自九月廿一日火焚吾书数十部，所喜精鏤精校及余所夙嗜之本，皆度置别室，未遭此劫。经斯惩创，幡然动守约之思。即如《黄氏日钞》，乃吾三十岁前所欲读不得者，去年买得明刻仿宋本，颇喜之；然列诸架上，迄未翻阅也。世局大变，自分永作江湖逸民，不复与闻政事，唯取益身心、娱性情之书，送此未死之岁月，正是细读《日钞》之时矣。拟每日读二三卷，以收桑榆之益。

十九日 晴。午初犹酣卧，为陈哲甫来唤醒，略谈而去。未刻至利仁义塾，率生徒廿七人，在至圣先师前行三跪九叩礼放学，生徒又向余拜谢。在恒裕久坐，偕润田赴福兴居晚饭。寄常州吕五舅书。

东坡先生生日，年例悬画像于三松精舍，陈书帖花果， 招同人醺饮为乐，今也何时，而联高会！改辍斯举，乃作长歌纪之

先生生景祐，正当全盛时。其歿在靖国，政衰时已危。犹幸未遭靖康乱，免向王城歌黍离。人生遭逢有定分，堕地便已殊欢悲。（〔眉〕开口从生日起，即紧切时事，着想迥绝恒蹊。）长安腊雪梅花暖，年年蕉觴奠琳馆。棐几图书发古香，衡门冠带抒诚款。吁嗟乎乾坤厄运穷于子，黄天忽生苍天死。孤嫠弃纬恤宗周，我辈何心述诗史。（〔眉〕接笔雄奇跌宕。黄天事用来精确。）先生况抱忠义心，英灵万古长鉴临。下视风尘同一哭，香花虽洁神非歆。於嗟乎，峨嵋山边有乡树，晚年却向常州住。我不能笠屐归耕阳羨田，又不愿芒鞋重踏皇城路。垂老光阴春梦婆，寥空一鹤飞何处。因公生日发深悲，朔风萧萧愁日暮。（时事为古今未有之局，诗即为古今祝东坡生日未有之诗。独辟町畦，尽扫门面语，却又细针密缕，丝丝入扣。）

二十一日 晴。澜翁赴任过京师，作竟日畅谈。朗轩、晋甫均至。闺人自制肴，晚饮，夜深始散。澜翁述初七日午前，三日并出，白虹竟天，环日而贯之。未刻日已偏向西方，其上忽现五彩气一条。又上有月牙式，与日相背，亦五彩灿然。不知是何祥也。

二十二日 晴。澜翁已起身。忽接承庆侄快信云：督辕牌示，署通水道恽某不谙军政，无庸前往，改委李某署理（李为驻通姜军营务处）。宦场变幻愈出愈奇。急发快信寄通。三点钟赴隐公之约，座唯宋芸子前辈、龙子恕同年，杯酒谈心，颇得友朋之乐。戌刻至六国饭店，与交通社德友七人共饭，详议社事。七人皆能作华语，精究华人性情风尚，兼考政治。青岛地方官缺出，则于社员中简任。其立社宗旨在是。外国因地择材，其不苟也又如是。接业舅信，知大兄在沪卧病颇剧。

二十三日 晴。饭后携《梅村年谱》，坐厅事梅花丛中读之。香满襟袖，心境怡然。谱载唐孙华咏明南都诗，极言弘光之为伪托，故不敢见童妃。又言王之明实为真太子，与余从前持论适符。亚蘧来访，余致大兄欲赘姻南方之议，亚蘧允之。客去，至聂处复诊其二令媛病（命三殁后，其长男黑儿病传染，为市医古姓误诊，一日夜而殇。其父子皆死于石膏。古医则坚持所见，不为变。从前翊虞侄父子均为苏济帆大剂石膏所杀，同一痛心）。余用药一遵春间在常所得《痧症治要》之法，以解结活血为主（香附、陈皮、红花、茜草之类），而忌苦寒，遂收回生之效。惜不使古医知之，即使知之，恐彼亦怙过不肯服善也。连日看《黄氏日抄·孝经》、《论语》两卷。东发说《论语》，谓圣人言语简易，而义理涵蓄无穷。不善学者求之过高，从而增衍新说，又或浩浩长篇，多自为之辞，于经反失之远。故其诠释唯就本文寻绎，不于句中添出字眼，不于句外插入意见，最为得之。即如侍坐言志，喟然与点一章，宋明儒者务求深远，玄之又玄，播弄话头，几成魔障，余极不喜。今读先生所说，平实简易，如拨云雾而见青天。昨为隐公述之，隐公欣契至再。上灯送灶。

二十四日 晴。接澜翁通州信。傍晚至通记取度岁资。朗轩、楚南踵至，晚饭后归。儿辈问作骈文作诗之法，为详细指点。噫！此道将绝响矣。词章之学，断非枵腹所能效颦，必须熟读前后《汉书》、南北八代史、《文选》，以充根柢而储材料，乃能脱离俗，斐然成章。

二十五日 晴。未刻至华德交通社访柯理尔。又访民政赵大臣探问镇靖闻阁消息，知懿旨已宣布辞位。呜呼！国竟亡矣。三万六千场之欢娱，极于亲贵；二百七十年之宗社，渺若云烟。天耶人耶，真堪痛哭。闻智庵言：皇太后今日召见阁臣及国务大臣，谕云：予三年中深居宫中，不预外事，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言至此，失声大哭。少停又言，亲贵至今日，不出一谋，事后却说现成话，甚至纷纷躲避。只知性命财产，置我寡妇孤儿于不顾。即朝臣亦纷纷告退。卿等独在此勉力支持，予甚愧对卿等。又云，予当率皇帝退居颐和园，让出宫殿。诸臣咸奏云：条件中虽有此说，然大内有太庙、社稷坛，内殿又有祖宗圣像，断非民国所敢居住。且大总统只有办事公所，并不能深居宫殿。又况皇太后为天下生灵让退，民国必十二分优礼，万无他意，请皇太后放心。遂奉懿旨而出。毓鼎闻之，不禁垂泪。自武昌乱起，至今不过一百二十日。八月十九以前，犹是太平一统江山也。自来亡国，无如是之速者。其实乱亡之祸，早伏于十年之前。光绪庚子以后，孝钦显皇后未免倦勤，又鉴于义和团之乱，肇自宫廷，于是遇事一意脱卸，唯求及身幸免，不复作永远苞桑之计。迨景皇升遐，利于拥立幼冲，不致翻戊、庚两案，以神器之重，授之暗懦孱王。父监子国，而君为虚位。名之不正，莫过于斯。

醇王承述父志，排斥汉人（重满轻汉，始于高宗，老醇王猜忌汉人尤甚）。劬耄而贪，泽愚而悞，洵、涛童骏喜事，伦、朗庸鄙无能，载搏乳臭小儿，不足齿数。广张羽翼，遍列要津，借中央集权之名，为网利营私之计，纪纲昏浊，贿赂公行。有识痛心，咸知大祸之在眉睫矣。譬人恣情纵欲，元气久离，偶触外邪，立蹶不救。昌黎所谓“其绝必有处”，即无革命军，亦必有绝之者矣。呜呼！二百余年培之而不足，三年余覆之而有馀。所可痛者，幼主无辜，遭此屯蹇耳。深宵书此，悲愤交并。嗣此不复论朝局矣。湖滨旧史识。

二十六日 阴。晨起祀神谢宅，犹是先朝冠服也。王酌升太守以所藏字画向顺直学堂押借二百金。酌升维持堂局，力筹巨款，有功于堂，余与连雨亭商，允所求。特至恒裕取款面致，立券而归。隐公来畅谈。夜，微雨。看《日抄·论语》、《孟子》。

二十七日 阴。亢燥已久，天地之气不能遽合，故雪意犹馀，然氤氲之气已渐凝矣。即此足悟阴阳消长之征。午饭后静坐梅间，领略香味。看小儿女放风筝，采涧夫人闻声至前庭，吾持竿，夫人握线，儿童拍掌，而沙鹰飘摇于天半矣。陆季良、钱晋甫来夜谈。季良说南军情形，可发一笑。晋甫善述故事，有条有理，有声有色，听之忘倦。乱世残年，尽消岑寂。客去仍看《日抄·毛诗》二卷。忆戊申十二月，皇上即位，升太和殿受贺，大声痛哭，不肯升座，频言我不愿居此，我欲回家。监国强抑之，竟未安坐。毓鼎时侍班于御座前，见上号哭过甚，恐损圣体，急谋于御前大臣肃亲王，传谕殿前，草草成礼。拜跪未毕，侍阍即负之而去，且云：“完了，回去罢。”毓鼎即觉其不详。今日果应“完了”、“回家”之语。

二十八日 晨醒，闻扫雪声，起视积约四五分，天已放晴。为晋甫写联一付，特署宣统年号。季良复来谈。以马车押银三百两，傍晚至恒裕一行。夜风如吼，独坐话兰篻看书，如在深山中。又看《日抄·尚书》一卷。先生说太康失国在河北，其弟仲康即位于河南。子相嗣立，为羿所迫，迁都帝邱，旋为羿灭。相后生少康于有仍，卒借遗臣之力以复国（此非原文，余约略记之）。三千年前情势瞭如。

二十九日 晴，大风。一日料理账目，年年老套也。凡极便之事，便是极累之事，欠账其一也。季良来，午饭。傍晚，倦卧无聊，乃访朗轩叔侄剧谈。归寓，晋甫在此。

三十日 晴。作霖、千里、干卿、卿和均来谈。次媳生产艰难，延妇婴医院美国女医来收生，用机器将孩取出，男也。时为壬子正月初一日子时，取名清宝。夜迎祖先神影。子刻接灶。

十二月二十五日作

日短风严急景催，天门望断五云来。鹧啼化血魂难返，蜡泪成堆骨尽灰。先庙未闻乱北地，故人空欲哭西台。早知汉祚终难复，丞相当年枉费才。

辛亥除夕守岁

堂堂岁月随朝政，落落衣冠与我亲（此时虽未改服色，然朝官已以清朝衣冠为耻，余父子则仍旧服也）。先祖宁知王氏腊，晓钟弥恋汉宫春。偏闻梓舍传生子（次儿夜半得男，乃壬子岁正月初一日子初一刻），忍见奠阶废建寅（民军改用阳历，今日乃二月十七日也）。诘旦慈宁门外路，疏槐短柏总伤神（皇太后率皇上仍御殿受贺）。

澄斋日记

1912年

壬子正月初一日 晴。焚香谢天。东北向我宣统皇上行三跪九叩礼（宝惠亦随行礼）。在至圣先师前率儿辈行三跪九叩礼。在祖先前行礼。饭后至三兄处及五叔岳母处。三兄旋来此，在内室作竹戏，夜分始散。余则静坐篋中，看《通鉴·后汉纪》一卷，梨洲文十数篇。

初二日（二月十九号）（〔眉〕夹注新历，为对于外人酬应计也。）晴。承庆侄自津来拜年。锡兄、珩弟、刘孟禄、曹占一、黄禹巽均来。傍晚赴梅叟约，内庖甚精。

致萧隐公简

改岁之后，别是一番世界。弟唯枯坐书斋，与古人晤对，不复问门外事矣。兄欲观《黄氏日抄》，因弟正读首函未毕，是以迟迟。兹特送上一函。东发先生为宋遗臣，终死国难，志节皎然。其说经宗旨，但就原文寻绎，其义自见。凡后儒节外生枝，以衍新意，衬贴字句以就己意者，皆所不取，最为平实简易。唯说《春秋》所书年月，皆指为夏正，愚意不能无疑。夫子论为邦，志在行夏之时，与殷辂、韶舞同为想望之辞，而平日则俱从周制。岂有秉笔修史，而改本朝正朔之理？况二月无冰，十月雨雪，固合乎时令之正，夫子乃特书之以纪异，自是周正无疑。兄阅此数卷后，望赐教为幸。壬子正月初二日湖隐手启。

初三日（二十号） 饭后至锡三、润田、朗轩处拜年。皆通谱兄弟也。晚，落神影。雨水节。

初四日（二十一号） 晴。隐公、朗轩来作半日谈。接五妹信。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魏王操薨，子丕嗣王位，次年改元延康。八月，魏受汉禅，改元黄初。夫业将取而代之矣，忽又改元，其意何居？盖建安年号，士民沿用已久，骤予革除，未免动人视听，故仍借汉帝手中，将建安二字取消。然后从延康渡入黄初，则以渐而移，人自不觉矣。奸人用意之巧，千载下犹可推测而得之。曹操初得政，下令用清议不容之士。后人咸谓其败坏风俗，此未喻孟德用心也。东汉尚名节，自好之士，多不肯仕于乱朝，不得不舍品取才，供我驱使，而不为我梗。此乃一时权宜之计，迨大势已定，必更崇节奖忠，以固根本矣。即陈轸所谓“在人欲其报我，在我欲其骂人”之说也。（〔眉〕此二条余颇以为独得之见。）（〔眉〕清高宗编《贰臣传》，亦是此意。在开国之初，唯恐人之不贰于我；迨天下大定，

则又恐人之贰于人矣。男惠附注。)

初五日(二十二号) 晴。晨起祀神。饭后便衣至工艺局祝黄慎丈生日,顺游厂甸而归。目疾不敢观书,枯坐篲中,收视返听,静摄此心。晋甫来谈。接吕五舅信,又史文甫上海信。

初六日(二十三号) 晴。饭后无聊,至通记一行,适朗轩在坐,高仲城前辈又自宣化来,相与剧谈,夜饭后始归。刘表为荆州牧,移州治襄阳。后入魏为荆州刺史治所。蜀、吴所争之荆州,皆在南郡,为今荆州府治。吴大帝迁都武昌,为今武昌县(县有吴宫故址)。今之武昌府江夏县,吴为夏口。

初七日(二十四号)至十一日。 因目红,不敢作字,未记。

十二日(二十九号) 阴。午饭后偕锡兄访任覲枫,同至大舞台观剧,夜,饭于大观楼。九点钟,取道宣武门归。京师前三门,旧例正阳上灯时下键,十一点钟即开,以便入朝官员。若出城人车,则须待天明。崇文、宣武两门,则上灯下键,天明始启。庚子后,外国使馆及各洋行夜间屡呼正阳门,门官不敢违。而正阳、崇文之间,外人又自辟一门,闭中门无益,遂奏明彻夜开放出入。崇、宣犹如故也。最为无理,岂盗贼必由于二门乎?寓东西城者有事于城外,入夜必迂绕中门,咸称不便。至是月初六日乃并启焉。正阳门独有四门,其在南一门,唯祀南郊时,辇辇所经,偶一开,余日则永闭。至是亦并启之。甫抵家,即闻东城枪声震地,遥望火光烛天,有第三镇兵变之事。第三镇者,为项城旧兵,向驻东三省。客腊将宣布朝廷逊位诏书,恐禁卫军作梗,特调此军入城以制之。素骄横不戢,尝毆伤日本兵。项城欲借以威众,大局虽定犹不迁。在前敌时,特加月饷一两,以其驻京裁之,军心固已愤怒思乱。适南京专使唐绍怡,蔡元培等来京,一般浮动喜事之徒,思有以媚之,勒令商户遍悬五色旗,创提灯会,大书“革命党之功”五字,招集群不逞,携剪刀迫人截辮,如饮狂药。是日,群诣帅府园,劝诸军剪发,不从,则丑语以辱骂之,遂哗变。镇兵之在齐化门外者,闻枪声,以炮攻门而入,内外相合,先拔五色旗,攻石大人胡同袁府,为卫队机关枪所拒,不得入,复赴法政学堂杀专使,均匿暗隙,搜之不获,掠其衣物而出。赴东安门,禁卫军伏桥上拒之,又不得入。遂肆焚掠,北至北新桥,南至使馆界,东抵城墙,西抵皇城,其中灯市口、丁字街,皆罹其祸。到处纵火,逢门劫掠。项城闻变,匿窟室中,不敢发一令,听其饱载,排队鸣枪,出正阳门,掠西河沿、大栅栏、打磨厂、前门大街一带。至东车站,登火车,威逼司机人放汽开车,从容遁去。时天已大明,火犹不息。土匪掠其馀,莫敢枝梧。繁华锦绣场,一夜间变为焦土。

十三日(三月初一日) 阴,天气愁惨,日色无光。项城下命令安抚乱军,使休息。责成毅军(姜桂题所统)守西南城。军士扬言,第三镇兵均发财以去,吾辈独在此苦守,岂非痴人!外间又谣传总统放枪三天,西城商民即知大祸在眉睫矣。甫上灯,即闻枪声自南而北,火光时时出现。余知毅军亦肆掠矣,犹冀姜桂题出而靖乱。乃彻夜纵劫,并无一人弹压,巡警和之,地痞附之。黎明竟至南闹市口,距吾家数十步。余本和衣而寝,全家妇孺皆起,聚于一室,坐待到门。俄顷天明,居然幸免。是役也,北自新街口,南至宣武门,皆被其害,而南较轻于北。东西各街巷,则有至有不至,有掠有不掠。掠足后,或归营,或出外城。土匪拾其馀,有不存一草一木者。事后始知,乱兵已至西铁匠胡同(在吾巷后),将取道而南,经吾家趋闹市口,有警士语之曰,西南已抵城墙,皆畸零小户矣。兵

乃折回。其从石驸马大街趋闹市口者，约七八十人。其时月色昏暗，遥瞩七爷府大墙，误以为城墙。途人复阻之曰，向西虽有三家，皆穷官，无足取。兵遂放排枪而去。此中有天幸，有人和，危险极矣。

十四日（初二日）阴。外间复扬言，今日轮抢南城。或言今夜掠各住户。商民皇皇惴惴，几不聊生。诅咒唾骂项城者，昌言不讳。东西邻来责言，谓民国已无自治之能力，将以兵力实行干涉，画界防守，如庚子故事。项城惭且愤，力以能保卫自任。乃发命令军法从事。责成民政部、步军统领、游击队加意防范。英、俄、德、法、美五国，合兵游街，以耀军威而镇人心。警厅传令下午六钟后，即断行人，行者以枪击之。通夜寂无一声，居然安靖。余解衣酣寝达旦。营务处满街杀人。凡抢一瓶一几者皆戮之，悬首稿街。警厅亦请大令长刀杀乱人，乱人稍惧。使十三日即严刑威众，何至有西城之乱。亡羊补牢，不太晚乎？

大乱示子侄

平时不留餘，用时无寸尺。种树好追凉，贮泉终解渴。感应只一机，如铁赴磁石。君子慎造因，乖和唯所择。但逞一朝快，遽知前路窄。鬻桑一饭仁，竟解滔天厄。汝曹知此意，天和葆肝膈。春气生之萌，秋叶死之积。

十五日 晴。（初三日）上元旧节。采涧夫人生日。晨起衣冠祭神。午刻合家祝寿。润泽、干卿、卿和、量能兄弟均来。饭后，三兄亦枉祝。余出城访隐公论学，干戈之气化为经籍之光，良友正未易得也。上灯祀先，市肆不通贸易，不能备物，聊展诚敬而已。接大兄上海电，问两宅安否，即电复均安。夜月皎然，人声俱寂。

十六日 晴。（初四日）南园、晋甫、珩甫均来谈，人心稍定。余仍手一编自遣。接萧小虞亲家存问信，随手作答。十四日乱兵自京溃至天津，勾结本地乱兵土匪大掠河南北。近数年，天津繁华过于上海，今乃付之一炬。北方元气，十年不能复矣。保定亦被抢，不论贫富，均存四壁而已。豢兵之害如是！五代骄兵之祸，将见于共和世界矣。

十七日 晴。（初五日）午饭后至恒裕一行。

十八日 晴。（初六日）惊蛰节。接常州电问安否，即电复平安。玉山侄自津来省视，其意可感。澜翁已全眷南旋，不向张镇芳手下讨生活矣。张为运使时，津人衔之次骨，乃令其坐镇北门。十四之乱，镇芳闻警先遁，其视陈贵阳之老成镇定，不啻霄壤。

十九日 晴。（初七日）终日坐篋中，随意看书消遣。饭后步访东邻春茂之。接武昌管信。

二十日 晴。（初八日）范俊臣、廖子方均来省视（俊自山东来）。饭后偕锡兄访南园。以日晷测日影，随节气为转移，向来不爽累黍，自初三日交雨水节后，置之日中，乃无影。退至立春节，则一线显然。岂司天误排节气乎？抑太阳行度忽迟乎？前日既交惊蛰，置针于雨水，其影顿现，而惊蛰仍无影。余不通算术，当向畴人质之。（〔眉〕交春分节后更测之，针影并不差，然则非偶然也。初五日。）

二十一日 晴。（初九日）郑先生自京南礼贤镇来。午初率两儿在先师位前行礼开学。

世界虽乱，书不可不读，道理不可不明。饭后出城至利仁义塾，为幼童三十人开学。大乱以来，学堂开学此为第一处矣。顺省三兄，交到大兄上海信，并由汇丰汇洋六百元（内有六房三百元）。五色旗又招贴于街衢，因项城明日受任也。然焚掠之余，索然无生气矣。夫内外总厅欲媚其主，但于各厅区悬旗足矣。各店肆伤夷未复，创痛方深，怨咨之不暇，庆贺云乎哉！夜略设数肴请先生（鱼翅、活鱼、江瑶柱）。

二十二日（初十日） 晴。朗轩、晋甫来，谈论方豪，忽闻城外有兵队相哄拔帜易帜事，皆惊而去。甚矣，忧患之伤人也。买宝应《朱止泉先生文集》，价洋二元。余于庚辰年在武昌，得先生所编《朱子分类文选》，笃好而熟读之，阅前序，知先生有《朱子圣学考略》，积十馀年心力而成。沉思研虑，深窥朱学要妙密切，渴思一见。阅十年，始得旧抄本于厂肆，价银五两，喜极加餐。治之三反，始于朱学粗得要领。今又得是集，庶几左右逢源矣。乃知天下事物，好之深，求之专，其乐有如是者。灯下读行状一篇，能阐明先生学悟精神紧要处。接大兄上海信，随手邮复。今日三点钟，总统受任时，突有大黄旋风自东北来，卷地而起。夜，风尤狂，合家破胆之余，惴惴不敢安寝。杜诗云：“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真道出遭乱人情味也。

二十三日（十一日） 阴，大风惨栗，天顿寒。突闻城外有乱事，探之皆造言以惑众也。《大（小）雅》以讹言繁兴为大乱之象，向来颇疑为何至于此。今年历其境，始知不诬。茂之、蒯田、润泽来谈。夜坐篲中，看《通鉴·光武纪》一卷，《朱止泉文》三篇。接次伯常州信。

答隐公二首

世外桃源何处寻，入山只恐未山深。小窗梅影三更月，便是萧寥太古心。

闻君读《易》可忘饥，人世谁知有是非。悟彻此心无住着，水流云起总天机。

二十四日（十二日） 晴。午刻偕锡兄、宝惠至大观楼西餐，覲枫作东。自十二日至今，坊馆不开，颇有食淡之苦，得此稍饱馋吻。甚矣，淡泊之不易久处也。学道近三十年，尚徇口腹之欲如此！归寓看医书一卷。接禹九上海信，问安否，随手作复，附呈上八叔信。

二十五日（十三日） 晴。仍有风。饭后答访汪聘臣。又至恒裕兑现钱。灯下看《容斋续笔》一卷。偶看新小说《块肉馀生述》，中有数语云：“今日所宜为之事，勿贻留至于明日。缓忽者光阴之蝥贼也，当力擒之勿释。”又有云：“凡人每年进款至二十镑者，或糜费至十九镑十九先零六辨士。此即为世上福人，以所馀者尚六辨士也。若费至二十镑以外，则即为穷困之人。”皆名言也，后数语尤有至理，吾辈治生所宜服膺。余亦尝谓以岁入十万与岁入一万者较，厚薄固悬殊矣，然因入款多而或存息，或牟利，筹画忧虑，反为身心之累。入一万者，不敢过侈，量所入而节省用之，有时亦能有馀，而享受同适，身心泰然。此在乱世为尤甚。凡人衣食足用，便是富翁，而子弟不至淫侈，盗贼不甚覬觐，其所得反过于富翁者。

二十六日（十四日） 晴。干卿来谈。饭后晋甫及三兄皆来，薄暮始去。复上次远伯书。看《容斋续笔》。接朱少山济南信。余作东坡生日七言长古，梅叟首和之，高云麓、陈

雪樵皆寄示和作，七古次元韵，仍能感慨淋漓，殊不易得。

二十七日（十五日） 晴。饭后隐公、新吾均来谈。接笏斋信，又济南张亲家信，均随手邮复。子夜复起大风。

二十八日（十六日） 阴，大风。一冬无雪，终日干风，枯燥极矣。余因半月来更衣不畅，用燕医生补丸攻之，今晨虽得畅解，而隐隐腹痛者竟日，神气亦觉不扬。盖攻伐猛药，虽快一时，而元气暗损矣。闻广东乱兵亦肆焚掠，火三日不灭，繁盛之区，顿成瓦砾。民国无政府之害如此！去年革党起事，唯恐军队之不多，凶匪逃兵，俱收尺籍，综计各省不下百万。共和后，法当散遣，则相率出于劫掠一途。良民何辜，遭兹荼毒。接翁景之甥信，随即邮复。董笏峰、赵绍朴来谈。

第三镇兵大掠京师

长安两日火熊熊，十室菁华九室空。可惜朔方好身手，不教报国建奇功。

二十九日（十七日） 晴。未刻至顺直保卫总局（即农务总会地）总长冯男爵议事。今日阅《民视报》，详载叛兵南下大掠深冀间，余携示男爵，亟筹保卫之策。归路见单牌楼横两尸马路旁，乃昨日所斩劫掠之匪徒也。灯下看《容斋续笔》一卷，《通鉴》王莽、淮阳王纪两卷。接史文甫、郭寄坪信，均随手邮复。又寄五弟妇信。

三十日（十八日） 晴。六点钟起，至冯男爵处，与刘仲鲁、史康侯会齐，七点半钟，四人由冯处后门步行至前街二十四间房东三省文报处，谒新署直督张金坡，面商四事：一请为顺直保卫队筹的饷（兼议收津浦铁路货捐）；一请领旧式枪械，由保卫总局担保，发给州县民团；一妥筹散遣淮军之策；一饬运司催盐斤加价银两。金帅均力任其事。余又恳金帅挽留笏斋，为吾直保障。去年九月，吴禄贞叛兵逼保定，赖笏斋广设方略，获保安全。此次乱兵大掠省城三日，藩司凌福彭匿迹天津，署臬司曹锐在衙坐视，不发一令、出一谋，俟乱兵饱颺，乃出而谈善后。大吏非人，一方涂炭。使笏斋坐镇，必有以救之也。唯笏斋是否肯就民国官职，则未可决耳。详谈一小时而出。金帅亦即乘火车赴津，余等复回冯处进早点纵谈。十点钟归，假寐一小时。王晋老来谈，深心远识，朋辈罕有其匹。大乱将作，吾辈唯有沉机观变，以待事会之来。闲中工夫，练心、练气、练识，其最要也。灯下看《续笔》一卷。

致笏斋书

昨与张金帅论津保焚掠之惨，痛恨大吏非人。因详叙去秋保阳扞御之功，盛推公才为天下两司第一，坚囑金帅挽留，为一方保障。弟非敢以民国官职浼公也，正以天下方多事，吾党之有才识气魄者，早握事权，庶几异日得所藉手耳。公当默喻此意也。一般无识之流，狂呼躁动，若大功已告厥成，而不知中国之祸，已悬眉睫。弟沉机观变，练心、练气、练识，以待事会之来。若得一障可乘，亦将褰裳以赴之。知我罪我，所不计也。舍公，莫发微言。

二月初一日（十九日） 晴。五孙弥月，午刻祭告先人。吉甫来贺。饭后访吴子清谈。子清于去秋简甘凉道，九月中道出蒲州，为乱兵所掠，仅以身免，沿途贷借而归，文凭虽未失，然官已去矣。看《通鉴·汉光武纪》一卷，《续笔》一卷。接昌黎王锡侯信。近日苦倦特甚，种种不适，年已五十，衰象见矣，曷胜太息！

初二日（二十日） 狂风怒吼，黄霾蔽天，彻日夜不稍止，心烦，耳目俱昏，大非好气象也。友人为余言，正月廿二日，项城受任，午前有黑气两条，交互半空，一小时始淡。午后行礼时，黄旋风自东北来，乾坤昏暗，自此日后，无日不阴，无日不风，至今日几不成清宁世界矣。一日闷坐箬中，看《通鉴·光武纪》、《续笔》各半卷。梨洲先生编辑《宋元学案》，具有学史性质，与《明儒学案》义例不同，谢山所补尤该洽。黄东发先生《日抄》中，有《阙里世系考》一卷，大有宗教思想。

初三日（二十一日） 晴。春分节。午刻偕锡兄率宝惠饭于大观楼。刘壬三来商学堂事。近今世运所趋，生人思想为之一变。从前学界各书，如汉宋之争，朱、陆、王之辨，儒释之分，以及陈陈相因之经解史论，靡靡无实之词赋文章，无当事功之考据，骈枝歧出之著述，皆将渐就淘汰。以数计之，当可减去十之五六。余尝患书籍过多，耗人精神，费人日力，而人辑一编（此类明朝人最多），家刻一集（滥觞于宋后，本朝为尤甚），灾梨祸枣，汗牛充栋，更为耗蠹之尤。倘能举以上所列而空之，唯存道德上、政治上之学说，记载哲学家、实业家之所体验、发明，庶几执要钩元，人得读书之益，而世界收为学之用乎？（唐以前读书者多能致用，实因书少之故。）

初四日（二十二日） 晴。王锡侯自奉天来，述东省事势极详，总兵张作霖由胡匪归诚，极有血性，不忘本朝，可敬可敬。饭后出城访梅叟，偕至广和居小酌，费洋一元。又访荫北深谈。看《续笔》一卷。《宋元学案》选录晦庵文语只两卷，大有道理。朱子生平于哲学极有工夫（哲学乃近来繙译东西洋名词，古人只以穷理二字概之），《语类》中与门弟子研究甚细，自来讲朱学者多略去，不录一字，唯取性理门面语论之。梨洲先生独见及此（朱子于植物、动物等学均着意）。从前讲朱学者，俱是就自家门路拣择，如阳明重本体，而晚年定论纯录本体语。安溪重工夫，而《朱子全书》纯录工夫语（名为全书，而不全实甚）。以及夏峰、当湖诸家莫不皆然。此只是各人自私之朱学，非真朱子也。果欲研精朱学，必须将文集语类数百卷，注释编辑十馀种，一一细读深思，方能见朱子真本领真面目。

初五日（二十三日） 晴。饭后静坐箬中，读《通鉴·光武纪》毕。十馀年不能若是静专矣。珩甫来谈。灯下看《续笔》一卷。朱子门人问学者讲明义理之外，亦须理会时政。朱子云，事变无穷，难以逆料，随机应变，不可预定。余从前亦谓政事如财兵选举诸制度，皆须平时逐一研究，方足应用。后来始知其不然。盖诸事俱有一个原则，其中利弊因革，亦各有其所以然。读史志及通典通考时，只要眼光识得要紧处，洞达治体，灼见本原，应用时自然措施得当。至于名物度数，届时逐处讨论不迟（即如盐务一项，各省制法不同，名称不同，因而办法亦不同，断不能预先一一识记）。学者如作为专门之业，精力工夫并归一处，又当别论。然亦须洞达治体，灼见本原，方为有用之学。否则刻舟求剑，仍无益也。

初六日 赴农工商共进会。

初七日（二十五日） 晴。大女生日，请余往吃面。

初八日（二十六日） 晴。未刻至顺直学堂，赴顺直公益会，余被举为协赞员。本欲举余充副会长（冯南爵充会长），以迟到，不合互选之法，遂改举刘仲鲁、史康侯。散会后，就近访润田，留便饭。七点钟趁正阳门归。张筱云先生来自玉田，午刻率汀、振、闰、贵、樱谒圣开学。入吾门者闻南书房一片诵读声，犹是旧家气象，无不称为盛事。

初九日（二十七日） 晴。午刻在便宜坊请郑、张两先生，梅叟、公度、锡三、润泽、干卿作陪。归寓，晋甫来谈。连日目疾不甚平复，不敢观书，唯枯坐默思《孟子》。吾于《孟子》，不主注疏，亦不主章句，唯本吾之心光、眼光，冥契圣贤微言大义，时时有独得处，始知象山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自是超凡入圣语。终当著成一书（拟名曰《孟子通义》），以学说维持世界。

初十日（二十八日） 晴。白桃、红桃俱放，春来第一花也。天寒甚，不减冬令。未刻赴顺直保卫局。归路访李润生，议借城根北洋小学堂为公益会事务所，不成。梅叟来访。

十一日（二十九日） 晴。午刻饭于大观楼，覲枫作东。坐至申刻，又至斌升楼赴梅叟约，张振卿年丈明日旋济南，以饯别也。七十老臣，国亡被劫掠，尽罄其家（十二日夜事），仓皇去国，濒行一揖，余甚凄然。隐公来书，谩骂孟子。此隐公之隘而偏也，吾始终不敢附和。答书谓各尊所闻，各行所知，期无愧于圣贤。不欲更生辨难，致蹈口舌多而躬行少之弊。吾二人论学，不谈孟子，未为不可也。

评论朱子与刘子澄书一段：

温公论东汉名节处，但知党锢诸贤趋死不避，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后，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汉室，却是党锢杀戮之祸有以致之也。盖刚大直方之气，折于凶虐之余，而渐图所以全身就事之计，故不觉其沦胥而至此耳。

（愚按：此论极中要害。若我清室之待群臣，并无杀戮凶虐，只是近十年来是非倒置，贤否混淆，贿赂公行，请谒大盛，于是有气节者屈于闲冗，无廉耻者立致要津，士大夫心灰气短，愤激难平，遂酿成离心离德之象。若更追原祸始，则又重满轻汉之见有以激之。）

想其当时，父兄师友之间，亦自有一种议论文饰盖覆，使骤而听之者，不觉其为非，而真以为是，必有深谋奇计，可以治国救民于万分有一之中也。

（愚按：今之改任民国者，亦皆借口于为斯民公仆，救中国之危亡。且国无专属，并无事二姓之嫌。正朱子所谓自有一种议论也。）

十二日（三十日）、十三日（三十一日） 目疾复作，失记。

十四日（四月初一日） 晴。为顺直保卫局筹饷事，为同人推举，偕康侯赴津。午前八点三十分乘快车行，十一点二刻到老车站，住日租界德义楼旅馆，楼上铺盖巾匝俱备，每日房金洋一元五角。两餐则过饭厅西餐。居食俱适。午饭后访李嗣芴前辈（侨寓小营门洋楼），张重卿、高松泉皆会，坐谈甚久。嗣公邀游李氏荣园，余曾两至斯园，皆不及春时，今则红白桃花一千馀株盛放，几疑身入武陵溪中。步登土山顶远眺，泛舟湖中，绿波

滑笏，尘襟顿涤。处危城半年余，至此殆同世外矣。嗣公又邀饮聚丰园，宁波烹调也。以电告张督，约明日相见。

十五日（初二日） 晴，大风。连日燥闷沉阴，大有雨意，皆为狂风吹散，旱象将成，可忧实甚。严范孙前辈、李嗣老、重卿、松泉均来谈。午饭后，偕史、张、高三君谒张督，达来意，力辞以无款可筹。因以提用盐务平价银两之说进。平价者，项城督直时将芦纲各岸盐价哀多益寡，使其均平，岁得七十二万两，兴办盐务实业，乃运司既得此巨款，尽移诸他用，以至媚长官，馈要津，饱私橐，皆取资焉。商人迄未获一金之利（官场积弊类若此。此利孔所以不可轻开也）。今以地方之款，供保卫地方之用，名正言顺，贪吏亦无以难之。张督允商之运使。归栈访钱新甫于对门，未晤。又至小白楼聚昌木厂访萧小虞亲家，亦未值。赵幼梅邀饮太乙楼，扬州烹调也。小虞来夜谈。

十六日（初三日） 余与康侯先归，留重卿、松泉待张督及嗣老之复命。作书留致嗣老。九点钟乘快车回京，十一点二刻到，午正抵家。

十七日（初四日） 晴。辰刻偕康侯同访冯男爵，报告津事，妥商良久，拟具呈总统府，请协济饷需。出城访覲枫，同诣福兴居午饭，掌柜作东。未刻又入西安门至保卫局，与仲鲁、康侯酌撰呈稿。华甫再以电请赴煤渣胡同议事，余人马俱疲，遂归寓。

十八日（初五日） 清明节。饭后出城，祝梅叟生日，因至南野踏青，在公善堂、利仁养济院各少坐，与孟禄提议工厂添设草帽科，拟赴玉田一带收买草帽辫，聘教师，仿制西式草帽，以供剪发人夏日之用（西人夏日行路，例不科头，虽盛暑亦戴笠，此犹有古风，胜于中国人赤膊盘辫）。晚近士大夫喜赤膊盘辫，虽大庭广众亦然，太不雅观，余甚鄙之，虽盛暑亦不去汗衫。剪辫易服后，能湔除此习，未尝不佳。

十九日（初六日） 晴。午刻至大观楼午饭。未刻赴嵩阳别业保安会茶话，不过一场话说而已。今之纷纷立会，大率类此。

二十日（初七日） 晴。量能及大女挈儿女南归，附早车赴津（宽仲侄自南来）。

二十一日（初八日） 微雨湿地，旋即为大风吹晴。自去冬至今俱如此，旱象可忧。午后至荫北、献廷两处诊病。萧隐公来访，不值，留其所批《朱子年谱》上册见示。隐公坚苦卓绝，进德颇猛，而意见稍重，自孔、颜外于诸贤皆一笔抹煞。余深不谓然，乃作简以规之。

简萧隐公

旬余不见，伏维道履增胜。连日熟观迭次来书，吾兄进德勇猛，把住关津，丝毫不容出入，深可佩仰。妄意欲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象山先生谓：“人之省过，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虚作一场节目，殊无长味。”在贤者断不致虚作节目，然执着意见，未免过于激烈。夹持直上，深赖益友，愿与兄交勉之。明后日当奉诣作半日清谈，统容面达。不尽。

二十二日（初九日） 晴。午刻率惠儿饭于大观楼。仲卿、松泉归自天津，报告近数日之事。夜与郑先生畅谈。吾直赋税，减于江南大半，而贫瘠转甚。由于土地仅种杂粮，

水利不修，专恃天时，雨雪愆期，则束手待尽。至于绿茶、虞衡诸实业，足以补贍生计者，一概无之，民安得不穷？今议自治，当首从实业着手。

二十三日（初十日） 晴。大风。饭后游土地庙，以钱十四千买玫瑰四株，荷包牡丹三十本。风沙眯目，不能久立，在玉丰花厂小坐，与任掌柜问浇溉芍药时间。种牡丹、芍药，清明透芽，与甜水透浇一次（切忌零浇碎溉，仅湿土面），倘天旱可加一次，直待苞坼辨色时，始可再浇。若蓓蕾甫结，即以水溉之，则水气向根下行，花朵日就干瘪，本年决无再苏之望矣。至南横街为二侄女产后诊治。所患遍身疼痛，不能转侧，自是气虚血滞使然，乃黄芪、肉桂、当归、白术证也。史受之误指为肝急，以羚羊角投之，遂至瘀凝夜热，病日增剧，久之将成蓐劳矣。亟与如法补救。晚，接贞盒天津快信，并以纸匣封寄水仙花三剪，邮程三百里，色香未减，洵雅人深致也。又录示近作古今体诗数首。

二十四日（十一日） 晴。李雨亭自衡水来云，彼处至今不知乱事，真福地也。居长安者无非争名利，余既置身局外，尚恋恋于此，饱受虚惊，亦何为哉！逝将去此耳。三点钟访德友梭尔格君，恳其致青岛武官什佛尔君函，为余介绍为避地卜居计，梭君立时作书付余，可感也（余于什君亦有雅故）。出城访润田，留饭久谈。归途过电灯公司，访陈少安，交还天津寄物费一元七角五分。灯下作书复贞盒。

二十五日（十二日） 晴。丁香、鸾枝均开。梅叟来访，偕至同乐园观剧，梅作主人。五点钟散戏，饭于大观楼，觐枫作主人。

题梅叟《云山春宴图》（庚戌二月燕于云山别墅，吴仲远绘图）

新蒲细柳暗千门，欲上高楼怯断魂。重展承平旧诗卷，桃花如梦认春痕。（亡国之感，南宋词最多，俱凄惋哀艳，不作佗父面目，最为可法。）

二十六日（十三日） 晴。自正月十二日以后，无日不大风，长安真非乐土矣。饭后为二侄女诊病，顺访亚蘧，未值。接贞盒书，又和余昨韵一律。献廷来久谈。

二十七日（十四日） 晴，竟日大风。齿痛牵及咽喉。晋甫来作半日谈。发常州次伯电（款已由协同庆汇沪）。子夜狂风怒号。

二十八日（十五日） 晴，风稍杀。喉病亦略平。未刻赴社政进行会公举会长，到者十七人。届时投票，余得十六票，全会一致推为会长。京师新会林立，范围皆务为广大，而不顾其能否实行。以政群党为尤甚。几欲举国家大政，汉满蒙回藏五大族风俗政教，悉包罗而干涉之。余戏谓虽以大总统作会长，内阁总理作副会长，恐亦未能踌躇满志也。此社政会力矫虚夸之习，专就社会利病所在，发为言论，达于议院及地方长官，以谋兴革而进安全，庶几可收实益。为二侄女复诊，病去八九矣。又至恒裕久坐。

二十九日（十六日） 晴。李摺臣自天津来谈，论及时局愈坏，非三五年大乱之后不能安定也。未刻至法源寺约会诸友，听隐公讲《大学》。隐公于学所得甚深，而所讲则支离蔓引，全不顾语脉，听者易生烦倦，亦一短也。讲毕时间尚宽，宋芸子前辈讲一段，余亦讲一段，乃散。法国博士铎尔孟君亦到会，真好学之士。连日灯下细读《金匱》，时有人处。今日在法源寺有极可笑事。天津费君，老儒也。询余姓，余告之。费率然曰：薇菽

先生其尊大人乎？余笑应曰：即鄙人是也。方酬答间，又有扬州吕君前问余号，余告之。吕大诧怪，注视余上下甚久，复问贵姓，余又告之。其诧怪更形于色，即曰：公其即直声震天下之恽学士耶？余笑应曰：惭愧不敢当，某即是也。吕愕然曰：吾以公当须鬓苍然矣，今何年少也。费君闻之，亦曰：吾睹公貌，误以为公子耳。余大笑曰：虚度五十岁矣，非少年也。特颜未衰耳。相与鼓掌。

三月初一日（十七日） 阴。延山阴谭女士督课九女一孙女。未刻采涧夫人送开学。梅叟、珩甫均来赏花，海棠、梨花均开。涪州施生曾豫，字孟元，昨在法源寺闻余讲论，踵门求见。年甫十九，天分甚高。研究公羊家言，即能窥澈圣人制作之意。芸子前辈谓为高僧转世。生，产于涪州，甫能言，不作涪语，涪人多不解，唯其父能解之。聆其论多解脱语，自谓若读佛经，求其甚深妙义，即可成佛。芸老言之不虚也。余因其超脱过甚，力劝其收摄，向平实处用功，否则将成狂士，孟元深韪吾言。接常熟翁氏妹电问量能已否起身。可异之至！量能夫妇出京已十一日，何以尚未抵家？不胜悬念。即发电去，并嘱其抵家后来一电。寄次伯信并赈款一千两（合上海规元一千零五两），交协同庆汇沪（汇费二十五两）。

初二日（十八日） 晴。午刻约播臣、授经、剑秋，在广和居便酌。接量能安抵上海电。题耿伯齐《海山灵梦图》五言古十二韵，即书于册。连日在灯下细读医书，此后夜为常课。延胡干卿来寓，授襄、纶、懿英文，每日书塾下学后上课一小时。

题耿伯齐《海山灵梦图》

嗟予有三弟，先后与世辞。悠悠九年间，未尝梦见之。就使偶入梦，神思仍迷离。精诚愧未至，幽明路永歧。吾友具至性，望云有馀悲。缘想遂成梦，梦在东海湄。灵山俯碧浔，孤塔明丹曦。攀衣贾弟勇，引领增兄危（皆梦中情景）。浩浩天风中，茫茫迹已迷。挑灯恋前境，绘图摹幻思。借兹丹青影，招以楚些词。中有孝友泪，莫矜山水奇。

初三日（十九日） 晴。午后晋甫及李啸溪同年拍电相邀，遇诸涂，同出城，饭于萃芬。散后又偕晋步游，趁西城归。看仁和王见大先生（文诰）编注《苏诗集成》。诗注荟萃古今评注家，择精语详。又别编《诗案》，月梳日栉，巨细无遗。坡公诗文集及北宋后诸集，凡有关记述印证者，悉载注中。虽坡老自编日记，亦不能若斯详密也。可谓用心专而用功勤矣。余习公书，瓣香甚虔，拟即专治此编，诵其诗，读其文，想其言论风采，亦足以送老矣。

初四日（二十日） 阴。谷雨节。有人论阳历二十四节气皆有定日，今年如是，年年皆如是（所差不过一日），于农事未尝不便。譬如今年四月初四日交谷雨节，则以后四月初三、初四两日（因每阅四年，必于二月底加一闰日，故有一日之上下），必交谷雨，易于记忆，转胜于旧历忽在二月，忽在三月之无定期，非检查历本不可也。其说颇有理。又每月若干日，亦系一定。唯二月为廿八天，遇四年加闰日，则为廿九天，亦胜于大小建之无定。吾之恋恋于阴历，以其为皇清正朔，同诸刘氏腊也。若在前数年即改用阳历，吾亦

从之矣。唯佳节风景，如上元、中秋之月圆，重阳之菊，诗家佳兴全减矣。午刻至广和居赴授经之约。散后访梅叟，偕至乡祠赏海棠，北学堂前四大株，万点嫣红，花光照眼，真大观也。登最高楼凭眺良久，微雨数点，旋止。归寓，值朗轩在此，新自青岛归，述其风土之美，今之桃源也。大动卜居之思。中原乱事，非三五年不能平也。倘能遁迹于此，读书乐道，以待时清，詎非幸福乎？宝惠奉任命授为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年未三十，即真除二品官，老辈断无此事。惜乎！山河易主矣。

初五日（二十一日） 阴。未刻至龙泉寺行吊，为润田太夫人题主。民国不定礼服，庆吊者皆以便服行礼。余以成主大典，不可简褻，特戴翎顶绒冠、硬领、乌靴将事，庶几无礼之礼。至愿学堂赴公益会职员会议。入夜狂风又作，花事不堪问矣。日日吹旱风，黄沙弥空，怒号聒耳，昏昏无复生趣。秦少游论坡公作书，执笔近颖，管微偏向右。李端叔则谓公每作书，磨墨如糊，始染笔。执笔微向下而行甚迟。余自得此法后，觉书道大进，所有推、擲、顿、折、皴擦、回旋之法，皆从此悟入。前人学文学字，俱恃口诀，不肯轻传，此类是也。吾兄孟乐，以中锋悬腕习柳字，得其端劲之妙，乃移其法以习苏书，全然不合。余曾力劝之，不信也。皴擦回旋四字，是吾近年独得处。宋人评坡公翰札最工，笔圆而韵胜。余学苏，专求此五字。坡公得力全出颜平原、杨少师，学苏者不探源于二家，断无入处。《鹿脯》、《韭花》二帖，《蔡明远》、《刘太冲》二序，《祭兄》、《祭侄》二稿，皆当肆力。若欲得其韵致，又当熟临《神龙兰亭》（颖上本极佳）。如此用一番工夫，始可与言坡书之妙矣。一家之功，其难若是，书岂易言哉！

初六日（二十二日） 晴。季超丈来午饭。未刻至悦生堂赴社政进行会。三点钟开会，余先登台叙述本会宗旨，然后会员题名，纳费，推举职员，修正会章，五钟散会。夜梦与人论国亡之恨，失声大哭，不能止，痛骂执政之误国。既醒，泪珠犹被面也。余于故国之思，顷刻不忘，虽在欢场，偶一触及，则惘惘如有所失。连接萧亲家两书。

初七日（二十三日） 晴。亲友多来贺者。饭后李啸溪、陆天池偕来吹笛唱曲。夜又大风，日日如此，几成昏暗世界矣。连日夜间细读《金匱》。自来注《金匱》者少于《伤寒论》。余所见数家，皆不甚惬意。尤氏平稳，苦乏精义。黄氏时有精义，而金木水火土，搅扰无已时。程氏、陈氏各有得失。《金鉴》臆断甚多，遇所不解，则指为讹错，最为劣妄。唯喻氏发挥详尽，能于无字句处窥破奥窔，所得最深矣。徐忠可以喻氏门人，所得亦较深。余读时，时有心得，用朱笔笺于《金匱辑义》之上，为他日作注张本。接五弟妇信，知庆侄女已于上月廿四日适胡氏。刘壬三来，请为其妹拟方。又接萧小虞信。

初八日（二十四日） 晴。午刻访南园，携小虞书斟酌裁答。壬三追踪而至。昨药颇效，更定一方（病人在涿州）。饭后偕至大舞台观剧，上流社会人垂辫者唯余等一桌而已。同座谈保帆太史（国楫，广东人，癸巳同年）。戏散，饭于福兴居。趁西城归。复小虞书。又接徐贞龢翁、笏斋贺函，均随手邮谢。宝惠所辖镶黄旗，兵额四千六百人，月饷七千馀两，米二千馀石。若以八旗二十四部（每旗满蒙汉军各三部），约略计之，得兵十万人，每年耗饷约二百万，坐食习惰，度支安能不病哉！前朝屡议八旗生计，迄未出一策以救其弊，因循坐困，以迄于亡。今若骤议裁节，其不转于沟壑者几希。此真棘手题目也。

初九日（二十五日） 晴。杨吉山自津来见。午刻饭于大观楼，锡兄作主人。饭罢偕观、锡率惠至同乐观剧。戏散至大德通少坐，遇朗轩，又拉至东兴居晚餐。终日荒嬉，借

抒郁勃之气。夜月甚佳。社会二字，几为人所恒言，究竟皆不知二字是何意义。即吾辈立社政进行会，不过作市面代名词而已。此二字包罗甚广。人生必有营业，有业必有群，自国以至家庭，无不有群，即无不有群之状态与心理，此社会学之所由起也。有历史习惯，有风俗宗教，有人情物理，此中煞有研究。今吾辈以市面风俗一面当之，但为社会之一部，亦无不可。余拟作《说社会》一篇，为会中言论之前导。

初十日（二十六日） 晴。饭后至法律馆访授经。晋甫来久谈。一日倦甚，刻刻思眠，脾郁而困。

十一日（二十七日） 晴。有武阳二少年自南京来见，皆革命军中人来供职于陆军部者也。未刻赴社政会，提议数件。一日读《金匱·妇科》讫。傍晚颇有雨意，仍飘数点而止。接大兄信。余今日始束发作道装。

十二日（二十八日） 阴。饭后至会馆答拜杨、汤二君。率惠、铭、振在大舞台观刘伶演蔣相如完璧归赵，关目说白俱佳，盖均本于《列国志》也。戏散，饭于大观楼，觀枫作东。归寓值新甫、晋甫两兄及珩甫在此，畅谈，夜分始去。

十三日（二十九日） 晴。陈幼衡来见。午刻剑秋约广福楼午饭，遇梁次侯（用弧）、江霞（孔殷）。此闽人所开，特以文君当垆，招徕坐客，可谓精于营业矣。至新开路为适于氏表妹送行。访新甫、晋甫两兄，夜饭后始归。接大女信。每夜为二女、三女讲小学第三册善行门。

十四日（三十日） 晴。午刻饭于大观楼。两月来观我朵颐，将军不负腹矣，大体无可养，而养其小体，犹为计之得也。饭罢写扇两柄。觀枫买古文两本为书扇材料。此编为吴挚老授其子辟疆（名启孙）童年读本，上溯周、秦（起《国策》），下迄曾、张，古文菁华，萃于此矣。选注尤有涂辙可寻。简当与湘乡《经史百家简编》相仿，而用意不同。简编重体势，此则兼重义法。合两种不过四册书，然能熟读而详味之，古文之道在是矣。余深爱之，乃向觀枫乞取而归。三点半钟赴愿学堂顺直公益会讨论会规。六钟始散会。昨日江苏全省在省馆开公益会，约余而未往，以公民选举权不得兼跨南北两省。余五世北籍，且先大父曾受宣庙不准改归之谕，完全为顺天人，以法以情，皆不当兼顾苏省，非愬然于先茔所在也。寄曹亲家书。

十五日（五月初一号） 阴。午刻至小有天闽菜馆，赴李晋臣约。至东城吊孙麟伯之丧。途出东长安门，顿触铜驼荆棘之感，悲从中来，凄然泪下。去岁钱仲甫以旧册子乞书大小各种，因乱久未落笔，今日磨浓墨为临坡书二叶。接曹亲家信（涤新世讲交来）。又接贞盒书并长歌一幅。门口货郎以破帖一堆求售。细检其中有东坡狂草《醉翁亭记》，颜鲁公书《元结碑》，徐浩书《不空和尚碑》，汉荡阴令《张迁表》（碑阴俱全），皆旧拓本，《张迁》、《不空》两帖，墨气尤古泽可爱。又有安素轩原拓《松雪道德经》四叶，余则黄芦白苇矣。以洋十八元概留之。坡公此记，纵横飞舞，别是一种手法。此种草书，非可对临，但细玩其顺逆出入顿折之法，便可增进一格。若规仿尺寸而学之，则神理全非矣。

十六日（初二号） 黎明梦觉，忽闻雨声，辰正再觉，则檐溜琤琮矣。此为交春第一次甘澍也，竟滴沥未止。午刻至东城陆天池同年处，为文烈夫妇及贤子文节书神主，翎顶珠补端坐书之，书毕乃正席南向点主，钱新甫、晋甫两兄襄题。近日庆吊，概着便衣，文烈父子忠于清室，不可不着清代衣冠也。天池备酒肴相款，又久谈始归。西圃花木俱含润

气，药阑蓓蕾已辨颜色，得此滋润，大有生意矣。复贞盒书。

十七日（初三号） 饭后访亚蘧。又至恒裕。程伯葭自南方来，旧雨重逢，况更丧乱，情意倍洽。为仲甫书册两叶，临坡公“恶酒如恶人”诗帖，一以写隶书法行之，笔笔留，笔笔拗，乃稍得雄厚之致。吾所临为《姑熟帖》，乃南宋初年钩勒上石者，不但笔法呈露，并墨法亦如凝如融（墨法非捶拓所用之墨，盖坡公当日墨彩墨痕也）。居然下真迹一等。当时钩鏤之工，其妙如是。收藏家珍贵宋拓，良有由也（一经上石，墨痕何从窥见？此可意会，不能言传也。唯最精之旧拓本始有此妙。吾所藏苏帖至富，皆属上品，然只《和陶诗》及《姑熟帖》有之）。通篆隶法于苏书，是余近日悟出最得力处。生平爱博而情不专。近来唯有三事，志在必成。一阐明《孟子》学说，通公羊春秋家言于《孟子》（宋、明诸儒以汉唐以后学识看《孟子》，《孟子》之微言大义遂晦）。一研究医学，精求《灵》、《素》、张、孙奥义，以融贯中西。一专精书法，通篆隶及二王法以习苏书，自成一笔法。

十八日（初四号） 晴。午刻约伯霞饭于大观楼。未刻赴社政会。孔仰恭提议民国冠服必须用中国材料，拟具书向参议院请愿。余甚韪其议。归寓稍息，复至武功街赴干卿之约。接量婿、姻女稟。

十九日（初五日） 晴。在阳历为端午，节气尚未交立夏，从此古来佳节风景尽废矣。此虽小事，而词章之将废，其见端也。作霖来访，所戴纱巾，仿戏场诸葛孔明冠制而为之，即名之曰诸葛巾。民国制度不一，事事可以自由，真古今中外所无。未刻乘骡车出朝阳门，至海会寺吊陆文烈父子之丧，往返几四十里，腰腹俱酸。吊官服式各殊。绍仁亭同年纯用道装，俯伏而拜，如道流。程少山同年则纓冠元青褂，仍用大清服式。此外有西装而鞠躬者，并有磕头者，有便衣免冠者。余则免冠盘发。民国成立已三阅月，而礼服至今未定。大廷广众，致现种种怪相，尚复成何国家！识者有以知共和之难久矣（纯是乱乱哄哄景象）。借款成而中国亡，借款不成而中国即乱。无纲常，无名教，无廉耻，人心亡而中国亦亡。孔仰恭来夜谈。

二十日（初六日） 晴。李新吾、李师葛、何承卿、杨绳武、陶裔如均来谈。客去，写册子一叶半。南园来夜谈。

二十一日（初七日） 晴。作书致长芦运使陆士枚（安清）催取学堂公款。写册子二叶，匾对三件。连日临帖，作应酬字，下笔遂有法度。写字最忌任意挥洒。日久手滑，自以为渐臻熟境，而不知日趋于俗矣。

二十二日（初八号） 晴。门人鲍幼卿来见。午后朗轩邀至同乐观剧，人山人海，几无隙地。以表面观之，已复承平旧景矣。散后在泰丰楼晚餐，亦朗东。接顺直保卫局公函，局中特设赞画，公推余任之。余于军事知识颇浅，当之有愧。

二十三日（初九号） 晴。饭后至社政会茶话。定服制、用国货议，仰恭起草，余为删润，付书记缮正，作为陈请书送参议院。

二十四日（初十号） 晴。客来甚多，皆托余为之营谋者。呜呼！国可改，此风不可改。余已作世外之人，尤不愿向朝贵作请托语，且多非素识也。饭后三兄过谈。伯葭来作半日长谈，携龙井真茶共细品之。元和陆九芝先生极恶昌邑黄氏。《世补斋医书》中，力辟其贵阳贱阴之谬，斥其不识阳明证及窃书、改经、妄自尊大之失，可谓透快矣。余则尤厌其满纸金木水火土，无证不本于此。夫五行生克，见于《灵》、《素》、《难经》，原不可

废，然只可心知其意，识其有此理而已。若夫医治之要，则在虚实、表里、寒热、风寒、暑湿、燥火之外感，七情、饮食之内伤，外见、内合之相应，以定夫汗、吐、下、清、温、和、补之治法，自然病无遁情，治鲜失手。观于仲景《伤寒》、《金匱》，何曾有一语及此。皆认定六经，直指病机，备详传变，而千古之论治者，自能奉为标准。唐后诸大家，已渐据此论病，非仲师本意，然总不如黄氏之反复执持，嘖嘖不已者也。看似精深元妙，其实节外生枝，玄之又玄，病情愈晦。且五行之中，只有木克土、火克金之病，脾土克肾水已少，若肺金克肝木，肾水克心火，则无闻焉。无惑乎儒医迂曲而寡效，市医鄙陋而不通，而好新者流，且以蹈空无实验为中医诟病也。

二十五日（十一日） 晴。作兴举顺直水利、提倡补助全省实业意见书，陈公益会，请会长提议付之公决。大旨先从遴选分赴各州县调查、造表册入手。未刻赴保卫局，交冯总长。同乡诸公见之，金以为根本切要之图。三点钟开会，议筹款三条，可行者二，不可行者一。众议金同。归途大风扬尘，对面不见人。灯下看《东方杂志》第八册，有《振兴农工商业书》一篇，利弊兴革了如指掌，所筹办法切实可行。此为经世之文。程伯葭尝谓，身处今日，贵有旧道德，尤贵有新知识，否则将无以自立于社会中。真名言也。余看杂志及各报（择其切实有用者），固以自助，亦以策励子侄。

二十六日（十二日） 晴。午刻赴湖广馆五族共和合进会，先演说，次选举。姚石荃得票最多，举为会长。珩甫来夜谈。接大女信。

二十七日（十三日） 晴。春茂之来谈。未刻赴社政会茶话。偕锡、珩游崇效寺，芍药未开，绿牡丹及醉杨妃二种犹未残，特风燥过甚，光艳全减矣。会友王菊墀寄住寺中，以水饺子款客。

二十八日（十四日） 晴。芍药大放，作简招梅叟、珩甫来观。晋甫携其二子彬如、能如来见，因邀赴聚魁坊晚餐，餐毕又回寓，久谈始去。

二十九日（十五日） 阴，微雨，湿地即止。未刻赴愿学堂职员会。

三十日（十六日） 闷躁殆不可耐，雨将至矣。

四月初一日（十七号） 黎明大雨，竟日滴沥，彻夜不止。京师春夏之交从来无此长雨也。写册子三叶。随意看书。

初二日（十八号） 晨犹阴雨，午后畅晴。未刻赴社政会。觐枫邀往大观楼晚餐。日本有贺长雄论自来史家之弊，谓其“于事实止述帝室事实、法令发布、官职更迭、战争胜败四者，又或日食、地震等奇异之征验，天皇之御幸，大臣之死生。此外如风俗、美术、文字、语言之变迁，产业、贸易之进步，外国之交通，则反无所记述。”此数语虽讥日本历史，实洞中中国历史之病。史家唯太史迁特具宏旨，如《封禅》、《平准》之纪朝局主尚，《游侠》、《货殖》之纪社会风土，外国各传之纪边事原委，皆能着时势变迁之概，有千秋眼光。班史犹稍得其遗意。自后汉以下，直为一姓兴废之书，与世界无涉。其不作《志》者，并一代典制而亦不详。至宋、明二史，直为官书而已。（明之奄宦党局，为亡国之因，即就一姓论，亦当郑重反复，旁见侧出，以特著之。乃限于相沿体裁，并此而不能发挥，何论世界乎？）若夫考订批评之学，尤其末矣。近来新学发明，其论史裁，识见实超出前人。

初三日（十九号） 晴。光州人李靖尘（阔）来见，乃民权监督党党员、华侨代表冯

君自由欲劝办国民捐，设立银行以储海内外之捐款，托靖尘恳余介绍于润田，筹商银行办法。饭后率儿女散步太平湖畔。大雨之后，湖水骤增，拍岸平堤，沧漪入画，流连者久之。陆天池来谢。出城访润田，致冯、李二君之意。赴大观楼践伯葭之约。偶检《饮冰室全集》论满汉之界一篇，乃戊戌年所作。而近两年旗贵盈朝，种族革命之事，若已见之。任公之识为不可及也。昨夜梦见先妣，不孝起居慈躬甚殷。又恍惚吾母有失眠病，因敬问近来能否安眠。语至此，忽觉一阵伤心，热泪潮涌，怆然而醒，泪犹盈眶，追忆慈容，泪续续下。呜呼！吾母见背三十八年矣，不孝衰老侵寻，顿见白发，感岁月之如驰，痛劬劳之莫报，握笔有馀悲矣。梦中见慈容，犹似儿时所见，但少瘦耳。

初四日（二十号） 晴。圃中白芍药朵大如盆，真胜观也。饭后至嘉应馆为施梦元诊病，盖思虑过苦，脾阳困矣。至愿学堂赴职员会。赵廓如来见。贞盒前辈归自天津，以鲋鱼半尾相饷，第一次尝鲜也。

初五日（二十一号） 晴。嵩阳别业民权监督党公请余作来宾。未刻前往，开会时余亦登台演说。申刻摄影散会。在大观楼晚餐，宝惠出钱。赴青云阁理发处剪发。此辫与我相守五十年，一旦截之，不无恋恋。唯上流社会人俱已濯濯（唯商界中人尚有存者），余既不能杜门自守，不免驰骤于酹酢场中，日受刺激，只可降心从众矣。接南昌盛少怡表叔信（住赐福巷）。夜间采涧检理旧藏小说书，有《安邦志》数本，尚是吾母故物，突然见之，潸然泪下。

初六日（二十二日） 晴。饭后率惠儿春仙观剧。散后即出城至恒裕，润田盛备酒肴。写大小对联十付、牌匾三件。归寓已子初。接季申四兄沪上书。贞盒前辈枉过。

初七日（二十三日） 晴。善菴田归自奉天，已改姓名为单福田，隶顺天籍。畅谈良久。为仲甫写册页毕，真、行共十四页。借旧纸习书，两得其益矣。晋甫、作霖来谈。复张子偕书，寄西安商务印书分馆转交（或寄保棋巷），付邮局。

初八日（二十四号） 晴。江苏公会定章，各府自举评议员二人，又当选候补二人。因出知单约八属同乡，在武进馆投票公举。到者四十五人。余与屠治安按名散票，用不记名联举法，请谢作霖、屠治安监督拆票、袁匡来登记。秦瑞玠得三十二票（无锡），余得二十票（武进），为评议员。吴增甲得十二票（江阴），杨寿楠十一票（无锡）为候补员。作函开单送总会事务所。余已任顺直之事，不能复兼顾原籍，故与诸君约，同举赵剑秋。乃剑秋仅得六票，仍以余充数，无可推委也。又与诸君同检点唐演锁存行李书籍。入城至天池同年处贺嫁女之喜，夜饭后归。

初九日（二十五号） 晴。午刻在云山别墅，与何梅叟，钟秀芝、阔安甫两前辈（阔公改姓名为谭伯恭）公请贞盒并约王劭农、延铁君二丈作陪。散后赴社政会。仰恭来夜谈。夜写大兄、四兄信。

摘录上大兄、四兄书：

晨得四兄来书，读之快极而悲。两兄侨寓海滨，时得聚首之乐。弟则孤处北方，骨肉仅在一门，朋辈散于四方。寂寞之味，非言可喻。然弟所以不思南归者，非忍远离先墓也。民国虽建，大难方兴。风俗之奢淫，人心之诈巧，至吾苏而极。劫运之交，殆将不远。直隶淳朴俭苦，犹存老辈典型。恒赵深冀之间，至今尚奉宣统正朔，确守

遗经，不知革新为何事。窃以为元气淳厚，一时未易散也。至于北京为争名之地，非闲野所宜居。青岛托庇外人，尤非所愿。又凡都会码头，生活程度过高，只便仕宦经商，而不便久寓。愚意拟于恒赵深冀间，择其文质相兼者而卜居焉（过于固陋之处，用途虽省，而培植子孙则不相宜）。终其身为北人，不复作首邱之想矣。况近来交通便利，每岁祭扫南旋，亦非难事也。摄政三年，亲贵遍布朝列，卖差卖缺，竟成市场。正人屏诸卑闲，危论付之不省。稍有知识者，皆知国将亡矣。革命军兴，推倒恶浊政府，士农工商翘首以盼幸福，不料自私自利之见，更甚于专制之朝，统一无期，秩序不定，胶胶扰扰，如在梦中。志士心灰，外人齿冷。此中局面，万不能长。以愚意测之，满清无望中兴（亲贵之心死矣），共和决难成立，待其水益深火益热，有大英雄者起而收之，以君主之名，实行共和之政。吾中华将有雄视全球之一日，惜我辈不及见耳。我生不辰，其谓之何！弟燕暂栖巢，唯以看书、写字、赏花为功课，安贫习俭，为得过且过之谋。平日喜用脑力，此心不能无所寄着。而近来新发明之学理，实有胜于旧说者，以余力从事钻研，亦颇获饜心之乐。始而挽发作道士装，亦可通行社会，无如发根以逆挽而痛，且奇痒不可爬搔，其苦万状。继乃思身体发肤，贵乎适意，吾岂好辩哉！何必自寻苦吃！遂于亡国百日后四月初五之夜，毅然截而髡之，于是种种者变而濯濯矣。两兄得无笑我乎？宝惠以副都统领禁卫军，兼实录馆。完完全全为旧日之官。都中尚有一部分为清朝之官，如弘德殿、实录馆、崇陵工程、二陵、八旗、内务府、钦天监之类。具折谢恩，请安请假，皆直达内廷。钦奉上谕，有时亦有交片，盖用法天立道小玉玺，五大臣署名（两太保，内府三臣）。每日亦有官门抄，称为宣统四年，仍用旧历。真自来未有之怪局。此为外间所不知之事，聊为两兄言之，幸勿传播，或生波折也。赞、柔、酉之师甚好，照常讲书作文。五男孩别延一师，十女孩则延一女师。合家均安适，请勿念。

初十日（二十六日） 晴。孔幼云（繁淦）来拜（丁酉拔贡，大理院推事。其胞兄繁朴，字厚庵，为己丑同年，又有甲子、庚午两世谊，其世父名庆辅，与先君子同署至交），仰恭之尊人也。未刻赴省馆江苏公会投票，举正副会长（陆征祥、姚锡光），五点钟始毕。复赴五族合进会，则会将散矣，始知是日公举副会长，余得十票。

十一日（二十七号） 晴。仰恭、仲瑀来议会事。饭后阅《民立报》三日（此报□□寄京，不能按日送到）。此报于政说学理特详，且具卓识，为南北各报之冠，而摭拾丰富，零金碎锦，多可采之辞（每日三大叶，字小行密，若综辑之，一星期即可成一巨册）。余素乏新识，中年脑力日减，不能更致力新书，而稍有一知半解，不见揆于当代闻人者，则得力于《国风报》（今已止版）、《东方杂志》及此种报纸居多。五钟后出城，为苏姑娘诊病。又入城至武功卫赴龚仙洲之约，谢医也。

十二日（二十八号） 晴。未刻赴教育会，提议抵抗教育部新章中小学堂废读经事。祖龙之事再见于今。圣道废，乾坤晦，大劫将临矣。各监督皆表同情，唯齐鲁学堂周树标不甚赞成。邹鲁礼义之邦，乃有此人，尤为可怪。又至愿学堂赴顺直公益会。接大女信。

十三日（二十九号） 晴。饭后至横街看病。挈林侄赴青云阁截辫，登最高楼，遇汪仲高，扰其茶点而归，接笏斋书，随手邮复。

十四日（三十号） 晴。仰恭、仲瑀来议事。出城答拜各客，唯晤贾子咏、吴穆如久谈。傍晚看《民立报》六叶。接量婿信。南北志士提倡国民捐，甚盛举也。然余意不甚主张。今日阅《守真日报》所著论，其说多与余同。子咏亦诋之甚力。

十五日（三十一号） 晴。民权监督党党员刘、贺二君来访。其所欲行之事，可发大矇。新立之会林立，大率皆为己之学，言国家言国民，特幌子耳。出城至三兄处复诊。梅叟以《月篳联吟》卷子索题，于晦若前辈新题数诗及长跋，感慨淋漓，可以传矣。复南园信并丸药。

十六日（六月初一号） 阴。未刻赴社政会。

十七日（初二号） 晴。饭后天池来谈。至锡兄处为其令媛诊疾。在恒裕略坐。偕惠儿大观楼晚膳。

十八日（初三号） 晴。顺直学校学生发起国民捐，推六人为代表，以规章来求正。吾于此举不甚以为然，然不便阻遏也。傍晚赴公度致美斋之约。夜闷热殊甚，不能安眠。

十九日（初四号） 晴。仰恭、仲瑀先后来谈。仰恭求学之志甚殷。曩在译学馆习德文，近又兼习英文、法文，思以外国文法精译《四书》，传孔教于泰西，真不愧圣裔矣。

二十日（初五号） 阴。一点钟顺直学堂诸生在药王庙开国民捐联合会，余被推为临时主席。四钟散会。有李六更者（新撰此名），背负大白布，书劝捐条款，手携大柝，在会场乱击，众恶之，群拍掌逐之，秩序几紊。幸有人出而劝解，始就序。闻此君终日游行大街，击柝演说，大类疯人。此种行为，恐反生民捐阻力耳。大雨忽至，疾驰至大观楼，杜燕生、仰恭、仲瑀接踵而来。归寓，晋甫、朗轩均在此，又畅谈良久而去。

题梅叟《月篳联吟图》卷子（月篳，梅叟马道胡同书室也）

摩挲铜狄忽荒烟，白发词臣剧可怜。莫向卷中寻旧款，贞元朝士义熙年。

烽火苍黄返故庐（正月之变，梅叟自西城避于旧居），蟾光无恙树扶疏。只怜举目山河异，欲话新亭更不如。

二十一日（初六号） 阴，微雨，稍凉。写应酬两件。饭后偕锡兄访朗畅谈。

二十二日（初七号） 晴。未刻朗轩约往文明观剧（男女合演）。散后饭于新开之醒春居，大德通作东。修之来夜谈。

二十三日（初八号） 晴。为仰恭改削财政条陈稿。未刻赴织云公所顺直学校国民捐联合成立会，入席者一百余人，仍推余为临时主席。余登台演说向来办事议论多意见深之病，皆有为而言，听者多拍掌。投票公举正副理事（此会不当有会长名），余得九十九票，被举为正理事。汪仲高（鸿瀚）、王卓元（恩弟）、郑景韩（师道）、王化初（道元）以次得多票为副。又推举执事员。余得间先行，赴社政会，已逾四钟，会友将散，以待余，尚未行。乃为点定上内务部、顺天府函稿，请开各省米禁，运囤积之米至京，以平市价，利民之举，此为大矣。仰恭欲从余学文，其弟公择欲从余学医，皆年少而有志者，余特允之。

二十四日（初九号） 晴。燥极。午前赴教育统一会员衷佑卿之约，茶话讨论。众人议论蔓冗，意气冲突，喧乱两小时，无一语正当办法。余及范栋臣拂袖而出。京师会场林

立，其内容大率如是。社政会较为简而有实际矣。伶界在广德楼演义务夜戏助国民捐，有名脚色俱到，不收酬金。朗轩昨已约客往观，今日再约余及儿辈前往，饭于泰丰楼。八点钟入戏场，雷电骤作，大雨倾盆，诸伶不能到，仅演一出而散，声明廿六日补演。仓猝寻车不得，余以钱十千雇橡皮轮人力车冒微雨归寓。

二十五日（初十号） 晴。闻昨日大学校民权监督党在湖广馆开国民捐联合大会，以与吾会争，思以大力排斥之。乃会员因斗意气大哄，几致挥拳。来宾望之焉，去之。党员用武力遏制，秩序不可复整。次日传为笑柄。党会中此为最劣者。

二十六日（十一号） 晴。未刻至顺直学校赴联合会茶话，余为主席。晚饭于大观楼。八钟至广德楼观剧，归寓东方明矣。入四月后时闻鸱枭夜笑。今夜采涧夫人及奴辈又闻异音，述其声如纺车如曳锯，余惊曰：此鬼车也，祸不远矣！既而知邻巷以机器磨面耳，一笑而解。

二十七日（十二号） 阴。二侄女挟其夫赴沪归宁，带去大兄信一封，八叔寿礼一份（七十生日）。

二十八日（十三号） 阴。挈宝惠附火车作正定之游，相度风土，为卜居计。八点钟开行。同屋遇李石臣（廷玉），曾以军功保道员加副都统衔。去年九月，从铁将军守金陵，赞画三帅军事，详谈三帅守雨花台、北极阁，击退革军，卒以粮尽兵少，项城坐视不救，三帅不得已与革军议，不伤满汉居民，让城而去。议论激昂，声泪俱下。三钟抵正定。王聘卿兄已遣人备车，在站相迓，坚请下榻家中，乃入西门解装厅事里间，凉敞高洁，蝇蚊不至，胜旅店十倍。与聘兄畅谈近事，相对感慨。府城尚是唐代之旧，即成德军治所也。王氏据传五世（自王武俊至王镕），为河北战争要地，故城高而坚，四方皆为门三重。大城之外，更筑罗城，周四十里，明及国初直隶省治此，雍正朝始移保定。今知府衙门，即总督署，亦即节度使牙也。規制宏敞，署后有土山，高数丈，相传乃煤炭堆积而成，以备城守缺乏。彻夜沉寂无声，眠甚酣。

二十九日（十四号） 阴。七钟即起，步行游街市。登西门城楼，内视全城，了然在目。城虽大，市肆、民居，俱聚中央。东西十里，南北十里，作十字形，四隅皆田亩菜畦，如乡间焉。居人风俗敦朴俭素，无争名竞利之心，故坐者行者，无不气静神闲。吾父子以罗衫剪发之外来客行于其间，亦漠然不复回盼。尔我无关，真有古风也。币用制钱，无铜元。家居什物咸备，唯缺鱼虾。妇人裙布钗荆，无贵重品。饭后偕惠乘车游龙兴寺，俗呼大佛寺。余癸卯汴闾星輶出此，以寺为皇华馆焉。方丈意定，尚是旧住持，赴盐店义麻雀，未晤。佛为观音菩萨铜像，立莲台上，身高七丈八尺，首穿屋顶，不蔽风雨。髻高三尺馀，十年前忽堕，地为之裂。两壁嵌塑千佛像，穷工极巧。前殿泥塑菩萨欹坐像，妙相庄严，非可言语形容。四壁画如来成道始末，不知绘自何朝。碑记林立，唯隋开皇《龙藏寺碑》最古，最有名，捶拓过多，下半泐矣。又有宋、元二碑，高宗朝四体碑（满、汉、蒙、藏），摩挲遍读而出。聘卿言，寺为后燕慕容熙龙腾苑，华侈工丽，为游幸离宫（熙都中山，即今定州）。一隅僭窃之主，用民力若此，民安得不困，国安得不亡哉！隋代改苑为寺，仅得其三分之二也。

五月初一日（十五号） 雷雨，旋晴。附十点钟三十二分火车回京，乃在站候至十一点半钟车始到正定，已误一小时矣。中国人办事无准，大率类此。七点钟抵京，南园、三

兄均在此，久谈乃去。

初二日（十六号） 晴。齿肿而痛，内热殊甚。傍晚访隐公论学。

初三日（十七号） 晴。燥热似长夏，静坐观书而已。涑水李虎臣（云从）持贞盒函求见，谈及十五年前在蜀中与一道人相稔，得道于峨嵋山中，发长丈馀，指甲长几及尺，似是数百年人，说未来事多奇中，革命炸弹之祸，皆预言之。据云清运尚近百年也。仰恭来夜谈。复笏斋书。又寄谢王聘卿书。

论《金匱》痙病

诸家论痙病原因，其说不一，或主阴虚，或主寒湿，或主风，或主燥，且有指为阳虚者，各持一见，无所适从，此触彼背，动多齟齬，余乃就仲师此篇，专玩白文，尽扫注解，熟复深思，今日忽觉豁然贯通，得其主脑所在，证以《内经》，若合符节，始知仲师言简意赅，而诸家皆堕于一偏之见也。何以言之？《金匱》治痙，只出二方：一为桂枝加葛根汤，专治寒湿之痙；一为栝蒌根汤，专治燥气之痙。盖湿为寒束，故郁为发热而无汗，湿束则阳不得达，故反恶寒。肺气过燥，则收敛不固，津液外泄而汗出，燥甚，故发热而不恶寒。

初四日（十八号） 晴。萧小隐归自南方，述及南京乱后情形，满城一片瓦砾，如入邱墟。夫子庙、秦淮河一带，行一二时，竟至不见一人，较之余去春所历，大有生死之别。汉口、广州大略相同。凡从前繁盛之区，今皆成荒市矣。不知国利民福四字，果能属之共和国乎？抑仍属之满清时代乎？呜呼！内阁总理唐绍仪，因受列邦之轻贱，党人之排斥，于初一日潜遁至津，初二日袁氏始知之，连派大员往追，决计不返。袁氏不敢加罪，犹为之隐饰焉。奇哉怪哉之民国！饭后至大德通、恒裕各贷一百金，以过午节。

初五日（十九号） 晴。端午节。阳历虽改，居民之过年过节仍用旧历也。固由习惯难移，亦可见民国之轻于改制，碍难实行也。晨起祭神，午刻祀先，毓鼎及宝惠仍着清室衣冠行礼。《五经》中《春秋》、《尚书》皆属史家，固矣。黄昏时余静卧室中，忽悟《诗经》亦史家也。古者太史轶轩采诗，归而陈于朝廷，凡时政之得失，民情之乐苦，风俗之盛衰，皆于诗覘之。故十五《国风》直《史记》之世家，大小《雅》直纪传志也。诗亡而后史法亦失矣。班、范而后，史册专为一家一人之事，史学家更从事于体例考证之间，抑无当矣。

初六日（二十号） 阴。未刻赴大观楼，润田、仲瑀均相候，覲枫作主人。接张亲家济南信，亲母病歿，又受兵变虚惊，即复书唁之，交邮寄。

初七日（二十一号） 阴。看《民立报》数份。隐公来谈，留其午饭。未刻赴社政会，共商成立大会办法。夜半雷雨。

初八日（二十二号） 雨止而阴，凉润可喜。饭后访晋甫久谈，又至愿学堂赴职员会。夏至节，以馄饨荐先人。

初九日（二十三号） 晴。午前至畿辅学堂，赴旅京学校联合会。乱后开学者不及曩日之半，皆为经费所困也。仰恭来久谈。

初十日（二十四号）晴。仲瑀来谈。见其所作文两篇，温雅可诵，盖曾从事词章之学者，今日青年殊未易得也。写屏联匾额。申刻赴愿学堂职员轮值，与范棣臣、高桂馨两君剧谈。

十一日（二十五号）黎明雨，午初始霁。读《民立报》数份，中有《社会知觉论》一篇，精微要妙，颇有至理，报纸阐明政理学理，唯此种耳。饭后无聊，偕锡兄步行游城隍庙，遇同年文星阶阁学，相对悲感，竟不能置辞。接笏斋书，随手邮复。

十二日（二十六号）阴。每日晨餐毕，坐话兰箴看《民立报》二三份（沪报不能按日寄，必积三四份而一送），无则看他报，然意味迥逊矣。未刻至社政会茶话。散后饭于大观楼。灯下与锡兄料理会事。读《民立报》，以增政见，广学识。读医经以精擘生理。随意读诗、古文、词，以博趣味。此吾近日纯简之课程也。

十三日（二十七号）晴。仰恭、仲瑀先后来久谈。傍晚，饭于大观楼。夜月甚佳，厅廊静坐，几忘天下多事矣。作诗一首。

晨起太平湖散步（湖去吾庐数十步，在城西南隅）

轻衫任凉飏，晨气与心适。散步上湖桥，近城类村僻。先朝剩朱邸，潜龙此安宅（湖东岸为醇贤亲王旧府，景皇帝诞生邸中）。森森百年木，寻斧良可惜。（〔眉〕森森二句，意取双关）（邸树皆三百年物，国变后，守者盗伐，锯声终夜不绝。）前尘问苑墙，幽景付诗客。且娱清静今，谁知繁华昔（〔眉〕句法颇峭，余所创为）。角楼映深红，鳞波漾轻碧。土膏滋百卉，处处度泉脉（湖畔多井，清冽而甘，皆玉泉伏流也）。世态幻玄黄，到此渺无迹。心远地自偏，吾师陶彭泽。

十四日（二十八号）竟日微雨淅沥，忽来忽止。傍晚至天福堂，顺直学堂公局。荫北来谈。偕郑先生至其寓所，为其夫人诊疾。

十五日（二十九号）晴。先世母生辰，衣冠行祭礼。午刻赴湖南馆教育统一大会，会员一百十一人。余登台演说教育原理，众多拍掌。旋投票公举理事四人（即会长），余得一百零三票当选（汤化龙一百零五票，王金绶八十五票，章炳麟五十五票，皆当选）。汤君为当代闻人，余则旧人也，乃票数几与相埒，亦奇事也。四钟始散，饥甚，过恒裕晚餐。又至顺直学堂，率乙班学生二十人行毕业礼，谒圣摄影。上灯归寓。接西安张子偕信。

十六日（三十号）晴。冯华帅在畅春园营房搭台演戏三日，以和军心。自去冬以来，禁军多人戏园，时至滋事。华帅与之约法，从此不入戏场，而自演三日，以饫其望。禁军喜悦如约，今乃第二日也。特拍电邀余，乃乘马车出西直门，山光湖影，睽隔四年矣，遥望万寿山，不胜麦秀黍离之感。戏甚佳，而客座距台十丈，耳目之力均不及，约略听视而已。近台皆禁军，容纳几及万人。五点钟即向主人兴辞而返。是日客皆国务员，保卫局同乡不过五六人。郑先生夫人患病甚苦，服吾药两剂而全愈，竟不烦改方。郑师诧叹以为神技。余近来每夜临睡前，必读《金匱》两三叶，详加笺释辨正（用日本丹波氏辑注本）。朱书如蝇头，简端殆满。经此一番工夫，仲师经文，字字从心头穿过，无一语含糊忽略，觉学识颇进。

十七日（七月一号） 晴。五钟至十刹海，赴张君立赏荷局，红白花仅数朵而已。归已子初。

十八日（二号） 晴。晋甫午后来，夜分始去，为写纨折扇四柄。天池亦来谈。书客以《溪山卧游图》两册求售，为镇洋盛子履（大士）所著，先曾叔祖洁士征君之友也，征君有序一篇。

十九日（三号） 晴。南园来作半日谈。复王聘卿书（并寄赠七言笺对一付）。接大兄初四日书并洋六百元。

二十日（四号） 晴。张子遇（鸿顺）来拜，系老班候补道，与张少轩帅（勋）至契，新自兖州行营来，述及张帅军情，有足思者，张部下约二万人，驻徐兖之间，以观世变。未刻赴社政会茶话，在恒裕存款（别为六房立折，存洋四百元），至大观楼赴覲枫约。夜热甚，不能安枕。

二十一日（五号） 黎明闻雨声骤作，旋即檐溜如注，竟日夜未息，天气顿凉。一日不能出户，看书、写字或静坐听雨而已。夜间读《金匱辑义》至第十节，见所采注凡四家，皆支离蔓衍，无一惬意者。乃凝神静气，从白文体味精义。忽觉以锁得匙，砉然而解，用朱笔详笺上方，乐而忘寝。时窗外雨声、雷声交作也。

二十二日（六号） 雨势仍盛，午后渐晴。偕两师、锡兄、三儿散步太平湖。拍岸平堤，波纹如织，桥畔水声尤可听，树树蝉吟，尘襟尽涤，真近居胜地也。都人士老于京师，有不知此湖名者。余若非卜居于此，亦安知城中有消夏清境乎？偕郑师至所居，为其夫人复诊。同居旗妇卧病，亦往诊之。顺访南园，有表兄宋午园大令下榻焉，相与剧谈，夜饭始返。复大兄信。又复萧亲家信。

二十三日（七号） 阴晴不定。社政会在织云公所开成立大会，到会者一百六十三人，来宾到者数十人。两钟开会，余任临时主席，报告开会情形，演说本会宗旨，次投票公举，余得一百五十票，当选为正会长。李毓如丈得七十票，当选为副会长。来宾外城厅亟次格君等演说，会员演说，旋即指任职员。四钟摇铃闭会，合拍一照而散。覲枫邀往大观楼晚餐。夜复雨（小暑节）。教育统一会开推举职员会，余未能到。

二十四日（八号） 竟日雨至夜，独于昨放晴一日，以成吾会，巧且幸矣。看《通鉴·后汉明帝纪》一卷。作跋隐公四书，拟题征文册。傍晚，坐雨无聊，偕锡兄、惠儿饮于龙海轩大茶馆（在西长安街西口牌坊下），真本京吃局也。施孟元来复诊。

二十五日（九号） 晴。余见砖上湿润如洗，知地气上腾，今晚必有雨也。仰恭来久谈。江君（焕宽），字子厚，介干卿来执贽，兰生太守之幼子也。余癸卯出差，往返经正定府，兰老皆出城迎送，年垂七十矣。申刻，朗轩招饮泰丰楼，与锡兄同往。夜，雷雨。

廿六日（十号） 晴。午刻约子恕、隐公饮于广和居。子恕以所著《历代地理沿革表》二十册见赠。检阅东三省、内外蒙古、前后藏皆详昔人所未详，于辽金建置郡邑，皆有着落，殊非易事也。在三兄处久坐。四钟至教育统一会，推举职员，始与汤辑五、章太炎两君相见，两君亦殷殷致久慕之意。研究至七钟乃散。在乾祥买米，步云斋买鞋，乾昌买茶叶。在恒裕取回汉冶萍铁厂新换凭单。归寓，南园在此久候，晚饭后去。复程伯葭书。

二十七日（十一号） 晴。金小山丈来久谈。午后闷热殊甚，日西时始出城吊汪聘臣太夫人之丧。夜，在庭心纳凉。接陶兰泉信，又崔子禹丈信。东城裱褙胡同民产一孩，共

十二目，面部两目，自胸至脐，排列五对。其母欲弃之，家人不忍，仍乳哺之。此人痴也。

风雨怀隐公

大道倘榛棘，乾坤无坦程。斯文理不灭，诂关人重轻。黯黯风雨至，喔喔晨鸡鸣。独抱守先志，更增怀友情。绳瓮乐季次，沉冥□君平。□□人海内，肃然古先生。（原稿此处空两行。——整理者注）

二十八日（十二号） 阴。隐公、肇生来访，偕步太平湖，饭后始去。林隆山之弟子福建周少濂（祖颐）来谒，穷京官之失业者不知凡几，惻然伤之，竟无法拯之！客去，看《民立报》，有章行严法律改良一篇，根据学说，发为探本之言。余因悟社会学亦从此发生。反复读之，殊得深味。儿辈阅报，唯看新闻、笑话及嘲谑之文，于此种政理学说，从不留意，固由程度相差，亦是志识凡下，安望其有成乎？傍晚，与锡兄在西长安街西口理发所推发。夜复雨。复子禹丈信，又兰泉信。

二十九日（十三号） 竟日阴雨淅沥。金小山、王慕圻叔侄约期来商顺天府官办高等学堂事。午刻赴隐公为子恕设饯之约。三点钟赴社政会，会员因雨途，到会者不及三分之一，未开议。

六月初一日（十四号） 晴。裁去仆人、更夫各一名。午后至辅仁义塾，集学生三十二人而面试之（勤惰，讲书，习字、算学），各定分数。有翟姓幼童，甫十龄，讲书明白得神，字亦佳，余嘉奖甚至。直至日暮始毕。访仲瑀于醒民报社。

初二日（十五号） 晴。闻梅叟病笃，急往视之，至门则白纸满目矣。至寝室抚尸痛哭。二旬不见，遽作古人，知交日稀，感伤不已。询知丧具尚未买妥，乃偕哲生表侄赴福寿相材，有楠板甚佳，以六百金得之。南皮张文襄之薨也，棺必美材。在骡马市鸿远相得阴陈杪板一副，价一千五百金，其实河柳也，价仅数十金耳。当时亲友觉其劣而不敢言。肆伙未沾其利，又忿肆主张姓之欺人太甚，泄之于外，众始知之。文襄元辅名人，附身乃得柳木，与贫户等，岂此中亦有运数耶？福寿掌柜孙子久即便宜坊掌柜也，邀余饭于坊以酬劳，兼邀润泽相陪。饭罢在恒裕取利仁息金。又至何宅一行，始入城。

挽梅叟

就我定诗文，耆宿虚心，如公有几？

佳辰赏花月，旧游若梦，触景生悲。（皆实事也。）

初三日（十六号） 晴。河南大侠王君天纵（字旭九）介唐成章请余相见。晨八点钟访之于遂安伯胡同寓中。一见纵谈如平生。王君质直尚义，招纳亡命，纵横河朔几十年，官军无如之何。绿林豪杰俯首受约束，良民赖以保障，亦奇人也（年甫三十四岁）。又见其幕友张鸿恩（字锡三，邓州人），武昌起事元从也。午刻归寓。夜雨。

初四日（十七号） 阴。巳刻即至何宅，对棺拈香，又触平日之情，不禁痛哭，又与

适于氏表妹相向而哭。余为今之伤心人，无所触尚往往欲哭，况临好友之丧乎？熟人接踵而来，谈至四钟始行。赴愿学堂顺直公益会，诸君讨论会中进行方法，多作宽缓疑似之言，余素持猛进主义，至此颇不能耐，起作激昂之言，满堂拍掌，会场精神为之一振。夜饭后，新甫大兄拍电，请即出城为晋甫六兄诊疾。情甚迫切，急驾马车而往，见其喘迫冷汗，定一平胃方以固根本。

初五日（十八号）晴。增仁卿（元）来谈（起居注旧属，咸安宫门生也）。高绪周、白仲三均来交公事。接大兄汇洋七百元（余二百，六房五百），分存恒裕。为晋甫复诊。丁大京兆在座，讨论顺天学堂办法，可省北城一行矣。

初六日（十九号）晴。正在午餐，忽接城外拍电，晋甫六兄十点钟逝矣。陡觉悲酸攻心，不能下箸。宝惠知余伤感必深，力劝勿食。适仰恭偕其弟公择（祥选）来执贖学医，略与周旋，即奔赴钱处哭之。五日间两哭好友，吾心碎矣。人生大梦，百事皆空，释氏脱离世界，良有以也。料理凶事，非余所谙，含悲枯坐，惘惘若有所失，乃别新甫大兄而归。于氏表妹在寓，相与话梅叟病情及诊治之谬，又增哀感。

挽 晋 兄

哭何梅叟才半旬，入室痛人琴，热泪几何供屡洒（〔眉〕复一何字，虽不同意，究是一病）；

识灌仲孺胡太晚，对床话风雨，素心默数正无多。

初七日 晴。毓如丈有拟上参议院化除省界意见书，余为斟酌数处，未刻赴社政会。附记议事日程：一、李副会长化除省界议案（初读）。二、刘会员宇启多设工厂，养济院，收纳沿途乞讨贫民议案（初读）。三、李会员汝国旗须用华材，招牌须删洋字议案（初读）。四、唐会员天爵报告丁京尹上次未到大会缘由。第一案通过付修正。第二案先付本员修正。第三案通过。会场公议，天气过热，暂改时间为上午九钟至十一钟，付文牍处通告。散会因燥热不堪，偕锡兄、宝惠至西升平园洗浴，晚餐于大观楼。

挽晋甫兄联不甚惬意，改撰一联，较为激昂悲宕。

生何足恋，死何足悲，看莽莽乾坤，一瞬安知身后事；

相见恨迟，相别恨速，听凄凄风雨，旧情都到眼前来。（〔眉〕此次日雨中作，故有下联第三句。）

初八日（二十一号）午初仰恭来谈，大雨旋至，留其午饭，坐篾中纵谈时局，兼指示作书要妙，因写扇二柄、册一方。驾吾车送之。大雨淋漓，彻夜未止，召盲师唱曲，卧而听之，雨声歌声相应也。

初九日（二十二号）大雨竟日夜，百事都废。看《民立报》三份。傍晚雨少止，率惠、铭、襄、纶戴笠着屐，踏泥潦至太平湖，看水波与岸平，几没桥板，湖之北岸小户岌岌有北流倒灌之忧。复大兄信。

初十日（二十三号） 前白日雨声仍盛，午后渐止。一日随意读书看报消遣。复思缄书。

十一日（二十四号） 阴。饭后散步太平湖。天气颇凉，竟着重夹。灯下看《金匱·疟疾篇》，余悟性忽开，若有神助，举诸家注解而泛扫之，独与《素问》长沙一灵相照，不觉乐而忘寝。拟作疟疾不专属少阳经说，略创草稿，日内当足成之。

十二日（二十五号） 阴。四钟至江苏公会（在省馆）。八钟孔生公择来受医学，日以为常。接伯葭上海信。得隐公论学书，凡二千馀言，期望规勉之意甚挚。惜余有所牵率，不能专力斯道，以副所望，然余所抱为学宗旨与隐公不同，亦有不能附和处也。

十三日（二十六号） 晴。四钟赴教育统一会，与评议诸君酌改章程。复门人迎静斋信。

十四日（二十七号） 晴。午前八钟赴社政会，因炎热，改九钟开会，十一钟散会。会员到者渐多，议事亦有条理，气象精神均见进步。偕锡兄、惠儿午餐于广和居，制肴醇洁适口，他处无其匹也。有老伙友三人，尚及见先君及余儿时吾家饭于此者，倏三世矣。追话旧事，不胜今昔之感。天气闷热，归家小憩。四钟复至安庆馆，赴中国学报会，发起者为王书衡、郑叔进、吴经才诸君。将以一苇障横流，一粟开世界，真吾辈之天职也。余极具同心，愿肩报务。本日粗发其凡，至办法则下会详定之。傍晚，大雷电暴雨，顷刻水深尺许，暑气顿消。草复隐公书稿。

十五日（二十八号） 阴雨。未刻至辅仁书塾，集诸童三十人，发修业文凭，此为第一次成绩也。在三兄处久坐。

十六日（二十九号） 竟日雨，潮湿气刺鼻，物皆生毛。此南方天气，从前北京无此景象也。缮写草复隐公书。吾为学宗旨始终与隐公不同，其来书以吾志在事业为非，欲吾闭关潜修，用退藏于密工夫易之。藏密乃慎独工夫，非着境地言也。复书力辨之。然隐公颇执成见，终不能欣合耳。先世母生辰拜供。杨景乔来商学堂事。教育统一会员高铁民来议章程。

十七日（三十号） 晴，热甚。读《通鉴》、看报消暑。傍晚偕锡兄至劝业场理发。夜，饭于斌升楼，锡作东。夜闷热，不能安眠。

十八日（三十一号） 午前复雨。吴必芬来谈，述去秋湘事甚详，令人愤懑。雨止出城，至汪处行吊。三钟至郑叔进寓，赴中国学报社（事务所暂置郑处），公定章程。灯下再草致隐公书。前年有《国粹学报》，乃邓实、刘光汉诸君所编辑，寓排革之意于学说，使一般聪俊少年，皆印其说于脑中，遂成去秋之结果。法国大革命，发于卢梭；欧洲立宪政治，发于孟德斯鸠。学说之力，过武力远甚。归寓偶检其一册阅之，为吾学报之程式。其中有《王艮传》一篇，发明泰州学派，精深简要，吾读之三过而不厌。梁任公评《明儒学案》，极重泰州一派，谓其人皆有气魄，能担当。如此讲学，乃于国家于社会皆有益处。梨洲盖亦重之，而重违时论，稍下微词。余于姚江派下，服膺龙溪、心斋。如两先生，始是能明师说者。若绪山、南野诸君，只是守耳。

十九日（八月一号） 晴。岳父学周先生、岳母缪恭人七旬冥寿，采润夫人在广惠寺作佛事追荐。余在寺一日。锡三、珩甫、敏仲、吉甫、三兄均到。散步思家坑，见大雨之后，丛葬尸骨暴露纵横，历历可指，惨不忍睹。归寓电告区长张润泽派清道夫加土掩埋。

灯下缮致隐公书两大纸，书分两大段：一劝其当任先知先觉之重，勿以此道为单传秘授；一劝其勿骂孟子。夜半微雨。

二十日（初二号） 晴，甚热。会客数人，皆因姚石老新充蒙藏局总裁，托为位置局员，天热我冷，何能仆仆为他人奔走哉！两日中，面恳函恳者十馀处，亦足见京官失业之苦矣。我不过石泉之友耳，石泉处更可想而知。灯下看《明儒泰州学案》全卷（梁节本），殊不觉热也。

二十一日（初三号） 晴。饭后吊梅叟之丧，挽诗挽联林列，可以想见其人。又至珩甫处为其小孙诊疾。

二十二日（初四号） 晴。已初刻赴社政会，会员到者八十人，提议两案：回教阿叶王宽等拟赴回疆，劝导回民勿受俄藏之愚，与中央抗拒，求代呈大总统颁发文件，酌给旅费案。评议部报告修正案。投票补举协赞员（因陆钟岱请假），添举各职员。十二钟散会，至恒裕拨付款项（还公善院一百元，付乾祥米店一百元，付乾兴木厂二十九元）。在大观楼午餐，觐枫作主人。炎熇逼人，几案皆热，挥汗如雨。江苏公会开职员会，势难犯暑驰驱，遂未往。归坐内室，静看法国《罗兰夫人传》（新民丛报本），路易十六时革命女豪也，功未告成，而因党派竞争，为所倾轧，戮于断头台（中国亦将有此现象）。临命时，向所供自由之神言曰：自由自由，世间千恶万罪，皆借汝之名以行。新学家最喜引此数语，盖罗兰氏（女名玛利农，其夫名罗兰）深痛一般狂荡者流，利用自由二字，以逞其无所不为之丑行也。灯下挥汗写对三付。

二十三日（初五号） 晴。酷暑迨不可耐，傍晚大雨稍解。四钟赴学报社。致长芦运使张岱杉信，为学堂款事。

二十四日（初六号） 晨雨，至未刻始止，天气顿凉，可着重夹。雨稍止，出城执紼送梅叟殡，在法源寺行礼，食素面而归。甫抵门，知叔进以简来邀，回车诣之。胡绥之已到，共拟学报详章。

二十五日 晴。仰恭、小隐来谈，偕至聚魁坊午饭，宝惠作主人。蜀人陈仲山（甫生）介隐公来见。写大匾两块、对二付。阅《东方杂志》，有脑威人阿孟曾《南极探险记》，旅行年馀，竟于去岁达南极圈中，渡冰界，登最高原，是为极心，树脑威国旗于其上，即名此原为阿孟曾。此地自四千年来，始有人迹焉。欧洲人雄心毅力，百折不挠，令人敬服。阿氏测得此地昔当与美洲毗连，经地震裂，海陷，遂与人世隔绝，动植物僵质，独有存者。将至圈中，自阳历二月至四月中旬，昼极短，夜甚长。自四月廿二日至八月廿四日，一百廿日不见日光，殆成长夜。圈中气候颇温，面积大于欧洲两倍，异日逐渐殖民，又将开一新世界矣。前岁有人探至北极，极心凹陷，海水汪洋。而南极则为大陆，且有距离海面一万英呎之高原。今乃知两极端一凹一凸。吾辈生当今日，真能闻所未闻也。

二十六日（初八号） 晴。雨亭、景乔、绪周来议学堂事。五钟赴润田恒裕之约，座唯乔茂萱、何颂圻。茂萱为庚子年患难旧交，今又乱后相逢，不禁感慨系之矣。每日夜饭后记《崇陵传信录》二三条，于前日创始，日以为常，定为课程（后不具记）。

二十七日（初九号） 晴。先府君忌日拜供。未刻赴教育统一会。归寓，三兄在此。润泽来夜谈。微雨。

二十八日（初十号） 阴，午后忽雨忽止，疏密缓骤，凡十馀反复，虽黄梅天气亦不

若是也。未刻赴学报社，余担任出报事（选择、支配、督促等）。

二十九日（十一号） 竟日阴雨，闻东北城尤大，水深尺许。辰刻冒雨赴社政会，会员到者尚有十九人，可征进行之功。事之须公决者，因人少均未提出。唯宝惠提议禁止女伶演淫戏案，众皆赞成。午后公益会补推职员，拍电询之，会员无到者，已改期矣。傍晚，假寐受风，人极不适。发五、七弟妇信。

三十日（十二号） 晴。一日时发寒热，倦卧，随意看书以御病魔。夜卧为儿辈讲同治间黄崖冤狱，因及泰州周太谷、李晴峰、张正琴三先生学派，晴峰高弟泰州黄锡明至今尚存。

七月初一日（八月十三号） 晴。夜眠魂梦不宁，竟日疲顿。绪周来问校事，勉出见之，决定一切，又作张岱杉运使信领款。卧看梁任公《新大陆游记》，理想、实验合而为一，乃成此不刊之论。学说之力，过于政策。共和导源于卢梭，宪法根据于孟德斯鸠，而日本维新，则得力于姚江学派。今日欲救吾中国，必须以王学为中坚。欲明王学，必须以龙溪为前导。余前岁三松讲学，本思持此以开世风，而隐公不达斯旨，竟成一味淡声希之局。讲学无补于世，而人心不振，会亦消灭矣。良可惜也。复周衡甫先生信，交遽书箱一只。

初二日（十四号） 晴。积滞尽下，体渐健矣。社政会开职员会，以病未往。一日静看西哲边沁学说。其论人世所谓善恶全无标准。说甚精辟，因悟《天泉证道记》龙溪持“四无”之论，谓心固无善无恶，意亦无善无恶，知亦无善无恶，物亦无善无恶。阳明亟许之，谓为一语泄尽天机。余于“四无”之旨，潜思默契者有年，深信道中天机，确是如此。王门虽多贤哲，能悟此者唯有一龙溪。而自明及今，能知龙溪此说至确至精者，亦唯有吾一人。久思作《天泉证道记申义》一篇，以明微旨。乃今于边沁学说，心心相印，若合符节焉。信乎此理之同然者，中西哲人，其揆一也。西哲康德、卢梭学说，皆与阳明相出入。阳明真中国哲学第一人也。好学深思之士，如能合中西学案而互证之，岂非快事！余深悔从前不习德、法文也。

初三日（十五号） 晴。新历中秋矣，而民间不以为秋节也。习惯难移，恐非一时所能通行。观于《豳风》咏于商朝，而仍存夏正，可知小民心理矣。一日看《梁任公文集》“中国学术之变迁”、“泰西学说之力能左右世界”二篇，于中西学派，了如指上罗纹，多发古今人所未发。子弟至十六七岁，文理明白后，必须使读此二文。写对三付。梁柘轩来书谓南洋诸岛医学家，咸知余姓名，为中国名医，皆致书柘轩，转候起居，且望余提倡医学。余何以得此哉？殊不可解。虚名良可愧也。乃详复柘轩，请其转答诸君。灯下读《内经》甚久。白米每石价银元十二圆，南北不相上下，养生之难如此，贫苦下户将何以为生耶？吾家上下六十余人，长年坐食，亦有不支之势。茫茫后路，竟不能致思，唯有得过且过，安分乐道而已。船在惊风骇浪中，稳坐舵楼，静待出险，此外委之运命，非忧急躁扰所能助力也。玉簪三畦，皆盛茁，日采百馀朵，置之大笔洗中。剪硬纸复其上，凿数十孔，以花朵一一插孔中，入夜齐开，色洁香清，望之如一团白玉，洵消暑仙品也。

初四日（十六号） 午刻雷雨大作，达晚始止。接张运使复书，允续拨学堂经费三千金。（初六日已由高绪周领回。）

初五日（十七号） 晴。偶看泰西小说，遂竟一日。小说之力感人至巨。畏庐同年所

译述，尤各肖其体态。余读其尚武爱国之作，则精神勃然以生。读其言情之作，则伉俪之情油然增重。至于科学历史诸作，则又欣然动学问之思。盖其入人之深，有过于正经正史者，宜乎欧洲名人皆喜以著小说传世也。隐公、荫北均来谈。傍晚赴学报社。

初六日（十八号）晴。辰刻赴社政会，评议部修正支分会章程，春会员提议禁赌案，回教王会员提议西行劝导甘回案。十一钟散会，饭于广和居。访亚蘧，交来选择吉期单。未正赴旅京公学联合会（即旅京教育会）。余三日不更衣，腹胀气坠，散会遂归。尚有顺直公益会不能往矣。曩以星期为暇豫之日，今则变为忙迫之日，殊以为苦。接思缄沪上书。

寿杨荫北

符瑾同年小一月（荫北生日长余一月），半生宦迹亦粗同。谁知羊令庭前鹤，竟作中郎爨下桐。（〔眉〕光绪乙未年，先伯尚书公以鄂臬展覲入都，艺芳姻年丈邀饮寓斋，余及荫北侍坐。两老顾吾二人而乐之，谓二子年相若，皆异时千里驹也。）何日太平开小树，为君沉醉舞秋风。即今强健加餐乐，且倒凉宵碧玉筒。

不爱繁华敞绮筵，征诗题遍紫云笺。忽从八月觴秋后，艳说双星乞巧前。（旧历今日为七月初六日，阳历为八月十八日矣。）须鬓新留犹少壮，方壶久住即神仙。琳琅四壁官窑古，论寿还应五百年。（荫北住方壶斋，藏古今名画及明瓷、康熙窑极富。）（荫北谓两诗极似东坡。）

初七日（十九号）晴。答拜屠治安、陈仲东，均不值。赴江苏公会，与冒鹤亭畅谈。仰恭来受国文，其弟公择来受医学，苏敬斋、襄、纶、懿均与闻焉。此后日以为常，不详记。世师教国文，多令读唐宋八家。余则专授西汉文，论事之深切著明，段落界画之清楚（有时看似浑含，细寻之，无不界画分明，而其上段之似住非住，下段之似接非接，尤饶吞吐蹇蹇之妙），文气之沉雄醇厚，实为中文最上乘，而较之唐宋八家，则又易于领略学步，余盖屡试而知之（东汉文则逊矣）。诸生讲授之本，为余旧选之《澄斋家塾古文读本》，凡二册，三十篇。起孟子，讫曾文正。西汉文居其半，选法去取，迥与世俗不同，皆论事之篇，分为原情、析理、明势三类。从前海卿、佩伯、千里、宝惠所习，皆此本也。余所加评语，亦极苦心分明，拟付之排印，留为吾家专门心法。复思缄信（附采润小照，致思缄夫人）。

初八日（二十号）晴。余绳广和居肴味于家人，谓为南味第一。午刻因率采润夫人并妾、两儿妇、两女往尝之，皆称美不置而果腹焉。王季樵前辈、张重卿（为农学会事）、杨景樵（为顺直学校事）先后来谈。

初九日（二十一号）晴。未刻赴顺直助赈局（设于松筠庵）。至中兴推发。傍晚至杏花春赴润田约。唐文韩、柳并称，后世皆扬韩而抑柳，其实柳胜于韩。论文格，各有涂辙，或未可轩轻，若学识，则柳为优胜也。韩之得名以辟佛，然《原道》一篇，所得至浅，文亦散漫无统纪，其谏贵人诸书，尤不足言。柳州《论语辨》第二首，其论孔子，千古独具只眼。即此一篇，唐宋以来无能抗衡者。《送薛河东序》，谓官吏为民役，受直而为民佣，即今公仆之说。《封建论》确有见于世界进化之阶级，而归之于势，尤为洞极本原。世但

赏山水小记，此仅论文字耳。然胸襟亦可想见已。

初十日（二十二号）先妣忌日拜供。午前作顺直助赈局吁请大总统拨款赈灾呈，一小时脱稿。阳历七月后，霖雨连绵，河流溃决，顺津保三郡之间十一州县浸成泽国。官赈不足恃，以绅赈辅之。而绅士从前募捐之法，今日无一可施，不得不为发棠之请矣。午后至十景花园，为诚裕如诊疾，顺诣五叔岳母处久谈。黎元洪密电项城，请诛鄂将张振武，项城于十五日以计除之。武昌起事，振武实发其端。今又欲为第二次革命，盖好乱其天性也。然首发难者即首膺惨祸，古事概如是耳。吾之日记自去腊廿五后，不记时事。兹则特别志之。

十一日（二十三号）晴。处暑节。中元过节，晨起祀神。午刻祀先荐茄饼，男女行礼者达三十人，莫非我先人之遗泽也。三钟诣顺直学校，会同诸教员支配功课。五钟诣旅京公学会，议见教育总长。又至助赈局一行。卧思横渠《西铭》所云“乾父坤母”、“民吾同胞，物吾同与”诸语，真能见得万物一体之意。吾尝论北宋大儒，断推明道、横渠，伊川非其伦也。王船山生平崇拜横渠，谓其能通天人之理。惜余于正蒙未能精研，负此绝学。今日山东周剑龙在会场，论学堂修身一科，当融会姚江学派粹语，编为教科书，以致良知、知行合一之理。淬厉国民，在今日世界人心，尤为切要。此言深契予怀。接大兄书。

书 事

渡江佛狸死，杀胡帝羝返（佛狸、帝羝，天生工对）。生是祸中国，奄忽何太晚。黯黯黄龙城，萧萧紫濛馆。雄心安在哉，到耳唯歌挽。赧矣颡臯勋，萧墙谅非远。

十二日（二十四号）晴。诚裕如来就诊。未刻赴学报社，夜饭始归。

十三日（二十五号）九钟赴社政会。（余提议化验日本仁丹案。沪报谓丹中搀杂吗啡，服之者上瘾，无异鸦片烟。五年前入口仁丹仅值洋七万馀元，逐年递增，今年骤增至一百馀万元。服仁丹者日多，且不能断而不服，可以思其故矣。众皆赞成。）十一钟散会，至便宜坊赴刘心斋之约。饭后在恒裕久坐。三钟赴助赈局，李丹孙撰募捐启，余为润色数语，又详议赈法，抵暮始归。灯下写大兄信，并寄去亚蘧交来择日喜帖。昨日驻通州毅军叛变三营，大肆焚掠，州城内外精华一夕而尽。都下人心惶惧，各城戒严。呜呼民国，真无安枕之日矣。孙逸仙昨日午后到京，举国欢迎，刻无暇晷。同盟会在湖广馆欢迎，有女子沈佩贞、唐群英等争男女平权，登台大闹，骂人打人，悍泼无比。会员大受惩戒。真三千年未有之活剧也。

十四日（二十六号）晴。饭后携所藏钞本《亭林杂著》（原名《修文备史》）访叔进，付写手，以备分期辑入学报，公之于世。叔进出示李莼客先生（慈铭）日记数巨册，乃黄岩王氏藏本，皆读书有得，随笔记录者，亦拟辑入报中。此报若成，借以读人间未见书，宁非快事！（所辑皆海内传钞孤本佚本。）《民立报》辑刊《巢居杂识》一种，其读古人书，往往别具眼光。前登宋末邓牧心先生（牧）遗文数篇，皆得未曾有。此纸所发明程朱理想之政体二则，昔人所不能及也。畅谈良久。至四钟，赴江苏公会。副会长不到，推余为临时主席，提议数事，薄暝始散。余初意不问江南事，乃无意中被举为常郡评议员。先茔田

庐及族人所在，势难漠视，遂不能不兼顾及之。蒲城王竹坪先生（梦祖），相国文端公（鼎）先德也。所著《伤寒撮要》二册，写刊精绝。可作书塾临仿之本。犹记十三四岁时，侍先君子游厂，喜其精工，以白银一两得之（其时买医书，价不过如此）。不孝珍为秘笈。曾以此书询诸文端之孙仲度太史，藏板久毁矣。连日灯下依次读之，剖析辨证，语简而赅，挈领提纲，颇省思力。治《伤寒论》之善本也。

十五日（二十七号） 中元节。晴。景樵来商校事。魏少牧自安徽来。李厚庵自山东来。申刻赴助赈局。酉刻访觐枫，留夜饭。风雨颇凉，俨然秋意。写大匾三块。又为贞盒书先德恒庵孝子赞两纸。夜雨达旦。

十六日（二十八号） 晴。九钟周剑龙、范棣臣、金实斋、朱聘三来此会齐，十钟偕谒教育部范总长（源濂、字静生）。因部中新定学堂规则，颇有窒碍之处，且有新旧不相浹洽者，乃以旅京公学教育会名义往质问。次长董君（浙人）亦出陪，又介绍见其教育司长袁希涛（字观澜，上海人），讨论至十二钟半始散。贞盒来谈。

十七日（二十九号） 晴。饭后至顺直学校查点毕业诸生修业文凭。又决议校事取集权主义，以救从前放任之弊。途出大德通，访张炳南（继王梦九而管号务者），知孟馨斋已于上月作古，嗟叹久之。炳南约玉楼春晚餐，同车而往，饭毕趁西城归。步军统领江雨辰（朝宗）与宝惠至交，因兵变告警，特派游緝队四名守护吾居。

十八日（三十号） 晴。张君树、江子厚均来见。君树出示《秋感》二律，激楚苍凉，自是新城诗派。君树年甫二十八，与宝惠同岁，而诗境乃萧飒不胜，其心境盖可知已。饭后冒鹤亭来谈。三钟赴保卫局，公议军饷不继，将撤新练保卫民军。余建议通州兵变之后，地方不靖，正资民军弹压。况今民国大势，将成联邦政体，世界趋重武力，非有武装，不能解决。吾直纯在客军范围之内，大非所宜，正宜就本省练成大支劲旅，厚集其势，以为后援。岂可反议撤减？同人皆表同情。更议筹款之法，粗有头绪而散。车中看《龙溪集》，余有得于二语，曰“息息归根”，曰“性相平等”。又有得于“天根月窟”之说。夜雨。

十九日（三十一号） 晴。写联四付。未刻至张君立寓，赴李符曾之约。座客竞酒，亥刻始到家。

二十日（九月一号） 晴。辰刻赴社政会，在恒裕午饭。未初刻赴江苏公会，姚副会长未到，众推余充临时主席，先报告一切，次记名投票，举正会长（陆总理辞职），沈雨人君得六十六票当选。姚石老得廿票，余得九票，为次多数。余人无过三票者。次提议事件，余付表决。四钟散会。夜雨。

二十一日（二号） 竟日阴雨，天顿凉，须着棉。坐篋读书。晚与两师剧谈。郝兰皋《宋琐语》，不分卷，厘为三册，犹是先人旧藏本。吾辈为学，固贵精专，亦须有怡情适兴之书，以舒其气。终日读正经正史，研索经世各编，虽有益，兴趣究欠活泼也。故如《宋琐语》及《世说新语》、宋人笔记之类，必宜常置案头，以备饭后或思倦时浏览。近人多于饭后看报纸，亦舒适之一道也。

二十二日（三号） 晨雨旋晴。孙中山素持民生主义，与社政进行会宗旨悉符，函约相见。因与副会长李毓如丈、协赞唐修之、评议长孔仰恭代表全会，于十钟往访。宾客满堂，皆有求于中山者。余等约略致辞而出，午饭于东兴楼。接张子偕洛阳书并墨拓龙门山图，朱拓东坡诗石（写西湖诗，刻石于凤州）各一纸。

二十三日（四号） 晴。傍晚访叔进未值。园梨已熟，摘而食之。忆去秋采时，忽又一年矣。龙伯来谈，论词学甚畅。

二十四日（五号） 卿和来辞行，以莘侄女病重，电促南旋也。午后亚蘧就诊。四钟至迎宾馆，赴孙中山茶会。来宾二百余人，奏乐登楼，中山向众宾答谢欢迎诣见之意。演说盛称北方气象胜于南方，从此猜嫌可以尽释，并畅论开放中国政策。章炳麟、黎尚雯各有演说。乃群起就席，立啖乳点，人多物少，沾唇而已。鱼贯下楼，各散。接大兄信。

二十五日（六号） 晴。铎尔孟君来谈，极言中国人弁髦旧学之非。谓欧洲今日程度，始能知中国文学之精，而中国人反弃之以效日本，群趋于不通，岂不可笑。铎君法国人，酷嗜中学。其友克兰言亦嗜中学，铎君为题此名，并欲介绍以见我。铎又丑诋英人丁义华之卑鄙无耻。谓前数年，丁之趋附庆王、肃王、洵贝勒，无所不至，不惜拜跪以媚之。迨去年见满清势孤，乃发电迫宣统让位，以媚孙、袁。此岂外国人所宜言！其势利如此。五钟醪资饮于君立处，人出二元，散已子初。

二十六日（七号） 晨雨，竟日阴凉。饭后访亚蘧，携大兄信面商婚娶事。赴中国学报社。桐城张文端《聪训斋语》有论诗一段，极精，特录之。五律无胜于唐人者，如王、孟五言，两句便成一幅画（此二语是极！余半生作诗不下数百首，求其两句皆能作画者，竟不可得。始知其似易实难）。今试作五字，其写难言之景，尽难状之情，高妙自然，起结超远，能如唐人否？（中晚唐人犹时时能至此境。九僧诗所以独传者，亦以其能造此境耳。）苏诗五律不多见，陆诗五律太率，非其所长。参唐宋人气味，当于五律见之。

二十七日（八号） 阴。白露节。午前赴社政会。午刻至便宜坊赴掌柜孙子玖之约。座有卜贺泉，十四年前旧识也。饭罢至长椿寺行吊。赴松筠庵公益会，风雨交作，凉沁肌骨。张文端《聪训斋语》，皆亲切透悟，极耐寻味。其子文和公（廷玉）《澄怀园语》，仿《聪训》而作，虽亦有名言，然其持论宗旨，最易养成一种模棱曲谨、不痛不痒之风。二公品格，亦于此判矣。

二十八日（九号） 阴，凉风飒飒，居然重九天气矣，岂老天亦随新历转移耶？三钟至学报社。发大兄信，并附去顾府来信。冯华甫督直，昨夜任命。今晨即赴津接印受事（地方危岌，间不容发），宝惠从行。

二十九日（十号） 晴。来客颇多，无非索都督信及宝惠家书，在官场幕府谋位置。余预嘱梁升，概谢绝之。奔竞之风较从前益无限制，以此种人格求治得乎？饭后携笔印至大观楼，写联匾多件。觐枫父子备精美大餐以酬劳。雨亭、景樵来议校事。电促量能北来。

八月初一日（十一号） 晴。祖妣生辰拜供。饭后访隐公。又至学报社。余任总编辑，操去取、支配之权，间一日必赴社理事。首期材料完备，阳历十月一号必可如期出版矣。集诸家收藏精秘之本，一一悉经吾目，洵快事也。晚饭后聚采澗夫人及儿媳众儿女，团坐灯前，听吾讲《今古奇观》一段，大有家庭乐趣。接宝惠信，知权任都督府秘书长。此为最尊重繁难之席，惠恐不胜任也。

初二日（十二号） 晴。六弟生辰拜供。三钟赴隐公之约。仰恭来夜谈。接量能复电，因母病不能来。

初三日（十三号） 晴。史季超丈来谈。余与论疟病不在少阳经，详辨医家指伤寒寒热往来为疟之误，大小柴胡汤决非治疟之剂。超丈欣然大悟，叹为确论。饭后赴顺直学校，

与景樵酌定课程，期与学生教育相当，获受实益。直至六点钟始散，遂不及赴学报社。到家稍憩，偕丹云丈、锡兄、珩弟步行至龙海轩晚餐。彻夜北风，顿须着棉衣矣。

初四日（十四号） 晴。辰刻赴公学联合会，申刻赴学报社。隆裕皇太后加恩实录馆臣，赏宝惠加宽大卷红绸袍料（恭写收条祇领，赏苏拉代茶二元）。明日应诣养性殿谢恩，因拍电都督府促惠回京，时已三点多钟，惠行至车站，晚车已开，回电不能来。余乃作书致世太保，陈明出差原委。得太保回音，允为代奏。灯下作致周衡甫书。明日晤总裁郭春榆前辈，云馆中有公折谢恩。电问馆中，已列宝惠衔名矣。

初五日（十五号） 晴。辰刻赴社政会。丹丈邀三义轩大茶馆午餐。此中肴面别有专长，非老于京师者不知此味也。未刻至安庆馆赴中国学会，到会四十余人，公推余充临时主席，约略研究办法而散。又赴松筠庵顺天二十四属联合会。到家已日落。可谓会忙矣。

初六日（十六号） 晴。饭后至东城，贺任颢枫孙女出嫁喜。

初七日（十七号） 晴。饭后偕张先生步行答访李慎如（长纶。苏州人）。萧翰臣、李珩甫来，偕出城，饮于江南春，余作主人。九点钟仍趁西城归。连日看《伤寒撮要》，颇于读《伤寒论》有益。此书及陶节庵《伤寒全集》，皆提挈贯串之书，学者治正论毕，便当熟复此二种，可引申无穷妙义。各国俱最重医学，多设医校，独中国从古无之。吾前岁奏设医学堂，经理多不中程，又以款绌而废，至今以为憾事。倘得由国家发款，岁得十多万金，在京师建绝大校舍，延聘名家，参以西说，而于其旁兼建医院，以资实验，收效必宏，中医庶有昌明之一日。虽使余终身从事于其中，亦所愿也。寄婿、女书。

初八日（十八号） 晴。徐花老赠扇一柄。画作平湖渔隐，即用余别号“湖隐”意。清新萧远，悠然笔墨之外。一面写七言截句四首，以画意寓寿意。花老每值余生日，必赠诗画扇一柄，如是者八年矣。各切其年境事为之，无一重者。二十年后倘汇裱一巨册，实大观雅事也。杨荫北赠诗二首，答余前诗，即用余韵。诗有法度，非苟作者。壬午同年姚俪桓（大荣。普定人）来谈。俪桓廿年曹郎，闭门读书，敦品励节，今之学人也。以所著《惜味道斋文集》见贻。谈学良久，甚洽。客去，余即步行诣学报社。又与绥之联步而归。作霖来夜谈。内外仆人醅钱备酒筵为余寿。

初九日（十九日） 晴。润泽、珩甫、干卿皆来预备明日之事。午后坐篋中校对学报各种。儿辈备酒肴暖寿。惠自津归。

初十日（二十日） 阴。余五十生日。时局如斯，无庆贺之礼。儿辈稟于其母，必欲效舞彩之举，只得听之。呼金麟班来演戏十七出，间以八角鼓。珩甫大儿少如初次结束登台演《托兆碰碑》，幸无蹉跌。一日来客仍不少，内外开席十五桌。傍晚微雨。接大兄信，大女稟，南方已着棉衣。气候真大变矣。

十一日（二十一日） 晴，北风甚凉。与锡兄归结账目。五点钟赴公学联合会茶话，公订各校规则，相与遵守。

十二日 晴。辰刻赴社政会（第二十五次）。颢枫邀往大观楼午餐，餐后剧谈。偕锡步行至通记久坐。五钟又步行至玉楼春赴亚蘧补祝之局。八钟归寓。

十三日（二十三号） 晴。饭后访隐公久谈。入东城谒赵总理未晤。约铎尔孟君在六国饭店晚餐。饭后酌酒畅谈。铎君与其友克兰言致力《毛诗》。谓中国经学，淹博有味，首推此经，可就此推见三代风俗。近来中国新学家不能为此言也。至十一钟始散。日来京城

忽起谣言，谓又将兵变举动，不知造自何人，所据何事，而一传百播，闾里骚然。少陵诗云：“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此之谓也。

十四日（二十四号）晴。发大兄信。附去亚蘧信二纸。饭后鹤亭来，剧谈新作《清演义》，已十馀回，大意发扬武功，以作国民之气。与《三国演义》相近，而故朝掌故，借以流传。小说家言，其风行之力反过正史也。鹤亭甚踟蹰于孝庄文皇后宫闱之事。此事故老言之凿凿，而下笔为难，唯有于无字处写之，使读者慧心领取耳（《红楼梦》可法也）。客去，至嵩云草堂赴胡绥之、王书衡、郑叔进、金实斋补祝公局，久矣无此局面矣（〔眉〕揽揆犹循周旧朔，联尊多是宋遗民）。散后又访献廷始进城。

十五日（二十五日）晴。中秋节。晨起祀神。饭后至三兄处。又祝锡兄生日。归寓珩甫在此，夜深始去。忽觉眩晕，呕吐苦水，竟夜发热神昏。门人舒宾如来拜节，延入剧谈（〔眉〕四十九年同隔世，如霜两鬓不成春）。

十六日（二十六日）晴。养痾不见客，随意看《宋诗纪事》（裘万顷有句云“一番风雨一番寒”，语极平常，却极确切有深味）。亚蘧曾谓樊云门丈生平作诗，专得力于此书。盖有宋一代各派之诗，略具于是，而樊榭搜辑群籍，至三千数百家，更足以助史料也。易实甫赋诗二首诗扇祝余生日，吐属工雅中特饶韵味，自是诗人之诗。樊榭既辑是编，又与丁、赵诸子作《南宋杂事诗》，故于天水琐闻雅故，烂熟胸中，所作诗词，遂以名隽擅长。甚矣，为学不可不有专精工夫也！南宋建都临安，一时士夫之文雅，风俗之清新，闾市之繁盛，其详载于《武林旧事》、《咸淳临安志》诸书者，在在令人神往。余生长京师，时与锡、珩话春明承平旧景物，抚今追昔，不觉泪荧荧欲坠矣。戌刻月食。

十七日（二十七日）晴。饭后赴顺直学校。归途至学报社。刘蕙农（异。湖南人。学报社员）贻五言古二首祝余生日。整炼郁茂，居然平原、光禄之遗，此调不弹久矣。上海有人投书学报社，自称患病芸，作本报发刊词一篇，专主张周秦诸子，而诋斥孔子。呜呼！学术之害，中于人心，世运未能平也。

十八日（二十八号）晴。季樵前辈、春茂之均来谈。饭后与采涧同车赴女工厂成绩会（孔幼云夫人一手经理），女宾二百馀人，男宾无列坐处。幼云父子推余登台演说。会散后至学报社晤陈叔伊（衍），不见数年矣，旧人握手，欣感交集。看《教育杂志》，有贾丰臻论学校风潮一篇，语语本之经验，为校长者不可不知。

十九日（二十九日）晴。已初刻赴社政会，余提议阻止印花税案，全会赞成（此税苛细异常，行之民间，必大扰）。散会至便宜坊赴卜贺泉约。散后至畿辅学堂。一般少年自定章程，欲办同乡联合会，以会长待余。余见其谬妄捣乱，全无知识，遂辞会而出。朗轩归自天津，各畅谈别后事，夜分始去。直隶馆长班侯升求诊，为开一方。其病上热下寒，阳气遏郁，用药时颇费斟酌，良久而后下笔。吾于治病，无分贵贱，莫不以小心敬慎出之。往往见医家诊仆隶病不甚经意，噫！人命一耳，何分等级乎？

二十日（三十号）晴。项城生日，遣李升持余父子单名柬（红纸双合，如从前谒亲王之制）往挂号申祝。犹记光绪三十四年，项城五十赐寿，余往祝焉，极冠裳踰济之盛。其年十二月，即罢归彰德。距今四年耳，局势一变至此，时运相乘，乌可逆料！桐琴甫（昌。崇受之相国之孙）介其妹夫衡亮生，请为其本生母诊病，以电车来迓。自吾居抵东四牌楼六条胡同约十五里，两刻而至，其速力几亚火车。诊后邀至福全馆午餐，亮生作陪。

饭毕即出城，径至安庆馆，赴姜颖生补祝之局。颖生特绘山水折扇，兼集唐人诗句，步易实甫元韵为赠，画仿巨然，浮岚暖翠，生气远出，诗亦因难见巧。余生日之所得多矣。

二十一日（十月一号）晴。效述堂自北城来访，为其世兄文铭谋事。本区送来议会调查选举资格表。余有五千元以上不动产，为合格。四钟赴顺直学校，因诸生苦历史教员讲授五胡乱华始末太略，余乃上堂特讲一小时，不查书，不持讲义，而十六国国名、种族、统系、都邑、兴亡，历历数之不爽。诸生咸诧为绝技。其实不过记问之学耳。余所心得者四事，特为诸生发之。此则古来史学家从未见及者。

十六国为皇族政体。各国因种族之异，秉钧杖钺，皆以皇族居之。慕容氏、姚氏为尤甚（秦王坚犹能用王猛，故国势较诸国为强）。盖因猜忌他种，不得不用本族。其能如燕之吴王恪者有几人哉！乳臭当权，民心不附，其国祚之易倾亦坐此。

十六国为尚武政体。各国棋峙，兵胜者强，不得不重武力。故丞相无不兼都督中外诸军事者，又皆以本种人当其任。既有种族之争，即不能不力战以图存。而其势易于篡弑，亦因兵权在握之故。

凉夏西秦所用之兵，皆征诸西域、内蒙古及俘虏。赫连居朔方，沮渠、乞伏、秃发、李氏错处于凉州，不过今陕西北边甘肃一省之地，而无月不交兵。调兵动辄数万人，何来如许百姓当兵？何来如许租税充饷？盖诸国所调，皆边外游牧之兵，平时居毳幕，猎禽兽，逐水草，征之则集，遣之则散，无所谓养兵之费也。史传所载，每得胜，必掠民数万户或数千户而去。此种俘虏，皆编为兵，有事则驱之前敌，而本地农民耕以养之。有此二因，故虽岁岁征战，民户并不减少。

十六国因种族之异而易兴易亡。种族互异，一种之中有雄豪者出，则同种起而拥戴之。迨同种衰败，则他种群起而与之敌。中原百姓视其存灭，漠不关心。故虽以秦世祖之强，淝水一败，土崩瓦解，则以氏种本少，又散布四方，不敌他种人之多也。东晋以孱弱当群强之冲，卒能固围图存者，亦因种族之殊，官民自能固结耳。

二十二日（二号）晴。琴甫复以汽车来接，机坏，不能行，乃先偕至大观楼午餐，再同坐马车至寓复诊。归后步行赴学报社。招白仲山、叔明来议改辅仁私塾为初等小学校，悉依部令而行。琴甫借我《金文最》一本，为车中消遣计。有一卷纯是道家之文，毫无足观，其次卷为赵滏水（秉文）、王溥南（若虚）两家文，稍有法，然亦非南宋诸文家匹也。发大兄信，附顾信二纸。

二十三日（三号）晴。陈阜双（阮。湘潭人）、王叔雄（勇敷。晋卿世兄）来见。饭后至桐处复诊。答谢董四叔岳及五叔岳母。接庞妹信。

二十四日（四号）晴，日赤无光。叶少云（世勋）来见。四钟萧小虞亲家自津来，畅谈而去。灯下作书画跋三则（刻入学报插画）。为苏生及三子讲《列子》两篇（《黄帝篇》一段，《杨朱篇》一段）。中国学派，以周秦诸子为极盛，而文章之妙，亦唯诸子能极其变。复笏斋信。

二十五日（五号）晨大雷雨，洒然生凉，顿须着棉袍。午初刻冒雨至桐处复诊，留午餐而归。又赴学报社。陈阜双来夜谈。八月雷为兵象。去年八月十八日闻雷，锡兄引谚“满地是贼”占之。数日即难作。下月初一日举革命纪念会，形容北军过甚，或致挑起恶感（闻有新剧及电影片，皆纪南北交战等事），余窃忧之。

二十六日（六号） 晴，寒甚。未刻赴社政会。归路偕锡兄至西永顺奶茶店定送牛乳（每日一瓶，价一千五百文），各饮乳一杯而出。

二十七日（七号） 晴。至圣先师诞日，偕张、郑二师率儿孙向圣像前行三跪九叩礼。又至辅仁私塾率学生行三鞠躬礼，集诸童说明改校中功课之理由。至广和居与夫人，大、次媳，两女午餐。因入城至桐处复诊。新病环生，顾此碍彼，颇形棘手。《新纪元星期报》载邓镛（四川人。参议院议员。词章家）《颐和园词》，全仿梅村《永安宫词》，韵味亦复不减，而措词忠厚悱恻，犹是风人之遗，为之反复吟诵。接笏斋书。王小东同年自南苑兴隆坊来访。

二十八日（八号） 晴。高一山来访。饭后写八尺大横披一幅，纵笔挥洒，兔起鹘落，而仍凝结圆满，笔力馀于字外。此近日大进境也。笔锋扫到而笔力未到，或笔势未足而笔力已尽，皆大行书所忌。未刻赴顺直学校上讲堂一时许，为学生讲十六国大势，皆前人眼光所不及也。归途至龙海轩大茶馆晚餐，拍电约郑、张、袁、李四君。取正史而删订之，莫善于周保绪《晋略》，莫不善于萧常《续汉书》，陈鱣《续唐书》，唐修《晋书》，芜杂琐碎，于一代大势无所发明。周氏则挈领振纲，简赅而得体要（《地志》尤佳），非漫焉删节者。萧氏拘拘于正统之陋说，唯惯有帝蜀生魏四字，事实体势全不讲究，安足以压陈氏？陈简庄以沙陀之唐绍唐统，复以南唐绍沙陀，一线相承，胜于帝彼梁朱晋石（朱温大盗之尤，石敬瑭夷狄之奴隶子孙，实不足以承帝位）。其识见自伟，而史笔平冗，无著作才。此外，又有柯维骐《宋史新编》，哀然巨著，竭三十年心力而成。进二王而退辽金，固是种族之见，亦因辽国事迹荒略，无可纂述之资料（倘有史学家仿契丹国志之例，扩而大之，举其疆域形势，以及法制、政治、风俗、人才之要，而类编之，实为有体有要之名作。后人从事补遗，虽费搜罗，无关宏旨）。金虽稍胜，大定、明昌之政，颇有可观，然人物典章，亦去北魏远甚。列诸《载记》，与西夏同科（夏事荒略，更甚于辽），固其宜也。所惜诸志列传，专主删繁，于一朝大局，治乱源流，仍罕发明耳。

二十九日（九号） 晴。寒露节。西风落叶，触绪增悲，故国之思，黯然无可排遣。为人写祝寿颂词一百五十字，得润笔银八两。未刻至羊仪宾胡同赴姚石泉、沈雨人、李新吾、唐鄂郑四君为余补祝之局，故人情重，可感也。雨人述张謇、许鼎霖贪横刁滑劣迹甚详。张之为人才，余素鄙之。江南无识者流，颇有震为人才者，余从不屑汗齿牙也。《晋略·贺循传》载陆机荐疏有云：“台郎所以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显路而已。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壅隔之害，远国尤甚。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师职者。”此与今之每省各选议员，计人口以定员额者极相似。大率立宪新法，求之中国历史皆有之，特立法者不能详究而实行，读史者无眼光窥察之，遂谓法皆西人独创，中国二千年无良法矣。

九月初一日（十号） 晴。北京举行国庆纪念贺典，盖去岁占南京日也。锡兄约余及敬斋、惠、铭、襄、纶、懿至新开四海春晚餐。

初二日（十一号） 晴。写八尺大屏十二幅。范诚斋来谈，偕访朗轩未值，追踪至大德通，适朗在玉壶春番菜馆，电招，遂往啖之。九钟趁西城归。

初三日（十二号） 晴。衡亮生来拜。东坡《寒食帖》真迹，旧藏于宗室伯羲祭酒（盛昱）家者，现在尧生之侄景朴孙处，余托尧生钩致之，未能如愿也。余自去岁火毁书

籍之后，意冷心灰，加以家计困难，搜罗无力，年馀不置一卷一册，唯此真迹为世间异宝，不免寤寐思之。朗轩来作半日谈，偕饭于四海春。

初四日（十三号） 晴。姜仲良同年自奉天来，二十年前旧友也。午后至公益会画到，即赴社政会。又访润田，以汉冶萍股票两份托其寄沪换新股票。至大德通赴范诚斋、王徽五（百川通管事）、张炳南补祝之局。写擘窠大字数件，夜深始归。张远伯次迈邀福全馆，却之。

深秋寓兴

五十光阴下水滩，暄和过尽到荒寒。乱云暝日西风恶，倚杖柴门自在观。

初五日（十四号） 晴。王叔掖（壩。改名）自山东来，宝铭昔年受业师也。饭后祝袁珏生尊人六旬双寿。至学报社。初一日纪念会（十月十日国庆），易大清门为中华门。门额本是前朝大明门旧匾，乃真金精石也。国初定鼎，易明为清。以奇珍难得，遂就其背镌满汉文而悬之。从前四品官真顶珠一枚，价十金，尚不免瑕疵，若此巨材，真稀世之宝，亦足见明永乐时物力之美富矣（又如成祖长陵石料木料，皆后代所无）。额送总统府，泰西人愿以银币十二万元购之，未允。将来当入博物院以存旧宝也。特不知门内之皇太后，何以为怀。

初六日（十五号） 晴。一夜大风震撼，势欲拔屋，悸不能眠。高绪周、白氏兄弟均来商校事。灯下题朱艾卿手卷，陈阜双所藏《瘞鹤铭》，又写两扇。接澜翁海上书。

题朱艾卿宗丞自临定武兰亭及香光问政山歌书卷

山阴墨妙赞无辞，右撇华亭独得师（右军撇笔法唯香光得之）。窥到古人真实相，固应腕下出神奇。

十载联班侍玉除，秋风禾黍痛离居。书中亦有江西派，更写溪桥却聘书。

初七日（十六号） 晴。从孙女凯保殇去，今日正其周辟日也。此种昙花一现，究不知是何因缘。刘孟禄来，详究菜园种蔬法。饭后坐篋中看《通鉴·汉和帝》一卷。吾于此书不止三复矣，一番举起一番新，见解与阅历俱进，故愈读愈入味也。自省半生学问，唯历史致力最深，当精益求精，以此为吾专门之学。三钟赴学报社。晚饭后写字多件。新出《自助论》有三语云：“天地驱日月，日月驱春秋，春秋驱生人。”真精简有筋。

初八日（十七号） 晴。卜贺泉、韩叙东来请，赴医学研究会演说中西医理，允之。许仲衡自密云来。吕选青来见。饭后读《通鉴》安帝、殇帝纪。三钟至顺直学校商酌公事并上堂一小时，为诸生讲东晋南北朝侨置州郡本末及地理形势险要。此最为治南北朝历史要着。

初九日（十八号） 晴。重阳雅节，意兴索然。饭后亚遽来谈，偕访李慎如，定赵总理西席之局。在恒裕拨公善堂款。答访陈阜双未晤，因赴学报社。忽接新嘉坡来函，乃华

侨黎君伯概书也。书中极表仰慕之诚，盛推余医学，望余提振中医，并寄纸请余写“通灵医宝”额。黎君乃新埠高等医士也。海外传名，实不能副，深用惭惶。

重九江亭独往（诗格随境遇而变，不觉乃近晚唐。）

依旧西山抱郭青，单车扶醉上江亭（“单车”二字出《汉书》）。秋城故国馀佳节，冷局吟俦散曙星（十前年，每值兹节，必与朱古征、徐芷帆、王聘三、秦右衡、夏闰枝、陈孟孚诸同年出城，访古刹荒台游人不到之处，徜徉竟日为冷局。芷帆久下世，诸君无一在京师矣）。黄叶自埋香草冢（江亭左近有埋香冢），白头重访石幢经（废圃一石幢为金天会年制）。愁看直北浮云影，斜照苍凉语塔铃。

初十日（十九号） 晴。同人因孔道式微，且有议废祀典者，特立一会，名曰孔社，专壹维持圣道，阐明正学。三钟在安庆馆开讨论会，推余充临时主席，到会者六十余人。余演说孔学决无亡理，特当此晦盲否塞之交，吾党当尽保存发扬之责。提议进行方法，未得要领而散。景枫邀大观楼晚餐，偕赴庆乐园观剧，谭鑫培、田桂凤、龚云甫、杨小楼各擅胜场，戏界名人自不能舍此四伶而他属矣。丑刻散戏抵家，采涧温枣栗汤及牛乳以待，不苦疲饿矣。

十一日（二十号） 晴。午后赴社政会。三钟，西珠市口医学研究会全体会员开会，欢迎余及王君克如（江西人）。余登台演说，略谓中国古圣贤医学，实能兼西学之长。凡生理解剖、实验化学，《内》《难》、长沙、孙真人皆详其功用，而六经气化之说，精细分明，确有凭据（此等处皆引经说以证明之），无分毫影响，断非西医所能梦见，盖其程度尚不足以语此也。至运气之说，昔人盖尝辟之，然天气随时运而变，人受气交之中，感受迁移，自有此理，故《内经》亦存此以备一理。观于名家医案，有少阴在泉则尺脉不应之时，医家何可不知此说，特不当胶滞，动引为据耳。吾辈如能以西人研究科学、心理学、算学之心思眼光，研究《内》《难》、长沙《千金书》，必能契古圣之心源，发前人所未发，中国医学将有大放光明之一日。否则，我不自求，泰西明达者流渐知《内》《难》诸书之可贵，以深锐心力代发其藏，而华人反师西人以求中医之微言大义，岂不大可耻乎？此实吾党之责也。语次众屡拍掌，其声如雷。会中议公推余为评议总长，处宾师之位，余未应也。会散入城，赴赵总理陪先生之局。先生为蓟州李长纶，余所荐也。竟日奔波，气短神疲。

十二日（二十一号） 阴，甚寒，傍晚竟见微雪。昨日顺天二十四属联合会开会，余不暇往，请锡兄持函代表。投票，余得次多数，为副会长（正会长通州金筱珊镜芙）。午后至松筠庵会所商办一切。又至学报社。致张仲卿信，为三兄事。

十三日（二十二号） 阴，微雪。管夫人生辰拜供。未刻在大观楼答谢补祝诸君，宾主十一人。

十四日（二十三号） 晴。陈仲山、俞巨溟来谈。申刻至隐公处为其令媛诊疾。至华英理发，偕眷属饭于四海春。复王酌升信。

十五日（二十四号） 阴雨竟日。霜降节。近有一极奇之事，以日晷测日影，必移下

一节，方有影（前数日以针置寒露本节，无影，移诸霜降，乃见影。今日置霜降，又无影，移诸立冬，则见）。日来天气凛冽，无异立冬以后。前两月气候推移皆是如此，岂太阳行度亦随阳历乎？抑吾之测日晷俱损坏欤？未刻赴社政会。申刻在大观楼答谢补祝诸君，两日共请客二十人，费银币廿五元。冒雨而归。半夜月色皎然。

十六日（二十五号） 晴。西郊挂甲屯（过海淀，距颐和园二里许）社政会第一分会成立。余及仰恭、颂臣、子方、珩甫往莅会。十二钟到，备午餐。两钟开会，余登台演说社会主义、社政会宗旨，并与诸会员约三事：一、会员当以人民为前提，抱定民生主义，热心毅力切实进行，期达利民初意。二、会员当以名誉为重，严守规则，尊重公德，不尚意气，不争权利，使社政会在世界有极大名誉。三、总会、分会当视同一家人。总会有不到处，求分会扶持；分会有应办之事，当与总会联络一气，同心合力，使多数人民享最大之幸福。众咸欣服。归途至协署为王含英副将（汉地）诊疾。《金匱》所云百合病，乃于今日见之，如法施治。到家已上灯。一路见湖山无恙，枵触悲怆，几欲泪零。

有事淀园遥望万寿山

五年不踏昆明路，秋色萧疏万寿山。銮辇不来丹凤冷，湖田无恙白鸥闲。斜阳影里繁禾黍，流水声中忆珮环。王气顿销三百载，可怜庾信老江关。（〔眉〕此诗甚近晚唐。）

十七日（二十六号） 晴。饭后至隐公处复诊。四钟赴教育统一会。六钟至杏花春赴陈右衡之约，趁西城归。连日车中看《晋略》，提纲纂要，深服其有良史才。名为略实不略也。非唯突过延寿，洵堪平揖庐陵。看《星期报丛录》有考西安门外刘兰塑（坊巷名）一条，谓自唐以来，佛菩萨画像，以吴道子为最；佛菩萨塑像，以元刘兰为最。琳宫梵刹，宝相庄严，罔不借重于兰。而《元史·方伎》不为兰立传，墨守“小道可观，致远恐泥”之说，无怪国人美术思想之不发达矣。此数语极有理。

十八日（二十七号） 晴。饭后赴社政会。在珩甫处讨论孔社事。此举名义虽大而无着手处，会中诸人亦非能担当正学之人也。偕朗轩、炳南饭于玉壶春，同至天乐园听夜戏。谭伶抑扬断续已入化境，非邯郸所能学步，固宜让其独步一时。归寓已丑正，闻杨伶小楼以为优之可耻，力自修饬，尚道德通文义，颇为伶界所引重。去秋乱起时，外间盛传监国福晋有杨白花之丑，出自谣诼之口，恐未可信也。吾家自先伯祖豫生公、先祖中丞公入大兴县籍，在道光初元，距今已九十年。近日因选举区域，余居在宛平境内，人随土著，遂为宛平人。从此，余一支改隶宛邑矣。

十九日（二十八号） 晴。未刻至顺直学校，学生无故罢课，且有数人扰乱堂规，不遵约束。余素持严整干涉主义，悬牌全体记大过，革除七人。朗轩来久谈。阅《星期报》统治权说，法理颇精细有根据，而文笔冗沓晦曲，几令人无从索解。若无通人学士保持，不及十年，国文亡矣。吾所以斤斤欲儿辈先治国文精通，再习科学，正为此也。外间盛传余将得国史馆长。虽较行政官员为可居，然非吾愿也。吾平生大愿，欲请巨款设一极大医学，以中医《内》、《难》长沙书为主，唐宋元名家为辅，而以泰西医学参之，附立伤科、产科、兼立医院，以为实地练习，药物检查，所以杜药肆伪混。开中华四千年未有之业，

造亿万姓健全之福。此愿若遂，竭终身心力为之，不限止境，不营他业，庶几不虚生斯世乎？

二十一日（三十号） 竟日微雨。午刻至管丹丈处贺娶儿妇喜，傍晚归。接润安甫前辈简，并《重九忆亡友梅叟》五古一首，读之同增凄怆。天津寄来《医学白话报》第一期，乃溧阳沈汉卿父子作，清显易解，极有益于学者。

二十二日（三十一号） 晴。梁任公在湖广馆开茶话会答谢各界，折简相邀。十钟前往，握手致仰慕之忱，任公亦谓闻名久矣，今蒙枉驾，感幸感幸。余向往任公十馀年，见其被服儒雅，依然一书生也，以视□□迥不侔矣。任公登台演说约一时许，甚不满于民国政治现象，谓前清政治机关完备，特腐败耳，得其人则法固可行。民国将机关拆卸殆尽，甚至并要件而失之。若不荟萃人才，亟谋建设，前途之危险不堪言。至于外人迄未承认，中外皇皇，引以为忧。我苟能国，彼自承认，否则愈求而愈远。此当反求诸己，于人无与也。议论反复甚多，皆平实不张皇。马相伯（良。大学校长）相继演说，空谈繁复，座人已有倦意。时已未初，枵腹不支。忽有湖南僧接踵而上，遂纷纷散矣。至恒裕，偕润田饭于便宜坊，复回店与朗轩畅谈。申刻至珩甫处商孔社事，讨论良久，终以立学会聚讲为归结。作霖来夜谈。接宝惠信，知东陵荒地招领开垦，皆膏腴上地，蕴之三百年者，每亩交领价银二两，可谓极廉，即复信承领二千亩。

二十三日（十一月一号） 晴。朗轩午前来谈，欲领荒地五千亩，再函告宝惠。坐箬中读《通鉴·后汉安帝纪》。和、安两朝，东鲜卑、西羌迭为边患，几于无岁不有兵事，忽胜忽败，迄无宁宇。此时号称承平，边民岁遭荼毒，兵之死沙场者盖不知凡几也。然则二千年历史，果能安全乐利者，曾有几时哉！四钟至北城旧鼓楼大街，赴内城医学研究会及传习所全体欢迎会，会员约六十人。余登台畅论中医精理，众皆欣服，公推余为名誉总会长。归已上灯。海淀分会成立，余未能往，请唐修之君代表。

二十四日（二号） 晴。朗轩来议田事。未刻与龙伯、实斋、绳武假座悦生堂，议兴复医学研究会。归途至学报社一行。灯下作医会演说文，未脱稿。宝纶、宝懿至豫学校报名，入政法专门别科。午后五钟至九钟上课，可与家塾无妨。

二十五日（三号） 晴。饭后赴社政会。又至畿辅学堂，应直隶联合会之请。缘诸青年虽立此会，议久不定，迄无条理，群求余莅会主持。余为筹画开手数大端，皆忻服，愿受约束。晚，在万福居与景乔筹校事。演说文脱稿付铅印。

二十六日（四号） 晴。未刻赴江苏公会，群痛心于都督程德全之荼毒生灵，省议会之媚官虐民。将来省官制实行，议会倘列匪人，民间将有控诉无门之苦。名为共和，其害转大于专制矣。入城至四海春，赴朗轩约。

二十七日（五号） 晴。接大兄信。午刻与采润同车至小苏州胡同祝五叔岳母生日，吉甫酗酒谩骂，无情无理。急挈丙、恩先行，至春仙观剧（龚伶演《徐母骂曹》，声色俱妙。杨伶演《落马湖》，口白最擅胜场），寒甚欲僵，采润继至，仍同车而归。卿和归自上海。

二十八日（六号） 晴。步行访绥之未值。至剃头铺修容，遇对门伊雅泉佐领，相与剧谈，颇有乡村风味。三兄来访，不遇而去，竟历铺门交臂失之。四钟至顺校上堂讲庚口分世业规制。接惠信。

二十九日（七号） 晴，北风寒甚。午刻至兴宁馆为饶简香同年诊疾，其证上热下寒。余议用肉桂，师仲景猪胆汁法服之。简香素亦知医，踌躇未肯服，只可听之。寒甚，至大观楼午餐，以牛肉白兰地酒取暖。磨墨买笔，写对、屏各一。归寓将上灯矣。车中看《通鉴·安帝纪》，大约一代各有风气，皆是积渐而成，或由良法培植，或由恶政激刺，其力能驱使上中两等人并归一路，善用之，天下受其福，不善用之，天下被其祸，一时如风之行，如气之染，是谓风气。以此观二千年历史，可分作数大段，消长递转，因能结果，果又造因，煞是好看。今因东汉尚气节，而推悟及之。

三十日（八号） 晴。

十月初一日（九号） 晴。俄罗斯与外蒙古定约，蒙古独立之局成，脱离中国。此民国第一篇文字也。噫嘻！（〔眉〕俄人诡谋，久有消息，而民国政府不问也，参议院不问也，党人不问也，唯图官、图利、闹意见、闹排场而已。北边既失，西藏必危。呜呼五族！）

初二日（十号） 晴。连日感寒而病，恶寒胸满，静卧不出房门。接社政会电话，因分会诸君到会答谢兼报告投票选举正副会长，而李、唐、孔诸君皆未到，不成局面，余只可力疾莅会（本会会员提议一案，分会提议二案，皆极重要）。散后顺至松筠庵赴直隶公益会二十四属联合会，气短不能多言，略坐而退。（〔眉〕纪念会，欢迎会，追悼会，欢叟不已；评议会，秘密会，茶话会，絮聒不休。终年昏昏沉沉，忙忙乱乱，跳跳搭搭，乌烟瘴气，不知所做何事。）二侄媳忽患肺气闭塞，势甚困笃。

初三日（十一号） 晴。天渐和。体亦渐健。门人朱楚白来谈。四钟赴学报社，《学报》第一期出版，内容外表均极精良，以势度之，当可盛行。致张运台书，为公善养济院年款事，交宝惠携交。敬节会有公产一所，在东安门内瓷器库，孤悬禁门中，近日情形，殊难照料（此地在前为繁要之区，今则僻静，不便出入），又破坏过甚，无款修整，乃以一千五百金售之，而此款在南城别置一所相抵补，计亦良得，于今日成交。病人用各种开窍痧药，皆不应，余以甘桔汤加杏仁，专开肺窍，应手而效。《上海新编字典》，武进陆士奎辑。近来科学家、新字皆加注释，颇便翻考。（余以银元一圆两角买洋装预约券而得之。）唯恽字下注云：“又姓。汉杨恽伏诛，其子徙酒泉郡避祸，以名为姓。”不注书名，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先子居先生得《姓述》二篇，并未断定受姓所自。吾宗但相传出于汉平通侯，实无确证。陆氏乃武断若是！大背传信传疑之义。况《汉书·平通侯传》，亦无子徙酒泉之说。“伏诛”二字亦甚卤莽。

初四日（十二号） 晴。联合会六人来见。景乔来商校事。午后范静斋（社政会员）自海淀来问疾，且携红稻、莲花、白酒以饷，皆海淀物产，情谊可感。

《中国学报》印成，漫题二绝，呈同社诸君子

共持短绠汲前修，信有江河万古流。载酒元亭问奇字，安知他日少杨侯。
毛伏传经柳穆文，儒家持世有元勋。诸公莫懈吹嘘力，肤寸能兴泰岱云。

初五日（十三号） 晴。捐助顺直水灾赈五十元，又为宝惠捐二十元，午后至助赈所交款。又至全省联合会，意见不合而出。至学报社赴学报出版公贺之宴。

初六日（十四号） 阴，甚寒。冯华帅议借巨款，大兴全省水利，函招京绅四人赴津，于十五号开大宴研究。余抱此愿几三十年矣。直隶水利，自古以为膏腴。明代建都北方，不思浚河渠，殖农田，为根本之谋，唯知仰给南漕，以供中都官食。漕一不至，天庾立匮。清世宗曾命怡贤亲王、朱文正经理其事，虽功绩未竟，而玉田、丰润、任邱之间，水田至今食利，近数十年，水灾岁告，犹赖各省协济，不至甚困。今省自为治，畛域益分，吾直不得水利，日受水害，必成坐困之势，借巨款以谋百年之利，自是切要大计画也。午后四钟附快车前往，与萧亲家偕行，至津即下榻萧寓。宝惠来谒。

初七日（十五号） 晴。已刻至保卫局访同来之刘仲鲁、李符曾二君，并晤张仲卿、高松泉、王叔掖，在局午饭。未刻谒冯督晤谈，未能详细讨论而出。又拜运使张岱杉，未值。又访李嗣香前辈，在聚和成晚宴，保卫局作主人。

初八日（十六号） 阴。刘仲鲁、张仲卿、高松泉、王叔掖、长叔起、刘诒孙、吴筱岩、许仲衡、张君树、承庆侄陆续而来，午刻萧亲家特备盛席，招宝惠。三钟附快车回京，萧亲家、筱岩、君树、承菱来送，七钟抵家。三日连饮龙井清茶，胃中不相宜。时作恶，车中腹苦空枵。又遇江孔殷君出示近作数十首，吟评并用，气遂上逆，呕吐狼藉，到家惫不能兴。今日为筱虞亲家六十生日。

初九日（十七号） 晴。饭后赴二十四属联合会，又赴社政会。朗珩及朗侄景周均来谈。为新嘉坡黎君伯概书牌额。

初十日（十八号） 晴。大风。草致学务处呈，力诋其不准辅仁小学立案之谬，语甚凌厉。杨景乔、赵廓如来议校事。洪思伯（怀祖）来见，为其胞伯翰香讼冤。灯下拟作《读十六国春秋》文一篇，登之学报。头目昏眩，遂辍笔。

十一日（十九号） 晴。福州曾伯厚（福谦）来访。未刻至顺直学校解决学膳费事，兼上堂讲历史一小时。

十二日（二十号） 晴。高一山来谈，今春以编修旧资赴直隶本省注册候补，今日牌示署广昌县知事。宦途如此，生面特开矣。饭后伏案作《读十六国春秋》文前半篇。

十三日（二十一号） 晴，颇和暖。安肃张臞仙（湘琳）来见，子遇君（鸿顺）之子也。符曾世兄因其长于词章，介绍来谈。饭后朗轩来作半日谈。余乘间至正阳门瓮城一行。灯下续作昨文，仍未脱稿，已一千五六百言矣。

十四日（二十二号） 晴。饭后至松筠庵，与仲鲁、符曾、公度检阅《畿辅通志》，究析水道。归后续作昨文，二鼓脱稿，计三千言。崔鸿作《十六国春秋》，乃据各国史书纂辑而成，考《隋书·经籍志》，犹存二十余种，而燕事纪载较多，故鸿作《燕纪》亦最翔实健茂。十六国文字文质并茂，在晋魏间自成一种笔墨，惜后人无学之者。

十五日。 晴。华帅发电来请，三点半钟附快车赴津，住日租界德义楼，取其铺盖齐全，无须携行李也。惠至站接。

十六日。 晴。饭后坐人力车，至英国坟地抛球场访笏斋并见笏嫂及诸侄女。归栈换马车拜运使杨味云、劝业道史廉侯。五钟诣督院赴宴，首座为美人福开森，刘、李二公及余次之，议事会各团体又次之，地方行政官居末，凡五十余人。余起立演说直隶水利必须兴修之益，众屡鼓掌，九钟始散。归栈写致运使信，为公善养济院捐款事。

十七日（二十五号） 晴。卧未起，笏斋来访，胡晴初（嗣瑗。督幕总文案，旧翰林

也)亦来谈。玉山、宝惠皆至，偕饭于南市德升豫菜馆，玉山作东。同乡行政官曹健亭方伯诸公及议会胡海民订申刻邀宴聚和成，余因明日家祭，今日必须回京，作柬辞之。三钟二刻，在老车站附快车回京，车中气管热度过高，昏眩欲呕，抵家惫甚。

十八日(二十六号) 晴。先妣生辰拜供。复新嘉坡黎伯概君信，并书牌额及医会演说稿，交邮局寄海外，邮费洋六角五分。申刻在百川通设席，为朗轩补祝五十生日，范诚斋、袁锡三、王徽五、张炳南、陈肇廷同作主人。衡侄女适祥符顾氏(亚遽次媳)，今日侍翁姑至京。

十九日(二十七号) 晴。气痛已五日，俯仰不能，延整容王掌柜推拿，颇效。庄思緘自上海来，谈南事甚悉。水深火热，民不堪命矣。申刻至小有天赴李石臣之约。

二十日(二十八号) 晴。气痛犹剧，治之不效，开方顺利之。孙仲山来谈。傍晚至大观楼赴赵子登之约。大媳已初一刻举一男，余第六孙也。树先生哲嗣罗广仁来就诊。

二十一日(二十九号) 阴。三兄五十一岁生日，午刻偕夫人同车往祝，午面至三钟始毕。接杨运使信并公善养济院年捐库平宝银二百五十两，因至恒裕存折，以小银币二角雇胶皮人力车而归。在三兄处见衡侄女。

二十二日(三十号) 晴。小孩洗三。采涧夫人命名曰富宝，盖财迷之见也。午刻携坡公墨迹至学报社摄影，从此瑰宝流传，有志八法者皆得窥书家三昧矣。姚伧桓同年携示所藏唐宋真迹，起王摩诘，终赵千里，凡十馀叶。以愚见审之，唯北苑山水，徐熙画红莲、青绿山水，气韵神采，允推精品，馀均未敢下断语。饭后至悦生堂赴医会，发起人到者十馀，定名曰中华医学会。七点钟存月、坡桐、庆甫驾电车来迓，同饭于六国饭店，五里行程不及一刻钟而达。复杨味云信。

二十三日(十二月一号) 晴。家备酒肴，请思緘、剑秋、仰恭作陪(仰恭适来，因留之)。未初客去，乃赴社政会。又赴孔社，渊雅朴学之士渐集，稍有精神矣。去年在昆陵，次远堂伯敬述九世祖衷白公曾匿明末一皇子于家。祖宗相传有此事，而不能道其详。顷在孔社，晤长沙饶石顽，谈及《甲申小记》曾载其事(《小记》乃抄本，共四十卷，不书著者真姓名)云：庄烈帝太子被难于北京，皇子定王南遁，至常州，藏恽厥初家两月馀。消息浸露，逻者日伺于门，王不自安，谋他适，转匿俞大渊家，终为侦骑所得。行至魏村，村人环观，有泣下者。缇恐生变，即进刃焉(石顽不记原文，记其大略如此)。石顽尝有诗云：“望思何处筑，血污魏村花。”即咏此事也。魏村属阳湖县，去郡城不远，吾家今有田在焉。今日一席之谈，证明斯事，朋友论学之益如是(石顽多见明遗老著述，熟于明清之间掌故)。

二十四日(二号) 晴，颇和暖。孔小云、文禹门、徐敏伯来谈。客去，读《通鉴》汉安帝、顺帝纪，崔瑗、孙程等俱称少主为北乡侯，疑非当日情实。北乡以三月即位，十月薨，在帝位八月，臣下固以帝视之。当以李固称少帝为得其真，瑗等语，乃史官追改之。未刻，顾渔溪、亚遽两亲家请会亲，偕采涧夫人前往，谒见姻伯母，年八十矣。又见五亲母及其长媳。宴毕归，已上灯。夜饭后步行至剃头铺理发。

二十五日(三号) 晴。气痛迄不愈，甚苦。路尚卿来交农会事。朗轩作半日谈。午前访教育总长范静生，卧病未见。访胡绥之久谈。傍晚至福全馆赴衡亮生之约。景朴孙(贤)携坡公《寒食帖》墨迹见示。旧藏内府，有纯庙御题御玺，不知何时落冯展云中丞

(誉骥)手，曾遭火劫，“少”字（何殊病少年）、“那”字（那知是寒食），均有烧损处。后为宗室伯羲祭酒（盛昱）所得，今归朴孙。此帖初刻于戏鸿堂，附山谷大跋，三希再刻之。卷后尚有南宋张缜、季良长跋，两帖均遗之。香光又有跋语云：“余所见东坡墨迹三十余种，以此为甲观，已摹入戏鸿中矣。余特携戏鸿本往对，始知用笔起落顿挫，断非石刻所能传出。往见石本，叹为观止，今玩其顺逆环转之妙，胸中腕下，顿长一格。《烟江叠嶂》之外，再睹兹宝，坡公佑我不浅矣。书用兔颖，且有败锋，乃能圆满如此，岂非神手（中有数字皆系燥笔，石刻乃作飞白，误矣）。”

二十六日（四号） 景乔、廓如来商校事，今之为学生者不重道德，不依法律，适足以为乱而已。午刻与三兄接新婿顾安期（循）、蘅侄女双归见面，内外各设席待之。润泽、敬斋、卿和作陪。客散访金筱珊丈。灯下写字三叶。

二十七日（五号） 晴。未刻赴农会。傍晚赴江苏公会，思缄来谈。上次远堂伯书。

二十八日（六号） 阴。老姨太太杨安人生辰拜供。宝纶奉祀也。看《通鉴》汉顺帝、仲帝纪，国统屡绝，外戚宦官迭倾互起，不待读至终篇而知汉祚之不永矣。朗轩来夜谈。夜，大风。

二十九日（七号） 大雪节。晴。李厚卿、江子厚、张臞仙、萧小隐均来谈。看《通鉴》汉纪质帝、桓帝纪。国家多难，不立长君，贪利幼弱，以展称制之权，亡国乱因，千古一辙。梁太后不立清河王，大臣犹有抗议以争大计者。若我戊申之冬，辅臣如南皮，直逢迎之不暇矣。古今人相去远哉！傍晚赴景枫大观楼之约。闭目坐车中，思《天泉证道记》龙溪四无之说，洞达心理本体，古今儒者无第二人说出，自明至今，无第二人解得。当作发微一篇以阐其旨。

三十日（八号） 晴。未刻赴社政会，有公民会代表胡、常两君来会协商整理自治会事，又提议电车事，盖有所为而为之。至广德楼观剧，泰丰楼晚饭，皆朗轩作东。

十一月初一日（十二月九日） 晴。为梁巨川写横格直幅百馀字，临坡公《归去来辞帖》，以寄彼此之意。李师葛归自南京，谈南事甚感慨。以现象观之，大乱在即矣。傍晚与锡兄赴大观楼。宝惠自津回，到楼共餐。

初二日（十号） 晴。先君生辰拜供。贾子咏来谈。申刻赴南医会。至大观楼，赴子登约。与宝惠趁西城归。《老残游记》小说，故友刘铁云所作。铁云为周太谷、李晴峰门弟子，主三教同源前知之学。此书成于甲午以后，而于庚子之北拳、庚寅、辛丑之南革，皆预言之。从前不甚风行，自拳革大变之后，世始服其先见，争觅是书，已不易得，宝惠新在津购之。余旧曾阅过，颇觉其异，时以其说往来胸中。昨师葛谈及余去春奏请开缺时，曾叩其故。余言八月后大乱将作，起于大江流域，何恋恋一官为（此事余久忘之）。问余何以能前知？余盖以此书为本，而自以理数测之。又证诸天象，遂不幸而言中。吾不解术数，而时有术数思想，以之推度未来事，往往而验，已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上月江西盛少怡表叔来信云，去夏得余书，谓秋冬间国事将大变，问余何以能预知，余亦不能言其故也。）

初三日（十一号） 晴。景乔来商校事。子登在此午饭。饭后思缄亦来谈。申刻赴孔社，余特发表宗旨，同人无不鼓舞。至朗轩处晚饭，与田少白、范诚斋畅话。

初四日（十二号） 晴。门人张景韩自青岛来，述东镇风物之胜，鱼虾之美，真避秦

桃源也。若岛中为前朝贵人所盘据者，依然富贵气象，生活程度日高，非吾辈野人所宜近也。张隴仙来久谈。接门人范俊丞济南信，字迹极仿余书，特丐余作册叶为临池之助。灯下濡新笔磨墨作复书三纸，俊丞得之，亦可资观摩也。昨夜谢作霖为宝惠言，数月前视举世无一当意者，愤懑几发狂易。近得石印《曾文正日记》全书读之，逐类选摘，以自策励，心气顿平。若作霖者，可谓学道有得君子矣。余闻之愧恨不胜。

初五、初六两日失记。

初七日（十五号） 晴。未刻赴廿四属联合会，散后赴社政会，人数太少，茶话而已。傍晚赴珏生本宅之约，绕前门归。珏生家藏明宣德炉，作鼓墩式，下有铜座，年久为香炭温炙，铜斑现胭脂色，古艳可爱。宣炉缘起，因殿中不戒于火，金银铜宝诸陈列品融合为一，乃合而冶之，故重量异常铜，而时现宝光。真者殊难得，流传半赝品也。

初八日（十六号） 晴。宝惠生日，适自津归。近日京津谋事者纷至沓来，疲于接应，吾已为世外人，为人作嫁，憧憧扰扰，厌且苦之，固由廉隅日薄，亦生计困难有以迫之，不得已杜门谢客。未刻至广济寺投省议会票，余投袁锡三。傍晚至天福堂，赴孔幼云之约。

静坐得二十字

道德沉九幽，名利浮百怪。夜深花气潮，青灯大自在。

初九日（十七号） 晴。竟日看梁任公《庸言报》。傍晚至畅华楼赴顾渔翁之约。赵廓如来商校事。

初十日（十八号） 晴。看《通鉴·汉桓帝纪》。申刻赴徽州会馆津浦铁路公所议通运事。刘千里来夜话。寄大兄信，又寄两弟妇信。

十一日（十九号） 晨醒，见屋瓦霏花，搴窗帘则广庭积素矣。珏生冒雪来畅谈。三钟赴顺直学校，出正阳门，石路冰滑，马车寸步难行，乃易人力车至校，飞雪满身。学生对于校长毫无感情，刘、岳二生尤桀骜。余勤苦六年，不觉心寒于雪，明年决计辞校事矣。天下何事不可为，何必恋恋于此，自寻苦恼哉！仍乘人力车至中华饭店，武进同乡公请庄思缄、吴稚晖（敬恒，原名朶）为一局，四省铁路公司公请南来代表郭礼征为一局。到家近十钟，尚会臣兄在箬久候，畅论别后事，一时许始去。看《通鉴·汉桓纪》，国家大议，征意见于太学生，故刘陶屡上疏切言朝政。此汉制之最善者。古来法制之善，莫过于汉。与珏生论二张之亡本朝，南皮练新军，长沙尊新学生，全为革命出力。余因忆宋南渡诗人叶元素有句云：“种来松树高于屋，借与春禽养子孙。”其命意亦似有所属也。

十二日（二十号） 朗晴甚快，坐箬中读《通鉴·汉桓纪》一卷。未刻赴广济寺，投众议院票，适与金筱珊丈相遇，遂互举焉。傍晚，呕吐狼藉，卧不能兴。此疾不发五年矣，今岁忽更加剧，盖心绪使然耳。寄沈汉卿天津信，谢其惠寄《医学白话报》。

偶见街间有以民国新铸钱市物者感吟一绝

中央官阙半云烟，涉想常疑梦惘然。门外市声犹昨日，担头已换旧朝钱。

十三日（二十一号）晴。养疾不出门。今年旧疾复发，固是心绪不佳使然，究缘心无所寄，如游丝袅空，动成罣碍。此心既无所寄，则乐趣无自而生，所以茫茫荡荡，日侵苦恼。今日治病良方，当自删除葛藤，收摄身心始。

十四日（二十二号）晴。雪后风寒。狄赓陶（克尧）携李效西同年书介绍来见。谈次始知为庚子旧侣，话当时朋友存亡，聚散之感，悲慨系之。未刻赴社政会，又赴孔社，又赴廿四属联合会。

寄根荪

岁晚行将极，时危正未央。衣冠中夏尽，雨雪北风凉。生计安吾道，前期间彼苍。遥思东海叟，辛苦老绳床。

十五日（二十三号）晴。午前诣学报社。徐云槎（儻）来谈。看《通鉴·汉桓纪》。七钟至六国饭店赴王元常之约。肴味甲于北京西餐。地炉尤暖（乃暖气管），上下温适，归途竟不知有严寒。余以坡公墨迹送学报社摄影，社中酬以洗出照片一份，浓淡不匀，照手颇低。然原卷不便卷舒，得此日夕临模，胜石刻十倍矣。

雪后访蕙农（学报同社，湖南人）

邹郑存家法，经师有替人（蕙农本师为王湘绮先生。余昔治《公羊春秋》，实以王笈为导师）。新知独倾盖，大雅共扶轮。冻月交残雪（〔眉〕交字几经锤炼，言月之寒与雪合而为一也），疏梅结古春。沈寥当岁暮，幸缔次宗邻（蕙农下榻郑叔进居，距吾居仅隔巷）。

十六日（二十四号）晴。未刻乘人力车赴农会中农学传习所，铃标文凭。看《通鉴·汉桓纪》。古人论学贵专一，又云熟能生巧，余于史学致力最久，识见亦随阅历而进，决定删除歧路，专心历史一门，以为致用之学。人生世间如电光石火，虽至百年，只如倏忽。若信得及，见在世情嗜欲，好丑顺逆，种种未了之心，便须全体放下，将精神打并归一，只从省力处做，唯求日减，不求日增。省力处便是得力处（王龙溪《蓬莱会申约》中语）。

史学（但求有用，不讲体例考据）。姚江、念庵、龙溪书（养心）。中晚唐诗（娱情）。

十七日（二十五号）宝师母枉过（己丑朝殿朗轩先师〔宝昌〕之德配）。朗师以侍郎典山东乡试，缘事罢官，再起科布多参赞，乞病归。身后萧条，去年同年醮资为师母筹生计，余亦与焉。此来名为致谢，实为其内侄苏仪仲（凤超）谋事也（苏隐从而来）。三钟至津浦铁路总公所议事。夜，大雪，与郑、张、袁、苏四君坐篲中围炉纵谈，纶、懿侍坐。

十八日（二十六号）雪积四五寸，晨晴。戴重卿（书铭）自山西来，多深切之谈。饭后坐篲中，唯看《民立报》三日。又随意检《宋琐语》阅数十条。此书为先大夫所赐。名言隽语，络绎眼底。熟此，作文作诗自有韵味。傍晚至福全馆赴宝鼎臣、瑞臣昆仲之约。

沿途雪月交辉，胸襟清畅。归已不早，犹看念庵《夏游记》数叶。此记反复十馀过矣，今日读之，尤得真谛。即如龙溪谓今人未辨善是何物，善恶皆随人转。此处不明，纵说进退，皆无着落矣。从前只平平看过，今乃知龙溪见解超卓谛当，洞达真源。诸儒无见及者。《传习录》“侃去花间草”一段，得龙溪此说而益明。

十九日（二十七号） 晴，雪后苦寒。为孔社作致阮斗瞻书，凡七百馀言，极言孔道不明，将有犯上作乱之祸起于萧墙。胡绥之、马际平偕来。每日读东汉人文，作文时虽未能仿佛万一，而心头腕底，时觉有郁茂之气盘旋。此非可以貌求，非可以言喻。东京文节短韵长，较西京自别，而遒宕之气则一也。自古文有桐城派，竞学韩、柳、欧、曾、王、归，末流遂成匡廓。余十年前亦问津于此，近年则专读西汉文，求其雄奇（雄易见，奇不易见。凡提振转接不测处，即是奇处）。（〔眉〕不知者乃以光怪陆离为奇。）又于《三国志》注中得鱼豢《魏略》，领其清隽之致，大胜于学震川也（鱼氏学史公，得其一鳞片甲）。此余独得之秘。

二十日（二十八号） 晴。富宝弥月，祭祖先，设汤饼宴。傍晚至理发所推发。至汇丰堂赴顺直学校公局。归后写应酬数件。看《宋琐语》数十条。

二十一日（二十九号） 晴。李嗣芎前辈请李符曾世兄来求婚，欲为其子彭年聘丙女。赵廓如来议校事。未刻赴社政会，闻伶人田际云（优名想九霄）当选为大兴县议员，玷辱议会甚矣。又至孔社略坐。又至畿辅学校携彭年小照归示采涧。夜，偕采涧、王妾、丙女、纶、懿两儿往饭于六国饭店。

二十二日（三十号） 晴。嗣老又烦刘性庵同年来执柯，可为求之至切矣。余与嗣老多年至交，阿郎性情肫挚，不失世家风范，因商诸采涧夫人，允之。饭后为会臣诊疾。至恒裕、大德通算账。又至商务印书馆清账。在文友堂见梁皇侃《论语义疏》十卷，乃袖珍殿本，甚精。自宋邢昺改撰正义后，皇疏久微，世无传者，唯此本及知不足斋鲍刻本而已（〔眉〕玉函山房又翻鲍本）。皇氏搜辑魏、晋、宋、齐诸儒《论语》注释颇多，时有妙谛。陈兰甫病其喜涉玄言，然圣道渊微，诸儒渺虑深思，亦耐寻味也。问价甚廉，遂携以归。

二十三日（三十一号） 晴。刘龙伯来谈，出示所作医会宣言书，融会贯通，吾不及也。午后偕锡兄访会臣并复诊，坐谈良久，至琉璃厂购物（丙女过定各件），至大观楼晚餐。归寓朗轩来夜谈。昨自山西归，述祁县风物之美及人情俭朴处，不禁神往。昨闻范城斋话顺天平谷风景，家给人足，耦俱无猜，都寓四月之需，可支一岁。真隐遁佳境也。长安华胥地，唯仕宦者宜之。故国馀生，何苦与少年儿争逐哉！

二十四日，阳历癸丑年一月一日也 繁盛市场尚有年景，里巷故宅则寂寂无所觉也。间有来拜年者，会客十馀人。杨景桥来商校事，行止与吾有同心焉。刘性庵来订廿六日纳征礼物丰俭之数。午后三钟客始散尽，心摇目眩，乃静坐读《通鉴·孝桓帝纪》尽一卷，心气略定。灯下写牌额三件。《论语》皇疏解“子路使子羔为费宰”一章，立义精当，远胜集注，不知朱子何以不用其说。颇思日看数章，择其精义，摘录一册，究极理趣。

二十五日（二号） 晴。饭后至廿四属联合会（以后简称为联合会）。至李、刘二媒人处下请柬，唯晤符曾。祝顾太姻伯母八十正庆，余逢场作戏，登台唱《失街亭》，居然中军遣将，巾扇风流也。与采涧同车趁西城归。

二十六日（三号） 晴。男府行纳征礼。午刻设席宴媒人筱珊丈，公度、锡三、珏生、

孟禄作陪。

二十七日（四号） 晴。景乔来议校事，始终同心，一人而已。申刻在福兴居请医会诸君，胡东岩研究药物学，聆其言殊增见识。

二十八日（五号） 阴。体次不佳，萧索特甚。看《民立报》三日、《通鉴·孝灵纪》。傍晚约绍儒及陈五，携胡琴率子侄辈纵歌，以舒郁气。

二十九日（六号） 晴。小寒节。先祖妣忌日拜供。午刻至万福居践萧敬斋之约。与会臣畅谈。入西安门至农会，发诸生修业文凭。至工艺局，吊黄慎之丈之丧。

十二月初一日（七号） 阴。午后赴社政会新年恳亲会，到者五十余人。报告一年成绩及出入款目。散会后就接待室茶点，又在门外摄影。余又招同县会员坐会场商议外省人人籍两邑漫无限制事。夜，微雪。灯下读乐天七言绝句，悲婉苍凉，凄然欲涕。寄大兄书，又寄两弟妇书。

初二日 晴，东风顿和，积冰俱释。四钟附快车赴津，与杨味云都转、胡海溟议长、程松山大令同坐二等车，纵谈竟路。七钟抵津，下榻德义楼饭店第四号，子登、子厚俱坐待，宝惠来侍。晚餐毕，偕子登丹桂观剧。阅报纸载明末玉谷子所撰卢督师传云：时值辉珥抱日，日下有杂色一股，如弓影反背。象升仰视，上令一珥趋问，公以文明之象对，而出语占候吏，谓弓影反背，或有不忠之臣，与谋国者相左，因与叹息久之。余因思辛亥八月，天象所见与此悉同，曾绘其形式于日记中，不知其是何祥也。今观卢公占候之说，天之示人，真有如此明确不爽者，孰谓天道远哉！新人物概以迷信目之。吁！灶焉知天道！

初三日（九号） 晴。昨所居在楼下梯侧，夜晓喧呶，不能安梦，乃迁于旅馆第十六号。三兄、玉山侄俱过谈。出门访刘仲鲁、吕椒舅晤谈。访李嗣老、李啸溪，均在京未归。午餐于江南第一楼，子登作主人，扬州肴品极佳。归栈假寐，傍晚至聚庆成赴松山约，又至裕中西餐馆（法界，亦名六国饭店），赴子厚约。归后，刘仲鲁、史康侯、王酌升、刘壬三接踵而来，遂至夜分。万籁俱静，眠甚酣适矣。

初四日（十号） 晴。午刻至督署祝冯帅生日，留吃面席。至吉升栈看三兄。又拜河北各客，晤严范孙前辈。归寓少憩，范老即来。六钟至第一楼赴嵩岑叔祖之约，谈及族高叔祖铁箫公（讳源浚）墓，在南门外小梢子口，距城数里。后嗣已绝，无人奉祀。嵩岑叔祖常遣人扫墓，尚有坟丁。余谓此后当与北方族人公定规约，每岁轮值主祀事。子登又约丹桂观剧。发京信。

初五日（十一号） 晴。北风较寒。坐栈中半日，坚待萧亲家，未到。王酌升、炎午昆仲（名号竟与生祭文信国之王炎午全同），子厚、玉山来，饭后三兄来。晚至会宾楼赴白雅亭之约，银鱼、子蟹正当令，活虾、蚶子胜于京师，皆肴饌中仙品也。散后赴都督府与冯帅密谈。发同会王友三信，为南苑联庄会赴保卫局价领枪支事。连日就枕前读放翁诗，沉郁近少陵，豪健类高、岑，洵为南宋以来一大宗。世之自命剑南派者，全未得其真髓。

初六日（十二号） 晴。甫下床，客即塞座。午刻与宝惠至隔壁略进西餐，复至会芳楼赴酌升昆仲之约。三钟回栈，检点行装，附电车至车站，子登、子厚、玉山送行，玉山无日不来栈待指挥，可嘉之至。七钟后抵家。

初七日（十三号） 晴。接新嘉坡吴翹云信，黎伯概之友也，亦精医学，行道于叻埠，见余致黎书及演说词，叹服不置，因通函达殷勤，且以演说词登诸叻报，虚名遂播外洋矣，

益奋然发精研轩岐、长沙书之志，以期无负斯名。饭后访会臣畅谈，弦歌遣兴。朗轩来夜谈。

自新历一日开大清门放车马，通东西长安门，又启天坛、先农坛恣士女游览。三祖五宗配位，环以荆棘，观者纳铜币二十文。悲吟十七韵

号存社已屋，孤寡懵未知。古今谋国局，百出而愈奇。肩街静阗阗，车马今交驰。对越肃冕裘，士女今群嬉。过官麦苗秀，陟庭天泪垂。隆准子若孙，逍遥津海湄。重楼筑千楹，百戏娱四时。老者守财虏，壮者浮浪儿。吾辈富自在，昔贪良不痴。铜驼乌足言，承露折亦宜。门倾坛遗平，于我何损为？独有旧史臣，回思有馀悲。三年精卫愤，再拜杜鹃诗。充耳哀不闻，伤哉现代规。致此固其所，问心当恨谁。觚棱澹斜日，朔风冥玉墀。目断天桥南，血染青松枝。（无句不涩，然胜于过熟而成甜俗。）

初八日（十四号） 晴。以腊八粥荐菩萨、祖先。舒宾如来谈。申刻至恒裕取款。至松筠庵议赈事。又至孔社。晚餐于大观楼，润田兄作主人。发酌升信（附杨运使简）。

腊月八日以百果粥荐佛

试灯已近元宵节，煮粥犹传旧腊方。二十三年词苑手，蒲团自爇佛前香。（句中含有泪痕。）

初九日（十五号） 晴。大媳生日。乡人筹米石棉衣裤，赈给京师贫户，以城内西南隅两区属余，应分米二百石，衣裤一千身，可给一千二百户。余特约锡兄、刘孟禄、范粹棠（秉文太仆之子）为助。廉信臣（荣。宁河人。其胞兄壬午同年）来谈。又顺校乙班毕业学生李钟麟来见。看《通鉴·汉灵帝纪》，范书《党锢传》，极着精神，千载下使人呜咽。《通鉴》撮叙，又参以表纪，亦声色如生。

初十日（十六号） 晴和。《东方杂志》第四、五、六三册，俱由商务印书馆送来，随意浏览，遂尽半日。至梅延卿、冯公度处贺喜（男女两亲家）。灯下读《通鉴·汉灵帝纪》。又卧读晚唐罗邺诗七律八首，跌宕跳脱，无一平笔，特词意蕴藉，不肯露骨，正是佳胜处。耳食者流，乃诋晚唐调平，不足与论诗也。又世人恒谓晚唐格卑，不知其所谓格者，以何为标准，所谓高与卑者，以何为权衡，不过读得少陵、王、孟几首家弦户诵之诗，遂执此以轻量天下士。若是自古及今，作诗者全是此一种格调，岂不可厌！余于《内经》长沙所论疟病，既有确见，因将《金匱》第四篇特为新注，名曰《金匱疟证篇正义》，于今日起手创稿。接三兄天津信，即日快信复之。又接姻女禀。

十一日（十七号） 晴。午刻至海淀挂甲屯社政分会新岁同叙，特备午餐。写屏对三件而归（珩甫来往皆附车）。少息复至致美斋赴顾二兄约。注《金匱》二条。

十二日（十八号） 晴。刘孟禄、曹占一来交工厂账。萧小虞、王酌升均自津来。隐

公来论学。近日闭门注解《大学》，已脱稿，目力几损，今日暗修无几人矣。接曹亲家书。

十三日（十九号） 晴。未刻赴廿四属联合会。接笏斋信。又接开封顾渔渭表弟信。夜月皎甚。

十四日（二十号） 阴，有雪意。大寒节。未刻赴直隶公益会，至公善养济院查核工厂账目，点验货材。余创办此厂五年矣，收授工徒增至六七十人，制造日有进步，而仿制常州篾箕，销场甚广，尤为京师专门之业。坐人力车趁月而归。灯下读《通鉴·汉灵帝》中。注《金匱》一条。仰恭来夜谈。

十五日（二十一号） 阴。会臣来久谈。晚在聚魁坊便酌。在商务印书馆买石印《五百家注昌黎集》四十册，共一箱。原本为南宋精铸，国初藏澹生堂祁氏，后归朱竹垞、惠定宇两先生，字画劲厚，在当时可称佳刻，石刻略缩十分之一，俨然原板。发篋陈书，琳琅夺目，助清兴不浅。自石印之法行，无力藏书之贫子，皆得摩挲秘笈，今人读书福，突过前贤百倍矣。（中有一册系补钞。）魏仲举所辑，号称五百家，其实不足此数，且有单词片语而备一家者。唯所征引诸家，今大半亡佚，赖此稍存崖略。《昌黎集》以朱子《韩文考异》、东雅堂及此注为最善本。余尤嗜五百家注，以其考据详而发明时得文外意也。唯坊间翻雕粗劣，只供儿童家塾读本，今获此精影，大慰生平矣。

十六日（二十二号） 晴。午前至学报社。午后读《通鉴·汉灵帝纪》一卷。傍晚在广和居请张、郑二师，以年底将解馆也。兼请管丹云、白仲三、刘孟禄、袁锡三四君，以酬悦生堂敬节会利仁、公善二厂一岁之劳。往返皆坐人力车。采涧赴文明观剧，深夜篝灯注《金匱》二叶，以待其归。英国二女子德芳美、包哲洁由翁大嫂介绍来访采涧夫人。接五弟妇信。

十七日（二十三号） 晴。孙叔久世兄来谈（先业师伯闻先生次子，自奉天来）。饭后偕锡兄持衣米赈票散给左近诸巷贫户二百馀家，居类犬牛，形同鸠鹄，生人至此，真活地狱矣。伤愍不忍视之（天津诸善士以米二千石，棉衣裤一万套捐之顺直助赈所，余任放西城右二区，右四区，请丹云、锡三、张先生、刘孟禄分其劳，此其馀票也）。灯下李绍儒、陈质庸来篋中助余大声纵歌以舒气。客去，又注《金匱》一叶。

十八日（二十四号） 阴，竟日雪花飞舞。陶湛园来谈。申刻冒雪赴公益会。又至助赈所缴清发票存根。灯下读《魏志·高堂隆传》。隆学识忠诚，不减刘子政。子政为汉宗臣，升平（隆字）为明帝藩邸师傅，皆同国休戚，故言之恳恳不置也。阴阳五行之学，盛于两汉，实经术之微言。天人之际，确有至理贯通，非尽出于附会。三国间，其学稍微，仅见高堂生一人，后复兴于十六国（详见《十六国春秋》），南北朝以下衰矣。观隆因凌霄阙有鹊巢，而谓宫室未成，将有他姓制御之。因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宋书·五行志》云，有燕生鹰，《晋书》亦同），而谓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君国典兵，翼亮帝室，皆洞察将来，言之无讳。孰谓此学之无用哉。余笃信此学，于《洪范传》（《尚书》今文学），历史五行志，夙尝究心，以之推测未来，往往征验。然自新学群哗，日以破除旧理为得意，斯道将成绝学矣。张先生以其友所藏旧书帖求售。有《鹞冠子》一种，分三册，乃陆佃注。明宏治中活字板，乾隆朝开四库，扬州盐政李质颖所进（出扬州马氏玲珑馆藏）。高宗御笔题七言律一首，钤御玺，又盖翰林院印。馆臣逐条粘签修正。加按语于首，谓佃注罕传，活字板亦孤本。余爱其古色古香，且四库旧籍，以三十

元得之。自去秋南书塾被火，虽未波及精本，而所毁实多，心灰意沮，不复购求，但思宝存藏编，足供寻览而已。今始连买《昌黎集》及此书，聊以娱志。

十九日（二十五号）晴。晨起设坡公画像，焚香拜祝生辰。饶石顽来谈。未刻王梦九招中和园观剧，饮于汇丰堂。延子澄诸君复招饮悦宾楼，归后注《金匱》一叶。

王劭农、朱芷青、钟秀芝、延铁君、谭安甫、 孙师郑诸公以坡公生日邀饮悦宾楼，兼为徐贞盦预祝

高楼雅集悦嘉宾，介寿清尊迓早春。揽揆尚循周正朔，联茵多是宋遗民。寒轻小雪融街湿，醉寄狂怀顾曲真（余与王、谭二公纵歌，兼订正歌场音律）。玉笛紫裘何处觅，风流犹见谪仙人。（〔眉〕作诗字字求熨贴，已觉瞻顾不遑。乃知古人巨刃摩空，其境未易到也。）

二十日（二十六号）晴。起甚晏。恩女生日。饭后至社政会，三钟偕锡兄至春仙观剧。散后访朗轩，夜饭，久话始归。接惠禀。又接新嘉坡陈紫波信，皆华人行医于叻埠者，所以崇誉者甚至。若不进求真实本领，何以副此虚名耶？又接史益三湖北信。

二十一日（二十七号）晴。庄心安丈寄赠《蒙兀儿史记》一部。武进屠敬山同年（寄）所撰元史，最为疏舛。前人竟议其失，然无敢为之修订者，则以蒙古记载简略，书阙无传，难得依据也。至近代秘籍始出，往往得诸欧西。于是邵阳魏氏作《类传》，吴县洪氏作《译文证补》，顺德李氏注《元秘史》，光泽何愿船注《圣武亲征记》。寄渥温开国武功，版图式廓，足补旧史所未详。屠氏复依据各书，参以新得，拾遗订坠，粲然可观。专门之学，于斯足贵。饭后会臣来作半日谈。傍晚至大观楼赴何绣章之约，啖新鲜鳊鱼、江瑶柱，异味初尝，足夸口福。

同人以东坡生日集悦宾楼忆亡友何梅叟

停觞忽不乐，忆我生死交。年年坡仙节，常与共尊匏。旧俦集杖履，佳辰陈核肴。此翁独何处，古刹晨钟敲。焦螟哄蚊睫，芥蚁浮堂坳。念逝行自伤，抚时清泪抛。风消月簾竹，梁空春燕巢。诗魂倘归来，计期当不渝。（阴历十二月十九日为阳历一月廿五日矣。）

二十二日（二十八号）晴。《学报》第三期出版，登余《读十六国春秋》一篇。此册选材精美，有益学问不浅。校东三边董狐狸传，计九叶，校讫出城，问何二嫂近况。在梅叟灵前一揖，默通结想之诚。还乾祥米账百金。风大作，寒甚，冒风赴南园之约。归后注《金匱》一叶。

二十三日（二十九号）晴。午前诣学报社。饭后思随意出门访友，珩甫适来，遂辍驾。看《学报》全册。读《昌黎集》数篇。张廉卿古文，传曾文正之学，论治古文，皆以朗诵为本。看似皮毛，实是透髓之论。即如昌黎文道健雄奇，若不朗诵数过，安能得其妙

处。入夜祀灶，仍循旧历也。市里间无不用旧历，当阳历十二月廿三时，凡送灶过年品物，无一陈于市者，可知人心趋向矣。灯下授二、三、四、五、六女珠算加减乘法，并指授杂字为簿记之学。

二十四日（三十号）晴。接惠禀，随手快信复之。何绣章来谈。未刻赴辅仁小学校考试诸童，汀、振随往附试。灯下注《金匱》二叶。接姻女禀。书贾以旧书求售，有古香书屋钞本《东坡编年诗选》，乃边随园、纪文达合批本。随园为吾乡诗家，号与袁简斋同，而诗格过袁远甚（〔眉〕边连宝，字赵珍，直隶任邱拔贡，亦号随园）。纪评多为王氏编年诗案所采录，边评仅见此本，甚可宝贵。索价一百八十元，无力得之，且不值此价，乃割爱还之。

二十五日（三十一号）晴。子厚、卿和、厚卿、孟禄皆来。饭后答拜庄秉衡、孙叔久、丁芝屿。访隐公，请观其新注古本《大学》，书名《大学格物一贯之论》，凡数万言。隐公自言四十八岁始悟此理，其乐不可名状。当作注起草时，寝兴、饮食、行止、俯仰，无非此理。篝灯沉思，往往闻鸡鸣，其苦心如此，可谓笃信好学矣。清本尚未脱稿，略观数条，得其大概，须专静读之，非可躁心求也。晚饭后写屏对数件。宝惠自津归。督署幕僚改官制，惠仍回禁卫军。

二十六日（二月一号）晴。晨起循旧历祭神谢宅。复新嘉坡吴翹云、陈紫波二函交邮寄（邮费一角）。傍晚偕丹丈、锡兄、惠儿饭于龙海轩。又在理发所推头。归后注《金匱》一叶半。绍儒、质庸来，遂纵歌至夜分。

二十七日（二号）晴。王友三来取承领枪支保证。未刻赴公益会议助赈所擅以低价出售滦矿股票结果。入会已晚，不及更待联合会开会而行，祝贞龢六十四岁生日。又至三圣庵朱处行吊，不设拜垫，客立而鞠躬。又至恒裕取子金。灯下注《金匱》一叶，正文已毕，作《澄斋附论》。接大兄书。又接苏门答腊吴质钦书。

二十八日（三号）晴。东风和暖，大有春意矣。午前至学报社。竟日坐箬中注《金匱》三叶，本诸经验以正诸家之误，欣然自得。朱绩臣自沪来。朗轩晚来剧论，夜深乃去。又读《魏志·邓艾传》一篇，始就枕。此传既有经国大谟，史文亦闳整，与事相称。近日作五言古诗二首，矜炼太过，遂致无语不涩，固胜于摇笔即来而病浅俗者。昔人谓宁律不谐而意晦，不使甜俗，自是诗文要着。若沉涩而能圆亮郁茂，则能成家矣。

二十九日（四号）晴。余因度岁窘迫，忧形于色。采润劝我云：譬如为乱兵剽掠，或仓猝避地，旅费侨资之所糜耗，其数何可数计。人贵知足，今得若是完全保存，其为幸福大矣。君宜乐，反忧何也。所言极有理，为之輟然。午后至恒裕一行。帖贾携东坡小字《圆觉经》求售，以银四两得之。乃道光间海昌蒋氏石刻本，半叶六行，凡三十叶。石久损失，此为孤本矣。字体纯仿唐人写经法，古茂萧散，别具风格。天仙化人，诚不可测。余数年中，每值十二月十九日，必悬公像而祀之。阅十日，必有所获。盖已三次矣，皆小除夕也。岂诚意所感，果蒙髯仙默佑耶？立春节，以春卷荐先人。

壬子十二月廿九日立春

风景河山举目新，乾坤犹是去年春。岁中屈指何多事，乱后惊魂未上身。薄暖初

回除夕小，粗安足慰隐居贫。菜盘花胜皆生色，仍听农家话建寅。

三十日（五号） 大风。命宝铭清理账目，只银元一百七十馀圆而已。宝惠翎顶补褂，恭诣长春宫辞岁。午正两宫升殿受礼，赐春条一幅，黄绣荷包、银镮。文武官到者约六十馀员，乘舆卤簿导从，无异当年也。效述堂五兄遣大郎文铭来，请为其夫人诊病，因附马车至豆腐池胡同，留午餐而归。病势颇危，煞费斟酌。上灯时恭迎祖先神影，合家行礼辞岁，妇孺嬉戏甚喧。余独坐篋中看《庸言报》半册，作诗一首。子夜接灶。

除夕作

万马光阴挽不还，又随烛影照衰颜。妻能知足家门乐，儿解分劳老境闲。故国遗踪轻似叶，一年今夜重于山。永和癸丑明朝是，水竹何时却闭关。

澄斋日记

1913年

癸丑年正月初一日（二月六号） 晴。子夜焚香谢天。晨起向阙行三跪九叩礼。在至圣先师神位前行三跪九叩礼。在祖先神像前行礼。合家贺年。午后至南横街拜二世父母神影，为三兄拜年。午后禹门坐马车来迓，即偕往。病人服药后即得透汗，大便亦下，病势十去五六矣。为更定涤邪养阴一方。借效处马车至昆师母（送年敬八元），陆师相（送年敬四元），四叔岳、五叔岳母处贺岁。归已上灯，酬马夫酒资，固不受。可谓能守主戒矣。灯下解《金匱》二叶，作序一篇。

初二日（七号） 晴。一日不出门，解《金匱》二叶，梳栉《内经》，无一字放过，往往径路绝而风云通，为自来注家履齿所未到，颇觉乐而忘倦。医学重实验，不能纯仗理想。余论疟病，则从经文所见证象，以理想实之，自信无殊实验。接效处电，病势大退。脉之可据如是（此次治效五嫂病，全凭脉象）。锡兄来贺岁。汪省三来商校事。

初三日（八号） 晴，忽寒。丹丈、吉甫、珩甫、孟禄来贺岁。孟禄并交到由内务部领津海关协解公善养济院京足银三百七十八两五钱。饭后，禹门坐马车来接，即偕往改方，兼为述堂如夫人诊病，苏人也，与余操吴语甚熟。晚，祀先，落神影。绍儒偕质庸来纵歌。解《金匱》脱稿，计廿一叶。从此为疟疾添一专书，阅者执此治疟，或不甚相远也。宝襄考取警务学校（内务部所立），岁交学宿膳衣装费银元一百四十四元，今日入校。

初四日（九号） 晴，风寒。姚诗岑自山东来，儿时同在外家（诗岑为大舅母之胞弟），长吾一岁，墨缘外弟尚在怀抱中。今少甫、墨缘皆已物故，外家凋落殆尽，仅馀表侄书云，困约无以自立。相对话旧，不觉泫然。留客午餐。未刻赴廿四属联合会，乘人力车冒风往返，感寒不适。灯下校核《疟病正义》，付龙光斋写样本。余于《难经》亦有所得，暇当从事辑注，为学医者导之先路。此经出于扁鹊，为医家根本不移之书，其中妙义蕴含，引申无尽。看《通鉴·汉献帝纪》乙。

初五日（十号） 晴。晨起祭神。定辅仁小学校大课榜。何绣章来谈。朗轩夜话。侯官陈石遗同年论文宜纾回蓄缩，词尽意不尽，甚至词意俱不尽。此正诀也。作诗亦然，作字亦然，即作人亦然。因看近人潘博秋游江亭诗，中二联颇蕴藉，而收笔乃云：“兴亡草草无人管，留付西山一抹愁。”则词意俱尽矣。余旧作《重九江亭独往》诗收笔云：“愁看直北浮云影，斜照苍凉语塔铃。”似较有味也。看《通鉴·汉献帝纪》丙。余读《三国志》将熟，于其间成败得失处，颇能察其真相，连日读《通鉴》，更觉了然。

初六日（十一号） 晴。庄秉恒来谈。竟日懒出门，看《通鉴·汉献帝》丁。年景方新，更举纪念会（今日即前岁十二月廿五日清廷让位日也），喧腾烂熳，士女如狂。不虑

将来，但夸既往。其与焦螟螭蛄何以异？余枯坐箬中，不知此日为何日也。

初七日（十二号） 晴。文六舟（述堂次子）坐新马车来迓。诊毕午餐，偕至方砖厂张姓处照相（物精而价极低）。归寓，隐公来论学，借《礼记》中郑注《大学》而去。自晦翁章句出，学者不复知有汉学《学》、《庸》。陈澧《礼记注》此二篇只存其目，不列全文，竟不知《大学》次第，与朱注大不同矣。车中看《通鉴·汉献帝纪》丁。当日天下大势，舍魏武无有能安汉室者（曹氏不出，汉久亡矣），其时中原士大夫，亦舍魏武无可共事者。孙氏僻处一隅，先主尚无立足处。而宋明迂儒，乃责士大夫不事蜀而事曹，岂足与论世事。况建安初年，即逆备曹氏之不忠，尤为眯目之论。复史益三信。又复顾渔渭信。

初八日（十三号） 晴。午后至八大人胡同访陶月如未值，留下兰泉信一函。又访萧亲家，已回津矣。复崔子禹丈信。

初九日（十四号） 晴。宝惠得万寿赏，入内谢恩，见项城进奉寿礼十二色，黄签署名“臣袁世凯恭进”。饭后偕锡兄，惠、纶、懿赴春仙观剧，并约朗轩弟。散后晚餐于兴隆轩茶馆。述堂赠羊毫大小笔数支，殊适用。归途至剃头棚修容。复五弟妇信。随意看《辍耕录》两卷（杨廉夫《正统辨》、《发陵记》）。铁崖以宋辽金三史并修为非，谓当以宋为主，附列辽金。所论极正当。后柯氏修《宋史新编》，即据此说。曩得景岳《类经》，甚善，以为从此《内经》可读矣。近注《金匱·疟病篇》，根据经义，乃知景岳所注，笼统凌驾、囫圇滑过之弊，兼而有之，而于经文所说病之来源，及所以见此证之故，皆不能析言之，第随文敷衍而已。又时时搀入生克盛衰门面语，更令人坠入三里雾中，乃知注书之难。余凡读书，皆喜求其所以然，故往往所得较深。得失寸心知，非自负也。

初十日（十五号） 晴。皇太后万寿，项城遣梁士诒代行祝礼。国会议员皆入祝，用民国新冠，其旧曾供职者，则蟒袍补褂，唯乘马车直至上驷院始下，则用外国使臣觐见礼也。饭后文六舟乘马车来迓，为开调理方。车中看《通鉴·汉献帝纪》戊。酉刻在广和居请姚诗岑，儿时征逐处也。钮伯雅、叔闻、锡三作陪，皆诗岑旧交也。杯酒话旧，真有“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之感。归寓会臣来谈。会臣目能视鬼，说所见甚娓娓，儿辈咸侍围而听焉。十二钟后始去。

十一日（十六号） 晴。孟、常千里来见，二生与润泽皆十五年前童子门人也，今皆能自立矣，不禁顾而色喜。饭后至松筠庵一行。独游厂甸，景象萧索，书画无一足观，废然而返。灯下为会臣及朱季珍各写送人寿联一付。会臣旋来，坐箬中说鬼谈狐，间及盗贼。又详述山东鞠狱本末，条理秩然，大增知识。惠、铭、纶、懿听之忘倦。散又十二钟。

为效述堂题金拱北山水册

绘家逸品老东园，瑶草仙禽话冷元。八幅茗溪新画本，不知卷外有乾坤。（画多冷隽派）

邓尉西泠我旧游，时从画里得扁舟。春城草木深如许，为问江山似昔不？（述堂曾抚苏，拱北浙人，故首句云然。）（〔眉〕此首寓故国之思，妙在蕴藉。）

十二日（十七号） 晴。午后乘人力车赴顺直学校，将至桥湾，车夫忽患腹痛，卧地

不能兴，汗下如濯，其地冷僻，无从为之诊脉贖药，立视良久，给以洋二角，怅然别雇车而行，心甚念之，不知生死何如也。景岳注《内经·寒热篇》肾移热一条，句读误，注释遂误。其文云：“肾移热于脾（句）传为虚（句。注云，邪热在下，真阴必亏，故传为虚损。余按，肾既移热于脾，则邪犯中宫，不纯在下矣。真阴亏与脾何关？如系脾移热于肾，或能传为虚损也）。肠澼（句。注云，肾本水藏，而挟热侮脾，故为肠澼。余按此注顺文敷衍，依样画葫芦，何必多此一注！）（〔眉〕总之，注文皆不消说得，何贵费此笔墨！）死不可治”（句。注云，阴虚反克，则水土俱败，故死不治也。余按，此又牵入水土门面语。）余谓此条当读为“肾移热于脾（句）传为虚肠澼（句）死（句）不可治（句）”。肠澼为下痢浓血，因于湿者利之，因于滞者攻之，久而成虚者涩之。此治法也。此条下焦邪盛，逆犯中宫，肾阴已涸，脾气又伤，气下坠而液实枯，腠剔脂膏，点滴下利，所谓虚肠澼也。与湿滞之变为脓血者，迥然不同，其痛苦亦必十倍。此时欲攻之，则肾已败。惧其洞脱，欲温涩，则中下两焦一团邪热，壅之为害滋深，医学束手，所以死不可治也。如此解，“治”字亦有着落。若如张注，则但云死足矣，何必赘“不可治”三字乎？凡注书，必使字字有着落，字字剔出真际，模糊囫圇，掇拾门面，最在所忌。不谓景岳有此肤浅语。

十三日（十八号）晴。雨水节。北城广化寺伊蒲馔最有名，午刻偕惠儿诣寺，访李秉安，具素席相款，品多制精，胜于他寺。若持较毗陵天宁寺、清凉寺素馔，则相去远甚。顺至效处复诊，借乘马车而归。朗轩剧谈夜深。今日皇上万寿圣节，谨就佛殿所设万岁牌前行三跪九叩礼。

十五日（二十号）晴。采涧夫人四十正寿，花好月圆人寿。晨起祭神。午刻祀先，荐元宵（本应夜祀，权移午间）。儿辈招祥庆和班演戏，效莱衣之舞，只可听之。灯彩极佳（此班乃太监祥王所立，灯彩皆南府供御品也），兼有客串，极一时之盛，客来颇多，夜两钟始散。

十六日（二十一号）晴，大风，午前天色愁惨，俨然庚子七月、戊申十月廿二日、壬子正月十三日气象，心窃忧之。午初始起，一日休息，结算用账。

十七日（二十二号）阴。闻隆裕皇太后丑刻上宾。正在晨餐，悲骇遂不能举箸。探系臆证，又为太医院张午樵所误，致此惨变。初十日万寿尚升皇极殿，十二日觐见外国公使夫人，十五日召见世太保等，十六日骤变。临危遗命醇亲王载沣、太保世续以冲主为托。未刻大殓。梓宫奉移皇极殿。未刻，桐琴甫遣马车来迓，为其本生父存月坡诊病，傍晚冒风而归。

大行隆裕皇太后挽词

俪圣遭时晦，扶孤属运移。椒官心自苦，玉玺角空摧。縗服遗臣泪，灵风废殿旗。
赵家一块肉，长抱百年悲。

东朝哀挽感复赋此

鼓死烟销叶赫城，前生遗恨竟来生。南官符后尊周母，可见临安谢道清。（叶赫部最忠于明。高皇灭叶赫，诛夷男丁殆尽。其酋布扬古临死誓曰：将来即生女子，亦必亡满洲以雪恨。故清朝家法，选后妃，不用叶赫氏。咸丰朝，孝钦显皇后以宫人被幸，生穆宗，尊为圣母。复以侄女配景皇，尊为隆裕皇太后，皆叶赫氏也，竟覆清祚，天耶？人耶？清之亡，虽为隆裕，而害先帝，立幼主，授载沣以重器，其祸实归于孝钦也。）

十八日（二十三号） 晴。午刻至江苏馆，赴屠、伍、谢、薛、李五君之约，国恤当止宴会，然不便以此昌言于主人，以形众宾之短，只可略坐而行。至三圣庵行吊（萧亲家之胞兄）。赴社政进行会，唐修之提议开会追悼大行皇太后，众皆鼓掌赞成，遂筹备一切，定于下星期举行。此吾会今年第一举也。夜甚不快，倦卧不能兴。会臣来夜谈。客去，随意读中晚唐诗。项斯《山行》一首，大有会心，其妙境决非宋后诗人所能到。因别纸详加评识，一一标明，付儿辈存之。

十九日（二十四日） 晴。九钟起，入内哭临。缟素乘马车，穿金鳌玉蝀而行（此路光绪中年圈入西苑，遂为禁地，近始放行，然仅马车及步行人而已），至神武门下车，入门东行，历夹道，过蹈和、履顺二门，达皇极门外。宫阙无恙，惨然心伤。尚有旧苏拉二人，引至学部朝房小憩。与诚果泉、延锡之、郭春榆、宝瑞臣、徐梧生共话掖庭情事。皇上依瑜皇贵妃、珣贵妃、璫贵妃（三位皆穆宗嫔御）、瑾皇贵妃（德宗嫔御）鞠育，贵妃居长春宫，帝居后殿。十一钟三刻午祭。臣毓鼎系致仕大员，先由太保世续、总管内务府大臣景沅、绍英引至皇极殿槛外，叩谒梓宫，伏地举哀，然后入群臣班齐集行礼。此先朝故事也。（在午祭后，中门已阖，下次祭时，方能入班。）毓鼎满腔哀愤，并为痛泪千行。既出犹呜咽不能自己。行礼不满二十员，较之光绪三十四年，不堪回首矣。仍出神武门而归。三钟桐琴甫驾汽车来迓，复诊后仍送归。

二十日（二十五号） 晴。午刻至便宜坊赴卜贺泉之约。四钟附快车赴天津，住德义楼，因顺校筹款事也。

二十一日（二十六号） 晴。十钟至财政总汇处，访仲鲁同年，已至公园办公，未晤。三兄来栈，约赴邻楼西餐。玉山亦来，偕出游玩。在物华楼买金首饰二件，为采洞夫人寿礼。遇叶少云，同至北海楼访刘容川看相兼批八字。容川问姓，即断定此相此命为余无疑，且谓下月可掌印权，八月后当有非常之际遇。姑妄听之。未收命金，留待后验为报。少云邀太和春晚餐。餐毕再访仲鲁，仍未晤，只得函商候复，李升至一钟始得回信归。罗镜湘来访。

二十二日（二十七号） 晴。三兄、玉山来栈，三兄邀德升楼午餐。三钟赴老车站，少云来送，附快车回京。

二十三日（二十八号） 晴。社政进行会定星期日开大会，追悼大行皇太后。毓鼎撰祭文。凡祝文，例用骈俪而不押韵。祭文则无论整散，必当押韵。今人知之者鲜矣。饭后琴甫乘汽车来迓，诊后又送出崇文门至磁器口而返。余步行诣顺校，与画初、警樵、廓如

共商无款办法：解散丁、戊两班，唯留丙班三十馀生，吾辈各尽义务支持一学期，使得卒業。陶月如来，代兰泉还借公善堂银贰百两（系中国银行九月廿三日期票）。朗轩、珩甫均来夜谈。写屏对三件。

二十四日（三月一日） 晴，稍和暖矣。陆孟孚自南来，沧桑之后旧友重逢，情意倍觉有味。为校事再致仲鲁书。饭后锡兄至会场布置一切。余独坐篲中，读《通鉴·汉献帝纪》。张先生归自蓟州到馆。

二十五日（二号） 晴。十钟到社政会，十二钟安位，两钟大祭，四钟送神，与祭者达八十人，足见吾人心理所同然。松坊花棚颇壮观瞻，又由宝惠借禁卫军军乐队半部（合三十人），祭时奏哀乐，音节甚和。余于大祭后抽身至乡祠，赴廿四属联合会，俟议案提毕驰归，行送神礼。统一党亦在湖广馆开大会，命宝铭代表而往，领回徽章。朗轩来，与张先生同坐篲中剧谈。

二十六日（三号） 晴。晨起，天池同年以车迓，为年嫂诊病，因留午餐，兼晤李啸溪同年。希文叔岳步行过访，归适相左。看《通鉴·汉献帝纪》已。隐公竭六十昼夜之力，注解《大学》，求余订正。灯下细看两叶。

二十七日（四号） 晴。午正至顺直学校，余以校长而兼尽教员之义务，定于每星期二、星期五上历史两堂。今日接讲元代史事，四钟下堂。归途访朗轩未值。到家袁匡来来谒。灯下看《通鉴·汉献帝》已讫。坡书《大方广圆觉经》装裱成，分上下二册，写跋语两则。发致五弟妇书。

二十八日（五号） 晴。一日坐篲中，读《通鉴·汉献帝》庚。看隐公《大学解》（书名《大学格物一贯之义》）。其中精义微言，心光独照，直契道元。姚江以来，一人而已。唯书之次第，不古不今，及“克明德”一章，与余意未惬，当作书质疑。六钟在福兴居请郑、张二师，作霖、锡三、朗轩、幼衡、秀冬作陪，挈纶、懿同饭，惠归自律，亦入座焉。

二十九日（六号） 惊蛰节。晴，北风甚寒。一日神倦气索，百事俱废。三钟至孔社一行，余所持主见，与众不合，遂无从建议。

三十日（七号） 晴，寒甚，不减隆冬。校勘王元美《庚申始末纪》一卷，刊入学报。两钟至顺校上历史堂，四钟下堂。在大德通久坐，任文明新买《严华谷诗辑》。余久闻此书，今始寓目，采择精审，疏绎分明，合汉宋说经而一之（专重小序。名物宗毛传、郑笺、孔疏，大义取诸宋儒而参以己意），为学者治《葩经》简易之书。文明以秀才行贾，不废读书，殊不易得。七钟至醒春居赴陶月如之约。闻列强集议，改中国为君主立宪国，或幼主复辟，或推袁，决计不认民国。然则大局将变矣。革命初起，外人亦拭目俟之，乃时阅年馀，除党见捣乱，酬庸晋秩，开纪念、追悼、欢迎各会外，未建一策、举一政，无怪其不能承认，而亟欲以兵力定乱也。不知革命巨子将何以待之。

二月初一日（八号） 晴。完颜衡亮生为其长子求吾全女，今年十五岁，长全女一岁。亮生为麟见亭河督（庆）之孙，本吾恽氏所出（红香馆讳珠，吾曾祖姑也），不失家风。与采澗夫人熟商，允之。午后余携女八字送交桐琴甫转致亮生。琴甫妻父增寿臣侍郎渴欲与余晤谈，特来琴处相待，偕饭于福全馆。连日闷倦不适，归后在灯前集诸小儿女剧论，欢笑之声达于户外。偶思神仙亦随时运为起灭。秣陵蒋子文，始见于孙吴时，至六朝封侯封

帝，甚著灵异（见《南史》）。唐末犹见称述（许丁卯有诗）。宋以后关圣帝君尊显，而蒋帝遂无闻于世。真武大帝，明朝最重之。至清朝改尊文昌帝君、孚佑帝君，而真武亦无闻于世。

初二日（九号）晴。校勘东三边长昂传七叶讫。未刻赴社政会，余因警厅无识者流乱改京师坊巷名，致旧时掌故全失（如奶子府改为迺滋府，蝎子庙改为协资庙之类），谬妄可恨，提议致函警厅，乘修改栅栏之便，酌予规复原名，兼慎其后，众咸以为然。又至孔社一行，与徐花翁、饶石顽剧谈。绍儒、质雍偕来，弦歌甚畅。复叶少云书。

初三日（十号）晴，稍和。静坐篋中作致隐公书，纠正所著《大学解》凡三端，不稍附和，致犯交友不诚之过，起草缮正，笔不停挥，指腕酸痛矣。灯下看《庸言报》第七期，《石遗诗话》录梁任公、陈仁先（曾寿。蕲水人。苏生同年堂弟）古今体诗十馀首，体格音节直摩唐宋诗人之垒。吾更用功三年，恐亦不能及也。不胜愧服。又看《中国学报》第四期丛录《越縵随笔》，莼老勤学博闻，为同光间学者，特意见有时而偏耳。《新纪元星期报》末附荃督余斋《软红尘记》，有烂面胡同接叶亭一条，甄引文献甚详。徐花老所居，即接叶亭旧地也。因录出此条贻花老，花老得之大喜。

初四日（十一号）晴。午刻至顺校，四钟上课毕，访朗轩，晚饭后归。叙五详述同盟会始末。隐公复书，于书之次第，悉用吾言，改从古本。徐则未肯服也。灯下静看念庵《冬游记》。余领会与前数次大不同，觉从前只见得门面也。因将其中扼要入微语别纸录出，印证下工夫。学姚江、龙溪之学二十年，今日乃有觉处。从前随人口吻，斥龙溪为误师门，盖汨没性灵久矣（龙溪超悟，洞彻本元，过于师门。王门大功臣也）。

初五日（十二号）晴。秀冬来谈。饭后至公善工厂与曹占一辨析厂事。再致隐公书。看《学报》半册。

初六日（十三号）晴。原议与惠共入内午祭，兼闻吴蔚若前辈、邹紫东同年自青岛来谒梓宫，借图把晤，乃八点钟起后，周身俱发风块，奇痒难当。此虽皮毛之病。然须避风，遂未出门。一日坐内室随意看小说，冀忘其痒。朗轩来夜谈，蒙衣至篋共话。

初七日（十四号）晴。风痒犹不减，蒙被较可，一日未出房门。恭上大行皇太后尊谥为孝定景皇后。

两日卧病，感愤口占，不自觉其言之痛也

全家住世茫茫海，两鬓逢春濯濯霜。死后无知原足乐，更何极乐羨西方。

初八日（十五号）晴。终日爬搔，异常烦躁。春日和暖，受此罪苦，人生真寡味耳。接姻女信。看《通鉴·汉献帝》辛。张松为刘璋别驾，乃欲献地于曹氏，为曹所轻，复转而献之先主，真反复小人哉！卒亦难逃显戮。彼怀二心以卖国之徒，究何尝占得便宜。昭烈之称汉中王，其时献帝尚在位也，与魏武之称魏王何以异？南宋以后论者，乃一褒之而一贬之。其实魏王之封，虽由逼迫，究是天子之命。汉中则自相推戴而已。儒生断断正统，将尊蜀黜魏作一大公案，以为论史大事，无过于此者。盖史学之衰久矣（诋承祚，讥涑水，纷纷者数百年）。

初九日（十六号） 晴。病仍不减。看《辍耕录》卷三至卷六，第五卷有“勘钉”一条，乃知今戏场《双钉计》一出，亦有所本。笏斋自津来京叩谒梓宫，延至内室畅谈。隐公来就诊，亦延入内。

初十日（十七号） 晴。病仍不减。竟日摩挲所藏画卷消遣。看《辍耕录》卷七至卷九。锡、珩入内室畅话。展仇实父《清明上河图》临本赏玩甚久。汴京故事，清明日，倾城士女出城上冢，沿汴河二十里，列百货，陈百戏，以娱行人，若趁集焉。张择端在南宋时，追忆绘此图，以寄丰镐之思。真本为世宝重。王凤洲之尊人巡抚豫，以此得罪权奸，贾惨祸。今戏剧之《一捧雪》，即影射王事，而易画为玉杯。汤裱褙，即其时裱画匠。其造姓名为莫怀古者，所以讽世也。真本不可见，即临本之在天壤者，亦不多觐。或疑仇名为贗，余以为不然。绘此者，非穷年累月不能毕工，迨出而售诸市，其价或未必过丰，所获不偿所劳，黠者不为也。精致研细，古画无其匹。图自可爱，真贗可勿问矣。

十一日（十八号） 晴。痒虽不减，而胸中颇爽，食量亦增。寄大兄两信，又代采涧谢大嫂一信。傍晚会臣、九兄来存问，延入内室，出所藏坡公墨迹及书画精品数种展玩欣赏，因留晚餐。珩弟亦至，集子侄谐谈剧论，笑声达于户外，夜深始去。

十二日（十九号） 晴。百花生日，余乃枯卧榻间，真孤负韶光矣。午后采涧夫人率儿妇、诸女、王姬赴太和门追悼孝定皇后。不意闺阁女儿，乃能步入午门，仰瞻皇居之闳丽，可谓旷世奇缘。闻午门内秩序甚乱，虽小家丑妇，鹑结贫儿，但胸悬黑纸花、白布标识，即可溷入内廷，喧呼拥挤，并哀悼之意而失之矣。余独坐看《辍耕录》两卷。校对《疟病篇正义》写本四叶。又读柳州文数篇。张先生至内室问疾。龙溪云，良知者，无知而无不知。原无一物，故能类万物之情。可谓透悟语。此譬如明镜，本无一物，而妍媸毕照。学者拂拭保持，使常虚莹，不为尘污所蔽，即是根本工夫。隐公说，大学在明明德，意即如此。吾谓明明之功，全在毋自欺，欺心一萌，即尘污积而虚莹尽失矣。灯下又展玩项易龠画册，题跋三处。接禹九弟电话，知于今日到京。

十三日（二十号） 阴，大风。痒较能忍，风仍不肯尽出。禹九来谈，留午餐，话南中情事，不可以终日。作霖于夜间冒风来存问。看念庵《夏游记》。记末论学一大篇，向阅之以为精要宜究心者，今则觉其多依傍格套，不如《冬游记》之针针见血，息息入微也。

十四日（二十一号） 晴。春分节。禹九来问疾，留午餐而去。朗轩至内室夜谈。展玩旧藏张大风山水册十幅，深秀高简，画中逸品。择风景佳处，置身其间，翛然忘病。看《辍耕录》一卷。读文献文数篇，学古文必历此境，乃能得郁茂之致。

十五日（二十二号） 晴。渐愈，仍避风。写寿联、喜联各一付。禹九来别，留午餐。看《辍耕录》两卷。徐灵胎《景岳发挥》一卷。景岳学固有偏，然洄溪驳斥处亦未免参以成心。戌刻月食既，大地尽暗，如在星光下。近来新学小生不信命数，斥为迷信。余则笃信之，盖信得万事皆有命数，非人力所可妄干，自然培养风节，坚挺气骨，确守道义，销除竞心。今人所以蝇营狗苟，不顾廉耻，阴谋倾挤，为所欲为者，皆根于不信命数之一念也。究竟能占若干分外便宜？昨与朗轩细谈此理，雅具同志，茫茫人海，能有几人哉！大革命巨子宋教仁，辅黄兴附沪宁铁路北上，甫至车站，为何人狙击，枪中肋，伤小肠，次日殒命。或曰博浪椎误中副车也。黄惧而辍行，大索凶手不获。呜呼！东南之乱，其伏此乎？

十六日（二十三号） 晴。今日星期，各会俱不能到。看《通鉴·汉献帝》辛。卿和来存问。入夜绍儒、质雍偕来，在内室弦歌，余亦纵歌，以舒十日闷气。齐化门外六里屯虾蟆移家，大者如轮，小者如钱，或挽或负，不可枚举，皆向通州而去。其巨者，人偶近之，则人立。噫戏！此地其为瓦砾场乎？

十七日（二十四号） 晴。昨日庄子方传授一方。用荆芥穗二两，陈好老醋半斤，炒热，用布包紧，向痒处摩擦，能使皮肤内风热隐者现，现者枯，而痒自止。如法于临睡时治之，今日下床时颇无所苦。看《通鉴·汉献帝》壬，《辍耕录》卷十三、卷十四。统一党以所编《震旦报》首册寄赠，议论十篇，皆平正确实，切于中国今日之用。党中政见若此，庶几有用矣，因修书致殷勤。（余于去年八月由朱君清华、杨君景周介绍入党，径将证券送来，余迄未承认也。）

十八日（二十五号） 晴。《中国六大政治家》，梁任公编《管子》、《王荆公》，麦孟华编《商君》，实为治法家言之金科玉律，不第明古谊发幽光已也。法学菁英，聚于三册，熟读而精思之，岂不远胜今人译东洋法学，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哉！午后静阅《荆公》册十馀叶（此三册，余阅已三四过矣，愈看愈有味）。六大家，一为管，二为商，三为诸葛（李岳瑞曾编辑，毫无道理，无一字及于法治主义），五为王，六当为张江陵。不知第四当属何人。李岳瑞以唐李德裕当之。赞皇只是能臣，非政治大家，岂能列管、商、王、张之间。李所编录，几于直抄史传，其识议亦去梁、麦远甚。余谓欲求王、张之比，其唯西魏之苏绰乎？绰佐宇文创制垂法，粲然可观。隋唐典章，多沿周旧，皆出绰所手定也。实一代太平制作之才（如府兵租庸调诸法，悉本周制）。会臣来夜谈，留其晚餐。

十九日（二十六号） 晴，和暖无风，出至话兰簾，盖不逾闰困十四日矣。写屏两幅，对三付，街牌坊三大字。晚饭后珩甫、桥楫、质雍来，弦歌竟夕。

二十日（二十七号） 晴。疹块忽满面颈，群归咎于冒风，遂闭户竟日。存月坡来就诊。写街坊额两块。又写“福祥园”三大字，建方五尺，濡染淋漓，腕力殊王。看《通鉴·汉献帝纪》癸。吾近日作书，下笔辄平实完满，无虚锋缺墨，是大进境。再能得虚和之妙，则入古人矣。宝惠欲习字，令其临李北海，取其沉雄开展也。惠在有正书局买得珂罗板印《法华寺碑》，乃何趯叟所藏宋拓，题曰海内孤本，法度森然，精神奕奕。又附一册，为趯叟双钩墨填本，参阅之，尤觉显豁呈露，学者生今日，持银一两或数星，即可得墨迹及宋拓精本，幸福真远过前人。其如人反不嗜学何？

二十一日（二十八号） 晴，极和暖。午后力疾至顺校上历史一堂。朗轩来夜谈。五年前，门人张哲夫赠余《戏鱼堂帖》十册，有金明昌御题玉玺钤于每册之首，又有王元美收藏印。宋元祐间，刘次庄以家藏《淳化阁帖》十卷，摹刻于戏鱼堂，又名《临江帖》。南宋庆元中，四川总领权安节又重摹于利州。昔人评次阁帖，唯《淳化》枣木本第一，《绛帖》次之，《临江帖》又次之。《绛帖》三次翻补，世犹易得，此帖则不多见。今日展玩右军小楷数种。昔郭兰石极赏墨池堂中右军小楷（此帖所有皆右之），称为火齐木鸡。余未见墨池精拓本（唯见石印者），不知视此何如。唯就此帖观之，精采亦颇不弱。灯下又展玩明精拓《张迁表》及戏鸿堂中鲁公书数种，颇能参证笔法。

二十二日（二十九号） 晴。龙伯、秉恒、仰恭、吴静岩皆来，命惠见之。闻谭伶夜在天乐园演《战长沙》，晚饭后出城往观。谭伶身裁瘦小，乃扮关侯则沉毅有神威。其声

固非刘伶能及也。一钟归。

二十三日（三十号）晴。傅润沅学使闻余得四库弘治活字本《鹖冠子》，特来请观。润沅讲板本收藏，乃未见此本，叹为精品，索纸笔录其行款题识而去（卷首有纯皇书御制七律一首，武英殿本无之）。板心有“碧云馆”三字，当考其出处。又观知不足斋钞校本宋胡穉《陈简斋诗笺》，人间孤本也，亦录其行款而去。客去，赴孔社，余提议先师春祭事。自民国成立，庙堂未举祀典。本社既名尊孔，祀事岂可不修？众议咸以为然。爰公举筹备员详议办法。绍、质夜来弦歌。

二十四日（三十一号）晴。西圃红白桃花皆放。丁未年，余初迁居，此树为前人锯去，仅留巨根，余欲掘除而力不能施。次年由根发丛条，花匠江四留直者一条，尽删其余。庚戌春骤长至五尺，忽见数花。至今三年，其高逾屋，繁英满枝，望之如琼葩玉蕊，洁艳殆近仙品。盖因根柢槃深，生气郁勃，故孙枝发达如其速也。花下盘桓，倍增欣快。因悟花之出于自植，与学之出于自得者，其滋味较之现成享受，迥乎不同。汪向叔来就诊。接笏斋书，随手作复。唐孙真人作《千金方》时，未见仲景《伤寒论》，其医学别有所授，故论病用药，颇难测识。吾意其中必有神奇之道，超出寻常，屡思专意研求，苦无妙悟。张石顽作《衍义》，只释药方，不究理蕴，即所释亦未知果得真意否。倘余医学稍进，或能窥见奥窍乎？

二十五日（四月一号）晴。会臣来谈。午后至顺校上历史一堂。书客以书画收藏目录两种求售。一为吴县陆时化《吴越书画所见录》。陆，字润之。书成于乾隆丙申。（所见南田翁廿四种，石谷殆近百种。）一为南海孔广陶《岳云书画录》十卷。全载款识题跋图注，用赵松雪体写小楷付梓。全书一笔不率，精妙无匹。陆录跋中言，此书成时，陆先生自写精楷木板，其中有董思白《岳庙碑》、《袁节寰墓碑》，犯时忌，祸几不测。先生急取板稿尽毁之，已印行者收回，而尚有流落人间者。今神州国光社得其原本刻印，此书始现于世。余检阅《岳庙碑》，文中颇及近事，然已刊成方围，阙字不复可辨。想其时虽有未经收回者，藏书家亦刊缺以避祸耳。雍、乾间文字之祸，可见一斑。又凡牧斋名号亦皆刊去。二书余略翻阅还之。

二十六日（二号）晴。第五女宝荃许字完颜氏，婿名世贤，今日过定。（〔眉〕金兀术四太子之后。）桐琴甫、绪禹孙为媒（满洲礼无两媒人，此沿用汉礼也）。午刻礼盘到，首饰、花粉皆参汉礼，若满礼，则唯红荷包一对，内插金如意各一支，男府女眷至坤宅亲悬诸所字女之胸，坤宅亦无回礼。余仍备靴帽衣料、文房四宝为回盘，并换庚帖（亦满礼所无）。设席宴两媒，程颂丞、李幼安作陪，席散押盘而去。至孔社筹备祀典会，徐、汪诸君皆以经费为辞，为主缓办，余意见相左，遂不发言。珩甫、绍儒、秀冬、质雍均来夜谈，弦歌至夜分。看《辍耕录》卷十五、十六两卷，有《辨铜器》一篇，极精审（又前卷有《大痴论画法》、《阁帖源流考》，皆极要）。

二十七日（三号）晴。孝定景皇后梓宫由铁路奉移梁格庄，臣毓鼎青长袍褂，摘缨冠，在宣武门西跪送。先在镶黄旗帐棚少憩，午正二十分，火车经过，道旁叩送。正阳门禁出凶器，即列祖列宗梓宫，从无出此门者。辛丑冬，孝钦显皇后自开封回銮，入正阳中门，已为长乐昭阳之异事。今景后乃有此创局，说者谓其生哀而死荣，诚然。火车系特别漆绘，如龙罩式，下安胶皮轮，行时平稳无声。第一车列仪仗。第二车安奉梓宫，车外满

扎松枝花彩，四角系红黄色彩绸。第三车载缟素恭办丧仪各员。第四车载护送大员冯国璋、荫昌等。车行极缓。采涧夫人亦率儿妇、诸女前往瞻仰。归寓午饭，为曾澧臣写斗方四幅。

二十八日（四号） 阴。午间微雨，土香膏润，闲步西圃，清气扑人，就花木，觅蓓蕾，拨根芽，其乐趣胜买现成花十倍。电询校中，知学生已因雨而散，遂辍不行。徐贞盦以孔社内部与之冲突，辞总干事，余作书挽留。兴殖公司在门头沟开渠修水口灌溉农田，公推余为董事，来函又嘱票举总理、总经理，余举王仲芴（总理）、李嗣香（总经理）。看《辍耕录》卷十七、十八。

二十九日（五号） 晴。清明节。每年逢此日辄南望松楸，凄然不乐。晨起在西圃缅怀良久。饭后赴顺校补昨课。归路访南园久谈。看《通鉴·汉献帝纪》癸。温公论魏武不敢篡位一段，归功于后汉风俗节义之美，极有关系。我清之亡，并无暴刑虐政，只是是非颠倒，人心竞趋于私利，廉耻荡然，遂致故国故君之思消灭殆尽。民国肇建，而又甚焉。吾恐祸未艾也。

三十日（六号） 阴。龙伯来谈，以《疟病篇正义》求其作序。饭后至社政会，又至孔社。朗轩来夜谈。

三月初一日（四月七号） 晴。为质雍书长卷，录《鹤林玉露》一段（论唐子西诗“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深喜其得隐居自得闲适之趣）。发痒不可耐，在内室推头，左目红，老王推拿立愈。余上次右目红亦然。推拿之益人如是。朗轩来夜谈。复禹九弟信，交孙福带去。

初二日（八号） 晴。寒甚，着皮衣两重，体颇不适。九钟，民国第一次国会开会（在象房桥旧参议院），禁卫军鸣炮一百零八声。国会为升平盛举，而商民皇皇，懍乎若大乱之将作，数日中相戒不出门，市肆日甫夕即闭门。斯岂好气象哉！续书长卷讫，计长六尺。看《通鉴·魏文帝纪》上，温公作论，表明以魏纪年之故，意极分明。朱子作纲目，黜魏系蜀，未免多事。论中谓，魏承汉，传晋宋齐梁陈而隋取之；梁承唐，历唐晋汉周而大宋受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梁唐晋汉周以纪年。胡三省注云，魏下脱晋字。胡氏误矣。温公所举，皆偏据之国，若晋则与周秦汉唐同为统一之朝，自当以之纪年，无须论及也。又看《仁斋直指》十馀叶，论证处语简而区别甚清，唯不及脉耳。

初三日（九号） 阴。午刻效述堂招饮怡园（园即在住宅对门），同座唯凌润苔、朱经田两同年而已。花皆含苞未放。肴极精美。朗轩来夜谈。看陈嘉础《周慎斋脉法解》。慎斋、太平人，明正、嘉时名医。余曾得旧钞本《慎斋全书》两巨函，署名江东周之幹（或作之翰，恐误）。嘉础，字树玉，康熙时名医，慎斋三传弟子，毗陵人也。慎斋论脉，多前人所未发，陈解亦详明。景皇珍贵妃，光绪二十六年七月，西幸之前日，孝钦后命太监崔玉桂推坠井中（妃本囚于三所）。联军入城，内廷出其尸，稿葬于京西田村，历朝主位丛葬处，如南朝玉钩斜也。孝定既崩，有建议宜改葬者，乃移棺自阜城门入，出正阳门，辰刻，由火车移殡梁格庄暂奉安殿。景皇居中，左孝定，右即贵妃。其园寝在崇陵侧。

初四日（十号） 晴。西圃补种杏花、樱桃花各二株、垂杨二株。鸾枝、丁香将开，迎春未谢，红黄映带，春色大佳。天津瞽者石姓精星命，屡有奇验。宝惠至津，以吾命往算，石云：生平行运，以四十九岁为最恶，理当褫职，决无幸免。惠告以是年三月自请开缺。石谓，此真人力可以回天，非平日积德，不能得斯补救也。今年立夏后，官运当发动，

然运未全转（自四十九至今，在奇门休字门中），得不偿失。虽有人援引，以力辞弗就为佳。俟交立春后，则十年大亨，为生平所未交之吉运，无投不利矣。迨六十三岁，仍宜急流勇退，以保晚节。所论与刘容川大同小异。果尔，余于此一年中，当闭户自精，读书养气，使心力完足，蒔花习字，陶写性灵，矜心躁心概与删除，为居易俟命之学，庶几不干异患乎？午后龙伯钧至惜字馆（医学堂旧地）畅谈，绳武亦在座。又至孔社一行。

初五日（十一号） 晴，大风。子厚来谈。饭后至顺校上课，讲东林党议，为诸生详论三案是非，并举倪文贞疏以断之。归途在通记取款，遇范诚斋同年久谈。看《庸言报》第八期。晚饭后在内室集夫人、媳妇、儿女，说八大锤断臂举狮观画故事。讲者眉舞色飞，听者津津有味，洵家庭乐境也。

初六日（十二号） 晴。先大父忌日拜供，张小松、史季超两丈，禹九弟均来。饭后至孔社议事。散后至乾祥益还米账，日用大宗此为最大。公善养济院官米不来，势将断炊，向乾祥借米十石以救急。又至恒裕拨利仁款。珩甫来夜谈。

初七日（十三号） 晴。饭后赴孔社职员会，余再提议祀典，诸君赞成开成立会后举行特祭。夜饭后率惠儿至广德楼观剧，谭伶、贾伶演《盗宗卷》，神气宛然。归寓已三点钟，戏场犹未散也。接新加坡吴翹云信，因教育部于医学弃中医而习西法，大动公愤，劝余提倡抵制，救我华人性命，不第为保全国粹计也。教育部之罪上通于天。

初八日（十四号） 晴。起甚晏。饭后偕锡兄访丹云丈，同至云山别墅访春。花丛减色，竟无足观。鸾枝十馀株，乃归乌有。梅叟歿未逾年，而春色随人俱尽矣。倚西爽阁栏杆，惆怅欲涕（墅为新人占为俱乐部）。无聊已极，过玉丰花厂买花。丹丈邀至玉春大茶馆便餐，俗呼为高台阶，在北半截胡同北口外，余儿时饮啖处也。问旧时食品，多半失传，又有今昔之感。灯下写宛平姜振翰司铎墓志铭百馀字，又写对三付，八言大联，纵笔作擘窠书，胸次颇畅。

初九日（十五号） 晴。禹九来。饭后写墓志二百馀字。至顺校授历史。访张小松丈、禹九于第一宾馆，松丈邀杏花春晚餐。归寓朗珩在此。郑先生看余书志，谓吾书之可爱，过于坡公。余谓此所以远不及坡公也。吾书姿韵全露在外，故令人一见即觉可爱。若坡书则姿韵全蕴于古茂中。初看固好，愈看愈有味，断非后人所到。此所以远不及也。为人跋邓顽伯隶书册，兼题引首。

初十日（十六号） 晴。鸾枝齐放，红光欲眩。此花始见于龚定庵诗，北方所独擅也。门人张吟樵来见。饭后写墓志毕。接许篆丈断弦及丧子讣告，作函奉慰。酉刻，前门桥头彩牌坊为电火所焚，天所以示罚也，不祥甚矣（民国之祸将发于国会，此坊为国会而设，宜其焚也）。

十一日（十七号） 晴。酌升来谈。苏人蒋敏修君（鹏）来就诊。一日不出门，督花佣种花浇花为乐。朗轩夜谈。禁卫军出关抵御外蒙，溃于大王庙，尽弃枪炮辎重，蒙势益张，从此长城为边防，又如明代之旧矣。

十二日（十八号） 阴。高朗轩（步瀛，霸州人）来谈。庄永之（荣）自固安来谒，亡友秉澄之子也。秉澄己卯年以案首与余同案入学。饭后至顺校授历史至明末讫。微雨，遂归。雨声达旦，农家方盼甘泽，可谓好雨知时矣。夜卧听檐溜琤琮，心神俱适。发天津李慎如信。

十三日（十九号） 晴。饭后偕采澗率儿女游乡祠，看海棠，登三层楼凭眺良久乃行。至广和楼观剧，泰丰楼晚餐，皆朗轩作东。归后作隐公《大学格物一贯之道》序，未脱稿。

十四日（二十号） 晴。序文撰讫，写付隐公。余近来于朱子颇有违言，非敢轻议先儒，学理质诸吾心而不安，有未能强作周旋者，特不可预存成见耳。午刻，桐庆甫以马车迓为其夫人诊病，月坡亦来就诊。即赴述堂怡园之约，特备两席：男席余及惠、襄两儿；女席夫人及大媳，二、三、四、五四女。园为述堂手建，尽曲折之致，煞有匠心。归寓，饶石顽、珩甫来谈。接大兄信，又五妹复信。

十五日（二十一号） 阴。谷雨节。刘壬三、汪叔平、端仲信均来访。饭后至工商部答访屠宝慈（振鹏），未值。朗轩来作半日半夜谈。卿和侄婿以彰德、磁州交界新出土魏吴郡王萧正表志铭求质订。志作于天平七年，东魏孝静帝时也。余检《梁书》、《魏书》证之，《梁书》附其父临川王宏传末只一二语，《魏书》则列专传，与萧宝夤、刘昶同卷。所历官阶及卒年，悉与史合。唯正表曾降侯景，授南兖州刺史，封南郡王。志则讳而不书。正表为临川王宏之子（魏书举其字宣达，盖宏字避孝文帝讳），乃梁武帝胞侄，字钟离。降景后，反遏梁之勤王师，而遣将寇广陵，为梁将所败，进退失据，不得已乃降魏。其人悖逆不足取。志乃称其“号哭霄征”（霄即宵字。北碑字体不正类如此。又赠官之徐、扬、兖、济四州刺史，史作扬，志乃作阳，尤谬），驱车弗息，鞠旅誓众，哀感三军，散发秦庭，投身魏阙。又云，王以本朝阽危，志殉社稷，尊官厚俸，一不关心。竟是忠孝节义之流！谀墓之文不足依据若此。志云葬开邳城西垆，盖今之彰德郡城，非复邳城旧址也。书法遒美，颇近《刁遵》、《张猛龙》。闻掘出殉葬宝器颇多，俱为磁州官库收去。

十六日（二十二号） 晴。未刻至顺校上课。答访宋位三（名梦槐，平遥人，癸巳同年），解衣畅谈，冒微雨而归。复三兄信。

十七日（二十三号） 晴。采澗率儿妇、两女游津，宝惠侍行，辰刻附早车去。饭后偕锡兄游护国寺，日用之品咸备，小民微技寸长，皆可借以糊口（如凿花样，制洋灯纸罩，以土木作小玩具）。彼二三十岁壮男，乃专恃沿街乞讨为生活，真情民之尤。余遇乞丐之老病者、残废者，每施以钱文。独于此等惰民，置之不顾。顺访朗轩、慎之、聚五，适范诚斋在坐，相与剧谈。又为慎之写对两付。出城至武进馆一行，移祀文昌、关帝像于友善堂，以原祀屋三楹居人，徇住馆诸君之求也。

十八日（二十四号） 阴雨竟日。土膏滋润，花木生意盎然，唯梨花、海棠零落掩地，不胜惆怅耳。饭后至桐琴甫处，为月坡及琴甫夫人复诊，适涛贝勒在坐，抵掌痛谈。诊毕冒雨游其家花园，地不甚大，结构颇精。牡丹一株，高约七尺，几成小树。曩闻曹州牡丹树有高过屋者，都下未闻有此。枣花寺素以牡丹名，亦只三尺高耳。结葩甚旺，已辨色，得气厚，固宜其开之早也。又白海棠正繁，与苹果花相掩映，一片莹洁，徘徊玩赏不忍去。龙伯新赠余《古今医案》十册，嘉善俞氏震所辑，扩江氏《类案》，而更加精审。聚无数名师之所经验，一一聆其议论，受其指示，增无数知识法门，治医家言之乐，孰有过于此者。嗣后每出门，即挟之车中细阅之。发端于此，后不具记。灯下朗读《文选》中刘子骏《移太常博士》文，陆士衡《豪士赋序》，劲气回旋，声情激越，颇悟文家顿宕吞吐之法。唐以后文不能如此味厚也。余作文有时颇能清脆，独于沉厚二字，去之甚远。固天分限之，究是学力薄耳。欲窥此境，非多读两汉魏晋文不可。

十九日（二十五号）晴。家塾习字须用仿本，厂肆翻刻各种，苦无佳者。余为录张茂先《励志》诗，作寸馀楷书，写得四纸。虽无九宫格，而分行布白，规矩森严，以坡公笔致，仿欧阳《千字文》结构，取便幼学。申刻赴孔社筹备会。又挈纶、懿至天福堂，本为余作东，乃为朗轩争去。偶读《魏书·杨播列传》，史家既全载杨椿训子书，又于传末详叙杨氏家法之善，缕缕数百言。盖于其阖门横罹惨祸，有深痛焉（传论亦深致此意）。魏收史学，可见一斑。余于四史外剧赏《宋书》、《魏书》，良有以也。采润自津回。

二十日（二十六号）晴。钮伯雅来谈，其世兄坠大骗手杨植三彀中，倾家荡产。伯雅述之流涕。余与伯雅四十年老世交，不忍坐视，乃至恒裕访润兄熟筹，竟无救着。吾阅历已多，思之烂熟矣。至顺校上历史课，为详述明末清初朝局，有声有色，如见如闻，诸生眉飞色舞，踊跃鼓掌，以为空前绝后之历史教员。再至恒裕，与润兄、沂初、鸣皋至对过狭巷内新开川滇小饭馆晚餐。散后又答访伯雅，告知一切。归途大风。作王莲堂《经义偶得》跋（明经彦伦之父也）。

二十一日（二十七号）晴。闻三兄患病回京，即往诊视。未刻至湖广馆赴孔社成立大会，入社者一千三百余人。总统遣夏寿田代表莅会，来宾约百余人，可云盛矣。余登台报告本社宗旨，拍掌声如雷（凡报告、演说、例用粉笔书牌，或别纸悬台前示会员，台下睹余姓名，即拍掌欢动）。嗣投票选举，余以四百十四票得副社长。社长为徐花农前辈。散已上灯，饥疲不可耐，率惠、懿饭于川滇小饭馆（馆名犯先妣讳，故不书），仍系恒裕付账。接开封顾表弟回信，寄款廿元已收到矣。

二十二日（二十八号）晴。午刻访石顽，偕至便宜坊，折简邀亚蘧、珩甫。座次话昨日运动得票之丑态及鬼蜮伎俩，言之可耻。散后步行赴恒裕拍电唤车。在大街地摊买石印陈秋舫、魏默深两先生手书诗稿，合一册，价洋两角。陈殿撰《简学斋诗》，格律、韵味俱佳，为世所推重。余十六七岁时，得其刻本（《诗存》、《诗删》共三册），常玩诵之，把笔学为古近体诗，实始于此。此册经魏默深、包慎伯、吴兰雪、龚定庵评阅选定之本，七次淘汰、乃成此稿，仅存诗六十四首，甚至每年只留一二首。乃知老辈功力精纯，虚心改诗若此，宜其卓然有成也。今人作诗固轻于下笔，而读古人诗，亦随口滑过，毫不得其用心所在，安能长进。魏诗亦不多（名清夜斋），有圈而无批，注可删者六首，亦手自订定之本也。树棠侄自常州到京来谒，未晤（天井巷幼方弟嗣子）。吾童年喜看小说，虽闺阁所看之七字句，下至评话盲词，无不寓目，所见约逾百种，且目力极捷，尝以两日尽《三国演义》全部。然生平学问，发轫皆在小说中。学为古文，始于《水浒传》、《虞初》新、续志。学为散体诗，始于《红楼梦》。而读书能推求言外意，亦始于《红楼梦》。于《镜花缘》，得音韵反切之学。于《希夷梦》，得政治经世之学。于《儒林外史》，见明朝及清初社会风俗。于外国小说，见欧洲社会风俗。其他一鳞片羽，不胜枚数。可见凡书皆能益智，在人视之何如耳。

二十三日（二十九号）晴。饮后至顺校上课。接景乔信，随手作复。又在通记略坐。晚，偕作霖、锡兄、惠儿饭于龙海轩。会臣来夜话。

二十四日（三十号）晴。申刻忽阴，雷电交作，微雨沾洒而已。写《经义偶得》跋三纸，王念伦将付石印也。石顽来谈。复王重光信。灯下读《史记·平准书》。张濂卿、吴挚甫二先生评本，为自来《史记》评本之最。

二十五日（五月一号） 晴。屠宝慈来谈。午刻访石顽订交。石顽长余一岁，长沙人，同饮于便宜坊，兼约亚蘧。谈及南京已另立政府，总统，总理，其他国务员咸备。此说果确，南北分割，战事兴矣。（〔眉〕此说不确。盖虽有此推定，未敢实行。）在乾祥买米二十石。入前门，至桐处复诊，琴甫赴津未归。园中牡丹已开，玩赏久之。惠拍电云三兄坐候。急驰归，而兄已去。寄杨味云信。灯下读《史记·五帝本纪》。此篇向未经意，今乃知其振束推荡之妙。

寓兴一首为王念伦书册

鸡虫争利生馀几，蜂蝶穿花体太轻。独对寥云寄雄放，长松风荡万涛声。

二十六日（二号） 晴。伯雅来谈。饭后偕锡兄至乡祠筹备廿四属开会事。同游崇效寺，牡丹已开十分之四，有墨牡丹二丛，其色紫黯近黑，与绿色一种，皆异品也。徘徊花下甚久，遇杨杏城同年。

二十七日（三号） 晴。耿世兄（善工。伯斋同年之子）来见。石顽、臞仙同来，邀往便宜午餐，禹弟追踪而至。餐后至孔社就职。派定职员，指挥会事，皆正社长徐君独断独行，余与石顽默坐会员丛中，不得与闻也。会散，至广元访王寿山，为伯雅事。接大城刘滇生（林藻）信，为人孔社事，随手作复，交珩甫邮寄。灯下读《蜀志》蒋琬、费祋二传，大约承祚撰魏、吴二志，皆有底本可据。独蜀出承祚自运，兼有故国之思，故结构叙次，笔墨与二志迥乎不同，更多事外远致，非熟读不知也。

二十八日（四号） 晴。饭后至乡祠联合会欢迎廿四属两院议员，议员共九人，到者唯霸县郝仲青（濯），大城邓和甫（毓怡）而已。三钟开会，正会长金筱珊丈任报告，余任答词，摄影而散。又至社政会，已散会矣。姜颖生纠合公局，崇效寺赏牡丹，作简辞焉。西圃藤花、茶藤皆放，点黄垒紫，点缀暮春风景不少。遣纶、懿出西便门赴岳各庄，为亡友王西岑翁扫墓，补清明之祭也。孟常备祭菜一元，买纸镲五角，给看坟人四角。

二十九日（五号） 晴。在新历为端阳矣。涛贝勒、桐琴甫来谈，留午餐。未刻至崇效寺，赴徐花老之约。所请五六十人，喧哗杂遝，无暇赏花。名为雅游，实俗局也。牡丹之外，黄藤万点，楸蕊干霄，寸寸皆入诗料。在珩甫处久坐。入夜赴椿树三条赵子衡丈处。歌场演《举狮》、《观画》。朗来未遇。

四月初一日（六号） 阴。立夏节。午刻饭于便宜坊，亚蘧作东。四钟至顺校上课，在通记取款。朗又来夜谈。接汪志恒扬州信。处此时局，犹欲索八行谋差，世界中自有此种热昏之人！即刻复书拒之。接味云回信。偶考得赤壁之战，诸葛孔明年二十八岁，孙仲谋亦二十八岁，周公瑾三十四岁，为最长矣。三数少年，乃能成此大事。此向来论古家所未尝着眼者。

初二日（七号） 晴。步至学报社，午饭后归。叔进推庄子为中国之佛，自来无人能窥其精蕴。所言不外精、气、神三者。叔进又谓宋儒克己之学，敛其心于至小，推勘入细，以克其私己之欲。庄子则推而放之于至大，俯视人间，殆同黍蚁，自无私己之可容。余问庄子为子夏门人，学术何不相似。叔进谓，子夏寿最高，或晚年见地之高，为《论语》所

不及乎？余因悟《公羊》、《穀梁》皆出子夏。《春秋》微言大义，得之口授为多。可见子夏所得于师门者，非《论语》所能尽矣。

初三日（八号） 晴。看《通鉴·魏文帝纪》。《三国志·蜀志叙》云：魏文帝即位，或传汉帝已歿，先主为发丧制服，上尊号曰孝愍皇帝。下即接叙群臣劝进即位。就表面观之，似乎名义极正，其实先主此中大有作用在。或之者疑之也，此凶信盖即蜀君臣所造，为称尊地步耳。否则为先帝上尊谥，是何等大典，仅凭偶尔不根之讹言，竟贸然行之乎？后人勿谓古人所瞞。写字两叶。寄三兄信。

初四日（九号） 晴。未刻至万善寺前古藤花馆，赴宋位三同年之约。厅事古藤两株，植于元大德时，清初文人俱有笔记著录，今归江宁陈氏。在花下徘徊良久，半席先行。至顺校上课，又赴朗轩广和楼观剧之约。归寓萧筱虞亲家、余节高世兄（绶屏同年之子）均来谈。绍儒、质雍弦歌半夕。接六弟信。

初五日（十号） 晴。午后琴甫驶汽车迓往复诊。晚饭后率铭、纶、懿至椿树三条歌场，余演《洪洋洞（盗骨）》。

初六日（十一号） 晴。午后赴公益会，又赴孔社，均以人少不能开会。孔社评议各员自开常会，自提议案，自付表决通过，自推起草员，而正副社长及诸会员均不与焉。其盲乱一至于此！王念伦君具书论其侵权违法，语语根据法理，颠扑不破，余甚服之，因加入姓名附议。

初七日（十二号） 阴。饭后赴农会，与筱珊丈、露坡同年畅论会事。复承庆侄信。夜雨至一点钟始止。

初八日（十三号） 阴。园林清润，玫瑰八盆，倍增香艳。写应酬多件。寄五妹信。又复嵩岑叔祖信。朗、珩来谈。付乾祥米价洋二百元。连日搜获南来暗杀人甚多，街市戒严，子夜即断行人。

初九日（十四号） 晴，有风。未刻至顺校上课，兼查核用账。复澜翁信。看《通鉴·魏文纪》。接思缄南京信。

初十日（十五号） 晴。起甚晏。嘻！吾之惰也。访石顽。午饭于便宜坊。石顽富才华，工诗，多识明末遗老故事，故国之思甚深，相对谈艺殊乐，胜于抵掌论时事也。复周衡甫信并所存信成银行存款册一本。又致仲鲁信，为嵩岑族叔祖视事。

十一日（十六号） 晴。张珠舫（天培）来见，壬三荐为顺校庶务也。饭后至隐公处贺婴儿妇之喜，新人万福，敬茶，接谈，开通之至。答访罗子衡（经权。乙未翰林），祁漓云（荫杰）于甘肃馆，唯晤子衡。谈次始悉门人张泽堂（铤）在焉耆府死事状，为之惨然。归寓曾子彦（广俊）来谈，欲调融社中意见，亦知汪、俞作祟矣。接王重光汴信。贞盒前辈邀枣花寺赏牡丹，出示前三年蝶仙画册，余曾纪长歌感题其后。

十二日（十七号） 晴。看《通鉴·魏文帝纪》下，摘胡注数处，加入《三国志》书眉。余于《国志》研究三十馀年，朱墨烂然，简端几满，所得甚多，类非寻常论史家手眼也。傍晚与锡兄饭于瑞记，兼约润田兄。饭后至椿树三条演《失街亭》。

贞盒前辈招饮枣花寺赏牡丹

物外琳宫不纪年，一杯无恙醉香前。美人阅世还相识，词客哀时且自怜。掌故但留花国史，章缝仍结杏坛缘（所招皆孔社同人）。丹青旧迹重经眼，忍向容台问蝶仙。（光绪卅四年，余与前辈赏花寺中，得遇太常仙蝶。前辈画册征诗，余曾赋长歌纪其异。是日重出此册示客。）（〔眉〕此稿较无浮语。亚蘧谓极似晚唐吴、韩家数。）

十三日（十八号） 晴。王妾生日。午刻访石顽略谈，至便宜坊赴孙掌柜之约。连赴社政、联合、孔社三会。绍儒、质雍来消遣。吕甥达勉自鄂携姨姊蕊甫夫人信来见（前室管夫人之胞妹），未晤。伯葭自沪来，亦未晤。

十四日（十九号） 晴。午刻亚蘧电邀便宜坊，与石兄同往。亚蘧谈及孔社半月前上内务部呈，列余及石兄姓名，而此事事前既未与闻，呈稿亦未寓目，事后又未追告，竟尔代署姓名，置之不理。若再容忍旅进，非特无耻，此后名誉正自可危。乃与石兄决计辞职，脱离干系。偕访张季端同年，呈后亦有季端名而不知也。归寓，琴甫已驾汽车久候，迓为衡亮生胞姊及夫人诊病，余觉喉痛，然不能不往。诊后亮生昆季四人邀至福全馆晚餐，以马车送归。喉痛加甚。日来日赤如血，月上时亦作赤色，与宣统三年八月十七日正同，兵祸恐在旦夕矣。荧惑入南斗。

十五日（二十号） 晴。痛稍减，一日不出门。曾子彦来挽留，石顽兄续至畅谈。石兄学问渊雅，论诗甚快。客去，坐篋中，将日记中辛亥以后诗别录成帙，名《湖隐集》，写四叶，手倦而止。

十六日（二十一号） 晴。石兄来篋中，正话咸同间湘人故实，而张季瑞、汪珏斋、罗子衡、祁漓云联翩而入，坚致维繫请罪之意，支吾良苦。甚矣，世事插足之当慎也。当大会前，某公以全力运动作社长，冀以此社为终南，夏畦牛医，俱充举主，余即知其必僨社事，迁延不遽引去，致生种种波澜，层层罣碍，及今去之，见幾已晚矣。至顺校补授昨课，归路访朗轩未值。郭琴石来谈。灯下校《学报》待登之《宁夏唢拜传》。此传叙次迻洁，有声有色，学龙门处，时得其一鳞片甲。发景乔信，为领款事。

十七日（二十二号） 晴。尚会臣、伯葭来谈。偕惠至广和楼观剧，散后饭于天福堂。夜睡极不安。

十八日（二十三号） 晴。校对《唢拜传》。未刻赴顺校上课，骡车颠顿特甚，归寓惫不能兴矣。吾衰矣！文六舟贻我鲋鱼，约朗、珩共食，朗至而珩误焉。质雍来弦歌。

程伯葭绘蒹葭扁舟小景，以其字名之曰白葭图，为题四十字

避秦无桃源，欲向图中住。伊人何处寻，扁舟愁日暮。江湖号断鸿，乾坤惨昏雾。唯应扫见闻，秋风自来去。

十九日（二十四号） 晴。酌升来谈。饭后偕宝惠至枣花寺赏芍药，前后十馀丛，均

纯白色，香洁殆入仙品。盘桓良久。赴孔社新会场欢迎李燮和（湘人，革命巨子也），男女杂揉，怪状百出。散会又合摄一影。至恒裕晚餐，从对门瑞记传餐，盘榼交错于道。九钟赴椿树三条歌场，余与绍儒合演《托兆碰碑》。归途微雨。接五弟妇回信。门人吴蜀尤（嘉谟）来见，相别十年矣。

二十日（二十五号） 晨曦晴朗，忽而风雷交作，大雨如倾，皆冰雹也，大者如胡桃，小者亦大于绿豆，横斜奔迸，屋瓦皆震，积地可二寸许，儿女辈以筐盎承之，顷刻盈矣。约一小时始歇。出视玉簪大叶，洞穿碎裂。麦穗离离，安能受兹猛击！怅然不怡。嗣问南北城人，北城犹有疏点，南城竟未见一粒。大势从西北方来，不过一线之界，或不致剧害也。天霁出城贺绍儒续弦之喜。又至社政会莅评议会。归寓齿痛颇苦，早眠。接王重光同年信。

二十一日（二十六号） 晴。齿痛连喉，牵及太阳。石顽来谈。朗轩约四海春，不克往。闷卧读杜诗，悟作诗必当有我在。杜诗无一首无子美在诗中。即如咏花诗，须是有我看花，方与花有情。若泛泛咏花，则花之开落，与我何干，漫劳一副笔墨写之耶？

二十二日（二十七号） 晴。齿胀益甚，至东城徐景文牙医治之（徐乃广东人，在美国专习牙科，毕业得博士优奖）。景文在津，其徒郎姓为余注射药水，涤去白脓无数。携药水一瓶归，时漱之。午后胀痛稍平，而时发寒热。坐卧竟日，看《医案按》自遣。

二十三日（二十八号） 晴。肿痛颇减。张珠舫交来校款六百元（阳历四、五两月份），命宝懿送存恒裕。傍晚隐公来长谈。前日校《吟拜传》，有“逯逃”二字，疑“逯”为“远”之形近而讹，率改为“远”字。今日见《汉书·匈奴传赞》，有“逯逃窜伏”一语，正是此“逯”字，乃知亭林用《汉书》也。甚矣，读书不精不熟，断不可轻改前人也。急作简致蕙农更正（“逯”即“遁”字）。

二十四日（二十九号） 晴。肿犹不甚消。写应酬匾额十二字，扇二柄。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以抵制国民党之昏暴，维持大局，在磨盘院开成立大会，余亦预焉，略坐而归。占柱臣世兄来谈。复王重光信。

二十五日（三十号） 李师葛、江子厚来谈。连日苦闷，至广和楼观剧消遣，洪思伯作东。绍儒、质雍来弦歌。会臣送樱桃，作霖送鲋鱼，皆初夏鲜品也。录诗稿两叶。

二十六日（三十一号） 晴。晨起齿胀异常，既而牙龈出脓甚多，胀痛渐消，而左腭又有胀意，乃延外科房星乔治之。汪省三来结算校账。门人朱楚白来谈。会臣足蹙未全愈，扶杖而来，子夜乃去。畅论治河之法，口讲指画，详晰分明。听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此之谓也。接周衡甫信。

二十七日（六月一号） 晴。金搢丞（笏先）来见。未刻赴社政会，所提议案甚多。至恒裕少坐。许小篆（福奎。篆卿姻伯次子）、杨云史（鉴莹。莘伯年丈之子）来谈。云史在新嘉坡创办种植胶树公司，回华集股。（此树亦名橡树，而非中国之橡。割浆法与割罌粟苞略同。）

二十八日（二号） 晴。张祝笙来谈。王亦韩（慕琦）来见（己丑年年侄）。四钟赴松筠庵，与李嗣老、金筱珊丈、袁寄耘、高景坡会商农会事。自来论《三国志》者，皆推为高简有法。此论其体裁耳。若论文笔，余读蜀、吴二志，浓郁刻画，实兼得马、班之长。专心学之，可于文界自成一队。《金匱·疟病篇正义》刊成。

二十九日（三号） 晴。王仲芾来谈，知兴殖公司在门头沟开渠，筑石堤溉田，推余为名誉总理兼董事，因余系本邑人并畿辅农会会长也。未刻赴顺校上课。归路过恒裕小坐。效五嫂在寓专候。朗来夜谈。为王重光作致开封国税厅汪向叔信。接史挹三及禹弟天津信。

三十日（四号） 彻夜雨声滴沥，亢燥之余，心神俱爽，竟日夜未止。看《通鉴·魏文帝》毕。陈群疏论臣下雷同及党讎失真之弊，语简而切。录诗稿数叶。傍晚冒雨至惠丰堂赴张祝笙之约。偶阅《自助论》载：一英人买小刀受欺。因云，无赖汉不唯欺我，彼亦自欺其自知之良心。真学道透宗语。

五月初一日（五号） 阴。时有微雨。看《通鉴·魏明帝纪上》。吊郭琴石妻丧。答访汪珏斋不值。访石顽，以《湖隐集》请其评正。石兄谓余诗由苏、陆窥少陵，而以中晚唐人为歇脚。所论颇确。余于坡诗不甚究心，而致力山谷、后山较久。昨晤汤纪五（化龙），盛推高要陈焕章新旧学之精深（陈字重远，留学美国为哲学博士）。今日检陈著《孔教论》观之，极言孔子当为中国大宗教家。持论甚辨，阐明孔学，亦能自畅其说。

初二日（六号） 彻夜大雨，晨始放晴，甘泽为霑足矣。致周衡甫信并信成银行储蓄册五本。又致新嘉坡吴翹云信并新刻《疟疾正义》十本。未刻赴顺校上课。车中看《中国学报》第七期，有李天怀论尊孔一篇，言今人孔道会、孔社等等，无益圣道，极有卓识。报中谱录类载浙江孙德谦所辑《二妙年谱》。二妙者，金元遗老稷山段成己、行己兄弟也。成己号遁庵，行己号菊庄，皆以诗词著名。谱录之学，必如王白田之于朱子，张石洲之于顾亭林、阎百诗，李恕谷之于颜习斋，王文诰之于东坡，乃有关学行宏旨，而收录又极详尽，足供尚友之资。《学报》前期所载《王子安年谱》，已无可观，此谱则仅据诗词所见之一斑，强为附丽，直味同嚼蜡矣（《辍耕录》有陶靖节、陶宏景二谱，颇乏兴趣。然陶宗仪为阐扬先德而设，犹有用心）。此种学问，用力甚劬，而所获至鲜，学者暂置之可也。史挹珊自南来。

初三日（七号） 阴。石顽兄来谈诗，手批《湖隐集》交回，不作谀滥语，且为点定数处，胜原作十倍。交谊之厚，性情之诚，可感可佩。魏、龚二先生评定《简学斋诗稿》，余尝叹羨昔人情谊之挚，不意并世而有石顽。得此益友，诗学或可望进境乎？又于卷首题诗一首。挹珊复过谈。绍、质来弦歌。卿和侄婿在粮餉局患病，误服药，甚剧。特迎来寓斋，以便看护诊治。其病本系风温，乃为庸医误治，更以柴胡、常山草果重劫其阴，以致烦躁不得卧，已三日矣。舌苔灰色，若再因循，阴将竭矣。庸医之罪，可胜诛哉！余急用清热求阴之剂（重用人参），使今夜先得安眠，明日再议下法。

初四日（八号） 大雨竟日。彻夜料理账目。为挹珊题《爨林居集联》二册。三处开会，皆为雨阻。灯下静坐篋中，读《三国·蜀志》二卷。听窗外雨滴玉簪薜荔，其声清脆，心境极舒。忽又念及农家麦熟未割，根腐穗伤，夏收顿歉，不觉怅然长吁。卿和服药，居然安睡数时，热渴俱减，乃用燕医生白补丸以参汤吞服，遂下燥粪，病势十去五六矣。补丸专下燥粪，而不伤阴，且无过泻之虑，其功用稳于硝黄。此余独得之妙也，已屡试之。吾诗从玉溪入，进窥少陵，复旁及江西派，以坚骨而炼意。还驻足于温飞卿、司空表圣及吴、韩、罗、韦四家，盖二十年功力所聚矣。所作虽不成家，亦复谈何容易！

初五日（九号） 阴。天中节，晨起祭神。午刻祀先。饭后拟至南横街而三兄及挹珊来此，遂辍行。全家分局博戏，余独坐灯下静读医书。前昨两日诊卿和脉，沉细已甚，两

足极冷，有似阳证见阴脉。细诊右手关尺，觉沉细之中，独见弦小，知为积滞。盖热邪凝结，故脉细足寒也。又有舌苔黄燥为证，遂一意峻攻，兼恣饮新汲太平湖井泉，救其焚灼（若自来水及汽水，一经制造，天一之本质无存，不能治病），即下坚燥粪十馀枚，又泻其热如沸之水半桶，热邪四散，两足顿温，脉转而浮洪数大，热病之真相见矣。但须清热滋阴，明日病即可十去七八。危哉！险哉！稍一游移，祸不旋踵。

初六日（十号）晴。未刻赴顺校上课。灯下随意看《士礼居题跋》一卷消遣。又读《宋琐语》高趣、超诣两门，有萧然物外之乐，他史无此笔墨也。

醇王府废园

（府即德宗潜邸也。醇贤亲王在时，以首辅领海军，冠盖辐辏。岁庚寅，王薨，子载沅袭爵，移府于十刹海北，名曰东府，而以旧府为西府。）

草长台倾石半荒，悄无人处野花芳。殿阶时见狸狺迹，朝士曾趋雁鹜行。东府会稽终复晋，南宫兴庆讵安唐。居民能说承平事，一骑天家岁进香。

初七日（十一号）晴。饭后偕张先生、锡兄游城隍庙，茶棚小憩，纶、懿、闰踵至。尚九兄、杨大弟来夜谈。连日月钩如血，兵象也。东南其多事乎？

初八日（十二号）晴。表兄梁同年（恩霈）自津来。三钟诣农会，与袁、金、高三君会商接手办法。近由李嗣老交出，余任总理，袁任会计，金任农林，高任农校。出城与会臣、锡三、润田三兄，朗轩弟同至瑞记晚餐，润作主人。

初九日（十三号）晴。闹市口菜摊有新菜，众人不识也。尚九兄见之，居然莼也。赠我两把，以鸡汤煮之，滑嫩可口。不意十丈红尘，乃尝斯味，交通之便利如是。饭后至顺校上课，归路访朗轩不值。灯下写联五副。接周衡甫信，储蓄五册已收到。

谢尚九兄送莼菜

莼丝肥更滑，菜以季鹰名。伊洛风尘恶，江湖秋水清。北人初识味，南土尚劳生。招隐知君意，商山话耦耕（昨日九兄在此，共商归耕之计）。（〔眉〕后半首粘莼说，固觉小样，然又脱开不得。）（第三联接头不得，换头更不得。苦吟三日而后得之。盖以第三句承首联转身，第四句承次联转身也。）

自 叹

题图祝寿还谏墓，日日违心作吃谈。尽扫声闻无一字，拈花自证老瞿昙。

初十日（十四号）晴。至汪家胡同预祝昆师母明日寿。夜雨。

十一日（十五号）雨竟日。夜饭后率惠儿连赴廿四属联合会、社政进行会、孔社，均因雨不能开会。在恒裕晚餐，至椿树三条演封台戏，余演《黄金台》。

十二日（十六号） 晴。曾子彦来谈。饭后因学校事诣学务局访李润生面商良久。陶裔如自东城八大人胡同遣马车来迓，为乃郎看病。系温热兼结滞。季超丈乃以桂枝汤合温胆汤药之，实不解其命意所在。最奇者，其脉案中亦知是热滞病也。裔如邀往福全馆晚餐。

十三日（十七号） 晴，黎明阵雨，旋止。未刻，正拟赴顺校，陶处复以马车来迓，兼晤星如并裔如次三子（长郎字伯铭，次字仲谋，三字叔绳），因开方。笔墨甚精良，案有宣纸，各为书大斗方一块。仲谋新得法梧门诗龕投赠诗卷，其中洪稚存先生诗字最多，又有赵味辛先生之作，皆毗陵先辈也。余为书引首“诗龕遗墨”四字。卿和病痊回粮餉局。

十四日（十八号） 晴。陶氏电告病愈七八矣。午后衡亮生以马车来迓，为其八令妹顺承郡王福晋诊病，晤郡王讷勒赫（字乐庄）。归后偕张先生、锡兄、纶、懿游城隍庙。又至庙后看赛跑自行车，奇巧百出，总之不外乎熟字耳。无论何事，精思无不启之肩，熟练无不生之巧。在聚魁坊晚餐，惠亦自司令处来。过大同推发。沈邱高养祉送示椿叶所养蚕，蛾大于蝶两倍，翅有五彩，茧粗如大指，丝用捻法，绸坚韧耐久，极宜染，价与洋布埒。河南、山东多有之。倘上下群用为衣裤，以代洋布，岂非收揽利源，抵制外货之一大宗乎（椿即臭椿树，遍地皆是。古名赤桤，即此树）？又樗树亦能养蚕织茧。

十五日（十九号） 晴。先世母生辰拜供。未刻赴农会，与金、袁、高三君熟商接办事宜。又登讲台与学生筹画一切。南园来夜谈。复笏斋信。琴甫愚为其仆妇之子就诊。本系跌伤瘀血，为庸医攻、补、散杂施，将成死证。可恨可诛！姑尽力救之。

十六日（二十号） 晴，时有微雨。中庭石榴，叶色嫩绿，花色朱红，雨后观之，娇艳可爱。未刻赴顺校。接周衡甫先生信，信成储蓄款只能收到四折。虽甚吃亏，究胜掷虚牝也。中国人办储蓄，无一不坑人者，其谁信之！不严诛经理之人，何以善其后。随手作复。又致季申四兄嫂书。读《通鉴·魏明纪》。

简 隐 公 （此为余近年心得处）

前日草草奉复一纸，意有未尽。弟所以心折龙溪者，实缘四十岁前从事于口耳步趋之学，终日手不释卷，口不离学，返之吾心，了无所得，正释氏所谓宝在他人终非己有也。自得阳明之书，直捷亲切，如痒得搔，如缚得解。继而见《龙溪集》《念庵集》所以发明者益亲切，而龙溪尽撤门面，直指本原，其超悟更透过阳明子一层。凡三百年来迂儒所斥为有弊者，自我观之，悉是学中真神髓。自此读他书，心光所照，辄与昔人不同。此实为鄙人生平为学大转手，而皆自龙溪启之。此所以尤心折于龙溪也，虽然，此犹其迹也。若学中真神髓，则吾明吾心，吾诚吾意，吾尽人伦，吾察庶物，自修自证自悟。姚江也，龙溪、念庵也，皆所以提拔吾之精神，开发吾之灵性。其所言者，人皆非之，然与吾痛痒相关，虽欲不喜不得也。或人皆是之，然与吾痛痒不相关，虽欲强吾喜不得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孰得孰失，孰醇孰驳，若者有功，若者有弊，哓哓者皆他人之宝，非己物也。来示欲弟痛加驳论，诚是兄之虚心，而弟不加论辨者，非唯阿也，默而识之，不欲强为异同，合二人而为一人也。唯吾二人进德修业，或有懈弛，或有谬误，则愿交箴其失，勿为世俗依违之谈。良师益友，唯兄是赖。弟毓鼎拜启。

十七日（二十一号） 晴。饭后至北城医会，检查诸医方案。途经十刹海北岸，烟波浩渺，扁舟出没于柳阴芦溆间，西山一角，翠润欲活，诚软红尘中仙境也。车中四望，心旷神怡。吾庐虽亦空气清新，树阴匝地，然尚有仙凡之别耳。灯下读《三国·吴志》二卷。魏贾逵日读《左氏传》一卷，月尽一通。吾于陈志，亦愿师之。接梁季云天津信。

十八日（二十二号） 阴，北风甚凉，微雨数点，殆有秋意。十一点钟率宝惠至德昌，赴兴殖公司股东会。出城，饭于福兴居，至社政会筹备周年纪念会。又至孔社。归途访石顽略谈。寄大兄书并股票二纸，托卿和带。卿和病甫愈而即登程，未免儿女情长也。

十九日（二十三号） 晴。至学务所访李润生未值。出城至松筠庵践高、袁之约，阒其无人。访石顽久谈。答拜凉督赵芝珊，亦未值。归寓杨云史来剧谈，述及载搏在津，去年所分乃父贪囊约百万，已挥霍受骗略罄。此天道也。夜与锡、珩谈菊部故事，因叹今日世界人物，不特经史词章之学全是野狐禅，即戏学亦解人难索矣。

二十日（二十四号） 阴。王古愚同年（庆垣）自卫辉来。未刻赴顺校，雷雨骤至，疾驰而归。雨后忽凉，须衣三夹。灯下写应酬数件。看《通鉴·魏明帝纪》中。希文丈枉过，未值。

二十一日（二十五号） 晴。傍晚晦冥雷雨。李润生来复校事，因至松筠庵与金、袁、高三君预约共商农会公事。接王琴斋复函。连日细读徐灵胎《伤寒类方》，新得甚多。此编着墨不繁，倘能熟读精思，可生无数巧妙。夜雷雨。

二十二日（二十六号） 晴。饭后石顽、珩甫来，偕锡兄、纶、懿同游醇王府废园，屋倾池涸，狐蛇之所窟穴，从前蓬蒿没人，近因进步党借作本部，芟薙丛草，始有路可行。游次觉满目荒凉，不胜今昔盛衰之感。傍晚，至大德通，赴朗轩、梦九之约。座有右玉张芝滕，参议院议员，善许负之术，其相余，谓五十以前，作京朝官而无权，五十以后，不能在中央。今年下半年，即可膺边疆重要之任，手握数权。又评余性情雄毅能当大事。力劝六月留须。

二十三日（二十七号） 晴。饭后偕锡兄春仙观剧。接云依信。又接周衡甫先生信，汇到洋一千四百元。信成储蓄四折，得洋一千四百七十五元，除汇费，酬劳经手人，及酒饭成交费，所得仅此。六房菑汀本存二千元，今应得七百八十元。

二十四日（二十八号） 晴。饭后丁芝宇约春仙观剧，余又别约琴甫。傍晚忽大雷雨一阵，琴甫约六国饭店夜餐，适有外国音乐部侑食，极可听，足以悦心舒脾。芝宇名传福，镇江人，桐生年伯之子。光绪初，丁年伯母屡病，先君治之辄愈，故感先君至深。先君之歿，年伯母来吊痛哭，拊视余及五弟，极怜伤之。忽忽三十五年，询之芝宇，年伯母亦久下世矣。

二十五日（二十九号） 晴。汪敬之、王念伦来谈。汪敬之谓吾辈任事，须聚精并神，注重一事，切忌务广而荒。此言深中余失。又谓做事只问我肯做不肯做，无所谓做不到。其言足以激发志气。龙溪四无之说，求之物理，实是如此；性相平等之说，求之性体，实是如此；息息归根之说，求之工夫归宿，实是如此。其见解起悟，或有时透过阳明一层，而工夫却无着手处。唯泾阳言修，言悟，言吃亏，言小心，言当下本体工夫，无不合一。饭后赴进步党换证书。又赴社政会。又至嵩阳别业赴中国工党欢迎会，公推余为总参议。

在恒裕少坐。董润泉来夜谈。

二十六日（三十号） 晴。闷燥殊甚。石顽偕永贞上人来访，湖南诗僧也。酉刻至惠丰堂赴北城医会公局。

二十七日（七月一号） 阴。看《泾阳年谱》。《泾阳十书》，为余十年前拳拳服膺，自称私淑弟子。今更拈起玩味，觉意境又与前不同。申刻微雨，冒雨至顺校。至同兴堂，赴萧翰臣之约。质雍来弦歌。

二十八日（二号） 晴。看《通鉴·魏明帝纪》。杜恕谏用廉昭诤大臣疏，语甚切至，而文特长。经涑水删润登之《通鉴》，弥觉事理充足，曲折尽致，读之数过而不厌，足见贡父炉锤之妙。饭后隐公来谈，论龙溪、泾阳、景逸之学，极有道理。处今日涛张嚣竞时代，乃能为举世不为之学，真难得第二人也。又释否、泰二卦初爻之义，知其所得者深矣。曹涤新亦来久谈。晚至醉琼林赴王仲芴之约。阅《东方杂志》，有《社会今日趋势吾辈自处之方针》一篇，煞有见地。

二十九日（三号） 晴。未刻至松筠庵，与李、袁、金、高四君议农会事。南园来夜谈。南园新买石印汉隶四种，内有明拓《张迁表》、《武荣碑》，皆有覃溪跋语。以余所藏旧拓本相比，《张迁》不相上下，《武荣》则字多而清楚，较石印本当早百馀年，真宋拓也。学书不透隶书一关，终无根柢。

六月初一日（七月四日） 晴。桐城叶华生（英。玉书同年之侄）来见。饭后为郑师写扇二柄。石顽、珩甫偕来。灯下作孔社辞职书。数月来，含忍相处，志愿不达，宗旨不同（吾之志愿、宗旨，在举行先圣祀典，以示依归；编辑社报，以洙泗学说正人心而靖民气。而徐社长则日孜孜于画公事，指定职员，推举名誉社长，开会欢迎阔老，每星期作例会），名誉日隳，进行无望，匡正则斥为反对，黑稿而联署姓名，若再依违其间，未免自欺其意。与石兄熟商，决计相率辞职。亚蘧责余于开大会投票举社长时，自信过深，不肯运动票数，致此失败。斯言诚是。然区区一正社长，乃亦出其种种卑险手段，无所不至以谋之，岂余所能逆料乎？无事偶检小徐《说文系传》阅之，大有深味。古圣制作之原则，生人递变之见端，以及生理、形名、植物、动物诸学，悉可于文字中推求。从前但视为音训小学，作治经之阶梯，今乃悟其精深若是。小徐按语巧密博雅，允为许君功臣。余治《说文》，在光绪乙酉至庚寅，购书颇富，独未见系传。致力最深者，为段茂堂、王荦友两家。近五年前，始得此姚氏翻刻本。嗣又得祁氏原本，然日力脑力，均远逊少年时，不能定课自淬矣。儿辈光阴虚掷，更甚于余，岂非至可痛惜之事！

初二日（五号） 晴，甚热，避暑不出门。静坐篔中，读《通鉴·魏明帝纪》，以陈志细加参核，乃知涑水剪裁去取之功。妙义环生，绿阴满地，顿忘门外炎威矣。

初三日（六号） 晴，燥热殆不可耐。午刻赴农会，为讲习所诸生行毕业礼。会中备午餐，餐后拍照，时已四钟，驰赴亚蘧广和之约，宾主已散矣。石顽兄来夜谈，论诗说掌故，欢畅几忘更深，朋友间久无此乐矣。徐社长复书，盛诩其修饰房舍之功，将以此为官场之美富乎？无胸襟，无眼光，隔靴搔痒而已。牧斋、梅村入本朝后，诗多微词瘦语。从前怵于文字之祸，不敢明言，今日何人能作郑笈乎？石顽盛称同年文道希（廷式）宫词四十六首，据为信史。文诗多及掖庭秘事，近于《汉武内传》、《飞燕外传》。自谓得之于其女弟子珍妃、瑾妃，皆外人所不详。然道希衔西朝戮逐之恨，恐有附会失实处，殆谤书也。

石顽笃信之，过矣。

初四日（七号） 阴，天忽凉爽如秋。社政进行会举行周年纪念会，到者六十人。已刻开会，午正散会拍照，丹云丈备午餐。孔社来社员十人，代表全体，出而挽留，哓哓聒耳，不得请不去。余于是再辞职矣。若仍腆然就职，不特近于儿戏，而反复无常，亦太无人格矣。徐社长亦来絮维，未晤。刘壬三来商校事。客去倦甚，依枕朦胧。

初五日（八号） 阴，傍晚微雨。吴竹楼亲家来谈。李毓如丈电招为其儿妇诊病。至则棺槨衣衾俱备矣。余诊其脉，犹有一线生机，审为热入血室，姑依法治之，未知能挽回否。至顺校议接办下学期招生事。小暑节。

初六日（九号） 阴。小松、季超两丈来谈，邀往聚魁坊午餐。出城至李处复诊，似有转机。病势至此，犹复顾虑多而议论杂，最为医家所忌也。换胶皮人力车至北城赴马辉堂约。归路过内东华门，凄怆欲泪。

**延子澄学士书来，以昔年三十三天征和诗卷独无
余诗，请为补作。爰依韵答之。河山既异，风景亦殊矣**

故园荒尽瓮城边（学士以蒙古部落驻防镇江），小隐长安别有天。飞白漫寻栖凤苑，削青早断获麟年（学士自国变后断手，不复吟诗）。清泉洗耳传新语，破帽随头恋旧缘（君杜门不闻世事，发辫犹存）。（原稿空出一行半，未成或未录尾联。——整理者注。）

初七日（十号） 晴。葛霞仙同年来谈。饭后至李处复诊，病竟不可为，兴辞而出。在恒裕少坐，雨至驰归。竟夜檐溜琮琤。入夏电扇盛行，电机终日不息。外国电灯线，裹以胶皮，预防危险（胶皮不过电，工人修理电线，皆用胶皮套护手），北京电灯公司股本不足，概用明线省费，平日又无人查看，电线往往断坠，行人适经其下，触之立毙。巡警及旁观者，或不知而扶救（疑其中暑），传触俱陨。入七月后，旬日间死三人矣，至可惨痛。而公司视为当然，反归咎于行人之不慎，情尤可恶。宝惠建议，由社政会公函致内务部，请其严切向公司交涉取缔，亦慎重人命之举也。

初八日（十一号） 雨竟日夜不断。余昨夜欠睡倦甚，镇日倚枕听雨。看《通鉴·魏明帝纪》。又读《蜀志》数篇。余于陈志究心三十年，所得有出于前人眼光所未及者，拟作《三国志发微》，以申其意。接新加坡吴翹云信。吾所看月出之报三种，曰《东方杂志》、《庸言报》、《震旦杂志》，皆有实际。余语锡兄，谓儿辈中如有嗜学有志者，每月不必读他书，但取三报（《庸言》近来颇无足观，当易以《不忍杂志》），定为日程，专治而详究之，更参以《亚细亚》、《国华》两日报之时事总论（京师日报数十种，以余所见，此两种议论较平实）。不过一年，即可成政治、法律学问通才。此事实不难，无如程度不足，志愿不宏，不能为，不肯为，徒悬虚望而已。

初九日（十二号） 晴朗可喜。饭后答访贞盒，未值。又访顾二兄，亦未值。至李处行吊。石、朗、珩均来夜谈。卿和归自沪宁。接大兄信。

初十日（十三号） 晴。饭后赴社政会。又赴公益会。傍晚至南五老胡同，祝查维周生日，一则践众乐会公约（是日演剧，乃众乐会全部，即椿树三条俱乐部也），一则闻伺

厚斋（伦贝子之胞弟，辅国将军）、王君植均登场，欲聆其雅奏也。两人皆酷慕谭派者。归寓甚早，夜凉殊爽。

十一日（十四号） 晴。恒裕拍电谓锡兄病剧，促往诊治。急驰视之，少腹牵腰痛，汗冷肢厥，神气索然，诊系阳虚，肾经受寒，肾水上泛。参用仲师真武，附子细辛，桂枝去芍加附子诸法，扶阳温肾而镇寒水，自谓时医无此方也。石顽、会臣二兄坐箴纵谈，竟忘夜深天暑。石兄说秦晋事，会兄说闽事，皆革命军真相也。接四兄沪信。江西抗命，北军不得势，姑息调停。余早策其必有今日。恐东南从此多事矣。

十二日（十五号） 晴。江子厚来谈。饭后出城，为锡兄复诊，所苦全平，已涉庭院矣。昨用药悉本伤寒方而稍变化之，遂收奇效。长沙书岂可不读哉！教育、内务两部，务扬西医而抑中医，甘心为白人之孝子顺孙，一般恶魔降生世界，造劫杀人，天心毋乃太忍乎？写至此，热泪满眶。入城访南园不遇，腹枵甚，索油烙饼饱啖之。坐小楼，遍观所买石印诸汉隶，有端忠敏所藏《瘞鹤铭》全册，颇可玩味，乃知石庵相国写三点水偏旁之下一ノ，纯师此铭笔法。日稍斜，往北城东四牌楼十条胡同访荫午楼，亦不遇。

十三日（十六号） 晴。饭后赴顺校监试中国历史，学生磨墨舒纸求书，为写数幅。归途过嘉应馆诊小孩病。抵家，顺王府有马车来迓，即乘往为福晋诊病。石顽、珩甫来夜谈。接大兄信，为田租分理事。

十四日（十七号） 晴。王仲芎来谈。沈少芙（忻）携大兄信，偕其兄愚溪（夔）自上海来（少芙为大兄之姊甥）。侄婿吴德波亦自沪来。饭后赴顺校监试国文，又为学生书屏联多件。江西首乱，与江、宁、扬、徐、安徽皆宣告独立。余前言不幸而中矣。冯华帅为江北经略，宝惠以秘书长从戎，不及两期，再见兹举，而时局大不同矣。锡兄来宿箴中，病已大愈。

十五日（十八号） 晴。宝惠调李师葛充秘书，随赴前敌，柬约面商。师葛志在借手为清室复讎，胆气甚壮。人心难测，南人未可轻用，若师葛则可信也。饭后甚热，坐书斋读史。又写出象山、慈湖双明阁公案，致隐公参之。世乱如麻，吾辈方从冷淡中讨生活，乃真乐境也。抑邪党棋布都下，一出大门，风波颇恶，此亦避乱之道耳。傍晚至西交民巷浴堂洗浴，遇朗轩、劭箴，朗代付浴资，铜元十二枚而已。浴后修脚，价六十二枚，较诸前门外新式浴堂，其价一元或五角者，不过洋铁盆、木盆之别耳。晚风顿凉，滑爽可喜。朗即来谈，会臣继至，纵论至夜深。江、浙、湘、粤皆独立，传染之速，竟与宣统三年无殊。

十六日（十九号） 萧亲家归自张家口，来谈。四钟至顺校丙班毕业摄影，为作同学录序言。五钟全体学生具简公宴天福堂，情谊之洽，为自来各校所无。

十七日（二十号） 晴。上午九钟，社政会开特别职员会，以南方扰乱，人心不宁，惩于去岁正月第三镇之变，恐项城复调外兵以自卫，拟上陈请书于国务院内务部，条陈保安京师事宜，由余提出议案，众论佥同。又由刘孟禄提议京师二十馀处养济院，收养贫民数千人，万一财政部无米可发（仓中久无颗粒，由部发备购买），纵饥豺渴虎于市巷间，深为可虑，拟函致内务部警察厅，亟筹善后之策。众亦赞成。此二议，皆要政也。丹丈邀余及锡兄至三义轩午餐。归寓避暑不出门。卧看李卓吾《焚书》十馀篇。卓吾合儒释而一之，得谤最甚。余观其见解超脱，论学入神髓处，非腐儒饰门面者所能梦见也。余讲学三十年，

束缚妆点于理学格套中，全无真我。近三年始入悟境。石、朗均来夜谈。

十八日（二十一号） 晴。王亦韩、陈幼恒来见。饭后顺邸以马车迓诊，衡亮生旋到讷乐庄（即顺承郡王），邀富庆堂晚餐。朗又来谈。

十九日（二十二号） 晴。叶华生来见，出示南方平乱条陈，殊有胆识。饭后隐公来谈。在三松精舍丛绿阴中，证明双明阁学案，启发良多。烽火连天，炎威灼地，吾二人独究极心性之学，作凝静工夫，将来经纶事业，悉基于此。今世所谓伟人元勋，适与此相反，安望其有德业功名乎？傍晚微雨，步行为会臣诊疾。

二十日（二十三号） 晴。批阅顺校历史试卷。未刻至恒裕，又至聚魁店访李醉樵。酉刻在家备酒肴请吴德波，约卿和、安朗两侄婿作陪。

二十一日（二十四号） 晴。宝惠以秘书长从冯军统南征。晨五钟起身，燥热特甚，不敢出门。评阅校卷二十馀本，以头昏而辍。晚凉。偕锡兄至恒裕，提回现洋四百五十元，为杜门之备。又买米十五石，付价一百五十元。在瑞记点菜六色，坐恒裕院中晚餐。看《焚书》十馀篇，心地活泼清凉，颇能消暑。

二十二日（二十五号） 晴，酷热不可耐。评阅校卷毕。五钟至松筠庵，与李、金、高、郭四君会商农会事。石顽来夜谈。话兰簃北窗外藤花忽又盛开。犹忆辛亥九月，宝惠南征，西圃海棠枝梢忽开十馀花，红艳过于春日。师旋，遂拜副都统之命。

二十三日（二十六号） 晴，酷热不解。为社政会作书致司令筹防局，筹画保安京师五条（一、勿调外兵；二、多添马步队巡逻；三、宽积粮米；四、命商民住户练团自卫；五、全力维持金融机关），皆重大切要之政策。又附书言，京师内外城四郊教养贫民各厂院，计二十馀处，所收不下二千人，每季官发米石，有不继之势，宜预筹安插之策，以善其后。久不拈笔作文，兼以汗流心烦，脱稿颇苦，静卧看《虞初续志》十馀篇，以定心气。傍晚雷雨交作，稍觉凉爽。余肄医学，最得力于徐灵胎先生《伤寒类方》。执方法以运圆机，头头是道，读之几能成诵。近日所见，颇与先生不同，且有出于先生之说之外者。每夜就枕前，必静读数条，随读随笺，以蝇头细字加于书端文尾殆满。倘能竣业，拟名曰《徐氏伤寒类方新笺》，以记心得。

宝惠以秘书长从冯帅南征，作诗送之

烽火光中万户残，南征六月敢（原作“不”，改作“岂”）辞难。（〔眉〕一虚字耳，三易稿而后定。修词岂易言哉！）平巢亚子能开晋，辅汉留侯自报韩。（〔眉〕第四句用意之精，使事之切，颇用自喜。以黄巢作比，固是一家血脉也。）十幅旌旗磨盾墨，三吴父老望壶箠。行军善济唯仁恕（辛宪英勸子羊琇语），满目疮痍未忍看。（石顽兄云，第四句七字如长城坚不可破。又谓第三句公之所望于公子者，意欲何为？余笑而不能答也。永光师谓，无一字非从真意发出）。

二十四日（二十七号） 晴。荷花生日，永光禅师本约至积水潭赏荷花吟诗以祝之，为世乱所阻。傍晚永师遂偕石顽兄见访，余备蔬素款之。午后诣社政会。干鲜果商会因有孔姓诸人别立公司，重征加税，垄断科罚，绝商人生路，具呈本会，请为申诉禁断，众皆赞成。江子厚来夜谈。禁卫军专电报告，大营已驻徐州。发上海大兄信，露封不缄。南北

交战，例须拆阅书函，但问平安而已，不及时事。

二十五日（廿八号） 晴。为干鲜果公司事，由社政会具呈国务院，饭后起草，一挥而就。根据法理，颇觉义正词严。热甚，不能多看书，晚凉，访朗轩，为其侄立农诊病，久谈而归。（补记昨日事）相传今日为关圣帝君诞辰，焚香致敬。吾平日虔奉关帝、观音菩萨、纯阳吕祖师。童时即知尊关帝。嗣后屡着灵应，故奉事最虔。吾母事观音菩萨，不孝念亡母，故奉菩萨。前岁采涧夫人忽患啼笑病，梦至西圃，见一黄衣老姬授以药，病立痊。黄衣者，吾西厅所奉菩萨像也。此像本在南横街江苏萧氏处，余移归祀之。未三日，萧氏遭回禄，屋俱烬，而此像以迁余处获全，若避劫者。余与祖师并无因缘，而心目中若常有祖师在前，为余呵护，且时时似有道法传余，实不解其所以然也。儿辈后人见此记，不可斥吾为迷信。

二十六日（二十九号） 晴。看《通鉴·明帝纪》。酷热，目为之昏花。傍晚，偕锡兄至西交民巷洗浴。华生来夜谈。夜热，几不成眠。接量婿日本书。

二十七日（三十号） 晴。先大夫忌日拜供。此光绪己卯年事。其时天气酷暑，不孝于前数日自通州骑驴驰归。情景犹在目前，伤哉恻也。看《通鉴·明纪》讫。晚凉，受石顽之托，访贾孟文调停租屋事，未值。顺访石兄，见三嫂及女公子。湖既复，赣逆失其巢穴。北路张军累战皆捷，势如破竹，直指浦口，上海连攻制造局而败。黄兴知大事已去，弃南京而逃。城中无主，电迎程德全、应德闳。北军遂复江宁。岑春煊当叛党初起，推为大元帅。既而见南军势衰，逃回上海，不容于外国工部局，被逐遁香港。统计春煊为人，对于清室为叛臣（宣统三年十一月春煊电政府，促皇上逊位，又电项城劝进），对于岑门为贼子（其父襄勤公毓英，以一佐杂带兵克复滇黔，尽忠帝室），对于民国为乱党，甚至对于黄兴为狡滑不义之小人。可为无耻之尤。

二十八日（三十一号） 黎明震雷大雨，淅沥竟日夜，炎躁之气稍解。先大父生辰拜供。许仲衡自密云来见。董润泉来久谈。致宝惠信托司令处附递大营，并录去诗一首。灯下听雨，读《文选》魏晋人诗。其沉郁骏迈之妙，但久读之，便可使诗境大进。余嗜读《三国志》，而于注中所采鱼豢《魏略》，尤所剧赏，前记已屡称之，以为与休文《宋书》，可称史家二雋。《宋书》列于正史，又得郝兰皋表章之，得以脍炙人口。鱼氏则其书久亡，而残编断简，仅见于裴氏注中，世几无知其姓名者。文人撰著，固有幸有不幸耶！

二十九日（八月一号） 天将明，大雨声势澎湃，如翻江倒海，魂梦皆惊。午刻暂晴，偕张、郑二师步游太平湖，石桥听水，清风拂衣，不复知在长安尘海中矣。雨复至，风势猛，檐溜如绳，前后院水深一尺，澍孙赤脚坐木盆中，浮行波面作小舟，大可拊掌。竟日看雨，唯随意检读《三国志》注中所载诸文。魏晋人文气骨清遒，色泽腴茂，复有逸韵纬于其间。上承两汉，下开六朝，为文质相兼大枢纽。余近年作文，极喜学之。大约多缀偶句，而时用顿宕之笔，疏其气以取远神。一折一转，潜气内运，或排或荡，似断似续，遂觉沉郁绝伦。自古文家以桐城派提倡宗风，无人知此韵味矣。灯下又看医案十馀条。司令处电告，大营在徐州，甚平安，即日拔队前进。

七月初一日（二号） 阴。偕两师步行太平湖。申刻出城，答访袁亲家。雷声复作，稍坐即行。中途大雨忽倾，入定一报馆避之，与石兄、永师立谈，雨止登车。城门水深三尺，汹涌如潮，亦奇观也。抵家又雨，衣裤俱湿。以藤花四朵赠贞盒，贞盒以四律见贻。

约石顽兄、永禅师素餐，坐藤花下纳凉谈诗（补廿四日作）

避世参寥子，追凉静绿天。诗真留本色，机息见初禅。笋饌甘逾肉，藤花艳映莲。风尘门外恶，独坐渺山川。

初二日（三号） 夜雨如注，竟日不止，街衢成泽国矣。坐篲中写扇三柄。看《通鉴·魏少帝纪》。读《史记》老庄列传，穰侯传，白起、王翦传。接宝惠徐州信，宝娴常熟信。致刘仲鲁信，为史挹珊事，又致挹珊一纸。娴女信谓，一般大老官，蚁附上海租界，无隙地，有露宿者，南人之无志气、无胆量，一至于此。呜呼！上海租界其遂足恃乎！

初三日（四号） 天竟放晴。饭后至太平湖散步，波纹树影，如入画图。至顺校监视核算分数。石顽兄来谈。接宝惠徐州信，七月卅一号所发。

初四日（五号） 晨雨一阵，旋晴。高铁民、叶华生、钱士青相继来谈。士青归自英美，话其政治、风俗甚悉。欧美生活程度，高于中国京师十倍以上。用钱极少以洋二角起码。寻常友朋小宴会，须费四十元。若大宴会，动辄一二百元。吾辈生于中国，真大幸福。而一般洋迷，乃竭力摹仿欧美之奢侈，岂非丧心病狂。华生述安庆十日之间，换七都督。祁荫寰、刘国栋大战于城中，祁大败，居民奔避塞途，开机关枪击之，冲血路踏尸遁去，奇惨不忍闻。饭后看《通鉴》十馀叶。张珠舫来交天津七月份经费洋三百元。傍晚，偕郑师至进步党本部（即醇王旧府。所开新门正在吾居影壁后），访于泽远。泽远导游，园林焕然，顿改旧观。循太平湖而归。晚饭后，孔公择来请为其四嫂诊病。头痛证也，几为庸医治坏。按头痛而兼发热，其为三阳经无疑。发热而兼口渴，恶心，小便赤，则又属三阳经中之阳明证无疑。仲师规矩森然，丝毫不爽。一般庸医所用，一派香燥之药，乃从太阴经着手。夫太阴湿盛，固有头痛，然头痛而兼发热，亘古及今，太阴无此证也。（此尚是高视若辈之论，其实此种庸医，安知何者为太阴经乎？）余用石膏、白芷、麦冬等味，并令恣啖西瓜，纯降阳明之热。复天津杨景乔信并收条。

恭阅宣统政纪，见毓鼎所上痛陈时局封章

侨压棖崩已自哀，眼花重睹劫馀灰。可怜一纸孤臣泪，留作前朝史传材。

初五日（六号） 晴。至孔处复诊，头痛稍减，而病人复中暑邪，殊为棘手。又为仰恭夫人诊疾。仰邀四海春午餐。南漳陈禹臣（锦）携门人雷诗伯（咏章）书为谒。石顽和残韵诗一首，残、韩、箎三韵，扎硬寨，打死仗，诗中挽强手也。朗轩函示雨中遣闷数诗，味清而长，诵之惆怅。接大兄信，沪寓平安。又接量婿、娴女信。

初六日（七号） 晴。天将明，电铃乱鸣，孔处以病危促诊。披衣登车，路始辨色。病人脉证俱凶，勉开一方，以扶胃气。归复就枕，至午初始醒。饭后孔公择来，以病有转机告。复往诊，美国女医在坐，知余至，甚不悦，谓中医能任之，则彼告退，否则举家唯彼是听。余诊其脉，似尚不至死。幼云夫妇及其儿女环请余担任，且曰：生则余之恩，死

不负其责。乃谢西医使去。余枯坐空屋中，澄思渺虑，竭识力所及，为定一方。不特欲延其生，且与西医有竞心焉，使知吾中学之大有用也。隐公来论学。灯下复刘龙伯书，谢其作《疟病正义》序。接宝惠宿州大营信。永光师送和诗来，五律格高而气清，非九僧诗所能限其境地。

初七日（八号） 晴。七夕，立秋节。八钟孔处促诊，变证蜂起，病与心违，甚觉棘手。出城访亚蘧，尚未起，因为衡侄女诊疾。至便宜坊，约石、亚小饮迎秋。诣三兄久谈。朗轩来夜话。余连日至孔处，目击病象，懊闷异常。晚饭前阅士劝函报病情，顿觉头眩气闷，状类中暑，撤灯静卧片时，稍愈。次晨知士劝夫人竟不起，怅惘不怡者久之。

初八日（九号） 晴。秋热甚烈。黄友仲来谒，笏兄之婿也。傍晚至六国饭店，赴增寿臣之约。各菜精洁软美，与吾口齿极宜。夜热汗濯，竟不成眠。

南园以雨中排闷诸诗见示，爰和其意

连雨断人事，定中坐静心。急飞檐泻瀑，徐度溜鸣琴。晦昼思清节，忧生激苦吟。长安万家树，同听几知音。（〔眉〕次联一急一徐，一见一闻，皆唐律也。）

初九日（十号） 晴。未刻赴社政会。又赴廿四属联合会（为通、宝、武、香、房水灾请赈事）。至孔处唁士劝。石顽来夜谈。卧读杜诗消暑，总是不着一直笔，不下一死语。

初十日（十一号） 晴。先妣忌日拜供。看《通鉴·邵陵厉公纪》。山东刘国霖持徐仁甫书，请为其兄芹斋诊病。凡初病、轻病者，皆不肯轻延吾诊，迨事急相求，则已为庸医杂治而成之坏证，其本相不复可见矣。故余所治者，皆棘手病也。然往往困难见巧。余之终日研究医经，博览诸家之书者，以此。石顽、会臣来夜谈，三鼓后余促之使去。客去后，犹诵元微之《连昌宫词》一过，然后就枕。余旧觉《连昌》不如《长恨》。沈归愚评诗，亦深致不满。年来躬历斯境，三海颐和，皆尝纵士女游玩，乃知连昌词意之切，情景之工，令人读之落泪，非《长恨》所可比肩也。

十一日（十二号） 晴。过中元节。晨起祭神谢宅，午刻祀先，荐茄饼。饭后至刘处复诊，病势大减。昨用黄芪、白术治五心烦热，参用炙甘草汤治肺痿吐粘沫，古法之可遵如是。脉本洪大无伦，服药后今日反见弦细真脉，使误以苦寒投之，殆矣。朗轩来久谈。余出所藏精拓二爨碑共赏之。《宝子》尤险峻，开小欧《道因》之先路。昔人谓作字宜力追险劲，余忽悟学坡书，正当参此一机。此中消息甚微，未可为不知者道也。

十二日（十三号） 晴。华生介其友沈竹坪来见（怀宁人）。顺校新请学监梁柱云（楨材）亦来见（高阳人）。申刻至农会，议开办农业学校事。晚，在家备酒馔，请袁幼安亲家，请作霖、剑秋、友仲、吉甫、珏生作陪。以许小篆托剑秋，得其允诺。接宝惠信一纸，差弁南姓携来。

十三日（十四号） 晴。巳刻至顺校，考试新招诸生，请梁柱云点名监场，高铁民、王卓元阅卷。凡试四门。纶、懿两儿均与考。在校午餐。卓元约至家中，为其妾诊病。石兄来夜谈。花老约江苏馆晚宴，正陪各客，皆孔社中人，是正社长请客也，遂辞之。因前和听雨诗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本意，乃检《郑风》风雨章笺疏读之，遂连阅前后诸

篇，因悟为学最不可存成见，朱子说诗与东莱不合，遂并东莱所信之小序而推翻之。凡《郑风》讽喻时事之作，一律改为淫奔（夫子所云“郑声淫”，指其声耳，非诗语也），不复顾其义之不安。即如《风雨》篇，处乱世而思耿直清修之士，心苦情长，其味弥永。朱子忽以风雨为幽会之时景，君子为所欢之奸夫，无论诗中名义全然不符（奸夫可称为君子乎？），而辞气浅直，了无馀味矣，不亦厚诬前贤乎？元明以后，尊朱至矣，而说诗者多不宗之，足见心理之不可强同矣。

十四日（十五号） 晴，甚燥闷，殆将雨矣。人在空气中，犹鱼在水中，鱼失水则喘，人缺空气则亦逼迫而喘。空气郁塞太虚，不得四达，人因之而燥闷。达郁极而流，则大雨降矣。《礼记》之说雨，谓天气下降，地气上腾。今西人所发明者，吾中国人早知之矣。午刻至畿辅学校，暑假满开学，午餐而归。读《三国·魏志》二卷，写应酬字八件。史益三来谈。傍晚雨屡止屡作。顺校揭晓，懿取第一、纶取第二。接宝惠蚌埠大营信。

十五日（十六号） 阴，顿凉。王仲芑来谈。会臣患痧，促诊，急往治之。饭后至刘处复诊。同乡在松筠庵议赈被水六县（通，永清，香河，宝坻，顺义，武清），公推余为坐办。访石兄略谈。珩甫、润泽、质雍、敬斋来夜话。接姻女信。微雨。

十六日（十七号） 晨雨。饭后为会臣复诊，已大愈矣。至津浦铁路公司议农会溢利事。又至助赈所推定各路放赈人。灯下撰《崇陵传信录》三条。行营有便人，乃致宝惠信。江皖兵乱虽平，元气伤耗殆尽，亟宜招辑流亡，休养生息，自以推择良有司为第一义。行政长官必须由中央简任（节镇自为留后，或令军人要求节钺。此唐藩镇之积习，不意于民国见之）。县知事必须由长官委择，不许以本县痞棍得厕其间。司法独立之审判厅，徒知捣乱，未尝为民间申一冤折一狱，小民冤抑不平之气，最易酿成大乱。此后审判权必须还诸知事，使有完全之管理权，庶几有长治久安之望。嘱惠以此意转达冯帅。卧前读《魏志·袁涣传》。所言所行，皆今日对证药也。吾于《三国志》治之甚专，从政、处世、立身之道，行文之法，皆绰乎有馀。

十七日（十八号） 阴。会臣赠我素心兰一盆，清芬沁人。饭后至刘处、尚处复诊。石、朗皆来夜谈。良宵良友，每夕来破寂寥，洵乐境也。颂臣抄示宝惠十七号来电，前军已占幕府山北岸，张军已占紫金山。客去，撰《传信录》三条。毓鼎受孝钦显皇后知遇之恩，然其生平失德误国，隐伏覆祚之根，千秋有公是非，未便曲为讳饰。独至掖庭暧昧之事，如文廷式辈所传述，几等《飞燕外传》者，则一字不书。匪特有伤忠厚，而风影无凭，亦不当信口汗蔑也。

十八日（十九号） 晴。午刻仲芑电话，邀余过公马司寓中便饭，并晤杨老八，共商东陵放荒事。缘泽公与直督因此相持，欲从中调处也。归路过会臣略谈。灯下编《传信录》二条。陶兰泉侄婿自沪来。

十九日（二十号） 晴。徐敏伯来谈。未刻赴顺校，与桂云商定校中规划。归途过助赈所，阒其无人。归则朗轩在此。薄暮天骤变，黑云如潮翻卷，隐隐有龙腾蹕其间，晦冥不辨一物，雷声隆隆，微雨一阵而止。（〔眉〕次日知东北城大风发屋拔木，骤雨如注。）一时许即霁，月色皎然，白云如鱼鳞可画。变幻之速如是，奇观也。宝惠以功绩卓著，颁赏四等嘉禾勋章，并由铨叙局发给证书，钤盖大总统印。叙去年保卫勋也。

二十日（二十一号） 晴。戴仲嘉（礼曾。江宁人）介师葛来见。饭后撰《传信录》

一大条。八钟至新开路，赴美国人克伯之约。归寓润泽在此夜谈。发宝惠信，内附会臣信，托司令处递。旋接惠自滁州所发信。

二十一日（二十二号） 晴。起稍晏。文六舟坐马车来请，为其父述堂五兄诊病。肺脉已见败象，浮阳飞越，势不能久，对之惨然。询其病，由七情内伤而起，不过三日，竟难挽救。谢不开方。禹门、六舟坚留午餐。餐毕，余复入内视之，隐与诀别也。余曾疏劾苏抚恩寿，述堂时任藩司，余薄其为人，疏中牵连，颇有相轻语。后述堂罢官回京，始与熟识，虽不读书而喜近文墨，性情亦忠厚，交谊日笃。年来老友凋零，恐此后又弱一个矣。又至刘处复诊，芹斋不谨饮食，力戒之。归撰《传信录》一大条，颇以简雅自喜。会臣来夜谈，夜深始去。亚蘧亦来谈。闻上海乱兵劫租界，不知确否。极以大兄为念。吾屡劝大兄挈眷北来，而恋恋沪上，坚执不从。

二十二日（二十三号） 夜雨达旦，天顿凉，可御夹衣。思缄自青岛来，留其午饭。六舟复乘马车来迓，居然大有生机，非初念所及。乃息心静气，为定一方，自谓颇极灵巧。归撰《传信录》一条半。石顽言：《定一报》逐日登载此录，风行一时，皆称为光绪朝不可多得之信史，闺阁读之，有流涕者，且云此君不负景皇矣。室中插玉簪五十朵，色洁香清，安得人品有若此花者乎？

二十三日（二十四号） 晴。处暑节。午刻备酒肴请思缄、兰泉，仍约剑秋作陪。客去至社政会，会中诸君公赠余银质包金名誉徽章。又至松筠庵议联合会事。又助赈所事。又农会事。朗轩来夜谈。接宝惠廿一日浦镇所发信。寄宝娴信并人参膏等，托兰泉带。接门人范俊丞信，索吾书甚切。三兄得男。

二十四日（二十五号） 晴。撰《传信录》半条。朗轩又来夜谈。灯下为范俊丞临坡公手札一纸。

二十五日（二十六号） 晴。陈禹臣来见。午饭后六舟乘马车来迓。述堂连服药二剂，病势顿解，坐病榻畅话一小时归。途过刘处复诊。芹斋恣饮食，屡反复，最为医学所忌。丹丈、珩弟来夜谈。孔教会将于仲秋上丁释奠国子监大成殿，乐舞三献，实民国以来之盛业。闻孔社前日甫议及此，社长徐氏乃格不行，谓尊孔不以祀典为轻重，且倏于戒严时代，不便集众大举。孔社不祭孔子，真奇闻哉！客去，撰《传信录》一大条。复俊臣信并斗方四幅。聂访渔来谈小站农事甚悉。闻官军下南京。

二十六日（二十七号） 阴。删订顺校规程，上下同守。未刻赴校与诸教员茶话，排定上课时间。归途行至潮州馆，为杨子陶诊疾，隐公代请也，乃杨君已出门矣。朗轩来夜谈。管新民丈亦来，详述小站情形。余与朗拟于此买田，讨论两日遂中止。寄大兄信。

二十七日（二十八号） 阴，骤凉。午刻至大观楼，赴景枫约。入城至弓弦胡同为胡东岩太夫人诊疾。复出城至广德楼观剧，赴润田约。剧散宴会于福兴居，十点钟归。久不如此奔驰矣。犹撰《传信录》一条，乃寝。金陵既下，天下事大定矣。此次乱事，人民生命财产残伤以巨万计，言之诚痛心，然论大局，则为大转机。伟人元勋遍天下，跋扈飞扬藉甚，国民党攘政权，营营器器，狼吞而豕突。世界大乱，而良善被其灾。今且一网尽矣。国其有瘳乎？

二十八日（二十九号） 阴，凉甚，须着棉衣。撰《传信录》三条。会臣、石顽、润泽同来夜谈。会臣又赠蕙一大盆，花箭尤盛。

二十九日（三十号） 晴。粤人杨子陶来就诊，隐公所介绍也。庄秉恒复自常来。王季樵前辈过访，将以孔子诞辰日合四方人士大祀于曲阜孔庙，约余为孔道会北京分会总理。朗轩、珩甫、绍儒、质雍均夜谈。接宝惠浦镇信。

三十日（三十一号） 晴。午后赵廓如来谈，偕至顺直助赈所，与寄耘、筱珊、公度三君筹画赈务。香山农会分会爱聘三来商香山森林事宜，酌付看护费四十元。傍晚始散。至东升楼赴朗轩之约。归寓撰《传信录》一长条。

八月初一日（九月一号） 晴。先大母生辰拜供。四钟附快车赴津，为东陵垦荒事及赈局筹款事，与署民政长刘仲鲁面商。七钟二十分到老车站，住德义楼，拍电招三兄来谈。夜分起草为助赈所上总统呈，求发银米。脱稿就枕，已四鼓矣。

初二日（二号） 晴。发助赈局快信，寄去呈稿。三兄、玉山侄均来，邀至饭馆午餐。三钟至行政公署，先晤康侯，继晤仲鲁，筹商各事甚久，至德升楼赴玉侄之约。

初三日（三号） 晴。汪笃斋、车蔼轩来谈。蔼轩邀饭楼午餐，玉山侄送余登火车，与陆天池同行。七钟抵京，天池邀万福居晚餐。

初四日（四号） 晴。顺校以无款解散，七年苦心废于一旦，可惜也。招桂云、珠舫商解散策。饭后至第四中学访校长王画初，改送纶、懿入校，插新班。又在农会与葭坡同年议事。晚饭后，至椿树三条，音觞为会友何芷龄饯行，余未登场。张少轩以朔日复金陵，叛党死拒，张军伤亡极多，仅乃克之。吾生之二年，曾军克复金陵，平洪逆，遂开穆宗中兴之治。不意甫五十年，再见此举，而故宫则已禾黍矣。抚今追昔，不觉泪零。接宝惠信。朗轩来夜谈。

初五日（五号） 晴。撰《传言录》二条。庄思緘、王仲芴来谈。傍晚至助赈局一行。即赴珩甫同福居之约。

初六日（六号） 晴。龚景张、叶华生、史挹珊来谈。饭后写大字匾额多件。晚至惠丰堂赴钱士青之约。又至天福堂赴林子香之约。初三日在国子监上丁祀先圣，孔教会实主之。项城遣梁士诒代主祭。古礼古乐，与祭者皆行三跪九叩礼（俱方马褂着靴，间有西服而来者，亦行跪拜礼）。丁祭之停，两岁矣。不图复见汉官威仪。余适在天津，未得与祭，深以为恨。吾在孔社，去年十一月间，即建议举行仲春上丁释奠礼，呈请用国学。徐花农力梗之。今年屡议而屡反对，不知是何用意。名为孔社，而不祀孔，貽士林羞。而一般会员犹隐忍奉徐以主斯社，智识与气骨安在？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初七日（七号） 晴。张祝升、江子厚、何务滋、石顽兄皆来谈。饭后赴社政会。毕颐臣到会，请为其母夫人诊病。文明园观剧，王梦九作主人。挈杨郎、忆依至致美楼，洪思伯作主人。归寓撰《传信录》一条，乃就枕。石顽兄评余文诗珠光多而剑气少，又谓余文笔字字入规矩，盖曾用宋儒理学功夫者。可谓深得我心，窥乎其微。

初八日（八号） 晴。吕浩生自常州来，赓莱侄自河南来。献廷来谈。饭后至毕处诊病。在通记为顺校挪洋二百元，即赴校中与同人商酌解散，或筹款赓续事宜。归路访王君质，未晤。会臣来夜话。白露节。

初九日（九号） 阴，微雨。门人刘枚幌（鸣复）与其弟舜弢（鸣涣）来见。希文叔岳、占柱臣、文六舟、黄敏仲皆来预祝。会兄，朗、珩两弟来夜谈。儿妇循例备酒肴暖寿。

初十日（十号） 晴。余五十一岁生日也。顺属水灾民不聊生，余独何心称庆？而椿

树三条会友移排演期于今日，借吾处为剧场，借为吾祝，无以却之，用为半日半夜之局，费洋五十元而已。惠、铭分任之为舞彩。来客百余人，坐中庭殆满。十二钟即散。

十一日（十一号） 晴。休息不出门。会臣来夜谈。撰《传信录》近千言。

十二日（十二号） 晴。午刻至大观楼赴景枫之约。宝惠随冯帅自浦口归，以马车迓至大观午餐。惠于五十一日中寒暑饥饱，劳役悉备，既抵家，颓然病矣。询南京淫掠状，几至陨涕。余若早闻数日，初十日决辍宴矣。晚，复至福兴居赴松振之同年约。石顽来问南方事实。数日来撰《传信录》，专叙光绪三十四年中之朝局，夹叙夹议，颇规仿太史公，而着语高简，谨守法度，时得意外意，则得之于陈承祚为多。研摩《三国志》三十年，其效如此。

十三日（十三号） 晴。客来就诊者四人。柱云、珠舫又来商校事，头脑几冬烘矣。饭后静卧片时，起作书数件，撰《传信录》数百字，颇得文字之乐。傍晚至福兴居，赴刘百川局。少坐又至玉楼春赴王仲芎局。归寓，会、朗、珩均在此剧谈。月色特佳，然在南京视之，则凄清下泪矣。

十四日（十四号） 晴。晨起至农会监试农业报考诸生，在会午餐。出城至乡祠赴廿四属大会投票改举正副会长。通州会员营私舞弊情形，可发大噱，不知何苦作此伎俩也。在恒裕少坐而归。珩来夜谈。接大兄信。

十五日（十五号） 晴。旧历中秋，节景未改，风俗、习惯固难骤变也。至小苏州胡同拜节，兼答谢，吉甫留午餐。访冯华帅未晤。夜月食既，不馀一钩，群星朗现，未及复圆而雨。中秋情景索然。静坐篋中撰《传信录》，综论朝局百馀言，郁茂欲追班、范。饶生叔竖（君桓）来见，石顽兄弟三子也。

十六日（十六号） 晴。叶范予以牵涉南方叛党，被捕枪毙。闻之惨伤。又闻其只身客京师，恐无眷属料理后事，作书与朗轩议集资为之收尸。三兄来谈。

十七日（十七号） 晴。朗轩来谈，至夜分始去。朗作留题小静园诗，有句云“病梨成实曙星疏”，苦难属对。强对以“残苇作花秋雪老”，虽工而不切。余为改云“老眼看花秋雾薄”，以情对景，并下句亦成景中情矣。张珠舫来，余详酌顺校收结办法。此次梁柱云及珠舫受事，适在停办之时。两君勤恳周详，不因结局而稍怠，可取也。接大女信。

十八日（十八号） 晴。罗景湘来谈。饭后至北城答谢希文叔岳。又祝衡亮生亲家生日。与涛贝勒剧谈。又访张小松，遇诸途，立谈数语。石顽、珩甫来夜谈。接曹亲家信。

十九日（十九号） 晴。枚幌、寄耘来谈。发大兄信，为吉甫夫人汇划洋三百元，附信致许再良。张珠舫以学务局发下丙班毕业证书四十份来填日标朱，盖顺校之事毕矣。灯下撰《传信录》。读《文选》范蔚宗类传诸论，酝酿深厚，气势骀宕，乃吾所醉心而欲追步者。

二十日（二十号） 晴，大风。硝磺库与农会争界，余建议会地系顺天府拨来，须函致京兆，请其与库交涉。今日张大京兆委宛平县郭和斋老父台（之保）来会接洽，并带弓手丈量地址。余十一钟前往，在会午餐，四钟始散。接周衡甫信。张大京兆不理于顺直绅士之口，议会欲举吾继其位，报纸亦喧传焉。余以此缺不久当裁，且牵掣者太多，无可施展，遂置之不问。以吾家计而论，不能不勉强出山，然轻于一出，徒枉其材，亦非计之得者，宁可待富贵逼我而来，不愿轻举妄动，或贻后悔也。

二十一日（二十一号） 晴。收到仲鲁寄助顺校洋四百元清理用款，脱然无累。饭后至社政会，又至恒裕还顺校欠款，留余晚餐。架上有石印殿本《后汉书》，卧读马融、蔡邕二传，蔚宗论赞，意义深切，风神宕逸，三史之外，别具妙境。饭毕，正拟至顾二兄处贺娶儿妇之喜，宝惠因母病电话促吾归。亟返，则采润病势渐解矣。灯下撰《传信录》。

二十二日（二十二号） 晴。梅幌、华生、卓元、郑先生、刘孟禄接踵来谈。至工艺局祝敏仲生日。在富强斋定《不忍杂志》全年，取《庸言报》四册。买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一册（近译多作马可）。马氏意大利人，仕元世祖，为江南省枢密副使，后归国，著此书，欧洲人始知有中国。群疑其说之诞，斥其袒誉中国，几得罪。欧学者极重是书。杭州魏易译笔亦极雅饬有条理。可借以见元代社会情事，补史书所不及。至大德通还顺校借款二百元。归寓朗轩在此，出示新作秋海棠、秋雁诗，情致深婉，寄托绵邈，盖近日得意之作。撰《崇陵传信录》脱稿，约千五百言，所记自信无虚妄语，后世史学家，欲知先帝一朝事实真相者，或有取于斯。至于叙次简括，时有弦外音，则得力于《三国志》为多。唯是录作于今日，不免存避祸之心，故间有隐略处，阅者当自知之。

二十三日（二十三号） 晴。一日会客，皆欲谋事者也。吾畏客如虎，欲避不能。乃知科举时代，士守定分，其风古矣。傍晚至顺校查点什物。至正阳楼赴小松食蟹之约。又赴万福居刘梅幌之约。

**南园吟秋海棠四律，芬恻凄惋，
余愧未能也。兴之所至，亦成一律**

秋华本是异芳春，况是多情引恨人。缘角自怜幽梦冷，低头如诉晚妆颦。（原稿此处空十一字。——整理者注）两写真。唤作海棠原不似，借名只恐被花嗔。

二十四日（二十四号） 晴。秋分节。晨起，润泽电告，叶范予已枪毙于行刑场，弃尸万人坑。闻之惨然，方食搁箸，急电召其仆人韩升来，由余与朗轩签名，具呈执法处，领领尸执照。亚蘧以范予为内乱犯，力阻签名。余谓朋友之谊当然，岂能畏受累而不为，且代人家属为之，亦决无受累理。朗亦深以为然。韩升领到执照，嘱其谒润泽，派警偕往万人坑收尸，买棺殓之，殡于长椿寺。余心稍慰。其所坐何罪，应死与否，余概不问，唯行乎吾心所安而已。范予上有七旬老父，下有寡妻幼子，临刑向南三叩，当是谢别衰亲也。饭后率惠至文明观剧，福兴居晚餐，皆朗轩作主人。石顽兄跋《崇陵传信录》文一篇，芬恻深挚，与题相称，自是才人性情之作。

二十五日（二十五号） 晴。拟赴天津，临时折回。傍晚率惠至大观楼赴景枫之约，西红柿牛尾汤佳绝。余又独赴梦陶丈之约。

二十六日（二十六号） 晴。饭后与夫人同车至顺天府待质所祝希文叔岳寿。傍晚，愚、溪二兄邀陪新亲。廿四日行刑场枪毙者凡五人，俱弃尸万人坑。自余呈领叶氏后，彼三家见祸之不波及也，遂相率各领而殡焉（唯余其一）。是余一举而收四尸也。闻之大慰，人亦何乐而不行方便事乎？

二十七日（二十七号） 晴。至圣先师诞日，率儿辈在圣像前行礼。午刻访冯华帅略

谈，归寓腹枵矣。李慎如来就诊。傍晚，率惠、襄至福兴居赴润田、四兄之约。《楞严经》云，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生慧。是为三无漏学。余近日懒散放倒，急以此三语自箴。

二十八日（二十八号） 晴。顺直学校以无款停办。午刻约袁寄耘、卢刚甫到校点交房舍器皿。余掌校事七年，备历艰苦，成就甲、乙、丙三班学生八十余人，亦可以告无罪矣。事竣已三钟，驰至致美斋赴王芷瓶之约。归寓珩甫、润泽、三兄在此手谈。余但觉倦甚，就枕昏睡，至夜大呕吐，发热吃语。

二十九日（二十九号） 晴。终日遍体酸痛如被杖，昏睡不能兴。

九月初一日（三十号） 晴。渐清健，随意看书。新买《儒林外史》，为旧小说之最冷隽有味者。余尝评其得史公手眼，描写明朝及本朝中叶士林社会情状，如铸鼎象物，皆使人于言外得之，绝不死煞句下。较之近人所编《官场现形记》，相去何啻霄壤（颇有人推许《现形记》者。呜呼！世人并小说佳恶而亦不知，斯文扫地尽矣）。此本乃前两年石印者，不知何人从中增入四卷，不特质实无余味，笔墨亦绝不相类。老辈名著，岂容俗子续貂乎？汪志恒约广和居，以病辞。朗来夜谈。

初二日（十月一号） 晴，暄甚，只堪单衫。叶华生来话别，将从段少沧江北清乡。隐公遣其儿妇、外孙就诊。三钟赴农会会议，王画初报告香山查看种树情形。灯下写联对数件，病后腕力殊不支。又为钱同致小松书。同人相聚互谈，谓今日无书可看，唯可看小说耳。余暗笑之。吾辈既不能终老荒山，尚思出而问世，则应看之书甚多。旧学姑不具论（经史无释手之时），新学各书，足以浚吾知识、增吾历练者何限。四十以后，心血脑力俱减，诚不能如青年学子之整片段研磨，然月出之报册，如《国风报》、《不忍杂志》、《庸言报》、《东方杂志》，尽可于灯下茶馀作自在之浏览。其境不苦，其味正相引而长。此余之日课也，岂不愈于看鄙俚陈因之小说耶？何妨读古人诗。

初三日（二号） 晴。读《通鉴·邵陵纪》一卷。德友柯理尔来谈，奉其政府命，建德华学校于北京。傍晚，绍儒、质雍介祝紫圃来访。作联挽余大鸿（字幼舫。竹舫之子），为李烈钧部将所杀，投尸于江。

囊岁笑言亲，正值青蝇丛棘，疑谤交乘，回忆锄兰犹扼腕；
长江风浪恶，遥知白马怒涛，英灵常在，不须剪纸更招魂。

初四日（三号） 阴雨骤凉。晚偕锡兄赴丁芝宇致美斋之约。朗轩来久谈。接大兄信。六、七弟忌日。

初五日（四号） 晴，尤凉。午前祝袁幼安亲家生日，全家避去。余顺答拜数客。叶少云、曹小槎（树坯）均来见。小槎来此年馀矣，自云穷困不能耐，乃来见我乞援，真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吾岂救命王菩萨耶？晚，餐于六国饭店。

讯 湘 录

三日不见辄相念，何况重阳风雨多。旧话开天愁白发（《定一报》录余《崇陵传

信录》新竟)，荒亭甲子老青萝。送兰迎菊竞时节，细史绎诗殊白科。莫使元规尘黼袖，草堂竹径待君过（湘渚颇渝旧约，故有第七句）。

初七日（六号） 晴。参众两议院公举项城为正式总统。议员有意捣乱，有举优伶者，有举妓女者。民国最高机关，其贱劣一至于此！共和成绩如是如是。今日一般乱议员蓄意欲败此局，将以延宕了之，为讹索金钱地步。赖军警万馀人用武力挟制，声称今日如举不成，或所举非袁世凯，即铲平议院，尽歼议员，不留一人。且围困院门，不放出院。至半夜十一点钟，诸议员饥渴不复可耐，乃俯首帖耳成斯大典焉。

初八日（七号） 晴。连日呕吐大作，气弱神疲，静卧而已。晚饭后偕采澗同车至大观楼观电影散闷，兼约朗轩。发祝大兄信。

初九日（八号） 重阳风雨，凄恻闷人，病中意绪尤懒散。折柬邀会臣兄来夜谈，论及东南之祸即在目前。朱梁之移魏博，清初之撤滇藩，前事极相类也。发致四嫂、五妹信。

初十日（九号） 阴，夜雨。致大兄、七妹信。

十一日（十号） 阴雨连日，气象不舒。项城就职。夜复大吐，中气重伤，殆无生趣。厅事前，海棠再花，虽只数朵，娇艳不减春日。

十二日（十一号） 晴朗。午后农会公推会长，余有应宣布之事，力疾而行。四钟开会，余被推为副会长（李嗣老为正）。

十三日（十二号） 晴。前室管夫人生辰拜供。

十四日（十三号） 阴雨。会臣来夜谈。杜门养疴，鲜足记者。

十五日（十四号） 阴雨。六弟妇忌日拜供。宝铭未能归家。余就案拈香，忽念吾弟下世已久，乃劳五十一岁之老病阿兄焚香奠酒，不禁悲从中来，失声痛哭。吾幼丧父母，中丧三弟，天合骨肉之乐无一存者，思之未尝不凄怆伤怀。世乃有双亲健在而不知孝，兄弟同居而若仇讎，不解其是何居心也。半月来呕吐过甚，胃气大伤，亲友见者咸讶其羸瘦脱形。余亦自危，乃闭门谢客，少言语以养肺，日进饮食皆用牛汁、牛乳、藕粉等以养胃（米食、清茶俱避之），大见功效。饭后至农会议事。

十六日（十五号） 晴。李搢臣自上海来。夜，与朗轩对榻，感慨身世，叱咤无聊。朗谓吾二人若长此郁愤，将损天年。其言诚是。余劝其勿更作诗，并以自戒。言为心声，意绪不佳，安能作壮语？愈作诗愈增伤慨耳。月色皎然如白昼。接刘梅幌南京信。梅幌书云：南京人论近六十年劫数，发逆如梳，革命如篦，此次则如剃矣。闻之可惨。

十七日（十六号） 晴。午刻偕夫人率丙女饭于玉壶春。余独乘马车赴农会，自皇城根新辟之门入，则已在西安门内，去后库不远矣。可少绕三四里。到会检阅成案，议香山种树界址，诸君又询此后进行之法，余谓当先清理故业，使基址固而分数明，趁此叶落苗空时候，正可清查测量。诸君深以为然。此余接手之政见也。近来有一种学说，谓奢非恶德，以为社会消费多，则生产之业缘以发达。若人人啬于用财，则工商交病。此说虽偏，然以施之闭关一统时代，或尚有事理可持。若在今日，则奢之为害滋大。盖一般新人物，醉心欧化，其所谓奢侈品，无一不消费于舶来物。举一国之母财，辇而输诸外洋，以奖励欧美之生产，中国母财之涸，可立而待也，安得谓奢非恶德哉！故今日保守主义，断宜崇俭，而崇俭必自限用华货始。

十八日（十七号） 晴。昨在青云阁书摊买《宋稗类钞》，祝枝山《九朝野记》，《寄园寄所寄》。今日随意翻阅《三寄园》（坊肆简称之名）为新安赵恒夫所著，文献山水，风俗名物，洪纤毕载，国初笔记中夙称佳著。余童时极嗜阅之，而苦于板本舛讹，殊不快意。昨见此石印本，以为必从原刊善本写印，乃粗看数卷，模糊错落，与坊肆劣本悉同，竟是一极不通之人，依样葫芦而为之，大可怪笑，急退还之。会臣、石顽来夜话，欢笑纵谈，十二钟始去。接授经日本信。

十九日（十八号） 晴。管夫人忌日拜供。接津电话，宝惠定廿一日随冯帅南下。饭后至青云阁退书，见石印《曾文正手书日记》四十巨册，立身、为学、治军、察吏之道皆在焉。余固未能忘世，若贻宝惠，尤可为师资也。晚，偕会臣、石顽餐于六国饭店。嗣后值星期六必集，三人迭为宾主。会兄复同归。值朗弟在此，剧谈至子夜。

二十日（十九号） 晴。为广勉斋删润筹八旗生计呈稿。饭后赴社政会，余提议呈请京师解严。近来奸民投匿名书告变，为挟嫌报怨之举，警备司令处即据以捕人，殊非久安长治之正道也。晚饭后至何芷龄处，演《黄金台》。北风甚寒，霜将降矣。连日月出时，其色甚赤，旋作深黄色，直至月光到地始复元。与辛亥八月及今岁五月相同。岂东南又将有关兵事耶？噫！民不堪命矣。

二十一日（二十号） 晴，骤寒。董笈峰来谈。随意看曾湘乡日记（宝铭从前所买），他日出而从政，所当取法也。发大兄信、四嫂信。又复周衡甫先生信。灯下读《瀛奎律髓》雪类、闲适类，虚谷诗学，煞有所得。指示学子，实有涂辙可循。宋以后诗家选本虽多，固无能出其右也。为朗轩作灯谜征射小引。

二十二日（二十一号） 晴。十钟起。萧亲家自津来，已在客座久候，沐毕急出见。各话困约，相对怅然。邀赴福兴居午餐，兼约润田。饭后访朗轩。石顽兄亦至，傍晚始归。润泽在此。夜饭后朗轩又来。宝惠自津归。

二十三日（二十二号） 晴。饭后至沙姓道喜。偕锡兄至玉丰买菊花，佳种日稀，黄华减色，足以验世事矣。徐敏伯携琴而来，焚香静对，手抚数曲，心气和平。惜敏伯手法稍生，不能尽其妙境也。会臣、敬臣昆季夜过剧谈，子夜乃去。

二十四日（二十三号） 晴。未刻赴南城医会，余登台痛斥教育部诋毁中医之误（教育部部令斥中医为谬种流传），闻者拍掌。至河泊厂补祝张星槎生日。入崇文门访柯理尔。过东单二条访杨杏城同年，不得其门而返。车中看《九朝野记》一卷。复七弟妇信。

二十五日（二十四号） 晴。霜降节。北风颇寒。思緘来谈。饭后会臣、珩甫均来。傍晚访朗轩，为租屋事。至福兴居作主人，请崔子禹丈、李晋臣、吕浩生（梦陶丈、任卓人作陪）。寄常熟六妹信。

二十六日（二十五号） 晴。午刻至致美斋，赴萧敬斋之约。至恒裕一行，访赵子衡丈。致周敬庵约票请柬。七钟会臣来，偕至六国饭店晚餐，宝惠亦与焉。仍偕返寓，朗轩、珩甫、质雍均在此，子夜乃去。入秋以来，精神懒散特甚，竟不能伏案看整卷书，亦未认真习字，终日恍恍惚惚。长此不振，安能有所成立耶？思之悚然汗下。自后日起，当力求奋迅收束之法。致笈斋书，贺娶儿妇。

二十七日（二十六号） 晴。许小篆自上海来。叔明侄来见，知仲谨侄歿于上海。饭后至小苏州胡同祝五叔岳母生日，至聚寿堂招待众乐会诸友。余演《黄鹤楼》刘先主。大

约白口清真，摹神逼肖，吾辈取胜在此。十钟归，夜颇寒。

二十八日（二十七号） 晴。未刻答访润泉未值。希文叔岳枉过，因致书新任京尹王琴斋，保留待质所差使，兼为农会及敬节会公事。申刻携东坡墨迹宋元拓本帖数帖，赴顾二兄之约。出示所藏《澄清堂帖》甲、丙、丁三册鉴定。国初孙退谷所藏，即一、三、四三册。有题跋印章。著录于《闲者轩帖考》（退谷著），后经海山仙馆翻刻。而此三册皆无题印。细核海山本，微有不同，则非退谷藏本可知。此帖为南唐原本，断不能尚有二本，为自来好古家所未见，殊属可疑。然纸墨光采，确系旧物，颇胜于翻本也。同座徐孟甫、叔鸿年伯之子。席散，至对门三兄处略坐，并晤挹珊、德波。接上海胡右阶亲家信，知庆侄女廿五日逝世。次寅五弟只此一女，生前极珍爱之，乃亦不永其年！既伤此女，复痛念亡弟不已。夜深十二钟，石顽、会臣两兄接踵而来，谈至一点钟，催之去，始去。戴重卿、吕勉之均来见。

二十九日（二十八号） 晴。金兆鼎、刘承志、谢冰偕来，商筹会馆经费事，因定下星期约邑人开茶话会。延庄秉恒为澍孙诊病。饭后偕锡兄祝朗轩生日，夜饭后始归。余又至宝瑞臣处贺喜。车中看《曾文正日记》，摘其要语：凡事皆须精神贯注，心有二用，则必不能有成（胡文忠语）。爱畜精神，不极视大言（《后汉书·方术传》）。凡人贵从吃苦中来（左文襄语）。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同上）。闻季高说有孝子、孝妇二人，因其家火起，舁其母灵柩于外。二人平日皆不以力著，妇尤柔弱。诚至则神应，一也；情急则智生，二也；势激则力劲，如水之可以升山，矢之可以及远，三也。因是以推，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矣。就枕前读《剧秦》、《美新》二过。前人为子云回护，谓此文意含讽刺，余读之殊不见。唯其运气、结调、炼字之法，大可揣摩。

十月初一日（二十九号） 晴。读《通鉴·魏邵陵厉公纪》毕。晚，约会臣、朗轩、锡三，率宝惠在聚魁坊吃烧鸭。饭讫，过永顺饮牛乳。两君又来畅谈。客去，又读《文选·东方画赞》、《三国名臣论赞》二篇，乃就枕。魏晋之文，清醇郁宕，自有一种韵味，余极意摹之。

初二日（三十号） 晴。接笏斋信，请为其亲家汪瞿戡治病。饭后即赴金台旅馆访诊。至大德通提回存款四千五百两。四钟二刻访柯理尔偕其友阿君至朗轩处看屋。二君去后，余又久坐，晚膳而归。就枕前，读于令升《晋纪总论》，前半篇叙西晋由盛而衰，忽振笔畅论治天下长久之道，在民情，风教，积德，累仁，洋洋千馀言，看似宽远不切，其实为司马氏顶门一针，真可谓巨刃摩天，大海见日矣。唐以后文无此境界。此文极腾翥之势。宝惠赴宁。复笏斋书。二十世纪中，欧美创为社会学，志在划等级，均生产。吾国人亦有和之者，而不知其说之不能成立也。夫有富贵，有贫贱，一定之阶级也。贫思富，贱思贵，普通之性情也。有是阶级，斯有是思想。有思想而生歆羨，因歆羨而生奋勉。其竞争，私也，而群化之，进步在是焉。气之郁而成雷，水之激而在山，皆此不平之所致也。今乃划之均之，无论势所难行也，而欲使不齐之人类处于平等，其智者怀止足之见，不复自奋于功名；其愚者具依赖之性，或且群安于简易，无希望之际遇，无冒险之精神，是一国之人皆衰气矣。天下有衰气而可以开国承家者乎？故官无品级，民无等威，虽圣贤不能治天下。

初三日（三十一号） 晴。午前至助赈局。饭后写复笏斋信，复吴允森信，致大兄信，

慰五弟妇信。石顽来夜谈。取庚子、辛丑所作诗，录为一册，名《乌吟集》。

初四日（十一月一号） 晴。谢作霖、康莱侄来，余邀往便宜坊午餐，兼约锡兄。余先祝亚蘧生日。饭毕赴农会决议三事。归写致禹弟信，以蒋德华（绍彝）及族侄德磨托之。德华昔处张汉三廉访幕中，次弟存歿，皆承其出力照应，余感激肺腑，此恩不可忘也。（〔眉〕儿辈注意。）吾儿辈异日得志，如遇张、蒋、卢三家（卢海如，次弟夏津后任），必有以报之。勿忘老父之嘱。特记于此。晚饭后至椿树三条，余仍演《黄鹤楼》，何芷龄谓，举止入神，非梨园所能望也。

初五日（二号） 阴雨竟日夕。饭后至毕怡臣处行吊。赴社政会，茶话而已。四钟至江苏会馆，集武进同人，议县馆筹经费事。余又提议另举值年，余不愿更与闻原籍事矣。灯下录《乌吟集》十馀首。今日先世父忌日拜供。接量能夫妇信各一封。又接五弟妇上海信。

初六日（三号） 阴。三钟至助赈局。归后，顺承郡王府以马车来迓，为福晋诊病。顺邸特备酒肴晚餐，衡亮生作陪。

初七日（四号） 晴。出所藏旧琴，托徐敏伯携至厂肆修补。敏伯能弹，而手法稍生，余前日听之，殊不觉其妙处。饭后至武进馆约同金福之丈召乾兴估工。与子禹丈略谈。会臣、朗轩来夜谈。就枕前读《文选·五等论》。

初八日（五号） 阴雨竟日。项城命令解散国民党并两院国民党议员。午刻至杨芑卿处午饭，五钟归。灯下录《乌吟集》。芑卿收藏甚富，精于鉴别。顷见戴文节两册，王石谷一册，皆精品。近日夜梦不安，频有忧急恐惧恶象，往往大呼，为夫人唤醒。总由心气不定，致生种种幻境，思之愧悚。默自省察，不必有匪彝悖淫之事，只此精神懒散，便是万恶之根。提得起，截得断，乃对病良药也，亟宜痛自惩戒，淡泊明志，俭以养廉。余之病在举家不能节俭。夜雾极浓。

初九日（六号） 晴，有风。门人张吟樵来见。汪叔平，钱士青来谈。读《通鉴·魏高贵乡公纪》。汪瞿菴就诊，前方连服四剂，病已十愈七八。朗轩来夜谈。接宝惠浦镇信。就枕前读李萧远《运命论》。昔东坡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魏晋宋之文，雄杰排奭，非唐以后所及也。衰云乎哉？

初十日（七号） 晴。唐照青、汪济臣来谈。会、朗均来夜谈。朗轩之表弟刘君汝钰自怀远来京，甫七日，突为执法处拘去，不知所坐何事，朗甚皇皇。看《曾文正日记》二册。接大嫂信。宝惠叙复南京功，奉特令赏加四等文虎章。居然有报喜人至门粘报条讨赏。不闻此声二年矣，以铜元九十枚遣之。因发宝惠信。与苏敬斋谈及项城解散国民党事。余谓项城手段固辣矣，而其大本领则在真能沉得住气，无事不引满而发。余自问万不及也。唯深沉始能担当大事。因叹深沉二字最要。夫子言：“小不忍，则乱大谋。”昔人言：“守如处女，出如脱兔。”最善名状。又为敬斋述，王文成抚赣，大司马王琼山语人曰，阳明此去，必立事功，吾触之不动矣。此极可思，若一触即动，一点即爆，千钧之弩，轻为鼯鼠发机，其人必不能成事。吾自省于忍字上尚有工夫，唯多言往往泄机，最是大病，嗣后当力戒之。昨在杨芑卿处见香光墨迹精品，细玩之，始悟香光作字，蓄缩推擦，运笔极缓，与坡公悉同。古人书法概如此，无信笔扫成者。

十一日（八号） 晴。刘翼儒（鹑书）来谈（安肃人，第四中学教习），讨论同乡教

育事。饭后松寄云年丈、顾亚蘧、三兄均来。晚至六国饭店夜餐，余轮作主人，邀会、石两君。回寓朗轩在此，共探刘君消息。终日会客，不暇亲书卷，心甚苦之。是日立冬节。

十二日（九号） 晴。饭后至恩隆买茶叶。至恒裕，遇朗轩，因偕润兄、锡兄俱在便宜坊晚餐，朗作东。会、石、朗又来夜谈。复大兄信。宝铭于亥正得一女。就枕前读陆士衡《辨亡论》上、下二篇。题为辨亡，却全从兴盛一面着笔，反面一拨，而致亡之理自透。如此命意，全篇纯是顶上圆光，空中鼓荡矣。自来评家不赏此文，只从词句间求之耳。

十三日（十号） 晴。看《通鉴·魏高贵乡公纪》。申刻至琴甫处为其夫人诊脉，因赴衡亮生之约。朗轩两次来谈。

十四日（十一号） 晴。吉甫来送姊行，且谋保全印铸局差使，因局长换袁思亮也。乃访石顽，求其转托，石兄慨允，余即邮告吉甫。又致玉山侄信，托其照料眷口登舟。又致仲鲁、康侯各一信（别有要事）。又寄谕宝惠。在石处遇朗轩，偕至恒裕，朗邀广和居晚餐。朗因刘表被捕，躁扰特甚，愤世嫉俗，不可一朝居。余力劝其定心，勿因此启奸而纳侮。访沈子封丈，新自上海来，馀生再见，伤与幸并。会臣来夜谈。小孩洗三，命名禧宝，大名意。

十五日（十二号） 阴，大风。落叶掩阶，满目冬景矣。罗镜湖来剧谈，论中国将来大局有足忧者。读《通鉴·魏高贵乡公纪》。灯下看《宋稗类钞》六法、丹青两类。就枕前读皇甫士安《三都赋序》。古人作序，只是叙清源流及作者著述大意。亦名引，所以引起全书纲领也。《诗》《书》《左传》三序，托体最尊，以典核昭析为贵。此文及《思归引序》，从容不迫，取足达意而止，乃序之正宗。不似后人节外生枝，别寻好议论，自作一篇文字也。

十六日（十三号） 晴，有风。夫人回常州，为酉儿完姻，挈丙女由火车赴津，搭“新铭”轮船至沪。王妾附作津游。四钟余送至东车站，与夫人握手，祝一路平安。入城访朗轩不值，与慎之略谈。傍晚至万福居赴王铁珊、陆天池之约，与会臣同车而归。石、朗均在话兰簾，剧谈始去。接宝惠信，知已回常扫墓。余平日读书，喜探作者著书之意，下至闺阁所看之七字句小说，亦往往以此意求之。即如《天雨花》，出于妒妇之手。全书中仅一黄持正有妾，而极写其淫邪离间，不得其死，以为男子之纳妾者戒。作《凤双飞》者，度量甚宽宏矣。传闻其夫昵比变童以陨其生，故书中极写白无双之凶身乱家，以为男子之有外嬖者戒。作《笔生花》者，才德兼备，而穷愁郁郁不得志，故出色写月华、德华，为世间女子吐气。此皆通人所不屑道，而余独琐琐论之者，欲以见无论何书，苟同心求之，皆有深味也，然而可笑实甚。

十七日（十四号） 晴。午刻王妾即归，知夫人已上“新铭”，夜半开驶矣，顺当之至。饭后看报四五份，遂至黄昏。又临帖写册页一张。晚饭后又写对七幅，匾额一件。石、朗来夜谈。接惠禀，在常州所发，敬述潘桥先茔，修理整齐，树木茂盛，不胜欣慰。七弟妇照料之功不可没也。随手复惠信三纸。又读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两遍，乃就寝。序中云：“将使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履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读书大法，不外此十二语。而语皆押韵，不期其然而然，最是魏晋文妙境，周秦汉文亦皆如此。

十八日（十五号） 晴。请慎之来为澍宝诊脉。安期侄婿自沪归，交到大兄信一封，

汉冶平铁厂股票两份。三钟至农会，并介绍吕勉之（联垣）到会参观。勉之曾习农学，毕业至顺天府待质所。祝董四叔岳母生日。归已上灯，会臣、朗轩、润泽、敬斋皆来。烦敬斋代缮余昔年所上导淮疏。工商总长张季直正提议此事也。就枕前，读韦宏嗣《博弈论》。此论命意甚浅，文亦板滞，而中段描写博弈之弊，与今之嗜打麻雀牌者，如出一辙。其词云：“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神迷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太牢之饌，韶夏之乐，不暇存也。”又云：“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发。”赌品之劣，亦复古今不相远也。写对联三付。

十九日（十六号） 晴。吕勉之来见。闻老友陈哲夫中风，急往诊视。前医开方颇合宜，未另定方。至社政会例会。偕丹丈至包头章胡同新修宅屋收工。又至惜字馆访刘龙伯久谈。归寓，会兄在此，七钟二刻，偕至六国饭店晚餐。就枕前读刘孝标《辨命论》，体格虽日趋于骈俪，而潜气内转，以遒宕行之。读《文选》者当窥此秘。

二十日（十七号） 晴，有风。目有红晕，不敢多看书。《东方杂志》第一号、第二号登有《清宫二年纪》，乃裕庚女德菱所著。原系英文，近始译出。德菱随其父归自巴黎，入宫事孝钦太后，所记皆朝夕琐屑之事，而掖庭掌故，往往为外廷所不知。其记景皇，谓实为智慧英明之主，而苦于不得施展。外间所传恶语，皆太监造言谤毁，盖先帝驭近侍极严也。可谓窥乎其微，独得其真者矣。余阅之愉快竟日。午后至申处行吊，夜饭后至歌场消遣。

二十一日（十八号） 晴。目仍红晕。谢作霖、刘翰臣来谈。作霖赠新写印《小儿语》一册，乃明吕近溪先生及子新吾先生所著，语虽浅俗而函意深切，实养正之良编。客去，出城祝三兄五十二岁生日，面后入西安门赴农会议事。朗轩来夜谈。汪叔平约醒春居，辞之。接宝惠浦镇快信。

二十二日（十九号） 晴。申刻访朗轩，则刘老表已释回矣。无故拘留十日，自认晦气而已。见案头宝贤堂旧拓本东坡书札“柳十九仲矩自共城来”一帖，曾于晚香堂帖见之，似逊此沉着也。因借归临之。王子铭自天津镇守府来信，为刘汝钰事。在朗处答书，谢其关照。出城至大观楼赴景枫之约。餐毕留看电影。接采澗夫人上海信，十九日抵沪，一路无风。薛家浜无人在码头迎接。卸装于大安栈。甚为放心。复汪子恒信。

二十三日（二十号） 晴。石顽来谈诗。其于诗学实正法眼藏也。国是日报馆因朝议设局导淮，索余庚戌年所上筹款导淮疏稿，登之报端，以备印证。疏前系一小论，极誉余讲垣声绩，以清风劲节相推许，可愧也。唯此疏在当时实费调查考证之力不少，语语踏实，可见施行。政府宴安，疆臣敷衍，仅以空之复奏塞责。近十年朝政类如此，安得不亡。饭后至恒裕划款，至乾祥米庄还账定米（附洋二百元）。至广和居赴宝鼎臣昆仲之约。会、朗来夜谈。接惠信。

二十四日（二十一号） 晴。王铁珊来访，偕至隔壁看屋。叶华生来久谈，留吃午饭。饭后访董润泉、萧隐公，均晤。隐公《大学讲义》已排印成册，余助印资三十五元。会臣乔梓、李珩甫均夜谈。会兄手调藕粉，甚适口。临卧接夫人信，已迁居薛家浜。大兄又病便血甚剧。家庭之间事事自寻苦恼，宜其病也。吾累书劝其北来，不肯越雷池一步，受制之苦如此。虚文装门面，从不肯相见以诚，是吾兄一生受病处。随手复夫人信二纸，交快

班寄。

二十五日(二十二号) 晴。沈子封丈来谈，见余所藏弘治碧云馆活字本陆注《鹞冠子》，赏叹不置。武英殿聚珍本即照此排印，乃世间孤本也。会臣亦来，偕至惠丰堂赴王铁珊之约，饭毕步至天乐园观谭伶演举狮观画，人如潮海，闷热异常，耐尽许多恶戏，而后耳目一新。时已十二钟矣。余于此出曾两演之，特能知其独长处。人之佞谭也以唱，余独剧赏其做工入神入情，非俗工所知。

二十六日(二十三号) 晴。目疾渐退，稍能观书。门人张景韩自青岛来，盛夸东镇山水起居之适。亡国大老聚于岛中，依然富贵气象。东镇僻在村落，不染馀腥，尤足乐耳。一日不出门。晚饭后八女一孙女俱赴大观楼看电影，朗轩作东。

二十七日(二十四号) 宝纶嗣生祖母杨恭人生辰拜供。隐公偕其友谢质我(义谦)来访。谢亦粤之嘉应人，次远堂伯门下士，究心八法，见余书，谓有能到古人处，亦有不合处。余虚心求教，相见第一次，未肯质言。梦陶丈来谈，取去广仁堂房契一包，付有亲笔收条。朗轩夜谈。发夫人信，寄常州。

二十八日(二十五号) 晴。吉甫来谈，为写屏对三件，又写对五付。笏斋自津来。德波侄婿辞行返沪。酉刻至顾二兄处送姻伯母入殓。读《通鉴·魏高贵乡公纪》讫。接王重光信。各处亲友来信，无非借钱、求说差缺，此外绝不垂问。虽以近两年时局之改革，兵火之纵横，竟无一人作关切之词，问我安否。甚矣，友道之衰也。

二十九日(二十六号) 晨醒，窗影空明，窥屋瓦作白色。询之女仆，云雪积二寸许矣。日光旋照，檐溜琤琮。作书致梁任公先生，求作《崇陵传信录》序。任公复书允为跋尾。且云，未及展诵，已增感叹。信史示后，先帝为有臣矣(书中先帝皆高抬)。朗来夜谈。接宝惠浦镇信。三鼓已就枕，接夫人快信两封，廿七日所发，尚在上海。

三十日(二十七号) 晴。程孟常来谈。午刻至醉琼林赴思缄之约。答访笏哥未值，与其二令媛略谈。又答访费芝云丈亦未值。归寓稍息。傍晚复至广和居赴屠宝慈之约。雪后北风寒甚。余近数年阳气充足，隆冬不甚畏寒，不御狐裘，不重棉被，出门不带风帽。为沈子封丈定脉案制方，精心揣度，颇能暗合古法。

十一月初一日(二十八号) 晴。饭后至农会，有三河人马炳南(维离)献区田法。画区分垅，中通沟洫，引井水灌溉。冬至前一日藏谷种，大寒前一日播种，次年五月可收早谷，获丰而子粒足。入夏后易垅再种(即古之代田法)，至冬又可收一次。此法最利于小农田少者，可免旱饥。余深善其说，就场画一畦，为试验地，请马君以其法详告史筱坪，如法行之。灯后张小松丈来访(新自南京来)，邀出城至长乐意(饭馆之名，苏人所开)，菜皆南味，极佳。寄南京宝惠信。又江阴婿女信。阅报纸，详叙江阴乱兵焚掠之状，不觉陨涕，吴民何辜，遭兹荼毒，始知兵祸之未可发难也。前年吴中绅民厌满清而喜共和，唯恐清室之不亡，今较之三年前果何如耶？

初二日(二十九号) 晴。先大夫生辰拜供。李师葛来谈。三钟至三庆园观剧，在玉壶春晚餐，均朗轩作主人。八钟又入城，至六国饭店赴屠治安之约。

初三日(三十号) 晨，微雪，竟日阴冷。十钟至东城谒徐旧相，因病未晤。至费芝丈处贺嫁女喜。至菜市口高台阶午饭，丹云丈作主人。饭毕至江苏馆武进同乡茶会(社政会例会未能往)，逐条通过新订规程，并公推金复之、吴友梅二君为干事(即值年)。时已

上灯，归寓，润泉在此，朗轩亦来。致季申四兄信。因禹九弟在江宁张督幕中，贪权怙势，远近侧目，项城密电冯帅设法调回。冯帅命宝惠过江见禹九，微示以意，而禹九不悟，必致身败名裂，日蹈危机。余不便函劝，陷吾身于是非场中，乃嘱四兄密语八叔隐筹之。

初五日（十二月一号） 晴。饭后至何芷龄处贺嫁女喜。至乡祠助赈局，公请各省都督（谭延闿、朱瑞、蔡谔、尹昌衡、庄蕴宽、张绍曾），为筹赈计，皆廿馀岁少年也。若非因缘时会，安能致此（农会例会未能到）。散后访朗轩，为我设羊肉汁面包。写对五付。归寓，石顽又来谈。接夫人信（上海发）。

初六日（二号） 晴，寒甚。王季樵前辈、袁植丞、贾孟文，门人刘嗣伯来访，借余《鹞冠子》去。余示以北凉人写经册，封丈叹为奇迹。接宝惠快信。近日就枕前必细看《古今医案按》数条，时有领会处。

初七日（三号） 晴，大风，极寒，几于滴水成冰矣。饭后出城，为李符曾诊病。石、朗、珩均来。发夫人信，又发宝惠信（均快班）。孟庸生送来新译成《平民政治》二巨册，乃孟润生、庸生昆仲所译。据云对照原文译出，与原文纤毫不爽。欲知西人文法者，观于此足矣。就枕前读刘孝标《辨命论》，真奇作也。

初八日（四号） 阿成生日，胡荃荪来祝。两日齿痛甚苦，因偕荃荪至瑞金大楼美国牙医生恩格斯求治，据云余齿已摇动将朽，必须拔去另装。今日但能敷药止痛而已。敷后果然痛减，晚餐遂能进食，其技过于著名牙科进士徐景文远矣（考试外洋留学牙医生，赐以进士，且有入词林者，清室末年名器之猥贱一至于此。）灯下读刘孝标《广绝交论》。此种文必胸罗书卷博学多通者，始能下笔。宋明以后，号为作古文者，但剽剥欧曾调法，即可成篇，为一般枵腹村学究开方便法门，反诋六朝文为格卑词靡。吾前十年亦持此说，今始悟其非。吾于古文一道，始终为门外汉。然自二十岁后，致力于范、陈、沈三史颇久，故下笔辄近魏晋。文虽不佳，却无剽滑之病。此则得失寸心知者也。临睡接夫人信。宝懿南行，李护送。

初九日（五号） 阴。史筱坪来商农会公事。世侄庄永之自武清来。未刻至徽郡馆津浦铁路公司议事。石、会、朗均来夜谈。宝襄有志习词章，命买《文选集评》读之。

初十日（六号） 晴。门人张景韩、同年姜仲良（士寓）来谈。申刻至广和居赴汪泽人之约。接澜翁天津信。会兄夜谈。

十一日（七号） 晴。大雪节。饭后孔道会诸君在山左馆欢迎，讨论应否归并孔教会问题。余于孔教为宗教之说，不甚赞同，因畅论欧洲各国方有鉴于政教分离之弊，消弭教皇势力，以泯教争。吾国乃拾其馀烬，忽于宪法发现宗教之名，自取扰乱，其亦不知欧美国情矣。在座极服斯论。复至农会召集主任诸君，与硝磺库监督傅连四（字桂航，湘阴人）勘定地界。吾会将界线取齐，业经退让三十七丈，而傅氏得陇望蜀，复欲割取库后一大方。相持两小时，仍无结果而散。周警庵约万福居，杨绳武约福兴居，均辞之。会、朗夜谈。润泽之子养庭自浦镇归，携宝惠禀。养庭述惠明日回常。就枕前读嵇叔夜《养生论》，至理精言，不特文笔醇茂也。东坡喜书之，有以哉。又读东方曼倩《非有先生论》。孙氏颇不满于是篇（集评但标孙氏，不知是执升，是月峰？），病其未腴净，又斥之曰芜曰繁。西京名篇岂容后生妄议。若如其说而删之减之，尚复成何文章！明朝人好以己之浅见，裁量古人，可厌可笑！

十二日（八号） 晴。朱季钺、叶华生均来谈。饭后至石顽处，为其令郎诊病。偕锡兄至大街华兴买铁床、玻璃橱，价洋四十三元。又在恒裕少坐，快信寄夫人函催其办喜事后即归。为农会致翁振伯书。

十三日（九号） 晴。德宗景皇帝、孝定景皇后择于十六日永远奉安。毓鼎偕前福建布政使尚其亨，前东三省总督锡良之子、直隶候补道斌循（锡公因足疾遣子恭代）赴梁格庄暂安殿叩谒梓宫，由皇室世太保景大臣发交通部专车票，午正十分西车站开车，至高碑店分支，历易州，抵梁格庄。车行极缓，五钟始到（与涛贝勒、徐太傅同行）。山色苍秀，环抱三面，气势极佳。下榻兴隆木厂，朗轩有书托马辉堂照料。晚餐后与会臣谒世太保，又访泰宁镇总兵岳柱臣，适涛贝勒、伦贝子、成子蕃俱在署，剧谈良久始归。刘掌柜珍亭研浓墨拂纸求书，为写联二付。

十四日（十号） 晴，天日晴暖。七钟起略进早点，戴摘缨帽，著青长袍褂，恭诣恭礼处值班大臣，报姓名、官职，在朝房小憩，晤梁节庵前辈。九钟二刻午祭后，由值班大臣带领，先叩谒先帝梓宫，行三跪九叩礼。毓鼎伏地痛哭不能起，泪湿棕席。既兴，与梁前辈执手略话先帝伤心历史，复失声大恸。复由值班大臣带领叩谒先后梓宫，行礼举哀如前，乃退。梁前辈庐墓已二年，又有番禺顾君用（臧）以一诸生由沪赴京专叩梓宫，尤可敬也。回厂午餐。两餐皆盛设，辉堂接待诚挚优密，不安已极。毓鼎及会臣既非皇室今官，又非民国所派，大祭、虞祭礼不当预（虞祭应穿蟒袍补褂），遂回京。两钟买票登车至高碑店，换坐京汉来车，七钟抵京。朗轩来谈。接夫人信，又宝懿禀。两日讹传南京有变，作书寄涛贝勒，告以不确。涛谆谆相托也。赵前总理（秉钧）奉总统派往致祭，所派凡八人，皆应着民国大礼服鞠躬，赵独先期摘缨帽、青长袍褂诣梓宫前行三跪九叩礼，然后随班致祭，又特备菜点恭进端康皇贵妃，敬领回赏。其心可嘉，远胜孙宝琦、刘若曾辈岸然与旧主鞠躬，滴泪不落者。接翁振伯复信。

十五日（十一号） 晴，大风。一日杜门，读《通鉴·魏纪》。蜀后主东迁，诸臣无从行者。胡三省注曰：姜维既死，张翼、廖化、董厥必亦死于乱军中矣。余以为必有所见，乃检《蜀志》，张翼死于乱军；廖化迁洛阳，道病卒；董厥从降，屡历显职。三本传皆有明文。胡氏以意度之，竟不检视《蜀志》，殊为可怪。朗来夜谈。月色皎然，人生几见月当头，顾影惆怅久之。宝懿在常州完姻。

十六日（十二号） 晴。读《魏纪》毕。夜，偕会兄饭于六国饭店。归寓，朗又在此。子夜月下，人影聚于足底，乃知今日望也。客去，读《文选·檄吴将校部曲》。

十七日（十四号） （〔眉〕上月多写一三十一号，因此阳历法写差一天。）华生来谈。午刻至广和居赴李慎如之约。三钟到社政会。夜，写大小联四付。接宝懿信。发夫人信，早一封，晚一封。

十八日（十五号） 子夜即雪，晨起已积五寸许，竟日花飞未止，麦田得此祥霁，明年麦秋丰收可以预卜。吾直今岁雨暘时若风雪调匀，观此好气象，当免劫数矣。饭后朗轩来，预备羊肉、鱼片火锅，招尚九兄同餐赏雪，久谈始去。就枕前再细读《檄吴》文，悟此文妙处，真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之境。

崇陵奉安，恭诣梁格庄叩谒梓宫

旌旗舆卫护神门，望断苍梧夕照昏。多士衣冠存故国（〔眉〕用《尚书·多方》“多士”，正切题），凄风禾黍遍荒村。筑庐髯客聊敦俗（梁鼎芬庐墓两年，手种仪树），背主奸王最负恩（亲贵多谒陵者，唯奕劻父子逍遥天津不至，朝野无不唾骂）。话到思陵□□□（庄烈帝后启田贵妃园寝为思陵，昌平州吏目赵姓与举人孙繁祉醮钱经纪其事），先皇德泽在乾坤。

十九日（十六号） 晴朗异常。禁卫军送来宝惠电，知惠、懿廿一日可到。午刻至玉堂春赴韩麟阁之约。在通记取款。为对门伊佐领之子诊疾。就枕前读孔德璋《为袁绍檄豫州》。此文《后汉书》载《袁绍传》中颇有删移。以吾观之，似不如原文之酣畅。

二十日（十七号） 晴，寒甚。饭后访隐公，其所著《大学讲义》，余为校勘一过，脱误极多。兼晤谢质我，谈艺之余，忽及前年广东独立事，自伐其功，余即兴辞而出。质我出示李准《光复粤垣记》。以一品大员，膺专阃之任，乘乱以颠覆邦家，明明叛也，乃美其名曰反正，而自以为功，天下尚有真是非耶？朗轩来夜谈。晚饭后惠、懿忽到。因京奉火车在山海关误点，迟到一小时，遂及附行。畅话常州家中事，知夫人定廿二日挈新妇取道京口北旋。接量婿信。

二十一日（十八号） 晴，寒甚。未刻北京医会在药行会馆欢迎上海神州医药会代表刘筱云（峻。广东人），叶晋叔（浙江人。大兄之连襟），兼请余为顺天医界代表。归寓足冻，不良于行。朗又来谈。核计一月之中可来廿余次。唐人诗所谓“出门无至友，动即到君家”，其朗轩之谓欤？余于丁未年从扬州朱文恪家买得今释诗卷一长幅，长可二丈余。玩诗意知为胜国遗老，遁迹缁衣者。书极似米、董，而有奇气。重付装池，甚宝之，而不知为何人。遍询粤中知交，第云今释为海幢名僧，亦不能举其姓名。昨日惠自常来，金滢生赠余所著《粟香五笔》。偶翻次卷，见有性因上人致定南王书，乃知其为仁和金堡，仕永历为给事中，以言事杖戍清浪卫。桂林既下，定南欲官之，辞不就，乃度为僧，法名今释，又号性因，又名澹归（诗卷两图章，一“今释”，一“澹归”，“归”作古体篆），往来庐山丹崖以终。八年疑阙，一旦无意得之，欣快实甚。乃录粟香原文于卷尾，别书外签，署曰《明遗老今释上人诗卷》，为之感喟不置。接澜翁津信，随手作复。读钟士季《檄蜀文》。

二十二日（十九号） 晴。客来数起，皆拒不见。非谋事即借贷，刘孝标所谓势交也。读《通鉴·晋纪武帝》上。写宣纸联三付，以大八言纸擘窠作五大字，颇足达胸中豪放之概。就枕前读司马长卿《难蜀父老》。接夫人信。谢冯华帅信（喜事送缎幃）并贺喜。又复许仲恒信。接承庆侄信，随手作复。

二十三日（二十号） 晴。畏寒惮出。日晷又短，转瞬即一日矣。俞曲园尝咏自鸣钟，谓针跃一秒，此光明即成过去，今生不能再来。用意之警，真觉惊心动魄，惜不能举其词。朗来谈。夜饭后赴歌场消遣。

题明遗老今释上人诗卷

龙雷奇气出禅门，字字孤臣血泪痕。犹有空王容北面，故应大义世间存。

二十四日（二十一号） 晴。饭后至顾宅行吊。访袁钰生不遇，在三兄处久坐。入城赴朗轩局，肴极佳。宫中上谕梁鼎芬赏加头品顶戴，充守护西陵大臣。袁励准、朱汝珍均赏加二品衔，以酬恭书神牌之劳。会臣在西安门外遇梁公，乘马车，红顶花翎，手捧黄袱，其貌甚恭，或系颁赏先帝遗念物也。三臣均具折递牌谢恩，真亘古所无之局面。就枕前读孔德璋《北山移文》。此文新颖刻细极矣，而不落纤仄，其故安在？读者试参之。

二十五日（二十二号） 晴。冬至节。午刻至华芳园赴刘龙伯之约。座唯沈五先生而已。归寓稍憩，复至大观楼赴景枫之约。餐毕留看电影。接天津电话，知夫人及新妇明午到京。

恭谒崇陵

第四陵前路（西陵为泰、昌、慕、崇四陵），河山剩宝城。衣冠汉司隶，名教鲁诸生（番禺顾臧以诸生由沪赴京专谒梓宫）。断梦悲铜鞮，凄风动石鲸。先皇遗泽永，可更话昌平。

其二

异室终同穴，淹期幸妥灵。官车千古恨，寝殿万山青。夏历仍阳月，商孙竟曙星。廿年香案侧，回首涕先零。

二十六日（二十三号） 晴。午刻夫人挈新妇抵京，参谒觐见如礼。新妇武进张氏，馥荪亲家（宝廉）第三女，年十七岁，其父母去岁俱歿矣。饭后至聂献廷处吊其夫人之丧。哲嗣士铨已前卒，有孙二人。献廷与冯公度疑祖在，孙当服齐衰期。余谓《朱子语类》于此事特有明文，云：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二君大服，遂定为承重孙。世俗知此礼者鲜矣。至沈五先生处诊疾。

二十七日（二十四号） 晴。答访许苓西，未晤。至福兴居赴润田之约。澜翁来自天津，下榻话兰蓀，畅话年馀别况。

二十八日（二十五号） 晴。与澜翁话。医会诸代表十馀人来寓会齐，偕至教育部递志愿书。

十二月初一至初五日 因患目疾失记。

初六日（一月一号） 晴。阳历元旦也。大风怒号，街市萧然，全无年景。间有来贺年者。拟至嘉兴馆访陈哲夫未果。因作书致哲夫，拒其劝办养鸡公司。傍晚至大观楼夜餐，宝惠作主人。写送聂献廷夫人挽联。

初七日（二号） 晴。宝懿夫妇双归，择今日设筵邀女客，男客来者亦不少，酬应至夜始散。为润雅舍致冯华帅书。

论交二首赠南园

圣人定五伦，嚶鸣重交友。我心度人心，庶几人不负。平生金兰契，肝胆沥杯酒。纷纷谋名利，于我亦何有？所谋一朝遂，距离南北斗。试诵谷风诗，阴雨古来久。（第二首原缺。——整理者注）

初八日（三号） 晴。一日不出门。朗轩来夜谈。

初九日（四号） 晴。午刻在悦生堂午餐。未刻社政进行会开新年大会，换徽章，整核会员，到者九十三人。宝惠建议：储蓄银行骗害孤儿寡妇、寒士小贩铢积寸累之钱，其情可恶，罪不容诛，宜呈请司法部严定惩罚律。全场鼓掌。散会后拍照。晚餐后赴椿树三条演《盗宗卷》。

初十日（五号） 晴，暖甚。午刻至朗轩处，为其三弟诊疾，留午饭。出城至助赈局。又偕锡兄赴公善工厂结账查货。朗又来谈。

十一日（六号） 小寒节。晴，大风忽寒。门人潘彦初、李厚卿来见。饭后至武进馆答拜数客。皇室内务府大臣景丰颁到皇上赐臣御笔“大吉迎祥”四字，明日由内府具联衔折谢恩。先是崇陵奉安，遗臣颇有诣陵叩谒梓宫者，且有间关数千里专为此北来者。端康皇贵妃以诸臣不忘故主，特命查核到陵人数姓名（闻系一百六十余人），由皇帝亲洒宝翰分赐诸臣，以为纪念。毓鼎亦拜恩赐。

改定前作第二首：

惊飏激骇浪，繁英扫严霜。浮生千变馀，幸兹衣食康。结交在中年，双鬓今已苍。肺腑中不隔，形迹两俱忘。我长君一月，同稟秋气刚。非唯性情似，遭逢略相当。进愿结冠冕，退愿邻耕桑。此盟誓不渝，人海空茫茫。

老 至

清晨揽明镜，衰颜忽盈巾。诸弟皆早夭，白发翻可亲。老被子孙催，气因冰雪驯。翩翩豪少年，父祖多故人。升沉我有分，安乐天所珍。勿轻眼前福，善养胸中春。（句句真）

十二日（七号） 晴。宝瑞臣、周伯伊（生霖年伯之孙）均来谈。写前诗三首，赠朗轩。看《通鉴·晋武帝纪》。傍晚诣桐琴甫处诊疾，宝惠随行。八钟同饭于六国饭店。

十三日（八号） 晴。饭后访梁任公未值。又访朗轩，步行偕访梦陶丈稍谈。至益锡西菜馆为张先生饯行，因即须解馆回蓟度岁也。锡、朗作陪，惠亦预坐。朗复来簪久坐。

十四日（九号） 晴。饭后至农会，议与硝磺库划界事。又作书致李嗣翁，问开滦馀

利。往返俱乘人力车。七钟至醉琼林赴谢冰、刘成志、刘德孙、汤中、余光粹五人公局。

十五日（十号）晴。叶华生、沈少芙来谈。衡亮生来谢，展玩所藏书画数件。灯下看《通鉴》数叶，夜月皎然。李士材云，熟读则精灵自启，深思而鬼神可通。此虽论医，凡学莫不皆然。今之学者粗心浮气，不复知熟读深思为何味，安得有真学问。学业之衰，至今已极。就枕前复读《广绝交论》第十三卷，篇篇细读加墨讫。

十六日（十一号）晴。午刻至福全馆赴吴印臣之约。董授经同年自日本归国，别两年矣，相见欢怍。归途眩晕几吐，遂辞朗轩文明、福兴之局。到家卧不能兴。连日忧生计之日蹙，不觉动心郁气，遂生种种病痛，终日右耳喧鸣如怒涛之澎湃，甚矣治心之难也。

十七日（十二号）晴。午前访隐公，为其夫人诊病。午后许苓西与其世兄沛生及夫人、令媛偕来。苓西久于欧美，凡朋友交谊深者，女眷须互往来，以示亲切也。六钟家庖，请吕椒舅、董授经、孟庸生，叔明、宽仲两侄。朗轩来夜谈。因余胸次纡郁，力进劝慰之言，意极可感。

十八日（十三号）晴。饭后至申仲符处为其令嫂诊疾。王季老、桐琴甫均来谈。访朗轩少坐。八钟至毛家湾，赴德友柯理尔之招，同座皆德国人，有工程师柏君，即手建涿口黄河桥者也。梭尔格君谈及《论语》《老子》《庄子》，皆已用德文译出，极言《庄子》著论之妙。余告以庄子为中国第一哲学家，墨子为中国第一论理学家，其中寓言十九，恐非直译所能尽其旨也。惜梭君只能知德文《庄子》，余只能知中国文《庄子》，遂不得畅宣邃义。梭君云，待吾学中文三年，再来领先生之教。归途大风。读宋玉《对楚王问》数过，始就枕。

十九日（十四号）晴。坡公生日，陈画像于话兰簾，清香佳茗，列今岁所得苏帖，率宝惠行礼。饭后至三兄处久坐。朗来夜谈。澜笙先生自津来，下榻簾中，畅谈至丑初始寝。

二十日（十五号）晴。恩女生日，若以阳历计，忽与其母同日矣。未刻赴农会决议数事。散后出西安门，至对巷羊肉胡同赴吴印臣之约。印臣出示新镌宋元词数种及《草堂雅集》，皆据宋元本影刊，精整可爱。又观其新得之佛莲座四周刻字，乃唐高宗咸亨年所造以资福者。字体方劲如魏齐造像。其佛则在端忠敏处。印臣买此石座，费银币四百元。授经以沈子培丈新刻《倚松老人诗集》（饶节，释名如璧）、《陵阳集》（韩子苍，名驹）见赠，皆影宋本。饶、韩皆江西派之有名者。归寓会、朗均在此。余入门即写送冯华帅喜联及谢受之联。

二十一日（十六号）晴。饭后出城，祝徐贞龢前辈生日，留吃面。又至申处行吊。归寓写赵智帅信（为六太爷作）。又起致汪伯棠信稿，论学校读经。年程会又来谈。

二十二日（十七号）晴。终日与澜翁畅话今昔，多足感者。饭后偕访会兄，略坐即返。五钟会邀益锸晚餐，西肴之精几可媲美六国。餐毕同至椿树三条，余演《黄鹤楼》，又与澜翁配演《访普》（余扮赵普）。昆曲在今日几成广陵散矣。归寓又坐簾中久谈，丑刻始寝。

二十三日（十八号）晴。澜翁黎明附早车回津。吴子和来谈，新自沪来，不见者七年矣。未刻赴社政会，与会兄、宝惠在六国饭店夜餐，余作东，呕吐复作，倦不能支，勉强检《文选》东方曼倩《答客难》读之，词意深隐，未易猝得其用笔之法，因熟复三四遍。

接大兄信。

二十四日（十九号） 晴。刘小山、李厚卿来谈。未刻赴助赈局，处置河西务绅民逼勒放赈事。会兄来夜话。发开封顾表姑母信，汇去洋十元。

二十五日（二十号） 晴。饶箴庭来谈。御笔装潢成斗方，恭悬于客厅东间门上。此宣统五年之纪念也。朗轩之侄聚五在师范学校试验电学，瓶中空气未撤净，突然炸裂，受伤者三人。聚五被掷于丈馀外，面毁指堕，立时晕去，昇赴医院救治，性命虽可保，恐成废人矣。寒士生涯，深可悲悯（馀二人伤尤重）。因偕锡兄访朗轩，详问情形。梦陶丈亦至，剧谈至晚。会兄又来谈。客去，再读《答客难》。

二十六日（二十一号） 晴。大寒节。晨起祭神谢宅。午刻偕会、锡饭于益锸，宝惠作主人，步行而归。写应酬匾对多件。六钟至福兴居作公局主人，请武进同乡六十馀人，到二十馀人。归寓，会、朗并朗轩令侄景周在此，答谢庄思緘信。

题金实斋北雅楼闲居著书图

（后四句虽甚切合，尚欠苍老深远之致。此工夫缺也。）

拥阶黄叶深一尺，冻雀啁枝净人迹。乾坤俯仰有高楼，楼上书生岸轻帻。太玄奇字渠疗贫，儒冠垂老终误身。独抱遗经仰天笑，掉头看遍嵩山春。我闻苏门读书处，山人指点好云树。与子同传北学宗（征君诗文集，魏莲陆先生绘戴笠像，题曰传得其宗），百泉声中移宅去。

二十七日（二十二号） 晴。目疾久不愈，不能多看书，闷甚。程蔚堂（福海。吾之表甥行）携伯葭书来见。伯葭与革命元勋多相识，两次乱事俱倏然物外，不入其党，其明洁自好可知。书中附寄所作韩侠士安重根传（即刺杀日本伊藤博文为韩报仇者），移植岳忠武庙古柏记。饭后三兄来谈，偕出城访许季芎不值。在恒裕大德通取款归，为度岁计。

二十八日（二十三号） 晴。发大兄信。

二十九日（二十四号） 晴。左辅大齿摇动年馀，久失咀嚼之力，近更时时肿痛作祟，毅然赴瑞金大楼美国牙医生恩格斯处用钳拔去二枚，虽受一时痛苦，而大患则永除矣。宝惠侍行，归寓犹觉痛楚心慌，三小时始定。授经来谈，以珂罗印魏《刁遵志》、隋《龙藏寺碑》见赠，皆旧拓之精者。椿树三条年底封排，余演《双狮图》。在大楼医寓遇法友铎尔孟，谈甚洽。

三十日（二十五号） 晴。一日清理账目。晚，接祖先神像。夜餐后赴吴印臣之约，与张仲仁、罗揆东、董授经、王书衡纵论古今，子正始归。印臣赠新刻仿宋《宋元词》五种，皆印红样本。一钟接灶，焚香谢天。

澄斋日记

1914年

甲寅正月初一日（二十六号）。晴。余年五十二岁。晨起向东北叩贺宣统皇上，向至圣先师前行礼，在关帝、菩萨前行礼，在先像前行礼，合家贺岁。儿妇遂有四人，排列成行，顾之甚乐。偕夫人同车诣三兄处，在二世伯父母像前行礼。归寓午餐。又率惠至顺天府、小苏州胡同两处拜年。官厅禁止民间过旧年，而社会习惯不能改也，官亦无如之何，乃放假一天，定元旦、端午、中秋、冬至为四节，从俗从宜，非势力所能强迫也。史挹珊、曹涤新、庄羲序、松泉内弟、卿和侄婿，叔明、宽仲、树棠三侄均来。昨吴印臣赠我南唐澄清堂帖祖本一册，乃无锡廉惠卿及其夫人吴芝瑛用珂罗板影印者，只三、四两卷，出于前明邢子愿太仆所藏。此帖钩刻精妙，甲于古今，去右军墨迹一间耳。珂罗印法，远胜石印，去原拓本亦一间耳。吾生何幸，见此瑰宝！全家妇孺，博戏喧腾，余独坐斋中，静玩此帖笔法之妙，倘于抽锋换颖之法，得其一二，吾书当大进矣。就枕时忽大吐，夜嗽甚剧。

初二日（二十七号） 阴。目大角又红，不耐看书写字，闷闷。两月来火郁上焦，处处作祟，乃开方用药清之。玉山侄自津来贺岁。

初三日（二十八号） 晴。饭后访朗轩，薄暮始返。祀先落神影。朗又偕景周来谈。

初四日（二十九号） 晴。饭后琴甫遣马车迓为其夫人诊病，并晤增寿臣。又驾汽车送至朗轩处，遇陈梦陶丈，相与剧谈。与朗轩同赴大德通之约，食松花江细鳞白。

初五日（三十号） 晴。晨起祀神。作霖来辞行。夏闰枝同年来谈，别五年矣。至恒裕拜年。访董润泉不遇。归途饭于益锡，宝惠不期而至。朗来夜话。就枕前读韩子苍诗廿馀首。

初六日（三十一号） 晨醒隔窗见屋雪积约二寸许，欣快推枕而起。日光俄照，庭溜皆融，盎然春气矣。案头水仙数百朵，清芬袭人，惜吾心绪不甚佳，眼前好境往往错过，正可供他日寻味耳。发五、七弟妇信。又复董丽生丈信。五钟赴恩格斯处修齿，可保其不再损朽。胡干卿如期而往作舌人。董润泉来谈。为二侄媳诊脉，损象已成，大可忧虑。

初七日（二月一日） 晴。饭后赴社政会。散后偕锡兄游厂，在文友堂、清韵阁、敬古斋各小憩，遇旧友甚多，皆萎蕤无兴趣。其如狂蜂浪蝶出入于妇女队中者，皆新装少年也。买原板《寄园寄所寄》两函。此书余十三四岁时即知，剧爱之。所见皆小板，乌焉、陶阴，触目而是，格格不畅于怀，求之三十馀年，始得此本，快不可言。梁任公欲以《崇陵传信录》入《庸言报》，嘱罗揆东问余进止，复书允之。

初八日（二号） 晴。午前王铁珊请为其侄妇诊病。饭后至东城陆天池处行吊。车中看《寄园智术》一卷。昨见金圣叹批本《唐七律》，凡五百九十馀首。古人名作，多有一

气转圜，或前六句作势，末二句拨转之作，今硬划两截，是救病而病又生矣。总之，以印定法说唐诗，断无是处。风诗一变而为汉魏乐府，体虽变，而可入音乐则一也。唐人所作乐府，亦无不可被之管弦者。后人不通音律，依样葫芦，亦强名曰乐府，一若古诗之外，又有此一体，殊属可笑。故吾人诗集，断不可妄攀高名而作乐府。

初九日（三号） 阴，大有雪意。饭后至汪家胡同答拜衡氏昆仲，与亮生夫妇久谈。梁任公以吾所著《崇陵传信录》入《庸言报》广为传播，付钞胥录清本，而罗瘦公任校对。吾书成后，锡三兄曾手缮清本，甚工整。瘦公知而索之，余以半日之力校勘无讹，送交瘦公，以备核对。车中思周官，法典也，而名曰《周礼》。《春秋》，法书也，而韩宣子称为《周礼》。因知泰西所谓宪法、法律者，中国古圣人只名曰礼。今世所谓法治国者，古圣名曰礼治国也。所以一部《论语》，并无法字，而齐之以礼，较政刑更高一层。盖齐之以礼，即是齐之以宪法也（朱注解此礼字曰法制禁令，仍不出政刑范围。宋以后儒者更解礼为理，则尤不成词意矣。解为天理为天然自有之条理，此正宪法所谓天然法也）。特泰西治道至宪法而止，吾中国圣人尚有道之以德一层，三代文明，夫岂泰西所及哉！晚，偕锡兄、惠儿饭于益锡。《庸言报》有黄冈熊子贞（升恒）《健庵随笔》、《翊经绪言》，煞有见地，今之学者也。未知其在都否，当询诸瘦公，特访之。

初十日（四号） 阴。各省立春有在戌时者，有在亥时者，唯北京至子初三刻始交节气，则为十一日矣。吉甫、厚卿来谈。厚卿述白狼匪破六安、寿州杀人焚掠之惨，凄然不乐者半日。革命军造此浩劫，不知何时始销。彼安居乐业之小民乌知所谓专制、共和耶？傍晚访恩格斯，还清治牙费（一次医牙，一次拔牙，一次修牙，共洋二十元）。至万福居赴张星槎之约。朗来夜谈。

十一日（五号） 晴。同邑刘问芝（汝丰）人都考知事，持门人范隽丞信介绍来见。饭后答访李星桥同年，在恒裕稍坐而归。闻易丞午同年在商城为白匪所戕，不胜惊惜。复庄心安、沈申甫丈公信。

十二日（六号） 晴。献廷来久谈。复青县寿臣叔祖信。看《通鉴·晋武帝纪》上之上。

十三日（七号） 竟日六出飞花，至夜积三寸许，真好气象也。宣统皇上万寿，向东北方望阙行三跪九叩礼。看《通鉴·晋武纪》中。润泉来久谈。晚在恒裕备酒肴，请全店十三人，皆入座，兼邀锡兄、朗弟、润泽，宝惠亦侍坐，欢饮尽量。马车踏雪而归。夜静人稀，电灯朗照，如置身琼瑶世界中，心神超旷。澜翁自津冒雪来京祝内子生日，下榻篻中，谈至丑刻始就寝。

十四日（八号） 晴。一日陪澜老剧谈。饭后至李新吾同年处，为其侄子幹诊疾。晚，儿辈为夫人暖寿。

十五日（九号） 晴。上元节。夫人四十一岁生日。花好月圆人寿。晨起祀神，月上时祀先。来客颇多，余一付之儿辈酬应。夜演电影，三钟始散。

十六日（十号） 晴。一日疲倦。傍晚李处以马车迓往复诊。澜翁晚车回津。

十七日（十一号） 晴。竟日不出门。看《通鉴·晋武纪》中。夜，为宝襄讲《六代论》。萧隐公、王锡侯来谈。戴重卿夜来，未见。徐云石（儂）以所作文二篇寄示求正，复书论作文法甚详。

十八日（十二号） 晴。缮复徐云石信，交邮送去。云石有志学古文而所得太浅，未知能虚心求进否。饭后新吾遣马车来迓，复诊十愈七八矣。门人戴重卿来见。

十九日（十三号） 晴。曹筱槎来见，无非谋事之谈。无怪要人之怕见客也。灯下看《通鉴·晋武纪》中毕。又看《礼记汇纂·坊记》一篇。《礼记》出于汉儒，多孔门微言大义，亦有展转而失其意者，如君不与同姓同车，而与异姓同车，防同姓之弑君也，开人主疏忌宗室之心。孔子断无此等说话。又有中国古礼尚见于泰西者，如大飨时夫人出见异国之君。此礼中国久不行，而欧洲各国尚有之。大约《论语》出自夫子手定，为孔门精粹中正之传，行之万世而不易者。其他口传不著竹帛之微言，及一时权宜之论，往往存于公、穀《春秋》、《礼记》、《家语》诸书中。又如《五经纬书》，及《孔子闭房记》、《端门受命》之类，皆必有所授，未可以荒诞斥之。博观之，始足见四千年独一无二之圣人。

二十日（十四号） 晴。新吾马车迓诊。午刻在益锡约苓西午餐，宝惠侍坐。归寓朗轩在此，偕赴北线阁贻来年面粉公司看机器，并详问办法。春雪泥融，远山含润，俨然乡村风景。看《通鉴·晋武纪》下。伯诚侄来谒。

二十一日（十五号） 晴。新吾马车迓诊，病势十去其九矣。饭后至农会议决五案。与梦陶丈约，同访朗轩，夜饭后归。车中看《医案按》，颇有新得。因思唐以后医家，多不出长沙范围，唯孙真人《千金方》别有所受，其论病用药，神明奥妙，非复寻常思虑所及，只缘唐后失传，无能畅探其赜者。虽有张石顽衍义，仅注方药而已，以余观之，亦无以大异恒蹊。吾深信此书实有神机，假我数年，以全副心力钻研，必能妙绪环生，别开悟境。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或有牖启之一日乎？

二十二日（十六号） 竟日微雨，大似江南二月天，向来北方所无也。饭后答谢南城客。在三兄处略坐。看《通鉴·晋惠帝记》上之上。

二十三日（十七号） 微雨夹雪，至晚始住。新吾马车迓诊，泥涂寸步难行。朗轩、亚蘧来谈。苓西约饮天然居，因雨作罢。

二十四日（十八号） 阴，晚微雪。昨李子干以所译《洪荒鸟兽记》见贻（英人柯南达里著）。

二十五日（十九号） 阴。看《通鉴·晋惠纪》上之下。古今帝王愚騃，至惠帝而极。杀妻杀子，皆听人行之，而莫能自主。师、昭用尽诈力，以夺人国，乃再传而得愚騃之孙，骨肉自相残害，此中岂无天道哉！惠帝时朝局昏浊，与宣统朝如出一辙，大臣如张裴之伦，非不知大乱将作，而唯志保禄位，幸己身之不及见，古今亦复相似。复梁拓轩书，论中医将亡，责在吾辈。敬古斋以东坡《玉枢经》拓本求售（道光时吴氏养云山馆刻本），乃二十二岁应试时寓僧寺所书。书法全与后来不似，骤观之几不辨为苏帖。蔡之定、吴公谨二跋盛赞之，谓由季海以入平原。余不敢附和。坡公少年书虽未成家，何至笔下带有俗气，且长直皆偏飘向左，稍知作书者即能不犯此病。直恐是伪迹耳。冯公度来谈，有事托致熊经仲。

二十六日（二十号） 阴。徐花老、王锡侯、李厚卿来谈。饭后至南池子访熊经仲同年，不见三年矣。又至汪家胡同答谢衡氏昆仲，与小山畅谈。遍游亭台，登最高处眺西山。又见泰西油画九幅，乃地山表伯旧在俄国携归者，山林水石皆逼真，中有风雨、晚霞、夜月各一幅，皴染之妙，直拟化工。泰西画法，与中国不同，以能摹难显之境为最贵，其上

品有值数万磅者。车中看《通鉴·晋惠纪》中之上。齐王冏起兵讨赵王伦，留承谓郗隆曰：天下，世祖之天下也。胡注：文帝庙号世祖。文帝平诸葛诞，灭蜀，始弘晋业。此注极可笑！《通鉴》前数卷标题，大书曰：世祖武皇帝（上下）。胡先生竟忘之，岂不可笑。又郗隆言，吾受恩二帝。此二帝，明指惠帝及赵王伦（下文留承语亦呼伦为今上），胡氏乃驳之，而解为宣帝、武帝。无论隆不及事宣帝，武乃宣之孙，有何分别？胡注号为体大思精，乃有此纰缪，足征注书之难。朗来夜谈。

二十七日（二十一号） 晴。杭县孙仁俊介徐花老来执贄（字企莘，辛卯举人）。符曾来谈。王荆公《太古论》有云：圣人不作，昧者不识所以化之之术，顾引而归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万世，圣人恶用制作于其间？必制作于其间，为太古之不可行也。顾欲引而归之，是去禽兽而之禽兽，奚补于化哉！此文深达世界人群进化之理。荆公学识之高，即此可见。其欲行周官之法，盖实见法之可必行，并非贸贸然生今反古也。此文为自来选本所遗，唯吴挚甫《古文授儿读本》有之。余又知包安吴谓八大家古文，凡自来选家所不选者，皆其文之至者也。其说精确而非偏宕。

二十八日（二十二号） 晴。颞颌肿痛。思緘来谈，留午饭。督率子侄遍换厅事所悬字画。赵廓如来，详说印刷局钢板制造法，技艺之精进乎神矣！四钟至津浦铁路公司四省会议。晚，携丙女至益锸夜餐。归后觉发寒热。接王李樵前辈信。张先生开学。

二十九日（二十三号） 晴。刘心斋自斋堂来，竟日坐箴中。述及山中春日桃杏花之胜，不见报纸，不闻世事，几成物外仙源，令人神往。傍晚，惠邀心斋在聚魁坊小叙，余亦往焉。吉甫来谈，以友人旧帖嘱代售。其帖为明永乐间周世子摹临各帖，起汉晋迄松雪，名东书堂集古法帖，确系明拓明裱，背面有万历间彰德府举劾文武属员册子。帖虽旧，无甚足取，量无售主，即送还之。

三十日（二十四号） 晴。饭后至天乐园观剧，万福居晚餐，皆心斋作东。接根荪亲家信。又澜翁信。

二月初一日（二十五号） 晴。午刻苓西约益锸午餐。张先生突然汗厥，六脉皆开，大有前年张老先生情状。幸余坚抱不令平卧，又进周氏回生丹，渐获苏醒。阅三小时，即平健如常。嘻！险矣！倘父子俱暴卒于书房，岂非怪事！至松筠庵，与乡人议办水利，以澹沉灾而苏民困。余怀此志三十馀年，而今日尤迫不容缓，只恐巨款难筹，无可措手耳。晚，至顺承郡王府赴讷邸之约，归甚迟。朗来已去。

初二日（二十六号） 晴。午刻至广和居赴李嗣翁之约，特介绍刘心斋相见，面议斋堂开煤矿事。散后在恒裕小坐。晚，率惠儿，丙、恩二女，饭于益锸。朗复来夜谈。发五、七弟妇信。

初三日（二十七号） 晴。项兰生（藻馨）来见，浙江人，项氏两节妇之兄公也。看《通鉴·晋惠纪》。致冯华帅信，为许氏遂安伯胡同租屋事。灯下写应酬多件。连日看慎斋三书，极有味。其中所言认病之诀、用药之法，多由实验而来。

初四日（二十八号） 晴。徐花老、潘仲樵来谈。傍晚至福兴居，赴敬斋之约。访思緘未值。闻直督赵智庵暴卒。老友凋零，惆怅无已。当辛亥九月，南方起事，戕害旗人，颇有种族之见。其时桂月亭（春）署民政大臣，倡诛戮京师汉人为报复之议，昌言于朝，为奕劻、载涛所斥，谓若此，吾满族将无噍类。桂意稍沮，然犹调三山旗营兵入京，编附

警队，以防南人。京师汉人恟惧，纷纷避往天津。瞿肇生同年三函促余出都，避其凶锋。项城内召，首起赵公长民政。受事之日，即资遣旗兵出城，每名银币壹元。添设警兵，禁止谣言，人心始定。赵公保卫京师之功，于斯为大。量能婿以江阴完城功，赏四等文虎章。存月波来就诊。

初五日（三月一号） 晴。门人刘嗣伯来见。饭后至社政会。至诚顺斋取敬谨重裱中丞公、盛太夫人神像两轴，又重装石溪山水巨轴。接澜翁信，随手邮复，内附复承菱侄信一纸。周慎斋为明万历时名医，数传皆有高弟，而所著书乃无刊本，世亦罕举其姓名。余所得两种皆钞本，得后旋置之，近始仔细诵味，其论辨脉辨证之法，字字从肺腑中出，不蹈袭前人，多精心体验之说，程度实出景岳上。

初六日（二号） 阴。刘益斋前辈来谈，请为太翁诊疾，傍晚一行。前医吴姓药方中有糖炒石膏，奇哉！古今所未闻也。而诊资高，其价为九元。其以此种巧妙欺人而弋利乎（制药奇巧，作俑于叶天士）？至八大人胡同张小松丈处晚膳，与思緘、俊丞诸君剧谈，丑初始返，天微雨。

初七日（三号） 阴。益翁来议改方。尚九兄由津归，来访，自控小马车，附之至六条胡同为存月坡诊疾，晚同餐于益锡。前朝做官之失业者，接踵而来，求我为谋差缺。余畏见要人，诸君乃强余代奔走于要人，黜之不已，若索逋然。世风下而人困穷，一至于此！安得觅荒僻之区，木石居，鹿豕游，以避此辈乎？为思緘题濠梁观鱼图。

初八日（四号） 晴。饭后至刘处复诊。访徐花老未值。又访马少蘅略谈。晚，饭于益锡（自后每日往餐一顿，或午或晚，价洋二十元），此后不琐记。会臣、苓西来夜谈。

初九日（五号） 竟日微雨如丝，大似江南天气。夜，雨益大，静坐篋中看《通鉴·晋惠纪》中讫。又读范史《党锢传》，乃知柳子厚《先友记》从《郭泰传》脱胎。

初十日（六号） 稍晴，晚又微雨。益斋前辈来议改方。饭后陶钵如（原文如此。“如”为“民”之误。——整理者注）（月如长子）携所藏寿阳祁文端手批《文选》及《张猛龙碑》求跋，并索观余所藏书帖，久谈始去。钵民年少，有志于此，可谓佳子弟矣。至同和居赴瑞臣之约。庸生邀饮京华春，辞之。今世论者以礼治为社会主义，法治为国家主义，咸谓法治优于礼治。夫有社会而后有国家，未有社会风俗不良而国能治者。观于近年道德隳落，良心灭亡，泯泯棼棼，其势且不可以终日，虽有法，将何所施？礼治之当为根本明矣。又况古所云礼治，实包涵法治而言乎？午后静坐篋中，读范史西羌、西域、南匈奴诸传总论。其郁茂从孟坚来，而沉厚不及。至于风韵宕远，则为蔚宗所独擅。吾读史三十年，治《史记》、《三国志》最专。《前汉书》、《后汉书》、《宋书》、《魏书》、《十六国春秋》，皆所深好。

十一日（七号） 晴。

十二日（八号） 晴。两日失记。晚，至大观楼赴景枫之约。饭后拍合家欢相，大小三十四人。

十三日（九号） 晴。午后四钟附快车赴津，宝惠侍行。澜翁、玉山侄迎于老车站，下榻德义楼。至会宾楼夜餐，玉山作主人。

十四日（十号） 阴。午刻至柘林山庄吊赵智庵都督，抚棺痛哭。灵前左列黄牌，右列白牌。黄牌恭书宣统皇帝谕旨。（宣统六年二月初五日奉上谕：赵秉钧练达精诚，闾通

明敏，宅心正大，虑事周详。前在民政部任内维持京师治安，恭办崇陵，尤能尽心筹画，迅速蒞事，厥功甚伟。兹闻溘逝，震悼殊深。着加恩赏给陀罗经被，派贝子溥伦前往奠醊，并赏银五千元治丧，以示笃念勋劳之至意。钦此。此诏外间多不知者，故附录之。）白牌则大总统命令也。两朝元勋前古未有。故余挽智庵联云：“民国奖其勋劳，皇室亦奖其勋劳，元老精诚，百岁盖棺应论定；昔访公于斯宅，今复哭公于斯宅，故人憔悴，一腔痛泪向谁挥？”

吊毕与凌润苔同年久谈（凌奉命令接办崇陵。赵之儿女亲家也）。至德吉里澜翁新宅午餐，兼为老姨太太诊疾。至丹桂观剧。晚，饭于第一楼，澜翁作主人。又至平安看电影。澜翁偕回旅舍，谈至夜深始去。夜寒甚。

十五日（十一号） 晴。偕惠在德义楼饭店午餐。澜翁、玉山均来。惠先回京。晚，邀玉山饭店夜餐。至三马路交涉公署访朱经田都督，商办顺直河工及开滦矿局，津贴农会岁费五千元，请其继续立案。经田倦甚，精神不属，未能畅论而归。澜翁在寓相候，久谈乃去。

十六日（十二号） 阴，寒甚。曹小槎来谈。午饭于楼后山东馆。风雪大作。三钟赴老车站，澜翁、玉山冒雪相送，情殊可感。津浦车来过迟，候至四钟二刻始开行。雪积二寸许，过廊坊则渐小，过黄村则沿途无雪迹矣。八钟二刻乃到京，在益锸夜餐，会兄昆仲及惠已久候矣。餐后又偕回寓畅谈。

十七日（十三号） 晴。至商务印书馆买书。归在益锸夜餐。在文友堂买原版《南宋杂事诗》（诗及注皆作大字）、《蓉槎蠹说》（康熙朝程哲撰，王阮亭门人。写刻印刷皆精绝）、原版《虞初新志》（大板极精。次第多寡与坊行袖珍本不同）。就枕前作陶钵民所藏祁评文选跋。

十八日（十四号） 晴。益斋前辈来谢医，太翁病已康复矣。饭后为北京绅商作上总统公呈，为赵都督请专祠谥法。叶仲鸾、许苓西偕来谈。晚，至又一村赴润田之约。接杨慕蘧丈四川信。余嗜读宋元以后笔记，遇有佳本，则买而阅之藏之。其著名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野客丛书》、《老学庵笔记》、《宾退录》、《能改斋漫录》、《馀冬序录》、《辍耕录》、《野获编》、《水东日记》、《居易录》、《香祖笔记》、《啸亭杂录》、《书影》诸书（所举皆卷帙较多者，若丛刻数卷之本则记不胜记），尤所深爱。生平学问，亦颇得力于此。新得《蓉槎蠹说》，亦笔记之有实际者。吾年十四时，从潘爽卿借得《虞初新志》，读而大好之。是为余学治古文之始。三十馀年未尝去怀，时时翻阅以为乐。妄谓十七八子弟读古文，与其读坊选不完不纯之唐宋八大家，不如使读《虞初新志》，易于激发志气，开拓笔仗。以为此志善本唯袖珍矣，不意乃有此精整宽大、圈点匀朗之原刻本，价虽稍昂，安得不买，列诸几案，正襟而庄诵之，四十年无此乐境也（大字本唯有《新志》。郑氏《续志》选录不精，评语尤劣，不无续貂之叹）。读彭文勤《五代史注》，而获见自唐季迄宋初无数笔记。读《南宋杂事诗》，而获见宋元无数笔记。岂非至逸至乐之事。

十九日（十五日） 晴。孙企莘、袁箴桐来见。程伯葭自上海来，执手欢然，偕至益锸午餐，宝惠同往。未刻赴农会议决香山分会事，又履勘试验场一周，拟试种美国棉花，外国甜菜、茄子及日本樱花。留连至日落始出城访隐公，为小孩诊疾。谢质我推我八字，断定今年过夏至后，必有大际遇。在此五年辰字运中，可以功成名遂。频年所遇卜者、相

者、推星命者，无不谓甲寅春夏间，将大用于世。其信然欤？余近来深信命运之理。去年天津石瞎子亦谓，此运中数当革职。乃竟完名全节而退，此人定足胜天也。至又一村赴马少衡之约。旬日来气坠圉脓，旧恙复作，衰病日增，深可慨叹。

二十日（十六号） 晴。随意看《书影》一卷。其中论坎离水火之义甚妙，推其理可以悟医。三兄来谈。未刻访苓西，适侗厚斋、叶仲鸾、李新吾俱在座，剧谈至上灯。至安庆馆赴徐花老之约。

二十一日（十七号） 晴。葆侄女电告明日抵京，因访会兄昆仲，恳其函托税局照料行李，免查验之苦。隐公来谈。灯下写应酬数件。读范史论赞数篇。

二十二日（十八号） 晴。宝惠收拾西院厢屋为书斋。前松后竹，四壁皆花。余题额名曰筠心馆，取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之意。明窗净几，书画灿烂，林影鸟声，几忘身在城市矣。饭后偕夫人率宝惠至玉姮拍照。因苓西以眷属小照投赠，持此为报也。玉姮馆有玻璃影石庵书多幅，细玩之，完实虚婉之妙，兼而有之，不愧大家。归后检清爱堂石刻静阅一过。其中所刻小楷数种，最称精诣，结体运笔，直到古人，自是真实本领。余习书十馀年，翰札颇有独到处。唯小楷全无能力，必通此一关，始称书家。晚，至中华饭店赴李俊丞之约，以崔子禹丈推荐调往山西。接澜翁信，随手邮复。

二十三日（十九号） 晴。便脓气坠加剧，又是五年前况味矣。竟日未出门。

二十四日（二十号） 晴。病不减，目又红，不能观书，闷极。傍晚勉强坐马车至宝瑞臣处为其夫人诊疾。伯葭招饮天和玉，辞之。

二十五日（二十一号） 晨，微雨旋晴。春分节。圉脓虽止而气仍下陷。竟日未出门，静坐写册页两开。余嘱清秘阁选好单宣裱成册页一百开，界以乌丝，兴之所至，随意挥毫，亦遣日养心之一助也。又写粮店牌额廿三字，得润笔廿三元，可以买书买帖。宣统皇上加恩先朝师傅，赐开复大学士翁同龢谥文恭。

二十六日（二十二号） 晴。气坠未减。午后力疾至昆师母处己丑公祭。余用摘缨帽元青褂行礼，稍憩即出城至大庆元赴贻来牟面粉公司股东会。又至武进馆赴恳亲会（即同乡团拜之新名词），茶点，拍照，奔走甚惫。澜翁自津来京，下榻篻中。

二十七日（二十三号） 晴。饭后扶病至农会，公请王大京兆（治馨），临时来辞。次日始知京兆即于今日解职矣。东城汪宅，有昆腔局，托侗将军转请，澜翁往，而余以疾辞。

二十八日（二十四号） 黎明大雪，至午刻始止，寒甚。春分后乃有此天气，恐麦苗难免受损矣。未刻，同乡在松筠庵议治河事，以气坠正剧，未往，服补中益气汤一剂，傍晚颇可支持，勉强至致美斋赴袁幼安亲家之约。程伯葭、庄思緘均来视余疾。接表侄蒋彤伯信，拟即北来。吾母家只此子矣。

二十九日（二十五号） 晴，寒，冰。再服补中益气汤一剂，病势甚减。会臣兄归自天津，同饭于益锆，澜翁作主人。三点钟澜翁回津，宝惠同行赴南京。

三十日（二十六号） 晴。气坠渐减。细读《诗经汇纂·鸛鸣》、《东山》两什，先详看训诂、名物，次详审诸家大意，然后高声朗诵，以融贯而谐畅之，兴味甚永。“我徂东山，惓惓不归”二句，朱子谓其无韵未详。不知此诗“我徂东山，惓惓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四语，乃作诗题目，为乐章之节奏。每歌一章，必先用乐奏此四句，如今乐之过门并不入歌，故不押韵。凡诗篇一章之首，必有重复通用之语。后人说诗，嫌其重复，

或删去次章以下，而仅于首章存其文。此则未经删节者，故每章皆有此四语也。至若“雨无正，伤我稼穡”二语，则并首章而亦误删之，遂致题目为“雨无正”，而诗无其语矣。又如《南陔》、《白华》等有声无词，则如今乐之《水龙吟》、《点绛唇》、《傍妆台》、《哭皇天》等，名为牌子，但有工尺调而无词。

三月初一日（二十七号） 晴。时近上巳，寒冰犹未融也。北地无春，百二韶光真虚度矣。苓西来谈今日时局，正如浮舟于惊涛骇浪间，未知所届。但使稍有生计，正以杜门小隐为佳。外间纷传余将入仕途，安知吾用心所在哉！读《诗经·破斧》、《伐柯》、《九罭》、《狼跋》四篇。《诗》之小序，虽未必真出圣门，然汉去古未远，其说当有所授，故后之说诗者，皆循其义，伊川、东莱亦守而不变。朱子乃尽翻前案，以己意悬揣二千年前之用心。今观《汇纂》所录诸家之说，从小序者十之七八，遵朱者不过二三，亦足见心理所同然矣。至于训释名物，异同得失尤多。五十老翁，非讲考据之时，不更论及。

初二日（二十八号） 晴。每日益辑或饗夕飧，皆与尚九兄畅叙，不琐记。饭后用朱笔续录查初白《瀛奎律髓》评语（雪类）。叶华生来谈。张先生五十初度，送祝敬二元。灯下读《文选》杨德祖、吴季重两笺，孔文举《论盛孝章书》三篇，皆以风韵胜。

初三日（二十九号） 阴。上巳，黄霾大风，雷始发声。饭后赴社政会。又至松筠庵，乡人会商治河，公推四人代表赴津见朱经帅，余与焉。看盛氏《经世文续编》直隶水利一卷，为研究之资。大约政治之学，如河漕田赋诸端，载在三通、会典、《经世文编》者，平时浏览不能尽记，但当心知其故，迨用得着时，专门仔细考究，再加以实验，便俱收为已有。质雍来夜谈。

初四日（三十号） 阴。饭后为绍儒夫人诊疾。四钟至乡祠，助赈局诸人公请湖南财政司胡子笏（瑞霖）、邮传部叶玉虎（恭绰），谢其运湘米北来赈饥也。胡到而叶辞。儿辈偶检出《野获编》四函，乃以次阅之，遣此闲中岁月。今日阅第一卷（明天启时秀水沈景倩〔德符〕所编）。

初五日（三十一号） 阴，夜微雨。桃花已开，杏花含苞欲吐，春色绝佳，终日徘徊西圃，颇足娱情。饭后与会兄合拍一照。傍晚同车至致美斋赴李玉甫、珩甫之约。贵绶云来访，别四年矣。致翁氏六妹书，拟接姻女归宁。宝惠廿七抵金陵。复叶少云信。又复汪志恒、伍子厚信。孔道会送敦请书来，公推余任名誉会长。

初六日（四月一日） 阴，寒甚。中丞公忌日拜供。饭后至东城谒徐菊老未晤。因赴农会月朔例会，与硝磺库监督傅维四（字桂航）、管理简迪（字逸先，均湖北人）划定地界，双方立据签字。试验场中红白桃花一望如锦，风景绝佳。出城至嘉应馆诊疾，与隐公畅谈。灯下读《文选》王简栖《头陀碑》，湛深内典，融汇贯通，乃成此沉博绝丽之文。于氏辑注亦甚详明。此种文非注不解。佛经中微言妙旨，触眼惬意，所得又在文章外矣。《维摩经注》有云：“身众缘所成，缘合则起，缘散则离。”“缘”之一字，佛经始拈出，大可补吾儒未发之蕴。余于圣门得一命字，于禅门得一缘字，身心享用无穷矣。

初七日（二号） 阴，寒如季冬。西山大雪积寸许，遥望皆白。因忆祖咏诗所谓“积雪浮云端”及“城中增暮寒”句，为善于名状也。饭后至武进馆访故人薛槐苑（念祖）。又至西河沿孔道会答访薛正清，承认受任名誉会长。又至泰元店答拜庄纫秋。看《野获编》卷一毕。表侄蒋彤伯自苏州来。

初八日（三号） 阴，尤寒，气象殊不佳。批录《瀛奎律髓》一卷。饭后再拜徐东海。至本司胡同存宅诊病，继旭生代请也，吃点心而归。车中看《野获编》卷二。近日诸帅剿狼匪。唯耳闻同治时平定捻匪，以合围收功之说，创议调兵兜合，欲聚而歼旃。不知淮军平捻，乃逼使渡河，蹙之山东海隅，浮海无大船，防河有劲旅，各守要地，匪无所施其飘忽之计，日就穷蹙，遂擒其渠。今皖豫之间，无高山大川可扼，乃恃兵队为围墙。匪以逸待劳，伺机夺路而出，又陷城镇掳财货而他去矣。此匪剽捷过于捻，而各省兵力迥逊于前。如使人陕窥川，将成不制之寇。腹心之患，未可轻视也。《东方杂志》第六期，有《理财学沿革小史》一篇，甚条晰可观，细阅之，遂至夜深始就枕。

初九日（四号） 晴，有风。苓西来访，偕饭于益锸，与会臣昆仲、斌孟博共谈。至本司胡同复诊，归已上灯。看《野获编》卷二毕。曩见国初毁禁书目（姚氏咫进斋本）有《野获编》，在全禁之列。今观此本，了无可禁之处，当是原编叙辽东事，必多指斥。今本出于钱枋补辑。名为补辑，实删节也。

初十日（五号） 晴。清明节。兴味萧然，不止似老僧矣。隐公、会臣、伯葭、经才、景韩、钟三、孟禄接踵而来。遣铭、纶出城至岳各庄为亡友王西岑翁上冢。计算宝惠此时亦在常州祭扫先茔矣。发冯华帅信。儿女在西厅开家塾展览会，陈列手工编织、剪凿各物及文字、毛笔画，颇有可观，特延诸友往观，咸叹家庭教育之善。

十一日（六号） 晴。感冒风寒，咳嗽寒热。城内外均来延诊，车已驾矣，寒噤不能胜而止。庄（麟，梦玉）、庄（严）、庄（荣，永之）接踵来见。午后以车迓彤伯下榻南书室，详讯外家亲戚，丧亡殆尽，至为感怅。作霖来夜谈。接宝惠禀，以河涸不能行舟，竟无从至潘桥上冢，因知坟地不可离城太远。吾归老究在何地，尚难预料，然无论何处，总以葬我于近家十里之内为宜。

十二日（七号） 晴。感冒犹剧，风大而寒，遂深居不出门。作霖昨谈其族兄兰生先生生平讲理学，寿过百龄，作霖犹及见之。曾叩以长生之道，先生谓，平日养心不肯轻动，每夜就枕前，必静坐一小时，收摄心神，使如一泓清水，一尘不起，然后放头酣睡。此外无他术也。先生有《十家语录摘钞》，末附其先人龟巢先生语录。余童时曾见此书，仅二册，今犹能稍忆之。

十三日（八号） 晴。至大德通、恒裕取款。答访思緘不值。遣华升回常运取存件兼接大女归宁，六娘陪嫁陈妈偕行。致五、七弟妇信。又谕宝惠。看《野获编》卷三。

十四日（九号） 晴。门人四川鲍廉澄（湛）来见，考取知事，仍发浙江。饭后思緘来谈。客去写斗方一幅，系清秘阁所求，携赴巴拿马赛会场作陈列品。馀墨可惜，又临宝贤堂坡帖，写册页一开。六钟赴农会，出皇城缺口至本司胡同复诊，开调理方，留晚饭。复至吉祥茶园观夜戏，琴甫作主人，亮生同坐，一小方桌收戏资八元，可为昂矣。谭伶演《桑园寄子》。余少依伯父，老丧爱弟，戏中情节处处触我悲怀，向不肯观此剧，以谭伶故，勉强半出而出。接宝惠信，知大女不能来。看《野获编》卷四。

十五日（十号） 晴。西圃杏花竞放，冶艳绝伦，樱桃花、探春均开，徘徊玩赏不忍去。写联一付，祝梁任公太翁莲涧先生七十寿。灯下读《文选》贾谊《吊屈原文》、陆士衡《吊魏武帝文》。士衡讥魏武功盖寰区，临没乃恋恋于众妾幼子。余则谓人生世上，未有无情者。语其公，则吾夫子之悲天悯人，我佛之救度众生；语其私，则项王之乌骓美人，

魏武之遗言陨涕，皆真情之所流露也。唯大英雄为能有至情，若讲学家枯木死灰，非矫则忍。故情非恶德也，特不可溺耳。接门人黄补臣信，其子（之焱）携来。又接翁氏六妹信。又接次远伯信，随手作复。

十六日（十一号） 晴。午前在乡祠演礼。申刻至湖广馆祝梁太翁寿，任公及罗瘦公烦余演审头。与夫人同车而返。发宝惠信。

十七日（十二号） 晴。乡祠春祭先贤，徐菊人太保主祭，余为引赞，遣襄、纶、懿随班行礼。午餐后步行至社政会。归寓修剪灌溉花木。伯葭来谈。

十八日（十三号） 晴。小门生刘晓沧（汉清）、世侄周甘孙（仁撰）来见。傍晚，陶钵民来，偕至益锸夜餐。归后为助赈局作书，公致吴子明省长，请速堵开县民埝决口。

十九日（十四号） 晴。奎聚五来谢。余将甲辰至戊申日记（余四十一岁至四十五岁）摘其要语，别录成册，定为两编（四十以前为甲、乙编）。以后五年为一编，丁、戊递进，以奄忽之日为绝笔之期。平生志事，颇具于是，恐其或有散失，故自编而存其概。今日为始，摘录二叶半。傍晚，授经同年来谈。邀至益锸夜餐，会臣适自津归，同饭，偕归畅谈，润泽亦至，十二钟乃去。隐公来书，极箴余失。直谅之友，大可感也。即答书谢之。

二十日（十五号） 晴。未刻赴农会，新从农事试验场索来花果蔬菜子种十七类，交小坪分区植之。又移来日本樱花二株。至朗轩处为其三弟诊疾，知朗轩明后日可归。宝惠自江宁归，与会臣、锡兄同饭于益锸。接寅臣亲家信。

二十一日（十六号） 晴。史持叔自湖北来京考知事，留其下榻。周笠航（志恭）为先师周筱棠大京兆通州专祠事来见，并携吕镜宇年丈手书为介。猝闻朗轩令弟济轩逝世，惊悼异常，与锡兄疾驰而往。昨诊疾，不过贼风入经络，半体麻木不仁，而左寸脉即见歇至证轻脉重，颇不可解。初不料未及服药，骤然痰湧汗脱也。朗轩尚未回京，诸事茫无头绪，正值午饭，余举箸不能下咽，坐一时许始行。至东城谒徐太保久谈。又至王殿臣处贺婴儿妇喜。厅事前海棠四大株盛开，万点妍红，目光几眩。余适有密云之行，乃择廿四日备茶点，邀知交赏花，儿辈代作主人，庶几不负此花。丁香、鸾枝亦盛，可谓绚烂极矣。

二十二日（十七号） 晴。密云许叔屏（武进人，因行盐，家于密）请为其兄仲恒点主。仲恒吾门人也，谊不容辞。九点钟乘马车出东直门，许氏遣轿来接，并有王贡臣（天津人）、杨西尧（密云人）二君伴行。三十里至凉河镇午尖，又三十里至顺义县，宿于盐店。县境多稻田。汉渔阳太守张堪开渠引河，劝民种稻，凡数千顷。今呼奴山、东西府、小山镇（皆在县境），犹其遗迹。所产稻米，粒坚洁，胜于南方，足见地力之厚。燕人德张公，立庙祀之，称张相公庙。孰谓北方不宜稻哉？特少张府君其人耳。

二十三日（十八号） 晴。九钟起身，二十里至牛栏山午尖（许氏盐店）。白河、潮河均自密云来，经山东麓，二水合流。又南经顺义县城外，至通州为潞河。午餐后起身渡白河，五十里抵密云县，下榻协廷宅中，与许宅只隔一墙。吊仲恒，哭之。

二十四日（十九号） 阴。十一钟衣冠往许宅点主，陪点者为刘子欣（云南人，家于密，曾任江宁府布理问）、沈春浦（本邑人，甘肃知县），皆故国衣冠。午后登密云西门城楼远眺。潮河本距城里馀，余于辛亥春至县，曾涉焉。今则决破石塘，改道逼城脚。县人补修石塘护城，其旧河身已不可见，唯见茫茫白沙，其厚数尺，大小石萃确，无一步平地，

寸草不生，几疑身入戈壁矣。白河绕城之西，潮河绕城之东，皆自口外来，西南行，更受箭杆河，三河合流以至通州，而北运河淤垫，殆成平地，安能受此巨流！唯有横决四溢而已。许宅住石塔胡同，有石幢一座，遍刻佛像，乃辽时所建。顺义城心亦有一幢与此同。

二十五日（二十号）晴。九钟起身，王、杨二君仍伴行，叔屏恭送于河畔。以前日困于沙石，归途改道怀柔，午尖于县城内许氏盐总店。店掌孙黼臣，年七十二，朱颜黑发，如四十许人。其人生长怀邑，管店事数十年，无功名得失之萦绕，无时局忧患之煎迫，优焉游焉，终身安焉。吾辈处世，适与相反，安得不速老戕生！思之恍然。午餐后行二十里过牛栏山，因与尚敬臣有约，在盐店茶憩，邀敬兄来谈，又至其榷税局小坐始行。又二十里仍宿顺义。怀邑环城远近皆山，柳绿桃红，颇饶风景。县北数里有红螺山，桃杏盛开，极可观。宝惠十年前尝往游焉，惜余未暇也。（《方輿纪要》云，山在县北二十里，似误。）

二十六日（二十一号）晴。十二钟启程，三钟抵京。此行不过五日，而落红成阵，海棠已飘零无色矣。所喜丁香正盛，荷包牡丹垂垂满畦，春色尚未阑也。连日看梁茵林《退庵随笔》二十二卷。其中多切实有裨身世之谈，遵而行之，庶几寡过矣。

二十七日（二十二号）晴。午后至朗轩处行吊。余胞弟三人，无一存者，触景生悲，不禁大恸。与朗久话，上灯始归。

二十八日（二十三号）晴。午后至米市胡同，为刘年伯定调理方。在恒裕略坐。朗、会均来夜谈。花儿市大火，相去十里，而火光烟焰如在目前。次日探之，街南北对烧，毁屋百馀间。

二十九日（二十四号）晴。易实甫、罗揆东、释道阶柬约法源寺赏丁香，为饯春之举。到二百余人，知名之士略备，设伊蒲馔，拍照而散。湘潭王湘绮先生在座，年八十三矣，精神犹健，所举多咸丰朝事，今日之鲁灵光也。

四月初一日（二十五号）晴，有风。华生来谈。未刻至乡祠，乡人公请沈叔詹京兆，余以敬节会领米事及贻来牟查核立案托之。湘人杨时百（宗稷）得杨椒山先生琴，李符曾知之，劝其捐入乡祠，与赵忠毅铁如意为偶，杨君慨然持赠。忠臣手泽留贻，足为吾祠瑰宝。琴黝漆玉轸，其声清越。腹中刻嘉靖八年容城杨氏补修十字，又怡亲王宝朱章。杨君名曰松筠，刻字一段记之。又展观忠愍谏草手卷，稿上标一扣二扣字样，又以墨点分行，细数之，每扣得二十四行。可见明朝题本行款。半席先行，至朗轩处行吊。傍晚出城，至万福居赴持叔之约。

初二日（二十六号）晴。午刻至骡马市送杨济轩殡。随诣三圣庵行礼，素面后赴社政会。以《文献通考》总序、分序廿五篇授宝囊，为国文经制之学，用曾文正《经史百家杂钞》本，令其照钞。复加浦氏古文眉铨评语圈点，分段标意，清晰可读。从前宝惠即用此为读本也。

初三日（二十七号）晴。赴崇效寺赏花。新开数丛，芳艳无可形容。花畔茶坐良久。住持妙慈传衣钵于其徒智泉，黄袍应客，妙慈则着灰布僧衣，为太上和尚焉。智泉俗不可耐。遇易实甫、辛访苏。西来阁廊壁嵌唐碑一方，乃贞元十三年卢龙节度使幕僚王仲堪墓志。嘉庆间，翁宜泉先生（树培。覃溪先生子）得之。夜有光怪，乃贻徐星伯先生（松。两先生皆大兴人），归诸寺中，嵌于壁。徐先生记其事。且据《析津志》，知寺为节度使刘济宅，舍为寺。然则节度牙城在京城西南也。接嵩城叔祖青县信，随手作复。小静园丁香

阑矣，而藤花累累，紫香满架，黄刺蕨亦已见花。吴浩如赠我常州春兰两盆，花开二百馀朵，清芬沁骨。生平爱花成癖，闲居清福真不浅矣。

初四日（二十八号） 阴。隐公来久谈。施孟元在涪州驰书，求为其先祠书额二方。念其二千里相属之诚，即为濡墨书之，交隐公转寄。摘甲辰日记三叶。得江宁督幕信，知江阴因禁香会民变，聚众千馀，击毁县署及知事肩舆。今日地方官极不易为，余曾寄书量婿，劝其辞职。然急流勇退，少年意气方盛时，此言安得人耶？

初五日（二十九号） 晴。师葛来谈。午后答访姜伯亮。至文友堂小坐。晚，饭益错，肴加二品，会臣作主人。藤花瓔珞纵横，撷其全开者蒸糕，清香适口。

初六日（三十号） 晴。夫人率儿妇、丙女游颐和园，八钟即行，余感触，未忍偕也。未刻赴徐花老赏花之约，牡丹四株而已。陶钵民来夜谈，赠余手拓北魏《于纂志》。此志辛亥三月在洛阳出土，石质，扣之作铜声。钵民以六百元得之。书法不减《刁遵》，运笔完实圆劲，如范金，如截玉，乃北碑最美之境。近年开凿铁道，北邙一带，魏齐志碣出土者甚夥，而佳者颇罕，宜此石之足珍也。

初七日（五月一号） 晴。刘嗣伯来谈。未刻吴鹤霄约崇效寺看牡丹，率惠前往。鹤霄邀广和晚餐。作霖来夜谈。大风忽起，念及名花，惆怅几不成寐。前日游崇效寺看花，遇易实甫，诵洪北江牡丹得意句云：“得天独厚开盈尺，与月同圆到十分。”谓以月比花，未经人道。余谓此十四字，无一牡丹字面，而确是牡丹，他花俱用不上。对仗工极，却似不着力，聪明绝世。

初八日（二号） 晴。午刻至福寿堂，为冯、张二姓做媒（润田兄之次孙女许字张子仪之长孙），宴毕至商会赴市政公益会，巡警总监吴镜潭函请入会（本京绅士及各界商人共五十四人），为联络绅商之举。会无会长，总监作主人，推临时主席。散会在恒裕少憩。傍晚至织云公所赴吴总监之约。就枕前，读潘安仁《马汧督诔》，悲郁苍凉，扞之有棱，搵之有泪，真杰作也。曾湘乡剧赏之，不虚也。读此等文，必须高声朗诵，抑扬抗坠，随文之节奏为读之节奏，乃能得其妙处。

初九日（三号） 晴。伯诚侄来辞行。卿和、澍棠侄亦来。润田约福兴居谢媒，未往。未刻访袁劭民于拱卫军军需处，未值。至松筠庵与同乡议水利。滦州周采臣同年（曠）讨论吾乡河患数十年，绘图列说，穷原竟委，了如指掌。其大旨谓，直隶五大河（北运、南运、子牙、永定、大清），皆恃天津三岔口为归墟以入海。河流湍急，尾闾不宣，安得不漫溢为害！从前专注意运道，不惜迂曲迁就，以利行漕，不复顺水之性。百馀年之河患，大半由人力造成。今当裁湾取直，各就水势所利便，浚复曩时引河故道，导使人海。顺其轨，分其势，而河患自平。其言确然可信。写对数件。灯下用朱笔跋《圣宋文选》一段。余前年得此密行小字本，乃从士礼居所藏宋刻全本影雕者，亦甚精整可爱。随意读洪北江先生《卷施阁诗》数十首。寄季申兄上海信。

初十日（四号） 晴。读北江先生《南楼忆旧诗》四十首，中多感触，倍觉有味。诗前骈序一篇，情韵俱深。此道在今日殆成绝响矣。检点旧藏《戏鱼堂》、《绛帖》、《郁冈斋》、《戏鸿堂》诸帖，摩挲玩味，日影遂西。闻三兄患病，往视之。顺访李嗣老不值，携所赠《颜李丛著》而归。袁劭民来答拜。朗轩来夜谈。

十一日（五号） 晴。社会安知今日为端午节乎？沈叔佩（子玖）、郑干臣、张景韩

均来见。干臣熟于计学，论民国财政窘迫之现象，所借外债已达二十二万万，不数月而挥霍净尽，何以为国？未刻至乡祠议各县种树办法。酉刻偕会臣同车至广和居，赴杨绳武之约。发大兄上海信。

十二日（六号） 晴。立夏节。日光甚赤，早象可忧。饭后答访朱伯阳（故友梦霆司马之子），托其带江阴信件。访隐公不值。酉刻至尹署，赴沈大京兆之约。看李恕谷先生《阅史郟视》一卷，论古有卓识，通达事体，非一般理学学究所知也。

十三日（七号） 晴。门人刘岷怀来见。袁幼安亲家来辞行。复门人黄叔权书。晚间正看《恕谷年谱》，忽遭家庭之变，教子无方，何颜更读圣贤之书？愧痛交迫！（次日即知悔，尚非不可救药者。）

十四日（八号） 晴。摘日记三叶半。读《三国·魏志》一卷。晚，至福兴居，赴景韩之约。又上楼赴贻来牟公局。

十五日（九号） 晴。门人吴质钦来谈，述其家变，惨然泣下。摘日记两叶。看恕谷《大学辨疑》一册。恕谷依古本立义，不以程、朱补传为然。修身为齐、治、平之本，而诚意又为正心修身之本。圣经原自分明，程、朱强经文就我，或移或补，乃程门之《大学》，而非孔门之《大学》矣。晚，在万福居请南来考知事旧友。归寓又看《阅史郟视》一卷始寝，彻夜展转不成眠。

十六日（十号） 晴。西圃芍药开矣。起甚晏，徘徊花下，以解昏倦。摘目录二叶。陶钵民来夜谈。客去，看《阅史郟视》数条。

十七日（十一号） 晴。午刻同乡八人在净业湖高庙公请王湘绮、杨时百、曾重伯及湘绮两世兄。宴毕拍照。湘绮年八十有三，上下楼梯腰脚轻健，终席凝然不动。其大世兄年亦五十九，精神似尚不及老翁，禀赋洵有过人者。席间叙及，知湘绮为补行壬子、乙卯两科举人，与先世父同年；又知王俊卿（树楠）尊人亦系乙卯年伯，向只知其祖重三先生（振纲）道光戊戌科南宫第一人，与先大父会榜同年耳；又知王铁珊（芝祥）同年胞叔系丁卯举人，与先君同榜同年。世交重叠，殊可亲也。客去，复与诸君步沿湖滨北行，至城脚，度石桥，踏石蹬，登湖中半岛，观落星石。稻田环绕，泉流清澈，泐泐穿桥下，其声泠然。背城面水，烟树迷濛，不复知此身在长安城内矣。法梧门先生故居傍净业湖，诗龕在焉。一时名士觴咏其中，极承平风雅之盛。今何时耶？俯仰感慨，不忍去。灯下看《阅史郟视》一卷。董授经举季申兄任肃政使，辞不就征。授经悬余驰电劝驾。授经之公，季兄之高，皆足以励污俗。

十八日（十二号） 阴。陆荀友（绥华）来见。萧小虞亲家自津来，留午餐而去。四钟英商卢格斯来访，胡干卿作舌人，宝惠亦出见之。晚，至福兴居赴庄思缄、赵剑秋之约。又至致美楼赴刘庚伯、赵卿之约。归后看《阅史郟视》十馀条。张小松丈来谈。接李搢臣太原信。采涧以瓶养芍药廿馀朵，其大如盘，香袭襟袖。采涧善养花，经其手无不盛放，他人不能效也，岂与花特有缘欤？

十九日（十三号） 晴。新得木板旧拓《戏鸿堂帖》，持校旧藏石刻翻本，大有厚薄之分，抽锋换颖处，亦多掩没。此碑帖所以必求原拓也（不比较不见）。香光于末册特钩刻《澄清堂右军帖》一卷，细玩大有入处，握管作书便觉笔下不同。

二十日（十四号） 晴。一日避器不出门。干鲜果品商会呈请维持营业，由社政会函

致商务总会转呈财政部、顺天府，余为起草。饭后三兄来谈。读《三国·魏志》一卷，合正文、注文逐字细看不遗。灯下写应酬两件。看《阅史邈视》十馀条。李先生谓诚至则行术亦诚，故诚以术而入，术以诚而神，徒诚而愚不可济也，徒术而谄不可为也。孟子曰仁术，其此之谓欤！此数语非头巾老儒所能言也。致史朗存表弟信。卧思古今成败历史，觉天下事断无死局，循环变化，无穷出清新，非人智所能预料。以为可恃，而却不可恃；以为无望，而山回路转，往往绝处逢生。唯人事不可不尽，善因不可不结。故君子不以众人所忧为忧，不因庸人所难而阻。

二十一日（十五号） 晴。干风卷尘，燥不可耐。持叔三应知事试，取列乙等。白仲三、刘孟禄来交两厂欠领米石清单。饭后率惠赴农会，行视畦陇，颇有乡间景象。访会臣久谈，偕至益锡夜餐。看《阅史邈视》卷三论。恕谷极不满于宋制，盖古今大一统之朝，唯宋最为孱弱。愆于五代悍将骄兵之祸，而艺祖复以此攘周鼎，故猜忌武将尤深，子孙遂以此为家法，观于王德用、狄青、岳、韩诸帅之被疑可见矣。一朝武功，无足言者。又杨亿疏论事不责所任而重置官；忧铨拟不允，于吏部外别设审官司。虑议谏或滥，于刑部外别设审刑署。恐命令或失，于给事中外别设封驳局。所言与清末及近年朝局极相似，歧枝架屋，徒为安置私人之地。事愈扰而费愈增，乃知古今秕政如出一辙也。史学之有益如是。正续《资治通鉴》、正续《文献通考》，经世之道备矣（《续通考》乃王圻所编者）。

二十二日（十六号） 晴。罗景湘、李厚卿来谈。饭后赴市政会。宝惠之友赠鲋鱼二尾，以一尾供客，其一则内外共食之。今岁尝鲜第一次也。

诸葛武侯能用度外人，陶桓侯能得法外意，必如此，乃为名宰相。

二十三日（十七号） 晴。董绶紫、黄秋培、姚思岑来谈。邀思岑至益锡午餐。傍晚与夫人同车至德昌，赴润田处会新亲之局。看《阅史邈视》卷四毕。接澜翁及玉山侄信。昨思缄言慈母之爱子，唯自有子女后，始知慈母之恩。余因检震川《先妣事略》共读之，至文末“期而抱女，抚爱之，益念孺人。中夜与其妇泣”数语，共叹太仆此文，真天地间血性至文也。上文又云：“于是家人延画工画，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画有光；鼻以下画大姊。”此数语无一字言哀，不知何以使人读之觉哀痛至于无可加。

二十四日（十八号） 清晨得雨，九钟始止。久旱获此，稍解烦燥，散步西圃，清润怡神。玫瑰及十姊妹新开，鲜妍可爱。花不必大有名，即此无价值小种花，细玩之皆有妙致。戏鸿原拓十六册，由授经向德古斋谐价四十二元，即付价得之。香光钩刻坡公诸帖，无一不精。坡帖之最多者，旧无如晚香堂，新无如景苏园。而陈氏失于圆弱，杨氏失于呆板，皆传苏而失其真者，执以学苏，去之弥远。细玩杨少师《韭花帖》，乃知石庵笔法全出于此。松雪谓得古帖数行，便可名世，不诬也。学者苦不肯专一致精耳。三兄来谈。致刘性庵信，为李府结亲事，托澜翁转交。夫人祝衡宅寿，三鼓犹不归。余坐待之，挑灯作曾伯厚《西山永慕图跋》一篇。吾作文宗旨，叙事以肖其情景为贵，论事以尽其曲折为贵，述情以传其真诚为贵，不规规于模仿也。然文字义法，则不能不求。文无义法，所为叙之、论之、述之者，非冗则乱，不成为文矣。

二十五日（十九号） 晴。将昨跋写送曾伯厚。饭后读《三国·魏志》一卷。八钟至水磨胡同访铎尔孟君，铎君已译治《毛诗》毕，复治《周易》。自云从河图数中悟一部《周易》，已确有所见，尚未能以笔舌传之。自信更钻研数年，必可发三圣人不传之秘。铎

君治经甚专，眼光尤敏锐，将来必为经学巨子。中外棣通以来，一人而已。铎兼服习中国词曲，《琵琶》、《西厢》、《拜月》、《还魂》、《长生》之类及李笠翁诸种，皆取而译之，传诸欧洲。平日宴居，袭中国衣冠，俨然儒者。畅谈至夜深始别。

二十六日（二十号）晴。郭琴石、萧隐公来久谈。读《魏志》袁绍、袁术、刘表传，颇悟文家义法。余于陈志史法文法，所得甚深，当别购一本细评之，传为家学。门人朱楚白缴还所借《明史稿》，余因论近人颇不满意于《明史》，楚白云史家据事纂辑，实无甚轩轻。除四史及欧史外，自《晋书》至《明史》，其中志传之佳者，尽有步趋《史》、《汉》处，只缘《史》、《汉》家弦户诵，其文多脍炙人口，陈、范二史已不甚传诵，其余诸史，勤学者不过浏览而已，安能领略胜处？未可轻下断语，谓其不佳也。说甚有理。

二十七日（二十一号）晴。饭后至十刹海汪生（世珍）处，遍观家藏字画，悬余品真伪，定价格。所览几逾一百件，真者仅十之二三，且多宋元名人墨迹，可观者三四件而已。朗轩来夜谈。近日每日来客必有五六人，皆有所求而来，余疲于酬对，气喘神销，真第一苦事。拟杜门谢客，以葆孱躯，虽以此蒙怨招骂不恤矣。接季申四兄信。又接刘性庵复信。发季兄信。

二十八日（二十二号）晴。小满节。门人周义君（礼）来见，新以滕县知事记名观察使。两钟偕干卿答访卢格司，晤谈一小时。顺至干卿处小坐。史筱坪自蓟县查事回，来见。晚，至醉琼林赴张子瑜之约。雷电交作，雨仅洒尘，久旱得雨之难如此！接大兄信。

二十九日（二十三号）晴。作霖送鲋鱼二尾。午刻至广和居赴刘益斋前辈之约，专为尊翁诊病也。饭毕赴农会特别会。精诚生智慧，一诚可抵百巧。晚，福兴居赴持叔之约。归后案头有《新旧唐书合钞》，随意读韩滉、张延赏、李泌三传。沈氏《唐书合钞》及彭氏《五代史注》，津逮学子，真无量功德。使吾三十岁前能得此二书，所得必有大过于今日者。吾生平所得，以史学为最多。论事识见，议事疏牒，幸不为朝野轻鄙者，皆史学之力也。今未老而衰，百无一望，所望于儿辈者，史学家传耳。妄想儿辈用功，除《论语》、《孟子》、《通鉴辑览》（正续《资治通鉴》太繁重，未易尽人毕业。此编繁简得中，可以代之）普通应熟读外，拟分为六家：有愿受吾《三国志》学者为一家，前后《汉书》为一家，南北八史为一家（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史、北史，虽名目甚多，若专一贯串，其实不难），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为一家，《明史》为一家，有清一朝政治掌故为一家（此最难，因无统系专书耳），专精融洽，左右逢源。此愿获偿，则一堂之内，史学彬彬，使海内名之曰“史学恽家”，岂非人生大快事！文友堂以《永乐大典》三册求售，一儿字，一仓字，一队字兑字，每册索价八十元，前后副叶俱为人裁去。此中国大骨董也。

五月初一日（二十五号）晴。董冰如来谈。晚至中华饭店赴余幼清、菽明侄之约。为刘伯中写斗方一叶（艺侍亡友之子）。近来用笔转换，遂无扁缺之病。

初二日（二十六号）屡次风云作阵，迄未得雨，炎燥可畏，遂不出门。写折扇一面，赠琴甫。临戏鸿本《韭花帖》，悟古大家作书皆笔短意长。以此意习苏字，又进一关矣。淄川毕绍臣（效先）来见，东河先师之孙也，丰台登火车，坠而伤足，养病卧旅店，穷不能归。今日拄双杖而来，状甚狼狈。先以十元赠之，再为筹集川资，使归故里。师门零落，式微极矣。贵寿盥来谈。步行为国乐臣诊病，因贫而病势不可为，对之惻然。接朗存表弟

江宁信。为季申兄起呈稿，请假一月，交思緘代陈。灯下用朱笔校《倚松老人集》，宋饶节著（僧名如璧），江西诗派也，系陶钵民所藏南宋楼钞本，与沈子培丈新刊景宋本对校。今日校七叶。吴筱岩先生自南来。

初三日（二十七号） 晴。晨闻鸟声，雨有望矣。周义君偕其弟树声（振先）来见。饭后校《倚松集》上卷讫，作跋一段。晚凉至恒裕一行。朗轩来夜谈。庄心安丈寄赠尊人卫生方伯文集两册，《维摩室遗训》两册。遗训乃哲嗣摘录家书语也。两日看毕，多阅历深切之谈。方伯每自恨无知人之鉴。余性坦率，以忠厚之心待人，尤易受人欺。故知人知言，圣贤以为难。

初四日（二十八号） 阴，狂风怒号，有发屋拔木之势。无处不积尘寸许，令人动江乡之思，甚非好气象也。思緘来谈，即刻附火车南旋，致刘性庵信即托思緘带交。傍晚至安福胡同访王聘卿畅话。因出城至醒春居赴陶宝如之约。风撼小楼，岌岌摇动。归后清理账目。世侄王骥卿（骏彝）来见。

初五日（二十九号） 晴。天中旧节，晨起祭神，午刻祀先。世局虽变，祖宗留遗之家礼，乡里相传之风俗，不可废也。彤伯表侄至内助祭。濮卿和、吴德波、苏敬斋、胡荃孙、程孟常，宽仲、树棠两侄均来拜节。饭后至小苏州胡同拜节。顺道至汪家胡同预祝衡子惠夫人三十生日。读《通鉴》晋惠帝、怀帝纪。

初六日（三十号） 晴。刘益斋、瞿肇生两同年、顾安期来拜节。饭后偕张先生、彤伯，率惠、襄游城隍庙，在茶棚茗憩，有幻人张幕，但见人头置方几铜盘上，而不见其颈以下。头能动，能言，能吸烟。细察之，毫无破绽，不知其操何术也。宝襄检理旧藏字画多至百馀件，皆余二十年节减薄俸所得，虽不能超群拔萃，自信却无赝品也。灯下作朗轩所藏沈文肃密疏手稿后跋，合五百字。入夜狂风复作，天骤冷。临睡大呕。

初七日（三十一号） 半夜梦醒，闻檐溜直泻，风声雨声并作，心神快然。竟日沉阴寒甚，御棉衣两重。闻西山雪甚大，夜呕之后萎靡不能支。饭后写疏稿跋两叶半。搁笔后随意倚枕，遂入梦乡。气坠久不愈，近更中气不足。余平生颇有得于安命之学，然歆羨冀幸之念，尚不能无。非将方寸间打扫清净，终无以处斯世也。

初八日（六月一号） 阴。未刻至农会。又祝顺承郡王讷乐庄寿。朗轩十钟来夜谈，坐一小时而去。接姜伯亮信，随手邮复。接沈叔信（湛钧），其子（育仁）交来。

初九日（二号） 阴。益斋前辈偕其友杜韵山来就诊。未刻赴市政会答拜周笠航，归后微雨，入夜又雨。随意读《旧唐书》张镒、萧复、姚令言、张光晟诸传，篇篇佳妙。世人震于欧、宋大名，无人能读旧史，南宋后几亡其书。司马、范二公修《通鉴》，独用旧史，其识卓矣。

初十日（三号） 晴。周笠航来谈。饭后至东城谒见史姻伯母（五弟妇之母。仲屏姻伯又与先君子通牒至交）。与震九久谈。夜，饭于益锸，其东家金志锐作主人。偕会兄同车返寓，话至更深始去。车中看《通鉴·晋怀帝纪》毕。校《倚松集》廿馀叶。接刘性庵回信。

十一日（四号） 晴。豫年嫂因墓田事来商。饭后毕世兄扶杖来别，交去徐相国助银二十元，又提公款送旅费二十元。客去，与持叔、彤伯游城隍庙，观秋千戏，离地三丈馀，代为危险。买砖制塔屋桥亭及各色小泥人，置之盆石间，颇饶幽致。归后校《倚松集》十

馀叶。夜，至便宜坊赴锡兄之约。寄性庵快信。

十二日（五号） 晴。校《倚松集》讫。余所藏沈氏刻本亦借以校正无数内典，所谓利己利他也。饭后顺邸见顾，晚凉因诣邸为福晋复诊，留晚餐，宾主二人相对至两小时始吃饭，疲苦极矣。写匾额二大件及对两付。

十三日（六号） 晴。周树声来见。目红不便观书。饭后招会兄来谈。坐至黄昏，同赴益锸，冒雨而归，天顿凉爽。《维摩室遗训》有一条云：检张公馆书籍，见皋文先生手钞手批之书，数十百本，皆是蝇头小楷，五色齐备，字皆精金美玉，圈点直横，朱光晶莹可爱。装之适得一书箱。一生精力，毕萃于斯。人品尤尊严可敬如此。鼎曾见皋文先生手批《昭明文选》，归族叔祖叔畚先生，存吾兄孟乐处。乙巳冬，兄居放生园，不戒于火，此书化为灰烬。余屡思照录评点，因循未果，至今思之可惜。其圈点用色凸起而有光，诚如卫生先生所言，老辈用功精严类如此。吾兄季申亦善用朱，皆凸而有光，曾以调朱法授余。今日少年知此者鲜矣。接性庵回信。

十四日（七号） 晴。饭后赴社政会。写应酬数件。

十五日（八号） 晴。先世母吕夫人生辰拜供。夫人率成儿附晚车赴津置买物件。程伯葭自沪来，偕至福兴居赴朗轩之约，濒行呕吐，归后甚不适，心绪烦故也。

十六日（九号） 晴。一日困倦不胜，依枕即昏昏入梦。目红又发。接大女信。

自十七至二十日失记。

二十一日（十四号） 阴。丙女适天津李氏，须赴津送亲，今日在京过礼，延请亲友，到客二百余人。戌刻祭祖，叔明、宽仲、澍棠三侄均助祭。

二十二日（十五号） 晴。夫人率惠儿早车行，余携丙女晚车行。男府预备公馆在旧北门内双井，犹忆癸未年小山族曾叔祖寓此，余礼闹回避，偕澜笙曾叔祖出都过津，下榻于此，距今三十二年，当时设榻之地，尚仿佛记之。雪泥鸿爪，回首恍然。王心泉、袁锡三均约赴津。

二十三日（十六号） 晴，天气亢燥，屋浅无檐，阳光内逼，烦热殊不可耐。午刻过妆，仍请刘性庵、李符曾两君作媒人。

二十四日（十七号） 晴。天未明彩舆即来。新郎亲迎。黎明发轿。十九岁爱女一旦属人，未免惆怅，夫人哭尤痛，难怪其然。亲翁李嗣蓂前辈虽盐商巨富，却无骄豪恶习。婿名宝训，字典臣，年十七岁，颇有儒素家风。午后嗣翁来拜。申刻余率惠儿诣男府道喜，兼省女。夜早眠。天津风俗颇恶，余与嗣翁商酌，一以北方普通礼行之，不甚依其俗也。澜翁邀第一楼晚餐。

二十五日（十八号） 晴。湘潭王湘绮盛称萧子显有史识，余因携《南齐书》至津细读之。中有二事识议最警。一为太祖本纪总论，谓自来开创之主，皆是运会使然，并非素有其志。文有云：“魏武初起义兵，所期征西之墓，晋宣不内迫曹爽，岂有定霸浮桥？”又云：“权道既行，兼济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难以假人；群才戮力，实怀尺寸之望。”“虽至公于四海，而运实时来；无心于黄屋，而道随物变。”此数言，足该千古之局。今日何独不然。一为褚渊、王俭传论，文云：“粲既死节于宋氏（谓袁粲），而渊逢兴运，世之非责渊者众矣。臣请论之（中略）。魏氏君临，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官成后朝。晋氏登庸，与之从事，名虽魏臣，实为晋有。故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习为旧准，羽

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中行、智伯，未有异遇。（中略）夫爵禄既轻，有国常选。恩非己独，责人以死。斯故人主之所同谬，世情之过差也。”此论自儒生观之，诚不可为训。然局势所结，实是如此。持是以观有清末季，用人一循资格，贤智戴愚不肖于上，而末由自伸。授官悉出援引，虽拜爵公朝，无一不受恩私室。加以鬻官如市，幸门大开，载宝而来，如愿而去。彼之为显宦者，或以积资而得之，或以钻营而得之，或以贿赂购买而得之。遍列中外，无一人出于主上之特简，欲望其感恩殉国，槁饿首阳，必不可得之数也。然则子显之论，岂非烛照之明镜，警觉之晨钟乎？真古今未经人道之痛论矣。

二十六日（十九号） 晴。午后出门谢媒人并访数友。晚至聚庆成赴万有号之约。

二十七日（二十号） 晴。晨遣彩舆接丙女回门，甚有得所之喜，为父母者心慰矣。午后五钟始接新婿，见礼款待，李幼安、绪雨孙作陪，盖用津礼也。晚饭后至中华园听女落子，万有作主人。

二十八日（二十一号） 晴，稍凉爽。夫人迁寓大安栈，将公馆交还男府。余率儿妇辈附晚快车回京。劳民伤财，为父者应尽之义务如是而已。朗轩来夜谈。

二十九日（二十二号） 晴。夏至节。气坠不能兴。薛正清、吕选青来谈。客去，遂惫卧终日。读《通鉴·晋怀帝纪》毕。慕容开国，即知网罗物望时英，睹此一端，便决其必能创业。自古及今，不注意物色人才而能开国者，未之前闻。《庸言报》登余所著《崇陵传信录》，于第五期一次录讫。此报闻销及万册，可借其力以风行矣。

闰五月初一日（二十三号） 申刻雷雨交作，连宵达旦。中夜闻檐溜声，魂梦俱清。此为甲寅年第一次甘澍也。

初二日（二十四号） 黎明犹雨，竟日轻阴。前用寸楷写张茂先《励志诗》，为家塾影本，因事辍笔，今日凉爽，补写两叶半而毕。余此书纯从结体上着意，分行布白，相生相让，完整停匀，童子习之，当无弊病。傍晚至三兄处久坐。读《通鉴·晋愍帝纪》。时局至此，虽管、葛亦无能为力。琅玕不救中原，颇为后世所讥。然此时江东内难未平，兵力又弱，无救长安之败，根本反致动摇。晋元之慎于出师，固与梁元之坐视父兄覆亡，厥罪有别矣。

初三日（二十五号） 晴。夫人早车回京。饭后至润泽处行吊，至松筠庵乡人会议河务。滦州周采臣同年绘顺直五大河简图，支干分明，一目了然。又至天福堂赴董润泉之约。

初四日（二十六号） 阴。贵寿云来谈。饭后至涛贝勒、朗贝勒、顺承郡王诸邸答谢。归途访会臣久谈。读《通鉴·愍帝纪》讫。古今帝主坐降者，秦孺子婴，蜀后主，吴归命侯，晋怀帝、愍帝，（后）晋出帝，宋徽宗、钦宗以及十六国、十国中诸国主，其能善终者蜀、吴二主，宋初降主而已。固知金哀宗、明怀宗之死社稷，为最得其正也（隋末元末群雄不足数）。

初五日（二十七号） 晴。同乡公推余及周采臣、王铁珊、冯公度赴津，会同李嗣香、李（原稿此处缺一行。——整理者注）。下榻德义楼。两李君来访，斟酌办法。夜半雷电风雨交作，乃将四方久积之热气全数驱入楼中，故屋外飒然生凉，屋中反闷热过于平日，汗出如濯不能眠。洋楼不如中国平屋之适，于此可见。吾友铎尔孟君谓中国屋冬暖夏凉，

大胜洋楼。诚然，诚然！无如洋迷者之不恤拂其性也。

初六日（二十八号） 阴。巳刻即起，二侄妇挈升孙来楼问起居。李嗣翁邀至饭楼午餐，晤蒋艺圃前辈。饭毕六人偕诣交涉司公所谒朱帅，面陈来意，拟求朱督会同沈京兆合词呈请设顺直水利分局，特简局长以固机关而一事权。朱颇以为然，唯沈大京兆方以顺天府二十县脱离直隶而独立（割文安、大城、宁河、保定四县归直隶），两方正争权限，未肯协而谋之。沈氏不量力度势，贸贸然为独尊之谋，举数百年前人所不敢分者而分之。不知我二十邑之收入，决不能供一省之用，境内河道，尤非独力所能举，将见其日入穷途而已。妄人争权攘利，自贻伊戚，我二十邑乃受其害，可恨可伤！，开县河务总办马薛在座，皖人，在直隶五十年，于全省水道言之甚晰。朱督留饭，力辞之。谒澜翁久坐。至李处视丙女。又偕嗣翁同车至符曾处，补贺嫁女喜。澜翁来，同至德升楼晚餐，余作东。刘履贞约广兴里新红班花宴，辞之。

初七日（二十九号） 阴。接二侄媳、丙女来楼作半日畅叙，午餐于饭楼。两钟后附快车回京，挈升孙先归，澜翁、玉山侄送至新车站始去。余与公度独占一头等车，舒快已极。新买西北角崇氏之屋于今日开门通过。

初八日（三十号） 阴。竟日不出门。持叔南旋，为作丁文槎信（江汉关监督兼交涉使），遣宝襄送至车站。晚凉可喜，偕张、袁、蒋及惠至龙海轩晚餐。夜雨。接量能夫妇信。

初九日（七月一号） 晴。饭后至农会议事毕，循行阡陌一周，雨后新绿，满眼蔬谷怒生，清风徐来，胸襟舒畅。会中设菜点，皆畦间产品也。出城为（原稿此处缺一行。——整理者注），甚苦。会、朗均来夜谈。余熟于晋宋间事，而于萧梁一代则不甚记忆，因辍读《通鉴·晋纪》，改从《齐东昏侯纪》看起。

初十日（二号） 阴。午初至万寿西宫为张润泽胞伯朴灵点主，盖自乙未年至今，余为张氏点主六次矣。设宴甚佳，饱餐后趋至十刹海会贤堂，与李、周、王、史、冯五君会齐，偕谒沈大京兆，以所求于朱帅者求之，沈公亦以为然。微雨遂出，顺路至农会，定星期日公请大京兆之局。半日间由极西南至极东北，奔驰往返，殆及四十里矣。会贤堂前茶棚栉比，男女杂沓，恣为冶游，湖影花香，变为桑间濮上，风俗之敝，一至于此！礼教之防尽撤，欲求久安长治得乎？自吾有生以来，尹京兆者推周小棠、陈亦舟二公，盖赵、张、二王之亚，而小棠先师（壬午乡试监临老师）慈祥岂弟，遗泽尤长。师歿后，曾由乡前辈呈请，在通州建立专祠，地方官春秋致祭。民国肇建，祠为州议会所占，几于毁堂撤主。先师从子笠航世兄（志恭）来谒，且携吕镜宇、邵伯英两年丈手书，托余料理保存，由余领衔具呈顺天府，请为保护。今日得沈大京兆批复，极致尊崇，并出示飭通县格外保护。从此樵樵不犯，胖蚤长存，或稍申崇德报功之诚乎？晚颇凉爽，珩甫来谈。读《通鉴·齐东昏纪》讫。

十一日（三号） 晴。何颂耆、罗镜湘来谈。排谢客单，遣宝懿谢南城西南路。伯葭来夜话，多肺腑之言。程松园盛称戏鱼堂本《东方像赞》。检吾所藏戏鱼，有《黄庭》、《曹娥》而无《像赞》，或潘氏刊单行本乎？戏鱼中《官奴帖》，精神远出戏鸿、快雪上。鲁国《祭侄文》，余藏有明罗一峰刻本，持校戏鱼，各有胜处。

十二日（四号） 晴。

十三日（五号） 阴雨。社政进行会开两年纪念大会，重举正副会长。副会长李五丈宣布辞职。饭后至农会公请沈大京兆，相与循行阡陌间，公宴尽欢而散。闻教员兼园艺科史筱坪归山西仓头镇，在阳高下火车，易骡车而行，途遇劫寇，枪伤两腰甚重，退回阳高，发电求救，遣堂役王春驰往接之回京，入医院治创。世途荆棘，可畏可叹。前朝专制时代未闻有此也。

十四日（六号） 阴。惠、纶、懿同出，分头谢客。子咏过谈。山西人乔某介董簧峰同年来，求为其子诊病。思緘傍晚来，偕至益锡晚餐，思緘作主人。饭后三钟至电灯公司，与王、周、史、冯四君会齐，偕诣国务院谒徐相国，为急救吾省水患设立水利局事，未得快语解决。吾辈特尽心力而已，天时人事固无如之何也。

十五日（七号） 阴。傍晚雨，滴沥达旦，凉爽如新秋。闻江南酷热，妨眠食。北方即苦热，入夜无不凉者。两日不出门，读《通鉴·齐和帝》讫。周小棠师祠事办妥，因作书复吕、邵二丈。文六舟自江南来，谓我消瘦特甚。余亦对镜自知之，盖心神不定，体气断不能壮健。此当治其本耳。

十六日（八号） 雨至午方止，凉甚，须着夹衣。存懋亭（德）介衡亮生来求诊。薛正清冒雨来商孔道会事。四钟至禁卫军司令处访冯华帅，适仲鲁、康侯均在座，久谈而出。朱经帅来拜。读《通鉴·梁武帝纪》一。

十七日（九号） 晴，傍晚雨一阵。门人涂璧垣（景瑜）来见。二钟至乡祠，与刘、王、史、冯诸君公请冯帅，终席而去。至北城豆腐池胡同访效述堂，为其次子六舟转圜。读《通鉴·梁武纪》二。近来心为境累，郁郁不乐，肌肉瘦削，毫无萧闲之趣，仍是见理不明、信命不笃耳。若见得到、信得定时，随遇而安，何人而不自得，乃长此戚戚哉！

十八日（十号） 竟日微雨如毛。效述堂来谈。饭后至孔道会欢迎冯帅，余读欢迎词。

十九日（十一号） 晴。存懋亭来复诊，病减十之七八。延医十余人，药方数十纸，大致皆平肝滋水剂也。余独以两手脉皆弦，直断为寒湿内着，以附桂治之，竟服三剂而大效。此服膺长沙先师之功也。饭后访隐公久谈。隐公劝余自守，勿为过度之营谋。真能爱我者。闲懒太甚，不病而衰。于是斐然有述作之志，抒我抱负，遣此光阴。曩见梁任公所著《管子》、《王荆公》（《中国六大政治家》第一编、第五编），叙一人生平之事，而举一朝之时事、百年中之大局悉纳其中，穷原竟委，旁见侧出，为史家开一新世界，真不愧一通字，读而笃好之。第二编为《商君》，乃顺德麦孟华著，已不如两编之闳深肃括。第三编为《诸葛公》，乃李岳瑞所著，叙次简略，议论平浅，于忠武精神，十不能传其二三。好题目无好手笔，大是可惜！至于第四编之《李卫公》，乃功名家，非政治家，亦出于李氏之手，其无聊更不足论矣。余治《三国志》三十年，颇能窥见诸葛公之伟略，而旁见侧出及无字句处，所得尤多，决意继管、王两编，别撰诸葛忠武侯专传，不特侯之学术勋业将以此传之，即余半生所抱之浅识，亦将以此传之。今日起手撰第一章。发议处自抒胸臆，不作骑墙门面语，庶成一家学说。

二十日（十二号） 晴，热甚。饭后挥汗著书。晚饭后至第一舞台观剧，剑社作主人。局面宏敞而戏不佳。

二十一日（十三号） 阴。饭后大雨，冒雨至保卫局（即在农会中）公请冯帅。宴毕拍照。绕至东城谢客。上月廿一日来客二百余位，扫数谢讫。归后又雨。读《通鉴·梁武

帝纪》三。

二十二日（十四号） 阴晴不定，时有微雨。饭后著书。会兄来谈。灯下写字。

二十三日（十五号） 晴。饭前著书，儿辈虽多，无一能代笔缮写者，大是苦事。饭后至农会，三河马为离献区田法，余特画地一畦为试验，今观所种（原文此处缺一行——整理者注）才二尺，穗不过初结，相去悬远如此。其法去年冬至前两日，择谷种之充足者，贮瓮中，用布蔽口，掘地五六尺埋之（冬至一阳自地出，使饱受地中阳气），次年春分节取出播种。田土亦于冬至时翻松，内布粪料，每隔一垄，相距尺许。种后灌溉仅需三次，盖谷种阳气充分，一益也；所种每隔一垄，使地力完聚，二益也；用旁垄之土厚壅谷垄，根得厚蔽，燥气不易入，风不能摇，三益也；旁垄较低，可留雨雪，土脉腴润，四益也。就表面观之，十亩之地间去五亩，似乎吃亏，然结穗长而足，收获可早二十日，五亩可获十五亩之粮。明岁换耕旁垄，收获之丰必相等，其为利大矣。余嘱园艺科诸君详著为说，并所获之穗，上之农工商部、顺天府，并传送各分会，使农夫知所取法。此本计之最有益者。散会至羊肉胡同访吴印臣久谈，见有赵惠甫先生所著《淳化官帖考》，考订极详确，借归细阅之。归寓伯葭在此，畅谈至亥正始去。

简园艺科郭琴石君

区田成效可观，此吾会第一次优绩，最足欣慰。请吾兄特著一说，所有储种、翻土、分垄、布料之法，言之务极其详。至日期之早，收获之丰，必须详记其日数、石数，以为比较。弟拟俟成熟日将区田之谷及非区田之谷各摄一影，著其真相，列为图，以铜板翻印多份，与区田说并付排印，分致各县，传示乡农，为吾乡兴一大利。吾兄必乐于从事也。

二十四日（十六号） 晴。饭后赴市政会。至双鞦胡同为二侄女诊病，水獭胡同为存懋卿诊病。归后汗透衣巾矣。夜雨。宝惠赴津接丙女。

二十五日（十七号） 晴，热甚。丹云丈来。作书致征收局长吴亮叔，以节敬会房契呈验，缘诸契仅盖有顺天府尹紫花印，未经两县税契也。挥汗如雨，不能构思著书。思緘、润泽均来谈。午刻丙女归宁到家。夜复雷雨。接江西盛少怡表叔信。读《通鉴·梁武纪》四。常州人谓配合丸、散、膏为割药。閤，閤字读如割，乃知方言亦有所本。龙溪与邓子和书云：吾誓于此学自分作何承受，此生自分作何结果。二语最要，即所谓立志也。余半生悠悠忽忽，一事无成，正坐此耳。

二十六日（十八号） 黎明大雨，竟日濛濛如织，阴湿异常。天骤凉爽，著书甚多。写对写扇。伯葭来谈。夜半复雨。

二十七日（十九号） 阴，雨如牛毛。盖天空湿气所成，乃雾而非雨也。见火车烟囱之烟，距车不及丈，即散漫下覆地平，对面不见人。此空中雨湿之气，迷漫四塞，烟气为所压遏，不能上升，遂散而下覆。然则吾人在气交中者，其可以堪！饭后赴社政会改选正副会长。会员到四十五人，全体起立，坚请余及李丈连任，无庸写票改举。余力辞不获，拍掌之声如雷，只可就职。又票举评议员，宝惠得四十票，居最多数，为评议长。归寓著

书，觉倦甚，酣睡一小时，起读《三国志》周瑜、鲁肃传以抒胸臆。

二十八日（二十号） 竟日阴湿。存懋卿来复诊。景佩珂来问史馆旧章。朗轩来作半日谈，晚饭后乃去。客去著书六百字。写扇两柄。

二十九日（二十一号） 天竟畅晴。门人朱楚白新署博野令，来见。饭后率惠至农会，为定界事，朗轩来参观。归寓，伯葭来而已去。灯下著书。

三十日（二十二号） 晴。发适翁氏六妹书并寿礼。饭后朗轩来。傍晚，偕锡兄至西长安街馀庆浴堂洗浴。灯下著书。两日论诸葛公杀刘封、马谡、彭义、廖立，自谓独具只眼，深达时势。接梁叔庄湖南书，史持叔湖北书。

六月初一日（二十三号） 晴。挥汗著书。凡诣我以谋请托者，概谢绝之。吾自为谋且乏术，何能为人谋乎？炎蒸如此，不如坐话兰蓀中还读我书。其尤奇者，镇江张君，与余无一面之识，无一刺之交，贸贸然登门造请，求为谋事，真天外飞来矣。报纸谓京师今日成一高等流氓世界，言虽谑而甚确。士风若此，世安得治？饭后至灵清宫访张珍午前辈，遍走不得其门。狂风骤雨忽至，横吹入车中，冠衫尽湿，疾驰而归。灯下仍著书。

初二日（二十四号） 阴，午雨，又急雨一阵，拟趁凉著书，未一叶而心跳，遂搁笔。随意看毛对山《墨馀录》消遣。接吴允森广西信。思缄偕朗存表弟来访。季申四哥被任为肃政使，力辞不至，可以风旧朝一二品大员矣。

初三日（二十五号） 竟日雨忽大忽小，潦象成矣，若再杂以河患，则吾省岌岌可危。午前著书。钵民赠磁州一带新出土魏齐碑志六种，皆铁路掘土发见者。磁州古邺郡也。诸志咸有古致，唯魏《张猛志》劲挺秀茂、合虞、褚、欧阳而一之，真名刻也，爱玩不忍释手。因为钵民跋《张猛龙碑》及《石鼓》。五钟至织云公所赴内务部朱总长之约。宴毕，兼有电影娱宾，余以道远泥泞先行。雨骤至，抵家水深数寸，肩驼入内室。

初四日（二十六号） 晴。著书。绍兴俞氏子介林耀庭来求诊。疾已不可为，姑开一方而去。存懋卿来复诊。五钟坐人力车谒赵次山年丈，略谈史馆事。至庆云楼赴衡亮生之约，十一钟归。

初五日（二十七号） 早晴，著书。五钟顺邸以马车迓诊。归寓雷雨忽至，顷刻水深数寸。久雨之后忽起西北风，彩虹明彻，或可畅晴。

初六日（二十八号） 晴。至贤良寺为内姊思缄夫人送行，留午饭。饭后偕思缄夫妇、采澗夫人，率丙、恩两女至山本照相馆合拍一照，与夫人同车而归。著书一页半。接丁文槎汉口复书。王尽初赠虎耳海棠两盆，乃亲手分植者，花叶皆似秋海棠，色亦幽艳，但花瓣较小，略具耳形，故以此名。所大异者，秋棠喜阴湿，此则喜骄阳，日愈曝则色愈妍，叶愈肥，因节令不同，故性情迥别。中国改用阳历，不特农家无所适从，即花鸟亦违其生性矣（如《月令》所载禽鸟）。此孙、黄无意识之举动，所亟当厘正者。宗室溥哲臣（濬）来执贽（原稿此处缺一行。——整理者注），遂执弟子礼。

初七日（二十九号） 晴。接开封适顾氏表姑母信，穷困去乞丐不远。惻然伤之，由邮局寄去洋五元，以救目前。热甚，挥汗著书，精神所寄，不觉炎蒸也。晚至泰丰楼赴哲臣之约。夜热甚。

初八日（三十号） 晴。午前会男女客各一。饭后出城，吊刘燮臣之丧。至恒裕取款，润田唤瑞记制六肴留饭。归寓伯葭在蓀，畅谈至夜分始去，遂未著书。与伯葭论时事，感

慨歔歔。“已卜馀年见太平”，诵放翁此句，尤觉悲来难遣矣。为伯葭题清於女史花卉大直幅。女史为南田公族孙女，世谓为公之女，误也。书画皆酷摹瓿香馆。作伪者以其为女史，前款多仿闺阁体，此由未尝见真迹耳。余展卷辄能辨之。夜热甚。闻上海热至一百零八度，必有喝死者矣。

初九日（三十一号） 晴。随意看采润新买小说书，因循遂度半日。未刻率宝惠至乡祠赴同乡之局。晚饭后大雷雨，顿祛酷热。写屏对五件，著书二叶。

初十日（八月一号） 阴。饭后赴农会，与宝惠出城至恒裕晚餐。八钟至第一舞台观剧，润田作主人。坐位既远，人声又哄杂震耳，以致台上唱白全不相闻，楼上下座客甫开台即满坑满谷，而来者犹接踵，俱扫兴而去。此台戏价极昂，包厢仅容八人，价至十二元；二层楼散座每人一元五角；楼下九角；若六角、三角者则在三层楼上高据题颠，视听皆不适。以较四十年前人费一千三百文（合洋一角一分），即可静聆程长庚、徐小香一曲者，竟加至十四倍，而人犹踊跃若此，富耶贫耶？明眼人当能参其消息也。余记之不惧琐屑，盖于世界有无穷感慨云。十二钟归。

十一日（二号） 晴，傍晚忽又大雷雨一阵。黄秋培来见；余力劝作归计，不听也。饭后至法源寺王书衡处行吊，至沈封丈处诊疾。赴社政会。

十二日（三号） 阴。午刻至净湖别业公局，波光林影，绿盖红衣，可以避尘，可以消暑，凭栏远眺，如入画图，其地胜江亭十倍。又步游汇通祠。微雨如织，乃归。傍晚至长安饭店赴杨云史之约，西餐劣甚。复江西盛少怡丈、广西吴允森信。

十三日（四号） 晴。贵寿云、唐一庵来谈。饭后坐人力车至水獭胡同存处诊疾。思緘、朗轩来夜话。夜半月明而雨。接常熟六妹回信，邮件已到，江南苦旱，且有蝗灾。今年秋收无望，南顾蹙然。大兵之后，继以凶年。民间困苦已极，而一般聚敛之臣，呕心挖胆，设种种苛碎恶税以朘削之。天生此辈，制造大劫，乱生且未艾矣。奥地利与塞尔维亚构兵，德、法、俄、英各有所助，欧洲竟成大战场。若兵连祸结，将牵动全世界矣。茫茫天意，不知作何归结。复门人宋春伯信。

十四日（五号） 晴。四壁花浓，此心颇适，静坐写册页两叶。六钟偕锡兄、惠儿在泰丰楼晚餐，并邀朗轩。饭毕同至大观楼看电影。接开封顾表姑母回信。德与俄、英、法、塞诸国构兵，青岛集兵屯粮，为战争之备。德官下令戒严，取缔中国居民。前朝大老之建屋置产，营此窟为桃源者，皇皇然皆须迁出。己不能自立，寄人篱下以求安，宜其吃苦也。吾向来宗旨，极不以托庇外人为然。不但青岛，即沪上亦非善地也。请拭目以观其后。

十五日（六号） 晴。写册页。会兄来久谈。刘叔南同年来访，畅论陕西近事，故人不见近十年矣。薄暮借会兄马车至北城，为二侄女诊疾。

十六日（七号） 晨醒闻雨声甚繁，达午始霁。李婿自津来，命西儿偕往三兄处叩见。五钟至二侄女处复诊，与夫人同车而往，行经南湾子，有一树出于人家屋隅，结花繁而朵大，粉艳照眼，为生平目所未经，匆匆一过，竟不知是何种，唯与夫人神移叹赏而已。出城至致美楼赴孔仲权之约。

十七日（八号） 阴。立秋节。两日心神不定，未著书。饭后写大匾两件。灯下写扇两柄。晚，设酒肴款待李婿。接思緘天津信。李新吾来畅谈，知元和相国挈眷踉跄自青岛来京，胶济火车无复容足地。噫！

十八日（九日） 晴湿。倦昏昏百事不振。丙女回津。申刻至广惠寺朱小汀昆仲处行吊。宝惠买林畏庐新译《深谷美人》小说，一日看毕。用意深厚，译笔雅饬，序文揭著书者之意，专为维持家庭孝友勤俭而作。吾中国家族主义，注重家教，严守女诫，实为泰西所不及，乃西人羨而欲效之，吾之维新家反立意欲破坏之。真万死不足蔽辜也。

十九日（十号） 晴。午前读《通鉴·梁纪》五。未刻至农会特别会议。至二侄女处复诊。朗轩来夜谈。

二十日（十一号） 晴。润泉来久谈。申刻在福兴居请刘叔南、史朗存，陪客赵叔泽、钮伯雅、赵剑秋、史振九、益三。客散，又至楼上赴贻来年之局。归途电掣如蛇行，至王公厂雨大至，淋漓襟袖。接江西吴士宜侄婿书。思緘夫人避青岛之乱，迁居潍县，明日可抵京。夫人至顾宅照料藿侄女生产，一夜未归。次早六钟举一男。

二十一日（十二号） 晨雨始止，润泽、卿和、德波均来。五钟偕锡兄至馀庆堂洗浴。在农会借得《清外史》一册，撰者不著姓名，但知其曾仕清朝，为刑部司员。今日粗阅一过，其事之偏僻失实不必论，且以义例言之，凡后代人为前朝修史，所修者某朝，即以某朝为主人翁，如梁、陈、齐、周四史，皆出唐人手，而客主各不同，称其君曰天子，曰上，曰朝廷；称他国曰入寇，曰陷。内其国而外他国，义例当然也。故不以所修之朝为胜朝，而以所修朝之前一朝为胜朝。又如清朝人作一书叙明朝事，必称之曰太祖、成祖、庄烈帝，决不段段加明字，曰明太祖、明成祖、明庄烈帝，且直斥曰元璋、棣、由榔也。今观《清外史》于列圣庙号上皆标一清字，甚至直呼帝名，而满朝、满帝、清廷等字满纸，可议处必丑诋之不遗余力，而善处则一字不书，其不公平如此！若使此种人执笔而修清史，则是非倒置不堪问矣。呜呼！史事岂可轻畀耶！

二十二日（十三号） 晴。晨六钟，卿和拍电以病情告，即起驾马车而往，日初出即无凉意，知今日热度必高矣。二侄女家务丛杂，小孩交哄，是增病也，安望其日减耶？始知外国医院养病及看护妇立法之善。归寓稍眠，十二钟赴孔道会，会中无人主持，如一盘散沙，竟无下手处，办事得人之难如此！少谈即归。炎熇昏倦，一事不可为。为珩甫跋所藏寿阳祁文端草稿真迹（共四册）。家计日艰，将倚行医为生活。此后在家专致力于古今医书。吾道若行，活人即以自活。求之在我，岂不胜于仰人鼻息哉。林畏庐译小说有两语云：“天下事正难预料，安知不绝处逢生。”余更为下一转语云：必吾之行事，忠厚能吃亏，为人留余地，克勤克俭，居易以俟命，然后可望绝处逢生。若吾先刻薄绝人，未有不自绝者。

二十三日（十四号） 晴。午后热甚，微雨一阵，暑气仍不减。傍晚至太平湖散步。

二十四日（十五号） 阴。新历中秋也。古今有如此炎暑郁蒸、挥汗如雨之秋节耶？违天违人，吾华之恨。午刻至畿辅学校开学。午餐后访绍儒。代豫太太回复讼事，法官索贿，明目张胆，与律师钩串而为之。审判新法，其弊一至于此！微雨如丝，一入宣武门即见大雨如注，水深数寸，一城之界限如此。行经太平湖畔，烟雨溟濛，水流澎湃，处处成渠。遥见一人持盖过小桥，真一幅江乡雨景也。入夜未霁，伯葭冒雨来访。伯葭笃嗜刘文清书，因出所藏册卷扇面数件共赏之。晚饭后久坐始去。长发酒店张承志，于吾书有嗜痂之癖，虽零缣寸楮，不惜出重价购之。昨丹云丈在此，携余前夜所写格言一纸，往赠承志，换得真陈竹叶青美酒二瓶，傍晚与锡、葭共尝之，真佳酿也。昔姚麟殿帅以东坡书换羊肉，

今余书亦能换酒，传之异日，岂非一段佳话乎？

二十五日（十六号） 晴。饭后访绍儒。至社政会。又率惠赴湖广馆内国公债发起会，余在发起之列，宝惠则奉冯帅电，代表莅会，各界俱到，演说接踵，横跳八尺，竖跳一丈，非义气直客气耳。烦哄愈热，少立即出。在恒裕暂憩，提回利仁存款京足一千五百两。归寓衣可滤水矣。灯下与惠细玩石庵墨迹册卷。余年来作字，从文清得笔法十之六七，而自以右军法参之，遂于东坡书特有悟境，觉自来学坡书者，皆未得正法眼藏也。又写对两付。清史馆送来聘书，聘余为名誉协修。赵次老不胜人情之迫，不能不以事徇人，乃设名誉一门，位置夙有物望而不屑营谋之士。既收名士，又不费金钱，计之得也。接大兄信。

二十六日（十七号） 晴。门人万枋青来见。饭后符曾来谈，论欧洲战局极详晰。畏热，唯看《通鉴·梁纪》六。作小启谢赵馆长，中有一联云：“就第修书，愿附道原之列；白衣领职，敢希季野之踪。”贴切名誉史官，非就职者所能移用。珩甫来邀张先生、锡兄及余至龙海轩夜餐。发大兄信。犹忆光绪己卯年今日，先君子病势已亟，不孝祷于吕祖祠，得签云：“怕人只在五更头。”果至明日五更弃养。

二十七日（十八号） 晴。先君子忌日拜供。祭后哀感正切，忽袁珩生赴告其尊人幼安亲家歿于赣州，即往唁之，相向恸哭，盖丧父之悲有所触而不能自己也。对面看三兄未晤，与德波略谈。至孔道会，适值警官逮捕薛正清，诘其何罪，何人告发，皆不肯明言。会中有败类二人，昨因事与正清冲突，或谓警官之来，彼二人实诬陷而召之。此说不为无因，真圣门之大玷矣。归即作书，与赵芝山商办法。抵寓顾二兄在此，剧谈至暮始去。夜，大雨。接盛少怡表叔、吴允森书。车中读《史记·匈奴传》，稍窥拓笔之法。吾平日喜提沉郁二字，作文、作诗、作字，皆须到此境，而郁字尤妙。

二十八日（十九号） 一夜雨声滴沥，逮旦始止，西风骤爽，有秋意矣。中丞公生辰拜供。舒城孙幼平（德璋）来见，何金波表伯之婿，吾胞祖姑母之孙婿也，于余为表妹丈。饭后访赵芝山同年，为营救薛正卿事，议定由宋芝田前辈、芝山及余联名，用孔道会名义函致警厅保释。归途答访幼平。又至广宁伯街答谒小初族叔，彼此相左。晚至同兴堂赴伯葭之约。宝惠以守护禁廷劳，由皇室内务府咨大总统策令进奖三等嘉禾章。

二十九日（二十号） 晴。午前至观音院袁处行吊。饭后润泉来久谈。杨云史以马车延为其夫人诊病，车中看《通鉴·梁纪》七。警厅嘱薛正卿觅保，余及宋、赵二公保之，遂释放。告讦妄捕，是遂奸人报复之计也。罗钳吉网岂开国宽大之政所宜！以参须二两交邮局寄五弟妇。

七月初一日（二十一号） 阴，微雨。小初叔过谈。饭后偕锡兄至文明观剧，兼约润田、润泉。戏散，润泉邀全聚德夜餐。朗轩来夜谈。

初二日（二十二号） 晴。徐仁甫延诊，至门则棺在门外矣，亟回车。今日围脓，心口痛，殊不适，静卧半日。存懋卿来就诊。万枋青来夜谈。接六太爷信。

初三日（二十三号） 晴。

初四日（二十四号） 晴。江西新建人邹燮丞大令（炎）来拜，其大父讳树壬，道光壬辰举人，与先大父同年。燮丞言，大父提刑江西时，曾延主西席，课先君子读。先大父以道光庚戌授江臬，至咸丰丙辰始升藩司。先君年十二岁至十六岁，或正在家塾中。余一时检丁卯朱卷不得，无从考证矣。五钟率惠至织云公所，祝冯公度太夫人寿，余亦登台，

一钟始归。

初五日（二十五号） 晴。赵芝山同年来谈。四钟至西北城拣果厂为存松乔（寿）诊疾。穿地安门至东城禄米仓为杨云史夫人复诊。又至金鱼胡同赴沈雨人之约。二侄女患伏梁证甚剧，此心气积也。据《难经》，伏梁证以秋庚辛日得之。查二侄女之疾，由上月廿一日夜起，廿二晨顿剧。是月十七日立秋，廿一为庚午日，廿二为辛未日，其应合若此。中国医学之神，岂泰西所能望其分寸。唯遍检古今方书，但有是证，而无药方以治之。恐无从施治也。

初六日（二十六号） 晴。饭后至二侄女处一诊。庸生、朗轩来夜谈。知比利时全国沦亡，德兵已抵法都巴黎城下。德意志若霸欧洲，则印度将脱英，越南将脱法，南洋群岛或归中朝，世界大势将为之一变。

初七日（二十七号） 晴。张宜之来议公事。饭后至新建馆答拜邹燮丞，又访伯葭，均未晤，因访润泉久谈。思《左传》孔疏有云：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故杞宋各行其祖正朔。是即今皇室仍用阴历之义也。《毛诗》所纪岁月，俱用夏正，是即今民间仍沿用阴历之义也。宛溪顾氏云，王朝之发号施令，列国之聘享会盟，与史官之编年纪月，较若画一，其馀田狩祭享，犹用夏时，然则今礼制馆定礼，所有四时节令祭祀仪文，必当用阴历为是。若以诗人纪事之法例之，吾辈私家著述，诗文载笔用阳历矣。

初八日（二十八号） 晴。伯葭来谈。留午饭。饭后余赴农会，伯葭附车至门外而别。唤照相馆为区田摄影，以备送部。又照学生试验区诸生各作耕状，余亦戴笠荷锄斜立其间，一幅田家景也。陆凤师全眷自青岛归，谒见略谈。伯葭在车中诵其近作汽车中望涿州绝句云：“双塔悠然望里收，旧游如梦六年秋。汉皇老去关张死，千古论交说涿州。”余为改定云：“双塔悠然夕照秋，旧游如梦到城头。楼桑老去关张死，千载论交说涿州。”意味较胜，伯葭叹服。孔生公择继续学医，每日八钟来受业，余为讲王朴庄先生《伤寒新注》，日以为常，后不琐记。公择敏悟专一，异日必有成就，且习西医、化学，可望其青出于蓝，余甚喜之。

初九日（二十九号） 晴。门人吴厚安（丙炎）自鄂来，谈及官书局板片竟一无损失，黎宋卿保存之功大矣。崇毅才亦来见。饭后评阅潇鸣诗钟，计分咏、嵌字两种，共八百卷，可谓盛矣。诗钟虽小道，而法律至严，忌假借，忌添凑，忌改字，必能工确浑成，方为及格。诸卷知此者颇鲜，因知词章一道，今日几成绝业矣。噫！是谁之过欤！（南皮、长沙二张不得辞其责。）阅久沉闷不堪，乃偕张师、锡兄步太平湖畔，坐茶馆听清客坐唱，茶钱、座钱各二枚，便可听戏五出，消三小时之闲，座客皆近邻，大半相识，颇似乡居乐境。诵放翁“斜阳疏柳赵家庄”诗，怡然者久之。

初十日（三十号） 晴。先妣忌日拜供。弃养于甲戌年，距今甲寅四十年，而孤儿衰病将老矣。饭后至社政会答访亚遽，适愚溪二兄、夏闰枝均在座，畅谈甚久。又答访朱诚侯未值，天阴如墨，雷风交作，疾驰而归。俄顷大雨，伯葭冒雨来夜谈，论诗法极快，子夜始去。接常州信，隽侄初三日得一女，取名宁保，是为七房长孙女。

十一日（三十一号） 晴。家中相传今日作中元节。晨起祭神谢宅。午刻祀先，荐茄饼。昨伯葭谈此，主张废俗尚之礼。余大不谓然。家风相传数百年，无论值何时，迁何地，存之犹可寓敬先保家之思，只可随家境为丰俭耳。饭后至恒裕久坐。又至乾祥还米欠三百

元。孔生学医，心思眼光有时足补吾所不及，且读之烂熟，触处贯通，后生真可畏也。

十二日（九月一号）晴。宝铭、宝愉同生日。未刻赴农会，议行事甚多。朗轩来夜谈。铎尔孟告我，《崇陵传信录》初出，有法兰西学士数人，见而大重之，即用法文照译印行。使非欧洲战事，余此书将风行巴黎矣。读《难经》三十三难，论肺肝浮沉阴阳夫妇之说，理甚精奥，其云肝释其微阳而吸其微阴之气，其意乐金；肺释其微阴，婚而就火，其意乐火。大似养生家导引之书。余因生计日艰，行医酌收诊金，于今日登各报广告。朗轩谓余迫而出此，英雄末路，大可悲伤。其言洵知我者，然行医鬻字，道在自求，胜于仰人鼻息、踏人足迹多矣。昨日孔生公择述有李君论脉，谓当统六部而诊其浮沉遁数，以定病在何藏。斯说也，尽揭二千年之云雾，以得脉法真诠，可谓神识。唯其义尚不完善，别作书与孔生详论之。

十三日（二号）晴。午后三钟诣顺天府，访沈大京兆，密谈甚久。谢作霖来夜谈。

十四日（三号）阴。裘家街冯姓来延诊，此开宗第一章也。归以诊金付夫人，司其橐钥，储为家用，不得挥霍，着为令。诊毕至福兴居赴润田之约，为其亲家洪玉山诊疾。此局专为此举而设。饭罢偕锡三、珩甫、宝惠、润田、沂初步行至民乐茶园观剧。吾之意专在赏白牡丹（报纸盛称其色艺），不意花已开过，大为怅惘，勉坐看他戏三出而出，时仅四点钟耳。其实幼伶武功极惊人，遂匪我思存也。归评潇鸣社诗钟分咏格讫，录取七十卷，滥竽甚多。

十五日（四号）晴。国镛堂弟自南来（今名毓铭，字珩卿），专为谋事，虽使吾为总长，举一部大小司员尽唯吾意而安插之，恐亦无以贖望也。邹燮丞又来索齐巡按信，余告以与齐仅一面之交，犹喋喋不已，不得于苏，则于鄂于皖，以一江苏久断之知县，无端入他省而占其缺与差，真所谓纱帽满天飞也。呜呼！非分幸进之流毒一至于此，二十年前尚无此风气也。余起而辞客，始失望而去。饭后至白庙胡同公寓丁姓处诊疾，癫狂见鬼，又经误治，恐难见功。朗轩来夜谈。饶三嫂来哭诉求援，始知石顽昨夜为执法处拘去。八钟月食，九钟后食甚，仅存一钩，十一钟复圆（去岁中秋无月，今岁中元无月）。

十六日（五号）晴。晨起天津三次拍电，请至津为李亲家太太诊病。午后快车前往，即下榻李宅。病起外感，误服黄芪、党参，将邪封闭在内，以致神识不清，势欲发狂。余以大黄、芒硝连下之，众谤群疑，余俱不顾，竟奏奇功。

二十四日（十三号）阴。住津九日，亲家太太病已复原，乃于晚车回京。抵家大雨，晚饭后为脚踏所绊，全身跌倒，如颓玉山，右臂右膝均受重伤，彻夜疼痛。

二十五日（十四号）阴。一日步履起坐皆不良，敷七厘散，略能止痛。

二十六日（十五号）黎明大雨震电，旋即放晴，伤痛颇减。饭后勉力写匾额三字，联两付，扇一柄，皆因鬻字故也。润泽来问疾。隐公邀便酌，辞之。随意看《春秋大事表》表论廿余篇。专精之学，得间多在无字句处。熟能生巧，凡学皆然。泛滥无恒者，终身不知此味。此次在津无事，细读《难经》，乃知其中神明至极。《灵素》出于汉以后人所撰，举师师相传之说，托为轩岐问答以申其谊。唯《难经》确出于秦越人，为医经最古之籍。徐灵胎释《难经》，往往据《灵素》以驳之，而不悟乃是《灵素》误袭《难经》，非《难经》误引《灵素》也。此经为文无多，义约而该，词简而深，熟读而精思，触类而四达，理法不可胜用矣。《难经》及《伤寒》、《金匱》所著诊脉法，全与后世左右分配者不

同。余从《难经》大悟其法，当别为说详阐之。

二十七日（十六号） 晴。伤痛复作，揩洗视之，筋肉现青紫色。年逾半百，体气衰矣。随意看书消遣，客来俱不见。

二十八日（十七号） 晴。冯石卿延诊甚急，只得力疾扶杖前往。归又写大对一付。灯下作农会会务纪要序言。四川巫朝辅携其师吴蜀尤信求见。

二十九日（十八号） 黎明雷雨大作。午前至冯处复诊。午后至北城祥玉书、东城周子异处诊疾。伯葭来夜谈。

三十日（十九号） 晴。饭后至冯、周两家复诊。大凡用吾之心光、眼光治人之疾，其效甚神。若执书本，据成说，则多不效。然则医之为道，全在神而明之。宋以后医家言，皆糟粕也。傍晚至浦信公司赴沈雨人之约，许久香、段少沧述江北先蝗后水情景，惨不忍闻，而计部犹设为种种恶税，牛毛蛛网以困待尽之民，国家之元气尽矣。朗轩来夜谈。

八月初一日（二十号） 晴。先大母生辰拜供。饭后至农会议事。新刻匾对一律悬挂，焕然可观。至西长安门外张姓诊小儿病。朗复来夜谈。

初二日（二十一号） 晴。六弟生辰拜供。吾自跌伤以后，至今肘膝作痛，今日又患齿痛，意绪萧索，无复生人之趣。萧小虞来谈，留午饭。抚今追昔，生事日艰，相对凄然。至冯、张两处诊疾。作霖来夜谈。寄澜翁信。

初三日（二十二号） 晴。沈赓虞先生歿于上海，命二少奶奶在广惠寺成服。饭后至吴子和、陶钵民处诊疾。朗轩来夜谈。

初四日（二十三号） 晴。晨起闻饶石顽在行刑场枪毙。其所谋之事固罪无可逭，然半年中文字之交，闻其如此下场，为之惨怛，食不下咽。石顽有家属收殓，无需余为之料理。王殿臣、李师葛、李厚卿均来谈。饭后访朗轩，与梦陶丈、管述亭同议贻来年事。出城至冯处诊疾。八钟赴思緘之约。

初五日（二十四号） 秋分节。晴。饭后至东安门外聚丰堂孔道会同约议会事。西河沿本会为万秉鉴、陈桂荪盘据捣乱，正人君子却顾不前，人心涣散。余受王季樵前辈专函托整会务，势不获已。因与吾党六七人协谋排斥之策，偕赴会所整饬之。老万大肆咆哮，老陈弭耳不发一语（万阳恶而陈阴恶，陈之人品更劣于万，北京人无不知之。薛正清不知而误援引，遂受其害）。余仅料理丁祭事而出。至冯、张二处诊疾。又至庄处为二姊诊疾。

初六日（二十五号） 晴。午初刻率宝惠至农会开周年纪念会，沈大京兆，鹤、袁二金吾均到，会员到者约五十人。午正开会，余登台报告周年经过情形及成绩。来客略有演说，遂散会。午餐后至霁公府及周子异处诊疾，又赴思緘处复诊。车中读《唐书·郭子仪传》（沈氏新旧合钞本），自首迄尾。因勸宝惠，凡公私论事之文，必当以唐人奏议为式（不必拘定陆宣公）。

初七日（二十六号） 晴。午刻即出，至冯、霁、陶、庄四处复诊。因治冯石卿滞下病，始知《难经》说五泄证之精确分明。徐洄溪执《灵素》以衡《难经》，批驳几居十之八九，是为驳《难经》，非解《难经》也。若使字字与《灵素》合符，何必多此一经。今观洄溪所释，多不得其解，间有高出黄坤载上者，唯误认《灵素》出于秦越人前，故所见俱左矣。吾于《难经》时有神悟，会当特为注释，以发其秘。澜翁为余生日特从津来，其情可感。下榻话兰蓀，谈至夜深乃入内。

初十日（二十九号）晴。余五十二岁生日，来客一百十余人，亲友情谊有足感者，而六太爷、玉山侄自天津来，大婿自徐州来，二婿自津来，尤为欣喜。丙女早车归宁，因昨日系其姑寿辰，不能早来也。夜，宝惠以电影娱亲，机器头借自涛贝勒，影片赁自大观楼，两钟始散。涛、顺两邸均枉祝。

十一日（三十号）晴。玉山回津。疲甚，休息一日。夜，偕锡兄、宝惠饭于益锸。发王季樵前辈信。

十二日（十月一号）晴。量能早车行，澜翁晚车行。未刻农会例会，议事甚多，兼招铸新拍照两张，一以人为主，一以屋为主，补纪念会未竟之功也。日落始散，遂未出诊。

十三日（二号）晴。蒋德华来谈。饭后至冯润田、于懋亭、李晓村、冯石卿四处诊疾。石卿已大愈矣。回家稍息，即赴会臣兄之约，家庖甚精。朗轩继至剧谈。接大兄信，知田苦旱荒，秋收无望。一年之计，竟类望梅矣。

十四日（三号）阴。钟秀芝前辈过谈。饭后至东安门北江夏徐绍武处诊疾。雷雨忽至。宣统三年曾见兹异。谚有“八月打雷，遍地是贼”之说，心窃忧之。又至恒裕支取利息。灯下随意读《旧唐书·杨炎传》。传中将叙炎改税法，先提笔畅论三十年积弊之由，洋洋七百餘言，曲折详贍，不减太史公。

十五日（四号）夜雨达旦，至午始止，犹未放晴。债多财窘，愁闷异常。在恒裕举债四百元，仅能敷衍。阖家习奢已久，不知艰难，深悔住京之失计也。至锡兄处拜生日，至三兄处拜节并谢瞿先生、吴德波。道途泥泞，拟赴小苏州胡同，未达正阳门而车败，与宝惠改雇人力车而归。上灯时祀先，荐月饼。复大兄信，又复庞氏三妹信，均付邮。以《文选》羊叔子、陆士龙、庾元规、殷仲文、任彦升（代萧鸾）五让表授宝惠。同一让官而境地不同，心迹不同，词意遂迥不相袭，各成一篇佳文，可悟作文首争用意也。朗诵佳文，遂忘愁闷。

十六日（五号）阴。饭后至顺邸诊病。出城至杨梅竹斜街贻来年面粉公司，因南城分局今日开市也。梦丈、朗弟、述丈均在局。琉璃厂一带泥潦深广，寸步难行；一入正阳门向西而归，则如履之天衢矣。公府衙署，津要贵人，皆在城内，而外城则为路政之所不注意，故夷险悬殊若此。归后食蟹甚肥。致曹亲家信。接魏静涵信，其子诗墀携来。静涵乃二十年前旧交，精卿亲家之胞兄也。夜雨。两夜月色皆为沉阴所蔽。昨夜候至更深，广寒宫竟未启门，怅然就枕。满望今夕补放光芒，一洗烟雾，月色乃变为雨声，甚矣怀抱之不易开也。

十七日（六号）竟夜雷雨，终日寒凄，杜门不见客，评阅诗钟卷。傍晚，唐姓来延诊，坐人力车而往，衣薄风尖，遂感寒疾，彻夜发热，颐肿喉痛。朗来夜谈。

十八日（七号）畅晴可喜，而西风落叶，百感攻心，余久不作诗，因怀抱不佳，开口即成萧飒语，毋宁不作之为愈也。病体困甚，勉将钟卷排定甲乙。作霖偕德华来谈，闻丁巡卿前辈病歿（前总督，今院长），惜其不死于去年八月也。宋夏贵人元二年而卒，有祭之者云：“享年七十一，何不六十九。呜呼夏相公，千载名不朽。”吾欲移以祭丁公（此老以就木之年竭力营谋，始得审计院长，未及半岁也）。

十九日（八号）晴。门人姚本泉、余伯申来见（伯申辛卯年及门受业，其资格次于张润泽）。一日看书养病。傍晚至广和居赴沈大京兆之约。《魏志·钟繇传》注引《魏略》

繇传，于自劾疏、釜铭、与魏太子进玉往还二笺，皆全载之，溺于词藻，殊乏体要，陈氏俱删去不录，即此可见史才。朱古微前辈于清史馆名誉总纂力辞不就，此番入都，亦不谒赵馆长，品节高洁，可敬可师。

二十日（九号） 寒露节。晴。殿臣来谈，商办先师圣诞祭事。午刻至同兴堂赴萧翰臣之约，偕至庆乐园观剧，专赏白牡丹，色艺腰肢果佳。归途访朗轩久谈。接王季樵前辈回信。又接量婿夫妇信。

二十一日（十号） 晴。民国国庆日，而自余心目间观之，则触处生感也，不愿行经通衢，唯至顺王府复诊。又谢就近二客。王治平来呈农会园艺科用账，余核讫即送会计主任袁寄耘。朗来夜谈。书斋无事，取《明史》及史稿核对数传。

二十二日（十一号） 晴。午刻至思缄处午餐，与同人共商武进馆事。出城至孔道会交办廿八大祀各事。赴社政会。又入城至大同公寓及后闸诊病。回寓少憩，又赴梦陶丈之约。奔驰惫矣，犹看医书数叶始就枕。接瞿薛斋信件。

二十三日（十二号） 晴。殿臣来商定大祀事，所拟祝文，为点定四句。饭后至李处复诊。出城至津浦铁路议事，与君立、性庵二君议决四条。

二十四日（十三号） 晴。饭后至恒裕。又访隐公不值。五点钟在家请客（陆中堂、沈大京兆、朱古微前辈、夏闰枝同年、陈梦陶丈、蒋德华兄、姚本泉、戴邃庵两门生），七钟半即散。写送吉甫小屏四幅。

二十五日（十四号） 阴。午前至水獭胡同为存懋亭诊病。天津李幼香拍电，转恳为其戚卞姓延诊。四钟附快车赴津，下榻李亲家处。晚餐后即至乡祠南为卞静涵之夫人诊病（卞氏系盐商，静涵之父号鹭宾，由丁丑进士官部曹），蓐劳已阅八月，深入膏肓，殊难措手，姑投一方，以覘病机。

二十六日（十五号） 晴。天气燥热，过于京师。饭后访六太爷作半日盘桓，吹笛唱曲甚乐。傍晚至卞处复诊，似有起色。又为李五兄子香诊治。歌妓全凤、孙玉福亦来就诊。晚，至桐华楼西餐，本为嗣老所邀，静涵改作主人。

二十七日（十六号） 晴。午刻至卞处三诊，病决不可为，脉渐离根，危在旦夕，乃辞之。三钟四十分附快车回京（澜翁、典臣均送至老车站），知宝惠今日已谒见总统，冯华帅呈荐人才也（有公府知会来，尚云“总统请见”）。澜翁劝余以后作书，当用坡公韵味自成一家，不必阑入诸城门径。其说极当。

二十八日（十七号） 晴。至圣先师圣诞，余主持孔道会，借畿辅先哲祠大祭，十一钟行礼，毓鼎主祭，笾豆尊彝，礼容肃穆，惜乐舞生今日有事，不克到场，来宾及会员与祭者七十余人。祭毕午餐。清还新旧账。至朗轩处少憩，即至东城视二侄女病，冲气为患甚剧，而六脉无病，乃知病属冲脉，在奇经八脉中。《内》、《难》两经论奇经颇详晰，而世人罕注意者。余久欲专治《难经》，自辟奥窍，因此其志益坚。与卿和讨论良久。至小苏州胡同祝吉甫内弟四十生日，晚餐后归。竟日坐人力车，颇苦寒风刺面。发天津李处快信。

燕京仲秋晤薑斋前辈

前事如残梦，相逢白发生。说从何处起（一部廿一史从何处说起，文信国语），名盛老来更（薑斋乱后更名孝臧）。落叶多离树，斜阳不满城（上句慨采薇遗老渐渐出山，下句慨紫禁城划归民国，日事拆改，非复旧观矣）。晨星数耆旧，悲喜一时并。

二十九日（十八号） 阴。郑干臣新宰任邱来别。两钟至韩秀冬处为其母夫人成主。出至文明观剧，鑫培演《战太平》，一时无两。先遇董润泉为余买座，顾老八又拉至中座正面，甚适。戏散时大雨滂沱，宝襄及赵福左右掖余，踏泥水至商会，命赵福出觅骡车，淋漓而归，湿冷不可耐。

九月初一日（十九号） 晴。未刻附快车再赴天津，仍下榻李宅，为子香诊治。卞静涵夫人服余所留方居然大有生机，因为悉心医治。大约治损证，当以补肺补脾为第一要义，切忌滋阴凉腻，如生地、元参、知母、黄蘗之类，阳气一败，阴随之绝，百无一生。此余所得慎柔禅师秘传也（慎师国初人周慎斋再传弟子）。夜早眠。

初二日（二十号） 晴。在津每日两处诊病后即访澜翁、会臣或偕嗣老、幼香吃馆子，听落子，看电影，不能琐记。

初三日（二十一号） 晴。夫人率恩、南二女早车来津，余至车站接之，亦住李宅。

初四日（二十二号） 晴。宝惠奉命令交政事堂存记（此初二日事）。六、七弟忌日，在京作佛事。余在此亦不赴宴观剧。

初五日（二十三号） 晴。丙女生日。李羲民延往唐山，为其子诊病，十一钟二刻附京奉快车，过军粮城、塘沽、芦台而抵唐山，到时两点钟，计程二百四十里。病人年十八，已为唐医治坏，无从挽救，姑徇羲民之请开一方。下榻洋灰新厂楼上。半夜风雨交作，四面人踪俱断，万籁萧寥，唯闻林际雨声，如置身深山中矣。

初六日（二十四号） 阴。病既不可为，余留无益，爰辞羲民返津，十二钟半登车，三钟抵津西站。唐山一荒区耳，居民寥寥无几，火车既通，洋灰公司、滦州煤矿相继开办，商贾辐辏，十馀年间遂成繁盛之区，实业之有益地方如此。

初七日（二十五号） 晴。

初八日（二十六号） 夫人挈恩、南先归。余送至车站。

初九日（二十七号） 重阳风雨，独坐寂寥。饭后在澜翁处流连至夕。

初十日（二十八号） 阴。宝惠伴送大媳归宁，兼送澍保归大兄处。二媳亦赴沪送祖翁之葬，暂息大安栈，即晚上“新铭”轮船南驶。午刻宝惠至李宅见余，三钟挈二女过栈小坐，即附快车回京，与会臣兄同行。

十一日（二十九号） 阴。竟日在家清理半月之事。家人邱福病剧迁出，余闻其盼诊甚切，特至其扁担胡同家中视之，胃脉一丝，病不可为，姑开一方慰之。朗轩来谈。晚，约会臣、朗轩、锡三、乔仲，饭于益锸，会臣代邀文益平入座。散后朗又来簪，谈至更深始去。夜雨达旦。

十二日（三十号） 阴。邹燮臣来访，造门不下十次矣，为写段少沧一书。午后至顺

邸诊病。朗轩来，偕诣西便门内面粉公司调查一切。朗邀益锡晚餐。甫抵家，聂献廷遣急足请为其次孙小重诊病，脉甚不吉。夜雨，邱福病歿。庚寅秋挈眷入都，即来事余，在吾处二十五年矣，赏以二十元为殓。

**津门度重九，风雨萧然，杜门竟日，回忆
十年前旧游，倍增感触，吟此寄示南园**

空庭落叶雨如烟，似此重阳剧可怜。世界新奇吾辈老，风霜惨淡菊花妍。凉秋易下穷愁泪，佳节难追壮盛年。欲上高台何处是，羞搔秃鬓问青天。

十三日（三十一号） 竟日雨。管夫人生辰拜供。两次赴聂处，病势传变甚速，入夜即殇去。大侄女挈幼子小虎来余处避传染。夜雨极大。澜翁来京下榻篔簹中。

十四日（十一月一号） 雨竟日未止。与澜翁剧谈。未刻冒雨至顺邸复诊。又赴农会，议决事颇多。灯下为新甫写屏联。

十五日（二号） 雨竟日未止。李子香三次拍电迎诊。三钟冒雨登车，与澜翁同赴津。夜窗听雨，一灯荧荧，读慎斋医书数叶始就枕。大风振撼，彻夜不能安眠。

十六日（三号） 晨竟开霁，西北风顿寒，皮裘嫌轻矣。午前为子香开方。饭后访幼香于洋楼，适有说相声者阎德山，坐听两段，即赴澜翁处晚饭。津人今夕过年祀神，家家鸣鞭炮，自寅刻至天明，声不绝于耳。相传同治甲子秋，津郡大疫，死亡接踵，白幡比户相望，路绝行人，乃创过年之说以禳之。于是以九月十七日为乙丑元旦，祀神换桃符以迎新气，疫渐减，由津传至京，死亡亦如之。闻澜翁述姚诗岑之母夫人染疫，率族党相戒不入门。先君子独与小山族曾叔祖挺身出，为经纪其丧，疫竟不染。而津郡九月十七日过年，遂沿袭至今，亦莫明其所以然矣。

十七日（四号） 晴，寒甚。斌孟博之小世兄来就诊。澜翁枉过，偕至桐华楼晚餐，嗣翁作主人。寄夫人信。每日李、卞两处诊脉改方，不琐记。

十八日（五号） 晴。三钟至中华书馆，在明阳楼晚餐，皆新甫作主人。夜，大风。至四品里王金子处茶坐。

十九日（六号） 晴。天冷无异三九，余又连四夜不能成眠，倦甚，遂不出门。刘性庵同年来谈。接锡兄信。夜眠较酣。

二十日（七号） 阴，寒特甚。三钟至中华听乐，嗣、性二公协资，由余点王金子戏，并以资点诸妓，戏尽，戏乃已。此津规也。散后至义和成赴孙妓玉福局，谢医也。归为典臣写屏匾。接夫人信。

二十一日（八号） 立冬。沉阴微雨，寒甚。夫人寄来厚棉裤，丝棉套裤。卞氏虚劳，逢节颇有反复，节令之不爽如此。人身与天地之气息息相通，洵不虚也。傍晚独坐室中，冷冷清清，思闺中人綦切，即拈笔复夫人信，定后日言旋。检《唐宋诗醇》放翁诗，与嗣翁互读之，稍解寂寞。澜翁亦来，挈姑婆就诊，畅谈至夜分始去。大风又起，自重阳至今，无一日好天气也。

二十二日（九号） 晴。晚偕澜、嗣二公明阳楼吃羊肉，澜作东。

二十三日（十号） 阴。李子香已全愈。卞非久诊不为功，乃托津医陈鹤洲接手，随证增损药方。然今日脉象殊不佳，终恐前功尽弃耳。三钟附快车回京，车中遇王叔掖。

二十四日（十一号） 晴。晨醒见檐瓦微白，知夜中有雪矣。饭后偕锡兄赴文明观剧，在益锡晚餐。朗轩来，不值。

二十五日（十二号） 晴。至顾宅、存宅诊疾。夜坐篲中，清理十日之事。复王季老信，请其解散京师孔道会。宵小横行，不可一日居也。

二十六日（十三号） 晴，稍暖。午刻至便宜坊，赴孙子玖之约。散后至松筠庵，为聂玉书诊疾。又折至文明观剧，亦子玖作东。朗轩来，又不值，遣孙福请其再来，畅谈而去。接二媳信，随手复之。

二十七日（十四号） 晴。午刻与夫人同车祝五叔岳母寿，面后至存月坡处复诊，月坡患喘而两腿痛剧，不能屈伸，余治之，先控涎，次搜风，两剂而愈。又折回董处，与丙、恩同车而归。澜翁来京下榻篲中。关外大风雪，火车迟误。

二十八日（十五号） 晴。午刻偕夫人同车至东城视二侄女病，又偕至汪家胡同祝衡小山三十正寿，改坐骡车而归。

立冬日以行医赴天津（补录）

廿年蜡泪满巾箱，老去忠州问药方（二语俱用翰林学士典）。残梦未忘侍铜鞮，壮怀谁料付青囊。斗旋北陆星催岁，叶落西园夜有霜。食力娱生吾自足，胜他抗走误时光。

二十九日（十六号） 阴。饭后至聂、顾两家复诊。又赴市政会。入城祝朗轩生日。傍晚至浦信公所，赴江雨辰、沈雨人、王揖唐、雷朝彦之约。

十月初一日（十七号） 晴。旧万年历推九月大建，十月小建，观象台订其误，以九月为小建，而十月为大建，好在未交冬至，不甚关出入也。澜翁忽吐血数口，甚惊惶。余诊脉，断为肺、胃受热所致，无预本原，为开一方，午后即回津，余送至车站。闻探访队会同警察于廿六日在孔道会捕去九人，萧隐公父子及万秉鉴、陈桂荪皆与焉，因赴嘉应馆探之，晤婆媳二人，竟不得端倪。隐公坦白，不知人，与万、陈比附，余及锡兄屡规劝之，不以为然，且设文学馆于孔道会中，与群小共事，竟受池鱼之殃。吾之行医，虽为谋生计，然亦借以寄迹，邈然脱离是非场，聊避祸耳。

初二日（十八号） 阴。缪筱珊丈过谈，盖膺清史馆之聘而来者。缪丈粹于考证之学，熟谙史例，互谈史事甚畅。丈谓修清史当以康雍间修《明史》为法。余虽不敢自命史学，然沉潜廿四史垂三十年，其中义例得失知之颇审。赵次老仅以名誉协修相待，不全与闻史事，亦无从强以相聒矣。三钟附快车赴津，应卞氏之请。下榻李宅，甫卸装即至卞宅诊脉，因饮食不节，病遂增剧，难以挽回。既已来此，姑住数日。闻宋芸子前辈亦被捕，探系劳玉初之同志，倡议复辟案中人物也。

初三日（十九号） 阴雨。至卞处诊脉。访澜翁，知疾已平，大慰。留晚饭，并约新甫畅谈。寄润泽信，为汪济臣昆仲所托妙光阁事。酉儿伴送丙女回津。

初四日（二十号） 晴，申刻静坐一小时，以定心气。傍晚玉山来邀第一楼晚餐，澜

翁偕归夜谈。寄汪聘臣信，又锡兄信。

初五日（二十号） 晴。饭后至卞处诊后，即赴中华听乐，并约澜、新二公在桐华楼晚餐。二公又来谈至夜分始去。

初六日（二十二号） 晴。目红不克观书，饭后甫至丁公祠前，李升以丙女发病催归。啼笑并作，俄顷而定，恐是痰为之也。澜翁、玉山均来。连日诊卞脉，病不可为，作书谢静涵。

初七日（二十三号） 晴。本定晚车回京，因丙病留一日，拍电告夫人。嗣翁邀芸芳楼晚餐，餐未毕，寔五复以丙病催余及嗣翁归，至则仍旧态也。托张槐卿起农会详文稿，在巡按使署领开滦矿余利五千元。与嗣翁斟酌妥协，因发信寄致史筱坪发缮。余又自作一书托朱经帅。

初八日（二十四号） 晴。为丙病再留一天。其病发时觉中气上逆，目垂气短，殆不能言，吐黑痰数口。陈鹤洲诊其脉，关尺弦紧，断为阴厥，肾气上犯，以仲师乌梅丸原方改汤药服之，一剂知，二剂愈。鹤洲医学素不甚高，独此次断病之确，用药之合法，余自问不及也。慎斋三书谓黑痰乃肾水上泛，其言信而有征。夜饭于桐华楼。彻夜不能眠。

初九日（二十五号） 晴。三钟半附快车回京，澜翁、玉山均送至车站。夜，倦甚，早寝。

初十日（二十六号） 晴。闻卿和喉舌腐烂，急往视之，乃急火积劳所致，幸外科房星桥医治得法，可无虑。大兄有信来，知澍孙依嗣祖父母甚相安，此心大慰。因函告大媳，嘱其勿再至沪。

十一日（二十七号） 晴。再看卿和。农会因模范团将占为操场，议抵制之策，余即在会室起草详大京兆，请其维持。会散，北行谒沈大京兆，未值。

十二日（二十八号） 晴。闻思緘以千五百元买宋拓《淳化阁帖》十册，特往观赏。此帖曾藏天籁阁，后归张叔未清仪阁，沈仲复铤砚庐，戊戌秋常熟相国以八百金得之，不知何以落罗叔韵手而归思緘。细玩太傅、右军、大令、虞、褚各帖，回锋转颖，神采焕然，视通行明清各拓有仙凡之别，洵海内秘笈第一。曩在杨氏见宋拓《大观帖》一册，叹为神物，不意半百之龄复睹瑰宝。又见宋拓《十七帖》，乃张文襄家物，亦秘籍也。使余获旦夕展临，书法当骤进，惜乎穷措大无此福也。

十三日（二十九号） 晴。

十四日（三十号） 晴。宝惠自江南归。午后访王聘卿（模范团督办），偕诣农会测地。

十五日（一号） 阴。午后与夫人同车访恩格斯，为夫人治牙，胡荃荪作舌人。恩格斯欲拔牙，夫人护痛不果。

十六日（二号） 晴。午后乡人集松筠庵，议农会事。余报告王聘老测地情形，该地不合操场之用，余又力求其保存，或可作罢。澜翁早车来京，下榻篻中。六钟约张小松丈，饭于益锸，专为澜翁谋事，澜亦在座，并挈宝惠。

十七日（三号） 晴。澜翁患病，为诊脉开方。竟日坐篻中闲话。

十八日（四号） 晴。先妣生辰拜供，荐菊花鱼锅。表侄书云助祭。当同治年间照相法未盛行，先君子仅有一小照，为二十馀岁时像，影着玻璃上，且色深黑，不便晒片，四

周饰以金边，托以锦袱。先妣亦仅有一照，外王母吕恭人居中坐，先妣侍于左，不孝依膝下，舅母姚恭人侍于右，少甫表兄依膝下。其时先妣亦年未三十也。余托彤伯将外王母及先妣像放大寄来，悬之座前，时时瞻依，以补终天之恨。伯诚侄知江西新喻县事，因催征需索，滥刑毙命，为巡按使戚扬电劾，先行褫职，发交法庭惩办，即发电询叔明侄案情本末。

十九日（五号） 晴。至米市胡同刘宅诊病。遣宝纶赴津祝李亲家生日。

二十日（六号） 晴。访陈亮伯于西河沿，已移居数日矣。至刘处复诊。又至乡祠公请沈大京兆，主人九人，皆同乡也。傍晚始散。社政会会期，不克赴。至恒裕还秋节所举债洋三百元，利九元六角。又还朗轩洋百元。至便宜坊赴锡兄之约。

二十一日（七号） 晴。午刻至南横街祝三兄生日，吃面后即归。晚，又至便宜坊赴润泽之约。思緘送来曾叔祖洁士府君山水十二开，以三十元得之。余所收先世手迹为不少矣。

二十二日（八号） 晴。姚诗岑来谈。适杨介如请为其母诊病，系手足麻痹不仁。诗岑因谓曾得名医秘传，凡手足麻痹不能行动者，在左宜舒滞气，在右宜逐瘀血，切忌填补。余往视，此证系属左体，因如其说，用舒气之剂，果得神效。申刻澜翁回津。

二十三日（九号） 阴。午后再访亮伯于香炉营头条，未值。至刘处复诊。在恒裕唤瑞记送肴四味晚餐。朗轩来夜谈。

二十四日（十号） 晴。徐献廷（家保）来见。仲虎先生之子，以制造学世其家。拟往徐州谒张帅，为作禹九书介绍。饭后至杨处复诊。

二十五日（十一号） 晴。饭后至刘处复诊。入东城至八大人胡同陶处诊病。又出城至福兴居赴李滋园之约。刘益斋前辈偕杜蕴珊来访。接澜翁信，拟迁居北京。

二十六日（十二号） 晴。李搢臣自山西来。至杨处复诊。宝惠赴津，携去复澜翁信。王紫珊刻《圣哲画像记》二册，就曾文正原记绘像补传，其中马贵舆先生，《宋史》、《元史》皆不为立传，无可征录，不得已录《宋元学案》以足之。紫珊托宝惠代搜纪载。余告以邵氏《续宏简录》有马先生传，宝惠检书果得之。邵氏列马于儒学类，与熊勿轩（禾）、胡梅涧（三省）相次，仿《宋史》周三臣例，注其下曰宋三臣，皆宋元二史所遗漏也。观此足见邵氏编辑之善。三先生皆终于元，《宋史》自不能为立传，然如马氏之《文献通考》，胡氏之《资治通鉴注》，褒然巨帙。熊氏礼学专家，多不刊之作，且皆心存故国，不仕元朝，《元史》隐逸、儒林传中，俱当为贤人位置一席，而竟付阙如。王、宋二公修史之疏漏，诚不免为世所讥矣。张文襄《书目答问·正续宏简录》下注云，无力购宋辽金元四史者，可此代之。诚为有益之书。犹忆乙未、丙申间，与曹根荪亲家游厂肆，坐书业堂，根荪劝余买《文献通考》（明刻本价仅九两），而自买《正续宏简录》（价七两），余始知有是书。余旋买扫叶山房《十七史》，遂兼得之。良友切磋之力如此。去年十一月右耳忽鸣，久而不愈，渐成聋矣，聆音皆以左耳。不意昨日右颊骨忽拗作响，耳中震如裂帛者三，其鸣顿歇，试听倍聪。年馀沉锢，一旦而开，快哉！

二十七日（十三号） 晴和。已刻至潘家河沿为合肥张寿衡之太夫人成主，丧礼均用旧式。答拜张荟甄晤谈。至八大人胡同陶处复诊。出城至大观楼答访景枫。命马车赴车站接宝惠，亦至大观楼，景枫留吃西餐。接何子霄常州信，为魏宅明岁完姻事，子霄乃原媒

也。又接大女信。又接门人范隽丞济南信，王部昀嘉兴信。

二十八日（十四号） 晴，有风。老姨太太生辰拜供。饭后至杨处复诊，大功告竣矣。夜饭后陶处电请复诊，十二钟始归。燮尹自南来，与思緘同过访。

二十九日（十五号） 晴。饭后至什锦花园，为延葵臣诊疾。赴农会例会。归途饭于益错，招惠同餐。归写屏对多件。今日行医、卖字，所获几及四十元。

三十日（十六号） 晴。未刻赴市政会。在恒裕划银一千二百两。又吊刘年伯之丧。晚在寓请陈亮伯、方燮尹、庄思緘、史驛甫晚餐，李搢臣辞未到。为澜翁看定报子街屋，月租十四元。因发信告澜翁。又接澜翁信。宝惠南行。发大女信。

十一月初一日（十七号） 晴。饭前访亮伯密商镇宁铁路之事，决意谢绝。败名累身之财，不可贪也。归即拍电复前途。饭后看《东方杂志》，大小文字颇入味。复范隽丞信。又梁季云信。又姚耀如信（耀如为顺直学堂乙班毕业生，尝学吾书，特由永清寄书来问笔法并应习之帖，余复书详教之）。范、姚二门人皆习吾书而得形似。苏字一派，实自吾开之。然吾书从鲁国人，而进窥大令，以坡翁为津梁。学吾书者并坡法而昧之，所谓似我者病也。（北海云：“学我者病，似我者死。”）

初二日（十八号） 先大夫生辰拜供。饭后偕夫人至报子街看六太爷新建之屋。至东城曾宅、陶宅诊病。秀冬来夜谈。

初三日（十九号） 晴。饭后至陆师傅处为少奶奶治病。朱楚白自博野县来见，谈及新制知事恃罚款为应得之财，可发浩叹。小民何辜，受此敲剥。晚餐后率铭、襄至椿树三条一行。锡兄为澜翁部署新屋，俱已就绪。

初四日（二十号） 晴。甚和暖。午初刻，澜翁挈眷到京，与夫人至新居接待，少坐即归。未刻赴社政会。朗轩、作霖来谈。晚，至六国饭店赴亮生之约。饭厅热度过炽，余著棉袍，罩猗猗斗篷而往，适得其宜。接薛正清信。

初五日（二十一号） 晴。叶华生来谈。饭后至什锦花园、水獭胡同两处复诊，即出城至广和居，约赵子珩丈、澜翁商初八夜票友在我处过排。澜翁偕回，谈至十一钟而去。

初六日（二十二号） 晨觉，闻老寇扫雪声，至为欣快。积地不及寸，日出杲杲矣。吴耀奎来见（字星垣，交河人，壬午同门吴寿祺之子）。入夜，澜翁、会臣、润泽均来，坐篾中畅谈。宝惠偕大媳爱保自江南回京。子刻交冬至节。

初七日（二十三号） 晴。先妣唯一一照片，存外家。彤伯致书家中，交宝惠敬携以来。外大母居中，先妣侍坐于左，不孝立肩侧，亡弟次寅依膝前，舅母侍坐于右，少甫表兄立肩侧。先妣时年三十一岁。又先妣单身相一纸，乃光绪乙亥年。外大母嫌画像不似，特分出此像摄影，付画师重绘。不孝岁时所奉遗像，即从此也。母亡已四十年，披展遗容，不觉放声痛哭。思緘电招午饭。燮尹、思緘所作岳母繆恭人墓碣甫脱稿，余为点定廿馀字。犹忆乙未年，采涧归余后，岳母心大慰，每言吾三婿皆能文，吾歿之后，三婿必为吾作铭幽之文，叙一生困苦，以传后世，则吾目瞑矣。既以托余等，又频为诸女言之。负此诺，瞬逾十年。今幸僚婿三人俱集京师，乃由思緘执笔序事，燮尹著论断，而余为之铭，乃金石文创格也。饭后同出城至同生照相馆，吾三人合拍一照，以印雪爪。敬以先妣像托其用光放为二尺四寸大像。寒甚归寓。澜翁、作霖来谈。

初八日（二十四号） 晴。宝惠三十岁生日，来客竟有七八十人，小辈得此荣幸极矣。

午后五钟，邀请众乐会诸友演戏，计昆腔四出，乱弹十出。澜翁演《训子》（乃关帝戏，昆腔），余演《黄金台》，宝襄演《武家坡》。不别搭台，即在客厅画界分前后场，足容男女百余人。一钟散戏。宝惠生日，无唱戏之理，一以移会友于吾处过排，一以为演习昆腔雅集，一以寄吾二老欢心也。连日料理一切，最任劳者澜翁、锡三兄、彤伯表侄也。

初九日（二十五号） 晴，大风，甚寒。午初始起。饭后挈惠往谢澜翁，久谈而归。澜翁复来，吹笛唱曲。接余熙臣信，童年旧友不通音问者数十年，兹因托吾谋事，忽以一纸见贻，倘所谋获遂，或不能代谋，则又断绝笔墨矣。人情如此，不足怪也。（〔眉〕“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熙臣之谓也。）灯下写泥金诗屏二幅，得资十二元。

初十日（二十六号） 晴。饭后乘骡车至陶处复诊，上灯始归，冷冻欲僵。

十一日（二十七号） 晴。午刻润田邀福兴居午餐。诣甘井胡同樊（守忠）处，为其亡母点主，润兄所代请也。礼成少坐，即入崇文门，至苏州胡同吴季荃同年处为其令郎诊病。至贤良寺祝小松丈生日。归寓换人力车冒风寒赴畿辅学校，以校长范棣臣、学监李仲鹵因为学生批字起衅，大为冲突，特往作调人。金筱珊、唐昭青、高景坡三同年均先在座。余反复劝慰棣臣，允不辞职。再返寓已上灯矣。进晚餐后，又挈宝惠至天乐园观谭鑫培演《宁武关》，悲壮苍凉，声情激越，绝唱也。回顾刘鸿升等，奚啻土苴。十二钟散戏。归途月明如水，寒气逼人，景象致为清迥。愉儿七岁，昨口试以加减算法，居然答对无讹，顾而乐之。闰儿八岁，能作四句小论，亦可喜。去冬锡兄患病，以黄芪建中汤治之，服十三剂而体健。今冬又病，诊其脉，乃改用六味地黄加黄蘗而收大效，治病之不可执一而论如是。夫人体不适，则又以黄芪建中进矣。

十二日（二十八号） 晴，极寒。饭后至南横街为三兄诊病。过乾祥付米账六十元。会兄、澜翁夜来剧谈。

十三日（二十九号） 阴。饭后陆师相枉谈。四钟至松筠庵，约范、李二君见面，面和心不和，究不可久处也。夜，倦甚，不耐寒，早寝。思臧来谈，留其午饭，出余所藏字画赏玩久之。

十四日（三十号） 晴。清晨隐公来谢，知父子均出狱矣。饭后即访之，谈及逮问情形，吉网罗钳无此密也。以莫须有之说，无故拘留四十二日。此种事总统不知，内务总长亦不知，纯是一般宵小以告密捕，反为奇功而邀厚赏，闻之心气郁郁不舒。晚，饭于益锡。澜、朗均来夜谈。邮寄顾表姑母洋十五元（夔尹十元，余五元）。

十五日（三十一号） 晴。脾困倦甚，竟日不出门。晚饭后勉强挈惠至东城青年会看演电影。归寓，会兄、澜翁均在箬中，不能坐陪矣。夜月当头，光阴催我，年事日衰，诵“人生几见月当头”之句，怅然久之。

十六日（民国四年一月一日） 阴。阳历元旦。地方官厅百端点缀，勒令民间过年，然应之者不过国旗招展而已（间有被迫而换桃符者）。余意兴索然，坐箬中看《金匱辑注》十馀叶。饭后至棉花四条，为太仓王屏华诊治。又至嘉应馆为萧伯允复诊。袁秉道夫人接三，往吊唁。其家传染病倒者尚有三人，延西医包治。秉道亦有染病之势，为诊脉开方。门人任邱令郑滋蕃来见，详论旗地民产之说。澜翁复来夜谈。

十七日（二号） 晴，大风。饭后至西河沿接收孔道会什物，以房屋点交冯蒂林之委托人王树堂写收条付区官。至王屏华处复诊，猝中风，痰不能出，今日神气虽较活动，然

收效殊难。归寓体倦恶寒，甚觉不适，僵卧一时许稍健。灯下看《通鉴·梁武纪》。高乾及弟敖曹将还乡，魏敬宗送之河桥，胡注谓乾兄弟还乡，应向南行（乾乃殷州人），不应送至洛城北之河桥，史文疑误。余谓当时程途应如何行法，后世既难虚揣，又安知近京不另有河桥，而非城北之河桥乎？史家因敬宗有举酒指河为誓之事，不得着河桥二字为叙事根据，读者正不必拘泥也。若以史学有用论，此等处更无须注重。

十八日（三号） 晴。午前至吴寄荃处复诊，前所开方并未服也。未刻至社政进行会举新年大会，会员到者五十人，散会拍照。傍晚至元兴堂赴干鲜果行诸商之约。归寓写买字大小四件。

十九日（四号） 晴。李嗣翁以亲家太太患病，拍电邀诊。附晚快车赴津，诊脉殊可虑。在丙女屋话至子初始出。

二十日（五号） 晴。诊脉开方稍应手。晚，餐于德义楼。傍晚为炭盆气所中，头痛特甚，临睡大吐，半夜大寒颤，彻夜呻吟，颇动独宿之感。

二十一日（六号） 空气甚湿，午后果大雪，彻夜未止。余病体昏倦，闷坐一室中，随意看书而已。病人服药稍效。寄夫人信。

二十二日（七号） 雪霁，不甚寒，诊脉大坏，勉开一方以应酬。张介眉自京回来诊脉，说与余同。病人服药后，至半夜十一钟，介眉复来，与余合诊，且互谈医理，往往入微。在今日如介眉者，可称此中巨子矣。余与介眉初遇在京津火车中，偶谈医学，大放厥辞，余时以数语辨难，乃大惊异，以为安得此洞微之论，询姓氏，知是余，抚掌大笑。嗣后不相遇而神交，今夜之来，专为余也。终日闷坐，懒于出门，检架上傅尚书（维麟）《明书》，阅徐阶、夏言、吕本三传。当钦定《明史》未出以前，治明史者唯读是编及谷氏《纪事本末》。傅公以私家而能成此巨编，当时必有重要根据之书为之蓝本，故能条理秩然，惜万历以后过于疏略，则避文字祸耳。再寄夫人信。接宝惠禀。知大女十九日得男，欣慰之至。

二十三日（八号） 阴，大风。病无起色，余谊关至戚，病者存一日即当尽一日之心，不便弃之而去。烦闷无比。傍晚访笏斋，略谈而返。看《明书》申时行、陆光祖、严清、李迁四传。

二十四日（九号） 阴，甚寒。宝坻水灾，经助赈局调查，灾民十万口，京兆尹担保，托嗣翁借殖业银行银币六万元放赈。嗣翁因其夫人垂危，特在佛前誓愿自捐一万元。余闻之，私谓嗣翁发大愿，力救宝邑十万人之命，岂不能延一人之命乎？天道有知，当获善应。午间诊脉，居然六脉有根，颇有起色，较诸昨脉判若天渊。药力虽大，安能致此，不能不归功于阴德感格也。介眉复来会诊。晚，赴笏斋之约，同局者李济之，黄桐生父子，渠铁衣昆仲，黄、渠皆笏婿也。接宝惠禀。寄惠谕。

二十五日（十号） 晴。病势大转，治法渐应手矣。与嗣翁详究内典净土妙谛，因取嗣翁所注《阿弥陀佛经》全读之。晚，与典臣至德义楼夜餐。

二十六日（十一号） 阴，大风。终日不出门闕，为子香写联两付、欣臣写直幅一件。接惠快信，随手作复。仲鹵来访。入夜狂风怒吼，势将拔树发屋，惊沙冻雪击窗，时作巨响，心中震撼不宁，棉被奇寒，终宵不寐。

二十七日（十二号） 怒风竟日，夜寒不可当。十点钟时，屋中炽炭盆、煤炉各一，

使暖气弥漫而后起。吾辈安居犹若此，彼饥寒灾难小民何以堪之？病人忽又增剧，脉象渐败，看来终不起矣。午后刘福携急应挥洒各件（大对二付，小对二付），附中车来津，兼呈锡兄一信。围炉呵冻，悉与书成。夜眠时丙女为加毛毯一条。今日寒暑表低至七度，置诸中庭，竟缩至零度，与北冰洋相同，真二十年未有之奇寒也。

二十八日（十三号） 晴，风犹不息，奇冷，为历年所无。饭后又为舒质夫写泥金对一付，笔颇不干也。竟日看《喻氏医案》，此老诚霹雳手也。灯下用贡川纸界格写佛说《阿弥陀经》一叶，典臣请吾书之，拟付石印传世。复范隽丞信。又看《明书》高拱、魏允贞、赵南星、郭正域、成基命五传，新郑传表扬甚至，自是千秋公论，记得《明史》于新郑无此佳传也。魏、赵传品评亦允（此是畿辅丛书本，错字甚多，不堪枚举）。

二十九日（十四号） 晴。李亲家太太卯刻逝世，余彻夜未能合眼。附晚快车回京，火车因寒风误点，五点钟始开，九点钟抵京，倦甚，略进食即寝。病人自廿三日即服人参膏，系嗣翁太夫人从前所饵，价值一百馀，换每剂服膏二钱，可抵新参一两。廿四日脉忽转手，全是参功。近二日新得东省野山鲜参，未经糖制，其力尤厚，竟借此延五日之命。歿后尸身温软，半日始消，亦此故也。余两宵失睡，困顿不支，服鲜参汤三匙而行，居然精神焕发，可耐严寒，足以验其功用矣。

十二月初一日（十五号） 晴，稍和。一日不出门。接开封顾表姑母回信。

初二日（十六号） 晴。饭后祝赵元直表兄六十九岁生日。灯下写《阿弥陀经》二叶。朗轩来夜谈。《东方杂志》第五册考宋以后瓷器及景德镇陶器源流正变款式、颜色极详细，足资证据。

初三日（十七号） 晴。周笠航来见，并贻筱棠先师《期不负斋政书》八本。京师首善三十年前公案，略具于尹京疏牒中。又交到邵伯英丈信，并所赠《古缘萃录》一部。饭后至社政会。又至毛、袁二家行吊。灯下写经一叶。

初四日（十八号） 晴。饭后至汪家胡同祝衡三太太生日，上灯始归。在益锡夜餐。返箬写经一叶，对一副。澜翁来谈。

初五日（十九号） 晴。费芝丈来谈。未刻赴先哲祠同乡之约。乡人于此设畿辅编书局，专力搜罗吾直文献，为清史馆之史料。缘北人质朴，不善标榜，经史词章尽多绝学，而暗修毕世，不求闻达，世人亦罕知之。故征其姓名，曾不敌东南十分之四五。观于《明史》儒林、文苑，南人多而北人少，其明征也（国史馆亦然）。此次徐相国首为提倡，捐资设局，从事搜罗，甚盛举也。董其事者为新城王晋卿。晚至金谷春赴剑秋之约，晤何芷庭，知六太爷派充崇文门顾问，月薪八十元。席散，访六太爷，报其事。宝惠侍母晚快车赴津吊李亲家太太之丧，明日开吊。作五言十四韵诗寿徐贞龢前辈。

初六日（二十号） 阴。竟日六出飞花。午刻至陈静斋处为其二世兄诊病，证系冬温，几为前医温散药所杀，以石膏、大黄救之。归后写寿诗两纸。夫人率惠自津旋。澜翁来夜谈。

初七日（廿一号） 晴。大寒节。饭后至陈处复诊，病减五六。访梦陶丈久谈。晚，率惠在万福居请客，专谢上月初八日演戏、照料诸友，笙笛并奏，唱曲传觞，尽兴而散。以小洋二角四分买林畏庐《韩柳文研究法》一册，乃集畏庐读文评语成编，其中极有独得处，知畏庐于此道深矣。在梦陶丈处见钱茶山山水十叶，以通草为画本，高约六寸，宽约

一尺，世间安得此大通草？知康、雍盛时，真无奇不有也（皴染朗润，大胜纸绢）。又南田公花卉扇面十幅，磨损脱矾，精采大减。

初八日（廿二号） 晴。以腊八百果粥荐菩萨及先人。王揖唐来谈。饭后至陈处复诊。归寓，吴佩伯来求诊，失音几半年矣，肌肉瘦削，见之一惊，挟药方一巨束，几同射覆。尹新吾指为肺实。余诊其脉，颇非虚象，劝其服尹方（大小青龙方增减）。傍晚倦极，闭目即入梦，力起写应酬字多件。纵笔作二尺馀大字，顿祛睡魔。澜翁来夜谈。接大兄嫂信。

初九日（廿三号） 竟日阴雪。大媳三十岁生日。饭后至陈处复诊。出城祝花农前辈寿。在三兄处晚饭。雪花如掌，马车踏琼瑶而归。

初十日（廿四号） 阴，微雪，夜雪尤大。萧小隐、施孟元来见。至黄柔济处为其夫人诊疾。夜七钟至春艳院，赴渠楚南之约，余所召者为补情天，毗陵人也。

十一日（廿五号） 阴。闻女伶刘喜奎色艺双美，特约桐琴甫及福兴居孙掌柜（以其可派店伙预占座也），宝惠同观之。未刻先至陈处复诊。又为庄二姊诊病。即诣三庆园，刘伶演《玉虎坠》全本，已登场，姿容果胜，女伶中无出其右者。刘系南皮世家女也。夜，饭于福兴，惠作东。

十二日（廿六号） 晴。午前至牛排子胡同志雨民处行吊。归后为湿饮所困，倦不能支，九钟即就枕。还清恒裕借款三百元。两次共还六百元，本利俱讫。

十三日（廿七号） 晴。至庄、陈二处，陈病已霍然，可占勿药矣（病本不重，几为吴绎之、米品三所杀）。出城至献廷处贺赘婿之喜。又答拜郑士敬。顺至同生取先妣放大遗像，原像仅六寸，年久减退极淡，今展为二尺四寸，神气转见充足，同生之艺高矣。敬捧以归，悬之内室，朝夕相对，稍可想像慈颜。宝铭夫妇挈升孙归自沪上。澜翁、润泽来夜话。铭媳胞弟晋元来下榻。接大兄信。

十四日（廿八号） 晴，大风。隐公偕其友贺逊飞来见。贺江西人，其胞伯尔昌，癸巳同年，又出次远堂伯门下。逊飞癸卯孝廉，考取知事，在京因乱党嫌疑被捕。在狱中晤隐公，论学，遂师事焉。黄次公、聂双江之事，吾见今日矣。坐人力车冒风为庄二姊复诊。惠儿亦来，同坐骡车而归。张先生十七日解馆回蓟，邀至益锡钱行。寄宝应刘我山年嫂信，回复求亲。临睡时构思稍苦，陡觉气逆心荡，汗出不止，终宵神魂不宁。真衰象矣。

十五日（廿九号） 晴，甚寒。倦不能兴，随意看医书。傍晚力疾祝献廷生日。至便宜坊赴澜翁之约。发天津李宅快信。

十六日（三十号） 晴。体中仍不快。饭后思缄来谈。周采丞同年函邀为其孙诊病，梁升未将住址问明，在绒线胡同往返，遍寻不得，因至庄处复诊，二姊将南旋，余诊其尺脉极微，寸脉转大，上壅下虚，恐致猝然眩仆，力尼其行。灯下写经一叶。张先生年底解馆，起身返蓟。

十七日（三十一号） 晴。李处请点主，四钟附快车赴津。李宅办丧事，无下榻处，乃住德义楼。在饭店夜餐毕，即至李宅与婿女略谈而返。夜半为廊下电铃所扰，不成眠。凡声之足以惊人者，以金器为最。金能克木，故胆脏闻金声，其惊倍重。

十八日（二月一号） 晴。午刻李宅以马车来迓。未刻点主，刘幼樵、张槐卿襄题，皆玉堂旧侣也。唯便小帽，长袖对襟马褂，著靴，殊不足以尊瞻视耳。归棧，钱新甫、沙紫垣偕来访，同至饭店夜餐，兼约王金子。紫垣作主人。夜，移居楼下一大室，冀可避器，

乃楼上拖椅移物步履之声，其惊如故也。幸客眠稍早，未受大累，因知欧式居室断不如吾旧式之为安适也。

十九日（二号） 夜半即雪，竟日未止，入夜更甚。玉山来谒，偕至第一楼午餐，同坐李宅马车往助执紼，至则知举殡已改明日，因留，与嗣翁、典臣伉俪闲话至夜分始冒雪而归。外间凛冽不胜，而屋中甚暖。

二十日（三号） 天竟放晴且和。余因明日定为冯石卿点主，不能留津送殡矣。玉山来，偕餐于饭店，又送余至新车站始下。七钟一刻抵京。

二十一日（四号） 阴，大风，极寒。未刻为冯石卿点主。石卿八月间患病甚剧，术者曾决其今岁必死，故石卿自意必无生望，已备遗嘱，竟为余以十剂药治痊。不料十五日夜眠，为煤气熏毙，次晨家人怪其不醒，呼之不应，抚之已冰。命数之不可强夺如是。至公善堂查核工厂账目，冒风寒而归，抵内屋，即大吐，翻肠倾胃，其苦万状。澜翁入内省疾。接崔子禹丈山西信，并伴函四十元。

二十二日（五号） 晴。寅正立春。宝惠黎明附车赴江宁。饭后与夫人同车至庄宅为二姊复诊。又至总布胡同瑞宅诊病（不起之证）。闻小松丈卧病，至贤良寺访之，为诊脉立方。归后又在电灯下写小直幅一件。

二十三日至除夕 目疾失记。除夕复谢崔子禹丈信。又许叔屏信。又复萧小虞亲家信。又复门人范隽丞信。又致李嗣香亲家信。又复王季樵前辈信，均付邮。

澄斋日记

1915年

乙卯正月初一日（二月十四号）丙子（〔眉〕以后每日皆注干支，为看病之用）晴。子正焚香谢天。辰正向东北行三跪九叩礼。在祖先神像前行礼。在至圣先师像前行三跪九叩礼。合家贺岁。与夫人同车至南横街三兄处。饭后率西儿外出拜年。行经景山前，西儿问地安门内大街两旁有廊丛屋用处，吾告之曰：此即廊房也。帝王建都，左宗庙，右社稷，前朝，后市。地安门正在大内之后，明代由官建此廊房，租与商人卖百货（二十年前抱城之东西荷包巷，今之劝业场、青云阁等犹有此意）。宫中买物，取给于此，即后市之制。清中叶后，房存而市废，遂不知此屋用处。正阳门外之廊房头、二、三条，从前疑亦类此，为夹街有廊之房，浸寻占街建屋，有名无实矣。归寓甚倦。晚，祭先像后卧篾中随意看书。吾年五十三矣，衰病交迫，道德事业，百无一成。唯医学、字学粗有心得，而又不肯专精一志以求之，去古人尚远，愧恨万状。业精于勤而成于专。吾精神常觉懒散，安能猛进！今年当力矫此病。今日开笔，书此两条，揭之壁间以自儆。思臧、授经、吉甫、松泉、朗存、驛圃、澜翁、卿和、孟禄、叔明均来贺岁。

初二日（十五号）晴。饭后至光明殿邓处诊病。又至锡兄、恒裕、珩弟处拜年。锡旋来此。萧小虞亲家过访，遇诸石驸马大街大桥，立谈数语。

初三日（十六号）阴。饭后至邓处及诚玉如处复诊，适琴甫在座，因与鹤怡昆仲共剧谈，以息马力。上灯落神影。珩甫，安期侄婿均来。庄二姊及报子街老姨太太在内室竹戏。余独坐篾中，为将熄之火炉煤气所中，头晕、冷颤、恶逆，急返内，恣啖水果，恩女扶掖行中庭吹风，临睡又得吐，始渐解。使余误认寒疾，在篾榻拥被昏卧，迨夫人夜深客散，出而呼余，必已不省人事矣。寄惠信并伯诚侄辨诬节略。又发禹九弟信。

初四日（十七号）阴。饭后至西斜街刘处复诊。澜翁来夜谈。连日在车中看林琴南同年《韩柳文研究法》全册。昌黎文知而誉之者极多，柳州文则究心者本少，望溪更从而诋之。自来选家只重游记，摹范刻划，抒写幽愤。若其郁荡古艳，直摩《离骚》、西京之垒，冠绝全唐，唯琴南此册宣扬殆尽，可谓千古只眼。昌黎《平淮西碑》，一代杰作，然以一统天子下征三州抗命之藩臣，颂扬武功，几与铭燕然、定天山之耀威境外者同，其发扬蹈厉，只图濡染淋漓，忘却有伤国体矣。读文者能解此旨，始知子厚《平淮夷雅》之严重恰合分量，突过退之一头。接骏侄信。

初五日（十八号）晴。晨起祀神。饭后至刘处复诊。伯葭来自沪上，过篾畅谈。澜翁亦至夜分始去。董润泉、张展云来久谈。

初六日（十九号）晴。颇融和矣。午刻至北城为溥、诚两处诊病。四钟始至文明园

观剧。澜翁、锡兄已久坐矣。散后至便宜坊晚餐，专吃烧鸭，澜翁作主人。惠自南归。接隽丞信。作议病三纸，致诚玉如，因其二世兄过于张皇扰乱也。

初七日（二十号）晴。雨水节。未刻至松筠庵议农会事。至韩城馆访吉同年（同钧），拟索观光绪中叶薛云阶师任司寇，执奏太监李进喜抵罪三次奏稿，并详问此案曲折，补叙入《崇陵传信录》中，未晤。夜饭后与妻妾子女推牌九为乐，兼招澜翁与女眷入局。余无此意兴七八年矣。

初八日（二十一号）。癸未 晴。雇马车至溥、诚两处复诊。又至衡宅答拜四昆仲，俱不在家，晤三、五、六表弟妇。至八大（人）胡同赴陶钵民之约，座客群聚樗蒲，余与剑秋闷坐，繙书帖消遣，直至十钟始入座，餐毕匆匆即归，针指子正矣。

初九日（二十二号）。甲申 晴。三钟至史康侯处，祝其母夫人九十寿，请余演《盗宗卷》，配贾洪林，十钟即归。有从前医学堂学生方姓，素习余书，取余所书范君墓碑，摹仿付石印，托余名以牟利。锡兄买来一册，恶劣万状，且有讹字，可恨已极！十二钟复往史处，五钟始返，天将曙矣。

初十日（二十三号）。乙酉 晴。午正始兴。一日颇倦，不出门。

十一日（二十四号）。丙戌 阴。前晚吴念慈自岳各庄来，请为程孟常诊病，允以今日往，不意午刻有人来讣，孟常于五鼓歿矣。时正午餐，闻之掷箸而起。孟常为先师藜阁先生之子，自辛卯年由乡入城，寄宿裘家街寓中，又师事余，授以诗书，时年十七岁，相从五载，文理斐然可观。余又两次为之娶妻，助资置产。审判厅初立，荐于徐季龙充录事。屡经改革，厅员俱受淘汰，孟常以勤奋耐苦独留，累升书记长，月俸七十元，家计粗裕。乃去岁下乡勘案受寒，误服苏合丸，遽以汗死，年甫四十。哀哉！惨然竟日夕。饭后至溥处复诊。晚，在家设席请袁劭民、何芷庭、萧小虞、赵子敬、程伯葭、六太爷。劭民自津回，下火车后又休息数刻始来，入座已十钟矣。畅观两厅新悬字画，听赵、澜二君唱曲。

十二日（二十五号）晨醒闻中庭铲雪声，问之，云雪深三寸许矣。推枕而起，清润宜人。饭后至回民贾姓处诊疾，沙四代求者，病已不可治。顺至何二表嫂处少坐，见嗣孙二人同年七岁。又至嘉兴馆为萧伯允复诊，可以免死矣。兼晤施孟元。归途忽悟《论语》言仁之旨，左右逢源，听然独笑。宋以后儒者解仁字，逾深远，逾落空，全与圣言不合。灯下写经一叶。澜又来谈。夜梦至古寺中，若吾母将由此起殡安葬者，攀帏睹母棺，大声呼母，滚地痛哭，为采润唤醒，泪渍枕衣殆遍。既寤，犹有馀哀。上距先妣之葬，廿五年矣，不知何以触发此象。南望松楸，曷胜於邑。

十三日（二十六号）。戊子 阴，雪后颇寒。晨兴向东北行三跪九叩礼祝十龄万寿，汀、振、闰、贵、愉亦效余行礼。饭后希文四叔岳枉过。三兄亦来谈。四钟至溥处复诊。出城至福兴居赴何颂耆之约。席散，又至泰丰楼赴史康侯之约。归途大风。澜翁、润泽均在此。

十四日（二十七号）。己丑 彻夜狂风怒号，竟日不息，黄霾曠空，天色昏惨，黄沙积地寸许。坐篾中，写阅俱废。灯下写经一叶。范隽丞自济南来见。

十五日（二十八号）。庚寅 清晨风息天霁。夫人四十二岁生日。花好月圆人寿。晨起祭神，午刻祝拜。男客来者极多，一以委诸宝惠。未刻至社政会一行。傍晚上元节祀先。夜月皎然，几不知昨宵阴曠矣。

十六日（三月一号）晴。未初赴农会议行诸事。申刻赴恒裕之约。席散，又至同兴

堂赴韩秀冬之约，座有三德国人，切齿于日本甚深，以一时不能报仇为憾。偕澜翁同车而归。闻外间喉证极盛。节近惊蛰，屋中犹未撤炉火，宜其见此证也。熟权治法，当以清润为主，切忌发汗。夜梦应考试，竟将试卷遗失，大索不获，回顾考具，已为人攫尽，悚急万分，瞿然而寤。只因胸次不舒，梦中遂现出种种窘迫之象，可愧，可愧！

十七日（二号） 晴。隽丞来谈，当面写经一叶，详语以作字章法笔法各口诀，此皆吾近年悟到者。隽丞习吾书甚勤，为及门能书之冠。傍晚至福兴居赴陆渭涣之约，专为廿九日做寿戏局而设。钱伯愚为梁季云同年集赙，共得二百元，全数交来。笃于风义，有足多者。因作书复季云夫人。

十八日（三号）。癸巳 晴。一日未出门。周笠航来见。写对五副，捐入江皖义赈局作酬采。晚，餐于益锸。澜来夜话。向思緘借得《大云山房文初集评点本》，乃仲求世丈所过录。圈点，相传即出于子居府君；评语，或云出于张皋文先生，或云其中有子居府君所自注者，故多甘苦自得之言。此评点本，湖北曾据以付梓，因省梓工，圈点只标起讫，余病其苟简，特用朱笔为补完之。辛亥冬，此书毁于火，时念及之，拟借思緘本再过录一通。夜半狂风骤起，几有卷屋排门之势。

十九日（四号）。甲午 晨醒天色映窗俱赤。竟日飞沙走石，黄霾晦冥，更过于十四日，景象殊恶。傍晚风略小，至徐愈斋处祝其四十生日。

二十日（五号）。乙未 庄旭初（毅）来见，自广西来，谈及迁省南宁之谬。饭后访澜翁拍《折柳》全阙，酉刻至福兴居赴贻来年股东会。因政府拟办经界，特检出《朱子文集》论经界各公牒，付宝惠读之。朱子在闽，力主举行经界，格于豪强，迄未实行。然奏议中详文状，筹画精详，思虑周密，断非今日衮衮诸公所能梦见，况其视朱子，只知能讲学而已，决不知有此经世大文也。宝懿赴津省其姊，以梁季云同年赙款二百元带去交季云夫人。

二十一日（六号）。丙申 惊蛰节。阴。闻李嗣翁来京，饭后往访之。又答访赵伯俞（之瑜。惠卿方伯之子，其胞弟名之骧，字仲襄，厚存兄之婿）。灯下作所藏北凉人写经残卷跋（己酉年王晋卿所赠）。

二十二日（七号）。丁酉 阴，大风又作，天昏地惨。饭后润泽、宝惠在三圣庵为孟常开追悼会，余特往哭之。来吊者十人。古人于朋友有受吊之礼，观《檀弓》可见，后人罕行之矣。顺路答谢西南城客。至松筠庵与同乡议决出租顺直旧校。又至吴经才处陪吊。坐院中棚下，寒不能支，亟归。灯下写北凉经卷后跋。沮渠无讳及安周在高昌，延北凉之祚二十二年，乃见灭于柔然。安周以承平纪年，史所失载。以小银圆四角买林琴南《左孟庄骚精华录》，今日粗看一过，煞有会心，有益于学文不浅。

二十三日（八号）。戊戌 晴。庄永之（荣）自固安来见。钱伯愚来谈。作旧藏唐人写《莲华经》残卷跋。批诗钟卷。晚，在恒裕备两席，请润田、沂初及合店同人，外约颂耆、锡三、澜翁、润泽，饮酒二十斤，尽醉而返。

二十四日（九号）。己亥 晴。饭后至溥处诊疾，余议病开方自谓颇有法度。归写对三副。隽丞以大八言纸求写七言，极雄健之姿。张先生自蓟来，今早开学，晚邀至益锸夜餐，遇伯葭略谈。澜翁来拍曲。接曹亲家信。

二十五日（十号）。庚子 晴。饭后乘人力车至溥处复诊，险象环生，治颇棘手。归

途迎西风而行，寒甚。隽丞久坐，问字极殷。澜翁、朗轩来夜话。为贾子咏同年题何媛叟致芸樵太年丈手札册，何、贾至交，书札数十通，情谊诚挚，唯字迹潦草，任意涂画，不复成结构，不能强谏也。接梁世兄（延春）收到帮款谢信，送示伯愚。隽丞在济南，仿吾书，大为时流推重，乃一意向吾求书法，口讲指画，悉心领受。凡余片纸只字，皆怀之而去。近来士林忽重苏书，实余开其风气也。

二十六日（十一号）。辛丑 晴。午初至溥处复诊。又出城至贾处复诊。归寓已四钟始进午餐。坐定批诗钟毕。晚饭后又至铁匠胡同黄处诊疾。检济美堂《柳河东集》读数篇。柳集以此本为最佳，堪与东雅堂韩集相伯仲。

二十七日（十二号）。壬寅 晨微雪。阴。冯帅调宝惠充将军府军法科课长兼副处长，今日早车赴江宁。北风寒甚。自去年九月至今一百十馀日，无非冬令也。饭后至溥处复诊，与少岑剧谈。萧隐公因余寄情丝竹，作书相规，其直谅可敬，然非知我心者。

二十八日（十三号）。癸卯 晴。庄永之来见。饭后至溥处复诊，昨方转危为安，收效甚捷。又出城至应沂初、刘子维两处诊疾。

二十九日（十四号） 晴。未刻至武进馆春季恳亲会。至江西馆祝陆渭渔母夫人七十寿，演剧系众乐会与昆曲会合班，余演《审刺客》，又配澜翁演《访普》，十点钟即归。行至闹市口，因罗圈胡同失慎，救火皮带纵横衢路，下车步行抵家，火已熄矣。接望之兄信（其次子寿昌携来）。

三十日（十五号）。乙巳 晴。起甚晏。饭后赴农会常会，议种树事宜。又至溥处复诊。

二月初一日（十六号）。丙午 晴。寿昌族侄（字兰生）来见，望之兄之次子也。黄斗南屡来求见，只得延接，谋送考，谋派差，刺刺不休，余倦于酬对。人人希幸进，世界安得太平！饭后至周处复诊。又至市政会。约澜翁文明观剧。散后至益锸夜餐，澜翁作主人。彻夜不眠，心气耗散极矣。

初二日（十七号）。丁未 晴。午刻至翟家口祝处为祝幼台君点主，因幼台生时与余虽未晤面而闻名倾倒已极，常向子侄辈言之，故哲嗣仰承先志宛转来求也。入崇文门至杨仪宾胡同姚处石荃兄之令媛及儿妇诊疾。复至什锦花园溥处，大兴县街汪处诊疾。接宝惠江宁禀。

初三日（十八号）。戊申 晴。郑士敬来访，不见者廿八年矣。话旧怅然。饭后至京兆尹署及诚如处诊疾。归寓，隐公过访，匆匆立谈数语而去。灯下写对两付。

初四日（十九号）。己酉 晴。回教诸君在东礼拜寺设宴相邀，同座江大金吾、袁总兵、吴总监，皆为粥厂申谢也。又有哈密回子亲王因年班来京，相貌极似印度贵人，能为汉语。归寓略憩，即至顺天府、什锦花园两处复诊。接大女禀。

初五日（二十号）。庚戌 晴。饭后至顺天府复诊，纵谈及制艺，久坐始归。车中风热交迫，咳嗽甚剧。出东城答拜数客。

初六日（廿一号）。辛亥 晴。梁季云之表兄罗君（汝玉）来见。萧亲家来谈，留其午饭。至顺天府复诊。归途访朗轩。接宝惠禀，随手作复。又复何志霄信。

初七日（廿二号）。壬子春分节 东风稍有春意矣。连朝奔驰疲困，今日坐箬中，读书遣闷，写经一叶半。晚，至福全馆赴朗存之约。史挹珊因陆军部印折断搀和铜质，不肯

认过，褫职。夫人率恩女赴津看丙女。

初八日（廿三号）。癸丑 晴。饭后至文明观剧，专为看新到沪伶林颦卿，色艺均不恶，然较之梅花则大减色矣。散后至致美楼夜餐，均润田作主人。写泥金对一副，以大八言写四言。

初九日（廿四号）。甲寅 黎明天赤，照窗如映红灯，至九钟忽晦冥，屋中伸手不见五指，俄雨黄沙，气象之坏可畏。杨慎之将南园之命，送银币二百元来，余所借也。饭后至羊肉胡同杜志远处诊疾。过益锡进茶点，以补午餐之阙。即出城至文明，请钱新甫观林颦卿。夜，饭于致美斋。皆与六太爷合作主人，节省经费。夜半起风。接惠禀。

初十日（廿五号）。乙卯 晴，甚寒。饭后至二侄女处诊疾，人病甚剧而脉不病，无从推测。算来总是学不精、识不广耳。又至姚处复诊。拟出城赴郑士敬大梁春之约，体中受寒，殊不适，遂辞之。伯葭来夜谈。寄夫人信。两日车中看《缀白裘》，其中元曲甚多，自是一朝专门之学，非后来所及。中国历来旧学，清新相接，层出不穷，各极其妙。至光绪末造以及民国，铲除略尽，读书种子，行见断绝。真三千年未有之文劫也。

十一日（廿六号）。丙辰 晴。蒯秩卿（光华）来见，博斋总戎之子，问其来意，索信谋事而已。参谒父执，唯叩兴居，百中无一二也，足以规世风矣。朗轩来谈，又招润泽来。至桂月亭同年处为年嫂诊疾。复望之兄信。元人所作传奇，抒写性情，刻画世态，专以清新见长，耐人寻味，自有不可磨灭处。节目继续，极见匠心，后人未易学步。

十二日（廿七号）。丁巳 阴。午前洒雪珠，午后大雪，积三寸许，寒甚。至姚石荃处复诊。夜月皎然，雪月交辉，毫无春景，澜翁仍冒雪而来。

十三日（廿八号）。戊午 晴。饭后至周处复诊，认定病源，放手下重剂，江湖行道者不肯为也。又至社政会。伯葭来夜谈。思臧来访，不值。接惠禀，前日南京亦飞雪花，南北天气不甚悬远。电线、铁路，传达天地之气，与有力焉，山川不足以隔之。此古今大不同之事理也。灯下写对三副。客去，读林琴南评《左传》数篇，《庄子》二篇，自是深通古文义法者。又接恩女致其妹信，知夫人后日回京。

十四日（廿九号）。己未 晴。未刻至织云公所祝姚石荃夫妇六十双寿，余演《黄鹤楼》。又与澜翁配弹词。在西邻温梦九处晚餐小憩，锡兄所介绍也。

十五日（三十号）。庚申 晴。夫人早车回京。饭后吊聂献廷太夫人之丧。陶兰泉、伍子厚、吕翰卿先后来谈。晚，独坐篲中，看山西寄到《宗圣汇志》中格言至论（皆辑录宋明诸儒要语），静观其味弥永。澜翁来话。又写对一副。从前京朝官寿辰，寿幛不过红呢，屏联不过蜡笺，且亦寥寥可数。若缎幛泥金对，唯朝贵家中有之。丁未年，项城军机大臣五十寿，最有气势，缎及泥金始居多数，然余所送者，仍八言蜡笺对也。昨姚氏称庆，屏联几及二百幅，无一不泥金，灿烂周遭，目光欲炫，偶有一二笺对，贬之隐僻污下之所，不登大雅之堂。至于寿幛，则大呢不复见矣。酬应之奢，风俗之侈，人性之暴殄，真可惊诧。金对一副，费银币极少十二元，尺幅广者价且逾之。寿辰既过，付之一掷，听其虫蚀尘霉而已。即此一端，已不止中人一家之产，他物之称是倍是者，犹不计焉。呜呼！民国几何而不穷困也哉！书之三叹。

十六日（三十一号）。辛酉 阴。畿辅学校十年纪念，借乡祠宴饮拍照。散后至文明观剧，澜翁作主人。余读书写字之外无他嗜好，冶游无其兴致，赌博则深恶而痛绝之，唯

观剧为性之所爱，借以疏荡精神。归后写对一付。

十七日（四月一号）。壬戌 阴。如此寒天，而名为孟夏，此岂适用之事耶？饭后至农会。又至北城为吴佩伯诊疾，与尹新吾会商立方。佩伯声哑气短，支离憔悴，对之可怜。灯下写经一叶半。大兄寄来小照，瘠面白须，俨然老者。今年才五十有九，望之若七十许人。发大女信。

十八日（二号）。癸亥 晴。小静园迎春开矣，此是春风第一花。隐公来谈，同检点江西刘屏存件。冯聃生自南来。申初至红庙桂宅复诊，与月亭同年畅谈。月亭耕于贯市西乡，有终焉之志，其品格高于熙彦、定成辈矣。写经一叶半，写对三付。又为吉甫写小琴条一幅。近来政府博宽大之名，曲赦从乱之徒，许其自首投诚，于是由东洋西归者，实繁有徒，京津旅店殆满。呜呼，祸其伏此乎？寄大兄信。

十九日（三号）。甲子 晴。接门人余伯申讣，以正月歿于宁古塔。伯申与吾同庚，及门中齿为最长。夏间过此，皤然老翁矣。别才数月，遽作古人，为之泫然。饭后至石老娘胡同常宅诊病。访金筱珊不值。傍晚复至贤良寺赴小松丈之约，与思缄同车而归。

二十日（四号）。乙丑 晴。饭后至化石桥陈处诊八岁小儿病。其证遍身红影，非斑非疹，发热昏迷，日本人名曰猩红热，乃近今流行之时令病，中西医家皆无适当之治法，且坏事极速，不过五日。余悉心研究，实是热毒浸入血管，有类恶痧，唯有清血散毒一法，因为拟定一方。出城至李嗣翁处，商议津浦铁路四省公司事，内务、财政二部以濮阳河工欲移拨公司，盐斤加价，存款以应急需，不知此项存款乃商民股本，以铁路利息为永远财产，岂能视同公款，任意指拨乎？余乃坐嗣翁斋中草定复部及朱巡按使函稿，约一小时即脱稿发缮。复入城至石老娘胡同处复诊。澜、泽来夜谈。写经一叶半，全经告成，共十六叶。

二十一日（五号）。丙寅 阴，大风。晨兴写对二付。又为新甫题钱文端公恭和御制诗卷。四钟因四省公司及农会领款事，附快车赴津，庄二姊适南旋，同车照料。七钟二刻抵津，下榻冰窖胡同李宅，与丙女夜话。阅《大中华杂志》，有蓝公武力辟复古之谬一篇，其持论之谬乃更甚。世界犹是世界，人犹是人，乌得谓处此中外棣通之时，便可置人道于不顾，于旧道德礼教忠孝节义之外，别造一做人之方。彻夜大风。发嗣翁快信。

二十二日（六号）。丁卯 清明节。晴。钱新甫来谈。饭后电邀刘惺庵来，偕谒朱巡抚使久谈。李赞臣邀至东兴楼夜餐，惺庵、槐卿同往，菜甚可口。散后至河北大成里访萧小虞未值。归与丙女夜话。再发嗣翁快信（与性庵合）。

二十三日（七号）。戊辰 晴。小虞来访，兼邀新甫来，同饭于同宝泰，宁波菜亦佳。三钟与惺庵附快车回京。

二十四日（八号）。己巳 晴。午刻至聂处行吊。至津浦铁路四省公司（附设李嗣翁宅），与李嗣芾、张君立、刘惺庵、马际平诸公午饭。三钟偕惺、际同诣财政部晤张次长，面商公司提款事。出城顺路赴棉花九条谢辅丞处诊疾。再至公司议定。李、刘、马三公明日回津。财政部因本年度预算不敷银九千万两，乃议加北省田赋。吾直在清朝赋额极轻，易州、涞水、广昌三县地最膏腴（即古之督亢地也，战国时即称上腴），每亩征银三分。其极瘠州县，仅征银一分。馀则普通以二分为率。圣祖垂谕天下，永不加赋。故吾直赋额，较诸江南之苏、松、常三府，只四十分之一。固由土薄民贫，而皇仁之施及畿疆者，亦最

厚矣。南人之掌邦计者，久抱不平，然在前朝，无人敢违祖训而冒大不韪，是以吾民食其德者二百余年。民国初建，其大声疾呼以欲动吾民者，铲专制之淫威，享共和之幸福。观于今日，淫威耶？幸福耶？抑古今开国历史，无不以反苛政、免重征为收拾人心第一义。乃横征暴敛，更甚于前，密似牛毛，苛逾虎猛，腴脂膏，罄锱铢，以供暴兵冗官之吮嘍。“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圣人之言痛矣。

二十五日（九号）。庚午 晴。仪征陈桐甫（昌荣）持叶少云介绍书来见。饭后至东城为二侄女诊病。又至溇处行吊。在马车中忽头眩呕吐，归仍眩，不能兴。接浙江本家有成信，于余为叔祖行，已入湖州籍（为讼事乞援）。

二十六日（十号）。辛未 晴。饭后至谢辅庭及嘉应馆熊倚梅处诊疾。朗轩来谈。

二十七日（十一号）。壬申 晴。饭后至社政会。又至杨荫北处诊疾。朗轩邀广德楼观剧，福兴居夜餐。接玉山侄信。《伤寒论》中，凡仲师不出方者，欲后人随所现之证而斟酌制方耳。郭氏、常氏诸家，必举一成方以实之。是以死方治活病也，安能丝丝入扣？使有成方可用，仲师何不自定，乃待后人补亡耶？又《伤寒论》精简赅括，语无虚设，往往句中藏句，句外藏意，在人深思而自得之。注家以后世浅冗文法读《伤寒》，不曰文义不贯，即曰中有遗脱，臆增臆改，可谓胆大心粗（此弊《金鉴》尤甚）。

二十八日（十二号）。癸酉 晴。伍子厚来谈。饭后至谢处复诊。夜，饭于益锡。涪州施曾豫来执贽（字孟元，年二十五岁），从余学医，先授以生理学，集《内经》、《难经》中脏腑分量尺寸，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及营卫血气行度，使录出读之。复授以《伤寒论》，暂用西昌喻氏注解。宋元以后，注《伤寒》者数十家，各有长短。喻本虽病琐碎，而界画分明，易于讲授（至太阳经分三大纲之说，前人亦已驳之）。施生天分极高，且好深湛之思，于医道最近，果能持之以恒，或望有成。复季文五太爷信。

二十九日（十三号）。甲戌 晴。南昌钟绳武来见。其父由咸安宫教习得知县，余总裁宫学，特认师生焉。饭后写匾联多件。傍晚至明湖春赴李照忱之约。会兄来谈。

三月初一日（十四号）。乙亥 金筱珊来商森林事。饭后至炸子桥王淑庄（孝偶）处诊疾，又至辅庭处复诊，适吴绎之亦至（京师之名医也），合定一方。辅庭畏余方之重，必商诸一知半解之亲友，故余与绎之诊虽数次，迄未服一剂也。余不忍其危困而迷误，用厉语以激之（因误服庸医之药而致困笃，遂从此畏药如虎，于不当疑者而亦疑之）。至恒裕取息金。闻新开都一楼菜美价廉，邀沂初、耀廷步行往餐，仅费银元一大圆。夜，大风，花时通例也。

初二日（十五号）。丙子 晴。刘嗣伯来见，新简广东财政厅长，余以宝铭嘱之，嗣伯允用为科员。饭后至农会，园中桃杏三百馀株，望之如锦。偕诸君循行玩赏，乐而忘归。又看园丁接桃树一株，此理不知前人何以悟出。游毕回室中议决数事。傍晚至庄宅赴思缄及陶氏昆仲之约，见赵拗叔书画册甚精。归寓看《伤寒论·厥阴篇》十馀条始就枕。有当归四逆汤一条，诸家注皆疑其方不对证，徐注亦极牵强。余检《千金翼》、《金匱》、《玉函》（《千金翼》，孙真人所载《伤寒论》，为唐本，《玉函》乃真宋本，余五年前所得者），字句与今本不同，意义了然明白，不觉砉然而解，怡然而适，其快乐匪可言传。其说详书于《伤寒论·类方》之内眉。

初三日（十六号）。丁丑 阴。午初出平则门至圆广寺吊尚十嫂之丧。至十刹海会贤

堂赴樊樊山、罗揆东、易实甫诸君修禊之约，京师知名之士大概集焉，到者约及百人，用颜延之曲水修禊四言诗分韵赋诗，余拈得泳字。归寓换骡车出城至王、谢二处复诊。又至福兴居赴顾德邻之约。朗、澜来夜谈。量能婿以免考知事，由徐州抵京，下榻筠心馆。

初四日（十七号）。戊寅 晴。吴介眉同年来谈。饭后写匾联数件。近日行医鬻字所入，颇助生计。作修禊七言古诗十四韵。昌黎《李花》一首，韵与此同，吾诗即从韩公脱胎也。施生来，授《伤寒论》十馀条。间日一来，后不琐记。复谢翁氏妹信。又复侄婿徐怡斋信。接门人王部响信。

乙卯三月三日十刹海会贤楼修禊，分韵得泳字

古人修禊重上巳，巳读作俟音未正。上丁上辛皆天干，地支何独着为令？又况上名撮中下，支或两逢毋乃病（假如初一日值午，则本月仅两值巳日，而又在月之十二日，安得名为上巳？此理甚明）。〔眉〕此意未经人道。后世沿袭不谏日，三月初三从七政。长安诗人寻旧盟，日在丁丑春正盛。楼阑六曲会群贤，湖田九罟措方镜。明窗髻几集少长，矮笺乌丝记名姓。纷纷逐队叙情话，所贵心亲无貌敬。分曹拈韵诗角雄，接席举杯酒中圣（中如字）。相将摄影列水次，共袂不祥葆真性。九衢红尘不污处，澹然弥觉春阴靓。风雅堕地耆旧稀，吾侪不振时难更。兰亭曲水迹已陈，右军光禄爽犹竞。愧我荒伦初入室，获陪雅游足自庆。缀名幸附画图末，避舍敢撻笔锋劲。作歌匡谬兼纪游，为后百年助涵泳。（语语是当日情事，无一肤廓句。）

去春盆梅开后，移植于小静园芍药圃中，北方天气过寒，土不宜梅，姑种之，胜于抛弃墙角也。去冬之寒，剧于往年，不谓交春后枝条仍活，近日竟开花十馀朵，清芬扑鼻，与海棠、丁香相掩映，艳福奇征，喜出望外。倘能岁岁增长，玉立临风，岂非吾园殊景乎？为之喜而不寐（都下名园林立，独无梅树着花者）。

初五日（十八号）。己卯 阴，微雨洒尘。未刻至大德通，偕任亮侪赴东邻福寿堂观剧。都人士梅、刘、林、尚分党标榜，足迹从不涉斯堂，而班中王素兰报章曾誉为坤角翘楚，度其必有动人处，观其《女起解》一剧，果然花颜俏丽，珠喉清脆，亦足销魂也。散后仍返通记进餐。又至谢辅庭处复诊而归。锡兄偕懿儿赴岳各庄为亡友王西岑扫墓，兼省孟常妻、子。改削昨作诗。凡五、七言古诗脱稿后，必须写出朗读，其中句弱字哑处，必多读之始见其病，随读随酌改，方成佳篇。此秘诀也。

初六日（十九号）。庚辰 阴。先大父忌辰拜供。饭后为辅庭复诊。访李嗣翁。晚访小松丈，留夜餐。接惠禀。

初七日（二十号）。辛巳 阴。思緘以所作修禊航字韵七古求改削，为改定数句。傍晚至王、杨二处复诊。至悦宾楼赴延铁君之约。嗣伯来辞行。伯葭来夜话。寄朱经田、汪向叔二信，为农会领款事。

初八日（廿一号）。壬午 晴。起甚晏。甚矣，吾之荒也。饭后至谢处复诊。日前治正得手，误服绎芝犀角地黄汤，几致危殆，此两日皆救药，不暇治病也。访嗣老商公司事。至天寿堂祝冯润田四嫂六十寿。

初九日（廿二号）。癸未 晴，北风颇寒。西圃补种鸾枝四株，春光殊绚烂矣。饭后至西直门汪处诊疾。因至十刹海赴张君立之约，园中多花，梨花尤胜，徘徊花下不忍去。连日读《难经疏证》。所辑旧注凡十馀家，而秦越人精义，终苦不甚发明。余拟俟用功略深，别为之注。余于《难经》，最有心得而默契古圣者，则为诊脉法，全与今人所传左右手部位不同，证之仲师而悉合。别详论之。

初十日（廿三号）。甲申 晴，大风。至谢处复诊。又至沈子封丈处诊疾。至朱芷老处行吊。灯下作津浦公司致同乡启稿。复李厚卿信。又复玉山信。车中读《难经·肺浮肝沉》一条，并悟物理。彻夜不成眠。

十一日（廿四号）。乙酉 晴。巳刻至乡祠演礼。归寓换马车至什锦花园溥宅、石板房冯宅诊疾。夜早寝。

十二日（廿五号）。丙戌 晴。巳刻至乡祠行春祭先贤礼，徐相国主祭，余为引赞，祭毕午餐。至社政会常会。又至后铁厂陈宅、豫学校马积生前辈处诊疾。过益锡夜餐。接新甫信，萧府允于四月廿三日遣嫁。今日乡祠三老：王仲莲年伯（庆祺）自宝坻来，年七十九岁；俞小园丈（培元）年七十七岁；王少农丈（振声）年七十四，皆吾顺天老辈，皆精神矍铄，洵盛事也。

十三日（廿六号）。丁亥 阴。至陈、谢二家复诊。朗轩、澜翁来夜谈。连四日彻夜不成眠，今晨尤困顿，胸热神疲，因服黄连上清丸，睡前静坐半小时，居然入梦。

十四日（廿七号）。戊子 清晨微雨，园花涵润，益觉妍艳。至王、陈二家复诊。朗轩、伯葭来谈。写对二付。

自十五至廿五日目疾失记。

廿六日（九号）。庚子 雨后畅晴，清润适体。日本以要求条件不满意，于昨日午后六钟下最后之通牒，限四十八点钟答复，如不允所求，即有相当之处置。项城受此恫吓，召集误国诸大员及参政议决，立时全数承认，于夜十钟送日使馆。虽躲过眼前兵祸，而主权丧失，国不成其为国矣。且如第三国之异时干涉何？（条件尚未宣布，余虽知之，然不愿记也。）吾亦愤无可愤，悲不成悲矣。午刻至圣庵寺为袁秉道同年德配点主，锡三、作霖襄题。在寺午餐。至松筠庵同乡会，议管理会馆规则，公举正副董事（即值年改称），应厅令也。农会一部分人，因一号余未到会，诸事待余而决，特在庵附开一会，逐条定义。三钟至朗轩处陪媒，薄暮归。余此次目红颇剧，各种眼药俱不效。谢辅庭传余一方：用霜桑叶、黑芝麻煎汤熏洗（大约桑叶三钱、黑芝麻一两），云是秘方。试之，立时红减，凡熏洗五次而退尽。

廿七日（十号）。辛丑 晴。写联额数件。至石驸马大街，为王幼山（家襄）夫妇诊疾。藤花盛开，薰风披拂，清馨满院，邀杨时百、罗瘦公、易实甫、郑叔进、顾亚蘧小酌赏花，以藤花糕饷客。时百携琴而来，听其弹《渔樵问答》、《阳关三叠》。时百笃嗜琴学，所得甚深。

廿八日（十一号）。壬寅 晴。张侠诚、罗镜湘来谈。镜湘近治道家言，用功甚苦。余谓孔子之学，圣神广大，诸子所述，纬书所记，不尽无稽，特门人不能皆得其传，且多口传，未着竹帛。《论语》、《大学》、《中庸》，乃其至正至粹，七十子咸与闻焉，然其微言大义，后儒亦罕知之。必综三教以观孔子，乃能通其旨耳。镜湘深以为然。饭后至嘉应馆啜

隐公丧明之戚。又至谢处复诊。

挽李秋丞

月泉吟社，君方舞象，我尚垂髫，旧事不堪提，沧海更挥遗老泪；
江淮世家，青鬓抡魁，白头槁死，今生已如梦，儒冠休误再来身。

廿九日（十二号）。癸卯 晴。午前至王幼山、王芍庄两处诊疾。饭后新甫来谈，因约澜翁来此，同至庆乐观鲜灵芝剧，散甚早。接惠禀。

三十日（十三号）。甲辰 阴。昆师母安葬，已刻前往公祭，出朝阳门，过东岳庙问途，始知距太平庄茔地尚有十七里，热风扬沙，废然而返。至小拐棒胡同看二侄女，病体居然下床，盖卧枕席者十阅月矣。昨夜彻宵不寐，疲困不支，归寓合眼，稍入梦，王幼山电促复诊，勉力前往。顺至益锡夜餐，专候宝惠到京，八钟铭拍电告，惠未到，乃独食。连日看《千金方》，研求儿科方法，始知向来见解之疏。

四月初一日（五月十四号）。乙巳 阴。午后雨，彻夜未止，时有雷声。冒雨至王幼山、刘同仁两处诊疾。吴卓如、陈桐甫、伍子厚均来见。宝惠晚车自江宁到京。接石首县史持叔信并银一百元。发大兄，五、七弟妇信，告阿柔喜期。

初二日（十五号）。丙午 晨微雨，旋晴。午刻至王处复诊。赴农会例会，因新从天津领到常年经费银五千元，特备酒肴宴余。此款几失而复得，余有力焉。宴毕决议应办各事。归寓临右军真迹一纸，系手札一通，《中华杂志》石印于第二册，不知得自何许？笔法遒茂，虽不敢定为真右军笔，要出于南宫、松雪之手，非元以后人所能伪托也。二女自津归宁。

初三日（十六号）。丁未 阴。饭后至旧刑部街傅宅诊疾，一门喉疹传染殆遍，其势甚凶。又至王处复诊，颇有出险之象。谢作霖与其弟蕙庭（阳）、蒋德华来谈。夜，餐于益锡。为宝铭作刘嗣伯书。又为吴竹如作范雎臣书。宝铭将之粤东，叩拜辞行。此子忠厚，无机心，胆亦小，唯性浮，学无根柢，不足自立。吾深以为忧，再三勸以用功，多看有用书。勿恃我有情面，人不好意思不用我；当恃我有才学，人不能不用我。

初四日（十七号）。戊申 竟日阴雨。至王、傅、谢三处复诊。王极危，傅有生机，谢已愈。张小松丈贻鲋鱼一尾，甚新鲜，内外分啖之，并招募老同尝。吴竹如来辞行。宝铭早车出京赴广东。彤伯晚车赴天津。两日看新出《清代野记》凡三卷，署名梁溪坐观老人，不著姓名。曰梁溪，当是无锡人。所记间有足征信者，而道听杜撰者亦复不少。其记宫禁事，类皆得诸炳半聋（名炳成，字集之），不知可信否。然近世南人，不满意于清室帝后，已成一种流行性，此从古未有之变态。盖一代之亡，学士大夫作为笔记，追述先朝故事，多寓忠爱之忱，独近世不然，故余于此类纪载，不乐寓目，以其本源先不正也。唯此书尚识体要。

初五日（十八号）。己酉 晴。至傅及王芍庄处复珍。闻王幼山夫人逝世，自愧学术不精，误人性命，内疚于心，寝食俱废。余每诊一重证，归来念念不忘，有时为之不眠，此心颇为所累。然欲效江湖派以不关痛痒、不负责任之方剂搪塞病家，吾又不肯为也。

初六日（十九号）。庚戌 晴。五女之乳妈忽患霍乱，几濒于危。凌晨即起，为之检定方药，遂不能就枕。幸得孙真人一方服之而愈。饭后至司法部街张毓皖（家骏）处（甲辰翰林），为其太夫人诊疾。至庆乐观鲜灵芝演《蝴蝶杯》，极视听之娱。夜，饭于致美斋，澜翁作东。门人塔式古赠余吴挚甫、张廉卿二先生合评《史记》。从前门人李子周曾赠余洋装本，用洋纸两面印，偶一破损，无从粘补，且印墨稍重，即侵及另半叶，殊不适。观此重印本，改从旧式，颇胜。

初七日（二十号）。辛亥 阴。饭后至芍庄处复诊。又至广惠寺吊秋丞兄之丧。访李嗣翁久谈。又访许季芎未晤。量能邀益镛夜餐。魏文石来见，出示其父静涵信，知文石之弟若泉病歿于上海。余于贞女烈妇，极表尊敬，而平日所持学说，则极不以过门守贞为然。夫妇以情合，以义守也。既无夫妇之情，安有守节之义？归太仆《张贞女辨》持论甚正。故法律不重守贞，不禁再醮。旌表之典，出于例外，所以励薄俗也。唯若泉英年好学，致可惜耳。检出庚帖聘礼归诸原媒何志霄。写对四付。

初八日（二十一号）。壬子 晴。杨慎之、景周偕来，皆新取知事。量婿保送知事，亦审查合格。午刻至珩甫处，为其次媳点主。产后发热，医陈姓以大苦寒剂投之，三剂未终而命绝。略进午餐，至傅、张二处复诊。傅氏白喉证，十愈六七矣。又至总布胡同赵李卿处，为其夫人诊疾。归寓背痛腰酸，卧懒于兴。宝惠将行，以二十年前所买《文献通考》与之。欲究经世之学，舍正续《通鉴》及此书，无二道也。寄五、七弟妇信。

初九日（二十二号）。癸丑 晴。李师葛来谈。至益镛午餐，偕惠同车至杨荫北处诊疾，顺作琉璃厂之行。傍晚又至陈公侠处诊疾。出城赴朗轩又一村之约。寄新甫信。

初十日（二十三号）。甲寅 晴。西圃芍药盛开。洋月季四丛亦含苞欲绽。此乃四年前盆景花开后移植圃间，枝条茂密，高可隐人，花不下百馀朵。凡花皆以向阳避北风为宜，种之无不活者。午刻至岳云别业赴杨时百之约。何志霄适在京，电约过寓，面谈，请其函致魏精卿于晋省。晚诣益镛夜餐，锡兄作东。接萧亲家信。

十一日（二十四号）。乙卯 晴。饭后至盛幼盒处诊疾。又至张处复诊。宝惠起身南行。

十二日（二十五号）。丙辰 晴。午刻至赵李卿处复诊。余初八日初诊，断其为少阳证，决非胎气，且注明切忌温散。旋请吴绎芝来，见余方案，举其说而悉反之，病家悦其言，服药三剂而病剧，经水复来，显非胎气，乃思吾言，急电相邀，而病势颇棘手矣。在吴绎芝忌余特甚，不惜相反以示奇，乃医家同道相轧之恶习，其如病家性命何？又至什锦花园瑞裕如处诊疾。晚，约张师、锡兄、量婿在龙海轩夜餐。接新甫回信。有清中叶，东南名医称叶、徐、薛。以余观之，徐、薛皆非叶匹也。叶先生治风温及幼科痘疹，补仲师所未备，救众生之沉冤，可谓独立医宗矣。

十三日（二十六号）。丁卯 晴。午初赴便宜坊孙子久之约。散后至谢、赵、瑞、张、盛五处复诊，傍晚始归。又写八言大对一付。今日医、字所获共三十元。在盛幼安处晤萧亲家面商一切，脱尽俗套繁文。又阅《金匱》十馀叶始就枕。此心不妄用，庶几静而专。

十四日（二十七号）。戊辰 晴。舒城孙山甫（家彦）来见。其母何氏，金波表伯之女，吾祖姑母之孙女也。山甫为吾表外甥，述及寿萱表伯已于去秋在西安病歿，闻之怆然。饭后至赵、瑞二家复诊。在益镛夜餐。秀冬来夜谈。车中看《梁高祖纪》十五、十六。东

魏杜弼对高澄曰：天下大务，莫过赏罚。赏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罚一人，使天下之人惧。苟二事不失，自然尽美。可谓要言不烦。

十五日（二十八号）。己巳 晴。饭后至赵处复诊。久病更医，势将危殆。余以小柴胡汤一方建奇功。李卿至此始叹服古方之可宝，而医家必须读书人。又绕至西安门外王聘卿处诊疾。四日中每日皆奔驰三四十里，而余不告困者，以沉心静气坐车中看书，听其自然，绝无烦躁、畏难之见存也。姻女归宁抵京，离膝下三载馀矣，并携外孙男女各一人。接宝惠禀。天士先生之用药也以气，余之用药也以味，兼以形。味之说，人多知之。形则虽知而不能尽。大凡像何藏者入何藏。如马兜铃像肺，荔枝核像睪丸之类。像车轮者，多转气运脾。藤蔓生者，多入筋络。外皮坚韧者，多固卫气。中心空者，多能通中。至若有翼者治上焦，有足者治下焦，皆吾所自悟而创其用，与《本草经》不甚相符，而用之辄有奇效。此所谓尽物性之学也。接大兄信。

十六日（二十九号）。庚午 晴。李啸溪同年来就诊，出示近作感事词一阙，谱以宫商，含思凄婉，结调悲凉，读之辄唤奈何。唯第三句“头岑岑也”四字，三阳平，一上声，歌之不甚协律，然又无以易之。阅此方知昔人作传奇者，惨淡经营，难以共喻也。饭后至盛、谢二处复诊。又至荫北处诊疾，并晤味云。寄五弟妇信。

十七日（三十号）。辛未 晴。社政进行会第一百次纪念会，到者五十人，会散摄影。至王、谢、盛三处复诊。酉刻至惠丰堂赴效述堂之约，鲑鱼全尾，肥鲜供一饱。中日条约，允以胶州湾还我。此日本明知欧战罢后，德国决不肯干休，故嫁祸于我，使中国代承其弊耳。举朝乃昧之于此，而以收还青岛为得计乎？项城以术愚民，适以自愚矣。

十八日（三十一号）。壬申 晴，稍凉爽。饭后至赵处复诊，开调理方归，写匾额屏联甚多。车中看《梁纪》十七。梁武之毫荒，太子之庸昧，执政之昏贪，诸王侯之各顾身家、不知有国，合而构成亡国之惨。吾读此二卷，吾痛心于光绪末年、宣统三年中之朝局。

十九日（五月一号）。癸酉 阴，微雨数点。未刻至农会。傍晚至谢处复诊，辅庭病垂愈，因家庭大触气恼，肿胀又作。西昌喻先生论水证，责之肝、脾、肾三脏。今日肝气伤肾，少阴之门全阖，肾水不下行，乃上逆而为喘，横溢而为肿，其势颇危矣。至泰丰楼赴康侯之约，与王晋卿兄密谈，知黄初之局将成。思緘来谈。

二十日（二号）。甲戌 阴。啸溪同年来复诊。饭后至赵、盛两家复诊。傍晚老来街周仲洛又延诊。率姻、丙两女在益锡夜餐。新亲新人自津晚车到京，下榻潘家河沿庐陵馆，送去下马酒筵一桌。车中看《梁纪》十八（高祖讫）。夜半雨。

二十一日（三号）。乙亥 晴。至幼安处复诊。闻三兄病，特往治之。在恒裕小坐，取款三百元。路过乾祥，还米价一百五十元。朗、存来夜谈。

二十二日（四号）。丙子 夜雨晨晴。午后过礼告期，两家均不请媒人，创局也（前年过定，原媒为钱新甫、熊经仲两同年。今新甫南旋，经仲杜门却扫，若各遣少子代行，甚无谓也，不如省之）。夜饭后，抽身至幼安处复诊，幼安甚张皇，其实病势得解，吾有把握也。大风微雨。

二十三日（五号）。丁丑 晴。天转凉爽。为宝纶完姻。午刻祭祖。未刻发轿。申刻结亲。酉初刻见礼。戌刻宴新妇，大儿妇代主。新妇为萧小虞亲家第四女，年二十岁。余因连年办喜事，未出帖通知，亲友闻而来贺者仍有百馀人。宝惠在宁，宝铭在粤，余以一

身酬酢其间，疲困已极。

二十四日（六号）。戊寅 晴。午刻新妇回门。申刻约荣昌来摄影，采涧夫人居中坐，儿妇五人列于左，女十人列于右，不可谓非家庭之盛也。昨停诊一日，病家望眼将穿，扶倦赴盛、谢、周三处复诊。辅庭因大怒而病势反复，今诊其肝脉垂败，甚可危。

二十五日（七号）。己卯 晴。一日不出门，挈姻女、衡侄女至益锸夜餐，适遇朗轩，代付价而去。近数年宋诗风气盛行，以余所知，陈弢庵、陈伯严、郑苏堪皆学黄陈，赵尧生学东坡，梁任公学山谷，皆诗家之卓卓者。余则专以中晚唐为师，不再易其趋向。犹忆庚子处危城中，日读少陵诗，不知我之为少陵，少陵之为我也。辛亥以后，日读晚唐诸家诗，又不知我之为晚唐，晚唐之为我矣。读诗作诗，俱关性灵。与性灵不浹洽，不能强我嗜他人之所嗜。与性灵相接触，心头眼底，酝酿氤氲，不自觉与之俱化。身之所历，逐处动心，一番举起一番新，较从前更进一步矣。

二十六日（八号）。庚辰 晴。午刻设筵会亲，唯亲家太太一人来。出城谢南路客毕。惠、铭出京，襄在厅当差，纶、懿在学校，更无分劳之人，亦苦矣。顺为辅庭复诊。谢小虞亲家信。寄大兄信。接董秉勋江西信。子谨学博之子，从不通音问，因范隽丞为检察长而来。余尚不悉其台甫，可谓临时抱佛脚矣。大凡临时抱佛脚者，无不过河拆桥。彼固与我无涉也。连日看《通鉴》梁简文帝、元帝纪。桓温枋头丧师而废海西公，宋武关中丧师而篡晋，侯景巴邱丧师而篡梁，以及齐文宣周闵帝之篡东西魏，皆因威信既失，惧不足以自存，日暮途远，遂倒行而逆施。此固前史之章章者。

二十七日（九号）。辛巳 微雨数点即晴。饭后至穆宅贺嫁女喜。顺谢西城左近客。傍晚步行至澜老处，留夜餐，朗轩接踵而至，久谈乃归。近日蟋蟀鸣于阶下，萤火飞于墙隅，当此夏至以前盛阳之候，乃见此纯阴之物，真宵小得志时矣。抑中国其有兵祸乎？隐公来久谈。

二十八日（十号）。壬午 晴。饭后至长叔起家行吊，即谢北城客，奔驰三十里；到家疲矣。彻夜不成眠。谕宝惠书，论作公牍文法，当专学西汉人、唐人，并举近日所读《通鉴·梁纪》两条为一隅之示。

二十九日（十一号）。癸未 晴。晨间竟未入梦。午前至周仲洛处复诊。未刻将出宣武门祝珩甫五十寿，豫学堂大火，楼阁俱付一炬，警兵扎路，不通行人，至六钟始往，又为辅庭复诊。珩处夜餐甚劣，忍饥而归。接宝铭信，嗣伯委充矿务科二等科员，月薪六十元。何氏表妹来拜，金波表伯之女，吾胞祖姑母之孙女也，适舒城孙幼屏（德璋）。就枕前读马虞臣五律十馀首，以定心气。其五律之妙，直可追随右丞，超出中晚诸家之上。唯右丞兴象深微，后来视之，总觉着力耳。兴象二字最未易言，作诗不窥此境，终非上乘禅也（古文讲体势，诗讲兴象，皆非门外汉所知）。

三十日（十二号）。甲申 晴。孙幼屏来谈。未刻偕夫人、恩女至丹桂观剧，散甚早，夜餐于益锸。接惠禀，知初六日随冯帅北来。温李诗，非读破千卷书，不能道其片语。才人学人，兼而有之。宋人诗最为枵腹者所喜，然如东坡、山谷诗，语语有出处，运内典而融化之，亦岂易言哉！湘乡文正言，世人每自命能使贪使诈，正恐欲使贪诈，反为贪诈所使耳。真名言也（此出于余所记忆，恐与原文不符）。为蒋德华题泰岱观云图。

题蒋德华泰岱观云图卷

驱车两度绕山根，望里烟云割晓昏。今日奇观披絮海，小窗合眼梦天门。置身绝顶孤鸿翥，荡足洪涛万马奔。奕奕眉间豪气在，与君杯酒话乾坤。（后三句似尚雄阔。）（〔眉〕十三元韵，音最不谐，作律诗须知选韵。）

五月一日（十三号）。乙酉 阴。啸溪同年来复诊，澜翁亦至，合拍《钗钏记》谒师一出。饭后至东城沈处诊疾，因答谢城内外各客。

初二日（十四号）。丙戌 阴雨。至谢处复诊。疾殊无可挽救，唯对于辅庭不便回复，只可虚与委蛇。又在恒裕取款。看《通鉴·梁敬帝》讫。

初三日（十五号）。丁亥 阴。答谢西北城客，赴农会常会。唐昭卿同年建议养鸡，简易可行。接惠禀，以有交涉案，不克来。（冯军调戏英国女子，不从，怒而以枪刺之，兼伤英妇孺二人。吾国军人程度如此，安望强盛乎？）

初四日（十六号）。戊子 黎明雨达午，西北风起，极凉。余忧闷无聊，唯看《小说月报》消遣。至谢仁冰处为女婴诊疾。灯下写联额数件，腰痛腿酸，艰于俯仰，老病侵寻，精力顿减矣。接惠及宝骏贺节禀。

初五日（十七号）。己丑 晴。腰腿崛僵益甚。晨起祭神，余上香，命宝襄行礼。午刻祀先，跪拜后两人扶掖始兴。先考、先妣在上，不料当年髫龄孤儿今日亦衰病如此，思此黯然。命儿辈清还账目。申刻诣澜翁剧谈，冒雨而返。夜雨达旦。

初六日（十八号）。庚寅 半日雨。接宝铭禀。

初七日（十九号）。辛卯 晴。两日腰仍不健，延诊者皆却之。唯随意倚隐囊看书自遣。隐公来论学，近方治《易》，自谓所得在汉宋诸儒之表，俟预知临终之年，乃著之竹帛，以示世也。余力学不如隐公之纯，然视古今笺注亦多，印之吾心而不合。庞斌如自江宁来，为宝惠接着，留其下榻南斋。儿妇、诸女在泰丰楼为大媳饯行，固求余往，力疾与夫人同车诣焉。归与斌如谈至夜分。发南昌盛少怡表叔信。

初八日（二十号）。壬辰 晴。舒宾如自奉天寄节敬三十元。二侄女病甚，拍电恳诊。与夫人同车而往，误服曹医酸渣多剂，致肝气聚而上下攻冲，急用疏剂救之。夫人率新妇北城谢客。余换坐人力车归。灯下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吾于此篇读之十馀过矣，愈读愈见其妙。

初九日（二十一号）。癸巳 晴。托大德通任亮侪在打磨厂旧书肆买《礼记旁训》二部，授汀、振两儿读之。（打磨厂书肆专卖旧日学塾所读书。）今日小学生读《礼记》者鲜矣。旁训最便幼学。知从前课蒙之本，胜于近人所编教科书。教育部偏弃彼而取此，不解其是何肺肠。清朝三百年天下，亡于练兵、教士。练兵之罪，载洵、毓朗、铁良辈尸之；教士之罪，张之洞、张百熙尸之，千古不能逃其责也。偕夫人、姻女、恩女在益锡夜餐。夜，躁热不堪。

初十日（二十二号）。甲午 黎明微雨旋晴。夏至节。以馄饨荐先人。饭后至陈静斋处诊疾。又入城为二侄女复诊。晚，在天福堂请管丹丈、袁锡三、董松泉、白仲三、叔明、

刘孟禄、史小坪、量能婿，皆廿三日分任职务、出力帮忙者也。顺为彬如洗尘。余腰痛未平，未能往，命三儿作主人。接梁叔庄信。连日看宋赵与时《宾退录》共十卷。余最嗜宋元人笔记，择其宏深有名者，储积有二十余种，盖有三益：一、读之较经史省力；二、娱神解闷胜小说；三、随处可以增长学识。

十一日（二十三号）。乙未 阴。宝惠随冯帅到京。未刻访李仲直。又至幼盒处诊疾。夜雨。惠带来鲋鱼三尾，前晚在焦山江中网得，刘梅舫以三元买之，储以大木桶，勺江水养之，银鳞尚跃。舫致火车，一路换水，一日夜驰至京，即付庖人蒸制，夜餐饱食。自来食鲋鱼，无如此次之鲜美者。分赠思缄、澜翁、三兄各半尾。惠又携白沙枇杷、鲜荔枝，恣尝三新，飘飘有仙气矣。口福洵不浅哉！约朗轩晚餐，未至。纶、懿学堂暑假，在家每日讲授《史记菁华录》，宝襄及宝嫻、宝馨二女同听，自今日始。

十二日（二十四号）。丙申 阴。武进张竹怀（祖荫）自言系袁珏生之表弟，嘱其来见。询来意，欲在京行医，恳余姓名登报介绍。此事非书画篆刻可比，既为介绍，不能不从而揄扬，用药杀人，吾负其责。此君医术，素所未知，聆其自谓学守汉宗，则造诣可想。五媳二十岁生日，面后至南太常寺街沈步洲处为小孩诊疾。步洲乃子振同年之胞侄，子钧表姊丈之子也。归坐篾中，读《通鉴·陈武帝纪》毕。又随意写小横幅尺许，将贻长发酒肆主人，以换陈绍酒。主人姓张，酷嗜吾书，曾以旧藏上好女贞酒换吾书一纸。此幅他日可称为换酒帖矣。朗轩、澜翁、润泽均来剧谈。朗轩出示近诗十馀首，于此事煞有工夫。接季文五太爷信。

十三日（二十五号）。丁酉 晴。门人张子晋（之锐）自江西来，谈医甚洽。其论脉法，宗《难经》，与余合，且引《史记·仓公传》，证明古医经之失传。客去，余即检《仓公传》读之，其可解者不过十之二耳。闻张翰风先生曾注此传，惜未见刻本。访丹云丈，又访范棣臣，调停李仲直之意见。祝何芷汀生日，未下车。

十四日（二十六号）。戊戌 晴。热甚，惮出门，补批《家塾古文读本·王守仁申明赏罚疏》（此辛丑年授宝惠及张润泽、刘千里之读本，唯此一篇未加批点，今特补完）。此本为余心血所萃，惠颇得力于是，拟令排印以广其传。在益锡晚餐。昨写小卷托丹云丈贻长发，果送来真陈绍酒十斤。

十五日（二十七号）。己亥 晴。申刻大雷雨。乘骡车至二侄女处复诊，卿和为雇马车送归。答谢刘梅舫信。世母吕夫人生辰拜供。

隐公长兄，七载相知，两心默印。劝善规过，有古人风。其志洁行芳，难为不知者道也。太夫人年逾九十，隐公挈妻孥归省，即日戒途。垂老分襟，重来何日？黯然伤别，彼此同之。方其聚首一方，不自知光阴之可贵。尘劳间之，疾病阻之。

迨别后相思，未尝不以阔疏为悔。屋梁落月，惆怅而已。暑雨积痍，

赋诗赠行。同心之言，尚望继作

岭南重见陈夫子，旅馆相逢意便倾。旧学凋零朋辈少，晦冥风雨听鸡鸣。
松间精舍拟沧洲，列坐莘莘尽胜游。一卷谨言惩党祸，狂澜砥柱障中流。
千秋格致得真诠，圣道居然一贯传。省识吾心皆易象，寒梅皎月见先天。

道义论交肯尽规，长安良友亦严师。布帆无恙归南海，吾过能闻更望谁。
高堂健饭喜相闻，乡里从兹德共熏。独有离群南望恨，佛桑初日万重云。

十六日（二十八号）。庚子 晴。隐公、润泉来谈。傍晚访梦陶丈，留夜餐。为二侄女乞得真龙涎香少许，以治气痛。

太平湖晚步

绿阴幽草晚微凉，缓步湖边意欲忘。一种清芬人未晓，南风处处枣花香。（自来未经诗人道及。）

十七日（二十九号）。辛丑 晴。大媳挈孙男女赴江宁。饭后与夫人同车至北城，祝效述堂七十寿。又同视二侄女病，薄暮始归。门人朱品三来见。接刘嗣伯信并贰拾元。

十八日（三十号）。壬寅 晴。啸溪同年来畅谈。晚至安福胡同赴何志霄、李洛如、陶朴如之约。燥热甚，殆不成眠。

十九日（七月一号）。癸卯 阴。已刻访何志霄，交去魏处纳聘庚帖、首饰、尺头、元宝，托其携沪付还，结此一重公案。至益锡午餐。复诣农会常会，筹备大会成绩，循行阡陌，验谷蔬生活程度，辨人力之优劣。夜读晚唐张乔诗，悟唐人炼句，自有法度，少陵所谓诗律也。今人作诗，竟是乱道，大抵五律以王、孟、杜为三大家，中唐纯以韵味胜，晚唐纯以工夫胜。故五言律诗，唐人实臻其极。宋以后，七言或有胜前处，若五言则无能出其范围。此乃余近日诗学长进之境。思缄来畅谈。

二十日（二号）。甲辰 晴。吴介眉同年来谈。饭后至广宁伯街马处诊疾。在益锡夜餐，澜翁作东。复季文五太爷信。读《通鉴·陈文帝纪》。《北齐书》，世无称道者。观涑水所录齐事，叙次之佳，岂后来史家所及。

三更梦中大哭而醒，二十八字忽上心头，急起挑灯记之

心痛呼娘百不应，醒来泪眼对残灯。孩时容貌浑忘却，梦即相逢恐未凭。

二十一日（三号）乙巳 阴，时有点雨，天顿凉爽。饭后至东城看二侄女病，曹医之毒已解，日见健复矣。

二十二日（四号）丙午 晴。饭后至社政会。冯华帅来拜。

二十三日（五号）丁未 阴。午刻在乡祠公请冯帅，主人十人，皆同乡也，尽欢而散。入城又至马处复诊。随意看王船山《读通鉴论》廿余篇，论古有深心卓识，无一门面语，如此方许读史。唯船山生当两朝兴废之交，种族之见太深，掺入意见，便不尽公平。其诋毋邱俭，则纯为吴三桂借清兵而发，与史书事实不甚相符。论十六国魏、齐、周、后唐、后晋，皆有不屑之词，以其为异族也。接范隽丞信。

二十四日（六号）戊申 晴。思缄藏《大云山房初集评本》，乃尊人仲求世伯过录本，

亦间下己意，特借来照录。今日起手评两篇。此评本，或云出于张皋文先生，或云即子居府君所自定。细玩评中语气，两说皆有之。其论文中义法，非自定不能如此道出甘苦也。从前伯初族叔祖曾刊于湖北，为省工费计，圈点只标起讫，评语亦有脱落处，余曾用朱笔填补一过，辛亥冬毁于火，甚惜之。故再录此本。前岁江叔海云，尝得大云山房集外文十三篇，乃咫进斋拟刊未就之稿本。余求写目录见示，果皆初、二集所无，当向叔海借抄，付诸剞劂。读《通鉴·陈文帝纪》上毕。桐琴甫来，偕坐汽车至益锡夜餐。张子晋偕其友南通沙昌寿来见（字珠垣，亦宦江西）。素昧生平，初见即为其子乞范雎丞信，余婉拒之。又乞濮青孙信，亦拒之。世乃有如此孟浪者！世风日下，几自忘其不堪，可笑可叹！

二十五日（七号）。己酉 晴，热甚。写屏联大小七件。随意读《三国志》贾诩、刘晔、孙资诸传，始知一代之兴，必有忠实智谋之士，建经国大猷，树根本至计，以创业而垂统。未有朝无重臣而可长久者也。其时辅佐，以魏为最多，吴次之，蜀最少。然一诸葛公而能延数十年之祚。魏虽三四传而削，然晋承其绪以致统一。此当就天下生民论，不以一姓论也。读史宜于此处着眼。至王酌升处诊疾，因诣澜翁，夜饭后归。

二十六日（八号）。庚戌 晴。至王处复诊。至东城燕寿堂祝王殿臣六十生日。出前门答拜沙昌寿。晚饭后大同公寓傅姓电邀诊疾，关系急证，虽晚不能不去。

二十七日（九号）。辛亥 晴。两日热甚，几达百度。傍晚始出，至王、盛两家诊疾。在徐庆堂洗澡。赴丹云丈便宜坊约。

二十八日（十号）。壬子 晴。饭后至朗贝勒府贺嫁女喜，顺为幼安复诊。原拟赴北城，炎熇逼人，昏闷欲病，遂归。看《东方杂志》，有《读书勺言》一大篇，其中论读书之益并择书专看法，有极精到语，学生当以为法。

二十九日（十一号）。癸丑 向明风雨交作，褰帷而起，神气稍清，惜一阵即止。饭后啸溪偕曹心泉（元和人，精于音律）来访，以马车迓澜翁来，合拍《钗钏记》中谒师一阙，余唱张御史，两时许始散。南海潘若海（博）来访，今之词家，梁女士《艺蘅馆词选》中曾录数阙，于此道极深，谈及今日海内能手，当推归安朱古微前辈（号薑〔疆〕村），词学梦窗而得其真。吾于词学近五年始窥门径，垂老思力有限，不能更致精矣。平湖葛荫梧以两代画家征题。其祖名肇基，字寿芝，己卯浙闾出次远堂伯门下；其父绍金（良），乙酉选拔戊子举人，皆年世交也。荫梧出示副本，则当代名士，琳琅满目，余未易措词也。晚，偕夫人率两女餐于益锡。餐后访思緘。特访裴伯谦（景福）夜谈，裴皖人而家无锡，富收藏，精鉴别，刻《壮陶斋丛帖》，钩刻极工，两世宦囊巨万皆耗于此。出示王右军临钟千文墨迹，乃三希堂祖本，曾入《宣和书谱》。高宗初定为真迹，继细审为双钩本，出于唐名人之手，宋徽宗泥金瘦金体题签。实希世之宝，即为唐贤双钩，亦何异真迹耶？又见东坡千文墨迹手卷，卷后杂书三段，快雪堂曾模勒上石，真坡书之雄，笔端起落，具大神力。细玩良久，觉有无穷巧妙，摄入指腕间。又见南宫《云山得意图》。又见思緘处宋拓阁帖残本一册，中有王洽、王廙书，乃知真面目如是。余携坡公《烟江叠嶂歌》墨迹示伯谦，赞叹欲绝，谓骊龙颌下珠，得一足自豪矣。归甚晏，临睡大雨，喜极，坐听久之。

六月初一日（十二号）。甲寅 竟夜大雨，彻晓始晴，天顿凉爽。午刻至王处复诊。又至东城为二侄女诊暑痢，归甚疲。晚，步至龙海轩便餐。

初二日（十三号）。乙卯 晴。林女、櫻孙均病喉疹，延房星桥来，内外兼治。至润田处为冯四嫂诊疾。又折而西至杨、王两家。宝惠请涛贝勒、桐琴甫在益锡夜餐，余亦往，畅谈至十一钟始散。谈及昨日敬懿皇太妃五旬千秋，王公、师傅、近臣均蟒袍补褂入祝。内廷传戏，鑫培、小楼、怡云、瑶卿等以改革之后宫廷复有斯举，皆竭尽心力，各奏其长，虽谕以少休而不肯，较从前传差倍殷报效。噫！诸伶可以风矣。门人涂璧垣来见。

初三日（十四号）。丙辰 晴。约昆曲会中诸友，在三松精舍坐唱，局中合余为十五人。六钟开锣，十钟散，共唱十四出。余配唱《谒师》、《扫秦》。涛贝勒、桐琴甫、庄思緘出资听焉。啸溪、澜翁与余及惠均出资，极弦管抑扬之乐。

初四日（十五号）。丁巳 夜半大雨，至午始霁。至沈步洲处诊小儿疾。看《宾退录》，有一条云：“古今论天体者，言人人殊，然天主动，地主静，未有谓地动者也。唯《考灵曜》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而东三万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恒动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觉。其说独异。”按新学家动谓古人不知地转之理。《考灵曜》为《尚书》纬书，出于圣门之绪余，是地转之说，圣人固已知之，赵氏乃谓其说独异，何耶？新学后生，读书不多，轻诋中学，直井蛙而已。为儿女讲《史记》，因思旧小说《水浒传》，实能得龙门妙境。金圣叹评语，亦尽发其秘。余之解古文义法，盖自十五六岁时读《水浒》始，如瓦官寺、草料场、浔阳江、碣石村诸篇，至今味之不尽。

初五日（十六号）。戊午 阴。饭后赴农会。至顺天府为沈大京兆二世兄诊疾，久谈。夜大雨。车中看《宾退录》有一条云，熙宁青苗法行计息推赏，否则废黜。官吏畏罪希进，所散唯恐不多。此与今之验契给奖何以异？乃知聚敛秕政，千古一辙。

初六日（十七号）。己未 晴。至冯四兄处复诊。又至沈处复诊。乡祠公请李秀山将军、田韞山次长，未暇赴，宝惠代往。寄宝铭信。夜半大雨如倾。

初七日（十八号）。庚申 雨，达午始止。至长椿寺为毕怡臣夫人点主。社政进行会开三周年纪念大会，余辞会长，会员三十余人，坚请连任，不肯易举。力辞不获，只得再任一年。闻二侄女病剧，往诊。换雇马车至顺天府复诊，九钟始归。匆匆夜膳，再出至盛幼安处诊疾，泥涂困顿已极。夜复雷雨。光之速率过于声，故先见电而后闻雷，其实一物也。《春秋穀梁传》曰：“电，霆也。”以霆诂电，汉儒之学甚明。车中看《宾退录》毕。有东西周考一篇，极详晰。赵氏此录，欲仿《容斋随笔》，而功诣识见，不逮远甚。说经评史，皆无人微之论。撷其菁华，十之四五而已。阅完皮架中，换看《水东日记》。

初八日（十九号）。辛酉 晴。饭后至城外，为姚景侪夫人诊疾。误服镇坠之剂，小便淋漓不得出，痛苦异常。余断为膀胱上戾，尿管压迫，气化不行，祖千金葵子升麻汤法加桂枝以疗之。热甚，至恒裕少憩。在益锡夜餐，惠付资。夜，雷雨达旦。

初九日（二十号）。壬戌 晴。闻二侄女病笃，偕夫人、恩女同车视之，乃病已转疟。凡大病、重病日久转疟者，皆吉兆也。余昨为姚氏所开之方，今日已传至北城，盖断证奇，疗法奇，而上字又为人所不识也。稍坐即至水獭胡同，为存懋亭夫人疹疾，久坐以歇马力。懋亭以行商，住库伦十馀年，为余说库恰情形甚悉。发奋出城为姚氏复诊，所苦竟一药而愈。车中看《水东日记》三卷。书凡四十卷，明昆山叶文庄公（盛）著，所记多宣、英两朝朝章国闻，当时文献，不分体次，随手记录。

初十日（廿一号）。癸亥 晴。一日不出门，照评《大云山房》五篇。薄暮散步太平湖畔。夜复雷雨一阵。接吴卓如江西信。

十一日（廿二号）。甲子 晴。黎明雨，至午乃霁。复谢史持叔，舒宾如、钟瑞臣三处信。至姚处复诊。门人姚景侪、江子厚均自南归。过益锸夜餐。量能婚保送知事核准，今日传询揭晓，以知事用。晚凉，读玉田词，亡国之感，殊难为怀。文与诗不能如此之沁入心脾，凄然欲泪也。“断桥流水，待招来，不似旧沙鸥”，余于旧日同年同署故人已出仕新朝者，常觉懒于往还，正是此意境耳。

十二日（廿三号）。乙丑 晴。照评《大云初集》卷一讫。谢作霖来谈。至姚处复诊，风雷雨忽至，一阵即止。入城至裴伯谦处为其世兄诊疾。三兄侧室又生一男。司空曙诗：“黄金用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清室新政，练新军，遣学生出洋留学，得毋类是，抑又不止乐少年而已。乃知唐人诗有文外远致，往往如此。此所以非宋以后所及也。

十三日（廿四号）。丙寅 晴，颇热。随意看船山《读通鉴论》五代一卷。其痛斥桑维翰引契丹入中国，盖为吴三桂而发。然维翰实为庸鄙媚外之尤。余前记曾论之，船山斥之非刻也。傍晚至姚处复诊，治病先救其最急者，仲师心法如是，难为浅人道也。偕夫人率惠、娴、恩在益锸夜餐。月色皎然，明星满天，无云而大雨如注，真奇景。向晨复滴一阵。

十四日（廿五号）。丁卯 午前晴。照评《大云》卷二文数篇。至沈处诊疾。病人夜热评语，两胁胀痛欲死，块热如火。其儿女惶惶，欲备后事。余认定邪乘血崩而入血室，以小柴胡汤去黄芩加牡蛎治之（增减谨遵仲师法），半日一夜连进三剂，其病若失。据病人言，此药一入腹，顿觉气舒痛减。仲师经方，不啻神丹，世医不知用、不善用耳，乃云“古方不能治今病”，彼讷知古方何等哉！余谓医家熟读《难经》、《伤寒论》、《金匱》三书，而辅以孙真人《千金方》，不患不成神医也。（刘、李、张、朱、喻、叶六家可参看，此外则用力多而收效少。）（〔眉〕张是戴人，非景岳）中途狂风阴晦，疾驰而归，甫入门，檐溜如绳矣。大雨至夜始止，中庭积水尺许。自初四至今，每午后必雨，而午前必晴，赖此不致沉浸。车中看船山宋论十馀首。张小松丈电邀晚饭谈天，悼雨未往。彻夜不能入梦。

十五日（廿六号）。戊辰 阴。饭后至尹署，为沈大京兆两世兄诊疾，路过金鳌玉蜆桥北岸，荷花盛开，马车缓缓而行，凭窗玩赏。又访裴伯谦，兼为其二世兄复诊。夜复微雨。接宝铭禀，述省垣西关水火灾情，惨然者半日。宝惠挈樱、保附早车至津，接乘津浦快车赴宁。

十六日（廿七号）。己巳 阴。世父资政公生辰拜供。饭后至沈步洲、姚景侪两处复诊。步洲之弟星五病温热甚剧，余合白虎、承气为一方治之，连进三服而愈，竟不烦改方。薄暮偕张师、锡兄至牌楼旁聚仙居小楼夜餐，局面较龙海轩稍大，颇可一饱。三人联步踏月而归。车中看《通鉴·陈文帝纪》毕。北齐虽昏乱之主相继，而却能制法，如定律授田，隋唐皆取以为法，是其心犹在民事也（〔眉〕愧煞今日）。

十七日（廿八号）。庚午 晴。至顺天府及裴伯谦处复诊。余所藏坡公《烟江叠嶂诗》真迹，伯谦拟借付珂罗版影印，将取以镌于壮陶室丛帖中，希世之珍从此流传，亦快事也。车中看《通鉴》陈临海王、宣帝纪。接史持叔石首信。大兴、宝坻、武清各县蝗灾。

十八日（廿九号）。辛未 晴。饭后微雨一阵。至沈处复诊，风雨骤至，遍体淋漓。典

臣自津来。接彤伯信。近日无事辄看《礼记·檀弓篇》(钦定汇纂本)。此篇多为无礼之礼而设，圣贤酌中立制，或缘义起，或本情生，或因其时之习惯，虽非传自孔门，而传之者必为一再传之门人，其诸多出于游、夏之门欤？

十九日(三十号)。壬申 晴。幼盒来谈。未刻至尹署复诊，行至单牌楼，风雨骤至，逾半里，截然而止。又至二侄女处诊视。天际轻阴，凉爽可喜。六钟归，过石驸马大街，则见行潦纵横，抵寓则积水数寸，尚未消也。询知自三钟至五钟，大雨滂沱，雷电交作。而东北城竟一点俱无。谚云“夏雨隔一条绳”洵不虚也。其晴雨界画，则在缸瓦市南。同时由北而南者，衫履徐行；由南而北者，蔽帷张盖，岂非奇观。接惠江宁禀。为儿女讲《史记·河渠书》。瓠子歌云：“鱼沸郁兮柏冬日。”下三字颇不可解，注改柏为迫，谓鱼行如迫天日也。无论词旨难通，而冬字又作何着落？

二十日(三十一号)。癸酉 阴。彻夜不得眠，倦甚。心气衰耗至于此极，真废人矣。至沈处复诊。在馥庆堂洗浴修脚甚适，因叹无论何事，凡专门之学，熟极自能生巧也。为儿女讲《史记·平准书》，示以作文用排偶之法。惠由南京寄来一百六十元。

二十一日(八月一号)。甲戌 半日晴。未刻至农会。拟往视二侄女，黑云怒涌，雨脚低垂，疾驰而归，中途大雨。思臧阻雨，在此久谈始去，旋电邀余过饭，兼至裴处复诊。李直绳形容前粤抚德寿情状，维妙维肖，笑不可仰。如此人物，久领疆圉，无怪排满风潮之激烈也(革党史坚如第一次放炸弹，即谋击德也)。化石桥泥深没踝，京师不能废骡车。在伯谦处恭瞻清室三祖七宗御容摄影缩照册。太祖尊严若天神。圣祖蔼然若老儒，而眉目别具龙凤之姿。高宗具福寿相，望而知为太平天子。宣宗以下则颧颌短削，气象迥非前代之比，殆亦运使然耶？今日赴康侯之约，与王晋卿晤谈，知黄初之局将成，为之三叹！

二十二日(二号)。乙亥 阴。八点钟即为阮斗瞻处电话催去诊疾，斗瞻中暑甚剧。至二侄女处复诊，午餐。又为沈星五复诊，前病愈而又发，仍以白虎合承气两剂而瘥。归寓，史益三久候，畅谈而去。傍晚，阮处以汽车迎复诊。阮住东安门内南河沿，途中往返、诊脉、开方，钟移不过两刻耳。

二十三日(三号)。丙子 晴。午前至阮处复诊，病已十愈五六。归写武进馆门额。申刻至浦信公司，应李啸溪同年曲局。亥正始归。

二十四日(四号)。丁丑 晴。午刻至阮处复诊，开一清馀邪养津液之调理方。闻三兄病剧，换车往诊，为史绶紫误药，颇可危，急以大剂白虎汤救之。又至会馆为骆丽笙诊。又为沈星五诊。归家九钟始进晚饭。甚热，甚疲。斗瞻之病为暑入心包(凡病之入心者，皆是心包络，若直犯心君，顷刻死矣)，西医必指为脑气筋病。其实心气上通于脑，中医之旨一也。观于沉思悬想者，或仰面而思，或俯首而忆，或以手按额角，则心与脑通明甚。余用药以羚羊角为主，辅以昌蒲、朱砂。羚羊挂角而眠，其灵气全在角，角之性直达巅顶，故用以祛脑气热昏之邪。此理为余所悟出，屡用以治惊狂，无不立效。医家但知其能清肝经血热，或透血中伏热，未能尽其功用也。申初刻两日并出，众咸见之，日旁有单珥。

二十五日(五号)。戊寅 晴。饭后视三兄。昨晚今晨进药三碗，则已热和泻止，神思顿清矣。此方可为神效。史绶紫庸劣胆大，其罪可诛。温病而服温燥药，若再进一剂，疾不可为矣。至姚处复诊。又入城至阮、盛两家复诊，闷热欲昏，得微雨而稍解。夜十一点钟，斗瞻因陡患腹痛，遣汽车来迓，不过积滞为孟，乃至大惊小怪。所喜更深层人静，车

开极足，其速率过于火车，凉爽甚觉快意。接惠禀。

二十六日（六号）。己卯 阴。至三兄及姚处，又至马冠五处诊疾。夜雨。

二十七日（七号）。庚辰 阴。凉爽如秋。先大夫忌日拜供。饭后至阮处，啸溪在彼专候，斗瞻已全愈，相与剧谈。又至二侄女处。葛荫梧以其尊人毓珊户部《爱日吟庐书画录》见贻，计正录、续录、别录共十六卷，体例仿《江村消夏录》。别录则皆册页、扇面、楹帖，为著录家别开生面矣。

二十八日（八号）。辛巳

二十九日（九号）。壬午

三十日（十号）。癸未 澜翁枉视疾，在内室久谈。

七月初一日（十一号）。甲申 阴，微雨。至（应为自——整理者注）廿八日至今，齿痛龈肿苦剧，几废寝食。延房星桥医治，视右龈有一孔溃烂出脓，深可二分。年来屡溃屡痛者此也。敷拔毒生肌药以杜再发。思缄来视疾。电灯下勉写余氏祠额四大字，每字大可二尺。又以八言大联写四言，濡染淋漓，腕力尚健。今日寅刻日有食之。北京食四分一；福建最甚，食八分一（应为食二分一——整理者注）。

初二日（十二号）。乙酉 晴。龈伤略减。李仲权来，坚邀为斗瞻再诊一次，即可放胆入直公府。勉为一行，病已复元。廿七日所诊斗瞻之弟妇、侄妇、侄女均着手安全。接惠禀。又接铭禀。又广州萧小隐信。又天津嵩岑叔祖信。中兴之中，有平、去二音，杜诗“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又云“神灵汉代中兴主，功业汾阳异姓王”，是两音并用。

初三日（十三号）。丙戌 晴。姚氏病极难着手，前已辞之（其家中人有半知医者，时时以私意开方挠乱，而服药又不中节度，最为医家所忌）。今又苦邀，不得已往诊，病弥不可为矣。又视三兄疾。夜雷雨。

初四日（十四号）。丁亥 阴。饭后至京兆署诊疾，往返经金鳌玉蝀桥上，翠盖红裳，凉风送馥，凭车窗徐赏，心旷神怡。冯公度在织云公所为太夫人庆寿，遣纶、懿代行。寄惠信并家存红素绸幃共五份，托禁卫军带。又看《水浒》末一回宋江等诈降，张叔夜责之曰：“我若今日赦免你们时，后日再以何法去治天下？况且狼子野心，正自信你不得。”此书施耐庵成于明初，惜乎明末熊文灿诸人未读此书，致以招抚流贼亡明社稷，莫谓稗官无正论也。

初五日（十五号）。戊子 阴。饭后至王粹老处诊疾，年八十二矣。又至社政会少坐。又至农会议决蚕桑讲习所归并事。出后门至沙井胡同为奎乐翁诊病。风雨晦冥，疾驰至二侄女处，晚餐而归。半日奔驰三十馀里，尚不甚疲。接翁氏六妹信。又接宝骏禀，初八日可随陶芝泉到京。

初六日（十六号）。己丑 晴。张景韩来畅谈。出城至姚处复诊，病已无救，直言却之。诣澜翁谈，夜饭后归。《难经》诊脉法，与后世分排两手部位，迥不相同（两手分排之说，虽本《内经》，然《内经》乃汉人所托之书），而与《伤寒》、《金匱》相合，乃古圣诊脉真诀也。自来名医读《难经》，竟无一人注意及此，岂非奇事！秋凉夜永，拟注释此经以阐其秘。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立筹安会，议复中国为君主。此救时第一义也。民主共和之政，三年来其效可睹矣。余于宣统二年曾上疏请立国会，盖想像君民一体之，庶几决壅蔽而见开明，为宗社延灵长之祚。不意清室竟亡于议会，民国

复几亡于党私。（〔眉〕八股调忽来腕底，阅之失笑。）正人君子罕预其间，适为宵小假借营私之具，然后知天下事断宜以实验为准绳，理想政策万不能谋人家国也。换一任总统，捣一阵乱，或不幸总统中任而殁，则其竞争为尤烈，中国之乱将无已时，而吾辈受祸尤无底止矣。

初七日（十七号）。庚寅 阴。啸溪同年令郎驥侯（驷）来求诊。申刻至二侄女处诊疾，雷雨骤作，久坐俟雨止乃归。有人以宣纸大斗方求书，灯下为临《超然台记》百馀字。

初八日（十八号）。辛卯 晴。门人戴仲嘉来见。闻澜翁卧病往诊，来势颇重，开方而去。至农会，议补栽玫瑰花事。傍晚又视澜翁，服药后病已大减。密云刘子馨因其夫人病剧，寄书详列病证求方，特为推究病源，研求治法，拟方寄去。

复刘子馨问妇病 （密云县城内木头市）

来书另纸所示病证，已见虚损之象。凡虚损诸病，皆始于脾伤。脾伤则肺先受之。尊夫人素日肝郁伤脾，而喜啖瓜果，生冷又足伤脾。脾衰则冲任之气亦衰，故月水常后期过月。脾病则身瘦、体惫、面黄、不思饮食。传于肺，则咳嗽、咳血、吐涎沫之证见矣。肺燥则叶萎而下垂，呼吸、气喘之，故喉间作痒。肺伤则心火愈炽，而自汗、盗汗、心跳、小便短赤之证亦见。迁延日久，顺传至肾，则骨蒸、骨痿、泄泻相踵而来，疾遂不可为矣。虚损之脉忌洪大，尤忌细数。洪大则气不归根，细数则血轮将涸。今来示尺脉微细无力，左更沉细如丝，是纯乎虚弱之象，尚可补救。至治虚损之法，当以培养元气为生气生血之根本。元气仍在，脾阴是也。缘损家阴阳俱伤，用辛热药则伤其阴，用滋腻苦寒药而伤其阳，唯取中土甘淡之味，专养脾阴。是周慎斋先生一脉相传之秘诀。兹特拟去一方，日进一服，以十服为度，徐察其合宜与否再议。七夕拟方：

蜜炙黄芪（二钱）	土炒白术（一钱五）
白芍（一钱五）	山药（三钱）
麦门冬（一钱五）	五味子（五分）
云茯苓（三钱）	炙甘草（一钱）
莲肉（二钱）	陈仓米（一合）
大枣（五枚）	贝母（一钱五）

初九日（十九号）。壬辰 阴。至澜翁处复诊，病愈六七。又至阮处诊疾。又出城至王处复诊。薄暮雷风并作，霹雳惊人。

初十日（二十号）。癸巳 晴。甚热。先妣忌日拜供。至澜翁处，已能出房门矣。至察院胡同周兹明（述祖。武进人）处诊疾。又至阮处。又至二侄女处。闻隽侄随陶芝泉巡按抵京，拍电呼使就近一见（隽随住八大人胡同，距濮宅咫尺）。灯下临帖，写斗方一纸。阅《通鉴·陈宣帝纪》。突厥佗钵可汗嗣立，周人与之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齐人亦争厚贿之。佗钵益骄，谓其下曰，但使我在南两儿常孝，何忧于贫？胡注“在南两儿，

谓“尔伏”、“步离”两可汗（二人皆佗钵之侄），大误。余谓“两儿”，盖指周、齐二主。佗钵以其献纳殷勤，故以儿孝谗之。此其所以为骄也。若如胡注，不特“在南”二字不切，及“何忧于贫”句无着，且大失语妙矣。

十一日（二十一号）。甲午 晴，酷热。中元以茄饼荐先人。午后六钟，中国银行拍电云，锡兄中暑甚剧，促余往看，兼送到家。急驾马车驰至西交民巷西口，则见行中已以竹椅穿二杠，四人舁之而出。乃换载马车，命霍祥坐而拥之，余别雇人力车间道赴粉坊琉璃街，兼电招润泽亦至，其病虽系中暑，无异中风，口不能言，知识全泯，而流涎、张口、抽气、小便不禁，已犯四绝证，诊其脉浮动无胃气。勉开一清热祛痰开窍方。彷徨至十钟，饥肠漉漉，乃归。彻夜神思恍惚。发惠信。

十二日（二十二号）。乙未 阴雨。晨六钟，润泽来，即起，略进早餐，偕赴锡兄处，则已魄汗淋漓，阳将脱矣，不禁泪下如雨。诊其脉，胃气已尽，而右三部尚无大变也，延至五钟始绝，距得病整一周时。至殁目犹不瞑。十五年昆季之交，竟无一语言别。老妻、幼子来日大难，虽有次弟仁甫，恐不能负此重担。棺木费九十元，余独任之。今年正二月间，余诊锡兄之脉，责责如抚刀刃，此为肝之真藏脉见，《内经》、《难经》定为死脉，曾向澜翁及夫人言之。虑其不吉，酌开养肝补肾之剂，连进十三服，居然向愈，然脉之劲者未尽柔和，深虑秋令一交，燥金克木，决无全理。竟不幸而言中。甚矣，医经之足宝也。宝襄巡警学校毕业，宝惠在宁商之于王桂林警厅长，札委为额外勤务督察员。甫离校生，即膺剧职，殊可喜，特遣其今日起身由津浦路赴江宁。

十三日（二十三号）。丙申 晴。午刻往吊锡兄，抚棺大恸。张景韩在津延为其女诊疾（适陈氏），四钟半附快车赴津。景韩率其婿来接，彤伯表侄亦在站接。下榻李宅。夜酷热，汗出沾席，彻夜不能眠。

十四日（二十四号）。丁酉 晴。既晓，犹不寐，九钟遂起。张景韩邀往德义楼午餐，偕至吉祥里为其一妾一女诊疾，病根均不浅，悉心各定一方。归寓，闭目略养神。少顷，丙女出云，睡一小时矣。精神稍振。嗣老又邀德义夜餐。夜不能眠几十日，困苦异常。典婿为买安眠药水，临睡开水冲服半汤匙，约一刻余，居然睡去。余初不自觉，但觉一合眼间，耳根万声俱寂，已入深宵矣。

十五日（二十五号）。戊戌 十一钟始醒，热汗沾衣。西风忽起，大雨滂沱，顿凉爽有秋意，天时不测若是。未刻至景韩处复诊。上灯时，约景韩在第一楼晚餐，冒雨往还。无事看《西厢记》数回，词笔之妙，洵非后人所及。元人最重词曲，如此记及《琵琶记》，皆绝唱也。“寺警”一折，收尾惠明词有云：“绣幡开遥见英雄俺。”小批中断山论诗云：杜子美诗“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却将自己肚肠移置儿女分中，真是自忆自。王摩诘诗“遥知远林际，不见此檐端”，亦将自己眼光移置远林分中，真是自望自。二先生皆用倩女离魂法作诗也。（〔眉〕即分身法。此法至厉樊榭《小孤山诗》，其妙无以复加。诗云“俯江亭上何人坐，看我扁舟登翠微”，是我在这里望，他人在那里看。我望他看。）圣叹谓，作诗原来只是用得一遥字也。此种说诗，真入微之论。

十六日（二十六号）。己亥 李宅后门临东马路，余居室又近后门，电车声，人力车踏铃声，窗外击柝声，鸡鸣声，火车及机器厂放汽声，礼拜堂撞钟声，浴室击铜盆声，自夜迄晨，耳根无一刻清静。余素不易寐，遂致夜夜失眠。晨饮豆浆一盂，始合眼睡去，十

一钟乃觉。因知住家断宜择僻静之区，通衢大忌大忌！典婿邀德义楼午餐，餐毕至张处复诊，送川资、诊金合五十元。三钟三刻附快车回京。仲嘉、景韩及其婿陈育臣、典臣均送至站，景韩同车达新站始别。晴日满窗，过落堡而阴，过安定而雨。七钟抵京，则积潦满街，雨才止也。澜翁来视余。

十七日（二十七号）。庚子 晴。未刻为锡兄点主。晤谈甫隔六日，遽为此举，心痛异常。过恒裕略憩，会臣兄、澜翁、珩甫、润泽皆至，润兄在瑞记点菜七色共饭。又偕回袁宅送席而归。接惠禀。两日在李宅看《西厢记》，大悟文家最要一“留”字诀，笔笔顿挫，笔笔转换，不着一平直语。

十八日（二十八号）。辛丑 阴。饭后至北城为存懋卿诊病。答拜陶芝泉，未值。又访斗瞻久谈，兼为张少轩夫人诊疾。宝惠由宁抵京。锡兄举殡，遣纶、懿代往执紼。

十九日（二十九号）。壬寅 阴。午初即出，至吴幼芝处及冯公度处，为其太夫人诊疾，访王铁珊久谈。至河泊厂赴张星槎之约。归寓，亚蘧来谈。接筹安会知会，推余为名誉理事。

二十日（三十号）。癸卯 晴。锡兄之婿白少甫来篋，检点衣物，丹丈、孟禄亦寓目焉。啸溪同年来谈，合拍《浣纱记》“寄子”一出。至公度处复诊，病愈六七。访朗轩，不值。子刻彗星见西北方，除旧布新，孰谓天文不足信耶？

二十一日（三十一号）。甲辰 午后阴，大雨达旦，而农商部观察天文标举旗色报曰本日天晴，岂非话柄。至吴、冯二处复诊。至澜翁处偕诣桐琴甫处祝其庶祖母寿（所生二女，一嫁涛贝勒，一嫁良弼臣〔荣文忠之胞侄〕，而母遂以女贵矣）。家台演剧，票友为多，内行不过配合而已。夫人及惠、纶、懿、恩均往，冒雨而归，东方将白矣。

二十二日（九月一号）。乙巳 午前仍雨。金筱珊丈来谈。未刻农会例会，议决之事极多。到家换骡车至冯处复诊，病愈八九矣。率惠在益锸夜餐，遇费仲深肃政使略谈。唐昭卿同年为余书扇，录近作《都门杂兴》九首。又出示壬子年所作《虞渊》九首，感慨苍凉，格调高迈，不期似杜而自近之。当代东南名士以诗鸣者实繁有徒，而昭卿学问博雅，闭户吟哦，世鲜知者。余至去岁农会常聚而始知之。甚矣，北士之不善标榜也。

二十三日（二号）。丙午 晴。未刻沈大京兆函请至署。京兆二十县呈递更定国体请愿书，推余领衔，而王铁珊、金筱山、李丹孙次之。余于共和国深恶而痛绝之，况总统更替必争，争则必乱，吾侪将永无安业之时。改共和为君主，与吾衷固非刺谬也。王、金两君均在坐，久谈而出。归途过冯处复诊。

二十四日（三号）。丁未 晴。天骤凉，可御夹衣。前夜受寒，至今不适。萧隐公归自粤东，至嘉应馆访之。又至吴、冯二家复诊。六钟至尹署赴沈大京兆之招，正客为徐友梅同年，陪客皆同乡也。两日在车中看《通鉴·陈宣帝纪》上之下、中之上。齐淮北绛城以城降陈。胡注：绛城盖虹县城，音同而字异。据此虹与绛同音，乃知京师人呼虹曰绛，是古音也。陈鲁广达克齐南徐州，以广达为北徐州刺史，镇其地，陈之北徐，即齐之南徐也。陈南徐州镇京口，故以宿豫为北徐州。齐北徐州镇琅玕，故以宿豫为南徐州。曰南曰北，各因其地之方向别之。南北朝地理错杂，最易使人眩惑如此。

二十五日（四号）。戊申 阴。罗镜湘来谈。饭后命量婿、纶、懿改动话兰篋里间，以免感触。至兴宁馆为黄幼达诊疾，隐公陪往共谈。至又一村赴朗轩之约，冒雨而归。

二十六日（五号）。己酉 晴。饭前至冯处复诊。午后预祝澜翁五十九岁生日，与啸溪同年同为主人，邀曲会诸君在三松精舍歌以乐之。亥刻散。

二十七日（六号）。庚戌 晴。至吴、苏两处及京兆署诊疾，与叔詹大京兆密谈。灯下写大匾三字。车中看《通鉴·陈宣帝纪》中之下。周宣帝初立，从容问译曰（郑译），我脚杖痕谁所为也。对曰，事由乌丸轨、宇文孝伯。因言轨捋须事。此郑译潜轨而兼及孝伯。语意甚明。胡氏乃以“事由乌丸轨”断句，而以“宇文孝伯”属下读。注曰：“宇文孝伯何为出此言也！欲自求免死耶？然终于不免也。”误读史文，其诬孝伯也甚矣。以全盛之世，英武之王，身歿未几，祚即移于异姓，北周高祖、后周世宗是也。皆由嗣主冲幼，遂使文武摇心。孝钦皇后之贪立幼君，真大错也。高齐、宇文周典章人物，前半段多在魏世，后半段遂入隋朝。断代为书，分成四史，非断缺即繁复。乃知《隋书》五代志、李延寿南北史结撰之精心。梁武能容谢朓，隋文能容苏威，是二帝不可及处。经历世事，始知为谢、苏之难。

二十八日（七号）。辛亥 晴。未刻至冯处复诊。诣农会筹备下月大会。鹿洛芬（文端之孙）愿以所办蚕桑讲习会归农会兼领，余意且踏看接收，再议管理之策。昭卿同年与余意合，因议决。出城践隐公、幼达之约，在嘉应馆畅谈。晚至东兴楼赴徐显庭之局。

二十九日（八号）。壬子 晴。程伯葭自沪来京，挈其世兄过访。晚至福兴居赴润田之约，座唯张景韩，自津来改方，述其令媛服药大效。坐篲中读《三国志·魏文帝纪》一卷，阅世既深，眼光顿亮，学问一道，与年俱进。古人耄而好学，有以哉。文纪诸诏，皆渊雅有味，不厌频读。中平以后，天下大乱，寰宇分崩，民至此稍息肩矣。曹氏后裔获全，天心固不爽耳。

八月初一日（九号）。癸丑 白露节。晴。祖妣生辰拜供。饭后祝六太爷五十九岁生日。至苏、吴、冯三处复诊。所患皆痢疾，余治之各异，皆有大效。冯老太太七十八岁，老健无异中年。轻用大黄（只五分），重用山楂、麦芽（共五钱），兼用钗石斛、怀山药，以顾脾胃。苏汉翘五色下痢，腹痛呕逆欲死，滴浆不下，邪毒上冲，势甚危险，用生大黄一两、生甘草一两为君，以荡滞清毒。吴幼芝夫人久病体弱，脉滑而无神，不任攻下，特师千金陟厘丸法，用防己、香豉、厚朴、杏仁、苏梗、当归等味，以解寒热而通壅滞。今人动执成方，为一概之治，医岂若是其易哉！至吉祥园观剧，东兴楼晚餐，均六太爷作主人。与夫人、恩女同车而归。半夜，大风。

初二日（十号）。甲寅 晴。六弟生辰拜供。隐公来谈，述其门人广东伍容伯（观淇）为参谋部一等科员，此次国体请愿全部签名，容伯以心所不安，不能强同，独不署名，可谓独立之士矣。饭后至安福胡同王处诊疾。又至京兆处复诊。迂道至二侄处迎夫人同车而归。

初三日（十一号）。乙卯 晴。午初刻沈大京兆过谈。萧亲家自津来，命宝纶叩谒，并命惠、懿、汀、振、闰、贵、愉叩见，久谈乃去。至王处复诊。又至西河沿东升店徐阁丞（士麒）诊疾。西院梨熟，摘取盈筐，计百馀枚，鲜甘爽脆，满口生津，洵治肺燥佳品也。灯下写大匾、大对七件。

初四日（十二号）。丙辰 晴。戴仲嘉、汪聘臣、刘汉声均来见，各有所求。啸溪、心泉偕来诊。饭后赴社政会。又吊王粹老之丧。在恒裕取月用款，适值晚饭，入座饱啖。又

至吴、王二处复诊。归寓，伯葭来邀余父子益镛夜餐。伯葭同回篲中畅话。看《通鉴·陈宣帝纪》讫。

初五日（十三号）。丁巳 晴。颇凉。董箕峰来谈。饭后至王处复诊。访斗瞻不值。至京尹署赴沈大京兆之约，商议公事。朗轩邀益镛夜餐。与伯谦、朗轩回篲畅谈，澜翁亦至，夜分始去。奉大总统交令，任命余为政治谘议，并送来任命状一纸，月支薪二百元。寡妇再醮，自此始矣。（〔眉〕高楼红粉三年恨，惆怅罗襦赠嫁珠。）

初六日（十四号）。戊午 晴。作京兆二十县第二次请愿书。着常礼服诣新华门通名陈谢。因至二龙坑蚕业讲习所与农会同履看桑园，占地三十六亩，植桑七千数百株。若使经费充足，经理得人，足为北省蚕桑之倡。酉刻在精舍请客（萧小虞亲家、裴伯谦、吕椒舅、方燮尹、庄思緘、史朗存、六太爷，量婿、惠儿亦入座）。席散，吕、庄、史、澜四君久谈乃去。

初七日（十五号）。己未 雷雨交作。至吴、王二处复诊。门人李硕夫来见。又为社政进行会作请愿书一通，专就社会立论，遂与京兆一书词意全不相犯。灯下写沈姨母七十寿辰诗屏一幅。

初八日（十六号）。庚申 晴。大总统寿辰（总统生于咸丰己未年八月二十日。是岁西历为九月十六日。余因检查同治癸亥八月初十日为西历九月二十二日，倘中国定用阳历，则吾生日为九月二十二日矣）。诣新华门外司阁室通名叩祝。有一班人假用王印川名义，招集各省请愿代表人，组合团体大会于长安饭店。余见其杂乱无章，匆匆与润田同出，至广德楼观鲜灵芝戏，在醉琼林夜餐，均朗轩作主人。

初九日（十七号）。辛酉 晴。小松丈送肥城桃二十枚，皮薄汁多，甘润出深州之上。四钟访朗轩，未值。至京尹署诊疾。归寓，儿女、儿妇设酒肴为余暖寿。彻夜不眠。

初十日（十八号）。壬戌 黎明微雨旋晴。余五十三岁生日，来客不减。年年以此累亲友，良用歉然。儿辈以金麟班大傀儡戏为舞彩，颇有可观，子正始散。嵩岑叔祖、玉山侄、典臣婿特自津来。

十一日（十九号）。癸亥 晴。甚闷热。午前却客静憩。未刻至江西馆组合请愿联合会，以各省各机关代表人为之。公举沈雨人为会长，那王、张锦芳副之，夫有所受之也。余被举为理事。至兵马司中街张宅诊疾。

十二日（二十号）。甲子 晴。嵩岑叔祖回津。宝惠返宁。张景韩、刘汉声来谈。临苏帖写册页一开。为裴伯谦诊疾。赴朗轩家庖之局。景朴孙携坡公《寒食帖》墨迹，余为第二次展观矣。一番细玩一番有得。

十三日（二十一号）。乙丑 晴。钱士青自旧金山领事回国来见，谈及英国名为君主立宪，而政权皆在议院，皇帝仅有可而无否。美国名为民主，而大总统之权极重，可以操纵议院。是两国名实适得其反。非曾久历英美者，不能作是语。饭后至吴处复诊，又为赵剑秋夫人诊疾。在恒裕便餐。至六点钟践斗瞻之约，表面为看病，实有密谈。归写对两副。接大兄信。

十四日（二十二号）。丙寅 阴雨彻夜。访啸溪，访沈雨人，兼答拜刘葆良，又访小松丈，面辞陶星如、芝泉酉刻之局。至小苏州胡同谢吉甫，预为五叔岳母拜节。至千章胡同为盛幼龠诊疾。冒雨作半日奔驰。中央观象台及农商部，每日必预报天气，十不验八九。

甚至前日台报温气上升，部报温气压低，两处适得其反。今日皆报先阴后晴，不料日光未露，雨声不停。如此测验，其亦不可以已乎？且大书特书登诸报纸，岂非笑柄。一般新人物，事事求胜前人，强不知以为知，无如天公不做美，万目昭彰，不容若辈欺诬也。

十五日（二十三号）。丁卯 晴。中秋节。晨起祀神。饭后至乾祥结算米账，大约每月食米需银元六十圆也。至三兄处拜节。入城为伯谦复诊，论医谈道，语颇入玄。伯谦盛推《中庸》，谓其精深微妙，得圣道真传，《大学》不能并也。因访思缄久谈。见坡公铜印，篆曰“苏轼之印”，黄仲则先生镌铭于匣盖之背，盖面雕坡公小像，甚工。印为钱塘杨（复）所藏。（杨为雪渔年伯之子。）自制《水调歌头》一阙，环匣镌之。学公书十八年，乃得见公手泽，摩挲玩赏，不忍释手。又右军《游目帖》真迹，清内府所藏。纯庙珍为至宝，刻之《三希堂帖》中，后人恭邸。不知何时流入日本，用珂罗版印出，较墨迹不爽纤毫。又右军《孔侍中帖》，亦珂罗印，思缄让而归诸余，价十一元（尚有松雪《半截碑》）。不意今日连见三宝，捧归细玩，从此拙书当骤进矣。月上时祀先。接宝惠济南禀。月色皎洁可爱，步月至报子街访澜翁，久谈始归。

十六日（二十四号）。戊辰 阴雨，晚晴。秋分节。未刻至福寿堂赴请愿联合会，遇诚玉如，偕登楼小酌午餐。至吴、裴二处诊疾。出城至安徽馆祝李润田太夫人八十寿。

十七日（二十五号）。己巳 晴。公府传见。三钟二刻入新华门，乘官设人力车至丰泽园门下车，入接待室（颐年堂之厢屋），斗瞻、劭民邀在电报处小憩，又由斗瞻邀至内史监坐待，与王书衡、王次箴剧谈。四钟二刻，承宣官引至春藕轩，次箴陪入，总统已迎于槛内让坐待茶，叙旧甚殷。盛誉余政治之学，派人政治讨论会（在总统府内别一机关，与谏议无涉），随举茶送客。计见面一鞠躬，申谢一鞠躬，临行一鞠躬，总统均答礼，出座相送。此大总统之与君主迥不同者。仍坐人力车而出。因至京兆署为沈二世兄复诊，与大京兆密谈甚久。归已八钟。过益锸夜餐。发惠信。

十八日（二十六号）。庚午 晴。未刻至农会。至汪家胡同祝亮生生日，子惠、小山、子中各出旧扇求书，顷刻遂书三扇。闻元和陆师相今日丑时薨逝，公之死真得其时矣。感叹慰心，莫可名状。

挽元和师相

立朝竭股肱，唯寅唯清，结三百年相业；
易箴启手足，而今而后，为天地间完人。
（〔眉〕此联字字有意思，字字切合。）

留秀夫伴寡妇孤儿，读史至今余涕泪；
□信国殿状元宰相，令人不敢薄科名。

十九日（二十七号）。辛未 晴。午前至张处复诊。访袁寄耘，商畿辅学校事。因至校访范棣丞，即在校午餐。三钟赴讨论会议事，由公府发下第三百九十六号徽章。此会设于旧崇雅殿，现呼为议事厅，会员连余共十七人，皆总统亲信之人。斗瞻为会长，其中旧

属吏幕府居大多数，前朝词臣只余一人而已。今日所议之事，共守秘密。五钟始散。至吴处复诊，又为苏汉翹诊疾。发宝惠信。沈大京兆巡按湘中，继任者为王公（达，字志襄，皖人）。

二十日（二十八号）。壬申 晴。门人陈仲伟（业）来见。饭后吊元和师相之丧。遗折上后，奉宣统皇帝谕旨，赠太傅，谥文端，赏治丧银三千元。陆宅恭书谕旨陈列中门两旁，翼以黄牌四对，犹是前朝旧式也。灵前高揭“文端”二字，此则为从前所无。久坐而出，至京兆署旧照厅，谢希文四叔岳。又入署为沈世兄诊疾，未晤叔詹。至朗轩处略憩，即至泰丰楼赴王铁珊之约。连日车中读《隋文帝纪》。文帝以诈术欺寡妇孤儿而夺之，杨素即以诈术离间其父子。吁！可畏哉！

二十一日（二十九号）。癸亥 晴。润泽来，兼约朗轩来作半日话。沈大京兆以大八尺宣纸求书大五言对，饱墨濡笔，纵横盘礴，仍自完实谨严。此余近日进境也。为萧小隐事致书沈冕士昆仲。傍晚至汉翹处复诊。大女请往益锡夜餐。长汀江叔海（瀚）得子居府君钞本文稿十三首，皆初、二集所无，似是已刻集后续作者。思緘借诸叔海，嘱史驛圃手录。余又从思緘借来，托司令处书记诸君分录之。夜不成眠，几成惯事。嵩岑叔祖自津来，下榻篔簹中。

二十二日（三十号）。甲子（〔眉〕甲子以上所记干支，不知何以全错，此后更正。）阴。约蚕桑讲习所司事鹿君来寓，详究其有无外界轳轳，为农会接收之预备。饭后留洋一元，烦张师陪嵩岑叔祖游中央公园及古物陈列所。坐篔簹中竟日看书。五钟至福全馆赴徐友梅同年之约，雨大至，席散冒雨至会贤堂祝刘伯鲁七十生日（仲鲁同年之胞兄），看戏数出而归。自二十日至今日，飞蝗蔽天，自西北往东南，连绵不断。吾生五十三年，初次于北方睹之，恐非吉兆也，心窃忧之。

二十三日（十月一号）。乙丑 晴。未刻农会例会。朗轩来作半日谈。偕张师、润泽、六太爷叔侄至中华大学饭馆夜餐，朗作主人。归写七言大对两付。今日蝗飞尤多，自民国后，一般新学，铲除旧风俗，前朝祀典，皆以迷信了之。百神不宗，礼敬荡灭。三年来，风、水、火、蝗各灾，无月不告，乃知《周官》迎猫祭虎、社蜡乡雩、敬天爱民，具有精义。乳臭小儿恶足以知之！司令处诸君分钞《大云集外文》，一日而毕。

二十四日（二号）。丙寅 晴。陈仲伟、唐昭卿来谈。临坡帖，写斗方一幅。晚，至长安饭店赴蔡师愚、夏剑丞之约，皆讨论会同事也。接宝惠禀，知廿二日寅时又得一子，连六胎皆男，丁口盛矣。

二十五日。丁卯 至王处诊疾。看《通鉴·隋文帝记》。

二十六日。戊辰 晴。午刻至乡祠，赴京师菜行商会之请，宴毕摄影。未刻即在祠与同乡九人公请前京尹沈叔詹、新京尹王志襄，尽欢而散。王大京兆派量能赴日本充朝鲜物产展览会委员，以其曾留学东洋毕业也。归寓即传王公之意，寄信三河县嘱量能即日回京。晚饭后访隐公、幼达夜谈。

二十七日。己巳 晴。一日不出门。批校新钞《大云山房集外文》。原本有圈点，不知何人所加，极中义法。又临坡帖，写斗方一幅。隐公、幼达、谢质我来访，专为看坡公《烟江叠嶂诗》墨迹。钱新甫同年自津来，偕澜老过访，傍晚偕诣石驸马大街对过新开协和羊肉馆，张师、哲臣、澍棠侄、纶、懿均在座，澜老作主人。接宝铭信，随手作复，交

快邮递。又发惠信。希文叔岳来谢。三代政教，一“礼”字足以尽之。吾人持躬接物，亦一“礼”字足以尽之。

二十八日。庚午 晴。饭后至欧阳煦庵处为年伯母诊疾。已不可为，直言回复。又至吴处复诊，病人已能出房门矣。至小苏州胡同祝吉甫生日，与夫人同马车而归。朗轩在益锸拍电相邀，因往夜餐。车中看《通鉴·隋炀帝纪》。接骏侄信，知于廿二日寅刻得一子，与建保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可云奇巧，但不知孰兄孰弟，只可以六刻先后分之。吾父母同时而得两曾孙，堪慰九原矣。益锸归后又写对三付。

二十九日（七号）。辛未 晴。魏静涵自南来。陈公孟来就诊。至椿树二条为沈步洲诊疾。访萧翰臣，偕诣广德楼观剧，遇车嵩轩，邀至正楼合坐。散后在万福居晚餐，翰臣作主人。量能自三河归。接王卓声奉天信，汪聘臣吉林信。

三十日（八号）。壬申 寒露节。晴。蒋茹孙（庆恒）自粤东来，中表亲也。至珏生处祝其太夫人寿。在恒裕久坐。哲臣邀羊肉馆夜餐。隐公来谈。

九月初一日（九号）。癸酉 晴。饭后至彭云伯处诊疾。至福寿堂祝吴纲斋同年太夫人寿。又答拜魏静涵略谈。朗轩邀益锸夜餐，偕量能同往。夜，雷电网。九月闻雷，洵异事也。乱端若起，其在湖湘间乎？复谢博野朱楚白、任邱郑干丞两门人信。

初二日（十号）。甲戌 竟日阴雨，顿冷。至彭宅复诊。出城吊欧阳年伯母之丧。道路泥泞，骡车所以不能废也。归坐篾中，评校《大云集外文》三篇，看书写字，颇得沉寂之趣。天将明时，大女唤于窗外云，量能患霍乱甚重。与夫人披衣开门往视，梁升针尺泽出黑血，又进周氏回生丹两服，疾良已。待其脉平始就寝。

初三日（十一号）。乙亥 晴。实录馆送知会来，《德宗景皇帝实录》正本告成，请宝惠到馆校对。余于十一钟代往（详校官只存三人，若宝惠告假，则支配不开矣），恭校第二十九卷光绪二年四月份上册，在馆午饭，校讫始归。晤李新吾、吴莲溪（怀清）、张卿五（书云）、金兆丰、朱聘三（晁珍），皆词馆旧友也。写旧库绢龙文十三言长联，计长一丈四尺，又大小字对各一付。邀伯葭、润泉夜餐，餐毕偕归，润泽亦来，剧谈而去。

初四日（十二号）。丙子 晴。六、七两弟忌日拜供。澜翁昨夜得子，特往贺之。翁年五十九岁矣，可谓老蚌生明珠也。至彭处复诊。六钟至明湖春赴张鸣岐（凤台）、谢靖远（桓武）二君之约，皆讨论会同事也。肴味佳绝。夫人率二媳、恩女晚快车赴津。沈东甫先生《新旧唐书合钞》，二十年前闻有此书，无力购买，宣统二年乃得之，又未暇读也。看似仅以钞名，实不朽之盛业，与彭文勤公《五代史》同为奇书。倘破两年工夫，将此二书仔细毕业，其于经济词章思过半矣。临卧得诗一句云：“花入秋凉别有香。”殊不易对。

初五日（十三号）。丁丑 晴。澜翁新生小儿，属余命名。名曰阿绳，以取绳其祖武及绳系坚固之义。伯葭、润泉来谈。至大雅宝胡同祝史世姻伯母七十九岁生日。因至卿和处，特访王峨峰论医道，颇有特识，闻出自家世秘传也。余近读《难经》于“三焦者五谷之道路，十二经之所会也”二语大有领会，举以质峨峰，所见吻合。又至白米斜街赴刘仲鲁、王铁珊、张君立、冯公度之约，归寓十一钟矣。又写大直幅一帧始就寝。宝惠裁寄上海报一段，无端大有毁我语。余自劾罢善化相国后，得罪一般依赖瞿、岑两公之人，又得罪报馆，腾谤者几及十年矣。直已司空见惯，如秋风之过耳，痕迹全无。大凡吾人担当世

界大事，必须智深谋沉，忍辱负重，不轻为外界击其心。欲做气势，不能尽人而悦之。不得志之徒，在所必骂。欲望人人道好，决无此理。只当问事之当为与否，吾心果安与否耳。宝惠裁寄此纸，是心中犹未免介意，此即为其所动，不能沉下气去矣。

初六日（十四号）。戊寅 晴。至万英生处，为其令嫂诊疾，病已不可为，直言复之（后知延至廿四日始死）。至实录馆代宝惠校二年四月份下卷。接宝铭信，决意随嗣伯去职。此举极是。事人固当如是。看《通鉴·隋炀帝纪》上。

初七日（十五号）。己卯 晴。饭后至农会查看制造陈列各品，为后日大会之预备。出城贺王晋卿兄嫁女喜。澜翁邀羊肉馆夜餐，偕归篋中，朗轩亦在此，剧谈而去。寄五、七弟妇信。

初八日（十六号）。庚辰 晴。小门生商城黄芎石（茂菜）来谒。其父关同，字榆庭，乙未会房所得士也。问知榆庭现在本邑。饭后至万处复诊，病榻秽气冲鼻，余于九死中求其一生，诊脉不能不久，顿觉头昏胸闷。又因效五嫂托事，勉至恒裕访润田。又至明湖春赴公度之约，四肢发厥，不克支持，狼狈而归。狂呕半盂，胸次略宽，即就枕。

初九日（十七号）。辛巳 晴。重九。农务总会开两周年纪念大会，已刻前往。步军统领鹤松亭、袁俊卿二总戎，王志襄大京兆，宛平李大令（杜）均到。十二钟开会，余报告一年成绩大略，各主任各报告本科经过、成绩。来宾演说者一人。即设席款来宾，参观成绩，游历试验场，四钟始散。澜翁偕钱伯愚、沈恺臣来。恺臣乃幼彦亡友次子也。至羊肉馆夜餐，澜翁作主人。

初十日（十八号）。壬午 北风，阴凝骤寒，可着小皮衣。至李直绳、杨朗轩、姚石荃三处贺嫁娶之喜。晚，至贤良寺赴小松丈、李洛如、陶星如、朴如之约，为思緘五十生日预祝也。散后与思緘同年至直绳处观剧。梅郎演《嫦娥奔月》，古妆丽质，翩翩欲仙，樊山谓天上嫦娥恐亦逊此颜色。余因忆小说《来生福》弹词（闺阁所看之七字句），潘宫柳填《小游仙词》，有云：“我似寒簧，正恐寒簧羞见我。”真妙语也。与夫人同车而归。看《通鉴·隋炀帝纪》中。

十一日（十九号）。癸未 晴，仍风。写应酬字多件。傍晚又至直绳处观剧，唯鲜灵芝两剧差可观。女伶戏既恶劣，福兴居菜尤污宿不堪，乃至隔壁访伯谦谋食，兼约朗轩共谈。

十二日（二十号）。甲申 晴。国民会议在宛平县署投京兆议员，南宫鞠云从（成霈）来邀，同往互投一票。有周君（述祖）持票举笔，正沉吟欲举之人，适见余到，遂振笔书吾姓名入匭。自己酉秋余四十七岁生日，徐花农前辈绘团扇见贻，并缀七绝四首为寿，自是每岁以为常例，今年八月检之，已积七柄，恐绢素易于蔦损，乃依次装潢成册，题诗一首，以志良友风雅深情。此后续有所得，即络绎付裱，异日裒然大册，亦至宝也。

十三日（二十一号）。乙酉 晴。管夫人生辰拜供。宛平县揭晓，余以六票当选。六票适合定章。昨若无周君相助一票，竟落第矣。危哉亦巧哉，始知凡事皆有运气，非偶然耳。宛平九百六十余人初选，选出五十五人。

十四日（二十二号）。丙戌 晴。至彭处诊疾。

十五日（二十三号）。丁亥 阴。弟妇许恭人忌日拜供。饭后至张处诊疾。老友任栋臣来访，年六十一矣，犹着夹衫单裤，寒态可掬，惻然愍之，赠以大小棉袄、夹裤、旧绒

里衣。连日酬应疏简，独坐篋中，看书写字，颇可收温习之益。寄宝惠信，凡五纸。

补录十二日题画册诗（即以前记语为题亦可）：

我愧瓿香馆后人，君家供奉独传真。入怀明月年年好，着手春风幅幅新。大隐东山望霖雨，高文北斗动星辰。郑公三绝今谁比，憔悴京华鬓似银。（〔眉〕花老谓第六句极有气焰，光芒万丈。）

十六日（二十四号）。戊子 晴。霜降节。未刻至社政会。又在恒裕小坐。夜，早眠。

十七日（二十五号）。己丑 晴。为伯谦诊疾。访思缄，留午餐。傍晚赴啸溪曲局。接宝铭明信片。贞盒前辈过谈。周兹明以其大父韬甫先生随笔见贻，阅尽半册，多独得之论。先生极不满于宋儒及明之东林。且谓明亡于书生之论，真具卓识。

赠沭阳李啸溪同年

同榜英年白发侵，故人寥落况分襟。千秋青史翻新局，九月黄花共此心。（〔眉〕总要字少意多，一句极须有两层折。）淮海田荒人老健，冰霜岁晚气萧森。独怜倚杖柴门立，目送归鸦返旧林。（〔眉〕结寓情于景，是古法）。

十八日（二十六号）。庚寅 晴。至伯谦处复诊。又至西廊下常宅、安福胡同王宅诊疾。夜，约子珩丈、刘凤叔、澜翁在篋唱曲，幼达、隐公来听。

十九日（二十七号）。辛卯 晴。管夫人忌日拜供。着常礼服至新华门司閤室挂号，贺大总统五世子完姻之喜（端忠愍之女）。写屏八幅，对二付。七钟至德昌赴王大京兆之约。读《唐书合钞·李密传》（下简称为《唐书》）。密初劝杨玄感速取关中，而以攻东都为下策。迨自起兵，适蹈覆辙，卒以损兵东都而败。柴孝和劝其取关中，密不能从也。盖玄感兵起仓猝，炀帝远隔辽东，鼓行而西，乘其不备，可以得志。密之部下，皆山东贼帅，人心不齐，长安先已有备，若进不入关，而东都兵乘其后，将立溃矣。密之不得不攻东都，欲先取以为根据地，势使然耳。

二十日（二十八号）。壬辰 晴。伯葭来谈，偕至益锡午餐。餐毕至常处复诊。阅翁文端《知止斋诗集》，有《洪州古钟歌》。钟为南唐节度使林仁肇重铸，并镌铭于钟上，署年唐乾德五年。乾德乃宋太祖年号，其时南唐已奉宋正朔，故以唐号冠宋年，亦考古家一异闻也。快信寄济南王季樵前辈信。

二十一日（二十九号）。癸巳 阴。未刻吊陆文端师之丧。至常处复诊。又应王大京兆之约，至尹署密商国民代表事，因留夜餐。归已十钟矣。宛平县送来初选当选证书。以银十三元买珂罗版影印百衲本《史记》若干册，共一箱。汲古阁毛氏集各种不全宋版《史记》，合为是编，曾藏季沧苇家，后归刘燕庭，入端忠敏陶斋书架，商务印书馆主人涵芬楼吴氏觅得之，以付影印，与原本不差累黍。其中小字本字作欧虞体，尤精美绝伦。吾侪费十馀元，即得天壤间至宝，集无数精致宋板，摩挲玩赏，可云奇福。士生今日而不读书习字，是谓自暴自弃。坐篋中仔细分别种类，不知日晷之移也。

二十二日（三十号）。甲午 晴。第七孙建保与七房侄孙麟保同弥月，祭告祖先。饭后贺唐昭卿同年娶儿妇之喜，久坐乃归。

二十三日（三十一号）。乙未 晴。至张阁处诊疾。在实录馆午餐，代宝惠校二年八月份正本一卷。又至常少馀处复诊。季申四兄拍电告，今日到京，下榻叔明侄处。细玩集右军书《兴福寺碑》，始知信本《化度寺碑》得力于右军深矣。

二十四日（十一月一号）。丙申 晴。季申兄过谈，壬寅一别十五年矣。农会常会期，未往。

二十五日（二号）。丁酉 晴。至张处复诊。饭后季兄来，偕诣吉祥观剧，并约澜老、朗存在东兴楼夜餐，朗作主人。量婿归自朝鲜，详询亡国后情事，重增感惧。

二十六日（三号）。戊戌 晴。至常处复诊，荐王峨峰同诊。朗存叔侄来夜谈。宝铭归自粤东。访斗瞻于新居久谈。

二十七日（四号）。己亥 晴。至小苏州胡同祝五叔岳母生日。复至常处询峨峰接诊情形。傍晚复至南池子，与曲会诸君合祝李啸溪同年生日，余唱《谒师》、《议剑》两剧。连日看《通鉴》隋炀帝、恭帝纪讫。《通鉴》纪年，以大业十三年为恭帝侑义宁元年，复以义宁二年为唐高祖武德元年。其时炀帝尚在也。夺去大业十三、十四两年，究嫌不合。若以统系论，炀帝既亡，自应以恭帝侑皇泰元年直绍大业，待次年王世充篡位，然后隋统始绝，即唐王所立之恭帝侑，尚是闰位也。《通鉴》为叙次直接之便，不得不沿《唐书》之旧，奉义宁为正统，为抹煞皇泰主，遂致隋祚短一年（炀帝谥号，《通鉴》未叙何处所上，若东都恭帝，则谥为世祖明皇帝，论理当以此为正，唯与炀帝太相违反耳。胡氏于恭帝禅位于唐下注三主三十八年，其实应为三十九年）。

二十八日（五号）。庚子 晴。一夜西风飒飒，落叶有声。存懋亭四电促诊，午前即往。又至汪家胡同祝衡小山生日。又出崇文门至润田处吊其亡嫂之丧。驱驰殆四十里，稍憩复至明湖春赴景韩之约。看《通鉴·唐高祖纪》上之上。吾常最重陈杲仁，岁时祭赛甚盛，称为隋司徒。今观《通鉴》，杲仁乃沈法兴之司徒也。

二十九日（六号）。辛丑 晴。辰刻至京兆署投国民代表票，并充投票监察员。大堂暖阁上设三席，监督居中，京尹、监察列左右。午餐颇盛。三钟时投至三分之二，余先行，至懋亭处复诊，又至朱小汀处贺娶儿妇喜。又祝朗轩五十三岁生日。傍晚在梦陶丈处合请思缄，预祝五十正寿。九钟归。

十月初一日（七号）。壬寅 晴。九钟至尹署监察开票，十二钟开毕，余得五十六票，充宛平县国民代表。与金小山丈在安定门脸西大院大茶馆午餐。又至存宅复诊。朗轩来夜谈。宝懿媳妇于午后一钟举一男，是为第八孙。四旬之中而得两孙，祖宗之余泽长矣。

初二日（八号）。癸卯 立冬节。晴，有风。九钟至尹署投国体票，京兆代表廿人咸集，由王铁珊领衔。十钟投票，十一钟开匭，计得赞成君宪二十票，全体一致，即由铁珊登台宣读劝进文，台前拍掌如雷。众代表签名讫，京兆尹又出立法院委托书，请众签字，遂摄影。京尹两大令、众代表又别摄一影。宴于署之二堂，尽欢而散。至存处复诊。至六太爷处贺小孩弥月之喜。余命名曰福绳。曲会诸君醴资为贺，余亦与焉，歌《议剑》一曲。阮斗瞻处拍电请夜诊，坐人力车而往。归诣六太爷处夜餐。董授经约明湖春，辞。

初三日（九号）。甲辰 晴。巳刻至福全馆，代表公宴京兆。二十额，大兴得其三，永

清得其二。固安、怀柔、顺义不与焉。散后至存处复诊。又至本司胡同奎宅诊疾。连日看《通鉴·唐高祖纪》三卷。

初四日（十号）。乙巳 晴。景韩来谈，邀至益锡午餐。至存、奎两处复诊，懋卿今日始保无恙矣。又至钱粮胡同韦作民（以黻）处诊疾。又至聚寿堂祝哈云裳祖母八十寿，听戏两出而归。此五日中每日必奔驰四十里，马瘠而人不甚倦。看《通鉴·唐高祖纪》中之上。夏王窦建德自河北帅师救王世充，秦王世民扼之虎牢，凌敬说建德，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以趣蒲州，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论者多惜建德不用其谋，以致败亡，而不知时势不尽然也。世充困守孤城，专恃夏救，若夏兵舍而北去，世充计穷，秦王必从虎牢回师，以全力攻洛，恐建德未抵上党，而洛阳已破降矣，蒲州安可至耶？唯建德能用敬言，或尚可延一二年之命，不致败亡如此之速耳。高祖杀建德而赦世充，后人讥其失刑。以人品论，窦诚优于王，且世充篡弑而建德无罪；若以大局论，世充诡诈猜忌，人多叛之，建德则英勇得士民心。故世充无能为，而留建德则生后患。观刘黑闥以夏之旧将，尚能负隅力抗者二年有馀，则知唐之忌建德，远过于世充也。世充力竭而降，建德则因一战被擒，馀力尚劲，不得不亟杀之以息后患。其后梁萧铣之被诛亦然。半夜雪。

初五日（十一号）。丙午 晴。先世父忌辰拜供。至陈公孟处诊疾。夫人因丙女将产，晚车赴津。晨雪始霁。灯下写“中华门”三大字，每字四尺见方。

初六日（十二号）。丁未 阴，甚寒。至阮斗瞻、杨云史两家贺喜。至存、奎两家复诊。又至明湖春赴思缄、剑秋之约。看《通鉴·唐高祖纪》中之中。

初七日（十三号）。戊申 晴。门人萨肖说（起岩）来见。癸卯一见十五年矣，与吾同岁，皤然若老翁。饭后至韦处复诊，在吉祥观剧，澜翁作主人。散后又至奎处复诊，病无可救，姑慰病人。又出城至明湖春赴谢辅廷之约。接宝惠禀。程颂臣面交南京汇款九百七十元，系常州田租所得，三房二百元，六房三百元，本房四百七十元（本是五百元，铭用去盘川三十元）。

初八日（十四号）。己酉 阴。晨醒，即为吉甫飞函催起，知五叔岳母病势沉重。疾驰而往，诊脉，六部俱伏，痰火闭锢，胃液全枯，百计治之，竟无转机，至夜八钟始归。拍电告夫人。

初九日（十五号）。庚戌 阴雨竟日。午刻至农会一行，即至董处，五叔岳母已于午刻逝世，享年六十五岁。又至存、奎两处复诊。四钟归寓，始进午餐。又换骡车至明（海）处复诊。宝惠还京。看《通鉴·唐高祖纪》中之下。

初十日（十六号）。辛亥 晴。午初刻至董处送入殓，不觉失声痛哭。饭后归。傍晚赴刘凤叔之约。灯下为作霖斟酌田封翁墓志铭稿。

十一日（十七号）。壬子 晴。午刻夫人忽然附早车回京。未刻至悦生堂与闵少沧丈、帅巢叔晤面，以敬节会宣武门大街房屋让与南昌会馆，得价八千元。此屋租与铁厂，月租极微，且拖欠数月，春间收买旧炮，不意内含炸药，入冶之际，陡然爆发，几将南昌馆楼轰倒。馆中经此危险，决意买收。余亦有鉴于此，以此售价另购新屋，兼为会中增收入之资，当收定银五十元。傍晚至广和居赴黄幼达之约。接季樵前辈信。

十二日（十八号）。癸丑 晴。夫人早车仍赴津。未刻赴蚕桑讲习所与同人议筹款办法，推昭卿同年为主任。至韦宅复诊。出正阳门至福兴居，赴冯公度、李雨亭两局。

十三日（十九号）。甲寅 晴。午后写字甚多。至实录馆代惠校《德宗圣训》一卷。朗轩、隐公、澜翁同来夜谈。

十四日（二十号）。乙卯 晴。饭后至石板房冯述先处诊疾。又至存处复诊。至八大人胡同贺陶月如嫁女之喜。出宣武门至江西馆，与闵少沧、帅巢叔房屋写契成交，南昌京官咸集，画契后设盛筵相款，时已上灯。又至聂献廷处贺招赘之喜。

十五日（廿一号）。丙辰 晴。门人杨吉山、李雨亭同来见。饭后至冯、存二处复诊。冯疾已殆，居然服药大有转机。出正阳门至元兴堂赴宛平李老父台之约。

十六日（廿二号）。丁巳 晴。饭后访朗轩，还前借壹百元。归写丈二大对一副。晚，六太爷在此请客。与季申四兄畅谈，一倾十馀年积愆。

十七日（廿三号）。戊午 晴。天颇暖。沈霞标来谈（绍兴人。闻余医道而来）。饭后至冯处复诊。六钟在福兴居请大兴、宛平两邑尊。张子遇年八十一岁矣，谈道咸间京师局面甚悉，令人有生不逢时之感。

十八日（廿四号）。己未 晴。先妣生辰拜供。至东斜街与四兄话别。又至京兆署祝董四叔岳母寿。又至谢家胡同吊田蕴山太夫人之丧（其地直抵安定门脸）。又至存处复诊。又访吉甫。半日奔驰三十馀里。夜饭后写六屏两横披一联。静坐篋中，看《论语辑义·尧曰篇》，见得我夫子实有帝王思想。又看吴增仅（盱眙人。吴勤惠公子）三国地形表，于魏荆、扬二州境土分画甚明。宝惠领到新得三等文虎章，量能奉委署理香河县知事，皆极可喜。遣宝铭赴津祝李嗣老寿。

十九日（廿五号）。庚申 晴。至冯处复诊。又至思缄处为大甥女诊疾。在益锸夜餐，为量能贺，兼挈大、三两女。

二十日（廿六号）。辛酉 晴，暖甚。重御珠毛袍。午刻至长乐意赴思缄之约，为四兄设钱也。饭毕随意在厂肆流连，至三钟半送四兄登车，一揖而返。适值郑彰威侯灵輶由津浦路抵京，田蕴山太夫人灵輶附车往临渝归葬，车站异常热闹。郑侯之事乃中国第一次行国葬礼也。回寓少憩，复至宴宾楼赴李氏叔侄之约。

二十一日（廿七号）。壬戌 晴。与惠、姻同车至南横街祝三兄生日，面毕至石板房冯处复诊，病忽反复，关脉欲散，恐终不起也。回家稍憩。又至瑞蚨祥南栈赴陈静斋之约，肴极精美。亚蘧约广和居，辞。

（原稿此处空四行。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十一月初一日（十二月七号）。壬申 阴，北风，始寒。第八孙齐保弥月，午刻祀先。丹云丈、思缄、松泉、澜翁、勋仲、卿和、澍棠均来贺。至黄敏仲、冯公度、刘嗣伯处复诊。公度之子本患温热，延詹、王二医，以大剂酸敛药治之（乌梅用至一两，百思不得其命意所在），热邪陷入血分，势甚危迫。昨晚余审其脉结，气促，舌尖绛，用羚羊角、熟大黄内外两透，谓明日必下燥粪，遍身出疹，否则殆矣。服药后，今午果如响斯应，阖家大喜，其太夫人呼我为神仙，余亦用以自慰。夜，雪。

初二日（八号）。癸酉 先大夫生辰拜供。晨雪始霁，积二寸许，寒甚。饭后至塔、冯二处复诊，饥寒交迫，殆不能胜。连日车中看《通鉴·唐太宗纪》上之下，中之上。润泽、荃孙来夜谈。东西突厥俱乱，胡注谓天福中华。今日外交亟矣，未知上天何日福我中华乎？

初三日（九号）。甲戌 阴，寒。至实录馆校《实录》半卷。闻塔式古之弟允修病歿。

昨见其气短，善饥，脉数，是谓除中，法在不治，急以人参、白术救之，竟无效。余于允修利导过甚，犯虚虚之戒，吾之罪也，悔恨殆难言状。夜饭后复至公度处为其次子诊疾。大女赴香河并偕三女、五女往署作伴。至杨荫北处诊疾。

初四日（十号）。乙亥 阴。未刻在蚕业讲习所开特别会，以本所东南镶蓝旗箭厂空地交还农商部转交该旗。又至懋卿处复诊，已近七钟矣。夜暝阴寒，饥疲已极，过益辄晚餐。

初五日（十一号）。丙子 晴。至刘、杨二处复诊。答访任景枫。至惠丰堂赴大德通之约，宾主四人而已。归已九钟。写擘窠大匾两幅。看《通鉴·唐太宗纪》。接量能信，又接三女各一票。代行立法院据全国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名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合词劝进，大总统申令辞让不受（院中劝进表即用魏晋九锡文体裁）。

初六日（十二号）。丁丑 晴。竟日雪意甚浓，林亭楼阁处处入画。午刻至实录馆校完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份全卷。至请愿联合会探询今日情事，知代行立法院再上表劝进，已奉俞旨矣。又至方壶斋处复诊。归接公府电话，嘱明日辰初入内。因携西儿至大栅栏华兴厚买燕尾服、大礼帽，过大观楼，景枫以大餐相款。又至打磨厂永增买革鞋。余今日真成新嫁娘置办嫁衣矣。夜，微雪。半夜大风。

初七日（十三号）。戊寅 晨风稍减。七钟着大礼服入新华门，在议事厅暂憩，同会诸君咸集。八钟诣居仁堂朝贺新君，朝列为内廷全班（内史监、政治讨论会），平政院肃政厅全班，各部总次长、各局长，只百余人。新君出立于宝座前，群臣向上三鞠躬，新君答礼，面谕以不得已而受推戴之意。今称皇帝，不过名号上关系从古，仪文概从减省，唯望诸位协力襄赞，措中国于安全，庶不负代表国民推戴之本意。谕毕先一鞠躬，群臣鞠躬而退。归寓补睡三小时。饭后至存懋亭处复诊。风寒特甚。

初八日（十四号）。己卯 晴。至荫北处复诊。晚，赴思缄之约。归已九钟，就电灯、洋炉写一丈二尺大屏八幅，写毕已近一钟，腰背俱痛。

初九日（十五号）。庚辰 晴。至京兆署报到。至存处覆诊，并进午餐。又赴蚕业讲习所（以后简称蚕校）例会，上灯归，进夜饭。又至思缄处为二姊诊疾。归写小屏四幅。

初十日（十六号）。辛巳 阴，大风。晨起头忽眩，床如欹陷，虚阳上旋，若驾云雾。敏仲、吉山、王惠伯（顺校旧学生）均来。饭后勉强赴斗瞻处诊疾。又为庄二姊复诊。思缄邀益辄晚餐，夫人偕往。夜风尤狂，闻之心悸。接宝惠禀。

十一日（十七号）。壬午 晴，大风。头晕未定。傍晚诣润翁谈。灯下勉力写大中华日报社大小额。

十二日（十八号）。癸未 晴。京兆复选国民会议议员，在尹署投票，余仍任监察员。四钟至存处复诊。特拜吴镜潭总监，未晤。

十三日（十九号）。甲申 晴。巳刻至京兆署，开票揭晓，余以三十五票当选为国民会议议员（以三十二票为额）。京兆四人，一王芝祥（通县），次陈鸣銮（密云），次为余，次金镜芙（通县）。又监察投候补当选人并投一票（武清张汝熾）。顺至存处复诊，归寓午餐。复赴社政会。又至福兴居赴贻来年股东会。又赴刘嗣伯之约。连日车中看《通鉴·唐太宗纪》两卷，为助赈局事致函直隶财政厅汪向叔。

十四日（二十号）。乙酉 晴。朱少山、戴仲嘉同来见。饭后至教场二条冯敬臣处诊

疾。答访王麟卿，未晤。又访张珠农、韩季香，谢其帮票之惠。又答拜陈君鸣銮（号慕清），始知为壬午同年名之襄之胞侄（陈同年中式第十六名，与余联名，现在广东）。又访王铁珊，未值。归写一丈二尺库绢大对一付，系介臣款。介臣不知何许人，月来已得余一丈三尺宣纸大对一付，丈二宣屏八大幅，合此共三事，费银百馀元，可谓有嗜痂癖矣。杜升所窃字画十七件全数搜回。该犯及销赃狂程昆均判定苦力三月，再解回香河本籍看管。

十五日（廿一号）。丙戌 晴。至王铁珊处，为其幼孙诊疾。又至冯处复诊，病人势极沉重，而其夫貌不注意，且于开方之际，以一知半解多方掣肘，无怪喻南昌之痛恨，以为医家大忌也。在恒裕闲坐，润田邀福兴夜餐。归写大兄信。夜月当头，作诗怀耿伯齐，因寄松江伯齐，向于此夕必约知交夜饮，且作诗纪之也。

月当头夜怀伯齐同年

除却中秋夜，今宵月最明。良朋虽异地，旧局想关情。漏午人无影，林枯鸟禁声。步檐成晚睡，寒梦落寥城。

十六日（廿二号）。丁亥 晴。韩秀冬来交所缮社政会吁请早日登极表。饭后访丹云丈，嘱其送内务部代奏。因至王、冯二处复诊。闻冯氏家贫，质物以付诊金，乃谢而不受。又至恒裕为何颂耆诊。又至聂处为纯宝诊。冯华帅封一等公爵，作书寄贺。又寄伯齐诗简。近来立志专看《礼记》，收通经致用之功。前朝经师治礼，注重典章制度，余治经则注重微言大义。《礼记》虽出汉儒掇辑，然孔门家法，往往见于此经。更以《家语》参之，庶几为专门有用之学。余读书程序，屡有迁改，而不能践言。今则立定脚跟，专从事于正续《资治通鉴》、《礼记汇纂》、顾亭林《日知录》、《文选集评》四书，博而实约，大而能精，垂老精神，尚能致力。经济词章，一以贯之。矢诸白首，此志决不移矣。《大学》乃圣教真传，《中庸》乃圣经精蕴，皆我夫子之言。程朱乃以《大学》属之曾子，《中庸》属之子思，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因孟子为子思门人，孟子曾引“诚者天之道也”一段，遂谓子思以《中庸》传孟子。其依据不过如此。

十七日（廿三号）。戊子 晴。孔和庵（令煦）来见，曲阜人，系吕敕民表舅之外孙，于余为表外甥，前日在尹署偶谈及此始知之。至王处复诊。访隐公久谈。在益锸夜餐。归在电灯下为陶璞如写琴条一幅。临坡公《洞庭春色赋》。此赋习之数年，今乃稍得其完实处。《论语》：“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朱注“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不知此义与二《南》何涉？倪氏《辑义》引《书》“不学墙面”。如此，则凡学皆然，何必二《南》！（“不学墙面”，出于伪《书》，乃是误用《论语》。）冯氏谓“夫子于伯鱼，既告之学诗，恐其未必践言，而复告之”，既揣测可笑，陈定宇乃谓“《诗》有二《南》，犹《易》有乾坤。学诗自此入”。愈说愈支离（冯、陈说皆见《辑义》）。余前夜阅此章，意殊不惬，乃质之于隐公，得其一言，顿得真义。盖《周南》、《召南》，专明文王、太姒修身、齐家，化行天下之事。文王、太姒修、齐于上，不必家喻户晓，而天下风行草偃，自感其德而化风俗，江汉之游女，《兔置》之武夫，皆其效也。朱注二《南》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只说得一半。“为《周南》、《召南》”，“为”

字着重，大有工夫，非但泛泛学之而已。人若不为《周南》、《召南》，则即尺寸之地，若有墙以隔之，其声气尚不能感通于墙之一方，何论家国，何论天下？此真开示伯鱼之至切者。故面墙之喻，指感通言，专为二《南》而设，不但不能移属他经，并不能移属十五《风》、二《雅》也。余深服其说，特详记之。又按后妃二字：后，君王也，指文王；妃，指太姒。后人俱属之太姒。不但不当撇却文王，而其时文王为王，太姒亦不当称后。自陕以西，周公主之；自陕以东，召公主之。言周召，即赅天下矣。

十八日（廿四号）。己丑 冬至节。（〔眉〕黎明六钟，有大星如赤球，自西北来，陨于东南，隐隐有声）。晴。接汪向叔回信，湘米一万石，可望运京平糶。

十八日（廿四号）。己丑 晴。至冯处复诊。又至阮处诊疾，留午餐，与斗瞻畅话。夜坐篋中，读《三国志》一卷，写对三付。

十九日（廿五号）。庚寅 晴，天甚暖。赴实录馆校《实录》第二卷。傍晚约曲局诸君在思缄处清唱，为思缄预祝。余为澜翁配《刀会》。接宝惠南京、宝嫻香河禀。伯葭自南来，邀赴益锸午餐（此昨日事）。

二十日（廿六号）。辛卯 晴。门人邹（国珍）来见。宁河苏新甫来访，请为其乡人邵锦堂看病。黄桐生乔梓来谈。饭后至冯处复诊。又至打磨厂德泰店为邵君诊疾。入崇文门至水獭胡同存懋亭处复诊。归已九钟。景枫邀广和楼听谭戏，竟不能往。

二十一日（廿七号）。壬辰 晴。贺刘嗣伯娶儿妇喜。至细瓦厂李宅、北兵马司王宅诊疾。连日奔驰北城，归寓惫矣。看《通鉴·唐太宗》中之上讫。写大匾七字，又四字。京兆尹送来议员当选证书。云南兵变，宣告独立。传闻岑（春煊）、梁（启超）、蔡（锷）为谋主，其机关在香港。命曹锴率师自湘进讨。彻夜不眠。

二十二日（廿八号）。癸巳 晴。黄仙璈同年（国琼）、何默庵（讷。癸卯门生。何谡胞弟）均来谈。至冯处复诊，胃气将败，直言复之。归寓，朗轩来就诊，作半日谈，至益锸夜餐，朗作主人。餐毕再出宣武门为陈静斋夫人诊疾。夫人率辛、林两女早车赴津。

二十三日（廿九号）。甲午 晴。仲嘉来见。至东茶食胡同刘宅诊疾。答访黄桐生乔梓，未值。在大德通少坐。连日看陶节庵《全生集·持脉法》数篇，甚有进益。

二十四日（三十号）。乙未 晴。山阴俞瘦石（云）来见，八年前旧识也。益锸午餐。至李处复诊。访朗轩，未值。坐小楼久待不归。发宝惠信。《檀弓》一篇，必系传自圣门。其中多议变礼。《仪礼》丧服传是经，此篇是纬。邾败升陞，而招魂用矢，固是死伤太多，国中衣被不足于用，亦可征其尚武不忘国耻之意。

二十五日（三十一号）。丙申 阴。晨起忽头眩，几至倾跌，审系风痰为之。竟日如驾云雾，静卧不出门。六钟酉儿，恩、荃二女自香河归。七钟半，夫人、王姬自天津归。奉令改明年元。宝铭、宝纶检查收藏字画，一一编号簿录，计一百十九件。自此悬挂卷收，始有依据矣。此皆二十年节缩衣食所购置，虽无大名家，却少贗品。从前价颇不昂，今日则值五六千元矣。

二十六日（一月一日）。丁酉 晴。天日和朗，气象颇佳。阳历元旦也。政界、亲友、外国友人皆寄柬贺岁，因如式一一答之。头眩稍差。饭后勉至赵剑秋处为其夫人诊疾。又至刘处复诊，两月崩漏，诸医束手，余本《内经》法立方，一药而止，阖家奉若神明。大德通约广和楼观剧，日期为余所定，不能不往，扶掖登楼，观一阙即散，在东兴居夜餐。

寄量婿信，交香河来役带回。

二十七日（二号）。戊戌 阴。大有雪意。眩仍时作。阮处坚请诊疾，力疾一行。范隽丞自江右来，久谈。灯下坐篋中读《魏志》。崔季珪传末附孔融。裴注载《续汉书》、《九州春秋》融传两篇，褒贬各异，而史笔均有光采。《续书》激昂，《九州》奇恣，因再三诵之，知古史班、范而外，大有佳制，惜乎其失传也。

二十八日（三号）。己亥 晴。黄仙璈来谈。饭后至化石桥祝思緘五十生日，已避往天津矣。少坐即归。作霖来久谈，同车出城，至醒香居赴黄桐生请媒之局。归坐篋中，看《日知录》所论乡官法意，大有合于今议自治之制，拟作复乡官议。意在慎重其选，厚其俸给，优其出身之路，使贤搢绅皆肯为之。为甲长者三年无过，升乡长。乡长三年无过，由县令详请大吏，言于朝，擢为县令。朝廷之视乡官也重，则为乡官者，必皆公正自爱，奋迅以图功，而异日为县令者，皆曾为乡官之人，必能知民疾苦，痛晓下情，卓然为一县之循吏。此所谓一举而两得也。因眩晕未全愈，谢绝延诊各家，以养脑力，从夫人之谏也。

二十九日（四号）。庚子 阴。先大母忌日拜供。饭后至实录馆代惠校光绪元年五月份《实录》一卷讫。出城访珏生不值，晤其夫人，交去黄宅吉期柬。伯葭来夜谈。亥刻苏汉乔坚邀为其内弟诊病，以救命为言，只得冒寒力疾而往。

十二月初一日（五号）。辛丑 大雪。午刻至元兴堂赴干鲜果行之请。两钟至吉祥园观谭伶演南阳关。三十年未演此剧，故特定一桌（洋四元八角，加钱六千文），约润田、景枫、朗轩、翰臣、炳南同观，七钟始散。步行至德昌夜餐，润兄作主人。归途又至安福胡同，为汉乔郎舅诊疾，雪花犹乱洒也。

初二日（六号）。壬寅 阴。至苏、李两家复诊。至朱小汀处为翁氏甥女诊疾。又为存懋亭复诊。饥寒交迫，进羊肉面，颇适。抵家过七钟矣。辛、林两女归自天津，典臣婿护行，下榻话兰篋。电灯下又写屏对五事。夜雪。

初三日（七号）。癸卯 竟日微雪沉阴。午初刻即出至沈步洲、江子厚、朱小汀、阮斗瞻、刘益斋、苏汉乔六处诊疾，八钟始归，饥寒交迫，一餐抵两餐，惫不能兴。伯葭约瑞记，未往。

初四日（八号）。甲辰 晴。彭云伯邀西安饭店午餐，因云伯之妹为曹涤新夫人，涤新嬖其妾小乔（本妓女），屡致反目，昨竟殴伤正室。宠妾灭妻，世家子不应出此！闻者咸为不平，将议惩毖之策。至江处复诊。子厚之子甫数龄，染时疫，所谓猩红热症，误服攻下药而殇，传染全家大小上下六口，祸几灭门。此病中西束手，百无一生。余细察病情脉象，忽悟治法。外象似疹，而以治疹法治之，辄毙。日本人遂锡以猩红热美名，杀人无算。然而实疹证也。只因上焦为寒热凝结，肺气闭而不开，疹邪在内，郁而不得发，于是伏于肌肤之间，横窜经络，胸隔迫促，滴水不下，烦躁不宁，肢体痛剧。若投以发散药（麻黄、桂枝、防风、荆芥之类），则辛温燥烈，如火得风，必致遍身晦紫，咽喉封闭。若投以大寒药（石膏、黄连、黄芩、栀子之类），则邪被凝遏，愈不得发，药从旁流，胃气先败。若投以攻下药（大黄、芒硝、枳实之类），则变为洞泄，元气下溃，邪必内陷。医家所用，只此三法。一投不应，待毙而已。余有鉴于此，特立开泄之法，不犯中下二焦，以杏仁二钱、桔梗二钱开肺气，如沸釜之揭盖；以升麻六分、紫背浮萍三钱轻表含于肌肤之邪；以元参三钱清胃热；以大青二钱、僵蚕五钱五解疫毒。取两剂分煎二器，六人共饮

之。一匙逆不受，连进二匙、三匙，则受矣。至今晨居然胸膈先开，能进饮食。内含之疹渐现，烦躁颇安。不特子厚夫妇喜庆更生，余亦自喜既得此法，从此猩红热有救星矣。因为酌改昨方，去升麻加桔皮、芦根，更进一剂。至广和楼，约张先生、杨朗轩伯侄、管丹丈、白氏昆仲、溥哲臣、刘孟禄、澜翁、典臣婿及铭、纶、懿同观。宝懿与喜连成东家沈君熟识，特烦其演《奇双会》全本《东昌府》，故演来倍见精神。萧翰臣闻有《奇双会》，羨而来观戏。散，同至福兴居夜餐。此局所以谢八月初十日诸君在账房之劳也。夜，大风。

初五日（九号）。乙巳 晴。饭后至朱处复诊。因至吉祥园观剧，溥哲臣请也。散后在对门东来顺羊肉馆夜餐。

初六日（十号）。丙午 晴。伯葭邀瑞记夜餐，偕回棉花头条寓中久谈。归后齿大痛，彻夜不得眠。

初七日（十一号）。丁未 晴。痛稍减。饭后访衡亮生。又至存处诊疾。归后齿痛又作。涤新来见，为家务也。灯下写对五付。

初八日（十二号）。戊申 晴。以腊八粥荐先人。齿痛不已，乃至陈顺龙，将痛齿拔去。陈氏肯多敷麻药，但觉齿离肉而不痛，出血亦不多。其技胜于美国人恩格斯。片刻间所苦顿失。异日去恶人、除秕政，毅然决然如此齿矣。归寓进牛奶一杯，稍停乃进食。寄湖南沈巡按信。又复南昌左诗龄丈信。

初九日（十三号）。己酉 晴。至公度处为两小孩诊疾。出城祝徐花老生日。至公义、乾祥还米账。晚，至万福居赴彭翼仲、子龄之约。

初十日（十四号）。庚戌 晴。饭后至公度处复诊。因至吉祥观梅郎演《红楼梦》“葬花”，聆曲体会神情，清歌妙舞，不禁叹为绝唱。在东兴楼夜餐，均澜翁作东。

十一日（十五号）。辛亥 晴。天气极暖。未刻赴蚕常会，王大京兆莅会，共商提倡二十邑蚕桑之法。京兆赋税，轻于江南之半，而民生憔悴，乐岁仅免饥寒。则以东南丝茶利兴，民力不至重困；京邑仅恃耕种，水利又不修举，天时偶歉，有束手待毙而已。治河渠，教蚕业，实吾二十邑根本至计也。归途为李慎如夫人诊疾。朗轩、伯葭、澜翁同来夜话，甚畅。写字。量婿自香河因公来京。

十二日（十六号）。壬子 晴。黎明电机声琅琅不绝，夫人披衣启户出听，则濮氏二侄女次儿小虎病剧，借马车延小儿科王医也。饭后至社政会略谈，即至陈顺龙处修齿，使之齐平，以便镶补。入城看小虎病，已有转机。又至八大（人）胡同为陶仲谋夫人诊疾。本系冬温，杜医子良乃投以发散药（冬温忌发汗，前贤久垂明戒，杜竟未之知也），热结咽喉，肿闭欲死，舌苔作纯绛色，营阴将涸。急以大剂羚羊角、生地、元参、芦根救之。寄宝惠信。

十三日（十七号）。癸丑 晴。午初即为仲谋催去，喉证甚急，荐房星桥兼从外治，坐待服药，至向暝始行。又至朱小汀处诊两小儿疾，亦系误服荆芥、淡豆豉、前胡等味而加重者。谬种流传，草菅人命，庸医若出一辙。以甘寒加浮萍治之。

十四日（十八号）。甲寅 晴。午刻至陶宅，病势略松，能进粥汤。唯内邪因误药而难透。加同仁堂安宫牛黄丸以透痧化斑。又至朱处，两孩疹点均已出齐。盛绍先自南京来见。隐公亦来谈。

自十九日卧病，年内未出门，无事可纪。

澄斋日记

1916年

丙辰年正月初一日（二月三号）。庚午（〔眉〕澄斋五十四岁）阴。晨起向东北行三跪九叩礼。先师神位前行三跪九叩礼。祖先神影前行礼。菩萨像前行礼。受合家拜年。偕夫人同车至三兄处，在二世父母影前行礼。饭后三兄来，偕至六太爷处拜神影。六太爷卧病，尚在被中也。朗存、驛圃、松泉、卿和、哲臣、嗣伯、颂臣、千里、庄氏、吴氏昆仲，叔明、澍棠两侄，均来贺岁。两日妇孺嬉戏喧嚣，吾枯坐篋中，读书自乐，几忘岁事之改矣。复谢叶绩丞、刘梅舫信，寄宝惠转交，因谕惠一纸。欧美、日本，聋哑残疾，皆有学校，以养而教之，谈者誉为德政。不知吾中国三代时固有以处之。《礼记·王制篇》：“瘖、聋、跛、躄、断者、侏儒（句），百工各以其器食之（自来皆以百工断句，余意当在侏儒断）。”盖此等残废之人，不能执百工之业，无以自食，王政之所矜。故各就其所具之器，而从之使得食。如《国语》戚施权罍（注云：使击钟，钟悬高处，为戚施者所便），蓬蔕蒙璆（注云：璆是玉磬，使击之。磬悬低处，为蓬蔕者所便），侏儒扶卢（注：扶，持也。卢，戟柄，亦是顺其形体所便），矇瞍修声，聋聩司火（注：使主燃火）之类（胥臣对晋侯问八疾语）。因其体之所缺，而反收其用，古圣人用意之慈祥周密若是。（〔眉〕“侏儒扶卢”四字叠韵，语亦甚奇。）又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此中国路政之可见者。

初二日（四号）。辛未 阴。玉山侄自津来拜年，下榻篋中。思緘来，与同车回化石桥拜仲求世伯及伯母神影。复同诣小苏州胡同，忽觉胸闷汗出，呕吐狼藉，乃就近至贤良寺小松丈处休息，傍晚始归。初愈之体，因劳复发，临睡又呕。

希文在此时，曾以尊案与之详谈，尽可得力。若以私函干法庭，侄固不肯为，即希文风骨矫矫，亦非肯受请托者，恐反致不美也。（复江右某丈）

天下事不尽由金钱得来，天下人亦有不爱钱者，愿长者别谋自立之道，勿仅恃此为秘诀也。日与小人处，日闻卑污苟贱之言，将终其身于幻梦中，而一无所成。药石之论，尚希亮察垂纳是幸。（复天津）

初三日（五号）。壬申 晴。体复不快。澜翁扶病而来，稍坐即去。晚，落神影。连日看彭文勤《五代史注》遣病（梁唐晋汉本纪）。读史而能引起兴味，莫过于此书。乙部中独一无二之作。五代分乱短促，罕可纪述，自来视为无足重轻之史。今阅世渐深，读书眼光迥别，又得此搜辑详备之宏编，其有用有益，有时胜前唐后宋，乃知书无空读，唯粗

躁无恒者无一而可。廿四史诸帝本纪，莫善于《旧五代史》，莫不善于《新唐》、《新五代》。旧史本纪，盖皆以实录为蓝本。有清诸帝实录最无体裁，近代惠儿校《德宗实录》，不过排比谕旨记注而已。今日立春，以春卷荐祖先。

初四日（六号）。癸酉 晴。竟日困倦，未出房门，盖病虽愈而无形之元气竟难遽复，此垂老与中年之异矣。电约管述庭来上房相见，为思緘买屋事。王峨峰来贺岁。《五代史注·汉本纪》引欧阳公《正统论》论刘知远云：契丹之北也，以中国委之许王从益而去。从益之势虽不能存晋，然使忠于晋者得而奉之，可以冀于有为也。汉乃杀之而后入。夫许王从益姓李，乃唐明宗之子，其母曰王淑妃，与晋室何涉？欧阳公亲修五代史记，乃误认李从益为石晋宗支，岂非怪事！（〔眉〕偶阅吾乡陆敬安〔以滸〕笔记谓，石敬瑭为李氏婿，乞师契丹以灭唐。杜重威为石氏婿，乃亦降契丹以亡晋。天道之不爽若是，云云。敬瑭狼子野心，又复引狼入室，灭人家国，一传而陨，种因结果，亦固其宜，而祸乃延于后世，有宋一代且与外患相终始，敬瑭之罪可胜诛哉！）

初五日（七号）。甲戌 晴。养痾不出门。玉山回津。看《周本纪》。《东方杂志》有《国民之公毒》一篇（署名远生作），谓中国政治学术，皆误在笼统二字，其说甚透。郑、孔诚为经学之功臣，程、朱诚为圣道之传人。然即以郑、孔为经学，程、朱为圣道，取后生心灵眼界，而范围之束缚之，则大不可。故自唐以来，只有注疏而无经学；明清两朝，只有宋儒而无圣道。中国三千年学术不进，实由于此。吾近来持论宗旨，却在复古。惟欲复者真孔子、真经学也。典章制度，须有依据，若微言大义，则当以吾之心光、眼光、实验自求之，万勿踏人脚根，拾人牙慧。人所谓醇，则亦醇之；人所谓驳，则亦驳之。终其身坠入形式言语障中，无复接见古圣贤真精神真面目之一日。历史之学，取其有用也。时代愈接近愈有用，利弊愈详尽愈有用。故宋、明二史，其实际或过于史、汉、三国；《旧五代史》、《宋史》，其价值毕竟重于欧阳新史、柯氏新编。

初六日（八号）。乙亥 晴，有风，遂未出门。晨起祀神。看《周本纪》讫。世宗浚汴口，达于泗上。遣周景督工。景心知汴口既浚，舟楫无壅，将有淮浙臣商，买粮斛贾，万货临汴（按：斛恐是服字之讹），无委泊之地，乃讽世宗，踞汴流中起巨楼十二间，后邀巨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按此即水码头起行栈之始。

初七日（九号）。丙子 晴。仍未出门。伯葭在内室久谈。陶兰泉、朴如招饮，辞之。

初八日（十号）。丁丑 阴。饭后偕夫人率恩女至廊房头条买灯。又至厂甸一游，拆展拓，与从前迥不相同，几迷所向。归寓尚不甚疲。看《五代史注·家人传》。

初九日（十一号）。戊寅 阴。祝史康侯太夫人九十一岁寿。连日胃口稍复，至益辑便餐。看《五代史·梁家人传》。读《庄子·逍遥游》。

初十日（十二号）。己卯 晴，有风。祝蒋惺甫太夫人寿。至公度处为其夫人诊疾。思緘以病乞休，特往视之。不欲违心以恋禄，是亦一道也。体甚不适，疾驰而归。到家举半日饮食倾筐倒篋而出之，神气大伤，卧不能兴。

十一日（十三号）。庚辰 晴。又不出门。看《五代史·唐家人传》。读《庄子》齐物论、养生主二篇，真处患难、养病躯之第一神方也。陶宝如招饮，辞。五代除梁别为统系，其唐、晋、汉、周名为四代，实是一朝，典章、文物、官僚，皆继续有效。其时臣民视换朝代，与一朝之换君无异，故史家只能作通史，最为合宜。余廿年前持论，欲以唐庄宗接

唐统，而以南唐接后唐。王渔洋亦有此议。陈简庄作《续唐书》，即是如此。今日思之，朱温篡唐，而庄宗灭梁，唐统中间已隔断。南唐在江南篡吴建国，又是别起炉灶，上不接唐朝，下不接宋代。因其国号皆为唐，勉强为形式上之联合，况李氏初年国号曰齐，尤足知其与事实全不相贯，竟类断蛇，反不如以梁、唐、晋、汉、周、宋纪年，较为直捷也（正统之说本极无谓，又当别论）。由此推之，东魏与高齐，西魏与宇文周，只能视为一朝，断不可划清界限。谢蕴山作《西魏书》，欲成断代之史，与周朝苦心划分，遂使魏、周俱成断烂不全，于时势反生障碍（如苏绰之定制，名虽有功于魏，实有功于周。以绰属魏，犹之以荀彧属汉。然周、魏二史却短此人不得）。故李延寿为史家特识。南北二史，看似骈枝，自是不刊之作也。病久不愈，延峨峰来商定一方服之。

十二日（十四号）。辛巳 晴。丙女自天津早车归宁，吾不见逾半年矣。思斌弟及二姊来视吾疾，留手戏，至夜深始去。冯公度、苏汉乔均延诊甚切，力疾一往。看《通鉴·唐高宗纪》。高宗以溺于阿武，杀其妻，杀其子，杀其母舅顾命大臣，而心不为之动，天良渐灭尽矣，宜乎一传而遂移唐祚也。

十三日（十五号）。壬午 晴。晨起向东北行三跪九叩礼。刘性庵同年来谈。

十四日（十六号）。癸未 晴。在益锡午餐。傍晚儿女、儿妇为夫人暖寿。

十五日（十七号）。甲申 晴。夫人四十三岁生日，花好月圆人寿，来客与年年相似。晨起祭神，上灯时祀先。典婿夫妇晚车回津。

十六日（十八号）。乙酉 晴。饭后至实录馆校第二十卷《实录》。六钟思斌借地请客，与管述庭买屋立契成交，宝铭作代笔人，余作中人。

十七日（十九号）。丙戌 晴。孔和庵来久谈。为汀、振、闰别延同邑陈隐隆先生（栋）授读，下关书请柬，择二十日开学，命铭、襄预备塾中书帖笔砚。晚，至益锡晚餐，遇朗轩，作主人。朗因来夜谈。铭代买珂罗印唐拓《化度寺》，乃内府藏本，高庙逐行逐字评注。不图垂老睹兹瑰宝。曩见敦煌石室唐本《化度》二十七字，叹为观止，况此完整三百字乎？究玩不忍释手。又《皇府君碑》、颜书《大麻姑坛记》，均可观。吾故谓今日寒士书画之福胜古人多矣。

十八日（二十号）。丁亥 阴。涤新以所作序文来求删改。椒舅枉过。饭后至公度处复诊。在澜翁处久谈。接惠禀。夜，雪。

十九日（二十一号）。戊子 至午雪止，润气甚适。偕夫人同车至汪家胡同祝衡子忠生日，夜饭后仍同归。车中看《通鉴·唐高宗纪》一卷。学者于古人皆有师法。余平生崇拜者，为顾亭林、黄梨洲两先生。两先生著书皆甚富，博大精深，道德、经济、文学一以贯之，而《日知录》、《明儒学案》，尤为余服膺笃信之书。

二十日（二十二号）。己丑 竟日雪，入夜未已。至西拴马庄顾子行（言）处诊疾，武进同乡也。出城祝何二表嫂生日。四钟延陈先生开学，在至圣先师前行礼。送宝厘、宝晟、宝润入塾。夜设筵请先生，约刘嗣伯、杨吉山、白仲三、刘孟禄、史小坪、刘千里、衡维公、澜翁作陪。笏斋自津来京，坐蓀中畅谈。

二十一日（二十三号）。庚寅 阴，春寒料峭，雪意甚浓。王野亭来报告兴殖水利公司近状。五钟至谢家胡同赴田韞山之约，同坐龙世卿（裕光）、丁衡三（槐）、张雨亭（作霖），皆熊罴之士也。韞山习书甚勤，日临《西狭颂》、《瘞鹤铭》、《圣教序》，积纸可隐身，

悬肘作二寸许字，圆稳平实，用功之效如此。读《五代史·晋家人传》。欧公叙秦王从荣传、冯后传，刻划传神，真得史迁神髓。此种断非薛居正辈所及矣。看《通鉴·唐高宗纪》。

二十二日（二十四号）。辛卯 晴。午刻至金晴曦处诊疾，殊危险也。偕丹云丈在三义轩大茶馆午餐，议买顺治门大街恒丰染坊屋，业主河南申姓。至恒裕稍坐。又至文友堂为诸女买《诗经》七部。自买亭林十种，余旧有之而毁于火，补购此函，合以旧藏《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及遗书十二种，顾先生一家之学备矣。肆主魏姓出示孙夏峰先生手书年谱一小册（〔眉〕后细审始知为征君第三子望雅手笔）。自七十三岁至七十□岁，仅八叶，以银五元买之，即携赴清秘阁装潢成册，多留副页，备征乡人题跋。另有文诗稿一册，不尽出先生手，索价百五十元，无力得之。

二十三日（二十五号）。壬辰 晴。闻门人吴佩伯侄病歿天津，凄然泪下。佩伯丁酉、戊戌间从余学文，兼授以毛诗之学。其人性情肫笃，而高亢目空一世，独敬服余。今年仅三十三耳。因作书寄其伯父子明四兄，致哀悼之意。午初至中央公园来今雨轩，赴兴殖水利公司股东会。散后在益锡午餐，复北赴农会特别会，准部章于会中附设京兆省总农会，公举余为会长，而举金四丈副之。归寓颇惫，方倦卧，而晴曦遣人速余，勉力一行。津液枯竭，胃气不支，舌光而绛，殊可虑。

二十四日（二十六号）。癸巳 晴，稍和，颇有春意矣。二钟入新华宫，赴政治讨论会会议守土官吏失守城池、通匪迎降惩罚案。前清立法至严，咸同间，行法不为亲贵挠，纲纪肃然，蔚然成中兴之业。大坏于宣统辛亥，载泽曲庇瑞澄，各省相率降逃，而清社遂墟。人民国后，名分既泯，旧法全隳。若听其凌夷，无严刑以随其后，则寇之所至，如入无人之境，国将谁与守耶？从前教、发、捻、回诸匪蹂躏四方，其贤者殉节效忠，此外则有逃官逃将，而无降官降将，而大清刑律，亦不立惩降之法，盖大义凛然，莫之敢犯，不必大为之防也。官吏迎降，亦始于辛亥。盖臣节至此不可问矣。搭阮会长汽车回石老娘胡同，为孝感夫人诊治，留夜饭始归。

二十五日（二十七号）。甲午 晴。饭后至旧帘子胡同张宅（伯纳同年之弟），贾家胡同金宅，松筠庵学贞和尚，大吉巷王宅，东茶食胡同黄宅诊疾。黄桐笙传染喉证甚剧，六脉沉濡，可危已极，因以治江子厚全家之方治之。接惠禀，又由禁卫军送来二百二十八元。

二十六日（二十八号）。乙未 晴。定兴吴宾甫大令（梅）持性庵同年介绍书来见。饭后至顾子行及张处复诊。又至黄处，桐笙服药，六脉俱起，乃现出肺胃大热之象，逆境变为顺境矣。为开清热方，仍兼宣泄。酉仲亦传染卧病，亦脉脉也。铨叙局索取详叙履历，开送阮斗瞻会长。亭林《九经误字序》云，下邑穷儒，不能皆得监本，止习书肆流传之本，则又往往异于监本，无怪乎经术之不通，人才之日下也已。至今日学者，则几不知九经为何物，使先生见之，不知若何感喟矣。政府为励行宪政，欲从速召集立法院，拟即以国民会议议员充立法院议员，借以省手续、节经费。咨询参议院，廿四日参议院开议，全体通过。今日奉告令宣布，并提前于五月一日召集。

二十七日（二十九号）。丙申 晴。天甫明，张庾楼处即拍电来请，已刻前往，则病孩已动风，势不可为，与洛如勉定一方而归。伯葭来谈。午餐后再出至延宾馆辛纪云、永靖会馆饶麓樵处诊疾。又至松筠庵及王宅复诊，学贞和尚去圆寂不远矣。在益锡夜餐。驛

圃来夜谈，为朗存请假事。接张先生信，因病迟来。

二十八日（三月一号）。丁酉 晴。万枋钦、胡荃孙、金筱珊丈来谈。辛纪云、金晴曦、黄桐笙处复诊。至肃政厅谒都堂张珍午前辈，为朗存事。

二十九日（二号）。戊戌 晴。至实录馆校书一卷，回寓稍憩。又出至饶、辛二处复诊，审脉定方，斟酌甚苦。时已九钟，尚未晚餐，乃至益锸进食。复至嗣伯处为其子诊疾。荃孙请泰丰楼，辞之。看《进步杂志》古欢室笔记，论陈龙川、吴梅村，意思极好。古欢不知何人，学问识见俱高，拟函讯姓名，知南方有此佳士。吾所定《东方》、《进步》两杂志，一岁所费不过五元，而月得各一册阅之，大可知所未知，以解劳闷。儿辈如肯似我用心，所得过于日课多矣。

三十日（三号）。己亥 晴，大风。节近惊蛰，而严寒不减隆冬，不能不令人望江南也。王治平来报告蚕会事。饭后至顾、黄、饶三处复诊。黄桐笙垂死得生，阖门庆幸已极，余亦愜心。灯下看亭林先生《金石文字纪》一卷。

二月初一日（四号）。庚子 晴，有风。至饶处复诊。彻底不能眠。

初二日（五号）。辛丑 晴。饭后至蚕校议事。饶处复诊，气喘、腹胀、肾肿，病势綦重。余闻“俯则气舒，仰卧则气迫”二语，忽悟为肺胀之证，乃以小青龙合真武治之。晚，赴李直绳、庄思缄之约。夜仍不能眠，心气耗散极矣。

初三日（六号）。壬寅 晴。惊蛰节。天明幸得入梦，至午正始觉，精神稍回复矣。二钟至新华宫议事厅。前案定稿复奏。散后至黄处复诊。临睡服黄连上清丸钱许，居然酣眠。

初四日（七号）。癸卯 晴。赴松筠庵公议陆文烈公文节父子先哲祠祀忠义，因有所牵连而罢。至饶、金二处复诊。饶麓樵服药大效。余前以防己黄芪汤立起辛纪云湿痺，长沙方之足贵如此。又至车子营耕读堂张处诊疾，已为庸医误药，不易挽回。途中饥甚，在益锸夜餐。驛圃来夜谈。

初五日（八号）。甲辰 晴。阮世兄来就诊。为吴斌甫作禹九弟信。未刻作《清真教杂志》题辞。因至东礼拜寺赴回教同人公局。又至金处复诊，只改昨方，未收诊金。过恒裕略憩。又至福兴居赴何颂耆之约。灯下偶读《金匱·吐衄证》，诸家注释多未确当，并有显然谬误者（程应旆最劣），益知此道难言。余自从事医学后，读《内》、《难》、《伤寒》、《金匱》，觉经中义蕴，触目了然，所见辄与旧注不同，且一经研索，颇入深微，而旧注往往病其肤浅。此事果有宿根欤？抑狂妄之性为祟欤？使余能尽屏诸务，凝神壹志，用十年专门苦功，所得当有超过昔贤者，惜乎有志未逮也。得失寸心知，此非夸论也。遣宝铭赴香河祝大女生日。

初六日（九号）。乙巳 晴。午刻至存懋卿处诊疾。至农会开养蚕临时会，回寓换骡车至饶处复诊。赴六太爷益锸之约。又至王铁珊处诊小孩疾。

初七日（十号）。丙午 晴。访思缄，留午饭。至黄处复诊。又至实录馆校正本一卷。阮世兄复来就诊。灯下写大匾八字。

初八日（十一号）。丁未 晨醒望屋瓦皆白，知夜雪甚大，北风颇寒。饭后至背阴胡同为刘益斋前辈诊疾，形羸音哑，几不能识，廿年同榜至交，一病至此，泪承睫欲下，强忍之。势无可为，勉立一方，以慰病人。又至顾、饶、张三处复诊。李啸溪同年辞肃政使职，意欲南归。与小松丈、思缄弟、澜老纠合曲局，在三松精舍畅叙，余唱《议剑》。

初九日（十二号）。戊申 晴。午刻至实录馆校正本一卷。归寓遂不复出。写联数付。接惠、襄禀。内务府大臣景公泮薨，幼主予谥诚慎。清室遗臣又弱一个矣。

初十日（十三号）。己酉 晴。衡氏昆仲之甥郑兰孙（师培）来见，瑛兰坡中丞孙也。饭后至彭云伯、辛纪云及棉花七条周姓诊疾。又至黄处复诊。亡友饶湘淥尝言，太史公诸赞，初读之，常觉句法横断，文义若不相属，细味之，乃是意义周匝赅括，其间更不着一冗长字，韵味包含不尽。作文须是字句少意思多。所言真文家要妙三昧也。偶尔忆及，辄记于此。

十一日（十四号）。庚戌 晴。奉策令授为少卿，班秩视正二品旧资也。夏剑丞来访，亦新授上大夫，共商谢恩事。亲友登门及具函辱贺者甚多。三钟出崇文门为张骥逸两儿诊疾。张小松丈之八岁男、七岁女同于昨晨殇去，特往慰之。合家惧传染，苍黄移居西城大同公寓。夜至益锸，餐后诣公寓视之，尚未归，遇刘葆良及澜翁，因偕返报子街，畅谈而归。

十二日（十五号）。辛亥 晴。伯葭来，邀至益锸午餐。赴蚕校常会。六钟在精舍设席，请张珍午前辈，王铁珊（定州）、蔡师愚、杨玉书、夏剑丞、谢靖远（五君皆讨论会同寮），郭小麓（铨叙局长），靖远未到。桐琴甫遣汽车延为其岳增寿臣诊疾。客散，即登车驶行，十钟归。接姚诗岑信，因彤伯表侄授室，嘱任婚费，余固谊不容辞也。

十三日（十六号）。壬子 晴。聂献廷释母服，在长椿寺啐经，往行礼。访斗瞻商面谢日期。又吊刘益斋前辈之丧，老友凋零，悲感痛哭。又至大同公寓，问小松丈疾，喜已渐松。归寓稍憩，复至石驸马大街红楼，赴袁二公子之约，看所藏宋板书，富而且精。归已子正。午前谢靖远来畅谈。彻夜不成眠。

十四日（十七号）。癸丑 晴，有风。未刻着燕尾服入内，与夏秋章三君（同叙上大夫）在讨论会会齐，四钟由阮会长带领见元首于居仁堂里间，行三鞠躬礼。元首立而答礼，并云一切均仗诸位偏劳。今日公事忙，不暇坐谈。遂退。闻南宁独立。广西将军陆荣廷率师尚未出境也。余以为陆将军若无贰心，应回征滇之军规复省城，以顾根本。若陆亦不足信，则桂林为旧时省会，应别简腹心文武大员为将军巡按使，镇桂林，作广西省城，以系全省之心，出师以复南宁，急飭川粤二军疾攻昆明，覆其巢穴，则桂亦不足虑矣。张师到京，明日开学。

十五日（十八号）。甲寅 晴。章佳活佛托余介绍见阮斗瞻，订于午后二钟晤面，余特往陪。活佛年三十馀，不能作汉语，有巴秀峰、存霭如、存懋卿为通事。活佛次第，以前藏达赖为最尊，后藏班禅次之，库伦哲布尊丹巴又次之，章佳居西宁为第四。谒谢杨杏城左相久谈。又出正阳门至黄桐笙处复诊。在益锸晚餐，为张师洗尘。伯葭来谈。朗存归自常州，与驛圃同来。其肃政厅书记官，以逾限一日半，已为张都堂开去，另位置他人矣。宦途之险如此！

十六日（十九号）。乙卯 晴，始和。饭后访澜翁托代辞曲会诸君之约。至大同问小松丈疾。出城至嘉应馆吊萧隐公太夫人之丧。又至梁家园赴医学研究会，有李君文涛（模范团军医），愿任集款，发起斯会。今日到者八人，共商办法，余建议设医校，编医报，庶几可延中医一线之传。散已黄昏，尚须至王铁珊同年处为其儿妇诊疾，饥甚，买两炊饼在车中啖之。又向北城至斗瞻处为思圃诊疾，留晚餐而归。灯下写匾额对联四件。半日间心

力交瘁矣。接惠禀。四媳患喉痛，疹伏，以余所立杏桔参麻元参汤治之（〔眉〕此方宜名升麻元参加杏桔浮萍汤），应手奏效。昨夜疹已出齐，而大汗不止，心散脉软，余恐其津液不济而内陷，急以人参膏托之，黎明再出白痧遍颈，伏邪始发泄无余，险矣哉！因此悟医无定法也。

十七日（二十号）。丙辰 晴。枋钦来谈。饭后至什锦花园溥宅诊疾，始知毓子坤已于昨日以时疫卒。其夫人悲劳传染，势亦甚危（毓少岑谈及景诚慎亦死于疫）。近日喉疹盛行，死亡接踵，而医生独不传染，或谓此中有天道，洵然。又出崇文门至黄处复诊。东西南北恰行一周。在病家不敢进茗，渴极，途次买水果润喉。夜，大风。

十八日（廿一号）。丁巳 晴。叶华生来谈。饭后至实录馆校《圣训》一卷，领到五次校对酬金二十元零八角。今日交春分节，静坐随意看书消遣。寄宝惠信。又复《进步杂志》社信。

十九日（廿二号）。戊午 晴。饭后至顺治门大街李子栽处诊疾。入城北行至宛平县署，为李老父台之兄凤三诊疾，老病殊棘手也。顺至阮宅贺孝感得子之喜。奉令撤销帝制及洪宪年号，仍称中华民国五年。再起徐世昌为国务卿，名为惩于南方兵乱，实因日本将乘我乱事干涉内政也。元首不惜屈己从人以救中国，自是可敬。夜，大风。

二十日（廿三号）。己未 晴，大风。自元旦至今，几于无日不风狂尘坌，固觉非好气象矣。饭后为王孝慈夫人复诊。视小松丈疾，在榻前久谈。秀冬来夜谈。上月买得《孙征君年谱》草稿十四叶，装潢成册，细读之，乃征君第三子望雅手笔也。灯下检《夏峰集》考订作跋。朱子诗云：“昨夜江头春水生，艤艫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读此可得知命之学。《亚细亚报》载，湖南某君言：观人书法，可料其人之穷通寿夭。凡作书草率，飘忽软弱者，必穷而夭。其说甚确。余亦尝以此观人，凡举笔便错者，其人必不能成事。先大后小、先整后散及作字末笔草率枯燥者，其人必无晚福。午后一钟余，天有红光一道由西北而南。

二十一日（廿四号）。庚申 晴。蒿目时艰，郁郁不乐，生灵涂炭，不知何日始见太平。饭后答拜潜夫族叔（畏三。伯初叔祖第四子），未晤。归寓为津浦铁路公司起公函稿，致直隶朱巡按使。在益谔夜餐，澜翁作主人。自明永乐至清宣统，五百余年，非进士不能跻宰辅，而词林尤为专门。故登瀛州者谓之储相。明代宰辅二百零一人，由他途起家者仅十九人（崇祯朝最多）。清代汉宰臣，其格尤严（满臣则不拘，有由笔帖式文童出身者），非翰林出身不得谥文。其由举人致身大学士者，湘阴左文襄一人而已。接惠禀。

二十二日（廿五号）。辛酉 晴。看《菰中随笔》一册。饭后至蚕校一行。薄暮伯葭来，偕至益谔夜餐。归路步访抱存，略坐而出。

二十三日（廿六号）。壬戌 晴。未刻偕夫人同车至汪家胡同祝衡子惠生日。五钟三十分至德国营房，应柯理尔之约观德童演剧，随意纳入场价，以助十字会经费。柯君告余，梭尔格君在青岛助战，为日本俘去，现禁东京。余与贡桑郡王连座。场中热甚，观三出即出。晚饭后，陈静斋因患喉痛，以马车延诊。章嘉活佛赠真藏红花（一小纸裹）、藏香、氍毹。时证盛行，或问余预防之法及应饵何药，余曰：调和寒暖，勿令太过。饮食勿过肥浓，少食煎炒。而重要根本，尤在绝欲葆精，勿耗津液。欲，不仅女色，凡彻夜狂赌，恣情痛饮，皆是。果能淡泊宁静，自无传染之忧。不必无病服药，反伤无辜。发惠信。

二十四日（廿七号）。癸亥 晴。以第四女宝桢许字故友嘉兴沈幼彦之第二子，年十七岁。女媒原系钱新甫同年，现不在京，其世兄伯愚代行。复请刘龙伯为男媒。午刻行盘，换八字帖。未刻设席待媒，杨绳武、刘凤叔、庄思緘、李洛如、张润泽、六太爷作陪。申初押盘回男府。至静斋复诊。天津二女携外孙女来京归宁。

二十五日（廿八号）。甲子 晴，大风。小松丈延为其世兄诊疾。归坐篋中，作管君绳恒家传，应其子葆元之请，将刊入家乘也。脱稿后复用格纸书之。晚饭后小松丈复招夜谈，澜翁在座，更深始返。

二十六日（廿九号）。乙丑 晴。至实录馆校《德宗圣训》一卷。出城为俞小云丈诊疾，已垂危，不可救矣。又至张处复诊。夜至明湖春赴公度之约。

二十七日（三十号）。丙寅。 晴。午刻至益锷赴思緘之约，偕至大同公寓，张世兄病已大愈。又为阮斗瞻诊疾，谈及时事殊不佳，几有瓦解之势。蹙蹙靡骋，将不知税驾之所。伯葭、澜翁来篋夜谈甚畅。年来高位大老沉溺于赌，词人墨客沉溺于女伶，志趣卑污，廉耻道丧，世界安得不坏。

二十八日（三十一号）。丁卯 晴。外间消息甚恶，一般富贵大老纷纷议迁居天津以避乱，此若辈故智也。其罪可诛。饭后至李子栽、小松丈处复诊。归后在篋中熟眠一时许。盛绍先（格）来见，求为其祖联文直公作记事。小松丈又来延诊，大风颇寒。余自庚寅挈眷住京，经甲午、庚子、辛亥、壬子，大乱已四次，深信万事自有定数，此心不动。扰扰攘攘，于事无益，徒自乱耳。

二十九日（四月一号）。戊辰 晴。饭后至张宅复诊。农会例会，启用京兆尹颁发京兆省农会图章（文曰“京兆省农会之章”）。余复起草致朱巡按使公函，推广直隶各县蚕桑。答拜邓诗安、盛幼安，均未值。归寓已上灯，甫易衣，复接李洛如电话延诊，改乘骡车往。灯下作致王大京兆函，为道试中额事。阅报载，住京三年者，便可报名与试，调查合格者，两邑几二万人。若然，则吾二十县俊士，将尽为廿一省侨寓之人所占，本省读书士子，永无登进之阶，未免喧宾夺主。从前科举制度，顺天乡试，虽准天下人与试，然顺直生员中额，专定一百馀名，而旗籍北南中三皿，则别定中额，各不相妨，于天下为公之中，仍寓体恤保存之意。意美法良，今可仿行也。即以此意作书。接惠禀。

三十日（二号）。己巳 晴。夜半睡醒，闻檐溜琮琤，久燥得雨，胸次一清，辰初刻忽成大雪，搓棉舞絮，顷刻积寸许。晨曦一照，屋瓦俱融，亦时令之异象也。盛幼盒来谈，索去宝惠信一封，嘱其照应羊皮巷眷口。斗瞻延诊，审脉大骇，元气将有脱竭之虞，立时向公府求上等人参救急，复开一方专葆真元，始信《内经》壮火食气之说。又至小松丈处复诊，陶氏四昆仲、李洛如咸在，因留夜餐。昨夜澜翁谈及，思致力于经世之学，以补中岁蹉跎。余谓垂老看书，目力、神思、记性均逊，唯有“专”字诀、“约”字诀尚易收效，劝其看夏调甫先生《明通鉴》（此书胜陈氏《明纪》远甚）。澜翁欣然借第一函而去（共六函，末一函全仿涑水《通鉴目录》）。

三月初一日（三号）。庚午 晴。姚诗岑、王季樵前辈、丁揆野来谈。王、丁二公皆山东新选议员。发宝惠信。诗岑见余《伤寒类方详笺本》，大善之，劝吾早日成书付刊问世，并愿任参校之役。

初二日（四号）。辛未 晴，甚寒。广勉斋来见。未刻至斗瞻处复诊，稍有起色。伯

葭来，偕至益锸夜餐。宝襄自宁因事回京。伯葭力劝吾专意行医，资以贍家，自食其力，何贫之足忧？前两日谣言四起，二三阔大老以每日一百元租六国饭店房间为避乱之兔窟，其贪懦无耻，且过于清室之亲贵矣。

初三日（五号）。壬申 晴。清明、上巳两佳节，乃北风厉寒，仍然隆冬裘服，闻江南亦如此。地气与从前大不侔矣。余尝谓火车、电线皆足以度地气，盖地气分南北，高山大河实为间隔之大原因。自有此二物，山河之气遂通，天时人事，洵有非人所能测定者。丙女早车回津，宝铭护行。晚，赴丁揆野之约。

初四日（六号）。癸酉 晴。一日不出门，与夫人、女、媳作湖北叶子戏，不弹此调三十年矣。叶华生来谈。接门人黄叔权四川荣县信。

初五日（七号）。甲戌。 晴。小坪送来省农会关防，行文二十县知事，详京兆尹报告，启用关防。饭后至杨荫北、冯润田两处诊疾。归寓小息，复至小松丈处，为其如夫人诊疾。偕夫人在益锸夜餐。餐毕又折回大同公寓，刘葆良、陶兰泉、芝泉、朴如、仲谋、何志霄均在座，相与剧谈，至子正始返。

初六日（八号）。乙亥 晴。先大父忌辰拜供。饭后至实录馆校《圣训》一卷。至大同公寓诊疾，兼为陶仲谋求婚小松丈之甥女。归寓招澜翁夜话。十一钟小松丈再电请诊。大女自香河归宁。夜，大风怒号，屋岌岌摇动。

初七日（九号）。丙子 晴。竟日大风，黄沙满天地，人昏昏坐积霾中，气象殊恶。饭后兰泉来谈，偕至张处恭送求亲大柬，并诊疾。出城吊钮叔闻夫人之丧。又至徐花农前辈处贺嫁女喜。连日郁郁不乐，唯以《小说月报》自怡。

初八日（十号）。丁丑 仍大风。至润田处祝四嫂寿兼复诊。晚，以鄂叶消遣。夜月惨黄，傍晚风止，步西圃，红白桃花均盛开，幸未为封姨所虐。杏萼才吐艳。最奇者，前岁移盆栽梅根于地，今又着花极多，清明节后，见此寒英与桃杏争艳，自是小静园一段故事也。

初九日（十一号）。戊寅 晴。午刻至实录馆校《圣训》。归作新装孙季子先生（望雅）自编年谱稿本册后跋。季子为夏峰先生第三子，早弃青衿，继父志讲学，年七十七卒，其墨迹殊罕见。晚，饭于益锸。写屏联数幅。接四川蒲江邹雪澄信。余于古医经最服膺《难经》，确信其出秦越人之手。其陈义精深，多非后人所解。余所见注释凡十馀家，鲜惬意者（徐灵胎《经释》以攻《难经》者注《难经》，孔颖达所谓木虫自蠹其木也）。即如第四十六难，谓老人血气衰，肌肉不滑，营卫之道濡，诸家皆不注意。余尝闻西医言，人至五十以外，肌肤干濡，失其运用之力，故老翁无传染痧疹者，以其肌肤不灵也。而《难经》此数语，固已先发其理。准是以观，《难经》中古谊新理，沉晦于后人眼光所不及者，不知凡几矣。

初十日（十二号）。己卯。 晴。风日始和。两钟至松筠庵助赈局，议宝坻县民埵事。余因提及香河县筑堤为民害。康侯议京兆河患，主张裁湾取直，引鲍邱、箭杆诸河，直入蓟运，多为沟洫，开水田，不特水有宣泄，且可化碱地为膏腴。余因太息于徐友梅之督办近畿河务，未尝统筹全局，决排疏导，使水有所归，唯枝枝节节，随处筑堤降水，为雍塞隔断之谋，政府用人若此，吾民安望有乐利之一日哉！思之郁郁不快者半日。又至丁揆也处议国民会议议员上书徐相国，有六省廿馀人在座，皆前朝资深望重一流，使立法院不取

消，异日或有为国为民之计划，既不至如从前国民党之捣乱，亦不至如今日参议院之腐杂也。公函为周士贞方伯（渤）起草，笔意极佳。四钟赴广和楼观《梅玉配》第三本，哲臣、宝铭相陪。戏散入城，在西单牌楼北汇美居小餐。

十一日（十三号）。庚辰 晴。枋钦来谈。饭后徘徊西圃，细赏梅花，此心悠然，几忘世乱。至沈步洲处诊疾。酉刻赴梦陶丈之约，与钱绍云同年话旧，不胜惆怅。山东议员张岱青（玉庚）来访。送公函于徐相宅。

十二日（十四号）。辛巳 晴。筱松丈之外甥女王氏，许字陶仲谋，余与授经执柯，往来两氏，在陶朴如处夜宴。陈公孟以马车延诊。闻广东独立后，龙济光、陈炯明两军互斗，城门以外无干净土。上海乱党大焚掠。镇江亦然。蔡、梁两君发难于前，而乱党继之，流氓、土匪又继之，中国遂成强盗世界。呜呼！乱端一肇，不可收拾。若再相持，日本将收渔人、卞庄子之利矣。接惠禀，知南京无事。

十三日（十五号）。壬午 晴。裕治臣、李新吾来赏梅花，仅两小株而香风满院，北方所未有也。余疑地气自南而北，较数十年前不同矣。客去，至蚕校议事。又为公孟复诊。又访揆也，交去送信收条。归与夫人、大女赴益锸夜餐。接丙女禀，知典婿患时证颇重。拍电询之。又接嗣翁信，随手作复。

十四日（十六号）。癸未 晴，有风。两次为公孟复诊。又至贾家胡同李宅诊疾。季樵前辈、珩甫、小坪均来赏花。去岁海棠歇年，今乃繁盛异常，红蕊万点，娇艳悦目，与哲臣流连花下甚久。思缄来夜谈，留晚餐，炸酱拌面。写屏联五件。卧思历史，凡一朝之末，首发难者必无好结果，以其造劫数，戕生灵，天亦恶之也。有不嗜杀人、豁达大度之真主出，则起而收之，维时乱事，多者数十年，少亦十馀年，强暴既尽，人心厌乱，然后可以长治而久安。此已往之成局，历古今而不易者。准是以观，中国之祸正未艾耳。

十五日（十七号）。甲申 晴。午初刻为俞筱园年伯点主。礼毕午餐。至荫北处为小孩诊疾。归后流连花下，遂消半日光阴。近来胸襟为最愉适矣。嗣伯、隐公、澜翁作夜谈，子正始去。夜雨，初闻雷声。篋中孤灯听雨，润爽无尘。复江西赵子登信。

十六日（十八号）。乙酉 晴。午后至便宜坊敬节会，置买申姓顺治门大街路东房一所（现开恒丰染坊），价银叁千壹百元，写契成交。余签押讫即至广和楼观剧。戏散，在天福堂晚餐。均巴秀峰作主人（巴彦济尔噶勒，系喇嘛章佳活佛之通事也）。归路顺为陈公孟复诊。向晨，风声怒起，为是担忧，几不成寐。

十七日（十九号）。丙戌 黎明微雨，旋晴。一日颇凉润。饭后至实录馆校《圣训》一卷。晚，至红楼，赴授经、印臣之约，见宋镌《水经注》残本，为世间稀有。又见明初刻《三国演义》，前有陈寿《三国志》目录，书中每回标目仅一句，与今本不同，字句亦多异处。每回首一句，皆直起，与上回末句相接。又见汲古阁影钞钱牧斋宋本前后《汉书》。时阅两年，仅钞本纪诸志，未及列传。字画精整朗秀，真影钞圣本也。闻杭州自独立后，乱党因争都督，大战西湖滨，湖山劫运，可为痛哭。又闻城中焚掠，火三昼夜未息。独立之效如是，如是。

十八日（二十号）。丁亥 谷雨节。晴。傅沅叔、吴印臣同来赏梅，久谈始去。余偕至沅叔后闸寓斋看花，即豫锡之都护之勺园也。园中鸾枝最盛。曩岁梅叟曾觞客于此。沅叔藏有惠半农手批《三国志》，拟借归照录。至阮孝威处贺小儿弥月喜。闻外间消息极恶，

不乐而归。伯葭来谈。复邹蓉倩信（寄山西高等检察厅）。接惠禀。世界虽乱，吾心自定。行医，笺注《伤寒类方》，看书，赏花，吃益镛。以此为委心任运、安身立命之惟一妙法。

十九日（二十一号）。戊子 阴。东邻徐森玉（鸿宝）来赏梅花、海棠。至隐公处为其外孙诊疾。其婿之弟张少简亦求诊（嘉应州人呼夫弟曰小郎，犹古称也）。伯葭、澜翁夜谈甚畅。彻夜不成眠。

二十日（二十二号）。己丑 黎明雨，竟日未止。海棠鲜润妍丽，对之神移。唐人诗云“见欲对花安枕席”，真能传爱花神理也。饭后冒雨访斗瞻于法国医院，狼狈不堪，略谈数语而出。接惠信，知吴江、江阴俱陷，苏州被围，常州戒严，东南大局不可问矣。叶华生电告，南京冯帅已宣布中立。伯葭力证其诬。偕夫人、两女在益镛夜餐。

二十一日（二十三号）。庚寅 晴。族叔潜夫枉过。作霖、枋钦先后来谈。贺朗轩嫁侄女之喜。归寓发小寒热，拥被早眠。前日为舒宾如长女治喉症极剧，以吾所制升桔浮萍元参汤投之，连进两剂，其病若失。今晨又接惠禀，苏围已解；以全力护常州，可保无恙；并无“中立”之说。

二十二日（二十四号）。辛卯 阴。闽人丁行维（汝景）来拜，系奉内务部之命招待议员者。饭后偕澜翁访伯葭，三人同挤一马车赴崇效寺。前三日接妙慈和尚柬云，牡丹已盛开，约余往观。至则花朵尚含苞未露色，去“开”尚远，何论“盛”乎？乃坐廊下看丁香、鸾枝，微雨洒然，烦襟顿涤。久居尘市，坐此片刻，亦颇怡然。就近同至广和居晚餐，伯葭作主人。三人又同回话兰簾夜谈，冒雨而去。接丙女信，知余已被举为殖业银行董事（共得三百五十余票，盐务中有一人与我力争，仅得二百八十票），岁杪可分花红五六百元。因致李嗣翁信，问应于何日到行。

二十三日（二十五号）。壬辰 阴。饭后至朱旭辰处，为其世兄诊疾。至后阡赴傅沅叔之约，赏花，看宋、元板书，极风雅之乐趣。珩甫来夜谈。接李嗣芎、刘性庵二公信，报知已得董事。夜雨。

二十四日（二十六号）。癸巳 晴。海棠开齐，一片花光，厅院几成锦幛。沅叔特来玩赏，宾主对花坐，不忍去。爱花成癖，梅叟云亡，今复见沅叔矣。客去，作纪联文直事一篇，应公孙盛格之求，将与陈弢庵所作墓志，陈澹然所作行状，合上清史馆也。脱稿付宝铭誊真。即至夏蔚如青厂寓中，赴议员会议处。各省议员到京者已达百人，拟租保安寺，立民宪学会及通讯处。归寓稍息，复访小松丈夜谈，留夜餐。子正始归。

二十五日、二十六日 均失记。

二十七日（二十九号）。丙申 晴。五媳于二十五日亥刻举一男，今日洗三，命名棠保，是为第九孙。乱世添丁，不足为喜，益增家累而已。已刻赴乡祠演礼。午餐后归。连夜不眠，在簾小卧，遂入梦乡，四小时始觉。邀小松丈、葆良、朴如、伯葭益镛夜餐。

二十八日（三十号）。丁酉 阴。辰刻诣乡祠，巳初刻上祭，徐相国主祭，余仍任通赞。午餐后农会借君子馆预开明日例会，同会诸君皆在焉。散会后偕小珊诣保安寺民宪学会（以后简称宪会），人尚未到，略坐而归。体甚不快，呕水半盂。小松丈招谈，未往。

二十九日（五月一号）。戊戌 晴。饭后偕夫人率儿妇三人至乡祠看海棠，清芬扑鼻。昔人谓其无香，诬甚。（海棠有数种，此有香者别是一种。余家四株则香甚微。）归写字多件。又偕夫人益镛夜餐。近日“复辟”二字，忽喧传于中外。康南海唱之，冯华帅和之。

闻梁星老颇奔走于其间。民国以来，横征暴敛，纲纪不修，于是人心日思旧朝，加以项城失威信于北，民军争权利于南，土匪横行，生民蹙蹙靡骋，急谋救济之策，不得不出此一途矣。

四月初一日（二号）。己亥 晴。大风扬沙，入春至今，晴朗之日甚少，九十日韶光真虚度矣。六媳二十岁生日，召瞽弦歌，命其用弦子、胡琴、月琴合调一曲，极可听，不知世界有乱事也。作霖、思缄来谈。至旧刑部街福惠苍处诊疾。又有城隍庙街富姓延诊，遍寻不得。接萧亲家信。旧辅荣庆薨于天津。皇室予谥文恪（上月内务府大臣景沅薨，予谥诚慎）。

初二日（三号）。庚子 晴。袁述之（世传。子久年伯之子。总统堂弟）、袁寄耘偕来访。未刻赴民宪会。至恒裕囑润田用商会名义通电各省，保护北方治安。近来南北意见极深，南人之视北人，几成胡越，痛痒似不相关也。至东城任景枫处为其外孙女诊疾，偕出城在大观楼夜餐。归路过益锜，与夫人同车而返，澜老作主人也。

初三日（四号）。辛丑 阴。午刻至实录馆，因目红未校书，稍坐即至乡祠赴畿辅中校纪念宴。在东池边摄影。至熟肉胡同为马少蘅诊疾。归寓致段芝泉国务卿书，力争发行不换纸币一万元之不可行。此议发于新次长张弧，聚敛小人之尤也。傍晚大风怒吼，总布胡同朱宅连电催诊，冒风而往。接惠禀。

初四日（五号）。壬寅 晴。饭后至任、朱两处复诊。小松丈电招夜谈，子正始返。簾外藤花四放，瓔珞低垂，香风浓郁。置小椅于架下，愉悦不可名言。何处更觅桃源？世界虽不太平，吾心固太平耳。

初五日（六号）。癸卯 立夏节。循俗称人，余重九十五斤。终日狂风振撼，黄霾蔽空，身心俱不适。未刻拟赴宪会，畏风而辍。傍晚至明湖春，赴陶仲谋之约。闻政府已将不换纸币之议打消，登公报力辨并无此意，想亦怵于舆论耳。（〔眉〕至十一日乃由国务卿颁院令，商民行用中、交两行纸币，不得兑取现洋，市面为之大扰。是即不换纸币之变相也。）接赵子登信。

初六日（七号）。甲辰 晴

初七日（八号）。乙巳 晴。午后为少蘅复诊。归后偕夫人、恩女至大观楼西餐，并看电影，十一钟同返。任景枫之令媛谢医也。

初八日（九号）。丙午 晴。嵩岑叔祖自津来，下榻话兰蓀。

初九日（十号）。丁未 晴。萧亲家自津来，过访未晤。午刻胡荃孙以汽车迓至法源寺素餐，有欧洲二女士，皆德国军官之妻，其夫一在北京，一为日本俘虏，在东京。均挈子女。同车至崇效寺看牡丹，房房皆有人。徘徊院中良久，又用车送余与宝铭诣乡祠，赴回教诸君之约，研墨备纸以待，乃为作联七付。散后又至西河沿答访萧亲家，未值。

初十日（十一号）。戊申 晴。燥热不可耐，恨不举冰水饮之。目疾又不能观书解烦闷。傍晚，勉至洛儒新宅赴陶仲谋之约，饮啖均克减。闻澜翁患喉痛，特往视之，知已渐愈矣。归寓亦觉喉痛。至福惠苍处为小儿诊疾，已误于庸医，危在旦夕。

十一日（十二号）。己酉 晴。晨起发寒热，神昏呓语，唯口不甚渴，且嗜热饮，知非时证。小松丈来访，延入内室久谈。

十二日（十三号）。庚戌 阴，微雨，洒地便止。量婿自香河来。病势不减，手足尤

热如烙，审为脾病。延王峨峰诊之，果为脾经热滞。此证若为庸医认为时证，误服苦寒，殆矣。澜翁连两夜来视疾。（〔眉〕段氏下院令，停止银元兑现，人心大惶恐。是犹憚病人之尚有生机，更进毒药以促其命也。吾曹何不幸而处于恶毒政府之下耶？悲愤不可名状。一般富贵盗贼提取大宗存赃转存外国银行兑现以去。乃施此辣手以绝小民之生机。苍天，苍天！）

十三日（十四号）。辛亥 晴。病略退。竟日看书消遣。叶华生来访，延入内室畅谈。发惠信。李啸溪邀饮，辞之。

十四日（十五号）。壬子 阴。刘性庵以津浦公司事面商，延入内室久谈。服峨峰药二剂，病渐清健，目红亦净。看《五代史注·梁臣传》讫。因思治史学者当分七大组（组字是日本名词，然用之此处颇合）：《史记》，前后《汉书》为一组；《三国志》，《晋书》，宋、齐、梁、陈四书合《南史》为一组；魏、齐、周、隋四书合《北史》为一组；《唐书》，新旧《五代史》为一组；《宋史》为一组；辽、金、元三史为一组；《明史》为一组。各量其力及性所喜专治一组，所得必较不同。

十五日（十六号）。癸丑 晴。病已痊，仍养静看书不出门。嵩岑叔祖早车回津。

十六日（十七号）。甲寅 晴。傍晚赴王大京兆之约，余为农会筹款，京兆允岁助一千二百元。近日易、涿、密诸县，因清丈聚众抵抗，易县至拘县知事为质，要求免丈免新捐（测量委员特用短弓，以民地八亩为十亩，大约经丈之地无不涨出亩数者，无怪乡民之激而生变也）。各邑跃跃思动。余力请京尹即日撤回委员。入民国后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今更以清丈扰之，不换纸币困之，民心大去，项城将何以自存。夜半大雷雨，一阵即止。自三月以后，动辄终夜不眠，至晨犹不能成梦。呜呼！忧患余生，心神日瘁，唯有专用澄心却虑工夫，将方寸打叠洁净，一归沉寂，或可补救。此病非药石所能奏功也。读《论语》（近来偶举一章，将白文玩索，辄觉所见与汉、宋注全然不同），看阳明、念庵二先生书，诵陶、陆诗，习苏字，进德养生，即此已足。寄五、七弟妇信。

十七日（十八号）。乙卯 晴，颇凉爽。傍晚至福惠苍处为其祖母诊疾，病不可为，直言复之。在益锡夜餐。绪雨孙自南京来，惠有密禀诸事，密谈甚久。

十八日（十九号）。丙辰 至二十日（廿一号）。戊午。无甚可纪。连日静读念庵先生《冬游记》，凡读五过矣。每加一次，所见辄进一层。以此知浅尝辄辍者，终身无心得处。访隐公兼晤质我，知粤乱正未已也。宝铭蒙思缄派充审计院书记官，月薪三十元。在蚕校开特别会，决议开办甲种农业学校，由大京兆岁助一千二百元。余仍请高景坡同年任校长。

二十一日（廿二号）。己未 晴。江西洪述之（鉴）由门人陈桐甫（昌荣）介绍来执贄，江苏知事，年三十五岁。小门生刘晓沧（汉清）自山右来见。饭后访澜翁，偕至公园看芍药，红粉两种正盛开，光艳欲绝，共廿馀畦，于其间各划蹊径，以便近赏，其法甚佳。徘徊良久，复偕至吉祥园观梅郎唱《思凡》。归寓即雨，入夜未止。久旱之后，闻檐溜琮琤，耳根一清。

二十二日（廿三号）。庚申 阴。饭后访寄耘，酌定畿辅学校每节加送校长范棣丞八十元，学监李仲贞三十元，酬其兼功课之劳。因至校宣布。入城访筱珊，未值。遇诸途，立谈数语。又答拜繆小山丈，亦未值。沉阴雷电，驰归而雨至，两时许始止。与张师西圃久立，见花树皆鲜润可爱。思缄招晚饭，与小松丈、摺丞昆仲剧谈。十二钟归。

二十三日（廿四号）。辛酉 晴。雨后颇爽健。至万萸生处诊喉痛。赴民宪学会，知政府以二千元资遣外来议员。又吊金晴曦之丧。又至嘉应馆为张永昌复诊，病殊棘手。与隐公、幼达、质我剧谈。

二十四日（廿五号）。壬戌 晴。苑贵龄在海淀挂甲屯嫁女，再三请余，勉为一行。郊外气颇空爽，足涤烦襟。六钟归。思缄在此，久谈乃去。

二十五日（廿六号）。癸亥 阴，大风。棠孙弥月，午刻祭告祖先。接季申四兄上海信并家谱表格，兼分致六太叔祖、三兄、叔茗三侄三处。宝惠禀商下一辈学名是否依大兄诸孙加“年”字为排行，余以长孙樱在先朝曾奉旨赏给四品荫生，毓鼎具折谢恩，恽樱二字上达天听，今日不忍重改也。

二十六日（廿七号）。甲子 阴，有风。张小松丈之外甥孤女王氏出嫁陶仲谋，余与授经作媒。午刻先至老来街吴处诊疾，然后赴张处。风晦欲雨，傍晚始押妆而行。在陶处夜宴毕即归。外间谣言极多，人心凶惧。夜，狂风震撼，势将发屋。

二十七日（廿八号）。乙丑 阴。午初即至陶处，未初押轿赴女府（轿式双马花车，甚丽）。申正新人进门，余即行。至沈步洲处为其小女诊疾。赴中和园观剧，东兴居夜餐，皆朗轩主人。归途风雨骤至，俄顷即止。杨朴庵招饮来今雨轩，辞之。十点钟，西方金星光芒四射，明如初八九之月，人及树木映墙有影，房屋庭砖皆能辨色。金星主兵，世界杀运大开，此其示兆耶？

二十八日（廿九号）。丙寅 晴。献廷、朗存、述之来谈。为朗致骏侄信，划洋七十元。为述谕宝惠，转托齐巡按。献邀益锸夜餐。填写本房谱系，特定孙辈学名（樱、枚、封、馥、慰、清、建、齐、棠。澍因承嗣大房，随排行加“年”字）。复谢陈桐甫信，托述之带去。彻夜仍不眠。

二十九日（三十号）。丁卯 晴。午刻至实录馆与诸君闲谈，堂餐毕，出城祝珩甫生日，天热甚，少坐即归。

三十日（三十一号）。戊辰 晴。昨临卧服半夏、秫米汤，稍得美睡。申刻至小土地庙陆润生宅，赴应云卿、张耕农两同年曲约。宅中小有亭台，辟两小池，引自来水作趵突泉、珍珠泉，涌高几一丈，水星四溅，洒然生凉，立小桥良久，烦襟尽涤。与澜翁同车而归。

五月初一日（六月一号）。己巳 晴。自政府下“不兑现”之恶令，纸币价骤跌，百物腾踊，米粮有告罄之忧。街市疾首蹙额，无复生机。大乱之时，更作此亡国殃民之举，梁士诒主谋，段祺瑞傀儡，虽齧梁贼之肉，头器脐灯，不足以偿其罪也。此贼不受阳法，必受冥诛，苍天有知，无幸免之理。未刻至蚕校常会。接大兄信并甲乙两年收租账目。

初二日（二号）。庚午 晴。连日畏热，昼不出门，随意看书消遣。申刻至西斜街赴张珍午前辈之约。彻夜仍不能眠。

初三日（三号）。辛未 晴。燥热。天明服安眠药水，勉强入梦至十一钟。申刻至什锦花园赴沈冕士之约，仍与澜翁同车而归。宝襄自南京返京。〔补〕前日在蚕校宣布甲种农业学校管理员，请高慕坡任校长兼修身、国文上课教授，史筱坪任学监，调回王治平任舍监兼庶务，请魏召棠任蚕校常驻员兼庶务。

初四日（四号）。壬申 阴，闷燥不堪，知天将雨矣，午后雷雨果作，入夜始止。冒

雨诣澜翁，在聚贤堂叫菜四色，炒面两盘，价洋一元，余作东。伯葭、孟禄俱追踪而至。连日看《传习录》，大有触发处。

初五日（五号）。癸酉 晴。天中节。因昨夜不眠，至辰刻始入梦，命宝铭代祭神。午刻祀先，荐角黍、鲋鱼。

初六日（六号）。甲戌 晴，骤凉。袁大总统上午十时逝世，年五十八岁。固一世之雄也，一误于辛亥之推倒清朝，再误于乙卯之欲登帝位，结果如斯：众叛亲离，赍恨长往。若使辛亥之冬力主君主立宪，奉宣统皇帝于上，而已以王爵筦内阁，揽大权，削平东南巨乱，何惭千古第一流人物。即不然，始终以总统制治世，为民国第一任开先，亦不失为英杰。初衷忽变，为德不卒，忠信两失，实左右群小误之也。近日以禁止兑现，米粮将竭，人心本已惶惶，今日尤形忧惧，赖军警各长官注重维持，大象尚为安谧。

初七日（七号）。乙亥 晴。饭后至王蔚岑处（壬辰同年）为其子诊疾。病势已危，恐难挽救。丙女遣仆来京，问家中近况。

（以下失记。——整理者注）

澄斋日记

1917年

丁巳年正月初一日（一月廿三日）。乙丑 晴。澄斋年五十五岁。晨起，东北向乾清宫行三跪九叩礼，至圣先师前行三跪九叩礼，关圣帝君、观音菩萨像前均行礼，祖先像前行礼。回至上房中间，受儿女、儿妇、孙男女贺，与夫人对揖，祝全年吉祥。与夫人同车至报子街六太叔祖、南横街三兄处拜神影、叩年。返寓祀先、午餐。挈宝懿至小苏州胡同、化石桥两处拜年。澜老、三兄、菽民侄、卿和侄婿均来、馀客不胜记。街市间亦大有年景。足见阳历之不能通行也。夜早眠。

初二日（廿四号）。丙寅 晴。承庆侄自津附早车来京贺岁，下榻筠心馆。思緘来，偕至益锡午餐。陶叔绳延诊。顺访吴印臣长谈。印臣赠所刻孝献皇后董鄂氏行状（世祖御撰）及金之俊奉敕撰列传合为一册，以正时人妄传董妃即董小宛之谬。又万年少《墨表》一册。接宝骏信。

初三日（廿五号）。丁卯 晴。东风渐和。一日未出门，会客甚多。晚，落神影。澜翁来夜谈，今年第一次也。

初四日（廿六日）。戊辰 晴。闻斗瞻有丧明之戚，特往吊慰。思圃侍吾极恭，且甚昵余，今观其一棺在殡，少妇披麻，不禁感而大恸。至丰盛胡同为陶叔绳复诊。又至噶礼胡同郑处诊疾。在益锡夜餐。

自壬子以后，元旦及试灯日，东北向乾清宫行礼。

今岁晨起望拜后，感赋一律并柬延子澄学士，即次其三十三天诗韵

玉宇琼楼别有天，春风不越禁墙边。遽初误辟重华例，老去空希建武年。旧俗屠苏仍夏正，遗民文字岂前缘（“仍”原作“存”；“岂”原作“证”。（〔眉〕虚字圆活，较胜于“存”字、“证”字。雅俗之分在此。）（余自庚子后酷好晚唐、南宋末诗词，含思凄惋，读之若有馀味，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最怜野史亭中客，一卷中州集逸篇（学士近辑《遗逸清音集》，皆八旗近人之诗）。

初五日（廿七日）。己巳 晴。晨起祭神。饭后至恒裕定初八之局。至袁大嫂处拜锡兄神影。又到珩甫处拜神影，珩出未归，与其夫人略谈。金筱珊丈来谈。

初六日（廿八日）。庚午 晴。丑夜全女病体忽觉心散烦躁不宁，吾夫妇均披衣而起。此乃服表药后，欲汗不得作汗之象，急调人参膏小半匙使服，遂获安眠，天明即得透汗而病解。余昔年治效五嫂病，悟得此法，屡试皆效。治外感用人参，他人不敢，亦不知也。

(夏日大雨将作，先燥闷郁蒸异常，即此理也。余从此得悟)。然扰攘一时许，余遂彻夜不能入梦。清晨亦未熟睡，竟日疲困。饭后至梅延卿、王河屏两家诊疾。四钟祝刘凤叔夫人四十寿，曲会同人公局也。余唱《刀会》。

初七日(廿九号)。辛未 晴。夜睡甚酣，然精神尚未回复，衰象可叹。饭后至衡处贺岁，晤子中、小山、子惠。诣京兆尹，与王大公祖详筹蚕桑、森林，为二十邑谋乐利。余抱此愿垂三十年，今可假手于农、蚕两会，稍见实行，至为畅慰。谈两时始出，至东夹道希文叔岳处拜年。绕至西城斗瞻处诊疾，妇孺共开五方。时已上灯，驰赴凤叔之约。复量婿信。大女携外孙男女自香河来京。殖业银行送来董事车马费一百二十元。

初八日(三十日)。壬申 晴。木挂弥望皆白，此名木介，乃兵象也，亦为达官丧败之征。前日东南诸省地震，白气环日，俱非吉兆。招筱坪来，嘱改会期，出知会，请京兆尹莅会。申刻至陈叔和(文安人)、严练如两家诊疾。借恒裕请客，共两席。外客何颂耆、冯公度、聂献廷、程诵忱、张润泽，余自润田、沂初以下伙友咸入座，饮酒二十斤，尽兴而散。年年例局也。连日看《续资治通鉴·宋高宗纪》一百一至一百六。余于南宋事不甚熟，特补此一段工夫。

初九日(三十一日)。癸酉 晨微雪，午后晴。至阮、顾二家诊疾。祝史康侯太夫人九十二岁寿，齿健目明，灯下尚能作针黹，洵人瑞也。蒋性甫太夫人年八十二，冯公度太夫人年七十二，为同乡三寿母，皆康健。观剧至八钟，庭中颇寒，乃归。前日读《魏志·崔季珪传》，末附孔融。裴注载《续汉书》、《九州春秋》融传两篇，褒贬各异，而史笔均有光采。《续书》激昂，《九州》奇恣，因再三诵之，知古史班、范而外，大有佳制。昨有令催办自治，此事当熟议而慎行之，否则求自治适以自乱。记得《日知录》有论乡官法，大有合于今议自治之制。拟作《复乡官议》，意在慎重其选，厚其俸给，优其出身之路，使贤搢绅皆肯为之。为甲长者三年无过，升乡长。乡长三年无过，由县令详请大吏，言于朝，擢为县令(但须回避本邑)。朝廷之视乡官也重，则为乡官者，必皆公正自爱，奋迅以图功，而异日为县令者，皆曾为官之人，必能知民疾苦，通晓下情，卓然为一县之循吏，此所谓一举而两得也。唯乡官万不可用选举投票法。近日金钱买票之风恣行无忌，节操荡然，将使金壬得志，正人却步。进身之初，又当别有善法以处之耳。奕劻于初六日病死，年正八十，虽未报丧，吾膝不能为老贼曲也。以宗室元辅而双手献祖宗天下于人，求之历史，竟无其匹。戏挽以一联：

减王寿十岁以益先皇，岂非大清卜世灵长之福；

历民国六年而登仙界，惜少洪宪开基拥戴之勋。

初十日(二月一日)。甲戌 晴。午初刘仲鲁电邀至大茶叶胡同东口外李生甫处为其婶母诊疾，仲鲁在彼候谈。赴农会常会，王大京兆莅会商办一切。余谓京兆民鲜盖藏，固由于农收歉薄，人力不修，实由辅农之业不举，如丝、茶、蔬、果、工器(若宜兴之陶器，山东之草帽边，福建之雕漆器)，无一为地产之特长，吸收外来之金钱，而专恃高粱、大麦，又无水道蓄泄之利，一遇水旱，束手待毙。虽逢丰岁，犹不足以赡其生，民安得而不穷困。今唯设法提倡辅农之业，使无旷土，无弃物，无游民，三吴富庶，虽不可几，其必

胜于今之瘠苦，可断言者。京兆及同人金以为然。余拟抱此主义而尽力进行，冀以人事补天时地力之阙。五钟始散，又至西城根祝蒋年伯母寿。前接上海叶鞠裳、王胜之两同年书，为潘文勤师通县专祠事，余纠合京兆诸同乡具呈通县李凤九邑尊，请为保存，勿为官产处收归国有（名为国有，实攘夺也），因函复两同年。唐昭卿在会中谈及大顺广三府素称充足。余答曰，此语诚然。观于三府之人，做官谋差者，素来极少，即可征其生计之不恶。盖人不土著，竟出而为高等流氓，决非乡土之福。诸君皆击节叹为名言。

十一日（二日）。乙亥 晴。至潘家河沿王河屏，汇丰洋行吴幼龄，东四牌楼八条宝湘石，大茶叶胡同李姓，丰盛胡同卓芝南，西拴马庄顾子言六家诊疾。十二钟出，八钟始归，周流几五十里。在益锡夜餐。幼龄虽患气痛甚剧，然非凶险证也。义国医生儒拉施以六针，立时殒命，迨余至已不救矣。儒拉近日杀人甚多，而信之者犹不悟也。

十二日（三日）。丙子 晴，晨微雪。饭后至顾处复诊。又至杨荫北处诊疾，见南田公山水巨幅，十馀年前曾敬观，叹为绝作，坐对一时许不忍离者，今又得静对细观，真半生目中稀见之物（二十年前价银八百两，亦稀有之价也）。又渔山、石谷、圆照三幅，均精品。六钟至恒裕赴颂耆之约。

十三日（四日）。丁丑 晴。立春节。宣统皇上万寿，辰初偕宝惠蟒袍补褂入神武门，在旧军机处茶憩。巳正升乾清宫受贺，王公文武约百馀人，熟人甚多。自入神武门后，俨然旧时气象，升殿时净鞭鸣赞，曲伞双麾，乐奏钧天，炉焚柏子，铿锵拜跪，不复知门外别为一国矣。归途到澜翁处，以衣冠炫耀之。饭后至李处复诊。量能自香河来京。接隐公信并蠔肉、海参一包。

十四日（五日）。戊寅 晴。庄世兄来见（云圃年丈之孙）。饭后至东交民巷吴宅，为邓君翔诊疾。又至严练如处，为其世兄诊疾。儿、女、儿媳设筵为夫人暖寿。

十五日（六日）。己卯 晴，北风，甚寒。采涧夫人四十四岁生日，花好月圆人寿。余昨宵失眠，清晨又为茶房惊觉，惫极，觅静室休息。来客均由宝惠接待。儿女七人醵钱演夜戏以娱其母，余未便禁之。子后四钟始散。典婿、丙女晚车来京。小松丈延诊未往。酉初祀先。请侗将军演《空城计》。

十六日（七日）。庚辰 晴。华胥一觉，已逾午正矣。饭后至民强报馆诊疾。入城视小松丈，已愈，座客纵博甚豪。余独坐为陶钵民作武则天大周国宝玉玺跋，未待夜餐即归。接大兄信。

十七日（八日）。辛巳 晴。饭后至恒裕。至汇丰为吴世兄诊疾（号恒荪）。归与夫人、儿媳、二、三女作叶子戏。晚饭后，又至李稚莲、杨荫北两处诊疾。闻上海劫杀盛行，白昼在四马路竟敢聚众开枪。沪上奸淫荡诈，万恶所萃，万非士大夫所宜居。况宣统之季，构乱之奸徒，煽乱之报馆，议和逊位之奸谋，皆聚于此。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尤非遗老所忍居。而吾兄弟俱视为乐土，将终老焉，余所不解，又况大祸将发于眉睫邪？曾函劝大兄归毘陵，未必听也。惠、襄两儿早车赴宁。接北岸管二叔岳母信。

十八日（九日）。壬午 晴。稍和。发嘉应萧隐公信。傍晚至稚莲处复诊。至大观楼赴观枫之约。餐毕看电影。

十九日（十日）。壬午（原文如此，与昨日重复，以下均误。——整理者注。）阴。至李生甫处复诊，叙及生甫之尊人名祉，乙卯年伯，以通参致仕，与梁伯乞年丈同以癸酉

磨勘著名也。至北城祝衡子忠生日。六钟赴旧刑部街曲会，谢会中同人十五之局也。雪花乱飞，顷刻铺地寸许，坐人力车冒雪而归。

二十日（十一日）。癸未 晴，大风。伯葭自杭州来。未刻至江苏馆为李啸溪同年开追悼会，余与小松丈，刘葆良、朱任庵两同年，思緘弟同发起也。依古礼，发起之朋友原可受吊，适啸老从子仲权来自徐州，遂作丧主。吊客不甚多，四钟散。因至轿子胡同祝何表嫂寿。又至荫北处诊疾。伯葭待于益谔，同餐后又回篻畅谈，夜分始去。

挽李啸溪同年

抱沉沦不返之志，曳杖归田，正相思栗里停云，杜陵落月；
稟清刚绝俗之姿，填词度曲，犹想见郑公妩媚，广平梅花。

是日，挽联甚多，颇有佳制。葆良、思緘两祭文，均可诵。

二十一日（十二）。甲申 晴。量婿、大女同回香河。至方壶斋复诊。因东驰十馀里至隆安寺为吴恒荪复诊，已近广渠门城脚矣。归寓夜餐，复换骡车至吴印臣处为其令媛诊疾，印臣出所得新出土隋唐石志，辨其真贋。自汴洛敷设铁路，掘出北朝碑碣甚多，有精审可考史书者，亦有粗劣下工、文理不通、笔画俗谬者，因而作伪纷纷以欺世而射利。其实鉴别匪难，不特佳美者难以入古，即劣谬者亦未易近似也。夜深始归。庆亲王奕劻，皇室予谥曰“密”。按谥法，能悔前过曰“密”。是“密”虽恶谥，然“悔过”二字，恐老庆尚不足当之。本朝谥“密”者已有三王：理亲王（即圣祖之废太子）、显亲王、诚亲王（系瑶华道人之父）。陈先生开馆。

二十二日（十三日）。乙酉 晴。至杨、李、吴三处复诊。晚饭后，又换骡车至东城为吴绎之诊疾，自医自误，病已不可为。树先生开馆。

二十三日（十四日）。丙戌 晴。至实录馆校书。代宝惠恭领所分万寿回赏银十二元。至沟沿李处复诊，诸恙俱平，而津液过亏，元气不足自持，颇觉危险。今日叙及，始知病者之夫名桂森，系丁卯年伯，以举人官山东知府，早卒。伯葭来夜谈。张先生自蓟县来，明日开馆。车中看《宋鉴》百〇八卷毕。顺承郡王讷勒赫薨，皇室予谥曰“质”。

二十四日（十五日）。丁亥 晴，东风稍和。饭后至李处复诊，元气下陷，甚危。赴蚕校常会。丙辰年度经费五千元，已由张敬轩在津领回。出城至杨、王两处复诊。邀伯葭、澜老在小茶馆夜餐，偕回篻畅谈。

二十五日（十六日）。戊子 阴。至汇丰为吴引之诊疾。出城至同兴堂吊张耕农同年太夫人之丧。至实录馆补校前日未完书。归寓略进饮食，复雇马车赴东城中德协会秘密会议。因德国将以潜水艇在海面恣击中立国商船，断英国接济，以坐困之。美国首先反对，与德决裂，并劝中国亦加入协约国（英、法、日、俄、意、比诸国为协约国；德、奥、土、勃为同盟国，乃此次世界区别之名词也）。政府唯与国务员二三政客率尔定议，通牒德国，抗议潜艇恣击之非，请其收回此令，否则与美一致，加入协约一方面，与德断绝邦交。中国积弱，加以数年之内哄，岂可卷入战云之中？故协会特开秘密研究会，主张出而调停，拟以意见书上之政府，共推余起草，会员四十馀人咸拍掌无异词，德国官、商皆与余郑

重握手，致感佩之意（中国若与德决裂，则在京德人男女，皆为俘虏，失其自由，而德使辛慈须下旗回国，出中国境一步，他国即得而拘囚之。四面皆协约国，竟无路可以归柏林）。散会已九钟，复绕地安门至西城北沟沿为李年伯母复诊，脾陷肝伤，大便下瘀疝无数，势已束手。姑本长沙黄土汤法应之。归已十钟余，始进夜膳，真苦极矣。大风陡起，屋瓦皆震。礼亲王诚薨，皇室予谥曰“敦”。半月连陨三王，亦奇事也。

二十六日（十七日）。己丑 晴。饭后至杨、吴复诊。晚在家设筵请两先生，约同乡刘仲鲁、史康侯、郭琴石、聂献廷、张展云、韩秀冬、张润泽作陪，散后久谈始去。半夜又大风。

二十七日（十八日）。庚寅 晴。晨起即至东城王、祝两家诊疾。过益锸午餐，时已三钟，换骡车至李稚莲、李生甫两家诊疾。到家进夜餐。王处以马车来迓，为之再往，疾决不可为，辞之而出（王即女伶金刚钻也。本系感寒小恙，为庸医误治，石膏、白术、荆芥穗、大黄并用，莫明其妙，连服五剂，以致热邪内陷，直犯心包。此等无刃杀人，直当论抵）。又顺至郑处诊疾，十钟始归。冒风犯寒，疲困不堪言状。吾处之道，唯以不动心为主。排定家数，授与与人，吾则坐车中，或手一卷默诵，或闭目静坐，不烦不躁，任其所之，故形虽劳而神不病。至于游观之娱，朋友过从之乐，割弃殆尽，未免太苦。然以医济时，岁活百人，于世不无小补，较之终日征逐于争权攘利，酒食嫖赌，神魂颠倒，醉生梦死，则吾之所得者多矣。

二十八日（十九日）。辛卯 晴。为李稚莲复诊。至实录馆校书半卷。傍晚赴中德协会。出城至悦宾楼赴延澄老之约，客已将散矣。张景韩、陈桐甫来见。桐甫携致洪述之炭敬五十元。

二十九日（二十日）。壬辰 晴。杜门谢客，作中德协会上政府书，设为不必加入战团者三端，不可加入者四端，筹补救之法三端，凡一千四百余言。三钟握管，六钟脱稿。伯葭来谈。夜饭后至庄处为仲复诊疾。

三十日（廿一日）。癸巳 晴。雷韵山、周凤介来谈，携稿去，推吾领衔。饭后至沟沿李处复诊，大有起色。又为苏汉乔夫人诊。又至实录馆校完前卷。

二月初一日（廿二日）。甲午 晴。饭后至弓弦胡同为赵李卿夫人诊。巽圃、景韩、嗣伯均来谈。

初二日（廿三日）。乙未 晴。至郑、李、苏复诊。诣报子街偕澜老至同兴堂赴伯葭及徐养吾之约，与林畏庐同年剧谈。易实甫邀看鲜灵芝《自由宝鉴》（新排戏），未往。

初三日（廿四日）。丙申 晴。何海鸣来拜，癸丑南京抗袁首领也，守城三月而败于张少帅，亡命海外，去岁来京办《寸心杂志》，恂恂儒雅，颇不似革党中人，年才二十八岁。自言从前客气用事，悔之无及，此后当亲近名贤硕德，求安身立命之方。夙闻先生道德文章，特来求教。余亟奖许之，果践斯言，成就未可量也。作霖亦来谈。德华赠余四川黑石插屏，雕刻山水，甚精雅。至北城赵处复诊。顺至吉甫处为其夫人改方。归寓写屏三幅。又赴曲会，与澜翁、子敬偕回报子街，久谈始返。江、浙、皖、鄂地震，陨大星有声如雷。

初四日（廿五日）。丁酉 阴。宝惠自南归，言江水清已七八日，自东西梁山至龙潭长约一千数百里。许苓西来谈，话及时局，相对悲愤。傍晚至严处复诊。约伯葭饭于益锸，

回寓畅谈。宝惠又言常州刘仙师庙，现由先师陆文端公主坛，由乱开方治病。仙师名云山，明时人，生为名医，歿后常示梦为人医病，屡著神效。乡人就其故宅筑祠祀之，香火甚盛。先大云公曾作传记其事。据乱判，仙师擢任天医上相，无暇司一郡事，特委陆文端代行。正直神明，固理所有也。顾子言云，宗室隆姓有东坡集《归去来辞》诗墨迹。余藏鲍氏安素轩帖，曾刻有六首，乃携帖与子言偕至太仆寺街隆宅观之。诗乃十首，又非安素祖本（字大小同，结体落款皆不同），且墨色斑剥如烟煤印字状（颇近从前刷印红纸名刺），而又杂以淡墨。或云，纸受潮后往往如此。余莫能明也。字却甚佳，非能伪作。闻隆姓居为奇货，只可置之。

初五日（廿六日）。戊戌 阴。饭后至交通部拜许俊人总长，系托人来约者，所商为北京贫民生计事，旗汉贫民垂毙，余日夕思有以拯之，果能由当道筹建大工厂，教养兼施，而移八旗月饷于此为久远之计，岂不大佳。余虽屏除一切，从事其间，亦所愿也。至下斜街俞处诊疾。又至苏处复诊。李幼安赠《三国志》一部，乃从同文缩印殿本侵木者，大小字皆疏朗，胜汲古阁，兼便携带，得之殊快。又取来预约券《古文辞类纂》，乃萧县徐树铮集评本，所集以方望溪、刘海峰、姚惜抱、吴至父、张廉卿五家为主，兼及真西山、茅鹿门诸家。方、刘、姚、吴、张皆桐城大宗，徐氏此本又为《古文辞类纂》一书集大成矣。

初六日（廿七日）。己亥 晴。北风厉寒，较隆冬过之。以和煦之时，行肃杀之令，中国其有兵祸乎？至实录馆校书。出城至俞处复诊。病系湿热阻塞经络，原非险症，而病家求效太急，殊不相宜。又至公度处为冯伯母诊。八十三岁老人畏热，仅御大夹袄，浮阳外溢，须防汗脱，告公度之子，使慎护之。发季申四兄信。

初七日（廿八日）。庚子 阴。何海鸣赠所著《求幸福斋随笔》一巨册，竭两日之力看一遍，庄谐间作，俯拾皆是，其理想超拔，可谓绝顶聪明，不意大革命家有此文笔。

初八日（三月一日）。辛丑 阴。农会例会，公事极多。许苓西来，偕至益锡晚餐，苓作主人。仍回篻，伯葭、澜老已在此，剧谈至夜分。

丁巳元日，率宝惠入神武门，恭贺正旦，感赋一律，并简唐昭卿大理同年

（此本十三日事，牵就元旦，以成吾诗）

冠裳安雅共朝天，伞影鞭声尚穆然。欲语南狐存正朔（清史馆作今上本纪，断自辛亥宣统三年。壬子以后不知将何处以之），相逢北雁恍前缘。眼中物色兼欣戚，门外烟云任变迁。苦忆同心唐义士，冬青哀怨自年年。（“南狐”对“北雁”颇伤纤巧，然意不忍舍也。）

附：昭卿和作

簪笔曾经侍九天，龙墀虎卫故依然。岂知北阙鸛鸾侣，更结西台竹石缘。元会犹瞻周礼乐，史家应续汉谈迁。平生萧瑟江南赋，肠断兰成射策年。

（〔眉〕以后凡诊病之家，只列上方以识之。唯须有医案者始为详记，以省冗复。）

初九日（二日）。壬寅 晴。广勉斋来见，议以化学制中国药剂仿欧洲药品为之。余

素持此意，极赞其说，允为作说明书。至顺承郡王府行吊送库，顺访陶叔绳。又至石老娘胡同为阮孝威令郎看病，不过伤风咳嗽耳。未满周岁之小孩，脏腑未坚，不宜多服药也。中德协会开会未往，电告雷韵山与之同意。澜翁来谈，不觉夜已加丑。

初十日（三日）。癸卯 晴。一日无事。三钟赴吉祥园观剧。梅兰芳演《佳期》、《拷红》，艳绝。谭鑫培、陈德霖演《南天门》（《走雪山》），真绝唱也。

十一日（四日）。甲辰 晴，大风。十二钟即出诊。晚，赴润田福兴居之约。内阁总理段祺瑞力主加入协约战团，与黄陂龃龉，拂袖而出，即刻赴津。内阁遁去，此为民国第二次矣。阁员全体辞职。人心鉴于壬子正月之变，惶恐若有祸至。正谈宴间，忽传北城会源被抢，主宾失色，匆遽而散。归后电询警区，始知会源系三四土匪所为，与大局无关。惊弓之鸟，遂成鹤唳风声。

十二日（五日）。乙巳 晴。花朝气候不异隆冬，花事杳无消息。午后出诊。仲鲁约泰丰楼，辞。灯下写字。

十三日（六日）。丙午 晴。惊蛰节。伯葭来午谈。赴城东北隅柏林寺，昆文达师十周年忌日公祭，己丑门生列者唯余一人。略进素餐，至北兵马司吊吴镜潭夫人之丧。镜潭系杖期夫，手持白杖，盖皖俗也，犹存古礼，他处则不然矣。在小松丈处闲谈，适遇巢季仙、陶希泉。出城至明湖春赴朗存之约。闻冯副总统自至天津，邀老段回京。

十四日（七日）。丁未 晴。老段回京，申明约束。从此黄陂成傀儡矣。大凡手握大权之臣，多一次龃龉，即加一层钳制，自古然也。此番吾中国万无加入战团，与德断绝邦交之理，而梁、汤、汪诸人力劝老段为之，不惜举中国为孤注之掷。外间盛传英、日以千万元收买，虽属无凭，然观诸人如饮狂药之举措，亦予人以可疑之点也。河间初意颇正，近亦惑于鼓煽矣。傍晚至钟秋岩处送三。偕子敬、凤叔、澜老至小茶馆夜餐，惠作主人。又同至穆中畅话而去。

十五日（八日）。戊申 阴。小松丈电招密谈，余作书致德公使辛慈，介绍会晤，即得回信，约明晚相见。至邓处复诊。又为吉甫夫妇诊疾。

十六日（九日）。己酉 晴。饭后访小松丈，谈至六钟三刻，偕诣德使馆拜辛公使，汉文参赞夏礼辅为译人，足知其慎密矣。夏礼辅君在中国二十五年，操华语极熟。辛公使极言中国坠入东洋计中为非策，甚不以老段逃而复返为然。谈良久，乃致殷勤而别。仍返贤良寺夜餐，又至中德协会少坐始归。

十七日（十日）。庚戌 阴，天昏日惨，大有庚子五月间气象，恐卖国诸公亦将蹈祸首覆辙耳。众议院表决加入战团已通过，间有数十明于理势之人，无如寡不敌众也。未刻同乡八人在乡祠公请冯副总统，终席始去。余与仲鲁以加入事质疑副座，所答理由余百思不得其解。晚，赴凤叔处曲会，以秋宕居丧也。

十八日（十一日）。辛亥 天仍昏惨。参议院亦通过，大约一二日内即宣布决裂矣。四媳率清孙附副总统专车之便赴江宁，黎明起身。儿辈能自立养妻子，亦甚佳。宝惠亦从副座南下。饭后至实录馆校书半卷。伯葭、苓西来夜谈。孔生祥选来谒，肄业德国医学已毕业。自视欲然，不敢遽出行医，尚思精求进步，少年殊难得也。思臧电告，刘葆良同年猝中风甚危，驰往诊视，乃中气证，与中风不同，为定补气敛阳之方，以炙黄芪为君，制南星、沉香为臣，龙齿、牡蛎、茯神为佐，磁石为使，冀可挽回。辛公使来答谢。

昨见《金匱》医金疮方，有蒴藿叶，不详何草，举质藁
坡给谏同年。给谏为征验异同辨种，图形详尽数纸。诗以谢之

长沙药品笕（上声）中储，蒴藿乌头性迥殊。考得神农灵草木，说诗应胜陆玑疏
（藁坡谓此“疏”字应作去声）。

儒家重理轻名物，野老分形昧性功。何似拾遗朝下渚，倚锄披卷对春风。

十九日（十二日）。壬子 天仍昏惨，黄霾塞空。饭后诣葆良复诊，知其别延东医服
药水，余只能袖手矣。闻澜老吐血久不愈，特往诊，知出肝血，恐是去腊跌伤所致。为开
一方，并赠以广西真三七。复到思缄处夜饭。与燮尹久谈。半夜微雪。

二十日（十三日）。癸丑 阴。约燮尹、思缄益锡午餐。

二十一日（十四日）。甲寅 晴。午后广和楼观剧，福兴居夜餐，皆门人刘心斋作主
人。心斋居宛平西山斋堂，理乱不知，黜陟不闻，诚有清心之乐。据言枯闷滋味，寒陋风
俗，亦复不耐。

二十二日（十五日）。乙卯 晴。宣布与德断绝邦交，吾国从此陷入险境矣。午后赴
蚕校例会。晚至丰润胡同赴陶月如之约，饮啖过饱，夜眠殊不适。

二十三日（十六日）。丙辰 晴。午后至实录馆。出城诊疾。复诣澜老问疾。陶宝如、
星如约贤良寺良晚宴，辞之。去年十二月故相大同李殿林薨，皇室予谥文僖；今年二月故
将军清锐薨，谥文敏。大女为量婿事突自香河来京。闻俄罗斯民党革命，俄皇已逊位被幽，
世界将变局矣，吾恐日本亦将效尤而起也。

二十四日（十七日）。丁巳 晴。午刻谒王大京兆，商办蚕桑森林。余谓十年以后，吾
京兆二十邑，桑麻被野，静女携筐，别是一种景象，庶足偿吾二人经营生计之苦心乎？相
与抚掌大笑。又为量婿求交卸。至小松丈处谋午餐，张寅生亦至，快谈至夕。接嘉应电云：
隐公被无赖冤辱，求为设法保护。不知何事。隐公频年所遇之穷，可为浩叹。

二十五日（十八日）。戊午 晴。看《寸心三志·读孟卮言》，深喜其眼光卓远，与寻
常学说不同。高藁坡同年有贺诗三章，谓吾诗“疏”音误读，用雌霓连蜷故实，极精切。
其人直谅多闻，可敬也。夜，写字甚多。

二十六日（十九日）。己未 晴。何一雁、汪聘臣来谈。未刻访小松丈并电约伯葭同
谈，夜深始归。见康更生反对加入协约电，痛快淋漓，读竟欲浮大白。接赞儿禀，眷口住
四象桥，邀贵井与祁县赵葳叔同居。

二十七日（二十日）。庚申 晴。访伯葭，电约小松丈，偕访德友柯理尔。柯见余等
喜甚，即电告辛公使，约明午相见。至第一舞台看夜戏。

二十八日（二十一日）。辛酉 阴。大女返香河。十钟二刻至六国饭店，与张、程二
君会齐，偕访辛公使，仍用夏参赞译语。辛慈情意殷挚，密谈一时许始郑重握手而别，并
送至使馆大门外，目送余车行乃入内。昨通夕不眠，疲倦已极，勉为郑处诊疾一行。九钟
即寝。今日春分节。宝惠蒙赏“福”字，为写上下款付装。

二十九日（二十二日）。壬戌 晨，大雪，到地即化，天颇寒，一日云容黄暗，仍有

酿雪意，时令不正极矣。伯葭来谈。未刻赴实录馆校书一卷。闻葆良疾稍可，往视之。见其世兄渊士灯下为诸女讲唐诗《长恨歌》。

闰二月初一日（二十三日）。癸亥 晴。宝惠回京。刘梅舫寄真沙田柚六枚，闻每枚值银一元，剖而食之，甘芳肥嫩，较市品不可并论，因作书谢之。灯下写应酬字。

初二日（二十四日）。甲子 晴。刘心斋求书七里坟先茔墓表，饭后写百馀字。许苓西邀舞台观夜戏，兰芳演《木兰从军》后本，不甚满意。与夫人同车而归。

初三日（二十五日）。乙丑 阴。礼拜寺阿衡王振益得三等嘉禾章，又因为人义举，赠匾三方，张筵开贺，具简特邀。十钟往贺，与提署江、鹤、袁三堂同席。至同和堂吊徐愈斋丧偶。

初四日（二十六日）。丙寅 阴，寒甚，结冰。未刻赴农会临时会，因王大京兆欲买我土城洋槐二万四千株，移种汤山马路两旁，公议树价每株银八分。余即草公函复尹署。又园艺主任郭琴石与盐山刘仲扬定租试验场地契约。事毕出城，至大观楼赴景枫之约，兼看电影。

初五日（二十七日）。丁卯 阴。昨竟夕不眠，倦甚，勉至郑处一行。归小睡片时，上灯又至郑处，因郑三世兄疹后停药，馀邪内攻，势甚危险，用全力救之。

初六日（二十八日）。戊辰 晴。昨夜复不成眠，辰刻始入梦，寒甚，重被不温。至郑处复诊，居然大有转机。饭后写墓表百字，思缄来，遂搁笔。余节高、张景韩来谈。接大女信，随手作复。与王大京兆议定每株价银六分，共一千四百四十元，嘱史小坪出城与委员交割。余意即以此款补种洋槐于土城迤西，因函致李嗣翁，托其购买槐秧。土城在安定门外，即元朝南面城基也，可见今之京城皆郊外地矣。托思缄转托陆督军荣廷电致粤省长护持萧隐公。陆督军昨日到京也。乃电复隐公。

先父日记自清光绪壬午始，迄民国丁巳春止，中间有间断。其光绪庚子、辛丑、壬寅三本，不幸于惠离京后遗失，遍觅不可得。兹所存凡三十六册。惠在江苏原籍知有人借阅，后其人已歿，三册因而遗失。函责儿辈令全数寄常州。惠由常北来，又移存上海胞弟宝懿处。懔乎私人之不易保守也，遂再寄京，经由北京大学历史系邵循正教授暨《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杨济安同志介绍，以现存之三十六册归之北大图书馆。从此，先人遗墨永得保存，愚兄弟深为慰幸。特附识数语。一九六〇年六月恽宝惠（印）

附录一

崇陵传信录

自忌讳排比之法行，而国史为官书，朝野所传闻，其轶时时见诸野史，虽或爱憎发于恩私，是非生于党议，而朝局真相亦颇存焉。毓鼎事先帝十九年，侍螭头，领兰台，所居皆史职，起居注名记言动。第录排日谕旨，而以懋勤殿内记注附益之。史馆作本纪，根据实录稍变其体裁。大臣列传则缀拾邸抄公牍，不得有所采访申己意。盖太史南董之风坠地尽矣。緬维先帝御宇不为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阙损其天年，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毓鼎侍左右近且久，天颜戚戚，常若不愉，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弃臣民之后半月，冲主御法驾升正殿，行即位礼，毓鼎侍班御座前，默思先帝生平遭际困厄，心酸鼻辛，欲制泪不禁，潸潸被面矣。后之人稽光绪一朝事，所见者懿旨耳，上谕耳，奏疏耳，先帝一多病柔懦之主而已。庸讵知天挺英明，豁达大度，奋发欲有所为，处万难之会，遵养时晦，以求自全，有大不得已之苦衷哉。监国醇亲王，以河间东平之亲，居明堂负宸之重，窃谓继志述事，为先帝吐气，此其时矣。荏苒二年，东海遽臣，交章荐之而不召；西市沉冤，遗孤言之而不雪。毓鼎知其无意于先帝矣，乃始反袂吮毫，举十九年所见所闻，纂为此录，无恩私，无党议，可以告先帝而质鬼神，肩之篋笥，传诸子孙，他日陵谷变迁，函开心史，三十四年之朝局，庶有大明之一日乎？至若赤凤之谣，杨华之歌，怨口流传，几成事实，宫廷隐秘，姑从阙如。

宣统三年辛亥四月湖滨旧史恽毓鼎

资政大夫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国史馆提调臣恽毓鼎恭纪

德宗景皇帝为宣宗之孙，醇贤亲王之长子，母曰叶赫那拉氏，以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诞于宣武门内西太平街醇王府之槐荫斋。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穆宗上宾，前星未曜，慈安太后、慈禧太后宫中定策，以初六日夜半具法驾迎上入承大统，时年四岁。初七日始发丧。两宫垂帘听政。以每岁七月朔日孟秋时享太庙致斋三日，二十八日为斋戒期，乃移上二日，以六月二十六日为圣诞节。

光绪十五年正月大婚。皇后叶赫那拉氏，满洲桂祥长女，孝钦显皇后之内侄女也。纳侍郎长叙二女，册为珍嫔、瑾嫔，上始亲裁大政。

上读书之所为毓庆宫。常熟翁同龢，寿州孙家鼐，仁和夏同善、孙诒经，先后充师傅，以松淮充满文教习。故事授清文者不名师傅，其礼亦杀。夏公出为学政，薨于外。仁和孙公以失旨出书房。翁相国以罪去。独孙相国恩礼始终无间云。

惠陵上仙，实系患痘，外传花柳毒者，非也。甲戌十二月初四日，痘已结痂，宫中循旧例，谢痘神娘娘，幡盖香花鼓乐，送诸大清门外。是日太医院判李德立入请脉，已报大安，两宫且许以厚赏矣。夜半，忽急诏促入诊。踉跄至乾清宫，则见帝颜色大变，痘疮溃

陷，其气甚恶，德立大惊，知事已不可为，而莫解其故。未久，即传帝崩矣。嗣后始有泄其事者。孝哲毅皇后，为侍郎崇绮之女，明慧得帝心，而不见悦于姑，慈禧太后待之苛虐。初四日，不知何事复受谴责。后省帝疾于乾清宫，泣愬冤苦。帝宿宫之东暖阁，屋深邃，苦寒，中以幕隔之。慈禧侦后诣帝所，窃尾之，宫监将入启，摇手令勿声。去履袜行，伏幕外听之。适闻后语，帝慰之曰：“卿暂忍耐，终有出头日也。”慈禧大怒，揭幕入，牵后发以出，且行且痛扶之，传内廷备大杖。帝惊恐且悲，坠于地，昏晕移时始苏，痘遂变。慈禧闻帝疾剧，始释后，而诬以房帟不谨，致圣躬骤危云。德宗嗣祚，上徽号曰嘉顺皇后，后悲郁不欲生，遂于次年二月二十日吞金以殉。崇侍郎亦因此忤旨，闲废者二十馀年。

光绪辛巳三月十一日，孝贞皇后崩。时慈禧病甚剧，慈安固健康无恙，凶信出，百官皆以为西圣也，既而知为东后（时两太后分居东西，即以东太后、西太后别之，宫中则呼曰东佛爷、西佛爷），乃大惊诧。相传两太后一日听政之暇，偶话咸丰末旧事，慈安忽语慈禧曰：“我有一事，久思为妹言之。今请妹观一物。”在篋中取卷纸出，乃显庙手敕也。略谓：叶赫氏祖制不得备椒房，今既生皇子，异日母以子贵，自不能不尊为太后，惟朕实不能深信其人，此后如能安分守法则已，否则汝可出朕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慈安持示慈禧，且笑曰：“吾姊妹相处久，无间言，何必留此诏乎。”立取火焚之。慈禧面发赤，虽申谢，意怏怏不自得，旋辞去。十一日，慈安闲立庭中，倚缸玩金鱼。西宫太监捧盒至，跪陈曰，外舍顷进克食（满洲语，牛奶饼之类），西佛爷食之甚美，不肯独用，特分呈东佛爷。慈安甚喜，启盒拈一饼，对使者尝之，以示感意。旋即传太医，谓东圣骤痰厥。医未入宫，而凤驭上升矣。慈安沉默寡言笑，守家法，知大体。同治初年，戡定海内大计，慈安主持于上，恭忠亲王、文相国翊赞于下，以成中兴之功。慈禧素严惮之。辛巳后，土木游宴之风始盛。或传咸丰时，大学士肃顺曾密疏请文宗行钩弋故事，故孝钦听政，首除肃顺，而摭拾跋扈罪状，以成其狱。

德宗既理万几，有意右文之治。元和陆相国时值南斋，上语之曰，天禄琳琅初集之书，向储圆明园，庚申毁于兵火。二集各书闻在宫中，汝可诣宫中藏书处试检之。陆相往检，书虽多，俱与二集目录不合。复命，上沉吟良久，曰：“昭德殿尚有书数屋，恐是矣。”昭德殿，宫中最后殿也。常熟翁师傅在侧，请于上，愿与陆润庠同往。殿扃镬久，凝尘数寸，无从措手足。二公共出银十两，给守殿太监为扫除费。次日复往，则宋、元、明鏤本颇多，且有精钞本。然以二集目录证之，亦非也。有旧阍知其事者，谓闻诸前辈，此盖嘉庆初欲编天禄琳琅三集而未行者。翁、陆乃择最精数种呈上，置玉案备一览焉。（有乾隆朝翰苑分书袖珍《昭明文选》一部，皆词臣工书者。第一册首叶有纯皇御容。闻德宗以此书置案头，时展览。颐和驻蹕，亦携以自随。）

癸巳、甲午间，上习闻翁师傅之说，颇究碑版目录之学，翁亦时以新出板本进上。犹忆甲午五月初，毓鼎因考试翰詹，由编修擢赞善，召见，上首问翰林院藏书，及《永乐大典》所存册数。又问近有新出土金石否。谕毓鼎在家宜多看书，不可专习诗赋。此足以规圣学矣。（明修《永乐大典》凡二部，一置乾清宫，一赐翰林院。明亡后，宫中一部不知存否。其储院者，一万二千馀册。国初开四库，馆臣就《大典》所录，搜辑佚书甚夥，其后渐有亡失。毓鼎初入词馆，犹见有八千馀册。光绪庚子，兵攻使馆，翰林院后墙正界英馆，亦毁于火。《大典》散入英馆，焚毁遗失者过半。院中所存仅八百馀册，最后由院移

送学部，则仅数十册，金题玉躐散在好古者之家，煌煌巨编，无复能窥全豹。此亦书林一大掌故也。壬寅年，闻厂肆有《大典》十馀册出售，每册价三十两、二十两不等，毓鼎急往求之，则已为捷足者所得。至今思之犹耿耿。）

上幼畏雷声，虽在书房，必投身翁师傅怀中。大婚后，迄无皇嗣。或谓有隐疾，宫掖事秘，莫知其详也。体气健实，三十四年无疾病，未尝一日辍朝。郊庙大祀必亲临，大风雪，无几微怠容，步稳而速，扈从诸臣常疾趋追随。性宽厚，侍臣或偶失仪，不究也。

故事廷试贡士，阅卷大臣拟前十本进呈，候钦定，然后拆弥封姓名宣布，往往如所拟名次，不更动也。乙未殿试，上念国步多艰，思得气节之士而用之。四川骆成骧名在第十，上见其卷中有“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二语，大赏之，拔置第一。

上既亲政，以颐和园为颐养母后之所，间日往请安。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丁酉年，毓鼎附片劾太监牛姓在外招权纳贿，请严惩以符祖制。牛姓者，颐和园亲近小奄也。上谓翁师傅曰，此疏若为太后见，言官祸且不测，朕当保全之。乃撤去附片，仅以正折呈园。翁傅后语毓鼎，感激圣慈，至于流涕。

是时权操于上，亦颇有通内营进者。玉昆者，木厂商人也，以入资助园工，得道员，忽授四川盐茶道。召见日，上见其举动粗鄙，心恶之。因询其曾否读书，玉对曾读《百家姓》及《大学》。上授以笔，命书履历，良久，仅能成玉昆二字。上怒斥出，即日罢之。一日，苏松太道缺员，枢臣列单请简，上海道兼筦海关，膏腴甲天下。上命授鲁伯阳，且申之曰，是李鸿章所保。枢臣闻命，相顾错愕。遍稽旧籍，始得其人，尝以微劳列保案，李所奏也。先是，鲁以道员需次金陵，制府及司道皆轻之。鲁颇不平，乃犖巨金输幸门，期必得斯缺。既有成说，扬扬意得甚，预夸示同僚，咸嗤其妄。命下果然。制府刘坤一大惊詫，奏改常镇通海道，旋劾降为通判。方请谒之言得入也，未尝不以人才可用欺上，迨觉其不称，立斥之而不稍一护前。此如日月之食，何足为圣明之累耶？

甲午辽东丧师，上愤外难日迫，国势阽危，锐欲革新庶政致富强。环顾枢辅大臣，皆选奕玩愒，无动为大，无足与谋天下大计者。南海康有为，甲午公车，一再上书，上固心识之。戊戌四月，常熟罢去，朝局渐变，张阁学百熙、徐学士致靖先后疏荐有为。召见，以日本改制维新之说进，上大悦。是时二品以上大员黜陟，皆须诣颐和园取进止，上不得自专，故康仅以工部主事在总理事务衙门行走。其门人举人梁启超，仅领译书局，而枢辅阁部大臣，固无力去之也。其时广开言路，庶民皆得实封言事。礼部主事王照疏陈四事，请上游历东西洋各国。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抑不为代奏，堂司交哄，事闻于朝。上正思借事黜一二守旧大臣，以厉威而风众，闻之震怒，特诏革礼部六堂职，破格拔少詹事王锡蕃、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署左右侍郎。举朝知上意所在，望风而靡。怀之妻素侍颐和宴游，哭诉于太后，谓且尽除满人。太后固不善上所为矣。会上特擢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参赞军机事，专理新政，时谓之四贵，枢辅咸侧目。谭、杨愤上之受制，颇有不平语，上手诏答之，大略谓顽固守旧大臣，朕固无如之何，然卿曹宜善调处其间，使国可富强，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上不失慈母之意。否则朕位且不保，何有于国？（此诏宣统元年杨锐之子缴呈，监国命付实录馆。）于是蜚语寝闻西朝。御史杨崇伊、庞鸿书揣知太后意，潜谋之庆亲王奕劻，密疏告变，请太后再临朝，袖疏付奕劻转达颐和园。八月初四日黎明，上诣宫门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车驾仓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寝宫，尽括章疏携之

去。召上，怒诘曰：“我抚养汝廿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几为辞，临朝训政，凡上所兴革，悉反之。（政变各节，凡已见官书及外间记载者，概略之。以此录非政纪也）。

谭、杨、刘、林及康广仁之死，御史黄桂鋆实促之，疏谓该员罪状已明，可无事审讯。说者谓桂鋆恐对簿时牵及圣躬也。于是士大夫畏新政如虎，谈之色变。八月前内外所保人才，不能不入都，至者犹召见，见后皆报罢云。

两宫之垂帘也，帝中坐，后蔽以纱幕，孝贞、孝钦左右对面坐。孝贞既崩，孝钦独坐于后，至戊戌训政，则太后与上并坐，若二君焉。臣工奏对，上嘿不发言，有时太后肘上使言，不过一二语止矣。迁上于南海瀛台，三面皆水，隆冬冰坚结，传闻上常携小奄踏冰出，为门者所阻，于是有传匠凿冰之举。上尝至一太监屋，几有书，取视之，《三国演义》也。阅数行，掷去，长叹曰：“朕并不如汉献帝也。”

己亥十月，毓鼎自江南回京，销假日，召见于仪鸾殿。太后偶语及豫省疏报雹灾事，而忘其县名，顾上曰：“皇帝记为何处？”上即应曰：“巩县也。”时马家埠抵永定门新设电车，太后问及焉，复顾上曰“此何国所为？”上应曰：“德使海靖也。”因叹虽一循例报灾之折，数年前所兴之工，上犹留心不忘如此。

常熟罢相为四月二十七日，常熟诞辰也。黎明尚入朝，寂无消息。上冲龄典学，昵就翁师傅，或捋其髯，或以手入怀抚其乳。故常熟在书房廿五年，最为上所亲。尝乞假回虞山省墓，上雅不愿其去，不得已，始允一月假。陛辞日，坚与约曰：“下月今日，朕与师傅相见于此矣。”先是，钱塘汪侍郎（鸣銮）奏对当圣意，屡召见，有所陈，太后闻而恶之。忽传懿旨，以迹近离间褫汪职。因此尤忌翁，猝用朱笔逐之。盖不欲其在上左右也。八月政变，复坐以举康有为之罪，下诏编管。是年四月二十四日，新进士传胪，状元为贵州夏同龢，恰与常熟同名，未三日而常熟罢，亦异事也。

懋勤殿在乾清宫西廊，屋五楹，列圣燕居念典处。咸丰中叶，湖南主事何秋涛以进《朔方备乘》（原名《北徼汇编》，文宗赐今名），诏在懋勤殿行走。同治后，殿久虚，惟南书房诸臣时就其中应制作书，以其与南斋毗连也。戊戌六月，上有意复古宾师之礼，将开懋勤殿，择康有为、梁启超、黄绍箕等八人待制，燕见赐坐，讨论政事，闻者谓为二千年未有之盛举，竟未及开而罢。

八月以后，内外籍籍，谓将有桐宫之举。每日造脉案药方，传示各衙门，人心惶惧。于是候选知府经元善在上海联合海外侨民，公电西朝，请保护圣躬。虽奉严旨名捕元善，而非常之谋竟寝。次年己亥，上春秋三十有九矣，时承恩公崇绮，久废在私第；大学士徐桐，觊政地綦切；尚书启秀在枢廷，与徐殊洽；咸思邀定策功。而大学士荣禄居次辅，虽在亲王下，最为孝钦所亲信，言无不从，大权实归之。三公者，日夕密谋，相约造荣第，说以伊霍之事。崇、徐密具疏草，要荣署名，同奏永宁宫。十一月二十八日，启朝退，先诣荣，达二公意，荣大惊，佯依违其词，速启去，戒阖者毋纳客。二公至，阖者辞焉。次日朝罢，荣相请独对，问太后曰：“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太后曰：“无有也。事果可行乎？”荣曰：“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者。顾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荣曰：“无妨也，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

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纂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汝言是也。”遂于二十四日召集近支王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部院尚书于仪鸾殿，上下惊传将废立，内廷苏拉且昌言曰：“今日换皇上矣。”迨诏下，乃立溥儀为大阿哥也。

康熙末年，诸皇子阴谋夺嫡，理密亲王再立再废，诸子各树党羽，互相倾轧，圣祖因此忧愤而殁。泰陵既以智数登大宝，有鉴于前，遂垂永不建储之谕，臣下有请者立斩。晚年金盒緘嗣皇帝名，藏“正大光明”匾上，凭几末命，乃启鐻，传遗诏立之。继此传为家法。穆宗之崩，不嗣子而立弟，光绪戊寅，惠陵奉安，吏部主事吴可读在陵次疏言，异日今上生有皇子，当后穆宗。草疏后，即仰药死。懿旨下廷臣，即当日所称大礼议也，且予可读恤赠。德宗储贰久虚，至是乃立大阿哥，兼祧穆宗，以符前议。溥儀者，宣庙之曾孙，惇慎亲王之孙，父为端郡王载漪。其时恭亲王溥伟，贝子溥伦，依伦次皆可当璧，而载漪平日得太后欢心，故立其子，年十五矣，入居阿哥所（在景运门外，即青宫也）。辟弘德殿使读书，西苑则在万善殿。命崇绮充师傅，召陕西陕安道高夔恩入京，与翰林院侍读宝丰、崇寿俱授读，命徐桐照料弘德殿。大阿哥素不说学，有所喜二犬，次日即宣索入宫，识者早有以虑其不终。徐相是日适考校八旗官号，遽以“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命题，盖隐寓推戴之意云。

义和拳之为邪教，即八卦白莲之支与流裔，劳玉初京卿考证最详。顾朝廷所以信之者，意固别有所在。邵陵、高贵之举，两年中未尝稍释，特忌东西邻责言，未敢仓卒行。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计非借兵力慑使臣，固难得志也。义和拳适起，谎言能避火器，以仇教为名，载漪等遂利用之以发大难，故廷臣据理力争，谓邪术不足信，兵端未可开，皆隔靴搔痒之谈也。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论十年之朝局。

京师演拳，始于三月间，不一月，其势渐盛。涑水至戕弹压武官杨福同。朝廷虽屡严谕拿办，复命枢臣赵舒翹往涿州，名为宣旨解散，实隐察其情势也。舒翹见其皆市井无赖、乞丐穷民，殊不足用，回京，揣太后意向之，不以实对。五月十五日，戕日本使馆书记员杉山彬于马家埠。日日毁教堂，杀教民，株连无辜。二十日，复纵焚正阳门西，火及城楼，二百年精华，一朝而尽。其时使馆街西兵擐甲实枪，严守东西街口，如临大敌。午刻，忽传旨召王大臣、六部九卿入见于仪鸾殿东室，约百余人，室中跪满，后至者乃跪于槛外。殿南向，上及太后背窗向北坐，枢臣礼亲王、世铎、荣禄、王文韶、赵舒翹跪御案旁，自南而北，若雁行。诸臣皆面南。枢臣刚毅则出京察看拳民未归。既跪，行一叩礼。上首诘责诸臣不能弹压乱民，色甚厉。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跪在后，与毓鼎相接，默语毓鼎：“适在提督董福祥处，许董自任，可驱拳匪出城外。”毓鼎促其上闻。永亨膝行而前，奏云：“臣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语甫半，端王载漪伸大指厉声呼曰：“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永亨慑，不能毕其词。太后默然。太常卿袁昶在槛外，高呼“臣袁昶有话上奏”。上谕之入，乃详言拳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太后折之，曰：“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可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太后又曰：“今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将何以处之？尔等有何见识，各摅所见，从速奏来。”群臣纷纷奏对，或言宜战，或言宜抚，或

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调兵保护。随而派侍郎那桐、许景澄出京劝阻洋兵，一面安抚乱民，设法解散。遂麾群臣出。毓鼎与光禄卿曾广汉、大理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朱祖谋，见太后意仍右拳匪，今日之议未得要领，乱且未已也，乃行稍后，留身复跪曰：“臣等尚有所言。”亨嘉力言拳匪之当剿，但诛数人，大事即定。张闽人，语多土音，又气急，不尽可辨。祖谋言皇太后信乱民敌西洋，不知欲倚何人办此大事。太后曰：“我恃董福祥。”祖谋率然对曰：“董福祥第一即不可恃。”太后大怒色变，厉声曰：“汝何姓名？”对曰：“臣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太后怒曰：“汝言福祥不足恃，汝保人来！”祖谋猝不能对。毓鼎应声曰：“山东巡抚袁世凯忠勇有胆识，可调入京镇压乱民。”曾广汉曰：“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可。”军机大臣荣禄在旁应曰：“刘坤一太远。袁世凯将往调矣。”毓鼎复言：“风闻釜輿有西幸之说，根本重地，一举足，天下摇动矣。”太后力辨并无此说。四臣遂起。太后于祖谋之出，犹怒目送之。

二十一日，未刻，复传急诏入见。申刻，召对仪銮殿，上先诘问总理事务衙门大臣尚书徐用仪，用仪奏辨，语细不可闻，惟闻上厉声拍案曰：“汝如此搪塞，便可了事耶？”太后随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一代收各省钱粮；一代掌天下兵权。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咸顿首曰：“臣等愿效死力。”有泣下者。唯既云照会有四条，而所述只得其三。退班后，询之荣相，其一为勒令皇太后归政，太后讳言之也。其时载漪及侍郎溥良力主战，语尤激昂。太后复高声谕曰：“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群臣复叩首言：“臣等同心报国。”玉音一则曰“诸大臣”，再则曰“诸公”，群臣咸震动。于是命徐用仪，立山、联元往使馆，谕以利害，若必欲开衅者，可即下旗归国。立山以非总理衙门辞。上曰：“去岁各国使臣瞻仰颐和园，非汝为之接待乎？今日事亟，乃畏难乎？”太后怒曰：“汝敢往，固当往；不敢往，亦当往。”三臣先出。即谕荣禄以武卫军备战守。复谕曰：“徐用仪等身入险地，可派兵遥护之。”群臣既退，集瀛秀门外，以各国照会事质之译署诸公，皆相顾不知所自来。或疑北洋督臣裕禄实传之，亦无之。嗣乃知，二十夜三鼓，江苏粮道罗某遣其子扣荣相门，云有机密事告急。既见，以四条进。荣相绕屋行，旁皇终夜，黎明遽进御。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其实某官轻信何人之言，各国无是说也。故廿五日宣战诏，不及此事。

二十二日申刻，复传入见，筹议和战，少顷即退。二十三日未刻，再召见于仪鸾殿。太后决定宣战，命许景澄等往告各国使臣，限二十四点钟内出京，派兵护行。上雅不愿轻开衅，攀景澄手，曰：“更妥商量。”太后斥曰：“皇帝放手，毋误事！”侍郎联元谏曰：“法兰西为传教国，衅亦启自法，即战，只能讎法，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国危矣。”言且泣，额汗如珠。闻有与辩论者。即派载润等加意扞卫宫墙，备不虞。赏内膳房饭食，不必下班。诸臣皆退。旋传谕二十四日辰刻更入见。次晨，俱集瀛秀门外。使臣来照会，要庆、端二王往议。召二王及枢臣先入见。刚毅适还朝，亦召入。二王旋出，命译署复使臣：有言，但以书来，二王不能往也。须臾，枢臣下，传旨撤全起（内呼召见曰“叫起”），盖战议成，无事咨谋矣。是为庚子御前四次大会议。方事之兴，庙谟盖已预定，

特借盈廷集议，一以为左证，一以备分谤。始也，端王主之，西朝听之。厥后势寝炽，虽西朝亦无可如何。亲昵如立山，视其骈诛，莫能阻也。当宣战之日，固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月星明概，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无如一胜之不可幸邀也，天也。

廿五日，下诏罪状各国，宣布战事。军机章京连文冲之文也。

六月，诏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刚毅提督义和团，褒团为义民，月赐太仓粟，在虎坊桥湖广馆发米。拳民益发舒，红帕首腰刀，游行街市，莫敢谁何。一纸书可启内城门，王公府第皆设坛，势张甚。擒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囚庄王府三日，送刑部狱。杀编修刘可毅。京朝官纷纷南遁，曹部阒无人。武卫军大掠东城，入东单牌楼头条胡同寿州相国宅，剽劫一空。相国衣一短衣异出，居安徽会馆。侍郎陈学棻朝回，马惊而驰，甘军一枪击之，弹穿车中过，舆夫立毙。荣相遣材官持令箭弹压，兵以枪拟之，跳而免。

使馆皆在东交民巷，南迫城墙，北临长安街，武卫军、甘军环攻之，竟不能克。或云荣相实左右之，隆隆者皆空炮，且阴致粟米瓜果，为他日议和地也。法国天主教堂在西安门内西什库，刚相尝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实不敢前，哗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繫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是日风霾晦冥，见者冤痛。毓鼎上疏力争之，谓谋乱当有据，羸翁弱妇，非谋乱之人，优装玩具，非谋乱之物，而不分首从，不分男女，尤非我皇上好生如天之德。应飭刑部详谳，分别以闻。疏入，狱已具。时赵舒翹长秋官，未虑囚，遽结，正附成其狱。法司为失职矣。

二十日，下户部尚书立山于狱。先是立山眷西城口袋底一妓，庄亲王载勋争之，不能得。立山久长内务府，家豪于财，载勋贷巨资，亦不能得，积忿，遂诬奏立山家有地道通西什库，潜为接应，故教堂久不下。矫诏率拳匪至酒醋局第中大索，无所获，乃囚之。诏文荒诞鄙俚，官文书所不载，特录存之，以为此诏非出宫廷之证。其文曰：“钦命义和团王大臣奉懿旨，闻户部尚书立山藏匿洋人，行踪诡秘，着该大臣查明办理。该大臣至该尚书宅搜查，并无洋人。当将该尚书拿至坛中，焚香拜表，神即下坛，斥以勾通洋人，行踪诡秘。该尚书神色仓皇。着即革职，交刑部牢圈监禁，倘有疏虞，定唯该王大臣是问。”孝钦顾立山厚，虽下狱，犹谕赵舒翹曰：“立山素吸洋烟，汝其善视之。”故立山不自意遽死也。七月初三日，逮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初四日，诏数其办理洋务，各存私心，莠言乱政，语多离间，大不敬，斩西市。袁太常诋拳匪最力，致书庆亲王奕劻，请其劝载漪勿为祸首。中有云：“端郡王所居势位，与醇贤亲王相同，尤当善处嫌疑之地。”书为载漪所得，遽上闻。谕旨所谓离间，指此也。外传太常有谏止信拳开衅三疏，或云疏虽草，为倖辈所阻，实未上。许侍郎则帝党也。十七日辰刻，逮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申刻，并立山皆斩于市。徐以办理洋务贻患甚深，立、联皆以离间罪之。自十五日至是日，沉阴惨雾，微雨时作。正阳、崇文、宣武三门俱昼闭，气象萧条，士民愀然知大祸之将至矣。徐、许、袁皆浙人。立山，内务府旗人，本姓杨。联阁学既廷阻战事，退与朝臣言，激昂不平，往往流涕，又为帝所信，故及于祸。先是，载漪力主外攘，累攻战不得逞，欲袭桓温枋头故智，多诛戮大臣，以示威而逼上，将以次及大学士王文韶、尚书

廖寿恒、侍郎那桐等。诸大臣咸岌岌自危。未三日而联军陷京师，乃免。复矫诏杀已革侍郎张荫桓于新疆。荫桓，广东人，因小吏致位九卿，才捷有机变。有清沿明制，吏、礼二部汉堂上官，非科甲不得预，荫桓独以监生贰宗伯。戊戌新政，康有为时主其家，密疏借以上达。孝钦深恨之，谪戍伊犁。初，荫桓尝以西药进御，事颇闻于外，至是载漪讼言上奉天主教，宫闈多人教者，率大师兄（拳匪呼团长曰大师兄）入宫大索，几及圣躬，卒无左证。追坐荫桓罪，赐死。（按庚子御前会议及杀五大臣事，公私记载皆不得其详，余故悉著其实，备后世秉史笔者取材焉。）

拳匪攻使馆，久无功，法亦不效，日妄言乾字团将至，或谓山东老团且至，以诳上而欺众，太后寢厌之。六月十七日，天津失守，寇氛日迫，朝廷始有讲和意。廿二日，诏保护教堂教士。除战事外，所杀洋人及焚毁房屋什物，均俟查明办理。以全权大臣畀李鸿章。诏已具，会有言李秉衡自清江入援，待其至，徐议和战者，后意稍移。七月初一日，李督师到京，朱学士祖谋、马编修吉樟先要诸途，述京师乱象，宗社之危如累卵，公入见，当力为太后言拳匪恣漫状，苟议和，大祸纾矣。督师深以为然。迨入朝，徐相首迎之，大声曰：“鉴翁，万世瞻仰，在此一举。”鉴翁者，督师字鉴堂也。复见刚相，知太后旨所在，意遂变，奏言：“外国多，不可灭，异日必趋于和，然必能战而后能和，臣请赴前敌决一战。”太后大喜，命统率武卫全军及陈泽霖各营。武卫军实不成军。十五日始出都，至通州，闻敌将至，师溃，督师吞金自尽，随员王编修廷相投河死之，皆稿葬通州东关外。

二十六日，上三旬万寿，犹御乾清宫受贺。东华门不启，群臣皆入神武门，冠裳寥落，仅成朝仪。红巾满都市，服饰诡异，持刃汹汹杀人。诸臣入贺者，咸有戒心。

七月二十日，英军陷京师。翌日，联军继之。两宫黎明仓皇乘民车出德胜门。甫出门，白旗遍城上矣。太后御夏衣，挽便髻。上御青绸衫。皇后及大阿哥随行。妃嫔罕从者。濒行，太后命崔闾自三所出珍妃（三所在景运门外），推堕井中。初，珍妃聪慧得上心，幼时读书家中，江西文廷式为之师，颇通文史。廷式以庚寅第三人及第，妃屡为上道之。甲午大考翰詹，上手廷式卷授阅卷大臣，拔置第一，擢侍读学士，充日讲官。廷式感奋，骤言事。辽东败问亟，廷式合朝臣联衔上疏，请起恭亲王主军国事。太后素不善恭王所为，上力请而用之。丙申，或构蜚语潜妃干预外廷事，太后怒，杖之，囚三所，仅通饮食。妃兄礼部侍郎志锐谪乌里雅苏台。上由是悒悒寡欢。联军入，日本军官护禁城，内庭晏然，乃出妃尸于井，浅葬京西田村。朱学士祖谋、王给谏鹏运赋《落叶词》纪其事。余亦赋诗云：“金井一叶堕，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

徐相宅在使馆街，与法馆对宇，兵事起，毁焉，迁居故相国宝文靖园中。联军入城日，徐相谓其子承煜曰：“我为首辅，遭国难，当死。汝三兄位卿贰，当知所以自处。我死，汝可归隐易州丙舍，课子孙耕读，勿仕也。”三兄，指刑部侍郎承煜也。老仆于屋梁绳两结，一左一右。徐相就其左，既承颈，犹以目视右结，意固在承煜。承煜竟不死，且不敢行服，草草殓其父。承煜刻深矫情，五大臣之死，承煜实主之。徐尚书等刑西市，承煜监斩有得色。或请用诛大臣礼，怒斥曰：“此汉奸，杀之犹轻，何恤为！”数姓孤儿衔之甚，或告日本军官发其奸，与尚书启秀同被囚。启秀愤自经，承煜呼人救之。次年议和条约惩祸首，诏俱斩西市。就刑日，西人用快镜摄影去。

京师既陷，承恩公崇绮走保定，其子葆初在宅作大坑，自瘞死，并老母、幼子皆生葬土中。崇公闻变，自缢于莲池书院，竟绝嗣。兵部主事安徽王铁珊跌宕有奇气，愤时事危乱，七月十八日赋绝命诗，自缢于所居六安会馆，遗书曰：“吾不忍见白旗也。”御史江苏宋承庠，廿一日睹北城火发，疑为宫禁，旁皇终夕，亦缢死。前侍郎景善朝服将投井，徘徊井阑旁，子恩某自后推之堕，或谓将以邀恤荫也。事为日本军官所闻，枪毙之。祭酒山东王懿荣投井死。祭酒熙元，大阿哥师傅宝丰、崇寿皆自经死。熙祭酒直隶总督裕禄子，父子俱死国难。崇公谥文节，王谥文敏，熙谥文贞，宝谥文洁，崇谥文勤。城内旗官恐受戮辱，阖门自焚者颇多。

戊戌新政，各国盛称上英明刚断。拳匪之乱，皆知非出帝意，使联军入时，上独留，出而与西帅相见，治首祸诸臣罪，事当易了。孝钦虑帝留之不为己利也，挟之俱西。既达西安，惴惴然恐天下不直其所为，颇有意复辟。已而鄂督张之洞，在籍侍郎盛宣怀，贡使首至，所以媚兹者甚备，太后乃大悦，知天下未予叛也，意潜辍。然上视在京日稍发舒矣。议和缔约，用平原函首故事。刚毅已病死中途。遣尚书葛宝华诛庄亲王载勋于蒲州。载勋读诏讫，从容再拜谢罪负，阖户自经。命布政使何福堃杀毓贤于长安市。命巡抚岑春煊赐赵舒翘自尽。舒翘固健实，吞金不死，服洋药不死，春煊迫待复旨，有老刑卒献策，以桑皮纸浸烧酒，闭口鼻，气始绝。安置端郡王载漪于宁夏，镇国公载澜于安西。载漪既谪，大阿哥法不当立，遂宣诏废之，襁被出宫门，居八旗会馆，士民无怜之者。时辛丑四月也。盖至是而戊己之局始结。

辛丑和议成，中外交章请回銮，太后踌躇未敢归。召尚书敬信赴行在，询知宫廷无恙。十月始启銮，驻蹕开封者十馀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入永定门。正阳门经拳匪纵火后，楼堞残缺，垣栋倾颓，无复承平旧观。太仆少卿陈璧筦将作，皆粉墍而新之。识者谓虽足安圣母之心，而河北芜蒌之意则唏矣。次日，上告谢太庙，三品以上进名起居。先是车驾在保定，诏询礼部谒庙服色，曹郎议当素服，而尚书徐郃主朝服，上阅奏怒，掷诸地，乃改常服行事。乐设而不作，并祀太庙后殿。上还宫，即召见乾清宫。太后曰：“我不意犹能见尔等。”失声哭。诸臣伏地痛哭。太后历数出都日途中艰苦状，泪与声俱。又曰：“予闻尔等在危城中，多有损失，不知尔等近状如何，家口均平安否。”诸臣对曰：“皇太后、皇上垂询及此，真天地父母之恩。臣等托赖宏福，得保馀生，感激无可言报。”上复温谕数语而退。随传谕给事中御史暨各衙门实缺司官排日入见。见之日，诸臣辄先哭数声，若举哀焉，慈颜则稍霁矣。

〔眉〕此条几二千言，洋洋洒洒，作一笔书，头绪虽繁，炉锤在手，归熙甫评《史记》所谓大塘打纆，千船万船不相碍也。光绪初年，承穆庙中兴之后，西北以次戡定。海宇无事，想望太平，两宫励精图治，弥重视言路。会俄人渝盟，盈廷论和战，惠陵大礼议起，一时棱棱具风骨者，咸有以自见。吴县潘祖荫、宗室宝廷、南皮张之洞、丰润张佩纶、瑞安黄体芳、闽县陈宝琛、吴桥刘恩溥、镇平邓承修尤激昂喜言事，号曰“清流”，而高阳李文正公当国，实为之魁。疏入，多报可，弹击不避权贵。白简朝入，鞶带夕褫，举朝为之震竦。松筠庵谏草堂，明杨椒山先生故宅也，言官欲有所论列，辄集于此。赤棒盈门，见者惊相传，次日必有文字。南皮畏见客，惟同志四五得入门。丰润喜着竹布衫，士大夫争效之。侍郎长叙、布政使葆亨以国忌日嫁娶，镇平素服往贺，座客疑且詫。俄而弹章上，

两亲家罢官矣。尚书贺寿慈演皇杠、过琉璃厂宝名堂茗话，诸公合数人之力倾之，至摭拾暧昧为罪案，卒罢去。二张蒙眷注特厚，南皮以阁学抚晋，丰润以庶子摄都堂，知癸未科贡举，駸駸大用矣。当是时，法兰西窥安南，中朝怀柔藩服，锐用兵。丰润以钦差大臣视师福建，闽县会办南洋，镇平使桂定边界。丰润过上海，中外人士仰望丰采。既而海疆不竞，丰润主持重，为敌所乘，闻炮声先遁，狼狈走乡村。赖海军学生炮击法帅孤拔，歼之，敌始退。丰润犹疏辨，朝廷震怒，削职戍新疆。闽县、镇平相继谢病去。宝侍郎典闽试，归途纳江山船女为妾，上疏自劾，罢官。言路名望锐减。孝钦知诸臣好大言，实不足用，自此遂轻视言官矣。（〔眉〕以上元年至十年之朝局。）甲申以后，群臣务为慎重，以奉公守职为贤，论事更张者多报罢。自圣祖提倡理学，持宋明诸儒学说范围天下，名臣多出其中，士重廉耻知自爱，女子葆名节，风俗盖蒸蒸焉。常熟辅政，绍明汉学，号复古。吴县潘文勤、钱塘汪侍郎治之尤勤。场屋士不明小学不能中程式，鄙夷程朱之学，斥为迂陋，屏不谈，道德之防渐弛。岁甲午，日本攘我朝鲜，当是时，国家练海军垂二十年矣，岁糜金钱无算。孝钦修复圆明故事，营颐和园，水衡钱不供，醇贤亲王乃移海军费奉之，戎实大虚。辽事起，常熟用游客言，力主战。合肥李文忠久镇北洋，知海军军容虽盛，实羸弱不可恃，力主和，顾无如枢辅何，不得已而战。群帅渡鸭绿江，莫相统一，又不戢士卒，韩人离心。日本窥朝鲜久，地理、军谋皆夙备，大军屡挫，总兵左宝贵死之。湘抚吴大澂早官词林，有才名，负大志，心慕李合肥，欲以边功邀封拜，上疏请纓，常熟力荐之，命领一军出关助战。吴携书画古玩自随，日与掾属雅歌投壶示整暇。提督宋庆兵败田庄台，吴军望风溃，军资辘重尽弃之，枪械有未启封者。吴遁入关，诏仍回湘任。军法不举盖如此。恭王起当国，授两江总督刘坤一督师，尽护诸军。刘耄而怯，久之始出关。时海舰皆燬，沿海城岛戒严，道员龚照琦守旅顺。旅夙称天险，水雷炮台甚严备。照琦悉毁之而遁，日人不自意得之。旅顺为北洋门户，京师大震。时十月初十日，正孝钦后六旬万寿也。辽沈尽失，王师不能军，烽火迫三辅，乃弃朝鲜，割台湾，以银三百兆两议和，度支大困。中国无海军，处列强间，贫弱几不国，于是有心者视为奇辱，知闭关自封不足以自立也，稍稍讲救亡之策。而公卿大臣犹姝姝守敝法，视日影朝暮，假息图存。上乃毅然伸乾断，更新庶政矣。上雅不善八旗所为，颇思黜满人倚汉人。又欲革旧习，冠汉姓，融洽无间，为子孙久远计。满人多怨之，萋菲之言日闻。改制才数月，遽遭仲秋之变，上几蹈不测祸，新政悉废阁，钩稽党人，朝野讳言西学，时局为之一变。当丁戊之际，士大夫讲改革者，类学具根柢，有士君子之行，一二激烈者流，愤沦胥之日深，亦皆志在救亡而已。诛锄之后，或逋伏海外，或戢影荒江，俊彦宿儒摧折殆无生气。厥后步趋东瀛，以新政之名揭橥天下，而党锢诸贤终帝世不复召，论者不能不为人才悲也。（〔眉〕以上十一年至廿四年之朝局。）孝钦后当同治时，倚汉大臣削平大难，故特重汉臣，敬礼有加，而满臣则儿子畜之，相亲也。恭忠亲王重汉人，醇贤亲王则反之。章皇初入关，朝廷大政事皆范文肃、洪文襄所定。惩奇渥温氏以蒙古色目人压汉人之害，制为满汉双行之法，阁部卿寺分缺若鸿沟，不相侵越，惟将军都统专属焉，而王公不亲吏事，阳尊之，阴为汉人保登进之路。辛丑回銮，孝钦内惭，始特诏天下议改革，定新官制。少年新进不深维祖宗朝立法本意，第觉满洲人士以八旗区区一部分，与我廿一行省汉人对掌邦政，其事太不平，欲力破此局以均势。满汉之界既融，于是天潢贵胄，丰沛故家，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乃不

得一席之地以自暖。先是诸皇子读书之所，曰上书房，选翰林官教之。其制较弘德、毓庆稍杀。光绪中叶，师傅阙不补，书房遂无人。近支王公年十五六，即令备拱卫扈从之役，轻裘翠羽，日趋踰于乾清、景运间，暇则臂鹰驰马以为乐，一旦加诸百僚上，与谋天下事，祖制尽亡，中外侧目，于是革命排满之说兴矣。二十年前，嘉定徐侍郎致祥尝语毓鼎曰：“王室其遂微矣。”毓鼎请其故，侍郎曰：“吾立朝近四十年，识近属亲贵殆遍，异日御区宇握大权者，皆出其中，察其器识，无一足当军国之重者。吾是以知皇灵之不永也。”其言至是而信。综计光绪三十四年，朝局凡四变，而甲午、庚子，尤为变局所从出。夫垂裳万里，束手于三岛，楼櫓十重，不能以一战，临朝发愤，乌能已乎？南宫坐锢，骨肉之情益乖，相激相乘，遂构滔天之祸，蒙尘之耻中于上，岁币之繁穷于下。大势所趋，立宪之名以立。孝钦自顾倦勤，畏后世之议己，姑以涂饰耳目，幸免及身，岂真为子孙苞桑计哉！语曰：“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德宗之世，固殷忧多难矣，圣非不启，若或尼之，邦不足兴，适以蔽之，且虚名实祸，孝钦大渐时亦悔之矣。神器至重，遂遗大投艰于我冲主。

孝钦后为叶赫那拉氏。天命朝，大兵定叶赫，颇行威戮，男丁罕免者。部长布扬古临歿愤言曰：“吾子孙虽存一女子，亦必覆满洲。”以此祖制宫闈不选叶赫氏。孝钦父任湖南副将，卒官，姊妹归丧，贫甚，几不能办装。舟过清江浦，时吴勤惠公棠宰清江，适有故人官副将者，丧舟亦舣河畔，勤惠致赙三百两（或传二千两，非也），将命者误送孝钦舟，复命，勤惠怒，欲返璧，一幕客曰：“闻舟中为满洲闺秀，入京选秀女，安知非贵人？姑结好焉，于公或有利。”勤惠从之，且登舟行吊。孝钦感之甚，以名刺置奁具中，语妹曰：“吾姊妹他日倘得志，无忘此令也。”既而孝钦得入宫，被宠幸，诞穆宗；妹亦为醇贤亲王福晋，诞德宗。孝钦垂帘日，勤惠已任知府，累擢至方面，不数年督四川。勤惠实无他材能，言官屡劾之，皆不听，薨于位，易名曰惠，犹志前事也。或传副将尝系狱，孝钦以眷属入视，故沈少司寇家本召见，太后询狱中情状甚悉云。

孝钦年七十馀，望之如四十许人，发无一茎白者。闻同治年间，李闳连英曾得大何首乌，献于孝钦，蒸制不如法，融化类粥糜，并汁啜之。相传千年何首乌九蒸九晒，服之能延年。

历史载伪太子事，若汉若明多有之。至出亡之建文帝，则故主也，从未有伪托万乘者。若庚子武昌之事，真人妖矣。己亥年，湖北有巡检某赴内阁验看，出东华门，误触中贵车，争持久不解。倏一骑自门出，仪观甚伟，中贵执礼维谨。其人指挥数语，立散去。巡检心异之。逾岁，黄州忽来一男子，自诣府廨，骄傲不可一世。问姓名，不答。知府惊异莫测，传致武昌。其时上困瀛台，或传有遁荒说。总督张文襄自光绪初出镇山右，历拥旄节，未入朝，初不识天颜，迟疑不敢决，姑羁禁江夏狱，阴嘱守令善视之，遍征各官辨识。巡检一见则大惊，即东华门策骑人也。驰告文襄，于是各官皆入狱瞻仰。男子微示意为光绪皇帝，避太后凶威而出。巡检、典史深信之，日朝服往起居。男子书一纸：“巡检可守武昌，典史可守汉阳。”此二人则诣督署传恩命。文襄已疑之。无何男子复书一纸，谕张之洞：“吾在狱困甚，速致银三千两。”文襄决知其伪，会两司严鞫，乃供为御前侍卫，北京汉人也。贫甚，谋假托攫金遁耳。文襄不敢上闻，阴毙之狱中，别摭他事革巡检、典史职。

上天表静穆，广额丰下，于法当寿，颖悟好学。有以圣学叩翁师傅者，则以鲁钝对，盖知太后忌之，不敢质言也。上素俭，衣皆经浣濯缝纫。声色狗马之好，泊如也。孝钦嗜

梨园曲，上不能不预。或传上善挝鼓，事亦无征。畏太后甚。上本口吃，遇责问，益战栗不能发语。归自西安，尤养晦不问事，寄位而已。左右侍奄，俱易以长信心腹。上枯坐无聊，日盘辟一室中。戊申秋，突传圣躬不豫，征京外名医杂治之。请脉时，上以双手仰置御案，默不出一言，别纸书病状，陈案间。或有所问，辄大怒。或指为虚损，则尤怒。入诊者金云六脉平和无病也。七月二十一日。日初夕，有大星从西北来，掠屋檐过，其声如雷，尾长数十丈，光烁烁照庭宇，至东南而陨，都市喧传紫微星堕，群讶其不祥。十月初十日，上率百僚晨贺太后万寿，起居注官应侍班，先集于来薰风门外。上步行自南海来，入德昌门。门罅未阖，侍班官窥见上正扶奄肩，以两足起落作势，舒筋骨，为拜跪计。须臾忽奉懿旨：“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辍侍班。”上闻之大恸。时太后病泄泻数日矣，有潜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十六日，尚书溥良自东陵复命，直隶提学使傅增湘陛辞，太后就上于瀛台，犹召二臣入见，数语而退。太后神殊惫，上天颜黯澹。十八日，庆亲王奕劻奉太后命往普陀峪视寿宫，廿一日始返命。或曰有意出之。十九日，禁门增兵卫，讯出入，伺察非常。诸奄出东华门净发，昌言驾崩矣。次日寂无闻。午后传宫中教养醇王监国之谕。二十一日，皇后始省上于寝宫，不知何时气绝矣。哭而出，奔告太后，长叹而已。以吉祥轿舁帝尸，出西苑门，入西华门。吉祥轿者，似御辇而长，专备载大行，若古之辘轳车也。皇后被发，群奄执香，哭随之。甫至乾清宫，有侍奄驰告太后病危，皇后率诸奄踉跄回西苑。李连英睹帝尸委殿中，意良不忍，语小奄曰：“盍先殓乎？”乃草草举而纳诸梓宫。时礼臣持殓祭仪注入东华门，门者拒不纳，迨回部具文书来，乃入乾清门，则殓事久毕矣。故事，皇帝即位数年，即营寿兆，上御宇三十四年，竟无敢议及者。鼎湖既升，始命溥伦卜地。西陵附近旧有绝龙峪，孝钦曾指以赐醇贤亲王为园寝，嗣乃置之。至是仓卒择吉壤不得，欲用之。改名九龙。有谓自世祖至德宗，恰九世，疑于数终，似不祥，遂定名金龙。上尊号曰崇陵。逾年三月十二日奉移梓宫，于去陵六里之梁格庄暂安殿，以时致祭焉。帝崩之明日，西太后乃崩。

右《崇陵传信录》一卷，大兴恽学士毓鼎作于宣统纪元，以世家乔木之思，寓故君杜宇之戚，秘之篋笥，初未肯以示人也。今共和大定矣，即刘汉朱明延祚至今，能保其卜世卜年乎？孟轲氏君轻民重之说，深入人心矣。昔贾谊过秦，干宝论晋，文辞斐亘，意旨湛深，以今方古，何遽不相及耶？然黍油麦秀，箕子以之唏嘘；栗里桃源，陶令于兹避宋。史官载笔，各有会心，士尚志之谓，何而夺之也。况崇陵百日维新之功，廿载拘幽之苦，极士庶不能堪之境，而万乘亲尝之。使天假之年，将手提禹甸，公诸百姓，绍祁姚，媲华盛，又何疑焉。学士簪毫承明，掩泣栗愚，耳之所闻，目之所见，勒为成书，自非稗官野史支离揣测者所可同日语也。今日者，玉音在耳，莲炬馀光，回睇觚稜，徒增怆怛耳。宅邻潜邸，旁接太平湖。春秋佳日，相与徜徉，湖上朱门潭潭，守户延入，指挥槐荫轩曰：此崇陵诞生处也。梧桐一株，忽化为谷，有土阜岿然，石碣篆“玉照”二字。枯梅撑榭，盖崇陵所摩抚也。夫今昔盛衰之感，触于目，动于心。山阳之笛，汉上之琴，友朋尚尔，况号为君臣者耶？骑省江南之录，吴江烈皇之碑，得是编而崇陵瞑目矣。唯编末记帝后升遐，以余闻诸张翼则异是。光绪戊申冬十月十日，帝力疾祝嘏，拜不能起立。孝钦谕左右

扶掖，泣曰：“数日不见汝，何困惫至此？”帝退倚殿西厢御床隐囊，气喘不止。十九日，后谕立今帝，监国入谒，叩头床下曰：“皇上有子矣。”帝曰：“信然乎？”曰：“奉懿旨。”帝疑未宣布，视時計曰：“日加已矣，可购阅报章。”见之喜曰：“我不自意我有子矣，罔极厚恩无以报。”言已泣数行下。张翼者，世所称为色张。芑东昆季幼时，皆其所抱携，盖醇邸长史也。（〔恠眉〕此说甚不确。十月初十日之事，毓鼎亲见之。张翼，醇邸细人也，其言乌可信？）夫幽囚野死，搢绅难言；烛影斧声，起居谁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信传信，疑传疑，学士以余为知言乎？癸丑八月二十四日，长沙饶智元跋。

附录二

恽毓鼎奏议选

经济特科敬陈管见折

（〔光绪〕戊戌年〔1898年〕正月二十七日）

奏为经济特科宜议登进之途，以展人才而收实用，敬陈管见，恭折仰祈圣鉴事。臣伏读本月初七日谕旨，举行经济特科，试以所长，听候擢用，所以破庸陋拘挛之习，求专门异等之才，以救时艰而开风气，甚盛举也。夫天下未尝无才，唯上之人无以求之，斯湮没而不见耳。今朝廷广开荐举，不限一途，求之不为不备，然或特举之而泛用之，与用之或违其才，则仍与不求者等。至于凭文字一日之短长，以定人才之优劣，臣恐其未足弥特也。夫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在昔科举之弊则然矣，今欲一矫其弊，使真才各得所借手以展其长，似宜仿从前部、院观政之例，于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特设专门之官，假如才长内政者，隶之军机处；长外交及格物者，隶之总理衙门；其理财，则隶户部。经武，则隶兵部及军务处；考工，则隶工部。不必遽定品级。已仕者，以本官带充；未仕者，则分曹学习，优其体制，丰其俸禄，遇有以上各事，皆使与议，以察其识，或使试办，以观其能，限以一年，真知其可用，再由各堂官切实保荐，然后量材器使擢以不次之阶，如此则空谈无术者不能稍售其欺，而人才以历练而益精，国家始得收其实用。于鼓舞之中仍寓核实之意，其视泛用而违其才者固不侔矣。夫保荐而试以策论，所谓敷奏以言也；使之观政于各曹，所谓明试以功也；言行相符而后大用，所谓车服以庸也。此固尧舜三代之成法，而今日所宜仿行者也。可否请旨飭下总理衙门礼部参酌施行，似于激扬之方不无少补。抑臣更有请者。立贤固贵无方，而流品亦不宜太杂。昔孔子论出使之才，必先以行己有耻，而箕子之论有猷有为也，亦以有守要其终。自来建大功、临大节者，必皆律身廉洁，心术光明，而才学始归于纯正。今值登进人才之始，应请特谕保荐大员，务当仰体皇上求贤至意，不得以有才无行之人滥登荐牍，斯人品正而才皆有用之才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本日奉上谕：侍讲恽毓鼎奏经济特科宜议登进之途一折，国家登进人才，必须言行相符，而后可收实效。况经济一科，系属特设，内外臣工尤当仰体朝廷破格旁求之意，不得以有才无行之人滥登荐牍。至该侍讲所请仿照从前观政之例，以试其能等语，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参酌情形奏明办理。钦此。

（标题下日期中加方括号者为整理者所加，下同。——整理者注）

山东运道宜修铁路折

（〔光绪戊戌 1898 年〕正月二十七日）

——整理者注

奏为山东运道宜择要兴修铁路，以利漕运而备不虞，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见国家定都燕京，天庾正供专恃南漕，从前运河节节阻滞，屡费筹谋，自海道畅行，国计大利，而河运犹因仍不废，其为顾虑至深且远。然每年挑浚催趲，上下交疲，费巨力殫，仅而能达。今旅顺、威海、胶鲁半为外人所据，万一海道偶艰，南漕不继，根本重地可为寒心。河运一途，似宜妥筹长策。自咸丰六年黄河北徙，窜截运渠，遂致中道淤梗。然寿张属之十里铺以南、临清以北，犹然舟楫通行。唯阳谷县属陶城埠起至临清州，其间二百里之河道，借济于黄，即受淤于黄，旋浚旋淤，道途嗟困，劳民阻运，为患尤大。今欲大议疏浚，既费不貲之帑，并无永逸之谋，而任其浅淤，又劳费滋甚。臣意宜于此二百里间量度地势，创修铁路，地段不多，费亦有限，综其便利，厥有五端：舍舟就陆，化险为夷，挽粟飞刍，顿形便捷，其利一也。自运河艰滞，估舶寥寥，铁路既通，商贾利于迁转，货物麇来，商务必大有起色，其利二也。南北商货流通，可于适中要路添设分卡，照章榷税，每岁可增巨款，其利三也。水旱偏灾，盛朝不免，燕、齐、吴、豫疆理相错，此丰彼歉，粮价往往不平，铁路既成，居汶、卫、淮、济之中，四通八达，移粟移民，接济便速，其利四也。每岁借流济运，必开拦黄坝，倘遇黄流湍悍，稍不谨慎，上下近河之区立成巨浸，又船触石闸，或两舟相碰沉碎之事，无岁无之，船户身家俱付泽国，今若别由铁路，则田庐性命俱可保全，其利五也。又况河运常通，南漕可恃，一旦海上有事，亦可有备无虞，其为国家根本之计，利为尤巨耶？今日所费者不过造路需款，养路需款，沿路增建仓廩，以备转搬，亦需款，不知利之所在，当权其久暂重轻，与其屡浚淤河，苟且于目前，仍不免上糜国帑，何如筹一时之款，建百年久远之规乎？现在盛宣怀督办芦汉一路，容闳又拟办津镇一路，此两路若成，于国计诚大有裨益，唯工长费巨，非假以时日，未易告成。臣意临清铁路即可筹款兴筑，工费既轻，收效较速，将来干路工竣，此途即作支路，可以不废前功，而目前之益已非浅鲜。查从前铁路济运曾经议行，其时内地风气未开，疆臣惮于创始，遂以地址卑薄，不能托载复奏。其实此处居天津上游，不得谓之地卑；沙田素称腴厚，不得谓之土薄。一时推诿之词，未可遽为定论也。臣为维持漕运起见，谨陈大概情形，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本日奉旨：着该衙门酌核办理。钦此。

请下廷臣会议折

（〔光绪戊戌 1898 年〕三月二十三日）

奏为时局日艰，亟宜下廷臣会议，集思广益，以图挽救，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唯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刍蕘有询，葑菲不遗，所以集众人之心，思尽事中之利害也。况夫事机日棘，大局将危，应之稍有不详，追悔即将无及，尤宜开张圣听，周

谘博访，妥筹备御之方。然则通上下之情，固救时之首务也。方今德据胶湾，俄据旅顺，英、日诸国相继效尤，门户尽失，危兆已形。我皇上宵旰焦劳，临朝太息，二三大臣，公忠体国，非不竭尽心力，独任其劳，然事变无穷，而精神有限，难保无有百密一疏，为智虑所未及，尚待群臣之拾遗补阙者乎？臣愚以为凡遇中外大政，皆当破除从前隐密之弊，明白宣示，令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期集内阁，各畅所欲言，或具公疏，或立异议，皇上与二三大臣择其长者立见施行，或更召对便殿，反复以尽其意。诸臣效忠于下，圣主折衷于上，如此则敌之狡诈以欺我者，无难立破奸谋，事之委曲而棘手者，无难妥筹善策。即兴利除害之举，经数十人经营计画，亦可曲尽情势，而诏令不致有反汗之时。其视疲神焦虑，以身为怨府者，劳逸得失，固相去万万也，亦何惮而不为哉？夫从前秘密之谋，无非畏敌人悉我底蕴，及无识者之梗阻耳。岂知中国一举一动，外人何事不知，甚至刊诸报章，传播海外，所瞞者特我廷臣耳。唯其廷臣懵然，无从匡救，故往往堕人术中，安可反虑其梗阻，而受上下壅蔽之患乎？譬之人身血脉不通，百病因而丛心，医者不此之治，徒纷纷于医头医足之为，非唯无益，而治病适以增病故。微臣区区之怀，所欲陈者甚多，而今日救亡之策，必自通上下之情始。上下之情既通，而后利无不兴，弊无不革，皆得从容筹措于其间，而无复壅蔽之患。臣所谓集思广益，以图挽救者，此也。谨披沥上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纠参顺属贪吏片

（〔光绪戊戌 1898 年〕三月廿三日）

再，时势多艰，尤以固人心为第一义，乃不肖官吏复从而侵渔之，是为丛驱雀也。吏治之坏，至今已极。姑以近畿言之。现任西路厅同知谢裕楷，前在大兴县任内，政以贿成，几无一案不恣婪索，甚至反将原告及干证羁押，勒取重资。赃案累累，通国共悉。东路厅同知刘仲城，前在房山查赈，阖县罢市。今年办理昭信股票，该厅乘知州许元震州考之际，拘集商民，勒令认捐巨款，事为通水道所闻，始行释放。劣幕朱左泉，曾在谢裕楷大兴县署充理刑名，嗣改名朱凤藻，捐主簿，分发直隶，仍在顺天作幕。光绪廿一年在三河县陈泽醴任内，卖放逆伦重案，后陈泽醴因此案革职，而该幕依然无恙。又在东路厅与刘仲城狼狈为奸。伏思该二员均管辖一路，督率属员，乃贪黠著闻，安能禁各州县之纷纷效尤乎？臣见闻既确，不得不据实上陈，为民请命，相应请旨，将谢裕楷、刘仲城严行惩办，并将劣幕朱凤藻即朱左泉革职，驱逐回籍，以儆官邪。抑畿辅见闻至近，该二员犹敢明目张胆，肆行贪婪，则外省吏治之污因之可想。虎狼当道，民何以堪，伏乞皇上明降谕旨，飭各督抚严察属员，如劣迹彰闻，立即参革惩治，庶贪官污吏闻风惊惧，吏治清而民心安，民心安而元气固，于时局似不无少补。谨附片上陈，伏乞圣鉴。

闰三月十二日奉上谕：前据侍讲恽毓鼎奏参顺天西路厅同知谢裕楷等赃劣各款，当谕令胡燏棻确查。兹据查明复奏，原参各节，或事出有因，或早经奏结。唯谢裕楷前在大兴县任内，颇滋物议，着开缺另补。朱凤藻即朱左泉，前在三河县幕，声名甚劣，旋以河工候补人员仍充幕友，殊属有违例章，着即行革职，驱逐回籍，不准逗留。东路厅同知刘仲

斌误用朱凤藻为幕友，亦有不合，着交部照例议处，该部知道。钦此。

（〔眉〕寻部议刘仲斌革职。）

请严饬近侍片

（〔光绪戊戌 1898 年〕三月廿三日）

再，我朝惩前明之弊，痛抑宦官，宫禁之严，为从古所未有。乃近年颇有在外指差买缺，招摇撞骗，戏场酒馆，恃强行凶情事。近又闻太监牛锡五，于去年十月间在鸡鸭市及东安门外九和兴饭馆，与西札鲁特巴林西翁牛特三旗蒙员珠尔刚阿等，两次过付重资，意图吞骗。人言籍籍，恐非无因。语云：“木必先蠹而后虫生之。”又云：“涓涓不塞，将成江河。”可否请皇上严密查办并饬近侍人等，此后各宜束身安分，勤慎当差，不得在外招摇生事，致滋物议。是亦防患未形之一道也。臣备员侍从，理宜知无不言，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

请速筹济江南米荒折

（〔光绪戊戌 1898 年〕五月三十日）

奏为江南米缺粮贵，抢劫公行，请旨饬下地方官设法运糶，以苏民困而消隐患，恭折仰祈圣鉴事。窃维大江南北产米素丰，江北之米取资于襄下河各州县，江南之米取资于土产，上供天庾，旁济邻封，自非凶年皆足自给。本年淮徐大水，而他府尚未歉收，平日米价每石率不过三千馀文，有时偶至五千，民心已大为惶惑。乃自入春以来，市米顿缺，米价一律骤涨，每石制钱八千馀文，较之从前不啻三倍，而民间尚无从得米，常州府城仅存半月之粮，他处亦复仿此，人心惶惶，如不终日，本月江宁府城遂有抢米之事。十三日城中鸣锣聚众，几及千人，从北门桥起直至南门新桥六七十家大小米行俱罹其害。十四、十五两日复抢及城外。经大吏督兵弹压锁拿，始暂解散，然讹言揭帖尚汹汹未已。地方官非不先期出示定价平糶，无如市米缺乏，平无可平。伏思浙江宁绍各府，因闹米聚众，几酿事端。今江宁复有此乱，各郡效尤，恐激巨变。江南本多伏莽，难保不乘衅而起，弭患之谋，势难再缓，伏乞皇上谕饬地方官速筹补救：一面训谕本省存米富室尽数出糶，并令各米行尽出囤积，减价出售；一面弛邻省米禁以通有无，再委委员会同商人赴存米地方采买来江，于各府立局平糶。从前曾由江西采办委员误买水渗之米，全成废弃。故必由商兼为经营，以期妥实。更乞明降谕旨宣示江省，先安人心，庶几比户周知，有所冀幸，不致骤生他变，于绥靖之方实非浅鲜。臣原籍江苏，既有所闻，不敢壅于上达。谨缮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本日奉电旨：江南米缺粮贵，亟宜速筹补救，着刘坤一、奎俊饬属设法平糶，一面飞咨邻省即弛米禁，毋使灾民滋生事端。钦此。

敬陈管见折

（〔光绪戊戌 1898 年〕六月十七日）

奏为敬陈管见，仰祈圣鉴事。臣伏见皇上整齐庶务，百度维新，其于转弱为强，一破向来委靡拘挛之习，智勇天锡，朝野同钦。臣忝侍讲帷，以论思为职，幸遇圣明之世，奋然欲有所为，敢殫竭愚忱，就时事谨拟当推行者二条，当变通者一条，当裁革者一条，缕悉上陈，以备土壤涓流之助。唯圣主裁择焉。

一，宜广译泰西政治家言，以资考镜也。近来译学盛行，外洋之书浸入中国，我皇上复特设书局以为之倡。盖欲知其情形，必先通其文字而征诸记载，较之耳闻口说，为尤真诚要图也。唯是各处所译多其君臣纪传之迹，算学格致之书，固可广见闻而开智慧，然此特考古习艺之末耳。若列邦之所以立国，国政之所以治民，与夫兴衰治乱所关，可资法戒者，官藏私记必有专书，苟于此得其纲维，尤足以规其利弊，语其切要，当十倍于艺学诸书，而自来译书概置不求，臣所未解也。窃见明诏改定科举，于二场特设五洲政治，圣明洞鉴，卓越寻常，应请飭下翻译各局广购外洋政治要书，如食货、学校、职官、法律、军政、商务之类，以次译成，流传各省，于规国之方当有裨益。

一，八旗驻防内外蒙古，急宜策划，以资捍卫也。臣恭读上谕，神机营及满、蒙、汉各营一并改用新法挑选演练，以成有用之兵。仰见皇上整军经武，不拘故常，转弱为强，端在此举。窃谓京营固当精练，而中外守御尤贵及时讲求。当国初定鼎，八旗满、蒙、汉除拱卫京畿外，复分防各省，马步甲各有定额，岁给银米，恩泽不为不厚，迄今二百数十年，生齿益繁，而甲不加增，定例不准远出谋食，有一家八九口而只含甲一二分者，衣食不周，情形困苦。纯良者安心忍受，桀骜者不免流于匪僻。臣之愚见，与其岁靡巨帑，弃之于无用之地，而仍不免饥寒，何如就而练之，化无用为有用乎？拟请飭下各将军督抚核议，将原定额甲，以一半之额挑取少壮，加足口粮，统练洋操；以一半之额仍食旧饷，作为留后。其余苏拉馱丁，准其远出贸易，其有愿入行伍效力者，一律与汉人报兵入册挑选。我朝以武功行天下，从龙后裔必有杰出之才，足备干城之选。口外蒙古，向称强盛，圣朝中外一家，彼此不复设备。骑射日渐生疏，亦请旨飭下理藩院行文内外各蒙古王旗，将壮丁挑选成军，练习枪炮。本旗王公台吉能捐资购备枪炮者，加衔奖赏；如力有不及，奏请由神机营酌量拨给。并飭各王旗挑选俊秀子弟，送入内省武备学堂学习战阵之事。成军之后，仿照各省三年大阅之例，钦派王大臣分旗校阅。以边疆现有之兵，一加整顿，便成劲旅，有备无患，尤筹边之要务也。

一，各衙门则例当删改画一，以轻胥吏之权也。文法之密，至今已极。一应公事，既有一定之例，复有无定之例。有同中之异，有节外之枝，头绪繁多，情事歧互，所差毫厘，相去千里。堂官既无从遍悉，司官亦难以勾稽，胥吏乃得上下其间，为玩法营私之计：吏所欲准，则检可合之例以呈堂；吏所欲驳，则检不合之例以借口。堂司固以为公事如是，依然循法奉公也，不知吏已售其奸矣。何也？官暂吏久，官生吏熟，官暗而吏明也。此胥吏之权所以重也。欲祛其弊，唯有简明一法，使上下皆得周知，既无歧出之端，即不能从而畸轻畸重，可否请旨飭各部院堂官，于司官中选择资望较深、公事明白数员，令将则例详细校核。凡情形相近，彼此可混之案，概与裁并，以归划一，取最后议行之例，著为定

章，务使纲举目张，一览可悉，则内外皆易遵守，胥吏自难鬻其权。或谓如是则法太疏。臣意法所不尽之处，由堂司随时斟酌，以底于行。是操纵之权常在上也，不犹愈于官无权而使胥吏得窃以为资乎？此固事之无可疑耳。

一，速停捐纳，以劝学校真才也。臣窃见皇上改科举，建学堂，侧席求贤，唯恐不及。天下之士当无不争自磨励，以上应国家之求。然捐纳之途不停，人才终无由而奋。夫学堂之制，有普通之学，有专门之学，三年业成，始作生员，又三年始作举人，又三年始作进士，然后引见而授之以官。养之如此其详，用之如此其慎也。今捐纳者，不必识一字，成一功，朝上重金，夕即授职。既无用工之苦，复无累岁之迟，乳臭之夫皆得挟富贵以骄士类，则凡家有馀资，性耽安逸者，其孰肯身入学堂为迂途之获乎？夫朝廷既特设学堂，以待英贤，而又别留方便之门，任其可以弋获，欲望人才之奋，盖亦难矣。又况捐纳既滥，各省常患官多，大吏固其太多也，不得不广设局差，以为安顿闲员之地，故明诏屡议裁并，而疆臣辄以无可裁并为言，计每岁各局薪水委员中饱之款，何止十万！统计户部捐输所得，不过二百馀万金，而民间脂膏入贪吏之橐，以偿其本者，则无限矣。其为害不甚深乎？又，天下差缺只有此数，捐纳人员占其大半，将来学堂所用将何以处之？破格求才，而仍使厄于捐班，不免积压之叹，岂鼓励人才之道哉！今如将捐例停止，士之颖异者，不得以他途进，不能不尽出于学校，以试其才，而得官既难，将来万一有水旱兵革之警，偶一开捐，则来者必踊跃争先，而巨资易集，其为利也大矣。如谓当此款项支绌，何堪再减二百万金，臣意此不足虑也。各省厘金，经委员中饱者，一年少有十馀万，多且三十馀万，若地方官秉公综核，皆使和盘托出，应可抵捐款而有馀。近来浙省所办已有成效，伏乞皇上宸衷独断，特旨停罢，使天下晓然，知圣天子慎名器、励学校之盛心，人才自益加奋勉矣。

以上四条，臣为裨助时政起见，谨缕悉上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请密筹战备折

（〔光绪〕己亥〔1899年〕四月二十五日）

奏为外侮日逼，请密筹战备，以防隐患，而折敌谋，恭折仰祈圣鉴事。中国自日本议和以来，割地赔款，内外交困，情见势绌，益启戎心。德无端而据胶州，俄无端而据旅大，近且胶州不已，浸及山东，旅大不已，浸及辽沈。区区意大利亦攘臂于其间，而英俄联盟，势且欲为保护中国之举。以列祖列宗二百馀年之深仁厚泽，我皇太后、皇上数十年之宵旰忧勤，而社稷之危竟有不忍言者，臣中夜拊膺，泪下如雨。夫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心犹固，国势犹尊，彼即狡焉思逞，何至肆无忌惮？静思其故，我亦有以致之。昔年台湾之割，二万万之界，虽云过巨，然在开衅战败之后犹可言也；若胶州、旅大则索之无因，许之太易，而当时主谋之臣又以中国此后必不开战一语，昌言于外国公使之前。夫不费一兵，不糜一饷，但以空言恫喝，即可坐获膏腴，彼审知中国之决不开兵端也，则亦何惮而不为哉！从前每图息事，故不惜格外迁就，以求旦夕之安。今则迁就愈深，相逼愈甚，战亦危，不战亦危，然战事虽危，尚有挽回之望，若犹坚忍不战，则有束手待尽而已。又况及今图之，尚可筹饷蒐军，以求自立，再迟数年之后，藩篱尽撤，敌人益深，利权已亡，人心渐散，

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伏乞皇太后、皇上乾断，特伸与二三大臣早筹战备。海上决胜虽未易言，若整顿陆军，激励团练，沿海一带如何严密设防，似当斟酌情形妥为布置。各国相轻已久，见我规模粗立，或可隐戢狡谋。倘竟凌逼无理，万难迁就，亦可有备无患。臣久受圣恩，蒿目时艰，心存报国，无任迫切待命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疏上，特蒙召见。慈圣深以为然。训示数百言，温语奖励甚至。

由籍回京言事折

（〔光绪己亥 1899 年〕十月廿九日）

奏为微臣由籍回京，谨就见闻所及，粗陈数端，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蒙恩赏假，回江苏原籍，顺道至浙江省亲。两省秋收，颇属丰稔，而米价反致大贵，民心不免惶惶，地方官吏大半因循，只知自便私图，无有肯为国家实心办事者，臣实愤之。昨日回京，谨就见闻最真数端，连夜缮成章疏，特尘圣听，冀上副皇太后、皇上轸恤民隐之盛心，下尽微臣昕夕难安之愚悃，唯俯赐采择焉。

一，苏、松、常三府加收米捐，急宜停止，以苏民困也。本月初，两江督臣因松沪厘捐八十万两抵拨洋款，月短银四万两，乃建议将米谷杂粮一并抽取卡厘落地各捐，以资抵解。伏查此项米捐，当中日起衅时饷项奇绌，不得已暂为此举，迨事平之后，即于廿四年闰三月特谕停止。商民感戴皇仁，无不欢欣鼓舞。乃甫隔一载，无故复令加捐。忽停忽征，成何治体！由无锡至上海，应过厘卡有十三道之多，米一石每卡抽五十文，统计便须六百馀文。豆麦杂粮所收类是。如此巨数，实骇听闻。又况司事巡丁弊端百出，留难船只，讹索银钱，给票不遂所求，任意以多填少，种种患害，不可胜言。臣闻苏松一带，游手之人，已有筹措巨资谋充扞手者，其所贪何事，不言可知。故此令一行，米商相率诣局禀陈，吁求减免；中途商贩闻风裹足，即有来者，或被局卡扣留，或绕越无捐省分出售。上海米船不敢开仓，各行店收斛罢市，闭门待变。居民无所得米，异常惊惶。上下交持，已逾旬日，若不立予停缓，诚恐事急变生。又查上海米行，有洋人经纪，万一出而干预，势必仍议停征，则是怨归朝廷，德归外国。莠民心本浮动，岂可再为渊驱鱼，关系非轻，尤当逆虑；或再铤而走险，求外国保护，悬外国船旗，不识捐局将何以处之？伏乞明降谕旨，即日加恩停征。臣知此诏一下，江苏商民无不闻而感泣。民困既苏，民心益固。万一将来偶有急难，必将踊跃以报国家矣。至若近年厘捐忽尔短收，其中岂无弊窦？督臣不索逋于分肥之官吏，反取偿于无告之商民，信捐局小人蛊惑之邪言，而忘国家东南根本之大计。大臣谋国，夫岂其然！应请飭下督抚臣严饬所属核实稽查，力杜中饱，裁汰冗费，涓滴归公，厘捐自当日有起色，必不致如此短绌，何必病商病民而专利贪官蠹吏乎哉！

一，各省陋规牵混欺饰，不肯和盘托出也。臣恭读本年六月谕旨饬各直省将军督抚裁去陋规中饱，酌提外销归公，凡在大小官员自当激发天良，忠清报国，然以臣所闻，则诸臣之辜负圣恩为已甚矣。夫陋规中饱者，私款也；外销者，虽不报部，实公款也。私者宜悉数充公；公者宜酌量提解。朝廷分别较然甚明，乃诸臣巧为弥缝，唯于外销各项中东移西并，集为成数，以备提解之需，看似顿增巨资，其实以彼杯之水注之此杯，在朝廷所得

原系朝廷自有之财，而于犴巨金以归私室者，仍丝毫未损也。又况外销各项本备各省缓急之需，正有不可悉索罄尽者乎？即如九月中广东复奏一折，于厘务善后局盐务、税收诸项胪列无遗，而陋规则一字不提，中饱则轻轻揭过，试思繁富如广东而谓任事各员一无陋规中饱，其谁信之？库款待用孔殷，复奏依然欺饰。任事者果皆若此，国计何赖焉？应请严旨再与申明，务将实任差使，所有陋规中饱，每年应挤出若干外销各款，每项可酌减酌解若干，详细分析，不准含糊牵混合为一途，庶于度支不无补益。

一，浙江抚臬不和，亟宜谕令和衷，以求共济也。查海防新添十馀营，海口太多，无扼总之处，督办李光久驻扎前敌，先后共募六营，尚在训练，营哨官皆其父叔旧部，久历戎行，浙营推此为冠。李光久初到时因罢撤石浦统领李福兴，与抚臣颇有齟齬。刘树堂亦因该臬司遇事独断独行，恶其专擅，积不相能。此时但设防营，尚可敷衍，设使海疆有事，彼此意见不化，恐难成功。东南大局关系非浅，可否谕令李光久，凡事与抚臣和衷商办；刘树堂亦应将军事责成李光久，不得因争权之故，稍存芥蒂，庶几师先在和，可期有济矣。

以上三项，皆臣所目击，用敢觊缕上陈，稍抒微悃。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是日特蒙召见。慈圣询示数百言。

请分别办理教匪折

（〔光绪〕庚子〔1900年〕七月初十日）

奏为惩办白莲教匪，宜飭刑部分别首从，按律办理，以慎国法而重民生，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见近日白莲教匪蔓延畿甸，搜拿正法，自丁壮以及男妇老幼已数十人。此辈造为邪说，煽惑愚民，予以骈诛，诚属情真罪当。唯乡民无识，难免胁从，而人数既多，更恐有株连之处，若不论首从，一概骈首市曹，在今日惩警乱民，固当略用重典，然我皇太后、皇上好生之德，或亦有可矜全。臣愚欲请此后拿到此项教匪，特谕刑部逐加研鞫，分别首要胁从，酌量按律办理，庶于严伸国法之中，仍寓慎重民命之意。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复陈新政折

（〔光绪辛丑1901年〕正月二十五日送内阁，二月初十日达行在。）

奏为敬抒愚见，恭折仰祈圣鉴事。去年七月二十一日之变，城内外消息不通，讹言四起，臣于二十七日始知皇太后、皇上仓猝西巡，其时臣全家十馀口俱陷危城，敌骑纵横，乱兵充斥，西望行在，徒切涕零。迨庆亲王回京，因地方官权未复，委臣办理南城绥辑事宜。当兵火劫掠之后，闾里萧条，臣与刑部主事乔树楠、董康，国子监学正学录贾景仁，直隶候补知府王权随事商同五城御史，维持补救，戢奸禁暴，招抚流亡，半载有馀，渐次复业。今洋兵虽未全撤，而京师元气稍复，足以上慰宸廑。恭读上年十二月初十日上谕，着中外臣工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细条议以

闻等因，钦此。仰见皇太后、皇上惕厉忧勤，集思广益之至意。臣受国厚恩，当此主忧臣辱之时，具有天良，何忍自甘缄默？虽愚见未衷乎至当，而狂言可择于圣人。谨略举所知，以应明诏。

夫中国今日时势益贫益弱，几致难以图存，臣窃筹目下之要图，其根本在用人，其维持在理财，而总归于事求实际。必有人有财而后百废可以俱举。必事有实际而后自强，非托空言，臣请缕晰陈之。

盖用人之道约有四端：一、请简近支王公分年出洋游历，以周知外事。而今六部九卿公举僚属以为之辅，使其随同外出，周咨考核，相与有成。一、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宜改为专官，令其专意辅政，勿以他事分其精神。现在朝廷广开言路，其投匭献新法者，必辐辏而来，军机为出政之本，尤恃一二大臣权衡众说，毗佐圣明，持之以坚定，不为异议所摇；行之有次第，而无操切之患，庶几折衷至当，久道化成。一、六部堂官宜久任递升，以专责成，勿数有迁调，致有官生吏熟之弊。部院例案丛杂，吏胥窟穴其中。此次兵火之余，公私文字扫地赤立，宜因此时令堂官精选练达习员，考核旧章，参以新法，别纂简明则例，使之观若画一，堂司皆可周览而知，勿再假手吏胥，以收廓清之效。一、请于京师省会府州县皆立学堂，令督抚举经明、行修、通达事务者为教习，定为实职，正其名曰“教习官”，优其俸禄。教有成效者破格擢用之，尸位者黜之。各项教职宜斟酌裁汰，移其任于学堂，为监院官。县学堂先选少年聪俊之士，录为学生，课以经史时务实学。学有进，则县教习举而升诸府，府学堂复课之，学更有进，则府教习举而升诸省，谓之秀才。省学堂集而试之，拔其尤者谓之举人，汇其名贡于京师，然后皇上仿拔贡优贡之制，特加朝考，第其优劣，优者则别授京外官，即为进士出身；其下第者回省学堂再课，以待下科录送，其拔贡优贡则尽废之。如此师有专职，则尽心于课程；学生有出身则专心于学业。本三代学校之制，参泰西学堂之规，三年之后必有俊秀有用之才可为国家用矣。至科举为取士之途，一时未可遽停，八股与策论亦不相上下，应俟学堂成效昭然，用人有方，然后议裁议改可也。此臣所谓用人之道也。

今天下之贪极矣，即无意外之虞，度支犹忧不继，又重以数万万之赔款，国计将何自而筹？以臣愚见，计之理则之道亦有四端：一、在开矿。近年以来，户部以度支匱竭，举凡广捐输，增厘税，重征烟酒，盐斤加价，有是以益饷源者，早已无微不至，然秋毫分析，竭泽而渔，其源易穷，其款仍难有济，然则筹款要着，唯有飭各省一律招商开矿。据西人之精于勘验者言之，中国矿产最富，十八行省多至一百二十五万七千方里有奇。其说未经考验，虽不知其信否，然以漠河一隅言之，当开办时每年报效军饷仅九千两，至光绪二十二年突增至三十万两。此后增订新章，每二十成报效国家十二成，岁不下数十万两。若准此推广，经理得人，一矿有数十万，百矿即得数千万，何忧于贫！或谓泰西各国将从事其间，虑多妨碍。臣料此次定饷之后，必不能禁西人之从事其间，即使招集洋股，而我收地主自然之利，每年所获当亦不贖，不愈于封蕴无用乎？应请飭下各疆臣，妥筹办法，或分设督办矿务大臣，专司其事，数年之后必有成效可观。一、在裁厘加税。去年春间，曾命盛宣怀、聂缉槩与各使臣会商加税事宜，其议未定，而拳匪难作。今事事受制于人，似无可加之望矣。然臣闻各国公议，金谓此次和约告成，必当重订税则，中国若以赔款过巨，欲加税值百抽十，原属自有之权，唯必裁撤厘捐，始能加征关税，是外人之于税则犹有可

加之机，而其病厘捐也，则甚于加关税。夫厘捐之营私舞弊至今已极矣。层层设卡，处处抽厘，上自委员、司事，下至门役、巡丁，无不视为优差，倚为利藪，而总计实数上解者不过十之三四，最旺时仅得一千五六百万金，而饱官吏之橐者，两倍于是。今若裁撤厘金，加征关税，以向者值百抽五之税例之，每年约二千馀万，苟加至值百抽十，则关税可增至四千五百万两有奇，较之抽五之时加收二千馀万，以抵厘金所入尚觉有馀。又况铁路通行，商情踊跃，其所收将不止此。而商旅便利，百货畅行，市面丰盈，更有藏富于民之益。是一举而国与商交利也。应请飭下盛宣怀，俟和约定后重申前议，与各公使加意磋磨，倘此举可成，其有裨度支，诚非浅鲜。一，修铁路以通商。查二十四年各关税钞征收关平银二千二百六十万两有奇，至二十五年则增至二千六百七十五万两有奇，二十六年春季报单收数又旺于上年，则铁路通行，商市日盛之故也。今京津铁路外人修补业已通行，不日可以赎回。芦津铁路所差尚远，应请飭下盛宣怀迅速设法办理。其他粤汉、川汉各路，似亦可一律借贷洋款，逐渐接修。铁路愈多，商货愈畅，而税则愈增，富国大端无逾此者。至借款之国，以臣详询默揣，唯美国为宜。美与我最无争竞，地远而情甚亲。若借美款修路，暂时以路抵押，较无流弊。乞密谕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体量办理。一，设公司以保商。中国土产出口，以丝、茶为大宗，即细而如猪鬃、羊驼毛、草帽缣之类，估值亦不下数百万两，利源不为不广。去年丝利犹能畅销，茶叶则竟成弩末。其余杂货往往因掺杂不净，以致滞销。推原其故，一由于商人只贪目前小利而不顾将来，一由于商本不充，商心不齐，每为外人勒索，致成折耗。商务减色，则国家失其利源，故泰西皆以保商为要务。今已特设商务大臣，若令权衡百货，各立公司，剂其盈虚，辨其真伪，务使外人乐购，权自我操，则销路自畅，商利自饶，富庶之机蒸蒸日上矣。此臣所谓理财之道也。

抑臣更有进者，官吏向来奉行诸事，率皆因循粉饰，罔利营私，上下相蒙，久成积习。议裁议变，无非纸上文章；设局设官，但领公中薪水。事无实际，成效终虚。今我皇太后、皇上一意更新，励精图治，纶音所布，薄海欢欣，然使向者之弊不除，则政令仍归无济，是在我皇太后、皇上坚持于上，严定赏罚，以策其功，中外大臣仰体于下，综核名实，以期其效。用一人，必求得一人之益；行一事，必求获一事之功。转危为安，因祸得福，自强之机，未始不基于此，唯圣主留意焉。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奉旨交政务处核议。钦此。

敬陈苏淮分省四弊折

（〔光绪〕乙巳〔1905年〕二月初九日主稿）

奏为敬陈管见，公折仰祈圣鉴事。伏读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谕政务处奏议复裁改漕运总督一折，江北地方辽阔，宜有重镇，顺治年间改设漕运总督，原兼管巡抚事。现在河运全停，着即改为江淮巡抚，以符名实而资治理，即以原驻地方为行省，江宁布政司所属之江、淮、扬、徐四府暨通、海两直隶州全归管理，乃着两江总督兼辖，各专责成。馀依议。钦此。仰见朝廷于裁汰员缺之中，仍寓慎固封守之意，钦悚莫名。唯臣等鳃鳃过

虑，窃以为苏淮分省之举，事关建置，审慎为宜。请为我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

江苏跨江为省，论富庶则以苏松为首，规形胜则以淮徐为先，一旦画江而治，则江淮无江苏，势必易富而为贫，江苏无江淮，亦必转强而为弱。况江苏为海疆要地，长江为舆图中心，江海各军全赖号令专一，分省而后，万一督抚拘于畛域，意见纷歧，必致贻误事机，动摇全局。此其宜审慎者一也。江苏摊派之款计数百万，其由部指拨者日益加增，嗣后如视为两大省，则摊派之数加倍，视为两中省，则摊派之数加半。江淮瘠苦之区固不堪此，即以江苏而论，向来筹款之法，以淮盐为大宗，今既以盐务归于江淮，挹注之源立穷，摊派之累愈重，筹饷无计，养兵无资，竭泽而渔，揭竿可虑。此其宜审慎者二也。沿江省份，若皖，若楚，若蜀，无不跨江而治。镇江、扬州两府夹江对峙，与汉阳、武昌对峙形势相同，诚以两省交界之区往往为盗贼渊藪，事权归一，防范易周。今长江上下两游，枭匪出没无定，若苏淮画分两省，水陆诸营各分界限，互相诿卸，此拿彼窜，盗匪转得借以藏身。此其宜审慎者三也。又况多设一省，各国多生一窥伺之端，江淮属在一隅，以江苏教堂既多，各国遂不复措意，今若别为省会，则设领事、建商埠、增教堂之举，势必纷至而沓来，徐海民所悍强，少见多怪，交涉棘手，事件将因之而生。此其宜审慎者四也。臣等籍隶江苏，粗知形势，熟思审计，不敢视为已成之局缄默不言，谨略举四端，用备采择，倘蒙飭下前署两江督臣张之洞，署督臣周馥，就臣等管窥所及，详加筹度，据实复陈，苏淮幸甚，大局幸甚。所有臣等公折缘由，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日讲起居注官二品顶戴翰林院侍读学士臣恽毓鼎 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臣延清

日讲起居注官四品衔翰林院侍读臣翁斌孙 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臣于齐庆 日讲起居注官侍讲衔翰林院撰文臣吴荫培 三品衔兵科掌印给事中臣徐士佳 四品衔京畿道监察御史臣汪凤池

本日片交政务处，奉旨：着并陆润庠等前折交政务处，按照奏定章程会议，再由政务处具奏。钦此。

三月十七日经政务处复奏，奉上谕：政务处奏复会议苏淮分立行省一折，苏淮分省于治理既多不便，着即毋庸分设，江淮巡抚即行裁撤，所有淮扬镇总兵着改为江北提督，以资镇慑。余依议。钦此。

请经营新疆折

（〔光绪乙巳1905年〕十一月廿八日）

奏为规画西北，以重边防，恭折仰祈圣鉴事。窃维新疆一省，屏蔽甘凉，虽隔沙漠，而矿产富饶，水土肥美，实西域之上腴，是以英、俄两国觊觎已久，近者俄不得志于东方，难保不谋西略，经营措注，此实其时。臣观国家自得新疆，岁糜内地协饷数十万金，曾不得丝毫之利，由于但知镇守，未谋屯垦之方，生聚难期，膏腴坐弃。臣每遇西来官幕，详问边情，又证以图史所言，邸报所载，实觉治新之策必以开垦为先，而因垦屯兵，即寓实边之计。伊犁距乌鲁木齐二千馀里，国门以外即非我有，将军驻此不足有为，可设提督或总兵一员率兵镇守，而移军府于阿克苏，兼屯垦大臣，专理垦荒、练兵之事。阿克苏距关

较近，声势足以相接，其地素称膏腴，重镇可成。巡抚仍驻乌鲁木齐，统辖各郡县。新疆远在边徼，人才消乏，吏治不兴，宜开拣发之途，妙选朴实强壮之员，特旨发往，以备任使。至于屯垦办法贵在因地制宜，宜令长庚相度形势，创建宏规。臣闻天山以南各城，民间唯沿官道略加开辟，金银等矿，南北皆是，亦未开采，地利坐废，谈者惜之。若能加意经营，数年之间，富强可致。不特可省内地协饷，建威销萌，无逾此者。拟请飭下政务处、伊犁将军、新疆巡抚详议施行。臣管窥所及，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本日奉旨：着政务处议奏。钦此。

请设新陕总督折

（〔光绪〕丙午〔1906年〕二月初五日）

奏为西北边防万分重大，军府事权不一，成效难期，请旨斟酌旧制，特设新陕总督，节制新疆、甘肃、陕西三省，以专责成而维大局，恭折仰祈圣鉴事。窃维大局阽危，政随时变，非常巨事，非重权不能胜。俄不得志于东，必转谋我西北，中外目矢咸集新疆，我皇太后、皇上洞烛机先，简长庚为伊犁将军，特旨加予重权，新疆文武归其节制，仰见圣明因时建置，慎固封守，钦佩莫名。长庚生长西陲，情形熟习，秉性忠实，公而忘私，当今边将实罕其匹，策西事者咸为得人。然以今之职，无改今之制，倚畀虽隆，终难策效，请为圣主详陈之。

国家所设将军有二等，一曰大将军，为明经略之制，从前如兆惠、福康安，皆大将军，冠以威名，其秩极高，其权极重。关内自督抚以下皆属僚，奉令唯谨，故于事无不集，功无不成。此外，经制将军与督抚平行，而权实逊之。将军所治曰驻防，为军府之制；督抚所治曰行省，为统部之制。行省者，元制也，国朝因明之旧而俗称之。将军之职，不过镇守地方，不调汉土官兵，不问民事，地方文武一切不禀将军，虽欲节制而无从。督抚之职，则以部臣、尚书、侍郎出总布政使司兵事，缘民事而立，二百年来勋膺迭著，军兴而后督抚削平大难，办理内政外交，尤为克尽厥职。近因总督管兵，巡抚管民，总督可兼巡抚，军民合一，为易效故，于督抚同城之地，均裁抚而留督，以维新政。良以总督近大将军，为经略之实职。九牧二伯，古侯所以专征，揆之殖民统帅，中外亦复相同，故论者谓中国八总督得人，富强可致，从无有责及将军者。新疆自乾隆以后，大将军之制改为经制将军，驻扎伊犁。其时南北两路东归伊犁将军总统，犹存大将军之意，与驻防将军本自不同。然当时军府之制不备，诸政草创，规制未宏，以无化民成俗之功，故鲜安边定疆之效。道咸之际，回乱披猖，同治中兴乃思变计。光绪初年，左宗棠以陕甘总督督师西征，平定新疆，议设行省，刘锦棠继之奏设郡县，于是新疆将军军府遂变而为督抚统部，奏定伊犁将军无庸总统全疆，满营驻防久与各省一律。唯左宗棠原奏谓乌鲁木齐宜设总督，阿克苏宜设巡抚，欲以新疆一省督抚并建屹然重镇，老成灼见，虑远忧深，而督抚同省，立议不免稍赘；刘锦棠则谓关内为关外根本，新疆之平赖甘肃为后济，当合新、甘为一省，使表里唇齿辅车相依。实以新疆孤悬绝域，势难自存，故巡抚坐名犹兼甘肃，则新疆之归陕甘总督节制，隐隐可知。而当时总督不议移驻关外，名实遂两无所见。从来总督不驻之省，公事向非所

问，两湖之于湖南，两广之于广西，云桂、江皖皆然，何况新疆！此则刘锦棠之疏又不如左宗棠之密矣。是新疆不设总督，总督不驻新疆，新疆总督不兼辖陕甘，徒责伊犁将军，终无以重西北边防之任，断断然矣。长庚刊刻关防，文曰“伊犁将军节制新疆文武”，公牍久已咨行。谓为规复旧制乎，则新疆设立郡县已久，伊犁不过新疆之一镇耳，平时伊犁府受治巡抚，即不受治将军，旧制万不能复。谓为畀重权行新政乎，则伊犁将军不问陕甘之事，而陕甘总督又可谢新疆之责，新疆巡抚左顾总督，右顾将军，势必彼此牵掣，互相推诿，一事不办而后已。此则无益而有损也。且将军、都统、督、抚爵秩相等，素不相辖，牵制互忌，自昔皆然。同治中成禄以乌鲁木齐提督督办西路军务，夺粮勒捐，几酿巨变。左宗棠复奏谓向来提督应归陕甘总督节制。成禄自以钦差总统，凡事径奏请旨。折中所言何事而臣不知，以左宗棠奇才重望，成禄犹将地方要事不使闻知，可知钦差大臣督师与督抚向不相能。十三年，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是时关外诸军皆隶景廉，帮办都统金顺即与不合。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筹兵筹饷奏由景廉、金顺自办，因是粮缺兵阻，累旨责令通筹，景廉亦奏请飭左宗棠将后路粮台妥为筹画，不得意存推诿。左宗棠一代贤臣，景廉犹议其推诿，可知督军大臣办事无地方之责，呼应必不通灵。前事非遥，可为明鉴。今西北危重，十倍往时，先不早图，后将追悔，拟请特旨兼采左宗棠、刘锦棠二议，斟酌并用，设立新陕总督驻扎新疆，节制新疆、甘肃、陕西三省，裁撤陕甘总督，另置甘肃巡抚专辖地方，关内关外连为一气，保新疆以保蒙古、西藏，保蒙古即保京师，保西藏即保川滇，而后中国大势乃可翕然自立矣。夫新甘督抚本旧制，并非别事更张，总督虽驻新疆，仍可不时巡阅甘肃。国初总督原不定驻一省，唯不准长驻关内，免致偷安，其甘肃粮台转运后路重镇，用人行政概归抚督奏明自置。明时布政使司原管行省之事，新疆既有布政使，不设巡抚掣肘，布政即可举职，总督但责其效，而亦无庸下侵其权，凡事悉照定章，亦不必更新制度。长庚以重臣出镇，朝廷倚以筹边，若重其事权，责其专任，必能恢张伟略，使国家无西顾之忧。臣前疏略发其端，已蒙发交政务处，今筹思至再，实觉安边之策无过于斯，谨再披沥愚忱，上尘圣听。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施行。谨奏。

本日奉旨：政务处议奏。钦此。

奏陈南昌教案办法折

（〔光绪〕丙午〔1906年〕二月十三日）

奏为江西教案，祸由激成，办法宜争先着，庶足抑强邻而纾隐患，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见江西南昌县教堂诱戕知县江召棠一案，该神甫恣横不法，骇人听闻，以致激成民间暴动，焚教堂，杀教士。臣闻法公使要求惩办官吏，查拿首要，其兵轮驶入鄱阳湖，意在恫喝。夫地方官固有不能弭乱之责，然首县猝被戕毙，事出情理之外，民间举由义愤，势难兵迫威凌，防范之疏，弹压之不力，俱不任咎也。平民聚众闹教，其不辨是非，波及英国，固难逃倡乱之诛，然百姓坐视父母官为教士凶杀，而漠然无动于中，安得为国民？犹之子弟目击其父兄为盗所戕，而袖手不为报仇，安得为孝子悌弟？且江召棠素得民心，该神甫胆敢诱杀县官，其平日鱼肉华民不言可见。此次暴动，实有激而成，是故办乱民以谢英人

则可，更诛我民以媚行凶之法人则大不可。该神甫凶悖无理，不特为我国自有教案以来所未见，亦为各国自有交涉以来所未闻。若再办官吏、杀良民，以讨罪雪耻所当行，反为息事求和之迁就，辱国体，失民心，臣不知国将何以为国也。嗣后各国效尤，皆将施其野蛮手段，民间义愤所积，势将一决难收，教案之多，必有倍于今日者。臣愚以为，敌衅固忌轻开，国势亦不可过弱；邦交固当兼顾，民心尤不可重违。处置之方，切宜审酌。此案英国一面须认误伤之过，申饬地方官不善保护，查拿倡乱匪徒，以谢英人而分英法合从之势。抚恤赔偿，酌量办理。法国则责其诱杀县官，令将该神甫王安之交出，按律惩办。其英国损伤事，由法国而起，抚恤赔偿之款，似应索诸法国，乃得其平。夫同一惩办、赔偿，为英人言之，则不失敦睦友邦之体；为法人言之，则启宠纳侮，不特无以示各国，亦无以平江民之心。盖未经焚杀之先，直全在我；既经焚杀之后，而又波及英国，则不能不苦心分别曲折，以剂其平。臣既愤法人之横，又恨愚民无知，逞一时之忿，上累朝廷。此亦事之可痛者。臣旁徨数日，难已于言。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本日奉旨：外务部知道。钦此。

附录三

诰授资政大夫赠头品顶戴 原任日讲起居注官二品衔 翰林院侍读学士恽府君墓志铭

曹允源

岁戊午七月二十七日，前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恽府君，以疾终于京师邸舍。遗言命长子宝惠丐余为铭幽之文。宝惠，余女夫也，谊不得辞。

府君讳毓鼎，字薇荪，一字澄斋。顺天大兴县人。先世籍江苏阳湖。曾祖讳煜，直隶河工主簿。祖讳光宸，道光戊戌进士，历官至江西巡抚。考讳彦瑄，同治丁卯举人，内阁候补侍读，有子四人，府君其长也。生而颖异，读书目数行下，举光绪壬午顺天乡试。己丑，会试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甲午，大考翰詹，列高等，以赞善升用。其历官为詹事府右赞善、左赞善、右中允、左中允、司经局洗马，翰林院侍讲、侍读、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其历职为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提调，文渊阁校理，咸安宫总裁，起居注总办，编书处总校、总纂、总办，功臣馆总纂，讲习馆总办，宪政研究所总办，乙未、癸卯会试同考官。官洗马时，充日讲起居注官。

故事，翰林非侍讲幄，不得具折言事。府君夙讲求经世之学，致力司马《通鉴》，历代理乱兴衰得失之故，能洞悉本末而详言其所以然。自以世受国恩，不可无所建白，既任讲官，则益感激奋发，冀得一当，以报国家。拜命之日，即疏陈大江南北，盗贼蜂起，勾结盐枭游勇，所在剽掠，莫敢谁何，请飭地方官严密查辑。未几，江南米贵乏食，会垣莠民矧数百人劫米于市。疏请速筹运柴补救，弛邻省米禁，以通有无。皆寄谕飭行。戊戌，诏开经济特科，疏言朝廷登进人才，必言行相符，而后可蕲实效。请飭内外臣工，不得以有才无行者，滥登荐牍，并援从前观政例，分曹学习，以试其能。明谕嘉纳。当是时，德宗锐意图强，一切变更成法，破向来委靡拘牵之习。于是疏言近日译学盛行，宜广译泰西政治家言，以备考镜。八旗驻防内外蒙古旗丁，宜简练洋操，以资捍御。各部则例，宜删改画一，以杜胥吏鬻权骫法。捐纳宜永远停止，以厉学校真才。所言次第采用。其明年，意大利国欲租借三门湾，益独居忧愤，以为比年以来，德据胶、澳，俄据旅、大，今意又思逞，外侮日逼，密请缮修戎备，以折敌谋。疏入，召见，温语奖励。是日，并举人才缪彝等，先后得优旨。凡京朝官非尚书、侍郎，外吏非督、抚，保荐人员，多不报。兹疏乃邀特允，举朝皆指目焉。初，侍讲学士员缺，吏部具题请旨，府君次居三，越次擢用。文学侍从之臣，以建言承优眷，近世未尝有也。

庚子，拳匪之役，八国联军长驱闯京师，车驾仓皇西狩，人心汹惧。府君独偕吏部尚书敬信公单车入使馆，与各国使臣商保卫地方之策，力争主权。创协巡公所，令司坊官莅所，判决民事，民遂安堵。会事平，特疏吁请回銮。诏行新政，条陈用人理财之道甚备。厥后，新政耗财，疏言宜节用，以规画军事外交。吏治日腐，疏言州县宜久任，不宜数数

更调。请明定公费，以杜趋避。停止刑讯，疏言重案久悬，波累无辜，宜申明承审定限。其于农政：有谏止清丈疏，谏罢江苏加赋疏。于财政：有印花税不应由官经售疏，农工商部议设富签彩票必不可行疏。于荒政：有请免振灾运粮车费及厘税疏，整顿直省仓谷疏。于边防：陈广西军务，有疏，经营新疆，有疏。于交涉：南昌教案办法，有疏，晋矿利权，关系过巨，请始终坚持，有疏。前后封章数十上，其非甚切要，此不著，著其尤关国计者。

呜呼，以府君之才，坐言可以起行。所论奏，两宫未尝不称善，駸駸大用矣，乃回翔二十年，而仅止于是，岂所谓命邪？非邪？抑有阴沮之者邪？生平博综群籍，为学不分汉、宋门户。治诗古文辞，皆有心得。善书，神似东坡。邃医理，为人治病辄效。所著有《励学语》一卷，《澄斋奏议》四卷，《杂钞》十卷，《金匱症病篇正义》一卷，《诗文集》若干卷。生于同治癸亥八月初十日，春秋五十有六。配管夫人，前卒。生子一，即宝惠，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公府顾问。女一，适常熟翁之铨，京兆昌平县知事。继配董夫人，生子四：宝懿，内务部任用荐任职，宝晟、宝润、宝愉。女五：一适天津李宝训，一适吴县邹应菘，一适满州完颜世贤，余未字。侧室王，生子三：宝襄、宝纶、宝宽。女三，一适嘉兴沈瀛，余未字。孙十人。孙女二人。宝惠等将以己未年十月二十四日，卜葬于京师西直门外大柳树村新阡主穴，亦府君遗命也。铭曰：

函夏鼎沸，莫莫纷纷。闾茸庸显，魁硕湮沦。猗与府君，纯终令闻。纳忠效信，辅主惠人。谓道不行，上嘉鲠直。谓学克显，靡补袞职。为政于家，孝友雍熙。介弟三人，怀才孕奇。中道殒丧，挥泪如丝。教养诸孤，严而兼慈。学《易》知幾，投绂归林。遂遭国变，昊天难谌。理乱不闻，蒔花种竹。莽莽中原，何人逐鹿。积善馀庆，贤嗣济济。我铭不欺，昭告万祀。

（选自《辛亥人物碑传集》，卞孝萱、唐文权编，团结出版社1991年出版）

附录四

恽毓鼎小传

恽毓鼎，字薇菽，又字澄斋，河北大兴人。年十二丧母，未几父亦病故，乃至湖北依其伯父恽莘农（时任湖北粮道权臬篆）。光绪八年，与管氏结婚，是秋入京应京兆试，中第十五名举人。十五年殿试，得二甲第二十九名进士。朝考一等第五十七名，引见改翰林院庶吉士，次年散馆一等授职编修。十八年充国史馆协修。二十年充国史馆纂修，又奉旨补授詹事府右赞善。二十二年转左赞善，四月补右中允，七月转左中允，十二月充文渊阁校理。二十三年六月补司经局洗马，八月充日讲起居注官，十一月补翰林院侍讲。二十四年，德宗变法，恽颇多建议，召见奏对称旨。十月充咸安宫总裁，十一月转翰林院侍读。二十六年拳匪乱作，八国联军入京，美兵官用西历出示，听讼勒捐，几同异域。恽乃联合京官董康等，往晤兵官，力争主权。创设协巡公所，请司坊官莅所决狱，保卫商民。十二月转侍读学士。

光绪二十七年，翰林院设局编纂《各国政艺通考全书》，以恽充总校兼总纂，七月充国史馆总纂。宣统二年，翰林院奏设宪政研究所，以恽任总办。民国成立后，遂杜门不出。以邃于医学，为人切脉处方，多奏奇效。又长于书法，颇得玉局神髓，求书者踵相接。对于同乡公益事业，亦颇尽力，如办理顺直中学，创设农工学会等，均躬与其事。民国七年病歿于北京，安葬于西直门大柳树村，享年五十有六。著有《澄斋奏议》四卷，《杂钞》十卷，《金匱疟病篇正义》一卷，均未刊行。子宝惠，字恭孚，光绪己丑进士。

（节选自《民国名人传》，贾逸君编，北平文化学社1937年印行）

后 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工作了四十多年即将退休之际，我曾考虑退下来以后，读点想读的书，做点想做的事，写点想写的文字，总之，是想发挥点余热。就在那个时候，有个很巧的机会，我见到了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恽毓鼎澄斋日记》手稿的几百页复印件。看过之后，我认为这是一部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史料。我被手稿中那种清劲的书法，简洁的语言，翔实的记载，丰富的内容，精辟的见解，深深地吸引住了，产生了点校整理的想法。我清楚地知道这部书的点校整理，一是要有相当的专业水平；二是要杜门不出，谢绝无谓的应酬，耐得寂寞；三是要孜孜矻矻，三更灯火五更鸡，忍得辛苦。从“投入”到“产出”的过程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许酬不抵劳。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试试，报酬在所不计。我一向欣赏闻一多先生的“红烛精神”——“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一“试”就是十多年，中间的辛劳甘苦就不必说了，“为伊消得人憔悴”，然而终于完成了。

《恽毓鼎澄斋日记》手稿是恽毓鼎的儿子恽宝惠 1960 年“归之北大图书馆”的。据见过手稿的同志介绍，现存《澄斋日记》手稿 36 册，并附《澄斋奏稿》5 册，共 41 册，分装 5 函。各册日记先后用“雪雅轩”、“宛委山庄”、“乾元号”、“林竹斋”、“洪兴”、“清秘阁”、“荣宝斋”、“澄斋纪事”等素纸线装本书写，每叶 16—24 行。

整理稿收录了全部 36 册日记。时间从光绪八年壬午（1882 年）起，到 1917 年止，其间 36 年。中缺光绪九、十、十一、十四、十七、十八、十九、廿、廿六、廿七、廿八年，共 11 年，全部日记实际为 25 年。日记中缺失部分原委不详。从恽氏《日记摘录》看，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 年）的日记原来是有的。此外，光绪廿六年庚子（1900 年）、廿七年辛丑（1901 年）、廿八年壬寅（1902 年）这 3 年的日记原来也是有的。据恽宝惠《附记》中称：“光绪庚子、辛丑、壬寅三本，不幸于惠离京后遗失，遍觅不可得……惠在江苏原籍知有人借阅，后其人已歿，三册因而遗失。”真是可惜！好在有些重要内容，恽毓鼎已经写入《崇陵传信录》，因而此次整理稿在《附录》中收录了《崇陵传信录》以为补充；《附录》中还收录了《恽毓鼎奏议选》，都是根据恽氏手稿整理的。此外，附录了《恽毓鼎墓志铭》和《恽毓鼎小传》，以供读者了解恽氏其人。

整理稿力求存真，仅对标题中年份统一用“帝王年号·纪年·干支（公元）”（整理稿截至宣统三年）或公元纪年，繁体字、异体字改为相应的规范简体字，尊称不抬头、敬词不空格、谦称不小写，除此以外，均未作改动，诸如：今天看来是错误的观点，不恰当的称谓和用语，前后不一致的同一个人名，与今译不一致的外国人名、地名，与今名有异的本国地名，与原文略有出入的引文，干支记日偶因重复或遗漏致误，同月二十日以后或作“廿”或作“二十”，个别日子的天气失记，等等，都没改，也未作注。只是在原稿不衔接处加注“原稿此处空 X 行，以下失记”，或在未完成的诗作后加注“尾联原缺”。对原稿文字中的空格，只用“□”记号表示。书名全称（如《苏东坡诗集》）或简称（如《东坡诗集》），一般都加书名号，只是过简的（如苏诗），从略。代称（如“陈志”代陈寿《三

国志》)亦从略。绘画、碑帖、戏剧等名称,亦均加书名号。

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北京大学图书馆提供了全部日记和附录的手稿复印件及有关资料。同时要感谢清史专家戴逸先生,是他亲自审阅了本书的重要部分,撰写了序言,作出了“此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的评价,认为“是值得推荐的一部好书”,预言“这部《日记》的出版无疑将对近代史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感谢浙江古籍出版社两年前就决定出版这部百馀万字的重要学术著作,并为此作了大量的细致的前期准备工作。今年以来,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支持下,出版社提高了本书的出版规格,加速了出版进程。还要特别感谢本书责任编辑尚佐文先生及其他编校同志的努力,使整理稿避免了不少错漏。我想恽氏有知,也一定会轩眉含笑,深庆他那倾注了毕生心血的手稿“得其所哉,得其人哉”!

在整理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许孔让同志、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哈玲同志、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原办公室主任王进仁同志,还有我的侄女吉英伉俪,都给过我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人生有限,学问无涯。艰苦的整理过程,也是一个极有兴味的学习过程。整理脱稿后,我仔细通读过三遍,每遍少则三四月,多则半年,往往心力交瘁,甚至病倒。但每遍有每遍的收获,每遍有每遍的发现,每遍有每遍的订正。遗憾的是,看到校样的时候,高血压和白内障使我力不从心,不能再仔细通读一遍了。尽管主观上力求不出差错,但限于水平和精力,难免仍有疏误,还望读者不吝赐教。

清代末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当时发生的一切,对于中国的今天有着直接的影响。《恽毓鼎澄斋日记》作为当时历史的一个缩影和见证,我希望尽可能多地为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年轻研究者所参阅和利用。这是最使我感到欣喜和安慰的。

史晓风

2003年11月于京寓求是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ISBN 7-80518-944-7

恽毓鼎澄斋日记/ (清) 恽毓鼎著.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4. 3

ISBN 7-80518-944-7



I. 恽... II. 恽...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清后期 IV. K25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4314 号

恽毓鼎澄斋日记

恽毓鼎著 史晓风整理

-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 责任编辑 尚佐文
- 特邀编辑 沈湘泉 吴士军
- 封面设计 龙传人 徐力坚
-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 激光照排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 开 本 787×1092 1/16
- 印 张 51.5
- 字 数 1200 千
-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80518-944-7/I·759
- 定 价 1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